

原刊影印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民國佛教期刊女獻集成

任繼愈題

第 101 卷



覺群周報

中國書店

覺群園報

(中記證請申在刊本)

號刊創

版出日五十月七年五十三國民華中

僧伽與政治

太虛

問政而不及治

去年在漢口開的佛學會，是佛教界大代表。本年一月二日開的佛學會，是佛教界小代表。在漢口開會時，曾討論到政治問題。但當時只討論到政治問題，而未討論到治的問題。...

長春在般若寺道場來書，所言尤為切實。...

且多參加軍事行動，但聯合則勝利後，攝政府則以僧伽禁僧預政，而聯合則約為二十萬人，今則幾七八萬人矣。長老僧亦多還俗者，不無苦楚。...

且其地十分之八九的多數皆為佛教徒，自應超然政治之上，且其地十分之八九的多數皆為佛教徒。...

在國家與社會的地位反見其崇。但中國則僧受比丘律後即受菩薩律，而以菩薩律為歸。而藏僧(喇嘛)亦然。...

孫先生謂改是業人之事，治是管理，政治是業人之事之管理。又政權是人民有權制定法律，治權是政府有能治理國民，僧伽不得不是業人之事中之業人，所以於業人中其本人或他人的事，不得不同。...

動作官將(文武武將等)這有數種要義：一、此只以目的為家。二、此只以手段為家。三、此只以名目為家。...

一、此只以目的為家。二、此只以手段為家。三、此只以名目為家。...

第一卷 第一期

僧伽與政治 太虛

關於原子的話 為中共進一言 大虛

以佛為中心的政治理論 王恩洋

偉大的佛敎 關德棟

談變文 然

略談布施 芝

我們應重視中佛會章程 道

關於佛敎組黨問題 福

太虛大師游杭記 道

一過人世、一過佛敎 記

記者善源

顯皆透了，切實踐行。覺群社先嚴遺稿，後將編成自傳，皆以此其為佛敎為民衆而服務。名以覺者，僧的本義即為一和善合衆的羣衆一，中山先生解釋一民一字，亦為一有組織之羣衆團體一，故一民一必處在一羣體一中乃有人的功用，故須從自覺覺起，遍覺及他覺乃自覺覺他之義，亦即覺羣社之為覺羣社的社。...

六、如此則佛法只用品論，並服人化導人，以攝取民衆信仰，而不用任何威勢武力以強制人的改信者，亦得以貫徹此六重要義，我們中國現階段的中國僧伽，對於今所提出的

週話

關於原子彈

大醒

聰明不過是人類，愚蠢不過也是人類，故所以人為萬物之靈，不幸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往往結果亦不免道同一人類的慘殺。這是人類的智慧呢，還是人類的愚昧？

半年之前當美國贈給日本原子彈運送到長崎廣島的時候，驚醒了日本帝國軍閥的迷夢，結束了兩院舞臺二次大膽的悲劇。爾後的幾個月，原子能會議，原子共管問題，在國際新聞紙上佔了不少的篇幅。有人提出了共管的辦法，偏有人表示異議，表異議的人另有提議，而出產原子彈的人又不同意。甚至美國願將所有原子彈滅掉，都沒有得到一個圓滿解決的結果，於是多數人認為原子彈是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的一個威脅。

全世界人類注目的七月一日比基尼島，歷史上第四顆原子彈終於按時從超空堡壘上擲下了，出乎意料的並沒有如幾位科學家所預測，蘋果般的地球未曾分成兩半，而破壞力也並不如預測的恐怖。據報紙的傳說，此次的試驗，有人認為異常成功，有人却說不過如此！可是事實上七十五艘靶子艦已損失過半！因為一次的原子彈試驗，直接間接的開支在五萬萬以上，當然是美金了。

文明進步到了所謂原子時代，不意人類進化依舊留有原始人的嗜殺性，實令人大惑不解！為什麼人類為了自私極力求謀私欲的滿足，反過而目來却不顧人類的一切，無量數的生命，無量數的財物，不管文化也好，美術也好，建築也好，一切的一切，一利那給你一個粉碎！其代價又豈止五萬萬？真是不可以算數譬喻所能知之！試問製造原子彈的諸科學家，這是人類的文明呢，還是人類的野蠻？

我們不相信人類會作惡成性，更不相信殺人也能成爲嗜好。在比基尼試驗原子彈以前，我們見到一位英國女子不忍備作試驗品的無知之苦類無辜被害，她願意不惜犧牲去替代；又有許多美國人民在美國外交部門前請願，反對比基尼試驗原子彈，這不是足以證明人類的愛沒有滅亡嗎？雖然大言一不如此，樂於玩火者還大有人在，但是我們爲慈愛全世界人類的永久和平，良心使我們不由的要反對在國際間玩火的朋友！

釋迦牟尼佛在二千幾百年前講人生哲學，就講「苦」「空」「無常」「無我」，就預測到有「虛空粉碎大地陸沉」的可能，然而我們只希望人類用智慧力來體會這種有價值的理論，根據那種極端的理論來建設人間莊嚴的樂園，賦予人世幸福的享受，實在不願意再看見萬物之靈的人類給一班愚昧的傢伙慘殺毀滅，所以，關於原子彈我們竭誠的希望世界明達者早一天議定共管的辦法，以消弭世界第三次大戰，以求達到人類永久和平的目的！

本刊啓事

- 一、歐美印錫南洋等各國外讀者諸君，預訂本刊全年五十一冊，美金二十元，連郵在內。
- 二、國內各地讀者諸君，預訂本刊全年五十一冊，國幣一萬元，連郵在內。（各佛學院學生，以對折優待）。
- 三、關於匯款訂閱交換等，請直寄本刊發行所。關於投稿，請寄編輯所。

本刊廣告刊例

- 一、底封向全而二十萬元。半而十二萬元。
- 二、底封裏全而十四萬元。半而八萬元。
- 三、普通全而十萬元。半而六萬元。四分之一三萬元。

以佛教為中心的政治理論

佛武居士

最近在南寧出版的海潮月刊廿七卷第四期，讀到一讀陳立夫先生青論有感一文，提出中國佛教徒也應該組織佛教政黨，參加政治活動，以備憲政實施後就選的意見，聞中國佛教有史以來的創舉真可謂是獅子吼了！

我們也想像大總統，睜眼之似乎是驚天下之大雷，其實並不是為奇。佛教自入中國以來，早就暗中做了老百姓的教主，精神性的公僕，政治性的官生，這絕不是老百姓心中情願的，沒有軍事實量後盾，沒有政治力量去逼迫，也沒有經濟原因去誘導的，所以不能在有形方面，實質在在去政治領袖，一方面佛教徒本身還沒有產生這種具有偉大魄力的教徒，一方面也因為佛教徒本身，還不會有這種覺醒，以致佛教徒為政治家所利用，做著政治的附庸，變成愚民的一種手段。甚至到太多多的暴君（如清之康熙）藉佛教來掩飾他的兇殘與血跡之後，反把佛教驅逐到深山古剎去，使與大眾隔離，形成特殊化，存在與人民脫節。同時佛教徒本身，亦偏於苦其身為滿足，以遁世絕俗來自我陶醉，變成佛自佛，人自人，一種無上正等正覺的救世哲學，祇得借小乘小義的因果報應來依存在愚夫愚婦的心上了。

由此演變而為三教九流，遂為方外，出家僧徒則在說明諷刺之中，素質日趨低下，間有大德高賢，亦祇能退居巖谷，負隅自守，與社會漠不相聞。

一部中國的政治思想史，表面上似乎是儒家為中心，其實是招牌、是空壳。詳細分析起來，內裏法家精神與管子一派的唯物理論，（衣食足而列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義）及有更大勢力的黃老一無為之主張，都佔有中國政治思想的廣大領域，嗣至東漢佛教西來，遂疑駭乎有凌駕一切之勢，在人民心理上及文化上發生巨大變化。孔子雖然祖述堯舜，其實是儒子，其所宣稱的「三代之隆」，不過是原始的民主狀態，根本談不上有中心思想，即堯之間，純是封建及獨裁的色彩，漢以後乎漢，佛於晉魏思想之開端，我們最好引儒家經典語來反證：「黃老乎漢，佛於晉魏思想之開端，（原道）這就見得儒家理論，並不是中國政治思想的唯一中心。雖然漢唐之盛，常常為儒家引為最高成就，其實除兩漢完全側重於無為之治外，唐太宗就是一個非常崇佛的人，樂因之舉，你說他是權術也好，總而論之，一直至今，從沒有過統治者這樣大膽的做過。因此，佛教思想，不但在中國政治史做過中心，而且也曾發生過巨大作用與效果，我們說佛教曾經做過中國老百姓的真正教主，誰不首肯？」

明清兩代，政治愈黑暗，佛教被壓迫也愈利害，有游之世，雖然表面

崇佛，其實是傷宗陰抑，除了利用佛教來做愚民工具之外，我們實在不敢對有任何恭維。
民國以來，因襲舊有的淫佛障障觀念，加以西洋新學惡言譏詆，佛教本身以久經壓抑之故，毫無反抗能力，遂經摧殘，不能如漢。佛教徒本身，亦多妄自菲薄，苟且偷安於牛角尖尖，故步自封，不想去發揚光大，恢復舊觀了！

然而佛教徒本身，雖被擠入深山，自外於人民大眾，但由於佛教精神遺產之豐厚，我們的人民大眾，真有一時百暴發，余及爾借亡亡之激，爾爾遺香，無遠弗屆，布施捐獻，毫無吝嗇，以觀今日之政治現狀，相去何啻千里？老百姓信佛崇佛，歷經百端摧殘，壓迫，愚弄，被人斥為異端，亦毫不放棄其愛護態度，而佛教徒本身，偏自自絕於國人，不能去發揚光大，救民救世，這是誰的罪過？

佛教組織政黨這一提議，我是贊同的，我所以贊同的理由，不是因為我也是佛教徒的主觀見解，而是純由客觀立場來說法。佛教徒皆徒，均可取得政權，為什麼佛教徒不能主持政治？

佛是一種積極救世哲學，絕對不是消極避世的玩意，早為有識之士所公認，如能取得政權，更容實現其理想，正如陳立夫先生所說：「擔負自己所代表的文化勢力，影響到社會其他方面」。政治應該視作一種工具，為人民共同尋求幸福之工具，故宗教不願附庸於政治之下，以致發生野心家利用的疏弊，倒應該把政治附庸於宗教之下，交與宗教監督約束，去為人類謀致真正的幸福。

然而組織政黨，必須先有中心政治理論，參加競選，亦必有其政治政策，我們具體的政治理論在那裏？我們完整的政治綱領在那裏？這是佛教徒本身不能不首先準備好的。

我們不妨先分析其他政治理論曾經試驗過的成敗。孔子一向是以中國政治主人自居，從修齊治平一直到大同之世，理論不為不高，思維不算不遠，惟其倫理觀念實有最大缺點，倫常之間，雖各有互相遵守的條件與道德之義務，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共信等尚不失為公允信條，但三綱之君父夫三種特殊權威人物，叫誰去監督他？誰奈何他？如果君對不仁，為父不慈，為夫不義，則其位居臣妾階級的人，離棄何得他？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漏洞，這漏洞便是歷代帝王崇奉孔子的最大原因，我們明白了這一點，就該承認孔子政治思想，不能適合今日民主潮流了。

即以孔子最出色的一段理論來說，（修齊治平）此種理論由於致知格物的理智去正心誠意，但理智是沒有一定軌道的，而且常常與利害的尾巴走，利害是以我為標準的，有了我便不免自私的變態，個人的自私，範圍太廣，我們且不必要說，但是國家的自私，民族的自私，階級的自私，今日誰能打破，有各個的自私，便不免利害衝突，因為種種的利害衝突，便引起禍端天烽火，燃燒着全世界。現在國際國內變亂頻仍，戰爭迭起，雖不能說要孔子來負責，但孔子政治理論之不能完全收效，則是不爭的事實。

除孔子以外，佔有中國政治思想最大權威的是老子，東西兩漢，雖然廢稱罷黜百家，一尊於孔，但其為純粹黃老政治，則為有目共見，由漢迄至民國，官場中無不以孔治一自居，以政簡刑清自傲，此種作風，當然完全受黃老思想影響。但此種無為之治，無非欲使世界回復到原始時代，今日兩粵獨山匪，其作風就是十足的黃老政治，雖然也可以說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做到了無為政治的最高峯，可惜現在是二十世紀，世界已進步到不可分別和各自為政的時代，此種倒退的政治，已不能適合及滿足現代人民的要求，你要一無為一吧，別人却非叫你「有為」不可，因此黃老政治思想之在今日，也是沒有前途的。

倘有在中國思想佔有相當實力者為法家與管子，墨翟的非攻兼愛，早已不為中國人想起，法家曾被商鞅在秦國弄得有聲有色，也可以補孔子之不足，這被歷代政治家兼收併蓄，佔着重要地位，所謂儒家精神法家手段。這在今日法治主義呼聲特高之時，未嘗沒有其存在條例與價值。然單憑法治這個空洞的工具，如果沒有更偉大更崇高之政治內容，是不夠促進人類文化與幸福的。它本身祇是一柄利斧，可以劈柴，也可以殺人。至於管子的唯物主義，固然是政治的起碼條件，不能保障和解決人民生活，還有什麼政治可言？但他以為喫飽了肚子便什麼也解決的意見，却要保留來從新估價，「倉廩實而知禮義，衣食足而知節儉」，其所說的禮義與節儉，是不是虛偽的却很有問題，今日製造戰爭的人，以其說是無禮義階級，毋寧說是資本家來得當些吧？現在物價高漲，大家都知道這困難困苦的原因多，然而向何處寄的是有錢人呢？還是窮人？

三民主義是一部相當完美的建國圖案，它採取了孔子的長處，加以現代西洋思想的民主自由之說，組合管子的經濟現實主義，改良馬克思的唯物理論，而成為一部民生史觀，創造了人類以求生為目的，首義基礎的唯共產黨也聲言願以至誠來實現三民主義。但國民黨領袖此一主義之實行，目前似乎仍見困難重重，距離目的尚遠，這不是三民主義的缺點，恐怕是推動此主義之精神中心已有問題，因為國民黨已顯示出疲勞的狀態了。沒有不斷的精神力量，空有完美的方案，也難以應付不斷進步的世

界。

共產黨雖然比較具有新生的精神力量，其打破私有制度的理論，亦未始沒有其存在與發展之條件，惟乎其主張階級鬥爭與暴力革命，無論將來成敗如何，但人民因此釀成大量流血，人民不得安居樂業，總應該仍為遺憾！為什麼不能運用和平方式去達到目的呢？無論任何政權，如果仍須依恃武力做後盾，這便表示他還不會在人民心理上建立充分信仰，甘地不是赤手空拳把大英帝國對付得手忙腳亂，招架不迭麼？

佛家特別有其偉大精神力量，這力量歷劫不磨，亙古常新，不依恃軍事，不憑藉經濟，在人民心理上獲得至高無上與純潔之權威。我以爲三民主義應該加入新的精神力量去推動與實施了，在大選之時，如果人民公意要佛教徒參加中國政治，則佛教徒亦必竭誠盡忠，不敢辭卸責任！假使佛教徒一旦執掌全部政權，或一部份政權，（如爲人民選舉或政府委派爲各級地方官吏）則將本其宏願，保證以如下之方式，實踐於吾全體權越之前！

一、人與人有一共同信條，即權利義務必須平衡，不平衡則必致紊亂，如患了疾病，必須獲得權利，不得權利則將怨聲憤慨，獲得權利亦必須克盡義務，不盡義務亦必受人攻擊。惟佛與人則不然，佛是以無條件去盡救世之義務，無而其被救對象（眾生）反應如何，體弱抑是強壯？佛亦毫不改變其原有態度，譬如父母之心，不棄頑劣之子，所謂感如轉不問收穫者也。佛教徒承此種態度，不積財，不享受，除其布衣蔬食之外，必不希望有任何報酬！

二、凡人多好逸惡勞，佛則以入地獄受業生爲職志，入地獄是最苦之事，救業生爲其最艱難之工作，佛均以其爲唯一願望，甘之如飴，佛教徒本此苦幹精神，將以觀世音菩薩救苦，不辭勞瘁也。

三、佛不畏死現代政治仍以死懼之，佛以慈悲爲本，方便爲門，力主戒殺放生，在政治上必先廢除死刑，使人民生命得到確實保障。

四、現代國際矛盾尚無解決辦法，佛是超國界，超種族的，在國際上必先打破國家自私，民族自私之觀念，消弭一切戰爭矛盾，永維世界和平。

五、一切官吏無論如何公忠體國，亦不能不分一部份精神，以應付其家室之累，佛教徒無妻室子女，無牽無掛，必能集中精神氣力，以爲民族國家服務。

六、凡人貧窮則思酒肉，富貴則思淫慾，故官吏之貪污者皆由其無止境之慾望而來，佛教徒有其最嚴格之戒條，祇帶最低之生活，絕無貪污必要。

七、凡人作官，其生活習慣與一切無異，若有貪污行為，由於羣社社會之控訴，必將極端檢舉，佛教徒則截然不同，一切特殊化，容易辨認，在衆目睽睽之下，豈敢犯法亂紀。

八、由於封建傳統，治人與治於人之階級觀念，尚未泯滅，故政治現象仍不脫官民對立，互相敵視，以致釀成革命鬥爭。佛教徒以人民爲君主，視衆生皆平等，必能消除階級觀念於無形，道遠流而慘劇。

九、人生目的，不以物質獲得爲滿足，故富貴者亦不免彷彿與苦悶，佛以出世爲心，以今生爲樂，本其勸化人生之智慧，必能使人民得到精神與靈魂之慰安，減少社會腐敗。

十、一切疾病與殘廢，緣與孤獨，及現行困苦，爲社會上之最不幸者，無論其招致此種惡果之原因如何，其爲人類良心之遺憾，則不待言，佛教向以慈善事業，呼籲社會，必將本其初衷，儘可能擴大救濟與療養。

以上十項，僅就一時想來，忽視舉出，其遺誤當然難免，例如教徒有嚴格戒律，必不強行干涉人民合法行動（如食色），蓋法律爲人民共守之信約，及條則爲教徒獨有之限制，此言教徒在法律之外，尚多一層約束也。至凡人作官，其政非者則利，佛徒對此亦入生幻相之一耳，現宰官身而說法，其與和尚何有？

願茲事節大，以出世之心，作入世之事，以深山靜修，出而歸應官場繁劇，經驗技術在在尚成問題，淫陽海內賢達，及教內大德不吝指正，功德無量。

偉大的佛教

王恩洋講
寂高筆記

(一) 佛的歷史

佛生在北印度的迦毘羅衛國，到現在已經二千五百多年了，他的父親就是這國的國王，所以他生下來便是釋迦王位的太子，一切宗教的教主，莫有像他這樣富貴的。（摩西是流民，耶穌是木匠的兒子，穆罕默德是窮人，只有孔子是鄭大夫的子，但早孤，身世貧苦。）他雖然生來富貴，但卻不爲富貴所陷，一語也感不到富貴的快樂，當極端的情緒迴避困苦的人民，而且慈惠到了高貴，他常常感覺衆生的苦痛太大了，太多了，所以他從幼便有超然出世求解放普度衆生的宏願。他的父王知道他的智慧超越起一切，很想他安安穩穩的住在家裏，後來好繼承他的王位治理國家，並且使之富強，好把那時四分五裂的印度統一起來，做一個空前未有的轉信聖王。但是父王知道他有超然出世之志，因此常常的防護他，向

禁他，用種種的宮室衣服飲食奪色娛悅他的心情，使不起出塵之想。在旁的人一定因此依戀不捨，打滑前念了。但是佛却不然，他對於世間五欲的快樂具感苦悶，愈見他的出世心清淨滋暗長，以致於不可抑制。到他十九歲的時候，有一晚間夜深人靜便乘了駿馬越城而去，走入深山，帶衣服到了頭髮剃了，獨修苦行去了。像這樣想富貴如浮雲，以求得精神上的淨潔的意志堅強，豈不稱其偉大嗎？他在深山林中苦行了六年，但是總不能成道，反使他的身體衰弱了，後來他想到雖然不是求道的方法，苦行也不是求道的方法，於是便受了牧羊養生的醜陋之供，養好了身體，得到菩提樹下靜思苦定，四十九日，降伏魔軍，成正覺。便成了偉大的佛教的開山祖師。他既成佛之後，爲度衆生，說了無量無盡的正法，開悟了無量無盡的衆生。四十餘年之後，應度者已度，未度者已有他的弟子繼續教化。諸事已成就，他終於在羅閱城大般涅槃。佛一生的歷史略略如是。如果要詳細的知道他的修持，那只好請看佛的四阿含經諸部律與佛所行誼經等。佛滅後他的弟子迦葉阿難等將他的遺教結集爲經律論三藏。又有大衆部諸弟子也將他們所聞於佛的遺教結集爲三藏。所以佛教徒仰慕度後，便有了上座部大衆部兩大系統，其中都各有各的經典，各有各的人物，此中亦不能詳說。後來大衆上座傳下去分宗立派，至有二十餘部之多。七百年後有龍樹菩薩出世，開揚般若真諦之教爲大乘的中觀論宗。九百年後又出了一位無著菩薩承承彌勒菩薩的瑜伽師地論闡揚非有非空中道了義之教，是爲大乘法相唯識宗。這兩宗教義由鳩摩羅什與玄奘法師譯傳來我國。在宋朝時候有達磨祖師傳來禪宗。在東晉時候，有慧遠法師在廬山精進社，創立淨土宗。此外中國的佛教徒自家建立的宗派還很多。在六朝唐宋時代佛法興盛極了。一直到現在，凡我中國的人民，無不信奉佛法，寺宇林立，遍地皆是。只可惜教理不昌，人才缺乏，形存實亡，不勝唏噓，但是我佛的偉大神與甚深教理，在此堪說昌明時代已經被大學問家發現了它的真實義理，踴躍研究，佛法是會中興的。

(二) 佛教的偉大

佛教的偉大分四個層來說：

一、對象偉大
金剛經上對像偉大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意、若無意、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這幾句話中甚妙是卵生胎生濕生化生，乃至甚妙是若有想非無想，我們不可細說；甚妙是無餘涅槃，何者爲滅度，我們亦不詳說。具說所有一切衆生之類，這便是指世間的一切有情而言。大凡一切的宗教皆有其悲願，但所謂悲願必有對象；有的只爲他一個民族而悲願，如像猶太的悲願，便是

以爲其民族爲對象的。耶穌教偉大一些，是以全人類爲對象的。(如以耶穌教作爲侵略之工具，即非真正的耶穌教可以例外。)所以民族爲對象的，便不能惹起全人類了。以人類爲對象的，便不能惹起人以外的一切有情了。唯佛教不然，他是以全體衆生爲對象的。所以說一切有情我皆慈愍之。便是說自個人也好，外國人也好，禽獸蟲蟻也好，在佛的心量中都是平等一視的。他的心量悲願如此，他的戒律也如此。他的戒律是什呢？第一條是戒殺，所謂殺者，不止是不許殺人，並且還不許傷害蟲蟻之類。他的戒律既如此，所以他的生活便以素食爲原則。在小乘經中，雖然說許可喫三淨肉，但這是不得已的情形。阿舍經中有這樣一段故事，南印度有兩個比丘，崇仰如來，因爲崇仰如來，所以不遠萬里之程到北印度去朝禮我佛。看時只有一日的路程了，但是因爲天旱一路無水可飲，渴得兩個比丘快要死了。忽然見路旁有池，池中有水，尚可濟二人之命，只可惜那水是污穢的。污穢水中生滿了小蟲的。長佛的戒律，萬萬的水比丘便不許飲，飲之恐傷生也。正在兩難之際，一比丘說：我們不遠萬里而來爲的是見佛，只要飲了水，明日便可見佛，我如何不飲呢？又一比丘說：我們所以見佛，是爲的求法求戒，今天若飲此水，便犯了佛的戒，便犯了戒，見佛還有甚麼用處呢？因此一比丘飲了，一比丘不飲，便不飲而死。生者次日果到佛所，禮拜之時，啼泣不已。佛問何故？曰與弟子同來者尙有一比丘，彼昨日不飲此水而死，今乃不能。佛曰：吾是以悲耳。佛即指其會中一人曰：此人汝識否？曰：不識，佛曰：是即昨日之比丘也。以其持戒而死，死作天人，今晨來吾所問法，已先汝而至矣。比丘聞之生大慚愧。始知持戒甚於見佛。從這段經中便可見佛教戒律之嚴，與其慈悲之廣大了。現時肉食之佛徒，其亦知此事乎！至於大乘經中，若楞伽經等，更是嚴重的，懇切的禁止發生食衆生肉。食衆食於飲食，嘆莫嗔乎殺殺，因有一切衆生，無始時來，無不互爲父子兄弟親友眷屬者，今以無明覆障不能識知，故慈悲之極又莫有過於以無始已來的父子兄弟的血肉供其飲食之欲者也。這便是佛教聖教發生主義素食之最大原因。要是前積的對於一切衆生不殺不害，然後才能積極的慈悲以救濟其苦而與之以樂，乃至度彼入涅槃也。所以從佛的悲願，與他的戒律，生活看來便可以證明佛教的偉大在一切宗教之上。

2. 宗旨偉大

人類的行爲無不有宗旨，愈是偉大的人物，偉大的學說宗教，愈是有他偉大的宗旨。平常的人，終生勞碌，他的宗旨何在？只不過爲謀食、爲穿衣、爲家財、爲名譽而已。即是說：他的宗旨，只在求他一身一家的生存與福利。至於有國家觀念的人，有社會觀念的人，他一生行爲的宗旨，便不以他一個人爲單位，而是要求得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的生存治安與福利。有大同思想，世界思想的人，他的宗旨便以整個人類的生存安寧與福

利爲宗旨。人類行爲的宗旨到了這步田地，已算偉大了，但是在一般有神論者的宗教家看來認爲這還不够偉大。他的以爲人類的行爲，畢竟是無常的、刻滅的、苦痛的、悲苦的、要免脫這無常刻滅苦痛與悲苦，必須以當人的精神生活提高向上以達於神的生活而後可。在生前必須清修苦行使精神與天神契契。死後更須使自家的靈魂歸附天界，上天國作上帝的侍從。如此便可以永存永生而至於刻滅無常，享受天國的幸福快樂，而永離人世的苦痛與悲哀，這豈不更爲偉大嗎？但在佛法又不如如此，他以為天與人雖不同，但仍存五趣之內，雖然天的壽命比人長一些，天的快樂比人多一些，然而三界無安，終久還是與同歸於刻滅無常的，有些苦者，仍離不了苦痛與悲哀的，所以佛的宗旨不是教人求生天國，而是教人生無漏世界。不是教人作上帝的侍從，而是教人發菩提心，自身作佛莊嚴淨土，普度有情，他這宗旨的偉大，豈不是又超過了一切宗教嗎。

3. 教理偉大

現今學說界以信仰與學理爲宗教與哲學各別不同的重心。意思是說宗教的立脚基礎在信仰。哲學的立脚基礎在學理。然則宗教便無學理嗎？也未嘗莫有，不過他那所說的學理，都是不可以常情揣測或思議的，不可以邏輯證辯的，這種不可思議和證辯的學理，實在等於不是學理，因爲學理，都是可以思議和證辯的。但是如像上帝或神創造世界(上帝七日造世界)這些道理如何可以思議和證辯呢？只有信其如是如是而已矣。此種信仰，高者得於神祕經驗，低者則爲盲從附和而已。至於神祕經驗之可恃與否，却又大成問題。然則所謂信仰者，亦只如是如是信仰之而已矣。當此學說昌明，文化進步的世界，這類的信仰大有立脚不住之勢。所謂哲學立脚點在學理者，從古至今的大哲學家，他們都各有一套學說以證明他所主張的理。荀子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以駁人非之耳目者是也。但是這各家各派的學說太多了，他們的主張太不同了，有主張唯心的，有主張唯物論的，有主張一元的，有主張多元的……；是五花八門，莫衷一是，而且互相衝突，互相鬥爭，究竟誰是誰非，到現在還沒有結論。這樣無有結論的哲學，可以生人的信仰嗎？可以支配人類的心理與行爲嗎？所謂學理云者，亦不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已矣。所以說哲學立脚在學理而不信信仰。但是人類何以須有學理呢？爲的是對於某一行為，每一動作，求得所以然與應當當的理由。換言之：即對於整個的宇宙人生，要求其所以然之故與當當之理，以好指導人類的行爲與行爲，而人類的行爲，必出於信仰。即是說：學理者，所以建立確定人之信仰者也。今學說而不能成立信仰，則其學說有何用處，空言耳、戲論耳、非真學理也。在此觀說愈難人心愈憤惑，信仰愈動搖之世，學理無益於人而又害之，豈不可悲！當今之世，宗教家有信仰而無學理。哲學家有學理而不能建立信仰。而人類又不能一日無信仰，信仰又不能一日離學理，乃二者絕不相助益以相輔

信仰者，且建於頑固與盲從。思想者日趨於瘋狂於紛歧，人世之大變故有過於此者乎！今試問：古今中外有信仰學理應合為一，其理皆可信，其信皆有理之學乎？固有，是為佛教。何以言之？今從佛教的經典觀之，便有三教十二部經。若他的宗教觀，便有小乘各部，大乘有中觀唯識各宗，後者有其最嚴整精透之學說，而且其以嚴密之因明以成立之，這就是一切宗教所有的呢？而他這種學說無一不是指導人生，使其知道世間以何為因，以何為果，如何修持，如何避禍，如何修行，如何證果之道。即是說：他這最嚴整的學理都是用來建立他堅固的信仰，使他本此信仰而好勇而具有智慧的努力行持，努力精進。所以佛教的信仰是思想學理，佛教的學理是用以堅固信仰的，這種信仰與學理融合的教理，其偉大豈不是超越了一切哲學宗教教嗎？我們如果要將佛教的教理詳細的說出來，真是千言萬語難以盡之，其中也不能盡說，大家可向般若瑜珈中觀唯識等經論中求之。屬於佛教教理之精深博大世界學者亦已有定論，非吾臆說也。

4. 行為偉大

佛說佛教育為的偉大，可先與大家談一段故事。在佛的本行經中說到佛釋迦牟尼在無量劫的前生中，做過一次功德。（所以非尋常的願故，這是起高生的願業，佛教不說一佛一佛是本來是佛，如像上帝一樣。而是由凡夫修成的。同時亦不說凡夫，永遠是凡夫，而可以發心修行成佛的。所以當行道得好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便是表現佛與眾生的關係）在某一天這毒龍忽然發了善心，思念一生所作罪惡太多了，傷害吞食的生命太難計算了，所以決心到當時的佛前去受一天的「不殺」一戒。受了戒後，便隱蔽他的身體在一個高山的深谷裏，安眠不食。忽然深山中來了五個獵人，手持快弩利劍繩索之類，遠望此龍騰放金光閃耀奪目，五人隨聲若居此龍，而細其皮，獻之國王以為甲冑，必獲重賞，豈不善乎。商議既定，直奔前來，齊動手身，有以刀刺其頭者，有籍其尾者，有提其腰者，能忽醒覺，知此五人將害我，自念吾若出毒氣，可毒殺五人，若與鬥爭可吞食五人。然果若是，則此一日之戒便自毀犯矣。為護戒故，斂抑其氣，伏身就臥，五人見龍伏若者，亦未殺其身，唯割其皮而去。時龍時急，苦哉眾生互相吞食，互相殺害，我若成佛，當先度此五人！即於是時血脈回流，眾業相之，爭來鑽食，其數當以千萬計也。龍時痛極，復不敢動，動則恐傷毒蟻也。山中有池，渴極思飲，復不敢入池，恐深潭也。因此即於是日痛極而死。臨命終時，復發誓願曰：「願我成佛時，或當度彼眾等。五比丘是。彼時亦當渡者。」即後世家商見人。釋迦牟尼佛首度五比丘，次度婆羅人。一如本願。吾人當讀此經，見耶穌被釘十字架時，猶為其救人所憐，甚似其精神之偉大，若以此事相後，不更見其偉大乎！這件事凡是於佛法未生信心者或不免謂為神話，但凡宗教徒真信靈魂

不滅，因果相續者，即對此事全不以為神奇，縱退一百步，說他是神話，但每一神話必有其所代表的理想。那末這個神話中所代表的理想也便很高了。假這理想是甚麼理想呢？曰：「冥冥平等」，「殺怨以怨」。像這樣的理想對於世間的正義，似乎有不能全通的地方，但就宗教家說，則必有如是偉大高尚的精神方能有普度有情的大願力，這便是超越世間的真理，宗教之可貴實在乎此。用如是偉大的眼光反視世間的一切鬥爭衝突真是絲毫的價值都沒有！我們用如是的思想與心以淨化我們的嫉妒殘忍，刻薄怨恨，利害計較，冤仇復讐的心情，真是如同洪水滔天，消滅於無形了。佛教既有如是的悲願大教，更還有他的甚深智慧，這種智慧名為般若。般若即是般若？此即無分別智。於何無分別？於我於法無分別。何謂於我於法無分別？即是說：他只見世間有一切一切的法，而沒有我。甚麼法？法受想行識等即是法。甚麼是我？主宰常一之實體是我。佛眼眾生但有物質種種的色相安法相以為研究，與但有精神界種種的受想行識種種相續以為心識。由此兩界結合便名為有情。除此色相心識以外並無常恒實有而能作主宰之真我存在也。所謂有情者，只不過是意識的分別，都歸實體。菩薩於此良我不起分別，是名無分別。所謂於法無分別者，佛說一切法，只有到那到那起滅的幻相，無常無恒待緣而生，生已即滅。譬如流水，前浪去而後浪續，故水無實體。又如聲音，前音滅而後音隨，故聲無實體。本際若此，色香味等亦莫不如是。至於心理的變化，念念起滅，轉變非常，其相更顯然也。所以佛說：色無實體，但有幻起之色相。心無實體，但有幻起的心相。易言之，便叫做無有常恒實一之法，只有無常幻起之相，這便叫做有相無法。所謂法者只不過是意識的分別而已。菩薩於此等法不起分別，是名於法無分別。這我法無性的真理，便名空性。所以心經上說：「自在無罣礙，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又說：「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一而在這部經之前前後後也無非是闡明此理。菩薩以此實智真理，應用到修行度生上去，便是為而不著，行而無迹，他這無量而超越的精神，雖然度脫了無量無量的眾生而不見有一眾生受我布施；亦不覺我在度眾生。雖然布施了無量無量的財法，亦不見有眾生受我布施；亦不覺我在行布施，亦不見有此布施功德及所布施的財法。這種無著相的精神，真是功蓋天地而不有其功，德被生靈而不居其德。正為他有不居而他的功功乃真正的無量無邊不可思量。所以金剛經上說：「菩薩滅度如是無量無量眾生，而不見有一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又說：「菩薩不應住色布施，不應住聲香味觸法布施，菩薩應無所住行於布施。」乃至說法亦復如是。然而又說：「菩薩無住而住，其福德不可思議。」又說：「菩薩不應受福德。」回金剛經於「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之一偈。佛教的偉大精神，更於此可見一般了。（下接第十五頁）



七月 四日，國防最高委員會議決：定於十月一日召開國民大會。同時，七月四日，美國在第二次大戰後第一個國慶日，菲列賓獨立並與，亦於是日舉行。我國蔣主席曾電申賀忱。

舊金山 山四日上午二時廣播：巴黎國聯外長會議，關於的里雅斯特發生新爭執，但各方深信即可獲得協議，並希望於日內確定二十一國和會日期。

原子 能的發現，本質上並不異於雷氣與汽油。它只代表人類智慧進展的階段，本身是談不到禍福的，端在人類怎樣運用。前天清晨，在舉世屏息矚目之下，美國超級空軍，在太平洋上空，拋擲了有史以來第四顆原子彈。神經過敏的反應者，斥此舉為對和平示威！

倫敦 四日上午四時廣播：紐倫堡審訊戰犯時希特勒之司機供稱：一九四五午四月三十日，希特勒與其情婦在正午與下午三時間死亡。外傳希特勒與王未死，不確。

中央 社南昌電：廬山近植樹五萬，株頭全由，近復設立招待所，換接當台，並招募青年十名，藉治安，省府正計劃設廬山成爲世界公園。

東北 匪民，抄行匪調查有一千萬人，急待救濟，太清湖一帶匪民，斃死者極夥。

孟買 路邊電：印度教徒，與回教徒，今日在此發生大衝突，警察開鎗九次之多，官方宣佈共死二十三人，傷一百六十八人，當局宣佈自晚九時至晨六時，實行宵禁。

法國 新聞社柏林一日電：德國陸軍克羅尼官局宣佈，本日舉行投票，贊成徵用戰犯納粹工作人員，以及戰時暴發戶所有財產百分之

七七·七。各居民反法西斯派，可於此次投票見之。

白宮 發表正式文告，美政府願意接受波蘭上之責任，輸送猶太人十萬名往巴爾斯里，並希望最近被英逮捕之猶太領袖，准予釋放。

上海 水行舟。據昨日氣象台台長鄧子政報告，昨天雨量，共有九十七毫米，約合三，九英寸。據氣象學家說：此雨受了原子彈的影響而起，然此說爲另一派氣象學家反對。

武漢 築鐵橋。據漢口電：鄂省建設廳已選定以昇來省主持，計劃之武漢鐵橋長一九三二公尺，連接平漢粵漢兩路，通有電車及行人，橋下可行最大江輪。

主席 蔣，在國府召見吳鐵城、邵力子、孫科、王世杰、陳立夫、胡鳳生、雷震、彭學沛等，對召開國大問題，有所指示。

蔣夫 人宋美齡女士，昨由京搭美輪號飛機飛抵滬華機場，驅車返邸。夫人此來，將有一週拘留，聞來滬目的，爲主持蘇北區民救濟事宜。

首都 軍警長官雲集白雲閣談談等致送何應欽上將赴美。聞何氏在送會會上致詞甚長。

七七 追悼大會，在天蟾舞台舉行。是日除道抗戰殉難軍民暨忠烈祠烈士公墓公祭外，並慰勞烈士家屬及傷兵將士，聞英美法蘇盟軍亦在慰勞之列。並於昨日全日下半夜，停止娛樂業，正午放警報一長聲，市民各視原位置正一分鐘。

墨西 哥選舉下屆任期六年之新總統，現希望此舉不致發生動亂，人民思皆肅靜，舉行政治集會，轉選選舉手續，候選人中，以前內政部長阿萊亞聲譽最高。

伊期 總理下令，拘捕工商部長。據倫敦廣播伊期局勢將有新發展。

共軍 堅不退出蘇北。共軍拒絕五人會議後之政府要求。政府已盡最大努力，使無誠意提出國大名單。

胡適 於五日抵滬，將轉北平視察北大校務。聞胡氏在滬留宿一兩週云。

印度 新政府宣佈成立。新德里電：印度新政府成立，由印總督華維爾監視。

巴黎 四日電：四強外長今日決定於七月廿九日召開二十一國和會。

參政 會議委會議，請政府管制京滬物價，對宋院長拒絕出席，表示不滿。

本刊啓事

- 一、歐美印錫南洋等各國外讀者諸君，預訂本刊全年五十一冊，國幣一萬元，郵費在內。（各佛學院學生，以對折優待）
- 二、國內各地讀者諸君，預訂本刊全年五十一冊，國幣一萬元，郵費在內。（各佛學院學生，以對折優待）
- 三、關於騰款訂閱交換等，請直寄本刊發行所。關於投稿，請寄編輯所。

本刊廣告刊例

- 一、底封向全而二十萬元。半而十二萬元
- 二、底封向全而十四萬元。半而八萬元。
- 三、普通全而十萬元。半而六萬元。四分
- 四、四分之一五萬元。
- 五、普通全而十萬元。半而六萬元。四分
- 六、一三萬元。

週一 佛 教

一、中國宗教徒聯誼會第十八次常會，報告事項內有：一、推選太康當務理事等五人為國民大會代表，會經呈請國民政府，頃接自當務理事與沈嘉英委員鴻烈函，已經國民大會選定代表資格審查委員通過，其呈長 主席因定。

二、蘇北高郵等四寺僧尼退還，進被共軍殺害，業已證實。東台毛山密海退還前被共軍捕去，現已釋放。南淮安瀾心寺曼陀住持，仍仍為共軍拘押。

一、上海市佛教會，於七月二日在玉佛寺召集會員大會，選舉理事，到有總會代表太康大師及市政府市黨部代表出席指導，另到會員二百餘人，通過章程後，開始選舉，當選出主席方證蓮丁福保蘇雲台慈開白陽崇一惟雲慶宣福善德悟果根密趙趨撲初等為理事。

一、上海市佛學會，於七月六日假玉佛寺大禮堂，召開第二屆會員大會，到有總會太康大師市政府市黨部代表及會員七十餘人，當選出理事沈仲鈞馮明政陳玉璋鍾衡平趙漫孫爾昌等為理事。

一、山西五台東冶現由僧道和尚創設龍泉佛學院，派院。

一、丹陽縣支會代表見之正統南明心慧等來函稱：現丹地佛教整理工作積極展開，四眾到會登記者，極為踴躍，預料兩月內佛教會可告成立。

一、湖南洪江農林部洪江民林督導區主任孫章鼎，強佔雲山寺產，殊屬不法，現該寺僧請住持正呈請主管當局勒令歸還。

一、中國佛教會籌委會派林子青居士赴台灣籌備台灣省佛教分會，現據林氏函稱：已選馬

六甲安妙及將返廈門之妙欽等，赴台共同辦理。

一、戰前星嘉坡慈航法師，在日本佔領期內，化名菩提隱居鄉下，勝利後，已復名慈航。組織星嘉坡佛學會。

一、僧團訓練班，定於七月八日在鎮江焦山開學，開由芝萊雲華雲頌真初諸法師分段各課。

一、本到來玉佛寺與太康大師談論佛教事者，有王曉霜、湯佳心、楊虎、丁福保、潘昌猷等諸先生。

一、戰前閩院教務長會覺法師，現已由廈來滬，不日赴杭主辦浙江省佛學院。

東北通訊

高唱民主之際，佛教亟應組織政黨 道源

太康大師師座：一期十載，猶婆娑如，近聞錫冠返京，主持佛教整理委員會，實屬佛教之幸，然管轄自念言「整理委員會能整理誰？誰能整理？」此一實一假力不討好之工作也。雖然，設非不謂成整委會也。且願稍盡綿薄以策助之，良以有此一會無比有強，整理一番總比不整理好也。但若以此散性式之機關，整理頑固不化之僧侶，恐非經過百數十年不為功，欲以敷衍瞬息萬變之世界大局，其力不能勝任耳，然則如何？曰：伏望師座從速組織一個佛教政黨也。溯之初動此機也，以目觀二十年來佛教所受壓迫殘廢之慘狀，而思有一實力團體之對策，繼而常見報載各國有所謂「天主教黨」者，「基督教黨」者，「回教同盟」者，忽有所悟曰：我佛教不可組一「佛教黨」耶？前於北平遇胡妙觀居士，彼有一「覺民會」之概議，甚合源之私意，惜未實現耳。然在一七七一以前，正一篇專政，另外組織，固屬不易，而一事整一以後，淪陷區與大後方，統一連絡，

一、中國佛教人名大辭典編輯十餘年之張養法師，前患眼病，現已漸愈。聞大辭典可能於明年出版。

一、中國宗教徒聯誼會五當務理事，於前日代表各宗教徒謝辭。

一、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當務委員太康等為配合中樞紀念七七之方法，已通告全國各分支會轉令各寺僧尼於是日誦經追薦全世界死難軍民並祈禱國內和平云。

一、西安巴利三藏院，近時請超一法師齊誦法師分任漢文巴利文佛學課程。

實亦為難，嗟！今日何日？非勝利光復之日乎，非高唱民主之日乎，是則，我佛教組織之機會至矣，固我教內，有菩薩之心願，有政治之智識，有超時代之眼光，有服眾人之資望，惟我師座一人耳。如是則佛教黨之領袖，捨我師座，其誰與歸？嗚呼！手訂定黨綱政綱登高一呼，凡具有大乘見地之僧伽居士，自必羣山響應，行見同志團結，陳規統一，滾滾佛作，爭取民衆，縱不能超即超勝現在各黨，亦必於國民代表大會場中，爭幾個發言席也。否則，人為刀砧，我為魚肉，中國雖大，將無我佛教徒立足之地矣，頃聞日本佛教，亦有政黨之編釀，與乃斯敗之國，尚不甘自暴自棄，現我居處勝利之邦，適逢高唱民主之際，為佛教發奮久之基石，為眾生赴高廣之幢塔，倘在師座之振臂一呼耳。如蒙採納，佛教幸甚！肅恭上言，敬叩化安 學人道源和南，六月二十日。

「變文」

關德棟

「變文」的淵源

(一) 佛教翻譯文學的影響

漢晉南北朝的文人，用賦體化的文體來處理、說事、抒情、贈答、以及描寫風景。其來流造，成了一種虛浮不自然不正確的文體。所幸當這個時候有一種新的潮流來到，而挽救了一些將頹的學界，那就是佛經的翻譯。

佛教傳來以後在很短的時間中，上自帝王公卿學士文人，下至愚夫蠢婦，都受到了這種新宗教的震盪，風氣所趨，遂征服了整個中國。因為原來這是印度的東西，教徒們為了傳教，所以不能不把印度文字寫成的經典翻譯過來；同時中國人也需要看這種宗教的內容，都是講的什末東西，於是翻譯專業興盛起來。這種工作一開始以後，愈譯愈多，經過了一千多年的時間，真不知翻譯了多少東西，我們只就現存的與我國人做的註疏等算在一起，也是有三千六百多部，一萬五千多卷。這樣偉大的翻譯工作，實在不是當時一般文人所能包辦的，同時譯經文字也不是那研究文體所能對付的。結果給中國文學史上開了無窮的新意，創造了不少新文體，並且添了無數的新材料。

譯經所以要有新文體的必要，不外是以下四種原因：

- (一) 由印度來的這種新材料，裝不到當時末流的新體文體里去。(因為在文法的情形不同，故法語對仗語辭偶)。
- (二) 當時主體的和尚都是外國人，他們不會受過當時那種辭偶文體的演習。(如迦葉摩騰、竺法蘭、安世高、支婁迦讖，以及鳩摩羅什等等。)
- (三) 當時助譯的人，多半是民間信徒，他

們的精力平平，所以受當時種種潮流的總影響也有限。(就是以後不物謂文的文人學士，大體上講來，他們所受的新體影響也不大。)

(四) 宗教的經典，重在準確，重在正確。而不重在辭藻與典範。譯出的文字重在使讀者略悟，故不講古與典範。

所以譯經師產生了一種「不加文飾，令易曉，不失本義」的新文體。

在一世紀二世紀的翻譯都沒有什末影響到文學上的經。到三世紀的中葉，有維祿羅與竺法護(曾傳作竺法今從法句經序)合譯法句經(法華經)支婁迦讖譯法華經在北方同時譯出阿彌陀經，遂給當時文學影響不少。

四世紀的時候中阿舍身(阿舍先後譯出，這比較真有文學趣味的東西。四世紀末五世紀初，出了譯經大師鳩摩羅什，翻譯文學至此已進入了成熟時期。他的經驗中的維摩詰經，極富於文學趣味。(那簡直是一本小說)。法華經也是那樣的寓言，所以在中國文學上也曾發生不小的影響。以及像法護譯的普曜經，曇無讖譯的佛所行讚，寶雲譯的佛本行經，等等，也都給予我國文學影響很深。

印度文學有一種最特別的體裁，就是在散文體之後往往接以散文的傳頌(Strophe) (佛經中常譯作：讚頌、伽他、伽陀，或偈)。更說一

道。就是在散文體之前亦往往接以散文的傳頌(Strophe) (佛經中常譯作：唱贊、樂施頌、樂頌)。

(一) 作一把柄。是種情形，也真是因為印度文學(其實可以說印度的一般文化)自古來即多靠口傳，所以其體裁的東西更是不容易寫出來，所以這種體裁的接排，無形中幫助了他們的記憶力。但是這種體裁輸入中國以後，在中國文學上却發生了不少的意外影響。後唐五代產生的一變文，便是從這種印度文學形式中得來的。

綜計佛教譯經文學予中國文學上的影響，至少約有三點：

(一) 在中國文學最浮誇又最不自然的時期，在中國散文與詩文都走上庸俗路上的時期，有佛教的譯經起來，極其雅然法護鳩摩羅什諸大師用樸實平易的白話文體來翻譯佛經，但求易曉，不加藻飾，遂造成一種文學新體，這種以樸實平易的白話文體成的新文體，留下了無數文學種子。在唐代以後生根發芽。

(二) 佛教文學最富於想像力，對於最缺乏想像力的中國古文學有極大的解放作用。

(三) 佛教文學是非常注重形式上的布局與結構。佛經所行讚佛本行經都是偉大的長篇故事，布局結構都極嚴整。維摩詰經更是如此。所以讀起佛經小說也像讀小說。這種佛經的體裁，與後來中國小說更有關係。(由變文與曲文雜並用，至於小說體裁的發達，與這種文學體裁的輸入都有直接間接的關係)。(未完待續第一節已完)

佛 教 介 紹

佛 教 刊 物

海潮音月刊
中流月刊
正信月刊
覺有情月刊

地址：南京莫愁路普照寺	地址：鎮江焦山	地址：漢口佛教正信會	地址：上海茂名路大法輪書局
定價：訂全年四千元	定價：訂全年六千元	定價：訂全年三千元	定價：訂全年一千元

布施是世界和平的基石，是超凡入聖的階梯。

布施可分三種：(一)財施，(二)法施，(三)無畏施。財施是物質的，法施是思想的，無畏施是行動的。

佛經中有很多讚頌布施的言句，如佛說布施經中說：

「若家勝妙福報而行施時，慈心不殺，諷誦法華，正見相應，遠於不善，堅持淨戒，親近善友，閉惡理門，開生天路，自利利他，其心平等，若如是施，是實布施是大福田。復次，行施隨自心願隨其報應，或以妙色名香珍味饌餼親手布施，得衆人尊敬眷屬圓滿富貴安樂之報。……」這是讚頌財施的。

又如摩羅諾所說經中說：

「法施會者，無前無後，一時供養一切衆生，是名法施之會。何謂也？謂以菩提起於慈心，以救衆生起大悲心，以持正法起於苦心，以攝智慧行於捨心。以攝慧貪起假波羅蜜，以化起戒起波羅蜜，以離身心相起毗梨耶波羅蜜，以菩提相起波羅蜜，以無我法起羅提波羅蜜，以離身心相起毗梨耶波羅蜜，以菩提相起波羅蜜，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羅蜜。教化衆生而起於空，不捨有爲法而起無相，示現受生而起無作，嚴持正法起方便，以度衆生起四攝法，以救事一切起除障法，於身命財起三緊法，於六念中起思念法，於六和敬起實直心，正行善法起於淨命，心淨歡喜起近賢罪，不憎惡人起調伏心，以出家法起於深心，以如說行起於多聞，以無諍法起空閑處，趣向佛慈起於安樂，解衆生悔起修行地，以具相好及淨佛土起福德業。知一切衆生心念如應說法起於智業，知一切法不取捨人一相門起於悲業，斷一切煩惱斷一切障礙一切不善法起一切善業，以得一切

略 談 布 施

然 塊

智慧一切善法起於一切助佛道法。如是善男子，是爲法施之會，若善薩住是法施會者，爲大福主亦爲一切世間福田。這是讚頌法施的。

又如佛說五大施經中說：

「以何緣故，持不殺戒而名大施？謂不殺故，能與無量有情施其無畏，以無畏故，無怨無憎無害，由彼無害有清淨無畏，已無怨憎害，已乃於天上人間得安隱樂，是故不殺名爲大施。」這是讚頌無畏施的。

我國古代諸子，也多讚頌布施，文子自然篇說：「爲惠者布施也。」莊子外物篇說：「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淮南子道應訓說：「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再看我國古代的政治思想，也是和布施息息相關的，孟子裏面說：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已溢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傷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剷蕩之，舉舜而致治焉。舜使益焚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這上面的顯高顯平水土樹木五穀，是無畏施和財施，教以人倫是法施。他如孔子所說的：「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孟子所說的：「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都是具有布施精神的政治思想。由於這些思想的薰陶，所以能够養成我國民愛好和平的美德。

布施和侵略，結果是相反的，布施的果是安樂，和平，侵略的果是恐怖，毀滅。西洋物質文明的進展，成功了積累難返的趨勢。而少數的野心政治家，更施展其一手遮天的手段，巧借解放人類的名義，陰行侵略弱小的事實，因此造成了世界上的空前不安。雖有些開明的政治家，想出種種方法來消滅這不安，但是如不從根本上消除這禍害，他們成功的期望是很渺茫的。

貧富對立的現象，是野心政治家們絕好的宣傳資料，世界上富有的人們，更應了解布施的實際去實行布施，縮短貧富的距離，這是與世界和平有密切關係的。

宣揚布施的含義，教人類共同了解世界上所需要的是平等不是壓迫；是互助不是鬭爭；是進步不是退化；是永生不是毀滅。然後運用布施根絕侵略的毒素，用法布施去領導人類的思想；用財布施去調察人類的經濟；用無畏布施去消滅人類的苦厄；這樣，才能夠奠定人類的永久和平，享受人生應有的幸福。

人類的進化是無止境的。人生終極的目標是超凡入聖，達到超人的境界。前而所引的讚頌法布施的經文，已指示出很多的超人的修養，但還有應該注視的是行布施的心理現象。

在大智度論裏面所說布施的心理有兩種分別：(一)淨施。(二)不淨施。不淨施是想獲得名譽和福報才去行布施的；淨施是不求自己的名譽福報純爲利益衆衆而行布施的。在六度集經中敘述佛陀過去行菩薩道的種種故事，裏面有一段說：

「昔者菩薩，其心通真，親視無常，空寂難保，嚴財布施。天帝釋觀菩薩慈育羣生，布施濟衆，功勳巍巍，廣垂十方，福壽已位，因化爲地獄現于其前曰：『布施濟衆，命終魂靈入于太山地獄，燒害萬毒爲施受害也，爾悲爲乎？』菩薩報曰：『豈有施德而入太山地獄者乎？』釋曰：

「爾其不信可問索者！」菩薩問曰：「爾以何緣處地獄乎？」罪人曰：「吾昔處世空家濟窮拯拔家厄，今受業辜處大山獄。」菩薩問曰：「仁慧獲殃，受施者如之乎？」釋曰：「受惠者命終生天。」菩薩復曰：「善之拯濟唯為眾生，假如子云談苦劇矣，惠惠受罪，善必為之！危已濟眾菩薩上志也。……」

爲了利濟眾衆，不惜自己去受地獄的痛苦，這就是淨施。

在佛法中普通說佈施是種福田，又有「悲田」和「敬田」的分別。布施佛菩薩和大德高僧等叫「敬田」，是由恭敬而得福的意思；布施孤寡孤獨貧窮下賤的人叫「悲田」，是由悲憫而得福的意思。普通的人們修敬田的時候大多希求福報，修悲田的時候又多多望慢業生，不認得佛菩薩和深察孤獨的人們在表面上雖有勝劣的不同，但從心裏上去觀察却是沒有分別的。所謂「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要能够體認到這無差別的心靈，而運用平等心去布施，才能够符合布施的深意。如維摩詰居士受善德長者子的瑠璃，分作兩分，一分奉維摩居士，一分施一最下乞人，就是用心去布施的。

還有一種布施的心理叫「不住相布施」，也就是「無體空」。金剛經中說：「我雖滅度一切眾生，而無有一眾生得滅度者」。又說，「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而行布施」。這就是不住相布施。布施的人，受布施的人，布施的物質，叫做三輪。不住著三輪的體相去行布施，便是「三輪體空」。如心地觀經上說：「能施所施及施物，於三世中無所得。我今安住最勝心，供養十方一切佛。」由「淨施」一平等施，而到「三輪體空」，便已到了布施的極則；也是由布施而獲得最高理智的成功，達到超人的境界了。

布施是世界和平的基石，是超凡入聖的階梯，我希望世界上的人們都能够了解它的功用；由了解而相信仰，因信仰而具力量，發憤力去奠定世界的和平，然後更進一步去踐凡人聖。

我們應重視「中國佛教會章程及各項章程草案」

芝 峯

中國的老百姓，對於國家大事，除非到了切身生死關頭，是不願意問的；我們佛教徒，處身方外，更不屑措意。因此形成對於自己切身的佛教教團，向來也缺乏團結組織的觀念。但佛教是宗教，生活的方式，思想的修養，在在與一般國民有所不同，且根本是從印度傳來的，雖改變印度乞食遊行的律儀制度而成爲寺院共住的清規，在中國國民中學竟是一種特殊的教團，別有一種生活的方式，較之一般國民是有組織的教團。但多數的僧伽從未喚起自己的意識認清教團的生命真價值，負起救國應有的責任和使行的義務，更發揮其弘大的效用。

在從前帝制時代，祇要有一二高僧得到帝王或大臣們的信仰，國民自會從風，整個的佛教也自然興盛起來；萬一遇到沒有信仰或甚至反對佛教的，那便是晦氣，如北魏的周武帝和唐武宗，就是個歷史上明顯的例子。但佛教在中國，好像不倒翁似的，雖碰到了反動力，大有一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樣子，這不能不感謝佛教自身生命力的強韌，即佛說教的教理圓滿和祖師弘法術法努力犧牲的偉大精神，替兒孫們於民衆間建立了不動不搖的基礎緣故。有了這樣強旺

的精神，雖組織上不怎樣緊密，但不會妨礙到自身的生命，二千年來的中國佛教生命史，就這樣生長持續着的。

但是帝制時代已過去了三十五個年頭，經過了這八年抗戰血的洗禮，民主的思想逐日蓬蓬的滋長在民衆的心中且更有力表現出來，此後再也不會背負命天子來統治來奴隸百姓，做我們的主人了。國家的大事，是取決於我們民衆，現在執政黨黨政首長的蔣委員長，最近不是說過「還政於民」的諾言嗎！國家憲法，是我們自己制定，政府的人員，都是從我們自己選出，來執行我們自己國家的主人翁。可是說起來慚愧，在我們僧伽中還多少有些自甘奴隸的劣性之輩，並沒有忘懷了天命天子的出現，封建反動的思想，密指屠屠地緊閉住了山門，一個寺院住持，儼然似君臨萬方，中國雖經過了長時期民主思潮的冲刷，但並沒有衝破這道封建的大門，洗新了我們長老的惡習。對於過去的，陳腐腐敗的，他們都覺得是好的，死抱不放；現在的，新鮮的，都覺得看不順眼，冷淡，反動，正在那裏等待皇帝的出現。雖然，新的未必都是好的，舊的未必都是壞的。時代，畢竟是前進的，抗戰八年，全國的國民在苦難中艱苦前進，我們僧伽的思想雖是落後，除極少數開倒車的頑固者外，比之於戰前，大體上已進步了許多。

可是這徒形式的進步，我覺得不夠，試把我們全體僧伽和一般社會進步比較，我們仍是落後，還沒有趕得上，尤其對於自身認識力，和民主時代認識力的不夠。不知道佛教教團的組織，完全表現一種真民主的精神，「僧伽」二字，就是民主，我們如果上溯到佛教戒律的制定，連釋迦牟尼佛也搬入僧數，「僧伽」即是「大家」，是

「和合的大眾」，共同修學的比丘，一切的行事，都須取決於大眾！這在我們佛中叫「羯磨」。就是移植到中國產生出來的清規，還沒抹煞了這種精神，十方叢林住持，是對大眾服務，決不是奴隸大眾的，一切大事，是取決於大眾，不是抹煞大眾自行獨裁，世界上一切宗教，更沒有像佛教這樣尊重大眾，即以大眾來稱呼教徒的——僧伽。這制度的精神，即置之於今日最民主最前進的國家制度中，還顯露出更清新的真價值。慚愧的我們自稱僧伽的比丘，把大眾的真義抹上一層層灰塵，反覺得民主是個無力的名詞和可怕的思想。唯因其這樣退墮，所以整個教團的生命也形成無力，散亂，奄奄待斃。

在南傳的經律中，常指佛教徒為「僧伽」和「伽耶」，伽耶，譯即「教團」，全藏戒律所賦的生命，即遵從大眾教團所應遵從的法規，這是佛教壽命之所寄托。違反了大眾教團，小則向大眾懺悔，大則被指出這教團勒令還俗，倘故事破壞，是得「破和合僧罪」，例之殺父母者的五逆罪中。所以佛教徒於大眾教團是認為和個已生命同等重視，甚者肯犧牲個已生命來護持教團的殉教精神。

現在我們面臨着全世界人類國家的民主時代了，與其說這個時代是新的時代，毋寧說是佛教「和合大眾」原有的精神，從我們這個教團中被應用到一般國家的制度中去。民主的真理，不是為佛教教團所私有，是普遍的人類制度的公理，不過這條公理，釋迦牟尼佛發現遠在二千年之前，今日民主的國家發現較落後罷了。

話又說回來了。印度佛教教團被律制與中國寺院清規的制度不同，中國寺院經過長時期的腐蝕，蒙上了中國封建彩色，宗法社會的俗化，甚至根深蒂固不知所反，這當然是一種毒病。中國專制的皇帝，已推翻了，世界法西斯獨裁的魔王也已打倒了，我們最先進的尊重大眾制度的佛教，照理應領導着全國國民走向真民主的路上去，領導全世界人類走向大眾平等的光明大道。可是我們自己染上了封建宗法的毒病，這種毒病不急速下個決心痛治拔除，民主國家的社會裏，是不需要並不容許我們這種反動的股類苟活下去，領導國民，更談不到。

但是我信任我們佛教大眾的制度精神並沒死去，從我們中已產生了大眾精神領袖的領袖人物太虛大師，他舉起了巨大的火炬，發出獅子吼的吼聲，綜合了整個佛教——豎的縱貫了二千餘年從印度到中國戒律制度清規制度，橫的吸收了現代全世民主制度的精神，組織佛教會，來整理中國佛教，這個組織章程及各項規程草案，已提出向全國的佛教大眾徵求意見，備為最近的將來制中國佛教會的法規，換言之，即備做全國佛教的大憲章。

法。這是我們佛教生命所寄托的重典，我們任何一個佛教徒都應該重視，盡個己所見到的所想到的，上不違背佛教精神，下能適化現代思潮的實質意見，真獻給教會，以備採取。這不僅是消極的痛治佛教千年來的毒病，且是積極的重建佛教，復興佛教的憲法，是代替了佛陀所制的戒律，百丈所定的清規。我們忽視這件大事，便是忽視了佛教的生命，自己的生命。（此文有關中佛會前途之發展故再啟）

本刊特約撰述

- 大醒 芝 榮 會 覺 王恩洋 胡厚甫 李圓淨 震 華 亦 幻
- 塊 然 關 德 棟 劉 繼 武 法 舫 度 寶 明 眞 廣 文 巨 贊

稿 約

- 一、本刊以開揚佛法真義及研究批評東西古今各種學說思想時事為宗旨，凡合以上性質之論文、時評、要聞、譯述、通訊、散文、小說、戲劇、詩歌等，均所歡迎。
- 二、每篇以五百字至三千字為限（特約稿例外），不論文言白話，均請條寫清楚，并加新式標點，不慣者，可留空。
- 三、來稿登出后，每千字酌酬二千元至四千元。
- 四、本刊編輯部，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請於稿首註明。
- 五、來稿請寄「上海江寧路玉佛寺覺羣週報編輯部」。

覺 羣 週 報

每星 一期
出版

社 址：上海玉佛寺

代 售：全國各大書店

價：零售每冊二百元
訂全年壹萬五千元

社 長：太 虛

編 輯 部 主 任：福 泉

發 行 部 主 任：止 印

助 理 發 行：釋 法 深

電 話：三〇三一五

隨侍 大師游杭記

福善

杭州，我以前沒有到過，但嚮往已經多年。此次杭州佛教界歡迎大師遊杭弘化，奉命隨行連記，因得與覽杭地湖山名勝，快慰之至。

六月三日，大師，我們幾個人隨行，五杭州的歡迎代表，一起搭電車赴杭了。這一行，是杭州的歡迎代表專誠的在上海候了半個多月促成的。六點三刻開車，十一點三十分杭州在望了。距離車站約半里許，已遇見車站站滿了僧居士，各執彩色小旗，鵲候歡迎，及車抵站時，大師的手從頭等車廂裏伸出去，和歡迎的代表打招呼，誰也攔不住，從月台上躍上車來三五個，把大師攙扶下車（不，似乎是幾個人捨下車的）。到了月台上，各報記者包圍了大師，爭相訪問，使大師無法回答歡迎眾衆的問話。鼓動的是大同日報和浙江日報兩個攝影記者，在漫多的人頭鑽動中，神速的為 大師攝了兩個鏡頭。眼着，大師便在歡呼聲中被扶上了小汽車。汽笛一鳴，大小汽車，浩浩蕩蕩的直開往靈隱寺。車抵靈隱，正是正午，飛來峯頂的鷓鴣，從雲端裏射出光芒，照耀嘉賓，幽靜的雲林古寺，被到來的一羣賓主們打破了沉寂。夾道的松林裏，滿貼着彩色的歡迎標語，大山門高懸着「歡迎太虛大師遊杭大會」的黃布橫額，老遠的便映入眼簾。走進山門，彌勒的笑和大師的笑，心光相印成了一片，令人頓覺如入兜率三會。在大佛殿鐘聲裏，大師被迎接至聽濤軒休息。翻山拄杖，各異仕女等，這時都陸續的來為 大師禮拜。新到記者們也不辭辛勞的從城裏趕來訪問，大師倒不覺得疲倦，很開靜的躺在搖椅上與來者一一接談。我因為是隨 大師同來的，所以也被附帶的注意，同時也分分 大師談話之勞。午飯後，大師休息了，承新舊知友陪到各處參觀，在法堂上見到大師以前送却非方丈的對聯：「奪却境人，行深般若波羅觀，都非心物，究竟菩提阿耨多。」又看到慧明老法師的關中遺像，再各處繞了一轉，便回聽濤軒休息。至下午三時，更與密迦蔡南武萬空育枝諸君遊岳廟，鳳林寺諸處，並泛舟至湖心亭，三潭印月一遊。以日暮未能盡性暢遊，而西湖佳處已稍領略。在返靈隱途中，仍相約次日再遊。

我也隨侍仰祈拜和一絕：
蓮緣一掃了無復，且伴煙雲宿紫軒，臥聽松濤聲入奏，山僧古寺動吟

次日端午曉起，大師交下宿靈隱聽濤軒詩一首：
一掃西湖劫後痕，十年重宿聽濤軒，小康民族大同世，次第冷然入夢

早飯後，寺主請 大師遊西湖，看看端午節的龍舟競賽。大家興高采烈，一致隨行。大師坐轎，我們徒步，一會兒到了湖邊岳墳，走進廟裏看看，覺得忠奸的榮辱，令人感慨萬千，岳王碧血丹心，精忠報國，博得後人崇敬，流芳百世。秦檜，王氏，萬俟卨，張俊等，誅忠劬良，禍國殃民，被後世唾罵，遺臭萬年。這忠奸的結果，實在值得人們警惕的。大師昔遊岳墳詩云：「一星皇壯語轟天地，猶飲黃龍酒一杯，豪氣到今莽飛動，豈徒廟貌供人哀！」大家在岳廟內外，兜了一轉，便分登小姑泛西湖，大師說：「先到孤山，再到湖心亭，後到三潭印月。」一風林寺退居處：「好！照大師指定的游程開船！」四個船夫，非常賣勁，不介意開孤山到了，一躍上岸漫步，在林和塔間的放鶴亭小坐，聽大師談談林通軼事，甚是有味。而今林蕪蕪蕪，梅鶴俱絕，一片荒涼，亦只徒供詩人憑吊而已！三十年前，大師來遊孤山，詩寫林處士的流風餘韻：「久羨孤山勝，蹉跎始一遊，推至新月映，鶴共暮雲收，啼鳥迎人立，清泉繞石流，高僧與高士，真韻此長留。」此中高僧，指孤山智因禪師，高士即指林逋先生了。繞行至平湖秋月略進茶點，登舟游湖心亭。

湖心亭，居全湖中央，是明僧孫孟所建，繞亭皆水，環水皆山，在湖心平眺萬類，饒有心得。大師昔有詩云：「湖心亭外翠烟浮，千里何曾負此遊，四面青山憑眺裏，料應解盡重憂。」亭主聽說大師到了，連忙出來迎接，招待茶點，並求 大師和他們合攝一影，以留紀念。從湖心亭到三潭印月，這是一段最佳觀的距離，因為三潭印月，也在湖中，在湖心亭之南。香雲薄薄，湖水洋洋，游人在陶醉中，蕩漾的輕舟已抵三潭，從小瀛洲登岸，沿先賢祠，永明禪院，直達三潭印月正門。永賢祠供奉三牌位，姓呂，據說都是浙江崇德呂族的祖先。永明禪院是宋永明壽禪師的塔居，很大，門額是康有為寫的。可惜現在衰落了，也不見一個和尚，事奉香火，香樣子似很難保得奉。大師曾在此扶杖散步，並低聲誦了些永明壽的事蹟，令人動今昔之感。隨着又到萬字亭竹徑園九曲橋等處留了鏡頭，記者會和 大師在三潭印月的「我心相應」處，合攝一影，如不是製版本太費，倒很願意將所有游湖的鏡頭，供諸同好。湖上兜了一轉，到觀瀾塔小憩，已經正午了，孤山寺雪苑方丈預備的午飯還沒有送來，大師命就近先買點新鮮菜來煮食，專家煮好了，午飯也送來了，因在觀瀾樓午餐。席間，人很多，大師倡議聯句，大家贊同，並請大師先說。大師連吃了幾口蔬菜，目光向四座射了一下，微笑地說了：「桂筍逢端午，」這第一句說出，魚鮮鬪灑上，專家煮樓頂。「我聽了，知是八句律詩來頭，上半截既經 大師一人說出，下半截我們總得要想辦法，大師也連催「你們說！你們說！」最後由記者將下半截續成：「一波湧三潭印，鸚鵡九曲幽，四圍詩味

海藥晶

◎ 應用科學

◎ 改良國藥



◎ 弘揚佛法

◎ 建設淨土

全國各大藥房均售

主治

中風(腦溢血) 動脈硬化 半身不遂 口眼歪斜 手足麻木 風濕骨痛 言語不清 頭昏等症

佛光牌



註冊商標

佛慈大藥廠製

總發行所 上海西藏路三十九號

覺群週報

(本刊登記中)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出版

希望羣衆覺悟起來

福善

我們對當今的人世，不嘍噓，不嘍狂，雖對羣衆的提出一個口號：就是「希望羣衆覺悟起來！」以爲我們自來他羣共勉。這口號，驟觀之，似乎過於抽象空泛，而實際上我們確有其確切理由。

在人民世紀裏，付來力量最大？我們認爲羣衆的力量最大。誰也敵不過羣衆。就是在過去帝國時代，除非羣衆不決心造反，真的決心要推皇帝下台，皇帝是毫無辦法的。古今中外許多大革命成功的事實，可作明證。在今日人，民世紀裏，羣衆的力量，尤其大的驚人。世界的進化主，簡直就是羣力。每一次人類的巨變，不管變好變壞，背後都有無限制的羣力在支持，誰的羣力廣大雄厚，誰就佔了上風，操勝利左券。史謂：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荀子勸學篇曰：羣衆不可移也。常語裏面也有所謂衆怒難犯，衆口鑠金，衆志成城衆擎易舉之說。可見衆人的力量，是可畏的啊！

正因為羣力，如此可畏，所以我們希望羣衆覺悟起來。以羣衆覺悟的力量，來挽救今日的世道人心，或不致於落空。我們知道，今日國事凋敝，世局恍惚，并不是那個人造成，每個人都負有責任。且引述一新公案：某師長曾在師部裏，接到百餘封控告各下級長官的密函，但始終無法辦理，原因是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犯法的，竟一立身清白而去辦罪，顯而易見，說明白話，就是辦罪者本身未必沒有犯法。如辦罪與犯法的，原是一丘之貉，事情如何能辦得好？所以我們現在希望羣衆都要覺悟起來，每個人都要犯法，個個改過自新，重作一新新人，羣心羣力，一齊奮起，把醜陋的世局扭轉，初現一新的和平康樂社會。

。人羣既能使天下大亂，也能使天下太平，古語說，積羽沉舟，羣輕折軸，一個人力量有限，羣衆的力量無窮，希望羣衆覺悟起來！

憶二十年前太虛大師「新僧篇」所說「僧一即一和該合衆的羣衆」，宇宙間存在的都是羣衆，沒有非羣衆的「獨個」存在，只有羣衆覺悟，才是一切衆生成佛的大道。

防止「舞弊」

大醒

「世風日下，道德淪亡」，這兩句話雖嫌古老，說出

第一卷 第二期 目錄	福善
週話——希望羣衆覺悟起來	大醒
生活與生死	太虛
佛教之根本主義	大同
祝白健生先生	雪嵩
一週人世、一週佛教	記者
談變文	關德棟
祖師的草鞋	病僧
略談持戒	槐然
僧衆痛苦之呼籲	六淨
詩	胡樸安

來似乎有些不合時宜，但有許多事却不出這八個字總概係之範圍。

社會中的舞弊案，大大小小，多多少少，隨時隨地皆有發生，真是難舉其例。家庭中男女傭工買賣有舞弊，商店裏店員做買賣有舞弊，機關裏辦事的人員報銷的單據亦有舞弊，整個的國家社會，在人事方面恐怕沒有舞弊的是極其少數。舞弊小者名曰揩油，舞弊大者可以假公營私。舞弊已弄成了風氣，舞弊已不算是秘密！

最近上海發現了兩宗很大的舞弊，一是狼狽貸款案，一是鐵路材料案。兩案俱在拘訊查辦中，將來自應要繩之以法的。因為這兩宗案件舞弊的數字很大，一般人頗為驚奇，我却以為并不足怪。現在的女子大都好虛榮，男子亦愛奢侈。號稱公務員的人們，公家待遇是那樣的菲薄，如其自家沒有財產要靠公務員的一月之所得來養活家屬，萬分的不可可能，因此欲其不以舞弊來彌補，又是萬分的不可可能。

文字曰：「豈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己者，貪心而生。」一個科長或科員的收入當然不能與局長相比擬，但是一衣一食就不應該與局長一樣。現在的人有一個共同的大病，就是不能「節己」，不肯布衣蔬食，於是「貪心」而生。貪心一生，凡是求不得的東西，忘却「不與不取」的古訓，就不擇手段去圖謀舞弊。舞弊等於偷盜，偷盜是不道德的，分明是不道德的事，却有人明知故犯。所謂「道德淪亡」者，是因現現代實用的階級中已沒有一道「道德」這個名詞了！

法律只能制裁罪人，道德才能防止罪人。要公務員不作舞弊，只有防止一法，防止可分治本治標兩個辦法：治本，應該提高公務員的待遇，要使他一家人口得到相當的溫飽。治標，應該訂立一種「公務員公約」，其內容可以包括下列各條：

一、公務員不得納妾，二、公務員不得冶遊及入舞場，三、公務員應一律着制服不得着西裝或便服，四、公務員應禁絕宴會，五、公務員應戒煙酒，六、公務員之家屬凡衣食住等均不可奢侈。

公務員一面遵守公約，一面由主管官隨時注意考察公務員的操行（私生活），可以將操行列入考績，對操行好的人特別嘉獎，如此防止，或可稍儆舞弊之風。我們知道，公務員是人民公僕，應該從勤儉上做出給人民看，使人民對公務員建樹清廉的信任，這是最要緊的。否則，若以公務員資格，去作不名譽不道德的事，以飽私慾，終究是要受人民的制裁的！

生活與生死

太虛

今在思想較聰之佛徒，以本於鷓鴣島南方巴利諸所謂原始聖典，及西

洋人用其比較的科學的進化史眼光，謂大乘佛教及佛的宇宙哲理（阿毘達磨）為後起，純由佛教流行中，與他土宗教哲學等交涉後，種種時代演進之所成；且「三界有情」及「三十七覺分」等，皆為釋迦時代印度人一般的流行思想。佛之特點：（一）為否定有「我即梵即我」的我體；（二）為山不貪欲樂，不著苦行之非樂天非厭世的中道解脫。故較然惟「解決生死問題」的小乘解脫，為佛徒的根本真理；其論據則：（一）微釋迦出家修道的動機在感老病死苦；（二）微釋迦修成佛的心境，在觀十二緣起，故其後轉法輪說為四諦，涅槃時演為三十七覺分，結為戒定慧及解脫，又結為當以「法及律」為師；於是原始之佛教，乃結法為「經」，結律為「律」。故原始佛教的真相，惟在「解脫生死的小乘」；而一切有皆皆可成佛的大乘，與小乘大乘同源佛說的源泉，乃被空宗而無際際之可尋；一般學者，遂否認佛學為非人生的，惟是出世的，反身退歸消滅的。佛徒之影響於其說者，乃不得不則求「解決生活問題」於他處，而惟以偷道為「解決生死問題」之一法。違背佛陀正法，莫此為甚！吾既直印現正等覺於佛心，出為人天眼目，於此蓋不能不為前佛後佛三世諸佛一證其理也。

釋尊出家動機有二：一如前說；其二則佛本行經云「太子出遊，觀諸耕人赤體辛勤，被日炎背，隕土舍身，喘呻汗流，牛糜羶爛，時時掉絮，擊糞研頰，執耨勸，血出下流，髑髏皮肉，擊場土撥之下，皆有蟲出，擊過後諸鳥雀飛，吞啄取食。太子見已，生大憂愁，思念諸生物等，有如是事。語諸左右；悉各遠離，我欲私行。即行到一闊浮樹下，於青草上踞臥而坐，諦心思難便入禪定」。應知釋迦出家修道，此為第一動機。夫宇宙生生不已；而不覺引同愛患者，為其盲目的生生，而不顧生生相殘，且各以殘他而生，亦以殘他生而苟全自之生活也。如何可以不相殘殺死者，而成得各全「一活」此非生活之大問題耶？為解決此生活之大問題而修道，即為大乘「大悲心為動機」的修道。後此以見老病死而決心捨家修道者，夫亦曰使發他生而自，以自生活，其生活若能藉殘害他生而永久健康繁榮，猶有可曾也；今耕有生者，藉殘他生而苟延旦夕，旋不免於老病而死，則其為可惡痛何如耶？於是乃毅然決然而暫捨家國等以殘他生的生活，期求得一可以不殘害他生而生活之道，再來為之救濟。故釋迦出家修道之二種動機，乃能為解決生生相殘以生的生活，如何可轉為不

相殘以生的生活之大乘大悲心所激發，而求無上正覺以為之解決也。換言之，即但有無際無盡的浩浩生活問題之須解決，而別無生死問題之須解決，然生死問題亦隨之而解決，不認為解決生活問題上之一歷程而已。

再徵之釋尊成正覺時之心境。誠為觀十二緣起，此觀因緣及果，則為苦集及苦；然所觀不離能觀，若一究其能觀方面，則其歷程及所修極，則為依修道德觀之大悲心（同情心）而出發，經歷身受心法的觀察，止惡行善的正勤，定慧及信等之努力，經歷長時間之精進，轉變增盛（因位）；達其終極，乃在所觀邊一切撥寄涅槃的苦滅，而為本來寂靜究竟安隱之涅槃；在能觀邊，即為一切光明美善之菩提，及充滿一切有情的「大悲願，與無量數的巧妙功用，（果位）涅槃曰新德，菩提曰智德，悲用曰恩德，總曰法身，亦曰法界如來藏等。智短者，聞其語「所觀之苦集」，自求解脫。智深者，亦聞其語「能觀智所由致，及其終極之成就」。隨智淺深，各敘其所聞，於是阿含等所記，及佛華嚴等所配。夫同一太陽也，或觀為如方尺五之一光輪繞地而行，或觀為地球等八大行星所環繞之恒星；同一十二緣起語亦然，或錄為所謂原始佛教之小乘經，或錄為重重因行果證之佛華嚴等大乘經。以釋尊正覺時觀十二緣起，故謂大乘經非原始佛教，然則其亦以為太陽故，非地球等所環繞之恒星耶！

由此可知釋尊成等正覺之所解決者為生活問題，而非生死問題。蓋老病死等本不成問題，生活問題解決，則死等問題自解決也。何者？老病死等之成問題，由於未悟宇宙人生真相，徒害他生而得生活，極大艱苦而終莫保，愚此私意，乃成爲問題而須解決。今見宇宙人生真相，本來寂靜，究竟安穩，遂解除此一殺他生自一的私意，而成無始無終無邊無中的光明美善的生活，相利益而不相損害，浩浩無際，悠悠無盡。故生活問題之解決，即更無老病死之問題也。換言之，即俗間之所謂解決生活問題，不過對殘害他生而營求自身或同族同類之暫時生活，而在佛法則本末兼盡，既有全宇宙生類不相殘害而常相資益之圓滿解決，復爲在未達圓滿解決之境地者，各於同情心所能及之不殘害他生範圍內，開出種種正命生活之方法，俾可漸由進化而至圓滿。故但願以俗法爲生活問題不徹底之解決，佛法爲生活問題徹底之解決；不願以俗法爲解決生活問題，佛法爲解決生死問題也。

佛法爲解決生活問題之法，且爲全宇宙生活問題徹底之解決法。故釋尊於成等正覺之後，遭到以爭殺各求其生的人間生活中，教以隨宜改良，革新進化，以趨圓滿的種種生活方法，汲汲爲利衆的生活，勤勇精進，終不休息；集其一生的行事與育嗣曰法曰律。務於能及範圍內之種種正命生活方式，即道德之律也；漸由進化而達圓滿之生活方法，即經驗之法也。由此，可知佛陀及佛陀之真正修學者，皆爲人生的進化的，體現人生宇宙真相的。而其解決宇宙人生大生活問題之公式。則爲既無自而非他，即生他而活自，除損他之損害，行益他之福利，於是有人生之安樂，於是成宇宙之美善。使佛陀不食人生宇宙之生活安善問題，而但爲個人生死之解決，則其成等正覺而得涅槃，應同死滅而無生活，何以乃在生活界中有和合衆的美善生活，彰彰在人世耶！

由此應知：佛法以大衆爲主，小衆爲從屬，佛法之解決問題，亦以生活爲主，生死爲從屬。大乘佛法無他，要言之，則「大觀大智以護眾生」而已。宇宙之生生不已而相殘以爲生者，以藏於各私其生之私意，而不見緣起無自性的生生真相也。若能以照見緣起無自性的生生真相之慧劍，揮去各私其生以相殘之私意，乃達護生之目的，而應安全之生活，故曰護生須是殺，殺盡乃安生，生安則常活而無死，故老病死亦解決矣。

佛教之根本主義

大同

佛教宗有宗有，教有即密，機有大小，乘有權實，若論其根本主義，似不可捉摸，其實不然，佛教宗派雖多，然皆不離一中心點，佛教之中心點，即是主救世，尚平等，貴正信，明無我，立無神，此救世，平等，正信，無我，無神，爲佛教之所最貴者，故爲佛教之根本主義，今分別說明於下：

(一) 救世主義——佛教之救世，非唯救現在之世，亦救未來之世；非唯救人類，亦且救萬物。佛曰：「憐虛空，徧法界，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胎卵濕化，無量眾生，我皆救之，共成佛道。」所以四生九有，皆爲佛教所應度者。世之人，當以佛教爲消極，殊不知，佛教爲積極佛所創之救，彼因眾生，居於五濁惡世之中，當受六道輪迴之苦，是以棄却樓房寶殿，金銀財寶，而至雪山修道，六年苦行，蔬食充飢，吃盡千辛萬苦，皆欲

為救度眾生，代眾生求解脫，而作如此之行也。是以既開悟後，大智大慧，照徹眾生；大雄大力，衝斷眾生；大慈大悲，拔濟眾生；大願大行，不捨眾生；身力行，平等普濟，拔苦與樂，釋羶解困，此種救世之精神，孰能為之乎？

救眾生，以資財施，令不飢寒。救眾生心，以教法施，令得解脫。救眾生苦，以無畏施，令不畏怖。此種救世之方法，孰能為之乎？世之慈善家，自居五濁惡世之中，而曰度人度人，是猶自溺於海，而救海中人，未有能救者也。唯我佛世尊則不然，既出輪迴，倒駕慈航，由大悲心，不捨眾生，此乃真正之救世，非如世之慈善家，救而無果者也。故佛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是佛陀願力之宏大，成能之廣遠，未有能及之者。

非唯佛陀如此，即菩薩亦莫不然，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救度眾生；阿羅漢者，以身心等，而奉應刹；地湧菩薩，象生度盡，方證菩提；觀音菩薩，三十二身，普度世人；此諸菩薩，其所以能拔濟進退，佩降魔劍，勇猛精進，不顧不撓，行人之所不能行，忍人之所不能耐者，無不為救度眾生之所致也。所以世界無邊，眾生無量，佛之願力，亦無窮盡。眾生無邊，世界無邊，佛救世願，亦無有邊，如此救世，比諸孔子之仁愛何如？比諸墨子之兼愛何如？此謂孟子問際之心何如？比諸耶穌傳愛之義何如？其他諸教，更不必論矣。故佛救之救世，乃是平等而普濟也。世之救世者，不送將一傢一族，火至一團而已，而佛救救世，則備一切有情也。

或有人以佛救小乘，觀三界如牢獄，視生死如冤家，遂謂佛救非救世。此實錯誤，小乘之教，非佛本意，故佛為焦芽敗種，不得為佛救之根本主義。然此小乘之厭世，亦非無意義，被乃從此世間，為萬惡聚集，業苦眾生之地，豈不可厭乎？此小乘厭世，正所以救世也。何則？如一家一族之人，皆為盜賊，而我獨厭此家此族，不與為惡，此可謂之寄家寄族乎！不惟不害家害族，且可使一傢一族之人，回心轉意，改惡向善也。是以佛救小乘，觀三界如牢獄，視生死如冤家，彼離厭之離之，正所以教化世人也。若若者小乘離厭世，而正所以救世也。

此小乘之厭世，與世人之厭世，亦有不同。世人求名圖利，求聲色貨利，以致失敗灰心，身名俱喪，而嫉世，厭世，恨世，因而自殺，投淵，發狂，消極，此世人之厭世也，佛救小乘則不然，求解脫，求自

在，嚴持戒律，精進修行，無自殺之行爲，無投淵之舉動，無發狂之性情，無消極之觀念，故非如世人之厭世也。

總之佛救無論是大乘小乘，皆非厭世，而是救世，然世人謂佛救厭世者，蓋因佛教展五欲六塵，而世人正喜之，佛教善忍辱布施，而世人正厭之，世人喜其佛教所不喜，厭其佛教所不厭，故謂佛救是厭世，然則佛救非厭世而為救世也明矣。

(二) 平等主義——佛教之救世，不分貧富貴賤，不分男女老幼，此何故哉？以其平等也。此平等主義，非他教可比，試觀孔子之推己及人，墨子之視人由己，耶穌之平等博愛，此似平等矣。然僅平等於人類，而不能平等於萬物，故其平等有階，有差別也。如孔子之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有親疏，有先後，有等階之平等也。其他一神教，多神教，更無平等之可言，以其神既為獨一之主宰，則能支配吾人，吾人不得自由平等矣。佛救則不然，佛救主張真正平等，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佛曰：「奇哉奇哉，大地一切眾生，無不有知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其立教之目的，皆使眾生，個個成佛，與佛平等。以其佛性，個個不無，四聖不增，六凡不減，故人人可言「我即是佛」「我可成佛」「諸佛菩薩，皆無實罪之意。若彼耶回等教則不然矣。荷言「我即是上帝」「我可成上帝」則如君主國之人民，言「我即是皇帝，」「我可成皇帝」同犯大道不道之罪，且有性命之憂，故彼教徒與教主終不得相平等，唯佛救則不然，不分貴賤，不分愚痴，真正自由平等也。

或曰：佛救既主張平等，何有三界，五趣，四果，十地之別耶？曰：此由眾生惑業多深而感召，非階級之異，乃修證之別。且此亦非一定不變之理，若能精進修行，未有不達自由平等而成究竟之佛果者，此義如民主國之國民，皆有做總統之資格，惟必經種種程序，種種訓練而已，故佛救五趣四果等。非階級之別，乃修證之異也。

至若欲實現此平等之事實，則有無量法門，今略說佛救之「和合」一六度——因果——之理而明之：和合義者，佛教僧伽，叢林居住，粒米同餐，所謂「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戒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同均。」故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規，皆使僧伽過團體之生活，處處一律平

等也，六度者，因行六度，亦可達至自由平等之地位，今分三節而論之：初即布施持戒，以布施即能捨己為人，無我相，無人相，人即是我，我即是人，國家世界，平等不分。持戒即能捨棄放縱，守持正法，平等相處，不使犯人，亦若民主國之國民，損除私見，而奉公守法也。次即忍辱精進，以忍辱即能救護眾生而不害，精進即能勇猛修行不懈，如此則能達自由平等之地步。後即禪定智慧，因能轉身為戒，由戒生定，由定發慧，而得種種神通，種種自由平等也。故人能行此六度，即可達到自由平等之地步。因果義者，佛說各自種因，各自得果，吾所造者，非他人所能代受，他所造者，亦非吾所能代享，乃至父母子女，親疏怨敵，亦皆各自種因，各自得果，豈非平等之至乎？

佛教平等之義既明矣，吾人應再觀世之不平等等也甚矣。只顧己衣己食，不顧他人飢迫，上不顧下，此享受上之不平等等也。白人見黑，以為己美，黃人見赤，以為己醜，人視萬物，以為己靈，處處生高低美醜之見，此見解上之不平等等也。土藏劣紳，挾勢凌人，君主官吏，括民脂膏，此權力之不平等等也。生靈愚心，重己輕人，智者輕愚，強者輕弱，富者輕貧，貴者輕賤，種種差別，此地位之不平等等也。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人食禽獸，虎食豬羊，司空見慣，恬不為怪，此習慣上之不平等等也。他若政治，經濟，法律，宗教，等等不平等等，數不勝數，計不勝計，因而終日，以強凌弱，以智侮愚，弱者愚者，不甘欺凌，氣爭力鬥，擾亂不寧，成為萬惡之社會。佛教則不然，無分貧富，故享受平等；無分高下，故見解平等；無分君民，故權力平等；不分高低，故地位平等；不存成見，故習慣平等；共同持戒，慈悲普濟，故政治，經濟，法律等一切平等，是以言平等之義，未有若佛教之究竟完善者也。

(三) 正信主義——佛教最能打破迷信，而主正信。經云：「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世人以迷信二字，謾罵拜鬼拜神之愚痴人，然不知迷信二字之真義，亦以佛教為迷信，烏乎可哉？何則？蓋所謂迷信者，乃對事理認不清之謂也。如過一事，莫知其真偽，此謂迷信也。過一道理，不識是非，此謂迷信也。四大皆空，五蘊無我，莫知其假，此謂迷信也。婆娑世界，萬惡交煎，猶如火宅，莫知其苦，此謂迷信也。他若迷聲色，迷貨利，迷男女，迷神道，此世人之迷信也。

若總合之，不外解迷行迷兩種：言解迷者，世人對於種種事物，不能了解，如世界之成，為一元乎？為二元乎？抑多元乎？抑無元乎？為神造乎？為混沌乎？世界之壞，為水淹乎？為火燒乎？為破壞乎？為變幻乎？此世人不知也，而佛教教育之甚詳，說之甚明。又如人生之成，為細胞和合乎？為四大和合乎？為猿猴進化而來乎？抑從他星移來乎？人生之滅，為果神乎？為靈魂乎？為升天堂乎？入地獄乎？此世人不知也，而佛教亦明之了了，分明辨析，此世人所以多解迷，而佛教無有也。言行迷者，世人對於萬事，不知孰為能行，孰不能行，孰事行之有益，孰事行之有害，因而於我願者，恭而敬之，於我逆者，違而逆之，他人有者我奪之，他人喜者我掠之，此人之行迷也，而佛教則無之。世人自迷，而反謂佛教為迷者，是猶醉翁自醉不知，而反謂人醉也。

所謂信者，即對事理信而不疑之謂也。然所信者，有善有惡，有利有害，世人信利養，信名聞，信權力，信威勢，因而貪求不厭，此惡信也，偏執有害者也。佛教則不然，不信名聞，不信權威，現富貴如浮雲，觀紫色若空花，唯信真理，信菩提，信涅槃，信三寶，此善信也，信之有利者也。由此觀之，佛教非迷信，而為正信也明矣。

迷信二字之意義既明，是以吾人對一道理，知之而信之，即為正信，不知之而信之，即為迷信。彼耶教徒唯信上帝，能造萬物，唯信上帝，能降禍福，若問其所以然，一無所知，而假借曰：「此造化主之所知，非吾人所能及也。」此即使由之，而不使知之，故謂之迷信。佛教則不然，佛教教誨曰：「不知佛而信佛，其罪尚過於勝佛，一因由勝而信，其信乃真，彼盲目無知而妄信者，非真信也。是以梁任公曰：「他教者，皆以教徒之智慧，不可與教主相平等，故以強信為法門。佛教者，悉以教徒之智慧，必可與教主相平等，故以起信為究竟，佛教之所以信而不迷者，正坐此也。」然則佛教之非迷信也明矣。

佛教既不迷信，而世人謂之迷信者何也？蓋世人自負才識，不明佛教之義，不明佛教之理，故言佛教為迷信。或自有成見，入主出奴，以己為是，以人為非，亦言佛教為迷信。或以佛教教理，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心生畏懼，已拙惡能，已愚惡智，故勝佛教。或有眾生，業障深重，與佛無緣，見之則恨，遇之即怨，故謗佛教。有如是種種因緣，是故言佛教為

迷信，其實佛教非迷信也。

或曰：佛教既不迷信，何有拜佛祈禱之事耶？曰：佛菩薩等偶像，皆為遺蹟紀念物，吾人崇而拜之者，乃表示對於仍尊真理者之敬意，與世人向真理奮躬同一道理。且佛為覺者，能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吾不恭之敬之，更何敬乎？恭之敬之，正借外緣，而觀自心，彼可成佛，吾亦可成佛，因而精進修行，趨趨正覺，由此二義，故拜佛也。至於祈禱，即世人悔過之意，若有過而不悔，則有過者，終不可改矣。然則佛教明明不迷，而世人認之，世人真正迷信，吾不知何以明之也。

(四)無我主義——佛教言無我，非真無我，乃了知無我，而成其大我也。蓋所謂我者，有一常一主宰一自在作用之一二義。世人認為有我者，即指五蘊四大所和合之身也。如問世人誰為我，彼必指鼻捩胸而答曰：「此即我也。」嗚呼！此真我乎？彼真不知我也。因為此我，有病有痛，無常一主宰義，有災有殃，無自在作用義，故此我非真我，可謂之無我。佛學言無我，甚合科學，而近事實。試觀世人所執之我，不過由臟肝肺腑，骨節肌肉，諸小機關，所合成一大機器而已。此諸小機關，又由無量細胞所合成。無量細胞，又由電子原子所合成。此諸細胞，隨吾人言語動作而轉移；新陳代謝，剝那不住。生理學家言，人生細胞，每七年中，必換一次，是以若取鏡觀之，過去之我，非現在之我，現在之我，非未來之我。幼年之我，非少年之我，少年之我，非壯年之我，壯年之我，非老年之我，此即新陳代謝，剝那不住之作用也。

依佛理言，我之色身，為四大五蘊和合而成。聞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脂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為相，實同幻化。」故吾人之五蘊色身，如空花水月，虛幻假有，聚即成身，散即歸無。若執四大，即是我身，則有階過，隨之而起。若取風大為我，呼吸未出，名為有我，既出以後，非是我矣。如此我則忽隱在內，忽隱在外，有內外不定之過矣。且一呼一吸，前後相續，無有相同，如此豈不有無數我之過乎？若取地大為我，地為骨節肌肉，骨有長短，略有扁圓，又分頭骨，腦脊骨，四肢骨，究以何者為我乎？肌肉有肥有瘦，又有橫紋肌，平滑肌

，究以何者為我乎？水大火火，更無論矣。又內四大，與外四大，無有分別，若取內四大為我，外四大豈非我乎？若取外四大為我，內四大豈非我乎？進而就心理言之，不外受想行識，受有苦受樂受，若以苦受為我，樂受則非我矣。若以樂受為我，苦受則非我矣。想有善惡無記，若以善想為我，惡與無記，則非我矣。若以惡想為我，則善無記，為非我矣。行亦有善惡之別，識亦有八識之分，究以何者為我乎？

總之世人所執之我，以佛眼觀之，不過四大五蘊之變幻作用而已。以時間論，剝那剝那，前滅後生，新陳代謝，如流不斷。以空間論，此我彼我，互有吸抗，由吸力故，聚而成我，由抗力故，分而相離。是以天地本為一體，萬物原為一個，世人不知，執為實有，因而只有己，不知有人，無公德，無仁誼，不團結，不互助，皆由個人主義使然也。要知個人主義，與無我主義，適相背道而馳，如水火之不能相容，知無我主義，即能打破個人主義，即可利己利人，利國利民，為社會求幸福，為世界求太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已立立人，已達達人，工商無奸詐之行，政黨無衝突之禍，官吏無卑污之事，執政無殃民之舉，而國家世界可安寧無事，故佛教無我主義，甚大甚偉，可以之修身，齊家，治國，而平天下也。

(五)無神主義——世界之宗教，何曾千百千萬，有拜火，拜水，拜物，拜神之多神教者，有獨一無二上帝造物之一神教者。多神教者，即鬼神靈魂之教，以禍福善惡相號召，乃為求富求貴，迷信無知之人所奉行，此教雖盛行於古，今則不多見矣。一神教者，耶回等教是也。彼以宇宙之中，必有一主宰者，此主宰者，能創造萬物，降禍降福，故吾人尊之敬之，則可得福，違之逆之，則可得禍，即以此說，迷惑人心，統制人民。吾人問曰：「彼上帝能創造萬物，則上帝又為何人所創造？若謂無須人創造，則為無因生果，不下種而可得瓜，天下寧有是理耶？若彼無須人創造，吾人又何須彼創造耶？又被既能主宰一切，世界之人，士農工商，何其優劣高下，善惡懸殊耶？上帝豈有私心乎？又若彼終為全知全能，獨一無二之神，能創造萬物，則上帝永為吾人父母，永約束吾人矣，吾人永不得自由平等矣。由是一切不平等事，皆隨之而產生，一切專制制度，皆由之而建立，是以歐洲中世之教皇，每以上帝之子自居，挾制世人，各隨帝王

亦仍因教之，以自已即是神之代表，彼教皇及國王，惟對上帝盡義務，對人民只享權利而不盡義務，民對教皇國王，惟盡義務，而不享權利。此教皇及國王，亦若中國古代帝王，稱天而治，以統制人民也。此種制度，古來行之，恬不為怪，其後人民，力求平等，則不可用矣。是以歐洲中世，國王採而用之，人民歎起反抗，英國革命與獨立，法國革命而振興，皆為求自由平等之明證也。是以芝峯法師曰：「多神宗教，不似識者之一嗤為一神宗教，又是世界上之亂源。」是以佛教以無神為主義，打破一切有神之宗教，明世界萬物，由河大地，宇山人生，唯心所變，他又由自業共業所感，普有善因，惡有惡報，非他人他力所能主持，不承認有主宰之上帝，及獨一之真神，如百餘神品，專破一切鬼神之教，不許有神之存在，故佛教以無神為主義。

現曰：佛教首佛為世尊，為人非人所造，能令眾生，離苦得樂，破邪顯正，豈非獨一之神乎？曰：不然，佛之所以稱為世尊者，因能了知諸法實相，自覺覺他，為世人所尊敬，故稱為世尊。雖稱世尊，然不能代眾生受報，不過能指出一條光明正道，吾人能依之而行，可能消除業障，而離苦得樂耳，非彼真能主宰吾人也。且佛教亦不言佛能造萬物，故與耶穌教之上帝有異，故佛教以無神為主義也。

佛教之根本主義，本不止此，即稱其重要者，略論五種。世之不明佛教者，每以佛教為厭世，為迷信，為有神，斯皆未見佛教之根本，而作如此之說，今既觀乎此，亦可知佛教之根本主義矣。

慶祝白健生先生榮任國防部長致詞

在南京勵志社講

雪 嵩

今天中國宗教徒聯誼會舉行慶祝白常務理事榮任國防部長的大會，在這一個大會裏面，集合四大宗教的教友，歡聚一堂，在首都地方可以說是空前的盛舉！這人是一個佛教信徒，代表佛教界出席努力，因此機會能够瞻仰到白部長的豐采，並且聽到各位先生的高論，個人在精神方面感覺非常的愉快非常的興奮！

日本帝國主義者想實現他所謂「大陸政策」的迷夢，不惜孤注一擲的向我們的國家展開殘酷的侵略戰爭，當時一般的人們大都感覺到抗戰的力量不足，不敢公然的主張抗戰，白部長却首先諸標後敵，堅決的主張抗戰，惟有抗戰才能生存。全面抗戰展開以後，白部長率領所屬部隊，轉戰各戰區，經歷很多壯烈的戰役，予敵人以嚴厲的打擊，輔佐最高統帥，完成歷史所付予的任務，獲得了光榮的勝利，因此白部長也就成為國際間馳名的中國抗日名將之一。白部長在國人的事業上是成功了，這固然是白部長個人的光榮，也可以說是我們國家民族的光榮，又可以說是我們宗教徒的光榮，這是值得吾人慶賀的一點！

國父孫先生曾經說過「宗教是救世之仁」，又說「宗教在造成民族的力量也很大」。國父所以如此推崇宗教，就是因為宗教家的慈悲博愛，敵愾小我，注重大我，本著已飽已滿悲天憫人的懷抱，從事救人救世的事業之故。

這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人們已深深的知道戰爭是一件最慘痛的事，莫不企求有一個和平世界的實現。促進和平世界實現這一偉大的任務之達成，實有賴系各大宗教教友共同努力，發揚各大宗教教主的救世精神的必要！我們四大宗教領袖——馮先生白部長太康大師于斌主教——因為看到這一點，所以在重慶有中國宗教徒聯誼會的組織，以期提高人們精神上的修養，勵行社會服務，促進世界和平。這一種組織世界各國所沒有，開歷史的先例。假使更能擴而充之，進一步的成為國際間的組織，我想對於世界和平運動，一定有很大的幫助。國父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一定有實現的可能，一定有實現的一天。吾人希望有地位有聲望的宗教徒能够負起這重大的使命，登高一呼，努力倡導！吾人更希望白部長要把抗戰的精神，運用到宗教方面，來完成建國大業，促進世界和平，這是鄙人代表佛教界所希望於白部長的又一點！

謹代表佛教同人向白部長致敬，完了。

本刊特約撰述

- 大 芝 會 王 胡 李 裴 亦
- 醒 峯 覺 恩 厚 國 潤 華 亦
- 魂 然 關 德 棟 劉 繼 武 法 勛 庭 資 明 真 與 文 巨 贊
- 印 順 萃 妨 塵 空 澄 證 淨 嚴 寄 塵 慈 航 文 巨 贊
- 私 煩 東 初 雪 松 陳 無 我 陳 海 量 正 果 世 光 淮 賢

九日

國民革命軍誓師紀念，中樞提前舉行，蔣主席親臨領導，吳稚暉氏報告其意與「七七」抗戰相同。國共談判在膠着狀態中，五人會議今仍未開。

行政院宋院長昨招待本市新聞界，對輕工業扶持民營，對貪污人員定依法嚴辦。本市商會等十五團體，昨假國際飯店歡迎何應欽上將，登何氏之使美，與馬使之來華，同俱重大之意義。

巴黎四國外長會議，仍未能打開僵局。美國會議員，主張設世界政府，組國際化警察，及健全國際託管制度等，如是，則世界將成「四海一家」矣。

美各報評論原子彈試驗後，證明國際共黨事，刻不容緩，否則，人類今後將生存於毀滅之邊緣中。

墨西哥大選，革命黨已佔優勢。該黨領袖艾禮曼已發表欣慰之宣言。

十日

中共發動全面內亂，日起白熱化，在其軍事會議中，已派定各路統帥司令。

中美農業技術合作團，昨謁蔣主席及馬特使，即將研究我國農業之發展問題，以維經濟與民食。

中央擬修川粵鐵路，測量人員，已開始路線勘測工作。

法政府分電二十一國，請派員出席巴黎和會程序建議之採納，將由大會決定。

阿比西尼亞國王塞拉西，頃向四外長會提出

抗議，要求主持公道。

十一日

現任燕大校長之司徒雷登氏，美總統薦任為美國駐華大使，我方表示歡迎，認司徒氏為「中國之良友」。

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氏，與共軍總司令林彪氏，本日將會晤長春，有所商談。

巴黎四國外長會議，已決議將我國列入廿一國和會邀請國。邀請國有五，即中、美、英、法、蘇，即波、比等。

印度尼赫魯氏，出任大會發言長後，首次會議即謂大會不能接受英國任何條約，及其已得利益之企圖。

週人

十一日

蘇北共軍十五萬，不斷向國軍掃蕩，圖威脅京滬作談判要挾，徐州情勢較為緊張。

我國派赴馬尼刺參加菲律賓獨立紀念典禮特使甘乃光氏，昨日午後飛返大馬機場，今晚快車暫京途職。

何應欽氏，今晨出國赴任。昨傳杜聿明與林彪兩氏會晤長春，將展期三天。

未來德國政府，蔣主張中央集權制，美英則建議成立聯邦制，法則反對魯爾等三區劃歸德國。

北復告緊急。

京市國參會通電全國，一致中討中共。中國陸隊八艘，昨抵橫濱，陣容堂堂，引起日人注意。

何上將昨抵東京，胡適博士飛抵南京。巴黎和會，我列入召集國之后，謝王外長將親自出席參加。

尼赫魯談印度情形，與俄國革命相仿，但不附其急進改革法。

伊朗蘇軍，仍未完全撤退。

十四日

南京商談，雖為沉寂，但美方仍具樂觀信念，將持新大使司徒氏來京後，作一拆東辦法，賈給國共。

蔣主席及馬使在枯翁消夏之行館，佈置完竣，傅主席偕夫人擬於本日下午乘永綏號赴滬。

古巴公使，昨謁主席，呈遞國書。

巴黎四外長會議，今日分道揚鑣，聞將於本月二十九日再返巴黎出席廿一國之和平大會。

緬甸總督，昨返倫敦，與貝綏甸獨立事有關。

新聞自由事，聯合國文教機構籌委會，建議各國簽訂國際協定。

十五日

蔣主席及夫人，昨先後乘專機抵滬，到埠歡迎者甚眾。中共代表周恩來氏，昨飛抵滬上。美大使司徒氏，今自平飛京。

各路共軍，仍向前進，毫無和平談判之意。

杜林會商，原定昨日，但林彪臨時又失約了。

何應欽氏抵東京後，會訪麥帥，談一小時。何氏定今日由東京飛美。

十三日

瑞典各地天空，突現異象，狀若流星之光，居民大感驚異，唯尚未得解釋。

中蘇共軍叛亂事實昭然，馬帥將有所表示。徐州之圍未改，而鄂

美謀與各國經濟合作，促進國際貿易自由之發展。

本日為法國革命第一五七週年紀念，巴黎將舉行閱兵及各種慶祝儀式。

義大利新閣，本日宣誓就職，總理加斯貝利並室內長與外長。

一週佛敎

一、于斌總主教在京告新聞記者云：唯佛主義與無神主義均排斥有神之共同觀念，因而而不願人羣共同之友愛。繼說：聯誼會係由著名之佛敎領袖太虛法師所發起，太虛法師曾在印度目睹印度人民由於宗教之各異，因而引起社會與政治之不安。贊助此項運動者，除本人外，尚有中國回教領袖首任國防部長白崇禧將軍，基督將軍馮玉祥，及美以美教會陳主教。

一、上海友聲旅行團全體理事，於一七七紀念日，特假玉佛寺歡宴中國佛敎領袖太虛大師，並選老圓、範成、大醒、亦幻、福祥、月耀、樂恩等法師作陪，席間討論旅行家與佛敎名山之關係，及今後如何聯繫等問題。宴後攝影，賓主歡談而散。

一、世界佛學苑與錫蘭阿耨耨耨會交換之敎師研究員索摩、克明德、潘那西哈三人，昨由滬飛滬，在法藏寺下榻。

今午專誠拜謁 太虛大師於玉佛寺，并有英美諸信士。大師與之講述清通中錫佛敎及世界佛敎聯合會諸事後，留影而去。聞該三人，將在華

從大師研究中國之大乘佛學。

一、美國佛徒柯爾薩先生，特來訪本社社長，交談甚久，渠對於佛理，頗感興趣。

一、廿地今日在哈里強週報中發表一文稱：原子彈已毀滅日本之靈魂，惟毀滅人者之靈魂如何，尚不得而知。原子彈使維持人類之感情變為遲鈍。因原子彈而欲最後廢棄武力，似尚無此望。雖其破壞之力可使全世界憎惡而暫時放棄武力，然當憎惡之效力一旦消失，世界又將恢復其使用武力之熱心矣。

一、上海佛學會於七月九日，假玉佛寺召開第二屆第一次理事聯席會議，總管理事長太虛大師會到會指導，由聯管理事主任主席，當場議決：一分總務等十組分頭辦理會務，二推常務理事，並推靈華為理事長。

一、中國佛敎會上海市分會，九日於玉佛寺召開理事聯席會議，議決：一籌集會費，二推常務理事，並推止方為理事長。

一、上海佛學會與上海佛敎聯合會歡迎錫蘭三比丘（索摩、克明德、那西哈）在靜安寺講壇講演，由聯管理事主任主席致歡迎詞，再由索摩法師代表演講南傳佛敎。（請附下期刊載）

一、上海黃居之應經機廟，頌致風風塵塵廟，康定路敬心寺，首先結束，改辦康定素食處云。

一、美國人紐約柯爾薩，因閱英譯六祖壇經等發生悟解，來滬玉佛寺參叩太虛大師，藉超拔初傳譯，信入人生合理生活循戒淨行增進，即可由人而菩薩乃至成佛，當請大師授以大乘三皈，賜法名為「淨行居士」云。

一、拉薩游學歸途僧泰容，十五日晨歸社長大師。

一、大雄中學秋季在南京棲霞寺開學，胡朝鈞周瑞華捐助校具，均被聘校董云。

錫蘭通訊 法 舫

今日之錫蘭佛敎運動

〔錫蘭通訊〕最近數月以來，錫蘭佛敎徒衆，發生了兩種熱烈的運動。這兩種運動真是激動了這個六百萬人口的小島。城間鄉里，老少僧俗，車上街巷，簡直無人不談此事，報紙新聞更是熱鬧。

其一、是僧侶參政運動。錫蘭佛敎僧人，在古時土王時代，是政教不分，國家大事，王國有時須向僧長們請示。因為僧人是人民的真正的信仰者。到了十五世紀以後，敵人侵入，內部就起了變化，但是僧人仍然是人民的導師。到了英國統治之後，宗教也推翻了，政與教也分家了，可是他們走上了民主之道。僧人當然在民主之下，也應該享有其權利。況且錫蘭人民五分之四是佛敎徒，而僧人又為人民之領導者，所以到了選舉時參加競選者往往請僧加幫忙宣傳，自然可以多得選票。而僧人呢，現在他們自己也要直接參加選舉，參加政治活動。可是，錫蘭之佛敎信徒們對此不贊成，大舉反對。他們看那要參加政治運動的人好像犯了什麼根本大戒一樣！僧衆參政的理由當然是很充足的，所以他們却得一部分的同情，同情的就是共產黨和社會平民黨，而反對者多半

是守舊者，有資產有地位者。參政運動的僧伽以智嚴學寺（即肥者所住之處）為大本營。這裏的教職員學僧及其他方面之僧人共有千餘僧人參加這個運動。主腦者就是這學院的教職員。其中的領袖人物是一位青年比丘羅敏維他是一位倫敦大學畢業的學僧。他極其能幹，不僅是一位事業創造家而且是一位好學者，他和肥者住在一處，常常談些有趣的問題。這參政運動，全仗他的領導。可是他們遭到信徒們和大僧長們的反對，以前布施的施主們現在為了這個都停止他們的供養。不過，僧人並不如此為憂，他們還是為了他們的前途而積極奮鬥。明年三月（一九四七年）是錫蘭政府大改選的時期，他們想在這個時期爭回合法的地位。

其二，一般在富有領導地位的僧侶們，提倡組織世界佛教聯盟，或召集國際佛教會議。提倡召集國際佛教會議的是全錫蘭佛教會的主席，馬拉拉色格羅博士。他主張在一九五〇年在錫蘭島召開一次國際佛教會議，聯合世界各國的佛教徒，特別亞洲各佛教國，他想把亞洲佛教徒聯合起來，成爲一種佛教聯盟的形式，那末推動佛教救濟人類的工作，也就容易了。這事情記者和他談論過，他希望得到中國佛教徒的協助。此外，錫蘭佛教青年會摩訶菩提會及其他團體，提倡在一九五六年即佛曆二千五百年的紀念日，在錫蘭召集國際佛教大會以資慶祝，並組織聯合宣傳。這事雖說相去尚遠，但是他們已開始宣傳提倡了。二者之中，馬博士所主張者，想可實現。我希望中國佛教徒對這件事加以注意。所以才特為報道。（三十五年五月於錫蘭島）

蔣主席復太虛大師論漢奸函

太虛大師近奉函 蔣主席云：為國家紀綱民族氣節，巨奸固應懲辦，然民間挾怨構陷之刁風，亦宜平息，以安定社會人心，并舉北平僧界林等語和故際控金剛等為例，承 諭交政務局函復特飭北平市政府查明云。

南京國防部白部長他生先生勳鑒：竊讀國防會議，幾務重新，先生秉鑒所歸，揮臂首長，聆黎竹韻，瞻海熱騰，固知李獲助名，應聞東郭，郭衰毛髮，並會南宮，以現代化之設施，作第一流之領導，從此有征無戰，保大定功，所深願也。謹布賀忱，伏維垂鑒，大康已稔。

太虛大師與白部長往還電

南京國防部白部長他生先生勳鑒：竊讀國防會議，幾務重新，先生秉鑒所歸，揮臂首長，聆黎竹韻，瞻海熱騰，固知李獲助名，應聞東郭，郭衰毛髮，並會南宮，以現代化之設施，作第一流之領導，從此有征無戰，保大定功，所深願也。謹布賀忱，伏維垂鑒，大康已稔。

太虛大師與陳辭修總長往來電

南京陳參謀總長辭修先生勳鑒：抗戰成功，巴徹振凱旋之旅，指揮若定，祀橋迴防道之車，先生乘武三軍，抗後八表，長征絕嶽，刻石字於

狼奔，固我邊疆，控河源於牛涪，狼復公慮體國，蓋言大樹之功，總長參謀，不受通侯之賞，尤宜矜式，榮感私衷，肅布賀忱，聊申敬禮，太虛叩東。

上海玉佛寺太虛大師：東電敬悉，此次中央軍事機構改組，誠懇以驗材，潔肅重寄，辱蒙獎勵，益增悚懼，惟祈時錫箋言，俾免阻越，公私拜賜，謹復陳誠午報總印。

浙東通訊

亦幻見法鑒：抗戰以來佛教徒所貢獻於國家者，及受敵偽摧殘和破壞影響而損失者，實較一般人有所不及，事實俱在，非過言也。如昔年舟如參加抗日部隊，拆取寺廟磚瓦，砍伐山林竹木，以備構築防禦工事之用，寺院長期莊嚴軍隊，屋宇及物件之毀壞，敵偽掃蕩財物之損失，精神之痛苦，生命之危險，更遠甚焉。抗戰八年來，政費，軍費，軍米，鄉鎮公所辦公等費及其他種種捐輸，各寺院所負擔數目，較一般人為重。如此痛苦，外界莫知。今者，國土光復，中央尚備有億金民艱之種種政令，一般不肖官吏，反而到處搜括民財，以飽私囊，加諸於佛教徒者為更甚，如去年冬，慈谿縣政府提充寺莊之舉，寺院住持受不肖官吏之誤害，鄉吊罰款，時有所聞，民國三十五年貪污懸幕，無今日之甚。弟即受不肖官吏誤害，前當國難時期，申訴無門，忍痛以待。茲虛公老法師受政府委任整理佛教，誰料勝利後佛教徒竟受不肖官吏種種剝削，故欲整理，必先救濟。弟謹將五縣一歲數年來所遭損害，及弟個人所受痛苦，一一錄於左，請兄轉呈

盧公老法師一覽，可窺見東南僻加水深火熱中之生活狀況，以便整理，而施救濟。

一、民國廿七年觀城區一帶海岸，構築防禦工事，砍伐五畝樹木盡千餘百餘株。

二、卅年四月初九國民兵團駐紮寺中，至五月初八撤退，什物之損壞，柴薪之供應，不堪計數。

三、卅年六月初八，日軍來山搜劫游擊部隊，客師炳泰為流彈所中，當時斃命，僧家人等四散逃命，寺中損失頗重。

四、卅年六月廿五，有不知名義之游擊隊一部，約四百餘人，來勢兇惡，強借食米，不可理喻；先師避居山中，露宿一夜，因此受寒患病至卅一年三月廿五日圓寂。

五、日軍及偽軍中隊部隊，數次掃蕩，牆壁被流彈洞穿，房亦毀放火燒掉，均經苦求，始獲幸免。財物之損失，精神之痛苦，實不堪言。

六、卅年十二月間，三五支隊侵入浙東，至卅四年日軍投降之日止，往來駐紮於五畝，雞犬不寧，屋宇戶課及鍋碗等物之毀壞，不堪收拾，損失甚重。

七、抗戰軍興，雜色游擊部隊頗多，軍糧捐款負擔甚重，偽軍各處修築碉堡，攤派捐款，供應竹木及擔保長對公等費，層出不窮。因土光復後，各種捐款較前更甚，每次撥派捐款，五畝負擔全保捐款之半數，不

平太甚，忍痛應付，數年於茲。

八、本年三月初七日，弟被人匿名陷害，親城區署黃區長，指導員林德學等，帶領區大隊部及巡警備隊四十餘人，執鎗實彈，如臨大敵，將五畝四面圍困，聲稱有人密報三五支隊有物資埋藏寺中，到處檢查，宛如虎狼，未查出絲毫軍用物品，將弟打打傷，逼令繳出物資。處此黑天冤枉，不由分辯，只好任其所為，百般威嚇，硬逼不出，然後將弟帶至親城區署拘留數日，不與審問。王區長林指導員暗中使人示意，罰款百萬元，即可放出，後減至五十萬，再減至三十萬，弟自問無罪無錢，均無答復，拘留至第五日，由區長審問不出所犯何罪，第七日始行取保放出。

以上所錄各條，雖為五畝一處所遭損害，弟個人所受痛苦亦為一般佛教徒所受之痛苦，祈兄憶皇盧公老法師設法維護，佛教前途幸甚！謹此敬頌法安。

弟周慶麟上三月廿六日

談「變文」(續)

關德棟

(二) 六朝時代佛教的唱導文學

佛教經典的翻譯文學，雖是可以歸納成上面三點的影響，但是這幾種情形也都不在短時間內能產生的，同時它影響的結果也是逐漸增加的。比如六朝文學中幻想與浪漫色彩的地方，我們有時就要疑心它是受佛文變的影響。(當然也不必說一定是。)像我們讀金瓶梅詞話的佛所行讚中的對偈法的句子：

林木花果茂，流泉澗涼兮……

瞻仰尊勝顏，俯愧種種形。

政素輕躁儀，寂默如稽敬。

結恨心永解，慈和情頓增。(瓶沙王詣太子品)

食以療飢患，除渴故飲水。

衣被却風寒，臥以治睡眠。

行披故求索，立惟求壯座……

富者願貧窮，智者習愚癡。(答瓶沙王品)

心辯而口吃，明慧而乞才……

逃外投涼池，遭寒以嚴火。(涅槃品)

大象索牙折，牛王雙角挫。(大般涅槃品。)

等等。佛所行讚的原文作者是佛敎大野人馬鳴(Mārgaśāstra)。其文字韻律的秀麗，以及其所富於幻想的，浪漫的要素，都可能使我們道憤憤覺得是對的。

在五世紀以下佛敎徒為了把這種世俗難解的精微佛典，傳佈給民衆，於是產生了三種不同的佛敎方法：

一、是對於經文的一轉讀。

二、是「梵唄」的歌唱。

三、是「唱導」制度的產生。

用這種法門把佛敎文學傳到了民間去的路子，也正是產生民間佛敎文

學內來源。這種傳教的方法，在當時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讀慈覺與道宣的高僧傳就可以知道。在慈覺高僧傳裏分十科，第九科為「經師」，就是導讀經文與歌唱梵唄兩類的名師；第十科為「唱導」。即是唱導的名家。在道宣的讀高僧傳裏，也分十科，其第十科名曰「雜科聲德」，是將這三類的名家放在一起的。由此可見一斑了。

鳩摩羅什與慧遠論西方體同異會云：

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官商體韻以入絃為善。

同時在高僧傳上也有這樣的記載：

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音，皆稱為唄。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為「轉讀」，歌讚則稱為「梵音」。

可知印度的文體原來注重音韻，而六朝興起的「轉讀」與「梵唄」也是同出一源。我們上面談過初期的譯經師多是西域人，故這種歌詠法音的方法也就由他們輸入，只是時間很久以後，對於這種帶來的情形模糊了，遂產生出一些神話，如在高僧傳十五論說曹植是這種歌詠法音方法的創始人。又說石勒時代有天神下降，飄詠經音，時有傳者等等。這些神話都是不足信的。（道宣對它們也很懷疑。）

根據我們僅有的史料研究，在中國「轉讀」比較早而有記載的一個人，就是四世紀晚年的支曇詡（月支人）。僧傳云：

舊特嘉妙聲，善於「轉讀」。嘗於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聲。梵聲清靡，四飛欲傳，反折迴弄。……後進傳寫，莫匪其法。所製六百梵唄傳標於今。

支曇詡以後並傳其法於法平法等弟兄。（也是外國人）他們又再傳給僧曉。僧傳說他：

獨以管瑟密稱，故名宋孝武之世。響因優游，和雅其亮。

並且說他在般若經外梵轉，而

行路聞者莫不喜驚聽，彈指稱佛。

可見他魅力的大，與音調感人之深了。與僧曉同時齊名的又有道綽，他擅長的是當殿三本起與須大羣經。僧傳說他也是：

每清梵一非，韻道俗傾心。

更有智宗也會「轉讀」，僧傳云：

若乃八閩之夕。中宵之後，四案低昂，睡眠交至，宗則升坐一尊，梵響千雲，莫不開神暢體，豁然澄悟。

由此更可見在那個時候已經有於深夜作種種佛說行事的了。而「轉讀」的為用，也更廣泛。以上所舉的這一些人，他們多死在四百五十八九年前後。其後又有曇遷法暢轉讀也很好，他們的弟子僧辯更為有名，高僧傳云：

少好讀經，受業遷轉二師，初雖祖述其風，晚更清意斟酌。婉哀折衷，獨步齊初。聲震天下，遠近知名。後來學者莫不宗事。

道安和尙雖然都享名於建業，可是「轉讀」的風氣却不只限於京師。僧傳會云：「浙左江西荆陝唐蜀，亦頗有轉讀。」則知流行地域甚廣。

由於以上所引，可以知道當時以轉讀知名的和尙，大都能「裁製新聲」去製作梵唄。支曇詡「所製六百梵唄」名為「大慈哀感」一契。其他如：「崇皇顯惟」、「共讚」、「敬謝」等等。源出於閩右，而流行於晉陽的一種西涼州唄，則名「面如滿月」。（俱見僧傳。）

凡此，皆當時「轉讀」僧經情形之一斑。不只影響後世民間佛教文學的產生，且據陳寅恪先生四聲三問中說，中國四聲之起源，亦係依據摹倣當日此種「轉讀」佛經裏婉轉清靡之聲音而來。陳先生云：

據天竺兩陀之聲明論，其所謂聲 Svara 者，適與中國四聲之所謂聲者相符合。即指聲之高低音，英語所謂 Pitch accent 者是也。因陀聲明論依其聲之高低，分別為三：I Et Utaṅka, II Et Svara, III Et Anudatta。佛教輸入中國，其教徒讀經經典時，此三聲之分別，當亦隨之輸入。至當日佛教徒讀其經典所分別之三聲，是否即與中國之平上去三聲切合，今日固難詳知，然二者皆依聲之高下分為三階則相同無疑也。中國語之入聲皆附有不可不之等輔音之綴尾。可視為一特殊種類，而最易與其他之聲分別。

於是創為四聲之說，并擬作聲譜，借轉讀佛經之聲調，應用於中國之美化文。

由此更可知佛經轉讀影響中國文學範圍之大了。所以六朝文學已受佛經影響無疑。

（本節未完待續）

祖師的草鞋

病僧

日來休夏焦山，以納筆箋注見同和師自發行脚之一夢漫音。律師讀語，為訪江浦三昧律主，求受具戒，隨足二萬餘里，踏破草鞋凡若干雙。故漫音中屢屢言及草鞋，後舉於此段工夫，豈可輕輕放過。余知律師一生工夫固不在草鞋，然草鞋實能現身說法，欲令讀者多驗此種法音，故不惜筆墨，詳敘難引，以充法喜。適覺刊出版，爾索近稿，即抽錄此段應之。

(一) 草鞋錢 復庵和尚華嚴論贊云：趙州禪師行脚，偏念了，却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張無盡居士頌曰：趙州八十猶行脚，只為心頭未惺然，及主偏多無一法，始知虛假草鞋錢。

(二) 祖師玄旨是破草鞋 五燈會元云：夾山尋會禪師上堂：尋常老僧道：目覩羅登猶如黃葉，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師玄旨，是破草鞋，寧可赤脚，不著最好。

(三) 草鞋覆龜背 穿珠集云：益州大隆法真禪師，甚前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個衆生爲甚骨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佛壇珣頌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烏龜不解上鞋，草鞋隨人脚行。

(四) 草鞋移似虎 禪林寶訓云：辯首座出世住廬山棲賢，常攜一筇穿雙履，過九江。東林混融老見之，呵曰：師者，人之模範也，舉止始此，得不自輕，主禮甚誠。辯笑曰：人生以適意爲樂，吾何特焉。授筇背偈而去。偈曰：勿謂棲賢窮，身窮道不窮，草鞋移似虎，拄杖活如龍；渴飲曹溪水，饑吞栗棘蓬，銅頭鐵額漢，盡在我山中。混融覽之有愧。

(五) 笠鞋香 續述通志云：僧士可工時，有進僧行脚一首云：一鉢即生濕，隨緣度淺華，是山皆有寺，何處不爲家；笠重吳天雪，鞋香楚地花，他年扣禪室，寧憶路歧除。

(六) 挂草鞋 黃鶴山志云：慈湖禪師挂草鞋一雙於文宗，有與爭蓋者。師示偈云：方丈門前挂草鞋，隨緣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閑，未必問誰就此理。

(七) 換草鞋 寶嶠信禪師踏錄云：學道如登山，一步不可住；換得草鞋袍，前人過嶺去。

(八) 割穿草鞋 金山共住規約，凡期首新來僧附單，齊集客堂坐定，如客師爲體規矩，有各人照顧自己，不要多管閑事，生薑初上結的，是樹上結的，皂角泥裏長的就是泥裏長的，油瓶倒下來不要扶，教你草鞋倒過來穿，就倒過來穿。

略談持戒

塊然

人最希求的是自由，最討厭的是約束；然而思是沒有約束，就不能够保障自由。

國家的法律，宗教的教條，團體的規約，表面上雖有種種的不同，實際上想它們自己所訂立的約束，去實現它們理想的自由的目的，却是無二無別的。

因爲思想環境和目標的不同，自然形成了種種差別或相反的約束。但在同一約束下面的人們，只要能够共同遵守自訂的約束，是會漸漸地達到它們所理想的自由的。反之，要是不能遵守自訂的條規，那它們所希求的自由，也就無法實現，或且招致相反的結果。

思想和環境，因時代的演進而顯呈差異。於是：國家的法律，宗教的教條，團體的規約，都要隨着時代的演進而改進，才可以獲得它們的希求。否則就要被時代的巨輪所遺棄、淘汰。

佛戒是世界上偉大的宗教之一。所以它訂立約束教徒的規則，也特別繁多。這約束規則的名稱，就是「戒律」。

佛教的典籍，是由印度傳譯而來的。因譯者的見地有異，以致所譯的術語也就稍有出入。現在把戒律的異譯，分述如下：

(一) 尸羅。印度語叫尸羅，譯成中國文，是「戒」和「清涼」的寓意。大輿發論上說：「言尸羅者，此名清涼，亦名爲戒。三乘發火，戒燒行人。事等如燒，戒能防息，故名清涼，清涼之名，正謂戒也。以能防禁，故名爲戒。」

(二) 毘尼。毘尼是印度話，譯成中文是「滅」。後來又有人說應該是一「毘奈耶」，譯成中文是「調伏」。因爲，戒律能够消滅一切的過失，所以叫滅。又能調和思想行動和語言，制伏一切的惡行，所以叫調伏。大乘發論上說：「言毘尼者，是外國語，此謂爲滅」。探玄記上說：「毘奈

耶，此云調伏。調者和御，伏者制戒，調和控御身語等業，制伏除滅諸惡行故。」

(三)波羅提木叉。這也是印度話，譯成中文，是謂「辨戒」和「處處解說」。行事鈔上說：「波羅提木叉，此云處處解說」。華嚴探玄記上說：「波羅提木叉，此云別解說。此就因得名，然有二義：(一)揀異定道，(定共戒道共戒)名之為別；(二)三業七支，各各防非，故名為別。」

(四)優婆塞叉。也是印度話，譯成中文是「律」。大乘義章上說：「律者，外國名優婆塞叉，此翻名律。解釋有二：(一)就教論，(二)就律論。若當就教，證量(證量犯罪的輕重)名律；若當就律，調伏名律。毘尼之教證此律行，故稱為律；又生律行，故復名律。」

把上面的四種翻譯歸納起來，觀察它的含義，實在是大同小異。就是說：這些約束的規則，教徒們如能够「依教奉行」，就可以滅除一切不良的思想和行動，而證得徹底地精神自由。

佛陀的教是「應病與藥」的，他的信徒又有出家和在家的差別，所以他所訂立的些戒條，也就有廣有略。現在簡單地列舉如下：

(一)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這是在家的男女信徒所應該接受的戒條。有人說這是和儒教的五常有些相同。不殺是「仁」，不盜是「智」，不邪淫是「義」，不飲酒是「禮」，不妄語是「信」。

(二)八戒。這是在家信徒所接受的戒條。就是在五戒之外，再加上裝飾香鬘歌舞觀聽，眠坐高殿殿牀座，食非時食，三個戒條。

(三)十戒。這也和八戒大同小異，不過把裝飾香鬘歌舞觀聽一條分成兩條，又加上一條「不得捉金錢寶物」而已。

(四)二百五十戒。四波羅夷，十三僧殘，二不定，三十捨墮，九十波逸提，四提舍尼，百衆學，七滅諍。波羅夷是「棄」的意思，就是犯了這四條戒，就要把他棄於佛法的外面。僧殘是次於波羅夷的罪，四毘尼母論上說：「如人爲他所斫，殘有咽喉，故名爲殘，須須早救！」捨墮是把犯戒的財物捨給僧衆才可免去墮落的意思。波逸提翻成中文是「墮」。提舍尼是「向彼悔」。這都是輕罪，只要懺悔一下就可消滅罪業了。衆學是應當學習的戒條，滅諍是消滅諍論的方法，這都是很輕微的戒條了。十戒和二百五十戒是小乘戒，是出家比丘所接受的。

佛法的戒律，是消滅罪業的方法，這是很輕微的戒條了。十戒和二百五十戒是小乘戒，是出家比丘所接受的。

(五)十重戒四十八輕戒。這是大乘戒，詳細的戒相在梵網經裏面。這都可以受持的。(一)攝律儀戒，就是受持上面所說的五戒、八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的律儀。(二)攝善法戒，就是修一切的善法。(三)攝衆生戒，就是要普度一切衆生。

此外還有比丘尼所應該受持的八階敬戒和三百四十八戒，真可以說是洋洋大觀了。

佛法是很平等自由的，所謂「欲知吾道闊，不與物情違，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爲什麼要訂立這許許多多的戒條呢？原因是要根絕內心的煩惱習氣，獲得精神界的絕對的自由——明心見性。所以凡是可能引發或助長內心煩惱習氣之思想和行動，都必須選用這些戒條去對治，以收「刮垢磨光」之效。

這許許多多的戒條，並不是一時訂立成功的。是佛陀在某一時期中見到它的信徒們有了不合理的思想和行動時，才隨時制定的。並且因爲環境和事實的轉變，也常常加以修正和改進。文殊師利問經上說：「無罪遊戲戒，衆生不信受，是故見有罪，爾時乃制戒。譬如芽童時，未便有果實；斷比丘無罪，不制戒亦然！」這就是佛陀說明它制戒的動機和態度。

戒律必須執持，才能够獲得效果。持戒的方法，又有「止持」和「作持」，「執身」和「執心」的分別。止持是不好的事都不去做——諸惡莫作，作持是好的事都要去做——衆善奉行。執身是不做不善的行爲，執心是消滅不良的思想。能够做到不良的思想自然不生的境界，煩惱便已滅除，持戒的目標，也就達到了。清淨毘尼方廣經上說：

「文殊師利言：『天子！毘尼毘尼者，調伏煩惱，爲知煩惱故名毘尼。』天子言：『文殊師利！云何當修調伏煩惱，云何知煩惱？』文殊師利言：『若自妄想，若他妄想，自他妄想，不正憶念，自想他想，顛倒不實，諛見所縛，無明爲首，如是則能發生煩惱，若不自妄想，不他妄想，不自他妄想，專正憶念，不自想他想，斷於顛倒，不住諸見，除去無明，不行二行，如是則便不起煩惱。煩惱不起，是畢竟毘尼。』」

佛法是活潑無礙的，就是在戒律中，也有着「開遮持犯」。尤其是大乘的戒，是要看持戒者的思想和目標的。有時爲了度生，就是破戒，也是佛

陀所允許的。大般涅槃經上說：

「善男子！菩薩未得住不動地，有因緣故，可得戒滅！迦葉言：「唯然，世尊！何者是耶？佛告迦葉，「若有菩薩，知以破戒因緣，則能令人受持變樂大樂經典，又能令其讀誦通利，皆為經卷，廣為人說，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如是故，故得破戒。菩薩爾時應作是念！我寧一劫者說一切廣於阿鼻地獄受此罪報，當令如是之人，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迦葉！以是因緣，菩薩摩訶薩得毀淨戒。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若有菩薩採取護持如是之人，令不退轉菩提之心，為是毀戒，若墮阿鼻，無有是處！爾時佛讚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

根據經論來研究，便可以了於戒律的原理，和持戒的要義，只是一降伏煩惱，利益眾生」。

現在的戒律，已成為具文了！而時代的進展，又是「一日千里」。我們對於這些名存實亡的戒律，也似乎應該根據它的原理，配合時代思潮和實際需要，而加以修正或改進吧！

人類思想的進程，是由簡單而日趨複雜；久之，又必由複雜而漸漸地趨向一致。我很希望未來人類的思想能夠趨向一致。各國家，各宗教，各團體裏面的優秀份子，都應該自動地放棄它們的約束的異點，而努力去融會貫通，使全人類在同一的約束之下，向同一的目標邁進！

軍事委員會 行政院訓令 第六八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發出

查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其財產非依法不得查封或沒收，業經約法明文規定，並迭經通令保護有案。茲查各地機關及各部隊，仍有非法拆廟毀像產逐僧情事，殊屬非是。茲特重申前令，嗣後無論機關部隊，均不得違法侵害寺廟權利，除分行外，合行令仰遵照，並轉飭所屬遵照。此令！

委員長 蔣中正
院長 宋子文

世界佛學苑研究部招生通告

名額：招收研究班先修班各十名
投考資格：研究班年齡須二十五歲以下曾在大學畢業或高級佛學院畢業
先修班年齡須二十歲以下曾在高中畢業或普通佛學院畢業者
報名日期：自五月十五日起六月底止隨到隨考遠道者可通函報名考試
考試手續：一報名時須繳二寸半身像片二張二入學時須填具志願書保證書
並繳畢業證件及保證金壹萬元中途離苑者不退
考試學科：一研究班：佛學論文 二先修班：佛學常識，國文
地址：武昌千家街黃河灣佛學院

稿約

- 一、本刊以開揚佛法真義及研究批評東西古今各種學說思想時事為宗旨，凡合以上性質之論文、時評、要聞、譯述、通訊、散文、小說、戲劇、詩歌等，均所歡迎。
- 二、每篇以五百字至三千字為限（特約稿例外），不論文首白話，均請統寫清楚，并加新式標點，不慣者，可留空。
- 三、來稿登出后，每千字酌酬二千元至四千元。
- 四、本刊編輯部，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請於稿首註明。
- 五、來稿請寄「上海江寧路玉佛寺覺苑週報編輯部」。

覺 羣 週 報

社 長：太 虛
編 輯 部 主 任：福 泉
發 行 部 主 任：止 觀
助 理 發 行：法 尊

社 址：上 海 玉 佛 寺
電 話：三〇三一五

代 售 處：全 國 各 大 書 店
價 格：預 訂 全 年 壹 萬 元
零 售 每 冊 二 百 元

僧眾痛苦之呼籲

六淨法朗

竊六淨法郎係蘇州因被僧寺住持，法朗委任蘇州寶鏡寺住持，俱已歷有年所，唐但前經僧向不預聞外事。去年十月間，該有靜心庵住持僧，因飛粉糾紛被人向蘇高院檢舉，有漢奸嫌疑，經蘇高院檢察官傳案偵訊，僧徒供詞稱稱：在敵偽時期中國佛教會吳縣支會正副理事長孫公推六淨法郎二人所担任，於是六淨法郎亦同被傳訊，併案提起公訴，審問三次，至本年六月下旬結案宣判，先是僧徒及德何二人入在淪陷期內，五爭靜心庵住持地位，擾亂極年，以致積不相容，旋由僧徒任中日佛教會理事及大東亞佛教會參議，繼又有防日之舉，至三十三年六月蘇州中日文化協會閉會歡迎日陪開會之際，（歡迎會係由陳毅出面召集當時各界人士迫於淫威到者甚眾）由文協會總幹事汪正承預為勾結乘機在會場上強迫僧徒立即組成中國佛教會吳縣支會，會長一職已內定有人，欲圍把持會務，任黨敵對，當為我僧徒所揭其謀，知於自身將有不利，眾起反對，乃經吳縣政府改推六淨法郎分別担任正副理事長，一面宣誓即與文協會脫離關係，在僧眾本意原不過藉此為抵制之計，而六淨法郎既未正式就職，又未開過一次會，即會幹亦未請領，會費亦未收取，可見一斑，故當時吳縣佛教支會，實僅在文協會一委間即行自生自滅，迨勝利以後，僧徒因故為人檢舉（現靜心庵又為德傳主持矣），累及六淨法郎，當高法院開庭時，先後於去年十一月由蘇地虎邱北寺承天庵慶壽林開元文山龍興祇園定慧光禪與等各寺院住持聯名暨本年六月中國佛教會江蘇省吳縣縣支會（該會於本年五月依法組織成立）具呈陳明六淨法郎上述經過，及被累各情形，且於本年六月第三次庭訊審判長彭時在旁聽席中，分別將對林寺住持提法，謂與寺退居妙通，崇義寺住持孫源等傳案前，詳細偵察，亦復衆口一詞證明六淨法郎確為被動，且並未就職及進行會務等情，供係事實，又檢察官當時蒞庭宣諭，亦以六淨法郎均屬被動為首基六淨法郎因僧徒為欲滅除其自身不利，僅被一度公推，而六淨法郎既未正式就職，又未與敵通謀有危害國家及人民之行為，即任何日僧，亦從無退還，事實俱在，不容隱飾，今判決與僧徒併為一談，冤道不白，情難自甘，現已撰狀稟請最高法院覆判，以求昭雪，以上所述，均係確切事實，絕無自欺欺人之語，伏乞垂鑒！

中國佛教會在滬開第三次整委會

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原設於南京毘盧寺，頃因委員太虛居士寬回英願映光黃慶烈及章嘉虛雲密教之代表，多數在滬，商准社會部於本月二十日假

上海玉佛寺開第三次整委會，開社會部派王蒙樹飛滬指導，將有修正章程及剃度規則等各案案通過，不啻修訂佛教憲法云。

太虛大法師贈詩一册謹占八十字

答之

胡樓安

我讀泰山子，又復讀拾得，詩理是佛理，不離亦不即。太虛大法師，贈我詩一帙，詩本文字相，實相亦未失。非相非非相，此意無人識，若作文字讀，處處是法執。不作文字相，萬法歸於一，問一在何處，即是眼前物。

拯救世界文化人類思想以趣入永久和平之唯一傑作

眞現實論

太虛大師著，中華書局再版，開在在遇改行者僅五百冊，購者從速。又大師所著法相唯識學再版已出，請速向商務印書館購閱。又現實主義（一千五百元一冊）

林森日報

創辦者：福建省佛教會
地址：福州吉庇路林森日報社
附刊：每星期日出版佛學專刊一份
價目：國內每月運郵費幣三百三十元
外埠加郵費
消息：全國佛教消息彙編

最後消息

一、江寧縣佛教會定於七月二十二日開成立大會，開將討論會章及選舉理事。
一、本市中華路九一三號接引寺住持悟明近創辦仁恩施診所，曾撰有創辦該所啟一文，內有謂：刀兵而后飢饉，飢饉而后瘟疫帶毒，在此既后瘟疫流行之際，該診所自是病者福音。

新嘉坡慈航法師主編
辦之一中國佛學
已出版，地址如下
群院 J 石
Editor: Meng Chai Sion
c/o Leong Poong Phoo
Thay Hock Yoon,
5 1/2 m, Changi Road,
4-J Jalan Kembangan
Singapore, S. S.

報國群英

(中配登請申在刊本)

版出日九十二月七年五卅國民華中

全世界屏息注意的二十一國和會，定於今日在法國巴黎召開了，我們這些愛好和平的人們，對於這個關係今後人類命運的集會，實存有無限的期望與興奮。然而，中途發生一點小變故，那就是蘇外長莫洛托夫 Molotov 在四外長會臨時離席。

路透社巴黎電：「四強外長今日開會逾三小時，討論二十一國和會邀請之方式及和會程序法問題。蘇外長莫洛托夫堅決主張中國不應為和會之邀請國，僅能為被邀請國。美國國務卿當場予以駁斥，認為此乃完全錯誤而非必要之舉，等於每辱中國。英外相貝文提出數種建議，俾使四強得以成立邀請方式之協議，悉為莫洛托夫所阻。最後始接受莫洛托夫之意見，以四強為東歐參加和會之唯一負責國家。」

莫洛托夫宜慎中蘇邦誼

善 福

—— 善 福 ——
 莫洛托夫，其自反法西斯戰爭開始以來，於勝利以來，在外交的接觸上，原則上無不是水乳交融，氣味相投，乃此次莫氏竟不禮貌的在國際上抹煞中國的榮譽，惡化了中蘇邦誼，我們推測，這不見得是克爾林官之主人莫太林先生的主意吧？不過，我們現在有幾句話，要正告蘇聯莫洛托夫這類外交官，我們有希望他們進一步了解中國的必要。

中國是一個文化悠久的禮義之邦，中國人民是崇仰禮義的，樣樣事不強求，得其應分所得，作其應分所作。此次和會之邀請國，中國應打末也都修格。打法西斯，中國是最早站出來的，直到法西斯被打倒了，中國才放下武器，同盟國才得到勝利。中國固不敢貪天之功，而同盟國的任何一國，也不應獨佔春色。因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是同盟國全體的。莫洛托夫不

願莫洛托夫之公意，而堅決認中國不應為和會之邀請國，這絕對是不合理的，並且是莫洛托夫的輕狂。以為在西歐打倒了納粹，臨了，又在東亞開了幾炮擊潰日寇，可以叱咤風雲而自豪，殊不知四歐如無英美的開關第二戰場，東亞無中國的苦戰八年，尤其無美國的原子炸彈，也許今日的蘇聯乃至整個世界，都早已事全非，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莫洛托夫如果明瞭這一點，就不會氣傲萬丈，驕狂一切，中國話說：「驕必敗」，佛法說：驕是一顆剎，能傾覆盛事，生諸苦惱。當年德日未敗以前，何等驕狂，今日德日敗的結局，可作前車之鑒，聰明的莫洛托夫，為國謀可不慎乎！

莫洛托夫宜慎中蘇邦誼
 行總被勸
 優勝劣敗新論
 大藏經編纂綱領
 感變文
 賤惡母
 浙江佛教的整理與復興
 影印藏書勘誤
 一週人世、一週佛教
 闍太虛大師
 靜安寺助火醒法師
 六和塔巡禮
 想到寫到

莫洛托夫宜慎中蘇邦誼	船
行總被勸	大
優勝劣敗新論	化
大藏經編纂綱領	太
感變文	國
賤惡母	地
浙江佛教的整理與復興	亦
影印藏書勘誤	志
一週人世、一週佛教	記
闍太虛大師	者
靜安寺助火醒法師	聖
六和塔巡禮	德
想到寫到	火

行總被謗

大 醒

七月十四日益世報有聯合社電：聯總上海方面職員三百人聯名提出控訴，稱「救濟物資在許多地方，由於政治原因而不分配」。於是聯總署長頓加第亞「在參院調查委員會，將中國方面救濟物資分配不滿意之責任，歸諸中國政府及行政院救濟總署，自上至下全部辦事不力，必須予以重組」。在頓氏主席電中並云：「救濟物資不運入內地，反而轉賣，致使大部份物資流入黑市，此種辦法必須加以變更。此項國際救濟物品之分配，對於政府公務人員亦不能予以優待」。

看了上面的電文，我們非常痛心！不意行政院救濟總署被謗至此：

- 一、自上至下辦事全部不力，
- 二、救濟物資：不分配，
- 三、救濟物資：反而轉賣；流入黑市，
- 四、優待政府公務人員。

行總被謗的各點，如果屬實，那只好聽任人家改組。如係被謗，則應向美國抗議。不能無端的遭受此誹謗！不過話又得說回來了，自從行政院救濟總署成立以來，零零星星星東扯西拾的使老百姓不滿意的地方却也不無有可說之處：

- 第一、救濟物資，據說政府公務人員大概都得到物品的分配，是香得到優待，不得而知？另如教育界及其他社會一般工作人員沒有分配到救濟物資的為數尚多！
- 第二、各地難民災民以及流亡無家可歸及有家歸不得正亟待救濟的民衆，大多數沒有得到分配，反之一般并不需要救濟的人們却能憑人情而得到物品，又大有人在？
- 第三、因為交通不便，運輸遲緩，致有許多食糧物品等特分配到被救濟的手中，已腐爛變味不能煮食了，如日前蘇北難民將所得的腐爛食糧均拋諸江水之中，即是一例！

第二事，是行總職員的人情。後者，是行總辦事不力之處——這也是無可諱言的事實。但是行總以下又有各地區分署，職員人數大大小小多至若干若干，若要求工作一事不苟完全為公不徇私情，在一股督公家做事的習慣上，却乎很難做到。就是辦法「加以變更」，人事「予以改組」，也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總之，為公眾——全國人民——做事，首先不能存有私心，在當局主其事者首先就要注意考察職員們的心行是否公正？是否慈悲？非惡惡公正之人不能辦此救濟事業！至於辦理救濟事業者，有兩要點，尤應加注意：救濟是救命，以救最困苦難的人民為標準——救命如救火，分配救濟的手續發直截了當的使救濟物品很迅速的就運送到被救濟的人們！如此，才合乎救濟的意義。

優勝劣敗新論

化 中

自達爾文生物進化優勝劣敗之說出，西方人咸信奉之，而努力於自強奮鬥。物質文明大進，帝國主義勃興，人與人因與國因咸走入生存競爭之途。以為強權即公理，但憑智優力強，即足以主宰宇宙矣。於中歐洲有德意志、亞洲有日本，皆以工業科學政治軍事強於共同種之民族國家，而自命為人類最優秀之民族，人亦共許之，由是而發動世界大戰。戰事初起，威力震駭人寰。德有席捲歐、非之局，日有統一亞洲之勢。益令人相信優勝劣敗之真為天演公理矣。然曾不數年，而德、日敗北，無條件投降，或首罪寇，或殺或虜，一一治罪，天下之大，曾無所逃。國家民族，淪亡奴役，抑何慘也。然則豈優勝劣敗之說為無稽耶？抑德、日之民未得為優秀民族耶？曰：將解答此問，當先修正優勝劣敗之說。我國袁治通鑑一卷記智宣子之立後曰：

「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髮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辨辭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襲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不聽。智果則族於太史為隨氏。」

及宣子卒，智襄子為政，（即瑤）貪而暴。求地於韓、魏及趙，韓、魏與地，趙不與。智伯合韓、魏之師以攻趙，圍晉陽而灌之，城將陷，趙

使人見韓、魏曰：韓亡則齒寒，趙亡，韓、魏為之次矣。三家約，趙夜使人決水，反灌智伯軍，韓、魏翼而擊之，遂殺智伯，以其頭為飲器。智宗盡滅，唯輔果在。

今謂韓、日之優秀，皆得智伯之五賢而已。以其五賢賤人，而以不仁待之，天下孰能待之。此其所以滅亡者也。

由是可知：有生之物，其所以優，不徒優以智力，尤當優以仁。仁者同類之同情，以互助生存者也。人原不能孤立而生，必有賴於類類之互助。

中華民國大藏經編纂綱領

太虛

接閱編纂大綱草案與編纂體系述意。茲且就草案論之：

(一) 綱纂綱系及內容二項所列北傳大藏南傳藏經西藏經典東土著述，只可說明材料來源，未應用為編纂體類。蓋南傳、北傳、大乘、大乘、原始、發展等名稱，乃近代西洋史家或異教徒無意有意間便分裂而不得成爲世界一體之佛教者，錫蘭學者已多覺悟之，且中國大藏尤爲小大俱含南北合傳，如善見律即爲錫蘭所傳者，錫蘭在法顯、義淨、不空等留學時代，亦大小兼具。故不應人云亦云，以北傳南傳分藏，今但當編爲陸儔之「中華民國大藏經」。自自民國四十年以前，(即終止譯藏以前)凡譯成中國國文而可採收入藏者，不問其譯自印度錫蘭暹日蒙藏歐美或出華文自撰，皆爲「中華民國大藏經」。而遺論編類相關之大類，則可分爲四藏：(倫符經、史、子、集四庫)

一、經藏：從東漢厚鵬譯的起直到民國四十年譯止，凡佛說的經，不問其譯自何文(巴利文的、西藏文的都在內)。均按部類編入經藏，編次之序約分：

(一) 三乘經，(五乘經只爲三乘大乘之附屬) 1. 阿含部：凡屬四阿含或重出或枝流或新譯自巴利文者，攝歸阿含部。2. 雜經部：一切三乘經非阿含部者，而向傳爲佛說之經，若正法念處經等，(若那先比丘等，阿育王等，雖以經名不入經藏)，均依翻譯先後，編入三乘經部。

(二) 大乘經：1. 般若部，凡屬般若重出或枝流均入之。2. 法華涅槃部：凡法華涅槃重出或枝流均屬之。3. 華嚴部：凡重出及枝流均屬之。

。然則最仁者，乃人類之最優而適於生存者也。今徒習勇而不仁，不但不能適於羣體之生存，而反賦皆羣體。人羣爲排除此羣體，勢必共起而覆滅之，其往而不敗。夫然而後知不仁者，乃人中之最劣種。不仁而濟之以智勇，愈以速其滅亡。仁而復濟之以智勇，則益足以大其功業。然則人類之優劣，主在仁與不仁，而智勇次之明矣。此義明而後優勝劣敗之理立。同時而德、日民族非人類之優種矣。世之欲圖生存於世者其鑒諸！

4. 大乘十藏部：十藏即地藏虛空藏等，此爲漸近密經者。5. 密經部：凡大日金剛頂大孔雀等各種咒經均入之。6. 寶拉部：此已爲古代一種大乘經集，故次於此，阿彌陀經等均屬之。7. 經集部：一切大乘經不屬於上六部者，均歸此集。

二、律藏：從三國到民國所翻譯四本廣律及律論等，概編爲律藏，其類次如下：

(一) 五乘律 在案各部律典。
(二) 三乘律 比丘比丘尼律等。
(三) 大乘律 梵網及別行瑜珈戒等。
(四) 密乘律 密律及密法儀軌等。

三、論藏：六朝以至民國所譯自印度錫蘭西藏日本及中國所著各論，可入藏者，集成論藏。

(一) 三乘論：阿毘曇論，發智、六足、大毘婆娑論，俱舍論，成實論等。

(二) 大乘論：1. 宗經論，瑜伽師地論等。2. 釋經論，大智度論等。四、雜藏：不能收入前之三藏而可編入大藏中者，概收入之，詳分：

(一) 經疏：收入古近各家解經之疏或鈔等。
(二) 律疏：收入古近各家解律之疏或鈔等。
(三) 論疏：收入古近各家解論之疏或鈔等。
(四) 三藏摘要 一、經摘。二、經論摘。三、經律論摘。

- (五) 禪門諸錄 1. 通錄。2. 專錄。
 - (六) 儀軌紀綱。
 - (七) 論著 別成一書而未足列入論著者。
 - (八) 文集 1. 通集。(宏明集等) 2. 專集。
- 上之八種，前三各別依一說而為釋者。四、總依三藏而約撰者。四十二堂經亦應入此。五、六、七各別近釋釋論，八又為五六七之綜合，故顯次如右。

- (九) 專俗 語義俱攝世俗，非供研學。
 - (十) 撰異 脈論十句義，申唐直指等，總攝異教。
 - (十一) 史傳 此總攝前各部門，故居後。
 - (十二) 目錄 此總全錄，1. 總錄。2. 特錄。
- 他若稍仍款式流通等仍之，以免紛更。大虛，卅五，七，九。

談「變文」(續)

關德棟

至於「唱導」，在慧皎的高僧傳十五論：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衆心也。昔佛法初傳，於時繁集，止宣唱佛名，依文敬禮。至中宵疲頓，事資醒悟，乃別請宿德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其後廬山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齋集，輒自升高座，躬爲導首，廣明三世因果，却辯一齊大意。後代仰受，遂成永則。

慧遠歿於公元四一六年。由這段記載知道，唱導在慧遠以前已很流行，只是並沒有一定的規矩，從他「躬爲導首」以後，才成爲了「永則」。在宋武帝時候，在內殿亦曾設壇而請道照唱導過，其所唱：

略叙百年迅速，遷滅俄頃；苦樂參差，必由因果；如來慈應六道，隨下拯於一切。

慧皎又說：

至如八關初夕，旋繞周行，禮蓋停氣，燈帷暗煙，四衆專心，又指鼓歌，誦時導師則擊盪慷慨，含吐抑揚，辭出不窮，官應無盡。談無常則令心形戰慄。踏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徵音因則如見往業，慶當果則已

示來報，談捨樂則情起暢悅，叙哀成則淚淚含酸。於是因衆傾心，舉堂傾仰，五強輪席，殊首陳裏，各各彈指，人人唱佛。

以上的敘述與描寫，可以知道當時導師唱導情形之一斑。唱導的內容是「雜序因緣，傍引譬喻」。且更談到地獄，可知唱導文實是中晚唐五代變文的插與。唱導的目的是在「開導衆心」，乃是以聚會場合而借之舉行「佈道會」，這種情形已經是後世所看不到的了。尤其是能使聽衆在聽到導師極力描摹地獄因果種種恐怖後，眼淚鼻涕應聲湧止，更使「空堂惆悵，碎首陳哀」。可見感人之深。這種慘慘的夜色，迷濛的煙燭中，那聲聲說法的和尙能在嚴肅悽愴的情景下，完成了說教的使命，更是後世所沒有的。

唱導是在齋場佈教，除了達成這個目的，使聽衆「廣明三世因果」，而能醒悟外，一方面也並沒有忘去是作齋台，所以又必得說明「一齊大意」。在曇宗傳裏曾有過這末一個記載。他爲宋孝武帝唱導，孝武帝笑問道：「朕有何罪，而爲懺悔？」可知「拜懺」正是唱導的一部分。在曇光傳中又曾說他：「酒心習唱，製造懺文；每執爐處衆輒道俗傾仰」。可知「懺文」也正是唱導文的一部分。

在那個時候，佛教正是漸盛的時期，又因爲佈教方法的適當，所以一般民衆無論富貴貧賤，都已多入於佛教，作齋會的人也就因此而不限於是某一階級，在曇宗傳裏說：

凡要請者，皆貴賤均赴，貧富一揆。法鏡傳裏也說：

鏡誓心弘道，不拘貧賤，有請必行。無遮宴坐。來要請作齋的人即是貧富都有，階級不同，他們的知識水準也必不一樣，假若要以一種相同的唱導與他們說法佈教，必然有一方面不能啓悟。爲了適應這種困難情形，唱導的內容也就不能不隨時變換。因此又有製造「唱導文」與「懺文」的必要。在高僧傳中曾說：

如爲出家五衆，則須切語無常，苦陳懺悔。若爲君王長者，則須舉引俗典，綺綜成辭。若爲悠悠凡庶，則須指事造形，直談開見。若爲山民野處，則須近局言辭，陳斥罪目。

當時的唱導文的內容方面的廣泛，可以略見一斑了。不過雖也有時「舉引俗典，綺綜成辭」。但究竟「悠悠凡庶」佔大多數，唱導的導師既然

必能使對方傾心而啓悟，自然要用可使民衆易於了解的材料去唱導。所以也就不能不受民衆的影響了。

至於導師必備之條件，在高僧傳卷十三末說：

夫唱導所貴，其事四焉，謂：聲辭才博……；至若聲韻鐘鼓，則四業終心，聲之爲用也……；精製辭藻，文藻橫逸，才之爲用也……；

不止是內容有種種不同，就是因爲地域的不同，也發生了許多的差別。漢魏的高僧傳終於梁天監十八年（公元五一九）。道宣的續高僧傳，終於唐貞觀十九年（公元六四五）。在這當中的一百多年裏，幾種宣傳教法的法門，却漸漸的傾向中間化了。即在當初稱「天音」本傳自印度的梵唄，在中國各地也都起來了不同型的頌讚。據道宣所記已很是複雜。續高僧傳卷三十末說：

爰始經師，爲德本實，以聲經文，將使聽者神開，因聲以從迴向，傾世皆捐其旨。鄭衝弱流，以哀婉爲入神用，聽聽爲清聲。致使浮音婉變，嬌勝頌繁……；若夫聲學既豐，則溫辭雅瞻……；梵者，淨也，實惟天音。色界諸天，來觀佛者，皆陳讚頌。經有其事，祖而述之，故存本因，謂聲爲梵。然彼未天音必同此……；地分鄉僻聲亦差然。然其大途，不爽常習。江表關中巨細天隔，豈非吳越志揚，俗好浮綺，致使聲類殊尚，惟以緩婉爲工……；頌讚之設，其流實繁，江淮之境，但隨此韻。彫飾文辭，兼以聲華……；然其聲多飄逸，聲覆文韻。聽者但聞飛嘯，竟迷是何音目。關河晉魏，益而重之。但以音出非文，雅稱星攝，且其聲約而豐，易而開深俗。

這裏他舉出了鄉音之參差，江表關中的區別。並且說江南一帶頌讚的風氣很盛，一般的文人學士好像也管帶着這個。同時其唱法也與其他不同，加上了飄逸的音韻，所以弄得聽的人只能聽到音響飛騰，而不知道他們唱的是什麼。相反的北方唱讚還兼重聲音與內容，所以還是「非文」而「易說」。

唱導文在這時期（五六世紀）頗爲發達了。在真觀傳裏說他等有專文二十餘卷。（他死於公元六一一年）。法苑傳中說他：

誦讚碑誌及古專文百有餘卷，并王僧稠等讚贊所撰。寶嚴傳中也說：

觀公專文，王稱佛法，樂高，沈約、徐庾、晉宋等數十家……；大約在那個時候文人學士因與僧伽遊，常替僧家作專文。（其中也難免有些假託僧作的）。而僧人本身的作品，實際也曾受當日文風的影響。善權傳中說他：

每讀碑誌，多疏儒詞……；及登席，列用衆引嚮之，智顛傳中也說：

專習史，今古集傳有開意抱，觀條疏之。臨有韻會，因而撰。但到了唐初，這種比較典雅的專文漸漸更趨通俗化了，於是。

有所謂「落花」的出現，續高僧傳卷四十有云：世有法事，號曰落花，通引是樂，開大施門，打利唱舉，拘撒菓貝。別請歌聲，廣說施緣。或建立塔寺，或繕造僧務，隨物讚說，其粉若花。士女親聽，揮錢如雨，至如樂妓百數致。別異詞陳，顧若星羅，結句皆合韻，聲無暫停，語無重迭。斯實利口之絕奇，一期之赴徒也。可以知道這就是唱導進步後的一種方式。（詳見拙作談落花。）

在敦煌文庫中曾經發現了一些專文，這是以前我們不能看到的東西，也是現在僅存的一些專文，下面移錄兩個，均不是全文。其名稱爲「專文」或「唱導文」。一云：

今於大唐國沙州永安寺僧伽藍所於丑年五月十五日
菩薩天女普雲集， 凡夫佛子衆和合
微妙香湯沐浴壽， 布薩說戒度衆生

另一段開唱導文云：

羅漢聖僧集， 凡夫衆和合
香湯沐浴壽， 布薩度衆生
諸佛弟子等歸聽，此菩薩戒說，三世諸佛同說，三世菩薩同……；汝等諸佛子諦聽，汝等諸佛子能舍邪皈正發菩提心否？能斷一切惡修一切善否？能受菩薩戒行菩薩行否？能迴生（應是向字）淨土發願成佛否？

總之，我們知道因爲支雲喬輸入唱頌之法，使佛教深入民間。其逐漸流傳，遂有中晚唐五代「變文」之作。

（本節完，全文未完待續）

略談忍辱

塊 然

「忍辱」是印度話，譯成國文是忍辱。忍辱是世出世間共通的美德，是修齊治平和成佛作祖都不可缺少的條件！

在佛法中，忍辱有兩種定義：一是對於非理的侵辱和惡劣的環境能忍受而不加怨恨，二是能把心穩定安住在真理中而不被外境所誘惑、屈服。論師論上說：「云何名忍？自無憤勃，不報他怨，故名忍」。大乘義章上說：「於法實相安住為忍」。

忍又有種種的分析，有的分作二種：（一）生忍，（二）法忍。大智度論上說：「忍辱有二種，生忍法忍。菩薩行生忍，得無量福德；行法忍，得無量智慧」。生忍中又可以分成二類：一是能忍罵辱打毒等非理的侵辱，而不加以報復；二是能忍惡毒供養等順心的事件，而不生貪著。大智度論上說：「有二種精使：一者屬愛情使，二者屬悲情使。恭敬供養，雖不生惡。令心愛著，是名愛使；是故於此，應當自忍，不著不愛」。能够在罵辱打毒和恭敬供養諸法生起的時候，令心念安忍不動，不瞋不愛，這就是「生忍」。

法忍中也有兩種分別：（一）心法，是指的瞋恚憂愁疑懼淫欲憍慢等內心的煩惱法；（二）非心法，是指的寒熱風雨饑渴老病死等逼迫身心的現緣。能够安忍心法而不生煩惱，忍受非心法而不生退屈的便是「法忍」。孟子上說：「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餒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和法忍的道理是很相吻合的。

有的把忍分成三種：（一）耐怨害忍，（二）安受苦忍，（三）斷除法忍。無量壽經鈔上，則分為「普忍忍」，「柔順忍」，「無生忍」。又有分爲喜忍悟忍信忍的。思經上把忍分作四種：（一）得無生忍，（二）得無滅忍，（三）得因緣忍，（四）得無住忍。仁王經上又分爲五忍：（一）伏忍，（二）信忍，（三）順忍，（四）無生忍，（五）寂滅忍。菩薩本業經上又分爲六忍：（一）信忍，（二）法忍，（三）修忍，（四）正忍，（五）無垢忍，（六）一切智忍。還有分作十忍和十四忍的，其實都

不出生忍和法忍的範圍，不過在受持程度的淺深上加以種種的分類罷了。有人說：忍辱是消極的，是卑怯的行為。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幸福是要經過努力的奮鬥才能夠獲得的，我們應該奮鬥。而不應該忍辱！

要曉得忍辱是先看它的動機的，要有純正偉大的動機，才能說他是忍辱！這又可以分成兩類：一是遇到無理的侵辱和侮辱的時候，自己本有着充分的抵禦和報復的力量，但是因為要受對方受到崇高的道德感化，而自動地改善其思想和行動起見。所以對於那些無理的侵辱和侮辱，甘心忍受。如過去的某一邊官，在帝京服務的時候，而他故鄉住宅的地基和牆垣。被鄰人無理山的侵佔，他的子侄們忙把被佔的經過函告給他，並請他要利用嚴厲的手段，去制裁那不法的鄰人。但不久就接到他的答覆，却只是輕描淡寫出乎意料的一首詩說：「千里來書只爲牆，讓他爲天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他如顏回的犯而不較，箕子德的雖面自乾，都是這一類的存心。

二是遇到了橫逆之來，自知抵禦的力量不夠，與其硬身一擲，不計利害；莫若低首下心，藉以充實自己，徐圖報復。或是因為服膺受辱的事件很小，而自己未來的抱負很大，所以甘受目前的小恥，以期成就未來的大志。古人所謂：「忍辱負重」。「小不忍，則亂大謀」！如韓信的受辱於胯下；張良的遺屐於圯橋；勾踐的甘於臥薪嘗膽的生活；漢高的接受蹠足附耳的諷刺，便是屬於這一類的。這樣地忍辱，是積樹的，是奮鬥過程中的重要手段，而不是消極，專怯！

至於修學佛法的人，他那忍辱的動機，是更純正而偉大了！大智度論上說：

「復次菩薩自念，我不應如諸餘人！常隨生死水流，我當逆流以求靈源，入泥洹道！一切凡人，侵至則瞋，益至則喜，輪迴則畏。我爲菩薩，不可如彼！雖未斷結，當自抑制，修行忍辱，惱害不顧，敬養不吝，榮苦難難。不應畏怖，當爲衆生，與大悲心！復次菩薩若見衆生來爲憫隨，當自念言，是爲我之親厚，亦是教師！益加親愛，敬心待之。何以故？彼若不加榮憫，我則不成忍辱。以是故實是我親厚，亦是教師！復次菩薩心如如佛所說，衆生無始，世界無際，往來五道，輪轉無量。我亦曾爲衆生父母兄弟，衆生亦曾爲我父母兄弟，

落來亦爾。以是推之，不應惡心而懷惡害！復次思惟衆生之中，佛種甚多，我若隨意向之，則爲隨佛！」。

又如大系理趣六波羅密多經上說：「復次菩薩住聞波處，而有人來諮菩薩言：汝不與取，作淫欲行，打罵治罰。菩薩摩訶薩而安忍之。作是思惟：非他過失！是我宿世曾誘於他，打罵治罰，以我餘殃，招彼治罰。貧困苦我，當須惡趣，應於是人生大罪愆！我自思惟：我今此心，極爲憂詐，畏阻地獄，生安忍心；又欲自成忍波羅密，令制殺者當阻三塗，如是思惟，翻生煩惱。菩薩是時見已過已，於制殺者生冤惡心，善知識想，願生尊重！」。

這樣地修正而偉大的動機，豈是僅爲修齊治平而忍辱者，所可同日而語的呢！

明白了這樣的動機，就可以瞭解常不輕菩薩的甘受打罵而不加報。和忍辱仙人的節節支解而不瞋恚的道理了。

這是有純正偉大的忍辱動機，如歷事五代的長樂老；和剎地窟外的石敬瑭；以及沈約祇持之流；指斥乞憐之輩。那都不能說就是忍辱，只是無心肝，無恥！

忍辱是世出世間共通的美德，是修齊治平和成佛作祖都不可缺少的條件，但是必須要有純正偉大的動機！

浙江佛教的整理

與復興

亦幻

佛教是我國歷史最久勢力最大的宗教，它對於中國社會文化影響之深，遠非其他各教所能及。但自滿清以降，由於苛政的摧殘，陋俗的侵蝕，信仰的衰敗，佛教日漸式微，墮至爲人忽視。民國以來，雖有不少佛教大德振臂高呼，圖謀改革，可是一則因爲積重難返的陋習，阻滯革新；二則因爲進步勢力缺乏團結與組織，終於無法貫徹復興佛教的宗旨。抗戰期間，佛教備受摧殘，朝遭戰火毀壞，自由區域陷落的佛教團體互相隔

絕，更加削弱了佛教的統一運動。雖然佛教徒對抗戰也有不少貢獻，但毋庸諱言，我們的佛教還不能形成爲民族復興的巨大的推動力量。

在這佛教相當蕭條的日子，我們唯一的安慰是緊隨抗戰的勝利，新佛教運動已經作爲一種雄大的民族精神力量勃興起來，太虛大師正是這一運動的領導人物。這位德高望重的大師，致力於佛教革新運動數十年如一日。他的整理僧團制度論、新佛教運動論，至今猶爲佛教復興運動的不朽文獻。去年他奉命與章嘉活佛聖德虛雲全明諸法師，李子寬屈光黃覺諸居士等，在陪都成立了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其主要任務是先從整理各會佛教分支會入手，次第及於全國的寺院僧制，乃至佛教所有事業。我們確信在太虛大師的領導之下，新佛教運動必能克服一切困難，成爲中國民族復興的動力之一。

浙江自古以來是佛教興盛之邦，全省古剎林立，高僧輩出，僧徒之家，宗風之盛，遠近聞名，向稱西僑。在淪陷期間，本省寺院遭敵摧殘，至今猶殘未復，此時官會改革，似乎不甚合事宜。但是，宗教是建國事業中不可缺少的一環，如果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需要全盤革新，才能促進民族生機，那末在宗教上佔有特殊重要地位的佛教，當然不能墨守舊習，一成不變。易云：「窮則變，變則通，以今日要復興佛教，非改革各地佛教風氣不可。而浙江省佛教的革新與整頓，在全國佛教復興運動中，自然具有極端重大的意義。

我們認爲要整頓和改革浙江的佛教，必須首先從以下四大綱目着手：第一、就固有的寺院傳統，劃分講教修持的專工。本省各大發林，因歷史關係，教務設施，彼此不盡相同。例如有的是釋宗祖師遺佛道場（如天童雙龍禪源等寺），有的是合宗巨匠講教之所（如國清觀宗延慶等寺），有的是淨土古德修持之地（如天台華頂等寺），有的是香火樹盛，馳名全國的超俗門庭（如普陀杭州各大寺院）。我們應該就各地的特點，發揚其固有宗風，使各得其所。譬如講風素盛的叢林，可以興辦佛學院或佛學講習班；安錫禪淨的寺院，可以專供僧徒修持；寺產豐富的闍者，可以舉辦公益慈善事業。除可類推。

第二、按照佛教固有紀律與社會文化需要，積極革除寺院陋習，樹立優美宗風。凡是良善的宗教，應負起移風易俗感化人心的使命，必不能隨

俗淨說，而淨教化社會，必不能自顧刻起，而應振興道業。不幸我們的佛教，在這一路上，表現得異常萎靡，而且延宕多端，受惡劣社會風俗的浸蝕，實為故常，這是最危險的現象。今後如要復興浙江乃至全國的佛教，非徹底洗刷佛門的污垢，破除傳統的積弊不可。務使每一個佛教徒，尤其是僧尼大眾們，嚴格遵守釋迦牟尼的遺教，造成優美清風氣，以濟世度人，完成佛教革新的使命。

第三、出家僧尼與在家信士，應在佛教改革運動中取得密切合作。佛教不是單單屬於僧侶的宗教，它應當四眾同人親密提携，需要根據佛法與世間法融合為一，如果僧尼與世隔絕，不問塵俗，會使佛教脫離世間，由孤立而走向沒落。如果優婆塞與僧尼，不願僧尼，獨善其身，或對僧尼作表面的尊敬，而實際却避免參與佛教改革事業，佛門前途的黯淡，也不同可知。浙江從古聖稱佛國，因家弟子苾芻茂盛，自應更在佛教合作運動中表現特殊的成績。

第四、應照太虛大師的整理僧伽制度等，對各地僧尼組織與寺產，作全面的整頓。自清代在政治上貶低佛教地位以來，僧尼的知識水準與修養本質，不階降低，這是今日佛教衰敗的最大原因。今後要提高佛教的社會地位，除了由教育方面培植佛教幹部人材，推進佛學研究，消滅佛教文盲之外，更應制定僧尼求戒條例與捨戒條例：即一面限制出家，一面容許僧尼捨戒。（捨戒並不等於捨戒或比丘尼戒，而是許可那些非常勉強出家的僧尼，捨除他們所受的比丘戒或比丘尼戒，但他們對於教義和信仰，仍得以在家之身，信守不捨）。至於各地寺產，也應統一整理，使不致浪費，而消適用於傳教工作與社會文化事業。但我們同時，反對任何干涉佛教徒出耳政政治勢力與世俗勢力。

總之，我們要革新佛教，非從各方面改造佛教的風氣與制度不可。而浙江正可能作為這種革新運動的示範地。讓我們共同努力，來建設和發展這示範地！讓浙江成為全國佛教革新的發源地！

影印積砂藏勘誤

志 園

天第卅一頁與無忘夫法空相混 志誤志
 字第五十九行
 地第廿七行淨戒安忍精進靜慮 戒誤跋
 又第四十九行非八解脫真如中 八誤人

又第七十七頁乃至無性自性空 自誤目
 字第五十六行
 字第三十一行決一說集滅道聖諦遠離不遠相可得一失
 字第四十七頁思惟眼處苦 苦誤若
 又四十七頁思惟耳鼻舌身意處苦 苦誤若
 又四十九行色界眼識界 識誤色

又四十九行色界眼識界 識誤色
 又四十六頁淨戒安忍精進靜慮 戒誤跋
 又五十八頁於此彼苦波羅密多 般誤殺
 又五十七頁於此彼苦波羅密多 般誤殺

又五十七頁於此彼苦波羅密多 般誤殺
 又五十七頁於此彼苦波羅密多 般誤殺
 又五十七頁於此彼苦波羅密多 般誤殺

又五十七頁於此彼苦波羅密多 般誤殺
 又五十七頁於此彼苦波羅密多 般誤殺
 又五十七頁於此彼苦波羅密多 般誤殺

又五十七頁於此彼苦波羅密多 般誤殺
 又五十七頁於此彼苦波羅密多 般誤殺
 又五十七頁於此彼苦波羅密多 般誤殺

又五十七頁於此彼苦波羅密多 般誤殺
 又五十七頁於此彼苦波羅密多 般誤殺
 又五十七頁於此彼苦波羅密多 般誤殺

又五十七頁於此彼苦波羅密多 般誤殺
 又五十七頁於此彼苦波羅密多 般誤殺
 又五十七頁於此彼苦波羅密多 般誤殺

又五十七頁於此彼苦波羅密多 般誤殺
 又五十七頁於此彼苦波羅密多 般誤殺
 又五十七頁於此彼苦波羅密多 般誤殺

又五十七頁於此彼苦波羅密多 般誤殺
 又五十七頁於此彼苦波羅密多 般誤殺
 又五十七頁於此彼苦波羅密多 般誤殺

又五十七頁於此彼苦波羅密多 般誤殺
 又五十七頁於此彼苦波羅密多 般誤殺
 又五十七頁於此彼苦波羅密多 般誤殺

新任

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十五日下午二時半，自平乘馬的所派專機抵京，前北平美國華語學校校長皮德遜博士，謝冰心，傅經波等同機來京。

蘇北

秦興吉急，傳共軍已攻入南門，揚州方面尚稱安定。

蔣廷黻

周恩來會談，黃河堵口問題獲初步協議，一部份工廠經費易為共軍接濟，工廠糧食先發共軍八百噸。

王世杰

歡迎新近自美返國之前駐美大使胡適。邵力子亦定于次日招待。

中美

農業技術考察團視察全國各地農墾，對作助改良及生產技術等項，均作優待之調查。

泰皇島

電：陸軍第五十三軍自越南乘輪出發，經香港，上海北上。

我國

海軍官兵一千二百人，駕駛美贈艦八艘，由美返日歸國。(十六日)

西南

聯大教授聞一多被刺身死，李公樸殉死後僅四日，聞氏被刺，其事殊堪駭可畏。

行政院

例會通過，駐英大使另有任用，特命鄒天錫使英。

行總

昨日宣佈，英商船運物資，所訂契約，自昨日起失效。

歐洲和會

我國出席代表團，內定人選，

除王外長世杰為首席代表外，傅秉常錢泰等大使及外部歐洲司長吳南如等內定參加。

四川

全境水災，被毀水利工程，正積極搶修，災民多沿途行乞，狀至凄慘！

廬山

近二十年來，成為我國聖都。近蔣主席夫婦馬歇爾夫婦及中樞諸要，均相繼赴廬避暑。中報記者謂：主席近日暢遊廬山勝地，并曾至太虛法師主持之大林寺遊覽。

反內戰

游行隊門案，昨蔣蔣蔣蔣，定二十日上午宣判，旁聽者大部為學生。(十七日)

何應欽

上將，發表告日本民衆書，中國仍重親博愛睦鄰之國策，希望日本成為真正之民主國家。

昆明

又一暗殺案，警務職員謝誠被狙，刃留刀痕，傷重逝世。

新任

駐英大使顧維鈞博士呈遞國書，美總統答辭，保證作最誠懇合作。

世界原子能

學會在紐約開幕，各國一致主張嚴管制機構，起草委員會草擬管制計劃。

美

建議英法蘇三國，統一德佔區行政。和會即屆，各國紛紛遣代表出席。(十八日)

北大

校長胡適博士，已由京抵滬，對時局頗多感慨，認為中國現狀之改善，非僅政治問題，所能奏效，唯一期望在停止軍事衝突，減少軍費，使經濟回復正當。

蘇北

激戰，傳共軍在淮陰設總部，抽調五十萬兵力固守。

十萬兵力固守。

馬帥飛廬

蔣主席，司徒雷登大使今日呈遞國書，特電已成政治中心，人口大增。

衡陽

慘象，不忍目睹。救濟品發款不公，道路上餓死屍甚多。

聯合國

九月二十三日正式舉行。全體大會，決自九月三日展期至九月二十三日舉行。

僑

駐日大使齋藤，昨經高院宣判死刑，僑公憤終身，聲聞前後，頓時面如白紙，兩聲慟，語不成聲。旋由法警架下堂去，還押忠監，被告家屬，在庭放聲大哭。(十九日)

國軍

收復姜堰黃橋，南通北郊仍有激烈戰鬥，犯揚州共軍被擊退。

白崇禧陳誠

今乘機赴滬，轉赴蘇。公開指責蔣主席部長來滬係加強特務組織，佈置新暗殺案等。陳氏已提出書面抗議，促蔣注意政治及法律上之責任云。

南京

中央日報廬山版今日出版，又該報工作人員定明日下午八時宴請當地各界領袖及赴廬之新聞同業。

我國

新艦隊八艘，於十八日夜間即抵滬，停泊於吳淞口外。由林道雄校率領。遺留諸人：中國海軍人才，仍感缺乏。

高院

決定在本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時公審閻錫山，傳票已發達被告，聞在獄中持槍大怒，揚言拒絕出庭，預卜是日公堂必有一番周折。(二十日)

蔣主席

在廬山將發出重要文告。同時電

週一人世

名吳鐵城下月初赴滬。

陸軍

總司令顧祝同，即將赴滬，其隨從人員已先後赴滬結署。

邵力子

茶會招待抗日界游說代表，席間提出要求恢復二中全會決定之內閣自備委員會，錢雷表示，習性變遷，有人曾見其廚師。

溥儀仍在伯力

儀在津所有之珠寶烟壙等十九箱另兩皮包，由美軍會同我政運處理局，與故博物院代表，至溥儀住宅之保險庫取出。

浦東

楊思德居民孫林餘，到唐東路五二三號察源館通緝，吃罷飯菜計值五百元，匪摸索身上竟囊空如洗，當被索信批類并加老拳，結果由另一食客代付始得脫身。孫林餘行不數步便倒仆於地，由警送醫院醫治無效身死，乃將動手打人的二堂館提將官妻去法辦。

美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康納利，提出計劃，防止第三次大戰，美應以信仰寄託於聯合國。

蘇州

取締非法錢莊，警局限期具保清理，一部錢莊仍暗中活動。

上海

近月來，外灘盜賊，極為活躍，專偷美軍吉普卡，已發生五起，竊犯三人落網。

上海

文化界近歡迎從美得三十一個名譽學位的胡適博士。

盲者

馬榮恩先生，近在杭州發起辦一盲校。

日本戰敗原因

由於他們鑄成幾個大錯。美海軍部發表文件：

一日本曾於波茨坦宣言未發表前試請蘇聯講和。二日海軍飛機駕駛員於中途島損失殆盡。三選在瓜達加那之戰時，日本高毅海軍將領，即知已無戰勝可能，四日陸海軍曾一度合併，但海軍不贊成。五美軍在蘇羅門進攻，使日戰艦隊毀滅尖色。六現代戰爭中之物資消耗，其數甚之額，遠超過日本想像之上。

韓國

民黨主席呂運亨，在漢城夜被武裝黨徒架走。

美

對外救濟費，本年第一季共五億餘，下年將超過四十五億。

東京

渡谷真附近，日警擊斃偽匪，突憲兵正調查肇事原因。(廿一日)

馬帥

美使前前途希聖仍留。馬帥北加京城下，通如一帶戰局緊張，共軍攻佔都公路未幾退。

國軍

大使團發表嚴正聲明，願總復運物資，我分配供應品，絕無歧視情事，共軍區域所獲，實較他處為多。

顧維鈞

預防之際四起，尤以美國為甚，美近有消解戰運動。

第三次大戰

這暗示戰神仍威脅人間，和平之神還不能推容華貴的光臨大地！

土耳其

昨日總理：投票踴躍政府黨可操勝券，伊士歐阿曾發生槍殺事。

合眾社

水下試驗之爆炸時間，已定為七月廿四日格亞威治時間廿三點五十分，上海時間為夏季時間七月廿五日上午八時五十分。

沈鴻烈

主席談今後教育，待遇標準化，其金制度化。

蘇聯肅軍

選驗，大批將領調遣，空軍司令諸維柯夫亦為犧牲者之一，科尼夫前繼任地面軍司令。

議政不干治專號

本報定于第十期出一附贈「議政不干治」專號，希望各界賢達，仍教同人，對於本報刊列「伯仲與政治」一文，咸予注意，適而有所研究分析，由各地佛教會及一般知識份子，展開各縣直省參議及因民代表選選運動，投文或報來消息。

覺羣週報啓

冬蟲夏草 動物植物 寄生於一種植物體內，其體態與植物無異，至夏季時，則化為昆蟲，故名冬蟲夏草。此草之生長，全賴其寄生之植物，若植物死亡，則此草亦隨之死亡。故冬蟲夏草之採集，必須在植物尚未死亡之前，方能採得。此草之藥用，能補腎壯陽，益氣養血，對於虛弱之症，有極大之功效。近來冬蟲夏草之市場，極為蕭條，其原因在於採集之困難，及偽品之充斥。本報特刊此專號，以正視聽，並介紹採集之方法，以供採集者之參考。本報同人，均極誠懇，特此啓事。

佛教文化社

本月內已在南京英慈路普照寺開幕。

民國

增修大藏經會于本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時假法嚴寺開常務會議，討論編纂及經濟等重要事項。

武昌

世苑女學院已開學，并聘高仲源居士智定法師等分任佛學文學各課。

大雄

中學肄校，下學期加招高中二下一班，共八班，另聘董校長，繼續辦理，南京分校，則由朱尚琳校長，亦於秋季開辦。

上海

民國日報社長胡漢安先生，來玉佛寺與太虛大師談佛學一小時，開所談者重於天台賢首諸教義云。

北平

佛教界人士擬籌設中國宗教徒聯誼會北平分會，開辦正在與南京總會接洽云。

民國

三十二年春，因府林故主席，曾親筆書「開教濟世」一匾額，奉贈世界佛學苑。

長太虛大師，開辦已於六月十九日（觀音菩薩誕辰）昇座玉佛寺直指軒，又將主席贈太虛大師「悲感為懷」匾額，現懸於滄溟講道院云。

鎮江出版

十八日載「為僧教育向黨政機關請命」一文，內有云：

「中國新佛教運動發源於武昌，光大於閩南，但它的光明燦爛的花却最放在江蘇省會所在地鎮江，鎮江焦山佛學院是佛教界抗戰後最有精神的佛學院，莘莘學子，濟濟一堂，萬料不到退居已數年的某老和尚，亂後復隱，弄得焦山佛學院當煩院長在本期行啟學禮時，便宣佈改組復古了，明白點說就是佛學院停辦了！一羣失學的僧青年，將無路可走。於是向外界呼籲救援。記者聞此致語，心痛萬分，并至誠懇求某老和尚，與焦山學院當事人，仍本初衷，貫徹的把學院持續下去。還有一句話：辦僧教育是大眾的事。社會應有公論。」

靜安寺佛學院

下期加招一年級新生，投考者從速報名。

上海

祇園法舍與蓮社，全體男女社員約九十餘人，於二十日來玉佛寺求 太虛大師授皈依。

上海

復興東路護國施診所，由老西門關帝廟廟宇住持等籌辦，已定于七月二十八日（舊曆七月一日）開始，誠善果亦佛教盛事也。聞中國佛教醫院擬與之取得聯絡云。

重慶

由嚴來川講學之東本老格西，已於最近在渝約遊。

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會議花絮

佛教會整理委員會假上海玉佛寺開第三次會議，到社會部代表于四民及委員黃慶國與國瑛盧雲之代表等，由太虛當委主席，討論章程規程草案各方意見甚多，其不能採入討論者，摘錄若干，以見一斑。

關於僧眾服裝者

一、建議人：甯陽縣市會。意見：養成東初法師提案。
二、建議人：釋靈海釋明真。意見：主張不纏原裝。

關於鄉設辦事處者

建議人：甯陽縣市支會。意見：各縣市支會應成立各鄉通訊處或辦事處，以資連絡。

關於統一寺院及分寺修學者

建議人：釋靈海釋明真。意見：主張將所有寺廟統一管理，不使住持因私而有。又寺院名稱應予改正，使修學僧徒，按其所學住於各該寺中，如研究教理者，住某某講寺，習禪土者，住某某禪寺，習戒律者住某某律寺，修智者住某某智寺，超塵赴者住某某福利寺，所有僧眾，一律嚴禁住持神廟。

關於培植人才分部行持等等者

建議人：靈敏。意見：一設教務傳習所，教授公藏法律等等，二各佛教會健全組織，

一週佛教

公事並到隨辦。三指令有產大叢林將神教或淨密分部講習。四設立初級中等高等三級佛學院培養宗教人才，並請政府担任經費出園宣揚。五請退還各地所佔之寺產以每年收入十分之二級分會，十分之二級總會，辦理弘法福利一切事宜。

關於整理實驗區

肆語人：釋靈壽釋明真。

意見：主張發揮二三佛教根本區域為整理實驗區。一方集中力量用彰實効，以為其他區域之示範，一方利用機會，培植幹部人才，以為改造宏揚中國佛教之基礎。

撲滅污貪

編者法師：

國稅是一種國稅，凡是國民都有完納國稅的義務，佛教徒當然不能例外。可是，我們光是在盡公民應盡的義務，而沒有享到公民應享的權利，這絕對是不公平的。

在抗戰期間，僧侶們痛苦萬分，種種精神物質的損失，不可統計，是一口說不出來的胡魚眼，是一筆無處可算的冤枉賬，既有在菩薩前發露懺悔，恨自己無能，恨自己不幸，了事。然而現在眼睜睜望着國家勝利了，料想在那勝利的民主時代裏，總可以昂頭吐氣，雖不能把過去所有的歧視侮辱，雲洗乾淨，總不致於再有那不幸的遭遇。但事實却偏偏相反。敲竹槓的事，層出不窮。且讓我引述一件佳事（？）吧：有一天下午，潯山寺忽來了七八個兵，駭人一跳，問問究竟，才知道他們是來勒索軍糧的，要好多？要「七百石」？當事人把舌頭拖長了一下說：「依我的頭現成的，七百石糧實在逼不出來了，我們一百多僧人，每日兩餐已吃了半年多了，如果還有，誰不願意多吃一頓呢？」結果一委實逼不出來，和拘被拉去又放回來了。法師！試想這是什麼世界？是中華民國嗎？我真有點懷疑，不，我有点痛心，痛心中國人對僧人太豈有此理了！法師是輿論的權威，請你登高一呼，使全國都知道我們身受痛苦吧！我們將聚起而撲滅污貪！學人幼蘇拜啓、卅五、七、十七、於湖南。

謁太虛大師

鄭逸梅

我所知道在現代當得起高僧稱謂的，有三位，便是印光，弘一，和太虛，印光弘一先後圓寂，雖然為魯殿靈光的，還有太虛大師。太虛大師不但通於佛理，於文學且有高深的造詣，即近今西洋哲學科學，無所不通，這更使我佩服得五體投地。大師所到的地方真多，贛、粵、川、湘、津、秦、黔、蜀等省，足跡踏遍，英美法比德日各邦的最高學府，都請大師講學。此次倦遊返國，在滬上京錫檀榔路的玉佛寺，該寺距舍間不遠，我就欣然去聽他講經，於旃檀香花，采撷寶幢中得聆真諦，頗覺樂前文帝所謂雲吐澤，法雨垂涼，確有這種現象。昨天上午我專誠去拜謁他，蒙大師接見，大師帶著短髮，戴着眼鏡，神采奕奕，不似外間所見照相的蒼老。我問他高壽，大師說五十有八，近來精神不濟，血脈過高，所以講經暫時停止。我又問他佛教青年會等計劃進行如何？他說：都沒有精力辦理，好得有人去做，祇須督促而已。大師為弘法起見，在海潮會刊物上每期寫稿，并提倡把陰歷四月初八的浴佛節，改為陽歷五月月圓日，為世界佛教節，以期和西藏蒙古暹羅緬甸錫蘭印度等地佛教徒，一致聯合努力，發揚佛教於全世界，促進全人類之永久和平幸福。所以今年陽歷五月月圓日，曾發行世界佛教節特刊，說到這兒，大師就檢取特刊一紙給我，我稱謝接受。既而談到戰爭，大師說：這次世界的戰爭，殺傷的生命，摧殘的物質，莫可算計，我們在佛陀的因果正法前，平等慈悲前，前者當如何慚愧懺悔，後者當如何的痛定思痛，務使這一次戰爭，為人類文明的最後戰爭。這一次和平，為世界安全的水久和平啊！完全仁者之訂，和僧教同謀。我身邊恰帶著袖珍紀念冊，就請大師賜以法寶，他先翻了一下，上面有陳鶴榮老人所寫的詩，大師說：鶴榮是他從前的做詩朋友，現今還在吧？我說：已於三年前故世了，他很露惋惜的樣子。不一會，他就寫了兩句自己的詩：「雲裏梅花論絮果，山中芳草證蘭因」，風華中妙有禪機，和尋常才士的綺綺氣，老宿的理學氣，僧徒的疏筍氣不同，比諸八指頭陀寄禪，有過之無不及，我就挾之而歸，不暫護了魂寶。（轉載立報）

靜安寺訪大醒法師

梁佩瑋

我隨我的老師何建安先生在星期一（七月一日）下午，冒著炎熱的太陽，馳車至靜安寺，拜訪大醒法師。

大醒法師是普濟子弟出身，佛學很高深，而且還是一位特殊天才的哲學家。他的外貌很魁梧，談話很直爽，一點沒有習氣。那天下午他適出廣玉佛寺的佛教大會，爲了我們在靜安寺等他，特地冒暑趕回來，真叫我們不滿意！他叫了一大盤炒麵一碗豆腐皮湯款待我們，我們一面咀嚼佛教特有的素食，一面清談，很是投機。前數日，他退爲我在扉頁上寫了許多十幾年來未嘗替人寫過的很秀麗的小字，就在那天雷而交與我，豈是很可寶貴的！

那天，當我們正在談得很得意的時候，天色突然轉變，烏雲密布，雷聲震天，頃刻滂沱大雨便如傾盆的倒下來，把大地上的一切小生物都長縮得不敢活潑。炎夏的天氣，自是煩悶，幸得處在這幽靜的寺院裏，加以雨過天青，心裏有說不出的清逸。這時喝着清茶，沁着雨滴芭蕉自然的節奏，似置身肅靜無聲的音樂院裏。

坐談了兩個鐘點左右，爲了同學在家等我，便匆匆趕回去。在歸途中想起大醒法師是多麼一位熱心的法師呀！終日爲佛教勞碌奔波，這是值得我們敬佩的！

信仰宗教是可使我們的思想有所寄託，不致於飄忽無歸，惟信仰何教，是每個人的自由。我是信仰天主教的，但我也不反對佛教，或許將來我還要信點佛書，想知道一些佛學道理？每個宗教都有他的精神都有他的光榮，我們總以對我們所選擇的宗教堅定我們的信心才是！

六和塔巡禮

樂觀

自從日寇的鐵蹄踏進杭州城以後，這個名山宇宙，美麗的西湖，也就蒙上了重重陰影，走上了悲慘的命運，受到極大的侮辱，這兒許許多多名勝古蹟，多給日寇們糟蹋了，毀掉了，也有許許多多同胞在這西湖邊灑下他們的鮮血，流在湖裏變成朵朵蓮花！而今這個西湖只剩下她的美

麗的外衣，失去了她的天真，已不再見她昔日那淒淒淒淒精神，那樣生色動人，裏面是一副殘缺枯槁的窮究，是些傷心種子，是些個個瓜瓜俱碎，使人看了生起無限的傷感和憤恨，這裏，正可以把侵略主義者的殘忍而心腸看過透徹，他們是不顧一切，不愛惜一切的呢！

筆者樂著春光明媚的招引，特地跑到錢塘江邊去參觀那處巍峨雄偉的六和塔，因爲那兒在戰時曾經口述們盤據作爲與我軍對峙的據點，至今尚有許多痕跡。當記者走上刀輪舉山披的時候，但見一雙雙，一對對的紅男綠女，跑來跑去，塔上塔下，到處都是人頭鑽動，一陣陣地喊叫聲，嬉笑聲，歌聲，樂聲，林間裏雀鳥聲，和佛婆們的「阿彌陀佛」路交響聲，打動人的心絃，本來，人們在抗戰八年悠久歲月裏，都是飽經憂患苦難，好不容易等到今天河山收復，劫後餘生，當然都得要樂着這春光美來釋放一下，來遊一遊，樂一樂。

的確，這裏景物，是另有一種雅趣，它又高峻，又清幽，又自然，寶塔背面，有重重疊疊的山峯；而前一帶長流江水上，平鋪着接吻浙甯兩省的那座錢塘江大鐵橋的風景，陪襯着它，愈顯得它壯觀可愛，其實這寶塔的本身，也就够美呀，值得人們瞻仰觀摩，它的姿態是那麽文雅大方，色相莊嚴，偉大崇高，這些，都是以顯示它本身的價值。寶塔高約三百餘尺，成八角形狀，是分內外兩層建築的，外面十三層，是木質，裏面七層，是磚胎，山內而上，層層有石扶梯，和木扶梯，扶梯轉角處裝設有電燈，牆壁上畫有種種花鳥人物的五色圖案，頗美觀，層層有走廊，閉有門窗，可以遠眺錢塘江景，內層是一律淡黃色粉飾，外層爲紅色，中央每層拱有佛菩薩金身像，四壁刻有石刻金剛經文，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故事，精細絕倫，并有佛龕數百，神氣活現，身臨其間，如遊天國，四圍牆角，懸掛有鈴鐺數百枚，高風起時，寶鐘和鳴，鏗鏘之聲，更增清趣，這座寶塔，真個是「布彈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妙」了。

根據歷史考證，這座寶塔建造的時期，在開寶年間，爲吳越王所建造，塔裏藏有佛舍利，當時建塔的作用，爲的鎮壓江湖，迨至紹興年間，又經智大師募資重修一次，算來已有八百餘年的歷史，民國二十五年間，浙江建設廳長曾資甫先生提倡重新修理，預備募集四十萬元來完成這工作，一切都準備好了，剛要開始動工，適逢「七七」事變，接着淪陷

爆發，這個計劃，被日寇放的那顆炮彈打掉了，這却是件可惜的事，然而經過八年來的戰爭烽火，這座寶塔還像如泰山孤壁在這裏，不曾受到日寇們的破壞，總算幸事，這也正顯示我中華民族的偉大堅強。

六和塔下的開化寺，它與六和塔有不可分的歷史關係，據杭州府志上記載它的資格，比六和塔還要老一階兒，這所寺廟，幾經興廢，自從妙乘接管以後，披荆斬棘，苦心孤詣地規劃建設，始有今日這個局面，在這次戰爭當中，裏面的房屋，給日寇拆去不少，現在只剩一個外觀，日寇當日曾在該寺天王殿前佈置有重炮陣地，被臨江的我軍揚威打了一炮過來，不僅不俯首在天王殿上，把殿宇打毀了一半，把天王老爺，也打毀了兩個，日寇說天王不靈，一個個都駭跑了，炮也發走了，妙乘和尚說，這一炮真打的好啊！假若不是這一炮，敵人在這兒盤據久了，這座寶塔豈不給他們拆光，也要剝去一層皮呢！

臨別時，他又握著筆者的手感慨的說，現在抗戰已經得到勝利了，我

感 懷

湯 忍 菴

轉場久疏每自傷，翻知親近日方長，憶從京市飯依後，拜誦行持不敢忘。小雨連綿綠綠波，西湖瀟水近如何？遙知法駕登臨處，詩興饒於滄興多。手把湖音仔細吟，心空世界去來今，詩情禪意行間湧，續仰高堅不可尋。

想 到 寫 到

大 同

心

一個人心的好壞，我們很難見到。孔子說：「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惡復哉！人惡復哉！」孔子是聖人，他似乎能看人的心。然而他又說：「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是證明能說的人，未必能行，一個人在你面前說如此如此，可是他心中的喜怒哀樂愛惡欲，是屬於那一情，不得而知。就如太陽光，有紅橙黃綠青藍紫的七色，將各種顏色混合起來而成白色，我們若不用三稜鏡

大 明

鐘表眼鏡總公司

新到男女最新手門批一廉
到女新表手最男新門批一廉

光學眼鏡 驗光準確

地址上海天津路一三七號山西路

電話：二九八四一·九四九七

賜 爾 福 多

延 年 益 壽 粉

質 高 補 益 久 盛 靈 驗

主治：神經衰弱、失眠、眼花、腰酸、背痛、貧血、不調、月經不準、產後虛弱、等症

止咳化痰特效 艾羅藥 專治新咳 清久咳 功比 無靈 比驗	神經系統大劑 艾羅補腦汁 風四餘 行十一年 強一
---	---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去分析，終難知道他的本色。唉！假我不是四智人，那裏能知道人的本心呢？

志

我常聽到人家說：「我將要做怎樣的一個人」，「我想到要做怎樣的一個人」，「我決定要做怎樣的一個人」。開口便是「志氣勃勃」，閉口便是「驚天動地」，真像是一個很不平凡的志士。而結果所做出的事，一樣的粗陋平常，甚至還不及他人，這是什麼緣故呢？我想：是他們把志字看得太容易了，常做絨毛大衣，知道披在身上如何的爽，却沒有買他的錢，也沒有穿它的骨頭。

知

有一班人，一知半解，就瘋狂得不得了，道聽途說，自以為滿足，殊不知聖人大智若愚，從前孔子說：「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孔子聖人尚不敢稱為有知，何況我們後生小子呢？若不知而更強以為知，那就「未知而謂知」，其病更不可說了。所以孔子訓人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老子勉人說：「知不知，上不知知納。」正是對治學者「不知而謂知」之病的。

怒

怒為七情之一，是人所難免的。然一班貧賤的小百姓，他們除對兒女發怒以外，其餘沒有他發怒的餘地。所以怒只可算為貧富的專用品，因為他們家裏有錢有勢，有一種任意而為的怪脾氣，常做出常人不能做的事，如果你一觸犯了他，他就會由怒生成，大之能教你敗家蕩產，小之能教你身敗名裂。所以貧苦人一遇了他們發怒，只有畏懼，恐怕，求恕，絲毫不敢有一點違背心。可是現在事實，也有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因為貧苦人未嘗無怒，不過憤恨在心，未嘗發露而已。貧窮人倒個個都不約而同發起怒來，那就來怒難犯，豪富也有倒霉的一天了。所以我希望豪富的人們，與其遺恨於後，不如防之在前，還是少動怒為妙。

歡迎訂閱

一、歐美印錫南洋等外國讀者諸君，預訂本刊全年五十一冊，美金二元，郵費在內。

二、國內各地讀者諸君，預訂本刊全年五十一冊，國幣一萬元，郵費在內。

廣告刊例

一、底封面全圖二十萬元。半面十二萬元。四分之一七萬元。

二、底封裏全圖十四萬元。半面八萬元。四分之一五萬元。

三、普通全圖十萬元。半面六萬元。四分之一三萬元。

稿約

一、本刊以開揚佛法真義及研究批評東西古今各種學說思想時事為宗旨，凡合以上性質之論文、時評、要聞、譯述、通訊、散文、小說、戲劇、詩歌等，均所歡迎。

二、每篇以五百字至三千字為限（特約稿例外），不論文言白話，均請精寫清楚，并加新式標點，不備者，可留空。

三、來稿登出後，每千字酌酬二千元至四千元。

四、本刊編輯部，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請於稿首註明。

五、來稿請寄「上海法界路天佛寺覺羣週報編輯部」。

覺羣週報

每星期一出版

社址：上海五佛寺

電話：三〇三一五

發行部主任：太福

編輯部主任：福

校印：止

助理發行：法

代售處：全國各大書店

定價：零售每份二角，訂全年一元二角

發行所：上海五佛寺

海藥晶

● 應用科學

● 改良國藥



● 弘揚佛法

● 建設淨土

全國各大藥房均售

主治

中風(腦溢血) 動脈硬化 半身不遂 口眼歪斜 手足麻木 風濕骨痛 言語不清 頭昏等症

佛光牌



註冊商標

佛慈大藥廠製

總發行所 上海西藏路三十九號

覺群週報

(中記登請申在刊本)

期四第

版出日五月八年五卅國民華中

佇望夏都——匡廬

福善

近二十年來，中國景天的政治重心，每每移往匡廬，

現在 蔣主席赴廬出了，馬歇爾特使和司徒雷登大使也聯袂赴廬了，意

匡廬似乎是中国非正式的首都。正因爲如此，西人常稱廬山是中國的夏都，事實也確是這樣，中國景天裏多少政治上的大事，都是在廬山決定的。九年前，日本法西斯，打妄想鯨吞中國，不顧國際公法，冒天下之大不韙，在盧溝橋挑起侵略戰爭，其時最高當局及全國社會賢達，都在廬山，這不幸而大幸的戰事傳到廬山以後，最高當局馬上很明智的決定：「抗戰到底！」這一決定，決定了中國的興亡，決定了日本乃至全世界的命運，經過八年苦戰，也終於獲得最後勝利。這可見廬山的決策，是勝利的，而且

中國經了不少年代的戰亂，世界亦飽經戰亂的痛苦，止息戰亂，遂成爲全世界人類普遍的希望。尤其是中國人民所迫切需求。同時此國被國，東方西方，安全不全都已成爲集團，中國的安全可牽連到世界任何一處，世界那一角落的不安全也可影響到中國。自從原子彈結束了侵略國，和平年現曙光，然隱伏的戰機，仍潛滋暗長，未能徹底澄清，中國亦仍在亂雲東伏西起，斷續續續，時有牽一髮而動全身之勢。止息戰亂，止息戰亂，呼聲震徹六洲，安全理事會也，和會也，停止軍事衝突小組也，政治協商會議也，方法很多，大抵爲一種臨時妥洽的治標辦法，以資遷延從根本上止息戰亂，我以為現在人心惶惶，還在全世界風雲人物領導人物的心理改善。

也聯袂赴廬了，意料中樞樞要及各黨派首領也將陸續赴廬，廬山又成了勝利后第一個景天首都。相信許多政治上大事，將又從廬山的決策產生出來。我們佇看廬山偉大的成就！今日中國的物

應知一切存在，衆緣所成，無我外之物，並無物外之我，物與我皆分別識上假立的名相，實無所實，則何有爭奪，曠無所曠則何來戰鬥，如是則百化塵清，融化慈悲，一切衆緣所至，平等同體，心理上上一海從前之枉爲，一悟當下之如是，則天旋地轉，晦暗漸覺光明，我空物化，戰亂亦歸和平矣。

語云：惟仁者能愛人亦信惡人，不怕有愛有惡，具備不能使仁爲準，仁字之義，惟一切衆生平等大慈同體大悲始是明之。能發見一切衆生平等同體之智慧，則能起一切衆生平等同體之慈悲，愛之則德無不圓，惡之則過無不寂，是謂由慈進行方便，由方便達究竟，必如是，戰亂乃能止息，和平乃能永久。

勢，勸淫不已，需要迫切的澄清澄清，是需要在高潔的環境裏，利用高度的智慧，尋求一條如何澄清之道，廬山是相當幽靜的，它沒有重慶的疲勞，它沒有南京的繁忙，它道地的

是成功的。不意抗戰勝利，人民從黑暗中重見光明，而戰亂之戰，又勃然發着，實屬可謂！

幽靜的環境裏，是比較容易引發人們新的智慧。佛學所謂定能生慧，讀書所謂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這同樣的都是說明在幽靜的心境裏思惟

觀察，頗有心得。我們希望 蔣主席及各國起應的中外權要，到廬山深處，到廬山高處，引用睿智，把整個世界局勢，打量一下，尤其要為目前中國政爭的紛亂，尋求一解決的途徑。廬山的決策，是勝利的，是成功的，我們千萬萬的人民延頸企企，盼望著明智的決策，從匡廬的清泉處產生出來！

然不要者，不必居廬山才是廬山，若能精神堅定，心地清涼，則廬處皆是廬山，所以作大事的，要有精神的修養，靜定的工夫，則軍到臨頭，乃能應變自如。

邱吉爾鼓勵法國人語

大醒

英國戰時首相邱吉爾日前在法國梅茲市政廳演說，他的講詞中有下面的幾段話，頗值得我們中國國民一讀：

「余曾與法國同處四十年之久，法國今處於困難地位中，余仍與其亦步亦趨。余信法國必能恢復其光榮的過去，為合理而持久之和平盡相當之力量，數十年來，英法兩國曾共同前進，駢肩奮鬥，卒完成責任，打倒侵略者。願爾我繼續在一起，永不分離！」

「第一次世界大戰法國雖獲光榮勝利，但其創傷至為嚴重，所有血液，幾已完全流盡。……二次大戰發生之前，其實必須禁止德國武裝，即可預防。二次大戰中，余曾負担一部份之任務，余從未允英法之間產生些微裂痕，諸君亦不可令此等裂痕發生。歷史已使我們兩大民族，結成不可分不可裂之關係，吾人以後不可時有差池，未來再遇應出了解歷史意義之人担任之。」

「吾人曾兩次吃德國之虧，此番必不可再令重演。無統一團結之歐洲，你大之世界新機，雖在美國領導之下，仍不充勞而無功。兩次暴炸均源出歐洲，故吾人當首先以歐洲為念。」

「無強大之法國，歐洲即無復興之望。國家之需要強大，未有更甚於今日之法國者！要之，吾人必須加強團結，形成「一個民族」！余謹以忠實老友之資格，向諸君提供忠告，即民族必須統一，俾領導歐洲回復和平與自由。」

「法國如能自救，必能挽救歐洲，挽救歐洲即所以救世界！」

這是一個英國人對法國國民的演說，雖然是在扯淡，可是邱吉爾的話，是多麼的真摯有力，法國人聽到英國人這樣的鼓勵之辭，我想也只有

感動吧？我們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法國用全人民血液換到的光榮勝利，却給第二次大戰中的主角希特勒於數小時之內擊降，比起中國來抗戰得到的勝利，法國人能算是好漢嗎？然而看看今日的皮杜爾（總理兼外長）在法國是怎樣的活躍，法國也有各黨各派，但人家都能奮發圖強，居然在英國扶持之下能躋於所謂「強國」之「四外長」之間。再回頭來看看我們中國，勝利後因為戰亂的關係，把國家簡直弄得不成體統了！

「英法兩國曾共同前進，駢肩奮鬥！」

「願爾我繼續在一起，永不分離！」

「此次大戰中，余從未允英法之間產生些微裂痕，諸君亦永不可令此等裂痕發生！」

「吾人必須加強團結，形成一個民族！」

「願爾我繼續在一起，永不分離！」

「此次大戰中，余從未允英法之間產生些微裂痕，諸君亦永不可令此等裂痕發生！」

「英法兩國曾共同前進，駢肩奮鬥！」

「願爾我繼續在一起，永不分離！」

「此次大戰中，余從未允英法之間產生些微裂痕，諸君亦永不可令此等裂痕發生！」

「吾人必須加強團結，形成一個民族！」

「願爾我繼續在一起，永不分離！」

「此次大戰中，余從未允英法之間產生些微裂痕，諸君亦永不可令此等裂痕發生！」

第一卷 第四期 目錄	根本的止息戰亂..... 太虛
行望夏都——匡廬..... 福善	邱吉爾鼓勵法國人語..... 大醒
重建世界和樂的人羣..... 積木	滬佛界歡迎錫蘭僧講演會..... 記者
一週人世、一週佛教..... 記者	談聖文..... 閻德棟
略談精進..... 塊然	談假..... 大醒
索麻法師訪問記..... 蔡忠明	浦東佛教亟待整理..... 編安
國際宗教動態..... 記者	

重建世界和樂的人羣

一 基本信念

佛學並不是空洞的，不像哲學。哲學它是一種知識的理論，缺乏實踐性，而佛學可以說是在事實上能表現時，皆必有其不可或缺的實踐。現在談的是佛學，無論在出家或在家修佛法的人，皆必有其基本的信念。這種基本的信念，並不是如一般人口頭上所說的廣泛之信。在佛學上所謂發菩提心，梵語菩提，此云覺。發菩提心，就是發自己的一種覺悟之心。每個發了菩提心的人，皆必在其內心上有一種異常的真切的信念之啓示和感覺，才能說它是發了菩提心。依此信論說，有信發心，行發心，和證發心的淺深不同。最低的程度，總須對於大乘教義，有過一番深刻的理解，最少也得三五年工夫，始知道法性之理在自心上是什麼一回事，然後才說得上是發心。否則對於如何是覺，如何是不覺的道理，便無從辨別清楚。依天台宗說，所謂稱性發心。換言之，即是稱其法性之體而生起的一種理念。這種理念——菩提心從來不曾有過，從今日發動了以後，永不磨滅，直至最後成佛，它就依原狀覺悟的一念。所以修學佛法最重發心。此一心在求佛道上種為菩提心，對下化眾生便是大悲心。根據般若等大乘經中的意義，要得求佛道，必須下化眾生，行菩薩道。一切眾生，是菩薩之緣起。所謂菩提所緣，緣菩提生。眾生無盡，則菩薩之悲心亦無盡。菩提大悲，這是一心之兩面。在這中間，最重要的，還須有大願。如地藏菩薩「地獄未空，誓不成佛，衆生度盡，方證菩提」。普賢菩薩有十大願王，阿彌陀佛有四十八願，藥師如

來有十二大願。一個修學法的人，若不能發慈悲心發大願，縱能了解大乘教理，亦祇落於小乘自了，不能有大成就。必須此種理智穩定後，始為完成初階的基本信念。

二 兩條路向

有了上面的基本信念，然後可以說實踐的路向。佛學上的行門，廣則有八萬四千，總括起不過是兩條路向。這兩條路向，並不是大乘與小乘的分別。因為小乘，它不過是大乘過程中一時保守消極態度的一個階段，不能算是一條路向。現在這裏所講的路向，是從凡夫至佛位，統攝全佛法教不出這兩條路向。一條是先從自利做起，在中國佛教史上，自古的諸祖大師，主權都是採取這一條路向的。如天台智者大師，主權先從立定自己做起，然後去利他，庶幾乎不被眾生所帶累。立定自己的修學法門，似乎是以小乘為基礎的。投注前方便的四念處，其實並沒有大小乘之分，這不過是以這種態度來先立定自己而已。即如四念處屬於三十七道品，而三十七道品，並不限於小乘。開始的實踐就是修四念處這種行門，看起來似乎是心理上的概念，即親身不淨，却最能打破淫慾的妄念。乃至一切最易於擾亂身心的粗重客塵煩惱，都有領於四念處觀門的成就，然後心念始克就緒。然此法門修行澈底時，亦就是一種倒顛之教。切實講來，這條路向學者必須自修到見道位，始肯出山為人，或未至見道有把握時，則任你怎樣三返七勸地請他出來利生，決不肯輕易放過一步。智者大師在止觀中定有嚴格拒絕的辦法，不得已就一走了之。觀此其得古人的工夫是怎樣堅決。關於這一條路向，可以說是最能樹華嚴系的。在全部華嚴經中的菩薩，大

都經過了見道以上的成就，故在在皆充滿着超人的意義。這樣辦是頗有力的，也最穩當沒有，于建立住持僧寶亦為切要。但於現今末法時代的社會裏，殊不容許你這樣長時間去做！

枯木講
圓明記

第二條的路向呢？就是以利他即是自利為標準。此種路向，在完成了基本信念後，須努力充實其菩提心與大悲心為重要。這可說是彌勒菩薩的。涅槃經所謂發菩提心，或者以菩提心喻為金剛種子，都是取其發動了便永不磨滅的意思。菩薩敢入地獄，就是領有菩提心為因。持五戒，修十善，是這條路向的學者，保持一切善法為分內事的行為標準。總之，凡有利於一切眾生之事，認為在菩薩分上，均可當仁不讓，見義勇為的。此條路向的過來人，可推彌勒菩薩為代表。在彌勒上生經說他的因地願，此種行門，初發心時。有大心凡夫，僅以四尋思觀為入道要門，最注重大乘教理的薰習，增長方便慧與大悲心。不立修學階次，視煩惱即菩提，生死如昨夢，涅槃等空花，不求其斷證證真。這些都要在事實上體察做到，並不徒在口頭上說，旨在薰習成熟，最後一念與金剛慧相應，便得證無上之菩提。前一條路要先見道，後修道分證法身，位次分明。此一條路，完全不求自證，可說是不斷教。如彌勒菩薩授記時，及在因地中與釋迦牟尼佛的比較，皆是持這種態度的。唯有這條路向才能適合在家學，且最宜於現今的社會環境。

三 現代人生的需要

在過去的社會歷史中，均不曾有過像今日這樣的社會。所以當這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多數學者都覺得世界所有文化皆失去了功用，無論科學

已是殺人之具，就是哲學也走上了殺人的征途。大家彷彿失措，感覺得沒有救濟的辦法。殊不知早在這大戰爭之前，各國的唯一大事，也就是各各在那裏忙著製造殺人的利器。可說近十年來所謂文化，無非皆是殺人的文化。殺人的文化，恰恰與文化的本身相反。文化的本身是幾年來，最低限度也是在如何有益於人生。像這幾年來，談快點說，就是在如何有利益於人生。在黑暗時代中，任何人也是不能感覺得有什麼意義的，除開那些殺人的份子。我們看，流亡難民一類的人，固然是只覺得痛苦沒有什麼意義，就是富有，乃至那些囤積居奇的商人，也不過是乘機發橫財，是他們發橫財的慾望而已！還說得上有什麼意義麼！

在這樣的黑暗時代裏，要找一條永久和平安樂的光明道路，單靠著現在會議中的什麼原子能委員會，和平委員會等等，是說不上的。有人說，唯有宗教，始能適應現在人生的這種需要。這種說法，頗有道理。世界各宗教，在教義深遠的方面雖有不同，但在救人救世的一目標下，的確是有這樣的可能性的！現在就我們學佛的人來說，總出自悲憫為原動力的行為，絕然與世人起於財色名位的慾望行為不同。況且科學發達，慾望愈高，由個人的自私，發展到國家民族的自私。這就是世界大戰的總因素。想來根絕戰爭，必須從各國首長破除自利起，然後泯滅國際間的一切自私自利，庶幾乎有實現世界永久和平的一日。這樣說來，我們學佛的人，尤其是在家佛教徒，實在是責無旁貸，應本着悲願的原則去發動社會一切應作的事業，不論軍政各界，均可以抱此心志去參加。使此鉤心鬥角的社會中，樹起一個和平安樂的人羣覺醒，實為現代人生的迫切需要！

四 世界文化的建設

關於以後世界文化的建設，有人說，東方的文化最要緊！這意思是說，西歐的科學發達非不美，其如偏偏不用之於厚生，而要用之於危險殺人的方面。這原因，也不必說某國人好殺好鬥，實際是人類知識的自身有毛病所致。若說必須用東方精神文明的的文化去救物質文化的傷弊，這話不是老早就有人說過，到今日還不見生效，這會弄出這次戰爭來，可見利用科學殺人，是知識自身的毛病。科學出於人類的知識，人類的知識，又隨著科學天天在那裏發達，那末，與其說科學進步沒有止境，不如說知識的推想沒有止境更得切當些。知識是一種意識分別，意識分別的起點便是自私。所以科學愈發達，國際間的猜忌愈甚，人與人的鬥爭愈烈，一切公理正義破壞無餘。試看原子彈的祕密，自己來不及研究，不惜公開的偷竊。長此以往，人類終會有同歸於盡的一日到來，那末，還說得上文化嗎？具體一點說，唯有具備基本信念的佛學者，本着他的悲願的與動力，重建世界和樂的人羣。使這個和樂人羣的文化重心，能建設起來，成功為科學文化中的一顆水滸珠。那末，科學馬上會走向利用厚生之途，世界自然會變成人間樂園。即不能盡如理想，但至少亦能減輕一切人為的災禍。這樣才可以建設世界的世界文化哩！這樣說來

建設今日的世界文化，還有待於實踐佛學上第二條路向的學者們，向前努力去發揮！

五 結論

佛學是很有用處的。但學者們向來僅作文字上的研究，現實的部分都表現在世外的山林中，與今日的社會根本不合。況且現在已是科學時代，一切都重實驗，必須實踐地把它發揮出來，拿事實去發證世界人類的信仰。這便是今後佛學者的任務。須知科學哲學愈發達，意識的分別愈強，自我的圈子愈大，人生便愈覺痛苦，而佛學在反面的需要，却是愈迫切。可惜我是一個山中人，知道的事情很少，說不出什麼道理來，望大家能研究補充。

賜爾福多

延年益壽粉

質高 補大 久負 盛名 補腦 權威

主治：神經衰弱、失眠、耳鳴、眼花、腰酸、背痛、貧血、不調、病後虛弱、等症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止咳化痰特效</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艾羅藥</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專治久咳 痰多氣喘 功效無比</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神經大補劑</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艾羅補腦汁</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風濕四餘 補腦唯一 行年十載 藥購一專</p>
---	---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上海佛教界歡迎錫蘭比丘講演

記者

主席福善致歡迎詞

今天上海佛學會和上海佛教會聯合歡迎中國世界佛學苑與錫蘭於菩提會交換來華之教師研究員索麻，克明德，潘那西哈三法師蒞臨。至於世苑與菩提會交換教師研究員的因緣，在座的或許不完全知道，我略為報告一下：

世界佛學苑院長太虛大師，民國二十九年，受聘中央訪問印錫緬等各國佛教歸來，深覺中印錫緬佛教唯連打破隔閡而聯絡研究開揚，始有補於世界佛教運動之推進。大師乃函請教育部之同意，首遣法勤比丘赴錫傳教并研究巴利文系佛學，已五年於茲，成績甚佳，今大師復以世界佛學苑名義與錫蘭菩提會交換教師研究員，今天到會被歡迎的索麻，克明德，潘那西哈三法師，即應交換而來中國，而中國世苑所派赴錫蘭之教師研究員克宗，了參二比丘，亦已到達錫蘭。今天我們歡迎錫蘭三法師講錫蘭佛教（即普通所謂南傳佛教），因緣難得，希望各位靜聽。不過在錫蘭法師未講之前，本人有幾句話要說明的：現在有些人說中國佛教是「北傳佛教」，是大乘的傳承，錫蘭等地佛教是「南傳佛教」，是小乘的傳承。關於這問題，虛大師由印錫緬訪問歸來時，曾有很詳盡的指責，并從印度地理，歷史，風尚等種種觀點上，否定了南北傳的名稱。現在我把 大師以前開示我們的，再提要於此：

考釋迦佛教產生於中印度，到了阿育王時代普遍地傳播於整個的五印度，同時并向印度的西北東西各方向如錫蘭，南洋羣島，緬甸，新嘉，波斯，阿富汗，以及歐東，四方平均的發展傳播到全亞的海陸，但後因各方種種環境關係，波斯阿富汗新嘉等處乃至印度本土等處之佛教趨於消滅，而阿育王以後的印度和傳布中國西藏等地的佛教，發生種種沿革改變，另成別種的風尚宗派，使阿育王原傳的佛教發生變化，唯有錫蘭等地仍保持阿育王時代傳去的佛教而生存發展，所以到現在還保持上座部佛教的原狀

。歷史記載：阿育王時代的佛教，是向四方同樣的發展傳播，并非局限於南傳錫蘭，這是不容懷疑的，故南傳小乘北傳大乘的名稱，是無稽之談。

還有一點北印度的迦西彌羅國，即現在的克什米爾，是小乘薩婆多部——一切有部的大本營。這說明北傳佛教（北印度或印度以北所傳之佛教），也有小乘。空宗的記樹菩薩雖然是在中印度人，而他的繼承者提婆菩薩却是南印度的，故空宗較盛行於南印度。大乘密宗的經典，據說是記樹菩薩在南印度的鐵塔中開發出來，禪宗在中國也有「南天竺，一乘宗」之稱。而摩羅祖，是從南印度出發，中國譯密典最多的不空三藏，也會在錫蘭住過相當時期，故從這些關係上說來，南傳佛教（南印度或南印度以南所傳之佛教），不僅是小乘，也有大乘。

南北傳的佛教，正確的認識，應該是這樣。不過阿育王時代傳到錫蘭去的佛教，能繼續原狀，其他各地所傳的佛教都變了，或淺化了。故形成各地小大顯密偏盛之畸形，實非地理傳承上有所謂南傳北傳。

我已經把虛大師對南北傳佛教的看法，簡單地述過，大家都已知道沒有什麼南傳北傳。現在我們就開始請錫蘭三法師講錫蘭佛教，不是講所謂南傳佛教。

索麻法師代表講詞

「佛教怎樣幫助世界」

諸位朋友：剛才聽到主席的話，很高興，我代表另外兩位錫蘭比丘謝辭的歡迎。今天我非常抱歉，我不用中國話直接與諸位談話。我並且希望經過一個時期的學習而能與諸位直接去談。我很感謝佛教會開此會能與諸位就着南傳佛教談話。不談北傳我知道我來到中國要如小孩一樣一切都要學習。尤其要從太虛大師學習中國大乘佛法。所以我要講屬於錫蘭的戒律或其他教義問題。我今天所講是「佛教怎樣幫助世界」。過去如

何？現在如何？

佛教是到解脫的道路，是釋迦牟尼指示的道路，佛是耶穌誕生前四百年降生的。道路（指解脫而言）是唯一的道路，且與其他不同。因為路的不同，其目的也因之與其他相異。一切有情都是色受想行識五蘊所組成。即其他學說或是宗教，他們所指出的也離不開這五蘊的合成。說來說去離不了這個範圍。佛教的道理是要一切有情遠離喜怒哀樂的境界所有關於生的方面或性的方面。簡單說佛教的目的是叫有情滅盡由五蘊所引起之痛苦。佛教的目的與其他學說或宗教特殊，所以他解脫的道路也與其他不同。有很多的路離不開對五蘊用思想，用科學的分析或禪定，以及用其他的方法等。總之，離不開這些。

佛教的道理不只如此。其主要方法在內心的智慧觀察實在的真理，看到人生真的東西。人生的過程是否就是營養過程？也要由此中看出究竟。每一個生命都要依飲食而生存。飲食排洩即其過程，這事在偉大思想家則以為需要即是痛苦。每一個有情即是苦。人的飲食是由於口渴，饑渴就是需要。要離此苦，必須尋求最高的解脫道。所以佛要把這種苦的解脫歸之於「捨」。惟有「捨」才是和平最根本的道理。不管如何再高的尋求仍亦是苦，一切離不了生住異滅。「捨」是每一個有情均應作到的。每一有情應有一清淨的生命。才能作到這個「捨」字。釋迦牟尼一生曾將一切捨去，而過清淨的生活。對於「捨」不能明白的人以為這是悲觀，真是整個的一個錯誤。離苦尚能得到樂。這是不完全對的，這是下智人所知道的事。有情用智慧瞭解了一切的道理，是需大精進大勇猛與大無畏的精神去努力。這種精神努力的情不是悲觀的人。所以佛決非悲觀的。現在有一很好的譬喻：有一天兩隻青蛙走過一個很大的牛乳池，兩隻青蛙不幸都落到池中。牠們中的一個想：「我沒有辦法出來了」。結果逐漸沉到池底死去。另外一個則努力掙扎，經過一夜，在第二天早晨已經可以站在一塊乳油上。站在乳油上非常的舒適，所以可以儘可多生存在些時候，但是不久有一機會遂使這一隻青蛙跳出了這個池子。這也就牠離已經跳到乳油上，仍在拚命掙扎以求解脫。這個故事，就是說明生死海即是那個乳池。我們用我們的努力作一塊乳油，以此為基礎而跳出去。我們的乳油就是文化。經教只是幫助我們瞭解。我們一定要在乳油上用功跳出不可。現在世界

充滿了文化，但是這個是「苦」。大思想家造出許多思想與文字文化仍不能滿足。如此的乳油，所以我們必須更努力以跳出生死海。所以釋迦牟尼以前的地位，什麼都可以得到，但是他不足，故他「捨」去一切，所有許多的學者，只能滿足一些思想沒有成就的人。儘管世界是美，但最後亦要放去。到最後捨去才能得到自由，所以佛教的文化是教徒文化，是教你捨的文化。

佛陀的教訓並不是完全抽象的觀念。他是教你實實在在的東西。因此，佛教在過去有很多的影響給世界。不只是東方和西方，直到英倫三島。在耶穌降生前就傳到了英國，從前有一個學者說最早在英國已有佛教替耶穌教開拓了一個基礎。在二世紀三世紀的時候有許多國家甚至耶穌教，大思想家均曾受他的影響。如柏拉圖（Plato）時代有新柏拉圖的思想發生。我們把耶穌教的經典翻開看，其中有許多地方與佛教相同，有許多學者遂證明係由佛教而來。僧侶的生活，天主教也有，但是佛教是最初的一個，其他宗教完全由此而出，不只是我們如此說，即彼等也如此說。如無佛教，彼等就不會有今日傳教的工作。佛教既是第一個有佈教工作的宗教，釋迦牟尼實際就是第一個創始的人。因為釋迦牟尼以為世界是苦，於是對世界有情起了一個大的同情心，遂以大悲心而救世。世界第一醫院就是佛院建立的。在佛院未建醫院以前，印度的醫學是以神咒，佛陀才加以改進。印度過去的三大名醫中，有兩個都是佛教徒。不只如此，而且佛教也是美術的先鋒。

講到哲學方面，曾影響到康德（Immanuel Kant）斯賓塞（Herbert Spencer）馬爾斯（Auguste Comte）施耐（Arthur Schopenhauer）以及其他許多學者。今天沒有工夫，不能詳細舉出在各方面的貢獻。

佛教是實際去作，使人類更好起來的。牠的力量是生命的力量。人若苦就要有佛教，不管傳到那一個角落裏，一直可以到達人生中心。所以人類如解脫他的痛苦，佛教已在其思想中了。佛教主要的因素，就是大悲心，這種大悲心在苦中而生起。在苦中不會起憐憫，除去了同情心之外是不能拯救眾生。故要有智慧。佛教亦是智識的。牠不是盲目的信仰，而是使信仰建築在理智上。佛教可以告訴一個方法——看透人生的方法，而至於正道。這不是空話，是實在的事。因此其所講是實證的，而注重因果。有此

因必有此果。佛教是講因果論的。這種情形與科學相同。所以佛教不與其他宗教相同。他許人間難，並且可以辯論。佛陀曾對弟子說：「不要只有信仰而不疑惑的，應如金子匠的試驗金子才成」。佛教是解決痛苦的，痛苦的來源就是我們的心，能調御此心，即控制了痛苦。所以從外面看是屬心理學的。佛教解決的一切問題，都是心理的問題。苦惱的來源，即是心理的衝突。如各人心理平安，對自己無害而世界一切亦可解決了。佛教為了解決痛苦，以為應由戒定慧三方面入手。漸漸談到八正道，他不希望教徒積極的要把人心改革，因為他先要有一個廣大而深遠的同情心。記得西方一個大教主曾說佛教是最完全的。佛教要我們擴充我們的智慧，將心理改革使社會平安。自己同時即已得到更新。

佛教因為是科學化並且是理智的宗教。不只現在光大，將來亦可以光大。一定可以使人類許多障礙與苦難除去，且可使人類生活更好。另一理由可以知道將來必更光大，即其含有兩個特點：（一）佛教教理不是分裂的，全法界都是一樣，是一個包羅整個宇宙的宗教。同時更有一包羅一切的分則不應得。就是不可分開的平等俱應得到的。（二）佛教沒有傷害，對一切均不傷害。就是說為維持其宗教亦非用武力。其所有之慈悲更非黨派性的慈悲。由此第一包羅法界普遍法界。第二無傷害。所以佛教在一切宗教中是最慈悲的宗教。不過在某種場合上又是不慈悲的。就是有一些分裂的學說，行為，或道理，輒不予以慈悲。或是進而對佛教傷害，亦是不能慈悲的。所以佛教不能同其他宗教或學說聯合起來。因為那是傷害的或是惡借一種什麼而不慈悲的。對於這個所以我們是不聯合，而且也不願聯合。我們甯願自己站遠一些。慈悲，不傷害是佛的根本道理。第一等的東西要放於第一等的地位。所以錫蘭佛教對於此兩點認識而不妥協。雖看起來是有益，我們也決不妥協。

佛教是生活的宗教，在錫蘭一直普遍在每一個人的地方。每個人對於佛教有深刻的信仰。我們沒有離開錫蘭以前的時候，曾在錫蘭內地一個農夫家受供。我們走進他們的住室，便看到了一個以便宜價值請來的佛像供在對面的牆壁上。農夫說：「這是我們白天所看到的；夜間我們所夢到的

」。當他們飯田時所唱的歌曲，均有希望達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思想。就是小孩在早晨見到他的父母也要說：「父親！願你成佛」。或是「母親！願你成佛」。在未結束這個講演前說一個小的故事，表示錫蘭對於佛教的信仰與慈悲。

在二十世紀的開始時候，一位德國的學者來到錫蘭，在錫蘭住了很多的時候。曾經有人問他如何判斷其是非。他的答覆是有兩項行為表現，而其本質有別。在錫蘭有人把食用的醬放於水中而防螞蟻的侵入。我們基督徒也是如此的辦理，表面看這不是一樣的嗎？但是經過研究以後可以知道。歐洲人這樣作法是怕把醬弄壞了。而錫蘭人是為了救螞蟻，因為螞蟻侵入就死亡。一個是救螞蟻，一個是救醬，其精神根本不同。這故事就是說明了佛教在錫蘭就是生活，輒已深入民間。我也知道，在中國也是如此的。佛教徒努力於拯救衆生的工作的同情心，是由智慧中發現的。是佛教特有的，我們要好好保存，並且好好傳到後世。

我現在謝謝諸位靜靜的盡心聽我的講演。我深願諸位以這種信心之研究，成就菩提。

大 明

鐘表眼鏡總公司

新到男女最新手門批廉
到女新表手門批廉

光學眼鏡 驗光準確

地址上海天津路一七三號山西路東

電話：九四九七·九四八二

一週人世

蘇聯

地面部隊總司令米可夫元帥被貶詞，據說其原因為與英美諸盟國接近。蘇空軍總司令雷維科夫元帥也得到同等的處置。

巴勒斯坦

而改取非暴力政策。

發生暴動，英軍總部悉被炸毀。甘地著文勸告巴勒斯坦領袖大人對付英國當局之限制移民，應放棄武力政策。

東京

遠東國際法庭復開，中國泰德總出庭作證，揭破日本侵華陰謀為土匪原一手包辦。(廿三日)

杜魯門

總統近在白宮對出席美國教育理事會議的教育家宣稱：「教育家之職責，為使後起的一代，相信國家是代表個人之團體，個人與個人之間，如能諒解，則國家與國家之間，并無不可諒解之理。」又說：「要克服宗教，種族，與經濟的成見。」

長春

電：郭洞因患瘧疾與李立三晤談，三十三小組在拉法展開工作。

南京

電：馬師返京兩日，直至日下除命大難難避恐分防外，局勢仍阻滯不前，三人會議，尚無舉行跡象。

周佛海

短期內檢審，丁燮村同時交法院辦理。日警槍殺合股，外務部將探少輝，制止不再發生同樣事件。

美國

作職六年，共去九千餘萬元。(廿四日)

羅隆基

訪美使，要求會同澈查關於昆明李開被刺刑命案。

開封

電：河南省黨部書記長張炎茂，被暴徒狙擊殞命，豫主席下令懸賞通緝兇手。

上海

二十六家舞廳為響應救濟蘇北難胞，舉行義舞。

原子能

管制方案，蘇正式拒絕美建議。接見聯合國飛機秘書長李哲之。

史達林

李先念部逃豫鄂邊境，有進窺川境之勢；川邊國軍增強防務中。(廿五日)

共軍

二十五日社論，檢討中國問題，略謂：中國之最大希望，在於人民大眾之渴望和平，今後多日內，此事可以多少判明。惟是，中國有兩種分裂軍隊，其武器若非來自日軍，即為中國之親友所接濟用以抵抗日本者，該兩大軍隊一旦存在，中國人民之和平願望，即一日不能滿足。

泰晤士報

關切中國呼籲停止內戰！美國勢將停止軍事投華。

英報

試驗，炸沉大戰艦二，蘇音宏大，激起水柱五千呎。

印度

政治談判阻滯，兩黨都將開會討論，制憲會議，選舉國大總勝。

遠東

法庭續開，提到西安事變，美醫生捕為南京屠殺。

北平

失業悲劇，一青年攜子女投水自殺。

舊北泰興

宣家堡一役，死亡軍民數萬五千，屍骨暴露四郊，河川浮屍甚多，附屬十餘里，臭氣冲天。

各大學

四川同學會，請政府實證免職令。

日本

自由黨幹事長大野，將日本境內非日籍居民比作「牧場中之野獸」，對台語人朝鮮人，予以盲目的揮擊。其他議員亦紛紛發表狂妄言論，完全忘却了戰敗國的地位。各方一致請妻國總檢對管理日本政變。

中美商約談判

進行甚速，可能於數星期內完成。

中國航空公司

現共有飛機六十二架，飛行航線共十五條。近自美購買之C五十四四型機六架，或於下月初

聯總

對華救濟物資，停運今日內撤銷。

巴 勃斯坦，這幾天在恐怖空氣的籠罩中。

國際 法庭繼續傳訊證人，南京大屠殺案暴露，日寇施虐行，慘絕人寰，平民死難，達二十萬衆。

教育部 召開高教會議，自費留學生出國，決放寬限制，廢止大學研究院改設研究所。

甘 肅 科學教育研究員王永葵，發現武都原人，引起學術界圍觀。(廿七日)

東京朝日新聞 二十七日論述遠東國際法庭，關於南京暴行之證據，略謂南京暴行，舉世皆知，惟當時日本報紙

一週佛教

中國佛教醫院 七月廿八日下午四時，假功德林開第一次董事會，各董事及設計委員亦被邀列席，到副董事長王峻嶺張子唐，常務董事丁福保馬問我等董事黃頌正方大顯燈設等。監事徐祥楠等，財務委員齊致等，設計委員沈湘統等九十餘人，主席太康董事長致開會詞，王張兩副董事長亦相繼致詞，秘書主任李棟雲宣讀吳名譽董事長國楨等尤担任我們各復園，總務主任陳健民報告兩月來會開籌備會，次之經過，旋通過主席提議要案多件，八月一日即借廣福寺接管佛光療養院醫床等設立本院之臨時時疫醫院，楊郁生主任等備醫務，當場即捐得臨時費二百餘萬，又通過本院第一期以籌得五萬萬元為目標，即將冊分發到會各位及寄交未到會各位，接洽中國農工銀行等收款處，後討論及本院應請市衛生局轉呈中央衛生署與呈中國佛教會并轉內政部備案，定期卅一日於大通路瑞吉里六號，開第一次常務董事會，散會時已將近七點鐘云。

中國佛教會

會務員訓練班，借鎮江焦山寺於七月八日開辦，原定一百名，而各省來參加者達一百五十名，踴躍熱烈，盛況空前，湖南省分會負責人若山亦來受訓，由芝峯訓練長改命為訓育員，師於八月八日舉行畢業典禮，並發來函電懇太康大師躬臨致訓云。

北平 某僧以惡勢力，檢舉廣濟寺住持顯宗，法源寺住持了凡及退居天方等。

充滿戰功，對於南京事件之真相，無隻字登載，回憶及此，不勝慟愧。由此深切證明當時日本已喪盡天良。

英國駐華 新大使史帝文森爵士偕夫人，明日過滬赴京。

顧祝同 出帖飛星，澈查李公樸聞一多被刺經過。

彭學沛 部長談：和平商談無進展，美軍駐華不妨寄我主權，中蘇邦交現在甚為圓滿。(廿八日)

阿拉伯人堅決反對，巴勃斯坦分治。

李石曾潘公展等聯名呈請，定八月八日為父親節。(廿九日)

安徽 省佛教分會劉林法師來信，該省佛會會務已在積極推行中并已派員三名到焦山參加會務人員訓練班云。

浙江 省僧學院為若武和尚及杭州諸山所發起籌辦者，現已籌備進行籌備。張象法師等亦發起在杭設立尼眾學院。

奉化 專設等六修班，招收十二歲到十八歲僧青年六十名，除佛學課程外施以普通高小及中學之教育。

陶知行 先生從教育以同改造社會，與黃炎培先生學陽初先生開辦本師範太康大師，應請一小時，不同選送法遊，社長聞之深為悼惜，本社同人亦於此謹誌哀悼。

黃金榮 范開泰諸大善士，與西門關帝廟寄演劇亭諸法師等所辦，護國給獎所，開辦一週以來，就醫甚衆，實為一般人樂為贊揚福音云。

訂正 本刊上期(三期)六和塔朝禮一文末後我字下漏「保護」

座塔的願望，也得到勝利」一句，特此訂正。

歡迎新舊作家踴躍投稿

歡迎各地佛教通訊 (即各地佛教)

(新聞報導)

談「變文」(續)

關德棟

三 唐代的俗講與變文

俗講的開始依據段成式《酉陽雜俎》的記載在元和(唐憲宗年號,公元八〇六年至八二〇年)以前就已有了,並且到唐敬宗(公元八二五年至八二六年)尚有幸與福壽寺觀沙門文淑(或是文淑)俗講的事。關於記載當時情形的書籍,可以檢閱唐蘇鶚《杜陽雜編》及日本僧人圓仁《入唐求法禮經記》,在這二書里對於當時講席設備,講唱日期均有詳細記述。

在唐趙璘的《因話錄》(卷四)里,也有一段描寫當時寺廟里開俗講的記載,尤其是值得我們注意:

有文淑僧者,公爲聚衆說,假託經論。所言無非淫穢鄙褻之事。不逞之徒,轉相扇扇扶樹。愚夫冷婦,樂聞其說,聽者增咽寺舍。瞻禮崇拜,呼爲和尚教坊。效其聲調,以爲歌曲。其叱庶易誘。釋徒苟知真理,及文義稍精,亦甚嚮仰之。近日唐俗,以名譽功道使,不懼台省。府縣以士流好觀其所爲,視衣冠過於仇讎。而淑僧最甚。前後杖背,流在邊境地數矣。

由此文中,可以知道這種「聚衆說,假託經論」。到以後,流弊很多,其命運甚至於俗講者得罪。

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引盧氏雜說亦云:

文宗善吹小管。時法師文淑爲入內大德。一日,得罪,流之。弟子入內收拾院中籍入家其籍,猶作法師講席。上探其源爲曲子,號文淑子。

從以上這兩段記載看,我們有一種感覺,就是趙璘本人極「嚮仰」俗講的文辭,所以在敘寫上,不免有些成見。同時在那個時候佛教的興盛時代亦已過去,當然末流的趨勢不免有些疑慮,儒者正好以此爲口實而指責。在太平廣記所述,比較要好些了,文淑法師並且是個人內大德,可見或者不至像因話說的那樣不堪。而且由「一日,得罪,流之」。觀其文意似非由俗講得罪。文宗並且「探其源爲曲子」更可見文宗對他的愛好。假如

文宗於東面真是愛不得的話,恐怕也就因得罪而禁止了。總之,由這兩段文字討論的結果,我們知道俗講在唐末是很流行的,上至帝王都是極爲愛好。(按文宗於公元八二七年至八四〇年在位)。

在樂府雜錄里,有一段也是非當引我們注意:

長慶中,俗講僧文淑,善吟經,其聲宛暢,感動里人。

所謂「其聲宛暢,感動里人」正是前邊所引文宗慧戀的原因。長慶爲唐穆宗的年號(自公元八二一年至八二四年)。

總之,俗講除了在帝都按期勅命開講以外,在各地寺廟民間社邑亦皆舉行,流行極普遍。

俗講的內容,實在是說經之外,而以吟唱爲主。其吟唱的調子不只是皇帝用來作曲子,就是當時教坊亦有採爲曲調的。(趙璘因話錄曾說:「呼爲和尚教坊,效其聲調,以爲歌曲。」)可見這種俗講頗爲注重吟唱。我們以現在敦煌文庫發現的資料看,關於「五更轉」、「禪門十二時」、「南宗讚」、「入山修道讚」、「太子讚」等類的佛曲。應正是俗講所用的一種唱本。而依據經典變更佛經的本文的俗講,殆爲敦煌發現中之「變文」。

四 唐代的變相圖與變文

講到了中國的佛教美術,唐代仍然是一個燦爛的時期。單以壁畫而論,實是以前少見以後所不能及。這種繪畫在寺廟牆壁上的圖畫,在當時稱之爲「變相」,有時也簡稱爲「變」。繪畫的內容,完全是取材於佛經,所以稱爲「變相」的緣因,實際就是變佛經爲圖相的意思。

在唐代的寺廟中,可以說沒有一個寺院沒有「變相」。善導大師一生曾造淨土變相三百餘壁。吳道子的壁畫在長安洛陽也有三百餘間。(所謂間者,是指每柱與每柱之間而言,亦即一堵之壁面)。慧果阿闍黎於青龍寺之灌頂堂內浮圖塔下之內外壁上,曾繪兩部及一尊之曼荼羅。成都大聖慈寺之九十六院,在宋時尚保存有唐時之壁畫八千五百二十四間。其流行之盛,洵出我們意外。可惜這些名貴的畫,均已劫毀無存,不能不使我們慨嘆。

根據歷史的記述,我們可以知道一些畫師名與作品內容:

張孝師
尉遲乙僧
趙武瑞
吳道子

慈恩寺塔東南中門地獄變，淨域寺地獄變，浮法寺地獄變。光宅寺降魔變等。大雲寺淨土變。

雲花寺淨土變等。
薦福寺維摩詰本行變。興唐寺金剛變，西方變。景公寺地獄變。安國寺維摩詰，西方變。景雲寺地獄變。菩提寺智度論色伽變，維摩詰。福先寺地獄變。天宮寺除災患變。敬愛寺口藏月藏經變，梁報差別變。

李生
楊庭光
楊榜伽
武靜伽
劉行臣
劉阿祖
程迺
張南本
左金

興唐寺金光明變等。
慈恩寺塔北殿內經變。資聖寺經變。化度寺本行經變。化度寺地獄變，廣義寺涅槃變等。
敬愛寺十輪變，口藏月藏經變，華嚴變，地獄變等。
敬愛寺維摩詰，盧舍那，法華太子變。
敬愛寺十六觀觀彌羅王變。
昭成寺淨土變，藥師變。聖慈寺禪院本行經變。
大相國寺法華二十八品變相等。
大聖慈寺大悲變相，孔雀王變相。成都聖壽寺寶頂盧變相。大聖慈寺師子國王菩薩變相，三乘漸次修行變相，水月觀音千手眼大悲變相，金剛經變，金光明經變相，地獄變相等。此外尚多，不勝枚舉。可知其取材完全源於佛經。這種制度的起源，也是始於印度，傳於西域而盛於唐。

「變文」一詞的來源就是與「變相圖」相同。也就是如鄭振鐸氏所謂「變相圖」一樣，所謂「變文」之「變」，當指「變更」了佛經的本文而成爲俗語之意」。

變相圖與變文，實際是當時佛教宣傳的兩種不同方式。一個是以繪畫爲空相的表現者，一個是以口語文辭爲時間的展開者。所以「變文」的題材也與變相圖一樣，如現在所知：

- 地獄變文 (北平藏依字第三十三號)
 - 父慈恩重經變文 (北平藏何字第十二號)
 - 八相成道變 (北平藏雲字第二十四號，乃字第九十一號等。)
 - 阿彌陀經變文 (巴黎藏P.2935)
 - 法華經唱文 (巴黎藏P.233)
 - 維摩詰經變文 (倫敦藏S.571; 巴黎及北平亦藏有。)
 - 降魔變文 (胡適之先生跋)
 - 大月健連冥間救母變文 (巴黎藏P.1319; 倫敦藏S.2944)
- 可知，在「變相圖」中所取的題材，在「變文」里也同樣的採取了。

所以我想這樣的圖畫俗講並用，其傳教的效果一定很大。
(第一章已完全未完)

略談精進

塊然

五穀爲什麼不能夠豐收？出品爲什麼不能夠精良？營業爲什麼不能夠發達？學問爲什麼不能夠深造？事業爲什麼不能夠偉大？衆生爲什麼不能夠成佛？一言而蔽之，就是缺少了「精進」！

「毘梨耶」是印度話，譯成中文是精進。精是精勤，進是進步。能夠不斷地精勤，不斷地進步，一切事才可以有成功的希望。

古代有個笨蛋，他很喜歡讀書。家裏很窮，常常沒有飯吃。餓極了的時候，他便拿些紙頭，嚼下肚去充饑。冷天沒有被蓋，他抱着一隻狗子同睡。有時候狗子也餓了，乘他睡熟了，便偷偷地跑出去尋找牠的食物。朱鷄凍醒了，用悲哀的聲音喚牠回來。這種苦曾使他的四肢，爲之悽然淚下。但他並不因這些痛苦而退失讀書的意志，後來畢竟成了學士，做到了鎮南錄事參軍。

國父孫中山先生，看到了滿清政治的腐敗，國際風雲的險惡，爲了要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毅然決然地倡導革命。遭遇到種種地挫折，感受到種種地艱苦，但他並不爲這些艱苦和挫折所屈服。而能夠不斷地精勤，不斷地進步，終於奠定了中華民國。

無數的科學家和探險家，爲了研究和發明，爲了尋覓新大陸，犧牲掉現有的金錢和生命。但他們還是百折不回，前仆後繼，所以才能够有了現代的新的發現，新的文明。

釋迦牟尼佛，爲了打破衆生界的苦，爲了解決宇宙間的大謎，拋棄了王宮的安樂尊榮的生活，走向深山窮谷，冰天雪地，雀巢其頂，歷盡充饑。他最後的誓言是：「若不成正覺，不起此座」！結果是獲得了最高理智的成功。這都是因精進而成功的鐵證。所以大智度論裏面，有這樣地指示：

「有人不惜身，智慧心決定，如法行精進，所求事無難！如農夫勤修，所收必豐實！亦如涉遠路，勤則必能達！若得生天上，及得涅槃樂，如是之因緣，皆由精進力！非天非無因，自作故自得。誰有智悲人，而不自勉勵。三界火熾然，譬如大炎火，有智決斷人，乃能得免難！以是故佛告，阿難正精進，如是不懈怠，直至於佛道。勉強而勤修，穿地能通泉。精進亦如是，無求而不得！能如行道法，精進不懈者，無量果必得，此報終不失。」

在佛法中，有身精進和心精進的分別。大智度論上說：

「問曰：『精進是心數法，經何以名身精進？』答曰：『精進雖是心數法，從身力出故名為身精進。如受是心數法，而有五識相應受，是名身受；有意識相應受，是為心受。精進亦如是！身力勤修，若手布施，口誦法言，若講說法，如是等名為身口精進。復次：行布施持戒，是為身精進；忍辱、禪定、智慧，是名心精進。復次：外事勤修，是為身精進；內自專精，是為心精進。粗精進名為身，細精進名為心。為福智精進名為身，為智慧精進名為心。若菩薩初發心乃至得無生忍，於是中間名身精進，生身未捨故。得無生忍，捨肉身為法性身，乃至成佛，是為心精進。」

在成唯識論上又把精進分成三種：（一）被甲精進，（二）披甲精進，（三）利樂精進。被甲精進，是穿的意思，穿上了精進的鎧甲，不怕一切難行的行為，便是披甲精進；勤修一切善法，精進不退，便是披甲精進；化導一切眾生，叫他們都能够獲得利益和安樂，便是利樂精進。

精進最緊要的是要認清目標！世界上並不少能够進精的人，可惜的就是目標錯了，結果是不但沒有什麼利益，而且還要得到相當的損害！例如賭的人，卜筮卜夜，廢寢忘食，結果是廢時失業，蕩產戕生。好色的人，牡丹花下，溫柔鄉中，假紅倚翠，樂此不疲，結果是「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催君骨髓枯」。好貨利的人，持籌握算，囤積居奇，鷄鳴而起，深夜不眠，爭錐刀之末，遂蠅頭之微；甚且巧取豪奪，兩詐我成，結果是「生前費盡心千萬，死後空餘手一雙」。好名位的人，奔走權門，脅肩諂笑，乞憐昏夜，騙人白目，有縫必鑽，無孔不入；結果是「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這些人的精進精神，相當的可佩。只因爲弄錯了目標，以致得到不良的結果。

以上所說的人，雖然是目標錯誤，結果不良。但是他們所招致的禍害，不過僅僅地是一身或一家而已！還有一種人，利用一種似是而非的理論，以期獲得或擴充自己的領土和支配慾。不願事實，不擇手段，視因果爲迷信談話，笑仁義爲廢碎品，破壞難得的和平，殘殺無辜的同類。這在他們自己，又何嘗不自負爲精進勇猛而專視一切呢，結果是流毒天下。而他們自己呢，都已兩臂星星，不久也就要「三途一報五千劫，出得頭來是幾時了！」這真是損人而不利己的迷中悟人，如來說爲可憐者！

吳稚暉先生說現在的人是「善進惡亦進」，這真是經驗之談。我們生在這個善進惡亦進的時代中，總還希望善勝於惡。所以我雖希望人人能够精進，但更希望人人能够選擇善的目標去精進。

談暑假

大醒

——上海佛學院休業禮講——

今日本院舉行暑假休業儀式，副院長與我講幾句話，我發生了一個有趣的感想，同時感覺到「暑假」這個名詞不通！

爲了「暑假」這個名詞，特爲查閱辭源，據說「因暑熱而休業」。今學校制定暑假休業期爲三十日以上五十日以下，高等專門及大學，得更延長二十日至三十日。如是云云，則暑假期延至最長的日期爲八十天。這是我發生一個有趣的感想，如果行政官署也「因暑熱而休業」，農民也「因暑熱而休業」，乃至一切工商業也「因暑熱而休業」，那將成爲一個怎樣的世界呢？

學校中的學生，在人類中讀書的學生，可以稱作「天之驕子」，就以學校中的假日而論，請看下面的一張表——學校假日表：

暑假：（約）五十天，寒假：（約）二十八天，例假：四十一天（星期日），春節：三天，民族掃墓節：三天，黃花崗紀念日：一天，青年節：一天，兒童節：一天，教師節：一天，國慶：一天，國府成立紀念：一天，國府還都紀念：一天，孔子誕辰紀念：一天，國父逝世紀念：一天，國父誕辰：一天，學校成立紀念：一天，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上面的一張表，已除去一百三十五日。再有宗教學校的佛誕日，聖誕日，學校方面又有自治會，同學會，歡迎會，演講會以及軍事檢閱，童子軍檢閱等，個人方面再加上「事假」、「病假」若干日，試問一個學生上課讀書的日期，如其一清算究竟有多少天？不覺要引起人們的啞然失笑！這里我倒湊起了四句歪詩：

一年三百六五日，讀書二百有零天；
假期無數數不盡，空過光陰太可憐！

談到「暑假」的歷史，我想是隨着學校而來，學校可以說是由隨國民而來，於是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教育制度，根本就沒有作過能適合國情民情及社會環境和需要的改進。比如放暑假的這件事，本是部定的，是如何的「不通」？却始終沒有一個教育專家注意及此！

現在的學校，一面放了暑假開着，一面又在忙着開辦暑期學校，放鬆假是部定的學制，開暑期班也是教育部核准的辦法，我認爲放暑假是教育部的一百個不通，開暑期班是教育部無等的矛盾！這樣辦法，等於每天三餐正式規定的家常飯食不給子弟們食，反而教子弟們吃零食，並且損時傷財使

學生們多增加負擔，多添麻煩！若是將六年的中學縮成四年，於時間於經濟不是都很節省，都很合算嗎？

話又說回來了，讀書讀到半年——一個學期，經過一次考核，作一學業上的結束，休息幾天，本來不是壞事。不過過分的浪費時間和經濟，總不相宜。與其一面忙著放暑假一面又在忙著開暑期學校，不如對教育制度澈底的加以改善！

一般能利用暑假讀書的學生，假期自修有些人還較在校上課來得精勤，成績格外好的也有，祇是少數。究竟學生時代多半還是要靠他力指導的。大概暑假期中學生無論是在一校中繼續求學抑或準備升學，皆欲利用暑假自修才是。自修的目的有兩個：一是「溫故」，二是「知新」。溫習講讀過的功課，可以保持已獲得的學識，毋使忘却。閱讀新書（從未入目的書籍）可以增長新的知識，發明學理。如其在暑假期中不善於利用那很长光陰之人，則未免要傷失黃金青春了！

總而言之，「暑假」這個名詞，我們總希望在中國學制中有一天能把它劃去！

三十五年七月十五日。上海。

索麻法師訪問記

蔡惠明

誰說今年無夏天？熱流的氣節仍舊充溢着上海，使每個人心靈上感到一層沉悶的煩燥，從這點經驗裏，可以證實佛言的不虛，而更增強感來世苦的信心！記者冒着如火傘高張的烈日，與羅無康居士等同路向法藏寺的途中，揮汗底如此閒談着；為時不久，不覺已到了這莊嚴的福地。羅居士是來賓的，所以非常熱情的帶我們上樓，在一間佈置並不十分精緻的小室裏，介紹我們所要訪問的方自錫蘭德名來華講學且求學的三位大比丘僧。那時，因為恰巧午後，其中兩位適在休息，所以單由索麻法師延見，我們俯仰地作頂禮的恭敬後，就依次序的在傍坐下來。羅居士先操英語向索麻說：「他們都是年青的佛徒，現均在社會上服務，並且能聽英語，希望法師慈悲開示。」「吧。」他笑着點點頭，目力似乎集中向我既視的。我被他看得發慌，急中生智地滑用了生疏的洋溼溼語，想解救當前的難堪說：「法師將在電台廣播，並說三版五戒，未知何時舉行。」「這嗎？」他不再向我注視：「本來準備在上星期六辦理，但以近來身體感到不舒服，所以決定暫緩，你預備受持嗎？」「不，我並不預備受五戒，然而很想受持其中能修持的。不邪淫與不飲酒兩戒，未知能否？」

「那麼盜戒等你不能持嗎？」他回答說。
「或非不能持，因為我是一個商人，對妄語偷盜，日常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想於其受而破戒，不妨不持！」

「你是商人，」他笑着，似乎抓得了話題，滔滔不絕的說了一大篇：「商人就必須說說偷盜嗎？這是錯誤的，商人在社會的地位，是為盡人類服務職責，因此惟一的不在賺錢而是做事。假使你持了五戒，對於信用名譽一定有相當增進，那末任何人都要與你交易，如此非但不犯戒律，抑且能成為標準模範的大商人啊！」

「持戒可作學佛的勉勵，」他似徵求我對其所說話的同意後，繼續說：「在錫蘭有百分之八十餘的佛徒都受五戒，良因苟如五戒都不能受，何堪稱佛教弟子？況且，戒律是方便的，誤犯了祇要懺悔就可重說，這譬如小孩子學走路，跌了可扶起糾正的。」

我被他攝服了，接着即由羅居士等相繼討論各種問題，直至六時因要參加佛教青年會的座談而辭了出來，心裏真有異樣的感覺。
可以附帶報導的，與索麻法師同來的尚有釋暉和開明德兩師。他們都穿着佛制袈裟，而更嚴持過午不食及經手錢帛的戒律，可為沉淪的中國佛教界放一異采！

浦東佛教亟待整理

彌安

浦東包括南匯奉賢川沙三縣之地，人口衆多，出產豐富，不但商業繁盛，文化也很發達，即周浦一鎮之區，有中學校四所，小學十餘所，故有小上海之稱。三縣地方之大小庵寺不下數百餘所，報調查者說：比丘甚少，比丘尼却有上千之多，故有人笑浦東為尼姑世界。戰前原有佛教分會設立，但有名無實毫無成績可言。考其原因，不外當事人，既無知識，又乏經驗，思想的腐敗更不堪言！一切佛教行政之權，完全操於某佛教徒日之所謂居士們手裏，此指南匯一縣而言，至於奉賢川沙二縣，更不成話！

勝利以還，太虛大師組織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全國各地，一致響應，而浦東的佛教仍舊凋零，無人過問。筆者在此說自己有四難。被不願為「獅虫」的心理所激動，想為釋迦老子爭口氣，多少計畫都遭失敗，近只辦了一所大雄養務學校，幾乎送了我的命。

浦東的比丘尼，不但多，而且尼庵的財產都還不算菲薄，如要想辦一點佛教事業，想來總還不算困難，況且她們因不堪社會的欺凌，大部份都在覺悟了，曾不斷的問過筆者今後佛教應如何的趨向，並且叫我籌辦一所尼衆佛學院作為培植尼衆人財之學府，然而叫我一個人，如何担負得起這

千斤重担呢。

以上所述，全是事實，實在令人看不過去，恐怕不但我，所有知識份子都是不滿意的。於此我不得不再聲明一句，並不是我想讓浦東佛教領袖地位的野心，我沒有資格，也不願意，實是不忍袖手旁觀，讓這「佛教肥園」荒蕪了！現在有點意見，提供關心或願意整理浦東佛教者參考：

(一)改組浦東三縣佛教分會聘請多聞博學思想前進的大德主持佛教復興應革諸事宜。
(二)主持大德要訓練至少十人以下的幹部人員，作其臂助担任各級職務。
(三)會址設立一定處所，安定辦公——以增進工作効率，其他縣鎮鄉區，得設立辦事處。

(四)創設尼衆佛教學校，亦由年老大德主持，課程除佛學及因梵英等課外，添加醫學常識，俾將來服務社會。
(五)籌集經費辦理佛教及社會慈善公益事業。

以上五點，看來實爲普通之事，然而却是浦東佛教之刻不容緩，所急需者手進行者。事前一頂好由江蘇佛教會派員調查一下——然後再進行一切比較容易。所以最后，我要向江蘇省佛教會負責人大聲疾呼：快來整理浦東的佛教！

國際宗教動態

佛教世界化之先聲(摘譯)

胡厚甫 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歐美大陸有識人士，甚多潛心研究佛學，且組織團體踏實推行，美國境內有不下百處之研究佛學團體，並發行刊物分支部於各地，更有若干佛學團體建立壇場從事禮佛之佛學節目，頗受一般聽衆之歡迎，現時歐洲，因環境影響，推行佛教，尚無何項消息可言，吾人目今所確知者法國巴黎之佛教聯誼會仍在康司登朗斯勃雷領導之下繼續努力推進，此老之大無畏精神誠足欽佩也，最近該會曾組佛教廣播，用法語自巴黎發出；更在越南電台轉播，英國發行佛刊共有多處，其歷史悠久最爲風行者厥名「中道」，美國現亦發刊若干種佛教雜誌，其研究東方文化及人生最高哲理之新大陸人士莫不踴躍，將來

佛光遍照彼土，吾人有厚望焉。

自此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錫蘭接獲海外各國來函詢商佛教事項者較諸通昔突然增加，有來函探辦佛書及刊物者，有聘請佛學導師前往遊說講演者，何以故？良以世界各國人士，無論男女，自蒙受此次戰禍之苦痛以後，對於彼等自幼至長所崇奉之宗教，其信心日趨消失，平日一般傳教者侈談聖人如何個世，如何仁愛而事實所演，世界竟一再大戰，造成空前浩劫，慘苦無涯，弱肉強食天理淪亡，宗教信條，徒爲高論，所謂改善，人心亦不過幻想耳，况現今科學日進，戰術武器更趨明至不可思議之境，人心方面倘仍乏有效之約束，則未來禍患將何所避而理得保障耶！在此種惶惑之下於歐洲爲尤甚，誠是之故，歐人乃至世界人羣咸感不安，至平等，至慈悲，至究竟之大道，化導世界之人心，使趨正軌，人心趨正，則自他一體，天下安矣，若欲達此目的除佛道外，餘皆不足以語此也。

梵蒂岡和莫斯科之間

美、拉、庇愛拿作
蘇儒譯自「民族」周刊

法義兩國總選的結果，顯示了一個重要的因素，即天主教教的得勢。於是有人說歐洲的政治中心要從莫斯科遷到梵蒂岡去了。事實上，莫斯科和梵蒂岡一直是敵對的兩個堡壘，如果把最近蘇聯的改變宗教政策看作對梵蒂岡的一種攻擊姿態，則法義兩國的選舉結果未嘗不可作爲梵蒂岡反攻的初步勝利。(有人並不作如是觀)本文分析莫斯科和梵蒂岡之間的衝突，可幫助讀者瞭解歐洲(甚至世界)的這一新形勢。原作者拉·庇愛拿爲美國哈佛大學宗教史教授，並曾著有「如何對付義大利」一書。——譯者

「疆土日蹙」的梵蒂岡

最近蘇聯的宗教和政治發展使用我們能清楚地看到天主教在東歐所遭受的損失——梵蒂岡在許多東歐國家失去了政治和宗教的力量。所謂蘇聯的西線——從斯德丁到的里雅斯特——成了梵蒂岡的東疆。

在這條新界線以東的，我們先來看波羅的海諸國，這些國家在過去都和梵蒂岡簽有「條約」(Treaties)，天主教享有特權及國家支持，現在他們都成了蘇維埃共和國，取消了「條約」，採行蘇聯的宗教政策。

幾世紀來一直爲羅馬天主教重要據點的波蘭也遭到相似的命運。一九二八年簽訂的「條約」已經取消。農村改革的結果使教會對農民的控制大

為減輕，甚至消滅。還有，波蘭與蘇聯的變更使前屬波蘭的白俄羅斯部份併入蘇聯。猶德尼亞人（小俄羅斯人）也加入了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二三百萬猶德尼亞斯拉夫天主教徒前曾受波蘭天主教徒的壓迫，近宣布與羅馬斷絕一切關係，並聲明返回正教。另一方面，原來奉行天主教的西里西亞已併入波蘭，該地天主教會自將接受同樣的命運。

其次查甸牙利第二次戰後它僅有居民七百萬人，其中三分之一為天主教徒。目前匈牙利在蘇聯控制之下，政府中以農民中產階層為最有勢力。農村改革正努力推行，擁有大量土地的教會失去了政治力量的基礎。

天主教在捷克的遭遇更慘。戰前的民主政府本來和梵蒂岡的關係不好，斯洛伐克天主教黨在戰時曾與納粹合作，一般人民對其印象更壞。捷克流亡政府曾與蘇聯簽訂條約保證捷克獨立及實行民主。但經驗了慕尼黑之慘痛之後，捷克深知必須傾向蘇聯，始克自保。捷克現任內閣總理最近表示：「蘇捷盟約將是我們外交政策的基礎。不論選舉結果如何，這個基礎將永久保持。」顯然的，梵蒂岡如現在提出任何建議決非捷克所願接受。

再看南面三國，他們的居民大部份為天主教徒。一九二九年，梵蒂岡曾與羅馬尼亞簽訂「條約」。教廷同時曾與南斯拉夫進行談判，但格於國台反對未成。目前的狄托政府即認為天主教徒是「戰爭中愛國心表現的最場例子」。

蘇聯的新宗教政策

但影響巴爾幹宗教的重要因素還是莫斯科對希臘教態度的改變。為革命推翻的俄羅斯教會已開始在蘇維埃當局允許下復興。這是為了：第一、消除一個內部分裂的原因，藉以加強蘇聯人民的精神團結。第二、使反蘇的俄羅斯正教教會（在流亡中）無事可做。第三、使批評蘇聯奉行「無神論」的人，無所藉口。

但俄羅斯新教會有一個更重要的工作必須完成——團結斯拉夫國家或在地中海各國中的希臘教會。這本來是沙皇沒有實現的夢想，因為當時教會和政府的關係過於密切，使人一望而知俄羅斯教會是沙皇的工具。

俄羅斯教會復興之初便用以前領導各國希臘的姿態。一九四五年一月新天主教里刻四（Alois）就職典禮中，其他各國希臘教都派代表出席，蘇聯政府並派代表卡爾波夫列席致詞，感謝俄羅斯教會在戰爭中所表現的忠誠和貢獻。愛主教答詞中對蘇聯政府的種種協助表示意謝意並虔誠為「偉大領袖史達林元帥」祝禱。二月九日愛主教發佈第一個正式文告，嚴斥梵蒂岡的親法西斯和親納粹傾向，並呼籲所有天主教國家團結。



防癆第一

好力生

比目魚肝油精
分膠囊劑滴劑二種

治療肺病首重
營養充足
則抵抗力強
則抵抗由侵襲
本製劑中之最
精良者療肺強
優功卓著不
身類製成不
能望其項背

信誼藥廠著名出品

一九四五年三月。愛主教在盛大儀式下訪問「聖地」，並在耶路撒冷的聖殿教堂領事館，圍繞着他的有東方各教會的主教和代表。十月，他遣派耶路撒拉夫主教赴美與美國俄羅斯教會聯盟。戰後羅馬尼亞，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各教會都加強他們和莫斯科的聯繫。史達林最近曾頒給亞美尼，的喬治亞教會高級獎狀和一輛新汽車。

羅馬教——希臘教

梵蒂岡充分瞭解這種新發展的意義。蘇聯對宗教態度的改變使莫斯科和梵蒂岡的衝突變了質。蘇聯如果是一個十足的「無神論」國家，梵蒂岡和他的衝突是很明顯的——宗教對無神論。在這種衝突上，梵蒂岡可以獲得全部基督教國家的支持。但現在的情形變成羅馬教（天主教，公教（Catholicism）和希臘教（正教（Orthodox）），西方教會和東方教會的衝突。在這種衝突上，梵蒂岡所能得到的支持不過是天主教國家而已。

從這種現象看來，最近教皇演說強調「普及主義」並賜亞美尼亞天主教主教紅冠這兩件事含有非常重大意義，這是教皇護士十二世和史達林在鬥法。但儘管教廷報紙繼續攻擊蘇聯為無神國家，並斥責俄羅斯教會為蘇聯工具，梵蒂岡的前途並不見得如何順利。俄羅斯教會的復興是一個事實，愛主教並曾正式否認教會的活動，教士的訓練和學校的開設係由政府控制。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仇視，在自然有更深的因素。一百多年來，教士們一直痛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但自從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蘇聯政府採取了極端反宗教的政策，這在蘇聯境內建立的是參英烈的攻勢，使而蘇聯人民在代都逐立信仰。蘇聯政府採取了極端反宗教的政策，這在蘇聯境內建立的是參英烈的攻勢，使而蘇聯人民在代都逐立信仰。

政教之爭的復活

但從莫斯科傳來的消息，蘇聯政府對宗教的政策的改變，使蘇聯境內各教會的復興，這在蘇聯境內建立的是參英烈的攻勢，使而蘇聯人民在代都逐立信仰。蘇聯政府採取了極端反宗教的政策，這在蘇聯境內建立的是參英烈的攻勢，使而蘇聯人民在代都逐立信仰。

代 郵

各地作家大鑒：
七月月份停刊，已結算清楚，兩週內，如收不到，請來函查詢。（二稿
兩週內，恕不奉簡）
請示最近地址，以便寄奉稿費。
本刊編輯部謹啓七月三十一日

徵求基本訂戶五千

茲者本刊徵求基本訂戶五千，擬定辦法如下：一、介紹十份（訂戶）以上者九折，二、介紹三十份（訂戶）以上者八折，三、介紹五十份（訂戶）以上者七折，四、介紹一百份以上者六折。則介紹人可永為本刊榮譽讀者，賜陳本報社以後出版諸書，得永享七折優待。

議政不干治專號

本報定於第十期出一個「議政不干治」專號，希望各界賢達，佛教同人，對於各地柳教會及一般知識份子，展開各縣市省參議及國民代表選舉運動，提出文或報來消息。

覺羣週報啓

每星期一出版		社址：上海玉佛寺	
定價：零售每份五分		電話：三〇三一五	
社址：上海玉佛寺		發行部：法	
社址：上海玉佛寺		發行部：法	
社址：上海玉佛寺		發行部：法	
社址：上海玉佛寺		發行部：法	

已，在未造世界政府實政以前先建一個和平的山門。同時有下列數事希望各大強國先行瞭解：

第一，人類相互間的鬥爭，現在均以利害為前提，亦以利害為目標，不能透澈的互相瞭解對方，同情對方，這就是各有我相，我見，我執。事只為一個「我」，我以外一概成為對象。試問有了我怎末會有人的？於是弱肉強食，野心家生了貪心，結果不是人家失敗，就是自我失敗，失敗者固然失敗了，勝利者又何嘗得到勝利？總之，一天不能去除我之見，則一天談不到真實的和平！

第二，人類大都把自己看得太高，對別人家的一切估價得太低，對世界各民族不肯以平等待人。這種錯誤尤其以強因為易犯。德意志的希特勒日本軍閥都食到這種的惡果！人與人之間，除去相互瞭解以外，應注意的就是要一切平等！平等以外不能有絲毫的差異，有了差異就有分別，所謂「不平則鳴」，不平等則隨時可以發生問題，於是思想有鬥爭，經濟也有鬥爭，一切均成為鬥爭的問題，根本談不到和平！

第三，人類之間有一件最被尊重之事，也可以說是人類由原始時代進至文明時代的惟一特點，就是人類的「信義」。因為講信義，山物物交換至國際貿易，一句話和一紙契，具有同等的價值，人類的價值，此是其一。可是不幸得很，世界到了今日，人類偶然遇到不能互相瞭解時，縱許是一個大國強國，縱許是國際的憲章，也會不顧神聖的信義，把它撕毀，而過而孔來開口相罵拳手相打，結果形成不可收拾的局勢！這個歷史上的例子很多。最近或可以看看英國對於印度，不難想見？試問信義不講還講什麼和平什麼國際呢？

如果國際間的主人們，(一)自己不能去除我執，(二)又不能以平等待人(三)再不相互尊重信義，則不但世界政府理想永無實現的可能，和平之門也不能大開，今而後人與人之間與國與國之間的一切協定等類都將成為中國道士的符咒罷了！

不能守僧戒 還俗勿污僧

覺

佛律是許可捨戒返俗的，返俗不必因不能守戒，也可因願作有些救國護教等事情而需要還俗，但不能守僧四根本戒，(淫、盜、殺、妄戒，尤

其淫戒，)決須還俗。還俗是清白的行為，緬遜的官紳都以「是僧還俗」為尊榮，唯是犯僧根本戒甚至淫戒，(僧尼犯淫戒只是犯邪淫戒，)仍覆觀惡報，其面尚敢公然住持寺院，主持講堂，恬然不知羞恥，真是大家不避無情德的阿鼻種子，我們僧中有知道試使僧淫俗僧收僧戒的惡僧，務要驅逐而攻之攻而去之，不令留在僧內害僧。由此我們為尊重僧戒，尊重還俗的罪飛白(愧安還俗，)林子青(慧雲還俗，)陳治海(積光還俗)等。捨僧還俗正式結婚而有正當職業，其餘雖因陷於不正結合而偷偷還俗者也為尚知羞恥，勝出雖犯淫戒等而仍污住僧中的僧尼百千萬倍。

所以如遇有不復能守持僧戒的僧尼，應毅然決然立誓捨戒還俗。至于已犯僧根本戒，甚至仍住寺領僧者，更應猛發憤懣淫恥，向佛僧認罪還俗，以求改過做人，尤為切要。必須不能守四根本戒的都捨戒還俗，僧眾乃能清淨；僧眾清淨，佛法僧乃能受人們尊重恭敬。捨戒還俗不是捨棄佛法的信仰，應仍受三皈五戒，最少應仍為三皈信徒，擁護讚歎佛法僧，親近供養佛法僧，為一般在家居佛教徒表率，如此乃能使佛教興盛。

第一卷 第五期	目錄
理想中的世界政府..... 大醒	理想的將來世界..... 王化中
不能守僧戒、還俗勿污僧..... 覺	法海盜測..... 劉繼武
談變文..... 關德棟	一過人世、一過佛教..... 記者
關於焦山佛學院..... 南亭	團結..... 震寶
上海佛教青年會..... 陳子琦	

法 海 蠡 測

佛 武 居 士

一 因 緣

朋友中有許多是愛好佛學的同志，有些寫着好奇心的驅使，也有抱着反對的態度，但無論動機如何，都希望我對他們提出的種種問題，能夠有一個綜合的而圓滿的說明解答。我學佛的時間很短，知道的實在太少，佛門廣大，佛法無邊，要想介紹這一種最高哲理，實在不知從何說起，俗語說：文

六念身，摸不着頭腦，也就是對於佛學莫測高深的意思。古人對於佛學的著述，真可謂「汗牛充棟」，但大多數都是「玄之又玄」的術語演說，這在今日困於工作繁忙的讀者看來，實在不容易引起研究興趣，因為讀解的吃力，往往過門不入的人，不能讀不多，為什麼不能用現代語和文藝方法演說出來呢？這在佛教徒本身似應負有相當責任。

佛理是一種最高的人生理想，這在今日的許多哲學中，還沒有能够望其項背的。在文學上早已開拓了不少中國人的心眼，我常常想如果用現代文學技術來表現這種哲理，因此引起讀者的廣大注意而加以研究，也未嘗不是一種功德吧？

佛語有「中國難生，人身難得，佛法難聞」之句，為什麼是中國難生？佛出於印度，印度為古「南瞻部洲」之中心，（南瞻部洲為古地理學名詞）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文化高深，視其他民族國家，相去甚遠，而且是佛的出世之地，一時大德高賢，聰明輩出，能够在這種地方是幸運的。為什麼是人身難得？我們一生下來便是人，看來是毫不費力，為什麼還說難得？這就因為一生下來就是人，如果人身未得或已失，請問看難不難？我們並沒有把握去做成一個人，也沒有方法來挽救此身的失去，自己的生死存亡，也沒有辦法去把握，一切聽其自然擺佈，如何能說不難得。人身之所以可貴是因為它在構造上比一切

動物複雜，可以由自己的努力而得到進步，這進步還可以成佛，畜生便不能直接成佛。為什麼是佛法難聞？這就看各人的因緣，本來人人是佛，眾生皆佛，（未來的）但能够與佛接近，能够長受一些佛理的却不多，有些人一輩子還不曾聽過一聲佛號，一句佛語的，可見能够知道一些佛理的，這不是一偶然的。

佛以一大事因緣出世，這因緣就是和眾生的關係，這大事就是拯救眾生的大事，我們今日能够與讀者諸君一談佛理，也是一種因緣，也是一件大事，我們的情緣，非常複雜，到今日為止，要詳細分出因緣的頭緒來，已屬不可能。誰和誰見面？誰和誰結合？誰和誰爭吵打架？在什麼地方見面？在什麼地方結合？在什麼地方爭吵打架？我們一生下來，便是前路茫茫，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事。雖然不知道，也不是偶然的，譬如拿現在來說，我學佛是因，而今與諸君見面是緣，有這因緣所以我今日來寫這關於佛理的文章。如果無學佛之因，雖有見面之緣，也不能寫，或有學佛之因，而無見面之緣，或緣不安此，仍然不能發生事實。但我學佛仍需要一種緣，如果非碰到許多有道之士還是不肯學，然而我學佛的前因在那裏呢？我也不知道。

有因有緣便有果，這是必然的。緣是因果中間的一段過程，而且因果又時時互相為用，因即是果，果亦是因，世間的一切萬事萬物，便是因果果這三個階段的連續現象。譬如一顆豆，種起來是因，種下後受日光溫暖和雨露灌溉是緣，生長後的開花結子是果，而這果又是下屆開花結子的因，這因緣果的連貫性也可以說是輪迴。

因緣果的連續現象，便是宇宙間的現象，這是佛家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這即是說佛家對於宇宙人生觀察。即是一種因緣而已。這因緣都是自生自滅，各隨其因緣而生，亦各隨其因緣而滅，並不是有什麼上帝之類來作主宰。不過宇宙間的萬事萬物，其因緣有長短不同，其生滅現象也有久暫之異，人在宇宙中間，日日在因緣生滅之中，自己是看不見自己的，所以常常忽略過去，因為忽略，便不免鬧鬧塗塗的生來，鬧鬧塗塗的死去。

一個生滅的階段，照佛家的看法，是一種劫，其生滅時間愈長，其劫也愈久。我們生下來是歷劫，生滅不已，劫也不盡，那麼，我們有什麼辦

法來把握自己的運命呢？這就從「因」處着手，「因」好像水的泉源，以下的滔滔滾滾，都是這泉源發出的。人生是一種苦流，要把這種苦流遏止，只有在泉源上想辦法，這辦法有兩種，一種是去改「因」，因為人在有意無意間，所造的都是惡因多，所得的當然是惡果；要消滅惡果，祇有將惡因改為善因，若能多種善因，不問緣法如何，自然會多得善果。這決不是迷信說教，拿因果報應嚇人騙人，最顯而易見的，譬如我們口口去說別人的壞話，到處去說別人的壞話，所得的一定不會是好結果，如果你以為現在的惡人還沒有惡報，善人還沒有得到善報，那是因緣的時間較長，所以果報的時間也較遠，我們看不見聽不到而已。一種是去消滅「因」，改惡因是不得已的辦法，也就是在世時一種暫時辦法，進一步還要消滅因，方為澈底。人世間的無論善因惡因，一古腦兒把它停止，這才是正本清源的辦法，因為善惡是兩面的，有善便有惡，而且善惡的界限是很難分別的，造飛機並不是惡事，但被拿來裝炸彈去放，便是萬惡不過，同時善惡也有彼我看法不同，醫人是善事，但日本的醫生把他的傷兵醫好再來打中國，可就不同看法了。人類善惡觀念的因子消滅之後，可能培養出來的是佛因，可能得到的是佛果。

佛對於初起之一念（種因）是非常注意的，這一念目前雖不一定能成爲行動，但已種下了無窮後因，一時貪念，說不定後來可能成爲盜賊，故曰：「菩薩畏因，衆生畏果」，這一語最能表出賢惡凡的區別來。果一個最淺顯的例，對於狹邪之行，聰明人首先便預感到一切不幸的後果，但常人偏偏到病滿身，或傾家蕩產時才知懊悔。佛比我們更聰明，比我們看得更遠更大，對於一切的起因，提防得更早更速，提防的程度也更更更切，遏止這一念的心，也就更更更切，平常人便覺得莫名其妙，視為多事。其實何祇佛與人的區別如此，一個高明的醫生，其醫術便常常治療於病患未起之時，一個賢明的政治家也常常防天下之患於未然，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意即在此，等到一切後果發生之後，才手忙脚亂來頭痛醫頭，脚痛醫脚，已經是放下架的低能者了。

我們這一段因緣（共在此時代此世界做人）也是極可寶貴的，所謂寶貴是藉此來檢討我們人生，以前造過什麼善因和惡因？善因多抑是惡因多？不要妄想逃避惡果，也不要希望妄得善果，善惡的果報，是決不饒

情的。
不祇個人如此，宇宙間一切萬事萬物都應作如是觀，這就是佛家的因果律，因緣法。我們今日藉此文字因緣，用意就在在填的方面猶如昨日死，好的方面猶如今日生。

二 無常

無常一語，本是變化之意，但在中國便成爲勾魂使者的鬼卒，而稱爲「活無常」，再加一個配角便是「死有份」。在江浙地方，如果演唱一齣關於陰陽的戲，便常常有「無常先生」出現，他是被人親近而尊敬的。

佛語中的「無常」，完全不是這回事。它也是一種宇宙觀和人生觀的一面，與上面所說的因緣觀又是另一面。這即是說宇宙和人生是無常的，即是時時變化之意，但是我們凡人的肉眼，却常常發生一種錯覺，看見宇宙萬物都是固定的，這好像地球是時時轉動的，而人却常常看見牠是固定的一樣，佛在二千年前便看見這種科學定律，認定宇宙萬物日日都在變化。他分析這變化過程有四個一定的階段：第一階段是「成」，從無始以來，各隨其因緣湊合，暫時成爲一件固定的物體，（包括人在內）譬如一隻茶杯，由無始之因（泥土）遇偶合之緣，（工匠用水和合經火燒煉）便成一個茶杯了。人也是如此，由一種無始的業因，（慾）遇兩性構合之緣，便生出一個人來，雖然宇宙都從變化而成，成後仍時時在變化，便進入第二階段。第二階段是「住」，所謂住不是永久固定之意，而是指從第一階段至第三階段開始的一段時間，雖然也仍然在變化，但變化的動態，我們肉眼是看不出的，所以叫留住。又如茶杯，在做成之後至毀壞之前，便是住的階段，此階段中也無日無時不向毀壞的途中走，好像人也是無日無時不向死的目的前進一樣。第三階段是「壞」，天下無不毀之物，也無不死之人，但「壞」並不是宇宙的最終現象，物或有碎片，人死還有屍，屍化也還有骷髏，宇宙萬物的最終現象是「空」，這便是第四階段。所謂空不是老子「無爲」的無字，也不是消滅之意，而是一切萬物的本相，這就說明了在成住壞三階段中的形形色色，都是幻相，都是假的，暫時的，惟有空才是宇宙的真形本體，在佛語的名詞中稱爲「真如妙有」，這「真如妙有」凡是看不見的，所以看不見的原因，是人爲一種虛懸障礙所致，假

談 變 文

(續)

關 德 棟

在我們不知道「變文」這個名字以前，有些學者均曾對這種「文體」給它過幾種不同的名稱。這種名稱大半都是一種借詞，且多是一種毫無根據的假設。曾見過約有幾種：

(一)「佛曲」。這是因它們是說唱曲的，而且所歌唱的題材，又多半是故事，故事的內容又多半是關於佛教的，因此稱之為佛曲了。這是最早將這個重要文體發表出來的學者羅振玉先生，加給它們的。在他的敦煌零拾卷四里公刊了「佛曲三種」，因為原來的東西都

二「變文」的體制

一「變文」的組成

是首尾殘闕的，找不到原名，只就着內容不得已而稱之為「佛曲」罷了。這種稱謂很不妥當，這種唐代流行的「佛曲」顯見是有些混淆。其實變文自是「變文」，佛曲自是「佛曲」，他們中間是有着很大的區別。不過一些人把「變文」與唐代的「佛曲」混作一談，也並不是沒有原因。就是因為那時所能見到的材料太少了。「佛曲」是宗教的讚曲，而「變文」又多是演述佛經的故事，都是與佛教有關係的，當然難免相混了。

(二)「俗文」。這是在北平圖書館目錄上所記的名稱。但是我們現在所見到的「變文」，却沒有一卷是寫作「俗文」的。所以可以知道這個名稱的來源，也只是北平圖書館目錄編纂時候視其文體而加的一個名稱。因為像維摩詰經變文之類，往往是先引一段經文，然後再加以闡發和描狀，很有將佛經通俗化了的意恩，所以稱作了「俗文」。但是這也是不正確而毫無根據的。

(三)「唱文」。在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的維摩詰經變文，伯希和敦煌本目錄上都寫作：

「利令智昏，使人常常犯着過失一樣。佛看見這種宇宙萬物的無常真理，覺得不應該去追求虛妄，人的一生氣力，便都花在這虛妄上面，結果仍是閉了眼睛，得不到一些東西去，所以在佛的眼光看來，人生的一切追求是沒有前途的。」

我們雖然也知道有「無常」真理，知道宇宙萬物時時在變化，其最後命運是空，非人力所能挽回，但人仍然向虛妄去追逐，費盡生平氣力，所得到的仍是虛空，這就因為我們被一種業力所推動的緣故。這業力是由物感所造成，由於物感的強烈熾盛，發生一種不可思議的首動力，就叫作業力，業力要把你推到什麼地方，你就要到什麼地方，一點也逃遁不得，結果便向着投生深方面發展，現在世界得得一個個，都是人類把投生深三種行動發展到極度的狀態，這種狀態都是人類的共同努力，在不知不覺間，或有意無意中，直接間接造成的局面。

佛家分析這種業力發生的原因及其循環作用，叫做「五蘊」，五蘊便是色受想行識。吾人最初看見一種物體的形相是色，這色是含有誘惑性的，由於種種色色的物體誘惑，刺激着心的神經而起一種變化，分出美醜，優劣，好壞來，於是美的優的好的便起着受納的心理作用，而欲據為己有，劣的醜的壞的便起一種排斥作用而欲加諸別人。俱物各有主，人同此心，要受納一件東西，不是隨便可以予取予攜的，這時便是想，想是思攝之

意，思攝這件東西，要怎樣才能拿到手裏，想定了辦法之後，便發生行動，用暴力或和平手段，都是行動之一種，但行動的結果，得或不得，都將在心理上刻下一個牢不可磨滅的痕迹，這便是識。由這識的潛藏作用，又對其他物質發生一種色的誘惑，於是週而復始，人生的慾望永遠無窮，業力也就愈來愈大，到今已完全控制了我們的本性，大家都不覺了。

一切物感之足以蒙蔽心光，如塵埃之足以遮蓋明鏡，猶能照物，因垢而物不現垢非鏡之本性也；心能慧，因惑而慧不顯，慧亦非心之本性也。然而物感之侵襲善心，不祇因眼耳鼻舌之神經傳達而已，耳鼻舌等意，均是以直接傳達此種物感於心，是為六根。六根是六種物感的根源之意，六種物感是為六塵，即色、聲、香、味、觸、法，此色聲香味觸法，皆足以障蔽心光，如塵之足以垢鏡，故曰六塵。六塵各由六根之器官，直接於心，遂起五蘊之潛藏狀態。現在所謂人生，不也就是這種潛藏狀態的心理演變麼？這種心理演變，發生一種不可思議的業力牽引着整個世界人類走入投生深的漩渦中。佛以眾生這種造作可憫，故指出無常真理來點化人心，教人向這裏來研究，自然可以解除一切業力的束縛，猶如磨鏡去垢；垢去自然鏡明，可以重現一切物相。

無常是一種真理，是佛家的一種宇宙觀和人生觀。(未完)

週人週一

散文的，有維摩詰經變文，降魔中變文，伍子胥變文等。現在把其中能於一見一斑。流麗生動的對偶中變文，顯露作者兼造絕代才華的文字移錄一些。

維摩詰經變文

是時也，波旬設計，多排姪女，欲惱佛。佛欲憐之，密化其身，為一少年，名曰維摩。佛見之，喜曰：「善哉！善哉！」維摩默然，佛問其意，維摩曰：「如來所說，皆非實事。」佛曰：「何以知之？」維摩曰：「如來所說，皆非實事。」佛曰：「何以知之？」維摩曰：「如來所說，皆非實事。」

降魔變文

六師既敗，神精漸加。秦惠王聞之，遣使賀之。秦惠王曰：「善哉！善哉！」

平津路

安定站，美軍遣共軍夾擊，乘客與美軍皆有死傷，國軍赴事地點援救。

陳誠訪龍雲

長談，並召見龍繩祖，有所訓勉。龍雲談李開案聽候政府處理。

巴黎和會

昨開會，由法總理兼外長皮杜爾致開會詞，向和平國家請求保障和平，尊重民主精神，冀取同意方案。

美

設立全國報機構，國外亦佈置報網，整理搜集各種外國報報。(三十日)

王世杰

部長向巴黎和會建議三點：一、軍事條文，不應使戰敗國認爲過於嚴厲，二、土地政治

伍子胥變文

伍子胥變文，其妻無道，逐其夫，居於荊楚，食其糞，飲其水，日夜哭泣，求死不得。後遇一漁父，漁父救之，伍子胥感其德，遂與其同歸。伍子胥曰：「子之救我，德也。」漁父曰：「我之救子，命也。」

各國將照會日本，應付賠款。

東條

辯護律師擬請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與美國務卿赫爾，出席作被告之證人。

何

應徵將軍由頤維鈞大使陪伴，謁杜魯門。

日首相

吉田感謝蔣主席，對日僑寬大爲懷。

胡適

抵平對記者發表談話：保持北大自由作風，信仰言論自由，並容忍他人之自由，對新文學運動，認三十年無進步。(卅一日)

美軍

被襲擊，發生微妙反響，傳周恩來今日晤馬帥。則蔣主席已電李宗仁，徵求或襲擊美軍案。美司令部發表傷亡數字。中共發

有人尚囁嚅其詞。

于右任

院長，在疏勒檢閱喀什駐軍。並參觀騎兵第九旅之馬術表演。

首都

記者公會，今日舉行成立大會。美國旗交懸下，義務警察受獎，吉倫將軍和一個個握手，感謝美軍對美軍的合作。

軍調部

長春分部撤伯爾門，在哈爾濱機場與林彪會晤。體弱多病，蘇開有改組可能，莫洛托夫或在內閣總理，駐英大使蓋塞夫將出任外長。

史達林

訪英，由英皇英后及公主等殷勤招待。

華盛頓

電：來自美國四十八州之黑人，今日包圍白宮，以示抗議喬治亞州黑人夫婦兩對被白人殺害。(八月一日)

廣州

行營主任張發奎即飛京，聞吳奇偉將有新任命。長谷正期來滬，聞留滬僅三日即轉請示，再赴魯撫慰難胞。

社會部

訊：近台省當局為緊縮經費，實行裁員，台省出產，亟待救濟。交通方面，亦欠協調。

台灣

自熱振呼圖克圖辭職，西藏即由達摩攝政，達賴今年僅十四歲，尚不能主政，老班禪返藏途中，病逝青海，後轉世，新班禪藏殿已在西康青海，各覺得一靈童，老班禪之隨員羅桑堅贊，亦在青海循化，覺得一靈童，名官保慈丹，且已在青海塔兒寺坐床。藏方擬將二靈童，接至西藏後，再舉行正式手續，判定何者應繼承班禪。中央所以遲遲未予塔兒寺靈童官保慈丹以正式封號者，即因其並未完成手續之故。拉薩方面，中央機關現有蒙藏委員會辦事處，交通電台，及教部國立小學，自沈宗廉卅三年繼孔慶宗任辦事處長後，西藏與中央關係，極為融洽。此次西藏國大代表，先各地代表到京，即為西藏內向之表示。滇緬公路被切斷後，康藏人士，曾一度組織康藏狀運公司，利用犛牛馬匹，自印度翻越希馬拉雅山內輸物資，抗戰勝利後，此項艱難之運輸，業已結束。六中全會，雖有允許西藏高度自治之決議，內政部為此亦曾召集有關部會討論，惟以國內擾攘未已，此事亦迄未有具體決定。沈

宗廉因患心臟病，頗不適於拉薩之高原氣候。此番隨西藏國大代表赴京，頗有倦勤之意，惟中央正予慰留中。喜德嘉切前歲赴藏被阻後，現在青海原籍。

秦德純

次長，已由東京乘我空軍第八大隊機飛返抵滬。昨晨視察軍節。裝帥吉士兵：作充份武裝準備。

怪胎

本埠南橋地方某產婦生一孩子，四手四足，兩個頭，一頭吃奶，一頭睡覺。(八月二日)

彭學沛

在精強談：解決國內政治紛爭，稍假時日，相信必能成功。

淘汰

人力車，展緩至明年實施，市政會議決議轉呈行政院。

英

代表在和會提議，王世杰任和會副主席。莫洛托夫堅持英蘇英法四國輪值主席，各國主張山法任固定主席。

瓊島

將設長官公署，人選傳已內定會委甫。

第六十二軍

張瑞貴部，將駐防浙江。

南京

國府明令修正國參會組織條例，參政員總額三一四名。(八月三日)

糧食部

電：月前政府飛延安之口糧炸飛，因汽油短少，被迫降落，前曾要求將該機歸還政府，迄已一月有餘，而所請卒未獲接受，故始派機七架，前往炸毀。

納粹

間諜二十三名，下週在滬開審。

無聲火箭

掠過瑞典上空，目睹此物者，有七八人，均謂其形如飛機。

日)

潘公展

在學術座談會致詞，國際新聞合作，為文化合作中第一要做的事，中英報人實無旁貸。(八月四日)

巴黎和會休會

制止外國干涉內政，對英軍入波斯灣，表示不安。杜魯門宣佈八月十四日，為勝利紀念日。

警防隊

在南翔破獲大規模假鈔機關，抄出大批假鈔及槍械。(八月五

★ ★ 教 佛 週 一 ★ ★

台灣省

政府參議李金榮，北平市政府參議楊立人，皆因籍，而依社長有年，頃來滬參謁，設廚供養，并邀楊委員嘯天及王曉暹俞新徐聖源祝世康程壯王寄一諸先生餐餐玉佛云。

拉卜楞訊

前因喇嘛師嘉木堪呼圖克圖及拉卜楞保安司令部黃正清，發動周屬藏區軍民，前因騎射，參加者兩萬餘人，在距拉寺十五里之三科草原，設帳聚居，於十三日正式演習，計分賽馬及馬上射箭射槍等，一般騎術射擊精良，盛況空前。

和尙節食

救濟蘇北難胞
(本報鎮江通訊)中國佛教會江蘇省分會，同情蘇北難胞流落江南，嗷嗷待哺，木我佛慈悲之行，響應節食救濟運動。除已集集三百萬元，送請省政府社會處轉蘇北難民救濟會統籌發放外，該會仍在繼續推行，期集五款，通知各縣市支會，發動各寺廟僧道一體節食三日，移資助賑。(二十八日寄)

無錫佛教會

今開成立會
中國佛教會無錫支會，自整理以來，已有數月，茲經整理就緒，定於七月日，在南門外吊橋對河南禪寺開成立大會除通知全體會員出席外，並於昨日函請各界蒞臨參觀。

榮增堪布上師火葬

在靜安寺公祭舉行
特夾將帶西藏安葬
(本報訊)西藏金剛上師榮增堪布，於民國十六年隨班禪大師至甘肅那下命等講經至民國二十三年又隨班禪大師到滬，協助主持時，金剛法會後，於上海與王一亭王曉籟杜月笙諸氏組織菩提學會。大師於日前在滬圓寂於昨日下午三時半，在靜安寺公祭舉行火葬到有弟子馮菊蓮、程克祥、彭壽、永碧階與方由南京趕來之西藏班禪駐京辦事處處長計晉美等。火葬大典舉行時，由諸弟子誦經跪拜，三小時後完畢，骨灰由弟子火迴輪轉入一精美之銅質小棺，將帶往西藏安葬。

拜，三小時後完畢，骨灰由弟子火迴輪轉入一精美之銅質小棺，將帶往西藏安葬。

會

一度由中國佛教會浙江省分會理事長之腹心，今已轉任麗水南明山住持，有志推起念起廢局各佛教支會之組織。

杭州

友助醫社馮都生先生讀本報後來函稱：世界歷史的演進，人類智慧在覺，政治運命在草，離自覺入羣，即無文化可言等云。新都田坤法師函稱：重慶蓮華寺近創辦淨慧崇學學校，即由唯聖法師主持云。

西要

世界佛學苑巴利三藏院下學期招收新生二十名，從即日起至九月一日截止報名。

中國佛教布教監獄

各地監獄布教，進行頗為順利。軍事衝突發生後，聞死傷有數萬人，範成法師擬與有關當局商談，組織掩埋隊或救護隊等，赴蘇北工作。

蘇北

前已由法藏寺移住淨業社，以道途險阻，決定暫留滬結夏安居，期內學習漢文及大乘教義，並擬設巴利文講習班，聞由胡厚甫趙樸初二居士担任講述。四事供養，則由此間佛界人士分担云。

錫蘭三比丘

七月十四日，東師略覺頭痛，大便秘結，經西醫診斷，謂無特殊病狀，恐係腦膜發炎耳。略服藥，披三衣，誦經，隨侍見之，乃急請住世，未示可否，照常誦經，十五日仍全披三衣誦經修「大威德入壇儀軌」，及儀軌修完誦發願迴向後示寂矣。遷化時很快，額骨上有字兩行，舌根亦未壞。

北平

僧人對勝利後政府保護佛教，均極感恩，近得平僧聯誼來函云：在滬陷時，曾聞太虛老法師協助政府抗戰，今已獲得勝利，政府明令保護佛教，全國僧俗，感恩之至等云。

暹羅

玉佛，與吾國人有密切關係，這一尊寶物，原來是師白拉那 I-wang-phang 之諸侯推田 Weng-cham 又名 Vientiane (在湄公河右岸東經 1020 北緯 180 間) 所有，是一座鎮國之寶，以綠玉雕成。一七

七八年一位中國籍選羅王——鄭昭，退更稱為睿武里王朝，取自白拉邦之維田。這位中國籍王爺，係潮州人，生長在暹羅，供職於大城朝廷，逢外寇侵入，鄭王時在軍中，驅逐敵人，削平諸侯，統一暹羅，於是被選入擁戴為王，於一七六八年正式即位。王尚武功，遠征暹，因威之盛，為暹羅歷史之創舉。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遣使入貢中國，承認為中國藩屬。一七八七年即白拉邦之諸侯因羅田，發生叛亂，其叛臣逃入暹羅為汶地方，維田候越境捕殺之。王認為侵犯王權，發兵討之，破其都城，並獲希世之寶絲玉佛一尊，置之曼谷宮中。自此後征討不定，至一八九三年止，即白拉邦及維田始終依附暹羅。

關於焦山佛學院

南亭法師來書

南亭法師：聞學界，知焦山佛學院的一點小事，似有擴大的可能。此事的內容，我都知道，我寫家書詳述，並可使讀者諸君知道底蘊，不妨請大家加以公正的批評。事實是這樣的：焦山本以禪淨雙修為宗風，在習慣上，兼含有一般教下的風味，所以多年來與寶華山金山，並駕齊驅，稱為宗律教三家，在現在的智老和上，受青堂慧蓮二老記別後——民國十二年——靜守多年，俟時機成熟，方敢發動佛學院的組織。在創始之初，青慧二老，觀察時勢，並以焦山素有教下的名勝，乃一再鄭重的向智老聲明，你辦教育，我們不反對，但你不應指改本山的宗風，智老唯唯應命，於是乃有今日焦山佛學院的最初誕生。據焦山古規是：禪堂，上客堂，學戒堂。學戒堂是於每年舊歲後辦一次，四月初開始，七月期滿解散，禪堂的行持課，每日三支香，早晚功課，每年四月間，舉行念誦業經半年，六月間每日須上五堂殿，十月後期加香打七，有時結七念佛至七日之多，智老就原有組織，僅上下午於禪堂內增加課程二小時，另在海雲堂，仍以學戒堂名義，招收學僧，上下午授課四小時，晚飯後加入禪堂念佛一支香，早晚殿當然與禪堂一致的。那時的學戒堂禪堂，等於現在的正科預科，且以彼時當局，對於教育不感興趣，所以在費用上，也就不大肯開支，有時即講義的工具和紙張，都是智老掏腰包，而智老的單銀，每年大洋二十四元，收租的稿券是二至四元，日本鬼子未打到鎮江，學僧已作鳥獸散

那時智老之方丈資權，也早已交卸了，鎮江淪陷日寇攻擊焦山，登陸焦山，火燒焦山，諸危險境，皆與德太老共同親歷，俟局面平定後，今住持雲頂和上，就方丈職，將炸毀的雲雲堂重建，有殘破了的禪堂大殿華嚴閣重修好後，就恢復擴充佛學院，正預兩科，招收學僧近六十名，不惜重金，增聘在家教授，這是雲頂和上，和東初盛院的熱心僧教育，值得我們欽佩的地方。但信東教育，就不免忽略了另一方面的行持課，也就是祖規所關的地方。他是將上客堂廢止了，每日三支香與一支香的佛也廢止了，早晚課誦時間，縮得很短，早殿的楞嚴咒改念大悲咒三遍，晚殿的單日彌陀佛日懺悔取消，僅放課山，初夏的華嚴期與夏天的早殿卒未恢復，冬天佛七我不清楚了，他將十分之九的時間，多支配在課程上，於學僧進步上比較快，亦為學僧所最歡迎的，不過在家教員多，課誦回聲雜誌，習時上又對學僧特別愛護，所以學僧於思想上不免虛雜，於行動上不能如習時的，在禪堂受維那管，在出家時受糾察管，出入往還上受知客管，對於佛學上且不感興趣——某期考百論時教自俗——所以一般人，對於焦山的學僧，認為在宗教信仰上發生動搖，智老和上，於日寇佔焦山的幾十天後，就到泰縣去，一撤對焦山事，僅聽取住持監院開或報告而已。智老和上在去夏重回焦山，慢慢覺察到學僧思想和行動兩方面的底細，很想予以糾正，所以曾一度為他們講過戒律，但是不行，於是就對雲頂和上，提出恢復古規的要求，恢復的限度，是正科晚上念佛一炷香，預科念佛三支香，早晚殿楞嚴咒和單日懺悔並觀文，在智老為我受青慧二老的心印與咐囑，我承認過他們決不撤改宗風，今住持監院，是我選擇而受我心印的，他不能違背我的意願，且焦山為名勝古道場，本以叢林為主體學院是副屬品。殿堂為叢林之莊嚴，能啟發入之深潛；亦為佛教徒日常應有之行持，那師範尚有新稿，况以行解並重的佛教徒，不在年青時培植一點基本信仰，而所學的多偏重於社會科學，即使學成，他日未必能為佛教用，倘不能滿我所願，則以生命爭取，這是智老和上堅決的表示。在貴刊第三期一周報教內，轉載鎮江報的消息，似乎是雲頂和上表示接受了智老和上的要求，而學僧遂以為是改組是停辦，逼得向黨政機關呼籲求救，我恐怕因小事而擴充為大問題，所以將內容寫出來，給 法師與諸君，作公正批評的參考，掛一漏萬在所不免，尚希鑒諒，並候道報——南亭謹白

短篇寫實小說

團

結

震 災

西來他是一個吃著耐勞的佃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從不肯過着日安閑的日子。二十年來的辛勞，所得的代價幾開股字幾畝田產罷了！現在他家裏住着七八單的福和子念經拜懺，他見了心裏非常地歡喜。時勢的轉變和剛產的危險他不聞不問，自掃門前雪成爲他中心的思想，因此剛產與學的風聲雖震動了廣縣，他還是堅守舊規的過着小乘自利的生活。吃過早飯照例底往田間去工作，剛走出廟門，忽見西村觀音洞的法生飛跑地走來，一見了西來氣咻咻地說：「西師，你曉得罷？你們這裏要作學校了。」他疑心自己聽錯了話，嘆息地望着他，那臉上帶着一付愁容。

「你說什麼？那裏辦學校？」西來惶惑地問。

「你還不曉得嗎？縣立中學要你的房子住了。」那張臉上陰氣沈沈的似乎出了天大的禍事。

「這算不住，房屋是我建造的，田產是我買的，有我的主權。」西來覺得禍事臨到自己頭上來了，不能不問，但是不知用什麼方法來對付人家，祇有大聲分辯着。

「噢！你那裏不是來了許多學生嗎？」法生看見對過來了十幾個汽車坐滿着學生，往山門口來，下車後那些學生不分青白地往廟裏進來，西來這時臉都氣青了，以爲勝利後人民可以安居樂業，那知越趨越不如了，他看到那班無理的學生在佛前亂來，踏壞了，格毀了，他心裏非常地痛，但是他主人怎能不問呢！「X先生，你們不能這樣了，我雖是一個佛教徒，但是我也國民一份子，我有我的權利，你們不能這樣——」

「這是公家的房產，有你什麼主權。」那位穿西裝帶眼鏡的教師不容氣底說。

「X先生，請問你，我們自己血汗掙來的錢，建造了房屋買了田產，這就算是公家的嗎？如果這樣，你們自己買的田產也是公家的了。不然，你現在爲什麼——」西來瘦長的臉漲得通紅，額上現滿汗珠，急急分辯着。

但是那幾不講理的教師臉紅地吼着，再不讓他說下去了。

「噢！我們不和你講道理，有理你和校長講好了。」教務主任知道自已無理在旁打岔地說。一面招呼學生將那些繩子造的桌椅搬出去，佛像香爐明燈中亂七八糟的擺着，西來想到現在一盤散沙的佛教徒是如何底軟弱無力，不禁流下淚來。

「西師，你爲什麼這樣無能還站在這裏？」智禪聽到這個消息他不敢心地來問道。

「縣立中學強佔我這地方了。」西來直望地帶哭聲說，似乎再也說不出後面的話了。

「不文不白強佔寺產，我真不相信！」智禪驚訝地問。

「學校裏不但要我們搬出去給他們住，並且要把我們的田產充公。」西來訴苦般地說了這些話，接着又咬了幾聲，他的臉色真正有些難看。

「什麼學校這樣無理就要強奪我們的田產，我們是國民一份子，我們要生存，我們要校長講話。」智禪看到那些學生三個成羣四個結黨底與

智禪像，看了這情形，每個人都說了些不平的話。

「我們找校長去。」智禪憤怒地說。

「好，我們一齊去。」衆人這樣響應道。

「校長在後街茶館裏，我剛才還看見他。」一個穿長褂的在家人說：「好，我們就到後街去。」

他們幾個人往後街去，到了大西路便看見黃飛虎與一個漂亮的少女在講話。

「在這裏！」智禪看見了便領頭往裏面走。

他們到了茶館裏，先和校長行過禮，然後大家站着。他們出家人，到此來做什麼？黃校長忽然停止了說話，掉過臉來看他們，發出了這問話。

「校長：你們的學生爲什麼這樣的不講理！把我們的佛像桌椅都打壞了！請校長去處理。」

黃校長冷笑了，一腔說：「什麼不講理，我們是奉政府命令的。」他看見西來站在衆人中，他的臉色馬上變得很难堪了。黃斥地說：「和尚這許多房屋田產，不辦學校，又不做慈善公益，又不修行辦道，究竟做什麼

用？我們奉政府命令臨時住幾天，你們還擔心他們來這裏鬧嗎？你是和尚，你知道你的教規嗎？強佔寺產，這是你自己不對！

「你們住在那裏，寺裏的和尚住什麼地方去呢！田產沒有了他們靠什麼維持生活呢！」王懷德哀求地說。

「這裏不是講話的場所，要請到學校裏去好了。」黃校長冷淡地說，擺出一付鐵面孔。

「西寺房子並不多，你們為什麼要住呢？」而基督教育那許多洋房，你們為什麼不去住呢！誰不成和尚是好的嗎？」大智不平地說。

「房子不多不單住，尊！」校長笑說道。「他們在廟裏不做事，我們不來辦學校，誰拿。你看×省的天甯寺江天寺我們為什麼不去住呢！這是他自己不好。」校長脫下生起氣來，滿臉通紅一對小眼睛圓睜的釘在西來的沒血色的臉上，就像要吞食他一般。

「校長！你不要這樣，他是出家人，難道是好的嗎？」

「不要緊，不生事，是國家的廢人。」黃校長依舊嚴利地說，顯然是蔑視僧人的意思。

「你是什麼東西，不過是個校長罷了！就這樣鬧鬧！」智禪心裏憤憤地罵道。

「他不過是一個校長，竟敢欺侮我們無組織的佛徒！」過了半晌西禪忽然嘆息地說，眼睛裏淌出了淚。

「走罷！」大智粗聲說。他們幾個人沒趣地往西寺走去，踏進了廟門便看見許多學生在跳舞歌唱，西來見了心裏非常地痛，他不再和人爭辯，以前幾個法師聽他辦事，把子孫送出去讀書，他不願意，現在他覺悟了，了知生存在今日的潮流非要有知識能力不可，不然要被社會淘汰。眼前的古佛寺就是一個寶窟，牠是一個辦學修道的地方，社會上人不但不保護反兒保護，想到這裏眼淚都流下來了。他再想想初出家時，他是一個青年，他滿心希望這所廟宇發達起來。然而事實上他勞苦過勞了，他把最好的光陰花費在建築上。他做了二十年的和尚，却沒有人一天過着安逸的日子，他全部血汗完全給這所房屋了。然而現在別人却要奪取他的廟產，不給他一點酬報則已，反兒要叫他搬出去，這是多麼不公道的事情！他現在才覺悟了，這不是他自己的錯，是全佛教徒的錯，要是我們能團結一致，誰人敢

侵奪呢！他現在明白了許多事情，然而已經遲了。

他被悔恨的念頭磨着，他的心裏很難受，回到自己房間裏，裏面沒有人，他掩了門，偷偷地飲了安眠藥水睡在床上。

太陽下山去了，智禪大智念經回來了，他們知道西來煩惱，深恐他尋了短見，急忙忙地回來，一到家便到他房間裏去。

「西禪！」大智一進來便叫道。裏面沒有答應。眾人懷疑地往裏面去找，平日他都是在房間裏靜坐念佛，今天却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們以為他懶惰或者睡了，但是從來不肯早睡，雖然做了一寺住持，還是和清衆一樣，因此家裏的人都相信他。大智走到床前掀開帳子一看，「呀！怎麼了！」大智手摸着西來的身子都冷了，不覺驚恐起來。

「西禪死了！」智禪恐怖地叫起來，就往床邊跑。

「快快拿開水灌。」迷人接口叫道，就跟着跑過去。

「沒救了，他已經死了，死了好久了！」大智用顫抖的聲音叫着。衆人全都擁擠過去，屋子裏起了一陣騷動，大智和智禪開始哭起來。

「我們佛教徒難道一點血性都沒有嗎，當真就讓人家隨意宰割嗎？」大智悲憤地說着，忍不住流下淚來。

智禪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絕望地說：「我們怎麼辦！」

大家沈默着沒有一個人敢說出一句話，而且事實上他們也找不出一個辦法來，他們平日都是以趕經濟為生活，對於公函法律等一點不懂，在這時候要想，想出一個辦法來，也是不容易的了。好像一個沉重的石塊壓在每個人的肩上。

「規避有情天——惟我僧青年。」法禪低聲吟着歌走進來，後面跟着迷醒法生幾個人。

「你們在做什麼？」法禪改換了語調驚訝地問。

「西來氣死了！」大智痛苦地說。

「西來死了！」迷醒和法禪大叫起來，法生也在後面叫起來。悲痛統治了這個房間。每個人都覺西來的被佔，財產的充公，以及西來的死，不過是一個開場，那命運馬上就會臨到每一個佛徒的頭上。他們應該想一個逃避的方法。

「我們怎麼辦呢？」迷醒又一次發出了這悲痛的問話。

「一腐而公的人被逐，辱亡幽張，我們各個等處都會如此，不論是你不論是我。」法禪很堅說。他的臉色是很陰沈的。覺得今後的僧伽，如再不與改過，佛教是自趨滅亡！

沒有人反駁法禪的話，大家泛著痛苦的表情望着彼此的紅眼睛。

「難道我們就應該受人的侮辱嗎？」法生忽然做了一個悲酸的面孔對大智說。

「誰知道？你有別的辦法嗎？」大智睜起兩隻紅眼睛，射出憂鬱的光芒，望着法禪說：「我比你知道得多。你看到X省唯一禪宗的首領江天寺專究律宗的寶華山，他還免不掉住兵隊，你能够做什麼？你一個人能够做什麼？」

「對啦，我一個人當然不會做出大事，可是我們擁有百萬僧徒的我們就做不到一件事嗎？就連自己的身命財產也不能保護嗎？」法禪的張臉因憤了怒變得通紅，他的眼睛乾癟地在發亮，他用堅決的語調說。

「你會說話！那麼你說我們應該怎麼辦？」

「怎麼辦？我們該組織一個佛教會，保護我們自己」，大智臉上一亮，他加重了語氣說。

「你說這就和靜之師一樣，不知天高地厚，要知佛教界處，佈滿了刀劍，稍一不謹慎，就有人反對你，你看不到X寺的和尚底事情嗎？他是新佛教運動的一位熱血份子，因為他太激烈了，所以有人反對他，現在還坐在牢獄裏，你說話要暖心一點！」大智半吃半苦地接口說，打斷了法禪的說話。

「不錯！靜之師是一位熱心佛教教育的人，組織佛教會，建設慈善機關，他天天向大家說要組織佛教會。人家就加留他，你說話要當心！」法禪莊重地說。

大智沒有一點消極的樣子。他的臉依舊紅着，眼睛依舊亮着。他把嘴張開叫出了下面句話，但聲音發了一點低和悲憤：「喂！你們都說靜之。我問你靜之是不是好人？他的話對不對？坐牢有什麼可怕？我是不怕的！我們大家都起來做一點事情。我們都學着靜之師的樣子，看他們會把我們怎麼辦？」

「好！這番話說得很不錯！」一個聲音在後面響起來。眾人吃驚地

過頭往後面看。在他們後面不多遠站着一個人。穿了一件長衫，一張復長的臉微笑地看着他們。

「王寶發！」法禪和達摩低聲說。他們放心了，他們認識王寶發，他是縣立中學的教員。眾人低了頭不作聲，大智却沒有一點害怕，他直視那人，臉上表情是很嚴肅的，好像他預備着和那人打架，於是他不客氣地

聲說：「我們說話，和你什麼相干？」

王寶發一點也不生氣，依舊微笑地看着大智，一面說：「你錯了，你認錯人了，我是佛教徒，我是來保護佛教的」。

「朋友！學校裏還有我們的朋友，我不信？那個人全是不講理的人」。大智依舊握着臉，的面孔說話。不過他也略知道王寶發的為人。

王寶發把眉毛一皺，收斂了笑容，也擺出一個嚴肅的面孔，用略帶點悲哀的聲音說：「靜之是我的好友，你却不相信我嗎？」

「王先生！我們相信你的話」。大智感動地說，眾人都搶了頭看王寶發。

「可是現在房屋已被佔住，產業已充公，西來氣死，怎麼辦？」大智把身子一側，指著床上的死尸苦痛地說。

「他是誰？」

「你們的校長讓學生暗來，佛像打壞了，桌椅壞了，西來受不住你們的開氣氣死了」。大智每一句話像一個沉重的石子打在王寶發的胸臆上。

「剛產後人佔去，氣死又有什麼用呢！」王寶發恨恨地說話，聲音並不高，眼睛裏射出憎恨的光芒，他不相信一個人受了冤屈就會氣死。應當要振作起來，改過而非真正替佛教做一番事業。

「你說他不是？」大智的圓臉變得更紅了，那一對濃眉豎了起來氣憤地說：「我們祖師從艱難困苦中掙下來的錢，買點田產，起點房屋，現在無形中被人家奪去，你說他不死怎麼辦？雖有法院難不成他還讓他說話嗎！老實說，和尚在社會上一向無地位的，有誰高興睬你，打到結果，還不是叫你該形嗎？」

王寶發埋下頭沉思了半響，他聽懂了大智的話。他知道那事情是真的，黃校長這樣的不講理簡直是蔑視「法律」，但是你們出家人也太懦弱了，不應該自殺，你們應該做一點慈善公益，多少還有一點力量。不該把人

生看淡了，走入歧途。他回答大智道：「哼！他自己錯了，一個人氣死了，對大家有什麼？不處？對於仇敵又有什麼害處。我說像這樣死一個，死百個，也不會救了仇的。以後的佛教徒說要照樣向死下去。怎麼辦？我說『佛教會』應該馬上組織起來。講學辯道，大家團結一致就會有力量。你們就有力量保護你們自己的身命財產。」

王寶發把頭掉往後面一看；看見那龐摩位當家大師，便低聲對他們說：「不要怕，你們的佛教會成立以後，外界的人就不敢來侮辱的了；就要你們一心一意的團結起來，你們不要怕那反對的人。要知生存在今日潮流的人，念經拜佛是不行的，應該改換方針，從事生產，建設教育，健全自己。」

「對啦！」大智臉上一亮，他用堅決的語調響應道。「我們一定要把佛教會組織起來，講學辯道，有人反對，我們不管，我們要幹就要幹！沒有佛教會是不行的！假若我們再這樣保守舊規地不參政不適合潮流，我們大家都會做第二個西來！」

「好！這樣好。不愧是一個忠實佛子！」王寶發帶笑地在旁邊稱讚起來。

「好！組織佛教會，團結僧伽，建設教育，從事生產，是今日刻不容緩的工作。」法福連醒幾個人齊聲大叫起來。屋子裏的空氣彷彿馬上變熱了，大家的心都是熱烘烘的。

「可惜太遲了！」一個低的嘆聲響起來。「剎那已經被人侵奪西來已經氣死，也救不活了！」這是迷醒的聲音。

「不錯！要是你們早就醒醒的聲音，團結世界的佛教徒，講學辯道。財產決不會充公，西來也不會氣死，西來也不會氣死，西來也不會氣死。」

「雖然不是希望今後的僧伽，再不王生先生一面說話，一面指着床上的屍體說。但這不能說今後的僧伽，再不王生先生一面說話，一面指着床上的屍體說。」

「以後的僧伽，再不王生先生一面說話，一面指着床上的屍體說。但這不能說今後的僧伽，再不王生先生一面說話，一面指着床上的屍體說。」

「你們的僧伽，再不王生先生一面說話，一面指着床上的屍體說。但這不能說今後的僧伽，再不王生先生一面說話，一面指着床上的屍體說。」

「是到參政的。」第二個剛醒的僧伽，再不王生先生一面說話，一面指着床上的屍體說。但這不能說今後的僧伽，再不王生先生一面說話，一面指着床上的屍體說。」

「富強為我！我們應該團結起來組織佛教會，聯絡世界宗教徒，替國家謀福利。」那僧伽，再不王生先生一面說話，一面指着床上的屍體說。但這不能說今後的僧伽，再不王生先生一面說話，一面指着床上的屍體說。」

「祖師說：『我這佛法，引導民衆走上光明大道。』」那僧伽，再不王生先生一面說話，一面指着床上的屍體說。但這不能說今後的僧伽，再不王生先生一面說話，一面指着床上的屍體說。」



防癆第一

好力生

精油肝魚目比

種二劑滴劑囊膠分

治療肺病首重
營養營養充足
則抵抗力強盛
勝菌無由侵襲
本品為魚肝油
精製劑中之最
優良者療肺任
優功卓著不
身類製成
何同項背
能望其項背

信誼藥廠著名出品

上海佛教青年會緣起

茫茫六合。生死長夜。則無慧日。爾自科舉昌明。歐風廣。...

然其時也。人類有漸滅之患。大地有陸沉之勢。終以種因之不同。...

然其時也。人類有漸滅之患。大地有陸沉之勢。終以種因之不同。...

其來三皇。曾無安居。諸有智者。應思出離。然而菩薩發心。自度度他。佛法在世。不離世覺。是期在二衆之責任。曾無少減於此。...

然而其時也。人類有漸滅之患。大地有陸沉之勢。終以種因之不同。...

- (一) 本會以精研佛理。覺悟青年。起三際正信。趨十善淨行為宗旨。
 - (二) 本會以服務社會。福利羣衆。自救救人。自覺覺人。為行善。
 - (三) 本會以改善人間環境。淨化青年生活為要務。
 - (四) 本會以依佛法。軌範身心。隨宜修持。共證菩提為目的。
- 大綱既陳。概要可明。詳細辦法。別訂會章。遙啟 滄海會諸分衆。...

代郵

塊然法師：
七月份稿費，已寄焦山轉，諒已收到。登著「略談六度」，談意精透，四期已登完。則下文仍請精進續寫寄來，以便續載。

徵求基本訂戶五千

本報定於第十期出一增刊「議政不干治專號」專號，希望各界賢達，佛教同人，對於本報刊號「僧伽與政治」一文，咸予注意，進而有所研究分析，由各地佛教會及一般知識僧衆，展開各縣市省參議及國民代表競選運動，投文或報來消息。

徵者本刊徵求基本訂戶五千，擬定辦法如下：一、介紹十份（訂戶）以上者九折算，二、介紹三十份（訂戶）以上者八折算，三、介紹五十份（訂戶）至一百份者，七折算。則介紹人可求為本刊榮譽讀者，賜閱本社以後出版叢書，得來享七折優待。

議政不干治專號

本報定於第十期出一增刊「議政不干治專號」專號，希望各界賢達，佛教同人，對於本報刊號「僧伽與政治」一文，咸予注意，進而有所研究分析，由各地佛教會及一般知識僧衆，展開各縣市省參議及國民代表競選運動，投文或報來消息。

覺羣週報啟

社址：上海五佛寺	電話：三〇三一五
發行部：法	源方泉善虛
編輯部：長：太	福
校：印	
發行部主任：止	
助理發行：法	
定價：零售每份二元	訂金每份二元
地址：全國各大書店	
出版：每星期一	

覺群週報

(本報刊登中)

第六期

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十九日出版

絕對大多數自由職業團體 十八萬僧衆爭取國大代表

僧中有功在國家望隆之際傑出者
尤應以社會賢達爲國大代表

在實施憲政選政於民的高潮中，召開國民大會，是全國人民最注意的事。因爲它是人民由政治路上邁政之最高的也是最後的一個權力機關。這樣一個重大的全民大會，在準備上如果沒有而而遇到之難，是不能隨便召開的。如要召開，就要慎重其事，充分的把民間觀察一下，人民對政府決定召開國大之前，有沒有補充政府遺忘的意見，政府得審察採取。這樣，將來開起來的國民大會，才不致民有怨言，違背民主。

最高國防委員會議決：定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了。已經發表了的國大代表很多，有的是區域代表，有的是生產職業團體代表（如農工商等團體），有的是自由職業團體代表（如律師、會計、新聞記者、教育會、國立大學、獨立學院等各團體）。有的是政府選派的社會賢達代表。而我們佛教徒看來，無論如何總覺得政府有了缺憾，并且是很大的缺憾，就是，全國各階層職業團體都有代表，爲什麼只有佛教僧尼獨付缺如？難道僧尼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嗎？抑是國民因信佛而遭歧視嗎？我們真百思不得其解。

蔣主席說：

「中國國民黨對於全體國民并無分男女職業宗教階級之分，且更進一步，非特愛護和培植國內每一國民，而且更不忍遺棄國內每一個人才。」（見中國之命運八一頁）

從這一段話看起來，我們知道，蔣主席乃一我民族固有之德性，以情感道義的，人人都可以在國民黨政府之下，獲得平等愛護待遇。可是現在事實上，我們經遭到政府的歧視，已經感覺到政府對佛教僧尼的待遇，未曾平等，你否，不是的，全國各社會階層都有國大代表，爲什麼全國八十萬僧衆沒有國大代表？論理，十萬僧衆團體，應同於一般自由職業團體有合法的國大代表，而僧中有功在國家望隆之際之傑出者，尤應以社會賢達而被選爲國大代表，而事實偏不如此，這樣，能算公平嗎？能教人民心悅誠服嗎？

且據我們調查所知，全國所有自由職業團體，除了學校之外，恐怕很少有八十萬人數的自由職業者，新聞記者有八十萬嗎？律師有八十萬嗎？醫藥師會計師都有八十萬嗎？爲何人數少的自由職業團體有了合法的國大代表，而絕對大多數的自由職業團體，八十萬僧衆反被遺忘了，這不覺有意無意，都犯了天大的錯誤。

國父說：佛學可補科學之偏，及政治法律之不及。
蔣主席說：縱管以後，印度和西域的佛教輸入中國，皆有裨益於中國的學術思想（見中國之命運六九頁）。此可證明佛學，是與人類社會有大裨益的偉大學說，從事這種學說研究發揚的

八十萬信徒，其地位的崇高，實不容忽視。他們對國家社會高度文明之促進，化導人民，增進道德，提高禮俗，其任務之重大，實不亞於任何社會之領導人物。不談民主則已，既談選政於民實行民主，則構成中華民國全體國民之一環的佛教僧尼，亦當仁不讓。我全國知識僧衆，尤其京滬同袍，應即依法手續，大規模的向南京國民政府請願，爭取合法的國大代表，民主的國家社會，是絕對同情我們的，我們堅決的認為：如果國民大會沒有絕對大多數自由職業團體八十萬僧衆代表參加，絕對不是全民大會，同時也失去國民大會的意義。（京滬各佛教團體）

宗教團體應得選國

民大會代表

止方

最高國防委員會七月四日議決：國民大會之召開日期定於十一月十二日。我們讀去年宣布的選舉概況，知國民大會代表分區域代表與職業代表兩種，職業代表內又分生產職業團體與自由職業團體，生產職業代表計工廠商各團體。自由職業代表有律師團體，會計師團體，新聞記者團體，教育會，國立大學，獨立學院，教育部立案之大學獨立院之教育團體。再讀憲政實施進會「對五五憲草之意見」第五項：「國民代表之產生，除憲草第二十七條規定之區域代表外，並將此項代表與區域各額之百分比加以規定。既然如此，何以自由職業團體代表內不將宗教團體列入耶？思之復思之，原來第四項有：「非依法律不得限制其為對人民之一種保障，即不得以命令等限制之意，可維持草案原文。至宗教信仰為預防以迷信邪說，假名宗教，煽惑愚民起見，亦仍以法律限制為宜」。我們想，或許即因此所謂以迷信邪說假名宗教等等，而併取銷了純正宗教師的代表資格吧？這

戰的根源——愛、見

今天是七七紀念日，大家集一堂，在三寶面前誦經，念佛，回向。提起「七七」的名字，我們都不免有苦痛的感覺；自二十六年七月七日開始

真是不合理之事！

我們知道，無論那一種社會份子，都有賢與不肖。以迷信邪說，假名宗教，煽惑愚民者，難免不無，而國家社會甚至全世界人類允許存在的真正高尚宗教及宗教團體，絕對不能因此而抹煞其地位，取消其代表的資格。這等干說，我們決不能因一個律師好咬訟，使社會不安，或打敗了官司，就說所有律師都不能選代表，也決不能因一個醫藥師醫壞了病，就說一切醫藥師都要不得。甚至我們更不能因國民黨出了汪兆銘等少數敗類，就說整個國民黨要不得。事實不應這樣，而且在法在理上也通不過。

以迷信邪說，假名宗教，煽惑愚民者，我們極端贊成打倒，但真正高尚的宗教及宗教師，國家應予以合法的資格與地位。如果說，舉凡宗教，皆是迷信邪說，根本都無存在之價值，那末乾脆一點請政府明令禁止一切宗教好了。可是話又說回來，舉世民主國家，那一國沒有宗教呢？美故總統羅斯福先生的四大自由裏，就有一個宗教自由，此次德國投降後，所有美蘇各頭等盟邦，都下令全國教堂鳴鐘慶祝，人民皆入教堂祈禱，感謝天主的恩賜。這是宗教不肯民主而存在被人們熱情的明證。中華民國約法第十一條規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真正宗教及宗教師的存在，則不能與以迷信邪說假名宗教者，混為一談。並且國家應予以合法的資格與地位。由此說來，則行將召開的十一月十二日國民大會，宗教團體應列入自由職業團體內，得選代表，至少至少，每一個大宗教，如佛教的僧，天主教的神父，基督教的牧師，回教的阿訇等，得選二三代表，以符國民大會之意義。因為他們亦是構成中華民國全體國民之一環。他們對國家高度文明的促進，化導社會人民，補政治法律之不及，不遺餘力，其任務的重大，實得任何社會的領導人物而上之。由此觀之，宗教師的崇高地位，實不容忽視。如果此次國民大會遺忘了宗教團體的代表，則將是國民大會本身的不圓滿！

印順法師講
石季筆記

了中日戰爭，戰了八年多；中國和日本，死傷的軍民都非常之多，犧牲的財產也不可計數！由中日的戰爭為導火線，引起了世界第二次大戰，全世

焦山學教與金山研禪

太 虛

這次到鎮江在焦山宿了四夜，金山宿了二夜，以兩山長幼情感的融洽，談了兩事頗愜心。

一 佛教教育應分兩條路

余提倡佛教教育，本分開為兩條途徑：1. 由佛教團體主辦或佛教同志集辦的普通教育，則應完全依照教育部定規程，辦理小學中學以至大學，如重慶所辦之大雄中學普益小學等，以供民間一般學齡內男女學生照常入學，而寺庵收容的兒童（即未及出家受戒為僧年齡的小沙彌），亦當然可受優待照常入學，然此中之寺庵收容學童亦與民間學童同受一般部定課程的教育，將來畢業及後後制度受戒為僧與否亦悉聽自由志願，概之全在扶養並教育其成人，並非以其為出家僧或必令其為出家僧而施教育也。2. 高中以上及齡（二十歲以上三十歲以內最低十八歲以上）之專門造就僧中之能管理寺僧職務及林僧學教師教會幹才以及佛教辦各種學校醫院農林場工廠報館等事務人員而設，要之以專為造成僧才為目的，來學者要先受僧戒，完具僧相，並養成完美價格，以僧中事業為唯一出路，猶教會大學的神學院以牧師神甫為唯一出路，志不他務，此全立願在献身為教之信仰而上修學者乃大學程度之專門學院也。既名佛學院則當然以佛教學理研究佛教修養實踐並佛教史宗教哲學為主課，然來佛學院求學的僧，多數不能已完具高中畢業程度，不得已乃附加若干為研學及辦事的必要學課補習，若國文史地公民及應用的算術讀等使能適應社會辦理僧事，乃頭年辦學求學的人漸有不明此分開的兩條學路，併在「佛學院」一個名稱之內去教去學，於是弄得兩不合宜。焦山佛學院亦涉紛歧，致發現學不安於路，僧不容於學現象。山中長老少壯常事與余偶談及此，乃苦以辦學兩條路應分開，焦山既係佛學，應將英數等停授，每週二十八點鐘課，大約為佛學（經律論）十五點（第一年可十點加至第四年可十八點折合約十五點），國文七點（一年級八點至四年級五點），公民史地文法珠算等常識技能六點（一年七點至四年五點），另修持訓練三點（即早晚念誦坐禪等），另

自習三點或四點，俾可從容為了解佛教實法比較的修學。金山老少翫然則大致可依行矣。

二 止觀禪定學應修習且研究

止觀禪定為佛學一大部門（戒定慧三學的定學），佛學沒有了他便沒有超世的慧果，中國的禪宗尤成了禪中的一種畸形發展，由禪中流出的特殊典籍（語錄拈指等）數千餘卷，不下於密宗究軌之在印度與西藏的發達，而金山由宋迄今仍為禪寺的巨擘，清季來坐禪的風尚繼持着，不過也漸趨醜陋輕薄的應赴了，我因二宿金山的緣故，寺中退老與現代的兄弟，漸能忘懷相洽，直率的曾以斷絕輕慢專提禪參及就寺中老卷二三十人，由退居現住六七人指導，以其現成的四五種大藏經并所收各種的線裝書籍，陳列藏經閣，闢為「禪學研究室」，每日研究一點鐘，至多兩點鐘，既可為禪堂中開示初參時豐富禪話，尤可引起國內外人的嚮慕禪風，現任欣然願商量實行，並當時請為開列研究的內容門類，在臨別時匆匆寫了指月錄及跋，五燈會元及跋，少林至曹溪六祖禪錄金山歷祖禪錄等等，約十五六門類，若一人分研一種或二三為合研一種，則半年可畢，若於各門類鑽研期二三年至十數年亦研尋無窮，雖未足以完備余之世界佛學苑觀禪林之計劃，亦足以聊備一格焉已。

焦山印象

太 虛

電杖嶺然空石間，碧峯掩映碧梧灣，銀帆片片江波上，橫越溪流相往還。

上海鎮江佛教同人發起赴蘇北掩埋尸骨除者用密雲悟祖均以勉之 太虛

撥將楚尾接吳頭，終古青山時碧流，遙洗隨江腥血氣，幾人同駕救民舟。

談「變」文(續)

關德棟

就着現在發現的「變文」研究其文辭的組織，是可以分成爲種種不同的方式。爲了清楚些，這裏由兩方面入手去敘述。

一、由「變文」的體裁去看，大約可分爲三種：

(一)在散文的說白以後，並不用引端，而即繼以五言或七言的韻文。這一類的「變文」有地獄變文，大目健連冥間救母變文等。

地獄變文：(北平藏佚字第五十三號)

既將投棒，直至墓所，覺得死屍，且亂打一干鐵棒。呵實道：恨你在生之日，慳貪疾妬，日夜只是算人，無一念饒益之心，只是萬般損害，頭頭增罪，種種造殃，死值三塗。號菩薩佛子。

在生恨你極無量，貪愛之心日夜忙。老去和頭金換卻，少年眼也擬梳。

百般放聖護依着，千種爲難爲口糧。在生愛他體恰好，業排卷扇不分張。

緣男爲女添新業，寔案設計走忙忙。盡頭呵實死屍了，鐵棒高台打一

大目健連冥間救母變文

一和尚卻歸，爲傳消息，交令造福，以救亡人。除佛一人，無由救得。

願和尚抽提涅槃，尋常不波，運載一切衆生智慧，銚動勝不煩惱林。

南誦威行，普心於世界，而諸佛之大願，億若出離泥塗，是和尙惡親。

皆降。一日速向以，更往前行。時向中間，即至五道將軍坐所，問阿

鞞消息處：

五道將軍性合惡，金甲明品，劍光交錯，左右百萬餘人，總是接長手

脚。

叫讚似雷聲振動，怒目得電光驟動，或有劈腹開心，或有面皮生刺。

目連雖是聖人，驚得魂驚膽落。目連啼哭金慈親，神通急速若風雲。

若聞冥途刑要處，無過此個大將軍。左右僧僧當大道，東西立杖萬餘人。

縱然舉目西南望，正見俄俄五道神。守此路來經幾劫，千里萬紫定期名。

(二)在散文說白以後，而用「若爲」，「若爲陳說」，「云云」，「詩云」，或「於爾之時，有何言語？」爲「引端」引起一段「五言」或「七言」韻的文。這一類的「變文」有降魔變文，八相成道變文等。

降魔變文

波斯匿王見舍利弗，即勃交嫌，各須在意。佛家東遠，六師西呼，朕

在北面，官座南邊。朕負三逆，各須明記。和尙得勝，帝金鼓而下金

幣。公蒙若強，扣金鐘而點齒字。各處本位，即任施勝。舍利弗徐步

安詳昇師子之座，勞塵又身居寶帳，揀選四邊，舍利弗即昇我座，如

師子之座，出離妙之聲。勞塵又有何變現，既任施勝。六師聞語，忽

然化出寶山，高數百仞，欲舉碧玉，果鬼白銀，頭長天漢，筆竹勞蘇

。東西日月，南北參辰。亦有松樹參天。巖巖萬段，頂上隱士安居，

更有諸仙遊觀，駕鶴乘龍，飾狀騰風。四衆誰不驚駭，見不成若稱嘆

。舍利弗雖見此山，心裏都無畏難。須臾之頃，忽然化出金剛。其金

剛乃作何形狀？其金剛乃頭圓像天，天圓祇堪爲蓋；足方六圍，大地

纔足爲踏。眉廣葉如青山之兩眉，口吐銀獅江海之廣闊。手執寶杵，

杵上火箭兩天，一撥邪山，登時粉碎，山花委悴飄零，竹木莫如所在

。百嶺齊歎希奇，四衆一時唱快！故云：金剛杵破邪山處。若爲：

六師忿怒情難止，化出寶山難可比。巖巖可有數山句，紫葛金藤而覆

地。

山花蔚鬱錦文成，金石崔嵬雲裏起。上有玉喬丁令威，香水浮流寶山

裏。

飛佛往往散名華，大王遙見生歡喜。舍利弗見山來入會，安詳不動居

三昧。時化出大金剛，眉高額闊身軀穩。手持金杵火衝天，一撥邪山便粉

八相成道變

太子一從守道，行滿六年。當臘月八日之時，下山，洗滌河沐浴。爲

久事修行，身力全無，唯殘骨筋。子無困頓。河中，洗滌河沐浴。爲

於彼岸出來，不能繫帶。基文殊而垂子，松樹成空，承我柳於河邊。講

六年苦行志應勤，四智俱開感尊身。下向照連河沐浴，山登草座勸衆

衆。金滿覆在其體，白毫光相素如銀。文殊長者設願序，俱養如來大世

尊。(本節未完)

每天翻開了報紙，寢夜，拾月，露萍，蕙許的新聞，觸目皆是。再一想到現實的社會，處處都散佈着些冷態和欺騙，人們生活在這無聊憂患和恐怖氣氛中，稍一冷靜觀察，便不禁有「一海逢荊棘」，「苦海無邊」之感。真是「人間開避風波險，一日風波十二時」！

略談禪定

這些塵海中的平地風波，大概都由於人們的妄想造成。妄想的類別，可分為二：(一)本能的衝動，(二)錯誤的認識。在佛法中，把這統說為「種子」或「業力」。因着過去的意思和行動，薰習到八識田中而成爲種子，以致現在能够發生現行的力量，便是本能的衝動。因要滿足這些衝動，於是又引生些錯誤的認識，由錯誤的認識發生種種的行動，又薰習識田而成爲種子。這樣的展轉相生，根深蒂固，要想從根本上加以對治，那就惟有去

努力修持「禪定」了。

人們雖有錯誤的認識，但也有正確的理解，不過在塵境迷緣的時候，理智往往會被環境所轉移而不能自主。原因是沒有經過修持的理智，它的影響，不能够超出第六意識的範圍，力量是非常的薄弱。所以必須修習禪定，才能够把理智深入八識田中而固定其力量。所以大智度論上說：禪爲守智藏功德之顯用。

「禪那」是印度話，在我國有兩種不同的意義：(一)思惟修，(二)靜慮。思惟修是從禪定的入手方便立名，因爲必要經過思惟修習才能够獲得定力。大智度論上說：「思惟修者，此可對因。何以故？思惟是尋量之念，修是專心研習之名，故以對修因」。大乘義章上說：「上界靜法，奢觀方成，名思惟修」。靜慮是從禪定的本體上立名。禪定的本體，並不是稱木死灰，而是寂靜中具有靈感之用的。所謂「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和儒教所說的「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是有些相同的。這個「慮」，便是深入識田的理智！

禪定入手的方便，要卻五事，除五法，行五行！五事是指的色聲香味觸五種可欲的事，所以又名五欲。這五事最能妨害禪定，故佛經中常加以嚴厲的呵責。大智度論上說：「衰哉衆生！常爲五欲所惱，而猶求之不已。此五欲者，得之轉劇，如火與疥，五欲無益，如狗齧骨；五欲增爭，如鳥競肉；五欲攪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惡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如假借須臾。世人愚惑，貪著五欲，至死不捨爲之，後世受無量苦」。五法是指的「貪欲」「瞋恚」「睡眠」「悼悔」和「疑」。這五種法能盜覆定心，故又名五蓋，五行是指的「欲」「精進」「念」「巧慧」「一心」。欲，是想超出欲界；精進，是專精不懈；念，是念禪定的樂；巧慧，是觀察尋量欲界和初禪的快樂而加以去取；一心，是繫心緣中不令分散。能够先把五欲的害處看穿，再除去五蓋，實行五行，就可以獲得初步的禪定！

禪定有世間禪，出世間禪，和出世間上上禪的區別，說起來是很多的。現在決於篇幅，只能夠簡單的說明如下！

世間禪有「根本味禪」，在「根本淨禪」之分。根本味禪之是「四禪」「四無量心」和「四空」。四禪是顯生善樂禪，定生善樂禪，離善妙樂禪，捨念清淨禪。四無量心是慈、悲、喜、捨。大智度論上說：「修慈心爲除衆生中隨覺故，修悲心爲除衆生中惱覺故，修喜心爲除衆生中不悅樂故，修捨心爲除衆生愛憎故」！四空是空無邊處定，色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把四禪四無量四空合起來又稱爲十二門禪。修習這十二門禪，能够生起一切出世善法的根本；但修習的人對於這些禪定的滋味却很有貪着，所以稱爲根本味禪。根本淨禪是「六妙門」「十六特勝」「通明禪」。六妙門是數、隨、止、觀、還、淨。數是數自己的呼吸，從一到十，拿這數息的一念去收攝一切雜念。隨是用細微雜念，依靠自己的呼吸，心念隨呼吸出入，不爽波動。觀是觀察現前一念，了別五陰(色受想行識)的虛妄。還是返照能觀的心也是虛妄不實。淨是心無所依，不住不著，泠然清淨。——妙是指的涅槃(不生不滅的境界)，修習這六法能够進入涅槃，所以稱爲六妙門。十六特勝是：「知息入」「知息出」「知息長短」「知息遍身」「除諸身行」「受喜」「受樂」「受諸心行」「心作喜」「心作攝」「心作解脫」「觀無常」「觀出散」「觀離欲」「觀滅」「觀捨捨」。這也和六妙門大同小異，不過在觀察上比較細密而

週一人世

武漢行轅嚴禁罷工意工。

香港 政府既止，華人結社禁令。聞現已恢復若干團體。

巴黎 和會中的弱小國家，對四強提出不少異議，然而四強特別是蘇聯，却表示堅決反對的態度。

上海南翔 破獲大規模製偽鈔機關，要犯多人已捕訊，聞已被廢了市。

海南島 冷落，土匪飢荒聞，顯嚴重海口市，現商業蕭條。

柯克 上將稱：美駐華海軍陸戰隊，并未奉到撤退命令。安平事件，由馬帥全權處理。

台灣 將取專賣制，定期成立貿易局。

美陸 軍參謀長艾森豪威爾稱：在未來一年中，美須擁有兵力百萬。(八月六日)

歸基 將軍發表談話，華北美軍可應付任何環境。關於美軍撤離中國一事，迄未接到命令。

越南 保衛四週，法越又發生衝突，死傷法軍五十五人，法請美國轉遞邊境糾紛。

三分之二 通過案，改於今晨付表決，莫洛托夫簡外生枝，全場譁

中央政校 與蘇校合併，決改名政治大學。已由蔣主席批准蘇聯教育

北大 校友會歡迎胡適，胡適於席間會說：中國無五十年歷史之大學，義大利飽羅利亞大學，一千年之久，巴黎大學九百年之久，牛津劍橋亦有八百年。北大若得政府經濟協助經十年努力，必可成一好大學。(八月七日)

巴黎 和會規程委員會通過美建議，決定邀請匈、羅、義、保、芬等五前敵國，出席和會，俾使彼等，可在全會內陳述意見

郵資加價 交通部長俞大維談：郵資一項，每月虧累達四十餘億，均以國庫彌補，為欲使寄信人增加負擔，以減輕全民之課稅，故不得不有加價之舉。

偽滿洲 國皇帝溥儀，決引渡至日對質，學術界的殊榮：世界數學研究中心，將設在中國。

我國 將設在中國。

上海電信局 會同滬滬警備司令上海市警察局長商定，對於本市不

國防 最高委會，通過調查公務員待遇。事件發生後，美國總統派自由派均

安平 反對撥兵，主全力促成我國安定局面。(八月八日)

東京 國際法庭，審訊松井等三戰犯，松氏對南京大屠殺案，圖規避責任。

精逆民誼 自得悉再審反回之消息後，日來於獄中頗感不安，對外界所

飲食頗減，終日橫掃布臥，默不作聲，對外界所

謂之書畫，亦不作畫。

莫洛托夫 對程序委員會，與請推舉，澳外長薩德似有三分之二之

史達林 接見時蘇聯外長秋卡諾卓夫亦在

河內 市內對到處發生法越衝突，手榴彈被擊斃，七日深夜未停，越人五名

上海工商 請願團在京，分請國府院當局，請代表陳述工商危機情形，請求政府作緊急有效救濟。

美發華 會撥一億四千萬，救濟東亞各大學教授，教部已派楊秘書攜款來滬即日分發。教授十萬，副教授九萬，講師助

政幹 二校合併後之政治大學，蔣主席仍兼校長。

對賠日償 會議美國力圖早開，遠東委人工預料蘇聯必力圖阻撓。

中國警察 八日晨會同美陸戰隊憲兵搜查各咖啡館，逮捕十五至二十人，使等均由美軍警車裝走。

阿刺伯 入親蘇，拒絕參加倫敦回桌會議。(八月十日)

馬特使 與司徒大使發表聯合聲明，闡明談判報籍所在，中共要求地方政

蘇聯 與烏拉圭，簽訂友好條約。

越南 法軍暴行，慘殺我僑胞，我提嚴重抗議。(八月十一日)

東訓部準備結束，為美方放棄訓解第一步驟

(八月十二日)

一週佛教

菲律賓旅菲中華佛學會

所建大衆信願寺產業，近被私人欲圖佔有，引起糾紛，擬呈請中國佛學會處分。

常州天寧寺

退居證蓮老和尚，近在常州假天寧塔院房，創辦常州佛教醫院一所，送診施藥，救濟貧病，深得當地社會人士讚許。即待上海中國佛教醫院成立後，該院可修改爲武漢分院，以與國院取得聯繫。

南京佛教文化社

自上月開幕以來，頗博京中佛界人士讚美，佛教文化界有如此規模之機構服務社會，尙屬空前創舉，聞該社社長李子寬居士，因欲積極發展社務起見，延聘請各地佛教專家爲編輯，擬於年內出版數種新書云。

又

「佛教文化事業，原爲吾等義不容辭之本职工作，而現大師業告之補助（將來志乘中必傳之書）尤爲繼志述事報答師恩之當然之舉，願謙淺陋，而此心此志，則未嘗稍懈」。最後復云：「感勉勵之深心，佛才具之不足，恐有玷雅望耳。然既承寵愛，願勉爲分勞」等云。

昆明

雲棲寺下院勝因寺辟建講經法會，請修圓法師宣講阿彌陀經，以此功德迴向現世界平安樂人民及迴瀉障亡將士羅羅災民等云。

此次蘇北戰事

傷亡甚重，現由本市紅卍字會，佛教會，社會熱心人士發起組織「蘇北災區救濟傷亡委員會」，推定李天眞爲主任委員，止方範成朱警辭爲副主任委員，白讓吳原修張秀盛盧惠民汪慶妙張正雅爲常務委員，組織掩埋傷屍二組，聞不日將赴蘇北災區工作。

杭州

佛學會，近由孫厚在居士及杭州諸山住持，通力合作籌備，已告成立。

太虛大師

於六日晚十時搭滬甌火車赴鎮江句內返滬。

佛教信衆聯誼會

范古巖居士建議在滬籌設

太虛法師法座：日前兩接手書，殊爲欣慰。本擬赴申謁座，所以未克即復。嗣以佛教交會有請座之邀，而氣候又復寒雨綿綿，及今已屆炎夏，出門更覺困難，捨奉函候安外，已無辦法；用是修書以當面談。

滬上佛教同仁思發展者實居多數，願無重心以策中力量，故各寒足不前。吾師今能駐滬領導，當有希望。寺院方面不必言，至信衆方面，也須率促進；各團體傳統各有特性，未能一致，倘能聯合起來，將各團體中所有同志者，聚集一堂，商討各事，或可從一定目的邁進，庶於有成；此農昔有佛教居士聯誼會之議。（幾年前有居士公會議案，曾發表佛教日報，亦此之類。）今用佛教會信衆名目，可稱「佛教信衆聯誼會」。在此會中，可以規定信衆在佛教地位，應負佛教何等責任，應服務社會何等事業；如是把虛世間一切行動，都歸納到佛教中來，實至名歸，令社會知佛教之偉大。往昔居士所作功德等，每避名不居，故社會上不覺佛教徒有所行事；今有一聯合團體，凡個人所行業，均以此一個團體出名，則開顯起來，自可與他教抗衡矣。此則農之意也。

至於事業，慈善教育兩者，尤以教育爲急。嘗謂有三種辦法：

- (一) 設信衆子弟學校。
- (二) 信衆素具教育界資望者，創辦學校。（校長教師均是信衆僧侶亦可任之。）
- (三) 信衆教育研究社。（集信衆有教育志趣者研究教育事項，以爲設上二校之準備。）

然信衆要負佛教責任，自先不可以不習佛學，故實際上，佛教學院不但信衆需要，信衆亦復需要。最好自然能單獨開信衆佛學院；現在格於世學以及職業，無法單獨設學，只有一種業餘學校，或爲晨校，或爲夜校，或爲星期校等可以辦辦；或編成適當課本，辦一兩授學校，令需要者可以自修。

凡此種種，皆非集合信衆通力合作不爲功。前曾與滬上同仁言之，冀贊善，而以時局關係未能實現，且經中心人物能提舉者，則當涉到聖也。

今師在德以中國佛教會整理主持，期有提挈之可能，因信業有為者，均傾仰於師；而信業之有地位者，亦非師莫能輔成也。但未知時節因緣如何耳？傾此情願，不覺言長；惟吾師考慮之。餘容後述。敬請法安！

學人范古農和南，七，廿一。

天竺三訪聖

周辟光天竺訪聖途中過奈格坡大學哥斯伯教授於旅邸，彼此討論瑜伽哲學問題頗為相得，遂搭車同赴鐵路梵那馬里亞城謁那摩禪師。達摩在南印晚七時車由馬德拉斯動身，翌晨抵鐵城，該地多山，氣候最熱，午後不能出門庭一步，困坐室中，入晚始覺涼快，余抵鐵城後，與哥斯伯教授同住於萊易博士家中，萊易博士為馬特拉斯大學名教授，近因年老退休鄉間，從那摩禪師專事香尼瑜珈（中國所謂禪學）之術，余謁那摩禪師時，乃以鮮花水菓敬獻，渠見余至，微笑點頭相答，並囑余席地而坐，禪師坐於床上，默然入定，那摩禪師自己設有阿須籃一所，於阿山之麓，一條短褲，攜一杖，餘無他物，渠與弟子不以口頭文字相傳，乃以心心相印，或有人問之，如何開始參禪？渠即曰：誰是你？其言外之意，吾人今日之身，皆非真我，乃一假我。如能覺得真我，則此真我與宇宙同大，與天地合一，故那摩禪師之教實係達摩祖師一派真傳，其來中國者，形成了教外別傳之禪宗，如要覺得真我，必須破除我執，達無我之境，不染一物於心中，古佛所謂「雁飛斜過澗含影，影滅依然澈底清」之境，然後見任何一物，皆具生意，見天地之心，「溪身遍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滯淨身」，杜甫所謂「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亦見天心之意也。那摩今年六十四歲矣，鬚髮已白，彼於十六歲出家，其時彼正在馬特拉斯大學參加錄試，忽然證道，乃棄家坐於山洞中達十八年，其後功行圓滿，始下山投道諸弟子，設阿須籃於鐵城，今日印人咸稱為大聖人之「Maharishi」余在印度書肆中，見每一梵文經典，都印有那摩禪師及阿羅頻多竹像，足見印人敬慕之情。余住於那摩禪師阿須籃中計四日，日夕與禪師共坐一空室，雖證悟未能，亦略知文字般若耳。關於那摩禪師及聖哲阿羅頻多氏顯聖之事跡殊多，常人聞之，恐不合科學之說，姑不贅述。

中流特大號

中國佛教會務人員訓練班專刊。準於八月二十日出版。內容包括訓練班全部概況，以及各教師自編講義，足可為辦理會務之參考，凡我佛徒宜人手一編。定價：另售專刊每册一千五百元，預定本刊全年四千元。出版無多欲購從速

發行所：鎮江焦山中流月刊社

徵求附印佛法導論啟事

李圓淨居士著佛法導論，海上向有四號小字本三號大字本，及仿宋印本，抗戰時期，內地復有四川自貢本，安徽屯溪等本，勝利以還，各方需求愈殷，奈各流通處均無以應，爰發起徵求附印本四號字報紙三十二開本，委託上海茂名路一百一十一號大法輪書局經辦，每一千約計法幣二十萬元之譜，附印每單位自一萬元起，附印日期九月三十日截止，定於國曆雙十節出版，屆時概按時值成本派書，外埠照加郵寄包扎費。

覺羣週報祝詞

弘傘 范古農 榮柏雲 等同啟
止方 蔣維喬 吳致覺

覺世福民，羣而不黨，週遍人間，報道無爽。地久天長，詞達意廣，夏雨時行，萬物滋長。正義開發，直言惠護，分化全球，有目共賞。蒼雲普蔭，慧日高朗，法蓮三輪，人天共仰。

大忍

玉佛寺主辦之

上海佛學院

秋季加聘教師，加招新生，聞定于八月

廿日開學。

巴黎廿一國和會演出

大 醒

自一九一九年的「凡爾賽和會」排演以後，距今二十七年，世界第二部鉅著「巴黎廿一國和會」，又於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盧森堡宮演出！這是世界最有價值的歷史劇，劇情之精彩，角色之傑出，黃蓋之飛大，演出之驚人，可以說比較孔劇、魯劇、周劇、曹劇、蔣劇、黃蓋之飛大，道子龍等之輩英會更勝到千百萬倍！此會也可以稱做「巴黎英會」。

巴黎英會揭幕後，旬日以來，全地球每個角落裏的人們都在仰首瞻子瞻着眼睛望着耳朵等待着熱鬧與真諦，全人類所有的新聞報紙和播聲機器都在作義務宣傳，每天每一時刻不斷地向四方八面有人跡的地方送達或廣播，盛載大矣！

先看陣容吧：一方面：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與次維辛斯基，由莫斯科飛抵此間，蘇代表團共三百餘人，分乘五機，相繼降落。蘇代表團中首次包括立陶宛外長羅斯庫斯，愛沙尼亞外長法雷斯卡姆，及拉脫維亞外長克拉克內。由烏克蘭外長基爾爾斯基，及白俄羅斯外長基萊美分別率領之該兩國代表團，亦均抵巴黎。（中央社巴黎廿七日專電）

一方面再看：美國務卿貝爾納斯及代表團一行，於搭機赴巴黎參加和會時，有成千美人前往飛機場參觀杜魯門總統為貝爾納斯送別典禮。（中央社華盛頓廿七日合衆電）團員人數好像僅六十人？

英國，外相貝文政躬遠和，不能出席廿一國和平會議開幕，英國代表團團長，暫由首相艾德禮代理！前往巴黎。據電訊所云團員大數是二百人。我國出席者，外長王世杰率巴黎和會代表團吳南如、蔣毅及其他團員今（廿七）日下午抵巴黎，在機場歡迎者有傅秉常（駐蘇大使）、梁龍（駐瑞士大使）、金開泗（駐比大使）、及法國臨時總統之代表等，團員人數計有四十人。再加十七個中小國家的代表以及以地主資格出席法國班底，總計人數約為一千五百人云。有這樣的堂堂陣容，瀟灑威風，還說做不出好戲來嗎？

幕開以後，由法國皮杜爾以地主國身份臨時主席跳躍官，向各代表團致歡迎詞：「余謹代表巴黎人民歡迎君等蒞臨！……法國早已準備與各民主國家合作，以鞏固世界和平」。云。接着是主要的節目，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對義大利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芬蘭五戰敗國之和約草案」，其次就是「的里雅斯特問題」，「多瑙河自由通航問題」，「聯合國人民在義大利及巴爾幹所受財產損失賠償問題」，乃至「巴勒斯坦問題」等，開編戲照例有「大會程序規則問題」，壓軸當然是「和約」，而且和約包括

的子目一定相當多？可是非常奇怪，却沒有見到「對德問題」？戲正在一幕一幕一齣一齣的扮演，看戲的人不等待戲完頭欲加以批評，則未免心急了。記者在台詞中認為最中聽的，有貝爾納斯所說的「巴黎和會，將為善等努力建立和平之開始，而非其終結。但以其避免可怕之新戰爭之希望，主要在於善人能否除去此次戰後所遺留之足以發生衝突之危險根源！……世界中各國，宜以互相猜忌之方法，建立其主權，實無理由之和平。……善人之所以堅持合作，蓋因善等恒不能依照善等之愛好，而確實獲得和平。在未獲得確實和平以前，善人必須互助以建立和平，且應互助以使其持久！」這應該鼓掌！

還有，我國外長王世杰的演說：「善人盡知提出條件而施諸戰敗國為一事，而將此種條件置於條約中，且經長期證明其為可行，而使和平得以持久，則完全另為一事。……戰勝國必須格遵彼等在戰爭期間所作之諾言，以及其所揭舉之原則，例如言及調解領土要求之衝突問題，善人必不可忘記大西洋憲章，亦不可限制其實施。戰勝國不應向戰敗國提出命令戰敗國內之反動份子到瑞士承來，而使民主力量失去任何新生或鞏固機會之條件。……善人所代表之一切國家之普通人民有一致之願望，即此會議在謀得真正而持久之和平，彼等似有一普遍之願望，即參加此會之各政府，在此具有歷史性之事業中，尚未竟合作無間。最後乎表示希望和平之工作，終能滿足普通人民之普遍願望，而能消除其疑慮，俾使善人所構建之和平，乃為普通人民之和平，而不僅政府代表之和平，一如以往之若干和平虛置。……這種和平的願望，才是天國風塵之代表的日氣與懷抱，非使人欽佩不可！鼓掌不可！」

現前，全面的世界只缺少和諧，整個的人類就難得平等。所謂「物不得其平則鳴」，物尤如此，而況人乎？孔子說「小大由之」，又說「和為貴」所以全世界人民都應該一律講和平，國家無分大小，人民不別強弱，一切權益均應平等享受，一切不能解決的問題皆應以和諧的精神來互相協調，這樣才能獲得真正持久的和平！否則，和既不成，還談什麼平？

在全劇未到曲終人散之時，結果圓滿與否，給與觀眾的觀感如何？就遽然加以全般的評語，似尚嫌早。但據一般地觀察，預測其將來的結果，也不妨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因在許多預料當中，筆者頗同意國際著名律師暨一九一八年和平談判美國代表團顧問杜爾斯之言。據杜氏在紐約談稱：「巴黎和平會議不致有多大成就，因廿一國代表僅捨本逐末，討論世界

佛學與人羣

白聖

佛教傳入中國，已有二千年之歷史，苟無精透之學理，高尚德化之精神，何能立足於我文化極發達之中國哉。且佛教入中國後已與中國固有之文化思想潛而為一，吾人自幼生以至老死，無不生長在此種德化之中，唯人不自覺耳。

茲將我的四段佛學日記，抄錄於後，以見佛學與人羣之關係。

(一) 佛院政教之動機：佛院政教，原為一切眾生，迷心逐物，為物所役，起惑造業，依業受報，生死輪迴，無有休息，佛院以悲愍救除有情生死流轉之苦，乃說盡世間出世間，一切法門，令漸修行，以善惡而定升沈，以凡聖而分苦樂，喚醒迷流，同時覺路，離生死苦而到極樂彼岸。

(二) 修持的階段：凡為佛教徒，無論出家在家，皆須知因識果，去惡趣善，遂奉佛陀教法，實踐道德，向上修持，由信解修證四階梯，漸次修證，以至直達佛陀大覺之境地，於彼所說之法，由信仰而研之鑽之鑽其理之淺深，發已心之妙智，而起解悟，見理既徹，脚跟始穩，而修持有所憑依自得到家，穩坐而證大果，是為佛教修行必經之過程，亦即完成最圓滿理想之人生也。

(三) 佛教對於中國之文化學術之影響：佛教自東漢流入中國，除歷代翻譯佛教梵文三藏外，國人又展轉演繹著述，其增長中國文化之價值自不待言。而影響中國學術思想者，尤深且鉅。中國原有之思想，不出孔老二氏，自佛教傳入以後，中國固有的學術思想，掀起一大波動，一般學者，乃將印度佛教思想消化之而為中國佛教思想，如天台賢首淨土禪宗等宗派思想，皆佛教入中國後而新增者。另一派掛孔家店招牌之學家，暗中偷竊佛教禪宗之思想，改頭換面，陽儒陰佛，明儒理學是也。如周程朱陸王等大抵皆這類思想之傳承也。

(四) 佛教對於中國人民道德之增長：國家人民，須有道德，無論人與人之間，或國與國之間，道德不可須臾離也。無道德人與人不能相親相愛，無道德國與國不能相輔相安，故聖哲須應時出世，倡行德化，匡正人心也。佛教闡明潛惡因果報應，苦樂升沉，絲毫弗爽，以五戒十善之法，

作潔身修持。潛移默化，影響人心之向善，亦大矣哉。至四攝六度法門窮理實踐自行化他，尤為積極救世而化導人羣之極則也。

其次佛教與中國之藝術，亦有密切關係，如中國兩晉南北朝以還建築雕刻，音樂繪畫文學等無不受佛教之影響，而臻於上乘也。總之，佛教對於中國文化上之貢獻，實萬古不可磨滅也。

素食的利益

德悟

素食，在一般人心目中，好像只是佛教徒生活上的一種特習，平常人總要大吃大肉才够味，才够營養。其實大謬不然，談營養，素食中的維他命多得，談清潔衛生，則素食是最衛生不過的了。并且這肉食經濟些，現在我把素食的利益告訴諸位，奉勸諸位多多素食。

(一) 培養仁慈的德性：肉食是不道德的，是將另一個弱小動物的生命宰割了，供我口腹，這是多麼不仁慈啊！我們素食的人，因不忍殘殺，而更不忍食其肉，孟子說：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這已算超肉食者一等，然這仍不够徹底，因為他聽到豬羊等被殺時叫聲，故不忍食其肉，假使把豬羊宰到數里以外去殺好了，煮給他吃，他不是就吃了嗎，所以，我說孟子的仁慈還不够徹底，我們佛教徒素食者根本不忍殺牠，更不忍吃牠，這要比孟子仁慈性來得深厚了。

(二) 清潔衛生——肉食最不衛生，尤其是夏天，惡心的血腥味，令人作嘔，你看夏天每一個魚肆肉舖上，不是成千萬萬的蒼蠅嗡嗡地咬著嗎？蒼蠅咬過的肉上，決定有毒菌，如果把這有毒菌魚肉吃下去，那不是很危險嗎。如果素食就沒有這些不衛生的現象而致於生病的。我們素食的人，無論在又炎冬一年到頭，所吃的蔬菜，你儘可以放心大胆地吃個痛快，毋用担心菜裏有毒菌，有惡心的油膩，因為蔬菜本身都是植物不比那肉食者吃動物的屍體啊！

(三) 營養充足——蔬菜裏面富有維他命，對於人體有益，已是大家公認的。我還記得有一次聽了福保先生演講素食問題，他說本人自幼身體羸弱，乃不惜金錢，百般滋補，大魚大肉，每餐不離，可是總是補不好，後來立志素食，斷絕大小肉食，不到半年，身體日漸壯健起來了。所以今

且下老的精神煥發，越老越健，這也不是偶然的事啊！

最後，我再吟一首陸放翁的詩，給諸位聽聽：

血肉淋漓味足珍，一般怨苦痛難伸，路人試各憐心問，誰肯將刀割自身？

殘忍的吃

鄭逸梅

昨與友人閒談飲食問題，友曰：恣殺生靈，仁者所戒，不意更有爲口腹之欲，而殘忍出之者，如真有阿鼻地獄當爲是輩而設也。一以燒紅之鐵板，上澆醬油及酒，隨乾隨澆，迫鴉引至其上，鴉掌經火炙而腫大，卽割而咬之，謂獸美逾恒，可以佐飲。又以活蟹一，置於特製之器中，盛水而煮之，器開一小圓孔，蟹殼熱頭即伸出孔外，置醬油酒少許，蟹熱不可當，吸醬油酒殆盡，蟹煮熟，蟹刺爲骨，不必調味，而自然適口。又置鴨於鹽水中，二人各守一端，甲驅之，鴨蹣跚至乙，乙又驅之，鴨乃蹣跚至甲，如此凡數十次，鴨疲不能與，遂刺鴨胸，而登之期登。又粵人善吃猴腦，生猴列置籠中，標值待沽，沽定，擊猴腦破而取之，且取其食，猴慘叫不忍聞。昔唐紹儀嗜猴腦甚，結果，唐被人斧砍腦部死，似冥冥中確有果報然者，亦云奇已。又刺生雞骨肉而炒之，既下箸，而被刺之雞猶在跳躍中。又刺生鵝髀而充饌，醃經四五日始斃，其慘痛有非官辭所能形容。按吾國周代，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人無故不殺豕，卽歐美各邦殺牲，已採用無痛苦之方法。如倫敦有禁止虐待牲畜會，提倡殺牲以無子彈之彈藥，射入腦中，牲畜失其知覺，一任宰割而毫無痛苦，吾國呂岩城女士遠遊歐美，一再撰文爲可憐無助之牲畜呼籲，所以宏仁恕之旨者至矣。

鼠 偷 油

江天月色夜悠悠，靜嶺山人已合眸，何處一聲驚短夢，案頭鼠鼠盡燈油。

貓 捕 鼠

貓鼠實深鼠鼠道，可憐伏地被貓持，一求生命一求飽，到底教人慕愛誰。



防 癆 第 一

好 力 生

比目魚肝油精
分膠囊劑滴劑二種

治療肺病首重
營養力強充足
則抵抗力強感
癆菌無由侵襲
本品爲魚肝油
精製劑中之最
優良者療肺強
身功效卓著任
何同類製品不
能望其項背

信誼藥廠著名出品

想到寫到 大同

在地上爬來爬去的螞蟻，決不會相信有立體存在的世界。廁所中蛆子的世界，就只是幾根臭味的屎，也不會相信除牠們以外，還有我們人類的存在。現在回想起我們人類，也真如螞蟻蛆子一樣的可笑可憐。在十三世紀以前，西洋人不知道大西洋以外，還有另外一個世界。在元明前的中國人，老是相信中國是世界的中心，中國以外，除了四夷，就沒有世界了。自天文學發達以後，不但認為此地球為太陽系中的一個小小的星，并且說天空中的恒星，不知有多少呢！那麼我們從佛經上看來，說有「三千大千世界」，難道不可信嗎？

世故

世故給與人們的刺激，有辛酸的，有甜美的，有令人悲傷的，有令人歡樂的，更有令人自己嚐到而不知其味的。好多人肩膀上，添了許多的皺痕，這似乎是世故，給他畫了一個紀號，這紀號，除自己知道或留念以外，他人是不會知道的。久經世故的人，覺得世間處處是學問，處處是經驗，處處有平坦的康莊大道，處處有崎嶇的羊腸曲徑，所以世故并不是一個怎樣了不得的東西，而是要我們去認識世故，去改善世故的。

社會

學生一畢了業，跨出校門，就會趾高氣昂地目空一切。但是，憑你瞧不起人家，人家都會毫不費力的攻擊你，把自己估價得太高。疏忽了防衛和進取，這是每個青年的致命傷。要知：社會等於戰場，有陷坑，也有明算；有爭鬥，也有傾軋；有明槍，也有暗箭；隨時隨地，無論在事業上，或行為上，只要有一點兒疏忽和懈意，就會被人擊破。

戲劇

天地宇宙，世界社會，眾生之一舞台也，山河草木，魚龍禽獸，舞台中之一布景也。戲工商學，軍政僧道，舞台上主要之角色也。貧富貴賤，悲歡離合，眾生所演之戲劇也。惟世人戲戲而不知戲，認假以為真，相爭相奪，互欺互詐，可不哀哉！

人生

人生的目的是什麼？是要求快樂的，自由的，解脫的。可是你終日在名利場中狗苟蠅營，還能夠自由快樂解脫嗎？我咒詛如此的人生，是枯槁，是無聊。

徵求基本訂戶五千

茲者本刊徵求基本訂戶五千，擬定辦法如下：一、介紹十份（訂戶）以上者九折算，二、介紹三十份（訂戶）以上者八折算，三、介紹五十份（訂戶）至一百份者，七折算。則介紹人可永為本刊榮譽讀者，購閱本社以後出版叢書，得永享七折優待。

議政不干治專號

本報定於第十期出一份「議政不干治」專號，希望各界賢達，佛教同人，對於本報創刊號「僧伽與政治」一文，咸予注意，進而有所研究分析，由各地佛教會及一般知識份子，展開各縣省市參議及國民代表義選運動，投文或報來消息。

覺羣週報啟

第一卷 第六期 目錄

八十萬僧眾爭取國大代表	止方
宗教團體應得選國大代表	印順
戰亂的根源	太虛
焦山學社與金山研禪	關德棟
談變文	塊然
略談禪定	記者
一週人世、一週佛教	大醒
巴黎廿一國和會演出	白雲
歸來	德悟
佛學與大眾	大德
素食的利益	大同
想到寫到	胡棲安
太平令	

雅園

登朝陽洞聯句

了空

頂上朝陽洞(空)，同登巖頂巖，危欄倚壁杖(落)，遠水落孤帆，
聒耳潮聲壯(空)，吟心石骨刻，題詩善便去(落)，健步不須提(空)

聞文濤法師示寂閩南賦詩誌痛 塊然

瓶鉢當年話苦甘，鷺江別後憶桃潭，沙明海碧風前步，荔赤蕉黃月下
談，故事新編春我讀，深山幽谷共君探，碧遊歷歷皆成夢，麻海經緯痛島
南。

呈虛公大師

卻非

七十餘年學懶殘是非與我不相干，經路藉此消長夏只在蒼蒼石右間

望江南

胡樸安

最可憐貧民野衣食不周，說甚麼飽暖無憂，無非是冷飯殘
餓，不過些第次汗垢，挨至得一命難留，又遇到饑饉，這
殘骸待何處呼救。

太平令

有一日陰雲遍野雷喧吼，大風折木虎狼走。一個個
葉甲曳牙，眼看他狡如狼，眼看他猛如虎，眼看他

搖如狗，乾坤妖已甯，風景滿依舊。將千萬年雄圖不朽。那石頭城雲霞高
，燕子磯波濤壯，紫金山草木茂。龍蟠虎踞雄，出類拔羣萃。不借道和平
不久。好將玉帛代干戈。凡入秋，皆我友。

覺羣週報

每星期一出版

擁有二十七年歷史
佛教雜誌大王

海潮音月刊

現在南京編發國內外要研究
佛學者不可不訂

地址 南京莫愁路普照寺
定價 訂全年六千元、郵費在內

社長：太
編輯部主任：福
發行部主任：止
社址：上海玉佛寺
代售：全國各大書店
定價：零售每册二百元
訂全年每册二元

報國群貴

(中記登請中在刊本) 期七第 版出日六十二月八年五卅國民華中

抗戰八年，後方工商業因經濟政策的束縛，由困難而迫近崩潰邊緣，勝利以後，收復區的工商業，由于經濟政策未能作靈善或美之調整而瀕于破產。這是稍微注意國內工商界情形的人，沒有不知道的。上海工商界，幾度到南京請願，無不是爲了挽救這經濟的危機，到袖這經濟政策的失算。

但我們要知道，一個國家的經濟政策，並不是完全着重于財政的收支，還兼備通盤打算培養人民財力「取富于民」的國民經濟。

我們檢討經濟政策失敗的緣故，而從事緊急救濟，殊不失時勢。我們深知今日中國的經濟政策，是患了偏重財政收支，而忽視了從事生產的國民經濟。故目前中國經濟危機之救濟，在如何迅速動員國內所有的生產力量，從事增產工作。有產斯有財，生產豐富，政府財政基礎鞏固，民生計才有着落，民生主義也才可以實現。

在全面的國民經濟建設之下，佛教寺僧的經濟建設，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我們知道，今後的中國社會，是每個人民自力更生的社會，就是勞動與享受要均勻。要思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坐享其成，恐爲今後社會所不許，且自己亦不滿意。固不須人人實行耕織，而職業教育及職業院社會學校等社會公益慈善事業，殊屬可喜，然寺僧不能聯合開發其經濟的源流，則所與慈善事業，將無力荷負久遠。爲此特列舉開發經濟源流如下：

一、由鄉寺僧，應將原有山場園地在縣區聯合爲林場農場或森林場之類。

二、城市寺僧可就地所宜集辦雜項物業及農產。

三、團民業協求而開辦的經院應由佛教會訂定法規，趁理適用，以增進濟收入，同時改善風俗。

全國寺僧，如能依此各隨分宜做去，不僅佛教經濟現象氣氛起來，且于中國整個國民經濟亦不無其好影響。

佛敎寺僧的經濟建設

緩的當務之急！
如不能開發經濟源流，則所辦事業，將無力荷負久遠！

第一卷 第七期 目錄

佛敎寺僧的經濟建設	太虛
技術人員學成回國	大醒
爲動物抗議	快碧
佛敎造林史	震華
法海戲湖	劉禮武
復興宗教與發揚民族	陳道明
一週入世、一週佛敎	記者
談英文	謝德偉
古樸的琴韻	牧
一千四百年來佛僧與中國	胡厚甫譯
請以宗教救世救國救世	大醒
遺囑類	此方
受戒記	蔡惠明

技術人員學成回國 大醒

七月二十五日中央日報訊：

「去年四月間，政府為謀發展戰後之經濟、農業、交通等事業，曾由經濟部及資源委員會選拔優秀技術人員四百五十人，分三組自陪都出發，經印度赴美實習。該批技術人員包括電力、電工、紡織、工業管理等類。在美學習迄今已歷年餘，現已學成返國。其中一百餘人，於本月九日前由美國各地至舊金山集中，搭總統輪船公司式登將軍號，取道北太平洋航線，經小笠原羣島來滬，全行程十八日。……經濟部、農林部、交通部、資源委員會代表及返國人員親友前往歡迎者逾一千人。……各技術人員雖風塵僕僕，但精神無不飽滿。據該隊黃振勳氏告記者，謂全隊共分三小組，黃氏即為經濟組代表。農林部為林藉芳，交通部為陸逸志。此次赴美，幸得盟邦人士好評。今後將竭盡全力，為戰後中國之經濟、交通、農業建設而努力，庶不負國家厚望！」

我們讀到這一則新聞，在內亂火燄窒息的氛围中才覺換了「一新鮮的空氣。戰後的中國，我們認為最極需要的是建設——一切建設，談到建設一切，則建設人材養成又最為緊要。所以我們對於經濟部及資源委員會的派員赴美學習的技術人員，却是為國深謀遠慮的一個重大的準備。今當技術人員一百餘人學成回國之際，我們表示無限的敬意！并向黃君等慰勞其學程中及旅途中辛勞！同時對黃君等一行一百餘位技術人員寄以莫大之期望！

一者，我國勝利後，建國的大業就在各種的建設。不意有些人妄生內亂，任意破壞，假稱民意，實行殃民！此種紊亂局勢，每每能引起有志青年民衆的心灰意懶。技術人員請君勿因困門，耳聞目見，不無悲傷？但須知國家大事，政府定有整固國策，揭幌份子紛擾猖獗，亦必有不復之一日。技術人員請君除為國服務各部門專門技術工作而外，應安心研求學術與技術上的進步，其它可毋分心！

二者，技術人員原為經濟部及資源委員會選拔的優秀人材，此次學成歸國，政府各單位機關求材殷切，不但對於各種技術專門分配有工作，且

亦正為諸君專門技術發展天才和抱負的絕好機會。不過有兩件事須加以注意：第一，諸君留美年餘，對於美國的人事已相當習慣了，一參加到本國各單位去工作，必有若干看不慣的地方，務須力求改進，應該知道正因為中國各種技術做得不十分好才選派人員赴美學習，假使件事做好了便又無需要派員留學了。第二，諸君留美年餘，或許於日常生活方面也習慣成美國式，這一點我們希望諸君要保其我國固有的文化與風俗，不必事事追求學美國。上海近來有一種風氣很壞，就是一般僑居處境人民大都熱心「所謂美式配備」；我們覺得一個民族國家有一個民族的、化及其生活的特點——異質，根本不必效顰他人的——我們以為大患——如國家的建設，要趕上人家！小患——如個人的生活要適合環境！

三者，來賓享來物，我們用黃振勳君的話語勉勵技術人員諸君，「今後將竭盡全力，為戰後中國之經濟、交通、農業建設而努力，庶不負國家厚望！」

四者，佛云，菩提當于五明處求。五明中的「工巧明」，即技術也。諸君若能進而一研究大乘佛學，以技術用之濟世利人，則由技術所發生之功用，莫非菩薩之行矣。

為動物抗議

快岩

偶然看到報上載有一則新聞，覺得可恨研究，因把它抄錄如下：
（路透社倫敦廿二日電）李治之丁思晉兩小組，致函英大使哈立曼，自願供原子彈試驗，以代動物受害。函內有謂：「若當局認為必須以動物供原子彈試驗時，請用人類作試驗而勿損及無知之畜類，本人自願作試驗品。余經慎重考慮後始有此決定，請勿以呈獻視之」。按丁小組前已請美使館轉呈美國政府，抗議利用動物作試驗云。

鑒古敷今

愚

論者論明之亡於流寇與滿州，實由於朝野上下之腐敗招之；
官府腐於吏胥
地方腐於鄉紳
兵不敵寇而肆掠
將無學術而欺詐
貪鄙者深者，相室於社會
所謂腐流名士者，亦惟因黨相攻，則立門戶。
甚至數語，對今日之時局，隱憂易勝！

佛教造林史

震華

緒論

- 一 佛教開端造林精神：(一)助顯名勝，(二)化被民俗，(三)培植樹木，(四)開墾田畝，(五)保存文化，(六)維持古蹟，(七)聯絡交通，(八)招引遊僧。
- 二 印度佛教與造林之關係：(一)佛院本身與造林，(二)佛陀對於造林之觀念，(三)經典所示造林精神。
- 三 中國佛教與造林之關係：(一)造林是否與道相應，(二)林木花果公案。
- 四 林木未成時之栽培工作：(一)歷代高僧造林故事，(二)全國山寺古木略記。
- 五 林木已成後之保護情形：(一)破墳，(二)保護。

緒論

緒論

人生日用品之供應，多半取給於地土之上，諸如豆穀蔬菜等類，為生活之大宗，捨此而外，仰賴於林木之處尤多，大之建設經營，小之毀點布置，甚至大匠所造，猶可資為燃料。燃料所棄，猶可取以肥田，凡此皆林木一身之變化。近人更謂林木之用不止於此，可以調節氣候，合於衛生，滋養水源，鞏固堤防，遮蔽軍事，掩護目標，可謂左之右之，取用不盡，若夫點綴風景，休養行人，則又為普通常識所共認，不待介紹而後知也。

吾國以地大物博，著稱於世界，實無可諱言，即以林木一端而論，已甚值得注意，林木有天然人造二種，古有一年樹殺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之說，視造林一事，並不甚難，但實行之者極少，當戰國之世，蓋子為樹力提倡造林之一人，其言曰：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矣，又以牛山之木，無人保護，甚致憔悴。在通常一般習氣，大都利用現成之天然林，對於人造林，非常忽視，至多於住宅庭除隙落，或祖先祠堂堂室栽植一二，聊資點綴，其餘則漫不關心，但住宅之樹，又復易於破壞，如猿猴謂記所載：京兆人山真，與弟廣，廣三人，分財各居，堂前有紫荆花一株，甚

茂共儲積為三，明且即枯死云云，其事正多，不僅田氏為然，祠室之樹，保持較為長久，如孔明廟前老柏，杜甫咏之，柳下惠與前樹木，秦平下令不許摧折，此實出於崇拜賢賢之心理，為例外之例外也。早年日本，澤土宗僧林澄明曾至山東孔林，見子貢所栽楸樹，歷數千載猶存，當時感嘆者為孔子後裔某氏，彼即問云：楸樹從來罕見，不知能分枝否，某氏答每秋結子，可以下種，彼云：然則中國各地皆有孔廟，何不一一植楸，今僅恃此孤本，豈不危殆乎，某氏無辭以對，余聞之，亦有所感，即此一事，足以反映國人缺乏普遍造林心理，或有待於提倡實行也。民國以來各事維新，政府有見於此，定成植樹節，凡開墾山隙地，皆令人民造林藉以增加生產，故農場森林之設，一時甚為盛上，惟吾佛教開此消息，劍靜穩坐，澹然相視，是非敢意遠反政令，而不欲追隨其後，實以僧人為提倡造林最早之實行家，試觀宇內名山，凡有寺廟之處，無不植有林木，拱把合抱，所在皆是，此種林木，完全由僧人下種放苗，澆灌培植而成，其勞苦草創精神，向不為世所知，而僧人我我我我，亦不求知於世，今為表而出之者，以一般社會，每多誤解僧人住山為消極，為厭世，殊不知，即此造林一端，貢獻已多，謂為植樹也可，謂為入世也可，况僧人住山宗旨，尚別有在，又非盡於造林已也。

一 佛教開荒造林精神

印度稱寺廟曰僧伽藍摩，譯名眾僧園，含有十方同聚共學無生之義，後來直接稱為森林，由此可知寺廟應以下乘山林為宜，因其本身即具有山林意味，同時佛教以慈悲利濟為旨，為僧徒者，若先不有一番深微修養，無得實證工夫漫然出世，必難生起廣大力量，此種修養，以山林為最適宜，所以古人這限未明，皆於水邊林下保養聖胎，及其機緣成熟，始受龍天推出，說法度人，又或道業已成，仍事歸隱理光如龍山四山之流，終身高隱，又或缺少福緣，只宜自適，如法空實跡巖谷之類，至若大顯之化潮州，先開荒山，乃係不欲難占民居，將以山林為教化根據地，綜上所論，住山或在悟前，或在悟後，各從其志，初無一定，又山林為蛇虎之所窟宅，夜風怒吼，草木驚心，若風果重者必不敢入，亦所不能耐，惟僧徒遠避怖畏，甘守淡泊，獨能悠然長往，以安以居，豈有天下名山僧占多之說，其

實並非占有現成，而是人工開闢，更見大眾唾棄餘物，僧徒拾得，不惜積工本，加以改造，使之成爲莊嚴道場，此各處寺廟第一代之所以稱爲開山祖也。夫山而曰開，可以想見當日原有之荒僻情形，則開闢之前，存石極於道，不知滴幾許血汗，耗幾許心力，歷幾許時日，方東有底於成，若無冒險持久耐苦精神，早已望崖而退。新會陳垣先生所稱明季僧對佛說於僧徒植殖本領一章解釋尤爲透闢，其言曰明季僧植佛教之感既如此，然尚有一特別原因，則僧徒植殖之本領是也。夫僧徒亦人耳，何獨有此本領，則以刻苦冒險利人等美德，爲宗教家所必備，尋常政客，既無植殖學識，又無宗教信念，非藉兵力不能闢地，惟宗教家不然，一經一證，即可遍行天下，故凡政治勢力未到之地，宗教勢力恒先達之，所以謂宗教爲文化先鋒也。

僧徒開荒造林，名曰出坡，亦曰音諾，言即上上下下，皆須一律到位，不得置身事外，如唐之百丈禪師，日與弟子課共作共息，毫無懈怠，弟子不忍其師身心過於勞累，相與謀其工器百丈知之，遂竟日罷農，曰余無功行，不能虛受此食，弟子無可如何，出而與之，此所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佳話之由來也，古之高僧大德，具如此開荒精神，故其結果成功也大。

令將歷代僧徒，因開荒而獲得與佛教社會之成績，略爲分析於後。

(一) 助顯名勝 天下名勝之地多矣，若擇其始，所謂名勝，決不能口名，必因人而名，若不經人發現，開闢，踏履，宣傳，雖具如何之勝，而亦不能名，劉禹錫云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誠破的中肯之言也。據余所知，如杭州之靈隱三竺，餘杭之徑山，鎮江之金山，潭州之澗山，撫州之曹山，筠州之剎山，袁州之仰山，鼎州之德山，福州之靈峯，涿州之石涇山，襄陽之鶴靈山，世人所指爲名勝矣，然皆因高僧開發之後，始能成其名，顯其勝，他如泰山之朗公谷，蘇州之支硎山，南京之梅花山南渡之育王天童，湖州之道場山，又全以高僧之名而名，或以佛化故事而名也，又如浙江之普陀山，安徽之九華山，四川之峨眉山，山西之五臺山，更爲佛教四大聖地，終年國人登覽朝拜之盛，若以數字統計，幾五嶽之高且大，亦當放出一頭，佛教入人之深，於此可見，同時僧徒經營山場本領，亦於此可見，袁才子詩云，佛到無僧亦不靈，須知僧徒，不但爲佛陀之功區，實亦爲政治之外輔，社會之良助也。

(二) 花波民俗 凡人發一言，行一事，若無宗教羣衆，則其言行，必不爲羣衆所重，或將受其反對而擯之，至極地以迄，當徒之入山也，其趨在求大道，求道之謂何將以摒除自他生死之纏著也，所有信眾如此，故思慮最嚴，當關心民間諸弊，如在可能範圍以內，必殫精竭力，以爲羣衆謀幸福，有時降伏毒害，如晉僧法安於浙陽山中禪坐，爲虎受戒，其患遂絕，民感其德，建寺居之，見高僧傳法安傳，有時拯回厄難，如五代河東西水滑院僧善住，若勸招討使郭威，破城不殺一人，咸依其言，寺遂易名普救寺，見山西通志方外錄，有時救世與荒，如隋大業季唐高祖相尋，兵聚唐微，人民相食，惟蒲州道慈，同州道宗，住隔隔關河，途徑即日，情同拯濟，瞻實廣焉，見續高僧傳道慈道宗二傳，有時接濟貧乏，如宋昌黎正少時，爲窮所逼，不能讀書，某寺僧供給獨厚，使之進考，遂至爲相云云，見大慈崇門武庫，僧徒有如是等德澤潤及民間又何怪佛法如風行草偃，無遠而不被也。

(三) 培植樹木 山無樹木，則爲荒山，僧錫所止之地，必不肯荒其山，猶農夫之不肯荒其田，故凡利於之所建處，必有樹木爲之護蔽，其詳當於後述之。

(四) 開墾田畝 僧人住山，有刀耕火種之說，意謂布種時，先伐木焚之，俟成灰而後布種，等於多施肥料，唐百丈涅槃和尚謂衆曰，汝爲我開田，我爲汝說大義，以談禪與開田爲互換條件，其獎勵開墾方法，特爲別致，古德山居，生活所需，皆取給於田畝，石屋禪師詩云，住山那得有工夫，種了冬瓜又種瓜，又云，山管不穿紅壤赤，自種青蔬綠布袍，山居除自己供給而外，又將許多產品，如茶筍蔬菓之類，輸入社會，如蘇州靈山，書陽九華山，旬容寶華山，下蜀空青山，蘇州洞庭山，杭州龍井，僧人皆種茶，宜興龍池山，則以竹與筍，爲大眾齋蔬之助，曲洧舊聞又云，龍福寺門外東廡，有修竹二畝餘，殆不減洛中所虛，有見善食其筍，寺僧於筍生時，置鼓焚夜鳴之，謂之驚鼠鼓，洛陽關聖廟，白馬寺以蔗榴出名，價值甚高，語云，白馬蒲榴，一實值半，又僧人所開之田，類皆荒僻，爲地方官行政之所不及，無異視同化外，而不加以開闢，故在昔山地，每多無主，即以此之故。

(五) 保存文化 中國爲世界文明古國，有五千餘年之歷史，前賢所

有著作文字金石書畫等等，在文化上，皆占極重要之地位，可惜每經若干年必有一次兵燹破壞，因之不少高尚名貴遺物，漸漸銷跡於烏有之鄉，司馬遷作史記，欲載之名山，傳之其人，白居易寫秦集三部，分遺僧寺，王漁洋亦然，殆有之而然，夫名山僧寺，非絕對不遺長技，往往能離城郭，入於深澤，比毀稍為安全，且僧人以傳統保存為其特性，往往能設出萬妙方法，藉以延續文化生命，如河南龍門北泉諸石刻，所謂有名之二十品，多平當於懸絕峭壁，非架浮梯，不離繩梯，河北涿鹿山之石經，穿窟穴為七，鑿錢鑿之，甘肅之燉煌石窟，藏書近數萬卷，俱係唐人所寫，至宋始開始發見，臨時為英法二國搜去者十之七八，國內所殘存者，不過一二而已，回想當日僧人之為此秘密工作，其用心之苦，凡研究敦煌文學者，固已一致公認矣，此上姑具略舉數種，其他或尚未曾發現，或雖發現，而仍保持原物，則又不知其幾也。

(六) 漢持古蹟 語云，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核實世事轉變之速，屋舍田園，新舊易主，弗克保持長遠，是又不但常人產案如此，即歷代要人公館別墅，亦難越出範圍，如晉時王導謝安所住之朱雀橋，烏衣巷，當在政時，何等盛況，會幾何時，已為夕陽野草之所掩映，不勝其淒涼之感，再歷幾時，並遷址亦復難尋，中國惟寺廟歷史性最長久，是凡古代高人名士之遺跡，能附屬於寺廟或與寺廟發生關係者，較復難以保存，如晉陸機故宅，即於江普照寺，劉宋戴顓故宅，即鎮江招隱寺，梁昭明太子文選樓，在揚州廣惠寺，蕪湖古滄浪亭，屬太雲巖，諸如此類，難以枚舉，各縣地方志乘，多有載其事者，可以覆按。

(七) 聯絡交通 城市與山林，一為喧換，一為寂靜，僧徒住山，雖為政略而趨避，然有為利濟人心，為利濟人眾，是期往來交通，不容隔絕。假使中間與山林，打成一片，作精神之連繫，是期往來交通，不容隔絕。假使中間有物焉之作障，必須設法解決，或架深石梗，則開闢道路以通之，或水道淤塞則開闢河液以通之，或江河間阻，則架舟造橋以通之，但於必要時，或竟闢山林立馬，而專為致力於地方熱心之交通，為謀得往來行旅永通便利起見，不惜出其全副精神，作開闢河道路設法修築等等，茲將略舉其例如左。

開路——明淨月，字明輝，成都趙氏子，生值世亂，隨戎入蜀，出家

後，慕修通遠大道數百餘里，見黔南會燈錄。
 潛智鐘字內齋，吳興楊氏子，住會稽傾心寺，創道賢傾頓，行著難隨，自西興及曹賊二百餘里，歷三縣，皆破平焉，見傾心寺志開河——宋德倫，永嘉人，世稱錐刀尊者，常以錐刀自語，相傳因城西河，故德倫所鑿，見浙江通志。

清淨月，字有奇，太倉徐氏子，說自於本邑南廣寺，後住持明州雲岩寺，宗風大振，晚年回錫，重修南廣，持錫鎮後鑿鐵支河，直達於寺，以便舟楫，見有清淨師傳附行狀。

造橋——宋道詢，惠安王氏子，精勤有戒行，資祐中備造百龍橋等，其二百餘所，後復於白沙寺，見泉州府志。

宋法道，嘗江蘇氏子，試經為僧，以親老歸養，鄉有水為滌衣池，寒月潮汐，行人出沒黃昏間，超問之，奉造石橋，長八百尺，凡一百三十間，中為亭以休往來，名曰悲濟橋，行人德之，見前書。

宋大率，不詳里氏，始來自閩，潮陽縣西和平里，有大水深廣，被流湍急，每遇風濤，覆舟為患，行者溺之，大率發願欲造石梁，以渡眾生，出募五賊，造成大橋，計十九洞，見潮州府志。

造前所述，住山開闢，乃總名稱，內容實包括開山、造材、開地、開路、開河、造橋諸事，而造材不過其中一種，今本談造材，而兼涉其他者，欲令世人了知前住山，即出世而入世，其所作所為，已超過尋常萬倍，幸毋以乾察等語，而誤非之。

(八) 招引誘偶 人心好動，本不易靜，但有時動久而思靜，蓋不尋其物欲紛擾，無形生起煩惱，欲尋環境以為調適此種感覺，尤以文人最易發生因文入思，超出常人一等故也，城市為動的環境，山林為靜的環境，故凡有展動思慮心理浮起，親至海山靜僻，藉以消除煩惱，有時自盡無敵，則以清寂思慮心起，常建詩云，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華林靜時云，香剎裏忘歸，於清古殿扉，又遊山寺所發感想，各有不同，或寫景吟詩，如陸進雲云，相看吟未竟，金容已冷然，或有所警悟，如杜雨云，欲登開闢聲，令人交深省，或自嘆果重，如杜牧云，未開難久住，歸去復何官，或聽講生信，如方子云，開僧說真理，煩惱自然輕，或發心學佛，如縷直云，浮名竟何益，從此願禪林，或納交得益，如張景云，一從方外遊，頓覺原心覺，或留戀不歸，如喻禪云，心源無一事，廣界擬休回，此刻謂作，試一披閱集部，偽唐可見，保文章味約讀佛書，總歷代詩人遊名山寺之作，至四百九十九首之多，因言果成與異類僧寺諸部文，亦收相當數目，此可見人生除物質生活而外，必須有精神生活，山林佛寺，為與精神生活相宜也，請各開日流思，以為何如。

法海蠡測(續)

劉繼武

三 色相

佛經中有一部叫做「金剛經」，這是佛祖親口說的許多經中的一部，原名「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金剛即係堅定之意，般若譯作「智慧」，為智慧之意，波羅密譯作彼岸，經是路徑，即是用堅定的智慧，達到彼岸之路徑。此經所開明彼岸的方法，是無相觀法，是佛到東土後為達摩所創的禪宗的重要根據。禪宗以不立文字語言，直指人心，自覺自證，心心相傳，不著形迹。因為一著形迹便不免有相，有相便有障礙，有障礙便種種色相橫梗於人們心中，便不能悟證。故禪宗宗旨更參禪，參禪就是你自已證悟去，靜靜去觀會，如果你證會了宇宙人生事物物物都有心，就有相，這便是悟證，能悟證宇宙人生的真理，什麼也不能誘惑他的心，什麼也不能蒙蔽他的智慧，此時五蘊已空，六根皆淨，人的本性(佛性)重新顯現，世界便會通明起來。

金剛經中所開明的無相觀法，就是要你體會宇宙人生事物物物都有色和相，沒有本質，因為它的本質是空的。靜時的，變化的。色是物體的靜態，相是物體的動態，相是時時變化的現象，本來物體是沒有靜止的，無時不在變化中，不過照常人的眼看來，物當是死的，固定的，靜止的，這便是色，色是在物體變化現象中，為常人錯覺思像出來的一個代名詞，其實物體的真正形態是相，就是無時不在變化動變之意，故有無相觀法，而無無色觀法。所謂無相觀法，就是這種物體時時變化的現象，這變化也是幻的，不要因為它變化而花了你的眼睛。

金剛經開明無相觀法有幾句扼要語，即是：「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這幾句話，非常費解，從來註經的人，也未能說出所以然來。無字不是作有解，而是作動詞用，這與老子無為的無字同樣解法，也同樣被人誤解，無為不是不為，而是消滅你的作為，與他的「絕聖棄智」的「絕」字「棄」字，「割斗折齒」的「割」字「折」字同樣用法。聖、智、斗，齒都是作為，無字便是絕聖割智之意。無相就是叫你絕衆棄智於心中，一向對於物體固執不移。牢不可破的成見，叫你割折一切對於物體的錯覺。道州和尚對人說法時有一警句：「什麼時做佛，若我見了便一棍打死給狗子喫」！這就因為常人常常被相所障礙，迷到佛便有個佛相橫梗於心中，到處去問人有沒有佛呢？其實沒有佛，誰到佛人，說沒有佛吧？你自己就是佛，說有佛吧？你自己又看見是佛，為相木打破這種執著觀念，所以說「一棍打死」，他所要打死的是你心中的成見，眼中的錯

覺。金剛經中明明說出一不能以身相見如來，就因為自己還常常被物相障礙，那能明白佛理。

然而我們所以不能徹見成見的緣故，是因為被我所立的觀念，是因為空閒時間的籠罩，我相人相是彼我的對立，衆生相是空閒的觀念，我相是時間的觀念，我從無始以來，有四種最大的錯覺，第一便是「我」，相常常覺得我在這裏，我在走路，我在吃飯，我在做事，其實這都是相。是我相和相的虛幻，不可捉摸的，我個覺得「我在這裏」是錯覺，是看見到相。照佛的解釋，人身是地、水、火、風四種物質混合，四種物質為了一時的因緣聚合，便成一個人，但這四種物質都有其原來本體，緣法一盡，便各歸原所，四大皆散。泥土的成爲泥土了，水也乾了，空氣也散了，濃熱也消失了，那時我在那裏呢？

所以學佛的人，第一便先要打破「我」的觀念，因為有了「我」，便事事以為「我」打算，時時為「我」着想，人世上的一切麻煩，也由此起點。人生的第二個錯覺是「人」相，這是我相對立的，人常常覺得「我在這裏」，便不免自私自利，同時又覺得人也在這裏，就不免羨慕，羨慕在這裏所謂人不是指別大之人，而是指彼此之後，有我相便「我」相，有彼相便「我」相。有人謂「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相看世上人」，不是冷極淡忘的話，那麼別人的豪華闊綽，早已熱視無睹，既視着他，便是不忘情，無情你青眼也好，白眼也好，總是「人」相未空，「我」相仍在，那視和傲的心理是同樣錯誤的。所以學佛的人同時便要打破彼我的觀念，因為彼相仍在，我相是不能空的，譬如常常惡恨自己窮的人，固然不是能夠安貧的人，但常常諷刺攻擊別人五錢，而稱道自己如何清白，也一定不是真能安貧者，真能安貧者必不恨人已窮而與人富。無人相就是要消滅對於「彼」的無論何物何人的一切影響，因為彼相也是虛幻的。菩提哀樂愛惡欲讚之七情，七情係心理受刺激而起，七情變幻，此種刺激，一半由於「我」而起，如我福則喜，我窮則憂；一半由於「彼」(人相)的存在，如人美則起，人醜則惡。孔子主張中庸，以七情發而中節謂之中，在，如人美則起，人醜則惡。孔子主張中庸，以七情發而中節謂之中，在，如人美則起，人醜則惡。孔子主張中庸，以七情發而中節謂之中，在，如人美則起，人醜則惡。孔子主張中庸，以七情發而中節謂之中，在，如人美則起，人醜則惡。

作用，六根由六根深入，心中便有了主宰了。舉個最淺顯的例子，譬如偷情出來了。故佛家主張根本消滅一切可能刺激心理之根蒂，要根本消滅此種根蒂，第一個是無人相，第二個是無我相。人相何以能無，照佛家的看法，人生是受苦，是磨刺，所以世界稱為娑婆(苦惱)之場。人間也喻作苦海，

復興宗教和發揚民族

——明道陳——

亞洲中華民族，對於宗教之觀念和思想，莫不有重大深切之關係存乎其間。自漢唐以來，迄今已二千餘年矣，惟能獨立自強於世界者，端賴佛兩教，以維繫之，其美德彰彰在人耳目間，確具有堅強之特性，慈悲博愛，忍耐持久之風，五為因果，藉以維持人類之生存，載在史冊，不可勝數，即就小唐時代言之，代有高僧，代有高人，如釋家牟尼觀世音賢文殊諸佛菩薩之隨化與慧遠元鑒建康道池諸高僧，近代之印光弘一等法師，均抱救世利民之志願，挽回世界人心之苦衷，或以復興宗教為救國運動之企圖。如儲敬之孔子孟子陳寶箴顧維鈞王烈諸翁亮陶淵明王羲之岳飛文天祥范仲淹成樞光史可法方孝孺曾國藩孫中山胡漢民梁啟超諸君子，立德立功，為國為賢，皆具有經天緯地之才，旋乾轉坤之識，文破武略。翻國利民，建大功，立大業，無不富有宗教思想和哲學之關係，其人格之偉大，新發之功深，實非時人所能及之，溯自世界潮流動盪，科學昌明，一日千里，我國文化之墜落，精神文明，日趨降落，中國固有之道德淪亡，人心陷溺已久，不堪收拾。

固空然一任之，的的見淫者最相，剛定的間萬莫切而你不環半以富，亦多不在的，影教樂都起凡必窮境半因賈資，空值在的，枉怨恨，若髮人樂氣之在甚貧底近最間得苦的，寂所他化是，兩形家不賦能若，是發中際作，受現此喜，泰山與色色為或武，假入與或論，明年謀意不，失秋紅的，仁孝神威這魚厥忌，能撐無動意月，不富誘，精武是之大了，能撐回相。移則人是室之友與相能明久環人第悲的，回物就人易境看物有精點委劇佛心，如人而境生悲的，是生共相去普來就也這家中要，受不，的間最善的心不一通是在好到先辯以環明人第是三四命命對四。也，也，也。在佛的空主淫腐風，滄錯，誰的，佛的錯家境他問題，家心一幸不。的入環覺悲現，若眼，移之種之境，枯的，來都空然不須種兩支是枝的，事無的理悲現，生，如則則相自悟之配對寂(空)物對染其，是生，都則則相自悟之配對寂仍都相變月得歐的，一，久，空閱向的的萬本意都都則則相自悟之配對寂向事的確悲現，就本意都都則則相自悟之配對寂向的觀是，一人隨了，相所復你；聞也迷是開以念要如樣看人的，心須空期移難如一或受兩皆去水，消果來，來，時絲不無，仍貴，境(的變的無一切還有像法，。空)子看能來生花

現觀宇內，只國家民族為職志，尚有他人哉，舉世迷於昏濁，貪財賈賈，上下交爭，不談利人，祇求利己，如何升官，如何發財，如何享受，比比皆是，前清所以傾覆者吏胥官貪耳。宗教一脈不振，淳厚自抗賦勝利以來，於今一載，人民之痛苦，水深火熱，持有暴力之黨，不惜殘民以逞，支離解體，河山破碎，苟能竊奪權政，無所顧惜，盡量吸收民脂民膏，無上獨裁，無上專制，假藉民主為護符，實行其腐敗手段，八年國難，倍督艱苦，未亡於日復死於他，天禍中國，良深浩劫，言之痛心，本天有好生之德，有仁側隱之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義，發起宗教復興運動，以天下為公，發揚民族固有之精神，挽回國運，以救危亡，惟我宗教有太虛法，耆備釋源通高道德，法門之領袖也。發高一呼，衆首肯。以博 爲旨，慈悲為懷，既提狂潮，再作砥柱，急起直追，聯合世界各宗教，以民族良知良能，團結起來，對症下藥，挽回頹想宗教幸甚，民族幸甚，國家幸甚，謹獻頌詞，諸君垂察，不勝迫切禱香禱祝者也。

觀 把說世 人容素神 相 的以往其多切 要 一而曾，色 返，相法以認，但力幾開時時 無一人用世相不回來，以上中觀入也可認開時 無像的一不字易欺張因這一相寫的能的水守拉 我成問題也在，是為無面，面難此也故，相用 無形有如是人為相我，誠心時事可開 紫片詞此柳夕心相始認相，却間，胸最 生一，空開身自自法，看，當拉都見悲 壽樣共(的)自的來，無見要當長宗之哀 指寶銀百自因無經新觀，假中間，時流像 者以人體色親證，透碧骨舞合。的把開勞， 無們感相和的，經許千益生(的)被開深題理 爲看(有)人(生)的。過多百益生(的)被開深題理 法了相)。過十回世相相的斗相海， 相是是的一而，色親的又一面， 是相一而，相，相，太深無一 (無)已科科 的兒花莫，教人，他們從遠是這雨字來 佛從這這個字凡 應作如是

三十五年八月一日寫於金陵之尼盧寺

週一人世

蔣主席

於廬山夏令營紀念週上，訓示建國要義：把握時機實行民生生活

芬蘭

總理今日自蘇京抵達巴黎，列席和會。

原子彈

試驗指揮官勃蘭今日宣布：七月二十一日（第二次）原子彈舉行漫水爆炸試驗時所沉船隻共九五、二〇噸，較前次空中爆炸所沉之船隻，約增四倍。

上海

市參議會，今日成立

日本

針：實施憲政國大決如期召集，政府應盡誠遵守，盡力推行；擴大政府基礎務求迅速實現，共軍應和平地區必須撤退；政府決保護人民生命財產與其安全云。

達達尼爾

海峽問題，土將拒絕蘇聯要求；蘇反對黑海區外之國安參加管制；英主張召集原約各國商討。

暹羅里尼

屍體在米南南都巴羅羅銅之卡亞門安寺院內，被僧人發現，屍體用麻袋包裹入箱中，即被該寺地窖中完成第一架電子顯微鏡，約價可放

蘇聯

大四五萬倍云。（十四日）

伊朗

局勢趨趨緊張；蘇軍正向伊朗北部

之亞塞爾拜然邊界集中，為針對開入巴新拉之英軍云。

蘇聯

要求海峽蘇俄領，英美均堅決反對

廬山

蔣主席為徵詢國內各階層人士之意見云。（十五日）

漢城

警局欲獲朝鮮共產黨諜網，總部設在朝鮮蘇佔領區內，專事散播美蘇衝突謠言。

猶太

恐猶黨因海發猶太人與警察衝突而有多人受傷，特許額巴勒斯里猶太人進行抗議。

西比利亞

實現古代互象骨器。

王外長

嚴厲視小國違反和會目的，芬外長陳述外交方針。

美

門薩尼人士，重視蔣主席文告。

殺開一多兇手

馮時亮，李文山，昨在昆明公堂，為供開一多在滇捕獲公使會中蘇屬政府，備其軍人，迫於憤怒，共同行兇不諱。（十八日）

蘇

對土廷其提出共同防衛蘇俄黑海海峽要求，土政府已嚴文拒絕。

和約

委會表決權問題，美蘇又起爭論；蘇堅持法蘇表決權，美表示反對。

近東

國際風雲集中土國，美外交當局嚴重考慮蘇聯態度。

歐洲

擬選為黨領袖計共三名，德籍二十名，經由美軍糾獲。

白蒙南

在美發表意見：唯有全力調兵，方能解決中國局勢；而中國戰事或將牽涉蘇俄南國。

傳碼山

已被共軍佔領，一戰後：目的在切斷鐵路，威脅津浦路，聲控察北共軍云。

大同

守軍處於孤立，共軍炮彈已射入城內；經十二小時激戰後，共軍攻勢頓挫，今轉入膠着狀態。（十七日）

加爾各答

印國民大衝突，死二百五十人，傷千六百人；回教同盟採取直接行動。

達答尼爾

海峽問題土府向蘇提議，英蘇土覆文日內公布，美陶或將向蘇提出照會。

德

送派柏林，將由英美蘇法四國戰鬥機護送。

蘇北

共軍援兵十餘萬已開到，意向如蘇北共軍在蘇北一帶，並意圖恢復。

尼赫魯

民盟大會，大政方針，全印人民，應以此為指南，印政府應以此為方針，印政府應以此為方針，印政府應以此為方針。

威爾斯

為現代大文學家中的歷史家小說家，其著作，多與歷史有關。

宋院長

發表書信，外電稱：宋院長，對蘇聯，表示同情，並對蘇聯，表示同情。

青年黨

新運動，被記者提出質問，竟無詞以答。

加爾各答

動亂未已，尼赫魯，其納同黨，成立。（八月十九日）

談 變 文 (續)

關德棣

摩維詰經變文

世尊乃奇難勸，此時有事商量，維摩臥疾於毗耶，今日與吾問去。吾之弟子，十大聲聞，悉皆發覺於名譽，誠使多般而辭退，舍利弗林間坐處，誠被輕呵，日從迷里巷談經，後遭摧挫，大迦婆水貧富，平等之道里全乖，須菩提求富拾貧，解空之聲名虛空，富樵那迦府遮之聲，意因說法遭呵，阿那律律波羅之徒，盡是目迷白風披好，羅睺說出家有利，不知無利無為，阿難乞乳憂疾。不了牟尼可現，魁推智短，盡說才微，皆學怕懼維摩，不敢過他方丈。况汝位超十地，果滿三祇，障盡消除，福圓圓滿，將成佛果，看那花台，無私若果日當天，不染似白蓮出水，上開天上，此界地方，置積提攜，六道一家君赦度，汝已竭愛增海，汝已消頓性別，汝已代愛稠林，汝已割食羅剎，已盡內風麟，在會若箇處雜取，出眾似箇遊香漢，智惠廣德，衆所讚揚。居士文室染疾，使汝毗野傳語，速須排比，不要推延。若與維摩相見時，豈問所疾痊可否。詩云：小乘昔日學遺蹟，若往分疎各說因，知汝神通超小聖，想君詞辯越群朋。

不唯單證三身位，兼亦曾修萬德門。今爲維摩身染疾，事須勿得訝英因循。

世尊喚命共勸勸，筋動忿忿從座起。合十指爪設專儀，問于花座聽離旨。

六鉢衣成說金設，七寶寶冠動衆衆，立在師前候聖旨，仁无見者生歡若。

辯才無得衆降伏，四威德健得佛讚景，牟尼道日發教音，交住毗耶問居士。

大目犍連變文：(北平跋成字第九十六號)

昔佛在日，摩竭國中有大長者，名拘離隨。其家巨富，財寶无論，於三寶有信重之心，向十善起精崇之志。富中夫人號曰端提，端正離世

上無雙，慳貪又欺誑佛法。生育一子，號曰目連，廉刻而深種善因，承事於恒沙諸佛。未見我佛在俗之時，家獨所有七珍，設積布施於一切。忽於一日，思往他方。家財分作於三亭，二分留與於慈母，內於一分，用充慈父之衣履，更分資財，榮耀布施於四道。囑付已畢拜別而行。母生慳吝心，不肯設布糧布施，到後目連父母壽盡，各取命終。父承善力而升天，母招慳報墮地獄。或值刀山劍樹，穿穴五藏而分離；或招爐炭灰河，燒炙碎屍於四體。或在餓鬼受苦，瘦損羸骸，百節火然，形容憔悴。喉咽細如針鼻，欲嚙滴水而不容。展轉則寬於口連父母並亡，恰週六道各分張。母招惡報墮地獄，父承善力上天堂。

思衣線線千重現，思食珍羞百味香；足踏庭台七寶地，身倚轉側白銀床。

富問母受多般苦，穿刺擔承不可量。鐵磔磔來身粉粹，鐵叉叉得血注注。

飢痰孟火傷喉膈，渴飲鑿銅損肝臟。錢財豈肯隨已益，不教三塗地獄殃。

又八相成道變

「太子是出世之尊。不是凡人之數，大王今若不信，城雨有一泥神，置世以來，人皆親驗。玉疑太子靈魁，但出親驗神前。的是鬼類妖精，其神化爲凝血，若不是精好之類，只合不動不變。」於爾之時，有何言語？

城雨有一摩醜神，見說事當多擾頭。世上或行詐偽事，就前定驗現其真。

大王但將此太子，識見必令始知聞。若是頑僻於本土，的定妖邪化爲塵。

在過此禮禮我，除去了這幾種形式外，自有在散文敘述以後用「曰」作「明端」而接曲文的。這在摩維詰經變文與值子背變文裏都可以看到：(只是比前他種形式少。)

維摩詰經變文

曾佛告者，是佛相命之詞。緣佛於會上，告盡惡賢五百，聲聞八千菩薩，從頭遺問，盡曰不任，皆被責呵，无人敢去。酌量才辯，須是文

殊。其他小小之徒，實且故非難往，失來妙德，亦是不堪。今使文殊，便專問去。於是有語告文殊曰：

三千界內總聞名，皆道文殊藝術精。德似蓮花散一系，心如明鏡照深

伍子胥變文 (巴黎藏本)

登山峻嶺，度水尋關，求却却，永前不前。劫期被賊，性命對然。

我王太尉，唱叫研寬。子胥帶劍，遠步而前，至滌陽山開石壁合，百

鳥關關思憶帝鄉，乃為歌曰：

我所思兮道路長，涉江水兮入吳鄉。

父兄哀莫如何名，零丁誰我獨憐憐；

丈夫流涕隨絲菜，生死空貫亦何常？

平王曲受被陵落，信用誰依然中且。

思故鄉兮愁離心，臨水登山情不已。

另外在大目健速變文與張義潮變文里，有許多地方散文裏透的最後

一字是「處」字，然後即接起韻文的。在大目健變文裏所見到一班，如：

(只舉散文句句子為例)「獄中罪人，生存在日，候相常住，游泥伽藍，

好用常伴水菓盜常住空葬，今日交伊手舉劍樹，文支何節，皆零落處；」

「目連闍起，辟良久氣通，漸漸前行，即逢守道羅刹問處；」和尙莫來！

此間不是好道！此是地獄之路。西邊黑烟之中，總是獄中瘴氣，吸著和尙

化鳥灰塵處；」向上去烟，散散漫漫，向下錢籍，管絃亂；簡毛鬼

勢，押肯便道。不過五十里之間，煞我積屍遍野。處：等等。這裏最末的「處」字是否可以與以前的「目」字「云」字有一樣的功用，而是一樣的用法？我們不能十分清楚。不過在這一部分例子裏邊，有一些「處」字的作用顯見是與「云」字功用相同，所以我覺得這種散文末後接韻文時中間的「處」字，也是一個「引端」。

(三)是通篇用散文式的說白，最後而以「詩曰」引起「七言」詩四句終場。這一類的有錢子至孝變文。(其他的例很少故從略)。

二 由「變文」組織的內容看，也可以分為二類：

(一)是以散文部分作為講述，韻文部分則重複的歌唱過散文的敘述。這種重複的敘述，無疑的是直接接受了佛經的影響。在佛經的組織裏，這是一例很普遍的形式。(在佛經形式內容的十二種分類法第二種祇夜中，——譯作應頌或重頌的。正是重宣長行的一種例頌)。這種敘述的用意，就是在於使讀者們容易了解，在佛經裏面並且又有一種使讀者容易記誦的作用，因為用詩歌來背誦，總比散文要容易得多，何況印度文學裏的詩歌很早就已是那末發達呢？到了「變文」裏除了學習了這種形式以外，主要的就是因為要歌頌，所以也就方便的用了這種手法。至於也在重疊的敘述，恐怕還有一個更可使讀者明白的意思。因為如在歌唱的韻文與散文若是銜接着敘述的時候，說來很可能對於韻文的內容不了解，那樣的時候不直接引起聽眾的不歡迎，間接的也就影響到佛教的工作。有這種困難，於是散文敘述一遍以後，更重要的重複一節歌唱的韻文以助是當時歌者(亦或是作者)的希望。關於這一類的作品，可舉的例很多像目連緣起，維摩詰經變文等，都有這樣敘述的地方：

目連緣起

目連聞金口所說，不覺閉絕雙眸，既知受罪因緣，欲往三塗救拔，切

恨神通力小，難開地獄之門，我今欲見阿娘力小，不能自往，伏願世

尊，慈悲少借威光，忽若得見慈親，生死不口恩註。

目連聞說事因由，悲悲如眺兩淚流，

哀哀慈母黃泉下，乳哺之恩不易酬，

我今欲見慈母面，地獄難行不可求，

願佛慈悲方便力，暫時得見死生休(待續)

古怪的「妄想」

執 儻

佛書上「妄想」這個名詞，換了現代用語，也許就叫「腦筋」吧？雖說「妄想」「腦筋」，我都沒有確確看到他底影子；但是個人脾味，總嫌「腦筋」二字，詞近吳滯，沒有「妄想」來得空靈，因此還是慣用「妄想」兩個字吧。

話說放開鞭子，偏向鞍頭上一倒，恍兮惚兮的妄想，不知又從什麼地方鑽出來了。老是在上古下今，天南地北的跑野馬；牧動不住，微苦矛盾。幸好一陣解事的風兒，硬然攔開了沒有關好的房門，一個回旋，又呼嘯地跑出去了。最初感觸驚恐，直疑為鬼，嗣後，又假風再開玩笑，將窗子上底玻璃撞破了；趕忙起來，插好門，又關好窗子。

回到枕上，浩然自喜；彷彿於「妄想」若有滋憤也。其實，「妄想」是什麼？如何會有如此敏捷應付事變的天才？沉思深索，仍然莫明真懂。少近，做開雨聲，頗樂新插的紅紫旗子碰上了機會；也許一兩月後，就會掃除眼前嚴重懸危的威脅，許多，許多，許許多多的人，不會再為着一碗飯的問題而被擦眉毛了。紅怪，不知在說情情裏怎樣腳板一滑，野外許多不知名的蟲子，爭相聚着繁密而清涼的管絃，又吸入了我底耳膜。當然，這也是慌憚的；而且還懂得那輕鬆，那搖鈴響。我幾乎為自然界底美妙音樂沈醉了。一階兒不敢動，假定有人握我做大總統，也非我幾是自由在填鴨在枕頭上懶於動的。

語聲如是，天可憐自察的鼻子，終究還是埋在「妄想」手裏。不知他要了一個什麼戲法，我底在注意力又不自觉地移到窗外雨底上面去了。雨，越落，越急，越大。電光閃閃地閃透玻璃，跳閃進來，彷彿要在黑暗裏尋找什麼？跟着突然發劈下一個炸雷，我底天，心窩兒不禁嚇得跳起來了。聲或甫定，枕上滋味，又復清然自；又復於「妄想」若有滋憤也。其實，「妄想」是什麼？

如何會嚇得跳起來？試再逼移，忽然陷入了深沈的悲哀，莫明其懂。突然，不知從幾如何一撥，日間在報紙上看到一些帶有血腥氣味的詞句，又映射到大腦來了。「殘酷戰爭，人類死亡約近五千萬。」阿剌陀佛，假設這死亡的人類堆積起來，這真是慘絕人寰底一幅「骨山血海」的

瀕於滅亡！戰爭構成的因素，許多人都卸責於政治、經濟、文化的協調。其實政治經濟、文化落是一其死東西，一些人工造成的產物；假設政治、經濟、文化，也同一樣是有「妄想」，或者什麼「腦筋」的，我想它畢竟會敗壞，準定不會自於其為戰爭罪人，準定會向許多罪惡底先生們放斥：「你們再不要瞎起眼鬧亂說了，假使我政治、經濟、文化真是戰爭罪人，怎麼能罪法庭，不槍決我們，而要槍決一個一個的活人呢？而且創建世界永久和平的基本要素，無疑的就是國際政治人物底悲憫，靈敏，容忍與諒解。假使國際政治人物底，「腦筋」裏面，缺少了這些素質與修養，也許在短促的時間以內，你們這些砲臺炮火裏掙脫出來的可憐蟲，又會接受原子彈的威脅！戰爭細微的毀滅！將戰爭責任，卸落於我政治、經濟、文化，而忽略了你們自己底心理因素，這只表示了你們人類的頑冥與無知。瞎着眼睛的先生們，建議世界永久和平的基石，應該向你們自己腦內發掘出來，不要再瞎說了，不要再重走歷史的錯路了！」——當然，政治、經濟、文化都是不會說話的啞吧。但是，我們底啞吧它自己會說話嗎？我們又能確切看到自家底「妄想」，或者什麼「腦筋」能够支配我們底嘴巴會話嗎？

戰爭與和平的相繼，上帝，魔鬼，生命的既誕，妄想，腦筋，這都是一些「空洞」的名詞；只是再突然發落一個炸雷，總歸給與了我底保護，我仍然是會嚇得跳起來的！我十分勞於古聖賢者名相，直鑽「牛角尖」的墮落精神；但我終於從枕上驚慌抓起，拈筆寫了這篇零碎的文章，古聖的「妄想」，我佩服你底尊通，我又毫不經意的給你敷衍了。

逍遙頌

止方

一藥與丹藥海城，前波后浪未能消，爐中若不添薪火，自得逍遙向鐵

代郵

松江數若法師：
你的「嚴某某法師」一文收到，因措詞過於譏諷漫罵，攻訐陰私，恕不發表。
(原稿當速賜歸還)
福善 八、廿五、

一千四百年後之第二次錫蘭比丘歷史性中國遊記

胡厚甫譯

最近有三錫蘭比丘法號曰宗摩，克明達，梭連西哈。自錫蘭港乘道赴中國中部之陝西西安。彼三人係錫蘭大菩提會所選派，過來中國以應西陲佛教巴利文學院之聘。中國方面，亦同樣選派比丘二人前往錫蘭宣揚中國佛教文化，以資交換。

在西歷紀元第五世紀時，曾有錫蘭比丘及比丘尼兩遊訪廣東，傳宣佛教。自彼迄今，已經一千四百餘年，中國與錫蘭佛教當局，始互派比丘遊學傳教，誠可認爲具有歷史性之舉動。
三比丘於七月三日抵此，候輪前往上海。彼等攜來書籍四箱，皆屬佛典，或爲巴利文，或爲英譯巴利文。上項書籍係請用諸於西安巴利文學院而充教材者。

昨日余往晤三位法師，於九龍漢口路一錫蘭珠寶商店後室中。當余之引見人介紹余相見之際，引見人隨即置二位坐墊於地上，迭成座位，賜余坐下。三位法師，則坐於彼等之行軍床上。此時余覺立談較適，未坐地上。其中一法師即提錫語，似命余之引見人爲余取椅。椅取至後，余得安適之座，私心竊幸，此屬特別優遇。蓋錫蘭風俗，比丘爲高貴，一般在俗無不尊之教之；故此比丘高座，俗人大都下座也。
三位法師擇樹造利之英語，發言輕重得宜，彼令人不覺欲待未會留學外。承彼三人各以英文名字相告。吾等略談，始終由宗摩法師發言指示一切。

宗摩法師云：中國世界佛學院院長太康大師，商錫蘭大菩提會互選此同比丘二人往住五年。彼等係由大菩提會所派，應約前往，再二三月前已抵錫蘭。此間比丘二人皆係大菩提會所選派，應約前往，再二三月前已抵錫蘭。此間比丘二人皆係大菩提會所選派，應約前往，再二三月前已抵錫蘭。此間比丘二人皆係大菩提會所選派，應約前往，再二三月前已抵錫蘭。此間比丘二人皆係大菩提會所選派，應約前往，再二三月前已抵錫蘭。

焦山佛學院碑誌

金焦二山同古長江形勝，亦同以佛刹著名。然高僧如佛印師輩見僧傳者，則金焦爲形，焦嶼至中華民族建國二十三年，始有智光法師願立佛學院，暨填東初籌共事，中樞俊傑，謀學會，可謂難能矣。頃歲余領導中國佛教會總理委員會，決議辦會務，自謂難難，聘芝罘講哲，就焦山主辦之，全寺長幼翕然協力，因之得乘九省市二十餘僧英，隨錫其間，開闢中國佛教史未有之盛，察中國佛教將興之望，余以主持舉義儀來焦，遂誌之以僧僧史參考。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八日太康

宗摩更說明，此番中錫互派佛教徒教之目的，含有調和佛教之南北派之意。夫佛教，自非先處一教，即非在學與方面，所以此大錫互派，亦在結緣。結緣之非先處一教，即非在學與方面，所以此大錫互派，亦在結緣。結緣之非先處一教，即非在學與方面，所以此大錫互派，亦在結緣。

宗摩更說明，此番中錫互派佛教徒教之目的，含有調和佛教之南北派之意。夫佛教，自非先處一教，即非在學與方面，所以此大錫互派，亦在結緣。結緣之非先處一教，即非在學與方面，所以此大錫互派，亦在結緣。

徵求基本訂戶五千

茲將本刊徵求基本訂戶五千，擬定辦法如下：
一、介紹十份（訂戶）
二、介紹二十份（訂戶）
三、介紹三十份（訂戶）
四、介紹四十份（訂戶）
五、介紹五十份（訂戶）
以上者，每份折本報訂費七折。介紹十份者，折本報訂費五折。介紹二十份者，折本報訂費三折。介紹三十份者，折本報訂費二折。介紹四十份者，折本報訂費一折。介紹五十份者，折本報訂費五折。

議政不干治專號

本報定於第十一期出一個「議政不干治」專號，希望各界賢達，佛教同人，對於各地佛教會及一般知識份子，展開各縣市省參議會及國民代表並選

覺羣週報啓

來函

請以各宗教之偉大慈愛救中國救世界(文責自負)

大醒

南京宗教聯誼會太虛大師，于斌主教，白崇禧將軍，馮玉祥先生公鑒：

自從貴會在重慶成立以來，除於新聞紙上見到有若干次歡迎會及參加各團體集會之外，貴會之任務除「聯誼」而外，似無所聞？在愚者的意思，貴會似尚有更重之責任在，請為諸公一言之：

宗教唯一的對象就是人類，宗教家之所以不惜勞苦傳教設化爲的什麼？就是爲的要教化人類。感召人類的最大目的，並非是專爲使人們來信仰我們的宗教，做我們的教徒而已，其目的是要使人類見聞覺知到各宗教教主所說的一切教義真理，根據「爲人」的道理去做人，去作賢作聖。蓋人類非賢者不能自覺覺人，不能自立立人，不能自利利人，不能自愛愛人！所以成爲大賢大聖的各宗教教主以及後來的各個時代傳承的祖師們，他們都能本着各宗教的誓願和精神，做救度人類及一切衆生的工作。佛教中說「弘法爲事業，利生是家務」，故宗教家搶救濟人類的工作而外，則別無任務可言！

現在，人類的浩劫，已到了最危險最慘痛的時期，如同處於火宅，苦惱不可終日！少數的激烈份子，爲了「我執」「法執」(思想與主義)，爲了「我」「我所」，「人」「我執」「法執」(思想與主義)，於是出於我見之各各不同，乃至不能相讓治，少至發生黨派之爭，大而發生民族之戰！第一次大戰的陳眼不必翻談了，第二次大戰的結局，檢討一下是多麼的慘痛！整個的歐洲，法、比、荷、丹、挪、奧、芬、匈、羅、保、波、捷、南、希等國，以及禍首的德、義，戰勝了的蘇、英、美、法，那一個國家不是帶着創傷？東亞方面日本是戰敗了，中國雖未會到體無完膚的程度，但內傷甚重元氣大減也不是短時期間能恢復的！至於相向、暹羅、菲律賓及南洋羣島等池魚之殃亦復是够受的了！除去美國、以上所舉的各國家，兵民的死亡殆盡，城池的毀滅破爛，經濟的消耗摧殘，這些個數字，是能有正確的統計嗎？

第二次浩劫的主角，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的幾個顯武罪犯，幾個壞蛋就把整個世界鬧得天翻地覆，鬧下了這麼大的禍，這不是冤枉嗎？這是因爲什麼原因？一是因際間缺少一個强有力的正義機構，二是

因際間沒有人能够仗正義講公理，因之使希特勒輩大顯妄爲，因之使星星之火直至燎原！

世界上演完了空前地歷史悲劇，可是人類中仍未表現有一種覺悟；正在巴黎和會簽字的一天，就有八城出第三次大戰提上場。同時瑞典領空有火箭在飛舞。比基尼試炸原子彈，原子能共管問題以外，另有「鉅電器」「細菌戰爭」，花樣翻新，這都是預寫第二次大戰劇本中高潮的精彩節目。再一方面幾個大角兒在盧森堡宮舞台爲了一些小枝節怒目相向爭紅了臉，一方面不知自愧的中共黨徒在自己的一個國家裏還要頑皮玩火！世界大火，去年謝謝廣島最後一次消防總算撲滅了，而在我們中華民國之家底社下還不斷在燃燒，這真是天下的大悲劇！

世界是那樣的動不安，中國是如此地作亂，貴會各宗教的領袖諸公，諸公的慈悲仁德也不無有感到中吧？這裏，我們要來一請以各宗教之偉大慈愛救中國救世界，請以慈悲、博愛、正義、公理來救中國救世界！宗聯諸公！這是你們應負的責任，應盡的義務！

第一、先要止息內亂，宗教徒不應不是非，不能認爲「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要知人間事却有真非的，絕不能以「公有公理婆有婆理」來抹煞事實。俗說「清官難斷家務事」，這是家務，因事是很易判的。比如這次勝利後的內亂，事實很明顯是中共的不是！抗戰期間，敵人佔領了點線——城池與交通線，共產黨卻佔領了若干地區的四圍村莊，他們美其名曰抗日，可是一見日本的鬼影就逃遁，吃虧的是老百姓。老百姓幾幾斗食糧上城售賣換一磅日用品時，被他們查到，要充公，要沒收，要搗打，甚且要傷身害命，可是共產黨在鄉村所強徵強收(借故沒收)的公糧軍糧或以賤價收買的食糧，却成百千萬担運往與敵偽的洋行。這是錢一般的事實！勝利後，共產黨趁火打劫，割城據地，收容日俘，違背民意，在蘇北對人民所施的種種虐政暴行，整竹對費！而尤以對政府的違命脅迫，奸詐欺騙，如整軍案，協商案，以及軍調出三人小組等等，不履履協定，不接受調停，一味拖延，一查搗亂，是可惡，孰不可忍？一方面政府領袖已表示改組政府，而共產黨在一方面距離首都百里之遙的徐淮淮境却大用水攻，淹沒了地面三百里，使數百萬人民毀家流浪，傷心病狂

受戒記

蔡環明

受戒在形式上似為身軀的約束，但實際上却是尋求解脫（即意志自由）所必需經過的歷程；學佛者而不能信受戒律，怎麼配稱佛徒？何況居士的五戒又是平易切實並非高不可攀的。所以依之為規矩準繩，警覺身心，才能精進無厭，直趣菩提。初起時戒戒不淨還是難免的事實，猶之孩提學步，不會一蹴而就，必須博交其因而到鑽絲出來。假使你害怕跌痛畏懼不學，那末到老亦就不會進！素默比丘如此開導我們受持五戒。

素觀受戒為長途而每以「心持」的活潑避別人勸戒戒戒時的我，至此被此一席空論所觸發，心念與神識都起了猛力的角逐，結果理智控制了一時的情感，替我對「受戒」的取捨，定最後的決心。

於是，這在我生命史上刻時代而又莊重的一幕終於卅五年八月四日下午四時，在雲霧不修，冷落已久的聖園淨安社上樓展開。

到社受戒的同志，有羅無慮，王兆基，方虛秀清，陳護右，梁金城等諸居士，地時集儀。素默與開明德三比丘相繼升座。我們隨着一位錫蘭居士的引導，同作前禮的恭敬。獅吼比丘開始朗誦巴利文的三皈五戒，我們亦跟着自唸一遍。接着又由三位比丘同聲齊誦「祝願」經，清激莊重，繞繞雅緻，真令人感到異樣的清涼。雖然居士為我解釋說：「巴利是佛說法時所用的原用，因此微妙香潔，宛異凡俗。」語罷，素默比丘便引據一段故事來勉勵同志持戒的決心，這故事由錫蘭居士翻譯，大意說：「錫蘭有個樵夫曾受持三皈五戒，對於行為的約檢甚為謹慎。一天當他持斧採薪的時候，發覺森林裏出現一條大鱗的巨蟒，來勢洶洶，似乎欲將他吞掉。這時那樵夫被嚇得發慌，正想把斧在手心的利斧，很輕易地將它砍碎，但忽然又悟到自己是五戒的受持者，如一失手，不是就破戒律嗎？然而如不把它除掉，自己就必死無疑。於是，兩個矛盾的念頭，彼此此伏的隱現相爭，結果他終於決定前死不破戒的決心，將利斧擲去，束手待斃。說也不信！那巨蟒竟似為他善心所感動，非但不予傷害，反領首匍匐而去。所以，我（素默比丘自指）希望各位亦有這樣的心地，來受持可貴的五戒！」

末了，素默比丘以簡短的談話，重申並解釋受戒的方法，當錫蘭居士替為譯述時，我們真感謝那三位高僧慈惠的賜予。儀式至此完畢，隨由方丈居士為我們戒師戒徒攝了一個歷史的鏡頭，替整個佛教史上，留下寶貴的一頁！

惠明謹按：素師等來華因緣，已詳各刊介紹。師等原擬由滬轉京，繞道前往西安講學，但因交通梗塞，迄未成行。適經此間佛教同仁，紛紛挽留，已允在滬結夏三月。期間准在淨業社內教授初級巴利文。於每日下午六時半至七時半上課，現已開學，凡有志學者希速報名，不收費用。又如有對小乘教理及做國錫蘭佛教問題樂於研討者祈函上海仁記路中學大樓一四三C號羅永正居士，當即答覆。

佛教史學權威

震華法師著作等身

一 已出版者 二 已脫稿而未出版者

- 一 已出版者
- 二 已脫稿而未出版者
- 中國佛教人名大辭典（約二百萬言）
- 中國佛教地名大辭典
- 清代佛教年鑑
- 清代佛教綱要
- 清代佛教叢話
- 歷代僧制法論
- 佛教百科常識等
- 僧德護國史
- 興化佛教通志
- 續比丘尼傳
- 天山奔集
- 興化方外詩履

覺羣週報 每星期一出版

社址：上海玉佛寺

代售：全國各大書店

定價：零售每册二元，全年廿元

社址：上海玉佛寺

編輯部主任：福

發行部主任：止

助理發行：法

電話：三〇三一五

源方泉魯虛

覺群週報

(中記登請申在刊本)

期八第

版出日二月九年五册國民華中

週話

專門爲造就僧才

設的學

已曾辦普通的小學中學大學，不是專爲造就僧才矣。而專爲造就僧才的教育，則除等於教會大學內附設的佛學院外，確尚有兩學制：1. 等於佛學院程度而擴分的佛學英文系。(或法文、德文、俄文等語加)，佛學英文系。(經、通、日、韓文等)，佛學梵巴文系。(與的等語加)用以通古攝今。2. 不及佛學院程度，爲一般年齡已逾學齡而無小中學基礎亦無佛學常識者，施以一年的二年的三年的三種僧補習校。(太虛)

住持寺菴者除爲團體會員外兼爲個人會員

有的人應大等住持爲了中國佛教會會員，中寺住持爲了百分會員，反失掉了以支會會員選理支會監事的資格。不知不然，每個住持僧以團體法定代理人入本會或分會爲團體會員外，仍以其個人僧衆之資格，皆當入所在地支會爲僧衆會員；憑個人會員資格，仍可競選爲支會理監事。唯或當選爲支會理監事，或當選爲分會本會理監事，當選其一，則當放棄其一，不得兼任耳。(述)

僧于參加競選的途徑

僧來于自由職業資格得被選爲縣參議員參議及國大衆

賽外，尚應注意競選區域代表。

應知以佛教的各縣支會各百分會爲推選，參加區域的選舉，先以個人在所屬區域或省治的聲望，地位，財產，及聯絡運動力取得候選人資格，競選爲縣參議員或省市參議員，大有可能，今已知湖北有僧被選爲參議員，安徽更有僧被選省參議，合省市縣僧可聞風興起競選矣。

且聞某軍鎮區域僧有被選一參議員或兩參議員的預數，國民政府與豈可反善後。(述)

直屬中國佛教會甲等

團體會員之擬議

按照中國佛教會章程第七條以訂定之寺選住持規則第三條規定直屬中國佛教會之甲等寺，須爲寺產收益二萬以上或其他收益相當及住僧二百以上，完具佛殿經閣佛堂，並有名勝歷史之叢林。今名叢林。大抵衰落，嚴格求之。全國寥寥可數，無過浙江的金山寺，常州天龍寺，黃波的天童寺而已。

寶華山隆昌寺，天目山禪源寺，成都昭覺寺，杭州靈隱寺，上海龍華寺，襄陽之後，興起充實，固猶有待；而揚州高旻寺，北平廣濟寺等，不明詳況。成都文殊院，重慶華岩寺，鎮江焦山寺，似將勉及，然未易貿言矣。

甲等寺以外，可直屬中國佛教會之學苑社團，亦唯武昌世界佛學苑(包括精舍山漢藏教理院，西安巴利三藏院等)以言。漢口佛教正信會而已。今上海之世界佛學居士林既衰敗，而天津之佛教居士林等，亦未詳究如何耳。(述)

父親節感言

大醒

第一次大戰結束後一年在美國創興了一個「母親節」，第二次大戰終了前一月在中國發起了「父親節」，此父親節與母親節，先後輝映，無獨有偶，却是將來百千年後歷史上的一段佳話。

父親節，於去年日本投降前一月由顏惠慶、袁希濤諸長者所提倡，到了今年再經浙公展、李石曾先生等擴大運動，在上海今年之八月八日，各界舉行「父親節」，可以說是首屆擴大紀念的「父親節」，熱烈非常！上海各大小報均有「父親節」專頁及專論發揚父親節的感誼。各學校發給紀念花充作助學金。八仙橋青年會中的父親節慶祝會，尤為人所注目，參加的人更多。這里先看中報的一段記載：

主席薩幹臣報告父親節發起經過後，即由顏惠慶致詞，勉從「父親」兩字的意義旁徵博引的說到「天父」「國父」，應該受到最崇高的尊愛。他談起他在美國讀書的時候，學校裏的先生對學生非常關切，像家人一樣無微不至，中國的學生沒有這種好福氣。祇有希望做父親的能担負起責任來，每一個父親每天應該抽出一部分時間來教導他們的兒女。但是現在大多數做父親的都忙於酒色財氣。所以他說「父親節」的意義是雙重的，一方面做子女的要懂得愛他們的父親，一方面做父親的也要懂得修身齊家。把目光放遠一點教導他們的子女，這對於國家對於種族都有極大的益處！

再從各報所載各方願的文字意思看來，知道「父親節」的新義却有發「懷念祖國」、「民族自覺」、「維繫倫理道德」、「發揚人類至愛」，以及使做子女的了解「孝親」「報恩」等諸般目的。於是父親節都視作「民族意識的發揮」、「民族正氣的表现」、「民族道德的發揚」。那獻敬的遺友們更拿「天父」等來除敬。我們除隨着讚歎外，黃花明日，也奉對父親節深謝一點義勸立傳。

筆者是個佛教徒，在下面要說的感言當中雖不免帶些佛教的口吻，或許這能道着一般人的通病，並不敢說這句話就是良藥？

一者、孔子的倫理講，人倫，講五常，五常中講「父子」，注脚就是要「父慈子孝」。我國人民對於做父親的「父慈」大概總算能做到。顏博士所說的「現在大多數做父親的都忙於酒色財氣」云云，這也是事實，不過這種事實僅是「現在」的現象，也僅是都市中所有的現象而已。可是我國人民對於做子女的「子孝」一點上現在能夠做到的確實是太少了！「孝子」自古就很少，孝經出了很久編寫二十四孝的作者也僅僅祇找到孝子二十四個？（古書中雖有「孝友」傳一類，但不一定是指的「孝子」。）之後，我們看到的貞節牌坊很多而「孝子」旌表的牌坊寥寥太罕。現在，一方面發揮「父慈」——做父親的負教育子女的責任，固屬所當；一方面提倡「子孝」——做子女的養成「孝親」「報恩」乃至「榮宗耀祖」的思想，就是倫理的思想與道德的思想，却更重要！

二者、釋迦牟尼佛以太子身份出家修道，從無上的智慧中覺悟到整個的世界不安猶如火宅者，一是因為國家民族的意識狹窄，二是因為全人類的道德思想太墮落！所以佛捨去了王位為救全世界人類而奮鬥！於是一方面他打破國族界限建立了「莊嚴世界」的理論，一方面他廣除階級觀念倡行着「一切眾生平等」的主義。關於倫理，佛是主張廣義的，佛曾說過「一切男子如我父，一切女子如我母」。「視一切眾生猶如己子」。佛的意思，要人們見到面無論識與不識都要互相慈悲互相敬愛。遇到比我年紀大的就奉為父母，年齡相若的就當作兄弟姊妹，年歲比我小小的就作為自己的子女。不但對於人類如此，對於一切眾生（包括畜類）亦復如是。這種大慈大悲的崇高道德思想，是何等的慈愛？是何等的偉大？所以當時的教徒尊稱佛為「慈父」——「大慈悲父」——這是值得我們尊稱的。因此之故，我深深地感到我們在發揚父親節——「父慈子孝」的今日，我們要懇求救護被倫常自相殘害的共產黨錯誤荒謬的思想，感有他們急回頭覺悟，誰無父母誰無子女為什麼要同室操戈弄得「父不父子不子」家已無家國不成國的如此之亂局！

在父親節感言說完以後，三十五年的父親節早已過去了。在此，我欲寄語毛澤東周恩來等諸位好漢：誰無父母？誰無子女？你們共產黨雖然不肯把人們視同父母兄弟姊妹一樣，那就請你們共產黨把人民當做是你們親生的子女們看待，「請你們放下屠刀」，救救你們的子女們吧！

以佛法觀塵世

王化中

報佛法言，一月月之所照臨為一世界，千世界為一小千世界，千大千世界為一中千世界，千大千世界為一大千世界，每一大千世界同境同成，爾虛空中，大千世界無數無量，此界成，彼界壞，彼界住，此界空，譬若如晴晴，無塵無霧。此一地球之在太空，不識如九牛身中之一毛耶？在此一毛尖上乃有人類，又僅占其中無量生物之一種，真又不知需用幾千萬度之阿拉伯數字始能見其形影。

人類之在宇宙間如是其微末矣！佛言一切眾生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乃至有緣生，生緣老死愛理苦惱。又計世間無常故苦，苦故無我，無我故空。如幻如影，然則世間又如是其無價值無實義矣！佛又言：一切諸法，待因緣生，無我無作，亦無受者，善惡業報，亦復不爽。然則因果定律又無可違拒矣！根據是義以觀此次世界大戰，則賴心同盟之相鬥爭也，不說如犍觥之同鬥於蚌角耶？當希志那，慕沙里尼之戰勝於西歐，日不之得意於東亞也，嗚呼嗚呼，風雲變色，意氣之盛，固一世之雄哉！曾幾何時，國滅兵降，葬身無地，抑又何其悲也！盛衰電轉，蒼石即無，無常苦空，無我無主，不信然哉！彼縱其貪欲，逞其嗔忿，極其驕慢，以為普天之下唯吾意所欲為，莫之能禁也，蠢謀詐術，起無信義

臺灣佛教概況

林子青

到了台灣四五個月，根本不曾離開過台北，所以對於各地的佛教情形非常隔膜，關於最近的動態自然無從知道。覺羣週報編者著我寫一壁關於台灣佛教的文字，久久無從執筆。現在只能將我所知道的一點過去現在的情形，拉雜寫了出來，讓內地大家明瞭一個台灣佛教的輪廓。

；殺戮屠戮，慘無人理。自謂智勇足以勝天下，然而愚因惡業，豈得惡報；侵人不得，反自喪亡；求索不得，反取垢辱；國家被其所趁，民族被其殘毀，而一己之生命亦不能保，而惡名惡稱，萬年遺臭。然而彼彼侵略彼陵侮之國家民族仍得恃強以存；然後加害有善報，惡有惡報因果定律，焉然如斯，而不可以智計暴力違逆矣。大覺世尊，憐三界眾生，慈悲憐憫，生死沉淪，造罪惡業，受諸苦果，不識因果，妄執我人。是謂殺戮，所有

一切眾生之類，若胎生，若卵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心，若無心，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度之。如是深廣一切眾生，而不見有一眾生實滅度者。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大悲願力，為而不有，無住生心，有如是也。將欲成就世界人類永久和平之盛業，不可無超越世界之智慧，包含眾生之心量。若佛法者，不可不謂超越又能包含者哉！大心宏願之士，幸於此發心，庶幾乎不沉淪於世間，而能應救濟拔以永息貪嗔癡慢，消除戰爭禍亂也歟！方今西方學說既不足以發定人類之平治，西方宗教亦不足以收拾世界之人心。故吾既願以哲學之仁義求人類之平治，又願以佛法之智慧聚人心之信向也。

佛教在什麼時候傳入台灣，現在是一件很難確定的事實。不過就各種誌書的記載看來，在鄭成功時代台灣已有寺廟的存在，可見至少在荷蘭人統治的時代，佛教已經由福建傳入了。據民國二十六年日政府登記過的寺廟數目（包括齋堂二三六）看來，為數達三千七百零五所，就創建的年代加以分類，二百七十年前前的有五十五所，二百二十年前的有一百九十四所，百七十年前的三百七十九所，百二十年前的六百八十七所，七十年前的九百三十二所，五十年前的六百十三所，其他年代不明的，都是創建於日本

佔領台灣的時期。

台灣的寺廟雖然有這麼多，但並不是專屬於佛教的伽藍。台灣民眾對於宗教的信仰，可以說是一個中國中等社會以下的縮影，其信仰崇拜的對象之複雜程度，且非內地各省所能比擬。普通雖有佛教，儒教，道教之分，但他們對於這些宗教的教義是不問的。一般人的信仰，只是祈求眼前的幸福，只要合於他們信仰的條件，就可以建立廟宇，香火不斷地供養起來。所謂：「無端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用來形容台灣民間的信仰狀態，是再恰當沒有了。

在這種社會情形之下，要看見正佛教的面影雖不容易，但佛教之被多方面的信仰，其精神潛在於每一個人的意識裏是無可否認的。為節省篇幅起見，只能粗枝大葉地來敘述一下。

二

由於地理上比較接近和歷史上比較密切的關係，過去台灣省的寺院，大抵為福州鼓山湧泉寺或怡山長慶寺的僧徒所開創，傳燈的系統，完全屬於禪宗，但其修行方法，則多傾向於淨土法門。也有許多寺院的開山者，是本省人而曾到國內各處去參學過的。他們參學的理想大都以福州鼓山為目的地，有的發心到鼓山出家，有的出家後到那裏去受戒，甚至也有愛好鼓山的風景而願終身住在那裏的。這樣崇拜鼓山的風氣，在今日全台灣各地大小寺廟的禪誦儀式和梵唄音調上，仍舊可以看得出来。

台南在歷史上是台灣的古都，鄭氏經營台灣便是以台南為根據地，所以許多文化建設和歷史古蹟都散在台南。就佛教說，今日台灣最古的寺院，要算台南的開元寺和法華寺了。開元寺的創立，始於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距今二百五十六年，和國內的古剎相較，自然是非常的晚輩；但在這個孤島的歷史上却是一個歷興亡的老人了。開元寺本來是鄭成功初到台灣避臺的別墅，成功死後，經過十幾年，其子鄭經大培築，稱為北園別館，作為他母親董氏養老的別莊。鄭氏亡後，到了康熙二十九年，才由當時台南巡道王效宗等改為寺院。當時鄭氏的部將中懷想故國，不願仕於清朝的，多削髮僧服投身於這個佛寺。最初寺名叫海會寺，到了嘉慶年間改稱為海靖寺，後又改為榴環寺，榴環寺，不知什麼時候被人叫作開元

寺，一直到了現在。從來開元寺的住持，在習慣上是要到福州鼓山去參學過才有被任用的資格的，這種古風一直維持到民國初年才廢止。

三

台灣民間信仰最盛的；當推嘉義附近的北港朝天宮，（俗稱北港媽祖廟，媽祖是保護航海的神），這是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所創建的，每年三月二十三日媽祖的誕日，這道參詣的香客自二十萬人至四十萬人，其盛況可以想見。台灣的媽祖廟多至三百餘處，信仰之多與廟貌之莊嚴，以朝天宮為第一。每年香火的收入，是一筆驚人的數字，整個北港的繁榮，完全是媽祖的力量。這和佛教沒有直接關係，且不詳細說他。

在佛教菩薩中，最受台灣民間信仰的是觀音菩薩。而在台灣的寺廟中，廟貌最莊嚴，殿堂最壯麗的，要算台北市內的藍靛山寺了。龍山寺的創建，始於乾隆五年，是由當時泉州府晉江，南安，惠安三縣的客商募建的，本山是晉江安徽的龍山寺，這個藍靛山寺算是分派。經過幾次的修建，真是興衰不一；今日所見的莊嚴廟貌，是在民國九年起工，十五年竣工的。門壁柱樑和屋頂屋椽的裝飾，完全是用花崗石雕刻而成的，在建築藝術上，可稱為全台第一。

龍山寺的香火也是有名的旺盛，可惜管理權完全落在一些俗人手里，雖然是佛教的寺廟，竟不能舉辦佛教的事業，這是多麼可惜的一件事啊！

四

現在比較新的寺院，多是在日本佔領台灣以後這五十年間所建立的。如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台北觀音山凌雲寺，新竹方面的獅頭山許多精舍，台中方面的毗盧寺，寶覺寺，中壢圓通寺，火山碧雲寺，高雄方面的岡山超果寺，龍湖庵，屏東東山寺等，都是今日台灣代表的佛教道場。

住在這些寺院裏的僧侶，他們的生活仍在保持著我國一種習慣，他們多半嚴格的素食，並且穿著圓領的僧袍，因為氣候較熱的關係，長衫已少有人穿的了。但是有了法事的時候，或是為人誦經禮懺他們仍舊要穿海青和袈裟，這一點，和國內並無不同。不過近一二十年來，因為受了日本僧徒帶進食肉和服裝自由的影響，一班中年的本省僧侶，雖然住在廟裏，

他們也有穿西服和俗服的，據說有妻子的也不少，社會似乎並不以為怪，這是佛教制度上一個根本問題，值得大家加以檢討的。

不過台灣的大小寺廟雖多，僧侶似乎少得可憐，就台北來說，幾乎是不容易看到的。因為戰後經濟困難，聽說就是素有寺產的許多寺院，也只住了一兩個人。基隆月眉山靈泉寺算是大的，也只住十來個人，台北市內所有的大寺，全是日僧所創建的，現在他們已被遣送回國，情形自然是不同了。

五

日本佛教各宗各派的和尚，最初以所謂從軍布教師的姿態混入台灣，後來更進一步，在日本政府援助之下，有的自建寺廟，有的將本省原有的寺廟改造，佔為己有，其侵略的方式和日本軍閥的作風，完全出於一轍。截至這次戰前，他們各宗在台灣的所謂「別院」「布教所」之類，多至二百餘處。自然，勢力和規模最大的，要算真宗的東西兩本願寺的別院。日本投降以後，這些日僧寺廟的一切動與不動財產，和台灣日本政府所有的財產一樣，已完全被我接收。放在各地的日僧寺院，由各地市縣政府接收，現在大多數的寺院建築，已被政府機關和社會團體所佔用，這種情形，使一些本省比較有作為的僧侶感到很大的失望。

就台北市來說，最大的東本願寺和西本願寺的別院，目前都駐着軍隊，西本願寺的本堂（大殿），比常州天寧寺的大殿還要大，可惜已被弄得不成樣子。我國佛教無人，有什麼話說呢？以前各寺日僧，平時大抵在銀行裏存着一些公金，每寺自二三萬至三四十萬圓台幣不等，這些公金也和佛教圖書法物一起被台北市政府所接收。目前的台灣佛教，是一種既無人亦無錢的狀態。年老的住在山上的禪岩，在背穿紅袖中送過日子，年輕的為了自己的生活或其他繁累，只能在社會從事一些自己所能做的工作，政府聽其自然自滅，社會自然不聞不問，就成了今日台灣佛教這樣蕭條的狀態。

六

日本近代佛教雖稱發達，但他們僧侶的生活仍然是素為人誦經禮懺（

所謂法要）來維持的。不過他們儀式比較簡單，不像我國那樣流於庸俗和迷信而已。日本的和尚每年利用春秋的祭日，在自己的寺裏舉行「彼岸會」，（春季彼岸會是春分前後，普通自三月二十三日開始一週間，秋季彼岸會是秋分前後，自九月二十三日開始一週間。）完全像我國寺裏的一種「淨七」或「衆姓水陸」的性質。春秋二彼岸會之中，還有一個盆祭，是七月十五日舉行的，和我國七月的盂蘭盆會完全一樣。我們知道，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初，由於復古主義的反動和歐美文化輸入的刺激，政府和社會是曾經發動過一次廢佛毀釋的大風潮的，這次風潮在日本佛教史上的意義，不亞於我國唐朝的「會昌法難」。因此無形中促成日本佛教徒的團結與奮鬥。所以後來日本佛教各宗各派的界限很嚴，凡是信佛的在家信徒，規定必須屬於任何一個宗派，所以他們的組織和力量，是可以數字統計的。

日本和會到了台灣也是如此辦法，他們各宗派的信徒登記得很清楚，他們把各信徒家裏親族死亡的忌辰一一記在簿裏，到了忌日，如果信徒們忘記了準備，廟裏的和尚還可以用電話通知他們來修功德，平時這些僧侶便接信徒親族忌日登記簿，巡迴於各信徒家為他們誦經祈福，一個廟裏有了幾百個信徒也就夠他們忙了。誦經自然是有代價的，因此日本和尚的生活有相當的餘裕。他們遇到要舉辦一件什麼事業，召集本宗信徒開會，馬上就可以成功。這種制度是值得我們中國佛教加以考慮的。

七

最後想敘述一點台灣佛教上佔着重要地位的齋教來做本文的結束。台灣的僧侶雖少，但是素食的男女在家佛徒却相當的多。因為他們持齋奉佛，便有人稱之為齋教。齋教普通被認為佛教的一派，實際上可以稱為在家的佛教，這種齋教原自禪宗脫胎而興起於福建的，教義普通雖和佛教無異，但其內容實有調和儒釋道三教的傾向。

齋教有先天，龍華，金鐘三派，據說都是從禪宗六祖慧能禪師傳承的，相傳六祖為避法難，隱於漁家者四年，其間衣食俗裝，經營行商，從事布教，後來才落髮為南宗禪之祖。那時有莊讓讓，馬道一二人，以俗人身，受六祖衣鉢，而為七代之祖。不論僧俗士庶，皆宜傳其道，遂立齋教。設

三派之學，創立先天派。至第十五祖歸全元的派下，有名黃昌成者，於咸豐十年間渡來台南，築報恩堂，這是台灣先天派的遠籟。

龍華派，爲明嘉靖年間羅國者所創立。至清雍正年間，其第十六祖陳普壽，在福建興化新設一星堂，成爲龍華派大本山。至第十六祖盧晉壽，渡來台南，宣教六年，又歸興化。其弟子普衍始創設德善堂於台南，這是龍華派傳入的嚆矢。

金爐派，以明朝的王左糖爲祖。萬曆二十六年，得神宗的信仰，設立八十一個齋堂，又得其徒董應亮，火火發揚宗風。董的徒弟王祖亮，亦能繼承其業。那時有一魚商黎文學者歸依了王祖亮，幡然放棄漁業做了布公，渡台灣於台南創立德堂，是爲台灣金爐派的教祖，一燈禱之爲黎阿公。

八

這裏稍稍比較三派的異同，在教義和儀禮上，三派大同小異；至於信仰的對象，三派都主要的以觀音菩薩和釋迦牟尼爲本尊。在生活上所不同的，是先派禁婚娶，而且須絕對素食。龍華派，金爐派，則不禁婚娶，而且其素食的限於一定的時日。普通叫做「華齋」；自然也有完全長齋的。

龍華派分爲：空空，消惡，四傷，大引，小引，三乘，大乘，小乘。

金爐派分爲：上恩，叔公，管前，本管，首領，船頭，會首，誦法，衆生。

先天派分爲：師位，下地，首航，保恩，引思，證恩，天恩，衆生八品。

這些階位的分別，本來帶有一種秘密結社的意味，外人很難明白其中關係。先天派比較多帶諸教思想，持戒最爲嚴厲，富於自力思想，不容易允許友加入，故其組織嚴密，其友自持甚高。龍華派最其世界的色彩，持戒較寬，而友加入教思，其組織疏鬆，其友自持甚低。金爐派則爲中庸，其友加入教思，其組織亦較寬，而友加入教思，其組織亦較寬。

俗信家佛的後化，似乎以此爲高，以把這些齋堂改爲居士林的性質，我們如要改社會化的

佛教造林史 (續)

震華

二 印度佛教與造林之關係

(一) 佛陀本身與造林 大聖釋迦如來，應現於世，自降生以至入滅，前後八十年間，與林木關係，非常之深。佛母摩耶夫人，將欲誕於大型驅車在遊毗尼園；見無憂華，舉右手觸於此時間，大聖遂從右脅而出。及後不樂王宮，出家修道六年行滿，於菩提樹下，成正覺。是時衆生戀緣次第成熟，因而應請四方，說法教化；說法場所，不是園林，即爲山林，如鹿野苑，祇樹冷孤獨園，迦多林，竹林精舍，靈鷲山，尤爲有名。及其化緣已畢，最後於靈雞變林之間，而般涅槃。翻譯名義集林木篇云：毗藍名苑，母樹華而降生；菩提覺場，佛親樹而行道；居鹿園以說法，住鶴林而涅槃。既皆依於修林，故宜彌乎異木。世尊說法，不於城市而多於山林者，豈以城市擾攘，如衆生界；山林幽靜，如諸佛界；將以藉此演發衆生之出世思想歟！

(二) 佛陀對於造林觀念 佛陀以度生爲念，不墮世法，但有利益，無不與崇。造林是有益事，所以佛陀亦樂與倡導，毗尼母經云：「若此正爲三寶故，得三種樹：一者果樹，二者華樹，三者葉樹；此但有福無過。」又云，有種種樹不得折：一菩提樹，二神樹，三路中大樹，四屍陀林樹，五尼拘陀樹。若佛塔頂，若僧伽藍頂，爲木火燒，得折四種；除菩提樹，有五種樹應得受用：一者火燒，二者泥火燒，三者自乾，四者以吹寒，五者水凍；有是等樹得受用。佛陀不但提倡造林，並且對於已成林木，應當如何保護；以及採選用料，又須盡定範圍，不得一味濫施斧斤，而根本與以摧殘也。佛陀通過一切法門，親正偏知，即無所不知之意；觀於毗尼母經所論造林學說，豈不怡然！

佛陀教弟子，主張少欲知足，一心念道；不許高房大廈，只可樹下一宿。不許食飲無度，只可日中一食。迦葉尊者，對佛陀訓辭，奉行最力；常以十二頭陀自勵。樹下坐，乃其行門之一也；可見齋宿生活之不易行

其他弟子，常有把茅蓋頭，以自遮身者。不然，此種頭陀，何以獨歸之於迦葉乎？

(三) 經典所示造林育論 印度盛行造林風氣，到處古木交柯，蒼蒼滴翠；佛陀說法其地，每取為譬喻，開解人心。譬喻本為十二分教之一，以淺喻深，以有喻無；攝化方便，固不可少，今於經論中略摘數條，用資佐證。但有處却為真林實樹，非譬喻也。維摩經佛道品云：「起持之園苑，無漏法林樹，覺意淨妙華，解脫智慧果。」

佛說生經云：「昔者一國有大叢樹，花果茂盛，盜賊參天；中有樹神，明達義理。四方來趨，採果乘涼，恣人所飲。他方一鳥，口含惡草，飛投其上；毒侵大樹，尋枯其半。樹神念言：「此毒是因，適樹枯半；恐過十日，枝葉盡斃」。時空中有神曰：「不日有明人來過此叢樹，躬取樹間所藏金，屈掘毒樹，盡其根株，令無有餘」。樹神聞之，因化人形，待之以到；即語其人：「吾有金藏，當以相賜，願掘此樹，窮索其根；即掘令盡，尋藏取去，歸家享用。衆樹安然，榮茂不壞。佛言叢樹者，三界也。樹神者，發意菩薩也。鳥從他方取毒來者，業障所侵也。天神，如來正覺也。教諸學者不從魔法，當順正法，乃拔三毒之厄。掘樹盡根謂斷淫惡癡之害。」

法華經藥草喻品云：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山川谿谷土地所生卉木叢林；及諸藥草，種類若干，名色各異。密雲彌布，徧覆三千大千世界，一時等潤，其澤普洽。卉木叢林及諸藥草，小根小莖，小枝小葉；中根中莖，中枝中葉；大根大莖，大枝大葉；諸樹大小，隨上中下，各有所受。一雲所雨，稱其種性，而得生長。藥草敷實，雖一地所生，一雨所潤，而諸木各有差別；迦葉當知，如來亦復如是，出現於世。如大雲起，以大普降，普徧世界，天人阿脩羅，如彼大雲，徧覆三千大千國土。」

彌陀經云：「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響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
觀無量壽佛經云：「佛告阿難及菴提希，地想已成，次觀寶樹；觀寶樹者，一一觀之，作七種行樹想；一一樹，高八千由旬。其諸寶樹，七寶華葉，無不具足。一一華葉，作異寶色。」
華嚴經云：「雪山頂有藥王名，樹非從根生，非不縱根生；縱廣六百

八十萬由旬，下植金剛際。此樹生根時，閻浮提樹一切根生。若生薑時及枝葉華果時，閻浮提樹，一切悉生枝葉華果。其樹根能生薑，莖能生根，是故名曰不從根生，非不從根生。於一切處，悉能生長；唯除地獄，深坑及水輪中，不得生長耳。」

立世阿毗曇論云：「割浮樹者，此樹生在閻浮提北邊，在泥民羅河南岸；是樹株本正州中央，從樹株中央取東西留，並一千由旬。是樹生長具足形容可愛，枝葉相覆，久住不凋；一切風雨，不能侵入，次第相覆，高百由旬。」

彌勒大成佛經云：「奔那伽枝如寶龍，吐百寶華」。大日經疏曰：「奔那伽是龍樹華，彌勒世尊，於此樹下成佛；其直云龍華者，是龍中所尚之華，西方頗有其種。」

三 中國佛教與造林之關係

(一) 造林是否與道相應 佛法徧一切處山河大地，無所不是；所謂百草頭邊，皆是西來大意，但非具眼之人，則不能見。法華經亦云：「一切資生事業，皆順如來正法。」造林實獨有礙於道？省憲法師勸發菩提心文，固明首修造業如種樹，種久則根茂而日深。昔者洵山曉聰禪師，日以栽於前經為事，因名其巖曰金剛。一日有僧問留在此，金剛在什麼處，聰指曰：「此一株松，是老僧親栽。是則造林不但不違於道，且與道評合無間矣。五祖更於傳法時，命大眾述偈，神秀云：「身是菩提樹」。六祖云：「菩提本無樹」，二人以樹之有無，顯禪之頓漸；南北宗遂由此而分，禪林千古傳為佳話。又唐之香嚴禪師以擊竹悟道，有偈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同時靈雲禪師以見桃花悟道，亦有偈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得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吾人終日汨沒於五欲污泥之中，聞擊竹被聲塵轉去；見桃花被色塵轉去，徒以多增妄想，豈能與道相應？進池大師云：「欲火炎炎，燒盡菩提之種；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信乎其不謬也！今吾教有國散之徒，一著法衣，便爾廢事；有勤其勞作者，則曰：「莫投吾道念(？)」嗚呼，是直懈惰之遁辭耳，於道何曾夢見在。

(二) 林木在果案 爲僧若欲知栽培樹木，而道眼不明，是不留山農野叢，又何能擔當荷負佛法與教化衆生之價寶名義哉？以是余雖提樹造林，研究造林，誰不欲世人只以造林之功而目我僧家，特爲精提有關造林宗旨者下，以作會事於理之導；讀者於本書勿作佛教造林史觀，而作造林佛教史觀可也。

翠竹黃花——僧問南陽慧因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見，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師曰：此蓋文殊普賢境界，非諸小凡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結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衆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花不越乎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旨，不省難爲措意。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曰：「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象，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花而顯相，非彼黃花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真法身，猶如虛空，性體周徧，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即能應用。座主合麼？云不合。珠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若翠竹，說黃花，若黃花，說法身，說般若，說般若，所以皆成諍論。妙喜云：「國師主張青青翠竹，盡是法身，主張到底；大珠破青青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僧將一個主張的，一個破的，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敢動著他，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遂因師金剛圈，吞大珠栗棘蓬，具眼者辨得出；未具眼者未必不笑。」又云：「衆中商量道，二尊宿恁麼切墜，一人得其體，一人得其用。得其用者事上建立，得其體者理上掃除。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據一法。我爲法王，於法自在。或抑或揚，無得無失；恁麼見解，喚作矮子看戲，妙喜見處，也要諸人共知。不見道，破香爐上見菩薩。柏樹子——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榮枯二樹——藥山儼禪師，一日與道吾、雲巖、高沙彌遊山，見兩株樹，一榮一枯；師乃問榮者是，枯者是。吾云：「枯者是。」師云：「灼然一切處，令教枯淡去。」師又問雲巖，巖云：「枯者是，師云：「灼然一切處，令光明燦爛去，復問沙彌，彌云：「枯者

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回顧道吾雲巖云，不是不是。
上樹——香嚴閑禪師垂語云，如人上樹，口唧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樹，樹下忽有人問祖師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他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甚麼生即是，時有虎頭上座出去，上樹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師呵呵大笑。

一叢份——多福禪師，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云，一叢兩叢斜，云學人不合，師云，三叢四叢曲。
樹湖葉落——尖門偃禪師，僧問樹湖葉落時如何，師云，體露金風。

四 林木未成時之栽培工作

(一) 歷代高僧造林故事 前人栽樹後人乘涼，譬乃諺語，頗含意味，當酷暑蒸蒸，揮汗如雨，忽得大樹垂陰，休憩於下，渾身頓覺清涼，於是默念前人之功，何可沒也，然樹之爲用，範圍甚廣，又非僅可乘涼而止，因爲敘其往事如下：

廣東城內光孝寺菩提樹，梁天監元年，梵僧智藥三藏，自西天竺移植爲花。(《法苑珠林》)

長安大興善寺東廊之南，素和尙院，庭有青桐四株，素之手植，元和

中卿相多遊此院，伺至夏有汙水入衣如燥體不可洗。(《西陽雜俎》)

釋惠受，字玄素，河東人，大唐開化，法事流通。更入海虞山隱居二十餘載，遠方請業，當百餘人，地宜梓樹，勸助栽植，數十萬株通給將來三寶功德。(《續高僧傳》)

臨濟玄禪師，在黃檗栽杉次，黃檗云，深山裏栽許多樹作麼，師云，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鋤頭打地一下，巖云，雖然如是，已與香二十棒了也，師又打地一下云，嗟嗟，巖云，吾宗到汝大興。

(禪林類聚)

珍禪師，住鎮江焦山，慈受深和尙題其真讚云，末上開山師最勞，栽

松種竹意何高，舟橫斷岸無人識，幾度因風弄海濤。(慈受深和尙語錄)

(下接第十一頁)

海峽間通有新發展，美英相繼照會蘇聯，蘇無資格要求管制海峽。

印度國民大會黨主席尼赫魯，一俟內閣組成即將赴巴黎出席和會云。(八月廿日)

馬師司徒大使，分返首都將繼續為和平努力；馬氏於星期日由駐紮雷周恩來，謂政府準備擴大基礎請共產黨開列準備參加人員名單，當日周氏即覆電拒絕參加。

官商戰事激烈展開，趙城失陷，傅洪洞亦被佔領，大同因軍運日經空運增援，形勢稍安。(廿日)

蘇要求共管海峽用意在席捲亞洲，美政聲照會內容計分三點昨已公布，蘇國分成兩個世界必將引起戰爭。

蒙古人民黨和國軍請加入聯合國會員國，我國已提出反對。

南斯拉夫擊落美機事，掀起國際風雲，貝爾納斯全力應付新局勢，大同局勢轉危為安，周圍各據點共軍已全線退却。

蘇北將有大戰，共軍增兵，陣投抵台兒莊活擊。

李歐廉將軍二十日抵鎮召開蘇省治安會議，討論江南清剿方案。(二十二日)

美對南答董不滿已提出最後通牒，限四十八小時內答覆。南表亦將拒絕英國通牒。

蘇在德兵工廠內製造新式V型武器，特種噴射推進式飛機，火箭彈及其他重武器，美英法要求澈查解除軍備。

南京和談空氣轉濃，周恩來再訪司徒，盼馬司續為和平努力，願參加任何方式之談判。

葡道民議今屆結案。(二十三日) 今日發表正式

印度第一任新政府 文告，尼赫魯一再與魏爾商長談。索償乃對組織政府事，作最後之商談。

舊金山 廣播：被南斯拉夫拘留之美國飛行員七人已安抵南畿邊境之美軍司令部。

我國 代表團頃以本國及比利時，巴西，加拿大，荷蘭四國代表團之名義，對義大利和約草案序文，提出修正，內云：盟軍得義大利人民中民主份子之協助，獲得勝利之後，義大利法西政體即於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被推翻，義大利乃無條件投降，於同年九月三日及二十九日簽訂停戰協定。(八月廿四日)

美國的彭祖 (法國新聞社紐約二十日電)美國第五任大總統蓋祿，為作家及著名蓋祿主義(即禁止歐人干涉美洲事務)創導者，舉世咸知其無子，不謂本日紐約各報登載消息，謂有詹姆斯蓋祿少校者，業已到達紐約，其人不懂自稱生於一八一五年(即至今一百三十一歲)，且自稱為蓋祿總統公子，一般人為之將信將疑。按之大英百科全書局載蓋祿少校異常瘦弱，吸一長長雪茄烟，穿著聯邦時代衣服，被嚴格訓練專家麥克法登之廣告顧客在羅羅利達湖發現，當即用飛機載至紐約，而公開出現於報界之前。其人來歷固可疑之處，但其

高齡則無人置疑，因其在二十八年前後其一百零三歲誕辰時，美國雜誌界已引為奇聞。據蓋祿少校談稱：某生不會娶三妻，均已亡故，生有子女十一人。去年又陷入情網，幾乎第四次結婚。此間一般人咸謂，不啻此人來歷如何，觀其公開出現於報界之前，實為一種富於變幻之廣告也云。

回教徒悲憤 全市十二區的回教阿洪(阿洪在回教經典中是教長的意思)，金耀祖、陳性真、洪長金、藍風雲、海碧波、馬文林等一個個站起來說話，一位阿洪很悲憤的說：「回教徒在上海的地位，因為他們自己太不團結，受着很多人的歧視，舉個例來說，行總的救濟物資對於回教徒便不曾有過合理的分配，我們不能忍受這無理的苛待，我們要全力以赴！每一顆心在跳躍，每一雙眼睛睜得大大的。會場裏充滿了憤怒的情緒。(回教徒亦有同感。)

印度新政府 成立，聞其十四人回聯兩席康輝，尼赫魯任領袖下月二日就職。

麥帥 指定工廠五百所充日本賠償之用。張君勳張東蓀等組織民主社會黨，并將於日內發表宣言政綱。(二十五日)

聞 一多被判案判決，兇手湯時亮李文山處死。

日本 新憲法，業經通過眾院，明年四月實施。(八月廿六日)

代郵 蔡忠明先生：請示尊址，以便寄奉稿費。 編者八月，三十日。

週一人世

一週佛敎

上海佛敎青年會

於八月廿五日假學林蔬食處開成立會，選迎本社社長至會場指導。由籌備員方子藩鄧頌英報告畢，請社會局代表金雅成專員致詞，繼以本社長說法：1. 勉佛敎優秀青年把握悲智雙運菩薩行，福慧圓滿佛精神。2. 深入現實社會，施行人間善法，改進大眾生活。3. 廿年來會有北平廈門武漢等地佛敎青年團體，忽生忽滅，希望今日成立的上海市佛敎青年會，能樹立模範，全國各都市皆仿效籌組，不久在首都能成立「全國佛敎青年聯合會」云。

常熟縣長潘一塵

頃據常熟城內慧日寺住持寶明來函稱：「現任常熟縣長潘一塵，胆大妄為，無法無天，竟敢公然違反軍委會行政院保護僧寺法令，勒令該縣城內慧日寺大部寺房，撥與縣府，充作校舍，寺僧以縣長如此違法侵害寺廟權益，乃據理力爭，堅拒不與撥充，縣長老羞成怒，將寶明拘押，并以種種危言威脅，意圖強迫允撥，最後并謂：寺房充作公用，你平安無事，否則，你將有漢奸危險等語。寶明以身在拘押，不能自由，且免吃眼前虧，乃懇求釋放，限三日答覆，釋放後，即退離常熟來蘇州上海向各有關機關請求援助；并擬向上級機關控告。抗戰勝利，該縣長仍如此壓迫人民，在民主法治之下，亟應撤職查辦。」

北平

西四廣濟寺廣覺來函稱：請中國佛敎會整理委員會通知全國各地寺廟，徹查凡寺僧掩護地下工作，或參加救護掩護，或請願殺敵，或參加打游擊等之亡僧人，開列事實，呈報佛敎會，再由佛敎會轉呈行政院，請求獎賞撫卹，以助來茲。且佛敎徒漫因之熱忱，藉此亦可表揚於社會。

湖北黃岡

高等法院第六分院羅煒首虛檢察官來函稱：黃岡佛敎支會近已籌備成立，鄂城蕪水等縣東各縣佛敎已開風興起，紛紛組織佛敎會。

揚州

姚雁生居士等近發起創辦淨業社放生會，每逢朔望，念佛放生，并請海峽法師說法。

又

請海峽法師講地藏經。

台灣

省編譯館林子書居士，近購買大批日本佛書，公餘鑽研，偶有心得，擬寫「八十年來日本研究佛敎之成績」一書。

旅菲中華佛學會

以所造大乘性願寺，被所聘住持僧性願，擅改名稱業權，佔為私有，頃呈中國佛學會請函建莊莊總領事館，秉公查明，恢復原有寺產權，永為佛學會公有以弘揚佛學云。

佛敎

徒所辦之大雁中學，以南京臥佛寺為校址，校長宋尚華，近在京招生，積極籌備開學。

行政院

會議通過，公鄂西戰參政代表格桑澤仁。格氏去秋，與太康大師籌設漢藏地理院譯經處（漢經譯藏），請東本主譯，今譯經處已成立，不幸東本格氏，相繼下世，殊深哀悼！

西安

世界佛學苑巴利三藏院近況：該院在勝利之後，積極擴充，近得世苑苑長 太康大師許可，與錫蘭摩訶菩提會交換教師研究員三人，中國世苑派往錫蘭之教師研究員二人已抵錫蘭，而錫蘭派來華之三比丘（素麻，克明德，般若西河），亦已抵滬，我後即轉西安巴利院教授巴利文五年，以將來能直譯中國有史以來從未譯出之巴利文佛典云。

世界通訊社

社長港籍名書畫家蘇天紀先生，於八月廿四日下午七時，假金門大飯店，招待教育文化新聞各界以資聯系，并簡邀本社社長（是日社長因病，由編譯館編代表），席間實主嚴談中外時事等，而江一平參政及中國旅行社正副社長唐渭淵周思儉醫藥報社社長宋培堯業美晚報記者俞竹聲等與編譯館佛學素食及僧寺等問題尤多，席終酒酣更更推錢化佛蘇天紀引吭高唱米紗娘毛偈等各戲佐興，至十一時許，賓主盡歡而散。

湖南益陽

白鹿寺佛學講習所，因戰禍停止，已逾八載。今春由弘暢長老妙談法師主持復原，學員二十餘名，均為優

秀可造。聞下學期開學日期在即，並擬繼續招取新僧，現正分頭理請各教職員返所云。

焦山佛學院

自民國廿三年創辦以來，已有十數年之歷史與成績，最近來該院同人，對於課程規定，意見頗有不同，若果遂有復古或停辦之說，本月十日，太虛大師適因會務訓練班小住焦山，適本院創辦人智光老法師，正副院長雲頌東初法師等，作一次很詳細之研究，由大師提出調整辦法：一、正科（改為三四年級）每週開課：佛學十五、國文及作文六、法律二、教史二、公民一、算術二、紀念週一、勞作一。二、預科（改為一二年級）每週開課：佛學十、國文及作文八、公民二、史地四、算術三、紀念週一、勞作二。以上兩科，除正課外，另有每日三時自修，三時行持，（並規定早晚晚殿及晚間念佛各一時）該院同人對大師所提調整辦法，均一致表示贊同，現正積極籌備教務，定於農曆八月初旬繼續開學云。（焦山通訊）

以力布施

王曉西

重慶通訊

主編法師譯：聞八月十五日重慶商務日報載「本報上海航訊」，自廢除全國人力車決議之消息傳出後，人力車勞資雙方，均不勝悼云云。則要廢除的原因說，是不人道。這話，是那些假道學偽君子的洋人說出來的，他們的行為是以天演論弱肉強食為宗旨，而口中說的是博愛人道。我說：如要講人道，世界各國皆不要設立兵工廠，以及其他製造危害生命之廠。吾國現又不能製造機器，而人口又較外國為多，即以此刻川省而論，失業人數，尚在增加，豈可與別國同日而語？

如果今後國內生產工廠加多，車夫自願作工，不願拉車，廢除之舉，或許容易見諸事實，否則難矣，望國人少聽洋人的話。

近十餘年來，我對於拉車拾錢之人的看法，覺得他們都是發菩提心者，以力布施於老弱病憫等人，內心非常感佩。每坐車轎中，除以工代賑之心對待他們外，必要默誦六字大明咒，或緣度母咒，回向以工代賑，消業增福，並未生一點「玩格」之「隔派」驕慢之心。因見人力車夫請願時聲實在可憐，嗚呼所懷。是否有當，敬乞賜教為荷。此頌法喜。虛公大師安否？王曉西作禮

八月十九日

（上接第八頁）

廬山萬杉寺，本名慶雲莊，宋景德中，僧大超有戒行，手植萬杉，受知仁廟，天聖中賜今名，并御書金佛寶殿額。（廬山志）

曉聰，生杜氏，福州曲江人，胡文殊德真，住筠州洞山，手植萬杉於東嶺，而誦金剛般若經，山中人名其巖曰金剛，北都郎申許公式守南昌，作詩寄之曰，高僧渾不滯，高蹈韻師蹤，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篋分金殿燭，山容月鏡鑄，有問西來意，虛堂對遠峯。（僧林僧贊傳）

廬山早開先寺觀音像亭至三門，松杉夾路，相傳佛即尊前手植。（資糧行廬山遊記）

天石，福州侯官水西石松寺僧也，紹興十年，栽松三本於石上，自刻石云，一與寺門作名實，二與山林作標致，三與遊人作陰涼，題詩云，偃蓋覆巖石，茂葉傲霜雪，深根蟠茯苓，千古飽風月，寺初名石嵩，後名石松者以此。（抽繭高僧傳）

梵懷慧公，籍隴於餘杭徑山之淺青峯頂，居十三年，手植引路松數百株，萬曆丁巳初春慈山大師登山訪之，題其庵曰空居，並作淺青峯記，（慈山夢遊集）

法惠號敬堂，新安曹氏子，參遍樞笑巖二老，指示心要，遊匡廬，受天坪高勝，單丁居之，手植松十餘萬本，久之稱子來集，遂成叢林。（抽繭高僧傳）

萬曆戊申，吳江沈中丞公鼎新徑山，求木千里之外，已入變溪，輒指入徑山耳，而溪流橫溢，飄散丘陵草莽間，運載之費。十倍於初瓶，則谷大師，感而發願，募置附山寺產四十畝，栽植柳杉五千柯，預計逾五十年，定可成材，將來殿宇，或修或造。可以資於本山。（徑山志）

道憲字木陳蘭陽林氏子清順治間住僧波天童於乙酉奉命詣大衆出坡栽松，從山門達鎮翠亭，憲上堂有偈云，怪來神社日凋傷，四望喬林翠葉荒，幹枝樵薪知法弱，根柢匠石任魔強，綠棲鳥語無高寄，雲宿鶴鳴失故翔，欲起山門千載色，請栽大樹作陰涼，康熙初，遠庵禪師，又植至古山門。（天童寺志）

鎮江夾山竹竹寺，有戒子松，嘉慶間恒贊禪師住山時，戒子所栽故名。（夾山竹林寺志）

略談智慧

塊然

翻開過去的历史，觀察現在的事實，人類在思想和享受上，的確是有了很顯著的進步了。

木葉遮身，獸皮蔽體，變成了絲毛織品和玻璃雨衣；茹毛飲血，變成了山珍海錯和汽水罐頭；巢居穴處，變成了摩登大廈和活動房屋；羊腸險徑，崎嶇畏途，變成了柏油馬路和鐵軌縱橫——這一切的一切，都是進步的鐵證。這些進步的原因，無疑地是人們「智慧」的成果。

但再從另一方面去觀察，瘋狂的極度放縱，悲觀的厭世自殺，有的視家庭為牢獄，有的視社會為毒蛇，有的謀逞一己之私，不惜去破壞一切已成的秩序；有的甯願犧牲萬億的生命，而不肯放棄自己的私圖。鴉虫得失，今古同悲。禍福無門，自他俱損。這些文明中的醜惡，無疑地也是人們「智慧的缺陷」所造成。

智慧是一切進步的原動力，智慧的缺陷即是進步的致命傷，要想避免這致命傷，那就只有去研究佛法了！

佛法中的「般若」是印度語，譯成國文是智慧。大智度論上說：「般若者，空智智慧。一切諸智慧中，最為第一」。智慧的分類，本來很多，但歸納起來，不外二種：(一)世間智慧，(二)出世間智慧。也就是佛法中常常說到的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實相般若。

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哲學等都屬於世間的智慧。佛教中的聲聞、緣覺、菩薩，佛的智慧，是屬於出世間的智慧。

文字般若含攝世出世間兩種智慧。因為科學哲學因為是要運用文字去研耐傳播，而佛法的全體大用，也要藉文字的記載，才能够普及有情，流通無盡。觀照般若，大部份屬於出世間智慧。因為科學哲學的思維和冥想，只能夠說是「觀察」，而不能說是「觀照」。觀照是直觀本體，已超出了文字的範圍，是達「實相」的必經途徑。實相般若，則總攝出世間的智慧。是徹底明了自心本體的智慧，自心的本體名為「真如實相」，大乘止觀法門釋要上說：

「問曰：云何名為真如？答曰：一切諸法，依此心有，以心為體。望於諸法，法悉虛妄，有即非有。對此虛偽法故，目之為真。又復諸法雖實非有，但以虛妄因緣，而有生滅之相。然後虛法生時，此心不生；諸法滅時，此心不滅；不生，故不增；不滅，故不減。以不生不滅，不增不減故，名之為真。三世諸佛，及以衆生，同以此

一淨心為體。凡聖諸法，自有差別異相；而此真心，無異無相，故名之為真如。又真如者，以一切法，真實如是，唯是一心，故名此一心。以為真如。若心外有法者，即非真實，亦不如是，即為偽異相也。是故起信論言：「一切諸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宇宙間萬有的現象，皆是「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的，所以只能說是幻相而非實相。唯有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的本體，才能够說是實相。

世間的智慧，雖然是條分縷析，精益求精。但因為不知實相，以個人為出發點，執著實我實法，不信因果輪迴。於是「一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的學說，遂被添為根本的原理。又加以個人的私慾無窮，遂致競爭的流弊百出。所以文明雖有進步，而不能夠安享文明的幸福。尹文子上說：「是以聖人任道以通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乘，能鄙不相離。能鄙不相道，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乘，則賢愚等處」。呂氏春秋上說：「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不知輕重，則重者為輕，輕者為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收。這些我國古代的哲論，雖還沒有通達實相，但已可糾正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的錯誤，也可特覺專重物質忽視精神的迷夢。要是再進一步去研究佛法中的「緣生」和「心造」的真理，就可以補救世間智慧的缺陷，是聖人們由理論去觀察自心，再由自心去證明理論，所謂「因指見月」。這就是由文字而起觀照，由觀照而徹見實相。能徹見實相，才能說是獲得真實的智慧。

世間的智慧，專重物質的研究，所以都是「向外馳求」；出世間的智慧，專重精神的鍛鍊，所以必須向「內心觀照」——要曉得人們的自心本來具有無限的光明，只要能夠放下萬緣，這本有的光明，自然能夠顯現。紫柏老人說：「所以古人志於學，尋常路上生冰霜。善惡境界付虛空，不留方寸蔽心光。心光不蔽慧自生，慧生觸理無不明。理明覺教自相契。自然吐語佛智慧。佛智既冥天有梯，知君到此不生迷」。這是修習出世間智慧和修習世間智慧的分歧點。出世間智慧，是人人人都可以獲得的，獲得了出世間智慧，便能夠如實了知「一心的佛性」。由是「人與人之間，就具有同情和互助的關係」。而世間智慧，只有趨向光明的進步的，所以我很希人們能够修習出世間智慧去補救世間智慧的缺陷。

談 變 文 (續)

關德棟

維摩詰經變文

當日持世菩薩告帝釋曰：「天宮壽福有期，莫將富貴著花，便作長時久遠。起坐有自然音樂，順意笙歌。所以多異種香花，隨心自在。天男天女，捧擁天休；寶樹寶林，迴避未歇。隨心到處，便是深宮。還意行時，自成寶香。花開便為白日，花合即是黃昏。思衣即羅綺千重，覆帳即珍羞百味。如斯富貴，實即齊天。若為未久之因緣，盡是不緊之福力。帝釋！要知，要知。你於五欲留神，莫向天宮恣意。雖即壽年長遠，還無究竟之多；雖然富貴驕奢，豈有堅牢之處。盡天力盡，終歸地獄三途；輻德無，却入輪迴之路。如火燃盛，木盡而燼作塵埃；似箭射空，勢盡而終歸墮地。未逃生死，不出無常。速指內外之珍財，除取無為之妙果。觀於仙法，悟取真如。少戀榮華，了知是患。深勞帝釋，將謝道徒。與君暗出，甚深悟取，超於生死。」

天宮未免得無常，福德機微却阻落，富貴驕奢終不久，笙歌盡意未為堅。
 任誇玉女貌嫵媚，任誇月娥多醜態，任你香花多自在，終歸不免却無常；
 任誇鋪綺幾千里，任你珍羞養百味，任是所須皆總納，終歸難免却無常；
 任教福德相嚴身，任你眷屬長圍遶，任你隨情多快樂，終歸難免却無常；
 任教清樂奏弦歌，任使樓台隨處有，任遺姬媿爾後獲，終歸難免却無常；
 任伊美貌最希奇，任你天宮多富貴，任有花開香滿路，終歸難免却無常；
 莫於上界恣身心，莫向天中五欲深，莫把福者為究竟，莫就富貴不能行！
 還知彼處有傾摧，如箭射空隨志地。多命財中能了之，修行他不出無常。

索將勞帝釋天下來，深謝弦歌鼓樂排。玉女盡皆覺悟取，嫵媚各要出塵埃。

天宮富貴何時了？地獄煎熬幾萬迴。身命財中能悟解，便能久遠出三災。

須臾取，傾心換，上界天宮却請迴。五欲業山隨日滅，蛇迷障獄逐時推。身終使得堅牢藏，心上還除染患胎。帝釋教師見說法力，若何酬答將來：

(二)是以散文部分作為「引起」而銜接着用韻文部分來描述。也就是在敘述的時候散文韻文互相銜接着用韻文部分來描述。毛病。因為在第一類的時候散文韻文互相銜接着用韻文部分來描述。再加以韻文的歌唱。這在沒有聽歌訓練的人當然是方便了，但是在常常聽歌的善男信女們聽來未免煩煩，所以進一步改成了這種相互運用的形式。這節改進，我們知道正是「變文」的演變。其實這種形式，也是源於佛經。(如以十二部經的分類看，其中的第三種伽藍經——譯作調頭或起頌的。正是與長行分別顯示意義的一種偈頌。)又因在內容上不能離開佛經的體例，在形式上也就不容易離開佛經的模式。關於這一類的例子很多，像目連緣起，大目健緣起等：

目連緣起

家邊見沙門歡喜，目連知是慈母，不覺兩淚向前，遂問阿姨久居地獄，受苦多時，今乃得離阿鼻，深助娘孀今在人間，作家何如地獄之時？阿姨被問來由，不覺心中歡喜告兒目連曰：

我在阿鼻地獄 受苦皆是自為
 供養十方諸佛 化得離於地獄
 不淨牛口食之 不欲當時受苦

大目健緣起文(北平嚴威字第九十六號)源者來於幽遐，行至空河邊，見八九個男子女人，道透取性天事。其人遙見尊者，禮拜於講事。三和尚就近其前，便即問其所以。善男善女是何人？其行幽遐良遠。問問夏泰禮贊道，欲說當本修伍因。諸人見和尚問着，共白情懷，降甘和尚。同姓同名有千姪，然果交錯在道來，勘點已經三五日，天事得放却歸迴。早披妻兒捨墳塚，獨臥荒郊孤土掘。四邊為是天親眷，眼獨口口口口口。

於佛經的事；(二)敘流關於佛經的故事。在這一類裏可以分爲兩種：

一、「變文」的分類

依佛經的事；(一)是敘述關於佛經的事；(二)是敘述關於佛經的故事。

佛告頹勒菩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及緣起的下文接散文，其詳均於本文附錄中云。

維摩詰經變文

佛告頹勒菩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及緣起的下文接散文，其詳均於本文附錄中云。

阿彌陀經變文

佛告阿闍世王，如來變度脫無量阿僧祇劫，教化無量阿僧祇劫。

十的外，多全文，等。一大的我「也」的文卷代中，可，著述文或

身佛八。本也。第讀父，地，部。分。二。此。本。會。阿。人。這。是。的。至。廣。烈。我。一。學。刻。注。說。維。摩。詰。經。早。於。此。

大相和行會，二來母亦獄變文，一。於。因。在。十。有。定。呢。呢。一。知。何。四。十。十。週。年。踐。學。文。外。止。稱。所。經。七。經。摩。訶。止。有。了。經。

經經變道。七。到。佛。分。不。正。是。佛。的。自。爲。巴。二。耶。它。經。當。變。述。十。週。年。踐。學。文。外。止。稱。所。經。七。經。摩。訶。止。有。了。經。

文卷三。無生起敘文，一。於。因。在。十。有。定。呢。呢。一。知。何。四。十。十。週。年。踐。學。文。外。止。稱。所。經。七。經。摩。訶。止。有。了。經。

卷(北平藏書字號)發現的「變文」及「阿彌陀經變文」(北平藏書字號)發現的「變文」及「阿彌陀經變文」(北平藏書字號)發現的「變文」及「阿彌陀經變文」。

整理寺廟制度之管見

止方

「愛惜常住物，如護眼中珠」。這是佛教寺廟裏最流行的口號。意思是說寺廟的僧衆，對於寺廟的一切財物，要像愛護自己眼珠一樣的愛惜。原來祖師創立叢林的規矩，一個寺廟的財物，應該爲全寺的僧衆所共有共享，所謂利和同均是也。所以寺廟的僧衆，愛惜寺廟的財物，是應該的。這等於愛惜他們自己的財物一樣。因此，我可以確定建立叢林的最大的原則，是以大眾的利益爲利益，決不是爲了少數人的利益。在僧衆之上有各首領職事和住持。各職事依照清規去管理一寺僧衆的寺。而住持爲一寺之主，寺主，不僅要指導和監督各職事替大眾做事，同時他自己還要領衆修，領衆修修的人，應該是坦然無私，對自己要刻薄，對大眾要優厚，一切事大公無私的精神去處置，使大眾心安理得，自己已才於心過得去。我國佛教寺廟民主制度，不自今日始，還在東晉隋唐時，即已建立實行，不幸相傳到現在，已經走到極端相反的地步。歷史已發展到民主時代，而我們佛教寺廟制度，反消失了民主法治的精神，寺權操諸住持一人之手，專權獨斷，一意孤行。這一種人是「撥無因果」，視常住財物爲私人所有，視僧衆如奴隸，絲毫的供養心也沒有。只知私生活的放浪不羈，罪過無邊。還有一種人表面上是很講因果，其實骨子裏是不知道因果的，把一個廟當做一輩子的安樂窩，徇私情，用私人，能力如何，人格好歹那不管，只要關係來得密切，都可以走馬上任好職位也。這完全失去了「選舉賢能」的原則。甚至有人恨不能化公爲私，把叢林當做小庵私相授受，這更是非法的。

我國佛教徒到現在還沒有能團結起來，有權力的佛教徒，至今還未產生。到處有寺廟住持破壞佛教，官僚軍閥摧毀佛教，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如果不竭力挽救，佛教的前途，真不堪設想了。現在我有愚者一得，想貢獻出來給整理佛教者一個參考：第一應糾正寺廟制度：只准把子孫制度的寺廟改爲叢林制度，決不可讓叢林制度的寺廟，變爲形式的叢林，或變成私人小庵般的管理。叢林是大眾的叢林，叢林的事，當然也就是大眾的事，既是大眾的事，就應該由大眾共同過問，無論如何，住持一人是不能獨裁的。在現前的民主潮流中，佛教當然不能例外，不合時宜的寺廟制度，應該從即日起取消，重新將新的民主法治的叢林制度建樹起來。我們研究祖師的清規，實在具有民主法治的精神，一個寺廟的組織，是以每一個僧衆爲單位，除了依照百丈清規以外，還要聽取大眾的意思，上至住持，下至行單，都不能違反大眾的意思。否則，就可以羣起而攻之。像這樣的

民主法治精神，我們應該建樹起來。一個寺廟，就等於一個自治法團。而每一個寺廟的住持等秉公職守，以身作則爲主持大眾謀幸福，我希望我自己和各寺廟的住持，一致攜手合作，共同大之爲佛教，小之爲一寺，多一點福，千萬別因了自私自利，而誤了一寺大眾乃至整個佛教。

第一卷 第八期 目錄

- 專門爲造就僧才設的學
- 住持除爲團體會員亦可兼個人會員
- 僧十參加選選章程
- 直屬中佛台甲等團體之概況
- 父親節感言
- 以佛法觀歷史
- 台灣佛教概況
- 佛教造林史(續)
- 一週人世、一週佛教
- 略談智慧
- 談文(續)
- 整理寺廟制度之管見
- 以力布施

覺羣週報 每星期一出版

本社 長：太 編輯部主任：福 校：印 發行部主任：止 助理發行：法

地址：上海五佛寺 電話：三〇三一五

定價：零售每册二角 全國各大書店 訂全年每册二元

本刊已向上海市政府社會局轉呈 內政部 除請登記中

太虛大師叢書

正名太虛
菩薩藏
預約說明

一、編輯大意——實際無言，非言不顯。娑婆眾生，耳根最利。是以如來住世，談經三百餘會，說法四十九年；結集流通，號稱三藏，分門別類，部有十二。吾人今日猶能知有佛法，依以修學者，賴有文字流傳耳。太虛大師，學通內外，德冠羣倫，領導佛教，中外共仰；為一代之大師，實現前之菩薩。四十年來，著作等身，說法無量；影響所及，劃中國佛教成一新階段。所有言論著述，廣博精深，活潑新穎，橫說豎說，蔚為一大寶藏。皆為吾人立身為學，弘法利生，乃至圓滿菩提之寶針。民國以來，或發表於報章，或刊載於雜誌，或編印成專書，或翻譯為外文；早已散布人間，流通寰宇；為世界學者所珍視，佛教同人所研求。抗戰以還，率多散失。或一印即不可復見，或屢版致校刊失真；或版本大小不齊，或內容彼此互見；學者欲得一完善確而有系統之全書，以資研究，頗不易得。本社之創辦，以流通經教，編印高僧大德之言論著述，及發行佛教書報雜誌為職志。應國內外學人迫切之需求，特組織勸募委員會，搜集太虛大師所有言論著述，數百萬言，集成一大叢書。正名為「太虛菩薩藏」者，以太師數十年來廣行菩薩道，嘗以菩薩自任；五十初度自題云：「我今學修菩薩行，我今應正菩薩名；願皆稱我以菩薩；此正不是佛未成。」而亦白叢書者，以便於一般人易曉耳。全書分四編：一、法藏。二、制藏。三、論藏。四、雜藏。未探他人評述文字為附編，共約百冊。用四號楷字鉛印，採上等新聞紙，用二十四開本精製，本書由編勸委員會搜集歸類後，精加校勘，分期出書。

二、預約辦法——本書擬作太虛大師六十誕辰之紀念，分三年出書。於三十六年年初期出書，至三十八年出齊，以資慶祝。（臘月十八日為大師誕辰，三十六年為五十九，三十七年為六十，三十八年為六十歲滿）唯茲事體大，所需經費甚鉅，故先期發售預約。自本年九月一日開始，至年底截止，每部先收預約費國幣貳萬元，本書隨出隨寄；待全書出齊後，得照定價享受六折優待權。此貳萬元之預約費，既可作為大師視壽之供禮，將來享受六折，優待全靈，即可作為大師分贈各人之紀念。財法二施，利益無量。凡大師僧俗學生，皈依弟子，以及全國各佛教寺院，佛教社，乃至各文化團體，各圖書館，各中等以上之學校，中外信仰崇拜大師者，似宜各訂一份，以永珍藏，而供研究；介紹推行，尤深企盼。

三、預約者——須寫明詳細住址，以便將來寄書。或一人預約數部分贈親友者，亦可注明分寄地址由本社直寄。預約款匯「南京草巷路普照寺佛教文化社」收。以取得本社預約正式收據為憑。

附太虛大師叢書綱目

- 一、法藏。 甲、佛法總學 乙、五乘共學 丙、三乘共學
- 丁、法相唯識學（初編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戊、法性空慧學
- 己、法界圓覺學
- 二、制藏 甲、通論 乙、律釋 丙、戒制 丁、商討 戊、餘論
- 三、論藏。 甲、真現實論 1. 上編宗依論 2. 中編宗體論 3. 下編宗用論（上編已由中華書局出版）
- 四、雜藏。 甲、演說 乙、評議 丙、序跋 丁、史傳 戊、筆記 己、雜著 庚、書牘 辛、答問 壬、詩歌 癸、拾遺
- （各類已付印後續有發現遺漏者續編於後）
- 五、附編。（搜集國內外人士對於大師之人格思想事業學說等評述之文字，附編于末，籍作參證。）

佛教文化社社長李子寬謹啟

覺群週報

(本報刊登中記)

第九期

中華民國五年九月九日出版

洪武時代的僧律

覺

明太祖對兵燹之後的中國僧寺，頗多整理，其情形有符現實，可舉而施之者，錄之以備有心人之注意。

洪武二十四年令

今天下之僧多與俗混活，尤不如俗者甚多，是入其教而政其行，混當清其事而肅其宗，令出後禪者禪，誦者誦，誦者誦，各承宗派，集眾為寺，有妻室願還俗者聽，願棄監者聽。

一令之後，敢有不入叢林，仍前私有眷屬，潛住民間，被人告發到官，或官余住，必「梟首」以示衆，零隱窩藏者流三千里。

洪武二十七年令

凡僧之居於市者，務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二十僧以下者，悉令歸併，其寺宇聽僧拆改，併入大寺，如所在官司有將寺改官及改別用者以獻論。

僧帶妻室者，許諸論揮辱之，更索取鈔五十錠，如無鈔者，打死勿論。

帶妻室僧人願還俗者聽，願棄監修行者亦聽，若不還俗又不棄監，許里甲鄰人擒拿赴官，徇私容隱不拿者，發邊遠充軍。

今後秀才并諸色人等，無故入寺院坐食僧人粥飯者以罪罪之。今後僧寺不許收養兒童；令出後，敢有收留兒童為僧者，首僧凌遲處死，其兒童之父母，縱發化外，若有出家者，務要本人年二十三十者情願為僧。

接金陵梵刹志載：金陵靈谷，天界，報恩三大寺，直

屬僧錄司。(一)靈谷寺隸次大刹栖霞寺，中刹劉井陘寺，草堂寺等十刹。(二)天界寺隸次大刹鷓鴣寺靜海寺，中刹清凉寺，至接待寺等十二刹。(三)報恩寺隸次大刹龍仁寺，弘覺寺中刹高座寺至幽栖寺十一刹，而劉井陘等中刹，又隸善觀菴等小刹或八九或五六或一二不等，誠如葛黃亮序所云：以三大寺為綱，而次大中刹麗之，小刹又麗於中刹，棋布星羅，聯絡不淡，今中國佛教會章程之修訂草案，分寺為三等，雖不能如明制之整齊，要亦有所本而能略近之矣。

宗教與科學要並重 師倅

讀「神學、玄學、科學」摘評。

在七月八日長春中央日報副刊上讀了郁彭君的「神學、玄學、科學」以後，發生了一點感想，現在寫出來，聊供同道參考，並向郁君請益。

郁君說「宗教不過是人類創造的東西」這話太對了，就因為這樣，所以越發使人明白，宗教的產生以及存在，必是由於人類的某種需要，並且這種需要，還是人生過程中的重要部分，更是維持社會秩序的有力工具之一，科學越發達，這工具將越需要。謂予不信，請看看我們的好朋友，來到東北八個月，淨幹了些什麼？養活！據掠！都彭先生倒非新從後方來的話，該已親身經歷過了，不用再舉證據。但他們為甚麼要這樣作呢，雖然原因複雜。而他們做屢索教，却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原因，因為他們既然拋棄了宗教，所以只講利己，不講利他。只講受己，而不講博愛。就是這樣做了，他們也不認為是罪惡。如果我們也這樣解放出來，試問能給人類的幸福呢？還是造孽呢！再轉眼看我們的另一個朋友美國，他們的科學怎樣？能發明原子彈。但是他們不把宗教看成毒害，也正因為他們有宗教信仰，才講博愛，講信義，不然的話，他們滿可如

佛教造林史(續完)

震華

(二)全國山寺古木略紀：全國山寺，古木多矣，何能一一備紀，今惟擇其有名古木，與見於前人記載者紀之，古人已去古木猶存，見古木猶見古人也。然世多變，現又數經浩劫，木之存否，已不能悉知，讀者就近考之可也。

江蘇——南京牛首山弘覺寺，文杏一，唐福懃大師手植，圍可二丈，經火猶活，又新譯山新淨寺，攝山棲霞寺，各文杏二，六朝時物，俱數人合抱，又永慶寺，即鐵塔寺，古梅，唐時物，蘇州開門外三里，牛塘寺，果杏大五抱，新安潘之恒曰，龍樹，常熟縣，破山興福寺，有宋梅唐桂。

上海縣西北十里，靜安寺，陳朝物，植變於殿前，宋政和間留臣朱黻因以進，徽宗欲攜之，暴風雷，忽碎其一，今殿右尚存，元成延理詩，香骨自來生左紐，苦心未忍棄前朝，按靜安寺今已為交通都市，槍早不存，又縣西南六十里明心寺，古槍二，宋元豐間植。

興縣，保安寺垂柏，速致抱而中剖，又善卷寺古槍，蕭梁物。浙江縣西南七里，招隱山招隱寺，銀杏樹圍五尺，云齊梁物，今不存。又鶴林寺十三松，亦不存。又焦山定慧寺三門西偏六朝松，老幹半圍，尚有圍之。

丹陽縣東北三十五里，經山寺，銀杏樹七人，相傳晉時植，半枯半豎，遺子所生小株，從中挺出，亦已盈斗。

泰縣松林庵，古柏，原為盆景，庵僧植庵於地，年久蟠曲盈庭，以木為竿撐之，民國二十四年，民政劉彬處於旁，拓寬庭址，並建廊亭，以便觀覽。

興化縣木塔寺，黃梅，初治殿，賈人以木筏載梅植殿旁，胡僧坐其下，忽不見，殿前梅日盛，偶一古年，東盛則上河豐，西盛則下河豐，俱盛俱衰，亦各驗，雀啄則有蟲鼠之耗，又定慈寺古槐在佛殿庭東，屢架橫斜，似老人偃個欲仆狀，寺僧以巨木撐住，得不臥地，今已不存。

安徽——甯國縣廣教寺柏，黃葉神師所植，寺有異行僧，樹即開異花

數色。

濠州臨邛山瑯琊寺，(舊開化寺)銀杏大數十圍，高十丈。蕭縣東南六十五里，天門寺，有大棠，花實如酸棗，可食，每四月七日，其實皆熟，次日遂空。

山西——夏縣如意里戒定寺，古柏一，其身五圍，根盤八圍，上九枝，俱似龍形，中空處生一槐，大兩圍，枝屈曲如蛇，盤旋於柏枝九龍之上。

五臺縣，五臺山之間通寺，去三株泉三步，有七寶珠樹，高二丈許，幹上七枝，復合為一，垂葉四下。

猗氏縣城東北二里，仁壽寺，大柏四株，都御史河東序扁曰萬古凌霜。

沁水縣東九十里，積山大雲寺，白松三，圍二丈，明許事常倫題壁，宿此非一夕，遊此非一朝，山僧頗解狂夫趣，時備斗酒來相招，殿前長松十圍大，我欲絕粒拔雲巢，此詩不見集中。

應州城南小石寺，古龍松，合抱平頂，色極蒼翠，相傳異僧手植，蓋唐宋時物，又城東南文殊寺，有古松，霜皮蒼翠，枝幹如龍。

山東——長清縣東南九十里，方山靈巖寺，古柏，漢時物，三人圍之不盡。

黃縣東南二十里，萊山寺，西北有古木，唐初物。

河北——北京內城楊梅寺，柳牙松數株，斑剝若鱗，大可七八圍。萬壽寺松高數丈，大合抱；外城大慈仁寺，韻園寺，矮松二，其石尤奇，幹數尺，枝橫數丈。外城左安門外章公寺，西府海棠二樹，高二尋，游人最盛，寺前觀音閣，刻鏤一，枝高五六丈，花時酥冶。京城外二十里承恩寺，戒壇松二，古穆天矯，過龍園寺，大功德寺，古木數十章，半朽腐，大可七八圍，香山敝家寺，有松十株，皆數百圍，壽安山臥佛寺，古婆羅樹二，根盤出，纒繞露筋合抱三人有餘，仰山隆恩寺，松一，渾拓出，京城

西北八十里，潭拓寺，諺曰：先有潭拓，後有幽州，則潭拓最古矣，今枯拓長不能丈，其枝晚發後凋者也，拓：枯而不朽。

房山縣，石經山石壁，古柏一，丈尺有咫，根無寸土，萬歷初上過之，御書「靈根古柏」，虛師山清涼寺，隋仁壽中，虛師自江南來，居山下，崖上一柏產石面，長尺不凋零，是虛手植，西山妙高峯下，法雲寺銀杏二，大數十圍。

涿州靈樁寺椿，其影每日中天，雖日月東西，略不移動。文安縣城東志集寺後，古榆並峙，漢人所植。

河南——林縣西二十里婆羅樹，其蔭及畝，今樹毀跡存。西峽岩黃華寺，古槐蔭數畝，覺仁院獅子峯，其下漏天岩，有異木，折幹倒植，野人曰交加木，爭秀罕西慈明院偃松二。

偃師縣達摩巷三花樹，以凌晉際附楸而生，又有六祖手植柏，方丈寺古槐，高十丈，圍三丈，宋文彥博詩，五品封槐今尚存，第未知封何日也。

陝西——鄂縣南八里浮土樹，俗傳西域鳩摩羅什造此，覆其履土中出，其樹三月，開如桃花，八月結實，狀如小菓。

涇州空洞山中宰寺，北半里，古松八。靈武縣至定寺，左離山，唐牛僧孺別墅，有銀杏，連抱數圍，根結二畝。

鄭州北開元寺，有白松，奇古，明張著詩，葉隴銀紋細，花飛香粉乾，山門翠雨寒，渾作玉龍香。

浙江——錢塘縣西山上天竺寺，長生僧舍栴二，並合抱，西溪水吳寺，大綠芎荷二。

臨安縣西五十里天目山，僧崖塔院，大杉一，又蕪蓋松高七丈，中峯大師悟道處，西南中峯塔院，大杉一本二幹，化城寺側一松，根在崖下，頂高走路，徑二尺許，俯視如舞，蔭可三畝，牧童戲其上不動，觀音崖，讀樹長丈餘，懸崖外，歷三十年不加長，下覆小觀音崖，僧云轉雨輒應。

餘杭縣徑山寺門古松，可蔭十畝，又木蘭一，並奇古。

嘉興縣東三十六里，圓通寺，銀杏二，唐時物。海鹽縣城南水祈寺，銀杏二，數百年矣，天將雨，帆出雲，雨霽雲復

歸。縣西南十八里，秦駐山，原前飄松一，斬而復生，不由栽植。歸安縣東，震澤普濟寺，古柏，數千年物，能為神。

長興縣東南大雄寺，陳高祖故室也，梁天監中，手植楸，今中裂為四，枝垂蔭半庭，堅如金石。錢佛寺，有六朝銀杏樹，湖州天璽寺，六楸，云齊梁物。

紹興府天衣寺，有舞松一株，相傳為晉人手植，雲門山寺，盤古社木，大數圍，晉唐間物。

天台縣天台山萬壽寺，古杉十二，各百圍，相傳羅漢所植，羅漢嶺古楸十餘，大數圍。資福寺徑松，大數圍，高不過四五尺，枝葉翔舞於水面，舞狀如鳳，根蟠如龍，高歷癸巳年，摧於淡水。天台山菩提樹，相傳西天梵僧所植，花葉如楠，結子為珠，十百中必一二顆如羅漢佛頭云，他處所無也。

黃巖縣真覺寺，智者大師塔上松，不下數百年，偃蹇如虬龍。

江西——南昌府咸通寺，古娑羅樹，其下貯像三楹曰枯木樓。鉛山縣北十里，鶴湖山，唐義公道場，手植羅漢松。

九江府大林寺，寶樹二，一如蓮，一如塔，葱鬱異常。撫州府城東北清遠鎮，禪居東山，有壽樟一幹，圍三尋。

高載縣慈化寺，菩提道場也，倒栽松，圍可三人，根皆在上，枝幹下垂，枯枝如戟，風霜不摧，青翠欲滴。

湖北——漢陽城東北，大別山，太平興國寺，有柏，俗傳禹治水時所植，其根盤曲，直至柏泉寺井下，因名，今柏根尚存。

華容縣觀音寺，玉蘭樹高一丈餘，遠如玉山。荊門州靈鷲山祖師洞，深數里，有樹數株，葉如冬青，實如紅柿可愛，名曰仙果，觀音崖，婆羅樹，大二十餘尺。

湖南——岳州西南洞庭湖君山上，崇勝寺，古銀杏，大可數圍，腹中半焦，僧云，此秦始皇火樹。

衡山縣西二里峭岩，有羅漢果樹。武陵縣靈山寺，古栴二，各六十數圍。

四川——劍州西八十五里，延福寺，有巨木，一雙羊，色白，時來其下，近則奇。

峨眉縣，山半有老僧樹，初枯而中空，有僧坐化其內樹復活。綿建——侯官縣城北百八十里雲峯山，藍月池旁，有古杉，圍王王紫

知，與毒宰大師手植，惜數十圍，又尋常道場有楊樹，蔽樓三楹，曰枯木樓。永福縣城東鷓鴣山，承天寺塔，植榕樹，絕無失汚，樹根盤鬱，無復裂出石圍外者。

南安縣西九日山延福寺，有無名木，宋時木也，而莫識其名，王十朋詩，一木蒼然老更奇，肯將名與世人知，我來不具知名眼，深愧平生未學詩。

泉州城中承天寺，菩提樹一本，大小餘圍，高數十丈。歸化縣羅漢寺，有樹名羅漢，種子如嬰兒。

莆田縣福平山鳳山寺前，有大木，乃甘棠赤榕檉三木，合為一幹，蓋其初鳥食二樹之實，遺矢一樹中，若寄生然，久之合為一樹矣，輪圍蔽虧，參漢連年，東西不見。

平和縣三平山，樟樹，云唐義中禪師初入山卓錫而立，化而為樟，今尚存。

廣東——廣州城內光孝寺，菩提樹，梁天監元年，梵僧智藥三藏移植。

雲南——雲南府城西南三十里，太華山寺，山茶八株，高四五丈，香圍前古椿圍二丈，蒼幹入雲，千餘年物。

安甯州西岸曹溪寺，曇華一樹，相傳自西域來，扶疏百尺，綠紫白花，移植他處，終不復活，溫泉側有無名樹，圍四五尺，蟠根石崖，四時不凋，亦不長，楊用修，有瑞草蟠千年之語，今距用修又數百年矣，形質如故，不知其何木也。

武定府城西五里，獅山上小池旁，羅漢松一，大數十圍，霜柯鐵幹，世所罕見。

貴州——缺

本稿所叙古木，多錄自明談遷棗林雜俎，間附自助，談遷所據為各地志及文志紀錄，而以秦蜀閩粵滇黔，地多深阻，文獻徵考不易，余亦抱有遺憾云。

五 林木已成後之保護情形

(一)破壞——語云，驕馬必覆，官舍必陋，甚言社會公德心之薄弱也，僧徒之培植山林，方其苦志經營，人殊不以為意，及其蔚鬱成林，則多方觀觀以破壞之，趙孟頫感興詩云，衰葦牛山木，斧斤日相尋，豈無萌粟生，牛羊復來仍，不啻為山門代鳴不平而發，今先述破壞，次論保護。人民破壞——山林平時之破壞，大都出於野野貧民，彼等附山而居，

種田之餘，以拾菌搗藥等為其副業，若山主防範不嚴，初期攀枝斷根，繼乃盜伐粉木，日陞月削，山林遂不可保，故山寺皆安行僧巡山，以防此種破壞。

官府破壞——官府利用行政勢力，向山寺徵用大量樹木，或給官價或不給價，歷代關於此事甚多，僧徒以保護風景名義，力與交涉，發生不少衝突，有時於無可如何之下，只有任之而已，如雷波天童寺二十里松，始植於唐之清開禪師，再補於宋之行寂禪師，至明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完全被公家伐去，以有寇警備防海也。

兵亂破壞——一著武裝，便帶甚分蠻橫，從來秀才畏兵，即以此之故，其於破壞山林也，亦施其蠻橫故技，鎮江焦山寺禪上人潮餘草韻太平天國時，營中以餘丁為柴夫，成羣結隊，每日四出，憑牌火印，無問名山勝地，墳墓祠堂，見樹即伐，無敢阻者，以大材售與梓工，充軍火者，止枯枝細葉耳，隱憂不堪，主帥亦不之察也，上人遂作砍柴夫寄慨云，砍柴夫，沿城百里無處無，斧聲丁丁鳥聲呼，大樹小樹一齊斃，腰牌火印短刀長，受爾若阻，敢汝頭顱，我替軍前辦柴火，伊誰人兮敢阻我，不問祠堂與墳墓，名山勝地同遭禍，好材好料賣梓工，枯枝敗葉營中荷，見利生貪起屠夫，以兵為名結陰夥，不惟發樹又掠物，民之畏兵勝畏賊，狀貌猙獰性似狼，言語啞暗人不識，百般謀求難遂心，派令人家奉酒食，隣附有樹十萬株，一朝發盡空嘆噫(五州山樹木不下十萬株，半係唐宋間物，一朝伐盡)將軍深坐知不知，欲待往訴無門入，吾聞古者善用兵，秋毫無犯先安民，民安斷無賊不滅，古人取之為良法，胡為今人獨不然，縱致受民民受厄。

(二)保護——普通之於茶園茶園，編其籬，插其棘，即可保護，惟樹木枝幹凌空，目標甚顯，所占面積尤大，除植於庭苑者，可蔽以垣牆外，若在高山曠野，便不易遮欄，因此保護頗成問題，況有時挾勢而來，雖山門亦為其憐，僧徒不得不捨入渡過，而受極重之累，軼事傳聞，可欽可佩，特為分述如後。

請達九重——玄泰，不知何許人，契心地於德山，隱居衡山之東，號七寶臺，不衣葷，時謂之泰布衲，嘗以衡山之陽，多後山民莫備，新木燒山，損害滋甚，奏作香山疏，遠遞傳播，達于九重，勅資衡州太守禁止，帝中閉若，由是得存，不為延廢，泰之力也。(宋高僧傳)

出保身陷——南康雲居曉禪師，官老人瑞州胡氏子，嗣洞山曉禪師，住廬山棲賢寺，寺後多大樹，太守入山還俗，意欲伐起公，師弗允，後被人挾脅乘隙訴告，太守捉師苦責，令還俗，民共哀，大覺理和尙，曾會入舜之庭，故往京都勸之，大覺謗舜正統，隱居側室，仁宗嘉祐入內問

道，竟不言等事，偶一日聖旨勅淨因飯僧，見大覺待禪甚恭，歸來，帝君見之，乃歎曰：這僧奇傑，真山林達士，遂於其書曰：竟答為僧，復住棲賢，更賜紫衣金鉢，遊化說經。（《禪林寶訓》）

題詩代——維琳，武進沈氏子，好學絕詩，黑留中東坡梓杖，請住徑山，久之，頗煩退靜於邑之銅山，結庵名無長，自號無畏大士，銅山有松合抱，縣大夫將取以治障，師知之，命僧皮題詩其上曰：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護綠苔，只恐夜深明月下，誤他千里鶴飛來，尉至讀其詩乃止。（《補遺高僧傳》）

原翠，號淮海，住杭州淨慈寺，宋理宗為開寶製造集慶寺，以奉香火，將伐去寺松，堅預題詩云：不為栽松願茯苓，祇緣山色四時青，老僧不肯移松去，留與西湖作畫屏，使至遂不伐。（《兩般秋雨庵隨筆》）

道濟，天台人，出家杭之慈隱寺，以風顛行化，人稱濟顛，後為淨慈寺書記，一日臨安趙太守率百餘人，將伐寺門兩旁松木，人稱濟顛無以為計，命道濟往見太守，道濟出門向太守施禮，太守曰：你原來的濟顛，則你善賦詩，今來見我有何佳句，道濟曰：聞知相公要伐敝寺松木，有時呈上，亭亭百尺接天高，曾與山僧作故交，滿壁枝柯千載茂，可憐刀斧一齊拋，官前不認龍蛇影，耳畔無聞鳥雨聲，最苦早間飛去鶴，晚回不見舊時巢，太守見詩大喜，停止欲伐。（《通濟禪師語錄》）

賜劍警頑——慧崇，字堯原，天台人，得法於笑隱師公，洪武間太祖命住將山太平興國寺，時山之林木，為樵所剪伐，師以上奏，得一劍授師曰：敢有伐木者斬，至今蓋鬱然云。（《金陵梵剎志》）

刻石示勸——蓮池大師云：萬年寺當天台萬山之中，殿前古樹十餘，一字橫直，行列整而枝葉茂，鬱然為山門美觀，而刻石記之者曰：此上仙所植也，有伐之者，其人立死或云，為此記者其愚乎哉，他時後日，能保有力者不負之而趨乎，則矣以記為，予以為不然，夫與之必有廢也，古人非不知也，法不得不如是立也，後人信斯記而戒其邪心，與不信而造業，自屈彼人，立法者無心焉，任之而已矣。（《竹窗二筆》）

真觀感念——廬山開先寺 湖月鑑公，保壽樹木不至於衰斃跪拜，其誠懇感人如此，紫柏大師有開先湖月鑑公種樹歌云：君不見，開先老僧號湖月，孤公見之不敢忽，贈之湖月非無取，滑明在躬德外抽，湖上月，月邊霜，朝暮往來行不歇，見人新樹即哀哀，嗚呼非前求草伐，毫末全拖寄壞然，損我一枝拔我髮，君所欲者便一時，老僧視之如碎骨，願君頓發菩提心，留與禪林壯門閤，夏月遊人夾道涼，冬來風雪避埋沒，更有神龜天外來，樹膠泉聲當面噴，男兒啣而解翻身，凡聖情緣歸指點。（《紫柏老人集》）

滄波陳詞——謂坡妙峯，金陵滄海，居龍門，蓬壺道入守河東，因親成，登清涼，聞其近，過龍門而見訪，本分事外，肯及蓬山之廢，二師泣曰：慈山嶺有商林深谷，靜者難修，今由民欲伐殆盡，公如不說，則蓋斷勝境，不久殆矣矣，況慈山實國之寶，保固邊防，亦國事之職也，公領之，呈於臺台高君，奏請禁革，被代乃廢焉，實二師之力也，鎮滄法師有長歌紀其事。（《清涼山志》）

結 論

佛教有絕大貢獻於國家社會之事，非常之多，不做憤乎造林一端而已。果能分類搜集，每一不可不為尋尋，可惜佛教學者，一向偏重於佛院經典之理論研究，對於過去高僧史蹟上之成就，漫不注意，遂演成今日社會普遍之崇佛輕佛思想，蓋關於經典之注疏講說，新舊輾轉，日有所起，其發展情形，乃至高僧史蹟之印證，極其深，惟有僧家本身於山門內外之活動情形，乃至高僧史蹟之印證，極其深，惟有僧家本身於山門內，在今日各業競爭時代，大有糾正之必要，因此余之治學宗旨，極力主張不可離開現實而一味談空玄於禪部，遺林史即為有感之作，茲更擬續續性實大率相類之著作，源源發表，以換換學佛口味，果有取神鳥空之流，見之發生反感，而以簡者著相之文字學書見責，亦甘願承受而不辭矣。

世人應希望和尙修戒定慧

而生善

守培

——勿虛希望其耕織而生產——

佛制比丘，墮世間一切營業，依前那而實生活，孔子所謂，君子謀道不謀食也。今人見和尚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謂之不生利，消耗份子，蠶米蠶，造業。此係世人希望和尚，耕而食，織而衣，為國家盡一分力，為人民一分累。智者知之，愚者和之，今日此際已偏重於國中矣。和尚開如不問，世人愈輕忽之，此類人，不理床長，意不在此，未可輕也。其輕忽者，只知其短，而不知其長，檢其房長，實其所短也。須知和尚，非不生利也，但所生之利，有異世人。蓋佛教之生產者，非產生人民之衣食，而產生人民之善心也。所謂，佛法僧三寶，僧施良福田，就是善果，善是福因也。善心為一切生產之基礎，若佛教無生產，則世間一切生產皆不復生。何以故？人生衣食住，及一切養生之具，無不由於而報。若貧窮無賴者，雖有千般機巧，不能產生一物。人類之福，略分三種，一、

精力充足者，不須人力幫助，自然而有上妙衣食住，及一切受用之具。此如天人，念衣食來，惡食食至，天然樓閣，七寶所成。二、福力不足者，要觀人力補助，方得衣食住等之受用。此如世間常人，自謀衣食，天降應之三、福力衰微者，雖有人力補助，衣食不能具足。此如世間窮者，或人因饑寒而死者。有力無處用，此福盡故也。是以易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書經云：作善降之，以祿，作不善降之，以殃。據此，乃知世間生物，皆由人民善業之所招感，非人力所能求得也。孔子云：富貴如可求也，雖執鞭之事，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從我所好。今人只知產物之現緣，不知產物之宿因。妄作妄求，造諸惡業，自受苦果。悲乎！所習三寶福田，產生人民善心者，廟貌巍峨，佛像端嚴，人民見者，生善滅惡，此為佛寶產生人民之善心也。六乘妙典，十二部經，人民誦誦，生善滅惡，此為法寶產生人民之善心也。比丘僧寶，身持淨戒，止惡修善，此以身業感發人民之善心也。心修禪定，慧諸散亂，此以意業引起人民之善心也。口宣經法，談因論果，此以口業教化人民之善心也。如是三寶，住持世間，隨時隨處，皆能產生世人之善心，增長世人之福果。人間若無三寶，產生人民善心，則衣食住行。榮華富貴，乃至國土寶位，皆不能存在。善為人道之基礎故。唐詩曰：惟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今人希望和尚耕田織布，渾俗同塵，不希望和尚修戒定慧，清淨三業，而更仇視修戒定慧者，清淨佛地，而作染污之處，無上法寶，認為愚民之教，出此比丘，視如蛙米之蟲，此如癡人求吃，有大善士，施以寶珠，彼不接受，認為毒害，而仇視之。惟與飯吃者，視為愚人。余愍此乞者，貧窮而復愚癡，不知寶珠能生一切財物，終生受用無窮。又不知一餐之飽，移時即饑，求飯而拾珠者，豈非大錯乎？

既明世人希望和尚作生產事業之錯，及應希望和尙修戒定慧之是。復須善講為和尚者要于教義解信，修成定慧法覺人，真正能為世人福田之僧寶，否則令人因不敬僧而不崇佛法以致毀壞世間，則不能令人生善而反生惡，其過不全在世人而多分乃在于僧也。僧于此能有少數口福以勉勵貧者庶可令世人，知敬崇三寶而生福。其多數僧濫用僧倫者，自誤其不免世人益生過造業機之誤，從事原有田地山林生活資具之農工，及誠懇應人延生度亡等需求，為國家盡一分勞，為人民減一分累，亦今日僧多品劣，不得已而思其次之變通法歟。

勝利的感想

楊郁生

抗戰八年，終於勝利了，且已勝利一周年了。民生痛苦，並未稍減，一般的人有把各種希望，一時普遍地似已變為幻想了。文明非但沒有進步，原始的野蠻反已重見于今茲。憂鬱煩惱，絕望灰心，放蕩瀟灑，這些消極態度，無補于事，反有害于身心而自招痛苦。至相爭相殺，更違背民族勝利的初衷了。

佛教同仁，希望改善人類，解救痛苦，要確信善良的社會，無非是善良的各個人創造出來的，每一人都能在他的環境中，盡力戒除貪嗔癡而創造和愛之氣度，消滅不合理之生活，防除罪惡，增進健康，凡此種種行為的總和，即是善良世界與野蠻世界的差別了。世變至此，我們各人都要重重地下一決心，改善目前的局面，為人類解除痛苦，真無旁貸了。

讀中國史，唐代民間的寺院有悲田養病坊的設置，收容貧窮殘廢者，由僧尼主持，社會人士樂捐。舊唐書武宗紀，「悲田養病坊，緣僧尼還俗，無人主持，恐殘廢者無以取給，令兩京量給寺田賑濟。」這又是私人所辦社會救濟事業由政府接辦的先例，後世的卑田院、即淵源于此，卑田院即悲田院的訛傳。宋代有官督院而設置，神宗熙寧八年，吳越大飢，人多疾疫，趙抃知越州作坊安置病者，募設置的僧人分散各坊，早晚視其飲食醫藥，救濟甚多。這是一種發動社會力量的服務精神。哲宗元祐間蘇軾守杭州，創辦安濟坊，即今日之救濟醫院，以僧人主持，請命於朝，乞賜紫衣，復買田，徵收租米資之，不但發揚服務精神，並且成立事業基金。近時國內宗教人士，亟欲醫院，以「服務為宗旨」，殊不知佛教在唐宋之時，亦曾以「服務為宗旨」。改善人類，不拘何界何教，都宜無旁貸了。不健全之身體，可影響為惡劣之精神。大戰爭之後，人心未復，勢所難免；失望悲觀比之盲目樂觀，不見得合理些，我們以為而不為，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之心，服務社會，深知人類不僅是殘暴與苦痛，實在還有詩歌音樂與種種期望，人人有神性，正如 因父努力革命四十年，最後還囑咐「喚起民眾」，我們在絕望之時，亦應喚起民眾覺悟起來，要知一切宗教所生，平等同體，有生而愛其身，愛其眾，愛其國，而愛一切物；一切科學思想與佛教慈悲合為一流，有相愛無相憎，無相殺，人人以服務為目的，盡其知能，是其所求，由人知以推物類，使有生與有生間，互相愛護，是真實勝利了。

我們平時所敬佩的師友，在形迹上也許是最不接近的。但當你感到學術園地荒蕪的時候，你便從心裏對於那些無視功名孜孜為學的人們致敬。他們不投時俗之所好，不急於學值的表现；他們只是忠實為自己的從事的學術而努力，企圖給人類的心靈以永久的滋潤。有了那樣學者不斷的努力，世界的學術才能不斷地進步；有了他們辛勤的墾植，學術的園地才能開出美麗的花朵。然而甘於寂寞的人畢竟是多麼少啊！

記林藜光先生

林子

最近偶然讀到海潮月刊，知道林藜光先生已於去年四月在法國的巴黎下世，使我感到一種不名狀的悲哀。談私人關係，我和他並說不上什麼交情；但是談到他對於努力學術的精神，却使我永久不能忘記他。我和林先生的認識，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時我們同在廈門讀書，有一個時期並且時常見面；最後的一次晤談，記得是在北平，以後他到國外去講學，我們就沒有機會見面了。

現在想就我記憶所及，寫出一點關於林先生的事情，作為紀念他的意思。

林藜光先生是廈門人，據我所知，他的家境並不富裕，他是苦學出身的一個學者。他的為人沉默寡言，謙讓循謹，天生一副哲學家的風度。他最初在廈門同文書院讀書，同文書院的教員方法，是把英文和漢文分班教授的。他在同文書院的時候，因為英文很有根柢，所以能專心攻讀英

文不久就考入了廈門大學。

民國十五年，他是廈門大學文科哲學系的大二生，哲學系主任是北大名教授張頌博士，陳教授是我國研究黑格爾哲學的先驅，對於印度哲學也有相當的研究。那時有一個瑞士學者著者梵語學專家戴密微氏在廈大任教，（關於戴密微氏對於東方學術的造詣和貢獻，林藜光先生於十幾年以前曾在東方雜誌為文介紹過他。他在廈大任教期間，曾和廈大教授德人愛克氏，合著一部吳州門的墾塔「The Way of Religion」由佛燕京社出版）林藜光先生因為研究哲學的關係，對於印度哲學感到濃厚的興趣，因此他的老師陳頌教授便應他從戴密微氏研究梵文和巴利文，作徹底研究印度哲學的準備。由於他的天賦底聰明和超越底英日文字的帮助，他的梵文研究，不久便有驚人的造詣。

廈門大學後面有一座著名佛刹南普陀寺，那時正創辦一所閩南佛學院，院長兼主任教授是當時與太虛大師並稱為新佛教運動兩大巨人的常惺法師。因為廈大和閩院相距很近，學術的空氣互相震盪，兩面研究哲學的人們，便下期然地接近起來。那時常惺法師講的是佛學裏面最精微的唯識學。他真不愧是一個辯才無礙的佛教學者，可惜這次戰事發生的第二年，他也在上海圓寂了。那時廈大哲學系的師生常有幾個人按時前往聽講，林藜光先生便是最不脫隊的一個。後來他從印度哲學轉入專門佛學的研究，與這一個時期的聽講是很有關係的。

民國十七八年間「美國哈佛大學和我國燕京大學在北平會辦一個哈佛燕京社，其中有那麼一

種類似梵文學會的佛學研究，是委託世界著名俄國梵文學者劉和泰氏主持的。兩方約定每年經費由哈佛大學供給，研究成績也交他們出版。預備招請大學畢業或於佛教哲學有興趣的學者加入，給他們以講師的待遇。林先生由戴密微氏的介紹，便應哈佛燕京社之聘，前往北平。

林先生到了北平以後，一方面在劉和泰主持的梵文學會研究梵文和佛學；一方面由他老師陳頌教授的介紹，到北京大學擔任哲學講師。那時梵文學會研究員有二十人，對於梵文都是初學的人，林先生因為在廈大時期的梵文已經有了相當的造詣，劉和泰氏自己教了不久，便請他代自己擔任梵文的講師。

民國二十年春，我到北平的時候，林先生正住在王府井大街的迎賢公寓，我曾訪過他二次，知道他的研究生活的一點狀況和志願，到了夏天，我離開北平以後，就永遠再沒有機會相見了。

劉和泰氏在北平主持的梵文研究好像繼續得並不久，以後林先生就專心在北大擔任哲學的功課。到了民國二十二年，才由戴密微氏介紹他到法國巴黎東方語言學校去任教授。二十五年夏林先生的太夫人在廈門去世，他曾從巴黎回國奔喪，那時我正飄泊江南，沒有機會見到他。據蔡慈誠先生的說法，林先生曾在中國佛學會廈門市分會講演「關於歐洲人士研究佛學之一斑」，詳細地介紹了歐洲佛學界研究佛學的狀況。

據我所知，國內學者中懂得梵文的不過四五人而已。比較有名的是陳寅恪，湯用彤，呂秋逸，許地山，和林藜光先生，現在許林二先生已

經先後作古，關於印度學術的研究，從此就更加寂寞了。在國家抗戰勝利，學術文化正待發揚的今天，想起這些爲了學術犧牲生命的學者，真不禁有山陽笛韻之感啊！

林先生的治學方法怎樣高明，我無從知道。我只知道他除國文外還深通英法德日諸國文字，尤其是精通英文和巴利文，對於研究佛教哲學的工具是足夠的了。他因爲治學態度謹嚴，所以有所著作也不輕易發表；不過以他平日勤勞，相信一定有很多已經完成而未發表的傑作。記得北大經常教授所著的英文「廈門方言考」一書，發着是山林先生撰，而英文據說也是曾經由他潤色的。但是他自己的著作，我却不多見。我只記得他將畢業度大時，曾在廈大同學編輯的文科半月刊上，發表過一篇陳頤教授口述，由他筆記的論文「論自由」而已。這篇論文雖然說着他的筆記，實在可以看出他寫作的技巧和研究的態度來。

本來苦學深思的人，在我國學術界上自然不少；而林先生實在是在其中最有希望的人物，可惜他不過是四十來歲的人，就在國外逝去，這真是我國學術界極大的損失，這個損失是永遠無從補償的了。

據說林先生有許多關於佛教的遺著，將在巴黎刊布。我希望那些珍貴的遺著能够早日介紹到我國貧乏的學術界來，不要讓林先生二十餘年辛辛苦苦研究的成果，徒然散落在國外已經相當發達的學術的園地！

一求隨筆

問君何時遊月宮

道寬

報載英國科學家多人組織「遊星社」，社會人士紛紛問該社巨子何遊月宮。此段新聞，頗覺新奇，根據佛法詮釋，日月在須彌山半腰，即四

玉天所在地，生此天者，過去曾修十善業，方能享此天福。經云四天王天爲六欲天之地居第一天，福報較他天爲低劣，然與娑婆衆生較，則天壤相懸，是故堪忍人類安福即身受天福，無異夢想。科學萬能，倘待將來事實證明，惟最近原子彈發明後，科學征服大自然，似已微有象徵，然欲飛飛機遊月宮，換諸原理，或有可成，而以事實。却難成說，以四天王天與人間氣候環境與夫依正二報均大迥異，故無論飛機之巨量燃料能否飛越，與低壓氣能否耐受，即單以上述要受人類之薄弱官，已斷定不能成身飛遊天道者明甚。

昔世尊爲母說法於忉利天，聽衆凡夫之得能昇天說法者，純仗世尊神力，非其轉凡夫自身福力也。琉璃王滅釋種時，目連尊者帶欲離通，將種種靈收於鉢，飛騰四顧天，迨翅過下凡，啓鉢視之，祇存血塊一團，無他，凡夫昇天無此福報耳。然則英倫遊星諸子，欲藉科學以色身飛遊四王天，縱能成功，恐亦祇能成仁，而爲科學試驗之犧牲品矣。

宋版康熙字典

某俗以國積起家，所謂暴發戶是也。欲附庸風雅，實行富潤屋主義，大事搜羅古書，雖者與共拾骨，以宋版字典典通，竟蒙嘉許厚給，呼！

清廉

鐵胸外交家陳友仁與世長辭矣。陳氏一生政治主張及學問人格，盜棺論定，博得好評，故不致逸。我所敬重者有二事，一爲身後遺孀，是見爲官清廉，二爲死後遺囑火葬，將靈骨投之大海，還諸太虛，可謂見解純正，不同凡俗，堪爲末世楷模。

聰明

聰明固是好事，亦是不好事，如世知精聰，八難中之一大難也。良以聰明有屬非量，有屬現量。佛知見上則屬現量，現量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比量者，出思維比度，推知與佛祖聖量相契不妄。

健身與健德

健全體魄，健全知識，當然要緊，惟於重要者，莫如健全德性，若無德性，則體魄健全，知識高，結果，徒增其作惡能力而已。余作此言，非無根據，試觀世上強鬼霸道，無惡不作之徒，大都體魄健全，奸詐百出，大都缺乏德性耳。

不兩立

儒有患奸不兩立，釋有佛魔不兩立之說，然稽諸歷史，尚有僧道不兩立之事故，漢明帝時梵僧摩騰，竺法蘭來中國宏譯佛經，道士朱善僧頗而忌之，勸帝滅佛僧道，且願與梵僧鬥法，於是當衆焚經，僧道鬥法之壯舉，此僧道不兩立之徵兆也。

吾國法難，首推三武其動機多出道士妒僧而起。一爲後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信司徒崔暹與道士寇謙之侯爵，毀滅佛法，不五六年，崔暹族氏文成帝大興之。二爲後周武帝建德三年，受僧元嵩與道士張寶曇惑，毀滅佛法，不六七年，元嵩斃死，附文帝繼興之。三爲唐武宗會昌三年，詔僧道士趙歸真讒誘，毀滅佛法，不久，帝服金丹毒發而崩，歸真轉而崇市，宣宗恢復之，四爲五代後周世宗顯德二年，下詔毀滅佛法，不久亡宋太祖開興之；五爲宋徽宗宣和元年，用道士林靈素奏旨毀滅佛法，二年帝悟其非，故靈素

中國佛教會上海市分會附刊

中國佛教會上海市分會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時間：三十五年七月一日下午二時，地點：安遠路玉佛寺，出席者：市社會局指導員蔡殿榮，市黨部指導員米如璋，中國佛教會理事長太虛大師、白聖、萃一、盧石青、趙樸初、密迦、黃炳之、如三（惟雲代）等，計會員二百八十餘人，主席：白聖，紀錄：育枚，（行禮如儀）

主席報告：1. 閉會的意義，2. 本會在整理期中多蒙蔡指導員之指導，3. 辦會會員登記手續之經過，4. 本會成立後希望各會員切實團結起來，5. 今後本會初衷一貫的努力對內力求團結對外宣揚教義。

蔡指導員訓詞：1. 指示在整理期中開會的次數太稀少，2. 會務成立後需要健全的組織起來，3. 各會員需要切實的團結才可以發生有力量的效果，並不要另行會外的什麼組織，4. 在太虛大師領導之下希望各位有始有終的幹下去。

市黨部米總督事訓詞：1. 在抗戰期中看到報紙登載佛教會組織救護隊救護掩埋工作之精神，2. 希望多多與辦慈善事業貢獻國家服務社會，3. 研究三民主義，4. 勸導民衆踴躍加入佛教團體，5. 今後會務之推進處處需要合乎建國方針。

中國佛教會理事長太虛大師訓詞：1. 勉勵各會員切實遵守戒律，2. 開述選編編制錫蘭島等處佛教概況，3. 希望在家三衆多多信仰佛教護持三寶供養三寶，4. 全市佛教徒須化除私利心助把佛教會健全組織起來。

討論章程草案

經主席宣讀三遍得各會員逐條修改後通過（章程另錄附呈）

提議事項：一、會員密迦提議：以大會名義通電向蔣主席致敬案，決議：通過。二、會員惟雲慧池盧石青提議：呈請市府出示保護寺廟以後

不准任何部隊駐紮案，決議：交由理事會常務理事擬具呈文呈請之，三、會員正道德備盧石青提議：呈請總會轉呈 國府通令全國各機關部隊切實遵照以前頒佈命令禁止部隊駐紮寺廟並保護案。決議：交與常務理事呈請之，四、會員白聖盧石青提議：本市各寺廟產業在低價時期被強佔或變賣應予查究著即恢復案，決議：交常務理事辦理之，五、會員萃一密迦白聖提議：呈請總會轉呈國府爭取國大代表權利是否可行案，決議：交由常務理事呈請之。六、選舉監事：公推正方銓霞趙樸初大雲將全體會員名單中揀選六十名為候選人案，決議：一致贊同通過。七、臨時動議：時間匆促不及開票定於三日上午九時續開山全體整理委員會並公推正方銓霞二法師為開票人社會局及總會兩代表監督之。決議：通過。八、六時半休會。

本會根據一日會員大會決議案繼續

開票會議紀錄

時間：三十五年七月四日上午十時（三日雨阻未開延至今日），地點：安遠路玉佛寺。出席者：太虛、蔡殿榮、黃炳之（趙樸初代）、趙樸初、銓霞、果根（靈光代）、萃一、正方、白聖、唱票：萃一、白聖。監票：正方、果根。計票：趙樸初、銓霞。指導：太虛、蔡殿榮。共計理事票一百九十四廢票十監事票一百四十九廢票六。

當選監事名單：理事二十一：正方、白聖、福善、慧開、證蓮、密迦、惟雲、正道、範成、震華、法度、果根、慶寶、銓霞、丁福保、寬道、黃炳之、持松、趙樸初、盧石青、如三。候補理事九人：朗亭、悟明、印泉、慧覺、常玉、慧池、雲悟、馮明政、胡厚甫。

監事七人：大忠、范古農、李國淨、心緣、蔣雲台、萃一、興慈。候補監事三人：性空、德悟、道安。下午二時散會。

中國佛教會上海市分會理監事宣誓

就職典禮紀錄


時間：三十五年七月九日下午二時，地點：玉佛寺，出席人：證運（輔善代）持修（白聖代）、正道、法度（慈治代）、常玉（建南代）、密迦、德普、白聖、福壽、止方、趙樸初、黃綺之（趙樸初代）、印泉、大悲、道安、慧覺、慶賓、慧開（性修代）、劍亭、範成（胡亭代）、李國澤、（孫傳理代）、胡厚甫、馮明政、惟雲、慧池、萃一、悟明、心緣、鈺霞、果根（靈光代）。指導：蔡殿榮、太虛。臨時主席：白聖、紀錄：育枚。（行禮如儀）

主席致詞：宣釋就職的意義，及今後所應負會務的責任
 社會局察指導員訓詞：1. 指示宣誓的儀式及意義，2. 勉勵各理監事努力推進會務，3. 嗣後關於寺廟之事件社會局不再處理交與佛會自行辦理。
 總會指導員太虛大師訓詞：1. 事變中佛教徒受社會種種的影響，2. 希望佛徒努力會務，3. 希望佛會將有才能的佛教徒推選出來，4. 各寺廟宜待雲水僧使能安安心心。

推選常務理事七人：止方、白聖、慧開、證運、惟雲、果根、趙樸初。
 推選常務監事一人：大悲，散會；主席：白聖、紀錄：育枚。

中國佛教會上海市分會第三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

時間：三十五年八月二日下午二時，地點：本會靜安寺內，出席人：止方、白聖、證運（仁道代）、果根（傳誦代）、趙樸初（密迦代）。主席：止方、紀錄：育枚。（行禮如儀）報告事項（略）討論事項，一、性靜禪院被程尚賢佔居經白理法師與陳梅村書記調查屬實如何處理？議決：通知有林尼來會，將社會局批示呈閱後再行核奪辦理，二、吳淞北草庵，經陳梅村調查報稱，原係三昧庵分院建於明末清初，現有住持僧寬智在內，負責管理之責，廟貌新修，並非居士所建，所呈各節礙難照准，請公決案。議決：唐伯琴等所呈北草庵各節，與調查事實不符，礙難照准此批。三、東法華鎮翠竹庵尼水新，為房屋被毀姓等佔住，呈請轉呈飭令遷讓，免



防癆第一

好力生

此目魚肝油精
分膠囊劑滴劑二種

治療肺病首重
 營養充足
 則抵抗力強
 病菌無由侵襲
 本品為魚肝油
 精製劑中之最
 優良者療肺強
 身功效卓著任
 何同類製品不
 能望其項背

信誼藥廠著名出品

覺群週報

Chuh Ching Weekly

(中記登請申在刊本)

期十第

版出日六十月九年五卅國民華中

議政不干治專號

第一卷 第十期 目錄

歷史上僧人參政之光輝	震華
擁護僧伽議政	范古農
議政而不干治	大醒
申論僧伽議政問政而不干治	張耀華
為僧伽問政而不干治進一解	今
對「議政而不干治」的我見	塊
黃袍與袈裟	佛武居
「問政而不干治」的佛經根據	德
擁護「議政而不干治」主張	止
讀僧伽與政治	若
賢與達要兼備	愚
我的意見 (長春通訊)	道
問政不干治與不組黨	客
詩	芝
編餘零墨	福
	善

錫蘭 佛國 教學 訪者 本報 同人 攝影



前排中坐者為太虛大師左為止方法師
右為錫蘭索摩克明德般若西河三法師
後排為趙橫初克蘭佩中等外諸居士

提倡世界素食者同會同人合影



蘇天紀先生
李石曾先生
太虛大師
丁福保先生
錢化佛先生

覺海立，空漚生，全翻轉，不留情。拈起手中拄杖子，東西南北任縱橫。

有尊佛，不露身，透天地，出根塵。一部蛙聲新鼓吹，忽然驚起本來人。

歷史上僧人參政之光輝

震 華

一 總述

佛教與政治，判然兩物，絕不容相提並論，根本歧異之點頗多，常人所謂一為出世一為入世，一為清淨一為紛擾，不過輪廓上之強弱，未能盡其內容也。至於僧徒對政治，究應抱如何觀念？在國家多事之大時代下，不容不加以討論。社會人士，對僧徒向有一種矛盾批評，即僧徒固懷時局涉談國政民治，便認為六根不淨；反之僧徒精進自修理亂不問，則又認為人頑龜物。時而如彼時而如此，人情反復無常，可謂極盡尖刻之能事。殊不知今日非以立國之時代乎！國家且欲選政於民，使各個人民練成自治能力，政府不過從旁領導贊助而已。是則僧徒站在國民立場，注意本身之民事，自應有所權益，其思想固未嘗用其位也，又何值得驚愕失色而詭為奇絕怪絕乎！

僧徒離俗出塵蹤跡既定，到處無住無著，當遊於方之外，故稱方外。然絕不能以方自外，更不能以國自外，而忘其自身之為軒輊氏之苗裔也。仁王護國般若經中，一再詳示仁王護國之道；日本僧榮西，留學天童而回，著興禪護國論三卷，內分十門，第二領護國家門，有云：「建立禪院，其意專為護國家，利眾生之故。」又長蘆疏讚了禪師早課回向偈云：「國界安甯兵革銷，風調雨順民安樂。」觀此，佛祖何嘗薄於國家觀念乎！

唐初法儀律師，行化揚州，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上言依於仁與人下言依於禮，是直現比丘身而說政治法矣。明季張廣濟居士，每見流俗誤解沙門釋子，拋棄君親跡近不忠不孝，於是著釋門真忠錄及釋門真孝錄二書，以救其謬。真孝錄流傳頗廣，真忠錄獨覓不見，其必為佛教政治護國之有力證據無疑。使能發現而印行之，不知為佛教爭取多少價值。所幸法門典籍猶存，美玉精舍所在皆是，果能輯錄芳規重為搜採，安知不可成書。余竊不敏，於僧伽護國史出版十年以來，屢屢獲得新資料，不忍割愛，故又有斯篇之輯也。

二 超越政治之思想

政治之性質及其演變

政治亦可稱為主義，即創立一種適合時代適合民情之法。制禁令，通行於所統轄之領域境內以鞏固國家民族之安全者。此種以政治為對象而發之主義，非絕對可靠，當其創造成功伊始，鮮不燦爛耀人耳目。乃會幾何時，本身精神，漸趨散漫日趨不振，視政府如空虛，不啻少數人之私產，隨便摧毀。僉之信譽親信不納忠言，賢官賢爵賄賂公行，凡屬貪污、壓迫、腐敗、黑暗之種種不良現象，無不盡情暴露，遂為激起民族革命之催動機。

當此革命醞釀期間，必產生一種新的政治主義，以為推翻舊的政治主義之根據。新舊主義，兩兩對峙各不相下，一則不肯放棄原有地位，一則必要達到成功目的，逼至極端引生衝突，衝突不已，遂演成兵連禍接流血之悲劇，不惜開殺數百萬生靈作犧牲品。最可悲痛之事，發動戰爭主角人物，心理絕少純潔成分，明則為救民於水火之主義戰爭，暗則為伸張領袖慾之地盤戰爭。可憐被徵調參與兵役之小民，知識簡單，在軍威壓迫之下，只有挺身與白刃爭鬥，共死其生，皆不能自主。前人詩云：「一將功成萬骨枯」，憤慨語也！至今讀之，猶令人發生餘感。

嘗試翻閱二十四史，每見歷朝易姓受命，拱手相讓甚步其例，必先經過一番劇烈戰爭，以決雄雌勝負。其製造戰爭之首腦，真正出於救國救民之思想，尤屬罕見其人。諸如五胡十六國五代十國時代，戰亂頻仍前仆後起，如星闕忙相似，今日汝亦可割據稱號，明日我亦可偏霸一方，根本無所謂主義與非主義，完全志在攫取地盤耳！

佛教之政治思想

吾佛世尊，深明了解政治上之一切一切，非惟利用生靈肝腦塗地爲代價所換得之地位，而不忍居，即是以皇太子之身分，將來應襲之王位，亦且避之不顧。甘願降尊就卑，脫珍著敬，出家修道，以期解決人生痛苦。其自言曰：「吾親王侯之位，如渴飲塵」。如此卸卸俊俊之超格乎路，捨夫大雄大力之大聖，其餘不爲名位榮利之播其精華其醜者，豈幾乎其難矣。

世尊認爲世間最尊最貴，莫如國王，明治亂之理，執賞罰之權，聰明睿智不昏不暴，虛心納諫任賢使能，如是般般求治，至多德澤所被，不過及於一國而止。論其範圍，未免渺焉小矣。若能遠遊廣勞修其德業，濟於出世法王之位，便能於法自在。以大千世界爲國土，以國土之內所有衆生爲人民，以賢聖菩薩爲攝政大員，以辟除惡孽爲分治官吏，以大小頓漸權實諸法爲行政法規，以四衆戒條爲約束刑章，以廣大範圍爲獎勵，以彈壓斥小爲罰則。其施政策略：不定稅率，防擾民也。不支薪金，守清正也。不設監獄，尊自由也。不動干戈，贊仁慈也。純粹選用慈悲柔和方法，誘掖勸導，開導進化者而漸化之，暴戾難馴者而漸調之，務使邪外歸心冥頑就範，迷者得悟苦者得樂，轉煩惱爲菩提度凡愚成正覺。是乃佛教政綱組織之大要，亦即教化推行之極則也。視彼玄想學者，所號召之空泛世界主義以及大同主義，固不可同日語矣。

或曰：佛教清淨無爲，安有政治官階之分？今爲此說，甯無牽強附會之失。答曰：佛法如登走珠回瀾無礙，若以真諦論：一法不立，佛見法見尚不可起，遑言其他！若以俗諦論：萬法齊彰，和光同塵皆可隨緣，出彼入此皆成化益。前此所云，專爲對治世間法故，不妨假立名字引導衆生。賢智法師僧史略云：「出家之者，望五位以升階，得道之人，轉二依而就果，其次應真以四果一生而證成，經三生百劫而彰號，此聖賢之品秩也。宜修選業，可取殊科」。選業彷彿今日選舉，殊科即博得高位，高位究何所指？如傳大士偈云：「十分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古人大方便設教，以佛法折衝世情，用心入微，於此可見。又唐丹波神師，初習儒業，將舉進士第，道遇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丹波有悟，隨往江四馬大師處出家。道風流傳，至今叢林禪堂區額，猶有標置佛場者。

三 補助政治之缺點

學佛即是爲政

世間誘惑性之力量最大，莫有甚於名利二者，古以纏鎖爲險最得其當。學佛之人，爲欲徹底掃除此種無形桎梏，所以捨俗出家，以期永離束縛得大自在。唐之韓愈，不明夫此，以萬解俗康不可輕過之人格，恃其雕花之筆，妄議法門，未免太不自諒。當彼困頓場屋之日，不能甘於貧，問極無窮，著空窮文以求富；不能安於賤，上韓荆荆書以謀官。夫謀官與求富，爲名利誘事，留身自好者若不爲，而韓愈爲之，不知性靈已被纏鎖縛去。乃於原道中又欲「人其人」，是不管轉以纏鎖加諸無辜之僧徒，其爲顛倒愚癡，殊屬可憫！然則出家學佛，一味肥遁自甘，得無與國家政治完全脫離關係乎？曰：是又不然，愛國不分界限，出家學佛亦可愛國；爲政不必居官，出家學佛亦可爲政。何以言之？請以五乘法中之大乘法論：諸如五戒十善，名詞極簡單，說理極淺近，不煩詳加解釋即可明了。然不可因其簡而易之，因其淺而忽之，果能依之身體力行，即爲經國濟民要術。不問南朝何尚之答宋文帝之旨乎！「慧遠法師云：釋迦之化無所不可，道遠固是道源濟俗亦爲要務。宿味此旨有契至理，何則？百室之輝，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作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以周寰宇，編戶一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一惡既去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此明謂所謂致太平者是也。」

夫極力推廣戒善，可以致致太平，則佛法之功用大矣。況且出家僧徒，奉守佛調教惠法門，不拘於政治形式，而能宏濟移默化之功；不担任官吏名分，而能盡福利社會之責。此所以稱爲世外高人無與倫匹。誠如隋文帝之舉與戒律師之旨：「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律師度人爲善，弟子禁人爲惡，旨雖有異意則不殊」。文帝幼受佛化教育薰習頗深，故能發是名論也。

人民所需要之政治

凡事皆有對象，佛教之於衆生，政治之於人民，皆對象也。對象若失，則本身無所施其能，勢將陷於孤立，而變爲一種閒家具，人世間大可不必要矣。故善於當國者，一切措施，咸以取得人民心理爲主，人民之所好

好之，人民之所惡之，與利除害病瘡在抱。務使上惠能及於下，下情能達於上，官民之間形成一體，無彼此壅塞之弊，是為得其國政之要。概自世風日下賢能不作，經營狗苟之輩，每多貪祿入仕，盜竊名位，擅作威福。平居不以政務為急，而櫻情於無聊之舉。時花義鳥局戲雀戰，治遊觀至忘歸沈湎不知歸。如謂救策政，兵陸城下猶門雖未已，田登譚元皆放燈而稱放火，可謂因民貽誤千古。甚者賤逐來而怯於應赴，賊寇去而轉以置良，貪黷愛物舞弊營私，種種無聊妄作，不俱大失民意，亦將激起民變。此有心人所以不欲投身宦海捲入旋渦中也。

人民所需要之政治，既不能如其理想實現，於是失去中心信仰而無所依托，願思得一不具政治形式，足以代替政治，行其惠濟人羣保衛地方之責職者。假使有之，將如渴而飲水而飲，趨向之惟恐或後矣。此黃巾黨白蓮教之徒，乘亂起事，即利用民心懸懸無寄，以為其惟一之機會也。大矣哉佛之為教！宗旨純正無黨無偏，不倡亂而止亂，不滅事而息事。歷觀古來之大德，一肩雲水儼然物外，而能深入民間，修同事行，與人民同作同息相得相忘，洞察民情之隱，而謀救濟之方，往往盡其力之所能，慈悲善捨以周其困。論其作為，皆政治上所急切待舉者。略述其事項如下：

- (一) 幫助生產——如疏通河港溝渠以利耕種，利用荒山墾植培植林木，其事散見僧傳無須贅引。
- (二) 開發交通——如築路、開河、掘渡、造橋等事，皆與交通有特別關係，既可減少行旅跋涉，又可增加商業發達。聞之雲南閩粵諸省，有許多廣長道路偉大橋梁，皆由僧力發起建設而達於成功之一日。
- (三) 利濟行旅——肩担貿易涉足長途，每易感到若干困難，如雨淋日炙口渴力疲，非得一遮蔽地稍為休憩，不能保其痛苦。僧人常於三叉路口之字巖處，創設茶庵涼亭，以輔往來之緣。
- (四) 研習教育——古來許多大政治家大文學家，幼小出身寒微，無力讀書或讀書無地，往往借住僧寺，甚至食宿皆由僧寺供給，俾得成就其學問。唐之王播，意志消沉，暗中隨家上堂，經木蘭院閣架破，用飯後鐘手敲一激，居然振作精神擷取功名。又如宋之呂蒙正、富弼、范仲淹、明之李春芳，史可法，清之王文治一類人物，未遇時皆在僧寺讀書。咸同

間館內侍了，熱心設立義校，與堂邑武團同鄉於時。
 (五) 掃除疾病——歷代高僧精於醫方者甚多，到處推行方便治瘡苦，唐時有悲田院病人坊之設，早為今日之施診所發源開其例矣。
 (六) 贖恤災荒——地方遇有水旱災荒，僧人或自設粥廠或廣事勸募，隨力隨分方便救濟。
 以上六項：不過略舉其例，其詳當於慈善公益二章述之。

政治上之相沿缺點

世人皆知佛教可以補助政治之缺點，試問政治缺點究在於何？佛教利用何種方法而為補助？向來會說其詳未舉例證。今者似宜相互對照，詳明闡述，庶使社會人士共見共聞，藉以消除此日之不良誤會。觀之佛教教義，本來人我相安是非心泯，雖不欲與人爭論得失。今茲所云，不過就其如是我聞之事實，意地如是我聞之事實，所謂春色木無高下花枝自有短長也。想執政政公聞之，亦當作如是觀。

(一) 政治不及遠而作化外之遺——佛教徒則一紙一鉢無慮不到行脚所經有緣則止，所謂本學隨身逢場作戲。不啻孤村野舍之偏，強行障雨之毒，皆有行人過往之跡及其所建寺宇。考其寺宇之建，本為自由行化機關，然必須取得民衆信仰為其基礎，若不以佛教德化先入其心，決不能成此一袈裟地。回觀政府勢力，僅能及於交通線上之繁盛區域，至於僻荒遠之地，則無能為力，同時因感到種種障礙，雖有力而亦不為。均是國家土地，均是國家人民，竟如秦人之視越人之肥瘠，漠然無所動於其中，於理豈得其平！不啻惟是，並天然之森林豐富之礦產，亦甘願放棄而不之聞察。結果引起外人垂涎，發生種種紛擾，此在史事上所屢見而不見也。

- (二) 政治易涉煩苛而有怨望之興——佛教則平實近人，因勢利導，移風易俗於不知不覺之間。與舊俗之按戶強徵，稅款之限期逼徵，稍有違抗禁火臨門，一昧不顧現實退捺民情，兩兩相較，固有天淵之別矣。
- (三) 政治不免貪污而有剝削之授——佛教則少欲知足清淨自守，樞衣蔬食糲菜成風，故能感發信仰受人恭敬。豈若官場人物大鬧閨扉，洋車啤酒酒肉，妻妾侍隨僮僕擁擠，極盡揮霍能事。綜其來歷消消去去勢洋汽車，個人担負不了，只有在衆人身上打算，但求金錢為我所有，名面殊非所論。相傳昔有王實者，為官之日，富於搜括本領，一日偶於衙門發現一飄飄雲云：「王好實不啻金銀鋼鐵，黃馬虎金須維大牛半」。嗚呼！今日之王實多矣，若能照效，可寫一部「王實全史」，決非誇張也。
- (四) 政治疏於感化而有頑強之習——佛教則說明因果報應之理，善傷人心，唐代盤強中之地獄相繼主權相，即為通俗佛化宣傳之方便，故

一般頑強悖逆之徒，往往不畏政治法律而畏因果報應。蓋政治法律，重於行為上之證據，猶可毀滅開銷，乃治標之法也。因果報應，重在心理上之思想，不容隱瞞忌諱，乃治本之法也。

(五) 政治時常更變而有斷續之感。佛教則為地方性之信仰團體，或開講席或起佛七，或值香期或追冥福，皆為僧人與人民接近時期，可以行其化導。其最要者，能彼此切實守相助休戚與共，平時僧人以人民為僧越施主，臨時則寺廟為人民避災難地，僧人則為人民掩護保障之救主。如五代河東普救寺僧善住，宋時青龍鎮僧妙善，明時嘉興寶塔僧妙諦，皆以大無畏精神應付惡逆魔窟，保存地方若干生靈。若夫政治，循吏向來難得，偶爾有之，不啻一年半載，即便去職，依然返隨為汚腐化狀態。尤其國家政體屢大開闢，朝則為秦察則為楚，人民歡迎遇入腐化狀態。慘不忍言之罪，莫如最近內戰軍興，墳屍積血荒古未有，此呼彼為敵，彼稱此為逆；究竟誰是敵？誰是逆？界限頗難判明。在兩軍爭奪戰中，無惠殃及百姓，而有資敵附逆之嫌，罪實不赦，真是冤哉枉也！

四 參議政治之權宜

過去僧徒之政治觀念

居今日之世實今日之罪，國家將欲實現民主，宣布全民皆有競選資格。僧人身居全民之一，是否對於政治，可以與普通民衆同樣參加討論，同樣充任官吏？此一問題，非常值得重視，而急須有明確之解釋，俾吾整個同胞，今後有所遵循，不致搖惑莫定。余忝濫僧倫，不容緘默，特以搜索往古，有無先例可資借鑑，結果發現三派主張不同。爰為一列出，以供出家是否可以參政之資料。

「第一守道清高派」，主張出家離俗絕對不干政治。「第二裝飾世俗派」，主張與俗同化可以參加政治。「第三入世方便派」：主張以僧化俗，守道清高派。所持理由各有不同，茲為分別叙述於後：

守道清高派，在過去僧界中占極多數。良以歷世紛擾道業難成，出家為僧志在解黏去縛，務期一生成辦大事，終日精勤懇到幾無剪爪之工，嚴堅內守峻拒外緣，任爾颶風浩浩，此心終不為動。參政乎！為官乎！早已誤入八千里外，與本分相去遠矣。憶當羅什旺化園中，弟子三千羣英濟濟，衆主姚興，每於朝會詢政，大臣交議都無精彩，及偶與僧家商討，才高識遠允愜於懷。姚興始發覺國家人才，皆被拋擲去，無怪朝廷空虛，亟謀補救之方。勒令羅什弟子中之道恒道禧二人，罷道助振王業。恒禧具有經國之量，而不屑世業，相與提出辭呈，不蒙允許，乃退而影影巖壑終身

不出。——又玄奘法師，自西域還，唐太宗察其堪公輔之寄，因勸罷道助重俗務。法師對曰：「玄奘少離離門履履神道，玄宗是習孔教未聞，今遵從俗，無異乘流之舟使乘冰而就陸，不唯無功亦徒令辱也。願得舉身行道以報國恩，玄奘之幸甚！」如是固辭乃止。按道恒道禧，後事不明。若玄奘法師者，因其出家意志堅定，卒能成就梵漢譯經創立法相宗派，成為歷史上之巨匠，學術家，無論在國家，在社會，在佛教，皆為一代偉人，千載而下崇仰不衰。而小說更從而誇張之，彈詞從而歌唱之，戲劇從而導演之，能使見聞欣感不生厭倦，激起不少民族思想。使當今法師受階階道，至多居高官厚祿，誠望煥赫一時。而在學佛階段中，前牛之人格已殘後牛之事業未緒，安能照耀千古哉！所以歷來高僧大德，每多筆彩稍光，不願混跡塵勞，唐虞漢月，非為無因矣。

變節退俗派，過去僧界中占極少數。出家向分幼中晚年三箇時期，能於幼年童真入道，原屬美事。其如普通一般根器，大抵庸俗者多，雖著法衣，未必即能循菩提道漸階上乘。况割棄之初年，事幼穉，或由父母之命，或特殊情形，投師得度，倘未足與言佛教上之信仰認識種種問題。迨後知識既開，始能決定意向，其成才成德固大有人在，而懶散寄生亦在所不免。更有不甘空門枯寂廢棄道學，專以抗塵走俗為務，一遇境緣湊合便隨所轉。如湯惠休之作「日暮尋雲合，佳人殊未來」之綺語，賈島驢背苦吟，求得長江主簿，無節無義與世浮沉，實為緇林所不齒也。又如唐京師普光寺僧明覺，應試獲僧行將入仕，舉酒為客，脫去袈裟曰：「吾今脫此破皮」，汚辱佛教荒謬之甚。無怪其不久病卒墮於地獄，通夢知友囑代懺悔。道宣律師收入續高僧傳感通之末，意在懲前戒後，余以不如根本閉去，以免為白圭之玷也。

入世方便派，在過去僧界中亦占極少數。此為英明納子之特有行為，決非普通僧流所可企及。必其本身已能深入佛乘得大受用，而後出其緒餘以為應世導俗方便，示現隨類之身游戲官宦之場，歸政治揚教於一爐，五顯共用。而其宗旨所在。復以「為護國教民而參議政治，因參議政治而護教度生」，所以然者，國為吾之國，吾不得不護，教為吾之教，吾亦不得不護。同時國得其護則民賴以救，教得其護則生賴以度，國與教相輔而進，民與生相成而固，力量必益增增厚功用亦更為顯著也。果能明於通達此義，則居官不礙為僧隨緣仍舊不礙，斯可與言政治矣。所引以為問題者，誰是乘願之士？而能現如是身，誰是知苦之者？而能行如是政。實念及此，不覺為之三嘆！

參議政治之嚴格信條

參議政治之高僧，求之過去頗有其人。然皆出於政府最高領袖或其公

輔要人，殷勤聘請，辭不獲已，始勉為一出。與彼獸身自處或展轉波引者，固大異其趣。且其範圍，亦僅承允參議軍國要政而止，決不接受都邑縣宰名位，單獨行使職權，蓋恐既涉賡許敲朴之類，必有乖清淨無為之實，與出家宗旨相分，兩俱不類，所以無論如何，堅不出此之清。

同時即使身居參政高位，仍復舉以自牧，終不以功名利祿易其所守。嘗考其行事，信能恪遵下列嚴格信條，永垂令範。

一、不發遺棄——訂有行持恒課，每日公務之餘，參究持誦無間於時。

二、不毀戒條——比丘應守戒條，始終保守勿失，如不改服裝，不納妻室，不茹葷酒之類，皆與寺別生活無異。

三、不發俗務——平常官吏，往往利用職權權力經營財利，與商民爭衡，甚而墮斷市場擾亂金融，種種弊惡無所不有。僧家淡於物慾，享受簡單，粗衣糲食所費無多，故絕無貪污行為發生。

今後出家僧衆，假使因時勢所趨而進入參政之途，幸望仍以古人之信條為信條，不可忘失本來面目，而流為普通之政客也。

五 舉例為證

一、僧受俗官諸人 費甯法師云：昔後魏以道那沙門法果為沙門統，供施之不足，又官品之，遂授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尋進公得曰安城。釋子封官，自法果始也。梁朝以慧超為慈光殿學士，又陸法和甚高官位。後周選僧道中學問優長者充通觀學士，仍改服色。隋朝以彥球為觀經僧學士。唐中宗神龍二年造聖善寺成，慧範、慧珍、法藏、大行、會寂、元鑒、仁方、崇先、洪國九人，加五品並朝散大夫縣公，房舍器用物，一如正員官給，以修大像之功也。等加慧範正儀大夫上庸郡公聖善寺主，至銀青光祿大夫，俸料房開一事，已上同散官給。又安樂寺主僧滿歲，加朝散大夫縣公聖善寺都維那，俸祿亦同散官給，以營便成也。又沙門廓清，充僧功使使檢校殿中監。其次支崇下平內難，僧清潤封官三品。醫僧王疾僧僧賜緋袍。代宗加不空三藏至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階爵之極唯不空矣。（僧史略卷下）

二、黑衣宰相 南朝宋文帝時沙門慧琳，以才學得幸，詔與顏延之同議朝政，時號黑衣宰相。（佛祖統紀卷三十七）

三、陪讀軍國大事 宋永道，順昌毛氏子，出家宗唯讀百法二論。又受西天總持三法密法，及傳圓頓教法於元照師，咸得其委。政和中屢被衣，主左右街香積院，賜號寶覺大師。林靈素以左道罔上，宣和初詔改僧為

德士，服官巾，天下從之，無敢後。師獨毅然抗詔，上大怒，命下毀流道州。未幾靈素事敗，得旨赦回，轉住昭光禪院，賜名法道，以旌護法。及二帝北狩，康王即位，東京留守宗澤奉命，命師住左衛天清寺，補資政郎，參謀軍師，為國行法護佑軍旅。師往推右，勒天濤看，出糧助國，軍師以濟。後奉詔隨從陪讀軍國大事，上欲加以冠冕，師力辭，詔加國通法濟大師。（補續高僧傳卷十八）

四、劉太保 元劉秉忠，字仲晦，邢州人，年十七，投天甯庵願禪師披剃，後遊雲中，住南雲寺。值海雲禪師被召北觀，過雲中，聞師博學多藝能，求相見。既見約師俱行，師不可，海雲固要之，不得已遂行。既至，謂太祖於潛邸。一見應對稱旨，自是屢承顧問。師嘗獻書陳時所宜者數十條，凡萬餘言，皆尊主庇民之事，上嘉納之，從此侍隨遠近。師以天地好生為德，佛以慈悲利物為心，方便救護，所全活者不可勝計。及太祖即位，創定朝儀，立官制，改元建號，一切所當施設時物之宜，皆師所草定。中統五年秋八月，改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官：「書記劉秉忠，效忠深固，積有歲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被褒榮。今聖明萬機萬物維新，秉忠猶以野服散號，蕭條閒寂守其初心，深所未安。宜與正其衣冠崇以顯秩，實達榮望。」太祖悅，欣然嘉納，即日命有司備禮冊，授師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而師齋居蔬食終日澹然，與平常時不少異。至元十一年敕，十二年詔贈太傅儀同三司，下太常議，諡曰文貞，仍命翰林學士王鶚撰碑文。（佛祖統紀卷三十二）

五、贊胡王化 元至德，字空一，邢州郡氏子。出家參萬松秀得法，住上都華嚴寺。太保劉文貞，以師有經世才，數薦於上。元世祖召見，與語大悅，留內庭者三載，于王化多有贊助。理授以官，師辭曰：「天下佛法流通，實僧至願，他非所望也。」世祖嘉之，禮禮送還，錫號佛國普安大禪師。（五燈全書卷六十一）

六、姚少師 明道行，字斯道，長洲路氏子，名嚴孝，自號逸慮子。年十四，出家於妙智寺，元季兵亂避江湖，深自韜晦。參徑山愚菴及香印禪要，盡得心要，掌內記三年。出世普慶，遍天龍。洪武中以高僧應選，侍文皇於燕邸，永樂中以佐命功，上欲官之，不可。一日召見，上謂令人以冠服被體，違辱太子少師，亟命宣謝，不得已拜命。終不著髮戒行尤謹。嘗賜二宮人不受，乃召還之。畜一大雞，雞一鳴即起，即然誦經，雖日環園事不間也。後病篤，上幸其第，撫勞備至，賜金唾盂，問有何言？對曰：「出家人復何所道。」遂泊然而化，世壽八十有五。貯菜園公，靈墓靖，後享太廟，遷大興隆寺。（五燈全書卷五十六）

擁護僧伽議政

范古農

佛敎依真俗二諦設治。依真為大智之表現，僧伽不得參預政治。依俗為大悲之表現，僧伽亦得參預政治。今折中為「諸政而不干治」，可謂真俗無礙，悲智兼運，方便善巧者矣。

夫僧伽為佛弟子，宜以佛為師。佛在世間，始而生長王宮，繼而棄國入山，終而周遊化導；平等攝受，無間四難，王政有虧，護固有繼，原非絕俗遁世者。此但其最後一生涯耳。若其多生行著德遠，善作轉輪王，或現宰官身，處君師之位，提教化之機，方便度中，留捨政治。佛固如是，弟子僧伽，云何不可。以是而言，僧伽之與政治，並不相礙，經云不得參預政治者蓋別有故也。

試嘗論之。凡人之於一種事業也，在其於預備時，非可進行也；必待資糧充裕而後可行。比丘自力未充，未可遽以為人，操刀使割，先暫納轡，故以參預為戒。况佛在世時，國家政體為君主專制。政治之權乃在君王宰輔。比丘位居平民，若其干預政治則為非分，乃賢哲之所羞，豈越世聖人而願以之垂教乎。若諸比丘，已淨煩惱，速得無學，發菩提心，念眾生，亟思救濟，因緣具足，作君作師，行其悲願，則於政治當無所擇。且斯世惟不得菩薩出世作君作師之為憾耳。苟有菩薩比丘，作君作師，行大慈悲，眾生沐德，普修十善，檢王郵治，可以復現，豈不快哉。故參預政治之得否，乃僧伽之德智能力問題，及時節因緣問題，而非可以一概論矣。

今者國家政體，已邁民主，民權所在，國民而參預政治不為非分。僧伽雖有佛敎之特殊信仰，而其為國民則非有異也。國民既得參預政治，僧伽既為國民，僧伽亦得參預政治，非合於論理之至乎。若是則向之格於時節因緣者，今已不成問題矣；但問僧伽之德智能力如何耳。况昔之行政為君主，君主，以後世民權者，以平等慈悲之佛子，固有不願居其位者。今之執政為民主，總統官更，出自民選，為國民之公僕也，佛弟子犧牲個己，利益眾衆，本其素志，何乃避而不為耶。故冠蓋而實，僧伽而參預政治，盡國民之天職，不為過也，况云「議政而不干治」耶。

現在，去佛時遠，邪說橫行，不分善惡，所謂人類進化人類文明，皆是好聽的名詞，皆是誘強權不講公道適得其反的宣傳工具。現在，不特我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全世界人類都困在煩悶苦痛重圍之內，我們佛敎徒應該要不著教主釋迦牟尼佛的大無畏的精神，實行為人主義和提倡布施運動，以期達到改善社會安定人心乃至冠冕新中國而求謀世界永久和平的目的！我們樹起了這個「議政而不干治」的路標，我們將喚起全國的佛敎徒共同走上我們敎主走過的一條老路！

議政而不干治

大 醒

故自來但似所入職業為其團體，而不以佛敎為其團體。出家兩種，對於佛敎為信徒，又為純粹之學佛者，學佛而外，概無其他職業，故自來以佛敎為其團體，而世人亦但以僧伽為指出家佛徒團體之稱。今云「僧伽議政而不干治」者，殆僅指出家兩種。雖然，我以為若就國民立場言，無論在家出家皆為國民，皆得參預政治；出家者亦未遑多諱。若就佛敎團體立現言，既有在家佛徒參預政治，出家佛徒以徵專修出世學故，不願分心參預政治，實犧牲國民責任，以成就其超人之資格，亦未為不可。昔佛在世時，嘗以護法責任付托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其旨在此。奈今之世，在家佛徒，未能負此護法之責，以佛敎團體代表名義參預政治，致令出家僧伽失其保障，「議政而不干治」之舉，豈得已哉。不悲，奈為在家佛徒，環顧佛敎團體之不健全，痛心疾首不能已。願今而後，先從在家佛徒對於佛敎團體負起責任，於「議政而不干治」，擁護僧伽，共策進行，佛敎前途，庶有焉乎。

救度眾生之路！
我們樹起了這個「議政而不干治」的路標，我們預料可能有一班粗知佛敎皮毛的少數佛徒的驚訝，若以出了家的佛敎徒也可以參政為疑，筆者本文僅是答復。若以出了家的佛敎徒不應參政為疑，筆者敢負此責有問必答。這里所提的「議政」，說然我們遇到時緣，佛敎徒是要「參政」，是要「議政」的，并且還要「論政」「評政」。但是我們佛敎徒絕不想做官，所以標明「不干治」。比如我們要批評他黨的「獨裁」，不是為

的好讓已黨來「獨裁」，我們沒有這雄野心，不作攻奸異己的隱隱妄圖！又比如我們若是不贊成一黨專政，我們也不贊成任何黨的一黨專政！又比如我們同情「政治民主化」，但是我們不能盲目的同情，凡是「口頭的民主」、「紙上的民主」、「黨派的民主」、「獨裁的民主」，（英國文豪韋爾斯氏一九三四年，曾赴美國謁見羅斯福總統，後又赴莫斯科謁見史達林元帥，他見俄國的社會主義轉成「獨裁制」，頗為失望云。）我們不能盲目的同情，我們只同情真正的「全民的民主」和真實的「議會民主」！同時我們決不提出「佛教的民主」「為人的民主」。索性再用一個簡單的譬喻說明我們「不干治」的態度吧：甲黨張某的都長政績不好，掉任乙黨王某或丙

黨李某都好，總之我們出家佛教徒其根本就不樂意做部長官兒，君不見釋迦牟尼佛親王位如敝屣乎？

或者有人要問：

佛教徒「議政不干治」

有黨的組織否？答曰：無。或者又要問：那末佛教徒議政的政見如何？答曰：簡要言之，一者對於人民，根據佛的「為人」主義，希望每個人民都本著「為人」的道理做或有學識、有技能、有道德、有人格、諸惡莫作，諸善奉行的標準新國民！二者對於國家，最近朝野一致的主張，所謂「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極表同情！不過以後的政治務須尊重「民為邦本」的古訓，

以人民為第一，以及以「不害眾生」為原則！民主的政治最需要的是「平等」！民主的人民最需的是「自由」！至於社會風氣的改善，如其政治走上了正軌，人民能安居樂業，自然而然地會趨向於平和、富強、樸實、純良，風氣等於風向一樣的會轉變的！

最後，我寫完本題有三個願望：——

一者，願人民及全人類永離煩惱，永無苦痛，永恆的得到安居樂業！

二者，願我國家不分黨派，不起執着，共同努力建設新中國！

三者，願全世界永息干戈，永享和平，聯合組成天下的一家那莊嚴世界！

三十五年九月二日。雪山。

申論僧伽議政問政而不干治

張耀華

一 佛教與政治

釋迦牟尼，是入世間理智最成功的，這不僅是佛徒的信仰，以科學家名世的，世界史作者威爾司，也這樣的說。因此以釋尊的言、行、思想、法則，為依據的佛教，在宗教上所佔的地位，自有他的定評，無容我們對佛教發生信仰的人，為一字之讚揚。佛的行誼，說法，是以偉大的悲願，普渡一切有情眾生。人為眾生中最能發揚佛性，亦為眾生成佛所必經的階段。我們以眾生中人的地位，奉行佛教。佛教是先從眾生因覺而度成人，再把人因覺而度成佛。佛教高人的名句，會有這樣說：

人生難得！佛法難聞！
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問何生度此生？
我們低徊思量這當中的道理，我們應如何積極的自覺覺人，追求我們

人生的「真真」「真善」「真美」的佛的境界。

但是我們反過來說，我們的現階段是人，既然是人，人就有人的通性，佛性即覺性，是我們人通性之一。我們除了有佛性之外，還有其他的通性。人是政治動物，「羣」是我們通性之一，人的生活，不能單獨解決，更因為求知，生存，享受，支配四種慾望，更是一般人生所必需的。因為人與人之間慾望的互相激盪衝突，於是眾人之間，就發生了非，既有非發生，就必須尋求解決，就必須管，於是便產生政治。人是漸漸在人的段階上進化了！政治也跟著進步，於是山原始的無政府狀態，演進而為家族政治，部落政治，封建政治，帝國主義形態的政治，以迄現代的民主政治。宗旨與目的，都是日趨擴大。孫中山先生所理想的大同世界，和羅斯福總統所宣示大西洋憲章，和人類四大自由，他的目的，便以人類的生存安甯與福利為目的。以政治家角度來看，這二位世界巨人的主張，人類的行

為宗旨，到了這步田地，是够算偉大了，但是以宗教家來看，認為這還不够偉大，一般有神論的宗教，他的教義，不以整個人類得到生存安甯與福利為滿足。他們以為人類的生活，畢竟是痛苦的，悲哀的，幻滅的，無常的，所謂生存安甯與福利，在物質上，既有其限度，在精神上的享受，亦有限得很。要免脫無常、幻滅、痛苦、悲哀，必須要將人的精神生活，提高向上，以達於神的生活而後纔滿足；所以在生前，是必須清修苦行，使精神與天神冥契，死後更要使自家靈魂，脫離人世，上生天國，事奉上帝，如此便可享受天國的快樂，長生永存，而免於幻滅無常，永離人世的悲哀痛苦。這與政治家比較起來，是要算更偉大了。

但是在佛法看，又不如。佛法以為天與人雖不同，但多在五趣之內。天的壽命，雖然比人長，天的快樂，雖然比人多，然而三界無安，有漏皆苦。仍舊要回歸於幻滅無常，離不了痛苦悲哀。所以佛的教旨，不教人上生天國，而教人出世無漏，不教人作上帝的侍從，而教人發菩提心，自身作佛，莊嚴淨土，普渡有情。這與有神論的宗教比較起來，他的宗旨，是更偉大了，思想更超越了。

佛的說法，是依據理論可以證實的。但一般未解佛法者，則以天國與佛土，同為渺茫而不可證實，但一般有神論宗教，人與上帝有主從之分，顯然是不平等。佛的教義，則人與眾生都可以成佛，祇有先覺後覺之別，這是很顯然的。

佛教的行為宗旨，比政治家來得偉大，比一般宗教也來得偉大。我們人不能一日無政治，同時是不能一日無信仰。因為信仰是思想活動的結果，由信仰轉變為力量，淺易的見於現實社會的政治法律，深刻的則為宗教的信仰。佛的說法，人有人乘，天有天乘，是不同的，人乘說法，多是叫我們如何做人，如何應世，一切都與政治有關係。因此政與教是一體的。二面。有政有教而相依賴，則世運昌。有政無教，或有教無政，而兩相背悖，則世運缺。佛的說法，以自我，無我，無無我的悲願，普度眾生。我若入地獄，誰入地獄。眾生成佛，我始成佛。這些佛教經典上的話，假若引用到政治上，則功蓋天地而不居，德被澤生而不覺，范文正公所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政治上的崇高理論，但與佛教一比，則佛教早已獲得更徹底了。

假若人的希望，是祇以人生不過百年的生存安甯與福利為滿足了！而僅僅在如何規定法律？如何維持治安？如何發展生產？如何配合人與人的組織是不够的。是必須與宗教精神配合起來，所謂取法乎上，慍得乎中，佛教博大精深，任憑政治來取用，以增進人類福祉。

二 民主政治與僧伽

民主政治，是近代政治的洪流。是以人民為體，國家為用。凡屬國民，依據法律的規定都有直接間接的政治權能，是和平的，理智的，以相忍相讓的精神，來推動政治。宗教信仰自由，是民主政治下人民自由之一。則為僧伽者，初不因信仰自由，而失去了人民之一的法定地位；則僧伽也為民主政治本體之一，是毫無疑義的！在人民組織的系統上說，僧伽雖不屬於農工商學軍人公務之一，是屬於自由職業之教士，所以今後佛教之整理，對於僧伽地位之獲得，要有相當的程度與程序。一如律師會計師醫師一樣。但宗教信仰，既屬自由，僧伽身份，可由佛教本身決定之。這是僧伽應該參政，和必需參政的法的觀點。就僧伽參政的意義上說，僧伽參政，必能發揚民主精神。因為佛法有無量無邊的忍與容。僧伽居住叢林，粒米同餐，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戒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同均。僧伽在未參政前所持的戒，所守的律，不啻是民主政治高度的訓練與培養。

政治是最需要客觀，僧伽信仰佛教，他的客觀態度，一定是很徹底，人之所以不能了解人生，就是人是太主觀了！所謂不識虛山真面目，祇緣此身在山中。

佛法是以客觀的態度看人看天，所以能够了解宇宙的真義，僧伽參政，當能本著客觀的態度，對於政治的利弊是非因果得失，一定能够分得清清楚楚，為求政治效率的增加，與人羣福利的進展，僧伽參政，更是必要。

三 議政問政與干治

政治在權能上，有政權與治權之分，僧伽以人民之一地位來參政，是既可政權，復可有治權，這是毫無疑義的；不過宗教信仰，雖屬自由，但在信仰之先，有宗教之存在。宗教之存在，有一一定的組織，和所持的戒律，僧伽一干治，則將抵觸佛教的戒律。因為法律上文武官的治權，是一定的不容增和耗減。假若僧伽干治，在處理治權時，職權上的行為與教律相違背時，則僧伽因握有治權，而不能運其悲願，以違戒違律。僧伽以干政而違戒違律，行為與心理均不許可。因此僧伽議政問政而不干治，一方面是以僧伽身份，而不放棄人民之一的身份，以入世度人。一方面是以人民之一的身份，而放棄僧伽身份，以世間法而背違佛法。當議政問政時，是以意和同悅，見和同解的態度，來世其意見。以教士的立場，問其所當問，議其所當議。當悲願的精神於政治行為，不以得失心名利心，斤斤於權位。是義務，是責任，是說法，是弘法。使政治有崇高的精神，以達於人眾上義。

解一進治干不而政問伽僧為

覺 今

讀七月十五日上午發覺週報刊載，太虛大師提出「僧伽問政而不干治」一文，欣悉吾國佛教徒參加政治活動之高潮，正在澎湃，近聞本刊擬於九月間發刊專號，徵集各方意見，今登不致，謹就個人之一知半解與經驗感想，略陳芻蕘，藉供採擇！茲分幾個方面述之。

一 從豎的方面演述

佛教自漢明傳入中華，盛於六朝隋唐之世，其時中國西域兩方僧人互相往來，留學譯經，人才輩出。溝通中西文化，奠定吾國佛教之基，厥功甚偉。自晚唐五代以迄宋元明清，其間與著弊常，波瀾甚劇。考其原因，莫不以帝王之信仰與否為關鍵，（如歷史上著名的三武之難）故佛教完全處於被動地位，而佛教徒既無主動之能力，祇得任人排擠，雖有大智碩德，亦不克出而弗究之，擁護之，迨清流入關，淹有華夏，對平回教，統一版圖，在表面上固曾提倡佛教，崇信喇嘛，尊呼阿克圖為活佛，為國師，其作用無非利用佛教，維繫外藩，使其內向，我漢僧伽得附庸於時康之下，流衍至今，掇會依然，亦云幸矣！然在雍正廢除官懸及考試制度以還，宗風丕變，亂教徒，濫傳戒，流品斯雜，知識水準愈趨愈下，遂使佛教制度，從斯一蹶不振。究其病根，泰半是佛教徒無遠大眼光，僅知在消極的一方，參禪念佛，獨善其身，演說談經，死守冥目，而在積極的一方，濫輸知識，團結羣力，順應潮流，活用佛法，則茫然不知。故結果淪為晚近腐惡消沉遭人蔑視之現象，甯不痛心！此依歷史的眼光立論，以微僧伽與政治絕緣所得之因果也。

二 從橫的方面觀察

遠觀佛教史，印度為佛教之發祥地，當阿育王時代，其初不信佛教，而佛教徒屢次大損失，此後幡然悔悟，竭誠提倡擁護，於是得以復興，足為前說之明證。第僧侶始終守釋迦如來遺訓——三藐教典為已足，而自身不能把握政治作外國，故終被其他勢力侵入而代之以可爾經。近觀泰國佛教定為國教，是似極受尊崇，全國教育以僧教育為基督主幹，其僧伽亦參加政治工作，是以百年立國於兩大之間，佛教則日薪月盛，而天主教二教不能侵入者，即政教不相分離故也。其緬甸錫蘭等處，雖已淪為英人之殖民地，而佛教徒仍能保持其獨特地位者，以其價格高尚，團體健全，組織嚴密，始能得統治者之崇拜，而予以政治上之同情與保護也。至于吾國西蜀地方之藏政權者，即為掌握教權之達賴班禪二大喇嘛，其政治組織，悉由諸喇嘛之手，是以佛教能普遍全藏特放異采者，即政教合一故也。再觀日本素為有名之佛教國，年前戰敗，屈膝求降，各戰勝國之佔領軍，儼然成一太上政府，改換其國民之天皇政治頭腦，際斯民主抬頭機會，彼國識見遠大之佛教徒，誠恐有失，乃阻礙組織政黨以為後盾，果然實現；爭得發言地位，則將來彼國佛教之穩定發展，正未有艾。反觀吾國佛教一息奄奄，忍受地方機關之剝削摧殘，任憑時代潮流之冲刷淘汰，瞻念前途不寒而慄，此依現代各國之佛教與政治合作比較觀也。

三 從本身的立場檢討

釋迦文佛說教之動機，是觀察世界人類之階級鬥爭，剝肉強食，沈淪苦海，末由自拔，故以慈悲為體救濟為用作出發點。其一代教化之目的，是在解脫全人類之煩惱苦痛，使之燭照內心，消除障礙，抑制人慾，息滅爭端，俾三千大千世界，都成為安樂邦。其宗旨則最崇高，最博愛，最平等，最自由。其行動是積極救世；而非消極避世。論其心胸，則超越於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齊家治平之聖賢及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君相。論其主義，既不同於專崇一神創造世界之耶穌基督；而復異乎一手持經一手執劍之誤學賊德；其他宗教則更望塵莫及。從而歸納其功用，至少可能補救政治教育法律之所不逮。後世僧伽祇能蕪掠皮毛，咬文嚼字，

未能深入黨與，顛覆祖澤。降臨晚近，去古愈遠，其義愈僻，變質極爲消極，依索而寄生，文化生靈，三諸空虛，忽降現實的人世間之困境，而著重於茫茫的幽冥間之鬼獄，捨本逐末；執妄遺真，佛敎至斯，精神破壞。有識悲獨，關心居士，咸謂非革新不足以弘揚固有之文明，挽回未來之險勢，諸君心其，翻其舊習！然變觀當前微緒，欲革新則又非選就基本不派不爲功，無如意見紛歧，目標各異，冥頑壘壘，蒂固根深，視科學爲敵，誣革新爲叛教，攻堅拔棧，莫乎其難。余固嘗謂一方面須自身覺悟，自力更生，而另一方面則須借重政治，以資推動，否則不特事半功倍，且有行不得也之歎焉。

余再提一證明，作進一步之檢討。緬清道光之季，其將教徒到華傳教者，紛至沓來，十餘年間十字聖幾遍各省，進步之神速，殊堪驚詫，而其氣概萬丈，尤覺咄咄逼人，於是仇教之風，各地益起，結果遂肇喪師辱國之痛。其最大因素，即是其以政府藉彼教之文化慈善事業，作攻心之工具，爲侵略之前驅，而以政治經濟之力量爲之後盾。彼基督敎亦恃其政府力量，而傳佈其教於異國，互相利用，遂有長足之進展而到處滲入矣。至吾佛敎徒承遺教，素以和平謙退爲前提，無侵略之野心，源流血之慘痛，常以開關自守爲滿足。然既以全人類爲對象，則應具大時代之眼光，自宜把握政治的力量，負荷其責任，完成其使命。此依本身的立場而檢討政教之應相需爲用也。

四 從環境的關係考慮

八年抗戰，大難臨頭，國家有雲卵之危，人類蹈火湯之苦，安邦禦敵，本極國民之義務，而救死存亡，尤爲佛徒之天職，吾人在環境可能之下，對於種種工作，亦曾盡過相當之努力。惟吾人所處環境，與普通民衆不同，軍隊強壯，無力拒也，學校強壯，無法拒也，在環境期間，與普通民衆之誼，感德痛苦痛，甘心忍受不辭，然後且以後，強強強強，猶如故也，而名地其苦學之居，仍居然居上，吾人多方呼籲，然弱者之呼聲，鮮能爲人重視。其次則：銅鑼鑼鏡鏡，盡皆塵埃，致有若干處寺不獲留居，度其最低限度之生活，此係大後方一般之情況也。至在中共旗幟之下被統治之區域，如昔時江西諸省，則以佛敎徒之激發，頑固，橫加威視，猛力摧殘。紅軍所經，寺產沒收，殿宇破壞，指佛敎徒爲消耗性之米董，依順

性之類也，屏諸公民之外，於是少壯者拉充士兵，老弱者委諸溝壑，青年尼僧則墮心之事實也。近來蘇北一帶，鐵路所至，閩閩爲墟，據述避過江之僧侶所述，其慘毒酷抹一如屠者所爲，人皆膽戰，諷非子虛。然聞中共將領之中，亦有曾經佛敎之洗禮者，而非毫無理智之徒，然以論理方法邏輯，仍不出自侮八倍之公例。假使吾佛敎徒智識提高，組織合理，思想堅固，措處現實，具實踐之政治頭腦，選賢濟之交際手腕，或能改變其思想，退避其鋒，惜乎吾人之不早自覺也！雖然，多經一次之打擊，即多受一次之挫折，亦未始非吾佛敎徒之當頭棒喝。故吾人不論近因遠因，務須痛定思痛，及早把握時機培植政治學識，應付當前之危難。此依環境的關係，說明政教之不能相連鎖而脫節也。

五 歸到本題

竊念吾每一佛敎徒，在國內也是一粒細胞，同負納稅之義務，當然也是一個公民自應同享一切權利。況吾國佛敎團體，以宗教爲職業，實負有精神教育之義務，其單位等於地方之發育會，應被認爲職業團體，則組織政黨，亦亦爲憲法所許可，而賦以選舉及被選舉權。是吾人要求參加各級議員以代表，爭取發言權，似不得謂之過分。

尤有進者，吾佛敎徒雖一般的知識落後，然其中實不乏出類拔萃老成練達之士，况吾人守戒猶甚於守法，平時道德是崇，人格爲尚，生進崇道，因果分明，無皇家之累，無裙帶之親，無機械之心，無離脫之怨，市儈參以之執掌治權，吾直接收糧貨諸巨案當不致發生，又退觀近來各省市縣參議員競選情形，僞裝交還，假裝交還，酒食徵逐，鄉架拉夫，無不繫於金錢魔力，卑劣階級，令人作嘔，則問政之集團，本既不良，果於何有，故余對於太虛大師之「僧伽問政而不干治」一點，似猶認爲未足，何則？蓋吾人即使能如願以償，故吾將更以個人意見而爲之進一解曰，能具是基本將等於百分之幾何？故吾將更以個人意見而爲之進一解曰，能具是基本政治知識之僧伽，干治又焉何妨！

雖然，正恐吾志行堅硬才識高廣之流，不屑屑登壇，表演身手耳！
 本文略加刪改，仍有原意，對於「不干治」之一治字，乃取孫先生佛治權分開而說之治字，故不干治即不作官。僧爲一傳揚佛敎之職業團體，官爲另一種執行國治職團，非謂在僧團中的人不能「聽僧返俗」而作律師等等，乃謂在僧團以僧職爲範圍，猶之在律師則執行律師職務，不得同時作官，故「作僧則不作官」，乃職業之當然也。問政則律師以外，任何職業之民均所當問，故云「僧伽問政而不干治」。——太虛閱誌。

對「議政而不干治」的意見

塊然

僧伽參政，是「古已有之」的事。拓跋魏的元興元年，詔封沙門法果為國宣戒子；宋文帝元嘉年間，沙門惠琳，與顏延之同參朝政，時人稱為黑衣宰相；齊武帝永明年間，法獻法暢，同參朝政，時稱黑衣二傑；梁武帝以沙門惠超為雲光殿學士。又如陳之洪偃，唐之空寂，宋之法道，朝廷雖欲加以寵賜，且不可得。至於元朝的劉秉忠和明朝的姚廣孝，則是以世俗的姿態去參政，那又當別論了。

覺察到這層，就有太虛大師「僧伽與政治」一文，內容係對僧伽參政之得失，加以研討。認為「僧伽與政府與社會接觸易遭破壞，從政亦易隨政府而倒」，二者皆有利弊。論其根據，係由中山先生所著「政治權衡」，指示僧伽與政治的關係是：「議政而不干治」。

本來政治與人民，是有着極密切的關係的，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興亡之關鍵，是在政治的清濁。匹夫要盡去其興亡之責，那就得去研討政治。僧伽既居人民，自在匹夫之列，本不應談脫離政治。要是從「自登覺他」的宗旨出發點，還應該去領導政治，才能够說是稍盡應盡之責。至於有人說僧伽是「四大皆空」，應該不問世間與世爭的，那根本是門外漢的誤譯。

我們的教主對摩尼佛陀，為了尋求真理，拋棄了王太子的地位，從卓絕的精神修養中獲得了最高理智的成功。以他崇高的德學，打破印度前階級制度，在實際上領導着當時的政治，走向合理的途徑。佛陀示寂的時候，把佛法付囑當時的國王和

大臣，令其護持，是佛陀明知佛法不能離開政治而存在了。至於佛經中指示教徒們應該以政治為方便去弘法，利生的語句，更是獨目皆是，如人所共知的維摩經中說：「或為邑中主，或作商人導，國師及大臣，以福利眾生」。時代是不斷地在進化，現在已沒有維持佛法的國王和大臣了！佛法的存在與否，是要靠僧伽們自己的努力了！所以現代僧伽，不但對於議政而不干治，應該「透徹了解，切實踐行」；就是議政而又干治，也應該明了是已躬下事，不肯佛旨。

話又得說回來了，議政而不干治，該為僧伽對政治的恰當態度，但怎樣才能促其實現呢？我以為僧伽與政府，都應該有一種新的認識。僧伽們在過去，大多是偏重自下，對於寶貴的教義，還不去鑽研，更何況世間學說。要曉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謂「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就是我們的四宏誓願里面，不也是明明白白地說：「眾生無邊誓願度」！「法門無量誓願學」！「學」要怎麼學的？學什麼？必先學無量的法門；要怎麼學的？必先問現在僧伽，對於現代政治的認識，已否知之有素呢？假使獲得議政的機會，是否真能以民衆代表與利除弊呢？這是應當切實加以自反正？

要以道德和學識去獲得人民和政府的信仰，要與高僧大德生起責任感，這是現代僧伽們應有的新的認識。政府對僧伽的漠視，是無庸諱言的。例如國大的代表，既有自由職業團體代表，和社會實業代表，為什麼獨沒有僧伽的代表呢？一部份從事僧伽教育的僧伽，實際上都是教育家；而其中德學兼優的，也不異於社會賢達。不過這一類的僧伽

大多受到過去的恬淡思想的影響，竟不以登政為榮，或且以為煩惱。如陳宣帝欲官封僧，屢反絕食自誓；唐則不空三藏開府儀同三司封僧國公，賜食邑三千戶，三藏辯說數四，不允，三藏嘆曰：「吾法以濟世為懷，豈意垂死乃濫封爵耶？」不過這種思想，政府是不應該聽其自然的！因為政府的責任，是要使國內「人盡其材」的；要是讓有德有學的人，投閒置散，沒世無聞，那也是國家和民族的一種損失！

任何完美的政治，都要靠德學兼優的人去推行，才收效。如過去王安石的新法，何嘗不好，但一到呂惠卿去推行，便沒有好結果了。所謂「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這也是鐵一般的事實。

佛教具有崇高精潔的道德，博大精深的哲理，而其犧牲小我慈悲救世的精神，尤為可貴。政府若能容納名賢相輔的僧伽去參政，豈惟國家之福，即世界人類的幸福，亦有莫大的關係。這是僧伽方面應有的新的認識。

僧伽一方面，若能修量自己的德學，鞏固其悲願；政府一方面，也能尊重量的容納有德學的僧伽去參政，或更倡導使其參政。則僧伽的「議政而不干治」，立可實現。且可收極相當的效果。

惠琳，法獻，法暢不如劉秉忠，姚廣孝為宜，然亦與惠超略同議政員身，今乃為多數的僧伽定制，非可據一二高僧事為例，然細按「議政不干治」一詞，語義有不晰處，以今之代表人民參議政權者謂之參政，參預政府五種治權者謂之參治，則口口僧伽參政不參治可也。太虛關注。

黃袍與袈裟

佛 武 居 士

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被部曲們把他灌醉，加上黃袍，就是這樣起反來，（在現代可以說是革命）推翻了柴世宗的後周，做了中國有名的一代大皇帝。可是他的黃袍，不是全國軍民給他加上去的，他也不是真醉，結果還是「武力解決」，把割據的眾推打垮了，才統一起來，「一條桿棒等身齊，打四百座軍州都姓趙」，後來他在慶功席上，集合全國將領，用最懇切的言辭，勸各將領放下兵柄，既更上叫做「杯酒釋兵權」，他成功了。

釋迦牟尼樂王子之尊，入雪山修道，八年苦參，想出了救度整個眾生的辦法。由於因果定律的說明，色空理論的闡發，無生禪樂的歸趣，他用慈悲的同情心，勸眾生除苦尋樂，了生脫死，結果他得了全國人民的信護，皈依他的教義，虔誠無量發願眾生。他成功的象徵是一件袈裟，這袈裟是他自己穿上去的，沒有人給他加上，也沒有人給他灌醉。

由於上兩個事實，第一個說明了中國全部政治史，都是這種用着陰謀，權術，暴力來成功的，而且宋太祖還是最成功的人，他雖然於馬上得之，却不於馬上治之，他不用暴力去屠殺功臣，卻用話語來勸他部曲自動繳還武器，其實等到全國將領都集中京師了，只怕不願意也不由自主，雖然這總比歷代帝王那種大屠殺的好，所以宋太祖還算是高明的，我拿他來代表中國政治，叫做「黃袍政治」因為陰謀，權術，暴力做到了政治成功的最高峯。

第二個說明了完全出於覺醒的行動，他不用軍事政治，經濟種種的有形力量，完全拿真理想在人們面前，由人們去選擇，你信他呢？好出仍然是你的，你不信他呢？他也不強迫你，這比現代英美民主國家的任何政治家風度，更覺得開明而進步，而他自已呢？一衣一鉢，乞食度日，過着最低的生活。我以這種態度，無以名之，名之為「袈裟作風」，他是和「黃袍政治」不可同日而語的。

現在世界情況，人類在戰爭，疾病，飢荒，災歉下大量死亡，眾生遭着無量無邊的苦劫，佛教徒秉承着傳統的衣鉢，絕對不能再在深山裏獨善其身了，平常稍有良心的人，都不忍看，不忍聞現實慘狀，佛教徒還可以裝作啞啞木魚度日嗎？然而以一個中國一向在「黃袍政治」的局面之下，着袈裟的人要來參加政治，陰謀權術暴力都是絕對用不着的，我們究竟要怎樣的態度去出現呢？

由於大虛大師的深思熟慮，提出了一「攝政而不干治」的主張，以為同禪的努力方針，這是對

的，也是不對的，對是能够適應現實環境，不對是不能符合袈裟作風。

我們單照字面推究，議是議論，評議，商議，協議，動口動筆而不動手，更不動刀槍和炮火，這在民主國是絕對允許的，「天下有道則庶民不議」，其實天下有道，庶民仍然可以議的，因為見解不同，方式各異，若果都出於望治的真誠，正不妨各人提出各人的方案，共進難殊，歸趣則一，任人民去信仰罷，就由誰去執行實原他所提出的方案，這不但不妨礙進步，反可以加速進步。于是干求，干涉，干求是要求執政，干涉是質問政治，仍是動口不動手的，這在民主國家也是絕對允許的。公開競選不是最露骨的干求麼？干涉更可以提出彈核，罷免，複決來處理政權，照理都是不成問題的，可是在中國，議尚困難，干則更談不到，議政而不干治，便能比賢達今日前現實環境，你能證明不干治，就可以減少許多不必要的麻煩，總然多嘴多舌，也怕不成問題了。老實說在目前情況，也還不會做官，干治是無由說起，也無由做起的，在這裏我們正可以大聲宣佈，現在僧侶是絕對沒政治野心的。

然而不干治的另一含義，我總覺得過於消極了，現在佛教實在衰落得太不成話，到處被人攻擊，無處寺廟不被佔駐，回教基督教有這現象嗎？佛教徒被人視作蛀米虫，衣鉢變成下流乞丐的象徵，由於一部份戒律蕩然，和尚尼姑變成流行笑話，這種種被譏諷，被擯斥，被推擠的結果，是佛教教理的失敗嗎？佛教徒要飯不作事，與社會不問不問，與政治不問不問，自外於人民，自棄於社會，你能怪別人不滿意嗎？佛寺都在高山

深谷，和尚更深居簡出，出來也是個人隨喜，與社會毫不相干，像這情形你寺廟被駐軍了，和尚被趕逐了，寺產被充公了，社會人士誰管你的忙，誰若你說句公道話？加以自身的腐化，惡化，就更不能自存了，更論談政干治？

中國佛教由於遺產的豐厚，（精神的和物質的）不自振作，祇希望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保護，這是不可能的。我以為佛教徒最大缺點，不是喫白飯，而是喫了飯不做事，各宗教的職業教徒，也不是直接生產的人，然而其教堂都在通都鬧市，教義的宣傳，社會福利事業的提倡，人民疾苦的解救。都積極去幹，今日你看見清淨等天主堂有兵住嗎？他們寺產被充公嗎？他們教徒被追害嗎？這不是回教基督教的教理能勝過佛教，而是佛教徒大不爭氣了。中國僧侶如能將其精神遺產。（偉大的教義）積極宣傳普及，將其物質遺產。（各大寺廟都有極大產業）認真整理，不自享受，完全自動辦理社會福利事業，辦教育，救災，種種善舉，不遺餘力去推動，如能這樣做，我相信人民對他，一定另眼相看，不但不去摧殘，迫害，更要保護他，發展他，一切慈善事業，及公共事業，都會交給他們，這樣不但不會把寺產充公，將有更多的財產，自動捐給佛教徒掌管，支配，何至不能自存？

說到今日佛教徒的墮落，真是傷人傷心，精神的萎縮，素質的低下，都是不容否認的，我以為僧佛是一件事，做和尚又是一件事，信教可以無條件信仰，做和尚則不能太嚴。更不能藉和尚為逃避現實，和尚是要有學識，有道德的人來做。方始自覺覺他。也才能自利利他。如果做和尚

連教義都不懂，怎樣去開悟別人呢？因此我的意見，要信佛做居士，儘可以無條件皈依。惟和尚則必須嚴格選擇。歷代高僧，能在社會國家，發生巨大影響的，都是飽學之士，一衣一鉢，都是佛教崇高偉大的象徵，我希望佛教本身能够自己檢討一下。

在今日佛教本身，當然不能干治，也無法干治，但不妨有干治的精神與干治的志氣。我的意見先從整理佛教本身着手，舉行一次全國和尚大別，如果對於教理教義方面，沒有相當素養與修行，則一概勒令還俗，給資遣散，由全國佛教最高機關，給予證書，方為正式和尚，其本寺所出戒牒，一律追還繳銷，提高和尚的學識進行水準，必須做到「關佛昌黎也愛僧」那種地步，由全國精選出來的和尚是為職業教徒，重新發動佛教事業，恢復光榮歷史，一新世人耳目，克建佛教本旨。

其次整理全國寺產，實行會計制度，應用科學方法，切實調查統計，設立佛教銀行，編定預算，使全國寺產完全集中管理，化無用為有用，將其財力人力，實實在在去救濟民生疾苦，以前我聽說過太虛法師提倡過工禪農讀的意見，這雖是提救佛教的苦心，但事實并不這樣做，中國佛教徒問題不在吃白飯，而是白吃飯，如果一方面把職業佛徒素質提高，一方面做好事，吃煙飯，（素食粥飯）老百姓不特都原諒，而且將更加愛護，各宗教都是不直接生產的人，我們佛教又何必與民爭利，而且直接生產也不是佛教本旨，只須肯多做事，飯是不成問題吃的。

由於佛徒本身的自暴自棄，教起別人謗佛誣

佛，致人造業，實是自家罪過，佛教徒應有這種覺悟了。

干治不干治，不必由自己決定，也不能自己決定，如果照現在情況，雖欲干治亦不可能，如果將來佛教認真發揚光大，精神上完全支配了全國或全世界，議會席上佛徒佔絕對多數，雖欲不干治亦不可能，因為佛教確有救濟全國全世界的理論與魄力，故我的意見在此時議政不干治的口號可以提出，因為可以減少現實環境的疑懼與誤會。

因此我的結論是：「黃袍政治」不是佛教徒做的勾當，但「袈裟作風」却非要和尙努力不可。這便是不干治的最後決定。太虛按：整善僧團自身，是三十年來的不知耗了多少盲行的，但今日誰能「勒」「給」，還是問題。

補 白

和尙當皇帝

皇帝當和尙

歷史上山和尙當皇帝的，有隋文帝，唐宣宗，宋洪武，女的有武則天。由皇帝當和尙的，有魏文帝。其他如和尙當國師當宰相的，史書上多著錄，數不勝數。

「問政而不干治」的佛經根據

德 棟

佛陀是一位捨棄總攝實際政治地位(王位)而求真理的覺者。但是在他解脫以後的種種行動及對種種問題的開示裏，至少對於所謂人天教中關於政治方面所談到的一些理論，後世是會發見的。佛陀的教化是對當世個個的有情，在他的廣泛的信徒中，所以有着具有政治利害不同的多數國王與臣民。每每因為彼此間利害的衝突常常發生許多的爭執。例如摩竭陀(Magadha)與拘薩羅(Kosala)兩國間的戰爭，摩竭陀王阿闍世(Aśoka)殺戮，由於佛陀的仲裁得以釋放；拘薩羅王毗留陀(Vardana)欲征服佛陀的故鄉迦毗羅城(Kapilavastu)，佛陀在他的遠征軍的去路中，說服毗留陀王使之反省引兵而還等等，都是說明佛陀屢屢調和當時印度各國間糾紛的事情。同時也正是佛陀對政治指導的成功。

佛陀對於當時各國各種政治指導的內容，在現在經典中都可以找出一些記載，對於一般王國的指示及其理想國家的內容，在這裏我們可以談一談。現在只就着佛陀對於健全的共和國應具備的條件，略略的談一談。(因為這對於我們目前是有需要的)

印度歷史中共和國出現，是很早的事情。在長阿含第十六經Dāśakāya 16, Mahāpari Nibbāna-sūtra 大般涅槃經。(相當漢譯：姚秦竺佛念譯遊行經「大正藏卷一，十一」。西晉白法祖譯佛般涅槃經「大正藏一，一〇」。晉法顯譯大般涅槃經「大正藏一，一九」。失譯般涅槃經「大正藏一，一七六」。義譯譯俱本有部毗奈耶雜事「大正藏二四，三八二」)裏。記載着跋耆(Vajji)建立共和國時佛陀曾指示過七項國家健全的條件：

- (一) 常時間的集合。
- (二) 以和合的精神(Samgha)相集合，以和合的心講國事。
- (三) 保守傳統的國法，不創立新法。Vajji appanattam nappanāpeti pannaṃ samucchidanti. Yāsapannate porane Vajjīdhamme sammadyava-saṃvāsi.

(四) 尊重國中耆宿聽取其意見。

(五) 良家婦女應守貞操。

(六) 尊敬國內外之神廟。

(七) 如法尊敬阿羅漢而保護之。

在這七項中，我們可以充分看出佛陀對於共和政治的見解。其中當然全是屬於道德的條件，可是共和的精神表現無遺了。第一項中其相當的漢譯為「數相集合，講論正事」正是明顯的指著各階層的人均有一參與社會的地方的國家的合法集議衆人之事的會所。而第二項則明明的說出了「全民衆人議論除苦得樂之辦法」是要以和合的精神與和合的心去集合其議。這種條件，是佛陀指示給跋耆建立的共和國所有人民的是要每個人都要去實作的，我們想佛教徒當然也不能例外，他們當然也是被指示參加「常時間集合」的一份子。那時所得的效果，據說摩竭陀國強大，但亦不能成滅跋耆的共和國，且華氏城(Veśālī)復得佛陀的意見，佛陀開世會欲征服跋耆，事先遣大臣甫舍(Vessāṇa)徵詢佛陀的意見，佛陀告以跋耆共和國能進行七項指示，頗難征伐，遂罷。凡此均可證明後時印度的共和政治已臻完滿之境也，可知佛陀是具共和政治思想的第一人。

由於以上所佛經裏的記載，可知佛陀是談過政治的，並且所談中的共和政治思想與現代共和制相似。他主張「數相集合」的「講論正事」，也就是吸收各界人民共議國是的意思，當然佛教徒也可以參與其間。不過想來也只限於參與議論而已，實際是沒有作過什麼「干治」的活動吧！(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我目前我國的政治上，僧伽也可以。太虛大師指示的六種要義為對政治的理想不外「問政而不干治」。這是在佛說教中默許的事實，並不與佛法有什麼不合。

後記：本文因為倉卒寫成，有許多材料未能應用，這是一件遺憾的事。其中有一點我以為應當補充就是問政先決的條件似是僧伽本身健全與否的問題，故本文的理論只是一原則。

再：本文原擬以諸佛教因為研究對象，但以情形與我國殊異，故未採

九月八日寫於靜安古寺客次

擁護「議政而不干治」主張

止方

在民主國家裏，我們爭取參政，是合理的，是應該的。要曉得人權是天賦的，參政權是人權的發軔，如果我們要保障天賦的權利，那我們絕對不能放棄參政權。在這爭取參政的呼聲中，有不少的人在提議組織佛教政黨，我認爲這是應有的現象，因爲我們既然參政，就可以把我們的政見貢獻政府。到了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更進一步號召和我們政治見解相同的人，聯合起來，組織政黨，實現我們的政見。學章迴報刊列說，佛武居士發表：「以佛教爲中心的政治理論」一文，確實有歷史的根據，其主張很可以做我們的參考。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太虛大師的「僧伽與政治」一文，他鄭重地提出「問政而不予治」的口號，這口號是代表全國八十萬僧徒對政治的態度。我們極贊同，并誠懇的擁護。

我讀了長春道源法師陳太虛大師的函，他對佛教組織的熱忱，覺得可佩，而且對佛教現實也批評的痛快。他認爲在這高唱民主的聲浪中，正是佛教組織政黨的時候，這一點在原則上我絕對贊成，不過，他還沒有提出具體的辦法。但是在現時的中國佛教社會，我贊成虛大師的議政而不予治，組織政黨，似還嫌早了一點，因爲準備不夠。固然歐洲有所謂天主教黨等，但歐洲情形與我國是兩樣的。第一歐洲宗教徒參政是很平常的，他們在議會內有發言權，並且有他們特殊的地位。第二他們的教會，很有權力，組織非常精密，所以他們的組織政黨是很容易的，只要有黨綱，就可以成一個政黨。我國呢，就有點不是這樣了。佛教由東漢傳來以後，除了受帝王信佛而得到些過問以外，其餘大多是自然生長起來的，佛教徒在社會上的地位，沒有定格，高時高過皇帝作國師，低時低同乞丐，尚得乞化。使社會人士對僧尼同憎恨，沒有固定標準，就是說沒有固定的資格與地位。還有，我們的佛教會，從來沒有發揚我們的理想，那樣有權力。勝利後的中佛會整理會，雖然比較進步，但距離我們的理想，還很遠。所以我的主張，現在向佛教組織政黨是門都準備不修。縱然成功了，也許

因一般僧衆智識水準太低，認識不清，而不容易得廣大僧衆的支持。我們必須首先團結一致，組織一個有權力的佛教會，由中央而地方取得密切的聯絡，共同以大乘救世的精神，去解除社會人羣的痛苦，同時，我們對於政治有興趣的僧衆，不妨先加入不危害我佛國教的政黨，或是站在無黨無派的立場，參加政治，批評政治。也就是太虛大師的議政而不予治。我希望我們按步就班，共同努力組織一個有權力的佛教會，等到這樣的佛教會產生以後，同時我們對於政治也有了認識，有了經驗，那時我們再組織政黨，我想，一定和反掌一樣容易。

賜爾福多

延年益壽粉

質品高貴 補力偉大 久負盛名 盛稱補劑

主治：神經衰弱、失眠、眼花、耳鳴、腰酸、背痛、貧血、月經不調、病後復原、產後虛弱、等症

止咳化痰
艾羅藥
專治久咳
功效顯著

精神大補
艾羅補腦汁
風四餘
行十年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讀「僧伽與政治」

蒼山

今年五六月間，在長沙和安性法師謝大千居士們常常談到僧伽參政問題，他們也有「參政恐隨政府而興敗，不參又恐遇佛教有害事件難以呼救」之同感，問決於余，余以為此固全國僧伽大事，容當指示我們的。大師為辭。七月中國參加會務人員訓練班來焦山，尚未見大師面，便接讀登憲週刊號第一篇。大師的「僧伽與政治」一文，依國父權能的區分，提出「議政而不干治」的主張，這樣兩全其美高瞻遠矚的折衷辦法，我們是極端贊同！因議政可以防止佛教有害事件發生，不干治也不會隨政府而興敗，其意義已見。大師提出的不犯拂戒、不礙日修、不遺嫉忌、可以宏法護教、可以興利除弊、可以貫洩教旨六種要義。八月初被派代表訓練班同人赴滬迎請。大師來焦主持畢業禮，覺羣主紹福善法師告以將出專號，討論這個問題，要我寫篇文章，表示一點意見，今就。大師主張來補充貢獻兩點於後：

第一，僧伽對國家應盡的義務和應享的權利是甚麼？不妨先來檢討一下：約法上說：「中華民國國民，無男女種族宗教階級之區別，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又說「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有了這「平等」和「自由」，僧伽是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誰都不敢說不是。僧伽既是國民，那麼，國民的義務，僧伽應當盡；國民的權利，僧伽也應當享！請君們對於國民應盡的義務盡了些甚麼？納稅，不但是田賦及各項捐稅，爭先

踴躍輸將；而且捐廟產去辦學校，確有驚人的成績，為普通人民所不及。服兵役，遵照國家軍令，先組訓教談談，後應徵當備役，淪陷地區，我們也有自動做情報的，淪落學的，參加衛國工作，有很多光榮犧牲的事蹟，至今還有許多活的將校尉是從僧伽出身的。服工役，更是不後於人，與一般國民照例應徵，做一切勞作，並不計較報酬。至於服從官署行為，遵守國家法令，僧伽更是最馴良最規矩的人民。我們僧伽對國家盡這些義務，本是國民應有的天職，並非以取得權利為交換條件；但是權利和義務，是不平等的，義務我們完全盡了而且多餘，再看我們對於國民應享的權利又享了些甚麼？自由？我們對於國民應享的權利，身遭遭受縣鄉保甲的非法逮捕，拘禁，處罰或處死，寺廟財產常被他們非法侵入，佔據，強提或查封。平等？如為僧伽特訂的監戒寺廟條例等，往往把僧伽當著特殊階級，寺產當著地方公產，壓迫，抽捐，非一般人民所能忍。受益？我們僧伽已遷學塾及失學的兒童和成人，很少受到國家的憐恤和補救，自辦學校，也很少受到獎勵和津貼，至於經濟的救濟和保障，更談不到。參政？區鄉保等代表，縣市省等參議，及國大代表，未開有一漢族僧伽參加，國民應享的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等參政權，僧伽沒有一點享受；這是僧伽自身放棄呢？還是政府未曾注意到僧伽呢？此二者均不無攸關。要之，權利與義務是相對的，不盡義務而享權利，是不應當的；

我們盡了些些義務，就應當享這些權利！不是分外的要求，而是合理的請求。國父說：「想造成新國家，是要把國家的政治大權分開兩個：一個是政權，要把大權完全交到人民手內，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權，可以直接去管理國家，選個政權，便是民權；一個是治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政府的機關之內，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管理全國這個治權，便是政府權。」現在我們。大師所提倡的「議政不干治」，就是依照國父所說的要領受到前者人民手內的政權，並不干預到後者政府所有的治權；僧伽既是國民，何嘗不可享受國民的權利？進一步說：政府的官將也是人民做的，人民有選舉權，同時也有被選舉權，人民既可被選為政府官將，僧伽又何嘗不可被選？不過張不干治，這是自動放棄被選為官將的治權罷了；其實，照公理講：我們僧伽議政固應分，干治也應當！

第二，佛教對國家的社會風氣，政治法律，學術思想等影響又有甚麼？不妨再來審查一下：國父說「佛教為救世之仁」。《見民元復佛教育書》又說「佛學可補科學之不足，及政治法律之不及」。《見三民主義》。主席說「魏晉以後，印度和西域的佛教輸入中國，皆有裨益於中國的學術思想」。《見中國之命運》其所謂「救世」，古老底說「挽回世道人心」，時髦底說「轉移社會風氣」，佛教真有這種力用的。因為社會風氣之不良，由於人類心理之不善，佛院教人以布施心平除貪慾，以忍辱心平除嗔恚，以明慧心平除愚癡，……以及「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教

旨：要給與世界衆生的快樂，救拔世界衆生的痛苦，這都是佛教革心救世的善巧方便。其所謂「袖科學之偏」因爲科學偏重於物質，工業、製造新式武器，危害世界人類，前途殊堪隱憂！所以需要精神的道德的佛學，相配合昌明以救世。其所謂「及政治法律之不及」，因爲政治法律，只能統治國民行爲，難以感化國民思想，只能判罪於已然，難以防患於未然；佛教五戒十善四攝六度種種修己利人的善法，皆足以感化和維繫國民的純正思想，預防和止息國民的未然罪行，凡對佛法有認識者，隨處可以見到。況「政治」是管理衆人之事的，佛教經論即是以調伏衆生爲對象；「法律」是處置罪行之事的，佛教戒律即是以止惡防非爲原則；此尤見佛教與政治法律之關係密切。且用佛教信仰同一關係以團結邊疆之民族，用佛教寺院選賢習慣以推行民主政策之民權，用佛教僧伽制度以增進經濟建設之民生，以及欲加強愛國思想可用護國仁王一類經典，欲改善作奸心理可用因果輪迴一類教理，這些，對於國家政治法律之施行，均有莫大之幫助。至於「裨益於中國的學術思想」，尤爲明顯。考中國古代學術思想，雖有諸子百家，不出孔老之說，孔氏「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有爲；老氏「不治不亂無言自行」的無爲；總未臻佛教「不離不即二諦融通」之境界。自佛教輸入我國，歷經鳩摩羅什、法顯、玄奘等諸大德，從事大規模之翻譯，著述、註疏、傳習，將佛教的三藏、五明、法物、梵唄等形整頓起來，給我文化、藝術、音樂、音韻等影響很大；使中國學術思想，由變化而充實、健全、圓滿，如晉唐文藝宋明理學，都

是從佛教思想中脫胎出來的學說，現在大家都知道了。昔日世界文化，可分三大部：一曰印度文化，二曰中國文化，三曰希臘文化；然今日之世界文化，已融合爲二：一則由希臘文化與歐美科學演爲西方的文化，一則由印度佛教與中國孔老等會通會爲東方的文化；由此可見佛教是中國學術思想的重心，是東方文化的精品。現佛教，是科學的哲學，哲學的宗教，學術兼備，文義精深；激越性空，最爲究竟。實可同佛與哲學，統一東西文化；且歐西文明，所重者科學，所發者戰爭，人與人爭，國與國戰，以造成一次二次以及未來的世界大亂，今日世人厭戰，同具此心，探其根源，亦在此心，欲息戰亂，尤在挽救此心！佛陀教人觀空情器，淨化人心，以倡世界人道之正義，如果人人正覺，回惡向善，回染向淨，共業自滅，戰亂自平，而可實現大同之世界。由此更可見佛教是釀造世界新興文化的要素，是促成世界永久和平的主力。要之轉移社會風氣，輔助政治法律，健全學術思想，促進世界大同，均有待於佛教之昌明；欲昌明佛教，尤需乎我們藉參政而貢獻佛教之真理正義；因此，借伽參政，實爲今日之時代環境所必要。

基上兩點事實和理由，大家都應可明瞭；倘加既而國民，對於國民應享的參政權，于治是義不容辭地要和金國人平等享受。而借伽所信仰、研究、宣傳的佛教，既與國家的一切有良好影響，密切關係，借伽參政，是用博大精深的教義貢獻與國家，可補科學之偏及政治法律之不及，又可裨益於學術思想，及轉移社會風氣，促進世界大同，是故我們對於「大師」議政不干治的主張，便應當絕對贊同。最後，還有兩點要鄭重申明的：（1）向政府及社會人士申明者：我們借伽來參政，爲的是解釋政府及社會對佛教之誤會以及調和其意見，並防止發生摧殘佛教之事，借伽以及解決其糾紛；或爲僧衆謀利益與除弊，乃至藉參政而貢獻佛教的教義，輔助國家一切善良政治的施行；絕無其他政治企圖，更沒有黨派組織與活動。這是要請教外人統放寬心的一點！（2）向同袍及佛教同人申明者：我們來提倡及贊同議政不干治，道理已如上述；不要再生謠言，也不要再怕隨政府與政！因爲此果是爲教爲衆爲應時代潮流而參加各級會議，並不是爲名爲利去返俗做官獻財，更因不做官，不干治，也不會隨政府與政；參政，正所以代表教衆護持三寶，利益羣生，這個要請教內人統放寬心的又一點。假使政府及社會人士，不贊同我們參政，則無異將八十萬僧伽向國外推，不認我們是中國國民，不准我們爲國爲民謀幸福，此乃是自己擺殘國內一部份國民，自己遺棄國內一部份人才，果這樣，國家有甚麼益處？假使同袍及佛教同人不同意我們參政，則無異使二千餘年的佛教向地下倒，不由我們扶持防救，不讓我們宏證宣揚，此乃是自己毀滅法身慧命，自己叛離中心信仰，果這樣，佛教又有甚麼益處？所以我今至誠懇願我高明的政府，賢達的社會人士，與慈悲的同袍，清淨的佛教同人，對於我們「大師」所提出「議政不干治」的主張，一致擁護！一致贊同！一致了解！一致踐行！尤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禱！

三五、九、一、於焦山。

高 唱民主歌中，因大代表，差不多每個團體裏都產生；尤其是社會黨這為最崇拜不過的了。因為他們身上沒有黨派的氣氛。關於僧徒與的國大代表，到現在還沒有產生。產產呢？流產呢？欲產呢？究竟還沒有知道。

一個人，假若賢與達俱備；那不要說做一個國大代表，就是做元首，也沒有什麼不當，所以我的意思：賢與達應分別看。賢者未必靈達，達者未必靈賢，世界上達的人在大約較多些。

社會團體的集合當中；達者較多的要算政客，自由職業者和商人；賢者較多的我只有僧徒。僧徒大都是固執貞誠自守的。這兩者相較；各有其專長一門。于賢于達，兩者兼而長之者，真是珍貴得如鳳毛麟角了。

僧徒的只賢不達，大概自己是「曉得」的；前聖稱後聖往往用××賢者，（賢者在宗教家并不算希奇，孔子對於「仁」字不敢自居，而他的弟子們有七十二個賢人。）照這樣講：

能够安分自守者皆可稱之。然而現在，可謂奇貨了。貨雖奇，但是識之者衆；一般人士，將將跨過了廟門，第一句就說：「清淨啊！無怪乎古之賢人多願「苟全性命于亂世」了。似乎

在社會裏已經競爭够了，到廟裏才透一口氣。殊不知苟全的性命，氣也仍難透得自如的。怕災累齊，只能够賢達，而不能顯；不顯達就不能適應環境，之後就餓死了。

在男女沒有平權的時候，女子是苟全性命的：坐繡房，守深閨；丈夫家裏的。一切人的氣「應該忍受」的。也有受不了去上吊的。唯有三從四德，才能稱為「賢妻良母」呢。現在的女子胆大了，敢出來會賓客，防朋友；還能與一切人爭權利，講平等。這都因為她們的小腳解放了，自己能跑，也能跳；走的問題更是不要說了。也有少數的仍舊不敢，或不能，那總是因為她本身只會裝飾自己的美觀，餘者就都不在行了。

僧徒呢，一向稱為賢者的。終年關在廟裏坐禪禮佛；其下有關於在東獄廟裏和閻王小鬼作伴的；還有：念經拜懺，放焰口，破地獄等等的。當然也算賢者了。然而大凡來了一個不是和尚的，只要是人：都是「施主」；

賢與達要兼備

愚敏

那得要應酬。這（風氣在臺北）「施主」動了怒，「應該」忍受着；因為和尚不與人爭的。

假使僧徒胆大起來；敢與人爭，敢走出廟門，再敢競選縣市參議員乃至國大代表；商討國是，達到真正利益大眾的目的，庶幾乎賢達兼備。

我想：這樣的僧徒還很少，大多數仍然閉着山門，並且不許別人出去；保留着古氣。過着與世一隔的，本著本位的工作做去時，他們就斥為「俗化」了。

社會人士真是「慧眼」，也真是「達者」；看穿了他們古老的和尚的心理。其實向來對於和尚的眼光就是這樣：燒香、禮懺、和陪伴閻王小鬼。

現在，看見有些和尚也想做國民了；更在提倡教育的，服務社會的，與辦利益人家等事業的。最近又有：「問政不干涉」啦，「爭取縣市省參議員和國大代表」啦，等等的新呼籲。這些，上來自然看不順眼。就如女子初放了脚，男子會說：大脚是

不好看的；未曾放脚的女子也是這樣說的。究竟脚是走路的，不是專供人看的。和尚須要宏揚佛化的，不是專任看香火和念經拜懺就了事的。難怪一般人的「慧眼」不達，一切事須要優久的事實來征服習慣的。

自滿清以至民國，和尚仍少能跨出山門走一步，現在居然走了；怎不令人奇歎怪哉！余亦嘆曰：嗟乎！夏蟲不可以語冰！現在的人，只看見

現在的古老的和尚，現在古老的和尚，只知道自己應該這樣。却不看看佛教的歷史，所以不知道黑衣二傑曾做過宰相，歷朝也曾出了許多的國師。

現在只想仍舊做個國民，可是還有許多的障礙；不是政府和社會的歧視，就是何袍的放步自封。還，未免有些賢而不達了；反不如那跳出深閨，解去了裹脚布的女子。

古 不乖時，今不同聲。其為賢達者乎！ 一九四六、八、二三。

代 常悟法師：
甯波七塔寺事，既已解決，來稿無刊載必要，故退！

我的意見

——長春通訊——

唐公大師辭座：承賜靈草週報刊載一冊，獲讀師座之「僧伽與政治」宏文，對於源所企望之佛教組黨事，已深納許，長勝欣慰！但「源」仍有小疑，用敢煩擾，伏冀不吝慈惠，俯垂指示焉！師座在「僧伽與政治」殊堪考慮」之累劣環境下，經過「深惡痛絕」，而後「得一解決曰開政而不干治」，此在今日世界中實一別開生面之政黨也。且標出「六種要義」，既有益於國家社會，復能顧全佛教自身，茲宜聖鑒，復何疑哉？但進而求之，吾人自立自限「所參預的以此各種黨事場所為止，亦即人民政權機關為止，而執行種種權的中央和地方機關，概不干涉參預，換言之，只參加選舉被選為議員，決不干涉作官運動作官將」之最高原則，將有行不通處也。夫吾人既不許自黨執行治權矣，則執行治權者，必另有一政黨在，以今日之中國政黨論之，當以國民黨及共產黨之勢力最大，倘若國民黨執行治權不盡民意時，則吾人身為民衆代表之議員，當然可以使用罷免權，而要求其下野，更當然可以使用選舉權，而請共產黨上朝，假設共產黨與國民黨同時不盡民意，則將如何？或將選舉無黨無派之社會黨建黨？若然，則執行治權者，既已超出政黨之範圍，則人人皆有作官之希望，勢必暗開運動之風，行將重演軍閥時代之「賄選」，而吾人亦必遭受「豬釋議員」之唾罵矣。即或吾人身為佛子者，不肯受賄，則軍人干政臨之以勢，又將如何？所以如是多慮者，正以執行治權者，超出政黨範圍以外，應有如是不法競爭之流弊也。至是則吾人雖欲「干治」亦不可能，「開政」則無政可開，勢將處以進退維谷啼皆非之境地矣。此對於「開政而不干治」之原則，不無疑慮者也。

詳察「六種要義」中，當以「並不須直接用刑用兵去殺人殺敵犯佛戒」，及「出席會議時個人亦仍可保持僧伽服儀」為要義之要義，蓋師座唯恐僧伽「犯戒」與「俗化」耳。關於殺戒之「開緣」暫置勿論，若以嚴持殺戒言之，則「用刑用兵」固不宜於僧伽，即五戒居士亦不宜為之，然則此「用刑用兵」之職務，不可以但受三歸之居士作之乎？必僧伽及五戒居士中有此特殊人才，非此人不足以救國家之厄難者，則「捨戒」而後作之，不亦可乎？而現在「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之口號下，政黨必須須開軍隊，是則「殺人殺敵」之事，可以佛教以外之人作之，又何多慮焉？至於「保持僧伽服儀」以免「俗化」之意，則在「黨則」上，嚴一條「凡為僧伽者無論參加任何議會一律着僧伽裝」之明文即可矣。

研究「要義」，涉及題目之廣狹問題，夫「佛教政黨」則包含四衆弟子在內，若曰「僧伽與政治」，是將成立「佛教政黨」矣。將大多數之在家佛徒，置於黨外，勿乃太狹乎？觀觀全文，師座之所以作此「開政而不干治」之語論者，蓋受「開詢長老編案」則默持重，大多不以「為可」之影響耳。嗚呼！此「長老編案」者，實多「名哲保身」之流，定非「為法忘軀」之輩，此等空前大事，豈可與言哉！此類無安，學人道源頂禮。

編者按：議政不干治，只就僧伽而言，捨戒還俗則非僧而僅為信佛士女，自不在此限。

道源

編餘零墨

本報刊列魏 壯長大師發表「僧伽與政治」一文，主張僧伽開政而不干治，引起各方熱烈響應，而尤引起京滬與滬界之同情呼籲，本報為重視此問題之研討，乃徵集專稿，於本期出一專號，作僧伽「開政而不干治」之集體研究，以收集思廣益之效。今承諸 大家惠賜鴻文，各抒高見，甚為希有難得，如有遠道來稿，未及載於專號，自當陸續刊載，必使此問題獲得更多資料，以供研究，而有美滿結論為止。

編者 九月十七日

一週佛教

仰光劫後

之總寺基傷多致衰落，亦有少數在復興中，最年高僧長阿利一耶逝世後，由衛耶建機持，雲南留學僧天蓮雲來師已入阿利多耶等學巴利文三藏云。(仰光通訊)

秦興

日岸東七里徐宗莊觀音庵住持悟真被匪軍槍斃，即係因該庵有急要出外工作，匪徒六名趁機入庵將悟真擄去，行至郊外約半里，即行槍斃，待馳往營救時，匪徒已逃遁無踪。

佛教掩埋

陞龍成院長報告本社云：已至南通住於西寺，與各機關聯絡進行交通工具，由徐專員負責，埋工費由社會部許彭主任負責，即借趙救濟院長赴陳地視察工作云。又南通九月五日通報載：上海世界紅十字會，中國佛教會，地方熱心慈善人士，鑒於蘇北各地，遭受空前浩劫，特組織蘇北災區救濟傷亡委員會，辦理救濟事宜，並經該會商請世界紅十字會東南聯合總辦事處，編組救濟隊兩組，另由佛教會，組織掩埋隊一組，分赴災區，實施救濟掩埋工作。聞該隊一行二十餘人攜帶大量藥品器材，已於昨日抵通，分向各方接洽，不日即馳赴災區，實施救濟工作云。(他)

武昌世苑女衆院

招收女生四十名，隨到隨考。繳伙食費每月二萬元，雜費二萬元，書費自備。地址：武昌糧道街鼓家坡。

河南鄆陵

佛教支會，陰歷七月十五日會舉行擴大盂蘭盆會。聞各界發心設齋供佛及參加者，已達二千餘人，實鄆陵空前未有之盛況。

書畫家

蒞翁近於西陵臨甯波同鄉會五樓掛廳(電梯直達)開書畫展覽會，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七時，明有關於佛教作品甚多，好之者可前往參觀。

滬佛青會

等團體，近發起附印行願普門本願三經，希各界大心贊助，一致奮起，倡導勸化，成就大事。(接洽處：)

上海吉安路法藏寺藏經會唐敬果

清涼寺果根和尚，擬創辦清涼佛學院，近在善備中，可能於明年開學。

滬

河南路吉祥寺雲悟和尚，對興辦佛教文化教育慈善公益等事業素具熱心，聞前協助若雲和尚籌辦武林佛學院，近又慷慨資助各佛教文教事業，勇應可風，甚是難得。

近

迎來玉佛訪太虛大師談佛學者，有李濟陳銘樞李子寬張耀華等諸先生及德悟古錫諸和尚。

上海

市佛教青年會籌備年載已於八月廿五日正式成立，現正在加緊徵求中心地區之會所，備有中國適宜房屋或空地，(房屋路嵩山路口覺林蔬食處內該會辦事處接洽)。

青海西寧

佛學人士釋慈舟毛英邦劉文輝張壽齡等近為該省佛法落後佛教橫行，提倡佛法以利眾生起見，特發起創設青海西寧市佛化圖書館一所，專以徵求古今佛學圖書以供衆閱，已於本年二月間發勁募捐，一俟款項圖書有著，即可成立，該館籌備處設於西寧市禮讓街五十五號云。

本報本期

(專號)不另加價，因除每期經常八百外，所有紙張製版印裝等各費，由靜安寺，清涼寺，吉祥寺，玉佛寺捐出。(以上四寺各捐出十萬元)

輿論界對本報言論之反應

自從本報先後發表關於僧伽議政及國大代表等各文後，引起京滬各報之同情呼籲，如南京大剛報，上海新開等日報，大眾華美等晚報，杭州東南日報等，均有原則上絕對同情之呼籲，感激之餘，益增鼓舞之情。今摘舉杭州東南日報九月三日所載關於僧人選國大代表一文，以爲例證：

歡迎和高當國大代表(摘錄)
本報滄海一粟中一條：「京滬一帶，迎來佛門弟子爭取國大代表甚爲活躍。彼等認爲八十萬佛徒無一代表，「國民大會」四字之稱謂似有未當。」

真的，我們神聖的國大代表之中那能沒有和尚呢？和尚又作「和上」，和上兩個字就很吉祥，（原是親教師之意。）元朝的時候八思巴，以及西藏的活佛，就都是政治舞台上最有權力的人物，即不然而有幾位國大代表的和尚，發動了八十萬佛徒念經消災，也是偉大的善舉呀！

記得「時韓金剛法蔡相終起」中有這樣的名句：「古人一遇災，上者罪已，下者修身；今則人心浸以衰矣，非使佛力之加被，末由消除此浩劫。」今日重溫此文，更不禁望節歡贊，謹委瓊標語口號的句式，舉手高呼曰：

要安定因計民生，我們竭誠歡迎和尚當國大代表。
要消除戰爭的浩劫，請八十萬僧徒出來念經消災。（僧生）
（東南日報 九月三日）

主持正義

覺羣週報主編法師有道：讀貴刊第八期一週佛教欄內載有：常熟縣長強廢寺房充校舍消息一則，本縣佛教同人得悉，莫不憤怒，因此民主法治之下，竟有公然如此目無法紀之縣長，魚肉人民，深盼善教當局勿予漠視，並希該寺住持據理向司法機關請求依法嚴辦，不達最後目的，切勿停止交涉，尚希貴報主持正義為荷，此頌撰安。中國佛教會吳縣支會同人敬啓

如此蠻橫成何世界

（九月九日上海文匯報）載：約翰先生：在現時狂死幾個人，本無足奇，何況是被逼自殺者？不過在我想：拆屋佔地，草芥人命的勾當，乃竟出之於鄉長，和作育師資的校長，未免可驚！爰隨事實，徵乞一而披露，以求社會公論。

杭縣簡易師範，原址在超山大明堂，本學期擬遷至三墩百子庵開校，住持老僧定清，知教育為重，當表歡迎，惟向該校長鄭子祥事前聲明，乞

留屋三間，藉供香火，並資棲息，鄭亦滿口答應。乃至八月十三日鄭校長突派員工數人，會同警察到庵，先將定清乞留三間房屋，加以拆卸，所有佛像，亦全予損移，定清力爭無效走訴鄉公所，適鄉長蔣東屏與鄭校長密議，遂遭斥罵與毆辱。定清既痛年老失所，復憤無端受辱，至十四夜懸梁自縊了其五十九年殘生，出事以後，鄭校長與蔣鄉長任其尸腐蛆集，淡無所視，後由鄉民憐而厚葬之，竊思提倡教育，無敢非議，惟作威作福，殘忍至於此極，以此作育人才，將來之詭風打風，強橫輩出，其有留日乎，甚得有地方正風教俗之責者，起而主持公道焉！隨者 王在野謹啓
記者讀此通訊，悲憤無已，甚望杭縣佛教會或浙江省佛教會出面依法控訴該鄉長校長，以重民命。

弔柏子庵僧被有力者所迫自縊

芝 岸

（有引）杭縣三墩柏子庵，薄有田舍，杭縣簡易師範校長鄭子祥申通該地警局、鄉長，佔奪該庵全部屋宇田產，住持老僧定清，乞留三間小屋簷供香火，亦不見許，且將三間小屋加以拆卸，復遭斥罵毆辱。定清既痛年老失所，復憤公理難申，無端受辱，於事發第二日深夜，懸梁自縊，了其五十九年殘生，時中華人民建國三十五年八月十三日也。尸腐久不得殮，余友施叔範過錢塘，聞而哀之，弔之以詩余和其韻挽之。

原 韻

施叔範

荒墟慘慘夜鴉鳴，秋暑守尸集腐蠅。寂以深山原有罪，生憐白髮尚懸燈。石壕更怒天難見，土室僧魂佛不矜。敢說時消人命賤，中原烽火密如

次 韻

釋之宰

柏子巷中新鬼鳴，哀魂不散化秋蠅。沉冤已墮于江底，於爾何憐七尺燈。坐守荒墟徒怨怒，死歸白骨復誰矜。自從不地堆枯骨，斷夜行人乞佛

關於佛教政黨的幾封信

欲除蒼虎即須組黨

太康大師慈悲：頃師大師主辦之覺羣週報，關於佛教組黨，實有必要，如道源法師所稱，環觀教內有菩薩之心願，有政治之知識，有超時代之眼光，有服大眾之宏望，惟我大師一人耳。讀者斯言，伏乞大師俯察下情，當仁不讓，從速組織，早觀厥成。固佛教之幸，亦眾生之幸也。從此可以掃除被一般目為消極無補於世之窳劣，而為積極救國救民之集團矣。佛西夫婦長宿陰德，數載於茲，鮮少過益，此固欣之善根，然未得大德之指導關係尤巨，久仰大師深願而來，現身說法，惟避在四蜀。茲者駐錫京滬，自度凡夫俗子，焉敢冒昧聆訓，為特呈上燕函，敬懇慈悲，准予皈依座下，無任歡喜慶幸，專肅恭候開示禪頌道安

敬求皈依學人 姜皓西和南 八月三日

(通信地址 寶安路一〇七弄三七號)

強有力的政黨是急需的

虛公專師座下慈照：

讀了覺羣週報，讀了海潮普，知道有人動睛座下把 慈悲心繼續實施，在佛教中來一個強有力的政黨組織，我看這個是挺對的，是有益於佛教與國家的，是光明正大的，是刻不容緩的。

茲在組織之先，我有兩點意思貢獻：

(一) 收寺產為教育而不為僧有：寺產操縱在一些不明大義的似僧非僧者之手，只做了他們的建築地獄的工具，做了佛教界的反宣傳。所以寺產應該完全由教會處理，一來免得被他們濫用而喪失佛教的財產與精神；二來由教會以一種圓滿妥當的方法來保管或處理，可以免掉那些「捉『惡』佔」的危險。並且那些額佛(寺產)團生及額僧(財物)團生的搜括佛教徒，應加以切實取締或團練。

(二) 領導青年團結：向來散漫的佛教徒，不知道吃過多少虧了，現

覺羣週報

社長：太
編輯部主任：福
編輯：校：印
發行部主任：止
助理發行：法
電話：三〇三一五
源方泉善虛

社址：上海 玉佛寺
定價：零售每册二百元
訂金全年壹萬
零售每册二百元

本刊已向上海市政府社會局轉呈
內政部 備案 登記 中

在，再也不能散漫而無組織了，並且很多有為的青年僧伽，看着佛教呈現
在社會的是那麼一個病態，處處遭人白眼，受人凌辱，沒無組織的大眾，
只有低首下心現實有惡感波羅密，這樣，他們便灰心了，他們不能相信佛
教是能永遠長久存在中國的宗教了，雖然，做了教徒，應該衛教，但是，
一般愚而自用的書生掌握了全權，他們插不進腳。於是，他們便有痛楚
了。如此情形，危乎險哉！倘若有好的團體做了他們的歸依，重的任務給
他們担起，我相信可以不至於如此了。你老若不領導團結，根本就行不
通，即使行了，亦無重心。你老幾十年的經營，莫丟了吧。因為上面兩點，
倘若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黨組織都是不行的。專誠：慈悲吧！
學人 畏因敬上

動嘴不動手的政治阿速建樹

編者法師：大社奉悉。史今之世，而欲昌言善政而不干治，這真是
個只許動口不許動手的君子政治了。竊按中國真正議會制度未建，立法機
關全屬御用，不克代表民意。願國中貪污徇野，議政者，若與東漢清談，
東林盛論，仍非時代所許。若夫人云亦云，人趨亦趨，則既不干治，

爲魔障虫耳。

福法師，這課題使我覺到有些太爲難了，一定要繳卷，屆時讓我來一個空洞無物的方外理論塞實如何？願頌社長大師安好！亦幻合什八月八日

佛教組黨之說看反應如何

主筆法師道席：敬啓者，自華北事變，源即淪陷於故都（最近方到東北），對於虛公大師會下諸英俊，實缺親近之緣，頃於覺靈週刊獲讀大著，詩文並茂，無任欽仰，並悉道席負主筆之責，不惟爲覺靈週報慶，且爲虛公大師得一有力之輔弼贊也。源目前冒昧建議佛教組黨之蕪園，既承披露，又蒙虛公大師指出「問政而不干治」之原則，更得佛武居士提示「以佛教爲中心的政治理論」。是佛教組黨之說，已在覺靈週報萌芽矣。惟茲事體大，斷非率爾可成，諷同者固當有人，而反對者亦必甚多，伏望將兩方面之文字（尤其反對方面者），盡量發表，聽其反應如何，以作觀摩之資，而收研討之効。道席以爲然否？並以此種作醜荆州之介焉，即請文安不具，

晚學，道源作禮 七月廿八日


問政不干治與不組黨

客問

貴社主筆答人問組黨否？直率的答：不組黨。問政不干治，果必須不組黨嗎？答：

政黨目的，必在爭取治權，組織政府，實際執行治權，今俯仰既問政議政，不欲干求官職，干預治權，自然以不組黨爲宜。

議政須選爲縣省市省參議員及國民大會代表，似非組政黨不能競選。俯仰以國民一份子的選舉被選舉權，當然的候選人資格，自可憑其相當的能力資望取得，而競選爲各級議員及代表，且申明不借人民代表爲標，自求做官。但專選議員，爲人民呼籲疾苦，改革黨政，唯以爲國家民族利益及人民幸福爲事，自易得各黨派均樂于贊助，及爲多數無黨派人民及傳教徒之所擁護，且現今已不少的知識青年份衆，被徵求參加了青年團及加入各黨的，皆可被選爲各級參議員及代表，故不必自組政黨，亦可被選。



防癆第一

好力生

此目魚肝油精
分膠囊劑滴劑二種

治療肺病首重
營養發充足
則抵抗力強盛
勝菌無由侵襲
本品爲魚肝油
精製劑中之最
優良者療肺強
身功效卓著任
何同類製品不
能望其項背

信誼藥廠著名出品

一週人世

紐約先鋒論壇報

四日發表一篇社評，關於美記者史帝爾在特發訪問蔣主席後所作報告，發表了一篇

鋒利的評論，社評的題目是「蔣主席的言行」。它說，蔣主席對於健全的計劃，已有很多的言論發表，但是還沒有什麼成績做出來。蔣主席的主要論據是：「美國人有一種錯誤的觀念，以為中國的共產黨首要的是土地改革者，而以共產黨的身分爲次要。可是事實上他們却是十足的共產黨。隸屬於共產國際。他們犧牲人民的自由，來作階級的鬥爭。」該社評對蔣主席的意見，表示同情的觀點後，接着說：「中國共產黨在美國很得到輿論界的贊助，蔣主席對於其中的原因如能考慮一下，也許是有所裨益的。主要的原因是共產黨的確實行了土地改革，來解放中國受壓迫的農民。代替僅僅談到和稅率的太高，共產黨實際上已做了一些事，此外有幾處他們設立的地方政府也比以前的政府來得誠實和有效率。因此，共產黨雖然限制自由，仍然在若干區域能得到支持。共產黨有若干改革不過是他們計劃中的一種步驟更感動了美國人。可是國民黨執政二十年，還沒有把他們的主義付諸實施，二十年中沒有爲中國農民做了些什麼。二十年中沒有革除無效率和不誠實的官吏。國民黨作了二十年的諾言，現在還是繼續的作諾言，在這種情形下，如何方能得到美國輿論的好評？如果蔣主席屏棄保守的顧問，實行他那勤懇而且具有誠意的主義，他的力量就會立即增加。他的意釋無疑的是可尊敬的，他比中國其他的官吏更優越得多了，中國命運就在他的肩上。但是現前的局勢已顯示出行動是重要，言論不再被看重了。」

狀齋隨筆

考據如錢儉，錯鉢必較，詞章如落子，流浪無歸；一切學問中，最切實者莫如科學與佛學，我人以飛機大砲入世，以芒鞋破鉢出世，最是徹底辦法，若儒家扭扭捏捏，道家鬼鬼祟祟，已是不成氣候，而基督教徒等更無稽。（摘錄永安月刊）

戴廣述

執浦叢於雲南，昨來滬寓余宅，曾見中藥治愈色陽萎者，父命其即飛書滇省，求其方，頃其太抄方數書來，方爲：收醫草二錢五分，粉丹皮五分，割麥冬三錢，生杏仁三錢，紫丹參一錢，炒赤芍一錢五分，桔梗一錢五分，小生地三錢，赤茯苓三錢，生甘草一錢，生薑二片。戴君親見此方治愈二人，且云最要者，爲收醫草，粉甘皮二味，無此即無效矣；但收醫草之名甚奇，從未見醫生有用之者。（錄自永安月刊題庭賦筆。）

華萊士演說

「法國新聞社紐約十三日電，美國商務部長華萊士，頃在此間獨立職業委員會召開之會議中發表演說，主張美國採取不偏不倚之外交政策。略謂：紐約州長特威最近發表演說，以英美聯防爲旨，余以爲不然。美國不應依賴原子炸彈而與英國締結軍事同盟。任何人信賴原子戰爭者，遲早必受其害，英國在近東之帝國主義，和以華聯之報復政策，將導致美國直接捲入戰爭漩渦。除非美國制定其自身之明確與現實政策，乃可避免。」

新德里電

「路透社新德里十二日電，印度臨時政府首長尼赫魯今日向亞洲三十國，包括日本及蘇聯在亞洲之共和國發出請柬，請其參加明年初在德里召開之亞洲關係大會，以討論種族糾紛，由殖民地經濟改爲國家經濟，各亞洲國之經濟合作，工業發展，勞工福利及婦女地位等問題。此會係由印度世界問題研究會執委會負責籌備，會期定爲明年二月十五日至三月三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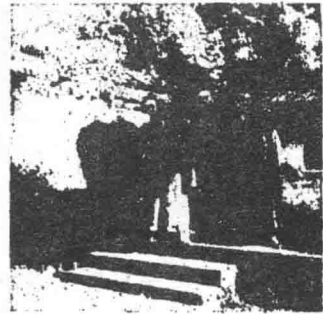
本報第二十期出

「佛教經濟建設」專號

希各方關心佛教人士，參考本報第七期佛教經濟建設一文，惠以函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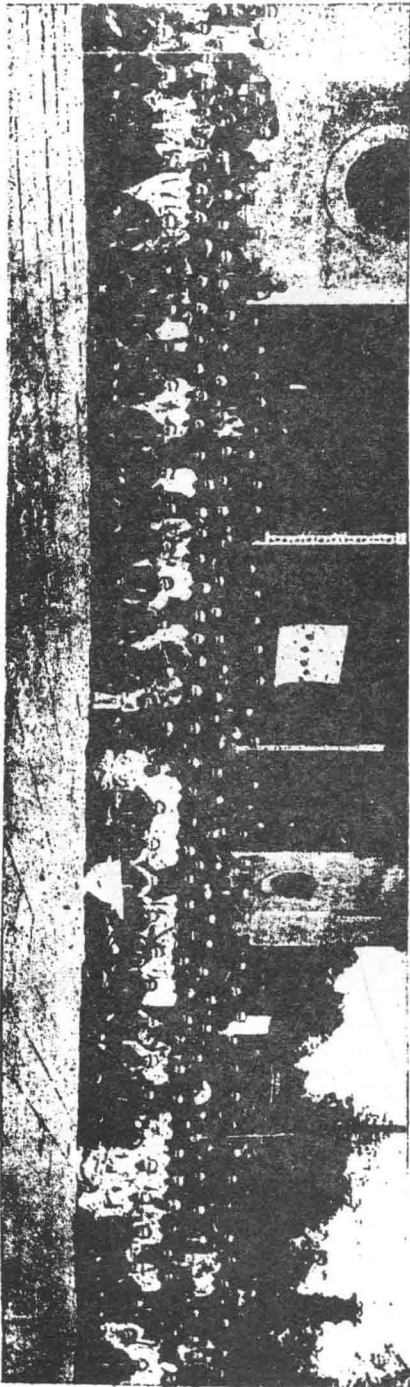
覺羣社啓

八年前
本報
社長老
人與主
編在重
慶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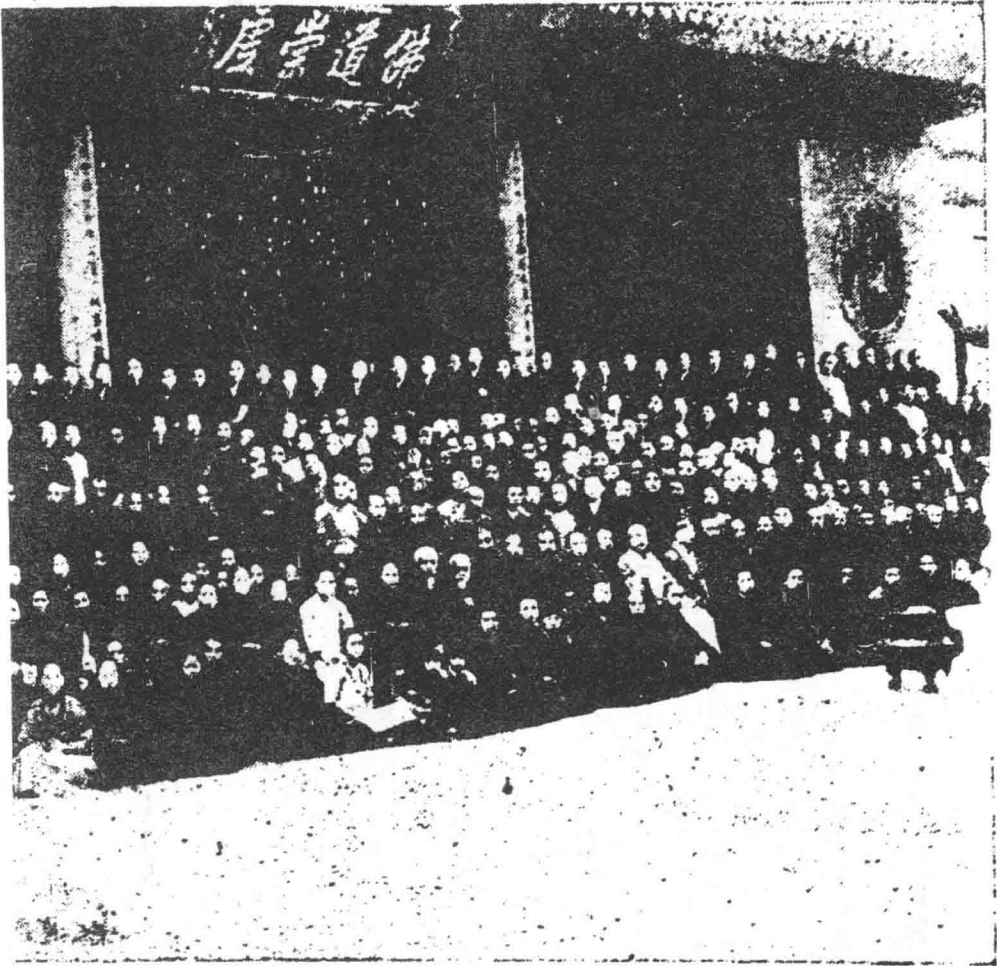


大虛大師與隨行諸師在杭州靈隱寺經院合影，中立者為大師，左為密迦法師，右為靈隱監院等。（大師之實現主義自由史觀等名著，即住該院時所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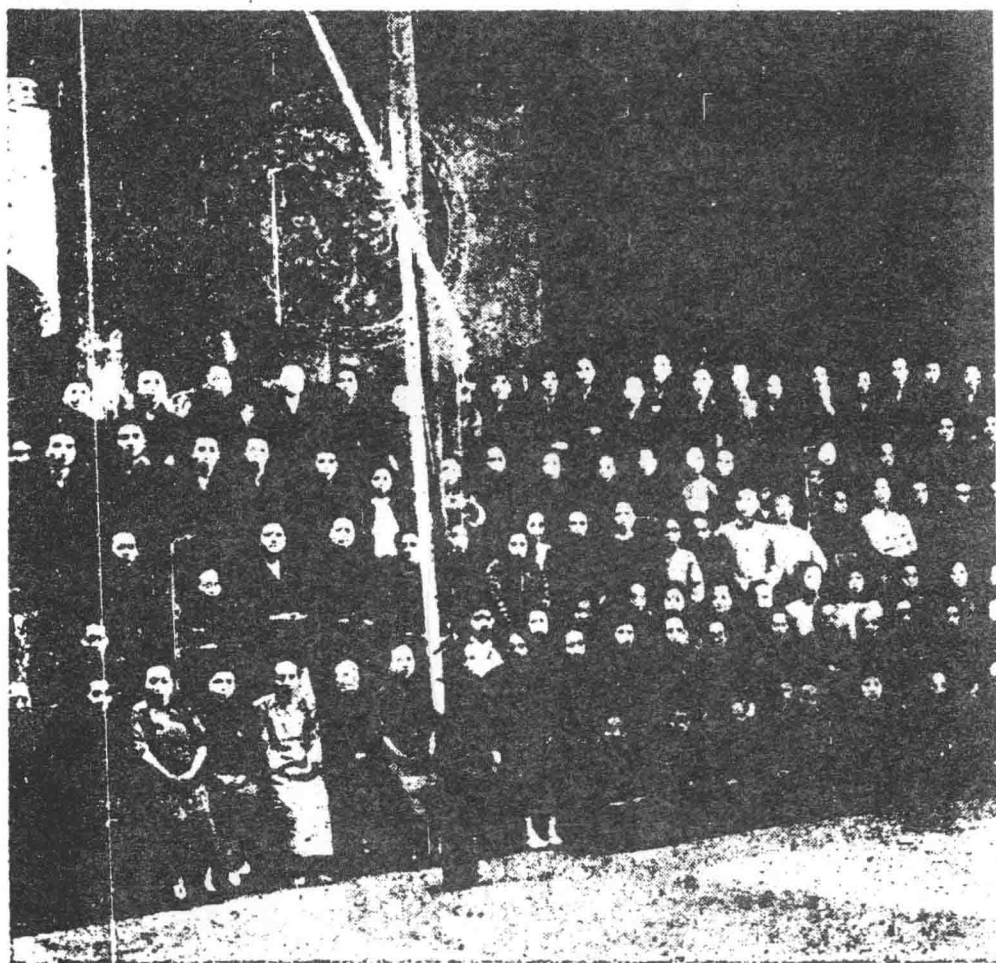
影攝師大虛太迎歡界各軍政黨暨人同界教佛州杭



海上在師大虛太



影攝經講寺佛玉



報國群衆

（中記登請申在刊本）

期一十第

版出日十二月九年五卅國民華中

八年的世界大戰

使我神識不清，使得我神識不清地做了一場大夢。那可怕的夢我已不記憶，我也不願再去思索回味。可是當我夢醒後，這世界已不是八年前的世界了。一切一切都變了樣，那赤裸裸的心靈兒的纏綿之辭，那忽忽不測的思想的路向，那曾經劇烈燃燒起來的感情，那帶着一些兒正氣的理想，一切一切都變了樣，已經完全不同的別換一個世界了。記得八年前，當聽到老人們，幻想似的夢囈似的嘮叨地贊美他們自己數十年前甜蜜的兒時，那國泰民安的世界。聽得膩了，總以為他們是過度的神往，強調的敘述。誰知現在，只經過一場大夢的時間，一切一切就已完全不同的變了樣，使得我如像八十歲的老人，只想不出口地贊美那八年前的世界，我的國泰民安的世界。唉！怎麼

的呢？八年前的青年，難道就成了老人嗎？我更加神識不清了。

不知何時，我又入了夢，那是一個恬淡的夢，夢中，我在又一個國泰民安的世界。

是一個農場

一個廣漠無垠的大農場，阡陌作物異常繁茂，那正在收穫的則異常豐盛。和風吟奏出微妙的音樂吹送雲霞，雲霞慈靜地擁護放光光明的太陽，給她罩上一層薄紗而幕，時而閃閃地放射出千乘丈絢爛光芒，把灌溉的作物越顯得色色醞醞。人們分佈在農場上，宛如天上掛了明星，這正是我們在工作。

「喂！昆波莎，威爾德怎麼不來？」可莎老頭笑問着。他在蘋果林裏工作，那林離我這稻畦太遠，目力已不

須摩提世界

昆波莎

能見，我們用無線電傳真交談。

「來了，那不是嗎？今早她去醫院看邁馬利亞來。」我正親着扒地機，便遙指天邊住宅區那面隨來的一輛小車，車上載着我的助手，一個專來實習土壤肥料科學的學生。

「可莎，承你關心，午餐請多吃個菜頭，火大地開開胃。」威爾德老頭笑着接談下去，把車轉過轉彎來。

「哦！威爾德，有了你請，昨天我交給備用處的蘋果，就格外甜蜜了。哈哈！邁馬利亞怎樣？」

「她很平安。孩子很快就落地了，女孩子，邁馬利亞叫她納悉。」

「好快！就給了名兒。克倫伯在那裏嗎？」

「在哩。他樂啦，他親自會醫生去了。」威爾德關了話子發動機，從車上帶了許多儀器走過來。

「正說克倫伯，克倫伯就來了，那行路讀書車上不是麼？」我說。

「是啊，你看，威爾德也帶着小朋友來了，咱們大家都樂了。」可莎拉拉白鬚，把蘋果機調換了方向。

原來學校

這節課是農作，大小學生都到農場來了。他們是按科別升級的，有的普通農地還未修滿，農作上却顯露了天才。但他們的普通常識各科仍必須全部修學及格。尤其重視的便是「立身為人之道」，從胎教起，以至一歲內之在產育醫院，週歲後到幼稚園，六歲起入學校，隨時隨地莫不注意。這樣自幼熏陶，所以都能克己而為公眾謀取福利。

他們學校的主張如下：「教育者教人以立身為人之道也。是即人生之道，即人道是也。人生為因果（業報）」

之相報，欲得如何之果則當造如何之業，隨於何種之業即得如何之報。是故一人之苦樂榮辱，一世之治亂盛衰，無不夫夫人之自造共業之所感召自取。由各個人之自業，而有一己之苦樂榮辱；由人羣之共業，故有一世之治亂盛衰。業也者行為也。行於正道是為善業，由善業故有榮樂治平之果；行於非道是為惡業，由惡業故有苦辱衰亂之果；無無業之果，亦無不造業之人生。而業之善惡與人生之苦樂盛衰，關係如影隨形之切，是故人生不可不求正道而行，不可不依正道而行也。立身為人之正道，依古先聖哲之所指示，約有十端：一者勤勞克苦，二者節儉足用，三者知足安分，四者知命樂天，五者仁義，六者禮讓，七者五倫，八者三德，九者中庸之道，十者大人之學。（註：本段採自王恩洋先生人生學卷二，為適合文氣故，節略數字，敬致歉意。）

克倫伯來了，他帶來的學生紛紛散開去研究，可沙便幫助他指導。
「克倫伯，」我招呼他。「恭喜您添人進口！你不去照護邁馬利亞，還來上課麼？」

「嘿！大家喜！我這課雖只兩小時，選擇的人却很多，怎好缺席呢？並且守著也沒意思，她又沒病。威爾遜，是麼？」

「是的，她很安泰，很快樂。但，克倫伯教授，您也太負責了。」
「嘿！這是應盡的責任啊。」

「克倫伯，他們倆真耐氣！耐得剛進學校，阿衣沙還在幼稚園，納惹又落地了，恰恰三年一個。克倫伯。」老頭子——這致力於學術的獨身主義者，玩笑似地說。

「指使！孩子總是公育，我也不無責任，所以醫生已同意我節育。」
這時威爾遜也到了，我和威爾遜接待了她，幫助指導這羣活潑的小朋友。威爾遜選擇的小學教育極有成就，綜合分配早已徵求了她的同意，特她成年便分配這工作給她。綜合分配是這羣唯一的政治機構，但也不是政治機構而是學術機構，他擔任一切的综合和分配的調查設計指導等。這裏沒有別的獎勵，只有由「觀磨」（大衆議決）而施行的「獸拍」（警告忠告或不合作），但若若覺悔悟則立即解除獸拍，相善如初。

兩小時後，教育車開回學校，教師們走了，學生散開去上各人應修習的第二節課。農場上運輸車一輛接一輛的把收穫起來的農產品，送到工業區去加工製造。那裏有衣食住行化學礦冶各種工廠，製成一切生活用品，放到餐廳更女室娛樂場醫院學校住宅各備用處，以備大家取用。房屋以及舟車機械也大批製造備用。

我們也下了工，到娛樂場去。娛樂場裏，人們玩着各種遊戲。一齣色聲香味俱全的立體影戲正在放映，我們便坐下來欣賞。

這齣戲

是幻寫某個五濁惡世的。那個世間充滿了十大惡業：殺，偷盜，淫亂，偽妄，慳貪，嗔恚，嫉妬邪見。無時無地不是「人吃人」。他們的人生哲學是「只有如此才能生存」。却不知道結果是此死彼亡兩敗俱傷。原來那個世間建立了私有制度，一切都需備儲備，一切都需以錢購取。甚至一線陽光一息空氣，都須鬥爭掙奪，才能得到。他們是被錢這個神通廣大的惡魔作弄着，而這「錢」（私有制度的代表）却又是他們自己建立起來的偶像（假名），這真是作禍自縛，自作自受。他們是被「無明」洩沒了真性，而輾轉自陷於煩惱苦痛。他們那知道人在友愛互助誠懇謙遜之中還能安樂生存呢？他們又那知道人在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大公無私克己利人之中還能安樂生存呢？他們更那知道人在十善六度的篤行之中還能建立安樂的世界呢？（註：十善是：不殘殺而仁慈，不偷盜而養利，不淫亂而禮節，不偽妄而誠信，不慳貪而知足方便，不嗔恚而和平慈悲，不癡昧邪見而正大光明等。六度是：惠施，如捨己為人；淨戒，如克己利人；安忍，如實己忍人；精進，如矢勁失勇；靜慮，如一心一德；般若，如正大光明。詳見太虛大師人生佛學。）

這齣戲，把那五濁惡世充滿了罪惡的面影，幻寫盡致。使我憶起似曾經歷。哦！是的。我曾有這樣的一場大夢，這就是在我這夢裏的婆娑世界。唉！婆娑世界，堪忍苦惱世界。

電閃似的，我撤去了這不愉快的回憶。隨着同伴到餐廳，從備用處取來自已悅意的食品，靜默地甜蜜地悠然地吃了午餐，到更衣室的溫泉盥浴了，又從這一備用處取來自已悅意的衣服更換。——這裏有的是「備用」，什麼都備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不必私存，不必瞞藏。

出來，克倫伯和可沙到醫院，威爾遜帶着爾德罕和我緩步向我們的研究室去。我們正在研究，如何從空氣日光水土合成最精美最簡便又最營養的食物。因為植物也同樣有生命有知覺有嗜欲也是生物。我們排地培植了蚯蚓，行步踏發了螞蟻，便覺得發覺不安。難道對於植物就時在任意傷害吞吃，這豈不是對肉強食嗎？難道對於植物就不起憫隱之心麼？每天我在農場總聽見這些植物哀呼求救，我要援救他們，使他們也能安樂生存，所以我決意從事這樣的研究。

這時娛樂場

傳來莊嚴肅穆的歌聲，管絃樂隊伴奏的萬人合唱。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果：開佛囉，王居士在這過午吧！
王：（站起望天）不，回家吃，家裏還有別的事情。
清：（帶到佛裏來）何必客氣，在這隨便吃點好了。
（作掛外走）福陀佛，謝謝，今天又打二位法師的開傘。

王：（還禮）那裏的話……有空請常到廟上來談。
（點頭）智清，智果，各去搭衣過堂。
（落幕）

北平西郊橫石口承恩寺

佛教還不能成功？這答案我以為是革命的力量沒有能够集中。幹部也太少。

現在中國佛教會雖已切實地在努力進行，但在整個佛教的革命史上這祇是揭開了序幕，它後面還有許許多多的千頭萬緒的亂藤，等待我們去清理。佛教革命的目的在求佛教本身的自由與解放，但要得到自由解放必需把全國佛教的力量集中起來，否則一因習習，還是一盤散沙，四分五裂，那麼自身底存亡尚不保，遑論甚麼完成復興的使命。

我們集中力量

——鳴 平——

全國一百餘萬的佛教同胞，那一個不願意佛教復興呢？換句話說，那一個不願意取得本身的自由解放呢？但在過去是有著少數的佛棍僧侶只肯爲着自己利害打算，爭地位，爭權利，而不顧整個佛教的大局，結果弄得佛教四分五裂，支離破碎陷于不可收拾的田地。

要求全國佛教統一的論調，這不始於現在，而是始於數十年前，是始於太虛大師之口，我們現在再來討論這個問題，再來向全國佛教同人呼籲，這不是更有一種偉大的意義麼？我們爲了集中復興佛教的力量，

爲了集中建設新中國的力量，那麼統一工作是當務之急再迫切也沒有的了。

福善法師在覺藝第二期「希望羣衆覺悟起來」一文裏說：

「……我們現在希望大家都要覺悟起來，每個人都別要犯法，個個改過自新，重作一羣新人，羣心羣力，一齊奮起，把殘廢的世局扭轉，湧現一新的和平康樂社會。人羣既能使天下大亂，也能使天下太平，古語說，積羽沉舟，羣輕折軸；一個人力量有限，羣衆的力量無窮，希望羣衆覺悟起來！」這是多麼響亮的語句，所謂分散必弱，集中則強，我們爲了爭取佛教自由解放計，是應該團結，應該統一。

太虛大師的見解真够超人，他老說「由此亞東南各民族尤當以佛教加強其聯合，以聯合的力量來共同努力發揚佛教，以期世界永久和平作非常有力的偉大貢獻。」這是我全國佛教同胞應有的責任與努力，我們爲了完成佛教復興的要求，爲了負起保持世界和平的使命，當然要破除過去種種惡習，種種特殊，我們應該擁護一個領袖，服從一個命令，同著一個目標，堅持一個主張，掃除地域的觀念，排棄狹隘的見解，完全聽從最高教會的指導，擁護大師所定的制度。

已往的支離破碎的缺點，是由于各個人的信念和力量不能集中，也就是各個人的思想上有了分歧，雖然表面上大家都喊着復興佛教的口號，

但實際上却時時在爲着自己考慮，怎樣纔能爭得地位，怎樣纔能撈得金錢，而在當前這種錯誤的觀念切切的要不得了，要澈底的糾正，澈底的打清。

也許有人在疑問政府對於我們佛教團結和復興的意見，我認爲這是多餘的考慮，或者是故意的推却，實際上政府很希望我們佛教能够趕快團結和復興起來，這希望不祇在它們的一貫的綱領上表現，和各個風雲人物的談話裏，同時，在實際的行動上也表現出這種的事實。勝利後，政府委太虛大師組織中佛會整委會及政府當道各黨政權要，對佛教到處鼎力愛護，這都是爲了協助中國佛教的統一和復興的明證。所以我們毋用疑慮，毋用托辭，只要肯得犧牲打破成見重新覺悟起來，在精神上謀團結打成一片共同努力就算。

所謂統一，第一步就是要求全國佛教徒意志的統一，精神集中，信念一致，自然就能發生偉大的力量，這力量就可以促成全國佛教的法令統一，就能發生佛教復興的效能，就能發生保持世界永久和平的效能。

總之，我們無論安內，抑是攘外，乃至爲人類，爲三界裏的一切衆生，我們要集中力量，統一法令；統一法令，才能復興我們的佛教，集中力量，才能保持世界的永久和平。我們要集中力量，我們要集中全國佛教的力量！

九，二，海門島。

厲行節約

大 醒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一個人如果志不堅立，不穩要使其處於所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今日社會之下，尤其是混在上海這樣奢靡地都市之中，不為靡色貨利一切物質所誘惑者，却也很難？

老子又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又曰「恬淡為上」，又曰「聖人去奢」，又曰「知足不辱」。這些話，雖然也是好話，在二千幾百年前或許有人愛聽，但與現在人的眼中看來簡直多麼的極點。

正因為現在人的眼中看來簡直多麼的極點，所以最近引起將主席的注意，而論吳市長們專制。據八月四日申報新聞云：「上海奢靡風氣，日益熾烈，影響國家經濟社會安定，將主席深為痛心，上海新果生活，動員各界，發起節約運動，以期減少浪費，達到節約之目的。吳市長於昨日召集各機關團體，舉行節約運動籌備會議，由主席主持，吳市長出席，並由主席授意，由各機關團體，分別發起節約運動，以期減少浪費，達到節約之目的。吳市長於昨日召集各機關團體，舉行節約運動籌備會議，由主席主持，吳市長出席，並由主席授意，由各機關團體，分別發起節約運動，以期減少浪費，達到節約之目的。」

宗教之義務

在使全人類理智合一

中古以前的時代，科學思想，尚未發達，人們祇注重感情，而不注重理智。談到宗教，必牢守其絕對的信仰，歸到人生，必沈痛的懺悔其罪惡。至於他所有的信仰，是否合理？其所有的罪惡，如何除去？却未顧及。

不覺得用「因德」一「視聽」一「結好」等事得飲國產酒。除宴請外賓特任官更不得用。人民節約，進餐禁酒，而應如何節約的推測，這為領事委員會約力的先決條件。至於人民節約，而應如何節約的推測，這為領事委員會約力的先決條件。至於人民節約，而應如何節約的推測，這為領事委員會約力的先決條件。

大 同

過。他們雖奇夢幻想，也不會料到他們所信仰的宗教，在人事當中有矛盾的。及至科學思想發達以後，對於平日所持的信仰，要求尋求其理論的根據，這時才感到舊時的信仰與理論，有時是抵觸而不能互相融恰的，於是懷疑的心理，油然而生。有的人眾頭而不接受科學，以為科學的領

域與宗教的領域是分道揚轍的，不能以科學來估量宗教。也有的接受了科學的洗禮，而預棄了宗教，他們以為科學發達，宗教必要消滅，這兩種人，皆是偏見。更有一種人，既不能承認科學所研究的事實為真，又不能撇掉其宗教的信仰，於是矛盾滿心，感覺痛苦，這時宗教就應當負起一種教育的義務，施以宗教的教育，指出宗教在人生中的地位及價值，說明宗教與科學的分歧點，必要使人清晰明白，然後宗教的信仰與科學的理智，方能和合一致，這是宗教的義務之一。

在使全人類得幸福

人們生活在世界上：有種種煩惱和苦悶。人事的有生老病死，怨憎會苦，愛別離苦；天然的水災旱災，疾疫流行，五穀不登，等等的變患。一個宗教，既抱有救世的精神，就要使全人類，都能避免此苦，而得到幸福。因為人類的幸福，除宗教追求以外，別無歸宿。所以無論怎樣的宗教，都不應以個人的幸福為目的，如果宗教專以利己為目的，而對他人的幸福不關痛癢，就不能成爲宗教。一個宗教徒，如果對於一切的衆生，沒有同情心，憐憫心，更不能算是宗教徒。最高的宗教，是全社會全人類全宇宙的宗教。一個宗教徒的存心，都要盡其一切的力量，對全社會，全人類，全國家作全身的服務，主張只對自己服務的人，不是真正的宗教徒，所以宗教的義務，第二使全人類得到幸福。

關於僧教育的訓育問題

氣 奮

教育是萬能，教育亦復是萬惡；這話如何說法？試看威靈將軍的逝世，與魯迅先生的病故，二氏皆兩袖清風，各有特長爲後人頌美。再看陳公博等踏漢奸附敵抗祖，遭國人唾罵，他們不是同樣的受過教育嗎？而教育的效果各異，若他們當初不受教育，前二氏也不會得人頌美，後二逆也不會槍決及待開罪；這不是錢一般的證據，教育是萬能，教育亦復是萬惡嗎？但教育本身是無萬能和萬惡的分別作用，其

所以有這兩種作用，則全繫于主持教育者手掌裏；主持教育者，必設訓育一科，訓育即主等萬能和萬惡的存心所以我當自習自語的，受教育者，一生人格的高尚與卑劣，能力的強弱，意志的堅軟，都繫于訓育一人；尤以僧教育爲最，在學子弟尚有家庭和社会的助長，僧青年則全依訓育一人，所以僧教育的訓育難任，而責任的重大亦不易任也。訓育稍不慎實，則影響莘莘學子，大有游龍脫壳化蝶之慮，即有例外，竟佔少數。

以三十年來僧教育功效而論，果實之宏，誠空前未有；但從另一方面論，則令人爲將來佛教前途憂懼。近數年來，還俗，越規犯矩的波旬現身的僧青年們，亦誠空前所無。目前有一件使世人聞之可歌可泣的事，在一個月內，A B 兩學院，竟有學僧逃出學院去做道士，這真是和幾年前進出研究院去做道士（其實沒有做到道士）的研究僧遙遙相對了。這固然是他們的信仰自由，但在主辦教育的當局未免失却多少興趣。再說句道

在使全人類一律平等 世界的人類，貧富階級懸殊，富的豐衣足食，逍遙自在；貧的無衣無食，苦痛萬分，宗教大都是主張平等的，一切的人類，從宗教立場上看來，都是一律平等沒有階級的。雖然宗教也有階級的分別，但地位愈高，他的責任愈重。若占了高地位，誇耀自己的優越，而輕視比我地位低的人決不是真正的宗教徒，所以一個發達了的宗教，就要應當提攜弱小的民族，貧人賤人，使他和強大的民族，富人貴人，一同進步，享有同等的權利；這是宗教徒當然的義務。并且照宗教的法則，一個社會或強大的民族，應當保護弱者與被壓迫者，爲最高的義務。能體會得爲公共利益而盡義務的人，應當把富貴金錢看做罪惡，如此就可使貧富不均等等的階級消滅，飢饉災疫，諸不幸的現象，也決會發生，這是宗教的義務之三。

總之踏進宗教路上的人，應想到世界的宗教徒很少，而自己是少數中的一個，不可頹喪氣，不負起責任，如果你不履行你的義務，其他的人也不履行其他的義務，這個責任就永久沒有人履行了。全人類也永久沒有幸福的時候了。所以宗教的義務，不是爲他自己的幸福，乃是爲全人類的幸福。

地的話：這是佛教的不幸，火火的不幸，志者聞之怎不心痛！我們再進一步的考慮，這些短僧，越規！的僧青年們，怎會作出如此不法的行為來呢？況且是受過教育的僧青年呢？我說決定他們不是起於信仰自由，對質而論，人格修養的不健全，和意志的薄弱所使然。再追一句：這些僧青年，人格怎會不健全，意志怎會薄弱，信仰怎會不定？這未免有點冤屈調育當局了——不負責任，尸位素餐。這裏，我並不是對調育當局有所非難，而只是說明過去和現在調育的不夠，以及不考究調育的事實，以勉勵來。我也住過幾家佛學院，幾家調育當局，關於調育的原則，不出乎：「天冷了，大家加衣服，不要凍出病來無人服侍。」或者：「現在你們進出堂，差差參參；看見法師當家的職事，也不合章請教，你們自己想想，過成話說，說起來我們受教育的，這點禮節總不知道，下次不可以啊，要改。」怎末精神講話，關於人格，信仰……問題，從來聽過

唐人寫經殘卷發現

敦煌石室之書庫；幾唐人手寫佛經其他美術品甚富，自唐子年發見，被匈牙利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先後探掘而去，始為我國當翰所注意，因搜求其剩餘，已所獲無多矣。其所藏於我國文學藝術關係至大，近有敦煌石室遺書，鳴沙石室古佚書行世，蓋據法人伯希和所得本而影印者也。頃於風雨樓見鳴沙石室訪古前圖，陳眉齋為撰引首，并加識語云：「瓜廬得唐人寫經殘卷，長泚綠書虛舊，情冷月繪圖，並馬襲履」，冷月作圖，疏落荒涼，倘有元人意味，有題云：「清光緒十五年，匈牙利人斯坦因訪古我四種，始知唐人寫經卷八千而西去，追原往事，為作圖是，法僧伯希和不及一年，亦步其後塵

，不知主辦教育的當局們，設調育一科，有何宗旨，我真莫得其解。
人非生而全能，即是說出家的人，具有菩提，但未必純是上品利根的人，不特教而後能吧？世俗有所謂上等入自成人，中等入教成人，下等入教死不成人的三等入，我想出家的僧尼，未必純是上等入，但亦未必純是下等入，大概中等入居多；中等入要教，調育當局何不以身作則，循循善誘的調導呢？時至今日，若調育當局再不乘以往調育的原則，從新建樹新的方針，則將來僧教育之風紀，效果，真不堪設想了！
現在我把我一點關於調育的意見，寫在下面，以供調育當局的參考：——
一、以身作則：這句話，似覺已成了口頭禪，不能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力，但這話確是金科玉律，可惜，千百年來，已成了「三歲兒童能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的佳話了。我不知讀者意見如何，筆者想以人勝於木石，鯉魚；生公說法，頑

石點頭，韓愈祭而饋魚鹽；太康大師落院風潮息，這皆是實證，非是臆造的事實。古訓有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如此，未有學僧不風從景仰也。
二、精神講話：在這裏我預先說一件掌故，當 蔣主席在北伐總司令的時候，當他第三次政武昌，他督着隊在武昌的城郊一輛火車上設一個臨時總司令部，他對部下訓話，裏中有這樣兩句：「我預期你們能攻進武昌，我將同你們一同站在火線上。」終於武昌被克復了。這就是精神講話的效果。僧教育的調育當局們，亦復要效這樣的舉動，時以人格，信仰，意志為主題的一般學僧多講話，不過講話的態度要誠懇，則調育的效果，自會日增其量了。
最後，我還望主辦教育的熱心當局們，關於調育一職，必慎重選任，不可輕棄何人，亦勿因地位和人情束縛，必須人職相宜權放手，則將來僧教育庶幾之花果，有待矣。

鄭逸梅

，復劫八千餘卷而去，所餘無多，又復散佚矣，瓜虛得長洲葉氏治唐書庫約義思益經殘卷二，馬寫其冊略著此，至後園續圖，將留以有云云」。是卷為思益經卷二，白麻紙本，以過歲久，色稍開舊，殘存三百四十五行，前五行已斷裂，為吳中葉鞠常太史親學園右時攝錄，有治唐書庫印可證，同時攝錄者，有大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等，思益經既發見，則他卷或有延津劍合之時，治唐書庫，為長方四米文，兩進釋草，翻治唐，月令作物，葉字鞠常，蓋取周與樹千字文語意，故取葉名治唐也。則後園續圖，亦假借冷月法繪，後園繪葉太史收拾殘卷，藏園繪瓜虛珍跋，洵藝林瑰寶也。

一 週 佛 教

全國佛教團體誦經慶祝

蔣主席六秩誕辰

本年十月九日(即農曆九月十五日)為

國民政府主席蔣六秩誕辰。主席主政中樞，領導抗戰，戡平倭亂，國土重光，拯民水火之中，踏國家于五強之一，豐功偉績，薄海同欽。值茲六旬壽誕，凡我國人，自應熱烈慶祝，用表尊重國家元首之至意。我佛教信徒，同屬國民，尤宜同中慶祝，以表尊崇。南京中國佛教會通令全國各省市分會轉飭所屬各縣市支會各佛教團體各寺院，於是日恭設禮堂虔誦消災延壽藥師經及仁王護國經，以祝 主席政躬康健，國運昌隆。上海 佛學會于本月十五日假大華路十二號舉行第二次佛學座談會聚眾會，到有太虛大師及各理監事幹事多人云。

福建

林森縣西鄉聯誼會，為本省西鄉名流金振中中將，及歐陽英，曹挺光，葉大猷諸先生組織，為聯合鄉間感情，民衆造福而設，于上月十五日假本縣洪塘金山寺開會，曾邀請怡山西禪寺梵輝心朗二師到會參加，商討福利社會事業云。

佛

教青年會，九月一日開理監事第一次聯席會議，議決請本社太虛社長為導師云。

長春

般若寺道源法師，中秋節後，將至北平西四牌樓廣濟寺，推進華北佛教組織云。

上海

佛學會理事余伯賢孫萬昌等諸居士，每日至大中國電台播送早晚課誦。

毛王競華 都大慈寺。

居士，近於百二十萬巨款，購請印光法師文鈔，普贈有緣，又自杭州定購二大木魚，分送四川峨眉山及成都大慈寺。

星洲

中國佛學會負責人慈航法師，近於十大誓願：一：刊行佛學白話叢書，二：刊行佛學百科叢書，三：刊行佛學英文叢書，四：刊行佛學各宗叢書，五：刊行佛學各種註疏，六：創辦佛教大學叢林，七：創辦佛教中學叢林，八：創辦佛教小學叢林，九：創辦佛教孤兒院，十：創辦佛教養老院。

南通

國民日報九月七日載：本報訊：此次蘇北各地，浩劫空前，傷亡遍地，救死扶傷，勢不容緩，經世界紅卍字會，中國佛教會暨地方熱心慈善人士，籌議聯合組織蘇北災區救濟傷亡委員會，辦理救濟事宜，並推李天真為主任委員，朱晉階，顧成，正方為副主任委員，同時由紅卍字會編組救濟隊兩組，計主任醫師隊員九人，夫役二人，由佛教會組織埋屍一組，計八人合為一隊，攜帶藥品器具出發本縣，相機轉赴各災區分別實施救治傷病掩埋屍體等工作云。

全國佛學院一覽表

佛學院名稱	學額	通 訊 處
漢院佛學院	四十名	四川北碚縉雲山
武昌佛學院	二十名	武昌千家街
焦山佛學院	四十名	江蘇鎮江焦山
上海佛學院	三十名	上海安遠路玉佛寺
楞嚴專宗學院	三十名	上海大西路圓明講堂
靜安佛學院	六十名	上海靜安寺路靜安寺
法藏佛學院	二十名	上海加勒路法藏寺
竹林佛學院	三十名	鎮江夾山竹林寺
棲霞律學院	三十名	京滬線攝山棲霞寺
武林佛學院	二十名	杭州靈峯山
佛敎養正院	二十名	廈門南普陀寺

大覺佛學院	三十名	四川開縣大覺寺
高峯佛學院	二十名	貴陽平壩轉會馬場高峯山
佛學講習所	三十名	湖南南岳南台寺
寶光佛學院	二十名	四川新都寶光寺
巴利三藏院	三十名	陝西西安南關外大興善寺
世道女學院	二十名	湖北武糧道街鼓家坡
中國佛學院	三十名	北平
光孝佛學院	二十名	江蘇泰縣光孝寺
天甯佛學院	四十名	江蘇常州天甯寺
觀宗佛學院	四十名	浙江南波觀宗寺
開封佛學院	三十名	河南開封鐵塔寺

錫蘭僧訪尼泊爾王

胡厚甫譯

中國諸位長老慈鑒：此者隨同那拉達法師及另一尼泊爾僧侶，於本月（即六月）二十二日抵達瓦久喇喇瑪，晉謁尼王之際，深蒙優待，實深感幸，良以尼泊爾王從不接待僧人，今忽有此異遇，誠佛教前途之光明也。在此又聞數年前被王擯逐之僧人，現在均已召回。吾等安置同行之一僧於阿羅陀丹地，然後離尼。吾人感蒙此次訪問尼邦，成績圓滿，爾後錫蘭與尼泊爾通好之門已啓，當可續圖進展也。我等在尼駐約一月有半，居士蓋訪我等，彼深願我等久住此間。

尼地佛徒，對於我等頗為慕願，種種待遇，俱遠逾吾人所期望者。那喇達法師語余云：彼亦從未想像此際有如此結果，故法師亦甚歡喜，彼對尼人尤願示廣大慈惠。

遊尼之經過，不勝枚舉，但一言以蔽之曰：事事皆歡喜，尊貴所給之巴利辭典，極得實用，至為感謝，現每日置諸案頭，不時翻閱（按前年太康大師曾以留學之巴利辭典贈之），皮維達西法師尙未由印抵此，聞彼現由加爾加嚕往波達加那但不久必將來此，庶此恭祝安康，並盼時賜教言為禱。此即法安。

阿羅哩他羅達即六月二十九日

上海市佛教徒向市參議會請願

擬議 外交署褚王正廷先生等的主持正義

昨閱本市各報載：民政局長張曉霖在市參議會以辭職要挾通過「撥用或借用寺廟及公共建築物」一案，當場得老外交家王正廷先生堅決反對，他說：「昨天有撥用寺廟及公共建築物一案，萬萬不可以的。中國人一向的志氣，專會掠人之美，坐享其成，爲什麼大好的寺廟，我們搶來佔用呢？人家化錢，我們享用，很不對的！至於撥用寺廟，更是違反宗教自由呢！我們是民主國家，無論如何要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據大公報記者說，王老先生此番舉動，立刻博得絕大多數的熱烈響應，並連聲贊譽「不愧外交名宿，有見地，願得週到」。全市佛教徒對王先生的感佩之餘，並揭發擁護。而對民政局長張曉霖以辭職要挾通過「撥用或借用寺廟」一案，表示極端憤慨，曾於次日（即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十九日下午）集全市二十五萬之佛教信眾代表千餘人，由半莊路清涼寺出發，赴鹽舖路上海市參議會請願。濟公展覽館長接到請願書後，即指派陳保泰，宋文德，張志韓三代代表，當由代表謝潔白與顧濟等陳述請願理由，並鄭重說明民政局長張曉霖所說的話，是違背軍政委員會行政院法令，最後要求市參會收回成議，當由市參會三代代表，允許將所請轉達大會複議後，限三日答復。

邢台佛教

業力

邢台古稱邢州，在戰國時候，是趙國重要城鎮，離趙京邯鄲很近，形勢重要，位居南進的要衝，在他西邊的長安，南邊的洛陽，又是歷代建都的所在。就是楚漢鏖兵的距離；也在他不遠的東邊，因爲有他歷史上環境的影嚮，所以自古以來，就是文化發達的地方。

在東晉時候，他是石氏屬下一塊地方；石氏雖然兇殘，但由受佛居港的影嚮；信奉佛教，大興寺廟，遍於中州；而邢州一城，趙樹尤多，直到現在，城內還有一所石氏所建；佛殿一座，佛像莊嚴，完全銅質，其形像與其他佛像完全不同；很顯顯出六朝時代建築；別具風韻。到現在已經

一千多年了，還沒有一點消損的痕跡，只可惜屋頂塌毀，後墻倒地，佛像早晒在露天中了，要再不能修葺保護，恐怕這唯一遺留下來的六朝古蹟，不能再為我們瞻仰了。自清朝直到現在，是佛教衰落時期，衰落原因，大家知道的很清楚——濫傳戒——濫收徒，才造成今日不可救藥的現象，那台是中國的一角，當然不能例外，茲將我所知道的，說一說，或可反映整個佛教狀態，使我們看了，觸目驚心，趕快奮起，以作我們佛教徒的自力更生，圖強運動，究竟情形怎樣呢？且看下面：

在那台附近，寺廟多得，可都不是本文所要說的，本文所說的是城內兩個著名的，或者知道了這兩個，其餘也能想像吧！

那台城內，寺院林立，梵剎栴比，像什麼淨土寺、四城寺、……等可想見當時的盛況，而現在能保留得完好的就是天宙寺，和開元寺，天宙寺靠西城根院落很大，從懸崖深處的階道裏，可以看見他高聳的，不平凡的屋脊，和那前面的鐘鼓二樓，想像著蒼波長流，不知經歷了多少迷人的夢，況且又地處僻靜，令人嚮往，想和申；想必有一位道高德隆的沙門，在此修行；那知自從不傳賢，而傅子孫以後，就變成了；「師傳徒，廟私有」的傳統繼承政策，這廟也是什麼常住變子孫的，所以老和尚圓寂後，小和尚登基上位，因為本能，和知識的不够，支持不了這個梵剎，所以才引起了奸人的野心，把一塊清淨道場，弄了一個落花流水的不成樣子了，事實是這樣的，待我述之如下：

在敵偽時代，他們見過寺寬廣，房屋高大，就把他做他們的臨時倉庫，存儲食糧，派警隊駐守，因為當時縣長，想發橫財，所以就打算到了廟上，定一條果計，把倉庫糧食，偷賣幾十石，反倒給廟上找錢，說是和尚偷的，非要廟上賠償不可，當時便將和尚捉了去，威嚇毒打，強使招認偷盜，逼迫賠償，廟上無法，只好認倒霉，償付這一筆冤債，最初縣太爺要賠五千顆子彈，天哪！這東西是珠藥品——軍火——和尚上那兒去弄呢？後來請人說情，就算賠償三十萬了事。隔了還得大請客，以答人情，再說這廟上那弄這許多錢呢？不得已才將三十畝田地賣與縣長的親友，換錢還賬，縣長的鈔票，只轉一個轉，廟上三十畝田；就沒有了，聽說後來，又被官方，說什麼和尚行為不正，什麼風化壞！又屬兩筆鉅款，統計有百餘畝田產，現在只賤下二十畝了。

開元寺是軍械庫，院址約有十畝大，也是一個清幽的好處所，名義上是常住，可是見不到掛單的和尚。常住持的，很能過日子，叫青衆們省吃儉用。所以操得還不錯，事變後，由於偽治安軍的成立，廟內就變成了治安軍官的行宮別墅，可以養病，可以避暑，還可以接續太太住在廟裏住……

就這樣的被欺侮了好幾年，日本投降了；國家勝利了，於是乎歡欣鼓舞，高興極了，以為這可以過自由生活，呼吸舒適空氣了，於是就今天盼國軍到來，明天盼國軍來到，無非是希望獲得自己祖國政府的溫暖，透一口氣，拾拾頭，過過昇平日子，誰知我們自己又飛進了，唉，生為此時的中國人民，真太不幸了。那台人民沒有得安居樂業，那台佛教也照常沒有回復到以前的常態。

賜爾福多

延年益壽粉

質品高 補力大 偉大 久負盛名 益壽 補腦 權威

主治：神經衰弱、失眠、眼花、腰酸、背痛、貧血、經期不調、產後虛弱、虛弱症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止咳化痰特效</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艾羅藥</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專治久咳 功效神速 止咳神效</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神經系統大補劑</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艾羅補腦汁</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風濕 餘餘 補補 專專 業業 一一年十</p>
---	---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談變文 (續完)

2. 屬於當代的「今聞」的

現在僅存的只有敦煌接寫中所錄巴黎所藏「西征記」一卷 (Paris)

關德棟



「變文」的性質

非佛經的故事

寫當代「今聞」的

寫佛經故事的

寫佛經裏的故事的

附錄：

三年「變文」的時代，就在現在資料研究，約在盛唐以後(唐玄宗公元七一〇年)以後，約在貞觀八年(公元六三四年)以後，約在貞觀八年(公元六三四年)以後，約在貞觀八年(公元六三四年)以後……

我與研究「變文」的緣起，緣於……

「押座文」乃是「變文」的引子

至於何以「押座文」的來源，……

孫君弟先生期稱之為張義潮變文。這是一本武功類德的作品，特為蘇軾於當道而寫成。內容是根據了當時的事情，似乎也是顧慮到環境不得已的敘寫。這種頗具與作風的「變文」，是僅此一見的。

據以上的敘述，關於「變文」性質的分類可列表表如次：

先唱一小段，東西以「押座文」之說，係繼見中國俗文學史一變文。

可以「今聞」的性質，……

「押座文」之說，係繼見中國俗文學史一變文。

「押座文」之說，係繼見中國俗文學史一變文。

當感謝……

兩個學僧的席話

昌 言

甲僧名智達，是某叢林附設的佛學院裏的一個學僧。

乙僧名希聖，是剛從蘇北逃亡出來的一個準備求學的學僧。他備是回鄉，同輩，年齡亦相差不多。不過甲比較大幾歲。以下簡稱智希。

智：早晨剛下了九十點鐘的課，客堂裏的小照客來說：「有位江北師傅，名叫希聖，要會你說話」。智聽後，嘿了半响，呀！原來是他。你去。我就來。

希：坐在客堂內樁凳上，老遠就看見智；笑盈盈的從對面走來，即走出客堂迎接。

智：走上台階，即握住了希的手，說道：老希，久不見了，想不到你會到這兒來，真把我歡喜極了！

希：是的。我很想念你；但是總不得出來。這一次來也是意想不到的。

智：怎麼我覺得你很像憔悴而抑鬱的樣子？好，我們到宿舍裏去慢慢地暢談。希於是跟着智繞了好幾個圈子，才走進宿舍。

智：倒了一杯開水，說：老希；你請坐！你且喝杯開水潤潤喉嚨，請你把幾年來的經過情形說給我聽聽。

希：謝謝。坐下來喝了一口水說：已往的情形，說來一言難盡；也許你從報紙上難民日裏，已知道大概了。我真不忍詳細地說，說起來也使人傷心，我只說個大概罷。

智：是的。這兩年來蘇北共產黨鬧得太不成話說，益使我以久不還鄉，所以不知道底細。就請說個大概罷。

希：我的廟子不是和你的廟子都在某縣城的附近

嗎？我們自從某年被期後，我就仍回到故鄉。承師長的慈悲，送我在附近的初中學校，讀了兩年書。和平軍，新四軍，和游擊隊三方面的壓榨，已使我師傅喘不過氣來，勝利後，學校雖散了，滿指望有更好的學校，可以讓我讀書，那知道新四軍更變本加厲的組織民衆，強迫當兵，拆廟宇，毀佛像，用清算的方法，將我們的田算光了。房屋拆完了；你的小廟當然也不能例外。他們是不要宗教的。因為宗教是講倫理，講因果的。這許多迂腐的論調（？）是束縛他們行動的。所以我和師傅這兩年的應付，真是够受！誰知苦守到現在。老和尚領了兩半田去替茅草運度命，小和尚要你去當兵。於是我不得不出來了。還算着很大的危險，什麼都沒帶。唉！我不說了，說來怪使人難受！

智：啊，是了，難怪你這樣的狼狽！我得先安慰你，你不要氣悶。我想，蘇北苦過京畿，不久決定會太平的。那末你現在怎麼樣呢？

希：我現在想就在這裏入學，不知道能不能加入？必須要你說法才好。

智：我歡迎極了，我決定為你設法。

希：那末謝謝你。但是，我對於佛教教育搞得很，可不可以先請你把各學院年級的編制，和課程的支配，告訴我個大概？

智：呀，這可使我爲難了。

希：什麼話？這有什麼爲難呢？

智：你不曉得，我們佛教教育可憐極了！一般的國民學校，有大小小學的等級，有國立的，有公立的，有私立的，還有外國人拿錢來辦的教會學校，還有慈善家的清寒子弟求學補助金。教科書呢，有教育部編發的，有學者私人編的，所以他們得設備完善，學生可循序以進。我們呢，可憐極了！我們的學校，是由各大叢林熱心教育的方丈，將常住節省下來的開支，獨自經營的。課堂裏的學桌，是利用吃飯的條桌。坐的是長凳，睡的是草蓆。課堂裏除了一面黑板，一張講台，幾張地圖和一張課程表，其餘幾乎使你認不出這是課堂。這因陋就簡的設備，是關於經營的不足，姑且不去說他。最使人納悶的，就是你提出來的兩個問題——等級的編制和課程的支配。

希：聽了不覺有點發笑說：這樣對於學僧如何安插，如何教授呢？

智：又爲希倒了一杯開水，自己也倒了一杯，說：「我們再吃杯開水，讓我
也說個大概給你聽。可是，一提到這兩個問題，我就覺得有點頭痛。
我常想：我們佛教青年似乎外國人，政府裏是沒有開過一聲。事
變前，還頒了一個『寺廟與辦慈善公益條例』，在條例上載明「佛
學校不能算是公益慈善」，我的天嘍！佛教財產，自己辦教育都不
；還要逼你辦慈善，所以我很感謝各教林裏的方丈，他們能以自力
來獨自經營，總還算是讓我們知道了幾個「梵語」「此云」。可是那
有財產不肯辦學的叢林，我也恨他。

希：好了。你不要發牢騷了。我在路上，聽說寺廟與辦慈善公益條例，經
中佛會的請求，我們的最高賢明當局已明令「廢止」了。
智：呀！廢止了！我還沒聽說。如果是真的，那好極了！那末我來把我們
的教育現狀，說給你聽。
希：好，我當洗耳恭聽。

智：一笑說：到也值不得洗耳，你恭聽好了。我們的學校，就是因爲各派
林方丈，各自發心，獨自經營，所以就「各自爲政」，從無連絡，誰
不管理，所以對於課程的編訂，千篇一律，不謀而合。這裏是道教三
經，百法八識，天台賢首，唯識三論，古文選讀。那裏也是等於照抄
。所以常備法師有過這樣的一句話：「現在的學僧，一處畢業，就到
處畢業」。這句話到現在還是相當的適用。因爲各學校要課程大致相
同，這就是課程的支配不善。課程既支配不善，也就無等級可言。學
僧一處畢業，也就到處畢業。從前中國佛教會，雖也有教育科的組織
，但未有何行動。即使有之，他沒有領你的經費，你管不了他。這
當中我曾經仔細研究一個最大的原因是：誰都不願意辦小學；因爲一
羣小猴頭，既難管束，又得不到力。來堂佛事，你就沒法應付。做個
早晚課，那麼大的房子，站着二十個小猴頭，多麼不稱呀。大學呢
，也沒入辦；因爲大學僧不大好服侍。大學教授更難請，更不好服侍
。而且也無嚴格的佛教大學教授。同時經費也是個問題。在這情形之
下，各僧學校的組織，差不多成了「刻板式」的了！

希：我們何不向佛教當局來一個請求呢？
智：你說得好風涼話兒，這，談何容易。莫說是八年抗戰，無暇及此。即

使沒有這個阻礙，誰出得起這筆經費？出得起的，他不肯發心。因爲
等級的編制是基於教科書的編訂，在教育部有國家經費，有專門學者
出來，即可以風行全國，一部教科書，至少可以銷幾十萬幾百萬冊。
佛教呢，即使有種子背供給你，又有幾個佛教學者肯理頭努力，做這
種苦工作；即使有佛教學者肯做這個心，編出來，印出來，全國恐怕
銷不了五十部；因爲屈指計算全國沒有五十處佛教學校啊！你看，這
種事那個傻子肯做？所以我說佛教教育可憐極了！

希：沉默了半晌，含笑地對智說：你不要太悲觀，我想，現在中國佛教會
整理委員會成立了，各寺廟多受到共產黨的教訓，以後也許對佛教會
要改換觀念，服從命令。我們只要聯合起來，向佛教最高當局來個請
求；請求他們統籌統支，徵聘人才，將經書與佛教史，依小、中、
大學、與專科，來一個合理的編制。以命令頒行。等級的編制，亦由
中佛會負責，召集各學院當局，酌量各寺院情形，來一個支配，至於
佛教學科與社會學科，也應集多數學者與諸大德知識，來一個折衷辦
法。以後的學僧，我想決不會再一處畢業到處畢業了。你看如何？

智：對的。你這一說，竟提醒了我，使我又增加了不少的希望，而且中國
佛教會就在請求取消寺廟與辦慈善公益條例的，這一點看來，是有辦
法的。好，你肚皮餓了，已到飯時，我且和你去齋堂過午，然後去
院長請求，爲你安插。
希：謝謝！我得加入此地來受教，以後的事，彼此都有個商量。（完）

第一卷 第十一期 目錄

須摩提世界
參政(孫毅脚)
我們集中心力量
關於佛教教育的調查問題
宗教之義務
一週佛教育
那台佛教育
兩個學僧的一席話
宗教之分期

略談禪淨律之分野

寂明

佛教在印度，固然有它的小乘部派思想，及大乘空有之辯。但來到中國以後，也產生了所謂中國的佛法。這是中國人的偉大。如東晉慧遠大師在廬山念佛而立淨土宗。梁代菩提達摩所傳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禪宗。隋時智者之立天台宗，以至於唐終南山道宣律師之立四分戒律宗，清涼澄觀之立華嚴宗。……這都是所謂中國佛法的大乘宗門。在這些宗門裏而又分了些派別，如禪宗有五家七派，淨土宗有慈覺善導二流，南山有台正賢持之異，天台有出外山家之別等，這從好的方面說，各有發揮獨到之處，從壞的方面說，各有門戶偏執之嫌。我們這些初學佛法的人，見了這些宗派，真不容易理解，更不容易行證。現在只將我對於禪淨律的一點皮毛的心得，約略的寫在下面，尚請高明指教。

(一) 禪宗 此宗以修禪那為宗，梵語禪那，此云定。謂淨妄離念，至明心源之意。又稱為佛印宗，或心印宗。楞伽所謂「佛語心為宗」。即此意也。此宗從什迦如來在菩提樹下，夜觀明星，豁然大悟，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時候就斷了牙，這是禪宗的起源。此宗以不立文字為極致，直指人心為主要，見性成佛為究竟。世尊在涅槃會上，拈花示眾，在會眾中，悉皆茫然，唯大迦葉尊者，閉目含笑，直達佛心，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付囑於汝，汝當護持」。此即禪宗以心傳心，教外別傳的根源。此宗以建曆四來為初祖，慧可為二祖，及至慧能等諸師，又分為「南頓」，「北漸」的兩派，其後亦有臨濟，潯仰等，楊岐，黃龍合稱為五家七宗。至於本宗的教義，是不拘泥於文字，只一任各自功夫，開見自心的佛性，以趣一實相印的理趣，所以稱為教外別傳。所謂：「四十九年未說一字，蓋將其原說，剝說，熾然說者，一語的真相。印光法師曾說：「其令悟之法，莫過於參禪，即所謂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乃令人向動念以前親見其主人翁！果能徹見是為悟」。四悟禪師說：「禪者非意想，以意想參禪則乖於道而絕功德；以功勳學道則失，直須意想絕却。呼什麼作禪，脚跟下磨；無禪之禪謂之真禪」。觀此文中便可知禪的意義與禪宗的實質了。

(二) 淨土宗 此宗的要義，是仗阿彌陀佛的本願他力以求往生淨土。此宗在東土首先有逍安慈覺創廬山蓮社，次由善導，法當，少康，等諸師相承。此宗教義為三經一論，其主旨唯專念無量壽佛。但此宗與禪宗修行的踐履，迥然不同。禪宗是依自力的功夫而開見自心的佛性，此宗專仗他



防癆第一

好力生

比目魚肝油精
分膠囊劑滴劑二種

治療肺病首重
營養營養充足
則抵抗力強盛
務菌無由侵襲
本品為魚肝油
精製劑中之最
優良者療肺強
身功效卓著任
何同類製品不
能望其項背

信誼藥廠著名出品

力的本願而求往生。且亦較各宗的修行法門為簡易，而得果最真切。此宗判教有二道。一者，難行道，謂五濁之世於無佛時，求阿毗跋致為難。此云不退轉。譬如陸路步行則苦。二者，易行道，謂但以信佛因緣，願生淨土，乘佛願力，便得往生彼清淨土。譬如水路乘船則樂。此宗人人可修，人人可證，祇要執持名號，一心不亂，即得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此宗在大乘法門中雖屬易行道，然行人要首具有信願行的三資糧。這三資糧如鼎三足，缺一不可。藕益大師說：「念佛若無信願，縱將名號持至一心不亂，風吹不入，雨打不濕。如銅鑄鐵壁相似，亦無得生之理」。由此可想見淨土三資糧與佛佛的關係至為切要了。淨土法門，普被三根。一心想佛，萬行具足，無道，則道滿三千，無德，則德遍沙界，無道與德者，惟專淨土。世之男女老幼智愚之人，可多修淨土法門。少學野狐禪。即光法師說：「縱令參禪得髓，看教明心，倘有絲毫惡業未盡，仍發生死輪迴，不得出離。故昔永明禪師四料簡有云：「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有禪無淨土，十人九錯路。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無禪無淨土，銅床並鐵柱」。由此可知淨土法門之甚深微妙，不可思議的了。

(三)律宗 此宗原屬小乘，因自南山道宣律師義宗唯識，故後來就通於大小乘了。此宗以四分律為宗依。佛滅後，有弟子結集四律五論，傳來東土，唯四分律流布最廣，故南山律師即以四分律而成宗門。以空無得為初祖，智首、道宣、法苑、懷素、元照、等諸師次第相承。此宗行持在嚴守制戒，防止邪惡。其戒有止持戒，作持戒二種，止持戒者，謂諸惡莫作。作持戒者，謂眾善奉行。所謂律者，即身心動作之軌則。凡人於行、走、坐、臥、言、語、動、靜中皆，要合乎戒律。太虛大師說：「謂身語心意之動作，應止則止，不止則逾軌範，應作則作，不作則逾法則，如火車依於軌道，輪船避於航線，不能越於軌道航線之外，應止則止，亦不停於軌道航線之中，應作則作，故身語心意之動作，須合於應止之軌則。此所依之軌則，即戒律也」。所謂戒有五戒，八戒，十戒，十重四十八輕戒，二百五十戒，以至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智律師說：「莊嚴而言，戒則無量，且列二百五十戒為持犯綱領，尼戒亦爾」。戒律雖多，而不守持，則等於空設，所以我們要止動靜，總要以戒為首，佛經說：「菩薩提提繫，戒為基」。戒是最重要的，不論是否顯教密教，是大乘小乘，是出家在家的，是學那一宗，修那一法，沒有不以別解脫律儀戒為他的根本。今日中國佛教的不興盛，也許由于僧徒們大多數忽略了戒律，希望全國的僧徒們，尤其我們青年學僧，要在律儀生活之中，陶練出自己的價格，然後去參禪念佛學教都可以，尤其是弘法，或作復興佛教的工作，缺乏律儀是極危險的。

別虛公大師

卻非

故人遭際且隨緣，好向若阿托石眠，豈問他人生死了，不安然已自安

昨見芝法師闡禪宗語

彈指堪悲壽若多，本來無事自奔波，個中為有知管者，不向他人喚奈

浴佛節聽老友芝峯上人講從容錄率成

二偈呈正

達安

法會難逢上上機，千年公案費重提，開時且自闔門睡，那管宗門顯隱

法法何為不二門，一輪紅日照乾坤，甯留自是鈞天樂，爭似金人默不言。

大醒法師由高郵避亂居靜安寺應請講佛

教史話重逢喜賦

達安

突號歡騰日，猶傳斥煇炸，衣單憂歲暮，世亂感津梁。聖教還揚顯，新詩幸唱唱，可憐俱漸老，古刹快重逢。

覺羣週報

每星期一出版

社址：上海玉佛寺

代售：全國各大書店

定價：零售每册二百元

社長：太虛

編輯部主任：福

發行部主任：止

助理發行：法

電話：三〇三一五

源方泉善虛

光華週報

Chuh Ching Weekly

(中記登請申在刊本)

期二十第

版出日十三月九年五卅國民華中

讀華萊士致杜魯門書後

日來報上各大報載美國商務部長華萊士於七月廿三日以長達十二頁之函件致杜魯門總統，其內容是關於當前美蘇外交漸趨對立與美蘇合作戰線的懷疑。這封信引起人類世界第三次大浩劫前夕的不安狀態中，為解除這種陰險的氣氛，華萊士的主張，是解除原子武裝為先決條件。今雖未能讀其全文，就在這封信中，也可以看出如果美國有氣魄能超越目前猜忌的演出，我想蘇聯也必為這真摯所感動，一掃從前猜忌片面的心理，相見以誠，共謀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石。

華萊士函中的要點如下：

「歷史與不來信使徒，非但不能引致和平，且將招致戰爭。當前的歲月將為核殘忍之時期，將決定文明之世界是否將於數國完成原子彈軍備（五年或十年）後走上毀滅之途。」

「此種解決辦法，在於國際互相信任，原子武裝之解除及解除原子武裝之有效制度。」

「為對蘇聯戰爭，將造成全人類之浩劫，因而必須覓取和平之方法。」

「余深信吾人能克服各種困難，一如前次吾人之克服各種困難。吾人應證明吾人非須犧牲生命、政治及宗教自由，即可獲得經濟富裕，吾人亦無須效法希特勒，締結反共聯盟。」

「此種新觀點，應基於雙方對締造和平合作，共建世界秩序所需要之先決條件。吾人應準備，甚至不惜採用緩增政策，同意蘇聯應有合理之安全保障。」

「真正的試驗，乃在國際團結之獲得。在未造成互信空氣前，吾人殊無法解決締造和平之難題。」

「通觀華萊士函中之命意，是國際團結未有互相信任，相反的正是普遍而隨的互猜忌的心理，尤其是美蘇為甚。美國以蘇聯在國策上和外交上，處處以強硬鐵幕的一貫作風，有難於使人領教之概；蘇聯以美國握住原子彈的法寶，不惜一次試驗再試驗或三試驗來威嚇，於是喝出「蘇聯不怕原子彈」。於是美蘇兩國人士的腦海中猜忌日甚，競向武裝途中覓取自己安全之道，實則這種安全之道終以日趨日遠，戰神立在雲端將又展開第三次的狂笑。華萊士最後的警告，是說：

「此種針對侵略之安全，須俟吾人所有城市及三千萬人民遭受原子武裝毀後，方能獲得之，此即基於武裝之安全所能賜予吾人者；實際上此種安全，決非我人及其他聯合國人民所欲爭取者。」

「這是在危險中得安全，決不是危言聳聽，衡以現在科學日新月異的革命，極明顯地使我們日益深刻人類末日來臨的威脅。」

「欲爭取者。」

「這是在危險中得安全，決不是危言聳聽，衡以現在科學日新月異的革命，極明顯地使我們日益深刻人類末日來臨的威脅。」

「這是在危險中得安全，決不是危言聳聽，衡以現在科學日新月異的革命，極明顯地使我們日益深刻人類末日來臨的威脅。」

「這是在危險中得安全，決不是危言聳聽，衡以現在科學日新月異的革命，極明顯地使我們日益深刻人類末日來臨的威脅。」

「這是在危險中得安全，決不是危言聳聽，衡以現在科學日新月異的革命，極明顯地使我們日益深刻人類末日來臨的威脅。」

「這是在危險中得安全，決不是危言聳聽，衡以現在科學日新月異的革命，極明顯地使我們日益深刻人類末日來臨的威脅。」

「這是在危險中得安全，決不是危言聳聽，衡以現在科學日新月異的革命，極明顯地使我們日益深刻人類末日來臨的威脅。」

「這是在危險中得安全，決不是危言聳聽，衡以現在科學日新月異的革命，極明顯地使我們日益深刻人類末日來臨的威脅。」

「這是在危險中得安全，決不是危言聳聽，衡以現在科學日新月異的革命，極明顯地使我們日益深刻人類末日來臨的威脅。」

「這是在危險中得安全，決不是危言聳聽，衡以現在科學日新月異的革命，極明顯地使我們日益深刻人類末日來臨的威脅。」

軍備競走，武裝賽跑，終歸人類走上毀滅之途。爲什麼不換一條生的新路走呢？這實在是聰明人類的最大謎。如華萊士所指示生與死的分水嶺，即是國際間互相猜忌與互相信任的心理，歸根結蒂是在吾人自身的心理上的劃分。古人曾經自我的批評道：「眼睛可以看到千里之遠，但不能看到自己的睫毛；隻手能够擎千斤重的鼎，却不能察自己的身體離開寸地」；更加以現在科學知識日益進步，對於控制環境方面日益華確，可是設法控制自己，於是對於環境上收效更有力，於自己更表現無力，循致毀滅了自己。

唯有佛教教人的教義，首先要認識自己，控制自己，體驗自己的真相；把握住這真相之後，然後纔能自在指揮環境，所謂心不被物轉，而能轉物，禪宗的祖師有「眉毛拖地」，「拄杖子跨跳上三十三天」，都是明白自己的意思，然後對於物的作用上，自由自在，表現所謂「把住時真金色，放行時互礙生光」的境界。

現在的人，於接觸物上有長足進步；於控制自己毫無辦法，大之國際上所演，中之一國內所演，小之個人與個人間所演，一幕一幕，都是失態醜惡的悲劇。中國八年抗戰之餘，國共間又演出自相殘殺的慘劇，何嘗不是沒有互相信任心，祇有互相猜忌的結果呢！

我讀了華萊士這書後，不覺大聲疾呼，人類首先應大家放棄互相信忌，增進互相信任的心理，大家都應該摸摸自己的鼻子，來觀照自己一下，然後纔能了然地驚達到我心如是，原來你的心也如是，雖然悔悟過去之非，攜手走向生之路，塞却死之門，共同造出人間和平的極樂的世界。

九一八後一日，寫於恩慈淨安寺綠雲洞。

所望於上海市參議會

覺

上海市的參議會爲中外矚目，大矣晚報先有「要看國民黨下的民治機構，先從上海市的參議會的成績如何看起。」繼之潘公展議長謂：「上海地方究竟要他成爲世界最大都市呢，還是屈居二流城市？將取決於我們。」照這點看來上海市參議會的責任誠重哉！

但我們以爲政治的民主化在今日國民一般人民最敏感的心理，周整

市參議會反應出全市民意的最大成績。而國家的民族化雖以抗戰勝利而實現，然猶九問題等提出亦仍需要；但最要的尤在經濟的社會主義化。孫先聖平均地權等制資本的民生主義，先經過上海市的參議會而制定其具體計劃詳細辦法，先從上海市實行起來；這，才可表現國民黨的民治精神。蓋國民黨是強將政治革命，（專制變民主。）社會革命，（私產變社會。）同時一舉成功的；必這樣才是國民革命，革命後可不須再來一次社會革命。否則成功也不過成功法蘭西十九世紀的政治革命，而二十世紀的社會革命仍然緊跟踵而來；何況今日幾百縣的中國已由共產黨佔階級鬥爭。必國民黨即刻能力行民生主義，方是根絕共產黨暴行的泛濫；方可由徹底實行三民主義而逐漸實現大同社會。上海在全國得各種風氣之先，非最後優秀的上海市民爲參議會，猶不能通過市參議會而實行起三民主義的初步，尙何是稱國民黨的實施民治機構？

國家民族化，政治民主（民權）化，經濟社會（社會主義）包括共產主義在內。化；而爲之普及精神的更須有智能（智識技術）科學化，道德佛教（通得過一切科學，哲學，研究，批評的宗教。）化，方是成完美社會。如能科學化，雖距離遙遠，一般已成趨向；而道德佛教化，雖知者尙鮮，規因遠大者，亦慮思議及之。

看軍人尙有軍紀否

羣

上海各報載淞滬停戰司令頃接最高當局自牘來電稱：「凡軍人之非法佔領敵產房屋，統限於九月底前出清。該電中並令上海海陸空軍及後勤司令部等，自動澈查報告，如有隱匿等情，以軍法從事；其主管長官則連帶懲處。」

這個最高當局電令，淞滬停戰司令部果能執行與否，便可看出中國的軍人尙有軍紀可言與否；如軍人尙有軍紀，而這個電能見實行，則如「中國佛學會所請，以敬禮寺院之上海東西本願寺，劉交佛敬以辦佛學會，佛教青年會，佛教文化館等。屢經陸軍總司令部行政院轉下京滬區敵偽產業處理局，市政府，社會局」的，當可見之。以佛教寺產，辦理佛教文化等最合宜之事實。

佛 教 與 佛 學

莎 暉

馬：哦！老牽！你昨天和我談的「佛教」與「佛學」的兩個問題，我還沒有弄清楚，現在請你再簡單地告訴我一下關於它們的定義，好嗎？

章：哦，好吧！所謂「佛教」，乃是就佛陀所確立下來的一種躬行的實踐而言的；「佛學」，則是就佛陀所建立的學理理論而言的。

馬：照這樣說來，那末，佛教與佛學，便是所謂實踐與理論了。

章：對啦，佛教與佛學，就是實踐與理論。

馬：那末，作為實踐的佛教，它的真正的意義又是什麼呢？

章：哦！這個嗎？那我可以簡單地告訴你：佛教的意義，是：改造社會，淨化人生！

馬：什麼！佛教的意義是「改造社會，淨化人生」？

章：是的！佛教的意義是「改造社會，淨化人生」！

馬：就一般的說法，佛教是逃避現實的，否定人生的，而現在，你却說它是「改造社會」的，「淨化人生」的！你的這種說法，可有它的歷史的根據嗎？

章：自然是有！

馬：那末就請你談一談。

章：好！咱們現在且先來談一下佛教是「改造社會」的問題。

馬：洗耳敬聽！

章：不必開玩笑。馬！我且問你：你可知道佛陀時代的印度的社會制度與國際情況嗎？

馬：略知大槓。

的優越的特殊的地位，于是就陸續地自私地確立了：（1）婆羅門，（2）刹帝利，（3）吠舍，（4）戌陀羅的階級（註一）。第一階級的婆羅門（註二），便是司掌祭祀並握政權的僧侶。他們正和西洋的世紀的耶穌教的僧侶一樣，兼握了宗教的和世俗的兩種統治大權。是統治者，因之也就是剝削者！第二階級的刹帝利，乃是一種司保護之責的武士階級。他們不但是保護國家，而且還要保護宗教。除了不大拜貴婦人一點外，他們和西洋的中世紀的所謂騎士相類似。第三級的吠舍，便是所謂平民階級——包括：農民，工人，商賈等。他們是中國「奴人」所謂的「勞力者」階級。以上的這三種階級，在世俗的生活上雖各有富貴尊卑的不同，而因為他們同是亞利安人的緣故，所以在宗教方面的所謂精神生活上，則是平等的；因為他們同有參與宗教方面的各種活動的機會和權利。所以他們同名之謂「再生族」（註三）。至于第四級的戌陀羅，則是被亞利安人所征服的印度的土著與先亞利安人到印度的蒙古種的德拉維達族。他們是專供別人使喚的苦力！他們不但在世俗生活方面無法與前三階級相比擬，就是在所謂精神生活方面，也是無法與前三階級的項背的！原來他們連參加宗教的各種儀式的權利也沒有呵！因而他們叫做「一生族」，因為他們祇能在父母方面取得肉體的生命，而不可能在宗教方面取得精神的或性靈的生命！他們是純粹的被統治者，因而也就是純粹的被剝削者！在這四種階級裏面，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剝削者與被剝削者（註四），是永遠地不能更改的。因而各階級的人也是世代相承地世襲的。上等階級的人，那怕他是個天生的白癡，也絕不會降入下等階級。同樣地，下等階級的人，即使他再聰明再有才智，同樣也絕不會昇進上等階級。各階級之間，是存在着無法跨越的鴻溝的。這便是佛陀時代的印度的社會制度的大概情形。至于佛陀時代的國際情形，這裏我可以舉一個類似的例子：就好像中國的戰國時代的國際情形！由于侵略的劍併的國際競爭的長期進行，遂陷一切（註五）人民于水深火熱之中！「民不聊生」或「民不堪命」等富有慘苦意味的形容詞，正可以作為當時一般國民的生活的寫真！

章：好帶！偉大的佛教的建立，是以這種社會制度與國際情況為背景；而這，也就是我的理論的史的根據。

馬：願聞其概！

章：由於偉大的佛教的深湛的觀察，遂創設了這種階級制度的不合理與夫創立並維護這種社會制度的卑劣的自私自利！於是，偉大的佛陀便以此為背景而大膽地提出了「四姓出家，同為佛子」的响亮的有力的口號！這便充滿了革命意義的口號的提出，在當時實不啻為一個晴天霹靂！我們要把這口號翻譯成現代的詞句，那就是：「打破不合理的傳統的社會制度」！佛陀就站在這「四姓出家，同為佛子」的不等的原則上，又實際而大膽地組織了以「身和同居、口和同語、意和同悅、戒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同均」的六和合為內容的和樂共存的革命集團！——僧團！佛陀的這種大膽的違反傳統的行動具體地表現出來之後，馬上就引起了統治者的有力的反抗！（註六）然而，偉大的佛陀，並不因為統治者的反對而氣餒而退縮，相反地，他們愈反對，他對他們的鬥爭也愈加強硬而有力！他不顧統治者的自私自利和傳統的偏見，而一意地堅決地去本著他的理想而樹立其平等的合理的新的社會制度！在佛陀的偉大的領導和號召之下，這種合理的新的社會制度終於實現了！健全的合理的僧團的出現，不但意味著新的社會制度的實現，同時也意味著舊的階級制度的崩潰與消滅！在這種進步的革命僧團的領導或影響之下，印度的社會於是就換了一副新面目。

馬：這就是所謂佛教的真義是「改造社會」的意義了。

章：你一點也沒有說錯！不僅如此，如上所示的「改造社會」的積極的意義，不但是佛教真義的一面，而同時，也正是佛陀所以要以出家的契機和目的之一！而佛教之非逃避現實的意義亦于此可見。

馬：那末，現在談談佛教的真義是「淨化人生」的意義了。

章：那末，現在談談佛教的真義是「淨化人生」的意義了。是滿懷著卑劣的貪婪的私慾的！這些侵略者為了遂行其卑劣貪婪的野心，遂不惜以人民為獨狗而發併或掠奪別人的財產以及國土！由於侵略者的野心！弱小國民遂遭受了傾家蕩產或國破家亡的悲痛的惡運！偉大的佛陀，以同樣的深湛的觀察而創設了侵略的悲痛的惡運！偉大的佛陀，以同樣的深湛的觀察而創設了侵略的悲痛的惡運！偉大的佛陀，以同樣的深湛的觀察而創設了侵略的悲痛的惡運！偉大的佛陀，以同樣的深湛的觀察而創設了侵略的悲痛的惡運！

章或肯定了人生行為中的一切私慾！由於一切私慾都被肯定了，所以便使他們得到了清淨寂滅！——涅槃！涅槃，便是肯定了人生的黑暗而發達了人生的光明面的一種最高的境界！以正見，正思惟，正語，正命，正業，正精進，正念，正定的八正道以及布施，持戒，慈悲，精進，禪定，智慧的六度等為內容的佛教的解脫法，便是真正的反侵略的和平之方案；而涅槃，便是真正的最高的和平之境地！假使夫人皆能以如是之方案而達到如是之境地，則其親世俗的富貴權勢直如敝屣！而自私自利的爭鬥行為，都是導源於私慾的卑劣的私慾！現在世間的侵略，掠奪戰爭，這些私慾而臻至涅槃，于人生，則是達到了徹底的究極的淨化；于世界，則是達到了真正的「剷治私慾」的和平！（註九）既然達到了這種境地，那末，一切卑劣污穢的人生行為中的渣滓，自然都要被揚棄被肯定了。這就是佛教的真義的另一方面或另一階段——淨化人生！也就是：佛陀出家的另一個契機和目的！（註十）談到這裏，我又連帶地想到一個問題，就是學佛者的態度的問題。一般人都把佛陀誤會為不可思議的「神」，這種無意識的誤會，正和基督教徒迷信基督為神秘的「神」一樣，同是無聊而又無知的。原來所謂佛陀，並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神」，乃是一位人格高潔的「人」！佛陀既是一位人格高潔的人，那末學佛者自亦應該從培養人格上作起。人格的完成，便是佛格的完成：「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太虛大師語）便是開示的這個意思。如果學佛者忽略或忽視了人格的培養而妄自尊大地裝模作樣地侈談其它，那只是意味着他的自欺欺人而已。真正的學佛，則是和他絕緣的。因為人格的所謂同情心，絕不可能具備佛格呵！而人格的基本條件，便是同情別人的痛苦的人，絕不可能具備佛格呵！而人格的基本條件，便是同情別人的痛苦的人，絕不可能具備佛格呵！而人格的基本條件，便是同情別人的痛苦的人，絕不可能具備佛格呵！

馬：佛學的真義是「改造社會、淨化人生」的大概的意義。

章：佛學的真義是「改造社會、淨化人生」的大概的意義。原來，那末就先得同情心。做個普通人尚須有同情心，更何况做個學佛者！同情心的積大或深刻化呵！寄語學佛者：假定你們打算學佛，那以同情心為基本條件的人格可是萬萬忽視不得的呵！前面說過，所謂涅槃，乃是說它揚棄或肯定了人生行為中的一切私慾！——黑暗面，而並非說它肯定了整個的人生。所以，說佛教是肯定人生的人們，至少是犯了無識或靠識的過失的。這就是佛教的真義是「改造社會、淨化人生」的大概的意義。

宙的現象而解釋宇宙的奧秘的。

馬：請言其概。

草：由于宇宙的問題，遂產生了各式各樣的學說；而解釋或解決宇宙問題的宇宙論（包括宇宙本體論和宇宙現象論），因而也就有了各式各樣的學說。什麼不可知論啦，（註十一）什麼理念一元論啦，（註十二）什麼上帝創造論啦，（註十三）什麼……這些五花八門的論調，就好像百貨店裏的貨色一樣，是應有盡有的。然而，我們應該知道：提出這些不同的論調的思想家們（姑且統稱他們謂之「思想家」吧），却也有着一個共通點，那就是：他們都「假定」了宇宙現象的背後，一定還有一個什麼本體。由于他們對於宇宙本體的「假定」的不同，所以便產生了各式各樣的不同的說法。可是，我們又要知道：這些思想家們的肯定式的「假定」實在說起來，始終只是個「假定」而已；這些假定雖然終究只是假定，那末，根據這種「在無實據」的假定而推演出來的各種學說，自然也都是徒爾「云云」而已了。事情是很簡單的，因為他們的邏輯所導出的結論——最後的假定，自然也不會碰到「是」上。原來由于科學的宇宙觀的證明：宇宙間並沒有什麼不可磨滅的亘古長存的主宰一切的本體。宇宙的神聖的本體既然在科學的宇宙觀前被否定了，那末，其它所謂什麼「物自體」云云者，自然也只是「云云」而已了。這裏所謂科學的宇宙觀，不是別的，乃是佛學上的「緣起性空」論。根據「緣起性空」論的觀點講，宇宙間的一切現象，統統都是衆多不同性質的條件的組合。用佛學上的術語說，就是統統都是「緣起」的——這裏所謂「緣」，就是一般所謂的「條件」。條件，有主要的次要的——或者說是有內在的和外在的。內在的或主要的條件（亦名為「根緣」），在佛學的術語上叫做「因緣」——主緣；外在的或次要的條件，在佛學的術語上叫做「增上緣」——助緣。宇宙間每一事物或現象的生起，成長，和消滅，是有賴于這些內在的和外在的條件或「緣」的。這種道理，要是用化學的道理來說明，我想是不會有人不承認的。化學家以九十二種元素來解釋並解決宇宙間一切現象的生起，成長，和消滅。這所謂九十二種元素，便都是一切粗大化合物——一切現象——的條件或「緣」。可是，它們——九十二種元素——也只是「一切化合物的原料而已，而非化合物不變的「自體」。由分子而原子，由原子而電子的解析過程，便是說明了這個道理。原來作為粗大化合物的生成條件的九十二種元素，也是一種化合物呵！知道了化學上的化合物作用的，便可以與佛學上的「緣起」論。根據化學上的化合物的意義講，則是在某種不同的環境下，由于某種不同的原料的化合，便會有某種不同的化合物——現象的產生；比

如在空氣下面，由氫氧兩種元素的化合，于是就有「水的化合物」——現象的產生。根據佛學上的「緣起」的意義講，則也是：在某種不同的環境下，由于衆多性質不同的條件（緣）的組合，便會有某種不同的事物——現象的產生；比如：在空地的環境下，由麥子、水、土、肥料、陽光、人工等的內在的（麥子裏的能生麥芽的可能性）和在外在的（水土等）的條件（緣）的組合，于是就有麥芽的產生。又如：在男女兩性的交合的環境下，由于內在的受生的可能性——體力，和外在的精血、卵子等的條件（緣）的組合，于是就有胎兒的產生。以此類推，我們就可以知道，無論是自然的或社會的一切現象，都是在這種衆多性質不同的條件（緣）的組合的情況下而產生的。一切現象的產生，既都是衆多性質不同的條件（緣）的組合，那末，在這種意義之下，不但說明了它們——由衆「緣」而生「起」的一切現象——不需要任何能夠作為生成者或創造者的本體，而同時，各式各樣的像本體論者所「假定」的那樣能夠作為生成或創造者的本體，也都被它們給否定了。它們的生起，成長，和消滅，都是一種「緣起」的過程，初無預于什麼創造者。正如它們的背後沒有什麼本體一樣，它們的「緣起」的假自體裏面，也沒有什麼永恆不變的「物自體」。粗大的事物可以解析為分子，分子又可以解析為原子，原子又可以解析為電子（而電子，仍然還是可以解析的。雖然它已經是一種「質能」了）。原來它們也都是一種化合物呵！因為都是化合體，所以都沒有永恆不變的個體。因為一切現象都沒有自由自在（因為它們都是以環境和條件為轉移的，所以它們都不能自由自在）的自體，所以在佛學上便說它們都是「性空」的。（待續）

本報第二十期出

「佛教經濟建設」專號

希各方關心佛教人士，參考本報第七期佛教經濟建設一文，惠以鴻文。

覺羣社啓

一週人世

裁

科學家發明原子彈防衛術(法國新聞社羅馬廿五日電)「消息報載稱：伊摩拉地方科學家安希那博士，自曾發明自遠度轉移原子能之方法，并可使原子彈幅射發生中和作用。安希那博士曾利用此種設計，企圖使比尼菲島最近兩次原子彈爆炸之幅射線，消失作用，此項試驗獲有相當成就云。

原子

畫派(法國新聞社巴黎訊)原子時代似已產生一種新畫派，此間紐約最近舉行之藝術展覽會，陳列作品，號稱破壞一切外表的現實，傳統與畫派之束縛。此類藝術家，標榜「新現實主義」，其所作畫作，均為奇形怪狀。觀者目光所及，但見綿綿與曲線，集想像藝術之大成。彼等用奇異之圖案，繪成怪誕之人像。會場另一角為怪狀百出之雕刻品。此種藝術品，殊難令人理解，但仍有多數贊美此種畫派。多數職業的批評家，認為此種藝術，有加以改良必要。行見怪誕作品，將流行一時。

國際探險隊

飛後第一次南極探險隊，即將出發，其目的在探測距南極二百五十哩處之「馬德王后」山嶺區域。該區為一世外桃源，無冰無雪，常年凍結，埋藏於南極大陸中。

黑夜探視眼

(倫敦無線週刊)此次歐戰，德國所用之黑夜探視眼，早期曾給戰事以絕大之收穫，在科學及技術方面未嘗折以前，粗率之答案為「利用紅外線，此光為人類眼視所能察覺者，德軍之坦克隊，常於深夜之間，搜索聯軍之坦克，從容毀滅之，使聯軍全不知因何而被毀；簡言之，此設備為一種秘密的紅外線望遠鏡，人目透視此望遠鏡而外視，雖在冥冥之深夜中，遠近大小之物類，均能察視無遺，同於白晝，此之設備，現已搜獲，而展覽於倫敦。

黑夜之船艦

在二十英里外，船艦已潛沒於水平下，但其熱氣山爆發升出空中，仍能由此器探出。此等功用，

引起重要之結論，蓋曾有意識專家，擬利用此等光線，作更進一步之研究，使從人眼視，現時所不能視之物質，所謂形而上者，不過暫時肉眼所未能見之事物耳。

法國：

(法國新聞社倫敦十五日電)倫敦塔上有全個年代最久之大鳥鴉一對，最近獲為突然逝世，小鴉「柯拉」與之匹配，俾免其傷感而死。柯拉將自物里其山深林遷至倫敦。

克萊敦：

「克萊敦為湖國務卿，前任經濟司長，近因湖國務卿與適(湖國務卿)請假，故為代理湖國務卿。最近：三連新外交人員，略謂：毋庸諱言，余於余及今日吾人之國家擁有如是龐大之左右世界之力量時，每感惶惑。擁有極大左右力量之國家不至於用其力量為史之前例之罪，當吾人念及吾人之環境時，吾人並希望此係特殊之環境，蓋在此種環境中，吾人並無爭取左右世界力量之計畫也。美國若無此種力量，大多數美國人民誠將較為歡愉無疑。所可斷言者，大多數人民已有既不放棄亦不濫用此種力量之決心。對於人類氣質之變遷情形，人言言殊，或謂人類之氣質已拋棄天賦之自私本能，或謂已愈覺自私自利，實則願全自身利益並非罪大惡極之事，惟應有開明之性質，以是，今日吾人之開明之願全自身利益之原則對世界其他國家將有何作用？余認為第一吾人不應亦不欲使佔他國之領土或屬地。第二，吾人願各國維持領土完整與獨立，務使各國人民得以共擇一代表民意之政府。」

近代泰山山羚羊人：

(路透社報達二十二日電)近在外約俱沙潭中發見之羚羊人，現由伊拉克石油公司之賈爾博特加意照顯中，據賈氏稱：當該一十五餘之奇人被捕獲時，曾以每小時五十哩之速率奔跑，速率較百碼之世界短跑紀錄，尤高出兩倍餘，此一近代之「泰山」，想係於幼時為其母所棄，而為一羣羚羊所收養，逐漸習得羚羊之各種特性，余曾詳細加以研究，覺其行動，嗜睡，無一不似羚羊，頗食青草，不願吃普通食物。但余確信彼乃人類，不過在羚羊羣中生長而已，當第一次被獵羚羊之人發見時，幾乎喪生，幸隊中一人，見羊羣中有一小孩，立即招呼同伴不得開槍，乃開汽車追逐，而該孩即以每小時

五十哩之速率奔馳，最後始力絕倒地。又據最初照顧該孩之專家拉都落酋長稱：該孩在其家中之第一日，曾隨登屋頂，又自一屋頂躍至另一屋頂，最後復躍入街中，最後出動車馬追捕，經兩小時餘始捕獲。當最初發見該孩時，傳說紛紜，有謂其係半人半羊者。今知該孩確係人類，惟較常人為結實耳，距當然不能作人語，僅能作羊鳴聲。報云最近已漸習於人類生活，聞近東之遊牧民族，母親往往將小孩棄於獸羣，但結果大多為獸所食，至於得為獸類哺育者，則殊不多見云。

驚人消息

(路透社孟買二十三日電)據此間所獲報告稱：數星期內可能發表驚人新聞，宣布「印度國民軍」之創立者江特拉斯，業已安然返抵印度某處。德斯之全印前進集團，早已準備宣布德斯將於十月前出現。德斯至今尚為無效之印人所崇拜。今印度臨時政府已宣布對德斯之追捕令，故德斯若果尚在人間而再度出現，當亦無妨。按德斯之預備死亡，原係一日本通訊社於去年所發出，當時該社誤將德斯之照片及墳墓之情形，並由同機乘客述及德斯死況，然同時仍有不少人相信德斯並未死亡，不過如以前之再度隱匿，待其再動而已。此一會經與國大黨最高當局發生爭執之領袖，在戰爭時期因引起印度獨立之旗幟，而獲得不少印度人之崇拜。預料其若果再度出現，將與奧地位，當僅在甘地之下。今日印人家庭，懸掛德斯照片以外，即懸掛德斯之照片。其之隱匿，曾在孟買引起重大之騷動，自彼時始，即開英印政府之特務人員，在全國各地發動搜索，其後復轉稱德斯曾在某處被發見，身穿學生服，後又謂在他處發見，身穿農民服裝，但此亦不過傳說而已。真相如何，大約再過數星期即可水落石出云。

談 勢 利

V D

談起「勢利」兩個字，許多人都覺得上反對而心理不寧。就如我們的張聖苦夫子，他見着梁惠王開始便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單看這句話似乎已經完全說去了利的關係，逃出了利的圈子，而能超然其上。可是在他後面「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

生而取義者也。」之中，就完全透露他夫小利而就大利的好利心，比普通人乃至梁惠王都強，因為快樂一生不如義氣洋洋，流芳千古的利大。這並不是我有意誇讚梁人，只要大家閉口一想他楊仁義的動機，和仁義本身的道理，就知道我的一點不虛，是錢一錢的事實。梁人尚且如此，常人更不道而知。就是當今學報高傑，博學深奧，理出未有，而自命為風雅之士，不隨物而污，俱勢利如被腐腐的偉大人，他所高做時，還不是執着學問的勢利，見有學問者欽佩，見無學問者鄙之，此非勢利為何？不過換去勢利的外衣而已！當然欲傾有學問而不鄙視無學問者未嘗沒有，可是誰肯肯學問也成就為一「勢利」了。老子「眾人昭昭，我獨昏昏」的境界，也不過是一種反常的勢利。釋迦佛現身說法時，是示羅金身，堂堂數字，似乎也是離不了勢利，可是他那不生不滅，不一不異，不來不去，無四句絕百非的真實住所，那裏面「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一諸相不成，勢利安能存在？佛徒在此中說法，何勢利之有？梁惠王問：「武陟前篇，豈才真真實實的得個利！」

本報啟事

因裝訂工友罷工，致第十期未能裝訂切齊寄出，敬希讀者諸君鑒諒！

覺華社啟

賜爾福

延年益壽粉

高貴 補刀 偉大 久負 盛譽 補腦 攝威

主治神經衰弱 怔忡眼花 耳鳴眼花 腰酸背痛 月經不調 產後虛弱 虛症

止咳化痰特效
艾羅藥
專治新久
咳嗽氣喘
無效無比

神效補腦汁
艾羅補腦汁
專治神經衰弱
補腦一劑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一週佛敎

中國佛敎會 整委員會爲求如期完成整
理任務起見，特呈內政
部請轉行各省市政府對各地分支會之組織，予以
便利，及特專一案，頃悉內政部已准函各省市政
府查照轉飭所屬辦理矣。

江寧縣佛敎支會

響應節食救災週
動以來，捐輸極
爲踴躍，近共募得國幣五十八萬六千五百元，
由覺民大明悟明代表呈繳中國佛敎會江蘇省分會
核收轉送省社會處，以爲救濟蘇北難胞，江甯
縣佛敎支會，七月廿二日召開成立大會，當場
選出覺民大明悟明波吉慧隆與王誠錫等爲理監
事。

廈門南普陀

寺內現辦有養正院，近
幾學期，成績斐然，近
編有養正院院務報告一冊。

南海普陀山

法雨寺擇於明春正月十
九日開堂傳戒，至二月
十九日觀音誕辰日圓滿戒法。并致請白聖法師宣講
梵網菩薩戒經玄文，成就七衣鉢具，凡有志求戒
者，須早日到山演習尼尼，以免臨時倉卒。

湖州通訊

浙江第二面行政督察員
於樹楷，吳興縣長王非賢
地方法院院長謝詩，黨部書記長施教，議長顧本
等，頃與邑中紳士出面邀請上海海關法政律師
來湖主持唐代古剎——道場山（御賜萬壽禪寺），
此地有紅亭白塔，碧浪湖，蘇學士洗硯池及伏虎
禪師之伏虎河諸史蹟。故寺若住持陸廣既訖，乃
訂於十月十二日舉行「新禧息災法會」，藉資普
濟法化云。（俄）

常熟

慧日寺自毛鳳鵬校長將該寺祖堂拆毀會經請一原縣長電省督
明回常，強行調解，因實明不聽，遂使教育會以漢奸嫌疑
罷控於地院，現實明正向各方呼籲，請求主持正義而維寺道。

關於上海

市參議會「撥用或借用寺廟」一案，引起全市數十萬
佛教徒憤慨，經特請請願及派代表到滬公展請長私邸
與參議會請求收回成議，當得而允。本市各報記者，以佛敎領袖
師對此事抱沉默態度，乃紛紛走訪，徵詢大師意見，申報少夫先生等竟公
開徵求 大師的意見。大師乃以二十一日上午，邀請李濟深將軍，吳國楨
市長，宣鏡吾司令。潘公展議長，吳開先局長，暨王曉籟社月華屈映光張
子康先生等在玉佛寺商談上海佛敎近事。大師發表書面談話（見九月二
十二日申報）如下：

太虛大師談關於寺廟問題

上海市參議會通過「撥用寺
廟」致上海市俗業請願覆議
撤銷事，太虛遊奕病中，且上海事件可由佛敎分會請求市參議會市政府實
明諸公了之，故未預聞。讀二十一日貴報「寺廟俗業何必誤會」社論，論
末涉及太虛，謬誤以賢達相許，愧感之餘，不得不扶病賸陳鄙見，請賜刊
布。

（一）原論以「民國以來借用佛殿辦學，到處皆然」。此若滑手症病
，演成徹習。民國二十年以至最近中央，亟申禁令，尙難戒止「惡風」，
何可再事相導？（二）監督寺廟條例爲立法院民十八所立，關於內地佛道
二敎寺廟，法例明定「寺廟財產屬於寺廟」，——（私財團法人），由住
持管理——（法定代理人），——非經所屬敎會（若佛敎寺廟所屬佛敎會
）議決，呈請內政部批准，不得變動。則寺廟財產屬於「私財團法人或私
社團法人之私產明甚。公，但公於其財團社團以內，其佛敎等寺廟與天主
敎崇基等敎堂同視爲一般。（三）監督寺廟條例，對佛敎等寺廟，須
辦慈善公益，乃勸導佛寺僧徒等自動興辦者。太虛山中中國佛敎會屢經勸告
各省市縣敎會及寺僧，自動興辦者已屬不少。內政部前依之訂立寺廟興辦
慈善公益實施辦法，敬育部於縣鄉小學亦涉及勸興廟堂寺廟一條，某省
或某縣報之有訂單行法或非法佔佛寺等確證者。最近中國佛敎會遴選委員
會以其流弊，陳面及呈請社會部內政部轉呈行政院，業已批令撤銷寺廟興

辦慈善公益辦法，及教育部關於縣鄉小學勸用佛寺一條，并某省某縣關於「侵奪寺廟權利」等單行辦法。批經二月，想各省市縣政府應已得悉院批也。(四)地方自治。構設辦公房屋時，撥用地方公共建築或利用地與築，或租借民房，其途甚多，佛教等宗教寺廟自屬同於天主教堂等一般，是「私財團法人或私社團法人」之私產，撥用佛教寺廟，非撥用人民私產而何？(五)雖解釋為「撥用指孔廟折廟等先賢廟，或城隍廟等地方神廟，或監督寺廟條例所謂無主廢廟而言，此自當別論」，而對於宗教之若佛等，則可向借用。并指佛寺等或集眾人之資興建，當屬地方公產，亦屬不然。至商請租借，則應與租借一般人民私產相同，何須特將寺廟提出為借用對象，以為可以強迫借用之餘地？今欲息金市僧衆驚惶怖，惟有仗參議會市政府聲明當局，迅作如下之處置：(一)市參議會復議此一「撥用或借用寺廟」一條，修正為「撥用孔廟或無主廢廟等」，而商請租借，則由欲租借人自去商請房主同意。(二)市府速令強佔寺廟者遷出，以免全市各僧寺之懷恨疑懼。貴報教與論界牛耳，億人矚目，願以有善導全市寺僧安定，俾得以發揚大慈大悲佛旨，服務社會，輔助民治，惟貴報教正之。

太虛譯序 九月廿一日

上海市參議會

答覆：(本報訊)自參議會於日前通過民宇第三號審查報告決議「撥用或借用寺廟或公共建築物」為區公所辦公之用一案後，該會日來收到各寺廟及佛教會等請願案等甚多。

昨日下午潘議長在大會上特鄭重聲明附誌：

(一)依照本會組織條例第十八條規定，會議時不論出席及列席人員發言對本會負責對外不負任何責任。
 (二)關於本會民宇第三號審查報告決議撥用或借用寺廟或公共建築物為區公所辦公之用，所謂撥用當時即經慎重考慮，凡寺廟屬於地方公有或公共管理，及現已荒廢者，自可撥用，至一般寺廟應先商得其同意，然後借用，一面維護寺廟之產權，一面使區公所辦公處所得以解決一切撥用或借用之手續，應依法律之規定自無疑義。(申報九月廿三日)

佛青成立會花絮

蔡惠明

是佛教史上劃時代的一頁，人世間迷霧中的燈塔；在卅五年八月廿五日的下午，由於上海市佛教青年會的成立。而迅速地展開眼前。這裏有的是脫離社會罪惡極格的覺士，富具朝氣，沉着莊嚴。許許多誤解佛教為年老者的消遣品的人們，自然地解答了他們的疑問。記住！我們教主最先訪道的時候，就並沒有超過「弱冠」的年齡，那末為弟子的該當「莫負少年頭」吧！

烈從籠罩在建築並不完善的覺林苑食處的屋頂上，顯出「秋老虎」的威力，使參加盛會的羣衆，不斷地揮汗搥扇。佛青籌備主任方子藩居士，今天大起忙功指導游各等委佈置會場，並為「以身作則」號召會衆起見，親自踏上前線，掛了「總理」的一幅遺像。

會場應用的物件大半是借來的，國旗之外竟缺了黨旗，籌委們正在無法可想的當兒，方主任不慌不忙底我出一方大的國旗來，奪去紅色，膝下小角，不是很好的黨旗嗎？衆人不覺拍手讚歎，推舉主任的機智不止。二時三刻，佛教領袖 太虛大師由陳子壽居士陪同開關蒞止，緊接游社局代表金冬日先生亦到會，於是就宣佈開會。

會前的一個插曲，是兩位錫蘭居士與神沖地趕來參加盛舉，很恭敬的向太虛大師頂禮，大師很慈悲的命記者將他們名稱納入理監事候選人名單，但無辜選舉票大多早已書填投箱了。

方主任報告籌備經過，滔滔不絕，有聲有色。會衆都集中精神，聆聽他的說話，接着是鄭頌英副主任的財務報告，闡述關於佛青籌備間的經濟困難。這演詞都由陸淵雷老居士記錄。

本來，依照程序的排定，應該是選舉理監的節目，但因 太虛大師及金代表皆須早退的關係，就提前請他們兩位致訓詞。

社局金冬日先生說話了，大抵都是攸關社會道德與佛教的勸勉語，繼之又作了略含佛法的論說，到很有條不紊，事理吻合。據方子藩主任對記者說：他原來也是佛教徒！

太虛大師在會衆拍手歡迎聲中，徐步走出了法師席，在主席台上很受恭敬的致了漫長的訓詞(由陶淵雷居士錄，下期當借鈔登刊。)這時鐘上的針尖已指在四字的中間。

大通新聞記者聞訊來會採訪新聞。會衆亦於稍弛的空氣下，進用茶

點。

送大師與金先生離台後，是選舉理監和修改會章的最後節目，記者與王兆基、姜知仁、傅賢均請居士被推為整理員，費了很吃力的時間及精神，才把當選的理監事固定出來。

方主任畢竟素望所歸，在六十三人投票中，除掉他和他的太太竟如數

十九年闊別

——寄聞 瞻先生——

聞瞻老兄：

十九年闊別，像做夢一樣的過去，怎不令人感慨系之。假使你與我有一個人短命的話，四大假合的身體不是老早就變成燼火的灰，靈魂也不知這飄渺到那一個天上或地下了！

接讀你的第二次大函，談到你自從勞大畢業後任中學教員以及參加抗戰工作等情形，勾起了我許多前塵影影：老兄！在武昌魯步佛殿校園時的開議，在金陵研讀法相唯識時的商榷，在上海江灣時的別後重逢，在廈門龍州時的互相通訊，一幕一幕浮現上我底腦際，雖然很多模糊不清，可却沒有忘記。老兄！知己的朋友，怎來會遺忘呢？我告訴你，唐大函、張化歸、歐陽鏡都到人間，以外的世界去了，但是那幾則講學時令人發笑的姿態和聲韻，在我的印象中還很深刻，正同難忘却你老兄一樣！

老兄！你說「蔚與兄為神友、談友、山水之友，以樂晚年。弟對佛學興味，始終未衰，晚年謝絕世事，進修或更有益。」我高興極了！我快樂極了！這不是一張空頭支票吧？你又問及「同道中近況」，老兄，我們大概說來隨便談談佛教的現況吧：

應該先報告關於我們這大師弘化的消息給你：抗戰期中，大師曾由重慶出國至印緬各佛教國家去宣化一次，第二次政府正預備請他老再去時，猶尚未發生戰事了。那一次遊化的結果，感召的力量當然很大！佛教歷史應大書而特書，可惜那部大師的遊化記，迄今還沒有出版哩！

大師在重慶和縉雲山為眾應機講經說法寫文度世，可以說那是家常便飯。八年中，唯一代表佛教文化的刊物——海潮音，始終未曾停頓，代表

寫上他的大名，僅有得票最高記錄！

修改會章後，就是徵求隊員，分發徵求會員的入會書，不知怎的，幾乎每人都推說：我沒有什麼人好拉，就算我一人入會吧！假使個個這樣，團體如何辦法？

隨着驕陽的滾落，這一頁歷史性的畫面就被緩緩地翻過！

大醒

佛教教育的漢藏教理院，也是法輪常轉在放著光明！大師的著述很多，最重要的有真現寶函，法相唯識學，人生佛學等。

佛教團體的組織，除中國佛學會外，又組成了「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顧名思義，它是準備整理中國佛教的一制全國性的機構，在大師（常務委員）領導之下，會務工作才有半年，而成績大有可觀，較過去實有進步，能負責盡職。這也是人事的關係，有一位雲嵩法師，的長會務主幹僧材，實在多虧有了他！如果中國各省縣的佛教徒能急早覺悟，自求更生的話，前途是有希望的！佛教尚有復興的曙光！老兄！提前「謝絕世事」，來為出世事共同努力吧！

大師，現住錫上海玉佛寺，任覺眾週報社長，精神頗康健，法體病了一次現在也已復元。

老兄！談到同道的朋友，可就話長了。芝霖兄，年來管任中華大藏經主任編輯，貢獻佛教之功德頗大！同時方便弘化，喜講禪學，獨具隻眼，只羨當今禪宗巨匠虛雲尊宿一著，其見地與悟境為清末以來所罕匹，至於「了生脫死」是另一事，絕不是一般「觀子禪」的「放參禪子」所能望其項背的！最近半載在焦山佛學院掛頭牌，并任中流月刊社社長。最最近春期中榮任「中國佛教會會務人員訓練班」主任，堪稱「勞苦功高」！

枯木（合覺）兄，新為南普陀寺退居，歷杭州鳳山之聘，正走馬上任為佛學院院長。此翁意趣愈風趣，吟詩學詞，其精神比較二十二年前在學監室中的監學時代年青多！

亦幻兄，記得還是有有一次我們在上海同吃午飯的吧？好像有去公振在座，你之後也就沒有見到他吧？十八年後，他一肩挑了兩湖寺——白湖金

仙南洲延慶。近年表面上疲倦而骨子裏非常勇進，一面坐臥懸懸，享受書城，一面却遙領海上大判法禮寺之「都監」。法藏都監較尋常都監，更闊氣且實惠，故其捨此而就彼。

法尊見，自你眼見大勇阿闍梨西行之時，此翁即入藏求法，已早歸來，曾旅平郭，後居北碚，以同榜進士（進視也）現喇嘛身，潛修梵行，大量譯著，時時刻刻不離「菩提道」任漢藏教理院院務主任兼院長多年矣。

法勤見，自主任母院數年，成績卓著，武漢三鎮我們大師的基本信徒，半為「勤法師」之信眾或信友，法教人緣，兩均皆上。因抗戰撤退，「勤法師」曾暫居於結雲山之上。從整學佛團，以教授身份披黃袈裟，赤足露背委體，專攻巴利文與英文，時而寫南海寄歸新傳，見之於海潮音。此翁雖未自許於法勤法師，但將來之六百卷之大般若一百卷之大智度論英文譯本，必出此翁之手無疑？你我應同以聲香祝之！

潘發見，嚴持淨戒，主法中州。開封去鄭州不遠，老見公暇何不一往訪之？其他同學諸公，高蹈深山者有之，主持梵刹者有之，大富小貴者有之，馳名埋名者有之，脫去袈裟換戎袍者亦復有之。總而言之，多因未通善門，故無法一一為見詳報耳。

尚有我們同門未及和你老兄相見識之後來進山門者，很多很多。頗有

後後居於前前，後來居上之說。

佛教文化方面的宣傳刊物，除去海潮音你是知道的，漢口正信會的正信，可以和海潮音稱作「師徒刊」。錢新的有無山中流月刊，上海覺羣週報。這些，待我寄給你看看吧。老兄！許多年不作「法布道」，發發心，如何？

僧教育設備呢，就眼目下說：漢藏教理院成為耐久的長綠樹。我們的母院，經過了敵人的破壞，正在計劃修復復員。南京有普德寺，江蘇有棲霞山，光孝寺，上海有玉佛寺，靜安寺，「各有相當成績，都值得佩服！杭州清波也正在設立佛學院，而高材僧最多的學府要數焦山佛學院首屈一指！

老兄！今天正是八月八日，說是父親節，這是最新鮮的玩意兒。老兄，承你告知我，你的「大兒學土木工程，早已就業；小兒學造船，留美，年底可回國，各能自立。」這英山僧不妨也學學時髦，正好替你做做入父親的老友祝詞！你說「家庭責任可以擔就，此亦學佛之良緣也，」老兄，佛教徒不可以說妄言的，我希望你在近兩年內能履行諾言，我等羨慕歡迎！否則，我的老命恐怕等不及了！

祝你好！

老弟大禮合十。
三十五年八月八日，在雲山。

目連救母

智 廣

初秋的一個深夜。
夜色深深地罩了大地，空中東南角懸着半弦悄悄地皎月；月旁堆積着一些繁密的明星，光芒閃閃，作着宇宙的舞。

大地上這時靜得——靜得好像死了一般，除偶爾可以聽到遠處傳來的幾聲犬吠外，更沒一點聲息。這時目連尊者正在這萬籟俱寂的時間裏，坐在一棵樹下在靜聽他禪定的功夫，不

，他是在回憶——他回想他自己已和世尊出家多年，在這些年裏，經過世尊深遠地指導，重重地開示，現在自己已得了正道，利益。他更速想到自己已亡去的親愛的母親，現在不知學報何所，於是隨用慧眼向三界看了看，「呀！他終歸了，他聽見自己七世的父母各在天天受樂，唯有現生的母親，正在萬劫不得食的餓鬼道中受苦，他傷心，他難過，他含着兩眶熱淚，托了一鉢飯

用神足力跑到餓鬼道去救他的母親，但業力是這樣大，等他母親把鉢接過時，而鉢裏的飯當時變為火炎了。目連雖然用了許多神力，和持咒加持，但終無效，結果目連急得抱着他母親哭了起來。
「媽，可憐的媽！這都是你孩子的不孝！可是母親只對他略略地落了幾滴熱淚，更

向別處尋食了。目連哭了半天，覺得沒用，這樣也救不了母親，於是他把眼淚拭了拭，別離了餓鬼道，回來求救神通廣大的世尊。

「世尊！世尊！」目連跪在佛前，在哭泣的叫着。

「目連，你怎麼啦？起來！」世尊見到目連這種傷心情形，很莫明其妙的在問。

「世尊，我剛纔在樹林中打坐，用慧眼看了看我七世父母，他們都在天各自享樂，世尊！可是，我本身的親生母，現正墮在餓鬼道裏受苦！」目連仍在哭泣着。

「哈哈！那你哭什麼，不去救她嗎？」世尊看目連哭得很痛，不禁對他冷笑了一聲。

「世尊，我救不了她，剛纔我會托了鉢飯給她吃，但她剛把鉢接到手裏，飯就成灰了。世尊您老神通廣大，請慈悲！」他在哀求

火 車

它像一條長大的怪蟲，張着血盆似的大口，把乘客們團團的吞進去，吐出濃濃的白煙，宛如一條銀絲似的游流，盤旋空中；不，變了，像登來棉絮似的白雲，飄托在無際的藍空間。隱約，神祕！

它肚裏作響了，唵——唵——唵——接着就是幾聲扯長腔的怪吼，灰——灰灰——聲音像曬曬子的老牛。於是，它那笨重的車身，開始慢慢

說。

「唉！目連！你要知道，佛雖神通不可思議，但她的魔力也不可思議，我……」世尊瞧了瞧目連，嘆了一口長氣，好似對這事有點發愁。

「世尊，那怎麼辦呢？難道我看母親受苦嗎？」目連急忙的插嘴說，這時他又在發愁了。

「有辦法——只有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世尊！」目連驚喜說。

「現在十方僧較快自恣了。他們從四月十五安居，至七月十五自恣，在這九十天裏，會專心修道，所以現在他們有許多得道的，證果的，道德高深的，你要想救你的母親，應當在七月十五這天，預備一個潔淨的盆，買許多世界上的甘美食品放在這盆裏，去虔誠的供奉這十方僧眾，由此偉大功德，你母親定可得脫苦的。」世尊口

氣很懇切的指示着。

目連和旁邊坐的大眾，聽到世尊說的這個救母法，都歡喜得跳躍起來，尤其是目連，他樂得快有點狂了。

「世尊，這個法是不是後世眾生也可以去行虔誠自己的宗親呢？」目連想把這法傳給後世孝敬母親的子弟們，所以這樣問。

「善哉！此問：後世眾生，無論何人，若能照這法去行，他的宗親都可以脫苦的。」世尊本想把這法傳流到後世，但還沒說，目連恰好在那裏，所以世尊莞爾的在贊美他。

望眼將穿，七月十五終於盼到了，目連於是按佛所說法——去行，結果他的母親，於當日便得解脫饑鬼而得超升了。

脫稿于佛歡喜日。

北平西郊橫石口承恩寺。

復 初

向前蠕動了。

出站後的斯須，便使出它所有的能力——速度，向一匹風馳電掣的快馬，向它的日地奔放。火車的進度愈來愈快，山林原野漸漸拋到後頭；尤其車道附近的樹，眼着着像似倒在懷裏；如同一個失乳小孩，一朝遇見親愛的慈母。

靠着車窗的一個座上，坐着一位面目古秀，身穿褐布棉衫，坦然道貌的出家老人——五十五

下歲數的老人，凝視着寥闊的天方。

晚秋的節季，氣象是蕭瑟的，淒涼的，早寒的北國，越發顯得淒涼！這時地裏的禾稼已多收割光了；只有幾片會生落蒂開過潔白花絮的棉棵，葉兒凋落得稀疏，迎風搖曳着；潛伏在地下活動的白蟻，地面被它鼓起微笑的裂痕，然葉和輩也萎廢了。

越往北走，景色轉變了。一帶聾聵蜿蜒的秋

山，山上滿生着青翠欲滴的古柏若松，山腰裏隱隱露出一段碧玉紅牆，不消說一定是一所近青山遠紅塵的梵刹。美麗的山景，襯着莊嚴的古寺，恰是一副絕妙的天然畫圖。

「老師傅，上那去呀？」一位坐在老人對面穿着制服革履的先生突然問，問聲裏含着諷刺。

「我？到唐沽去！」老人微笑的答覆。

「到那裏有事呀？」他又這樣不關緊要的問下去。

「對啦！有點小事。」

「你手裏拿的是什麼？」他的眼珠轉移到手上去，因此對那串圓陀陀光灼灼的東西起了疑問。

「數珠！」聲音是那末沉着，而又簡單。

「數珠？是做什麼用的？」這名詞在他腦海裏很陌生，他不得不這樣問。

「是記數用的！」

「記什麼數用的！」

「記念佛的數用的？」

「你念的是什麼佛？」他一句跟着一句的問。

「我念的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這四個字，在老人口裏說得格外鄭重，緩和，清亮。好像有意給他的八鐵田裏，撒上一顆柳籽，令它在他的心田裏茁芽，茁萌，茁發，……結果。也有陰苦得樂的一天！

「阿彌陀佛？你念錯了吧？」

「不錯！」老人很堅決的說。

「錯了！」他死釘咬齧說。

「我這樣的念，已經幾十年了；你說我念錯

了，請你先生說說應當怎麼念？」老人被打的不服氣，曉得他是有意向和尚挑釁，要笑。

本來呢，和尚早被社會一般人誤會着，垢病着。如同他們的眼中釘，非拔去不快！好像和尚

……被他們抓着似的，真成衆矢之的了。一見和尚，便異想天開的同和尚開竊味；尤其大衆場合的寂寞空氣下，更要找和尚給他（她）們解悶。

「你不知道嗎？應當念「阿彌陀佛」！」

「你怎麼應當念阿彌陀佛？請你說說這個理由。」

「唉！真不知道；我給說吧：當初老佛爺在西天，是體歇到中國來的；所以……」

「天民，你說的不對！不對！」制服先生將說完，老人未及答覆；即被對過一位長袍馬褂的乘客把話接過去，他說時還搖晃着一隻手。

「啊，永生！是你呀，什麼時候上的車，我怎麼沒看見你？」那位制服先生招呼將才答話的他，看樣他們一定是相識。

「我上車的時候，走在你後頭，還……你沒看見，後來你和老師傅……」

「永生，你怎麼說我說的對呢？」他要書歸正傳了。

「當然囉，人家念的是「阿迷狀佛」，你說

是「阿彌陀佛」，不僅字句不對，連事實都不對！」

「怎麼不對呢？」他有點羞惱的問。

「你看拾級，不信，你問問老師傅，看我批

駁的對不對！」他用手指着老人，請求判決。

「咱們先不用問，你說說你那個對的吧！」

「我說啦！」

「你說吧！唉，我上裏邊坐坐，你挪過這邊

來吧，說話也方便，省的離遠了別扭。」

「好吧！」那位長袍先生很快的挪過來，好像正請所願似的。

「永生，你說吧！」他又在催促着。

長袍先生拍了拍衣服，從頭上摘下禮帽，兩隻腿交差着，便開始說法了：

「朝代和地名我可不知道。這世上有一個員外，外號人稱楊善人，家裏有個僕人，名叫「阿迷」。從五六歲就被員外買來，漸漸長大了，在家裏做些粗碎活；人很老實，就是有點笨，像個大便瓜似的，人家教他幹啥，他幹啥他也不問好歹。就有那些壞同伴，特意要笑他說：「阿迷！他答着那惡腔：「做啥！」人說：「給你娶個媳婦好吧？」他說：「俺不要！」人說：「你怎麼不要？」他說：「那天我跑到書房裏，跟員外老爺說：「我要娶個花媳婦。」員外把桌子一拍說：「哼！你也要娶個花媳婦，你看你那德行！給你個媳婦你能管得了嗎？還不是……誰教你來的！」我說：「是老爺！」他說：「那不是個好東西！不要聽他的話。要媳婦做啥，那簡直是老虎，會咬人。」我說：「會咬人嗎？」他說：「還會喝你的血呢！你沒見你東院的二大爺，從先又白又胖，娶了媳婦不幾個月，就被老虎把血

喝乾了，又黑又瘦，前些天不是死了嗎！你沒看見呀！」我說：「老虎怎麼不咬爺？」他說：「我會念咒，我一念咒老虎就發怕；有的都敢跟我熟了，所以老虎不咬我。告訴你：以後你可聽那老虎遠遠的，小心點別敢咬爺；咬爺你就不穩口，那就沒有你的小命啦。去吧！下次不許你再說要娶花媳婦，我聽見是不依的！」那天我從書房

裏出來，看見小弄打三天房裏出來，嘴上海紅，我怕她看見咬我，趕快跑到屋裏躲着，餓了大半天。」他說到這裏還搖着頭說：「俺不要花媳婦了！不要花媳婦了！」

就因為這樣要拉瓜印的，人家都好欺負他；有時候做錯了事，碰壞了東西，人家都賴他。員外一問：「這事是你做的嗎？」他說：「不是！」員外說：「人家說是你做的。」他不言語了。員外知道他是個神經不全的人，也就不加深究。日子常了，事情也多了；伙計們丟了一條褲子，也說是阿迷；廚房裏打一個碗少一雙筷子，也說是阿迷；橫豎事都上他身上推。員外就有點煩了。心想阿迷再傻，錯事也不能都是他做的？我得試驗試驗！有一天晚上，他等人都睡了，偷偷的把天井裏荷花缸砸壞了；天明他把家人都教到廳前故意的問說：「這荷花缸是誰弄壞的，你們自己趕快說出來，說出來也沒事，還賴得自己直爽，坦白！若隱匿不說，我調查出來可不客氣的一問了半天，有的說不知道，有的說八成是阿迷；就有個年青小夥說不錯，是阿迷，我還看見他昨晚在院裏丟石頭玩呢！」員外把阿迷攔過來問他：「荷花缸是你弄壞的嗎？」他說：「不是！」員外說：「有人看見是你弄壞的嗎。」他不再言語了。好像似是我弄壞的，我就受處好，何必多辯呢！員外也沒處罰他，只說：「下次做什麼要留神，不要粗率從事。」他答應着：「員外說：『你們都去吧！』於是大家就散了。」從此，員外知道阿迷是個憨厚人，格外的厚待他。

有一天下午，來了一個和尚，長了一臉遊着

，那的臉面直流鼻血，老遠的一股一股的走來。人家見了有點討厭的說：「你化着嗎？這兒已經過了飯時，你到傍處去罷！」和尚說：「我不化着，你們這兒有個教阿迷的嗎，請你把他的來我跟他說句話好嗎？」一個人說：「有！你等等我替你去。」那人到院裏找着阿迷，故意逗笑他說：「阿迷！你師傅來啦，在外邊等着呢，叫我來找你的；快去磕頭認師傅去罷！」阿迷真個的跑到和尚跟前跪下就磕頭敬着：「師傅！是你教我嗎，做啥？」和尚說：「我要到清泰去，趕上長疔痛的走不動；你跌着這送我好不？」阿迷說：「有多遠那？師傅！」和尚說：「不遠，一眨眼就到。」阿迷說：「好，你伏我身上來罷，師傅！」和尚說：「你得閉上眼睛。」阿迷說：「那這能看見走道嗎？一下子不得掉落山溝或水坑裏去！」和尚說：「傻孩子！你不要用這俗眼看，俗眼裏看的竟是非人我，你要用你的佛眼看一切；佛眼就是你的心，心眼要放正了，處處都是光明大道，還有什麼不平的境界呢！假孩子，你聽師傅的話沒錯！師傅不能向場道上指你。」阿迷說：「聽師傅的話，我閉上眼睛，請你過來我跌着罷！」和尚過來伏在阿迷身上，阿迷逆開大步就走了。走了一會，覺着腳下發根，有點飄飄然然的，耳傍只聽得呼呼風聲，他臉的也不敢睜眼。這合衆人見阿迷同和尚說話，也不知說些什麼，都忙着幹活，也沒理會這些。再抬頭一看，和尚同阿迷沒蹤。衆人都很納悶！就說：「人眼着：『看啊！那不是阿迷嗎？正西！柳樹上邊看！』衆人手打涼篷順着那人指處看去，可不上是？一片白雲彩裏，正是阿迷，身上跌着將才那

位長了滿臉遊着和的和尚。這一下，就哄醒起來嘍！衆人拍着手的喊：『都來看哪！都來看哪！阿迷跌佛啊！阿迷跌佛啊！』

長袍先生說到這裏很自得得意的：「天民，我說的合理不合理？你說的……不對！」他又很快的兩眼轉向老人：「我說的不錯吧？老師傅！」

老人笑了笑。很和緩的說：「你說的阿迷跌佛，倒比他的體狀佛有枝有葉；可是有點玄虛，難以令人置信！想必都是有所根據。」

「嘿嘿，沒有根據！」兩人同時答着，臉上一泛起微顏的冷笑。

「啊！原來是『道聽塗說』，這些話本是那共無知識的人，抗長工放小牛的，陰天下雨沒有事，吃饱了在牛屋裏窮聊的話；如果出諸二位大雅先生之口，未免有失人格！」

一席話把二人說的呆若木鷄，不像先前那末趾高氣揚居傲驕了。

「那末，我們說的既沒根據，請老師傅你說給我們聽聽，倒是怎麼一回事？免得以後再以訛傳訛了。」那位制服先生懇乞着，態度很謙遜的說。

「對啦！請老師講一講，我都聽聽！」七八個人異口同音的說。

「原來那位長袍先生，在這兒比手畫腳的說得體貌動人，早有多人聽得心動神移了。打個圈仗似的，把他們三人的坐位三面圍上。衆人心想：如果和尚再一講，也許比那位長袍先生講的更妙，更神奇！所以在催促着：

「師傅講吧！師傅講吧！」

老人整了衣服，看看手中的念珠，莞爾的說：「我聽的恐怕不能比將才這位先生說的中批，也沒有那樣神奇。不過略略解釋釋釋大家對佛教的錯誤觀念；和阿彌陀佛的歷史！阿彌陀佛四字是梵語，此翻無量壽，亦翻無量光；就是壽命光明無量無量的意思。是現在去此十萬億佛土西方極樂世界的教主。本是一個國王，後來在世自在王佛所，乘因出家，名號法藏比丘。他當時在佛前發了四十八條大願，莊嚴極樂，依正二報；所以極樂世界都是金銀布地。那裏有：七重欄楯，莊嚴遊昇；七重羅網，莊嚴容界；七重行樹，莊嚴露地；還有七寶池，八功德水；統而言之，極樂世界的一切——亭臺樓閣，完全是七寶合成的；不像我們這個世界這末污濁。談到極樂世界決定是有；不是非生的寓言；不是黃帝的蒸嘗國夢，也不是馮耳的烏托邦。諸位先生如果不信，儘管看看佛教的阿彌陀經，無量壽經，和佛說觀無量壽經。他可證明我說的不是杜撰！而且！」

次——灰灰——火車忽然嘶吼起來。

「喝——到來囉！」有人這樣囁語。

車上的秩序馬上紊亂起來，像什麼裏搗一棍似的混亂。

「老師傅！領教領教！再見！再見！」兩人異口同聲的，含笑着溫和的說。

「不敢當！不敢當！再見！再見！」老人也道歉着和藹的說。

這怪蟲又把乘客都整個的吐出來。

人像潮水般向車外擁擠着。老人魁梧的身形，漸漸消失在人羣裏。

北平西郊模式口承恩寺復初寄

我們不要做自由的罪人 昌言

由於強橫政治的壓迫許多弱小民族都得不到自由，不自由的日子過久了，乃不知不覺的從悲憤的情緒中發出被動人最不可摧毀的革命性的呼聲：「不自山，毋甞死！」這一聲巨響，好比青天霹靂，原子彈爆炸，震醒了所有被壓迫在強權之下的可憐羣，一致奮起要求他們天賦的自由。是的，人生沒有自由，那就「生不如死」，毫無滋味了。所以為自由而犧牲，怎



防癆第一

治療肺病首重營養營養充足則抵抗力強感癆菌無由侵襲本品為魚肝油精製劑中之最優良者療肺強身功效卓著不何同類製成能望其項背

好力生

比目魚肝油精
分膠囊劑滴劑二種

信誼藥廠著名出品

麼樣都是值得的。現前印度的聖雄甘地，和尼赫魯，他們是爲的什麼，是爲的爭取印度民族自由呀！

啊！「自由」之神，是多麼的尊貴呀，爲自由而犧牲的，又是多麼的可敬可佩呀。然而魚目混珠，也有不知自由之真義的魔王，即自由之盜，揭自由之旗，以號召天下。誰不透過斐祇老虎的人，開風響應，爲之作走狗奔勞不息。其實，他之所爲，完全與自由之意義相反。他本身做了最不自自由的人而不自覺。可憐可憐！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日本的侵略軍閥，他們生前都自稱爲自由而戰的，而自由的真理，都被他們曲解了，埋沒了。他們都是污辱自由的，是自由的罪人！

現在有一羣站在自由旗幟之下的小醜，天天在人間橫行，殺盜淫掠，無所不爲，專以侵犯他人的自由爲自由。殺人殺得疲倦了，在曠野裏蹣跚而去，口中還在說着廢話：「你們都來擁護我，我爲你們的自由而奮鬥的」？其結果，徒然增加了社會的罪惡，沾污了自由的青史。他們這樣的作風，顯然是向「爲自由而戰的人挑戰」，不知道希特勒的前車可鑒，不願慮他們的下場可怕，我有點犯人擔憂，爲他們着急！

啊！不自由，毋甯死。自由之神是多麼值得崇拜，自由之花果，又是多麼光明可愛！可惜被這班奴隸根性值不得享自由之福的人們，把她——自由沾污了。使另一羣吹過「口頭自由」之響的人們，一聽見「自由」二字，都有點胆寒不敢傾談。舉個例說，飛機本來可以越山過海，打破空間的阻礙和時間的限制，給予人們多少便利，誰不歡喜？及至牠嗚呼叱咤，橫空飛舞，發作牠的殘酷性，生下幾枚炸蛋，頓時毀滅了錦綉的建築物和人畜的生命，使人類趨於悲境。從此以後，人們聽說飛機來了，總不免有點心顫！

這樣說來，自由是要不得了。不，絕對不，因爲自由本身沒有罪過，並且也太寶貴了。只是人們糟蹋她吧了。

現在人類求自由平等的呼聲，高漲雲霄，但仍有人在摧殘了自由之花，打落自由之果，用種種方法擋住他自由的去路，用恍惚迷離的煙霧彈，掩沒他所對自由的信心。弄得他進無所依，退無所據。只得在黑黝黝的人海裏，徘徊着，躊躇着，這是人不人道的！

朋友：你不是在求自由嗎？你不是正奮志爲全人類的奮鬥而犧牲嗎？

我懇求你：不要說空話，說空話不是欺人，即是自欺。是沒好結果的！我希望你放棄貪慾，忿恨，嫉妬，殘酷，野蠻，野心，驕傲。用你的仁慈，博愛，正智，正義，誠懇，利他的精神，照着佛陀所指示的人生應走的光明大道，明白宇宙因果法則的真理，去尋求我們每個人所具有的自由，去享受寶貴的自由的自由。

朋友：我們要好好利用我們寶貴的自由，不要做自由的罪人！

第一卷 第十二期 目錄

讀葉萊士致杜魯門書後	益翁
所望于上海參議會者	益
看尔人尙有軍紀否	葉
佛教與佛學	譚輝
一週人世、一週佛教	記者
十九年閏別	大雁
日連坡母	智廣
火車	復初
我們不要做自由的罪人	昌言

羣 週 報

每星期一出版

社址：上海玉佛寺

代售處：全國各大書店

定價：零售每份二角，全年廿元

社長：太

編輯部主任：福

校：印

發行部主任：止

助理發行：法

電話：三〇三一五

源方泉善虛

覺群週報

Chuh Ching Weekly

(中記登請中在刊本)

期三十第

版出日七月十年五卅國民華中

佛教徒獻校祝壽

福善

本年十月九日(即國慶前一日)為 舊主席六秩誕辰。主席領導北伐成功，領導民族抗戰勝利，勳功偉績，在我國近代史上，當永垂不朽。惟茲六旬大慶，凡我國人，自應不勝慶祝，熱烈慶祝。但主席已訓誡全國人民：建國期間，艱難困苦，倍於戰時，應全力以赴建國事業，勿於生辰有所浪費。主席倡導節約的德意，實不容吾人稍加違背。頃京滬文教界有獻校祝壽之議，既遵循了主席的節約訓示，又對建國事業有所幫助。此舉可謂能見其遠，能見其大。現在漢口滬陽廣州等地已紛紛響應了。我全國佛教徒，對於此於國於教都有莫大裨益的教育事業，自不應後人。

我們曉得，在建國事業當中，看近一點，似乎最求政治經濟等最為急需。而看遠一點的話，再也沒有比教育還根本更急需了。語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百年大計，有教育，才有人才。不過，我國現前的教育，還未能盡善盡美，還有改善的必要。因為社會的好壞，是人類造成，而人類的好壞，則是教育造成。可見教育的本質，與受教育的青年，關係很大。所以我們注重教育本質的改善。

主席說

「生命的意義，是創造其宇宙機起的生命。生活的目的，在增進我人類全體的生活」(見中國之命運一九二頁)。這就是說：我們要創造新的宇宙，我們要為全人類幸福而生活。如此胸襟，何等闊闊！堪世第一流的大政治家，除已故的羅斯福以外，罕與共匹。主席這種大的精神，適與佛教「普利宇宙眾生」的思想相契，我們堅決的主張，這次所有為主席祝壽的學校，應以此思想探入為其新教育哲學基礎。一向，國家主義教育，特別是軍國主義教育(我國尚無)，多少都使人們注入了尊己凌人的狹隘思想，這是極危險的。生於其心，發於其政，自我誇大慣了，動不動會長見人的。若今後的教育，尤其是佛教徒祝壽的獻校，能摻入 主席「為全世界人類服務」的精神，不斷的奮鬥下去，蔚為風氣，成為習尚，截止已往人類自私自利的錯誤，則十年二十年以後，主席七八十大慶時，將看得了他的壽校教育出來的一羣新人，也就是看到了他的世界和平運動的下一代的繼承者。

第一卷第十三期 目錄

佛教徒獻校祝壽	福善
「不能守僧戒，還俗勿污僧」讀後感	性初
僧青年應培植研究佛學的興趣	魏然
「不正如」	魏然
佛教與佛學(續完)	魏然
一週人世、一週佛教	魏然
沙裏淘金	魏然
人生	魏然
我的看法	魏然
怎樣使佛教新生	魏然
心中的苦悶	魏然
我信佛的經過	魏然
從漢口到西安	魏然

「不能守僧戒，還俗勿污」

僧讀後感

性初

頃讀覺星週報第五期「不能守僧戒，還俗勿污」一文，觸發我的一點小感，我也來嚙嚙幾句。

我對於一個出家人，當然是受過具戒的比丘；尤其那些曾研教理的智牌法師；如果不能遵守佛的深殺盜妄四根本戒，尤重淫戒。乾脆一點，不如痛快來個「不能守僧戒，還俗不污僧」的好！

四服穿着，皮鞋穿着，這樣的人格，是多麼坦白，多麼光榮！何必穿若偏衫特別別的，滿胡同亂攪亂衝，偷偷摸摸的做那些不能見人的事？教外人知道了，反來不分皂白的說「和尚沒有好的！」這真是俗語說，「一泡剷屎填紅醬。」何況這屎又不一泡呢！

對這樣人，我們請他自動的退出清淨海眾之外；願他因佛教而「流芳百世」，不願他因佛教而「遺臭萬年！」

「不能守僧戒，還俗勿污僧」的文裏作者說：「惟是犯僧根本戒甚至淫戒，仍覆視過掩，甚而尚敢公然主持寺院，主事講堂，恬然不知羞恥，真是大家不如，毫無慚愧的阿鼻種子，我們僧中有知道這種僧污僧辱僧敗僧破僧的惡僧逆僧，務要喝破而攻之，不令留在僧內查僧。」

在這裏我要說：惟是犯僧根本戒甚至淫戒的，多是有他們的邪地位。這些人要佔罪惡的十分之六七。因為他們有和那些邪緣接近的機會。如果你是一個窮得不名一錢的小清衆，根本和外邊聯絡不上，你能做什麼壞事！再說住常有住常住的規矩，你能自由出入嗎？你能在外面隨便嗎？

至於作者說「務要喝破而攻之」的話。我的佛爺，可著教那些傻瓜搗「馬蜂窩」罷。如果你能排實實的住着，認為「各掃自己門前雪，——勿甯說是「各掃自己身上雪。」誰作誰受，管他的！那麼你住清衆，沒事！假使你認他的行為影響寺院名譽，並影響佛教的感個前途，要對他加以檢討，糾正！想揭穿他的西洋鏡？好，你小心着吧，他的大米白麵

照常吃，你的窩窩頭算唔不啦！所以「攻而去之」的話，不能委之那些有心而無勢無力的人。那麼，這只有渴盼着將來中國佛教會聯委會通行的如何啦！

抑有者，我們對這些犯僧根本戒者，也要加以諒解。因為都是一個業深障重的凡夫，再加上有那些不良的環境沾染着。人非木石，誰能無情，誰能有那種堅而不搖的定力？就難免業不自主的做出那些不道德的事來；可是良心發現的時候，也覺得誠惶誠恐的慚愧莫名吧？！

爲什麼不毅然決然的捨戒還俗？說到還俗又談何容易。第一是還俗後的生活問題，不易解決。第二是自己沒有什麼真實學問，技能。出苦力不成，做生意不成；既不能努力奔波，又不能做提籃叫賣的小販；如果還俗，那不是自投絕路嗎！所以這些人甯可做戒犯僧的賊做比丘濫學僧偷，而不去做那坦白脫繭的光明磊落者。

我們要不教這些敗類在僧羣裏立足，並防止以後同類事件的發生，就得來一次大掃蕩。由佛教總會，責令各省縣分支會，調查現在各寺院之僧伽，無論主持，職事，清衆，有犯僧根本戒者，勸其改過自新；三次情惡不悛，則勒令其還俗。如視其暫時無力謀生，應由教會代爲謀策；或發給三個月或半年之生活費。此款由教會或其原來剃度之寺院撥發。——這理由是：如果不令他還俗，不也得吃和尚的飯，做收墳和尚的事嗎！若硬把他驅出山門不問，那不是驅人於滅亡之途？是有傷我們的慈悲之心的。

所以今後各寺院之寺主收徒，凡年未滿二十意志未堅者，不得與受其戒。如有還俗之意，應聽其還俗。莫要以爲起從小好容易培養到這種程度，還俗不可惜了嗎！不是白費一番心血嗎！這是錯誤的見解。如果他脫離後，真能做個什麼省長主席團團的差事，你找着他了，他能忘掉你是他的師傅嗎？不能罷！

現在社會上風行「集團結婚」，我們和尚來個「集團還俗」。非這樣澈底汰除一下，僧眾不能清淨，佛法不能爲社會尊重，僧伽的立場不能提高！

這是眾生一點殘陋偏見，賢諸海內大德長者以爲然否？

十月四日在北平

僧青年應培植研究佛學的興趣

塊 然

在泰縣光孝佛學研究社講

人們要想去做一種事業，或研究一種學理，必先對這事業和學理，具有深察的興趣；然後再加以專心努力，才能够獲得成功！

興趣的不同，有的是出於天賦；有的是由於培植。如英國的達爾文，幼年的時代本不好學，却很喜歡打槍、逐狗、殺鼠，他父親令他去學醫，不久他就自動的廢學。後來他到康布利基大學去習學經典，遇到了韓恩洛主講天然學，令他每天到深林中去採花草，捕蟲鳥做標本。他就很喜歡地學習動物學和植物學，後來竟成功為進化論的首倡者。又如法國的拿破崙，他對於軍事學的興趣非常濃厚，就是在劇場和俱樂部裏面，他腦海中所盤旋的，都是些調兵遣將的計劃；所以他能够成功為卓越的軍事家。他們的興趣，是出於天賦的！又如我國的袁禹鈞以義方教子，後來他的五子總成了名，人稱為賢氏五龍；而袁禹鈞也受到「嚴樞一株老，丹桂五枝芳」的讚美。又如孟母的三遷，遂造成孟子承繼聖學的基礎。他們的興趣是由於培植的！

僧青年是未來佛教的主人翁，是復興佛教的中堅份子；必須對於佛學，有了精深的研究，才能够荷辦「自覺覺他」的任務！但我看現在的僧青年，有很多是對於文學和其他的世學頗有興趣，而對於佛學的興趣却很平淡，或者簡直是等於零。這實在是「輕重倒置」，是一種錯誤的現象！要挽救這種錯誤，只有趕快地來培植研究佛學的興趣！

要怎樣才能够培植出研究佛學的興趣呢？我以為有兩個方法：（一）從行動上去體味真理，從事實上去證明理論。（二）要了解佛經中的名數和術語，要認識它的特殊文體的格調和風趣。

佛學是最高理智的結晶，理智的泉源是「人人本具，個個不無」的清淨真心。佛陀說法四十九年，無非要人們能够認清身心的真妄，而從事於息妄歸真。息妄歸真的要訣是修習禪定，所以研究佛學的人，必要兼習禪

定，才能够體味到經典中所說的妙義；不然，就會誤認它是重複和虛玄，而感覺乏味和失望了。一方面還要多看大德高僧的傳記，廣搜可靠的神鬼果報的眼前事實，證明因果輪迴的真實性，自然會覺悟到研究佛學的可貴了。

佛陀是從修習禪定而獲得最高理智的成功，歷代的大德也都從修習禪定而獲得真實的智慧和受用，這裏我把明末的慈山大師引來做個證明：大師在他的年譜中自述習禪的收穫，在他三十歲的那一年，住五臺山的北臺，修習禪定。年譜中有一段說：「予日食麥飯和野菜，以合米為飲湯送之。初人送米三斗，半載尚有餘。一日粥罷經行，忽立定，不見身心，唯一大光明觀，圓滿湛寂，如大圓鏡，山河大地，影現其中。及覺，則朗然，自覺身心，了不可得。即說偈曰：「瞥然一念狂心歇，內外根塵俱泯滅；翻身觸破太虛空，萬象森羅從起滅」。自此內外湛然，無復習歷色相為障礙，從前疑會，當下頓消，及視釜，已生塵突。以獨一無個，故不知久近耳」。這是大師敘述悟道的境界。到第二年，年譜上又說：「予年三十一，春三月，避池大師遊五台，過訪，留數日，夜對談心甚契。是年予發悟後，無人請益，乃展楞伽印證。初未則講此經，全不解義，今但以現量照之，少起心守，胡不容思量。如是者八閱月，則全經皆通，了然無疑。秋七月，平陽太守胡公，轉薦平兵備，入山相訪。靜室中，唯鑪香茶墨墨耳。時下方正酷熱，聽從到湖中蒞冰嚼之。公見曰：「別是一世界也！吾到此，世念如此冰耳」。是年冬十月，塔院主人大方被謫訟，本道擬押還遺俗，叢林殘廢。廬山僧空師來，與予同居，適見其事，大苦之。予曰：「無傷也！」遂別胡公，冒大雪往，及見，胡公欣然曰：「正思山中大雪難禁，已作書遣迎，師適來，誠所感也」。然竟解釋主人，道場以全。固留過冬，朝夕問道，為說緒言。開府高公，移鎮代郡，聞予在塚中，乃謂胡公云：「家有園亭，多題詠，欲求高人一時！」胡公誌之。對予言，

予曰：「我胸中無一字，焉能為詩乎！」力拒之。胡公乃取古今詩集，置几上發予詩思，予偶揚之，方構思，忽接一動，則詩句迅速不可殫括，胡公出堂回，則已落筆二三十首矣。予忽覺之曰：「此文字習氣魔也！」即止之，取一首以塞白。然機不可止，不覺從前所習詩書辭賦，凡會入目者，一時現前，逼塞虛空，即通身是口，亦不能盡吐，更不知何為我之身心也。默自視，將欲飛舉之狀，無奈之何。明日，胡公送高公去，予獨坐思也。曰：「此正法光禪師所謂禪病也！今在此中，誰能為我治之者。予無坐思，獨有熟睡可消。」遂閉門強臥，初甚不能，久之，坐忘如睡。童子啟門不開，推之不應。胡公歸，亟問之，乃令破窗入。見予擁席端坐，呼之不應，結之不動。先是背壁中設佛供案，有摩子。胡公拈之問曰：「此物何用？」予曰：「西域僧入定，不能坐，以此嚙之，即覺矣。」公忽憶之，曰：「師入定耶？」疾取摩子耳邊嚙數下，予始微醒，開眼視之，則不知身在何處也。公曰：「我行，師即閉門坐，今五日矣。」予曰：「不知也，第一息耳。」言畢，默坐諦觀，竟不知此是何所，亦不知從何入來，及回觀山中，及一往行脚，一皆夢中事耳，求之而不得。則向之徧空擾擾者，如用收雲散，長空若洗，皆寂然了無影像矣。心空境寂，其樂無喻。乃曰：「靜極光通，寂照含虛，空虛，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佛語真不吾欺也！又在四十一歲的那一年，大師往東海半山海印寺，年譜中有一段說：「一夕，靜坐夜起，見海湛空澄，雲月交光，忽然身心世界，當下平沉。如空華影落，洞然一大光明，了無一物。即說偈曰：『海湛空澄月光明，此中凡現絕行蹤；金剛眼突空華落，大地都歸寂滅場。』即歸室中，取楞嚴印正，開卷即見：『汝心汝心，外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則全經境界，了然於心目。隨命筆述楞嚴鏡一毫，樹才半枝，已就。時經方開靜，即喚維那入室，為予讀之，自亦如開夢語也。這樣看來，可知佛經中所說的玄妙道理，都是佛陀自證所得的境界。這種境界，只有修習禪定，才可能領悟！所謂「以心印心」。禪定的功夫地一分，則對佛經的認識也就深一分；禪定的工夫愈進步，則對玄妙的道理也就愈覺得親切有味；而研究佛學的興趣，自然日漸濃厚，不可動搖。

人類中所發現的「借屋還魂」(生下來即知前生的事)「人鬼交談」等種種的事實，都可以證明因果輪迴的真實性；都能够增加我們研究佛學的興趣。我們只要隨處留心，因果的事實，是隨處可見的。即我本人親見親聞的事，也就不少。這絕不是科學家們拿「神經作用」一語，就可以輕輕地抹殺的。我當說：人類中要是沒有一「坐脫立亡」的大德，和「借屋還魂」「人鬼交談」等事實，佛學的價值，就要失其大半。而我們也不可不必

來做和專研究佛學了！因此，修習禪定和搜集因果輪迴的事實，是培植研究佛學興趣的第一個方法！

翻開了佛經，便覺到「名教」和「術語」的「觸目皆是」。初心學佛的人，對於這些陌生的習句，往往有「莫名其妙」和「望而生畏」之感。其實這些名教術語，大多含有佛學的奧義，只要能有耐心把它研究透徹，自然會「引人入勝」；所謂「析微擅片片皆香」。要是能把這些名教術語，研究透徹，擇要地用淺顯文字發揮出它的含義，不但可以培植自己研究佛學的興趣，還可以使佛學普及大眾，深入人心。

佛經的文體是特殊的，而它的格調和風趣，也和普通文學不同；我們必須先認識它的特殊之處，然後才能欣賞它的格調和風趣。關於佛經的特殊之處，無任公說得是詳明，在他的翻譯文學與佛典的文中說：「吾輩讀佛典，無論何人，初展卷必生一異感；覺其文體與他書迥然殊異。其最顯著者：(一)普通文章中所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佛典殆一概不用。(除支謙流之譯本)(二)既不用駢文家之綺詞麗句，亦不采古文家之蠅墨格調。(三)倒裝句法極多。(四)提挈句法極多。(五)一句中或一段落中含解釋語。(六)多覆牒前文語。(七)有聯綴十餘字乃至數十字而成之名詞。——一名詞中，含形容格的名詞無數。(八)同格的語句，鋪排敘列，動至數十。(九)一篇之中，散文詩歌交錯。(十)其詩歌之譯本為無韻的。凡此皆文章構造形式上，盡顯一

新國土。質言之，則外來語調之色彩甚濃厚，若與吾輩本來之「文學眼」不相習；而率稱稍進，自感一種調和之美。我們不論在那一部經中，都不難找到上述種種特點的例證。我們要是有慣了這種特殊的文體，自然會欣賞到它的「調和之美」，而研究佛經的興趣，也因此加強了。因此，了解名教和術語，認識特殊文體的格調和風趣，是培植研究佛學興趣的第二個方法！

能够把研究佛學的興趣培植起來，才可以研究佛學的奧義。佛學的內容，是博大精深無所不包的，所以人們有「世間好語佛說盡」的諺語。我們研究佛學，同時也要研究世間各種學說，余來和佛學互相發明；把佛學中有關於政治、經濟、倫理、心理、生理等說，加以分析、整理、發揮；余它的真理去糾正各種學說的錯誤，以收「補偏救弊」和「普度眾生」之效。這便是隨順佛陀說法救世的本懷，也就是我們青年研究佛學的目的和責任！

現代學佛的人，是應該曉得「佛學為體」「世學為用」的道理的；所以我很希望本報的青年，能够照我說的兩個方法，去培植研究佛學的興趣！

三十五年九月二日于海陵光孝寺

不正知

隨 緣

「不正知」，是「於所觀境誤解為性」。馬叙倫氏在「人民自己來解放吧」一文（見民主四十三期）裏，露解却佔了整個篇幅。

他說：「所以我敢提出人民自己來解放的意見，因為自由不是天賦的，孫先生已經這樣說過。那末，政府這樣剝奪我們的自由，我們除了和他奮鬥爭取，不會得到自由的。……」

他又說：「我們怎樣來解放自己，我們先得自己具備一個先決條件，這個條件只有三個大字叫做『預備死』。大家具備了這個條件，一定是『無往不利』。我們怎樣表現出我們已預備死？只在我們當說的說，當做的做。古語說的『百折不回』。孟老先生說，『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大丈夫就是預備死。……」

在馬老先生的心目中，以為今日的內亂，全是政府的不是。政府剝奪了人民的自由，反對政府就是在解放人民的不自由的。對於掛的「民主」招牌，實行「獨裁」政治的，馬老先生朦朧着難道就一無所知嗎？

我們就算贊成馬老先生的主張，這樣辦法，就「人民自己來解放吧」。那末就先請馬老先生將在所謂「解放區」裏的全部軍隊及「政治」人員，一例開到區外去奮鬥，不必再在區內的城市鄉村，好讓人民自己來解放，來爭取自由，來過自由的生活——居住自由奮鬥自由的生活吧！

蘇北沒有「下關」的解放區，依照馬老先生的說法完全是自由的，那末，馬老先生儘可去「當說的說，當做的做」，亦不必「預備死」，就去做一個「大丈夫」吧！

偏見

什麼地方有這樣一個故事；某人家新造了三間房屋，有位一隻眼的朋友去恭賀，跑到新屋門前，對主人說：「房屋造得真漂亮，可惜只有一間半」。主人覺得此話則不吉利，隨即攔了他一掌，等他右邊一眼被打轉去才看見左邊的屋子，他道「這邊還有一間半」。現在有很多人犯了這個毛病，只看到一面，還有一面沒有看到，就輕易地據以批評。這種浮囂動盪輕舉妄言的過失，都是吃的一隻眼睛的虧！

年來有幾種刊物專門批評政府的，文章實在寫得好，尤其標題都非常醒目能吸引人的注意，內容講得也免強成理。但可惜多半是只看到一面，多半是從偏見而發出的話語。這一類人，皆可名之曰「一隻眼的朋友」。比方關於李二案，雖然發生在遙遠的昆明，一經一隻眼的朋友們文筆描寫，就能惹偏見的臆測來作判斷。可是一方面近在咫尺的蘇北，被共軍用水攻，陸沉了五百方里的一幅流民圖，以及流亡在京滬揚線上的慘痛呼聲，一隻眼的朋友們，不但是充耳不聞，過目不見，連一句同情的人話也不說。真不知是

何居心？

還有所謂各黨各派講話的人，也有若干偏見如一隻眼的朋友同樣誤讀者。比如馬歇爾與司徒二氏聯合聲明後，青年黨左舜生氏發表書面談話，開頭一句就說：「我們主張召集一息奉建國談話會，因共兩方出席這個談話會的，只能限於同數的負責代表。」有什麼理由，因共代表要限於同數？左氏的意思很顯明：是認為凡屬政黨應一律平等，由此開端，將來各黨各派才好按例相爭各種會議出席代表的所謂「同數」。又如民盟張中府談：「因共軍事衝突擴大，人民遭殃，此種責任應由雙方負擔。」依張氏之旨，應該「只讓共軍打人，政府軍民挨打」，否則「應由雙方負責」，想必這就是一只眼朋友的理由吧？

只看到一家藥舖的新招牌，却沒有看見它的假藥，其不知那種假藥除去可能麻醉少數無知的青年以外，對於人民的痛苦，不特不會治好，反而要加重。一隻眼的朋友，既無光明的眼睛，又無冷靜的頭腦，一味的散亂、浮囂、輕舉、動盪，寫不完「偏見」的文章，在此，筆者有一個建議：請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志士」們，不論是雙目一隻眼，如馬叙倫、張中府、左舜生諸氏等攜帶容到「民主政府」(?)的蘇北去過它三月五月的自由生活，換換民主的空氣，嘗嘗自由的味兒！夫然後再到上海來罵政府也不為遲。

本報第二十期出

佛教經濟專號

希各方關心佛教人士，參看本報第七期佛教經濟建設一文，惠以鴻文。

佛學 (完續) 佛與教

薩 埵

馬：這就是說：凡是「緣起」的，都是「性空」的，一切現象既然都是「緣起」的，所以都是「性空」的？

草：對極了！因為一切現象都是衆多條件（緣）的化合物，所以說它們都沒有真實不變的自性——自性空。（註十四）反過來說，衆多性各不同的條件（緣）所以能化成一切現象的，就是因為它們——衆多條件——都沒有真實的自性。舉例說：麥子所以能在水土等條件下生出麥芽的，就是因為麥子沒有「自性」——如果麥子有「自性」，那它就不應該生出性質不同的麥芽來。因為麥子如果有「自性」，那它就應該直接地生出「性」質相同的麥子來才對呵。麥子既不能直接地生麥子，可見麥子沒有「自性」。因為麥子沒有「自性」，所以它才能生麥芽。這種

由空而有，有即是空的科學的法則，可以應用於自然的和社會的一切現象。自然的和社會的一切現象，都是在這種「空——有——空」的科學的法則的支配之下而生起，發展，和消滅的。這種「緣起性空」論的科學的宇宙觀，不但解釋並解決了關於宇宙現象的全部的問題，同時也發達了屬於宇宙本體的所謂奧秘。那就是，科學的「緣起性空」論的宇宙觀，既指實了一切不合乎客觀法則的粗俗頭腦，又否定了一切不合乎客觀法則的神秘思想！

馬：關於佛學的真正意義的問題，這裏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不過，這裏我還有一個疑問，就是：以「緣起性空」論的觀點來解釋並解決宇宙問題，自然是「吾無間然」的！然而，照你上面的說法，不能不使人懷疑到：修行解脫者又去契證個什麼呢？

草：好！這個問題問得很中肯。是的，在絕大多數的學佛者以及佛學家們的意識上，幾乎都是全稱地肯定了一個形而上的實在——不空的真如作為企求解脫者所修證的對象或目標。可是，在「緣起性空」論的觀點下，却不是這樣。根據「緣起性空」論的說法，修行者所契證的不是形而上的實在，而是來自經驗的諸法無自性的空性。就是說佛法中的修行者，根據「緣起性空」的法則，而去證成其「緣起的淨化」——灌漑汗染，契合清淨，都是一種「緣起的淨化」！佛格的完成，便是「緣起淨化」的極點！而所謂涅槃，也正

是「緣起淨化」的究竟境地！如果離開「緣起淨化」的意義而企圖另有所證會，那是「有我」論者的有所得論。以「無我」為特見的佛陀正教，則必不作如是說！達到究竟的「緣起的淨化」的，便是澈證了諸法的空性者；同樣地，必須是澈證諸法空性的人，才能够究竟地澈底地達到「緣起的淨化」。原來「緣起的淨化」的解說論，便是建立在「諸法性空」的意義上的呵！

馬：根據你這「緣起的淨化」的觀點說來，那末，豈不是沒有無餘依涅槃了嗎？因為無餘依涅槃界中，是更沒有什麼「緣起」相的呵！

草：不！並不是這樣！所謂無餘依涅槃者，只是脫到了這種境地的，一切雜染的煩惱業和一切雜染的果報體「無餘滅盡」罷了；並不是說連一切清淨緣起法也「無餘滅」掉了。中觀宗的入無餘依涅槃界而智身不滅（即是「寂而常照」的）。便是顯示了這個道理。（唯識宗的「于無餘依涅槃界中阿賴耶識亦永滅故」的說法，看來似乎是不能不有問題的。）所以，「緣起的淨化」的解說論，不但與無餘依涅槃義相抵觸，恰恰相反，它正可以給無餘依涅槃義作註腳。

馬：哦！我的茅塞打開了！我已經明白了你全部的意見。好！草！讓我替你的言論作個簡單的結論吧！根據「緣起性空」論的科學的宇宙觀，得出了「緣起無盡」的「緣起的淨化」的解說論！根據「緣起的淨化」的解說論，乃又確立了包含「改造社會，淨化人生」的意義的進取不已的積極的人生觀！草！你說是這樣嗎？

草：正是這樣！

註一：四階級的思想，在最古的「梨俱吠陀

一週佛敎

武漢日報

九月

十四日載：太虛大師，現在中國佛敎會整理委員會常務主席，他不但

是中國佛敎的唯一高僧，並且是世界佛敎領袖者，同時，又可以說是一個學者，文化人，詩家，這種種的頭銜，還不是他的，偉大，但

的偉大地方，是愛國家，愛人類，愛世界，建設人間淨土，使世界人類，都能得到和平安樂的幸福，所以他數十年來，自東徂西，從南到北，都是以這個志願為出發點。二十八年，他奉命組織防團，率領漢航法師等，前往印緬等處，宣傳我國抗戰正義，途不辭跋涉，萬里遠征，到達印緬，及南洋羣島各地，得到了很大的收穫，增加抗戰熱力，這就是他愛國的事實，誰說和尚是消極的，明，此為過譽列國，著作豐富，與唐僧玄奘法

師可謂先後媲美。

太師以為弘揚佛法，普及世界，使萬邦協和，天下一家，非造就人材，不足以担當這偉大的艱鉅使命，於是僅創辦學校，培養人材着手，關於他創辦學校，在中國佛敎史上，可說并無前例，這也是他偉大的地方。

武昌在國民革命史上說，是著義的區域，若在中國佛敎史上說，是復興中國佛敎策源地。為什麼呢？大師創辦教育，是從武昌開始，首先設立武昌佛學院，有人說：武昌佛學院，是新佛敎的黃埔，這話倒有些相像。武院是民國十一年成立，今有二十餘年歷史了，內部設有研究部，大學部，中小學部，圖書館，可稱為我國佛敎教育的最高學府。

武院辦了兩期

人材輩出，如當代芝蔴，大醒，葉舫，印順，廣空，福善，法舫，一般法師，皆佛學淵博，筆下萬言，都承漢大師意旨，從事佛敎文化工作，像葉舫主編正信，芝蔴辦理中流，福善主編梵學週報，大醒著述很多，此外不一而足，這都是武院培植的人材，至民國二十一年，改組為世界佛學院，並設有圖書館，收買書籍，不下十萬餘冊，該院屬院有漢藏理學院，巴利文學院，及大雄中學等，均呈准教育部立案，不啻到了民國二十六年，日寇侵華戰爭發生，我國上下都在英明領袖——蔣主席領導之下，一致抗戰，至二十七年，武漢國軍轉進，該院職教員學生，以抗戰大義所在，均隨政府西遷，除一部份圖書先行運出，設法保存外，其餘所有，都被敵寇武易東木願寺劫掠一空。

好容易等到三十四年九月三日勝利降臨，所有全國各界，紛紛復員，世界佛學院，當然也不能例外，該院主任葉舫法師，首先由渝返漢，隨後太虛大師也由渝飛來，會同漢口佛敎正信會同仁，從事恢復武院工作，這一年來，關於重新召集董事會，（徵聘武漢名流賢達，如沈學年，李書城，楊在春，黎海樓，許益甫等為董事）收回院址，整理房屋，清理圖書，添置校具，等等工作，皆是葉舫法師負責辦理。

尤其收回院址，鳩工庇材，頗為不易，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世界佛學院，已經恢復舊觀了，所有以前教職員，如印順法師等，皆陸續到院，受業學生，也紛紛報名，本月十五日即舉行開學典禮，從此武昌千家街，又可聞嗚呼絃歌之聲了，當記者前往參觀時，承葉舫法師告辭，以上種種情形，現在該院，雖不能比武漢大學富麗堂皇，而整潔寬敞偉大，佈置簡樸，亦不愧稱為最高學府。

四川成都

寶光寺，年逾古稀之無窮太老和尚，早年曾破參于金山江天高峯等，為蜀中禪宗大德，忽於古曆九月十九日示寂，川中佛界人士，深為哀悼云。

新任麗水南明山

仁壽寺住持醒心，名馳遐邇，素為各界人士，尤其愛好山水，工於詩賦者，視為必到之地，且以戰後交通恢復，行旅便利，越山遊覽者，勢必接踵而至，惟無志以伴遊蹤洵為憾事，除致力整飭各處勝蹟外，爰有南明山志願之議，所冀遊南明勝蹟者，惠賜香牒，詳予指點，俾克厥成云。又作者曾來

附徵求太虛大師遊南明詩詞跋等。

上海佛學分會

第一次講演會，於九月廿二日下午三時在牛馬路清涼院舉行，由講演主任，正道法師主持，并請太虛大師到場指導，會場空氣，亦充滿莊嚴肅穆。大會開幕。由正道主任報告籌備經過及意義，繼由太虛大師略講世出世一切法可判為四法，一情識法，二理智法，三靜慮法，四淨智法，闡述簡明。再由新從香港來滬之巨贊法師，演講「道德律與文化脫節」，泛論今世社會人心之墮落，由於普遍的自利之結果而導致今日世界紊亂諸現象，乃屬必然而決不可倖免的。末由巨贊法師，陳子琦居士，發揮對今日佛教之危機，社會與以不良之壓力，吾人應速自覺自勉，爭取信仰自由，同時弘宣佛法，以挽狂瀾！語語針對現實，聽眾熱烈掌聲不絕，間以後每隔一星期的星期日下午三時，仍舉行講演云。

上海市佛教會

會于二十六日下午二時，在靜安寺開理監事及諸山聯席會議，報告十九日諸願及各方交涉并參議會答覆情形。

古

歷九月十九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假抵擲路玉佛寺，召開弘一大師四週年紀念，并定自該日（十九日）起，展覽其生平所有墨蹟及其他附件多種，歡迎各界參觀。

湖南

湘鄉、楊家灘、道童山、善因老法師，自講學武漢南岳後歸來，創辦「佛學圖書館」，建築「念佛堂」，附闢花園蓮池，現值勝利復員，開放瀏覽，鎮象念佛，廣宣法化云。（我聞）

蘇州

舊學前佛學圖書館，為弘揚佛法，挽回趨避起見，特設贈書部，備有大批佛書善書，普週附送，惟以名目繁多，未便列舉，凡欲索贈者，可將擬索之書，多多開列，并隨附寄費郵票若干，逕函該館，即當派員代辦，以助學佛之興趣。

錫蘭

摩訶菩提會與中國世界佛學黨交換教師研究員，在錫蘭傳教之法務法師，曾撰專文歡迎錫佛來中國，文載于西安之「西北文化日報」廿日。

星洲

中國佛學會慈航法師等出版之中國佛學，擬自三十六年正月日起，改為「人間佛教」，并聘請國內外各佛學專家為撰述員。

大雄中學

由重慶佛教編纂處立，舉太虛大師為董事長，頃遷設南京以佛寺，以朱尚琳校長等之努力，已開學三星期，一上到二下八班共學生二百六十餘名云。

湘江一滴

少言

湖南通訊之一

二月裏死掉了空也法師，許多人都說湖南的佛教前途碰到了礁。可是，我佛有靈，却也有個把小子後生家拋頭露面了，整理佛教，復員學院，住持叢林，閉關修戒，鬧得烟霧冲天。結果是曇花只有一現。而老輩子的等如雨后的殘荷，明鏡，智圓，留聲的翠月，益陽的弘暢，却依然還是在領着後賢，埋頭苦幹。尤其是藍蔚明真兩師的精神之偉大，簡直像南岳的山！最近一週，湖南的中央日報也常發現有和尚

的字樣了，現在，獨錄幾段：

「本報南京特派員何夢壬九日發專電：俄光和高爾：中國佛教徒百萬，亦皆國民，故須過問政治，俱問政而不干治。（九月十一日第二版）」

「各縣通訊：南嶽上封寺，住持智圓和尚，素性清高，曾在抗戰期內建千台佛口於磨鏡台，追著抗戰陣亡將士及死難同胞，歷時三年。委座偕夫人親臨瞻禮，賞開南嶽數千年創舉。當當年南嶽論陷，和尚即逃獄北深溪，時隱時現，茹荼苦者十五年，不為敵人誘惑，始終保持正氣。國土光復，又為眾生懺悔罪孽，於去臘除夕起，掩關上封寺，至八月一日始出關，省府據報，以該和尚能於多難之秋，不為敵人誘惑，始終保持氣節，堪為佛門模範，特頒獎一册敬衛國區區一方，飭衡山縣長蕭希顏轉發，資費發揚，而增佛門光輝。（九月十四日第四版）」

「港粵通訊：……歡迎虛雲法師帶祖安法。預備中秋佳節舉行，追悼陣亡將士死難同胞水陸道場超度大會。……廣州實在有不少速官貴人為之忙碌。……市心中有大布招，表示歡迎，做和尚做到了這樣也可算是了不起的……（九月十五日第三版）」

中秋有感賦呈

陳子琦

蚌爛猶遍地，佳節月朦朧，欲把心源照，光輝澈太空。

中秋後二夕空中有微雨仍有塵韻

幾夜月朦朧，淡雲五碧空，嫦娥應有感，淚灑九州中。

一週人世

美紅十字會

主席訂立公約使戰爭人道化：(一)日內瓦公約(關於納兵與傷兵)之原則，應擴大及於受傷及患病之平民。

(二)平民醫院應予保護，此種醫院戰時可用紅十字標誌，以資識別。

(三)擴大人質，對平民採取報復，或對平民出以何種集體的報復行動，應正式禁止。

(四)為安全起見而圍禁之平民至少應給以戰俘同樣待遇。

(五)各種酷刑應予禁止。

(六)關於軍隊佔領以前平民各種無之檢舉或制裁，應予禁止。

(七)敵國平民或前敵國人民，被圍禁者，應有經由中立機關獲得個別及集體救濟之權利，與戰俘相同。

(八)佔領國應負責確保佔領區內全體人民之生活，並採取一切必要步驟，防止疫病。

(九)佔領國應准許佔領區內救濟平民事宜。

尼赫魯

發表外交政策之演說：(法國新報社德里廿四日電)印度國民大會中央委員會本日開會，黨主席即臨時政府內閣總理尼赫魯即席致詞，正式宣佈辭去黨主席職務。略謂：任何人以一身而兼任政府首長與黨主席兩職，必有責任過重之感，本人爰決定辭去黨主席一職，以便專心致力於政府事務。余甚望國大黨贊同臨時政府之組織，同時余可保證國大黨開日必將推行本黨政策。以實共產黨問題，共產黨處處與國大黨作對，已信用掃地。國大黨對共產黨之種種步驟，不可誤認為係針對蘇聯者。臨時政府之外交政策，將為獨立性質，不欲成爲任何外國之附庸云。

日人對懸掛國旗已無興趣

(聯合社東京廿四日電)今日爲日本秋季皇靈祭節，宮內舉行祭典，銀行及多數商店均休業，佔領軍當局雖准許日本公私房

屋是日懸掛國旗，但僅有少數國旗飄揚，某日人言：「日本人現對國旗不再感覺興趣了」。

李石曾曾平提倡素食

(本報北平二十四日發專電)平市文化界歡迎北平研究院院長李石曾氏，二十四日晨十時假中山公園來今雨軒開會。到有藝術、戲劇、美術、彫刻、音樂、教育、新聞各界多人。首由主席成舍我致歡迎詞，繼由李氏致詞。對於世界社，世界學聯及素食三項，有所闡述。關於素食部份，謂人類在不能消除弱肉強食之觀念前，世界和平將永遠無從實現。

杜魯門總統暢談和平之真諦

(美國新聞處華盛頓廿五日電)杜魯門總統今日在白宮接見美文教科學國家委員會委員，與各委員一握手後談稱：「余認爲文教科學組織，對世界和平之貢獻，將不比他與聯合國有關之組織。該組織將喚起吾人爭取和平之力量。當吾人瞭解他人之觀點及他人瞭解吾人時，吾人當能從事商討從而摒棄各種異見。吾人如無瞭解，吾人即無和平可言；吾人如無教育，吾人亦無和平可言。若吾人能與他國交換教育人員，並派遣吾人之教育人員至各國，宣示吾人之觀點，世界局勢之澄清，即不在遠。在聯合國之四十八會員國中，吾人將無任何困難，或任何未能和平解決之困難，其所以然之原因，在於吾人已互相了解。余極其重視聯合國文教科學組織，余認爲該組織如一本其成立之初意，展開工作，則該組織對全人類之福利，當有空前之偉大貢獻。在世界中，余所最切盼者，厥爲二事：即世界和平與國內團結。余進入白宮後，所爲者即爲此。此二事亦爲羅斯福總統之工作目標。」

顧維鈞

大使代表我國贈給獎學金致詞：(聯合社紐約廿七日電)立獎學金十名，此在中美關係上，尙爲創舉。此項獎學金，今日由中國大使顧維鈞，在此間中華學院贈發，並即席致詞稱：「此舉目的，在促進研究中國文字與中國文化，並加強認識中國生活與問題。」受獎學生名單，即可宣布，俾重遊中國，入中國學校肄業。

(中央社紐約廿七日電)我國教育部，頃以獎學金，給予曾在中国服務之美國退伍軍人十名，顧維鈞大使，特由華盛頓趕來主持典禮。美陸軍部助理次長獎得森，在典禮中發表演說。

宗教徒

聯合會：(本報訊)印度臨時政府頃以中國宗教徒聯合會電賀印臨時政府成立，特電致謝，茲誌原電於后：中國宗教徒聯合會常務理事白崇禧將軍，馮玉祥，于斌總主教，太原大師，陳文瀾會督，總幹事衛立民先生道鑒：關於貴會祝賀印臨時政府成立之盛意，吾人至感榮幸與愉快，謹致謝忱，並祝健康。

沙 裏 淘 金

愚 敏

金沙江裏的黃金，都是積藏在一般散沙裏，須要我們去淘取；恰沒有成塊的等待着我們去打撈。這事體費手腳，做起來多麼地麻煩！那些黃金，大概也有混合在沙裏隨着洪水下流的，可是到了揚子江裏，就沒有入再淘取得着了。

人，大概也怕混合在下層裏淘取的。

中國是一盤散沙，和尙尤其是一盤散沙。可是這些沙裏黃金也有，石子也有，其他雜物也有。就如宋季有岳飛與秦檜，民國有 蔣主席與汪精衛，佛教有太虛法師與經懺鬼子——趕經懺之下流者。這些人物都是時勢和環境所造成的。岳飛趕走了金人， 蔣主席擊收日本；秦檜和汪精衛是隨着外人而興亡的。這些人的好醜，自然有更筆來筆之削之。若知道經懺鬼子的命運，就不隨着新的佛教而代謝麼？所以沙不怕多，而所憂慮者是散，是沒有人

來聚沙淘金吧了。

「先知先覺者」早謀廢除。我看：這未免調高而和者寡了，若能採取聚沙淘金，積沙成山的辦法；大大的改革一下，或者不覺亡羊補牢吧？同時 蔣主席和 太虛法師，以及歷代的英雄和高僧，價很多，都不是外國人，都是這散沙裏的出類拔粹者。假使果限定年齡和資格出家，難免失去了許多大好的人才；我覺得這是因明廢食的办法，也無異乎因其國民既多，不易于統治，就禁止人民結婚，或不許其生育子女。這樣，一般的人們，雖然具足修學佛法的火心，因為受其年齡和資格的限制，就失去了入佛之門的途徑；雖曰居士可做，實則家居豈有幽裏清淨？我們知道，當代的大德：仁山法師，守培法師，虛雲長老，還有各大叢林與隱匿在山林古剎的道德家，都是未受限定年齡和資格出家的，（六祖惠能大師，就是一位行單出身）未經考試求戒的，也不過如一般僧伽：糊裏糊塗的出了家。

然而出家之後，除了修持之外，須要各有其職業的，萬不能如從前的「享清福」和「吃閒飯」了。佛教中既若要備分金體，也要有積沙山；使國中每個僧徒，于生計；各得其職業，于修持；各得其個徑，那倒不一定暫時變成：「人人達摩，個個釋迦」，這不但與教運動徒勞，即是三藏教典，乃至向上一著，也是因為！所以即使濫受徒衆，濫傳戒法，濫掛海單，實則亦無傷也。我們不能因為中國是一盤散沙，就把這散沙似的國民驅逐到外國去；佛教是一盤散沙，就把這散沙似的僧伽驅逐到教外去。難道日本不是這

散沙裏的份子打倒的嗎？高僧大德和與利益社會事業，不是這散沙裏的份子做的嗎？

我們不能信任一般「在家人」的話，因為他們究竟是「在家人」；他們不過把佛法當着學理研究，把僧伽當着古董，或是戲弄看待。要得他們滿意，除非釋迦老子再來。——考諸經論：釋尊世下的弟子，當時犯戒的也很多，結果都成爲羅漢，或是菩薩了。三藏中的律藏，就是叙述犯戒的情形，因之產生了律藏。如果現在海內的大德，按着戒律。訂定新的僧制，授夫取沙淘金，聚沙成山的方法，讓大德們登高一呼！

這裏，我深深地希望「愛護佛教」的「長老」「居士」們，不要太「惟心」了；任爲僧伽都能立地成佛，或者都是無性開提。就是居士界內，也不一定人人都是維摩。我們初步的希求：人不做「獅子身上蟲」則已矣。

總之，舊的佛教沒有健全，新的僧制沒有產生，關於沙裏淘金，聚沙成山，還須等待些時候的。一九四六，九，二四，于姑蘇龍池古剎。

向心力與離心力

向心力與離心力是物理學的自然法則。在政治上，人心的向背，在順逆之間，也是以構成成功和失敗。這一切都是人爲的，正確的政策和純正的作風，很足以加強向心力，而爲成功的必要條件。反之，錯誤的策時和糊塗的辦法，實在可使離心力增長，而爲失敗的主要因素。（道中）

人 生

生與死都一般齊

舍 文

什麼是人生？

有的說人生是創造的，我們原來一無所有，但我們播種，我們耕耘，於是乎有了收穫，也許不幸遇到天災人禍，使我們的努力化為烏有——但是這得重振旗鼓，披精進履，再接再厲，人生就是為了創造，創造才使我們自己得到安慰，創造也救助了別人，使這世界多一點生氣。

有的說人生是命運的，求什麼？今日不知明日事，愁什麼？這兩種說法都有一點理，但是總沒有把人生究竟的真相摸得透，他如果把這個問題徹底的了解，除非他成了佛或親證了實相，不然話那簡直是瞎子摸象，似是而非。

有說人生是戰鬥的。我們要與飢餓貧寒戰鬥，要與疾病老死戰鬥，要和一切自然的威力搏戰，又要和一切人為的罪惡鬥爭——老子的無為而治和赤子之心根本是一種幻想，他無為別人有為，豈不吃虧？如果要別人也無為就少不了戰鬥，嬰兒雖有赤心，但強求食物，啼哭掙扎，已經是鬥爭的開始。然我們應當不避艱難，不怕失敗，為真理而戰，為人類的幸福而爭，不弱不強，不逞強，不取巧，不逃避人生，將水為弱者。中國的古書裏面也這們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就是鬥爭的媒介，我們要在人世間創造立功的話，您必要挺起腰來立起志來，向前奮鬥一番，不然話，您就被棄於人，永遠翻不起身來。斯道兩有這樣的話，「書不記，熟讀可起身，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不奮鬥，直是無精力處。您的生命榮枯，全視您自己怎樣去奮鬥。」上面的話，

都是優勝劣敗的義意。

人生是矛盾的。我們要愛又要恨，患失又患得有善又有惡，有苦又有樂。沒有結婚的人，時時幻想著甜蜜的家庭，而子女成羣者又羨慕獨身的清淨。遠遊者思歸，墮居者思勸，窮人羨慕錦衣美食，富翁又怕盛衰光臨。誰能保持感情與理智和諧？誰能使現實和夢想一致？誰沒有做過與不想做的事？誰曾經一生沒有後悔？人生常在矛盾之中，誰能多掙得一份和清就多一分幸福。然矛盾是人生必有之現象，我們於此現象中若若趨避務，能使您終身一無所成。所以吾人欲創大成功，宜周旋，決斷宜迅速，最要者還有個果決心，他是您腳踏徘徊心中的參謀長，兩軍陣前的總指揮，他能領您走一條正當的路線，並且使您脫離了對敵的險坑。

人生是盲目的。我們不曉的生從何處來，也不知道死向何處去！真是，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了。有少數自命為聰明的人，自以為高明的舵手，自謂在大海中可以不迷失方向，但如果遇到一陣狂風，漫天迷霧，縱不覆舟也難保彼岸。誰能果斷地預測明天？誰能明瞭地說出生命的秘密？但人生的奧妙亦即在此，因為無知纔有無窮的希望，因為有意外纔有新鮮的快樂！我們甯願用路定的意志探索向前，而不要不顧意志的一條枯燥的路完全要熟識。然而您要去走這一條向來所不定的新路線，您是不是要去去冒險？還是先去問津？如果您能冒險也許發現一個新世界，如哥倫布發現一塊新大陸，否則您那一葉扁舟，

指我們的清路單。

人生是不自由的。世人爭取自由，猶魚要得水，鳥須乘風，生物之於日光空氣，不可須臾離也，自由自由，近世地地義之英名也，幸賴拿破崙，志士奔走號呼之激戰也，我們聽道演說上的鼓吹。看見新聞紙的輿論，法律條約之所爭執，都是為了自由和幸福為前提。然而不然，您不是願意這樣？而事情偏是那樣，您願願受人羈絆，結果碰釘子，您願願升官發財，末了是貧窮下賤，你要東，偏來西。這些種種不自由不隨心的事太多了。大而整個天地，風雲雷雨，寒熱死病，你是不能禁止他的，你要自由，他就能奪取你自由的霸王，漢武帝，漢武知道，是他困蹙千年前的霸王，他們不自由的資格麼？他們不想讓這自由麼？以他們那樣的雄心，聲勢，地位，求一點當生不老不死的願望，結果摸了一鼻子灰，仍然被黃土一口吞去。現時是科學猛進的時候，光怪陸離，無奇不有，然而您想去月球裏面住，不是反對科學，恐怕也辦不到，自由何在？但我們不是反對科學，我們並且希望科學家多發明一點利人的東西出來，給我們人類增一點自由幸福，勿願以科學發明控制了我們人類很多的自由。

人生是寂寞的。好友的盛衰和戀人的離合，都無能加慰一時，而酒肉人散之後，天涯悵望之時，豈不更寂寞！人羣中知己已難得，這是一種寂寞。得一知己已不能相識，又是一種寂寞。聚久而感傷，還是寂寞！所以知識愈高的人孤獨愈苦。歡樂愈著的人寂寞愈深。寂寞伴人生以供來，我們要寂寞中體會人生的真味！

我的看法

白聖

全國佛教同袍們，非常難得的時得到了。在國家實現民主政體之下，大家趕快起來，組織「佛教政黨」實現太虛大師的「開政而不干治」的倡導吧！

我們要知道：在這二十世紀，人慾橫流的今日，舉世人類皆已走上競爭之途。「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已成爲當前最濃厚的空氣。凡是一般有意識有頭腦的人們，莫不在那裏運用着他們的智慧和手腕：組織什麼黨，成立什麼會，而他們的目的，無非是仗着「大家團結」的力量，來撤去他們環境上的障礙，解除他們生活上的痛苦，進而爭取社會上的地位；以迎合時代的需要。

一向給社會不顧限的佛教徒——僧尼，生存在這大動蕩的時代之下，算是到了「四面楚歌」「一髮千鈞」地最危險的時候了。然而我們一般的佛教徒，好像睡在鼓裏，不聽到鑼聲一樣，還都在那裏「活做大夢」，絲毫沒有覺悟到本身的環境，是怎樣值得憂慮，悲傷，和奮發圖強。

我們的廟宇給人佔住了，毀壞了，到處都是，我們的田產被人瓜分了，吞沒了，時有所聞。身體上遭人的侮辱，名譽上受人的誹謗，種種被強暴者欺壓的悲劇，真是多得不勝枚舉呢！

試問：中國佛教徒的人數有百萬之多，文的，武的，少壯能幹的，都大有人在，爲什麼那班昧因果，喪良心的魔鬼，總是放不我們，專在我們的身上動腦筋呢？這班現狀，不是很明顯的告訴我們：不能完全責怪外界，對於我們的現狀，而實因我們素來缺乏整個的團結，形同一盤散沙的大毛病呢，同時也因佛教徒自身的不振作，而違背了本師釋迦牟尼「六和僧衆」的寶訓，而致環受到現前的最大恥辱！

同袍們，假使我們萬衆一心，遵從本師的遺教做去，建築了精神上的堅壁，成功一個偉大組織的團體，而且其足着大雄無畏的力量，那麼，誰個野心家不縮回他們的脖子，胆寒咋舌呢？那裏還敢在我們的身上升一種非分之想，更何談到侵犯我們的一草一木，搶奪我們的一磚一瓦呢？我們

有組織，不但魔鬼們的企圖和侵吞的妄想，給它一掃淨光，就是佛教發揚光大的基礎，也從此可以得到鞏固安全的保障。

同袍們，時代是演變的，當今潮流的湧湧，人心的險惡，處處不能使我們「固步自封」，「保守舊章」。俗語說：「我固不吃他」，「他便要吃我」，這是現今人類的寫照。在這當兒，如果我們再沒有擴大的組織，和精緻的團結，非但被人譏罵我們爲不識時務的迂腐，並且還難逃時代潮流的淘汰呢，要想安穩地立足在這極複雜的社會上，恐怕是決定不可能的吧！

所以我們首先要認識清楚，便是「生活與潮流」的關係，挺直爽快，就是我們不想活在這個世上？大家如其甘心死，不願活的話，那就不必說了。如我們若生活下去，同時還要顧全我們生命之源的財產的話，那麼就得要迎接今日的潮流，變句話說：就是我們要生存，就得要趕快組織「佛教政黨」，實行參政，以爭取在社會上的地位，盡量利用我們應有的公民權利。所以我們佛教徒，不但要做釋迦老子的孝順兒孫，保持他遺留下來的這份家產——佛法，而且還要爲現時代的領導者，負責抉擇國家政治的大計。

同袍們，我們要趕快團結起來，我們的責任是非常的重大，我們的前途是非常的樂觀，我們再不要錯過這種難得的時機吧！

怎樣使佛教新生

枕戈

直到今天，僧青年退處在空虛的空氣中，個個都像悶得要死，老早就失去了吸呼的自由。僧青年們都有一句表示焦慮的話在心頭：就是「怎樣使佛教新生」？佛教新生了，他們可以呼吸新鮮的空氣，不致再受惡劣的氣氛襲擊！因爲佛教自身在過去在現在，多顯示消落後無能，在今日雖然不會讓它再偷活下去，可是在暗地裏還有一班頭腦滿臉石友的書黨同志，逃離過去，極力設法維持原狀；道，確是我們僧青年最痛恨者！這些同袍們，對於佛教的新動向是否意阻攔；然而我決不信他們能達到目的。關於這一類的話姑置休論。

但是現行的制度究如何不善呢？老實說：現行的制度無異是緊縛着青年們的手足，青年們的手足動不得了，終至吞沒了每個青年們的前途生命！青年們爲他們左右，愚弄、吶喊、裝飾！看吧：參禪的多數做了天牌的直系，爲他們左右的輕棄了可貴的光陰，做了一生庸漢；從事經懺的徒做了業障鬼，在這種種方面都擺明了利害。現在青年覺悟了，再不受他們愚弄！知道世界思潮正騰入民主的洪流！這地球上到處激着救天的浪花，到處都聽到潮聲的怒吼！佛教起立在人間，佛教如果自已脚踏立不穩，馬上會被別人擠倒；而制度就是佛教的命脈所繫，存亡的關鍵。因爲制度在無形中就指揮着每個佛教徒的行動！制度良好，可以使佛教新生；制度不善，佛教隨之墮落；可見得制度是如何的重要了！中國佛教會聯合會，便是執行這個任務的唯一機構，那麼我們又可知這聯合會諸公的責任太大了。他們的決定不僅是一時的得失，而是決定了整個兒佛教的未來命運！顯然：佛教的命運，是要全國佛教徒來決定的。我是佛教徒，我更愛青年佛教徒；我們的責任是住持未來佛教，發揚未來佛教！我們對於當前的佛教制度問題，不願意沉默。而願意以我極幼稚的筆調，發表私人的意見，也可以說是代表青年們的呼籲吧！佛教的制度，是在帝王時代慢慢長成，那時的制度拿到今日來行，必然的違背潮流；不民主，不自由！換言之是始皇式的，消極的！所以當我們在研究制度的時候，上來就要考慮到潮流的趨勢；當然一方面也要注意佛教自身的宗旨。試觀目前大叢林裏現行制度，個人認爲太失時宜。記得不久曾有人唱過「學校森林化，叢林學校化」的調兒，但畢竟是沒有見到甚麼，反兒弄出許多大矛盾！故制度之整頓，吾人認爲徹底實際。

其次尤要注意到流弊，今日叢林的黑暗，輕微僧行爲的放縱，徒衆的深受，戒法的淪傳，這些都是制度不良的結果——流弊！乃至雲水僧只恐。關於這；素少人注意，殊不知此問題較重於任何問題。因爲雲水僧只恐着衣鉢戒牒去吃飯，即因此社會一班無業者、無知者、殘廢、犯法……爲了生活問題，爲了安危問題，他們都滑了圓領大袍，一領袈裟，繞了十二個洞，就混入了佛門。他們既沒有恒心念佛辦道，又無苦心行而陀，於是實行他們流動式的生涯——短期掛塔；我覺得實以是而影響了整個佛教徒的賢不肖，這與制度又有着密切的關係的呢！由此可知得着雲水的資格是不能這樣的簡單化，不過在將來的制度中一張戒牒也許不容易獲得。總之，新生的制度在滋長中，這新生的制度當然是要設法避免這些流弊；尤避免與時代衝突！新生的制度，對於叢林的生活，住持資格、乃至佛事、制度、傳戒、教育、修持、宗派、雲水、服裝，一定會完美的法則產生；因爲在 太虛大師的領導下，有了善良制度，於是「怎樣使佛教新生」的一個問題解決了。

心中的苦悶

震 震

萍在近期畢業，馬上可以升進正科，心中感到莫明的喜悅。可是再看見身上的衣服都破了，零用錢一文也沒有，前次借來的款，法忍師又急要用，他沒有辦法，他苦悶；不禁心灰意冷，敏感的萍一開始顫動了。在那暗淡的面孔上，漫漫地顯露一層蒼白，他再也讀不下書去，終於沒精打采的走到宿舍裏睡下。他漸漸地用理智判定着他的心緒；他推想師父是要不到錢了，師公更要不到錢，是早在預料之中的。因此不時焦慮，雖然他在計劃着，想來想去，想不到一個善陸心腸的人。

再想到門房裏的師友們，富有的固然很多，可是在目前這種世態炎涼人心險詐的情況下，能向誰去乞援！又有誰肯補助你呢？即使你厚着脸皮冒險去懇求。對方聽了，能同情你的已算是慈悲的了，甚而至於那知老和尚不但不讚成，還要說你個不是——這些自私自利的人誰能顧及到你呢！萍想假若趕經懺，那種刻薄的言詞（法師）輕視的臉色，比什麼都難受。唉！完了！一切都完了！看現在的環境怎能够外強中乾求學！他現在纔感到金錢的萬能，他好恨！

萍在煩惱交錯中不覺已是半夜，寒裏的同學都去洗澡，他覺悟他的頭腦太紊亂了。

小公務員信佛經過

公 員

我自從小讀書起，亦不知佛的偉大；可是那時父親（前清優廕生）教我們姊弟二人有大悲咒，往生咒，心經，等等，亦無非能默誦而已，初無所謂信心。及至抗戰第二年，我在湘西綏綏供職，因時刻想憶先父，兼工作繁忙，胃口突閉；以致夏秋間患脚氣病，面部和下身統浮腫，因怕西

醫費大，光祇吃中藥。但濕寒筋絡，醫治無效，初尚行路不便，嗣竟不能立。睡在床上變症，連大小便亦不方便！遂雇車離處至兜錫寓中就榻，計時三月，終朝在牀內無事，即念大悲咒；其動機：一則冀風病早痊，二則不能行動，唸經亦有助消化。萬不料在一月內外，突得奇夢，夢見一僧自說能醫；須留香數斤。夢中曾問「願求法號」！彼答「某某赤脚修行大士」，「模糊難憶」。

尙有某晚，夢中，頭上好像生髮油直淋一般而被驚醒，所謂醒醒瀾瀾頂。覺大醒則旁，吳液自出，遂出床試立，果能倚扶而行，然尙滿頭。直至次年春，為壯丁事返里（彼時負担家庭生活）應徵赴縣，報到驗退，嗣後足竟逐漸恢復原狀，豈非奇哉！故我夢見之生髮油直淋者，蓋大士之甘露水也。從此則信佛法無邊矣！在家每晚登床默唸心經，夢有「刀兵不能劫，水火不能入，毒蛇猛獸不能傷」之三句。去冬在家，在「東山巷」內代為刷印佛經，是夜夢中得句有「千江有水千江月，南海無聲南海潮」一聯。前數年因經多唸，常夢見大士化身甚多，今春夢有「震旦雲霞閣令利」一旬。又一次夢大士諭：「佛教祇有某大師某居士篤信篤行。」蓋在高位者們專，功效自多也，憶我母臨終時，頻誦佛號不絕。而我父道名為「竺甫」二字，其詩有「竺國祥光甫到庭，庭前蘭桂鬱青青；青山欲語笑人除，疎疎守身德是馨。」之句，故我之信佛，不為無因，委非經過，以誌佛恩呵護也。（小公務員）

祝覺週報出版

徐坡楊

覺修明理不虛傳，羣聞善提結善緣，週內頻頻開教諦，報說佛法本無

邊。

樂溪山景微和

萬梁

樂溪深處絕羣塵，恰似桃源好避秦，兩岸青山歸倦鳥，一灣碧水數游鱗，迎風修竹宜長夏，蔽日蒼松勝曉春，世風更知泉石樂，吾生有幸此藏身。

離上海再別 太虛大師

却非

一時同作夢，夢與故人留，各自心無礙，叩師集夢遊。



防癆第一

好力生

比目魚肝油精
分膠囊劑滴劑二種

治療肺病首重營養營養充足則抵抗力強感癆菌無由侵襲本品為魚肝油精製劑中之最優良者療肺強身功效卓著任何同類製品不能望其項背

信誼藥廠著名出品

光 群 週 報

Chuh Ching Weekly

(本報刊登中)

第十四期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十四日出版

科學毀滅人類的危機

——讀了斐斐博士講詞的感想——

九月十六日申報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教授斐斐博士，日前應董洗凡博士邀請，在本市（上海）同濟大學講演。略謂：「近兩百年來，世界科學，有極驟之進步，此為物與物研究之成果。可是至今對於人與人之關係的研究，尚存於極原始時代，吾人應多努力研究，不然，人類將被所研究出來的科學所毀滅！中國科學，現尚存於五十年以前之階段，除應積極造出科學家、工程專家外，更應注意社會科學，以免人類被時形發展而毀滅！中國二千多年以前之孔孟哲學，即為入與人之關係，現在更應多加研究，以與愛因斯坦并駕齊驅。」

我們讀了斐斐先生的這段講詞，我們極端相信科學毀滅人類的危機，現在已迫在眉睫！筆者在這裏有幾點感想：

第一、近世的科學，進步的速度，誠然從他們的「物與物研究之成果」方面，使人不能不心悅誠服，同時使人也不能不心驚目眩！就連講「物與物」的「天擇」的達爾文恐怕都沒有料想到有今日科學的進步與科學家的神通吧？科學世界，是人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現在可以說是一個重物輕人的世界。科學家的腦子裏有的只是「物」，於是物與物競，又豈止原子能與火箭而已？將來到了「物」的登峰造極的時候，不特歷史可以毀滅，一切文物可以毀滅，全人類可以毀滅，連同科學家本身也要毀滅！這正如釋迦牟尼佛所說的「壞空」。物這種東西，由無生有，由有還空，本來就是這麼回事，說破

了也不覺得怎樣驚奇。不過人這個動物，無始以來的習氣，一輩子是喜歡爭勝逞奇的，哲學家是在智慧方面稱雄的，而科學家却在器械方面稱霸了。哲學家對於人類是有益處的；科學家對於人類所有的利益敵不過害處，所以「人類將被所研究出來的科學所毀滅」，並非過甚其辭，確實有百分之百的可能性。而且科學毀滅人類的危機已屆箭拔弩張之時，若說「防止」，談何容易？

第二、世界人類有許多多的事情是時形發展的，比如科學進步，一日萬里，尤其是殺人的武器，新的發明層出不窮，轉眼之間說不定原子能馬上會落伍，細菌可以代替武器的消與毀？可是人類稱為「萬物之靈」的人之本身，即所謂「對於人與人之關係的研究，尚存於極原始時代」，粗陋之，這句話似乎有語不通，實在斐斐先生講得頗有至理。野蠻與文明的分別，因為原始時代的人類，相處於沒有文化以及政治等設施的時代，所以不開口動手便相打；人與人之間沒有社會的組織，誰的力大誰佔強，法律既沒有，公理更談不到，完全以強力征服他人。故所以原始時代普通稱作野蠻時代。人類到得了文字以及文化政治教育等等以後，才漸漸趨於進化達至文明時代。人類社會進化到文明時代，應該野蠻的痕迹已一掃而光，應該如孔子所說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那樣的社會，應該更進一步如佛所說的「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不但人與人之間不應有互相殘殺

大 理

的戰爭，就是宰殺牛羊那種血食肉食的行爲都應該絕跡。然而這種徹底人類的文明，在一般醉心科學萬能的人類心理中，執迷不悟，只知道物與物的研究進步，却不顧人與人之關係退化了一因此，科學毀滅人類的危機，簡直就無法避免。多努力研究人與人之關係，也不過強強人意而已！

第三、要先生談到「中國科學現尚存於五十年以前之階段」，更強調的講到孔孟哲學，意思是說我國的科學雖然落於人後，我國對於孔孟哲學大概總能研究得很好。其實真够愧死我們了！人與人之間，孔子專講一個「仁」字，國與國之間，孟子主張一個「義」字；這個，與今日的歐美科學家冰炭不同，而根本自家弟兄都動刀兵不講仁義了。我國的學者也難有把孔孟哲學拋棄在一邊專門去研究科學的，其效果據說至今一部汽車都造不能造成，遑論飛機？遑論火箭與原子炸彈？好的近來有人說希特拉墨索里尼證明了武力不能征服世界，於是科學毀滅人類是可能的，若用科學征服世界恐其是不可能吧？因此之故，筆者覺得我們研究科學是需要，研究孔孟哲學尤爲需要；與其去研究破壞性的軍事科學毋寧多研究建設性的社會科學，與其迷信以「物」之研究而想一蹴征服世界毋寧從「物」做起而腳踏實地達到「治國」「平天下」的大道。孔子的教育哲學很切實用，以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等循序進修，而后才談齊家，治國，平天下。孔子教人研究的方法非常完備，一個學者——人材的養成，決不是輕等一蹴而成功的。試問研究孔孟哲學就能防止科學毀滅人類嗎？這，誠然是不可能。不過以柔克剛以仁與義的人類道德的基礎去感化迷信科學的人們，以和平的方法呼籲毀滅人類的科學一反而建設人類的科學，所謂「化干戈爲玉帛」，誠在一反掌間耳！物是死的，人是有意識的，有覺性的，佛說的「一切唯心造」，「人之初，性本善」，人類之中縱有嗜殺人的惡習性，當真就不能改善的嗎？至少或許可以減輕將來劫助的程度，這算是我們的希望！

混沌一氣分天地

覺

佛教徒大致可分爲僧衆俗衆，男女飲食等不改俗習的爲僧衆，男女飲食等改俗習而遵僧律的爲僧衆，不但以住僧寺穿僧衣爲僧衆，（包括尼衆

等女僧衆）不遵僧律，則失僧衆的本質，便無所謂僧衆，清季入民國以來羣經荒亂，僧衆不以僧律爲綱紀，僧衆乃成不分天地的混沌一氣狀況，今要得佛教重被世人認識而尊仰，必令僧衆與俗衆有明劃的分別，使由認識僧衆而尊崇佛教，應如由混沌一氣而輕清者上昇爲天，重濁者下沉爲地，人皆知尊仰日月星風所處的天，故混沌的僧衆亦應由有志遵僧律的嚴遵僧律（起碼要守淨戒盜妄戒尤要守淫戒）爲僧，無志遵僧律（尤其是犯淫的）的退捨僧戒，出僧（出僧寺去僧衣）還俗去爲軍政而學農工等，則無人可從遵僧律的僧衆尊仰佛教，還俗的亦可各從其俗業而遂其俗欲，仍不失爲佛教不改俗欲之僧衆，免致混沌僧衣僧寺內醜污僧衆，爲佛教的大罪人，爲世間的大禍子，使僧衆陷入混沌，佛教亦淪於被人踐踏之境，所以希望離還俗律染趨俗欲混沌僧內的，速速捨戒捨僧寺僧衣還俗去替俗業以遂俗欲。（完）

本報第二十期出 佛教經濟專號 希各方關心佛教人士，參閱本報第七期 佛教經濟建設一文，惠以鴻文。

第一卷第十四期目錄

科學毀滅人類的危機	大醒
混沌一氣分天地	覺
西藏喇嘛教史略	余元
新的佛教是什麼樣子	恩
一週人世，一週佛教	廣
佛教雜感	記者
談修養	蔡慧
愛與僧	靜
接法妙術	翁奈
一求隨筆	雲
與山遊記	實
蟋蟀	僧
	性
	初

西藏喇嘛教史略

余元尸

喇嘛教名稱之由來

喇嘛教之名，在英語為 Lamasism，法語為 Lamaisme，德語為 Lamaismus，俄語為 Lamaizm。該教為佛教之一派，發源於西藏，故華音喇嘛二字，係由西藏語直接譯來。考西藏語之 Lama，有「無上者」或「最高者」之義，即較一般普通人民更為優越卓絕之「超人」也。

所謂喇嘛者，在西藏境內，為對於某一僧院所任命之住持，或于彼等諸住持中，擇其品學兼優之高僧，所用以表示尊稱之名號也。在中國史上所見之「上師」或「尚師」等，即指此也。而今日在中國所見之喇嘛二字，蓋流行始自清時，前此未之聞也。其後則被逐漸廣用，雖對一般普通之僧侶，為欲表示其尊敬之意，亦率呼之為喇嘛。由是喇嘛之名，成為西藏僧侶之固有名稱矣。而所謂喇嘛教者，亦成為喇嘛所信奉佛教之專名矣。然西藏人本身，則絕無自稱為喇嘛教徒者，蓋彼等呼同教者為 Gendun（即道人之意），而呼異教者為 Gendun（即道外人或外道之意）也。

喇嘛教歷史

喇嘛教之與西藏，實在有着不可分割之關係，而一述喇嘛教歷史之前，先將西藏歷史——民族起源，立國經過等，約略說明，或可為增進瞭解，西藏宗教演進之一助歟。

西藏名稱考

西藏之名，始於明代之烏斯藏，係指西藏境內衛（Doban）藏（Gangze）二大合併而言，蓋 Doban 之對音為烏斯藏也。清代因之，單取後者之名——藏（Gangze），徑以西字，遂名之曰西藏，蓋藏部地處中國之西陲也。至於西人稱西藏為 Tibet 者，係士伯特（或圖伯特）一名之轉譯。考其命名之由來，據印度西藏學家 S. C. Das 所編書之 Pags. Ion. Zhang 之序言云：「在古時，當西藏及中亞之其他民族征服時，其征服者之大酋長名 Taba（元按即南涼主傜室氏），遂以其氏建國號矣。後轉訛而成 Tupo 或 Tdabo（按即拓拔）。

在蒙古語則成為 Tubo（按即士伯特或圖伯特之對音。因蒙古語名詞之複數表示，有加傷（或特）音于其語尾者，故 Tubo 之複數為 Tuboc，非轉訛也」。終成為歐洲語之 Tibet 矣。而散見於中國史乘中者，有吐蕃，發亮，附國等；吐蕃則由突髮所轉訛而成（參見歷史條），然倘有他證足資說明者，蓋西藏之本名為 Drol（右呼，喊，發聲之義），而意譯其語之義為「吐」，然後再添加一中國人稱四裔為夷狄同義之番字（按西藏又稱四番），潤飾之而成蕃字，照此解釋，似更為確鑿。發及附，亦不過為 Drol 口語音之轉寫而已。而西藏本部，古代所傳之名，有「雪國」（或略稱雪國），「佛在國」（或略稱佛國）等名。

傳說時代之歷史

西藏入於有史時代，晚在七世紀時。而在此時期前之史實，經多方之搜探，有說矣。

(1) 據中國史乘所載：「於中國接壤之處，為西藏種的光族所牧居，而在西藏境內，尙有若干小部落分立其間。及至第五世紀中葉，南涼主傜氏失國，率衆西奔，據羌中，建國號曰秃髮。後轉訛而成吐蕃，蓋即吐蕃國之祖先也」。(2) 而西方學者，據西藏史書所載：「在紀元前一世紀中葉，其祖自印度越喜馬拉雅山，入雅龍龍布江流域，而建國矣」。(3) 更有其他學者，則列西藏族於蒙古種中，與土耳其族相連，何時始居住于亞細亞最高之高原，則已不能記憶；大部份人皆係西藏人來自東北，其後有一部份來自東南之阿薩爾與緬甸。(4) 在語言學上言之，則西藏人與緬甸人同屬藏緬語系，與漢藏語系（包括中國語、苗語、理爾語、安南語、暹羅語）合稱為印度支那語系，似與緬甸人更為近屬。(5) 容貌上則西藏人與蒙古人，雖在今日，猶難區別，須俟其會時，始能辨之。據第三、四、五、三說，以證第一說，則前者（第一說）之真確性，似更為穩固。古時西藏人，似全以遊牧為生，吾人今日牧羊羊人中，仍可發見此族之純粹格式也。西藏人自己所著之書，為教雖不少，然遺述及宗

西藏佛教萌芽時期

教掌故，神話奇蹟，及種種荒誕怪異之事，要皆無關宏旨，茲不具述。

至第七世紀時，贊普（即王之義）桑索弄贊者，為西藏史最傑出之帝王。而西藏之文化，亦於是時開始。王即位時，年僅十三，其為人能慨英武，雄才大略，西域諸國皆臣服之。唐太宗貞觀八年，遣使者來朝，並齎幣求婚，太宗不許。遂入寇，陷中國西北之大部，太宗遣將禦之，弄贊引兵退。復遣使請罪，再請尚公主，太宗為撫慰計，遂許之。貞觀十五年以宗女文成公主尚弄贊。後之基尼泊爾之公主為妃。時佛輸入西藏已二百年，但尚未盛行。二后既好佛法，弄贊久受彼等動化之影響，遂依而矣。其對於佛教也，非僅本身信奉甚篤，且以其權力推行于西藏全境，並立之為國教。稍後自印度取來佛經若干部，因西藏無文字，不能翻譯經，遂以當日克什米爾所用之梵文字母為基，以創製西藏文字，通行全國，此即西藏有文字之始也。其後並建教佛寺，蓋中國后通天文學，發現西藏如一女魔仰臥，故建教寺於魔之手足上，以鎮壓之也。此王嘗閉門讀書四年，以求深進。又曾頒訂法律，獎勵學問。並創設僧團，以為促進全藏宗教之倡。更後王又建一宮于拉薩附近，即今日達賴所駐之布達拉宮也。至其武功之盛，則征伐屢次，所向披靡。疆域遼遠有尼泊爾，上緬甸，與中國西部。終彼之一生，為征服者，立法者，宗教及教育之改革者，故垂弄贊之大名，在西藏史上，遂永垂不朽。

弄贊之孫，自中國輸入茶葉，以為全國之飲料，故直至今日，西藏全境，及西康等處之西藏人，尤嗜茶成性。其後又從梵籍及漢籍中，翻譯天文星占醫學等類書籍多種，故西藏今日之文化，大半採自中國，一小部份則採自印度。至於宗教，則半採自印度，半採自尼泊爾及克什米爾。

至第八世紀後半期，西藏又出一名王，曰天孫德贊（Tsongkhpa）。有自印度西北部召來密宗之巴摩婆娑婆（Brahma-sambhava）者，制服羣魔，幻演奇蹟，並建立宏偉華麗之寺院一座于拉薩東之撒葉（Sambhava）地方，為西藏最古之鍾寺，今仍巍立其間。此僧率西藏原來之佛教，被衆尊為西藏之護法神，又以其衣帽尚紅，故又稱之為紅教聖僧，蓋即紅帽教之鼻祖也。

德贊亦曾編訂民刑法律。且其勢力極盛，遂成為亞洲強國之一，嚴域

越帕米爾而與阿利伯及突厥相接壤。土耳其斯坦與尼泊爾，似皆入其版圖，並進佔中國西北大部都城。且大約於此王即位之時，曾率軍侵入印度之室加拉河，蓋彼時之室加拉河，又稱為西藏海也。

西藏之王統，至藍達美而止。國中遂呈現分裂狀態，大小部落，割據自立，佔山據寨，鴉御其民。

喇嘛教長成時期

直至十三世紀末葉，有聖僧八思巴者，為西藏佛教領袖，薩迦（Sakya）大寺之住持也。生七歲，能誦經數十萬言，皆約略通其大義，國人號曰八思巴，即聖童之義也。少長學富五明，故又稱為班彌但，博學者之義也。時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國，即大皇帝位，詔令八思巴入朝，為大帝國新編，尊以國師，授以玉印。八思巴勤化世祖依而佛法，甚得世祖優遇。並以西藏字為基，創製蒙古新字，以代舊有畏兀兒蒙古字，即史所謂八思巴文字也。又為王子真金，著「彰所知論」一書，以發揚佛義。後升號為大寶法王，更賜玉印。至元十一年西還，世祖為酬其勞績，以西藏之統治權授之。此為法王治藏之始。

自一二七〇年至一三四五年七十五年間，印度僧人入藏者甚多。密宗日益根深蒂固。

薩迦派之權力，為張譯布嘉爾贊（Chang Chub Gyal-Tsang）王所奪。此王復立西藏國，繼續發揚佛教，但撤去薩迦法王所輸入之中國及蒙古舊改革。而西藏人之戰鬥精神，已不復能比薩往昔矣。

喇嘛教之全盛時期

西藏佛教，源出印度後期婆耆耶之佛教，而與盛行于西藏及各隣國之自然崇拜相雜糅。如此發展之教義，既不足以感國人求學之望，而僧侶之操行，亦不足以滿國人刻苦自勵之心，於是內部改革生焉。改革家宗喀巴（Tsongkhpa Khandro）者，一三五年降生於青海之安都，因家貧，三歲時即剃髮出家，深入幽谷修行，時由西方來一學博德高之聖僧，愛宗喀巴之非凡品，遂授以學問教義。尋因疲于石上，時宗喀巴年十七歲，已能窮教旨之奧義。遂赴西藏都城拉薩，研究佛法。為圓融和原來存于西藏之空宗及密宗之教義，遂主張實行嚴厲的戒律，並禁飲酒娶妻。于其教義及儀式之改革，惹起非常之注意，而對于從事玩弄幻術，耽溺酒色之舊日喇嘛教之流弊，頓

新 佛 教 是 什 麼 樣 的 ？

愚 敏

佛教自從大鬧揚進會以來，很顯然地分成了新舊的兩派。其實新的，或是舊的，還沒有看到一個具體的形骸。

大部份跟着別人搖旗吶喊的是青年，假使你問他喊的些什麼，所喊的新的佛教是什麼樣子？我想他一定回答不出來的很多，只好冒充口推原了。關於舊的佛教徒，當然更不待問了：關着山門在禪堂裏閉關。聽到格子替就知道香燈師的灰簷拍來了，這是他們經驗的實證。喉嚨在預備着迎擊。還有散在各地小廟裏的是放焰口；和小鬼說話，教一班孤魂野鬼趕快修行，那班小鬼聽他們的「法語」也否，他們的度量很大，是不計較的。下了台回到廟裏仍舊閉關，從那天亮了也不起來。——這不過指其大概，也不能確定他們完全就是這樣……

我的年紀還輕，也想參加新的佛教徒爲伍了。至于我加入這裏面落伍呢？不落伍呢？自己還不知道；好在並沒有人來調查，所以資格問題「根本」就無須研究了。同時我很傷感：新的佛教的大本營又不曉得遷受我否？這新的佛教的編制、紀律，以及所保留的是什麼樣子的新的佛教，我都莫明。總歸：大概新的。于是只好如阿Q似的參加了革命，其實自己是沒有認識革命什麼的。

有人誠懇的說：新的佛教就如太虛大師的整理僧伽制度論那樣。這，倒使我高興，但可惜不會看見有人照那樣行過。好像與各人自己無關似的。可是時代的輪齒橫軸不停地駛轉着，大家對於這計劃似乎已經忘記了，讓她自生自滅，連一點影子也不會留下來，真是可惜！即使我們患了

病，請一位醫生診治，還得留一張藥單子看看，所開的藥單與自己的病症合與不合，不合還得另請醫生診治，另開藥單和藥方。雖然整理僧伽制度論還在苦欄子裏，可是早已精斷了幽味網；關於佛教的病症從來沒有依照這方子服她一劑藥試驗試驗；同時也不另請別的醫生或教士來研究澈底的治療辦法，更想不到自己治療了；即使想也過不過頭痛醫頭，脚痛醫脚。

這些事是誰的責任呢？——復與佛教的聲浪，雖然如潮一般的湧湧，究竟聽不出唱的些什麼，自然更找不到所唱的譜子。但是我希望大家要唱得一致，并且要一樣的譜子。（并非只有一個譜子）萬不能各唱各的，或者信口的當扶調。固然所唱的須要一致，但是不能由個人傳斷了，造成不合需要的反常調調，不合大眾的腔調。這樣，復與佛教的聲浪，才能搭入大眾的耳朵裏去。對於新的佛教，我想大家如制定一個總和體的給人們看看，那就是太虛大師對於整個復與佛教的計劃所產生的新佛教。希望大家今後依循大師的計劃去做，再不能蕩蕩似的令我們參加這新的佛教爲伍的人們暮不若一個中心，使人們失望了。

賜 爾 福 多 延 年 益 壽 粉

質 貴 補 力 偉 大 久 盛 補 劑 權 威

主治：神經衰弱、失眠、眼花、腰酸、背痛、貧血、婦女經後、虛弱、產後、虛弱、等症。

止咳化痰特效
艾羅痰肺藥
專治久咳
新法噴霧
功效無比
試驗比較

神經系統大劑
艾羅補腦汁
風四除餘
十一年
唯一補藥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一週人世

英將有新文明產生

(法國新報倫敦廿八日電)英國樞密大臣莫利遜，本日向閣開夏與傑夏兩部

工黨委員會發表演說稱：在過去二星期內，世界各國均有健康運動，美國商務長萊士之辭職，蘇聯元首史丹林元帥向英國記者所發表之談話，即其顯著者也。聯合國與軸心國作戰之目的，業已完成乎？抑或吾人於勝利後又復走向另一新的戰爭乎？將為一個世界乎？抑為二個世界乎？抑或長此陷于混亂狀態乎？吾人對此種問題之答案，至為關切，匪特因其有關於吾人之生死，抑且因其有關於外交與戰勝。最近國際神經戰已成立休戰協定，吾人刻正從事一項運動，欲建立為吾人所能接受之文明世界之生活方式；今日此種奮鬥，明日仍將繼續，務須獲得勝利而後已。英國於戰勝日本之後，即已再度動員從事此項運動。但有一部份人士僅以土地及人口為標準，謂英國若與美蘇兩國相比較，不能號稱頭等大國。但吾人衡量一國之勢力，不能如此簡單。吾人仍能夠影響世界，此在英國本身實為全世界之精神財產。世人若以「帝國主義」或「資本主義」加諸吾人之身，吾人對此不必有所計較，吾人不久將有一新的自由的有秩序的文明產生，全世界不久對吾人將刮目相視云。

派超空堡壘四隊

(路透社華盛頓二十八日電)「紐約郵報」

擲原子彈飛歐洲

稱：美國與南斯拉夫，因南國擊落美機而發

生爭執時，美國曾有派超空堡壘四隊，攜原子彈前往歐洲之計劃，至最後始經貝爾納斯之反對而作罷。美陸軍部對該一報告，拒絕發表意見，書寫該一報告者，即為於本週初透達超空堡壘將由具有原子彈炸經驗之機員駕駛，開往阿拉斯加及阿留申羣島一項消息之記者。今日之報告復稱：送原子彈往歐洲之計劃，乃「大槩考慮」，但官方即便在今日，亦不致予以證實云。

史末資呼籲國際合作

(合衆社倫敦廿九日電)南非總理史末資元帥，今晚直率宣稱，三強之不一

一致，是使聯合國安理會及巴黎和會歸於失敗。史氏籲請強國重新考慮世界之地位，此「人對人」之努力，獲致可行之措施或諒解，而去除一切猜忌與磨擦。

天主教獻校

(中央社南京卅日電)蔣主席六旬壽誕，即將到來，天主教于斌主教特籌應慶校慶祝運動，並於卅日晨陪同周濟世總主教晉謁主席時，報告此意。主席甚為嘉納間已完學校名稱為新生小學，以紀念主席賦予中國以新生，校址已擇定，正準備為工興建。

仰光十萬緬人

反英大遊行(路透社仰光三十日電)反法西斯同盟於今日發動民衆示威，以抗議英國之緬甸白皮書。民衆約十萬人，列隊在仰光之大街遊行，手持紅旗，高呼「搗毀白皮書」，「接受工人要求」，「要求完全自由」等口號，未幾罷工之公務員及警察二萬名復加入遊行，羣衆均向之歡呼，此情此景，乃緬甸有史以來所未有。反法西斯聯盟主席翁森將軍，復又在民衆大會中演說，最勉國人為爭取民衆要求而採取堅定立場，並盼民衆支持其自由之奮鬥，大會當通過決議，支持罷工者之要求，促使撤廢防禦法案並釋放本公該法案而被捕之人，同時並促新政府爭取更大之財政權限。

驚人之基督教宣傳計劃

英文大陸報一九四六年九月二日載其督徒有業區票跑街李爾信(譯音不詳)擬利用無線電廣播基督教於全國，每一個都市及農村，其辦法大略如左：

- 一、鄉村無線電廣播裝置乾電無線電
- 二、計劃灌輸宗教宣傳片五十萬張
- 三、全國裝設新式電線裝置以利收聽及廣播
- 四、中國基督教協會為後盾該會董事為孔祥熙孫科王正廷馮玉祥
- 五、神學全國基督教徒及非基督教徒共同協同完成此項偉大工作
- 六、徵求全國基督教徒及非基督教徒每日廣播六小時
- 七、廣播內容除教義外兼治衛生兒童福利及青年活動事業等
- 八、廣播不涉及政府不收稅
- 九、總機設於北京最近由美國籌募所得
- 十、基督教徒如能努力於宣傳，我中國有深長普遍基礎之佛教徒，如何可不加倍努力，宣傳佛教。

教 佛 週 一

中國佛教醫院

由發起人推太虛大師為董事長，王曉籟張子廉居士副之，丁福保為院長，近由滬遷開董事長先設立分院於常州天南寺，止方副董事長胡其虹口西竺寺為總院院址，十月六日籌募基金賽各界名人於莊嚴寺到滬市吳市長，浙省沈主席，院廳長，皮廳長，工商界胡西園，王延松，吳穎初，俞賓澄等，太虛子應致詞正方證進等分任招待，當發捐即數十本，開捐募目標為五億元云。

蔣主席六旬大慶

漢口各報卷集團恭祝，太虛大師親書一聯奉賀對山住持大醒致祝云，武侯列親國民吾額，宣聖牙頤仁壽同登，鑒鑒十六字，見者皆讚為稱頌得體。

上海佛教徒獻校

蔣主席祝詞，開定名為上海佛教會私立中正小學。

漢佛教正信會

設大維中學祝壽(本報漢口二日專電)漢佛教正信會為慶祝蔣主席六十壽誕，決議設大維中學，並將於壽誕日集全體教徒，舉行延壽祈禱。

星洲中國佛學會

慈航法師，王素吳煥文二居士，近創辦醒報，消息靈通，報導確實。

黃金榮

范開泰姚一本諸大居士於南市院化精舍起建念佛法會祈禱世界和平起應陣亡將士。

揚州

尼僧慘遭毆斃，本縣第六區郭村鎮王家莊有文理庵，向為女尼居住，

內有妙齡尼僧名寶玉者，自幼進庵修行，終朝拜佛參禪，虔念早經，距料上月間被共軍強令更俗，適某「榮譽軍官」，該尼屢勸不從，最後共軍震怒將伊拖至釋田純朱景雲西首，綁於樹上，亂刀斃斃。——揚州三日訊。

河南鄭州

佛學社于九月十五日奉令改選，十八日開第一次理監聯席會議，經決議接洽遷聘海內德高望重之太虛大師為導師。

北平華北居士林

由林長周叔迦主持，於本年九月廿五日起，敦請青島湛山寺虛老法師主講金剛經，至十月四日圓滿，並為新皈依之信徒說三皈五戒，會場設有臨時服務部，流通經典，及佛教文物，徵求林友，每名交費法幣一千元，基金彙集每願五千元，公安法師，每位餐費三千元，秋高氣爽，聽眾踴躍，莊嚴寂靜，得未曾有。(李慧哲投)

上海

佛教療養院，近即發緣起，開短期內即開業。定慧寺住持雪頌，已退交東初繼任，並付法圓湛戒證者由介如四人，佛學院仍照新定課程辦理云。

焦山

如四人，佛學院仍照新定課程辦理云。

吳縣佛教支會

理事長映文稱：將創辦佛教月刊，(該刊命名尚未核定)其性質大致公佛會務發展之文件，藉資于會務，佛學，獲一初步之認識。實為佛教刊物中突起之青年軍云。

前武昌佛學院

教授海潮音老編輯善因老法師由湘來滬，上海佛學會假玉佛寺上海佛學院講堂請善老講演，講詞甚長(另錄)。

上海佛學會

第二次發發會座談會在西霞路佛慈大藥房內舉行，由該會總經理馮明政居士作東主云。

乙酉放生

同願社定本月初間放生。

佛教信徒馬志芳憤語

竊觀國際賽殺，一動流血，小者數年，大者數十年，初次流血未乾，二次流血即來，三次流血似乎又不可免。殺運既起，謀止無

方，快刀復元不足，連用炮火，炮火不足，連用原子以後第三次大戰揭幕，則原子彈，細菌丸，冷子彈，宇宙線，死光等各種神祕武器，愈出愈多，非至人類完全滅絕死完終不停刀，設不提倡佛家文化，維持世界和平，則未來流血情形，頗難預測。

奈佛化教勢漸衰，聖地盡為魔佔，如于闐、波斯、印度、青海久成回民領地。耶教因收失業，福利盡喪，教勢直現飛煙燼，佛教傷重出世，拜唸机神，疏忽失業救濟，教勢日現秋色山景，又惜害虫入姓，如教員詆佛，聲嘶力竭，劣紳吮佛，汚濁知佛，獅蟲吐佛，邪教掩佛，以致大教日衰，豈不令人痛心疾首！

漢制賢良方正茂材直言孝悌皆為選國器。余今不重品德，獨恃背景，有此不論強盜烏龜賊，亦可，升官，如今一流裨官假公濟私，肥飽私囊，洋樓輝煌，美妾成羣，豈明民生痛苦，至于戰時雜軍，動作更劣，偷菜，打狗，狗官愛吃狗肉，甚甚燒毛，利物，非刑加民，謀財害命，宛同兒戲，回觀孝悌賢良諸國柱，豈不大可痛哉。當此濁世，敢不提削「肉身菩薩」參加軍政，推行善德美德，建樹「官德」「民德」，則國家更不堪設想，故以「人格救國」實為目前要事，若曰小子陋見可哂，則從無肉身菩薩謀財害命反吃狗肉也。

殺生現報

滬西昌平路永安第一幕廣內職員廣東籍居多，日前有黃灰色野狗經過，職工即起捕捉，在倒捕時，有一男工腿部為狗咬傷，即送醫院，幸無性命之憂。翌日該犬又在該廣門外發現，為廠中職員郭姓者用扁担擊倒，瘋犬吐出毒液，移時死去。當郭姓擊犬時，因用力過猛，致將右手虎口震破出血，於收回扁担時不慎，將另一扁担頂上之毒涎，沾染於左手傷處，詎隔日郭在家休息時，瘋犬之毒涎突發，臥地吐沫，潮滾喊叫，作瘋犬之吠聲，家人見狀，驚惶失措，未及送醫急救，即告斃命。(十月三日申報)

湘江一滴

少 言

湖南通訊：「(社論)論中印關係：佛學在中國之發展，遠超過其印度本土，更非其他各國所能企及；中國之接受印度佛學，非但接受而巳。更能發揚光大。佛學與中國哲學文學均有其深遠之淵源，漢魏以後中

國第一流之哲學家與文學家，其思想幾無不感受佛學之影響。中國吸收印度文化，以六朝為最盛，此後便入極化創造時期。降及唐代，所有天台、華嚴、法相、淨土、禪宗諸宗，均經醞釀成熟。中國最偉大的燉煌門，大同石窟摩崖，即為印度作風經中國化而成，瑰麗雄奇，直為中國文化史上之奇珍。犍塔的普遍，更為佛學流傳中國化社會徵。中國學術發達有兩個時期，即周秦的諸子與宋代的理學；理學發達的原因雖多，而魏晉南北朝隋唐以來，佛學逐漸動搖儒學，理論基礎因而發生反應，實未始非其主因。他如普賢、繪畫、雕刻，無處不含有印度色彩，更無處不表現印度精神。唐代高僧玄奘的訪印，實使中印文化彼此有深切之認識；惜以限于特殊事實，使中印近代關係，因而有一相當時期之淺淡。近代中印關係之復活，實以民初印度詩聖泰爾來華講學為始。：爾後尼赫魯氏之來華，與太康、戴季陶兩氏之先後訪印，更使中印關係愈益密切。：我們希望自由印度與自由中國聯合一致，使擁有八萬萬民族的中印兩國(記者按：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印度三萬萬五千萬)，能在動盪的世界中發揮其無比的偉力；而在此兩大民族攜手向和平的世界邁進之前，先要健全我們自己，首先應使中國目前的紛擾早告平息！(九月十七日長沙中央日報第二版社論欄)。

此外，在本週以內，據記者所悉，則還有一件值得報告于大眾的。事情是這樣：記者有個道友名長因和尙，現年二十餘歲，信佛都有研究。最是關心社會大眾與佛教大眾的福利，他每見了人總是問：「你最近自己謀福利？還是為大眾謀福利？」日本投降之後，處處是高呼「民主」，起初他問人家：「要與像依是民主？」後去不知怎的他也唱起民主來了，他是吃飯睡覺都在唱民主，他說「我們飛快吃民主飯。睡民主覺了；我們的房子可以不再被機關佔用了，善哉！民主！」

近幾天來，他不似以前那們把「民主」二字上屋裏唱到屋裏，下屋裏唱到上屋裏的唱了。人家問他為甚麼不唱民主了？他只說：「民主原來不是咱們的，還唱他幹嗎呢？」他當時鼓起嚙巴喃喃地一個人唸着：「一百來萬僧徒組合的人民團體，若無國大代表，這是什麼民主？」記者安慰他：「莫急呀，有的呢。」不過，心裏還是可憐他那付憔悴的面目與那顆沉痛的心啊！

九月二十日寄自益陽

慧

或以一介商人，在家學佛信徒，德薄識淺；猶蒙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聘為整理委員，徒受虛名，毫無貢獻，思之慚顏！讀整理委員會之章程草案及規則，內容充實，洋洋大觀，極其重要。事關全國性佛教整理大業，深信當代佛界，不乏碩彥巨子，自有專門研討者。必能得其龍游方案，貢獻於全國人士。以慧識之無能無智，何敢僞言，妄駁駁笑大雅乎？惟依個人所感發者，佛教入中國垂二千年，在專制時代，多受帝王利用，為愚民之政策，或為深山窮谷之方外事；詩人詠客之點綴品，未能發揮人生現實之受用。至於出家者，多為無聊消極，或厭世逃遁之自了漢。且參什中國固有宗法社會之神道遺毒，混入許多神奇古怪妖魔之變相色彩，致使極其有科學精神現實人生優美之佛教，一變而為專作老人無聊送死屍者全經超度，販賣式等，愚渺之迷信。思之不亦痛心疾首哉！

彼西洋之天主教及耶穌教，其理膚淺，而強當以天生天造地，及一切生靈萬物，為耶和華所生之說，為猶太故事虛構荒唐，不值一笑。然自經西洋人接受其宗教以後，革命數度，一變為西洋之文化矣。蓋其宣傳之工具，極其複雜；翻譯新舊約聖經，於世界上有數百種文字。建教堂，築修道院，創學校，辦醫院，救濟貧苦等事業，實對於人生有益，偉績斐然。動全球。反觀佛教之前所謂僧伽法師者，有如耶教之牧師，天主教之神父；個個大學博科畢業乎？程度相差，有若天淵然。佛教徒皆不自憚，夜郎自大，實堪可恥！今關於佛教與革新見，或速救則，以供全國關心佛教同人參考，或舉不計，聽之而已。

(一) 提倡全國各大都市，建造適應新時代佛教禮拜堂，以為傳佈佛道場。蓋佛教傳入中國數千年來，佛寺廟宇，多數建築在深山窮谷；而宣傳佛教，亦多偏重出世；自了消極，致使人生佛教，在家佛教，幾乎無聞矣。故佛教衰弱，為士大夫所詬病排斥者，此大原因也。今欲佛教深入民間，社會，家庭，普遍化，必須有入世的佛教禮拜堂之創立；此種禮拜堂專為在家信徒，集團禮拜修養祈禱道場。必須排除一切世俗迷信，減少不必要之偶像；而以供大聖釋尊為唯一信仰聖像。內容佈置：建築可仿印

佛教雜感

蔡慧誠

度古代塔寺之美術遺風，以為追念釋尊威德也。且絕對禁止世俗求籤，燒紙等無謂之迷信習氣！蓋吾人日勞形於色聲貨利之生活，得此一日之修養，於吾人心靈上之獲益不少也。

(二) 木刻佛書線裝策策者，非全不可用，然可作圖書考古美術上之法寶而已，惟不易便利攜帶；今對於一班新時代青年知識男女，適應要求，必須請通三藏，而具有內學外典之大德，組織編小洋裝佛書（如耶教若舊約，聖經等書及本）便於誦念雅觀美術。內容取材，凡關於佛教教理各宗大意，顯密真俗兩高，人生行為道德修養，社會倫理，祈禱詩歌，禮拜儀式等常識，以極流利通順之語體文，演譯淺淺之，俾青年男女初要發心入佛教者，而不致望洋興嘆，却步而退。蓋佛法浩如淵海，研究三藏十二部經，非數十年工夫不可。在此人世茫茫，一般民眾多數為忙於生活，實無此時間探討高深專門真理。故為普及佛教前途計，俾眾生成得讀習藉子，菩提培植，不可忽略此重要之工作也。

(三) 全國僧伽大德長老，堪為師範者尚不少，然下流、鄙劣、俗氣，不學無術則甚多。此欲引起社會信仰尊敬，實為難矣。故僧伽外表必威儀律身，內必修養功深，學問廣博善證，才可為社會導師；否則與俗人無異，何足貴重乎？故出家僧侶，宜限制減少，不能聽之自由。中佛會當出面向政府要求通令全國僧人：如欲出家，須經考試；非有佛教中學以上之程度者，不許濫收剃度。至傳戒制度，亦當管束嚴格；不能自由開戒，至於僧人，須求自力更生，不能靠香火經懺迷信生活為工具。且須嚴格取締商店化之大小佛店，如上海馬路之上寶經售兒，非道非佛之僧人太多了！應動輒改良之如一時不易改良，亦當限期肅清。否則迫其返俗為在家居士，另謀職業。至願為正式比丘，亦當遵佛制，維持正當生活，倘以佛事為職業者，亦當有合理之改良，莊嚴法事，提高僧格。如日本僧侶之受僱徒供養，非以念經交易，討價還價之買賣式太笑話矣。

(四) 江浙一帶佛寺，多為世俗人士，獲作功德表善慶弔之交際場所。僧人名義上為作功德，然事實上利用此機會，在寺內吞煙吐霧，打麻

在，談笑之交際場所。一班趨奉附勢之俗僧，不能以身化俗，反為俗化。耳染目濡，投其所好，亦隨俗浮沈！好聞無事，烟賭過日。此種積習，俱望中佛會當苦口勸告，整頓戒律使在覺悟刷新也。

夫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痛念生死，如考場上一研究教誨，參透未生，尚苦時日已過，命亦隨滅，當勤精進，如鼓頭懸！豈有閒逸時間，効法塵俗之抽煙飲酒，賭博遊戲，以消遣度日乎？蓋謂此言，非訪僧人；蓋二十年來，與諸僧往來多矣，深知癡結在此，而痛快直陳之。

(五) 全國佛寺住持大莊嚴者固多，而建梁之不合理之藝術者亦不少。至寺廟內所供偶像之複雜，更加痛心！記得林語堂先生在滬演說院說過：「我不是說中國佛教寺廟不莊嚴，不過沒有西洋廟宇那樣莊嚴，使人們一見，自能引生肅穆心情！」林先生此語，實在先見其微。說數年前，曾到上海徐家匯天主堂參觀，一入其禮拜堂，則感偉大靜穆；觀其教徒靜靜地膜拜，喃喃祈禱，無限感佩！回想吾們佛教內一班所謂佛教徒，(世俗迷信者)一入佛寺，則滿腦雲霧，香燭供物，拖拖拉拉，弄得烏煙瘴氣，滿廟香火薰得佛像黑漆一團，委實迫人，若無意識果使有智識份子男女青年觀此怪象，誰能對佛教信仰！余在滬時適逢浴佛節到了：某某兩寺，無何良好印象。此天為佛教最偉大始祖人類救主之佛陀聖誕，未見佛徒有何特別表示紀念。只見得愚夫愚婦，迷信膜拜和向們於香燭買賣進帳忙忙，充滿收氣象而已耳。一比較西洋耶穌，教堂之慶祝莊嚴，信徒之集合吟詩贊美，相去何如乎？

(六) 出家人之名稱資格，應有區別，不能消流混雜自稱呼，個個法師，個個大師。綜觀目下全國寺廟出家人之名義，濫呼殊屬不當；竊考內典云：「惟佛一人，堪稱大師」。可知大師法師之不易妄稱矣。以目下佛教界之見為人天師表者，出家方面，一為太虛大師，在宗方面，期宣黃際陽大師，新二人者，始足受之而無愧。至如淨宗印老，律宗弘老；文章道德大師，固堪為師範，故生西後佛界同人，始恭追淨宗大師而紀念之。夫法師大師非有博通內外學等，實不堪當此名義。以中國佛教人材缺乏至此，而求盡善盡美，實不容易。然最少限度稱為法師者，必通達各宗大意，或經律論；且須文字道德具足。否則出家未數年，文字既不通，而佛學大意亦不通；一襲袈裟披上，便自稱王稱帝，豈不貽笑大方乎？夫以外道如耶，

回、天主之傳教師，個個資格，學問程度，何等嚴格，非有神科專門學校畢業，不敢妄自稱呼。蓋教師、神甫、傳道士等階級皆有劃分界限，不如佛教中之濫等。猶佛教中所請法師、大師、阿闍黎、沙門、和尚等名義，應當有分別嚴格執行之。然多數人均不注意，殊為不解。當觀各大叢林如有佛事，常住掛牌對大眾師，咸稱之某某大師；似此笑話，實應糾正改良之。

(七) 急起直追，提倡佛教教育，與辦大學中小學校，分為出家在家人二種，出家教育：專門培養優秀僧伽為本位，以為紹隆三寶，續佛慧命；專辦佛教大學、佛學院、修道院、研究院。在家人學校，為信佛在家徒家學校；分為大學、中學、小學校等，依照普通辦法，而兼附設佛教講座，俾一般在家信佛子弟，有所求學；而免投身於外道學校，務得束手無措也。我有所感觸者，耶穌天主等教，其所以普及社會，發達千里，端賴舉辦教育學校、醫院、及慈善事業，既可引世人之同情，又可吸引多量之信徒。故耶穌天主等教所辦之學校醫院，或任何團體，其團結力甚強；排外思想更加為濃厚。觀教會中所辦之學校、醫院等，其教員、醫生，非信仰上帝者不採用之。嫁娶婚姻，非同信上帝者不通往來。中間一部份思想較寬眼光遠大者，不十足露首表面化。然多數教會所主持團體，皆含有「黨同伐異」之觀念，使聞此次聯總救濟署，所任用之大小機關人員，亦均多為信仰西洋耶穌教者，始有資格錄用，否則教外人，多均受拒用而摒之門外也。

(八) 聞津報南京九日電：「我國陸徵祥司錄在比國經教皇庇尼士二世，升授比國剛城虛伯多羅隱修陵大院長職，我政府特派駐比大使金潤參加典禮。比國境內大院長之榮銜，投於外籍人士以陸氏為第一人。陸氏現年七十六歲，於民國廿六年棄俗修道，逾於外籍人士以外國司錄，晉為院長，五年六月廿九日晉陞司錄之職位」。夫以中國人為外國司錄，晉為院長，固可引以為榮；蓋在國際上之地位為無上之榮耀；然吾人竊有不可默然無所感動不能已於言者；宗教自由，信仰自由，何以國內佛教，每有法令或有何佛事，試問言論非但不加以讚揚，而且紛紛攻斥之。記得抗戰前，中央要員，歡迎西藏活佛；提倡大輪金剛法會，護國息災法會，輿論界不但贊成，且大事讚美、禮遇，而政府當局，對於佛教亦未見特別加以保

國內大德高僧，如太老、印老、弘老，在宗教上、國際上、學術上、藝術上，均有創作貢獻；而國人茫然不知崇敬者何故？（除一部份智識界及佛徒以外）我又回憶到日本無條件投降後不久中間，美國基督教特派牧師，自美國乘軍用機飛到日本，進行對日本基督教之整理。佈教工作，則如日本之一班戰爭罪犯，受美軍之監禁囚牢內，每星期亦必集中祈禱室宣傳福音，使之懺悔。可見歐美宗教與政治連繫之重要性。反觀我國佛教自身之不健全，佛教徒之不負責，而政治之不刷新，社會之不安甯，何人有暇及此乎！余意日本軍閥侵略者已倒台矣，而日本大多數為佛教信徒，在此時期，我中國佛教感觸者，應向政府要求派遣佛教有力人士，向日本佛教徒之重新宣傳工作，使日本佛教界，知真正無我不諱佛法，捨去其傳統歪曲佛教思想；此亦為勝利後我國佛教重要工作之一件事也。

余

林不文，且勞形於商場中，惟有所感觸，拉什信筆草此數端，聊作向中佛會提案，添資云耳。

九月八日於廈門湧蓮精舍

談修養

靜修

所謂「修養」，就是自己教育，自己訓練，自律行為，注重修身養性之道也。試看歷史上中外古今，聖賢豪傑，其所以能名震當時，光垂後世者，莫不有深刻的修養，如張良圜上進履，韓信胯下受辱，鍾德睡面自乾，他們的修養，是多麼地深刻而偉大啊！反之如子路暴虎馮河，死而無悔；項籍百戰百勝，自刎烏江；希特勒凶惡戰勝人，終告失敗；這些人的修養，又如何呢？「積善無德」之明證也。我認為修養之道，當有下列數項：

一、切實的學問——學問為思想的結晶，思想為萬事的泉源，吾人立身處世之道，首重捨己為眾之精神，即服務社會，而入身社會，應有切實之學問，然學問的科目甚繁，有的注重理論不顧事實，有的不合時代和人情，有的是重感情而輕理智，有的甚至完全走不通……所以我們在這許多的科目中，必須求得一種切實實用的學問，而後內足以修身養性，外足以救世利民，在社會上為做人君子，在佛門中為淨淨法器也。

二、偉大的精神——學問祇是一種工具，而精神才是這裏面的靈魂，

古今聖賢之士，之所以異於常人者，蓋有其偉大之精神，就是能本乎仁，發乎智，而寓乎誠，他的對面，不是個人，而是普遍的眾業，所謂「天地萬物，一體同仁」。我們青年學僧，就非學習這種精神不可。

三、強健的體魄——凡人想做大事，就必須鍛鍊身體，有了強健的體魄，才能應付惡劣的環境；若是身體衰弱，多病，雖有很好的學問，也等於零。西人說我們是「東亞病夫」，「……」，的確不錯，你看我國人民，大都是面黃肌瘦，頹唐不振；而反觀外國人士，大都是身強力壯，個個如同金剛，這，難道蒼天厚地薄此嗎？不，不注重鍛鍊體格之故也。

吾人注重上列三點修身養性之道，則做人做事，自可無往而不利，無堅而不克也。

八二八寫於焦院

愛與憎

翁奈克

凡屬「有情」，不能遂其生之所愛，不能獲得生命之展開或忍受或反抗，致狂者有之，自殺者有之，一個人的意志如果不太單純，不太渺小，重視生活情操，而不安于「宗教的信仰」，那就不能避免他自己造成命運的慘痛！

社會所有之一切制度設法，只是對頭腦愚劣者有一種約束的效能，而對於一個善業者——凡具有詩與哲理之素質者——則是一種殘酷無比的極格。

最理想的社會，應該沒有階級，沒有尊卑，沒有權力，也沒有奴隸；因此沒有憎惡，也沒有戰爭，所有的只是愛與美。

我原是一個「一無所有」的騎客者，曾做過太多美麗的夢，經過舊禮教的薰染，也經過近代思潮的洗禮，有過逃亡的動機，也有過死的冥想，在生活上已經耗盡了「人間苦」所有的體驗。深信生命的本身，永遠是一個痛苦的歷程；一個悲劇的連貫，所謂奮鬥努力，對於我只是「無天真的囑語」；因為我所追求的乃是精神生活，而非實利生活，我所需要的乃是感性的深化，而非意志的發揮；因之我認為生命的本質乃是詩的過程，而非數學的過程，我欲創造的乃是形象，意境，而非貨殖，經濟是以這人世的

（下接第十五頁）

接法妙術 雲僧

人物：妙果：三十來歲，某佛學院畢業生。

靈雲：六十多歲，妙果的師傅。

性海：世法精通，妙果的好同參。

趙二：四十來歲，廟裏傭人。

法安：七十多歲，長白鬍鬚，某宗長老。

時間：現代。

地點：某寺。

幕景：

一間很寬闊的北房。牆上掛着一張條修造像。室內陳設清潔簡單，四式椅數把，方桌一張，桌上堆着許多經典。

幕啓時，只妙果一人，獨坐桌前看書。少頃，趙二上。

趙：(含笑着)妙法師，剛才西來寺給老和尚送來個請帖，後日乙師接法。

妙：(感慨的)法真不值錢了，就憑他那一套，一點佛法也不通，居然也有人傳給他法，要！這真令人莫明其妙！

趙：(表同情)真的！他從小我就認識他，一天書也沒念過，哼！真有點不資格。

妙：(憤)這就是認假不認真的世界！……

(趙二嘆息下幕)

靈：(呆板着脸)妙果，你瞧乙，(掏兜請帖)人家剛出家幾天，也沒上過學，也不懂得什麼佛法、天台、賢首、法相；可是他現在能

接法。你只知道一天到晚坐著屋裏死讀書，研究什麼，楞嚴，法華；有什麼用？誰請你來當法師？

妙：(作愁)師傅，我看書，我研究佛法，也不是爲接法，和當法師！……

靈：(插嘴)那麼你爲什麼？

妙：我！或爲自己修行，和弘揚佛法。

靈：(生氣冷笑)：修行？弘揚佛法哈！哈！好，你和我請出這廟去修行弘揚佛法吧！

(靈雲掉袖而退)

(妙果愁雲滿面，屋中徘徊。)

(性海上)

性：(見妙果愁)妙果，你在愁什麼，有什麼事麼？

妙：(強笑)沒甚麼，沒甚麼！

性：(插頭)不對！你一定有什麼事，不然，你決不會這樣。咱們老同參，你何必瞞我，我看你還是和我說好，什麼難事也許我能替你幫點忙。

妙：(突然握性海手)同參，我太傷心了。以前我認爲念書是件最好最有希望事，所以整天坐在屋裏讀書看經，但事實恰恰相反，希望變成失望了。幾年的苦功，不但得不到一點光明，而前途更加黑暗重重，以至現在連親愛的師傅都和我疏遠了。同參！……

性：你的一切我都明白了。在這個光怪陸離的社會裏，你這種作風當然是不受歡迎的。請你看現在北方佛教竟在什麼人手下把持着，所以你要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想拾抬頭，見上青天，得人歡喜，你這種作風決吃不開。

妙：(如夢大醒)那，那麼應該怎樣呢？

性：怎樣？第一你要先改過作風。

妙：怎麼改呢？

性：首先把你經本放下，實行「持拍主義」。

妙：(疑)持拍？

性：噢！譬如你向後見某御方丈，或某宗長老，應當阿諛低下，禮拜恭敬，同時嘴裏還應叫着「您老」「您老人家」「弟子……」種種尊敬的口號。

妙：這樣就可以得到收徒嗎？

性：還有第二個方法。第二：你常應買點茶點去

你養，拜望，得到他們的歡心。

妙：還怎樣辦呢？

性：第三，就是宣傳，這一條最爲重要，譬如你向後在佛教刊物上，或報紙上，著幾篇文章，對那些混子老，權力大的，向他們頭上加上「道德高深，戒律精嚴；悲心廣大；菩薩示現；諸佛再來！」這種種美盡光耀的帽子，令他們見到「身心泰然然」。像這樣作，保管你等不到一年後，準來個法接。

妙：(含笑)你這法準靈嗎？

性：沒錯！決比你抱「經本主義」強的多，不信，你試試。

妙：(握性海手)同參，請講你這個妙術，我一定照你這樣去作。

性：不容氣，預祝你早日成功。(第一幕終)

第二幕

(幕啓時，已是第一幕數月後了。室內更加清潔，桌上已無經典。)

居山
余有居山之願久矣，於水泉林下，踏地數畝，築茅舍三椽，早已藏事，亦近上載矣，然領事波給，未得脫，感嘆而已，此願何日償，及此，感嘆而已，古人有云：大隱居者，小隱居山，遂有甘心寂寞，同

中得靜，有道之士則然，非何心所宜也。
專學
古人爲學，有三年不窺閤者，有三年不問閤者，有三年不與閤者，有三年不見閤者，及以世事亂其心可乎？

(上接第十二頁)

泛濫性與殘酷性，及時代的苦惱與動亂，于我只有憎惡與等待，沒有愛也沒有光明；此在思想上焦切于尋見生命的依歸，與要求靈魂的解放。

僅受長期爲生命而思索的苦惱，終于使我倒入了佛教的正信，從佛得複雜的宇宙萬象，及曖昧的人生問題，決不能以名相概念，一一望驗；豈有從明淨觀照中，始能獲得本質的徹悟。


本來人世的萬事萬物，皆爲諸緣集合離散所生之片面的假象，從其實言「無真實，無完全」；從其量言，「無永恒，無無限」成住壞滅，流變幻變，一切全是空虛，不可把握；是以對肉欲生活的執着，乃是一切煩惱的根源，物質環境有限，而人類欲望無限，當其所欲未得之時，竭盡機慮，固爲煩惱；既得之後，習而生厭，更萌一欲，又復煩惱，如是循環流轉，無有已時，欲望無限，煩惱亦隨之無盡，樂是苦因，苦是樂果；此所以根本亦有解脫之說，而正契合于佛教的本旨。

執着故煩惱，捨棄斯解脫，否定人世的所有，摒除主觀的我執，捨棄愛，愛即痛苦；捨棄智慧（世法的）智慧即煩惱，斷惑證真，從禪的境界中尋求完全的解脫；從禪的本體中把握「真實，完全，永恒，無限」的存在，乃至涅槃寂滅的究竟歸宿。

由于以上的認識，自心地頓覺甯靜，世俗的名位物欲，于我已如敝屣；愛憎煩惱，淡然而無復繫礙，乃作一偈曰：

世相唯識生，本體固有真，萬緣生復滅，幻幻無常境，比若無救鏡，映花空亂明，因推不窮，因果究無根，猶如水穿石，意志本盲目，潮聚塵寬闊，驚蟻竟何之，煩惱皆由拂，苦樂都因執，如影之隨形，來速無已時，此世不可戀，我將安所歸，拂身行行浪，千里訪高僧，蒲團證禪機，梵養解智慧，世共兩不干，無復想與俗。

册五、八、卅、



防癆第一

好力生

比目魚肝油精

分膠囊劑滴劑二種

治療肺病首重
營抗力強充足
則抵抗力強充足
勝菌無由侵襲
本品爲魚肝油
精製劑中之最
優良者療肺強
身功效卓著不
何同類製成不
能望其項背

信誼藥廠著名出品

狼山遊記

圓明

我們來南通的第一日，到達目的地的時候，正是萬家燈火的黃昏，接着洗澡吃晚飯，對於掩救工作方面，討論很多。第二天我們的隊長和我，由中佛會江蘇省南通縣支會的幹事維法師引導，分別向各有關機關方面聯絡一日，三日我們的隊長偕救濟隊胡超二隊長，乘車到前方去視察，我們除整理一些零件外，似乎是閒在裏裏沒事做，於是三五同意，遂作了一次狼山之遊：

狼山是八小山之一，為江北第一名山，又因為傳說它是大勢至菩薩道場的關係，並與四大名山齊名為五菩薩道場。我雖是祖籍南通，久慕勝地，但終未能登臨參拜過。這次乃與弘願振林蔚成智淨四人同往。

雖是中秋時節，但還是炎熱如夏，酷日曬天，陽光如火。沿途的行人，往來如梭，汽車飛駛，塵飛土揚。我們安步當車，邊談邊走，倒也不覺得什麼。山上駐有軍隊，途中五步一崗，十步一站，戒備非常森嚴。路的兩旁，綠樹陰濃，蟬聲吱吱，水聲潺潺，夾着村夫村婦的紡織聲，真是別備風趣。我們在途中，憑着團體的證書，經過幾番檢閱後，不知不覺地到了山麓的觀音禪院。觀音禪院是南通名人潘耒狀元張謇公所建築。傳說潘公之子孝若先生，即緣求是觀音岩之觀音像所產生。所以潘公先生不昧菩薩之靈感，遂裝該院以為紀念。當落成時，曾廣集各式觀音像之塑像以為供奉。內中有唐吳道子所繪觀音像一幀，最為名貴。該院房屋，秀小而美。山門一

漢上書「靈山勝地」。中為大殿，後有舊式樓房一幢，高懸「萬象開圓」之匾額一方。兩邊廂房，原為僧人宿舍，現僧人除自住一廂房外，其餘俱為軍人所借住。

觀音禪院小憩一刻，隨即登山。承寺主命茶童導導。遠望山勢，氣象宏壯，山巖石上，書有「入山之門」。門內有慈目金剛。順路直上，步步高昇，羊腸險路，曲折崎嶇，攜衣拾級而上，山上為軍事要地，崗衛很多，經過多次整飾，方抵山巔。翠眼樹木蔥蘢，殿宇輝煌，有古寺門上書「第一山」三字。直至寺之後殿，適見十年前同學中立師，招待甚殷，並留午餐。舊雨重逢，其樂可知。后登塔遊覽，塔為五層，居山最高峯，玲瓏綉俏，高插雲外。櫺目四望，氣象萬千，浩浩長江，蜿蜒如帶，扼腕着大江南北，成一自然天壘。極目之下，不禁感慨系之，因錄北大好河山，悉被烽煙籠罩也。

蟋蟀

你是憂鬱的嗎？
是得意的嗎？
抑是……嗎？

你有爪牙，
他也有爪牙；
你的爪牙，
對着他的爪牙；
碰在一塊兒，就
仇敵似的撕殺！

算了罷！
莫那變勇於私鬥了。

爭什麼勝負！
決什麼雌雄！
你傷了，
他亡了！是異類的動物嗎？（異類尚應加愛護）不是吧？
這都是自己弟兄？！
休息了吧！
人們的心，為你們的撕殺而緊張；
人們的心，為你們的格鬥而悲鳴！
和好了吧！
讓人們這顆緊張苦楚的心，也得到輕鬆，輕
鬆！

代郵

北平四郊模式口承恩寺

性初

許圓照居士：
大函對本報十二期「目蓮救母」及「火車」兩文，甚感興趣，這是作者功德。所譯阿彌陀佛甚是。即願法師現在武昌千家得佛學院。蔡惠明居士代候。即候道謙！ 編等十月十二日

覺羣週報 每星期一出版

社址：上海玉佛寺

發行部主任：法

編輯部主任：福

長：太

校：印

地址：全國各大書店

價：零售每册二百元

電話：三〇三一五

源方泉善虛

覺群週報

(中記登請申在刊本)

期五十第

版出日一十二月十年五卅國民華中

先世界而後國家 化中

或謂吾國在此次戰爭中，即因物質文明不發達，科學工業落後，又以國家思想淺淡，是以大受日本之侵略，幾至於覆亡。在未來之世界，既不能保第三次大戰之起與不起。然不力追西洋文化而迎頭趕上，以建立現代化之國度，乃高談遠方文化，豈不懼滅亡之禍耶？曰：吾之所言乃為全人類永久和平計也。子之所言，則為一國存亡慮也。雖然，即為一國存亡計，亦自有其正道，如德、意、日之帝國侵略，究何益於其國哉！況夫世界大同，國家與人類之利害已不可分割，苟世界而亂，則國家之治安即不可保。苟世界而治，國家自無覆亡之憂。故必先謀世界之和平，而後國家之安甯可保。吾人唯當以大仁大勇不懼之精神，排除一切之疑忌，光明俊偉的以為世界倡，國運如是，天下自平矣。各懷疑懼，相忌相猜，禍復萌伏，而人類危矣！且以吾國土地之大，人民之衆，歷史文明之悠久，如為世界領導和平，將為世界弱小國家民族所信從，亦不啻強大國家之疑。如因此次之失敗而力追西方帝國主義之後塵，則小國畏之，大國嫉之，不唯非世界之福，亦且為本國之害也。故為國家計，亦仍以提倡文教領導和平為最偉大而安全也。且夫東方文教亦非捨己而徇人之文教也。仁以愛之，義以正之，不侵略他人，亦不受他人侵略，培養根本，調整人心。使治化清明，人民得所，風俗醇厚，生養豐足，則自可以獨立自強，而豈有滅亡之禍哉！

以理性運用文明 恩洋

或謂倘謂改革文化之道既當以東方文化代替西方文化，然則科學之所發明，工業之所製造，十九二十兩世紀來西方文化之成績，將一切廢除而不用耶？曰：是又不然，吾人之所反對者，個人主義，國家主義，經濟的帝國主義耳。至於科學之發明，工業之製造，苟其有利於人生，則自當全盤承受而

加發展。特此科學之發明，工業之製造，俱屬於理智技藝，於人類生活中俱屬工具而非生活之本體。生活之本體，則情感意志也。情感意志又分二類：其一為隨乎情理之公而可以與人羣共同生存不相衝突而相贊助者，則名之曰理性。其一不順乎情理之公，一人為之而無利於人羣或反相衝突賊害者，則名之為私欲或嗜慾。從理性而動，則為仁義之行，為君子之德。從私欲而動，則為貪鄙之行，為庸俗，為小人。若濟之以才智技能，則為詐術權謀之窮強絕人矣。從理性而發展，則為尚德貴義之文化，領導人類於平安定治理。從嗜慾而發展，則為急功好利之文化，驅迫人類於貪婪殘賊奸亂乘禍之途。則今日之個人主義，國家主義，經濟帝國主義是也。吾人之所欲改革者，但欲以理性代替嗜慾。若夫科學工業之工具，在嗜慾支配利用之下，自足以殺人造亂而增加人類之痛苦；在理性支配利用之下，亦足以利用厚生而增加人類之福利。雖能增加人類之福利，然有理性支配駕馭之，使不至於浮亂。故改革文化之要義，唯在以理性善用技能，非謂將所有一切物質文明全盤毀棄之也。又此物質文明，當來之世，於西方當盡量節制其殺人縱欲之工具；而在工業科學落後之中國，則當盡量發展其利用厚生之工具。在彼為有餘，在此為不足故也。

王玄策的西行

伯希和著
陸翔譯

印度中國間，思想上的接觸，政治上的交際，無論什麼時代，總比不
上七世紀時候的頻繁，這就是求法旅行大家玄奘與淨的時代，而玄奘尤為
偉大，他是東方的巴爾尼奧 *Balio* 和馬得字 *Madro* 的旅行印度，
歷十有六年之久，他回國以後，任歸德總督，於十五年間，把一千三百
種的佛家著作，譯成華文，在政治方面，有地位使臣，受了摩訶陀國僧位
者的凌辱，跑到吐蕃去，徵集軍隊戰勝之後，就把凌辱的僧位國王俘獲，
這件事實是在六百四十八年，這個使臣名叫王玄策。

在這一次，王玄策已經是第二回到印度了，六百四十三年時候，他曾
經做過李義表的副使，首次回國時期，說是六百四十七年，但是說他回國
在六百四十六年，尤為近情，至六百五十七年，王玄策作第三次的旅行，
直到六百六十二年歲杪，或六百六十二年歲初纔得回國，很相似的，他的
末次旅行在六百六十二年起程的，從職位上講，從著作上講，李義表和王
玄策都沒有重要的地位，要想在中國正史裏搜尋關於這兩人的長篇紀，就
是徒然的，在王玄策自己紀述狀況的十卷書裏，我們應該可以得着許多資
料，但是這部書已經亡佚了，幸而六百六十八年編輯的大藏經裏還保存着
一篇論文，劉維君 *W. O. L. J.* 曾經搜集這種資料加上許多注釋，做了一
篇論文，登在一千九百年出版的亞洲報裏，人家對於王玄策和李義表能
够知道的事實差不多盡在這裏了，但是到了現在，還有許多新的資料可以
加進去。

有一層我們起首即當表明，就是王玄策遊記裏一節述及泥婆羅 *Nepal*
沮泉事為劉維君在六百六十八年道世編纂的法苑珠林裏發現的，後來他又
在諸經集要裏找到這段文字，但是在諸經集要十四卷裏，我又另外碰着
一節好像是法苑珠林所沒有輯入的，現在我把這一節錄在下面：「又王玄策
行傳云：『他在世時，遊毗耶梨城，觀一切衆生有苦惱者，即欲救拔，乃
觀見此國有劫越 *Kalyana* 一衆，總五百人於婆羅俱末底河 *Wardhuni*，
網得摩剎大魚，十有八首，三十六眼，其頭多眼，佛為說法，魚聞法已，
便即命終，得生天上而為天子，却觀其本身，是大魚，蒙佛說法，遂得生

天，乃持諸種香藥瓔珞寶珠從天而下，至佛供養，於時二衆並發心悔過，
即於俱末底河河北一百餘步，燒焚魚網，銅瓶盛灰，埋之向說法處，於上起
塔，尊像儼然，至今現在，雕飾如法，觀者生善。』」
另外在法苑珠林裏，還有一節劉維君沒有看見，這節在法苑珠林六
三卷末頁，其文如下：

「從吐蕃國向崑崙山（就是希瑪拉山 *Himalaya*）南界，至屈露多悉立等
國，云：『從此驛北行，可以九日，有一寶山，山中土石皆是黃金，有人
取者即獲殄咎。』」出王玄策西國行傳。

研入諸經集要的幾條王玄策西國行傳，在行傳著作年代的觀點上實在
有重大的關係，直到現在人家公認：王玄策第三次回國在六百六十八年以
前，這就是在法苑珠林編纂年代之別，看了現在留存的幾節，人家可以推
想到，他的行傳是在第三次旅行以後纔公布的，但是我們很堅決地知道，
六百六十八年王玄策還在迦畢試，諸經集要是在六百五十五年和六百六十
年編纂的，那時王玄策還在西方國，很顯明的人家能够假定，厥代相傳諸
經集要的編纂年代是不準確的，我却不這樣推想，并且法苑珠林裏引用
王玄策遊記的幾段資料，其年代有至六百五十七年和六百五十九年等，這
種時代的事實應該係屬於第三次旅行了，這個疑點的解答是這樣的：第二
次旅行以後，就是六百四十八年和六百五十七年，王玄策就把第一次遊記
宣布，衆經集要引列的兩節就是從這第一次宣布的原文裏節錄出來的，
但是第三次旅行以後，他把他的著作加以補充整理那就是法苑珠林所引用
的了。

在法苑珠林和諸經集要以外，在中國大藏經裏面，還有一篇王玄策所
撰的請狀，這篇收在法苑珠林的集沙門不淫拜俗等事裏，這請狀就是玄奘法
師傳定本的著作人，（見南條目錄一千四百八十號），全書共分六卷，內
容都是僧人應否拜俗——占據高位的俗人也包含在內——的討論文字，在
第四卷裏，我們得着下列一篇文字。
左廳衛長史王玄策請留齋戒等請狀：『自佛教之興，始於天竺三臣經三

使頗有見聞，臣聞輪頭王是佛之父，摩阿摩耶是佛之母，僧優波離者，本王婆羅門，王親過禮，敬同於佛，臣又見：彼國僧尼法，不拜諸天神，亦不拜君王父母，皆禮僧尼，及諸道衆，臣經難後僧曰：『此之僕神，始落髮披緇，殊無所識，即令君父致敬，大不近人情，』僧對曰：『雖初剃髮，形已同佛，復能震動塵俗，雖曰無知，豈不如泥木，泥木一立爲主像，糜通貴勝，得不致敬？僧不拜俗，亦已明矣。』

「臣又親難彼僧曰：維摩經：比丘亦禮維摩詰足，法華經：僧行普敬，此二經文，拜俗明矣，何因此邱得不拜尊者？」僧曰：『佛制律經，乃是僧尼常軌，其維摩經，比丘得法，暫行曲禮，法華經，大士一時別行，何得以權時別行，亂茲恒典，』臣深然之，臣聞妻死鼓盆瓊麗而歌，此亦一時別行，豈得預於喪服之制。

「臣於天竺，經瞻天像，彼王乃笑而問曰：『使等並是優婆塞何因禮天？』臣問所由，答曰：『此優婆塞法不禮天，昔迦陀色迦王受佛五戒，亦禮天像，像皆倒地，後至日天嗣，事天者恐王至，禮天像倒，遂將佛像置天頂，王三禮不倒，王怪，令檢於天冠，內得一佛像，王甚大喜，賦佛神德，遂其智慧，大贊封邑，至今見在，又云：有外道受佛五戒，但供養天嗣而不頂禮，王實不禮之罪，白王曰：『小子豈敢辭禮，禮恐損天』，王曰：『天損不關休事』，被即禮拜，天像遂碎，五戒優婆塞，尚不得禮天，况其戒僧尼而令拜俗？」

「臣玄策嘗言，臣聞，百王布軌，但禮制於寶中，大覺靈教，乃津梁於域外，莫不資真人以易俗，賴高僧而移風，遂得隨四海之波濤，脫三界之塵累，故漢帝不屈於河上，輪王遍禮於妙彌，此則道俗殊途，豈得內外同貫，孰許黃冠之輩，遊一遺於寶中，攝衣之徒，獨五乘於方外，因循既久，助化益深，草屨風行，其來尙矣，臣聞：聖人無常師，以主善者爲師，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兆庶盡皆，敬信歸依，今隨令拜君父，實乖主善百姓之心，况娶婆異華俗之服，究削非華市之儀崇之則福生，卑之則罪積，共知拜君，無益於國，拜父不利於親，臣如獲默不言，豈得爲愚爲孝，臣豈隨割軌，請不改張同太宗文皇帝故事，依前不拜，謹啓。」
推究王玄策這篇議狀呈上的日期，却是一個很饒興味的問題，這一定在六百六十二年六月廿八日解決脫拜問題詔令以前呈進的，而依據法苑

珠林舉列的幾條，在六百六十一年歲首，王玄策還在進舉試，但是很顯明的，他已經在回國的途中。至六百六十二年歲首，他恰正回到西安府就破三月八日第一次詔書所開勸了。
這一篇議狀爲王玄策自著的文字，搜得了這一篇，我很自認能把這雜君所輯合的資料加以擴充了，但是在別種著作裏，還有幾條記載應該把他收拾過來。

王玄策的名氏，許多書籍裏都是這樣寫的，但是和高昌僧人彼岸智岸結伴取道南海前往印度的使者名王玄策，在我看起來，要我把王玄策改做王玄策，是很覺困難的，義淨兩次提及王玄策寫得都很準確困難所在，就是兩個僧人前赴印度都取海道，雖然王玄策寫得都跟義淨國語，但是六次裏一次，也許八次裏一次，他走別一條路，這是未嘗不可的，很不幸的，關於彼岸智岸兩人的記載，除開義淨的著作以外竟覺不到了。

許翕君之說，曾經假定：段成式轉入西陽雜俎關於迦陀色迦和婆德伐哈那的幾段故事是從王玄策遊記採摘得來的，許翕君所持的理由，是空西陽雜俎別一卷裏「王玄策曾於摩竭國陀國王時得一竺徒士引至中土」一語作根據的，王玄策的遊記段成式記載迦陀色迦和婆德伐哈那的資料是很可能的，但是余天竺術士一節作爲論證法，那是沒有價值的，天竺術士故事和王玄策旅行的聯繫是在王玄策於六百四十八年把他和阿羅那爾（即摩伽陀國王）同時引導到中國來一節上，但是段成式敘述的一節是表演於唐代都城長安的，其時已在王玄策歸國以後，沒有理由說：這段故事已經插入他的遊說裏了，並且事實是在長安表演，人家用不着翻看遊記，就可以知道了。

而且天竺術士歐洲人早已從別種根源知道他的故事，敘述文字亦不多和段成式所寫的一樣，這種根源是在兩唐書的天竺傳裏由山斯德尼新老柔連受 Seng-tsiang 和帝雲一書中間接從馬端臨世錄出來的，按照唐書本紀，這個術士就是幻人那羅迦婆，但是在兩唐書天竺傳裏，他的名是那羅迦婆婆，Nalagabho，較爲準確一點，他受著極密使相敦煌的隆重款待，他自稱年已逾二百歲，有長生不死之術，皇帝就命他配備養生方，驛車勿遽地奔馳各地，尋求奇異石，直至婆羅門國覓取茶法水，試驗時候，藥方竟無效果，皇帝命他回國，後因發生障礙，他竟死在長安。

在最新出版的西陽雜俎裏，這段文字，除開幾個誤字外，和兩唐書所載的竟沒有一些兩樣，那末，對於這一節故事，我們儘不過曉得：此兩唐書早一百年，已經有人把這段故事記在著作裏了，然而兩唐書所錄的資料比較來得準確。

南京圖書館藏

王玄策的名在西陽雜俎裏，雖沒有見過，但是十八卷記「菩提樹生於摩伽陀國的摩訶菩提寺 Mahabodhi」一條裏，改成式說：「貞觀中開（六百廿七年至六百四十九年）頒遣使往，於寺設供並施藥後，顯慶五年（六百六十年）於寺立碑以紀聖德」人家曉得：那原文係存在法苑珠林裏由沙晚君譯過的兩個石刻，他們的建立時期是在六百四十五年三月十四日，但是新唐書（二百二卷上）說：「高宗又遣王玄策至其國（就是說摩伽陀國），摩訶菩提寺立碑焉」，高宗顯慶年代是在六百六十二年）王玄策第三次奉使的事情了，我們在他的遊記一節裏，可以看出：貼正在六百六十年時，王玄策曾駐於摩訶菩提寺好些時候，那末，段成式和新唐書說王玄策在摩訶菩提寺建立一座紀念碑是可能的，而且合理的，但是這碑另外一座碑，這篇碑文是我們沒有得着的，法苑珠林裏有一節曾經引過，他說：「摩揭陁 Mahagata，有佛足跡，貞觀二十三年（六百四十八年）有使闍焉跡來」六百四十八年就是王玄策俘獲阿羅那爾而歸至京都之年代，那末，人家可以想到：法苑珠林所說的使臣，就是王玄策，那佛足跡在中國僧人心中是很顯赫的，玄奘曾經叙及印在龜茲國玉版上的佛跡，（見西域記卷一）還講過那那羅樹國（Nalanda）的佛跡，（見西域記卷一）但是最著名的，摩伽陀的佛跡，因為阿育王（Ashoka）曾在這裏磨過的，玄奘對於這個佛跡有一段很長的敘述，（見西域記卷一）後來流傳到遠東的

就是這個佛跡，傳雲龍游歷日本國經裏把日本指掌佛迹的石刻複製，這幅圖裏顯出佛的兩個足印，還有光輪和花枝的裝飾，並附一塊碑記，這幅碑本鑄刻於七百五十三年，附列的碑記除舉列玄奘的西域記外，還提及觀佛三昧經，這部經的開始四卷專講佛迹，并且是述所發的輪和光塵，但是法苑珠林裏這節文字却有幾個雜題，貞觀廿三年，並不是六百四十八年，而是六百四十九年，這一年王玄策已經回到中國了，並且假使委開譯文而把原文細細閱讀，人家會感到一種印痕：這段文字裏的使，是印度還來的使，並不是回國中國的使，從另一方面講，沙晚君最近把中國一千五百六十六年刻的佛迹碑複製印行，他加上一篇跋尾說：這個佛迹是玄奘攜來，奉太宗皇帝之命而鑄刻的，複製於一千三百八十七年一千五百六十六年，本本就是从一千三百八十七年複製出來的，玄奘歸國的年代是在六百四十五年這個佛迹流傳到東方來，究竟是玄奘呢！還是六百四十九年的印度使者呢？我們還缺少一種能够把這件事判決的因素哩，但是這件事和玄奘總是有關係的。

在中國流行的傳說裏面，只有一件事還留存着王玄策奉使西域的遺痕，就是王玄策嘗吟舍釐 Varanasi 國毗摩羅諸（Vishnupur）故宅基址的一段故事，因為方丈這個名辭，起初指僧人所居之窟，後來就指僧人本身，他的根源就從這一段故事流傳出來的，而稍有價值的類書幾沒有一種不把個體有興味的古典加之詮釋了。

隨緣不變 不變隨緣的靈活運用

——在泰縣光孝佛學研究社講——

「隨緣不變，不變隨緣。」本來是大乘佛法的根本要義，也就是「真如」的兩面。

真如的隨緣不變，在大乘的教義中，也有種種不同的說法：權教大乘只承認真如的不變，不許真如的隨緣；說真如是凝然不動的本體，是一切因緣的事相所依的本體；但此體雖為一切事相所依，而是各別的。實教大乘則謂真如不止於不變的一邊，而更有隨緣之用，能隨順外來的緣，而現森羅萬象的事；猶如不變的水，能隨外

緣的風，生起千萬重的波浪一樣。大乘起信論上說：「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生滅門」。又說：「心生滅者，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為阿黎耶識」。又說：「以一切心識之相，皆是無明，無明之相，不離覺性，非可壞，非不可壞；如大海水，因風波動，而水非動性，若風止滅，動相則滅，濕性不壞故。如是眾生自性清淨心，因無明風動，心與無明俱無形相，不相捨離

，而心非動性，若無明滅，相寂則滅，智性不壞故」。這樣看來，真如就是萬法，萬法也就是真如。所謂「波即是水，水即是波」。金鑰論上也說：「應知萬法是真如，由不變故；真如是萬法，由隨緣故」。

隨緣也有二種不同。一種是六道中的眾生，隨自己所造作的善惡業的緣，在天、人、修羅、餓鬼、畜生、地獄中間兜轉輪轉的圈子，這是被「無明的風」所吹起的真如的波浪；一種是發善

塊然

挺心的大士，隨現實的一切環境因緣，現種種不同的身相，用種種不同的方便，去教化種種不同的眾生，利益眾生，普度有情，這是被「大悲心的風」所吹起的真如的波浪。我今天所講的「隨緣不變隨緣的靈活運用」，就是根據這個道理做出發點。

隨緣不變隨緣的靈活運用，就是依真理而起事行的善巧方便。換句話說：「不變」就是不變更中心的思想，「隨緣」就是隨順世界的潮流和特殊的環境；隨緣不變，就是雖然隨順世界潮流和特殊環境，而能夠不變更中心的思想；不變隨緣，就是雖然不變更自己的中心思想，而同時又能夠隨順世界的潮流和特殊的環境。

佛陀說法四十九年，他的本旨，是要人人都能够成佛；但因為人們的根性不同，所以他就隨順他們的程度高下，和他們的思想環境，加以不同的指示，所謂「於一佛乘，分別說三」。而他說法的善巧，大概多就人們的眼前事物，加以親切的開示。如佛說正覺經中，便是在大樹下說法，他就拿樹的從核生芽，從芽生莖，從莖生葉生華，華復生實，屢轉屢易的眼前的事實，說明因果輪迴的真理。其他因人施教，因地因事說法的例證，大小乘經中，觸目皆是。

佛教徒在印度的方式，是它法以養法身，乞食以養肉身的制度，是隨順當時印度的環境而建立的。流傳到我國而後，歷代的大德，為要適合我國的環境，就改變成叢林的制度了。而又值得稱道的能够隨順我國人們原有的思想，而以指導和改造；就我國各別的環境，施設各種的方便；我們只要留心古代高僧的傳記，便了了然。如明

末的憨山大師，在五十七歲的時候，受人捏控。而大師不惜一死，保全神宗的母子之情，終被遣成雷州。雖因服加身，而沿途荷隨機說法。抵雷州後，即注楞伽。時值大旱大饑，疫癘橫發，死亡枕藉，積骸盈路；大師復勸導掩埋，作濟度道場，天即大雨，疫癘亦止。粵人素不知佛，自此人人皆生信仰。後來又構禪堂在叢窟間以冠宗說法，講法華及盂蘭盆等經，提倡素食放生，從容解頹亂民團攻毀佛的風潮，婉言消滅開採的積習。當時的任觀院說：「憨師不出，其如地方何」！張相國說：「人皆知憨公為僧中一大善知識，不知大有社稷陰功也」！又中興曹溪，恢復六祖的道場。直到六十九歲，才得重行披剃，還僧服。

後來的宏化因緣，更加廣大。所著的春秋左氏心法，大學決疑，中庸直指，觀老莊形釋論，道德經註等，皆是以佛學去解世學，引世學歸向佛學的善巧方便。他如在東海崑山，化外道生正信，拿太后的布施去賑濟饑民等事，都是能够把隨緣不變不變隨緣的道理，加以靈活的運用的絕好範例。

僧青年是志在學佛的，在求學期間，就要奠定未來的思想和行動的基石。現在研究佛學，是為的堅定自己的中心思想；研究世學，是為的隨順潮流和環境去弘法利生。因此，在研究佛學的時候，務要從開而思，從思而修，認真地切實地去研討體味，自然能够達到「豁然貫通」的境界。研究世學的時候，也要留心它的含義，那些是和佛學接近，那些是和佛學相反。要把那些和佛學接近的學說，吸收到佛學中來，使它漸漸地和佛學同化；對那些和佛學相反的學說，要根據佛

學的真理，加以公正的批評，和善巧的誘導，使它能夠漸漸地「捨妄歸真」，「背塵合覺」。

了。弘法利生並沒有什麼固定的方式，但弘法利生的學說，加以公正的批評，和善巧的誘導，使它能夠漸漸地「捨妄歸真」，「背塵合覺」。

了。弘法利生並沒有什麼固定的方式，但弘法利生的學說，加以公正的批評，和善巧的誘導，使它能夠漸漸地「捨妄歸真」，「背塵合覺」。

了。弘法利生並沒有什麼固定的方式，但弘法利生的學說，加以公正的批評，和善巧的誘導，使它能夠漸漸地「捨妄歸真」，「背塵合覺」。

了。弘法利生並沒有什麼固定的方式，但弘法利生的學說，加以公正的批評，和善巧的誘導，使它能夠漸漸地「捨妄歸真」，「背塵合覺」。

中 國 佛 教 的 整 理 與 復 興

—— 師 法 幻 亦 致 ——
大 醒

亦幻見：

尊著「浙江佛教的整理與復興」一文，上月在玉佛寺，大師給我看過，最近又於前報日報上詳細的拜讀數遍，我非常佩服你的高見！現論方面我完全贊同，不過辦法方面不知應該怎樣地著手？所謂「非從各方面改造佛教的風氣與制度不可」，要怎樣的「改造」？尙希老兄能策劃一下！

老兄！因為讀了你的宏論，引起了我的拙見，我認為在今日要談「中國佛教的整理與復興」，有三個路向：

第一、是組織團體
我記得在我的一篇「告全國長老書」中曾說過「中國佛教實在到了不能再不整理的时候了」，「我們僧家實在到了不能再不團結的時候了」！這里，我不願再來說明為什麼僧家要團結佛教要整理，因為整個中國佛教的全貌任

何人可以看得很清楚，除非是一個盲人！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這個機構，我覺得其為希有！過去抗戰前的中國佛教會，政府對它的態度是不問不問不替死活，現在可不然，中佛會整委會的兩次整委會議，社會部和內政部的指導員都常常做一件事，都能代表政府給予我們的協助。再者中佛會整委會自從遷京辦公以來，政府對之都非不注意，整委會凡遇到教務上有所請求，呈到必辦。如第二次整委會請我們對於「監督寺廟條例」及「寺廟興辦慈善公益事業實施辦法」爭議呈請行政院修正與廢止之決議案，行政院因為我們的理由萬分充足，乃即核准修正與廢止！故所以中佛會整委會團體的機構已經樹立，今後惟一的希望，就是要全國僧眾發悟，一致團結，在中佛會整委會的領導之下，各省市分會，各縣設支會，一切整理辦法均要接受中佛會的指導，服從中佛會的命令，自然可以做到局部的整理或全面的整理。

所謂局部整理者，我們的希望要做到：

- 一、每個縣支會，由全縣所有僧尼及僧徒一律登記為會員，開會員大會選舉整理監事，成立縣支會。會員不足五百人者，可以聯合鄰縣組織聯支會。
- 二、每個省分會，由所屬縣支會選派代表組織之。
- 三、每個市分會，由轄市分會，亦由開會員大會選舉整理監事組織成立。
- 四、中國佛教會全代大會，由各省市分會選派代表，開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整理監事，正式成立中國佛教會。

中國佛教會正式組成後，將「整委會」結束，對於全國佛教一切整理的計劃與辦法，由理事會遵照全代大會議決案負責辦理。最低限度希望能作初部的整理，先就制度規則，俾成規則，住持規則等一一付諸施行。上舉四點，我們希望各級佛教會的整理及辦事人員要認真負責盡職，各以「統理大眾一切無礙」為己任！同時，我們希望全國僧眾抱定一致團結的宗旨，大家發心為整個佛教前途着想，須知佛教的建設即是國家的建設，愛護佛教即是愛護國家！更要知道愛護佛教與愛護國家，皆是我們僧眾應守的本分和應盡的義務！我們要期望增強團體的力量，以期達到佛教整理與復興的目的！

至於全面整理，實有待於中國佛教會組成堅強完備有力的機構以後，一事一事亦亦亦趨的領導全國佛教徒向前邁進——向弘法利生護國佑民的大路前進！

第二、是興辦教育。佛教本身就是一種教育。

佛說法四十九年，換句話說，就是辦了四十九年的教育，而釋迦牟尼佛本人就是亘古未有的一位大教育家，一位具足無上智慧的大學校長兼教授，學校的名稱有祇樹給孤獨園、迦蘭陀竹園、耆闍崛山、伽耶山乃至普勝講堂等，所辦的學校有幾百處，聲聞乘施初等教育，緣覺乘施中等教育，菩薩乘施高等教育，學僧多至有七萬，最少也有一千二百五十人。佛對於什麼學識都有超人的發明，他不但講他最新發明的佛學，他講文學、哲學、數學、史學、論理學、醫藥學、以及音韻、言語、美術、工藝、政治、自然科學等，無一不專精而有獨特之處！佛講學的講義（大藏

一週人世

莫斯科思想有兩派

我個人以為月前在莫斯科有二種不同的思想上的派別。極端派人士一貫設想蘇聯集團和其他國家永遠處於敵對狀態，他們主張儘量利用整個世界之弱點，設法在充滿着混亂和不安的國家長驅直入，他們主張應積極進行攫取整個中東的行動。

在另一方面，溫和派人士希望蘇聯能專心一致在國內樹立繁榮的共產主義經濟，俾賦予蘇聯人民以允諾在前的幸福。史太林不偏不倚，似乎想拉攏二派人士心理上的隔閡，期能互相接近。

從種種情形看來，我相信自一九四四年秋迄一九四六年三月為止，蘇聯政策一直被極端派人士所支配着，但自本年二月蘇聯競選以還，我想起太林竟已親手將此情形有了一個大轉變。他雖不常發表評論，但他命令蘇聯軍隊同時從波羅的海的丹麥領土，伊朗北部及中國東北之一部撤退回國。他還宣佈蘇聯希望和平，因此極願為支持聯合國機構而努力。

可是事實却未臻盡善盡美之境。雖然軍隊業已向後撤退幾步，而外交和宣傳依然熱烈，大有水無涸息之勢。將革命潮流灌輸於鄰國境內之技術仍然未曾廢棄。

杜魯門威望提高了

杜魯門總統於本年初眼見蘇聯行動似乎強權政治之勾當，乃容忍而穩健地決定了三項對策：

——他將勇敢地接受蘇聯造成的危機之降臨，決不藉外交辭令意圖規避。

——他希望依據世界公意解決一切國際間之紛爭，並對全世界人民負實。

——他將使美國的全部力量 and 威望，（必要時包括軍事力量）作為聯合國機構之後盾，藉以有效地解決一切紛爭。當然此非英美或其他同盟，也不是陳腐的國家主義外交，而是根據道義的原則，並以人民意志為依歸

的全世界行動。

這些對策針對着鉅大的壓力，若非偉大政治家之勇氣，實不克臻此。杜魯門總統在國際間的威望因此提高不少。

茲不論蘇聯計劃如何，我相信任何國家若在目前世界情勢之下企圖造成帝國形態，謀求其一國之「安全」或蓄意單獨改革耶耶時，則我們為維護和平起見，亟應加以堅強的反擊。這種事情應在世界法庭——聯合國機構——謀求解決。陳舊的秘密外交業已不適用於現代，我們需要的是尊重世界公意的國際決斷。

聯合國或以聯合國崇高原則為行動之準繩的各國，非但應隨時準備此種和平威脅之降臨，而在不可抗禦的境遇中，更應採取積極行動以應付之。若任何地區情況嚴重，非予以肅清不可時，則經各國共同協議的國際一致行動實為必不可少的主力，美國及其他強國應隨時準備參加並予以援助。

假使在我們這苦難的時代尚有保障和平的辦法，我想這便是。另一次世界大戰是大規模毀滅性的原子戰爭，若欲避免，除此別無他法。（勃爾）

容納猶太人意見杜魯門受到擁護

（聯合社紐約七日電）杜魯門總統請英國開放巴勒斯坦，容納歐洲無家可歸之猶太人，紐約州長杜威七日在巴勒斯坦問題呼聲上發表演說，擁護總統主張。據稱，予欲使我英國友人徹底明瞭，要求准許猶太人立即移殖巴勒斯坦，此舉實超越政黨政治，不僅獲得美國兩大政黨之領袖熱烈擁護，且得美國大多數人民之擁護。我人將調整本國移民法律，准許流徙之基督徒與猶太人入境。宴會前曾舉行會議，通過擁護杜魯門總統申請，立即准許猶太人十萬名移居巴勒斯坦一案，並保證繼續反對一九三九年之英國白皮書限制猶太移民入巴勒斯坦。

（合業社耶路撒冷七日電）巴勒斯坦阿拉伯高級委員會六日晚發表文告，嚴斥杜魯門總統之有意沽取猶太人選舉票，對於杜氏向艾德禮首相提出之要求表示無限詫異。該文告略稱，埃及之一切阿拉伯代表業已決定，拒絕接受任何新移民法案，在勃魯頓亦有同樣決議。巴勒斯坦之阿拉伯民族與在席倫敦之代表具有同一觀點，因猶太人之移民殊有引起建立猶太國家之虞。「委員會可向杜魯門保證，對於杜總統保證對於杜總統在需要輸

本人選舉時發表聲明之目的，全世界皆洞悉無遺。對於杜總統之惡意政策，巴勃斯坦及各地之阿拉伯民族，將運用所有全部力量以反對，委員會深信，如果美國人民能明瞭，遠反民主與人道之杜魯門總統之聲明，所加予各地阿拉伯民族之危害，則美國人民決不能接受此一聲明，亦不致寂靜無音。

印度不要英軍駐紮

尼赫魯駁斥邱吉爾言論

(法國新聞社新德里七日電)英國保守黨領袖邱吉爾首相，六日在該黨年會席上發表演說，有不利於印度之旨。印度臨時政府主席尼赫魯，七日特發表聲明，痛加駁斥。略謂：英國保守黨一部份要人，一向對吾人採取敵對態度。邱吉爾君之言論，不負責任，充溢惡意，志在煽動糾紛，而阻止印度之統一。吾人要求英軍立即自印度撤退，至少亦應以極大之速度撤退，此乃吾人之一貫政策，執政以前如此，執政之後亦然。吾人不願見英軍在印度多留一日。吾人對於一羣採取不友好態度或阻礙印度獨立之人，決不與之合作，若輩宜充分明瞭此點。

美國天空羣星亂飛宛如施放天然烽火

(聯合社紐約十日電)

昨夜美國天空，賈古比其奈納彗星後面，流星亂飛，宛如施放天然烽火，科學家多謂如此奇觀，前所未見。若干多雲地之陸軍與政府科學家稱：曾用雷達與流星接觸。天文學家與物理學家相率乘飛機至雲層上面，欣賞奇觀。凱斯實用科學學校那蘇博士稱：流星紛飛，於標準時間午前三時四十五分最為密集，每分鐘數百顆左右。芝加哥阿特勒行星研究院院長許辛格稱：流星紛飛時，十分鐘約數得一百四十九顆。因地球進至八天前彗星經過處十三萬一千里以內，彗星酒出流星，形成彗星尾所致發生此奇觀。(聯合社紐約九日電)本星期四標準時間三時三十七分起，地球與賈古比其奈納彗星，距離在一三〇〇〇哩以內，天空將見空前未有之流星雨，紐約科學家已準備用飛機升至雲層上面，以觀測此奇象。

蔣主席申令保障人民安全

地方軍政當局是問。

對非武裝黨派人士，應妥為保護，倘有任何意外發生，均惟

蔣主席電令各省府，略謂：查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政府負有確切保護之職責。今年昆明開封等地竟先後發生暗殺案件，無論其情形如何，各該地之軍政當局職守意識，仍難辭咎，誠恐不肖之徒陰謀未已，為特嚴切通令，仰切實注意周密保護，尤其對於非武裝黨派人士，並應妥為保護，不得稍涉疏虞，否則倘有任何意外發生，均惟咎該地軍政當局是問。

國府將設新機構

專司設計考核事宜

負責人選業已內定

國府將於文官參事兩處之外，增設一設計考核處，將由現有之中央設計局黨政考核委員會合併改組成立，處長人選已內定。

腎精子治解

主人病且死矣，問何病。曰，小解皆寒多日，岌岌乎殆哉。曰，何不醫。曰，負名之中西醫，幾盡延，內療外治之法，亦無不試，均無效，造不治之疾也。曰，治此實易，醫太無能矣。聞者驚喜曰，若此，君道有奇藥秘方乎。曰，我非醫，曾見同病者，治有效，藥不奇，方不秘也。曰，何藥何方，如能見告，感且不朽。曰，腎精子，一味可療，我亦不詳其藥性，惟知有效，北京可購，邇上有無亦不詳。聞者稱謝入告，即往購於北京藥師之設分店於邇者，達仁堂果有之，質似石，極小，祇如芫荽子，臨風即飛去，落地即離聲，色似黑，似紫，又似綠，似略有閃光，過微難辨也。服三粒，逾數時，小解通，次日再服，暢如常，從此愈矣。(李國瓊)

本報第二十期出

「佛教經濟建設」專號

希各方關心佛教人士，參考本報第七期佛教經濟建設一文，惠以神文。

一 週 佛 教

上海敵性寺廟及教會

有下列各單位：東本願寺，西本願寺，本園寺，知恩院，大社教，長德院，金光教，天理教，法華宗上海佛立寺，日本山，天理教與亞教會支會，神通扶桑教會，上海教會，東亞教會，高野山，妙心寺，觀音堂，光明寺，中日教會等。現上海各佛教團體，正呈請接收。

星洲

中國佛學會 慈航法師王素居士等近創辦星洲報一報，鼓吹新佛教運動，并發揚中國固有文化精髓，立論精闢公正，報導確實迅速，國內如有訂閱者，可寄函下列地址：「星洲乘亞逸雷律六十五號A」。

上海

佛學會第四 次座談會 餐會，由余伯賢及歐亞二居士作東主云。

江都佛教會

已成立，中國佛教會

江蘇省江都縣支會，昨(十六)日假城內萬壽寺舉行復員後首屆會員大會，省分會特派秘書團來揚，出席指導，本縣黨政軍各機關長官，各法團領袖，亦屆時親臨參加，出席會員分比丘，(僧)比丘尼，(尼僧)優婆塞(男居士)優婆夷(女居士)等，共約三百餘人，上午九時，舉行開幕儀式，推心禪，讓之，賀光，陳含光，朱幹臣等五人，担任主席團。山心禪為大會主席，遵照閉會儀式，行禮如儀後，當由主席報告該會奉令辦理經過，及日常工作及經濟狀況，續由二十五師政治部主任黃澈，江都縣黨部書記長楊祥杰，縣政府社會科長潘樹聲，縣商會理事長張天球，江蘇省佛教分會代表兩雲，江都總工會代表賈俊和等，相繼致詞，嗣由居士朱幹臣致答詞，禮

成後，續舉午餐，午後繼續閉會，討論會章及議案，並通過上將主席及各長官致電文，繼即選舉理事，選舉結果，心禪，松山，寶光，仁海，朱幹臣，湖田，讓之，宏度，妙安等九人，當選為理事，昌泉，復真，宏松，瑞霞等四人，當選為候補理事，陳含光，松滋，來果等三人，當選為監事，推舉為候補監事，直至六時散會，並訂於今(十七)日下午一時，仍假萬壽寺舉行第一次理事聯席會議，推選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並討論今後會務進行事宜，茲將致政將主席及各長官電文錄次。

福建泉州

通訊：昨(廿八)日為高僧閩南佛教會代表轉座，廈門南普陀監院廣慈，本市崇福寺監院常凱等。特於上午九時在養老院舉

行祭塔典禮，參與祭禮有羅專員，暨地方人士葉青眼，吳克章等儀式頗極隆重，羅專員於祭後並致詞，對弘一法師備極推崇，又悉：溫養養老院之古蹟年久失修有倒塌之虞，羅專員有鑒及此，擬予倡修，以光勝地，而存古蹟云。

湖北漢陽

淨業寺，近請雲巖法師自陰曆九月一日起，宣講彌陀經心經等，講畢為圓滿日。

錫蘭

摩訶菩提會與中國世界佛學社交換之彌摩克明德般若四哈三比丘，自錫抵港間道來滬後，住玉佛寺法親寺淨業社等處，并與滬上佛界人士隨善講授巴利文佛學，同時向太虛大師研習中國大乘佛法。近得確息：西安世苑巴利三藏院負責人，盛電催觀赴陝，將于最近期內首途赴陝云。

弘一大師

四週年紀念，曾假玉佛寺展覽其生平金石書畫，到有豐子愷葉聖陶諸先生。參觀者五百餘人。

東台佛教會

成立：本月日東台全體佛教同人，聚集濰縣濰聖寺，開東台佛教會成立大會，到有縣政府縣黨部等各代表及僧尼等十多人，首由主席和尙主席報告開會宗旨，繼由黨政機關代表致詞後，即開始選舉，當場選出本融監雲架師為常務理事，山常務五推本融為理事長，第賢、維智、月恒、心齋、維嵩、常慎、為理事，法進、崇修、昌憐、為監事，監事五推崇修為監事長，直至下午六時許始行禮成。(泰縣濰聖寺)

智頌

居士近鑿制印初機淨業指南，破邪顯正，回頭是岸，及五彩佛像等廣

贈有錄，唯印費不敷，如有發心喜捨者，可寄，上海佛學書局沈彬翰經理收。

四川廣安

縣佛教居士林，近開始積極籌備，由柏禮泉任籌備主任，王宜森李奉帆等為籌備員。

陝西廣播電台

廣播節目內有宗教音樂，近佛教方面已函請世界佛學苑巴利三藏院担任。(一)由定悟法師率學生八人唱佛寶歌約五分鐘，(二)由康寄遠居士播講佛學十五分鐘，唱陀陀大讚約十分鐘。

南洋

滇本華智兩法師近年來寄居金馬崙高原三寶寺，在戰事期中救濟山中貧病人民。常有許多西人前往請示法要。解決人生出苦之路。最近檳榔嶼佛學院延請兩師蒞院弘法。滇本法師以高原方面法務未易辭卸。乃由華智法師專駕檳城佛學院。月前開講觀無量壽佛經。所著人生佛教一書。計三百餘面。適應時機。曾在油川版。初版早已售完。紙版現已移過重印。不日可由山大法輪書局出書。

太虛大師

所著人生佛教一書。計三百餘面。適應時機。曾在油川版。初版早已售完。紙版現已移過重印。不日可由山大法輪書局出書。

本月九日

(即國慶前一日)為國民政府蔣主席六秩華誕，本市全體佛教徒假玉佛寺大雄寶殿舉行獻供并虔誠恭誦延生普佛全堂，則念消災延壽藥師佛咒一萬聲，舉行慶祝大典時，曾呈請市政府市黨部警備司令等派員指導云。

青海

省佛教會，近擬籌建護國息災法會，并請超一比丘等講菩提道。頃和尙交還焦山，常住尚積存物資食油二十二石，稻麥四百餘石，其他紗布修

建材料存貨，估價約值三千萬元之譜，以維持大眾生活，決無問題。目前本年和租正開始收取中，而有人以籌辦學務訓練班將住經濟弄得一空之罪名加諸，雲煩受人誣陷，假由書畫兩堂二兒經手酬謝脫衣三件，而有人亦以化去小麥數百石云云，似此惡意宣傳，不知是何居心，總之是非自有公論也。(下略)

法明學會

由美國安東尼居士等發起組織，成立於民國廿五年秋，專以溝通國際佛化及交換中西學識為職志。抗戰軍興，被迫停頓。近該會副會長黃蕪之老居士，因鑒於錫蘭高僧來華講學之便，擬選同願供養諸示，決意整理復員。經於本月八日上午十時於赫德路覺園淨業社原址內舉行會議，到黃蕪之，胡厚甫，方子藩，羅永正，趙樸初，蔡惠明，等男女居士二十餘人，又錫蘭衛保察，克爾佩德胡胡爾平等外國會員七八人。首由胡厚甫趙樸初兩居士報告會務前況及復會要旨，繼由黃蕪之老居士致詞，語多勗勉。遂討論會章，改選理監，結果黃蕪之老居士仍願聯副會長，胡厚甫，方子藩，羅永正，衛保察克爾佩德諸居士當選理事，負責處理會務。會後聚餐聯誼並請素默比丘開示，至三時始散。開會後即將公開徵求會員，定費極低，且擬主辦星期講席，由中西比丘輪流主持，歡迎參加云。(蔡惠明)

佛教

抗戰和尙樂觀，前為大晚報記者成櫻君記實，內有云：廿九年十月，日軍發動進攻緬甸，因為緬甸是佛教國，口人就揭誓：「他們也是佛教國，中國現在正傾向耶穌教，要把悠久歷史的佛教，加以消滅，為了保存

東亞整個佛教，所以對中國發動攻擊」的謬言，緬甸的人民，很多受其愚惑。中央為了打破日本的詭計，所以由政府命令組織一個「中國佛教國際宣傳隊」，出發到緬甸去工作，我們一行十餘個和尙，步行緬甸，搜集了各種日本摧殘佛宇，殺害僧眾的種種照片證據，到緬甸從事宣傳工作，證明了中央不但沒有殘滅佛教的意思，且本期正在進行這樣的工作，把日本的虛偽宣傳，完全打破，收獲了異常的效果。

遼寧省佛教分會籌備會

時間：三十五年八月三十日下午二時
地點：瀋陽市萬壽寺
主席：普果、列席人：禪老、常峯、濟老、明老、慧僧、尊嚴、恒學、趙鈞石、張品潤、李子華、王智三、齊瑞臣、趙子愚、趙惠五、田瀛湖、王崇華、馮次溪、侯繼翰、安如石、此外僧俗參加者三十餘人

主席報告：各位諸山長老各位居士(普果)奉承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副主任東北九省佛教指導委員會之重任，深覺德薄能鮮，然以教之興衰人各有責處，亦不敢退縮不前，以自遺諸位之後，惟進佛教行政，復與正法，以利人自利為原則，特於今日邀請大家來此舉行籌備會議，我們佛教徒宜認清現代環境，看看在淪陷地區的僧侶，受種種摧殘，想各位早已詳悉不必(普果)贅述。我們今天在收復地城，對佛教事業如再不努力掙扎，前途真不堪設想，況今後世界形勢，愈趨險惡，唯物思潮，異常濃厚，欲求永遠防止戰爭，佛教徒不受摧殘，人類走向和平坦途，只

雪

讀者的話

關於革新僧制

大師獅子：

前閱覺靈週報第七期 大師對於今後佛教的經濟建設，頗多建議，誠堪披時弊之妙論，改善僧制之新聲。但我政府目下即將改組，而憲政即將實施，凡我僧界同胞再不於此時澈底改革一番，恐將再蹈三武覆轍之危機！大師現為中國佛教領袖，而黨政要人社會賢達莫不推崇景仰，正宜趁此時機登高一呼，督率新僧實行改革，創造中國佛教新生命。茲就管見所及，略述數點於下：

(一) 寺廟財產是教產

我國佛教寺廟的當局者，向來是抱定一種兩為兩，我為我，仇視，嫉妒，隔岸觀火，漠不相關的態度，以致進化成為變象的家庭狀況！那麼現在既來研究「佛教經濟建設」，我們就要先來研究「寺廟財產是不是屬於教產」？假使那些執持寺廟財產的住持們，尚未被五欲蔽心，還能很清醒而肯定地說一句「是教產」；那我們第一步工作就要將「教產」將局部化為團體化，剷除以往的惡習，以符「僧伽」二字之意義。因為我們僧界，向來對內是無團結力，對外是無抵抗力；現在苟能改弦作風，不當精誠團結，而且力量集中，然後還有誰敢向我們身上施展暴略的行為呢？

(二) 用教產辦法合的事業

國民政府三十五年頒布施行之遺產稅，所得稅，地價稅之法令；凡持有動產或不動產者，除辦佛教教育、文化、慈善、公益、(係經主管機關登記許可者)事業外，均應負納稅之義務。財產要統一改善，辦理合法事業；現在更不是掛空招牌遮蔽外人耳目的時候了！況乎僧伽所負的使命是「宏法」嗎？「利生」嗎？「利生」嗎？「宏法」嗎？「慈善、公益、不是「利生」嗎？因為僧徒放棄了自己應負的責任，所以才引起外間的不滿。

(三) 禁止濫傳戒法恢復考試制

我國僧制自雍正間廢除試制，任聽出家，才演成今日之不可收拾的局面。號稱擁有八十萬僧眾的佛教，究其中能真實辦道者有幾？堪荷如來家業者有幾？而可造就之僧青年又有幾？假使要嚴格地考試或甄別一下，真令人撫面痛哭哀歎不已！佛武居士之黃袍與袈裟一文中云云：「我的意見，先從整理佛教本身著手，舉行一次全國和尚大甄別，如果對於教理教義方面，沒有相當素養與修行，則一概勒令還俗，給資遣散；如果我國佛教最高機關，誠能做到這點，也未始非佛教前途興盛的展望。」

(四) 佛教寺僧的經濟建設

社會上一般的輿論，都說僧伽「坐享其成，不事生產」，這固然是它們對佛教的誤解和不明

白僧伽所負的使命。試問公教人員又能生產什麼呢？然則佛教經濟建設於何處呢？殊不知佛教之產(田地與房屋等)本身每年所生之孳息，已大可辦教育、文化、慈善、公益、事業，故引起外間不滿。現在假使佛教經過整頓以後，為僧伽者只要負起自己應負的使命，從事宣傳佛法，實行四攝六度，向自利利他的目標走去，又何必從工商博取餽項方謂生產呢？

以上四點，皆是佛教急應挽救的時弊！復次僧伽資格不加甄別，難免社會不目為逃捕黨。至於佛教經濟，只要溯其源，去其弊，更不必從事外求。拉雜說了一篇，並不是「無病呻吟」空言泛論，我們誠能認真地做起來，決定得到社會的幫助和一般人的同情。(學人)不過站在旁觀者的立場，(叢林規矩油瓶倒了是不需要你扶的)同時，也被「佛教存亡僧伽有責」的義奮所激，故也來儲舌一番，至于能實行與否，就要視諸方長者大德們的努力了。

最後再來大聲喊道：諸方的大德們！趕快認清時代潮流，不要執死方醫變症，更不要裝模作樣，默守陳規；無力抵禦外侮則美其名曰「忍辱波羅密」！這並不是惡作劇揭穿它們的祕密，實在也不是避諱的事，因為這些把戲，皆足以促使佛教趕快滅亡的象徵。

敬愛的大師！請你老人家評斷一下，如果認為這篇言論於佛教前途有益的話，則請在周報上登載出來，好讓它們看看。此上敬請法安

學人學慈頂禮卅五年十月、三日

爲佛教前途着想

蜀光

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後，我國處在戰勝國的地位而一切復員了。這時候，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佛教徒感覺戰爭的痛苦，都山軍閥執政而造成的，所以，都有組織政黨參加運動，想直接參加政治而以佛教的和平思想消滅戰爭；一時引起國際人士的注目，但不久就沉澱下來了。這當兒，我國的佛教徒，也有許多人向太虛大師建議，組織一個佛教政黨。太虛大師爲這個建議熟慮了很久，近於覺羣週報上發表「僧伽與政治」一文答覆這個建議。他的答覆是：「僧伽問政而不干治」，並舉數種要義以說明其理由，覺羣週報也即根據這個基點而問世了。

佛教已有二千五百多年（按新的考證說）的歷史了，然而佛教徒四種之一的僧伽，是不多參加政治的，只有中國佛教史上出現過很多黑衣宰相之類的人。據說：玄奘法師從印度學法（留學）回來，唐太宗愛其智慧淵博，幾翻勸他還俗參政，但他都以無才而拒絕了。

日本尚未總選時，佛教徒（僧伽）曾組織政黨參加的運動，後雖未成而終獲得了議會的地位；橫岡僧伽在戰前也曾參加政治工作一致對敵，但同盟勝利後續政府則以法律禁止預政；（此詳看覺羣週報第一卷第一期太虛大師作的「僧伽與政治」一文）近來錫蘭也響應而起，有智嚴寺羅喉維比丘領導着千餘青年比丘於智嚴寺組織政黨，他們博得一般人的贊同，但也有人竭力的反對他們。（據錫蘭通訊）太虛大師認爲錫蘭僧伽不參政比參政地位較高，那是錫蘭的人民十之八九都是信仰佛教的關係。

太虛大師說：「僧伽多參政隨政治興敗，其勢是必然的」。他的主張是：「僧伽問政而不干治」，今錄原文一段，以明其主張的理由，「孫先生謂政是衆人之事，治是管理，政治是衆人之事管理。又政權是人民有權議定政治，治權是政府能治理國民，僧伽不得不是衆人之事中的衆人，所以於衆人中的本人或同人的事，不得不問，要問問衆人之事，講講其所感之痛苦痛苦，所求福利安樂，不得不參加社會的地方的國家的合法集議，衆人之事的會所。所以對於有關民衆社團及鄉區自治會議，縣會議會省參議國民代表大會均應參加一分子，爲本人同人全民衆人議論，除苦之辦法。俱所參預的以此各種議事場所爲止，亦即人民政權機關爲止，而執行

五種治權中央和地方機關不干求參預」此段文也十足說明他主張僧伽問政而不干治的理由了。

我們讀了上面的文，自然就承認太虛大師不光是以目前的佛教復興與爲終點，而是以將來乃至永遠的佛教復興爲目的的。因爲一般佛教徒（僧伽）都主張組織政黨參加政治活動，復興目前的佛教爲緊要，然而他確主張僧伽問政而不干治，他曾經說過：「政權是人民有權議定政治，治權是政府能治理國民」，我們要曉得，僧伽問政無形之中佛教就得了保障，不干治就不犯任何危險性，換言之，僧伽問政而不干治，佛教可隨政治興而不隨政治敗，既然如是，佛教則可永存於世間，而且永遠興盛，故我說，太虛大師不光是以目前的佛教復興與爲終點，而是以將來乃至永遠的佛教復興與爲目的。

我想：太虛大師實在是在是一位了不起的菩薩，他不但爲佛教的前途悲憫，而且也爲全人類的幸福遠謀。在這裏，我希望全國的僧伽們，大家起來照着太虛大師的主張做去——問政而不干治，如像覺羣週報：……，以此拯救人心，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石，消滅人類的酷劫，救回人們的幸福。同時也希望太虛大師更不辭勞苦地領導着我們實行，以求世界早日和平，人們早享受人間樂園的幸福。

七月在四川

賜爾福 延年益壽粉

質品高貴 補力偉大 久負盛名 盛譽補腦 權威

主治：神經衰弱、失眠、眼花、腰酸、背痛、貧血、不月、病後、虛弱、等症

止咳化痰特效
艾羅藥
專治久咳
無副作用
比驗效

精神系統加強
艾羅補腦汁
四餘種
一年十行
藥一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不可理喻的矛盾

見中

兩條路

以時代潮流為大前提，以佛教徒本身的作風為小前提，同時以客觀而審慎的態度來觀察，所得到的結論是：佛教徒今後有兩條路，一是急進路，一是保守路。■

什麼是急進路呢？即現在少壯派青年僧們所走的路。他們覺得佛教要生存於今日科學昌明的大時代裏，不惟不能「復古」與社會隔絕，既止佛學院中的科學常識。而且還要「革新」，與社會接近，一切佛學院中要普遍的提高一切科學知識水準。因為現在是科學萬能的時代，社會上目擊耳聞的一切，無一不受科學的洗禮。我們欲使佛教不被今日人世所共棄，則非令一般人明瞭佛學不可。試問沒有科學常識（自然不能當專家）為宣傳的工具，如何能使一般受科學熏陶的人們對佛學感到興趣？恐怕除了搖頭揮手而外，還要罵和尙是「迷信」哩！所以今天僧教育除專重佛學之外也要兼重科學知識啊！

若能佛科並進，不使所造之僧才皆是不具新知的蠢貨，那才能使佛教發揚光大，佛陀的教理透入世界人類的心中。不惟救了佛教也救了整個人類，使之免於毀滅。這是一條路，是今後青年要走的「一條明白路」。

什麼是保守路呢？即現在憂心佛教的長老們所採的路，對時代認識不清，不知隨時代而應變，他們對佛教不能說毫無熱心，以熱心故，深怕青年們接受了社會科學就有退俗的危險，吸收了新的知識，就要推翻不合時宜的古習制度。所以他們反對佛學院中教授現代科學真確新知識，甚至連學僧看報紙雜誌就說思想危險，這種愚化教育，豈有此理！他們以為使學僧閉關一點，既無退俗之可能，也無思想複雜之危險。這樣所造就出來的學僧才是住持佛法的「僧寶」，其實都是些活古董。

這種愚僧政策是極可笑的；不具科學知識的學僧甚至住禪堂的還俗者也不在少數。他們應該是住持佛法的僧寶了，可是他們也居然還俗起來。由此看來，還俗與佛學院中提高社會科學常識並無關係，且事實上作了宣傳佛學的工具。若謂吸收新知識就有思想危險之虞，那更是笑話，難道佛



防癆第一

好力生

比目魚肝油精
分膠囊劑滴劑二種

治療肺病首重
營養充足
則抵抗力強
則抵抗由侵襲
癆菌無由侵襲
本品為魚肝油
精製劑中之最
優良者療肺強
身功効卓著任
何同類製品不
能望其項背

信誼藥廠著名出品

學處是僧伽之獨有物，藏經閣置之高閣不與世人相見麼？這種山林的佛學，還要它幹嗎，佛學原來是人世的，救人的，人類的痛苦，正迫切地需要佛學來解除。

兩條路已經認識清楚了。再看看目前佛教徒的是走那條路？很明顯的擺在眼前，兩條路上全有人走，不過保守路上人多了些罷了，多了些時代的渣滓——不開明的腐敗頑固老頭子，不，應稱老頑和子。今後二者的勢力究竟何者勝利，現在已有預兆，你看十幾年前，大小漢林找法子，不是某某的推那，便是某某山知客，現在不是這樣了，家家都要揀有學識的僧青年，因為有學識，才能撐持門庭，應付社會，應付政府等等，正因為如此，現在各地的禪堂都沒人住了，以前上百單人的大禪堂，現在只落了一二十個人，（還是真老的多）甚至還有只積了七八個人了。因為大家都知道，以後住禪出來沒用。如某山老和尚，自己口口聲聲說禪好，而他自己徒子徒孫，却拚命地送到佛學院讀書。他自己也知道死板板的禪堂不行了，然而他又不肯去辦學院，這是他內心上不可理喻的一個矛盾啊！

九月在鎮江

記遊龍華

引覺

龍華寺的大名，在我的腦海中早已烙下了一條印痕。無意間，在書堆裏，偶然的發現到一冊近人新編的上海誌，誌裏對這歷史悠久的古剎——龍華，曾有較詳盡的記載，不但寺的創建時間和沿革相承的沿革情形，高僧事跡，考證出來連說在人架床底下的古井也被發現出來，可見著者相當的花了一番工夫，但因此也就引起了對龍華的嚮往之心。

今天趁著九日登高的餘興（重陽後一日），邀成一要緊等數友，僱車往龍華華嚴寶塔，同時一擺龍華遊踪。車緣徐家匯路繞出發，穿過宛平路，捷走如飛的掠過了繁華的市衢，投入郊外的大自然界，時值一刻，高可摩天的七層舍利寶塔老遠的便映入眼簾，龍華到了，龍華到了，大家那種喜不可支的神情，不啻而喻。付給了車資，齊步走向龍華寺內去。

走近山門，見牆上嵌著龍華古寺的橫匾，筆力挺勁。再穿過空殿的坍塌直進大殿禮佛，當中坐的教主和兩邊侍立的尊者，雕塑得非常莊嚴精美，而大殿的聲出，却異於前低小後高大的慣例。再進至文室，適遇水

祠都監，承他招待我們。并大談其龍華寺一千五百年的歷史，謂自他進廟十餘年間，已兩見殿宇成墟了！并指壁間炸毀房屋照下來的遺像像片，言下似不勝其感嘆！

茶話移時，我們就沿着寬闊的走廊，到龍華公園去遊玩。每逢轉灣處，都有龍華桃園由此去的標幟，轉了幾個拐，抬頭便見有「碧血」「丹心」的橫匾勒在左右圍門上，似乎內有精忠報國的英魂。再進幾步，果見有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紀念碑。

花園裏用竹插成或圓或長的籬笆，一盆一盆黃白搖曳的陶菊，正是含苞初放，非茵的婢妾對得整齊齊，對徑的一邊，有嶄新的一座綺亭，松檜枝條構成了茅棚，雅靜得令人起敬。

秋陽溫柔，金風送爽，我們幾個非常起勁的爬上了那勢極蒼穹的古塔，憑高放眼一下，覺到人生在天地間太渺小了。

塔南是蜿蜒的一條的大動脈——滬杭鐵道，緊隣著的是一帶長江，這是中華民國的一遺血管。遼闊的飛機場，機聲不斷隆隆作響，形勢上一望而知，是上海外圍的屏障，也就是軍事的要塞，這遺棄遺兵燹原因在此，你看十數年來的龍華寺，已經兩度成墟了！

幾行鷓鴣，噪個不休，無數的鴛鴦，閃着晚霞，我們遊得疲倦了，懶得去看她們爭妍，乃徐徐踏上歸途。

覺羣週報

每星期一出版

社址：上海五佛寺

定價：零售每份二分

訂費：全年一元二角

地址：全國各大書店

電話：三〇三一五

發行部主任：虛

編輯部主任：福

校：月耀

助發行：法

源方泉

元元

元元

覺群週報

Chuh Ching Weekly

(本報在中華日報)

第十六十七期合刊

中華民國十五年一月四日出版

佛教徒應參預中國和世界 的新文化建設

太虛

一 佛法存在於世間的原則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即是說佛的教法雖是佛智證明的真理，而存在世間則是觀察衆生之機宜事實而施設的，所以佛經是「契理契機」的法。不啻合乎個別的千差萬別之機，另外還有時代機境，要針對當時一般的思潮而隨順攝受或破斥，這才有佛法。

姑在這意義上，看種種佛教的結論，不但要明了現有的結論上怎樣說，還要進一步瞭解其所以說此結論之對於當時的時機怎樣？比方你去研究龍樹學，不但明白其已有之論義還要知道當時印度佛教教內戰外之時代思想怎樣。龍樹又是怎樣。起而破斥或攝受，以應那時之思潮而說明大乘，使整個佛法復興起來？後來到無著時代，或玄奘至印度的時代又是如何？再來觀察中國唐朝以前的時代，當時佛教教內教外的思想如何？佛教怎樣會與中國原有的思想發生密切關係，如何會使當時思想界受其影響，如何會發達興盛到那樣程度？

由是應知我們處於現在的時代，要使佛學昌明在現代的中國和全世界，就得先要觀察往古各種主要的時機，是如何適應之而從佛法的原則上去推行發展。再觀察到現在中國的思想界如何？最有力的思潮是什麼？世界各國的思潮又是如何？將來的中國和世界所需要的是什麼？應如何攝受或折服去宣揚佛法？如何能使佛法作為中國或世界思想主要有力的指導和因素？或者以佛教來糾正他們思想上的錯誤，或增進發揚其合宜的地方。此實為現在有志弘法者所應當考慮思想到的；此雖非求學諸人的學力上就能做到，但在修學的方向上不得不如此。

現在的中國是建國時期，世界是和平時代。佛教徒根據其原有的基礎，目前有兩點事情可做而仍未能做的：

現在的中國，不但要弭戰而且要建國，如在抗戰期中廢除不平等條約而使處於平等地位。在這種建設新中國的趨向上，便發生了一種新思潮，談到什麼是建設新文化之主要思想？同時世界人士，也在考慮到建設戰後的和平新世界之主要文化是什麼？大概思潮是要比現實早慧，如現在便想到如何建設新中國，如何建設更進步的永久和平世界？那麼，佛教在建設新中國文化和建設世界永久和平文化的兩種中說，佛教如能應用人間以教化衆生，應注意如何使佛教成爲此二種文化之主要思想，最少要能參加到進去作爲構成的因素，切勿恐其落伍於時代之後爲一種古物，當使其成爲活動有力的領導角色或要素。

二 建設中國新文化

說到現在中國建設中的新文化，固為三民主義，但三民主義僅是一種原則，原則是集合多種要素而構成的，現在構成這文化的，一種是中國固有的儒家思想，另外的即是近代西洋的科學哲學和基督教等之學術文明。由此近來所謂新儒家的思想漸為抬頭興盛，過去以佛教學說為宋明學的新儒家思想，現在以西洋近代學術成為建國的新儒家思想了。在這種新儒家中，或發穿道家的思想，大概仍對於佛道排斥。縱使不排斥佛教，也都置之不提。所以我們要注意，現在的佛法，在建設中國文化思潮中是否已被排在外？或佛學是否於新中國文化的建設上曾經發生了關係？其實佛學於此不但不能作領導思想，而且還參加的資格都沒有，完全被排擠於建設新文化之外，在建設新中國文化中還是不會起上推動和參加的機會，現時固在苦難中過生活，即將來亦恐仍被踏在國民腳底下而作無用之物！

現在的中國佛教徒或請注意此點，不懂學些古來的大乘小乘和空有顯密禪淨等宗的辯論即是，要將佛法爭得為中國的主要思潮，如何去領導轉移而使其與佛教相宜，最少亦要能作為新中國文化的因素之一，不要使其這樣被排殺了！

三 建設世界和平

現在世界上最優秀的學者，多已考慮或討論到怎樣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在其餘的政論家哲學家 and 天主基督等教，會向這方面研究或提議的甚多，但在各處的佛教徒似尚無有力之表示。本來關於建設世界永久和平，正是我們根據佛教所應作而最能作的事業，不過這並不是只站在佛法說的，還要明白了解於現在世界的思想和潮流，再應用完滿佛法的道理去綜合批判而說明，如說造成此次世界戰爭之原因是什麼？如何能真正奠定永久和平之基石？去人類戰爭病根而使非為暫時息戰的和平辦法應如何？如果現在之經濟政治教育等制度和思想，若不去除其病源，將來則必再起戰爭。

有了這種觀察之後，再來觀察佛教，看有什麼解救的方法，是否佛法能負起此種責任，假使佛法真能為戰後世界和平作有用的指導思想，則能弘揚於全世界，使全人類獲得真實利益，而佛教亦為切於實際功用，不是慈悲教人救世的空談了。

四 結論

從這些問題去研究，是現在修學佛法有志弘揚者所必要注意的。即是說一方面要其通佛法真能救世的道理，將佛法的根本學理思想使他格外地實質；另一方面要使佛教的教化力如何能實現於人類世界。總結上面說的不外乎兩種：一種我們是中國人，當如何在新中國的文化思潮而昌明佛教思想。第二種即如何使佛法能作重建世界和平的主要思想或其因素。這便是現代有志弘揚佛法者所應努力的兩大目標。

第一卷 第十六十七期合刊 目錄

佛教徒應參預中國和世界的新文化建設	太虛
提供中國及世界新文化建設意見	顧善
一週入世、一週佛教	記者
光明在前面等着我們	雲水
渡海訪普陀	儒裕生
佛法婚禮的再商榷	蔡惠明
一滴同情淚	谷應
為法精進	同杰
人世寫真	阿良
主席六秩誕辰	廣淨
西藏歌曲等	滿度等

提供中國及世界新文化建設的意見

福 善

社長大師頃於「佛教徒應參預中國和世界的新文化建設」一文裏，特別啓示了我們兩點：「一種我們是中國人，當如何在新中國的文化思潮中而倡明佛教思想。第二種即如何使佛法能作戰後重建世界和平的主要思想或其因素。這便是現代有志弘揚佛法者所應努力的兩大目標。」在新中國文化和世界永久和平的倡建路中，特別是在人類血來寫歷史的現在，這兩點實在重要之至，我們準備把所有的精力集中起來，謹遵 大師這兩點指示去努力，本文算是這種努力的啓端！

一 新民族哲學與新民族文化

在建國途中民族文化的建設，成爲建國大業中重要工作之一，故年來國內文化學者，發表關於民族文化建設的論調，已甚夥。大家共同的結論，都向認單調的倫理本位的文化，科學本位的文化，經濟本位的文化，及至全盤西化，都不够救中國，都不够建設新中國的文化。因而乃倡建一種不全盤復古也不全盤西化而擷取東西文化之精華以成的「新民族文化」。這種新民族文化以民族意識爲本位，以人民福利爲前提。我國固有文化與西洋文化，都可爲民族文化，唯視其能使民族意識強烈，使民族身心健康，使民族自由生存而定。中山先生的「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也都在這民族文化的涵義之內，並且是這種民族文化的最要原則。前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特提道德之修養與科學之運動二義，爲我國民族文化政策之推行，亦即此意。道德之修養，爲發揚我國固有文化，所以培其本；科學之運動，對西洋文化的迎頭趕上，亦所以求其茂。數典忘祖，隔屬不可，而以方域自限，亦未免有閉心眼太狹。且近代交通發達，各種文化易起接觸而交融合流。故建設中國新民族文化，固不容推翻固有文化，亦未可排斥異己的西洋文化。乃提取自他文

化之精華，摺衷蓋洋，而孕育出一種新民族文化。

建設新民族文化，既然於採取西洋文化所長之外，而要發揚固有文化，則中國佛教學思想亦無疑爲構成中國新文化要素之一，因爲佛學已成了中國固有文化生命的一脈。太虛大師說過，中國文化有三大要素，一是儒教文化，二是佛教文化，三是道教文化，則佛學思想爲中國固有文化的一個體系，可想而知。隋唐時期佛學思想與中國原有學說思想，發生密切的交涉而產生的文化上輝煌的碩果，是很顯明的事實，誰也不能加以否認的。至佛教雖產生在印度，但因傳來中國已有二千年以上悠久的史程，已經在做大民族文化的烘爐中，經一番鍛鍊，而與中國文化熔成一片，成爲中國之佛學矣。如賢首天台禪宗等，則皆中國之佛學而非印度學矣。猶記冰室主梁啓超先生於所著中國佛學之特色及其傳人內說：「美哉我中國不受外學則已，苟受矣，則必能發揮光大，而自現一種特色。吾於佛學見之，吾於佛學見之。中國之佛學，乃中國之佛學，非純然印度之佛學也」。再如趙宋以後民族文化，表面是儒家學說，實際是佛教文化之骨髓。故虛大師嘗曰：「趙宋以後，中國整個的民族乃成儒釋道三種文化底內分沁滲透的民族，即所謂儒家文化，亦早受釋道的影響，其內容已不盡是儒家的本真，一般讀書人或士大夫，亦因爲裝飾門面，仍認儒教爲中國正宗」。斥釋老爲異端，其實思想本身已含有釋道血份，所謂理學，就是外儒內釋或外儒內道的精品」。於此，益見佛教與中國固有文化混合交融之深刻矣，故居今日而宜發揚固有文化，建設新民族文化，尤不可遺缺佛教文化也，當梁啓超先生曾認唯以中國佛學合泰西各國學術思想，於一爐而冶之，始能造成我國特別之新文明，以照耀天壤，則更可見新民族文化建設而缺少佛學的不可能矣。

蔣主席於「中國之命運」內說到，近來國人多喜以專德專美專英之西洋學說爲榮，以研究本國文化爲恥爲落後。這是何等危險而卑劣的根性。

確實的，現在從事新民族文化建設的人，固然也有不肯對歐美文化盲目承受，而茫然數千年先哲心血汗所培植的文化，但也確實有一部份人，看不起自己的文化，而主張全盤西化，並以西化即為現代化。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因為西化的特徵，有個人資本主義，有共產社會主義，現在共產社會主義已顯衰弱，而個人資本主義，亦將趨於崩潰之途。西化本身，既不健全，如何可能貿然而主張全盤西化。而且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有構成它特殊內在性的因素，是不能隨便將就的。因此我們切實感覺到：如要提高中國國民文化生活，建設新民族文化，則必須以本國各種固有文化，如儒教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與三民主義思想及近代西洋文化之可取者台合成一中國新民族文化，照耀於天壤，推行盡利，造福人類，豈非吾中華民族對世界文化上之大貢獻乎。然此「新民族文化」，又必須有一種「新民族哲學」做它的基礎。因為舊有的民族文化，有舊有的民族哲學去做基礎做骨幹，則新民族文化，當然也有一種新民族哲學做基礎做骨幹。因為民族哲學關係民族文化非常重大。國家之命運，文化之盛衰，都可以從民族哲學之優劣而決定。以往的中國民族哲學，是由好靜，唯情，重生，顯出了雍容寬大。因為它靜中有動，情中有理，生中有能。唯其靜中有動，始能道常無為，而無不為。唯其情中有理，始能構成世界是一個合理的交流大和諧體，唯其生中有能，始能於生命之流裏表現着人生之美。蓋因此偉大之哲學，始能容納此龐大之民族，而能使幾百種民族融合為一，若干年來，侵入中國之異俗，皆由此偉大哲學力量，同化而成漢人，並且是「高而不亢，謙而不卑」，虛心接受任何外來的學術文化，消化融納，而不改變其本體。中正先生於「中國之命運」裏，特別提到中國民族能够虛心接受外來的宗教學術，與固有的人生哲學互相發明，而無一點小氣的排斥異己。這實在是在中國民族哲學的偉大。它裏面有鋼，而把無鐵的動力收藏在靜裏裏，老子曰：「天下莫柔於水，而攻堅者莫之能先」，這實在是在代表中國民族哲學的精神。這種民族哲學的精神，與西洋民族哲學，是完全相反的。西洋民族哲學，是好動，唯物，尚能，而忽視了靜的自得，情的合理，和生的珍貴。它不惜以心靈之美生活之美生命之美高貴的代價而換得了在控制，征服，權力欲的交突中孕育出底一點物質文明。於是它不知不覺的遠離了精神生活之美，接近了一陣陣的痛苦煩

惱之糾纏。由這種民族哲學做基礎的民族文化，當然是毀滅世界傷害人類的毒質文化，在今日文化戰爭的時代洪流中，應該把它沖沒！

現在所要建立的，「新民族哲學」並不是離開舊有的民族哲學，而是把以往的民族哲學，特別加重了民族意識，因為雍容寬大的民族哲學，其優點在能接受並同化外來民族之文化，而其弱點則往往使民族文化現出散漫無組織之麻木現象，同時若一旦外來之民族文化，不受中國同化時，那只有坐受亡國之慘痛。因此，新民族哲學，要把民族觀念，特別強化起來。

中國人，有濃厚的民族觀念，始於明朝，皇覺寺和尚明太祖起義時的口號是：「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胡人安能得而統治之！」故明末清初之一般學者，皆倡民族主義。此民族主義，由明太祖揭發而來，成為近百年來中國民族之靈魂。三民主義主張民族第一，精神總動員綱領上，主張民族至上，無不是由民族主義之強化，而拯救中國之危運。新民族哲學，既是把民族觀念強化起來，則對首倡民族主義的明太祖，不能不推為民族英雄，又不能推為新民族哲學家。

二 負起世界歷史的領導任務

文化，是人類文明生活發展的成果，它因有歷史傳統和地理環境的不同，乃有各時代方所民族特殊文化的形成，因而亦即有所謂東西文化之別。從現階段的東西文化之素質而論，明顯的有兩種文化的類型：一是權力物慾的文化，二是殖民地及次殖民地的文化，三是好生之德的文化。權力物慾的文化，是西洋帝國主義的文化，對自我民族的優越感，相當濃厚，根本藐視了任何民族之生命價值，放射着貪婪的目光，征服自然，發展物慾，把自我權能的領域伸展到極度，肯定了科學的物質世界是真實的，天生成的建立了外向侵略的心理基礎。所以這種文化，是毀滅世界人生之燎原的星火，充滿了殘酷罪惡與矛盾。殖民地的文化，是弱小民族的文化，它是其宗主國文化的屬性，本身上喪失了創造性，獨立性，是挨着權力物慾文化的高壓，而不能抬頭支配被征服。好生之德的文化，是中國和印度綜合文化的精髓，它不要求屈服，也不被屈服，也不被侵略。

略，它愛自己，也愛別人，它不但能使自己身心品性提高，精神發展，人格正大，它也顧全到與人與人之間，共存共榮，同情交感。它充滿了和平，安靜，自得，智慧的人生美。它的世界觀，是大和諧的，沒有一點矛盾衝突。總之，用第三種文化克除第一種文化的貪婪殘殺，而補救第二種文化的不足，是大可能的。第一種文化以侵略為特性，發展至極，必導致人類入於毀滅之途。第二種文化，是以無特性為特性，發展至極會形成文化上的病態。第三種文化，以和平反侵略為特性，和平不至絕望之時，決不放棄和平，而輕言犧牲，犧牲已到最後關頭，決不惜一戰，而保障和平。

現世界的文化，有此三大系相激盪，遂發生侵略與反侵略的國際戰爭。居於新生之德的文化與殖民的文化，同受今日軸心帝國主義之文化的侵略。所以過次的戰爭，不僅是民族的文化，同時也是文化的戰爭，吾人為文化而流血犧牲，自有其無上的代價。因有這樣一個文化上的刺激，所以現世界上最優秀的學者，發生新覺悟，多已考慮到或討論到建設戰後世界文化問題，也就是戰後世界文化改造問題。作者前在華被選參加各大學的宗教學術研究會，宗旨無不在提高人類的文化生活，改造世界的文化。威爾斯所謂：「人類如果不終結戰爭，戰爭即終結人類」，可見戰爭與人類的不能並存。現在總算人類終結了戰爭。

然而我們從人類歷史上去觀察，戰爭却是恆常的事業，且與和平一樣，成為常態條件之一。就中國而論，如周之擺抗，漢之匈奴，晉之五胡十六國，唐之突厥吐蕃，宋之遼金元，明之滿洲族，以及今日之倭寇，都是強敵，也都是民族史上，佔了很多流血的篇幅。就西史而論，素魯堅的戰爭狀態，又分析英國八百七十五年的史事，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時期沒有離開戰爭狀態，又分析英國八百七十五年的史事，屬於戰爭的年份，有百分之七十五。這又說明了人類的生活中沒有離開戰爭。所以他們人類學者，把戰爭當為「普遍文化的類型」，亦即以此。然而這樣講來，戰爭豈不是消滅不了嗎，不，是消滅得了的，不過要消滅得法。消滅不得法，頂多不過是暫時休戰的虛偽和平，不久會再起戰爭的。如前羅素的主張成立國際公軍，組織國際政府；史特立的提議建立新憲章組織民主聯邦，成立共同公民制建設公共防衛力量及近前之巴黎和會，聯合國大會等，都是以集體的

軍政經濟力量，去討論如何管理國際秩序，以防範戰爭之發生。我們認為這都是治標而不是治本的辦法，真正根絕戰爭的辦法，應觀察戰爭的病源何在，有了這種觀察之後，再行施救，才有實效。

吾人深察人類戰爭的原因，乃由於佔有慾的擴張，在佔有慾擴張的歷程上若遇到了障礙，便不惜起而以武力行動，解除阻礙，這種擾亂自由和平的狂逸行動，即是佛教所謂貪瞋癡三毒的交攻。這三毒，佛教說是一切煩惱痛苦的根本。人類能消滅它，就能消滅戰爭，不能把它消滅，世界和平就難實現，因為它是道德戰爭的根源。然而怎樣把它消滅呢，在佛教是有針對着的方法的。就是以戒定慧三種修學去依次對治貪瞋癡三種煩惱。他人的領土財產，是他人的福報福感不得妄起貪念而非分奪取，以擾亂共存共榮相安相樂的生活秩序。而尤為佛法所讚許的是由見他人福善果法隨喜讚嘆而不覬覦，並激發自己的福慧行業，積集資糧，而與之相安相樂，平等生活。否則，若不如是察見戰爭的病源，從事治本，而僅在利用軍政經濟等力量，以壓制防範戰爭的爆發，則無異乎石壓草草，伏其莖而不能絕其根。希臘人把戰爭當做一種商業行為，日耳曼人遇到戰爭，便率直的歌頌慶祝，這一類好戰的人類，可能的會因這種壓制的過分，而愈增精神生活之痛苦，一旦這種內在的痛苦自制不了，會又引起人類社會不可想像的非常行動。所以軍政力量控制下的和平，是暫時的，虛偽的，不能根絕戰爭，而且變相的醜態戰爭。當戰爭猖獗之時，可以利用軍政力量去控制鎮壓，而於戰爭結束之後，要求人類永久和平，決不是軍政力量的壓制可以做到。必須從建立合理文化，改造人類心地，淨化人類文明，方見實際事功。然而如何改造？如何淨化？即吾人既知前此人類文明，是西洋文化急流奔騰澎湃的結果，則應注意建設戰後世界新文化的消滅，並注射新的血液而使之質美健康。西洋文化，既因空份包被殺奪已滅人的習性，自我民族優越感之不平等毒素而造成戰爭，則今後應重建反戰爭的世界新文化底重心解放人類，刷新世界的局面。然而反戰爭的世界新文化的重心是什麼呢？它絕不是某一種文化推行於全世界。乃是世界各種文化之交融，攝取其精華，而尤其重要者，厥為充分發揮東方佛教好生之德的文明精神，及人我相親相愛的和平思想，弘揚於全世界，使人類於現生活中獲得真實利益並以為之重建全世界文化重心的最高準則，負起世界歷史的領導任務，則定可從根本上解除戰爭而保障世界的永久和平。

上海佛教寺廟 獻金辦學祝壽

國民政府主席蔣秩華 函，全國各界發起獻金辦學，佛教徒自不校視焉，佛教徒自不後人，漢口等地佛教徒獻中學等為主席祝壽，今上海佛教寺廟，亦正積極舉行獻金辦學（上海佛教會私立中正小學），聞上海諸山勸導院暨巨款，以其盛舉。又玉佛寺班首職事及寺內上海佛學院正預科師生校下均自動獻金達數十萬元云。

鐘聲已渡海雲東

蘇州 楓橋

一週佛教

寒山寺住持僧增元，昨具呈縣廳參會云，竊僧寺始創於梁，歷經興廢，及宏治興，莊嚴海內，復值唐張繼楓寒夜泊時，相映勝綴，燦然盛傳寰宇，孰料於民初被地方不肖之徒王徵伯石俊人等，與敵串通，將素富文化歷史之古鐘，竊運日本，旋經追究，有日人大隈伯認賊不諱，另鑄銅鐘一口，償贖了事，鐘身且鑄明竊鐘經過，以資查核，僧自民三十三年先師逝世，接任住持以來，頗遭風火，寺幸尚存，惟寺設莊嚴，已不勝今昔之慨，凡海內外之強人顯士，不惜廣勞，遊學山輪駁駁者，莫不同情於康有為先生之「鐘聲已渡海雲東」句，而快快播與，僧每思心痛，惜乎無力致合浦珠還，以供朝野雅士之低吟高唱，再傳佳句，以少前賢，今屆國土重光，頑敵降投，殊堪慶幸，並聞快活林周刊第十三期載，寒山寺古鐘在日發現一冊，欣喜物尤他在，特遵從事實，除致函報社協助外，理合再呈貴會各大護法，垂念古蹟，疏

裁轉呈國府，向日交涉，以期物歸古園，古吳重光，而保國粹，實為公便云。

天氣乾燥火燭小心

南京水西門臥佛寺，十七日下午六時半，不慎起火，寺內之大雄中學及宗教聯誼會均付一炬，而中國佛學會卷宗名冊等，以職員攜去清理，亦均焚燬，誠佛教之大不幸云。

中國佛學會

理事長太虛大師，乘于本月十五日乘早班快車離滬赴京，即此行將料理佛學會及佛教文化社之事務，並出席中佛聯委會第三次常務會議云。

中國佛教會

本年國民政府蔣主席六秩誕辰，中國佛教會暨會除通令所屬響應獻枝祝壽

響應獻枝祝壽

為主席誦經祝願外，近又響應各地獻枝祝壽運動，就所屬河南省鄭州佛學社原址，創辦介壽中學一所，用申崇敬國策元首之至意云。

上海佛教青年會

擬創辦綜合性刊物，由鍾育宇居士主編，蔡惠明居士等編輯，現已向各方徵稿，投寄核刊稿件，可寄「上海南京東路哈同大樓一六六室蔡惠明居士轉」。

重慶 漢院收理院

前期學僧習松，在拉爾佳，聞現任拉爾佳小學校長，另取數名為刑獄之。

蘇州圓通寺

住持雲巖和尚，近為宏法起見，特聘鎮江竹林寺守培老法師宣講楞嚴之圓通章，法師德學俱優，聽眾雲集，吳縣長及各軍政首領咸往恭聽，誠近

年吳縣佛教未有之盛舉云。

安徽穎上縣佛教會

已于上月廿一日成立，開選

參議選為理事長云。

杭州

吳山佛學院，由中泰強人傑及太虛與慈等法師所發起，職時被停。茲悉該院將於古曆十月初一開董事會，為復興律制計，改名為中國佛教律學院云。

漫畫大家豐子愷

先生，近由滬返滬的得意之畫冊三百餘幅，在大新公司二樓展覽六天，聞連日來觀者稠集，本報編輯部同人亦於開展之日往觀，豐先生視為招待，並允為本報畫一封面云。

在東北宏化

多年之道源法師，近已由長春返抵北平。近由奉化來滬，聞不日將去蘇北

雪竇山住持大醒法師

宣化云。為一有名尼衆叢林，近被該地黨中學員強佔，該尼衆除據理力爭外，並向省府及省佛會呼救，希各方有以協助云。

沙市十方菴

為三大寺之一。歷代以來，高僧傑出。此次派上名流，特聘大慈老法師領導復興，業於日前在鋪陀寺集會，議決組織復興天樂寺等備委員會，除親任主委外，並分設四組，一、總務組，心緣主之；二、文牘組，月耀主之。三、財務組，定

上海江灣天樂寺

係三國時孫權所建，與靜安，龍華同時

耀主之；四、交際組，悟明主之。茲悉已請工程師繪好圖樣，將於本月六日舉行破土典禮。該寺範圍極大，佔地五六十畝，開先慈天主殿為五大

泰興

故土鄉太平橋，自淪陷後，所有田產，悉被該地匪軍佔去。泰興縣政府，特派員前往調查，並將該地田產，分給農民耕種。現該地田產，已大部收回，農民亦得安居樂業。

關於問政而不干治

康公恩師燕京大學校長，敬叩者九月廿三日，捧頌吾師訓示，欣慰起居安康，至為

光明在前面等着我們

雲水

突破了你的嘴，哭乾了你的淚，饑而無情的宇宙，他一點也不管你們的苦樂和悲傷。世界上打秋傘風的國家與主持和平的國家，不管你是來隨者，消極者，曉曉不息的吹吸者，筆裏的穿者，那可不管你們這一套。所以偉大人物，他是行其自己所欲行，也不聽天也不由命，一重要與造化者不分其功。所以他遇上環境越壞的時候，他韌性越強，刺激越深，刺激越深，而彈力越大，終要達到他的目的地他才能甘心，才能安眠。不然的話他是坐臥不安的。所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念茲在茲的要把他的志願希望弄成功，這是每個偉人應有的密訣，亦是每個青年應效方的密訣。我願說幾句閒話，並不是廢話，也不一定是正經話，可是與我的志願心理相投者，就認為是正當話，與我見解心理完全相反者，那末我以下道一大些話，完全是嘴說八道。我不管我的話對與不對，而願意把我的意思和盤托出

現國舉織治為教之行練也的佛政而政即
代各民族如，僧人粗突也，教，不平治時
時佛各選左其國，織，因茲徒即干命而
勢教各舉：歐，林訓監各內全，一治，織想
會部之一幾請官練行地已國而組建為教善
，需組始資，個求傳宜立如設已諸，讓業生
要織有密令意參佛傳海有有求，，命生護
不國黨，全見政教三也兩佛中參二子而，讓
另民員二國，各伏其幾，又正院佛，練，家十救
行黨參，各乞體等為何信佛救，一也年，民
組各加全團辦等整行，習，應三凡，如，而
織教治國僧納法。理第所列整復官百日子參
政黨之各附二也成份子覺，理如傳事日參
以，若們領議，分加之黨各會是，業律，預
與以格伽公政今多制建題學突，方也應，可治
三三三加會于議也，，等交蓋可，有難傳，因
民三三加會于議也，，等交蓋可，有難傳，因
主裁均合當有之不並練上，有組到為信附家預
，就全他選組干非佛來會，加或日或附家預

來，共計位同原作一參政。

人類的感情生活，永遠受着時代和環境的支配與影響；一切苦樂和悲哀，種種的煩悶，往往都不是自己所能作主的。尤其是心靈最感的一般青年們，他們對於外來的刺激更容易發動的。因之青年人生亦易起劇烈的變化；這變化有時成全了我們，但有時也可以毀滅了我們！我每憶思焦慮着這些，同時懷念，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與所遭遇的環境，我不禁扼腕着十二分的慈悲與擔憂，這不僅是為了我們中華民族將來無窮的命脈。同時也是為了整個世界有生命的血輪與命脈呀。所以我很直率很誠懇的向同胞們提示一下。

首先我要討論的，同時也是我們大家所痛感的，這便是中華民族以及世界各個民族，在近幾年來，所遭逢的空前劇烈的變化。這無疑的震驚了我們全體人類的心靈，使我們有時而悲哀失望，有時而興奮歡喜，有時而苦悶寂寥，使我們涕哭皆非，喜怒莫辨。這也是混世當然的現象；我每於痛苦之中，時常流着歡喜的眼淚，因為知道我們大家都有一點關心我們身命所寄託的國家民族，則我們將來的希望便在這裏。翻開歷史來看，有許多已數毀滅的民族，在短期中又蓬勃的復興起來，那個不是蓋着一些有

第一是學問，民團連報見報不三，學有
一子否師了如代有行節見之于民二及國礙
故，有律為和衷公皇特，各治主，各體三
。保伏會化保會之政提發物富等全全連政
。直統計國為，資府文官，傳，各國研不
成約等體一之，諸，一，之各代究干
編行等，在資參求以並律如一寺表三治
善也或職三預念提聯動去小劇大民之
止，宗業宜選政們格員：時傳會主訓
方叩以教，傳果，二當對，教之說練
等為上開則習各再令地于，一使會宜，如
各翻所體和佛省諸由各份令有，官建
位慈憐然尚教出國中新增全參各，國；一
法安不僧亦爾爾令開開國政會以方
師立通伽非非參全佛通求各之日歸時，合
均統樂法和應識國教研全佛教訓每建，全
安國師師術業會各整組政教訓月政體建，合
示大，也之，地理，會四須之國國
怨沐者我，團及，會及多佛黨研人大各
未恩，比救體國份，各打學政究才諸佛

卅五年九月廿四日

青年們這一點熱情與潛力？不過問題是我們於失望或高興之餘，究竟應該怎樣來求所以慎重自處之道？這一點，請大家不要忽視！過去的七八年來，我們親眼看見多少有為可愛的同胞們，在悲觀與迷惘中，走上了錯誤的途徑，消逝在黑暗裏，也有多少同胞們明知與奮而不加努力。這種不正確的舉止，不僅是私人的不幸，同時也是國家民族的重大損失，我不忍評論他們一句，我祇悲憫我們同胞們在這沸騰不安的時代中，竟葬送了他們的前程，而為之惋惜嗟嘆！亂亂的時代，仍未全過，我們担着多少有為青年因不堪重大刺激而被毀滅，我不忍緘默下去，而不說我們所要說的話。

親善的同胞們！我要請大家原諒，大家所願意聽的，或者是國際情勢之變化，或者是中國前途之展望，或者是時局軍火之轉機，然而我却對於這些談不出什麼來，祇能與大家以無補實際的興奮，究竟與大家自身，與國家民族能發生些什麼影響呢？事實仍然是事實，不會因為我們自己的一時衝動，而有什麼變遷。所以我所說的話，也許不是大家所願意聽的。然而無論如何，希望諸同胞們耐心讀下去，也許多少給諸同胞們一點深思與安靜。

中華民族有五千餘年的歷史，經過若干的迷亂與治理，混沌與澄清，直到近數年中，竟發生了些從來所未有的一場巨變，但是同胞諸君，請大家不要過分憂慮，歷史已經給了我們充分的證明，中華民族之生存與復興是絕對不成問題的；世界上任何強大的國家均不能使我們中國滅亡和不興，而且聰明的民族也決不作滅亡中國的企圖。希望我們大家先去掉這一層精神憂鬱，然後再來討論當前的問題，而尋求一個解答。

我現在要，重的向諸同胞指明一二，中國雖未滅亡，然而本身百折千孔，却仍是相當的嚴重！同胞們試一深思熟慮一下，我們的民族，過去有偉大的文化，有輝煌的歷史，有堅忍勞苦的國民，更有功業彪炳的先烈，然而近幾年來竟有不幸的遭遇，這原因究竟在那裏？這責任究竟應由誰負担？古人所謂「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自侮也，而後人侮之」，這種平常的兩句話，却永遠是真理，所以我們民族國家招致這些不幸的諸事，至少在我們自己身上是有極大的缺陷。我們不應怨恨旁人，我們更不應希望什麼外援，因為那些都是無用或虛幻的。惟一挽救當前危機

的方法，就是自己要深深的責備自己，痛自檢點我們自身究竟犯了什麼錯誤，當然，這責任也許不在我們個人身上，而或者我們先一輩不爭氣的入與我們所遺留下來的債務，但這債務卻落在我們自己身上不容易推托開，現在要經大家共同奮鬥却這件事了，所以我們應該把先人遺留下的毛病仔細來檢討一下，以求不再步祖先們的後塵了。提到我們自己的過失，則我們首先要自加警惕的，即是數十年，民族性之消失與國民精神之衰頹，因而造成了政府之腐化與人民之愚弱，這責任應由我們全體來負担。我們應該承認過去的一切罪惡，如愚昧浮淺，怯懦媚外，自私自利，放棄責任，不守紀律等等的劣根性。我們一般的國民實在是缺乏純潔的意志，與堅貞強固的品德，我們的民族志氣何在？我們的民族抱負何在？這樣的民族為空前困難所苦惱，不是理所當然的事麼？所以同胞諸君，每當我們為遭遇不幸悲傷的時候，我們應澄心靜氣地，把先人所犯的過失細想一遍，同時更應痛下決心，革故布新，立定志向，咬定牙根，從自身作起，從現在作起，要造一個新生命，踐開一條新途徑，創造一個極樂世界出來。我想羣眾，就是辯刺鋒，開坦途，啓示我們新生命的一個引魂幡。假使我們全國同胞照這個引魂幡羣起直追他走，我想在短期內即可收極大效果，又何患於困難環境不能打開，同胞們萬不可因了一時的憂鬱與憤激而走上歧途，我對這抱無限憂鬱！我們中國民族目前惟一的要求在復興與建設，主要的仍在自己振作，向前努力。

努力的方向究竟在那裏？這真是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處說起，因為我們所犯的過失太多，欲革舊換新，改過遷善，實非一言所能盡。我願意與大家把最基本的問題提出來共請同胞研究一下，餘者我們姑且勿論。

第一、我們側身處世，關於人環，社，粉雜，人事多端，我們如何對付，第一要了解個人與觀念問題，普通人所謂人生觀，因為一個民族際際與高昇，主要的要觀察他的國民之心中，對於人生究竟抱有什麼態度。從前幾十年來，青年人生觀之不正確。這當然也是由於周圍環境所造成，因為頻年國家政治與社會情形，未入正軌，是非混淆，黑白莫辨，使我們青年諸君於惶惑失望之餘，遂對人生發生疑問，而至趨入歧途。這並不是原諒我們自己的理由，我們應該在混濁的時代中，特為獨立，不為環境所征服，不為穢氣所蝕化，然後才能談到保持國家民族之獨立和生存。我們體

若我們青年過去的人生觀，不外兩個毛病，即不是積極的縱放，即是消極的厭世，極少能把現實而向前努力的。所以二三十年來，青年人之表現於外者，亦不出兩途，前者為榮傲不馴，浮誇放浪，不守紀律，不負責任，後者為悲觀煩悶，衰弱多病，精神萎靡，操勞不堅。這兩途趨向不同，然而其給與個人國家民族之創傷則非無異致，所以我們要挽救國家，必須先改正這種錯誤，另尋一種正確的生活態度。

我現在要問同胞們悲憤的，是從這確立一種精神生活的人生觀。這話雖似乎有一點籠統含糊，然而同胞們所犯的過失，即是在輕視精神生活，所以才缺乏一切信念，消失一切力量，因之引起民族的衰微。我們對於人生，首先要應該認定精神不死與大我永存的兩個範疇，然後再來決定我們生活的方式。所謂精神不死，是指人生肉體隨質生存，時間極其短少，匆匆數十年，即歸腐滅，惟有精神不隨肉體以俱滅。楞嚴經云：「變者受滅，其不變者原無生滅」，我們為造成這種有意義的價值的不朽精神，則每一人皆應以嚴肅的態度，向前生活，決不容有絲毫敷衍玩忽消極等思想。古今中外生活力偉大之民族，或者有特殊成就之人物，莫不一本此孜孜不息的向前努力，至老死而後已，如果因了一時的挫折，或者物質方面之影響，而把人生看作空虛夢幻，出於憤世或玩世的態度，則其罪惡不啻為葬埋己身，同時也斷送了國家的命脈。人生看作空虛夢幻未嘗不可，然因空虛夢幻放棄一切，未免落於斷滅空見了。所謂「大我永存」者，是指人生，于「小我」之外，尚有「大我」，「大我」者，人類精神之連繫，在縱的方面，為祖父子孫，世世相傳，在橫的方面，為社會國家，互相連繫。建立生死輪迴因果循環的道理，並由茲建立真如涅槃，大我永存的真義，佛典所謂「小我」者如大海中的一個浮漚，（即肉體）「大我」者，是整個海洋，（即精神），我們肉眼凡胎硬把大海中的一個水泡，當作整個的海洋，我佛所謂可憐憫者。所以我們除了為「小我」的生存，作種種的努力外，更應時刻不忘「大我」的福利與生命權。換一句話說，人生不僅為「己」，且更為「人」，非僅為自身，且更為國家民族。過去多少志士仁人能有國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莫不以此為出發點。所以上述所說的為「己」為「人」的兩點，希望我們大家在確定自己的人生哲學的時節

，作一個重要的參考，然後再建立起一個純潔高尚堅貞前進的生活。最要的是苟安歲月，混吃等死，或者是憤世嫉俗，樹端自私。青年諸君，我們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不要忘記了時刻警戒自己，檢討自己，我們能對於如何做人問題，得到個人正當解答，則同時國家民族問題，也隨着解決了大半。

第二我要問諸同胞們來研究社會觀的問題。人是社會中的一個動物，社會的動向，固然能影響到個人，個人的態度，亦未嘗不可以影響到社會，這是互為因果的。我們國家幾十年來，社會秩序之紛亂，當當為青年所詬所怨恨，同時有些人認定這便是招致民族危機的重大原因。這當然不能脫全無理由，然而社會究竟為個人所構成，社會之黑暗混沌，能說我們自己一點也不負責任嗎？不容氣說，過去青年處社會之態度，與對社會之觀察，極少能正當而合理化。其病源在於趨兩極端，著非過分估計社會力量，即係過分輕視社會力量。前者認社會為一座洪爐，任何勇敢有為的青年，一旦投身其中，無不為社會勢力所銷化所左右，即或艱苦奮鬥，結果亦不免失敗。因之初則容嘆歎息，繼則灰心冷意，終則同流合污。無數量青年於投身社會之後，不但不能特立獨行，進而求改善社會，反隨社會洪流以俱逝，而無所不為。有時復自為曲解，謂「社會之力素不可侮，除屈服投降外，更無他策。」這豈是青年們應有的社會觀。後者認為社會上「一切力量，均無絲毫顧慮之價值，但求率意而行，人言何足道，一切人情風俗習慣，皆不可管，以這種剛愎不諳世的态度應付社會，自然到處碰壁，不特克服環境，移易社會更談不到，且招來自身甚多的困難與痛苦，失敗不也是當然結果嗎？失敗之後，自然避不了煩悶悲觀，對一切憤激，人與世兩不相容，自己遂成為人眾之廢人，這當然我們十二分惋惜的。

同胞諸君，我們如果同意改造社會也是挽救民族危機的一種方法，則我們今後的社會觀萬不可再走上以前那兩種偏激的途徑。我們對於社會最正確最合理的態度，是隨之以堅忍不撓的意志，出之以完善適應之方法。青年處世，一貫，有主宰，不為外力所移，任何黑暗勢力臨頭，自己信仰，亦不動搖，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幾句話極平常，究竟我們那個人完全做到？所以青年在社會中，要始終

（下接十三頁下欄）

陀 普 訪 海 渡

舞 山 秀 動 搖 山 蘭 吐 吞 半 花 桃 白 小

生 裕 儲

前詩為蘇東坡所作。詩中所提的小白即小白山，桃花乃指桃花山，是南海中的兩座山。小白山，就是佛家稱謂的「布坦落迦」，我們所知道的普陀山了。據普陀洛迦新志上說：「玄奘西域記曾南印度海，有布坦落迦山。後經宋緒會昌國典考謂：「南印度之布坦落迦，乃佛書所指；普陀洛迦之在定海者，乃近似得名」。宋以此傳記，稱普陀洛迦為南海，印度屬東，未說近似之。又稱普陀洛迦為東洋海，定海屬東，是山為普陀，不盡附會，又另一山名洛迦。」在中國佛教界，普陀是佔着一百光禪的歷史和重要的地位。我們從定海縣屬的沈家門渡海去普陀，時已六時多了。

南海佛國心嚮往之 普陀真是我們從來所心嚮往之的地方。據家裏以及一般人說，她是南海的佛國，觀世音菩薩的勝經談法之處。將至普陀山，見山間房舍甚多，可惜山上沒有林木，與天目山的林木比，實在差得太遠了。

將到碼頭，有一些大岩石，或是在山脚，或於海中，靠海的山上有一隻水泥製的船，上書西天船，為上海有錢人因厭感而製就的。龐大船則至碼頭，登岸再雇轎子前行，一座座的庵院，庵前庵後階級不高的樹木。雖然是山路，但建築得較為平坦，使步行的人不感辛苦；到普濟寺，亦即前寺，氣象頗為森嚴，進了頭山門，一池粉紅色的蓮花，清香撲鼻；當夜，我們宿於前寺內，這裏床舖頗多，約有三十張左右的客舖，專門留宿香客或遊客。此處有金佛十八尊，每尊長數寸，塑為十八尊羅漢，又有十三太子，內有一太子額為銀身，長亦數寸。深夜，我們與寺內的老

和尚談談普陀的故事，他說：「若干年以前，親自在菩薩礁在對面的洛迦山，和這裏普陀講經，並設大規模的道場；後至五代梁貞明時，有日本和尚慧鈞，自五台山請一尊銅觀自在菩薩，預備渡海赴日本，無如船至東海，觸新羅礁，船不肯走，慧鈞於是默禱說：假使我國眾生無緣見佛，當從所向建立精舍，有願，舟行，後在潮音洞下，住民見此情形，於是願屋為佛居，後修建為「不肯去庵」，再經一再重修，始成今日的普濟禪院。」他又說「佛經所說，多有記載道場，寺院，說法處，和諸道情形等，無不與此地相似，可證此地是佛的講道之處。」

建官廟登山進香 普濟寺有天王殿，大圓通殿等十所，東羅漢堂西羅漢堂，法堂等十七處；有鼓樓，八千人樓等十二處；有東廡軒，抱爽軒等四處；有木山下院，定海下院等五處；天王殿，大圓通殿佛像很宏偉，氣象很莊嚴。

由於普陀的馳名國內外，建官廟，富貴豪華的子弟們，都不惜遠涉重洋來虔誠懺悔，所以和僧們對來遊的客人也尊稱為：「貴官貴姓？」甚至詢：「老闖貴姓」的，在這裏不免有「茶，好茶，泡好茶」之分別了。我們會去文昌閣，見這裏多為西式建築，房舍精雅寬敞，屋後並有人工的花園，除供有少數菩薩外，其他房間，都留宿客人，女子也可住宿在此，實與高尚的旅館無異。

參觀法雨樓閣雖然 下一天黎明我們到法雨寺，即後寺去，法雨寺有天王殿，大圓通殿，大雄寶殿等七；有涅堂，正額堂等十三；三官閣，經閣等四；鼓樓，半香樓等十；無礙軒，把翠

軒等二；瘡戒廳，官廳等二；我們會參觀玉佛、銅佛，和鐵佛，又至珠寶殿，參觀珠佛，另珠寶陳列於佛龕內，鑽石架玉，應有盡有。還有當年印光法師，死後英化而得的舍利子，貯存玻璃瓶內，像一顆細小的丹藥。大殿上並有菩薩一尊，為由西藏而來的。我們又至佛頂，即白蓮頂的悲濟寺，也有很多殿堂樓閣。宋時康王所賜的龍袍也在這裏。

入梵音洞崖門峻峭，到梵音洞去，這是潮海的山崗，我們拾級而登，道旁置有水門汀與鐵的欄杆，將至洞門口，立有一碑，上銘：「切莫捨身」，一說捨身者為去惡佛，一說因失戀或失意而跳岩自殺的；總之，這裏一空包寄着很多悲愁痛苦的故事，他們已隨着大海的浪潮飄到遠遠的地方去了。

到梵音洞，洞口峭壁雄峻，高三四十丈，中間突現劈裂，兩崖如門，色青黝，崖門之中有頑石一方，使門隔為上下各一，崖下潮水激蕩，聽者悚慄，現崖前築有梵音洞壩，而洞壩置有穀欄，由洞口望崖門內，似有大佛一尊，披袈裟，作橙色，細觀之則為岩，大概是因折光的作用所致。現在，普陀問題是在於如何使她成爲一個研究佛家哲學之園，使普陀學術化起來。其次，山上樹木太少，應該如何使她成爲一個林木繁盛的名勝之區。

當日下午，搭船返歸甯波，途經領海，這一個縣城，是半臨在海上的，也是漁業的區域，可是現在魚市場改了學校，捕魚的以及做魚生意的人也少了。城內房屋作了大半，砲台亦已毀壞無存了。

上了回甯波，已是下午十二時。再下一天，就踏上了回杭州去的歸途。

主席六秩誕辰

天相元戎福壽全

功高衛國濟生民

欣逢六秩誕辰節

預誦蓮華祝萬春

遊別峯庵追悼脫然同學

曲經幽篁雜小松

江聲幽咽伴疏鐘

當年竟何安在斜日依然射別峯

十五年前脫然遊此有句云高風三詔洞斜日別峯庵

日落餘光成雜彩情移奇景竟忘歸千條雲柱明江底照見波心一鳥飛

西藏的歌曲

滿度

西藏的歌曲，流行該地，極爲普遍，不特上級士流，乃至下級平民，皆能嘔唱，每唱皆能盡其音韻抑揚之妙。而歌曲之體製，又極煩多，五花十色，故能博得，一班人士，樂而不厭。今試摘譯朗薩女傳中三首，或能略明其概。其初二首爲第三首之譬喻，第三首爲初二首正所顯之事義，正如三藏十二分教中，以譬喻而顯經中正義矣。爰譯如下。

妙色朗薩女于此，請即諒解一父子。

上面經天的輪盤，皎月作那星食德，月被雲遮離確實，望日來到月餘無。朗薩休臥快蘇醒，女兒休睡請起來。下面國王御園中遊花作那霜摧狀速被電摧離確實未秋怎能被霜凋。朗薩休臥快蘇醒，女兒休睡請起來。美室柔暖的被內，朗薩作那死屍樣，身體有病雖確實，無常死到事確無。朗薩休臥快蘇醒，女兒休睡請起來。

十月十八日寫于上海

在拉薩送定師返川

蹤跡迷蹤不計年

寒原白雪侵尸骨

六賊現現動妙趣

功處一貫磨奇疾

綠柳開登碧奇村

野花香郁無蜂蝶

古朝狗法作狂人

三道黃沙泡鬼神

三時密欲欲超倫

林下依然養性真

聯峯萬里接嵐嶺

寂寂層巒印虎痕

啓事

本期因印刷所修理機件，遷延時間，故改出十六十七兩期合併。

夜

阿霞

雖然蟋蟀在四野叫得起勁，紡織娘的聲調很響亮，可是夜雖然是淒涼的。最可怕是在露草裏不作一絲的響聲，他保持幽默態度，表示修養功夫。然而有什麼善惡呢？清風在高山頂上，吹下陣陣痛苦的呻吟。是風雅的聲音吧？而且帶有深刻諷刺的意味。還不是自己痛苦自己的？還不是一陣耳邊風？實是不耐煩的東西，禁不起無聲無息的大氣一沖，馬上就會離開，轉眼不見了。幻滅了嗎？往那裏去了？這叫做「馳迷隱逸」。天是那麼高，地是那麼厚，覆載一切。捫摸什麼呢？相信他是偉大神聖的罷。宇宙是包羅萬象的呀！然而夜沉沉，萬象黑暗了！看得見的，無非是露草陰涼而可怖的黑暗。遐天上有閃爍放光的幾顆很明顯的星星。啊！在黑暗可怖的世界，明星自然而然的放光，多麼可愛。我仰面瞻着，好像和他們接近，好像接近了。在東南方的一顆星，搖搖落落，光芒有力，我要喊他做靈魂。可是我們之間，距離太遠。他照得見我，我看得見他，他不上來，我不上去。啊！你這顆東南方的明星呀！我祝你永遠存在。我是你的人，你是我的靈。永遠這樣好嗎？可是我會滅亡的呀！你呢？眼看著你一樣的明星，一溜煙跑下人間，不知掉在什麼處所了！滅亡還是墮落？夜是不可調換。掩護秘密的黑暗啊！智慧的幽靈，好像對我說：「看不見時，真好運用你的思想吧」。「思想」？我不願了解了。好像美質，而柔和質直頭髮，久不洗沐修理了。思想已經亂迷迷了。可怖的黑暗裏，我感覺十分寂寞，我祇得運用我的思想。好像洗沐修理頭髮，整理亂蓬蓬的頭髮。修理着修理着。好像亂蓬蓬的頭髮，被修理得條條直起來。雖然在黑暗裏看不見你條條有理，可是試一撫摩，我覺得他已經條條有理。這是不見的看得見。綿綿長夜裏，運用思想當眼睛，是何等有效的辦法啊！夜，終於被「思想」的眼睛看透。看透的時候，黑暗而可怖的夜，漸漸亮了。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淒涼印象。

人世寫真之一

廣淨

局勢是一天緊張一天，他們的生活也一天窘迫一天，他失業已經很久了，他終日悶悶地坐在家裏，不時發出悲憤的嘆息——「唉！人生有什麼意思呢？生不如死，死了罷了，省得白受人家的奚落！凌辱！好！死吧！上吊呢？投井呢？跳河呢？撞牆呢？啊！……啊！……不！……不！……不！……」他常有這樣的幻想，終於沒有能敢起過樣大的勇氣來自殺，消滅這勇氣的



防癆第一

好力生

精油肝魚目比

種二劑滴劑囊膠分

治療肺病首重
營養管養充足
則抵抗力強感
傷菌無由侵襲
本品為魚肝油
精製劑中之最
優良者療肺強
身功效卓著任
何同類製品不
能望其項背

信誼藥廠著名出品

光 群 國 報

Chuh Ching Weekly

(中配登請申在刊本) 期八十第 版出日一十月一十年五卅國民華中

看看印度想想自己

月 耀

世界上情形最複雜和黨派最多的國家，莫過於印度，它之所以失敗而難於復興的主要原因，也就在此。據十四日大公報新德里訊：「回教聯盟主席真納十三日致函印度總督魏爾遜將軍，聲明回教聯盟已決定參加印度臨時政府。據聲明稱：依據魏爾遜總督之建議，臨時政府執行會議中，回教聯盟將佔五席。自年初夏真納宣佈回教聯盟不擬參加臨時政府後，印度政治日趨緊張之局勢，因此真納參加臨時政府之決定而形勢趨弛。真納此次之決定，係與尼赫魯魏爾遜兩人連續商談之結果，真納十二日與魏爾遜總督商談逾一小時，隨即向回教聯盟常務委員會報告。」好了，我們唯願這段新聞是事實，盼望統一合作成功。

印度的黨派，各有潛在的勢力，比較明顯而力量最雄厚的，便是回教聯盟與國民黨。國民黨是現在執行全印臨時政府而有嚴密的組織和復興印度計劃的一個政治機構，曾得到世界各國政府的許可和贊助的。而回教聯盟的人數雖多，不過是印度一部份的教徒而已。由於黨派的分歧，意見的不合，回教份子不僅不參加國民黨的行政機構——臨時政府，反而從中阻礙，破壞，例如孟買，加爾各答和各地大暴動流血案件，便是這事實的明證。而今，得魏爾遜總督的斡旋，和雙方的諒解，回教主席真納已與尼赫魯談判了，加入了臨時政府，這便是合作的開始，復興的預兆，吾人於欣慰和慶祝其合作成功之餘，當道一言：

我們知道：世界上任何國家任何民族，自相殘殺，不求合作，努力更生，而謀其國家強盛者，決不能。昔日印度之滅亡，也就是由於宗教之爭，和各自為私。如今彼此放棄私見，全盤合作，為國家民族利益奮鬥，其前途的發展，自不可限量。

尤須敬告者，印度為世界最富於宗教哲學而開化又早的一個文明國，舉世著名的大宗教家釋迦牟尼，便產生在這個國家。他的教義，平等，合和，戒殺，無爭，是處世立國的基石，全印的民族，都須嘗試嘗試才對！據傳國民黨徒，大多是釋氏的信徒，在這建國未成合作開始的當兒，國民黨徒應將本師釋氏的學說，復興宣傳，努力光大，以期全印人民，知悉釋氏的教義，受其恩沐，而放棄自私自利的我見。倘能做到這種地步，建國可以完成，釋氏的學說，也能夠在印度得以重光了，這須待釋氏信徒的國民黨怎樣努力而有所決定的。

亡國三百多年的印度，由於教派情形的複雜，意見各走極端，不但不能樹立往日國家威武赫赫的聲望，而且自相攻擊，殘殺，時演流血事件為能，這是一件多麼悲哀的事！如今，將要改變了，一切可喜可賀的事，不斷地傳來，請看：尼赫魯氏領導的臨時政府成立了，這可以洗刷亡國之恨；真納氏領導的回教同盟，參加了大政治的集團，表示已在合作了。非合作統一，不足以談建設國家；非政權樹立，不足以謀人民幸福。今日的印度，正踏上這兩個階段。從回教加入臨時政府後，印度的政局，自緊張轉變到鬆弛，終於溫和的攜手了；國際方面，也正在注意她的轉變。如英國便首先承認其為獨立的國家，並與之交換大

使；我國也有界格使節之說。在這裏，我們可以窺視一個國家的行政獨立和黨派合作的重要性了。

回顧我們的國家，「七七」事變之前，是居于薄弱次殖民地的位置；經過八年的浴血苦戰，獲得勝利以後，被列爲五強之一，這是值得歌頌和狂歡的！誰知在勝利的接收中，你爭我奪，大打特打，鬧個不休；交通受阻，人民塗炭。因此，建國不能完成，而國際上五強之一的威靈，他就日落千丈了，這是誰的過咎？蘇外長莫洛托夫在四外長會議中輕視我國，這是誰的責任？蘇北難民，流亡京滬線上，衣食不足，歸家不能，這又是誰的過咎？諸如此類的問題，讀諸者們自己去理論，用不着筆者憐憫。

吾人目前所希望的，便是各黨各派——尤其中共早日與政府合作，停止戰爭，一切難解決的糾紛，宜以政治方式去談判，不可以動武。在民主高潮的現代，我們主張政治協商，反對武力爭奪，武力既是國家所有，我們以之充實國防則可，作爲爭奪政權的工具則不可。現在政府既已再三讓步，馬司副使又奔走幹旋，爲國家前途着想，爲民族幸福着想，爲調解人的辛勞着想，我們覺得各黨各派尤其中共，都應與政府洽商，攜手合作，造成民主的繁榮強大的中國，這是大家同負的責任！總理說：「人生以服務爲目的，勿以奪取爲目的！」這真是至理名言，各黨各派都須遵守奉行！

印度的黨派不啻。才有滅亡的現象；這現象是可爲我們警戒了！而今的合好，又變成奇生的象徵，這象徵是可爲我們警戒了！一與一敗的事跡，俱在目前，我們不可走上自取滅亡之路。印度是死裏回春，尙且這樣的放棄成見，合作建國，比較於勝利的中國，我們能不佩服？所以我們認爲我國的黨派合作，是刻不容緩的。

整理僧制與復興佛教

蔡惠明

近來佛教界內接連發生許多不幸事件，因爲肇事主角都是出家的僧伽關係，所以又引起社會一般人士的揣測，尤其使素來對佛教沒有好感者惡空獲得一個誘法的機會，信口雌黃地盡量製造謠言。這種惡意中傷的無稽之談，真令我們辨不勝辨，惟有深歎末法眾生親教的緣薄，的確是共業

所感不可救藥了。但心跡雖彰，髮鬚猶在，處今之時，欲談談論論，佛化如何使佛教能有貢獻于國家社會，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澄其泉源。

這句名言却是針對當代佛教的現實，頗出必須需要經過此路徑的。說到佛教的根本鞏固亦即是僧伽制度的整理修正問題，因爲闡揚佛的實行已有三幾十部的經典在，其結集莊重，編譯認真，必不致誤會或變。設有非水火刀兵所能滅，而恐破壞于竊形盜根者的宣示。我們試觀歷代佛教盛衰時候的邪道興廢情形，當可徵人事組織的健全與否發展關係密切，說得明白些：也就是僧伽制度的確立能盡如理想，法門僧寶皆足資爲人天表率，佛法護持有無不素，那末正能克邪，魔道旁門自然斃絕。

僧制未定，必不克久。在現時社會，求我法法開辦，法流無窮。中外僧尼，應在整理僧制，佛制是佛化大眾的基礎，是僧制是佛化大眾的基礎，是僧制是佛化大眾的基礎。

僧制未定，必不克久。在現時社會，求我法法開辦，法流無窮。中外僧尼，應在整理僧制，佛制是佛化大眾的基礎，是僧制是佛化大眾的基礎。

整理僧制與復興佛教

蔡惠明

近來佛教界內接連發生許多不幸事件，因爲肇事主角都是出家的僧伽關係，所以又引起社會一般人士的揣測，尤其使素來對佛教沒有好感者惡空獲得一個誘法的機會，信口雌黃地盡量製造謠言。這種惡意中傷的無稽之談，真令我們辨不勝辨，惟有深歎末法眾生親教的緣薄，的確是共業

佛教美術史上的中國雲崗

戴蕃豫編述

雲崗石窟寺者，距離山西省大同西北三十里，位於武周山雲崗村，石
窟寺山峯曰雲崗巖。其山高僅數十丈，又暗雲霓，自西徂東，前傾小溪
，水勢緩流，隱道元所謂「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淵錦鏡，殺日蔚藍」
者也。隔溪有山，高與嶺齊。

一 創始年代

石窟鑿造，凡有二說，一主與安二年，魏書老志云：「和平初，師賢
卒，曇曜代淳居統。初，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自中山（河北省定州）被
命赴京，偵帝出，見於路，御馬前向暈衣，時以馬識善人，帝復待以師禮
。曇曜白帝（文成），於代京（今大同）西武州築鑿石窟，開窟五所，（
第十六至二十窟）鑿建佛像。考文成帝與安元年爲西紀四五二年，復佛明
年代爲淳居統期二年也。

一主文成帝和平元年，智昇開元釋教目錄卷六曇曜條下云：「沙門釋曇
曜，以魏和平年，中爲昭玄統，緘緝僧衆，如得其心，住恒安石窟通樂寺
，即魏帝之所遺也。去恒安河北三十里，武周山北面有崖，就而鑿之，建
立佛寺，名曰雲巖（下略）
二說未審孰是。大隋一統志說，應衛無報，今不取。建太和十七年（
467）孝武遷洛，石窟鑿造，亦雖中止，由第三窟裏間之未完成窟與
第十三窟外龕佛龕未完成彫刻，足資證明。

二 開鑿動機

相承有四說：一漢海太武帝滅法一也。帝夙愛世浩與道士接談之願，計
會盜吳反香城，關中騷動，帝乃四代至長安。先是沙門禪堂等內，御駕收
馬麥中，帝入觀馬，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便室，見大有弓矢牙，出
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親害人耳！」命有司案誅
一寺，聞其財產，大得醴酒具，及州郡牧守器物以萬計，又爲窟室，與貴
室女，行淫亂。遂以太平眞君五年（424）下第一次破佛之詔，同七
年下詔行第二次破佛。

追考於北魏建國以來之五帝二也。魏書釋老志云：「是年詔有司爲石佛
，命如帝身，既成，額上足下各有黑石，論者以爲純誠所感。興光元年（

534）秋勅有司於五段（段）大寺內爲太祖已下五帝，鐫釋迦立像五
各長一丈六尺，都川赤金二萬五千斤。所謂五帝者：太祖平文帝、恭祖道
武帝、太宗明元帝、世祖太武帝及景穆皇帝也。蓋以現世最高君主，與靈
界至上之佛陀一致，實爲北魏統治政策及佛教信仰特點。
顏佛法永存不滅三也。北魏以佛教爲國教，勢非有崇麗之殿堂，莊
嚴之造像，無以寄託人民信心，而收風行草掩之效。雲崗石窟之鑿鑿，與
稍後永寧寺塔之興建，皆以此也。

近世學者，深覽佛教發展途徑，倡導新說，謂受西域藝術刺激使然，
此第四說。考齊泰建元二年（562），沙門樂敷鑿致鳩陽沙石石窟，
其後瓦六朝隋唐，蔚爲西北佛教中心，而藝術弘顯，直使世人瞠目結舌。
復稍遠徵，則梵蜀那國（今阿富汗）大像及岩壁彫刻，雖不詳其原始，今
猶完然無恙。北魏盛時，稜威四遠，西域文華，購集上京佛教藝術，遂孔
影響固意中事矣。

三 石窟狀況

雲崗石窟鑿形勢，大體可分爲三區，每區以小谷爲界。第一區位於最
（西）部，重要者有北、中、東三窟，即第廿、廿一、廿二窟。第二區位於
其西，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廿三、廿四、廿五窟。第三區位於
其東，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廿六、廿七、廿八窟。第四區位於
其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廿九、卅、卅一窟。第五區位於
其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二、卅三、卅四窟。第六區位於
其西，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五、卅六、卅七窟。第七區位於
其東，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八、卅九、卅零窟。第八區位於
其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一、卅二、卅三窟。第九區位於
其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四、卅五、卅六窟。第十區位於
其西，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七、卅八、卅九窟。第十一區位於
其東，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零、卅一、卅二窟。第十二區位於
其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三、卅四、卅五窟。第十三區位於
其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六、卅七、卅八窟。第十四區位於
其西，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九、卅零、卅一窟。第十五區位於
其東，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二、卅三、卅四窟。第十六區位於
其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五、卅六、卅七窟。第十七區位於
其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八、卅九、卅零窟。第十八區位於
其西，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一、卅二、卅三窟。第十九區位於
其東，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四、卅五、卅六窟。第二十區位於
其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七、卅八、卅九窟。第二十一區位於
其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零、卅一、卅二窟。第二十二區位於
其西，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三、卅四、卅五窟。第二十三區位於
其東，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六、卅七、卅八窟。第二十四區位於
其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九、卅零、卅一窟。第二十五區位於
其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二、卅三、卅四窟。第二十六區位於
其西，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五、卅六、卅七窟。第二十七區位於
其東，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八、卅九、卅零窟。第二十八區位於
其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一、卅二、卅三窟。第二十九區位於
其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四、卅五、卅六窟。第三十區位於
其西，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七、卅八、卅九窟。第三十一區位於
其東，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零、卅一、卅二窟。第三十二區位於
其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三、卅四、卅五窟。第三十三區位於
其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六、卅七、卅八窟。第三十四區位於
其西，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九、卅零、卅一窟。第三十五區位於
其東，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二、卅三、卅四窟。第三十六區位於
其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五、卅六、卅七窟。第三十七區位於
其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八、卅九、卅零窟。第三十八區位於
其西，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一、卅二、卅三窟。第三十九區位於
其東，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四、卅五、卅六窟。第四十區位於
其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七、卅八、卅九窟。第四十一區位於
其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零、卅一、卅二窟。第四十二區位於
其西，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三、卅四、卅五窟。第四十三區位於
其東，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六、卅七、卅八窟。第四十四區位於
其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九、卅零、卅一窟。第四十五區位於
其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二、卅三、卅四窟。第四十六區位於
其西，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五、卅六、卅七窟。第四十七區位於
其東，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八、卅九、卅零窟。第四十八區位於
其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一、卅二、卅三窟。第四十九區位於
其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四、卅五、卅六窟。第五十區位於
其西，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七、卅八、卅九窟。第五十一區位於
其東，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零、卅一、卅二窟。第五十二區位於
其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三、卅四、卅五窟。第五十三區位於
其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六、卅七、卅八窟。第五十四區位於
其西，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九、卅零、卅一窟。第五十五區位於
其東，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二、卅三、卅四窟。第五十六區位於
其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五、卅六、卅七窟。第五十七區位於
其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八、卅九、卅零窟。第五十八區位於
其西，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一、卅二、卅三窟。第五十九區位於
其東，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四、卅五、卅六窟。第六十區位於
其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七、卅八、卅九窟。第六十一區位於
其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零、卅一、卅二窟。第六十二區位於
其西，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三、卅四、卅五窟。第六十三區位於
其東，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六、卅七、卅八窟。第六十四區位於
其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九、卅零、卅一窟。第六十五區位於
其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二、卅三、卅四窟。第六十六區位於
其西，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五、卅六、卅七窟。第六十七區位於
其東，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八、卅九、卅零窟。第六十八區位於
其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一、卅二、卅三窟。第六十九區位於
其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四、卅五、卅六窟。第七十區位於
其西，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七、卅八、卅九窟。第七十一區位於
其東，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零、卅一、卅二窟。第七十二區位於
其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三、卅四、卅五窟。第七十三區位於
其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六、卅七、卅八窟。第七十四區位於
其西，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九、卅零、卅一窟。第七十五區位於
其東，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二、卅三、卅四窟。第七十六區位於
其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五、卅六、卅七窟。第七十七區位於
其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八、卅九、卅零窟。第七十八區位於
其西，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一、卅二、卅三窟。第七十九區位於
其東，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四、卅五、卅六窟。第八十區位於
其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七、卅八、卅九窟。第八十一區位於
其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零、卅一、卅二窟。第八十二區位於
其西，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三、卅四、卅五窟。第八十三區位於
其東，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六、卅七、卅八窟。第八十四區位於
其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九、卅零、卅一窟。第八十五區位於
其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二、卅三、卅四窟。第八十六區位於
其西，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五、卅六、卅七窟。第八十七區位於
其東，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八、卅九、卅零窟。第八十八區位於
其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一、卅二、卅三窟。第八十九區位於
其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四、卅五、卅六窟。第九十區位於
其西，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七、卅八、卅九窟。第九十一區位於
其東，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零、卅一、卅二窟。第九十二區位於
其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三、卅四、卅五窟。第九十三區位於
其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六、卅七、卅八窟。第九十四區位於
其西，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九、卅零、卅一窟。第九十五區位於
其東，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二、卅三、卅四窟。第九十六區位於
其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五、卅六、卅七窟。第九十七區位於
其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八、卅九、卅零窟。第九十八區位於
其西，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一、卅二、卅三窟。第九十九區位於
其東，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四、卅五、卅六窟。第一百區位於
其北，重要者有西、中、東三窟，即第卅七、卅八、卅九窟。

響應裁軍

(聯合社倫敦廿一日電)前首相邱吉爾，今日在伯明罕由城命名典禮中，發表演說，響應聯合國大會代表奧斯丁之主張，謂聯合國應使各國充實交換實際軍事情報，並實行一種互相監察制度，以確保世界軍備之全部事實。聯合國調查世界各國軍備，將為其本身一大進步，或可導致他種進步。邱氏演說中，並未提及奧斯丁或莫洛托夫之提議，一般人認為此乃對史達林實其為「戰爭煽動者」之又一答覆。

週一人世

世界最大的戰艦

美國「中途」號戰艦為世界最大的戰艦之主。但這艘戰艦，從未為這次世界大戰服役過，艦上有三千五百位工作人員，他們在享受方面最為舒服，艦上有健身房，圖書館，教堂，電影院及郵局等，總之中途島營房裏所有的一切，它都莫不俱備，它長九百八十六呎，寬一百十三呎，可容兩架飛機同時展翅飛過。

紀念動物戰功 英議員提議樹碑

(法國新聞社倫敦二十二日電)下議院本日開會時，工黨議員弗里曼要求陸相說明二次大戰中馬匹軍犬及信鴿死亡之數目。旋即提議為戰時犧牲之動物樹立紀念碑，以誌不忘。陸軍部財務司長當請該議員用書面提議。

對付原子的新工具

美國的原子彈研究權威，現

在又發現了一種新的樣子，其能力能夠和神妙強力的宇宙線相比擬，用在原子彈中，將產生更兇猛的威力。

在今年年底和明年，美國加里佛尼亞大學白克利(Berkley)放射線實驗室的三座奇形怪狀的複雜大機器即將其能力增強到二八〇，〇〇〇。電子伏特(Electron volt)用來把原子去衝擊原子核，來產生中性子(Neutron)，來對原子的性質作更進一步的研究，宇宙線射到大氣層裏也有同樣的作用，不過其間有好幾百萬的電子伏特都散失了。

這種原子電動機裏最重要的部份就是海華內士教授(Travis Aitken)的線加速器(Linear Accelerator)，牠是一個銅質的「砲」，能夠把原子細粒成直線的射出來，而用不着像以前的迴子器(Heaviside)是一種原子衝擊器，一定要使原子粒犯着圈子，同時利用雷達的作用，把幾百萬瓦特的動力加在這「砲」管裏，有了這個發展，勞倫斯教授(Lawrence)計劃具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電子伏特的「八四吋」的新式原子衝擊器在新春就可完成。(衣谷)

最強的眼睛

電子顯微鏡向來是令人咋舌的。最近美國 ROA 的實驗室在勃林斯頓(Brinsford)製造了一種更強有力的電子顯微鏡，能放大到二十萬倍，所以牠看得出只照五千億分之一吋的空隙，一棵三百萬分之一吋直徑的微粒，看起來可以像大姆指甲那末大的污點。

特種「海狗」

最近有一種人造「海狗」它飄在海裏，担任預防潛

艇的任務，這種「海狗」事實上不過是個柱狀物，上有天線，下有沉子，用時從飛機上用降落傘拋到海裏，每當敵方潛艇接近它時候，它就會自動地放出無線電波，報告海軍人員知道。太平洋海戰裏，它曾數次建功。

兩頭開的汽車

美國在戰爭末期，設計了一種兩頭都能駕駛的跑車，有兩個駕駛盤。是為向了向敵人猛烈開砲後，可以立刻很快的向後溜走。

美加洲大學研究 原始人類骨骸

(中央社加利福尼亞州柏克萊廿一日合衆電)加利福尼亞大學人類學家，今日已完成前在附近康科特發掘之九具人類骨骸之研究，並稱，此在四千年至八千年以前漫遊加利福尼亞居民，為已知最古代美洲人之一。據海爾賽博士稱，就發掘骸骨做土層之研究，以及將此原始骨骸之顯示康科特人或係美國第五位最古老之人類，較在北美所發現之人骨或更古老。例如在望墨西哥洲發現之「山地亞穴居人」，相信是在兩萬五千年以前。在科羅薩多州及西南所發現之弗爾沙姆人，相信在一萬至二萬五千年以前，在佛羅里達所發掘之「費羅頭蓋骨」相信在一萬五千至二萬五千年以前，在加利福尼亞州之薩克拉門托附近所發現之「薩克拉門托人」，相信當在一萬五千年以前。海爾賽相信「康科特人」與「薩克拉門托人」，或有密切之關係，因在各處所埋藏之器具，均為相似者。

四十初度感懷 施劍翹

四十年來一夢長，犧牲自我為誰忙，醒來自覺佛緣近，心印菩提萬丈光。

教佛週一

杭州

到科佛學院，以十月卅一日為教主盧六秩華誕，特由會院院長領導全體僧侶，恭誦延生普佛一堂，以祝政躬康健。

上海

佛徒集，為聯絡情誼起見，特發起諸山聚餐會，以便晤談佛教之各項應興應改事件，業于本月一日下午五時在玉佛寺作第一次聚餐，由王佛寺任東道，第二次將在靜安寺舉行云。

旃劍翹

女士十餘年法，尤喜朝拜名山，更喜閱讀佛學書刊，近與張耀辰中將朱其平先生等，來不社訪談，當由福善主編與之談佛學茹素等諸問題約一小時，近施女士著五律一首，內有「禮佛一心靜，栽花十指香」之句，又作四十初度感懷一首，另錄。隨行相約改日再拜晤太虛大師云。

南京

太虛大師在莫愁路普照寺宣講出生菩提心經全部七水日。

福建省分會

整理委會，近由省政府社會處令派證亮，復謙，潘守正為常務委員，廣義，常情，郭榮，莊公輔為委員，業于上月廿九日開成立大會，設會址于福州開化寺，議決督導各縣支會定期成立，並擬創辦會刊云。

蘇州

佛學圖書館，近為弘揚佛法計，出一卷風週刊，附刊於該地之明報，歡迎投稿云。

常熟

寶嚴寺，為梁代古刹，唐宋極盛一時，歷元明清，屢興屢廢，民初淪為荒地，由潭月長老，廿年經營，現已漸次恢復佛殿廊房，廟貌煥然一新，茲為發揚大乘佛法計，函請默如法師住持，業於閏九月二十八日舉行陞座就職典禮，虞山佛教，形見更為生色。

崑山

太倉兩縣佛教聯合支會，於九月三十日，開成立大會，到有崑山沈縣長，黃秘書，陸科長等惠臨指導，聞自學被推為理事長云。

北平

三時學會為紀念逝世四週年法侶宋普煥居士起見，推請韓清淨學長開演能斷金剛般若經。自九月二十日開始，每週三五、日、三日上午九——十一時。先講畢心經，現正續演能斷般若。每日聽眾極多，頗稱踴躍云。

華北

居士林自九月二十五(農曆九月初一日)起，每日晚六時半——八時半，恭請台春香齋，珍虛老法師宣講金剛經。十月五日圓滿，每日聽眾由百餘乘至二百人。七日復請老法師傳授戒云。

北平

菩提學會頃與北平市工務局商妥，裝修北海瓊島山嶺小石塔，近已興工，預計費用約需兩千萬元。向各會員募勸功德，捐啓已發出云。

華北居士林

改名北平居士林，活動範圍以北平市為限。關係奉北平市社會局指令，凡各社團均須依照民衆團體組織規程修改章程，重行改組登記。已於十月六日開全體會員大會，照新章改組選舉理事。是日出席會員百六十餘人，情況熱烈。市黨部主委吳錫人先生，社會局代表張股長均出席演說，勉勵徒本釋迦慈悲之旨，注意推廣社會慈善事業。

北平

佛教徒孫靜菴等，依據西藏學佛傳說：農曆九月二十二(國曆十月十六)日為釋迦升初利天為母說法圓滿下降之辰，是日設供修法，福慧倍增。特聯合，朱華亭，劉雅蘭諸居士，于是日在阜內白塔寺設千供法會，歡迎各界人士參加過塔，隨喜功德，預計是日白塔寺內，必有一番盛況。

寧波

慈谿文溪縣支會已於本月廿五日召開成立會員代表大會，計到黨政代表，縣府指導員，省分會指導員，並各來賓百數十人，首由主席逸山報告籌備經過，並致開會詞，次由各代表致詞，繼即宣讀會章，討論提案後，開始選舉，結果，逸山聲明聖道式文性宗昌義超宗真悟性成九人當選為理事；海松靜忠德生一齋為候補理事，常志直楞式惠當選監事，岳川為候補監事，復經理監事會選舉結果，聖道為理事長，皓明昌義為常務理事，常志為監事長。

重慶

漢藏院員生來函：康公大師慈鑒：

頃聞南京大堆中學校校舍於本月十七夜因走電致焚，員生等驚悉之餘，曷勝痛惜，竊維變出倉卒，善後維艱必增悲感無限焦愁矣。復以大師悲願弘深繫乎佛教全局，敬祈善攝法體幸勿以局部災異牽涉身心是所至禱，謹此肅頌崇慈護教理院全體日生職工誦叩十月二十二日

南京

中國佛學會還都後第一次常務會議
及在京會員談話會開會時間：
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午後二時地點：南京莫愁路普照寺出席人太虛謝健李子寬列席理事及會員周仲良黃懌華吳植誠廖九端康孫厚在熊道瑞胡任支暨另見會員簽名簿二十一

主席太虛紀錄簿選編主席報告開會宗旨：略謂本日為本會還都後第一次常務會議及在京會員談話會應報告事項如下：一、本會還都後會所即設莫愁路普照寺，而負責辦理還都事務人員又信幹事則住月牙巷臥佛寺，不幸臥佛寺最近失慎，故所有本會重要文件及款項，均遭損失，二、本會所報告略如上，其他事項請謝李兩常務理事分別發表意見，謝常務理事健：本會還都後應即行舉辦之事項為登報聲明，徵求新會員，次則對星期講演會應予恢復，尤其對監獄講演應提早舉行，李常務理事子寬：對謝常務理事所設時為補充，擬定期請太虛大師講經，登報通知。

討論事項：一、本會因火災損失之證書等應否報部抽發案決議：呈請社會內政兩部查案補發，二、會費應如何改訂案決議：一、入會費二千元，二、常年費二千元，三、本會講演應如何進行案決議：一、請太虛大師講經，地址：普照寺，時間：自十一月一日起，每日下午四時至

五時講出生菩提心經，二、派人與中央廣播電台接洽，定期講演，三、前項講演畢，開始星期講演會，推黃懌華熊道瑞王遠五吳植誠孫厚在李子寬空林法師盧空法師雲高法師留遠道等輪流講演，仍以熊道瑞居士負責主持，四、本會監獄佈政應如何進行案決議：推謝常務理事健，廖理事允端，分頭接洽後定期實行，五、本會經費應如何籌措案決議：除徵收會員會費外，請隨意特捐，主席太虛紀錄簿選編十，廿七，

四明觀宗佛學院來函

逕啟者：轉載甯波日報「四明佛學院的祕密」一則，各處來信質詢，日有數起，或詢問真相，或則詰詰諷刺，事關本院名譽，擬將實在情形，假一角地，公開答復。

十月四日晨，正屆將上課時，忽聞學僧華林大聲吵鬧，經覺查詢，據云：「昨日有一不信，係寄與轉交明泉師者，此信遺失，怪監學不負責任」。其勢洶洶，而監學則稱：「並未經手此信，已允代為調查」。彼仍胡鬧不休。覺因三日在佛教會開會，至晚方歸，尚未悉其事。隨語華林：「查信係一事，上課又係一事，汝如為求學而來，馬上上課，不得再講廢話；倘要遇事生風，就出院去」。是日上午，後祇得勉強上課，下午，覺又往佛教會繼續開會，為詢彼於下午抗不上課，亦不請假。五日上午仍復如是。院長親去勸告，彼答云：「我沒有錢，倘有錢，我早回普陀去了，誰願意聽你這種枯燥乏味的課呢？」院長見其出言無狀，殊屬無理可喻，當予以開除，招其介紹人前來率之以去。此華林因速日抗課而自

願離院之先後實在情形也。

總之，本院學僧籍貫，除本省甯紹溫台四屬外，其他蘇皖贛鄂各省俱有，均由諸山介紹，並經過入學考試錄取者。本院一視同仁，為彼等造就；豈有結幫分派之理？此種妄造黑白，蜚語中傷，明眼人一望而知，不值一笑！除本院日前已將登載六日甯波日報之更正信轉抄 貴報重行刊登外，茲再專函聲明，至祈登載，並希公鑒！

四川

江津佛教會來電抗戰勝利，實施新制，民意機構，樹立紛紛，如農民之有農會，工人之有工會，商人之有商會，均各選有參議員，顯我全國僧人，雖分別組織，國教會，省市，教會，及縣教會，又迭經政府，頒行監督寺廟條例，及保障寺廟，僧人財產法益，而於參政一節，尚未定有明文，伏查本教會，係中國國籍之僧眾，與信眾組合而成，本為合法人民團體之一，在信教自由之下，對於國家之權利義務，每一僧信眾，不異於每一國民，同理每一教會，亦不異於每一農工商公會，且感化深藏，尤為中央策略，基上所述，我國僧人，及教會，對於國家之組織，既與每一國民及每一公會相同，依照訓政時期約法，第六條：中華民國國民，無男女種族宗教階級之區別，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一之規定，自應同樣參政，理應明顯，為特電請查照，并希轉電督學，懇予賜准，國省市及縣教會，依法分別遞選，參議員二人以上，俾國內各教會，與各公會地位，一律平等，通力合作，完成建國建教之民主國家，實為公便。中國佛教會四川省江津縣支會叩。

(完續)測 蠡 海 法

武 佛

四 生死

宇宙的現像是一個大矛盾。

世界最大的矛盾，無過生死，生死死生，生生死死，這是上帝所不能解答的。既已辛辛苦苦的生來，又要辛辛苦苦的死去，造物主一手創造的本身來說，當做一種玩意兒，還是可以的，如果在一切被造被毀的物類本身觀點上，那簡直是一種侮辱，這就是說拿生死來玩弄萬物，像統治階級拿生殺來做統治手段是一樣值得憎惡和咒罵的事。但這情形也真由來已久，大家也就熱熱無語，習然相忘了。

天地是好生還是好殺？這祇有上帝才知道，因為它經手生下來，還經手殺乾淨，生許多也就殺許多，絕對不憐惜一個，留下一個，這是多麼殘忍？如果說一切老死與殺戮，都為着生之權起見，生之創造，那麼這與人預備養牲畜，又有什麼兩樣？我們看自古至今，剩下一個長生不老的人否？剩下一件不毀之物否？雖然我們常常看見生之歌頌者，但歌頌者也在歌頌聲中被毀滅了。

生死的事，至今好像仍是一個謎，誰也是糊裡塗塗的生來，糊裡塗塗的死去，連孔子也自認爲「未知生，焉知死」。至於自稱爲能够解釋生死的哲學家之流，也莫明其妙地死去了！

由於痛苦的經驗，使罪人者延毀天地以生的引誘來達到死的目的，但同時又以創造新生爲目的，所以有不絕的死亡，也有不斷的新生，總而言之宇宙的現像是一個大矛盾，而最大的矛盾

，又莫如「生死」。

釋迦牟尼對於此一矛盾現像是看得很真切的，他以為一切有情界的生死，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因果，生是死之因，同時又是死之果，死是生之果，同時也是生之因，於是因果循環，生死的現像也就層出不窮，衆生在無始以來，種下這生死大因，故今日獲致此生死大果，又因爲拈取的罪孽，生死的現像更加來得明顯而迅速了！

時至末劫，這一生死的矛盾現像，愈來愈尖銳，也愈來愈悲慘了，爲要解決這一矛盾，如來提出了「生死說」的建議與辦法來，他覺得爲要避免死之恐怖，就不能作生之留戀，生與死是分不開的，欲要生，便得死，要怕死，便不生，生死的圓套一天不打破，有情界是一天不得甯息的。

吾人以爲死是一了百了，這是錯誤的，其實死並不是最後的終結，相反地死倒是一切開始，生死之間，吾人早已忘却過去與未來了。但是現代的人往往反對生死的連續性與循環性，不承認有生死輪迴之說，這只因為我們祇是看見現在的緣故，也不明白因果的時間性，因爲祇知有現在，不知有前因與後果，因而除了現在我們所能看見這一階級之外，便把過去與未來統統抹煞了。自然死的未來你可以不承認的，但是生的過去，你就不能一概抹煞，你不能否認生的過去，同時也不能否認死的未來，死從何處去？我們不知道，也看不見，固然可以不承認有這回事，但是生從何處來？我們也可以因爲不知道，和看不見而否認它的前因麼？生的現在，我們是明明看見，而且自己也就是一見證人，我們不能否認現在，故不能否認過去與未來，因而不能否認生，也就不能否認未生以前和已死以後的兩個階段了。

生是死的未來，死是生的過去，這種連續性與循環性，是可以現代邏輯學來證明的。

吾人日日沉淪於生死之中，日日爲生死受苦，所謂佛法，也就是要解決這一矛盾現像，逃出這一生死圈套而已。

五 苦樂

然而生死大事，如果能够拿做一種藝術來玩玩，也還是好的，無如因爲切身的關係，吾人所感覺的，不是樂而是極端的痛苦。不但死完全是苦

，就是生也還是苦多樂少，樂暫苦長，何況生死之間，還有一大段苦楚！照佛的解釋，人生有八苦，無論富貴貧賤，都是絕不能免的，所以人生稱為苦海，世界稱為婆娑了。

茲分別析其大概於下：

生，生何以苦？這可分作兩方面，第一是初生之苦，自十月胎中，以至呱呱墮地，因為構造未全，腦筋未能記憶，我們都道這種苦楚忘却了，以啼哭為證，可見嬰兒初生，其所感痛苦是非常劇烈的，其經過情形之難堪，亦不難想像得出，單是腹中十月胎苦，如果要做十月有期徒刑，也不是過份吧？幸而事過境遷，誰也不再想起它了。第二是謀生之苦，這真是一骨難盡，人類自從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原始時代，以至石器，銅器，游牧及今日的科學時代，進步表面是進步了，然而謀生之難，一點也不減少，水，旱，疾疫，飢荒，戰爭，天災，人禍，在在加重了人類生之艱難，時至今日誰不在飢餓線上掙扎，擾擾嚷嚷，真正能享到生之安泰與生之悠閑的人，容有幾何？

老：人生不過數十寒暑，自少壯至老，其間以壯年為黃金時代，可以享樂，也可以吃苦，故有苦亦不其覺得，若至老年則不同了，起居不便，疾病叢生，生之幻滅與死之威脅，也將時時襲擊此心，貧賤人老則將無以為生，富貴人老，亦增生之留戀與死之恐怖，總之老是一切物類，所憎惡的名詞。人之所以肯努力為生，是為消青春與希望，老即表示沒有青春的份了，也即表示着絕望了！

病：然而人生如果由生至死，一直都是健康的，飲得食得，無受無慮，雖有老死，也還是很快樂的，無如一一生下來，病完全健康的和完全健康的時間，直也極少，有些簡直是千災百難，疾病殘廢的，那就苦不堪言了。雖然現在醫學發達，可以減少人生的疾苦，但減少人生抵抗疾病的力量，野蠻時代，醫學自然比現代幼稚，但古人的壽年并不比現在短，農村的醫藥設備，自然比城市簡陋，但鄉村人也不見得比城市疾病多，總之疾病是與生俱來，沒有富貴窮賤和文明野蠻之別。

死：死的痛苦是想像中得來，在停止呼吸的一剎那間，究竟怎樣？從來就沒有有人具體說過，因為死的人，都不能說話了，活着的人誰也沒有死的經驗，然而由於看見死去的人的最後掙扎狀態，是會把活人嚇壞的，同時死的幻滅與生之留戀，已要在此剎那間判定了，這不是人生最悲慘的事麼？所以死就一直為生物界所憎惡，恐懼，所謂雖健尚知惜命，可見物同此心，心同此理。雖然也有天年當盡，燈盡油乾，死得不痛苦的，但這也是罕觀難測之詞，不是當事人的經驗談，但也極見其少，非在生前有

相當修養是辦不贏的。

愛別離：人生最苦是離別，而別離者偏又是最愛的人，因之悲歎離合，便成為戲劇題材了。然生前之離合，尚可由人自為而補救，如交通工其之發達，千里庭戶，咄咄可至，若至生離死別，就毫無辦法補救，當臨終之頃，眼看見自己與世長逝了，親朋骨肉，也永遠沒有相見之日了，一切心愛的事事物物，與手創的一切事業，也隨着自己幻滅而幻滅了，其心理之難過，真非言語可以形容的。

怨憎會：非在人生許多苦楚之中，與愛別離剛得到相反結果的，便是怨憎會，不如意事常八九，不是冤家不聚頭，或有不相之夫妻，或有不肖之子女，鬩牆兄弟，仇敵骨肉，避債偏逢討債人，種種與自己不合不來的，偏偏攪在一起，「既生怨，何生亮」？天地就是故意和人開玩笑似的。

求不得：人生慾望無窮，永不知足，因而有求不得之苦，此苦真是普遍極了，或求愛不得而反轉反側，或求名不成而牢騷怨恨，求財則財不從心，求樂則悲從中來，更有求生不得，而求死不應者，人生是如何可悲可笑？雖然人世亦非全無躊躇滿志之人，但一事一物，當其一到手之後，便失却原有價值了，所以戀愛者成功便是失敗，成名者反而避名，人生永無滿足之日，因而永遠有求不得之苦。

五陰熾盛：這是集各種苦趣之大成，如失眠狀態，自添煩惱也。人生煩惱擾擾，心為形役，日則勞勞碌碌，夜則千思萬慮，五陰交熾，心為煩惱，百感俱集，無或稍息，此種人真是普遍極了，尤以富貴中人為甚，故此苦亦以富貴中人為多。

以上所述，為人人皆有，人人必經之苦，然亦非謂人生全無樂趣，但究竟是苦多樂少，苦久樂暫，而且真正的樂，必須從苦中得來，所謂苦盡甘來者，又苦樂常常互相消長，樂極則悲，苦極則樂，禍福之機，禍兮福之伏，福兮禍之伏，禍福無常，悲歡無定，故苦樂也各隨其人之因緣而得結果了。

無如吾人日常所遭之因，皆為苦因多，樂因少，所得當然是樂果少，苦果多，而且人生所認為歡樂之事，無一非從苦中得來，如貪口福而恣費財高，為縱慾而深人妻女，偷盜賭博，不勝枚舉，其能作「為善最樂」之想者，真是鳳毛麟角，似此又何能得到真樂，只恐樂事未終而苦已隨之矣！

欲得無苦，必先無樂，無樂之樂，乃為真樂，是為真樂。

六 彼岸

吾人如果欲在此世界中尋求極樂，是不可能的，人世祇有相對之樂，而且人世之樂是互為因果，互相消長的。人之有累，為有身此，此身為一

切苦之根源，此身已為此世界中構成之份子，而人又欲在此世中尋求極樂，真不啻緣木求魚。

人世無極樂，欲得極樂，必須在佛土中求之，佛是另一個世界，與人的世界，相隔一個大海，佛在彼岸，人在此岸，此岸與彼岸的距離，是不可道里計的，然後岸雖遙，非不可即，關鍵全在迷悟之分，迷則背道而馳，水不可至，覺則回頭是岸，即在眼前，故心淨即佛土淨，此心即佛，迷即是人，覺即是佛，迷與悟全在此心向背之間，此岸彼岸亦猶反掌之易。

佛志在拯救眾生，其所設佛法，即是拯救眾生之方法，如以船拯溺，不令沉淪，故曰普渡，以其心法之慈航，濟眾生於彼岸也。

由此岸渡過彼岸，佛語叫做「波羅密」，即到彼岸之意。渡的方法，計有六種，故曰六波羅密，簡稱爲六度。一曰檀那，譯言布施，是爲舍波羅密；二曰尸羅，譯言止惡得善，是爲戒波羅密；三曰羼提，譯言忍辱，是爲忍波羅密；四曰毗黎那，譯言精進，是爲勤波羅密；五曰禪那，譯言靜思，是爲定波羅密；六曰般若，譯言智慧，是爲智波羅密，通常前稱爲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六波羅密，是學佛人所必須依照的方法，也是由此岸渡過彼岸的六條航線，佛法是一隻船隻，佛是一隻船隻的舵師，他測定這六條航線是安全的。他的三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是叫人信賴舵師，自然渡彼岸。

爲什麼這六種方法，能够達到彼岸呢？這是需要解釋的。先說布施：欲到佛國，先須決心，破釜沉舟不顧一切，對此岸的世界，一無留戀，方寸去得成，去得到。最使人留戀的是財物，金銀玉帛，裘馬寶貨，都具有吸住人的力量，如果不把這些東西棄如敝屣，如何會決心前去？處置這些東西的最好方法，莫過於布施，第一可以幫助別人，解決別人的困難，增加自己的同情心，這就是功德。第二逐漸減少自己對於物質的留戀，減少自己精神上的負累，能如此，旅行也就輕快便捷多了。我們平常旅行，還要把行李儘量減少，何況要到佛國，有一絲牽累，都是以礙於生命，蹣跚道路，人生數十寒暑，轉瞬就是白髮蒼顏，行將就木，一經輪迴，各隨其業力分發，此豈已味，難逢初爽，如何還去得成，去得到？所以學佛的第一要布施，把你的財物無條件的公發貧苦的人，然後也身輕裝，勇往精進。

其次是持戒：持戒是止惡修善的意思，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所謂惡，凡關於一言一動的不良影響，都算是惡。如殺，盜，淫，妄言，綺語，惡口，兩舌，貪，瞋，癡是瞋身口意的十惡業。爲什麼持戒能直到彼岸？一切惡業，在佛眼看來是一種債，一個人已經要還行，就不要欠下別人的

債，如果債台高築，那麼你雖然想走，債主是不放你走的，欠命的債命，欠淚的淚淚，欠款的就賠款，非到大家清白，一分也領不去。

到今日爲止，生物界由於相殘相食的結果，這一筆賬誰也算不清了。何況風流有債，愛亦冤家，大家累千百世，互相積欠下來，大家只有糾纏下去，沒有清算的日子，如果不從此停止，不再作惡，就永無超渡之時了。

第三是忍辱：佛家的看法是冤親平等，絕對不主張報復的，如果尋仇報復，專向別人算賬，那只有互相糾纏，增加牽絆。這與持戒是互相爲用，就是說：持戒是不再欠別人的債，忍辱是不向別人討債，因爲人眼目是算不清的。何謂冤親平等？吾人積累世之輪迴，誰是親眷，誰是冤仇，凡人肉眼，誰能分別得出？今世的冤家，安知不是前世的親眷？今世的親眷，又安知不是前世的冤家？要遏止再造業的另一方法是忍辱，忍辱不是單要強抑忍住，還要心裏坦然瀟灑，方能真正澈底消滅仇恨，如果還有一些根蒂，都可使你墮落，不得超度。

第四是精進：精進是勇猛向前之意，人之所以不能成事，大都有兩種原因，一種是惰，惰是散漫，好逸惡勞，百無成就；一種是怯，怯是畏怯，畏難苟安，懦弱不前。凡人作事尚且如此，何況學佛！針對此種心理的是精進，不顧一切，勇猛直進，百折不撓，祇許成功，不許失敗。故佛主苦行，竟有累世苦修而未得證果者，此皆各人因緣所致，或因累世惡業尚未消除，或因積劫善根尚未成熟，然若能苦修苦行，精進不息，必有成功之日。

第五是禪定，禪定是堅定不亂之意，一件出離生死，渡彼岸的大事，非有堅忍不拔的意志，是辦不到的，因爲世事如花八門，道魔爭長，常常會搖動最初意志，現規規間的糾葛，利欲的誘惑，塵俗的牽絆，一切塵障都會從四面八方襲來，此時完全由你指揮的業身，成收利鈍，牽厘千里。佛昭示你的制勝方法，就是堅定不亂。即使佛的力量，信賴佛的指導，把穩舵，撐定篙，沉着應付，以不礙來應萬變，那麼，在紛歧錯雜的魔封中，你一定是得到最後勝利的。

第六是智慧：智慧是與愚昧相反，愚昧的人，往往認識不足，盲修瞎練，庸人自擾，祇有增加業障，那能擺脫一切。所以學佛的人，必須要大智慧，大見識，用真知灼見來燭照一切，勘破一切，所謂能知必能行，以知助行，先知後行，方能完成航程，穩渡彼岸。

以上六波羅密謂之六度，度者渡也，佛以普渡眾生，出離苦海爲職業，一切帆檣舟楫，都已準備妥當，只要你願意，佛是沒有不接引的。

乾 尸 太 子 的 布 施

僧 雲

一個凜冽的嚴冬

在寒風蕭蕭地怒號中，空中飄舞着霏霏地雪片，整個的大地，已變成銀色的世界了。

山巔的石室中，這時有一位聖師正和他的弟子——五百人在講法。雖然是個寒風凜冽雪花飄飄地嚴冬裏，但他們好像不知道似的，每個人都精神奕奕地聽法。當聖師正講得興高采烈的當兒，忽然一隻飢寒交迫的餓鬼，像映在每個聽衆的心目中。原來懸崖下，這時臥着一隻新產數日的母虎，幾天的大雪，它已好久沒吃東西了，現在再加上寒風的侵蝕，和小虎的特嗜，所以這隻母虎已到了一髮千鈞的危時。聖師這時把法律停止向諸弟子說：

「你們看到這隻虎沒有？現在它眼看就要餓死了，「你們那個能發心救救它呢？」

「聖師！請您允許我去。」悲心廣大的乾尸太子，突然站起和聖師說。他很年青，恐怕在五百年中他算最小一個，但他發的心很大——較任何人都大！他的面容是雄偉的；他的話是誠懇的；他的心懷是慈悲的；他的志向是堅定的，任何人也不能搖撼他這顆赤誠無邪的慈悲心。所以當他和聖師要求時，聲音是那麽堅硬，慷慨，滿臉！

太子把話說完時，隨即窗外看了看這隻奄奄待斃的母虎，「觸境生情」，太子見到這個可憐的醜態，悲心更加重了。同時自己又把心鎮靜了一下，入了三昧，在三昧的大鏡中，自己又看見過去生中曾作過許多捨身救人的事，於是他決定跑回請求聖師的許可。

「聖師，我決定去救那隻餓虎，請您允許我。」太子央求的說。兩眼注視着聖師，動也不動，好似要在聖師臉上找出什麼似的。

「乾尸，不能去，你決不能去！因為你的年歲太幼，出家日子也淺；學道的日期太少，這種事太大了，你！」聖師措着乾尸太子，聲音很和藹的在勸說。

「聖師！我去——我決定去！那虎太可憐了，我若不去救它，它一定會餓死的。聖師！我不能看着它餓死，我心不忍。同時弟子在過去世曾拾過不少的身子去救人，現在我能捨了這個，正是一千的數目了，恰滿我的宿願，望聖師隨許我。」太子很焦急的在祈求着。

「好，乾尸！你既要去，那麼你就去罷！祝你證得無上菩提。」聖師知道事已不可挽回了，終於面容忡忡地允許了他。

大眾聽到太子得到了聖師的允許，一個一個都放聲大哭起來；哭得是那麽痛，那麽傷！潛潛的淚珠，和外面雪片那樣的降落着。但太子是那麽心硬，於大眾哭聲中聖師大眾拜別了。

富蘭長帶着男女五百人到山上來行供養，聽到太子的這個消息，樹上太子，大哭起來，哭聲已震動雲霄了。

北風緊張了每個人的心弦，太子很安靜的站在人叢中說：「諸位！不要過於傷心，我現在很快樂，因為我將要說去這個四大假和的臭身，來滿我的宿願。」少停，把掌合了合又接續的說：「願我捨身功德，迴向早成佛道！」聲音是那麽強硬，慷慨，面色是那麽自然，欣愉，最後更高聲說：「我身被虎食後，剩下白骨，置於塔中，若有一切衆生受苦惱者，至心供養，即時離苦得樂。我的心如果是赤誠的話，請天上現在給我個證明！」

太子把話說完後，當時大地震動，天上降下許多曼陀羅華，也像雪片似的蓋滿了大地。太子得到這個證明後，心中更覺欣然，泰然。於是從容卸衣，把身投在虎吻下，做了最偉大的布施。

訪朱一鳴總司令聞十一月十二開國民大會喜吟

大 會 喜 吟

卻 非

世道炎涼事可哀，是非公斷少真才；無端共產爭前去，有德同仁願後來，遠大為懷賢主席，高風亮節集羣材，古今多少甘棠樹，蔭被森林浴意栽。

丙戌夏遊寶華山隆昌寺

湯 忍 庵

月夕風晨信步遊，寶華景物較清幽，輞川別墅知何處，世外桃源未足誇。驚心到處又絲烟，四野旂旗入耳邊，清淨莊嚴三寶地，扶持蓮炬杖龍天。驚峯能否住三年，好與名山結繚繚，補願平生堪萬卷，敢云高隱仰先賢。

筆 隨 求 一 道 寬

不生一念

范某仁自明二十年不起一思慮，斯言也，余竊不能盡信，蓋二十年之久不生一念，此是何等工夫，直類老僧入定耳，賢如顏子，尚僅三月不違仁，則三月外容有念生，趙州尚假四十年方成一片，則未成片時容有念生，如景仁者，得無念雖無，微細思慮漸滋暗發而不自覺。

了生死度眾生孰先
出家原為生死，不先了死，即所作未辦，長為窮子，有負出家初志，故余向主先了生死，否則輕背度生，如同下井救人，勢必同淹，大智度論云：「具轉凡夫，雖有大悲心，即願生惡世，救苦度生者，無有是處，何以故，惡世界煩惱境強，自無忍力，心隨境轉，聲色所縛，自墮三途，焉能救眾生。」

又論云：「譬如二人，各有親眷為所溺，一人情急，即入水救，為無方便故，彼此俱沒，一人有方

便，往取船筏，乘之救度，悉皆得脫水溺之難。」又論云：「譬如嬰兒不能離母，若離母或墮坑非，渴乳而死，又如鳥子，翅未長成，祇得依樹傳枝，不能遠去，翅翮成就，方能飛空，自在無礙。」明乎此，則出家首要，先了生死，後度眾生，無待贅論矣。

正名

余所主持之三昧淨寺，在未改淨土道場以前，原名三昧禪院，然衡諸實際，祇有應俗之規模，未見僧侶修禪事，空掛禪名，甯不覺失，為求名實相符計，於民國三十三年觀音大士聖誕日起改建淨土道場，易稱為淨，亦所以正名也，爰為之宣言如下，「本寺創建迄今，已有百餘年之歷史，平時掛單接衆，住僧半百，雖以禪額高標，實乃經懺是尚，僧侶本身修持，不遑顧及，朋教計日論值，等諸市貨，佛敬面目，夫豈如是，本寺縱不敢獨挽頹風自任，而稗政陋習，爰必革除，爰自登報之日起，決仿盤龍山辦法，改建淨土專修道場，兼圖教理，嗣後出門經懺固不接受，即在寺內為施主祈禱，亦惟以念佛法門，蒙山施食為主，諸凡瑜珈焰口，破血湖，齋關王等俗流法事，以及開喪吹打宴會劇鬧等有玷淨業之陋習，概行謝絕，期肅寺規，而正末俗，庶幾僧尚修持，法專淨土，循此修攝，定多勝因，所望善信檀那，多多維護區區微忱，尚希鑒諒。」

可怕的諧音

做為時期，有所謂清鄉運動，結果，和平軍下鄉從事「清箱」，百姓箱子，橫被出清，游來游去的游擊隊，擾民有餘，衛國不足，頗多淪為「游超隊」，勝利後接收大員，驚喘百出，大好

物資，大部化為私，接收變為「超收」，國共反目後，八路軍到處破壞交通，八路軍竟成「扒路軍」。

增壽有術？

報載烏克蘭科學家「鮑柯摩萊茲」發明一種返老還童之血清，其功能可展延人類之衰老，延長壽命至一百歲或一百五十歲，該項血清名為「愛克斯」XOS云，按生老病死為人類不可避免之四大苦厄，今蘇聯科學家既發明增壽有藥，從此人類有錢階級之老苦可無問題，彼邦統治首領人物如史太林莫洛托夫輩「近水樓臺」更可延長其政治壽命數十年矣，然余對此發明，終覺難信以根據佛法論衡，現在為說超，人命有減無增，特藥增壽，須待事實證明，未可遽爾引為定論也。

人類福音

原子炸彈為促使遠東戰爭早日結束之主因，減少無數生靈之犧牲，野心國家俾於新式武器之威力，再不敢發動新侵略，斯誠科學救世之現實，無可否認，今聞報載美國加州帕尼亞亞大學細菌學教授「蘇爾博士」發明醫治肺病之聖藥「塞的靈」，從此認為不可救治之肺病，得慶更生，甯非人類之福音，尤其號稱病夫之中國，哈此佳音，倍感興奮，此一正義凜然之英利堅合衆國，嘉惠人類，非文字所能形容，其殆劍輪王所統治之國士乎，能不拭目相看耶。

佛教經濟專號出刊在即

希各地作家，踴躍投稿！

德悟密遊被誣漢奸嫌疑之申辯

來 稿

刑字辯訴被告德悟二十七歲上海人住靜安寺路靜安寺內靜安寺

主持密遊三十六歲浙江人住靜安寺路靜安寺內靜安寺監院

為被控漢奸嫌疑一案，據實辯訴請求宣告無罪，以免冤獄事。茲將檢察處所提犯罪各點，分別申辯於後，請求察核：

(一)密遊出任上海特別市佛教會常務理事查係上海特別市佛教會，係上海各寺院之公會，其性質與組織，與其他各業同業公會完全相同，凡本埠各大寺院主持或首職，皆為當然理事，或常務理事。其宗旨對外為提倡慈善救濟事業，對內則發揚佛教，整飭教規，超無政治上或軍事上之意義，與通謀敵國，危害民國為目的而組織之團體或集會者，迥不相同，(附呈會章乙份)。密遊雖為該低佛教之常務理事，但該會之宗旨既如上述，則密遊雖以靜安寺監院之地位被推常務理事，要與一般通謀敵國謀反抗本國者，絕不相同，查曾在敵僑管轄範圍內充任同業公會理事長及理事一類職務之人，是否漢奸，應視其有無竊治漢奸條例所列之犯罪事實，決不能為概括之斷定，早經司法部院院字第三〇九八號解釋在案。又竊治漢奸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罪，以通謀敵國而有反抗本國之圖謀為構成要件，如僅在低組織或其所屬之機關團體服務並無通謀敵國情事，除合於同條第三條規定者外，不能認以該款罪名，又曾在低組織或其所屬機關團體服務之人，依竊治漢奸條例第三條規定，以兼有惡藉

敵偽勢力，為有利敵偽或不本國或人民之行為而為前條第二款以下各款所列舉者，始依前條第一款處斷；至其執行任務，是否即可認為惡藉敵偽勢力而為有利敵偽或不本國或人民之行為，應就其任務性質手段及其他一切情形，分別決之，不能遽為概括之規定，此亦經司法部院院解字第三二〇一號解釋明白。密遊雖為低佛教會之常務理事，但佛教會之宗旨既不在通謀敵國反抗本國，則何能以名義關係，處以通謀敵國反抗本國之罪，應依證據，認定此在刑法二六八條載有明文，苟告發人等，認密遊等在任職期間有惡藉敵偽勢力為有利敵偽或不本國或人民之行為，則應令其例舉事實，加以證明，決不能空中樓閣，以推測之詞，強人之罪，起訴書若論意旨，以密遊曾任佛教會常務理事，認漢奸，常有未洽。

(二)與日本在滬東本願寺合辦同盟日語學校查德悟等，於事變前，為提倡教育起見，曾在寺內創辦靜安小學一所，迄今數載，學費極廉，四鄉學子來歸何止千數。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人侵入租界，擬將靜安小學接收，改作同盟日語學校，德悟等以同盟日語學校與原辦學校宗旨不符，予以拒絕。日方擬借校舍，亦未予同意，最後僅被強借教室兩間，在夜間上課，其校主為東本願寺僧「木下萬溪」，校中行政組織經費各項，均與靜安寺毫不相關，德悟密遊更不參與其事，此有該校畢業文憑可資證實。芝罘被僱為校長亦未同意，德悟密遊前事更不知情。起訴書所載「

德悟芝罘等以該寺名義，呈准敵偽監院與日本在滬東本願寺合辦同盟日語學校，德悟為董事長，芝罘為校長，密遊為主事。」與事實相去甚遠，苟該校畢業文憑上之校主，應載德悟密遊名義，不應載「木下萬溪」名義。再校主之下，復載有校長，則此校長為僧員性質，亦固明顯。從而推定靜安寺及德悟密遊亦不參加同盟日語學校，亦極顯然，至芝罘是否同意為該校校長，係芝罘個人行為，與德悟密遊毫不相干。又查日僧創辦日語學校，其校名為同盟日語學校，而非佛教同盟日語學校，「告訴人在檢察處提出之招生廣告」佛教同盟日語學校」掃影一紙，係告訴人偽造。在告訴人意思，苟學校冠以「佛教」二字，則德悟密遊既為僧人，則當有參加之可能，惟日人「木下萬溪」亦係東本願寺之僧人，彼此俱為比丘，果不能學校冠以「佛教」二字之後，即認中國和尚必參加也。告訴人屈意強人入罪，於此可見一斑。又該校並無校董會，既無校董會則何來董事及董事長？告訴人等，任意虛構事實，殊屬可恨。退一步言，創辦日語學校以教授日語為宗旨，並無反抗本國之圖謀，與構成竊治漢奸條例之要件亦不相符，何能以創辦日語學校即認為漢奸之理？

(三)組織金剛普利法會查金剛普利法會，係宗教之一種儀式，金剛係西藏話佛修法名。普利係冥陽兩利之稱。民國三十一年間，西藏喇嘛僧班神代表章增法師，借由靜安寺舉行「金剛普利法會」，當時刊登廣告雖有特務機關思想部中支宗教大同聯盟等團體，及有



品出廠業工學化豐恒海上
HENG FOONG CHEMICAL WORKS, SHANGHAI CHINA

素食之寶 調味上品！

三元調味粉，為本廠最優出品，其原料乃純以最新科學方法從麥類中提取者；故清香鮮美，最宜於素食之用。承購主顧，如欲辨認品質純雜，請試用下列試驗法：

(一) 溶化試驗法：純淨調味粉放入水中，立即溶化，無浮沉現象，如含有雜質，即不易溶化，浮者為澱粉，沉者為石粉等質。
(二) 口嘗試驗法：以純淨調味粉置舌尖嘗試，頓覺芬香滋潤，鮮美無比，如有鹹甜等味，即含有過量鹽質或冰醋酸等。
(三) 葷素辨別法：凡屬葷質調味粉，其中多含動物骨髓成份，入口必有葷腥氣味，其為純淨素品者，入口惟覺清香鮮美。

上海恆豐化學工業廠
廠址：閘北中山北路一八九號
事務所：外灘滬池路（仁記路）
電話：一九二七
電報掛號：三七三五
代售處：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公司、南貨部及各大商店

防癆第一



治療肺病首重
營養充足足
則抵抗力強感
則菌無由侵襲
本品為魚肝油
精製劑中之最
優良者療肺強
身功效卓著不
何同類製品不
能望其項背

好力生

比目魚肝油精
分膠囊劑滴劑二種

信誼藥廠著名出品

報週群光

Chuh Ching Weekly

(中記登請申在刊本) 期九十第 版出日八十月一十年五卅國民華中

時事雜話

勝解

隨緣

「勝解」，怎麼講？唯識三十論云：「勝解者，於決定境，印持為性；不可引轉為業」。這是說一個人對於某一事物或某一義理，都要有一個「決定」。而且這個決定從心中已有一種審決印持作用，「印持」的意思同「印可」一樣，就是有人欲想用其他方法引誘他也不動，他的決定是沒有「疑惑」的，更談不到「猶豫」不決了。

我國有句「明哲保身」的古語，現在大多數的人民，對於國家內亂明明知道是誰發動，但是都不肯說直話，大家學做明哲。有一部份人掩沒了良知，歪曲了事實，不但不說直話，反為其張目；還有人於有意無意之間專作違心之論，或作模稜兩可之辭。我們對於這些各黨各派的不說直話，無黨無派的明哲不語，我們都感到失望！

胡適之博士初由美國回國時，到了上海，新聞記者就請他發表對於國內時事的意見，胡氏回答得很妙，說他的胡盧裏沒有藥了。當時我向我的朋友說，胡博士的修養有了相當工夫了。同時，我覺得胡氏是當過家的人，總知道一些柴米油鹽價了，不好作抹煞事實的書生空論吧？隔了兩個月，胡博士的胡盧裏竟開口了。話雖不多，却是「勝解」！

中報八月十四日載（北平十二日電）：為馬帥與司徒大使聲明，記者請胡適發表對馬帥與司徒大使聯合聲明之見解。胡氏稱：「希望着聲明原文，因中央社未發稿，而各報所譯不同，故尚尚未看懂。但余（胡自稱）一貫主張共黨應有決心放棄武力，以在野第一大黨之地位，則前途無限，蓋以一民治國家絕不許有二個擁有武力的政黨相對抗爭政權。現在執政之英國工黨，五十年前大選僅得五萬票，去年大選則獲九千二百萬票之支持」云。

如是我聞，這是胡博士的「見解」，實在是「勝解」。何以故？他家無猶豫發表了他的見解，而且他不是今日始有此意，是他的「一貫主張」，故所以胡氏的話是「真語」，「實語」，他這樣地「決定」了。在佛學名詞中就叫做「勝解」。

我國有無量無數的博士，除去幾位睡眼說時話者外，大多在睜一眼閉一眼的瞞然間，瞞着我們的國家——國不成國家不成家的國家，「瞞若寒蟬」一聲也不響。

附錄「勝解」(一)

(三五，八，二〇。)

陳誠參謀長談：「和平商談無成效，撤銷在中共不履行諾言，今日中共高唱之全面停戰局都停戰及改組政府，如中共担保不再背信棄約，余仍可代表政府與之再簽協定。……退出蘇北，實施整軍，恢復交

通，仍為繼續和平商談中急須實現之主題。……余與中共代表會議中，對
平此一策曾談三策：上策共軍退出，中策國府遷都，下策武力決裂。上策
共軍不願履行，中策國府甫於五五起都，未便再遷，結果走下策，又與
到底，祇有共軍打人，國軍挨打。……（雷波時事公報八月八日）

附錄「勝解」(二)

駐伊印大使鄧亦同氏談：「余對國內政治現狀，有三不解：(一)國
共談判截至現在止，所爭執者仍為地盤問題。我國在如此百廢待舉之狀態
下，國內竟無一黨一派提出有關改善人民生活現狀之主張？(二)無黨無
派在我國也能成爲一種集團，形成一種力量？(三)共產黨基本主張在實
行無階級專政，竟自認爲民主政黨；以輿論自由而論，延安報紙如能隨
便批評中共領袖毛澤東之一切言論，吾人實不敢置信？」(中報八月九日)

附錄「勝解」(三)

某觀察家談：「該談話(指馬師司徒大使聯合聲明)係馬師司徒大使
說明時局概況，及其月來奔走磋商之結果，使一般人陡然於時局較錯所在
。吾人對於兩位之辛勞與盛意，不勝欽佩！其最後一段，所談整軍與駐軍
地帶之困難，以及中共要求將來在若干地方撤軍後，保留中共政權機構，
問題確實重要。共方之要求，從表面看來，似亦勉強成理，但仔細分析，
則其爲善誠意，爲完全注重宣傳作用，實屬顯然。蓋在抗美，中央政府由
某黨執政，而地方政府有反對黨之省長市長，實司空見慣。法國在戰前
有派執政時，亦常有若干都市共黨當選市長，并不發生重大變故，蓋此等
反對黨之地方長官仍須奉行國家法令，并不能任意作何重大改變。但中共
則不然，其政權所到之處，即驅逐殘殺當地商人地主及知識份子，廢除一
切國家法令，扣留一切稅收，擅自發行貨幣，自立軍隊，完全另成一個國
家，并完全作一政治與社會之革命。此種地方政府，如到處成立，則中國
將有無數獨立國家，與中央政府完全立於敵對地位，此豈和平統一之道？
如此，又何必尚談和平乎？故此語吾人不能不表而出之，以促中外人士之
注意也。」(中報八月十一日)

希望積極改革制服提高僧才

諦觀

自民國以來，中國人都學着外國人的異樣怪氣，也談起自由平等，物
質文明，並高喊着科學的發達，時代的進步，種種好聽名詞。當然：談自
由，談文明，是人人所喜歡樂從的，而且進步得比較格外快速。所謂「自
由」是爲爭取個人的權利起見，對他人的東西可以任意佔領強奪，對自己
的東西就披上法律的保障，這就叫做自由。所謂「文明」就是指個人對穿
着方面的講究，羽洋頭，穿西裝，學跳舞，吃大菜等等，就是文明，尤其
是一般婦女們最喜歡講時髦，談摩登，修飾得妖形怪狀，醜態畢露，出將
臂膀，露着大腿，這就算是文明的進步。至於科學如何的發達，時代如何
的進步，恐怕說來有點貽笑大方吧。

然而談文明的與不談文明的人，當然其水火不能同爐，極其反對的。
可是我們佛教的教徒，亦因爲受傳統觀念太深，千百年來不知改革，仍
是固執方袍布袈雲鞋的穿着。以致引起一般人民(指要時髦文明的人)的
厭惡心理，就說僧徒是異端，社會的渣滓，但是人民一天比一天的增多，時
文明也一天比一天的發達，而厭惡僧徒的心理也一天比一天的加重。有時
他們看見僧徒走過面前，立刻就翻臉色沉下，或用鄙視的眼光，或以怒目
不可犯的神氣相加我們，諸如此類，可知我們今日的佛教地位，危險已到
了極底，我們就應該想一種抵禦的方法才好，或是把僧徒團結起來，或是
把佛教的真義灌漑到民間去，或用感化的感化，宣傳的宣傳，改革的改革
(衣服之類)更是急不待緩的要與辦教育，提高僧才，爭取政權，力謀生產
(衣服之類)，能夠得太虛上人領導着努力進行，非徒目的不休，如此則佛
教的前途就有光明的一天，外界侵略我們也就有力量可以抵抗。不然，仍
是敢認自弱，不作奮鬥，抱手清閑，空高自居的全依靠着做做經懺佛事來
度我們的生活，恐怕靠不住吧，行將廟產充公，寺廟毀用，以及欺騙推殘
都要隨到我們的頭上來了，你不看見近日進攻佛教的氣氛多麼濃厚，各報
破罵不遺餘力，我們都不覺得痛心麼！就這樣的置之不問麼！不！人非草
木，誰不想爭強，但是強與不強都要得人和高大法師們努力，賢明者領導
着，把腐爛淘去，把缺點補足，這樣的一來，宗風不振自振，僧徒不強自
強了。今我們多數的僧徒，都希望着太虛上人各大法師能够實行底下的數
點：(下接十二面)

造的和完成等的意義，是一種高尚，完全，純粹，神聖的言語。第二是俗語，就是「普拉克利多」(Prakrit)，具有原始的，自然的，普通的，和卑俗等的意義，是一種通俗的民間語或一種方言。巴利(Pali)就是這第二個語中的一種，由順序，聲響等的原義，轉用為聖典的意義；但「巴利」這個名稱，是比較的近代的命名，古代的文書上，自然是不見其名的。(按 Pali 之音譯為「巴利」，始於日本高楠順次郎氏)

巴利語既是印度的一種方言，那末，它是那一個地方的方言呢？學者間的意見似乎各有異論。據最近的說法，說是中天竺的摩揭陀國阿育王時代的首都「波吒釐子城」(Pataliputra，又作「巴連弗」，譯為華氏城。波吒釐為花樹之名，現今恒河南岸之「巴特那」，Patala 即其故址。)的言語。這個華氏城，在希臘印度交通時代的希臘名，叫「巴利包特羅」(Palibothra)，現今西藏人仍稱它叫「巴利包特羅」。如果是這個首都的言語，則與佛教移殖時代的歷史是合致的。

阿育王歸依佛教不久，當佛滅二百三十五年時，曾於此首都召開過聖典結集的大會，確定了經藏，律藏，論藏的三藏的內容及其卷數。而創定了論藏七篇便是這個會議。論藏七篇的最後篇，是會議首座目犍連子帝須的「論事」。這是根據自說對於那時代所行的一千種佛教思想問題加以辯難的。阿育王的太子摩訶陀和王女僧伽密多，都是這首座帝須的門下，被選為宣教師，於其翌年渡海到師子洲——今之錫蘭島。那時他們攜帶着這個結集會議所集的一切經，和菩提樹一枝及其他法物，到達於錫蘭。一切經的本典是以巴利語傳寫的，其註釋則用師子洲語所寫。這是西紀前二百五十年間的事，到了西紀後四百二十年時，有一個摩揭陀國佛伽耶那的學僧覺若(Buddhaghosa，一作佛陀置沙)到了錫蘭，把這種錫蘭語的註釋，再逆譯和本典相同的巴利語。於是所謂南方佛教通典的本典和註釋，都以巴利語而傳了。

據錫蘭佛徒所傳說：佛陀是常用摩揭陀國語(Magadhi)說法的。佛陀滅後，諸大弟子口傳授這種方言，終至成為筆錄，於是該島所傳的聖典遂告成立。但是佛陀若單以摩揭陀方言說法，則從當時的情形看來，是有相當的疑問的。試將現在的巴利語和印度戲曲，刻文等所見的純粹摩揭陀方言比較，便可以看出其顯著的不同的地方。而且從佛陀前後的印度宗教改革家——耆那(或作闍伊那)教祖大勇者(Mahavira)之利用方言俗語傳道於民間，也可以斷定佛陀說法決不限於一種方言。近代西洋佛教學者富蘭克(Frank)氏依刻文與古錢等立一假定，主張巴利語應從摩倫羅(Mahura)，即今之 Mutra 的南方，至頻耶那(Vindhya)山脈的四方求其根源，說烏闍衍尼(Ujjain)應為這方言的中心。自然，這也

有歷史的根據，因為傳佛教於錫蘭的阿育王子摩訶陀 Mahadga，實在是在於烏闍衍尼的地方。所以大概是以那地方的方言傳持三藏的吧。據「大史」(普譯摩訶婆沙 Mahavamsa III. 5)的記載，這個摩訶陀王子，是阿育王於即位前為太子於烏闍衍尼(Ujjain)時，與當地長者的女兒所生的兒子，故以故國的語言而傳佛教也有其理由的。

然而，德國偉大梵語學者鄂爾敦堡(H. Oldenberg)氏，於其律部公刊的小序上立論則加以否定，他說阿育王子錫蘭開教的傳說，恐怕是一種架空的小說，其實印度佛教之傳於錫蘭者，大抵經典是自位於其最近兩岸的大陸之國的案達羅或羯陵伽而來的。倘依此說，則巴利語又將成為羯陵伽地方的方言了。可是溫德修(E. Windisch)氏於第十四屆萬國東洋學會，曾作講演，題為「巴利之言語的性質」，對於上述富蘭克和鄂爾敦堡的說法，縱橫批判，從種種方面加以論證，結論主張：巴利語並非烏闍衍尼，或羯陵伽那樣局於一地方的純粹的方言，其實是一種混成語，即以摩揭陀的古方言為基礎而加入其他諸地方語的特點而成的一種混成方言。故對於印度任何方言都具有共通之點，無論到了何地，都使人有自由而且容易了解的便利。從佛教的傳道史上着想，這樣的混成語，實際上是很切要的法上融入其他方言的成分，以創造各地共通的便利語言之必要而採用的吧。這種便利上的混成語，隨時代的發達，成為完全的文學的言語的，就是巴利語。故一見摩揭陀語全然差異，倘若細密地吟味，則在巴利語中顯然地仍殘留着摩揭陀語的特點。溫德修氏發見這種事實之後，一方面，決然地拋棄許多學者的主張，置重於摩訶陀錫蘭開教的傳說，另一方面，則以細心的注意，就巴利語的性質建立穩健的論證。

溫德修氏關於巴利語成立的主張，是否為最後的鐵案，今尚不能確言；假令如富蘭克氏和鄂爾敦堡博士的說法，為某地方之一種方言，總之，巴利語是經過複雜的發達而形成的，決非單純的方言，這一點是可以相信的。

三 巴利語和梵語的關係

在印度的「普拉克利多」(俗語)語彙中，巴利語在年代上最早成立，且在語學上比較其他任何「俗語」更和梵語近似，可以說是在於梵語與其他「俗語」的中間。巴利語到底怎樣和梵語類似呢？例如巴利語的單語的五分之二是和梵語一致的，其餘的大多數則與梵語近似。兩者不同的地方，是巴利語比梵語更多音的同化，和通俗化。梵語與巴利語的關係，可以說恰如拉丁語和義大利語的關係。所以學會了梵語的人，很容易理解巴

利語；而通巴利語的人要學習梵語也並不怎樣困難。巴利語的主要任務是作為佛教文獻的用語而使用的，但佛教典籍的書寫却不限于巴利語。其他梵語，及若干「普拉克利多」語所寫的佛典亦多存在，現今梵語所寫的佛典殘存者實極浩繁，而「普拉克利多」的聖典也常被發見。還有這些印度語的原本譯成漢語和藏語的，現在漢譯佛典和西藏佛典多數之存在，已為世所周知。然而在這種種現存的佛教聖典中，其成立之古，其文獻之完整無缺而流傳者，實無出巴利聖典之右。巴利聖典既為現存佛教聖典中最古的一種，則欲知佛教原始的狀態，巴利聖典將提供我們以最多的資料。因此佛教的教理與歷史之研究，對於巴利聖典的研究是一件不可缺少的工作。

四 巴利聖典的組織內容

那末，巴利聖典的組織內容是怎樣呢？關於巴利聖典的內容，在漢譯善見律毘婆沙之中，有著相當重要的記載。此書是北齊時代（四八八）的翻譯，而其原本却是巴利律藏約註疏，足證當時整然的三藏已經存在。試舉其記載如左：

問曰：何謂三藏？答曰：毘尼藏，修多羅藏，阿毘曇藏，是名三藏。問曰：何謂毘尼藏？二波提提木叉，二十三齋陀波利婆羅，是名毘尼藏。問曰：何謂修多羅藏？答曰：梵網經為初，三（原誤作四）十四，修多羅，入長阿含。初根，牟羅波利耶一（原誤作二）百五十二修多羅，悉入中阿含；烏伽多羅阿婆陀那為初，九千七百六十七修多羅，悉入僧述多；折多波利耶陀那修多羅為初，九千五百五十七修多羅，悉入菴迦多；法句，短陀那，伊謠佛多伽，尼波多毘摩那，卑多，弟羅涕利伽陀，本生，尼涕婆，波致參毘陀，佛種姓經，若用藏者，破作十四分，悉入屈陀伽，此是名修多羅藏。問曰：何謂阿毘曇藏？答曰：法僧伽，陀兜迦他，耶摩迦，鉢叉，這伽羅道那抵，迦他跋倫，此是阿毘曇藏。

（僧述多 Samvaya Nikaya，即雜阿含。舊翻多羅 Anguttara Nikaya，即增一阿含。按現在雜阿含二八九品，增一阿含三二九一品。）先發律部（Vinaya-pitaka）而言，現在聖典分為五大部分：一、波羅夷（Parivāsa），二、波提提（Paṭiṣaṭṭha），三、大誥（Mahāvagga），四、小品（Cullavagga），五、看處（Pāṭiṣāya）。這些是僧尼的規律制禁，戒會所定的法律條規等法典及施行細則。其次經藏，如上引善見律記載，分為五大部分，各部包含着多數的經典。這些經典數字，與善見律記載，頗有差異。尤以雜阿含與增一阿含，

其經數顯然減少；這是因計算法之差異而來，是將現存的一經更分之為數經的。

四阿含之外，有小部經藏（Khuddaka Nikaya）。對前四大部經藏，稱之為小部。某派稱之為第五阿含。在此小部經藏中，收有相當重要的聖典。從聖典史來說，也許是比大部阿含還要古遠和貴重的。

善見律的記載：「破作十四分」，即其分為十四；但其名只舉十二。現在的巴利三藏，有十五部，其名目如左：

一、屈陀迦 Khuddaka-pitaka 小論，如名所示，乃集極短聖偈之短句集，不過數紙之經典。輯錄三歸文以及初學應誦的要集。

二、法句 Dhammapadam 是將佛教要義之聖偈，類集於種種題目之下者，為佛教學上極重要之聖典，且為最古之聖典，於吾人日常實踐道德上，為極切要之格言集。

三、短陀那 Dhamma-gāthā 感興語 此為五十偈的小經，乃世尊偶入於法喜禪悅之真境，或動諸度眾生之大慈心時，無意所發感嘆之言語，短者僅有一行，「感興語」乃集這些尊貴的天籟的妙語。

四、伊帝佛多伽 Itivuttaka 如是語 集一百二十箇單的教義要說，而各要說之初，皆置有「如是世尊語」，Jāṭiyam Bhāṣavā。故稱如是語。

五、尼波多 Sutta Nipata 經集 編纂七十一種小經，自其語格文法看來，乃屬於巴利經典中最古的作品，故極為貴重。

六、卑多 Peta Vāthi 餓鬼事 與前相對如地獄之記載。

七、卑多 Peta Vāthi 餓鬼事 與前相對如地獄之記載。

八、Dharm-gāthā 九 Dharm-gāthā 與前相對如地獄之記載。

長老尼歌（偈）集 錄釋尊在世中生存的聖弟子之詩歌。長老歌，乃集諸大長老感興身嘆之歌；長老尼哥，乃集諸大尼哥所遺之詩歌。

十、Gāthā 本生 集釋尊於前世受種種苦行，積善之經驗譚。長短之詩，有五百五十，故此本生經，實為極豐富之經驗譚。於印度文學上亦非常重要。

十一、尼涕婆 Itihasa 解釋 此書乃解釋第五阿含經集之一部，傳為佛陀高尼舍利佛尊者之所作。

十二、波致參毘陀 Patisambhida-magga 無障礙道 聖者心理狀態之描寫。

十三、Abadana 譬喻 集諸大羅漢之因緣者。

十四、Buddhavaṇṇa 佛諸姓釋 釋尊前所出現的二十四佛之略傳。

十五、Cariya-pitak 行藏 以韻文略敘釋尊前所出現種種修行之小經典。

其三論藏：Xaṅhī-ama 有七卷。一、法聚論。（Dhammasangani）二、分別論（Vibhanga）三、三歸論（Dhammacakkā）四、入處論（Puggala-ggānaṇṇī）五、說引論（Kerāvatthu）六、對高Yamaka）七、發趣論（Pannāna）。大體與善見律的記載是合致的。這些論著，乃佛教教義之系統的說明，或佛教教理，倫理，宇宙論，及聖者階級之分解的解說。（待續）

佛教美術史上的中國雲崗(續完)

戴蕃豫編述

五 彫刻

造像特點 六事分叙：

一、頭髮 佛像頭部，有北印度健陀羅與中印度二式。中印度者為螺髻。頭髮捲縮，如小螺珠草。北印度健陀羅者，通常髮屈曲為波紋，束於頂上。今此中印度型甚稀，他悉採擬健陀羅式波紋型耳。

二、手相 本尊手相有四：一、說法施無畏印，左手把袂，或置膝上，右手稍屈而掌心向外。二、定印相，二手皆置膝上，兩掌相重。斯二式占大多數。三、恭敬相，脅侍菩薩像，兩手合掌以示恭敬之相。四、侍衛相，或垂一手，舉一手，若侍衛然。此等皆比較單純，悉遵古式。

三、衣相 佛菩薩披著衣服之相古有二式：一者通肩，謂以袈裟(大布巾)一條，其着法通二肩，以布之一方，先綿延於右肩，其次在他一方覆蔽左肩，左手把握衣端，垂其緒餘，終於兩肩皆覆。二者偏袒，即着通肩後，特拔出右腕，露右肩於外，此種着法曰偏袒右肩。

四、背光 有圓光與非形二型。非形後光者，身光外附加火焰也。中安化佛，多為立像。菩薩像普通僅有頭光而無身光，光之形制上端為尖寶珠形。

五、臺座 佛菩薩之臺座，印度本土有二種，中印度以南者多用蓮華座，北印度健陀羅地方者用方座，或多角形座，其制六角，八角不等。健陀羅造像，除龍宮說法相外，他皆方座或多角形座。雲崗造像，亦皆方座，用蓮座者，僅第二十窟三尊佛及第九窟之觀音像而已。

六、姿勢 有立像倚像，交脚倚像，半跏倚像各類。此中立像，倚像，半跏像之類，健陀羅亦有其作例。此外又有垂一腳屈一腳倚坐，屈一手支頤，所謂「思惟相」之菩薩。

佛像 略舉九例：一曰毗盧舍那佛坐像(第五窟本尊)為雲崗石佛中最大者，高約五十五尺。面相作風微嫌生硬，背光過大，儼如半穹窿狀。

明滑修補，頗失其美。二曰微笑之如來像，在第五窟外壁上方，高約八尺，彩色猶存。三曰釋迦如來立像，(第十六窟本尊)此像腰五窟東端之一窟也，頭髮波靡，雅有健陀羅風。左手與袖口以下，破損已甚。四曰如來坐像，(第十七窟)在南壁進口上，此像乃彌勒交脚像，其作風充分表現中印度式寫實的影響，而細部又參入中國技法。蓋介乎漢印之間，乃曇曜五窟僅有之特徵。五曰本尊及東脇如來像，(第十八窟)本尊甚高，衣上刻千體佛，他無比擬。東脇如來像多破損，遺存遼金時代所傳彩色。高約四十尺，朱衣、綠鬘、眼珠嵌入光澤之硝子質。六曰毘盧舍那佛坐像，(第十九窟本尊)曇曜五窟中最大之佛像，下額破損，唇厚目澄，耳垂過長，技法失於機械。七曰露天大佛像，(第二十窟)石窟前半崩壞，原係二尊，今唯左脇侍現存。佛身約五十尺，耳八尺四寸，坐像中屬雲崗三大佛之一。本尊與東脇自膝以下埋沒，民國廿九年歲暮發掘，既臨佛露出足部與蓮花臺座，已而西脇佛足與蓮花座亦掘出，證明是立體如來像。八曰釋迦苦行像，(在第十二窟前室南壁進口)坐像，着安陀衣，裸上半身，若婆羅門裝。負舟形光背。頸部、胸、腕等瘦細而骨出，面部稍嫌寫實力不足。九曰藥袋與天人，(在第三十二窟)天蓋兩端懸掛藥袋，依本窟四壁例推之，東壁誕生，西壁入山思惟，北壁藥袋，意者表釋尊之涅槃相乎？(小川晴暘氏說)豫疑此殆取材法華經藥草喻品，以象微顯佛也，存疑。

菩薩像 約有四類：一、彌勒，皆作交脚相。二、脇侍皆著冠冠。三、觀音像，示現女身，吾國創見。四、菩薩(?)像。

一、彌勒 凡六見，其特點在頭戴寶冠，面示思惟，胸垂瓔珞，兩脚交叉。一、第四窟西壁者，刻於千體佛中，小川晴暘氏所謂「彌勒曼荼羅」也。兩脇侍思惟相，東壁佛龍下有銘「平城太守」云云，殆即像主。二、同東壁者右手舒掌，左手曲二中指，仰置左膝坐獅子座。三、第九窟前室，東壁者交脚像，脇侍半跏思惟像；西壁者交脚像，脇侍立像。四、第十窟東西兩壁皆交脚像，脇侍東壁立像，西壁半跏思惟像。五、第十二窟同

觀音像，示現女身，吾國創見。四、菩薩(?)像。

一、彌勒 凡六見，其特點在頭戴寶冠，面示思惟，胸垂瓔珞，兩脚交叉。一、第四窟西壁者，刻於千體佛中，小川晴暘氏所謂「彌勒曼荼羅」也。兩脇侍思惟相，東壁佛龍下有銘「平城太守」云云，殆即像主。二、同東壁者右手舒掌，左手曲二中指，仰置左膝坐獅子座。三、第九窟前室，東壁者交脚像，脇侍半跏思惟像；西壁者交脚像，脇侍立像。四、第十窟東西兩壁皆交脚像，脇侍東壁立像，西壁半跏思惟像。五、第十二窟同

觀音像，示現女身，吾國創見。四、菩薩(?)像。

一、彌勒 凡六見，其特點在頭戴寶冠，面示思惟，胸垂瓔珞，兩脚交叉。一、第四窟西壁者，刻於千體佛中，小川晴暘氏所謂「彌勒曼荼羅」也。兩脇侍思惟相，東壁佛龍下有銘「平城太守」云云，殆即像主。二、同東壁者右手舒掌，左手曲二中指，仰置左膝坐獅子座。三、第九窟前室，東壁者交脚像，脇侍半跏思惟像；西壁者交脚像，脇侍立像。四、第十窟東西兩壁皆交脚像，脇侍東壁立像，西壁半跏思惟像。五、第十二窟同

，臨侍東壁半跏思惟像，西壁如來倚坐像。六、第十三窟者，高六丈餘，右手舒掌。四臂天都爲菩薩東右臂飾帶。七、第十五窟臨窟者，寶冠係三枚連綴組成，彫刻全力，惟注顏面，他部省略。

二、臨侍 舉證六例：一、第三窟裏開四臨侍菩薩像，隋代遺刻，顏面，掌，指，均失之太短。寶冠正面，飾以插花寶瓶，肩與胸間，逼近寫真，手持寶蓮，儼然貴夫人也。二、同東臨侍像，寶冠正而有獅嘴，容顏可愛，乍見如印度少女。三、第五窟內南壁進口兩側，有女相菩薩立像二體，皆着小白色衣，立蓮花上，殊類日域奈良三月堂之月光菩薩。東方者合掌，西方者右手持博山爐。四、第六窟裏間上段兩臨侍像，後光中央爲蓮花圖案。五、第十一窟通口上佛前，有如來像與兩臨侍，手法纖細，爲雲崗末期彫刻，而爲龍門石窟先驅。六、第十八窟四臨侍，並木尊而五，皆立像也。東臨侍披掛太甚，中央之菩薩像，其寶冠爲雲崗第一。

三、觀音像 在第九窟明窗東壁，池內生出蓮花三莖，觀音安坐中央大蓮花上，右手持開敷蓮花，屈左肘握寶瓶，戴寶冠，冠中央有巴(即)紋，巴紋上有新月形。左右兩臨侍，其一奉盃蓋。臨侍下作淨信女二人，合掌禮敬。

四、普賢(?) 第九洞明窗，有菩薩乘象，假稱普賢，象背敷圓物，菩薩橫乘焉。戴寶冠，舉左手，右手安舉腹部，豎左膝。背後隨從持天蓋之天人，前上二人奏樂飛翔，一人彈琵琶，一人吹篳篥(橫笛)。

佛傳圖 散見於第一·六·七·十·三十五諸窟，第六窟尤完備，茲綜述之：

一、釋尊降誕 在第六窟，(下同)中央生無憂樹一本，左端一人跪地上，立於其次之一婦人伸右手攀折樹枝，即佛母摩耶夫人，其右腋下負背光之小童，即誕生之釋尊，跪其下展布執產婆役者，佛母波因波提也。右側侍女二人，一人助摩耶夫人，一人合掌。

二、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釋尊降誕後，向四方行七步，右手指天，左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之場面，在印度與中國日域釋尊裸露上半身，僅着下裳，雲鬘此像，全身皆着袈裟。通常高舉右手，此舉於胸邊，儼然成人之狀，唯武定四年像高舉右手。

三、八龍灌頂 釋尊並足立臺上，兩手下垂，負舟形背光。八龍吐水

，灌浴釋尊。龍神合掌歸於兩側。武定四年造釋迦王像背作九龍灌頂。

四、乘象對宮 象載二婦人，前一人抱持釋尊，象前一人合掌侍立。五、阿私陀仙人占相 木瓦屋檐下，阿私陀仙抱持釋尊，另有婦人二人，殆即佛母及其叔母。

六、乘達太子弓技 右端三射鶴，左方三人張弓向之，第一鶴下有猿樂得似欲登哀狀。張弓之三人上，二飛天翔舞。別有毬技圖，因破損不明。

七、後宮嬉遊 殿宇一楹，大棟兩端載鸚鵡尾，中央有丸紋，兩端之障棟有三角形紋。殿中凭倚者釋尊，宮殿中央敷石階斜下，寢其處之女有飲酒者。上方右側相抱而舞者二人，宮殿之下，二人合掌。

八、父子對話 中央有宮殿，父淨飯王舉左手，而右手橫置腹上，而側向下。合掌距其前者悉達太子也。蓋仲請出家。未蒙允許。

九、四門出遊 凡四圖，其一，釋迦老者，太子乘馬立於門左，侍者持天蓋在後，有老人策杖立馬前，太子見老人舉左手，右手置膝上。天人舒兩手爲太子先導，馬前足與老人之間有蓮花紋。其二，釋迦病者，其三，釋迦死者，其四，釋迦沙門。

十、婦女熟眠 中央向左有寢室，一婦人以手支枕而寢，即耶輸陀耶。寢室下宮女四人持樂器，作酣睡狀。右端下長尾鳥一隻類似孔雀，寢室右端跌半跏，右手支頤而思惟者，悉達太子也。太子背後合掌而踞者，薛者車匿。

十一、踏城出家 城門在左下甚小，太子乘馬在右甚大，四天王捧馬足，天人持蓋隨侍。又見於第一窟者，車匿持傘之狀，近於寫實。

十二、車匿辭訣與入山思惟 在明窗東西壁。東側作太子入山，半跏思惟像。西側，左方白馬屈前膝遜太子足，示依依惜別之情，御者車匿在右。(此部分被人竊去，今僅留痕跡耳。)說者謂後世之勸勸思惟像，即從此脫化出。

- 十三、山中修業 凡四圖：
- 1. 修業 凸凹之山中，生樹四株，有大鳥巢釋尊前之樹梢。
- 2. 訪問仙人 有人坐樹下，合掌屈一膝，負背者釋尊也。後二人步行，無光背，或仙人適釋尊所。一人立前，左手持水瓶，右手持花。在此

場前釋尊於一圖中凡兩見。

3. (一材不明) 左端一人向西步行，左持手水瓶。二、三兩圖空隙處皆配置蓮花紋。

4. 若行 窟中作高七尺餘之如來坐像，窟周圍彫出多數似人影之由，山中有瘦仙人，與不愉之人，觀看釋尊修造釋尊容顏作苦行狀。

十四、降魔 中心作釋尊坐像，惡魔圍繞，與無量菩薩上云：「受施草敷佛樹下，結跏趺而坐，猶大光明，使魔知下，魔率官屬，而來逼試，制以智力，皆令降伏」者一致。釋尊頭上，有似人影之山六，左右多數化物持武器來襲狀，化物有人頭，鬼頭，獸頭等體皆人形。武器有劍，弓矢，鐵，投玉等物。下方作魔王三女，一存上半身，餘二人僅存頭部。第十窟亦刻降魔圖。

十五、鹿野苑初轉法輪 佛前中央，有釋尊坐像高七尺餘，右手舒掌作施無畏與願印，左手作觸地印。膝下之臺上置法輪三個，若經卷然。其兩橫有鹿二匹，示在鹿野苑也。臺地配置天人，柱外左右各七人，鹿之兩側各二人，榜腰之上各二人，合計二十四人，向佛合掌，恭聆說教。

十六、文殊與維摩問答 在進口內部，中央有釋迦坐像，右方維摩，左方文殊騎坐像。窟下，以博山爐為中心，合掌菩薩，十二人，前後陳列，顯現天人與聲聞八人。維摩居士着世俗衣冠，表現當時士大夫姿態。冠角巾，衣道服，長裾下曳，左手凭几，右麾羽扇。文殊戴寶冠，着袈裟，舉右手，左手安膝上，面容斜向，若對話然。釋尊問二人之語，最後將說大法，現說法相。

十七、釋迦多寶二佛並坐 取材法華經見寶塔品，此圖第二十窟亦有作例。

十八、涅槃像 雲崗石窟中凡三見：第七窟前室之二階，第十一窟裏間西壁上方，第三十九窟東上之小佛龕等。在第七窟者，涅槃佛仰臥於斜形寢臺上，左足稍起，兩手下垂。二人坐於寢臺下。涅槃像未有婆羅雙樹，或破損不明，似有其物。見於印度健陀羅者，寢臺頭方稍高，有小婆羅雙樹二株。雲崗之像，蓋淵源於此。在第十一窟者，縱三尺，橫六尺許，寢臺背後，有婆羅雙樹二株，寢臺兩側立仿形人物各一，兩端有獅子。釋尊在寢臺上北首而臥，婆羅雙樹火花似火線香之火。寢臺兩側之僧，一手

持椀山爐，寢臺後二人，諸人表情，皆悲緒橫溢。在第三十八窟者，寢臺周圍有十二人。三人，又一段上合掌者六人。

昔雲龍與當那邪舍於此諸窟(第一、二、十二。)內翻譯付法藏因緣傳卷十四部經典，故佛傳圖刻焉。其所取材，當整氏考定其十二窟者為瑞應本起經云。

本生譚 得二事：其一金鹿本生，在第一窟東壁，右下有波紋，分為上下二段。下方刻作池形，鹿與人在池中。示鹿王濟溺者處，故作下半身沒於水中。波紋線上，乘馬者三人，前一人引弓，中央乘馬者國王，最後一人持傘。此三人之右上方，鹿王逃遁。

其二僧童本生，在第十九窟窟前，一小圓窟中，負背光面斜立者，燃燈佛也。一小人物平伏於如來足下，長髮敷地，請如來踏其上者，慧童菩薩也。如來舉左手，垂右手，示為傷童授記。

三五年十月廿二日於燕都瑞應寺

每星期一出版		報週羣覺	
社址：上海玉佛寺	代售：全國各大書店	定價：每册二元	零售：每册二角
社址：上海玉佛寺	電話：三〇三一五	發行部：止	編輯部：福
社址：上海玉佛寺	電話：三〇三一五	發行部：止	編輯部：福
社址：上海玉佛寺	電話：三〇三一五	發行部：止	編輯部：福

佛 教 週 一

杭州柏子庵僧定清被 迫自縊後之善後辦法

一時之杭
縣三墩柏

子庵僧定清，以無端受鄉長蔣東屏校長鄧子祥侮辱，憤而懸樑自縊案，現已由杭縣佛教會與杭州佛學會，會同依法控訴蔣東屏鄧子祥，經審數庭，宣判結束。聞提出解決辦法有四點：一、學校即須遷出廟外。二、學校遷出廟外後，并將所有佛像復原。三、蔣東屏鄧子祥付死者殯葬費一百二十萬。四、杭州縣政府出示保護寺廟，并保證以後不發生同樣事件。

常熟縣城內某小學校長 毛鳳珊佔寺房作校舍受制裁

開常熟縣城內慧日寺住持寶明，前為某小學校長毛鳳珊強佔該寺房屋，充作校舍事，向法院投稟，經開數庭，判令學校遷出，并賠償寺方損失。(聞原判毛鳳珊，徒刑六個月，後經人調解，承認賠償損失，并將寺房內佛像復原，了結)

六齡活佛坐床

餘里有耶木寺，是南

番各地最大的寺院，僧衆千餘，執南番政教權的牛耳。該寺活佛在前年圓寂，現已轉世，在桑都尋獲，年已六歲。因此在今年十一月九日舉行活佛坐床典禮，邀請甘肅川康等省毗鄰該區域的各縣首長蒞臨參加指導，以昭隆重。南番各部落的頭目，率領民兵及各寺院僧衆都要到桑都去歡迎，預計在三萬人以上，是數十年來未有的盛會。按坐床即就任之意，據云轉世者，能不昧前因。班禪九世於清光緒九年轉生於康藏交界的達

波噶夏仲，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一日圓寂，二十七年復轉生於青海循化縣楊姓千戶家。三十二年國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率堪布等往尋，試以九世遺物，都能不昧前因，就迎回塔爾寺供奉。三十三年元霄舉行坐床典禮，即今十世班禪。

喇嘛教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與印度佛教，同而不同，他是取教合一的，班禪有些像羅馬的教皇，而活佛又是酋長的神化。轉世之說，雖然近於神話，但在宗教觀點上，是十分重視的。(阿蒙)

杭州

中佛會浙江省分會，近為發展會務計，特聘請巨贊法師為秘書，各方悉謂得人云。

上海

佛學分會舉辦每半月之佛學座談聚餐會，旨在聯絡情感及討論佛學問題，本月十日為聚餐之期，在廣福寺舉行，由該寺主鏡設法師任東道，本報編輯部同人亦被邀請云。

安徽

潛山縣佛教支會同人，擬於天柱山佛光寺，組織講經法會，開將于多月初一起，請本僧法師演講心經全部。

平湖

縣年浦鎮城內長生橋畔六度禪院，起建垂今，已達七十餘載，後棟乃我們祖公靜澈大禪師募化建造，戰前吾年佛事甚熾，故常住及知客口有二十餘人，體機所入，藉維殘身，詎敵寇侵境，吾年為浙西重鎮，致首當其衝，旋被因為處作假甘心認賊作父的漢奸，依仗敵勢後棟任意盜竄，我們思此錢路下，奚復何言？後棟雖免，我們暫避風雨，在此強暴的蹂躪下，蹉跎慘苦的歲月，詎去秋抗戰勝利倭寇降河山依舊日月重光，我們於今夏擬將未被盜竄之前棟，募化重修，斯時忽有年浦中心小學校校長徐其昭，藉詞修理校舍，置備課桌椅，雇人竟將我們家避風雨之前棟四間殿屋拆毀，(本年八月十二日)其時當即與之理論，彼則一味推諉，謂係奉縣令拆毀，索閱公文，堅不屈視，旋經我們事後的調查，該徐其昭一不奉縣府之令，二未徵得當地機關之許可，三未詢同地方民意，如是該徐其昭則擅自盜折廟產，剝奪我們應享的權利，已無疑義，我們即報請鎮公所，一面向我們的佛教會(平湖支會)申請交涉，一方向地方賢達呼籲，希各方以正義援助云。

上海

大馬路如真中之佛教公墓，前由遠慮園瑛雨法師及屈映光沈

彬翰李超韓陳立賢居士等發起念佛堂，祭堂，鐘鼓亭等一切具備，並請高僧主持，朝夕誦經，利益幽冥，故信佛者，咸以此為入土之安，一時蔚為上海有名公墓。不期戰事爆發，延於停頓。勝利來臨，蒙諸公主持其事，推為董事長，兼總經理，現已將門樓橋樑及祭堂等修葺一新，內墓穴尚多，廉價出售。照茲多令，正屬安葬時期，想四眾弟子必以得地為快。該公墓辦事處設在本市愚園路一五四號佛學書局內，電話「三五五二四」可隨時接洽也。

安慶

迎江寺，以十月三十一日，為國府 蔣主席六秩華誕，月海方丈，本僧老和尚會同懷甯佛教支會全體會員，舉行延壽普佛一堂，並虔誦消災藥師經，及禮懺一天，祝慶 主席政躬健康，國運昌隆云。

潛山

佛教會於上月二十九日，會同三祖山乾元寺思修，天柱山佛光寺妙高二方丈，召集全縣僧眾計百餘人，假三祖山乾元寺，舉行慶祝國府 蔣主席六秩壽辰，由該會理事長釋院峯領導，虔誦仁王逆國經，及消災延壽藥師經一日，以祝 主席政躬康泰云。

湖南

益陽佛教會於十月二十日召開會員代表大會，到有代表一百餘人，來賓十餘人，並有縣府及黨部指導員數人，會場佈置在白鹿寺的說法堂裏面，非常莊嚴而又端肅。開幕時，由該會佛學講習所教務主任妙談法師主席，行禮如儀之後，主席報告開會意義為：奉令改選，加強組織，以便推行弘化工作，並勸勉各代表應本我佛慈悲，多作利人自利之事，更應發動四百餘名會員去領導八十三萬人民來參加本會國地，務必使益陽淨土化。此外，則於會場門外所懸之「發揚大乘精神，四眾信心當鞏固，實行三民主義，俯仰團體要堅強」之一聯，尤多解釋。權由縣府指導員作一可命題為長因長果之演講以後，即行開始選舉。收票，發票，唱票，記票，司儀，紀錄，招待，以及凡在會場活動者，均係該會講習所之青年學僧，在彬彬文雅而又精神充滿的工作之下，頗得來賓與大眾的稱頌。選舉結果，以弘暢、妙談、願修、李維新、傲儒、姚慎吾、紹隆、智修、王清堂等九人當選為理事，一真、梵璋、智輝等三人，當選為監事，並推定弘暢為理事長，於宣誓就職後，即行休會午餐，下午開始討論，當晚會山妙談法師作一熱忱迫切之演說，略謂：今後同志，應知一團體

第一，「精進為先」，千萬不可爾為爾，我為我，各行其是。尤不可違那山寺日高僧未起的懶慢生活。聞者均有所感而深以為然云。

又訊

該會佛學講習所，已於近日由武岡洞口請到一位圓職老法師為佛學教授，聞該所學僧均不勝歡迎云。

中印學會

理監事第四次聯席會議地點：教育部，時間：三十五年十月十一日

出席者：朱宗驊、沈士遠、陳天錫、太虛、(雪嵩代)鄭自修、沈宗濂、王淑陶、蔣復聰、沈士華、史尚寬、主席：朱宗驊紀錄：王泰

主席報告：今日之會是本會選都後第一次會議本會組織係戰後發起因旨在研究印學問題瞭解印學情形同情印學之解放運動并使印度不為日本利用故當時一切採不公開方式發起者為戴院長季陶先生理事長為蔡子民先生抗戰初期仍因對日對英關係仍以純粹學術性團體對外迨至 主席三十一年訪印之後沈先生主張本會公開活動同時 主席與夫人對於本會甚為重視，先生又發起在渝召開大會改組理事會推兄弟負責因無固定經費來源加之內部事務無適當主持之人致工作大受影響雖在兩浮支路建築一具有相當規模之會所但內部人事仍不健全且或變動太多因本人希有一熟悉印度情形之學人且同時具有開展工作能力與精通英文者來担任本會總幹事初由朱延賢任總幹事辦理會務後因其他去另聘陳雲閣不久又聘王淑陶担任王君工作很力但因其擬赴香港辦學校請辭負責又須物色

今日印學行將正式獨立以印度人口之多面積之大與我國歷史關係之長久對研究印學問題尤為今日極重要之事實今後工作當須更加積極注意。

本會在房屋仍成問題今日物價高漲諸人幫忙自非易易經費一項至感困難本會前在渝曾募得印學救濟款一百二十萬盾印幣該款除由駐加爾各答領事館的情分發各區並以五十萬盾印幣設立英除救濟院外餘款十萬五千餘盾經中央信託局匯交滬中國銀行折合國幣八千八百餘萬元當時為避免損失計會將半數購買黃金與美鈔餘半數交銀行放息每月所得之息金四百五十萬石人主張或可暫時借充日前學會之維持經費俾會務得以開展惟該先生對此未能同意認為該款仍應留印作慈善事業之用至學會經費應另行設法該款途未動用分文本會自可即照沈先生之意見辦理因此本會經費從速設法籌募至其他工作請王前總幹事補充報告。

王前總幹事報告：關於本會過去情形剛才理事長報告很詳細本人接任約在去年召開第三次執監聯合會時計時已有一年茲將這一年情況約為報告如下：1. 本會為學會故對學術研究應特別注意惟因經費關係未能按照編制聘請研究人員因此原擬翻譯之印度文化遺產及近代文化與印度兩書均未完成現編印小叢書有(1) 徐梵澄之泰西兩序略(2) 王洲陶之甘地思想及其經濟理論(3) 晏亮之尼赫魯與社會主義(4) 陳直夫之印度經濟論(5) 章熙林之尼泊爾語(6) 王淑陶之印度機械與交通之發展(7) 陳民錄之印度銀行制度等至整個深入之研究尙談不到。本會為一社團自應有社會活動惟因國際關係其活動方式與其他社團時有不同過去大部開重文化方面如甘歌利教授來承時本會發動各文化團體舉行歡迎會同時在重慶青年節作公開之文化演講會到者達七百人其他座談會亦頗重少數學者之討論而未作公開之活動。關於聯繫方面則着重留學生之往來除過去交換學生外本會與教育部商對留印學生特予便利選(社)印學生亦將通過本會辦理至通訊之聯繫仍由印度之印學會負責。關於經費方面本會向無存款本人負責時曾請教部撥助五千元其後房舍轉讓獲得四百萬元其他各方補助約數萬充開支方面除還欠債(蓋馬金借款)外年餘來職員薪津及還都費用開支共二百八十萬元。關於還都方面上次第三屆執監聯合會可說還都會議籌劃經費展開工作征求會員等均定還都後辦理乃因交通工具困難至現始將大部份圖書宗山研究院代為運到現在會址暫設山西路七十八號之一將來會所已擬設院長指定在新亞細亞學會內該會所為航委會附屬機關佔據現已由陳伯樑先生交涉不日即可收回矣至本人因往香港工作勢不能兼顧現已擬理事長准予辭職但中印文化之交流關係世界文化發展至鉅今後苟有機緣無時不欲在諸先生指導下為本會盡最大之努力也

討論事項：主席提本會經費如何籌措案決議：1. 請監事長簽呈 蔣主席核撥補助費。2. 請監事長以請客方式籌募主席提議本會現存之款監事長指示備至印度應如購買官價外海寄匯案決議：遵照監事長指示原則由本會印印總領事館說明此款係印憲義井請其轉達尼赫魯致謝尼氏由其全權處理通過。主席提議本會今後工作應如何確定案決議：請沈宗濂史尙寬復禮聘前王總幹事負責計劃由沈宗濂先生召集主席提尼赫魯召集之泛亞洲會議本會應如何準備參加案決議：由沈宗濂史尙寬復禮聘及王前總幹事負責籌備

主席提擬聘鄭白旂為代理總幹事并另聘一位助理案決議：通過助理由鄭白旂總幹事物色主席提本會理監事任期已滿應如何改選案決議：1. 先徵求會員。2. 召開會員大會改選主席提新會員會費應如何規定案決議：1. 入會費二千元。2. 常年會費二千元。3. 入會時同時繳納。4. 名譽會員會費交下次會議主席提本會是否應出版刊物與印度交換學生案決議：刊物可先辦一種交換學生特刊

臨時動議：主席提關於募款一事請沈士華先生幫忙籌募決議：通過

(上接第二面下欄)

(一) 衣服必須改革，因時代的變新，眼光不同，僧徒所穿的古服，易起人厭惡，有待改革的必要，且我佛度人亦隨眾生根性而設法化導，或現宰官身，或現居士長者等身不一，可見衣相不限於異別，近聞焦山受調時，太虛上人已倡製一套與芝罘法師穿著，不知是何式樣，但既已倡導，何不普遍的通過，如有少數人的反對，勢必引起多數人的攻擊。為人民的厭惡，為前途的事業，顧不到一切。

(二) 爭取政治權利，僧徒既同為國民一份子，應享受一切的權利，倘徒如沒有政治上的地位，就不能推動一切的事業和外患，出家人空談着慈悲之旨，別人未見同情，應有權利而不爭，自動放棄，故造成今日的弱點，希望各大法師，各有志同袍，趁著民主的時代，因大未選之前，努力呼籲，一再請願，甯犧牲一切，非達目的不休，為爭取應有的權利，為整個佛教的地位，就是流血也是光榮的。

(三) 積極提高僧才，如要發展事業，必具各種知識，興辦教育，培植僧才，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我們要實行實幹，不要空談，以省佛教會的立場，飭令各府縣的佛教會，規定每府縣設辦幾處僧中小學，或生產農場，公益機關等，經費皆由各寺廟負擔，可以分甲乙丙等支配，且對經濟的出入都要有詳細的報告，規定某一期期省府派員到各縣去調查，對各項事業是否適宜，對支付帳目是否用於正途，如這樣有系統的組織，有健全設備，不憚僧才不能提高，就是事業也可以儘量的發展，達到僧侶社會化的途徑上，是多麼愉快呀！

迷途

玄暉

呀！天空老是那麼漆黑，沒有星，沒有月，沒有一切燈火；四面只是使人酸楚的猿啼鳥鳴，神嘍鬼哭，惱怒的風括來一陣陣淅淅的毛雨，夜行人的衣衫早全給它濕透了。

我冒着風雨，在黑暗的路上摸索奔馳。這坎坷高低的不平道路啊！我懷疑，脚下是否走上了大道？他們為甚麼叫我走向這邊呢？——這黑暗底征途！啊！聽到？幽靈的聲音彷彿猶在耳邊動盪：

「只有這前面才有一切柔美的神妙的慰藉，向前啊！愚癡的人們，前面便是你生命的歸宿——神秘的迷宮，（差不多是墳墓吧！）那裏蘊藏著無窮底奧妙。」

我駭怕極了，想停止我走路的足步，想回首奔逃；啊！天！這巨靈的大手，他從甚麼地方來的呢？從天宮？從四方？他把我拉住了！我索性坐下來。

「一個深廣幽暗的洞——迷宮，除了割他了過去許多人們底生命外，也許終是一個空虛呢，它蘊藏著別的甚麼？」

螢火虫底尾光燒著了野生的枯草，照見前面一個，——啊，借這微弱的光，終使我仔細辨認出好像人體底形狀的一個東西來；他底四隻眼裏中充滿了陰影，他有半個心，在他的心靈深處搖曳著兩道火光，好像墳墓上的燈光。

照見它自己了，原來是個狗頭的人呢！不是，不是！比夢幻稍為勞瘁一點吧，然而決不是實在的生物。他在說話了！也用兩隻人立著：

「我是上帝的孫子！我是名山的主人，我有生殺衆生的威權，你們必得服從！無條件地，投降啊！我有四隻眼，三尺長的鼻子，半顆陰暗的心，我底彎曲底尾巴聳起的時候，便能前後左右放出鏢來。」

啊！這傢伙！呃！呃！看吧，看吧！好像一排排的亂箭，血點的噴出來了！噴在叛徒們的身上，腳上，跟莫如死屍。

便夢一般地輕快，那怪物——離我二十幾丈遠——披着火般的地裂袋，伸出舌頭，一路上繞著圈子，跳躍著走入那古塚（所謂迷宮）中，一眨眼不見了。倏忽地，兩個，三個，呀！百千萬億，無量無邊的怪物，每一塚前都站著幾個各種不同的——或怪物，穿著不同的傢伙——有的用嘴，有的用手或筆桿——在想掀開那塵土的黃土，好多都已探入了半截身子，有的只看到腳上的黃粒。

一回頭，半途上碰到的幾個人人都已走到我的前面，他們興高彩烈地走著談著：

「見啊！我們應怎樣同心協力，掘發我們的前途呢！我們已帶來了幾枝鮮花，把它插在古塚上吧！因為佛陀會說過：『莊嚴

淨土——！』」

他們一直地走著談著，忽然一個看到了我，向我點了點頭，另一側也向我擠了擠眼，還有幾個做了個鬼臉，仰著頭狂笑，笑聲如老懶，使人心悸。於是踏著荆棘，衝上前去。每步的血跡，更使沿途荆棘茂盛。

幽暗的洞口，彷彿站著一個雙頭的巨靈（是慾望和毀滅吧），他在向我們招手了，他柔媚地唱著：

「到我這裏來吧！一切的同胞們——我是安慰，是生命，是無窮盡的幸福；唯有我底撫摩，可使你嚐到初入手得意和慾望底慰藉！」

「我是睡眠的施與者，是休息，是潭液，是永久的平靜！」

我低著頭，一陣泥土味與血混沖入腦海，使我厭惡，使我嘔吐。我吐滿了巨靈的雙手，他震怒了，隨手把我擲出數十由旬。擲在生命與毀滅的交點，從此，我永遠與那叢棘離開，而還還於光明的邊緣。

我正在歧路徘徊，微風過處，彷彿一陣陣咒罵的粗厲聲。極熱地帶進我的耳朵：

「你是叛徒！你將永遠得不著安慰——歸宿，你抵破了黑暗底籠罩，失去其中一切秘奧與甜密，罪惡，罪惡！讓遙遠的途程消磨你底終生。」

一線光明，從密茂的樹隙中射來，照破一切陰暗；我匆忙地越過荆棘，讓智慧來踏上真理的項背，舒開雙翼，飛向永遠光明底世界。

十月二十四日寫於焦山佛學院

素 食 主 義 在 美 國

祝 誦 僊

美國素食主義者的派別很多，從大體上來說他們認為肉食是不衛生的，而且任意宰殺一種生物來作食料無異是一種犯罪。但其中也有流派如「自由派」和「革新派」，他們這兩派是主張可以吃雞蛋，牛奶和奶油的，他們像中國的「宗教素食主義」者的茹素而用雞蛋來佐食一樣。另有一種「水果派」只單靠靠了吃幾樣鮮果為生，不吃牧場的任何出品，關於這一派在今日肉類發生恐慌中的美國，倒是非常適宜於現實的。

更怪癖的是「生食派」不吃一切煮熟的煙火食，大有中國史前期煉丹老道的作風。還有最可笑的是一種叫做「日光派」的，他們對於凡是生長在泥土中的食物如蕃薯，蘿蔔，花生米之類都閉口不入的。

當一九三三年的美國「感謝節」全國的歡騰席上皆以「烤火雞」為盛饗，紐約的素食主義者，在這天也舉行歡宴，他們當然是不吃火雞的，但是為了嘲笑一般因貪口腹而恣殺「火雞」的人起見，他們特地從老遠的地方「請」了一隻活火雞來，作為那次盛筵的嘉賓，列之上座；大家跟這隻榮幸的火雞，一同以蔬菜葉實歡宴了一頓，事後他們將這隻火雞取了一個新穎的名字叫做「葛德銘」(意思即為指吃肉的人，無異以牙齒自掘墳墓)。當時給在紐約中央公園的動物園中，讓牠悠遊林下，以終天年。

關於信奉「素食主義」者，不僅有人，而且也有貓，一八九八年美國的「素食主義者協會」的機關雜誌上「食物家庭與園藝」一書裏載著有一名叫「塔貝」的貓是用蔬菜餵養大的，她從來不肯傷害鳥雀，亦從來不捕食老鼠，偶而捉到

了也僅以嬉戲為目的。她最愛與青蛙和龜類遊戲。文章的末尾復異常強調地說：「他的性格無不顯示優美，耳大額高，伶俐異常，充滿了一身的善良和智慧，如果全世界的食肉者均能如此開化，世界之進步將如何？」

這幾乎是把貓讚頌得如何一首「讚美詩」了！

素食主義的來源是很古的，他將在未來的世界史上佔着一分很重要的位置，原來關於素食主義的信仰者不乏赫赫有名望的偉人，如希臘的哲人「理想國」的作者柏拉圖，著名的歷史家「英雄傳」的作者普魯塔希，以及英國的大作家湯麥斯瑪爾，名詩人雪萊，法國的散文作家蒙田，諷刺家眼爾泰，德國的歷史學家叔本華，俄國的托爾斯泰都是歷史上著名的素食主義的力行者！

納粹元首希特勒也是一個「素食主義」的信仰者，但在美國「素食主義者協會」，却不肯承認希特勒為同志，「素食主義者協會」的秘書羅門先生曾經發表過談話說：「希特勒並不是真正的素食主義者。他偶然間也在吃吃火腿和醃肉。他不過患有沉重的胃病，遂採取了一部分吃素的習慣，他並不是真正信奉這主義的。」

他更引證紐約時報的德國通訊說，希特勒為調劑素食的平淡起見，有時要吃一片火腿，或者是一小碟美味的魚子醬。另外一則通訊裏面更說到希特勒有一個習慣，就是凡是參加一個集會時，或重要的議會時，口中一定要嚼着馳名的「德國臘腸」。這一個偽善底魔王，他潛犯了「素食主義者」的高貴，他居然假借虛稱是「素食主義」的信徒，這真是一個天大底笑話！自從德國覆滅後，這一個魔王是自毀了，但也有人說他逃亡在南美一帶，這是個可笑的謠底，要是這魔王真的還活在人世的話，想必總還不會忘掉他那馳名的臘腸罷？

除了希特勒外，近人英國的劇作家蕭伯納，著名的電影明星喬治亞利斯，中國的哲學家李石曾等都是呼籲甚力的同志。

甚至有一個時期最近主演賣吻記的青年紅星秀蘭鄧波兒，也被美國的素食主義者引為同志，「素食主義」之在美國，實不難想見其狂熱的。

希特拉是冒充的素食者
蕭伯納是素食的真信徒

何謂人生？一言以蔽之，就是人的生活。從母胎呱呱一聲落地，直到最後呼吸將斷落的那一刻，其中一切，都是人的生活。從人始至終的中際，而支配其生命持續不斷的，這便是食。人爲了要生，便須食的扶助，食可成爲人生的生命線。食對於人生問題的重大，可想而知。

佛學，是人性的，在人的生活習慣上，也同世間一樣的重視於食，時而談到食的問題。有一次佛陀與他的弟子們正在飯食的當兒，來了一個自稱博學多聞智慧高深的奇特人物，他想以自己的聰明，辯才，來壓倒於佛，令佛世下風而奪取其弟子。佛陀見他來了，便問來意，他說辯論，佛即以現前的飯食作爲辯論問題，他啞口無言，盲目無措，請佛解釋，佛便以慈心說出食有四種，謂段食，觸食，思食，識食。從這段記載上，我們可以知道佛說法的動機，是在隨機應時而施設的。在四食中，我們人生日常需用以支持的，便是段食。這段食，又分出許多種類，但把吃時納攝來，不外腥肉食與淨蔬食。

腥肉食的不見殺不問殺等等，雖然佛在小乘中認爲許可的，但非佛的本意；佛的本意是什麼？那便是清淨蔬食的菩薩行。佛在大乘經典中，處處說明肉食的罪過和蔬食的福果，在楞伽，央掘摩羅二經裏，皆戒猶甚。在這裏，我們可以得一個結論的，佛學並未忽視與人生極有關鍵的食的問題，目標所指，是在肉食的戒斷，和蔬食的讚美與實踐。

佛教在中國，大部份信徒都實行蔬食的，由

食與人生

月 耀

於時間之久，功德之大，慈心之深，利益之廣，這種風氣，傳遍了世界各國，匪特認蔬食是一種美德，而且一致的努力提倡，法國的巴黎，美國的紐約，以及其他的國家，都曾經有過蔬食會的組織實現。我國上海的世界社，是由吳稚暉蔡元培等所創辦，到現在已有悠久的歷史。它是中國唯一的國際文化機關，從事世界的文化運動。世界社的組織中，便有一個世界素食同盟聯合會，係張靜江、丁福保等所發起，可見蔬（素）食之風，日積月累。他們提倡素食的理論，是戒殺，衛生，求得世界永久的和平。又說肉食有害而無一利，科學家證明，凡血肉滋養品，均可代以

那乳豆腐麵筋諸質，價廉物美。這可以沖破一般肉食主義者的頑固思想，這類的人，以爲肉食大補，蔬食無力，與們導素食的論調，恰得其反。

人本是動物中的一種，佔在動物的場份上，不應弱肉強食，宜以同類的好生之心，去愛惜牠們，保護牠們，如過去的世界動物保護委員會，便是由這種心理而產生的。人是動物，固然要求生命的存在，一切畜生，形相與人雖各不同，而求生的希望則一，所以我們不能以強凌弱，更不能吸其血，啖其肉了。宇宙間的一切植物，大都是我們人類良好的食料，這是合理的，衛生的，長養於身心的。況且，人生的壽命有限，在短短

的過程中，不要爲了食的問題，喪掉了良知良能和法身慧命。我們的身體，只要不凍倒不餓倒不致於死境的邊緣，何苦來貪食異類的口福而造業無邊呢？

人生的意義，至極重大，我們不可以爭取食的問題，而損失人生的幸福與快樂。亞里斯多德說：「人生的最後目的，在求幸福」。托爾斯泰說：「對於善的憧憬，就是人生」。我們且不可爲了食的問題，失去善的憧憬，幸福的人生。蔣主席說：「生活的目的，在增進全體人類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宇宙間繼續之生命」。對於這，這是我們人生的真義，也就是做人的最高準則，千萬不可以食的好壞，來表示人生的富貴貧賤；更不能以弱肉強食，作耀武揚威的戰勝心情。須知食是支持延續人的生命上一種副品而已。

第一卷 第十九期目錄

時事雜話	……	隨 緣
改革制服與提高份才	……	諸 親
巴利語之史的研究	……	林子青
佛教美術史上的雲崗	……	戴 燕 傑
一週人世	……	記 者
一週佛教	……	文 暉
素食主義在美國	……	祝 新 偉
食與人生	……	月 耀



素食之寶

調味上品

三元調味粉，為本廠最優出品，其原料乃純以最新科學方法從麥類中提取得者；故清香鮮美，最宜於素食之用。承購主顧，如欲辨認品質純雜，請試用下列試驗法：

- (一) 溶化試驗法：純淨調味粉放入水中，立即溶化，無浮沉現象，如含有雜質，即不易溶化，浮者為澱粉，沉者為石粉等質。
- (二) 口嘗試驗法：以純淨調味粉置舌尖嘗試，頓覺芬香溢溢，鮮美無比，如有鹹甜等味，即含有過量鹽質或冰醋酸等。
- (三) 葷素辨別法：凡屬葷質調味粉，其中多含動物骨髓成份，入口常有窒腥氣味，其為純淨素品者，入口惟覺清香鮮美。

上海恆豐化學工業廠

廠址：閘北中山北路一八九號
 事務所：外灘濱池路（仁記路）
 電話：一九二七
 電報掛號：三七三五
 代售處：先施 永安 新新 大新 公司 南貨部 及各大商店



防癆第一

治療肺病首重
 營養營養充足
 則抵抗力強盛
 瘵菌無由侵襲
 本品為魚肝油
 精製劑中之最
 優良者療肺強
 身功效卓著任
 何同類製品不
 能望其項背

好力生

比目魚肝油精
 分膠囊劑滴劑二種

信誼藥廠著名出品

覺群週報

Chuh Ching Weekly

第十二期



五火光中寄此生
子修畫

由經濟理論說到僧寺經濟建設

覺

經濟理論大概可分為三種

- 一、自由的放任經濟
- 二、集體的計劃經濟
- 三、民主的計劃經濟

自由主義的放任經濟，是英美等自有經濟學以來正宗經濟學所主張的。但已顯見其弱點：1. 恐慌頻仍；2. 失業衆多；3. 資源浪費；4. 分配失當。為救免放任經濟的弊害，乃有集體主義的計劃經濟。

集體主義的計劃經濟，雖免了放任經濟的弊害，但發生了如下的疵累：1. 當局為使計劃推行有效，集中一切政治經濟權力，致成獨裁，刺奪了人民政治自由，經濟獨立，及損失自由競爭經濟進步原動力。2. 執行計劃不得不對於社會成為擇業途徑生產技術嚴密規定。因此妨害人民個性的發展及技術的進步。3. 執行計劃當局，一因規定不容自發與更新，優秀份子不願効命；二因當局訓練馴劣份子為幹部；三因當局要全體人民擁戴，採取包辦選舉。總此三因，易養成庸碌分子的腐敗官僚政治，由是遂發生比較無節的民主主義的計劃經濟。

民主主義的計劃經濟，是英美等國觀鮮德意獨裁的計劃經濟施行，對照下顯見向來所行放任經濟之弱點，不得不酌採計劃經濟之優點，同時又在民主政治下避免獨裁政治，乃漸發民主主義的計劃經濟：1. 與集體主義同樣的設立「中央計劃機構」，設計及執行經濟事宜，以期達到以最有効的利用國民經濟資源，求經濟的穩定發展，同時又不妨礙民主的政治；2. 在人民消費有選擇的自由，有貨幣流通，有市場存在，及扶持私有企業的發展下，編訂計劃及運用技術；3. 審核全國各私有企業的生產品種類與數量，配合計劃，不讓低受物價的指導；4. 審核一切私有企業的生計計劃及其程序，及所須生產數量，據悉各階層人民消費量；5. 根據以上各項，修訂各業發展計劃，併編製造各區域各社團局部的信用計劃等，以輔助總生產計劃。

此種民主的計劃經濟，無疑的將為今後最應宜採行的經濟制度，以之而觀察到中國一部的僧寺經濟，無疑的也將以能適合此「民主的計劃經濟」與否，決定其能否建設現階段的僧寺經濟。

中國民主計劃經濟下的僧寺經濟建議：1. 要由佛教會調查登記全國僧寺的不動產，與其他事業的收益品數；2. 編訂生產及分配消費之總計劃；3. 各省分會各縣支會各大寺得製出局部計劃，提供中國佛教會審核參考，並指導修正；4. 招集僧寺游資，辦「佛教銀行」為全國僧寺經濟之金融樞機；5. 各支會或各大寺，各省分會集辦林場，農場，及發揚教化的印刷工廠，與齊局等工商業。

佛教經濟專號

第一卷 第二十期 目錄

由經濟理論說到僧寺經濟建設.....	震華
佛敎經濟十二門論.....	陶希聖
唐代寺院經濟概說.....	張耀華
佛敎的整理復興與經濟建設.....	月耀
佛敎經濟建設之我見.....	蔡惠明
佛敎徒的經濟建設.....	今覺
理想中寺僧經濟之建設.....	若萍
佛敎經濟建設的芻議.....	隱波
佛敎寺僧的經濟現狀.....	福善
一週人世、一週佛敎.....	編座語末

佛 教 經 濟 十 二 門 論

震 華

論前大意	第三門 集會補助論	第六門 產業收入論	第九門 勸緣安業論	第十二門 做工勞作論
第一門 修造資糧論	第四門 技能資活論	第七門 應付酬報論	第十門 茶席代辦論	
第二門 弘化供施論	第五門 農穡自給論	第八門 香火來源論	第十一門 經商生產論	論後餘感

論前大意

佛的學說，是世界各種學說當中最古的一種。它有着頑撲不破的價值，龐大驚人的氣概，發出威勢來，可以籠罩一切的學說。祇你運用思想想出什麼認為新發現的理由，在佛的學說裏，差不多都可以找出一些線索來做資料；假使加以細心整理，隨時可以立出一個對照表。前人有「世間好語佛說盡」的說法，不一定是誇大其辭的話。

旁地且掉開，就談經濟學說吧。第一個，佛教似乎無所謂經濟可言，可是經過周克明居士一番研究，就寫出長約數萬言的「經濟學與佛學」的一部書來，把世界著名經濟學者所發表的思想言論，逐一比較，結果顯出佛教所論的經濟原理，有着獨到之處。不過周居士着重在學理，尚未涉到史實。學理可以算是「佛的經濟」，史實可以說是「僧的經濟」，這樣劃成兩個界線，比較脈絡分明，實際上又有互相連帶的關係——常常翻閱出版界目錄，關於討論「僧的經濟」，有系統的長篇著作，尚未找到一本，誠如陶希聖先生說：「我相信直到今日為止，關於中國寺院經濟的史料，還沒詳細的搜羅過。」

筆者雖非經濟學專家，覺得寺院本身的經濟，却期待着別人家代為搜材料介紹，實在有點太放棄職權，未免不大說得過去；所以只有鼓勵着自己，特別放開膽子，要用龍樹菩薩的名稱，寫一部「佛教經濟十二門論」以適應時代急切的需要。至於兩部論不同的地方，古論是發揮空理，今理是發揮實事，相互對照一下，正是理事無礙，空有圓融。不過龍樹是什麼人？筆者是什麼人？十與百之比，那裏能相提並論。但是憑着為教為僧的一顆心，好像火一般的熱，儘够捧出來做立論的根據。（下略）

第一門 修造資糧論

人生的生活，說來很簡單，不是閒，就是忙。社會羣衆們，向來把出家人列在閒的生活裏，自己無疑的是忙的生活了。甚麼營業競爭忙，家聲布道忙，子女婚嫁忙，物欲享受忙，謀官操心忙，落職補救忙；總而言之，得意時也是忙，失意時也是忙，時時時，刻刻刻，都在那裏忙。如果用佛教料揀的法子來料揀一下，可以分做「忙中之忙，忙中之閒，閒中之忙，閒中之閒」的四句，這裏可以說是「忙中之忙」。

至於出家人可就不然了，尤其是勘破人生認識佛教的真正的出家人，它能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把前面所說的許許多多糾纏，一齊割斷，變得個寸絲不挂通身輕快。這種輕快而又舒適的境界，才能算做「閒」。同時因其是從忙裏爭扎出來的，可以叫做「忙中之閒」。普通人家累太多，簡直不得閒，亦復不肯閒，只有讓着出家人獨享閒的權利。俗語這樣說：「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到是確有見解的話。

這裏更須要知道出了家並不是一閒了事，切莫走錯路頭，由閒變做懶，天掉下來都不管，那就糟了。最要緊的，一定要穩定目標，首先要由忙進入閒的階段，而後再要由閒轉入忙的階段，因為「忙中之閒」是對塵事的「放得下」，「閒中之忙」是對道心的「提得起」，只能放下而不能提起，等於一個半半不遂的病夫。所以為這真切的大修行人，急於要發明大事。當將生死二字挂在眉稍，不是涉水登山參訪知識，就是閉戶潛修過抄自己；一天到夜，簡直忙得不倦不歇，飯也忘掉吃，覺也忘掉睡，甚而至於連指甲都來不起勁，假使工夫再不得力，會進一步的持「禁語戒」，連話都不說，持「禁足戒」，連大門邊都不出，總要找着一個下落，機背

罷休。夏天正當熱不過的當兒，律下偏要結夏安居，一天要上五堂殿；冬天正當冷不過的當兒，宗下偏要加香打七，一天要坐二十四支香。這是什麼道理呢？原來眾生是個被環境支配的動物，無論遇到順的環境逆的環境，一拉便去，那些赤膊搖扇圍爐煮火的人們，都是寒暑風雨制下的屈伏者。古來立法的祖師，真是善調物情的作家，他常告訴學者「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修道到也罷了，一修道並會到起見魔王，裏得來，熱得來，未嘗不是魔王化現來試驗道心，如果經不起試驗那就壞了。所以修道好比打仗相似，常那裏霧密布大雨傾盆，正是天時賜予的好機會，趕快一鼓作氣衝突破敵方的陣線，然後凱旋歸來，吃着太平羹，何等快樂。修行辦道，必須與煩惱的魔境，拚命奮鬥一番，才能起登聖果得大解脫，達到「開中之間」的地步。永嘉禪師說：「絕相無為開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正是描寫這一段本地風光。

(一) 修道法門 修持的法門很多，門門都可入道，隨便擇定那一門，認真的做去，總有到家的一日；所謂「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就是這個意思，現在把所修法門，略列幾種如下：

- (一) 持戒——依着大小乘戒律修行。
- (二) 參禪——祖師所提的公案，久久參究提撕，自然有所悟入。
- (三) 念佛——念諸佛的聖號或菩薩的聖號。
- (四) 讀經——讀誦諸部經典，做行持恒課或為人解說。
- (五) 持咒——加持諸品咒章，久而久之，也能得到靈感。
- (六) 禮佛——稱禮諸佛菩薩名號，默默作觀。
- (七) 其他——

(二) 修道資糧 一個人打算遠地旅行，必須準備充分川資，不然，路上會發生糶荒，感覺到許多不方便。至於修道的道人，雖然享受很簡單，但也不能完全廢棄日用生活上最低限度的需要。明明知道四大禪舍的色穀子是假的，可是為着「借假修真」的關係，不得不臨時將就他一點。所以談到修道問題，就要附帶談到助道問題，衣服、飲食、臥具、湯藥等四事俱備，就是幫助修道的資糧。教下判教位字當中，有箇「資糧位」，那不過是一箇「譬喻」，這裏所謂「資糧」，確是指着實物而言。最奇怪的，只要發着真實道心，就會感得供養，並不要用心油鹽瑣屑，保險不會餓着

肚皮。過去禪和子本着自己已經驗說：「只愁沒道心，不愁沒供養」，又說：「三分道心七分供養」，照這樣講，假使出了家，發不起道心來，對己對人都有點說不過去嘍！或者道心是有的，而是片時間的「露水道心」，太陽光射出來就晒乾了；再不然，是敷衍門面的「廣告道心」，貨不真，價不實，久久的會被拆穿了。像這樣的作風，安然無事受人供養，恐怕要受良心責備吧？下面且把供養的種種，分三段敘述，做修道的警策。

甲：供養主因

- (一) 尊重德業——僧人有德，能够教化眾生。眾生也就發心供養，羅漢譯名應供，正是這個道理。
- (二) 感謝化導——俗說受人點水之恩，尚須湧泉而報，何況受着高僧開示化導，知道改惡修善背塵合覺，那真是恩德難名，應當加以相當供養，藉以表示敬意。
- (三) 懺除罪障——一個人遇到家庭發生特別變故，乃至本身境遇種種不適，十椿事到有九椿九做不成功，還有病魔不時來纏繞。這以因果律來講，大概是多生罪障所致，非洗心滌慮痛痛懺悔不可。懺悔的方法很多，供養三寶，也是其中之一。

(四) 祈求福報——有錢的怕錢多，有福的難道怕福多嗎？世尊在往昔以中行菩薩道時，尚不捨穿針之福。所以該銅鋼的人們，不可一味浪費消耗，應該拿出一部份來，供養三寶以及興辦慈善公益，這都是有意義的舉動，不須存心求福而福的種子已經培下去了。

(五) 回向親屬——與自己有益有義的親屬眷屬，已經過去久遠了，要想報答他，苦於沒有良好辦法，只有供養修道高僧，把所得功德，代為回向，令他們速脫輪迴入不退地。

乙：供養人物

- (一) 天人供養——修道而能感得天人供養，這是很不容易的，像晉代南渡天章寺開山始祖義興禪師及唐代終南山道宣律師，都曾受着天人送供，他們本人並不以為希奇，可是後來都傳為佳話了。
- (二) 國家供養——佛法傳到中國來以後，得着政府裏保護和信仰，都市上許多大寺院，都是國家勸建的，開山祖師也是國家聘請

的，因此寺院內的僧人們，所有誦經講經修行辦道等等費用，都由國家供養。直到清代，少數大規模的寺院，還能保留着免除錢糧雜差的特種優遇。

(三) 施主供養——施主因受了佛法熏陶，激發信心，願做出門外護，供養僧眾辦道。若自己經濟情形如何，或護一寺的法，或護多寺的法，沒有一定；或護個人的法，或護多人的法，也沒有一定。

(四) 弟子供養——親近明眼善知識，得到佛法真實受用，在名分上就有師弟之分。況是法恩大是一切，要談報效，當需菩薩「敬骨出髓」，法承經上「以身而為床座」這未免太嚴重了，普通人當然辦不到。總之不論是在家弟子，或是出家弟子，對於師家生活所需，總要體貼入微盡孝敬，才是道理，若需理養道者，與化理養隨濟，是兩個出家弟子尊師重道的好榜樣。

(五) 常住供養——許多大的常住，多有寮房，淨室，老堂，塔院——都是供養一班修道的人自己用功的。如果住在本常住裏面，每天按時打飯打茶，如果住在常住外裏，每月領發油鹽柴米，自炊自食。

丙：供養物品

(一) 打齋——打齋又稱做齋，就是設飲食供養全堂僧眾的意思，打齋的範圍有大有小，古來有打千僧齋的，化費一定，很是可觀，史書上竟找不出一路打某種齋究竟需要金錢多少的數字記載。現在為要保留一些眼前經濟材料起見，不妨把民國三十五年度多手上海彩林新訂各項齋價目單，抄一個附在下面：粥菜：三萬元，齋菜：四萬元，擔菜：十萬元，麵粉：十四萬元，平齋：十六萬元，如意齋：二十萬元，上堂大齋：四十萬元。

(二) 結緣——打齋照例要結緣，又叫散粥，稱為一齋一頓，散粥現在專指金錢而言，結緣則該括物品很多，不一定指金錢，如手巾、毛巾、肥皂、扇子、藥物、綢包、襪頭、毛巾、手帕、褲、長衫、海青等衣料，凡日用必需，都可以用來結緣，俱結緣。又有廣散結緣和見相結緣兩種，廣散結緣，不論僧眾工役，過堂與不飽歡，每人皆得一分。見相結緣，只限於僧眾，且須隨眾過堂，

有人可指有相可見，方能獲得一分。照班牌點數是不行的。這一種未免施心不能普潤，往往引起分不到的人無明，一方面是結緣，一方面是結實，有些人很不主張這樣做品。

(三) 當年津貼——有一種施主，發心供養某一寺院僧眾辦道，當年津貼金錢若干，或者糶米若干。

(四) 施捨田產——又有一種施主，把自己的田產，撥出一部份來，寫清送與施捨寺院，以充僧眾們永遠辦道資糧。

這要怎樣去修？前面雖已舉出幾種法門做例證，覺得還有一點重要意義尚沒道及，應補充一下。就是聽便選修那一法門，總要使得法門為我所，變成我的法門，可以活潑運用。反過來說，我不可為法門所有，變成法門的我，陷在裏面跳不出來。怎麼叫做活潑運用，比方，參禪，不一定坐在蒲團整著腿子才是禪，放下腿子連水盂架也是禪。「看經」，不一定對着經本白紙黑字才是經，臨開本子大千微塵也是經。像這樣才算真會參禪真會看經，為什麼的呢？原來我與法門，法門與我，已經併了家，分也分不開來；乃至到了結果，連我也沒有了，法門也沒有了，試問這是什麼境界，如果彼此是過來人，相見一笑。

常常聽見人說：「單口念佛素口罵人」，這話怎講？分明是諷刺修道者行為上的矛盾，也就是我與法門分了家，才有這種毛病發生。所以修行做工夫，非要把一個道字，融化會通那大範圍，一定要貫徹到行住坐臥的威儀上，表現在尋常日用的生活上。令人一望就知道是一位道人，混身充滿着盎然道氣，那種古樸道貌，更是和藹可親，聽憑你有多少俗塵煩惱，觸着這位道人的道風，隨時就會吹散一半，當下得到清涼，暗裏頭不知不覺底會生起恭敬心來，並不再要聽說法，已經接受了感化，所謂「威儀是無言之教」，真是錢一般的證據。試問平常禪和子還能做得到嗎？如果做得到，儘管受人供養，萬一做不到，自白的受人供養，一定是要遭譴的。等於沒有經濟學識的浪漫子弟，突然感到金錢缺乏，就去借上一筆虛額懸款，只圖眼前用得稱心，最後算起總息來，不覺神色慌張，搔頭摸鼻一無辦法，只有「攤倒架子封產吃官司」了事。因為發現這種情形，有些虛心學道的人，從旁受了教訓，所以磨量很小，自己問問自己的弟子，誰不能受得起別人家供養？他想到這裏，隨時來個自白：慚慚慚！無功不受

祿，讓我自己一點吧！耕田力地都是人做的，一方面用功，一方面便經營副業，自力更生，比較仰面求人強得多了。同時免得拖欠主家的債欠，將來利上生利，恐怕有點吃不消，上來修這一門簡略寫完，下面再來一首偈頌，當着本門結論：

出家爲何事？塵勞要抖擻，親愛都別離，訪道尋師友，廣學參妙門，耐著性子久。對月了殘經，布衲替他朽；持咒龍通靈，燈花落地走；

唐代寺院經濟概說

一

中國佛教史的研究，現在多限於教理的流演及演變。教會的歷史及寺院經濟史的研究，縱有也不過是初步的，後一步門更是少見。我們注意到寺院經濟，於今共五六年。但我們的力量也只用到寺院的田地、商店、人口、像設等項富力與人數量的，和寺院與政府就於富力人力的衝突。換句話說，我們從前也只是研究到教權與政權的經濟財政的衝突。在寺院的內部，我們曾注意到教徒的身分等級。說到寺院財產與僧財產的關係，施捨財產的人與寺院的關係，寺院財產的構成和經營方式，有的還不能致意。實在的說來，這不會致意致力的幾點，正是我們瞭解寺院經濟乃至教會組織的內容及性質最重要的幾點。

可惜的是我們不曾致意致力的研究問題，甚至我們略略研究到的問題，一般的佛教史家及社會史家都不曾致意或致力；更可惜的是所謂社會史家有些還不知道教會和寺院財產和人口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根本不曾作這方面的意思。

我們試把唐代經濟史料搜羅一下，把關於寺院的部分，拼成這個冊子。那時寺院財產及教會組織的要點是可以從這裏看得出來的。但如要再加詳細，再加周到，再加詳盡的研究，我們切望佛教史家社會史家的合力。

二

念佛得三昧，數珠忘却手；拜佛工夫深，磚頭如鎖鑰；話頭切實參，木來面目剖，大休大歇時，渾身都是口。天人送供來，當神暗護身，德在清涼中，瓊施與計香？謀道不謀食，食在道中有。嘆彼名利徒，鑽資虛消受，一朝積錢湯，那容翻筋斗，地獄僧道多，俗語非虛苟。東坡古高流，兀兀耕田畝。

編者按：本文作者因納，十二門僅寫一門，所餘十一門，待作者約愈，再請續作，以觀全豹。

陶希聖

寺院的常住資財，與僧尼的資財，在政府法令和教會的戒律上，大有分別。常住資財是屬於寺院，更廣義的說，是屬於教會（十方）的。僧尼資財是屬於教徒個人的。宗教財產制度不會與世俗財產制度有天淵的差異；寺院財產制與家族財產制大體是相同的。家族公產之外有家屬的私產，寺院公產之外有僧尼私產，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事情。不過，我們要預想中古的寺院是一種共產集團，再看見這種材料，就會驚異了。

三

寺院的常住，從形式上看，是可以完全由寺院所有的財產。但在實質上，不是這樣的。施捨財產於寺院的人們，往往指定用途。如供給僧尼食宿的莊田，供給佛前燈油的莊田，供給修造山門用的莊田與供給修理佛殿或佛像用的莊田，供給八關齋用的莊田與供給無遮齋用的莊田，以及指定特定用途的邸田、息錢等，都是寺院的常住，並由僧眾管理，但收益物的使用，却不可不顧慮施主們的意思。用過之後，主管僧還得向施主們報告。如果捨財的人不是寺外的施以，乃是寺內僧尼，以自己資財，用寺院名義，買得或是典貼得莊田，也是一樣的、收益物必須依那捨財的僧尼的意思來使用。

貴客富族以自己的莊園或莊田，創立寺院，叫做「家山」、「功德院」。這樣創立的寺院，與施主之間的關係又與上面說過的相同。施主指定爲寺產的財產，並不是完全轉移給寺院的。在施主方面，有的承認這種寺院是獨立存在的寺院。有的仍認定這種寺產是自己的莊田。特別是沒落的

施主的子孫，爲了自家的生活與浪費，利用自家寺院之關係，對於寺產，作種種的需索，或竟認爲是自家的莊田。這種情形之下，寺院的住持沒有方法拒絕他們的需索或收奪。因爲他們有撤換住持的權利。

這樣創立的寺院，創立以後得到的財產，也成了施主可以支配的財產。施主創立寺院，似無異於一種投資。有些施主在創立的時候，一再聲明寺產是獨立，並禁止子弟滋擾，此寺產的交與與劉劉的家訓。一般施主的捨帖中，常有「一捨永捨」的文句。但是我們知道，這種聲明正是相反

的現象盛行的證據。在寺產有免稅特權的時代，地主們突設寺院與施捨莊田，一面有避稅的意義，一面還有更重要的意義，即在寺院財產的權掩護之下，實行土地兼併。寺院及寺產的發達，是不可單用宗教的信仰來解釋的。創立寺院或施捨莊田，不獨是一種投資，並且是在特權保護之下的投資。政府禁止突設寺院及禁止施捨莊田的詔令便是針對這種投資的。

四

常住莊田的經營，與世俗地主的莊田一樣，是批給莊客種植，由寺院收取一定比例的田租，或一定數量的田租。僧尼自種莊田的實例，是看不見的。僧尼尤其不願於耕種園圃，例外的也作些收集藥草，搬運收穫物的工作。不過這些工作也還是由淨人、行者、沙彌、以及家人、奴婢來作的多些；有時由雇來的長工，及精願爲寺院或僧徒勞作的信徒來作。庫頭裏洗碗的拾得，碾房裏的蒸籠，按照寺院組織法，都還沒有到「僧」的地位。茶禪院幼幼年也是一樣的。

常住中的邸店，是收取貨直錢的。邸店，通常似由寺院經營。不過我們常見所謂「顯顯」的事例，或許是由寺院把邸店出租。或與人合夥經營。寺院的高利貸債，如「印子錢」式的「月抽錢」、「月抽錢」，這類與政府法令抵押的貸借契約，有種種的恫嚇及神話的誘引在後面，更比世俗的高利貸借殘酷些。質庫，是創始於寺院的一種高利貸事業，在唐代已經是一種富貴人家投資的普通的事業了。向寺院施捨木錢以創立質庫的事情，也是很常見的。像供衣服的質以外，奴婢、牲畜、莊田的質，在當時很是流行

五

依通常的看法，常住財產的用途，主要的應當是僧尼的給養。但實際

生活資料的開支，反而只記些雇傭勞工的工資，及各種贖會，各種修造的特殊支出。

僧尼的衣服，絕不由寺院供給。義淨也曾主張仍做印度那爛陀僧寺的「供服之莊」的辦法，寺院供給僧衣，但不見得有什麼顯著的效力。五台山普通院，供給朝山巡禮的僧俗大眾的食宿。這似是一個例外。百丈清規標「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宗旨，似乎把寺院與僧衆的關係，有些改革，但晚唐的禪宗的寺院，多半是小規模的組織，我們很難想像那幾間茅棚，幾畝田地的寺院，能够供給僧衆以勞作的場所與生活的給養。北宋的禪寺，還有主張由寺院批發藥品紙筆，以備僧衆週需的事，可見祖宗對於禪寺不備僧衆的給養這一點，沒有多大的改革了。

六

僧尼是可以自有私產的。

唐代的均田制，僧尼應受口分田。在被律上，僧尼財產與寺院當住是有分別的。僧尼把財產貸借與寺院，與僧尼貸借財產與別的僧尼或俗人，有同樣的法律關係。施主捨財與寺院，前已說過。施主還可以捨財與某寺裏的某院，或捨與某寺裏的某人和尚。捨與某寺院裏某院的資財，雖與某寺的常住不同，但論性質仍與常住一樣，是某院的財產，不是某人的財產。捨與僧尼的資財，則構成僧尼的私產。這受產的僧尼，可以隨自己的志趣，把人家施捨的財產「週與常住」，但通常是不週與常住的。

僧尼既可以有私產，所以僧衆裏面，有富僧與窮的差別。受信徒歡迎的僧人，容易多得布施，並容易成富僧了。若細讀寒山子的詩，又可以知道受信士供養的僧人，不單是由於智慧具足及行持高尚，奔走於富貴之家也是必要的條件。

七

關於僧尼財產，首先要指出的，是師徒或同學之間的關係。在唐代法令上，師徒關係正與家族內尊長與卑幼的關係一樣。但僧尼死後，衣資仍具悉入官庫。大曆二年，勅依佛教的法律，處理亡僧遺產。這次的勅，仍沒有切實施行，德宗初年，再勅「準律文分財法」處理。

依佛教的內律，亡僧的遺產，分爲輕物與重物兩類。如田園奴婢畜生金銀穀米車船等，是重物；如修造所必要的用品，便是輕物。亡僧遺產又分爲可分或不可分物與不可分或不可轉物兩類。田宅村園屋宇奴婢車牛等爲不可分物。衣被皮油鞋履等爲可轉物。同樣物品依其品質而或爲可分

或不可分。如拘執毛五指為可分，毛過五指便不可分。同為割鐵器，或不可分。

師徒或同學的關係有同活共財，共財不同活，及不同活亦不共財的師徒。不同活亦不共財的僧人如安分亡僧遺產，即是紀律。共財不同活的師徒之間，師本意欲予弟子的財產，師死即歸弟子。師徒的共有財產依各人的應有部分分割。同活共財的僧人，對於亡僧的遺產，以共有人的地位，凡可分物，都可分。

亡授僧生和的遺囑，處分不可轉物者為囑，處分可轉物者為授。「囑與衆多人，最後人得，授於衆多人。」囑授是死後生效的「捨財」，故不得附以條件，指定用途。附條件的囑授，便不成立。

亡僧的債務，應先從遺產內提還。所有債權，應索還分割。但債權的標的物，分標物重物。重物索還時，應歸常住。輕物歸應繼的僧人。常住應歸還亡僧的債務如重物，便無須歸還，此為現在民法所謂債務的抵銷或競合。亡僧的債務，實功賞德等看病人的報酬，又應最先提付。

如死者沒有共財同活的僧人，又沒有遺囑，而先死於寺院者，遺產便分別按照不可分及可分的種類，入於常住，或入於現前的僧人或俗人。其寄託或貸借的品物，則依亡僧死處定其歸屬。如亡僧死於俗家，其遺產由俗家占有，僧人不得奪回。如亡僧死時沒有住所，由先來死地的僧人先占取得，如無人先占，送於附近寺院。亡僧與俗人共有的財產，依俗界的法令分割。

如上所說，亡僧的可分物或輕物，可以在生前以「授」處分；不可分物或重物也可以「囑」指定繼承的人。僧人不是不可以把財產遺贈於俗人，或指定俗人繼承呢？法令及戒律並沒有反對的規定。從當時僧人的遺言裏，我們還看得見亡僧給予遺產與自家的親屬的記述。可見僧尼財產仍可流通到他們的家族手裏去了。

死在俗家的僧人，遺產由俗家先占，死在依僧人家的僧人，遺產由僧人取得。那末，如果僧尼以歸侍父母的口實，離開寺院，死在自己的俗家，他的財產也就與十方或僧衆沒有關係了。

這樣的繼承制度，使我們想到唐代為了避稅而出家的僧人的遺產，仍可回到俗家。又可以想到富家的子弟，有為了利用寺院財產而出家的可能性。

八

僧尼遺產及常住財產裏面，奴婢一項有特殊的法制。僧尼的私奴婢是重物，也是不可轉物，是應入常住的。不過律文對於奴婢有特殊的規定：

一是僧尼的奴婢於其主人死後應即收買。二是奴婢的私產仍歸奴婢。如奴婢死在其所隸僧尼以前，如生前與主人同活而其財產是主人衣食所資者，歸於主人。如果沒有同活的關係，而由主人供給衣食者，奴婢死後，其資財歸於奴婢的親屬；沒有親屬，如歸常住。寺院的常住奴婢。死亡之後，有親屬者，財歸親屬；無親屬者，財歸常住。已經放良而仍在主人家族之下的奴婢，在唐律稱為部曲，在唐俗稱為家人。應歸於部曲家人，不歸常住。奴婢家人與世俗主人之間的承繼關係，在法令上很難看出。這裏所錄雖是內律的規定，也許可以作為推測世俗的制度的重要的參考。

九

僧尼財產自然是與俗人的財產很相近似的。即便是常住財產，也與俗人財產一樣，有典貼或出賣的事情。在書証冊上，在碑銘上，「復田」、「贖田」、「典賣」的記載是不斷的出現的。在這一點上，中國中古的寺院財產與歐洲中古的 Monasteries 有差異了。

僧尼得口有私蓄，寺院主管僧人又支配着大量的常住。寺院財產浪費、吞沒，以及別樣惡意的處理，或自利的經營。當然容易發生。因之，寺院財產容易陷於破落地位。如有名的東林寺，莊田甚至公開為主管僧人所霸佔，以致無力的僧人陷於貧無衣食的境遇。

除僧人侵佔或典賣以外，豪家勢戶的侵佔，也是寺院財產容易陷落的命運。有些名僧是以清理並奪回僧人侵佔的寺產著名。有些有名的護法官員也是因為能够替名寺清理失產，受僧衆的崇拜。

寺院規程律法，很注意於護法官員的招持。護法官員固然能够保護寺院，但最可怕處還是他們對於寺院能作苛酷貪很的需索。護法官員又可與寺院主持僧人相與勾結，用種種的手段，榨取僧衆的施捨物或度牒費。寺院與官府的經濟的連繫又是很密切的了。

十

由上所說，我們可以看出：寺院財產在某種限度內，是貴家兼禁止地及其他財富一切重要的手段。寺院多一分人力與富力，政府便少一分稅出稅戶或稅丁。自東漢末年以來，政府對寺院的爭執，隨教會發達而演進。唐代政府對寺院財與僧尼的限制或禁令，是歷朝都有的。第一種方法是政府對於寺院的設立，取特許主義。設立寺院，必須向皇帝奏請。但是奏請也很容易取得許可的，因為寺院的設立，在背後有貴族及富族。政府

更進一步對於新的寺院，禁止奏設；而對於已設寺院，禁止廣沽田地，禁止捨莊與寺。但是奏請如經皇帝許可，仍可以破毀遺積禁令。能够取得皇帝許可的奏請者，最顯著的是王侯公主了。

第二種方法是限制寺院常住僧尼的數量。其方法是所謂「檢括」寺產。開元初年的檢括是很有效力的。這次檢括正是武后皇后執政時代教會興盛的反動。限制也不止於田地，政府對於寺院的錢，也有限制的。開元年間，政府曾禁止捨錢與寺，又曾沒收化度寺的無盡藏的錢。

第三種方法是檢括僧尼。唐初以來，政府繼續南北朝時代政府沙汰僧尼的活動，幾次確定僧尼的資格，以此為準，對僧尼加以檢括。

開元時代的限制與禁止，把高宗中宗時代的教權興盛的趨勢，消算一番了。安史之亂以後，政府多寬度歷，多創寺院，藉以籌措軍費，又把教會繁盛起來。德宗的限制與禁令沒有多大的效力。接着便是藩鎮私度僧尼，私設寺院，藉以斂括財富。大和初年，不在中央政府副部籍裏的僧尼，到了七十萬人。國家納稅戶，不過三百萬。

佛教的整理復興與經濟建設

現代我國的佛教，確乎是日漸式微，但必然要復興起來，這不是偶然的因果，而是歷史的使然。因為社會需要他，人類需要他，眾生需要他，但我國現代佛教的復興，應從何處開始呢？齊頭並進，其道有三：（一）僧制的改良，（二）政治的諮詢，（三）經濟的建設。

關於僧制的改良，太虛大師於卅餘年前，已有新僧運動開其端，最近復由大師主持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殿其後。關於僧伽參政問題，自從大師提出僧伽臨政問政而不干治之主張後，亦深獲各方之注視與擁護，在民主政治的洪流中，僧伽參政，是必需的，因為人類需要覺性，政治需

寺產與僧尼的檢括運動，發展到武宗會昌滅佛，是一頁的趨勢。會昌滅佛不是突然發生，乃是由歷朝的漸進的限制與禁令，發展為急進的運動。即便武宗的滅佛，也是由漸進到急進的。由會昌二年起，武宗已開始檢括僧尼，其次檢括僧尼的奴婢與莊園，其次檢括寺院的奴婢與莊園，最後乃宣布禁令，除少數寺院與僧尼外，強迫僧尼還俗，收括寺院田地、財物、像設；又搜括寺院包庇之下的多數自由人，與還俗的僧尼與解放的奴婢，一律成為國家的納稅人，銅像改鑄為錢，金銀像設入於宮庭。土地一部分給奴婢，一部出賣。除三鎮割據的河北以外，這次滅佛是很普遍很有效的。

宣宗雖寬解了禁令，但限制仍然是繼續的。在晚唐與五代割據狀態之下，江南浙閩蜀的教會一時高度發達。黃河流域的教會始終是在政府限制之下漸漸恢復着。但到了周世宗在位的時代，又為錢荒而發生搜括銅像銅器的顯德滅佛。在兩度滅佛與長期檢括運動之下，宗教已漸次低頭於王權之下，由對抗國家的宗教，改變為國家管理宗教了。

張耀華

要宗教，而僧伽本身，也必需參政，纔有法定地位的保障。大師復提出佛教經濟建設運動的啓示，本刊及特出專號，為之討論，筆者擬研究佛學，為宗教信仰的開始，對於太虛大師的德業文輝，尤深致欽仰，且以佛教之整理復興，與僧伽經濟建設為不可分割的一環，觀感所及，拉雜抒其管見焉。

一 佛教經濟建設的理論

佛身是積極性的，「人了人」「人了眾生」的最高人生藝術，不是消極的性的，「白了白」的自我的解脫，所以地藏王菩薩說：

眾生成佛，我始成佛；地獄度空，方證菩提

這是充分在說明，眾生之外無我，我之外無眾生，把小我的境界，因大到無量無邊的大我。而這因大的起點，是從利他做起，因為利他纔能自利，不捨則不取也。反過來說，要取就必須要捨，精神生活是如此，物質生活也是如此。因此佛教團體，不僅是精神上契合而結合，更要因為我們要取而必需要捨的結合，不應是一個消費團體，而應是一個生產的團體，所謂若娶佛教與，除非併了僧，若要佛教興，除非併了人，因此佛教中的僧，在物質的需要方面，是要併了僧。

了僧之外，更要併了人，佛教中的在家信眾，要敬併了僧，更要同僧聯合起來，幫助僧伽從事佛性的經濟建設，所謂若要佛教興，除非人敬僧，若若佛教興，除非人併了僧，所以禮佛，依法，敬僧，為信眾皈依之三寶也。

假若固執個人的清修苦行，自證自了，不能為慈悲濟世的菩薩，又怎能得圓政正覺的佛果？因此佛教徒一方面要為大眾而生產，一方面要為自己而生產，使取之於社會者，捨之於社會；我們信仰佛教的目的，在把我們的生活，至高向上，達到登峯造極的美化、善化、真化，而最低限度的合理條件，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我們都不能做到，如何能談到生活的澈底？因此我們不能不勞而獲，要盡我們的所能，以取我們的所需，在一般人「盡所能」與「取所需」，可以平衡。而佛教徒呢？要盡其所能，取其所必需，換一句話說，盡能盡到最大限度，而取則取到最小限度，因此，僧的物質生活，不能依賴信眾的俱養，雖然信眾有敬併了僧的心願，而僧却不能視為權利。僧的物質生活，要自了了人，就佛教理論上來談，佛教經濟建設，是要實行人人為我，我為人人，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以捨的精神，來利他自利，為人類經濟生活的最高理想，以發掘了人的經濟上的佛性。

二 僧伽生活與經濟建設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我們人在這時間，與這空間，來談佛法。那末這時間與這空間，就是佛法；而離開此時此地，就沒有佛法。因此，要覺世間人，是要把我們的人格反照人間，同

時要看到人間反照到我們是怎樣？社會的進步，與生活的合理化，是不可分單的，佛法在人世，也就是最合理化的人生。但是現代中國僧伽生活，不能為大眾所滿意，山野高僧的清修苦行，自證自了，雖然是自奉甚儉，但是總是佔着人間一分享受。一般以經懺為生的僧眾，雖然代人作佛事以超度死亡，一方面是勸揚佛法，而另一方面換取生活報酬，但是佛法的勸揚，決不是僅僅代人誦經拜懺，超度死亡，所能勝任的。而在佛教的本意，誦經拜懺，超度死亡，一面是適應信眾的需要，一方面是可以因此而接近民衆，是弘法的手段，不是弘法的目的。假若倒果為因，完全依此為生活，不事其他生產，則現在僧的生活，近乎僧的職業化，則社會上對僧的認識，是寄生於迷信的職業消費者，不是僧伽的正常生活，所以佛教經濟建設，要使僧的生活，是以高度的智慧，實行自性的種發，使生活生產化，行為思想藝術化，完成完善的價格，為佛教的先驅，最進步的人羣。

三 佛教經濟建設的實施

現代佛教的經濟建設應從何處實施呢？我以為先應做到下列幾樣？

- 一、佛教徒消費合作 把佛教徒聯合起來，在各地辦消費合作社，以集體力量，實行消費合作，以減輕消費負擔，利他自利。
- （二）佛教徒生產合作 聯合佛教徒，辦各種生產合作，業務範圍，以不違背教義，使經濟上能自了了人。

（三）僧辦佛教新村 佛教的生產事業，最

適宜偏重於農業及林業，因為可以佛事集體的力量，在鄉間辦新村，發揚利他自利的精神，為生活的合作基礎，為人間淨土小型的實驗。

（四）僧辦集體儲蓄 聯合佛教徒，辦集體儲蓄，以今日之所得，補他日之不足，儲蓄款項，即投資於生產事業，使佛教徒的經濟事業，日益擴大鞏固，以利他自利。

以上所舉，僅是概略佛教中的叢林，是共有財產的。佛教中的信眾，是私有財產的，如何計劃舉辦，筆者有暇，再為詳細檢討，使配合佛教整理復興計劃，以就教於太虛大師，及佛教大德先進。

編 座 末 語 善 福

本報第七期 社長大師發表「佛教寺僧的經濟建設」一文，乃強調佛教經濟建設之刻不容緩，如不能開發經濟源流，則所辦事業，將無力荷負久遠。故着令本部公開徵集佛教經濟建設專稿，于廿期出經建專號。及至檢閱各方來稿時，覺泛論佛教經濟較多，而談建設者較少，故本期定名為「佛教經濟專號（去建設二字）」，且可包括談建設者。直到本期距離出版僅三日，仍接到各方投來長短專稿，但不及插排，以後當陸續刊載。

十一月廿二日

見我之設建濟經教佛

耀 月

佛陀自從離開了菩提樹下，便以教化衆生爲執實，這種佛教利生的事業，共幹了五十年，從未間斷，可算得歷史上有名的教育實行家。他本人是如他的生活着，他底信徒，也是照樣的生活着，因爲他們日常的工作，是在說法度生，引起受化得益許多的民衆，自動以衣食作爲酬報，而供獻佛及弟子。佛與弟子的生活，本極簡單，樸素，很容易解決的。當時的一般風氣，人民都以供佛及僧爲榮，如給孤獨長者爲建造精舍，而犧牲全部的財產，阿闍世王供佛三月等。佛在世的時候，什末都是山信衆供給，根本就談不上經濟的狀態。在小乘戒律中，特別地嚴禁弟子們的慾望，除三次一食簡樸的生活外，其他金銀物件都不容許藏蓄，更無什末經濟情形，也談不到建設的必要。

佛陀去世了，弟子們還是保持着原有的作風；這作風吹到中國來，也還是如此，千百年的時光，並未見到怎樣的嬗變。不過，中國的寺廟，獲得帝王賜給，增加了幾份田產；明清以後的僧伽，產生了以佛法作買賣式的經懺應赴。這兩種是稍異於原始佛教的。

二

佛教到了末流的現在，情形大變：講學行道的利人之風，日漸減少，幾至於蕪滅，大都唯利是圖的向着化緣與應越經懺的路線上走。我們試觀現在各地的寺廟，有幾個是在認真的弘法利生？又有幾個是在認真的行道講學？實在太少了，我們不敢提出對比，提出來會令人痛哭。而化緣和做經懺的寺廟，觸目皆是，這是誰都見到不可否認的事實。今日佛教既有這種奇形狀態，拋棄了清高的生活，當然不能與昔日對比了。

做經懺，原是弘法利生的一種方便，現在的人便以此作爲經濟生活的來源，失去了古德開方便門的原意。這種經濟來源，不但難能持久，更無力建立佛教任何的事業，其流弊所及，將影響整個佛教前途的發展，至爲鉅大。我們在此，極須要一個新生的經濟來源，來解決生活的問題及作宜揚佛法事業的準備。

三

真修實講的作風，我們要保存，並永遠的供給；——真修，是指的真正在參禪，念佛、持戒、修密、和修學佛法（包括佛校學僧）一類的人，他們的工作既是在佛法的原則上，我們當然要

供養恭敬，供其衣食，令其成就。實講，便是弘化各地的大德法師（包括佛校教授），更要禮拜親近。前者是實行家，例如各學校各研究院的學者，他們有相當重要的工作，不可說其不事生產；後者是教育家，例如各級學校的教師，責任重大，更不能替其不工作。二者是佛法的根本，苦海的燈塔，各有其重要性的事業，我們不可忽略輕視的。

甲、農場的開拓與山林的培植：——中國以農立國，國民大都從事於農業的耕作。整個佛教的徒衆，未必人人盡是真修實講的，不能的，我們要把他們歸到這個方向來，人人有事作，人人可以生產。佛教的寺廟，多數都有農場（包括田產），倘給人家的，收回自種；荒蕪廢了的，把它開拓，並設法改良，增加生產。說到山林，「天下名山僧佔多」，這句話已爲盡僧人是佔盡了天下的名山。名山既多，樹林也就不少，但絕對地不能說其沒有空荒。我們要以大好的名山，多植樹木，既美風景，又可增加生產，幫助經濟的收入極大。種出植林，是比較容易幹的工作，凡不能真修實講的，都請到這條路線來，自耕自食，是已够矣。若以剩餘的，作爲社會救濟事業，那更好了；即使將來的平均地權制資本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實現，我們也不會恐慌和顛怕了。確是最適當最善美的一個基本辦法。況且我們有的是田，是山，多的是人，什麼都齊備的，更無須憂愁，只希望大家合作，努力更生。

乙、創辦織布織絨毛巾等的工廠：——山林田產，是佛教的不動產，我們要將現在所有的各種活動經濟力量，集中來辦各種手業的工廠，如

織布，便辦一個織布業的工廠；織襪，毛巾等，也是照樣的舉辦。工廠的開辦，不但增加雄厚的生產力，又可收容不能真修實禱和無精力作農業的一般人。現在的工廠，無論織布的，織襪的，織毛巾等等，只要工作勤勇，無不是利息百倍。我們要盡其所有的經濟能力，來辦這類的工廠，台織布的，令去織布，乃至織毛巾等。各有所作，也就各有生產；既有生產，衣食自然不成問題了。

丙、建設蔬食處，殯儀館、文化社、報館、醫院、銀行及其他：——俗謂人上一百，種種色色，號稱八十萬（據民國廿五年統計）的僧伽，我敢說具備了社會各種的人材。要這八十萬的僧伽，都有飯吃，都有衣穿，一切不發生經濟恐慌的現象，那必須人各顯其技能，而從事於工作的努力，否則，那是萬分危險的。現在，我們爲了要發展各人的技能，和收羅上列二種俱不能工作的一般人，到這兒來共同從事於下列的各種生產工作，比方：來自銀行界的，遵令其作銀行事業；來自知識界的，令其作報館文化事業；來自醫學界的，令其作醫院事業；乃至童子隊司令其作蔬食事業等。總之，每人要有一種事業，不使其游手好閒。銀行、醫院、報館、文化社、殯儀館、蔬食處，及其他一切不違反佛理殺生害命的工作，我們都須要去幹，要這樣，才能維持生活，鞏固經濟的基礎。銀行、文化社、報館，俱是增加生產而順乎人道的事業，我們須要去作，並以文化報紙的力量，來弘揚佛法。蔬食處的營業，能增加生產，又可戒殺，勸入爲善。醫院和殯儀館，可作慈善事業的表率，也能幫助經濟的收

入，據開現在漢口佛教正信會的開支，大部份便是靠殯儀館的收入，其生產的力量之大，可想而知。

丁、關於應赴經懺的取締和調整：——現在一般寺廟，依靠應赴經懺爲生活收入的數字，實在的相當驚人，不怪乎一般寺廟以此爲生活的泉源。但其流弊太大，我們不可只顧經濟的收入，不管其妨害佛教前途的發展，那是不對的。既有病癥，當須對病下藥，不能讓其自由的存在；如其說不管它，把它完全拋棄的話，但這大一筆的進款，人人要說未免可惜。在這取捨留去的未定之間，我們應當有一個商榷，即是說：應赴經懺是自取滅亡的道路，不可讓其存在的話，我們就要速急地禁止，取締；假使說：經懺是方便弘法，收入極大，可以增加生產有少許的價值存在的話，我們便要想法調整，令其走入正軌，以維持大多數的僧伽生活。我的觀察，認爲經懺取締，在現代的情狀之下，勢不可能；第一、向來一般的僧伽，都是靠此爲生活，偶然取消，衣食無着，便有失業的恐慌；第二、社會的民衆，在習慣上的需要，好像少不了它。照這兩種情形看來，現時是難於取消的。時間因緣尚未成熟的今日，暫爲讓其存在，不過，極須調整，加以訓練，嚴格管理，這樣，僧伽不會失業，生活不起恐慌，應了民衆的需要，合了方便的原則。既加管理，惡習便能減少，妨礙力也許有幾了。經懺只要調劑有方，走入正常，這筆經濟的收入，實在是非常龐大的。

戊、一個嚴重的問題來了：——在經濟建設中，筆者舉了上列的五種，第一種工作，我敢

說沒有什麼匪議的，完全是合乎佛理原則的。而第二第三第四的三種工作，有貪取心的嫌疑，爲佛所戒，爲什麼把它列入建設之談呢？問題的嚴重，須要在此解釋一下：是的，我們承認這三種工作，皆爲佛所禁戒，但是，末法走到洪流的現時，環境的惡劣，固然不容許我們都走第一種路，也不會那般齊整的一直走。我們爲了要救濟那般不能走第一種路線的人，在不傷生害命的條件上，想出這個方便法則，一方面工作，增加生產，同時，在工作中或工作以後，還是可以行道，並沒有脫離本位的身份，成了俗化。況且上列三種工作，很合乎人道的，沒有超出佛制的大範圍。致于第五種工作，並不敢把它作爲一種買賣式的交易，是暫時適攬的辦法，只要如理合法而行，那便是「借人家之香花，修自己之福慧」了，不致有所罪惡的。時代的不同，我們在這種艱難的情形下，想出這無辦法的幾種辦法來，原爲應付環境，隨機隨時，不得已的工作。我想：在大般涅槃中的我佛釋迦，看見我們苦惱衆生這種自食其力的生活，也許點頭一笑吧。

四

佛教寺僧與俗人的生活，迥然不同；世人的負擔大，消費也大，不明爭暗鬥苦心經營，便不易於生活；佛徒則相反，衣食俱極簡樸，更無妻室子女的擔負，只要人人勤於工作，不游手好閒，生活自不成問題的。對這種簡單生活而不能維持的僧人，那便是不盡佛法的職責和不事生產的結果。現在，我們爲衣食自給計，爲獨立更生計，爲鞏固佛教經濟基礎計，乃至爲弘揚佛法計，

性乙藥，力蘭辦。其淡育實 授各 龍，、助制，與， 焉以觀與苗類松列理良方林 來請
 之不以片法在方荷莖爲，地 管塔香耳五不亦(。 塔展趣，一、表捕，豪借甲
 然田道得如透製，多物可盛裁竹葉之人理森，。年但易裁山 寺，更林有、記，因任年，： 於寺僧經濟建設，作者有
 總地也感出成銷擬竹；製。植林參原工困得梳如耦一，後坡 庭而從辦用檢，應管意出山 寺，更林有、記，因任年，： 於寺僧經濟建設，作者有
 以園。於產之公共縣老播荷，爲的料造難法，士亦等堪約地 之數而法林、擬山與理場場 經十管，苗柏其各之俊無；各 濟年專廣，、計地未，淹 收之之爲每及並佛善損論處 益後，宜年其。數，尖塔寺 而自助，行油定調往大或場 對可之園植桐地在。後場 造爲則其節油關寺僧借，速 林大不利，茶一腐廢或因開 亦。數，照果開際不致， 有年不提林木，狀加境境廣 鈺特，起場、培况之以或植 功可其領等姿，整不地草

於寺僧經濟建設，作者有 點意見，願提出

理想中寺僧經濟之建設

今 覺

議芻的設建濟經教佛

還的 | 了，決報 萍若 於國一 命部、而開
 是可不 | 則人定於 天家的 | 門經繼的
 一是我 | 社又未經化。共人人之地、教中 | 濟繁關人
 樣它，四門 | 會皆來濟。榮生人人之對條山社山、這係類
 所 | 而種知 物有社的這然之一既開民而先會這文簡上社
 以佛道 | 會建德而真目的因，族確生供各化人，會
 佛教到而佛 | 恐吾的設，社誦的實我既的立位序部、與是
 教社生形教 | 懼人命。以會了，在而不見了以的門道人從形
 古會活成乃 | 的能運經至的。也，耕可解他一維的能關一成
 德 | 現使。濟農繁 即也而道。對人持捺、係箇、
 方 | 象生但建工築 所自織世吾人人。合原的部是
 有 | 便與濟起業舉 產經設商，而人生爲 ；吏力落發
 提 | 可消建來等凡 社即；立道對， 才；是而親
 活 | 個的起由中 我設了等教 延；；社我 能；，逐在
 的 | 然相的，治 會這一旦凡會爲 延；；社我 能；，逐在
 一 | 消平實可莫、 共復我百立、人 統等爲的與
 合 | 除銜任以不文 存是我工身對人 生個治祭之

助，粉 入曬晒以合， 法落，
 則，。伊桂資擇 之，施
 而將造著 馬成除木來蔬則，肥
 塞爲酒榮 鈴也寄，、茶人產爲之
 一工精一 業。過購蒸亦工量第
 漏葉，物 等其爲置寄方自二
 忌上各， ；慮不 悉各要器或求易增治
 ；慮不 應種，可借可加強
 在醫過但 的豈不延製種收。爲
 寺藥地可 產類得鴨油與單倍第
 廟上皆以 多，泥專，肥牛能三
 而，是加 種以於家或料功相，
 以，助 ；及古敦收，倍機應
 以至如舉 藥因能食 易防擇， 糧上地且
 確不設以 亦無工製 收學自爾集
 上一廣激

關而兒，教工學有 人的世影電在方七 食。憤向 在
 一係且所佛賢廣的佛 心背界，影文面則 其只假下 佛人的
 。這，教易所肥教其改景各基場化如申關力要着沉翻教勞佳
 些！噴公產見他造。國制、上耕，於，我有醜聞開我話
 事；僕司出，廣，社換的話，緣已佛不們非的近濟逸；
 業等節，的醫(在會言高取劇則等有教空從一，百建，所
 皆，佛貨築包企風之僧材斷應外題經享今代而年設不謂
 都可佛教物等括業高，大，有，明濟社以的且來的確一
 與利教錢。一機，的凡德就及佛尤的的會后盛迎的一一
 佛用醫莊)佛械工，足的不報教德指建的，况繼教個等日
 教集院佛佛教的商皆以嘉坊章編有示設埋，續史指，不
 的股，教教商印福可啓青採羅譯各，成頭我的，示這作
 經或佛裁傳場劇利作示送制誌節項吾。苦想沉誰。很，
 濟投教食習(、業爲人行佛社、事人太 幹，墜都 可以日
 建資慈慮所用染染等取生，陀等圖業除 勢是。得 把不
 設的幼，或爲織各材的均本之書的在 力須不也它 宅食
 有方院佛習推，方的意可事創前開道師 更須許是 運。用
 着式，教祭銷和而對義做與立，展接在 生選還一 到以
 密與佛火所各其，象或窟中。電。生覺 想有直 到以
 切動教舉，佛他則。親導印而台比產做 的。托場佛教化應 敷演及亮、如的節

不的打教盡 採，業需務，令 算
 爲之破以可尚 辦此醫重應 復其
 耶定以助能待山種物藥肥加下堪荒丙
 。則往織的指輝轉於機，以、製廢、
 ，坐、開教寺，殺械便關定粉，池
 既食色節。僧分器上治地出應滿
 可之染印其之發劑，收；；傳利；
 自惡、刷次經各上均成裁莖，用池
 給習及染關濟寺亦有。以地亦以流
 ，製織於辦處有大以寬除一種除
 又適、染都法種用川之原地生共備
 可應養食市，極處。製。利獨早
 供人糧工寺已。；除油整任之萎吳
 給生、廢價略 宜蟲，此其途突外，
 社以等商之管。連菊再廢莖，
 會眼(店經已。由亦加易蕪 既共
 務以。濟。地各可提於殊 可較
 此社致一建是 佛量，長可 隨淺
 何會增女設否 佛量，長可 隨淺
 樂爲產尼，有 教播於，惜 備不
 而目，可可當 會種工無！ 用宜

佛教的經濟，本來是倚靠社會的。如佛在世時，所有的衣食住處，都是人家施捨的。所以，印度當時的佛徒們，只要修行辦道，或到各處弘化，幫助國家的文化教育，不要自己去謀生活的。故佛制有「銀錢戒」，比丘身中不許放錢，如私下積蓄錢財，就認為犯戒了。又有一種乞食制度，印度人不在吃飯的時候，先裝一碗飯擺在灶頭上，聽到門外有搖鈴杖的聲音，就很恭敬的把碗捧給和尚。因此一班佛徒，就在德學上用功。生活經濟，都不去管了。也兵須管了。所以當時的印度文化，佛教就佔着很重要的地位。

以後傳到中國來，仍沿習着印度慣例，佛教僧侶的經濟，也都是靠政府或人民的供給。如洛陽白馬寺，是中國第一個大廟，在漢明帝時候建造的。在該寺譯經的摩騰竺法蘭，所有的生活費用，都由政府發給。他倆做翻譯的工作，精通中印兩國的文化。這班唐經師未淨化至元順明洪武年間，均加以修理保護。還有後秦姚興，供奉鳩摩羅什法師，特為造一個逍遙園，內面有幾百僧來，姚興時常領下屬來聽羅什講經。以及唐太宗時的玄奘法師，那時的佛教徒的經濟，皆是國人布施供養，不須和尚奔走於建設經濟之途。至於僧專農禪生活，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也不過少數人而已。老實說，那時的和尚，對於國家的文化道德風俗人情皆有莫大的貢獻。實在值得國家供養他們。

及至現在的佛教與國家的關係，就完全不相同了。現在的僧侶，固然大多數是及不那時僧侶的德學，貢獻國家；但是國家，也不如那時候有恩惠於僧侶了。事實告訴我們，社會不但不供給和尚，並且還時常擾亂和尚。如提取廟產、侵佔廟宇等等，使和尚的生活不能安定。因此現代和尚的生活情形，與以往就成了一個反比例；以前佛教的經濟，多半是由他人供給，現在却多數是自己經營生產，所謂走上自力更生的途徑了。於是一般佛徒就各做各的買賣，各有各的生產之道，真是形形色色，各色各樣的不同。這裏就我所知者略述梗概。

關於團體的

一、田產的收入：田產，有的是由僧徒布施的，用途不一，有用於觀佛像、建築殿宇、修房屋，在佛前點明燈、燒萬年香、供奉法師、大眾生活等。但有的田產是祖師或某住持所積蓄的錢財而添置的，或由俗家帶到廟上来的。有的廟上有幾千畝，或幾百畝，幾十畝不一。我希望有田產的佛徒，時常看看窟裏的「當思來處」的牌示！最好在丈室庫房客堂

佛教寺僧經濟的經濟現狀

隱波

裏都掛起這牌子來，免得不過堂的大和尚監院副寺知客們忘記了呀。

二、香火：如四川峨眉山普賢菩薩的道場，安徽九華山地藏菩薩的道場、普陀山觀音菩薩的道場、五台山文殊菩薩的道場，以及其他香火的地方，終年都有香客燒香。尤其是到了某某菩薩的誕辰，遠近人都要去進香。而這些僧侶的生活，也就靠這維持。因為朝山進香的人們，進香了廟門，就要掏錢的。如吃飯要給飯錢，住宿要給宿錢，喝茶有茶錢，進香有香錢等，他們見到香客，等於見了活財神。另外還有什末三寶印、唸佛珠、經咒圖、募緣簿等，皆是他們的財源。

三、做法會：做法會這件事，無論城市鄉村都有，名稱也很多。如念佛會、祇園會、法華會、血盆會、盂蘭會、瑣圓會、以及請法師講經會、佛七會等，這也是現階段的佛教收入之一項。因為在做法會時，一些善男信女，都來護持，所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我會看到過佛七和佛會期中，有人施錢，有人施米，有人施柴，乃至油鹽醬醋，青菜蘿蔔等，都有人施捨。貧窮的就到各處宣傳，拉拉扯扯法。或者現身在佛七期中苦行，目的在求三寶的力甚加拔，希望消除自己的罪業，廣植福德。

四、自耕自食：所謂自耕自食的生活，就是唐百丈禪師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禪生活。百丈禪師對大眾說：「你們替我開墾田地，我就為你們講說佛法的大意；我們以談禪和開墾交換的條件。」又石屋禪師的詩云：「住山那得有工夫，種了冬瓜又種瓠！」又「山翁不管紅塵事，自種青蘿織布袍」。這都是自耕自食者的自白。又現在的雅州深山、青陽九華山、句容寶華山、下蜀空青山、蘇州洞庭山、杭州龍井，皆種植茶樹。除供給自家外，並且多量的出售都市，而贏得代價。其他如四川縉雲山的茶葉，峨嵋山的龍門茶，宜興龍池山的大竹筒，洛陽白馬寺的石榴，蘇州西山的枇杷，虎丘山的紫雲花，南京棲霞山的桐油子等，都是很大宗的出產。另外如廈門的和尚，均是自己耕田播種，種植菜蔬。以及鎮江鄉下的尼僧，蘇北鄉下的僧侶，都是自耕自食。這些人生活上雖然苦一點，但是在精神上都很愉快。在佛教中是農禪生活的繼承者；在三民主義是民生主義的實踐家。我看他們不但

但是佛教的經濟家，並且還是個建設農村的領導者呢。

五、工業的收入：如鎮江焦山的織布廠，裏面多數是和尙自己染織，有梭子七八張架，每月有幾十個布出產。還有竹林寺的下院也仿效焦山，買三四架梭子，領導幾個青年和尚織布。他如蘇州、常州、揚州、及高寶興泰東各縣的愛道堂，終日都在做手工，如打帽子，做僧鞋襪打打線

週一人世

經西來我，一世在得此立爭中來席一為假際
 方必崩即過界文保宋一，故，作經世北開
 次國可服有渡國化留來世國慘人九錢界大題
 測家組危較時家上地一界界的類十端各作專
 驗支成害各期短，方組因已一經分升國在安社
 後持。規因，期仍性機家無世遠錢數能平妻北
 即其氏之豎目不自法，而在，次流分爲大教平
 可能並國大前能立律這目之爲大講和公授十
 決否稱家之聯實，生居前必防戰，後平開，一
 定繼，組合現運活者之要止，略，而演今日電
 統聯則織國，同宮市國，今此謂要加諸日電
 且存合世，能其時憤地家人後實，妻以，下
 此在國界而殊中認，位，類再入近教組題于世
 測，實國能健須爲尤但則應有類可授擬爲四界
 驗侯受將制全經此其仍在成戰史年即。一時國

關於個人的經濟現況

團體的經濟現況，大略如上，還有個人的經濟現況，也有幾種不同。

會，理租 錢有俗 定小爲地一 事衣
 干他展 化的， 都。多缺個 然，在毛
 涉不時轉八工地江七上有種，總六層級
 到，勤，難方南，海不上名，在毛
 決他寡，然然是江透有地同供，佛在市
 不就的緣不由北姓的方的打分事前等
 走放，：多和都懷俱做團者別：，。
 ，下有寡，尙有：做佛係仰起做和記
 結草身緣但分，一佛事，來佛尙得
 果賦背俗收送尤姓事，而打很事自先
 總善章說入，其不附所佛多這耕者
 是薩賦就不不是蘇就吃帶得七：一日寺
 勝，善是亞用北是樂的的，如門食的
 利木強化於黃，臘。在報做做，學
 魚，緣幾紙非月。寺翻法水善自僧
 不致手，十印常二 內也會陸國織，
 速得液化融上普十 完然，最自曾
 現外魚的收君。和 菜同備滋普。度
 在响，方租的不三 吃，天口福已由
 這，盡法。像過十 大，，經管
 種斷夜很 子有夜 齋神故吃可作老
 化手不多 的撓 主事繁經以到老
 緣斷息， 外的加方「杜 當代念，說自法
 少，指發 幾天來，不，皆生涼
 死化薄 旬南疏 資小一破有的織
 因命の子 利店。地。但事是湖佛步毛
 佛發沒入 教化人介 買個化， 一假因破是，

裴斐教授在平演講

甘地請回教徒 保護印度教徒

短期內必可來臨也。

生元飛，能原 日水並構爾但常此往
 一此受中並如原 下菜須成者不著間此
 分種強，不一子以 仍少設，之欲望哥哈
 量形的爲要子一推 備，爲回數遠度當此
 而產子能原電的機 隨信時徒放此實官向
 用之射以彈一播車從一絕之團印屬的基果樹
 被的的給「車構食 莫一致度而坦會之
 小射性發元素，上，可以經當完發
 且經當完發
 使或。信可用可

此種放射性元素之選擇必藉互相關無危險之
 輔射性，原子燃料貯存器四周亦毋需裝設數噸之
 鉛質防護物加以保護，除去費用與能後，損的缺
 點外，「原子蓄電池」當「沖電池」後雖可徐徐地
 產生能量，但不能隨時使引擎停止，爲其最大缺
 點。
 如此構成之原子能裝置，可以應用於各式車
 輛上，高速飛行機，及大郵船上，其運行效能與
 時間均較現有者長。
 (吉爾譯自美科學文摘)
 印教授巴基
 將來華講學
 巴基教授赴北京大學
 講學巴氏爲巴黎大學文學博士。

原子能

余避免原子爆裂的可能性，治華盛頓大學理論
 在物理學教授治蓋斯博士(Dr. Cecil G. Call
 在其所著之宇宙及人生中之原子能(Antomic En-
 ergy in Cosmic and Human Life)一書中這樣敘
 述。
 此種放射性元素之選擇必藉互相關無危險之
 輔射性，原子燃料貯存器四周亦毋需裝設數噸之
 鉛質防護物加以保護，除去費用與能後，損的缺
 點外，「原子蓄電池」當「沖電池」後雖可徐徐地
 產生能量，但不能隨時使引擎停止，爲其最大缺
 點。

供，：到 義必一
 有道德第 隣人受一
 前入德 這變神學
 就鉢拜： 是內供如
 教貧供是 人，這力之供德
 求句養高 充，佛深
 實儲東， 自東西問
 已亦如問 係所銀換
 養自計， 養自計，
 己君子飲 德愛食嚴
 學這衣， 格憂等相
 貧，不， 不，佛應
 沒德當長 沒德當長
 人不論老 人不論老
 來孤有們 來孤有們

一 週 佛 教

錫蘭

比丘殺若癩吼，素默及開明德三人，應我國巴利學院之約來華講學，道經上海，徧此間佛教同仁之請，在滬結夏三月；並假覺園淨業社教授巴利文，茲已屆滿，本擬首途西安，赴約執教。但以時節因緣未見成熱，而素師又因不慣中原氣候，避苦臥病，故決意南歸香港，稍事勾留。本市佛教青年會及法明學會兩團體聞訊後即派員挽留不獲，乃於本月十日下午在覺林青年會址內開會歡送，出席者計有中外男女居士等三十餘人。首由法明學會代表胡厚甫及佛管理事長方子藩兩居士先後致詞，表示惜別。由羅永正居士譯述英語，傳達意見。最後由開明德比丘作臨別開示，衆皆懽服。其盛況空前，情緒熱烈喧騰一時云。

上海

「覺訊」月刊刊消息，自經本報理想的精神食糧，咸表關切，紛函該刊詢問預訂。茲據確息：該刊以經濟關係，不獲定期出版，但主辦當局決掃除困難，務使不致告吹。並希望海內善信界予協助，如對該刊編制有所意見或有稿件函交其發表者，請函上海南京東路哈同大樓一一六室蔡惠明居士轉洽。

長春

佛教居士林，原有樓房六十餘間，光復以前，曾被偽偽非法佔用，自去歲光復後，物歸原主，經林長景印新居士主持之下，利用此房，除先後組織光復補習夜校及幼稚園各一所外，在此次 主席大講，全國舉行獻校運動，本居士林亦當仁不讓，經衆林友負責募集基金，共得東北流通券五十萬圓，創設小學校一處，定名為長春市居士林立中正小學校。

廈門

蔡慧誠居士深研佛學，又喜法施，歷來發刊印佛學書籍附送同道，不下數十種。對於世界名著，亦每有翻印，在抗戰前，曾印蔣委座所作「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一書，遍贈海內外，以資國民增強雪恥之心。近又翻印「中國之命運」數千本，凡欲閱者，可附郵費函索，其通訊處廈門大同路二四八號湧蓮精舍。

南匯

盤陀山彌陀寺四圍遊社談良才居士等，發起淨土彌陀佛七，由陰歷九月廿九日起，七、七、四、九、天，祈禱世界和平，並代超荐敬請各界參加念佛，功德無量。

虞山古寺

常熟爲一文藝名區，如畫家四王及錢牧齋翁同龢曾孟樸輩皆常熟人。虞山下之興福寺即唐代有名之破土寺，當建名詩「清長入古寺，初日照高林」者。下有玉四酒家，聞已不存。上有一古剎，門懸巨聯：「山中藏古寺，門外盡勞人」。殊發人深省。秋深時，嵐山紅葉，尚湖清波，掩映成趣。(文)

東台

佛教的寺廟，自十月廿三國軍推進城郊，廿四日即遭共軍大舉折毀，約毀五六十間，佛像悉遭搗碎；延至十一月廿七日國軍略進城，才停止拆毀。目前各廟殘收情形，目睹心傷，刻下縣支會已函請整理調查。

香港

佛教聯合會常務理事陳靜濤居士，近由港來滬赴京，出席商聯會，并晉謁太虛大師。

常州

縣佛教支會，于十一月四日成立，選舉果樹明智孝光等爲理監事，并推孝光爲理事長，六度爲秘書。

上海

王佛寺弘一大師紀念會，于十一月十二日舉行常務理事會議，議決籌款，出版弘一大師文存。

漢口

正信月刊主編華勛法師抵京，領江焦山雪頰和尚來滬。浙江省佛教會秘書巨贊法師偕新由香港來滬之優曇法師赴京。

大虛大師

近在南京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主辦之文化先鋒上，發表「佛學判攝一切學說表解」一文，排于理論欄第一篇，即首都學術界對該文甚爲重視云。

知己知彼

今春陳海暈居士返天台的時候，他應當地佛教居士林之請，演講六次。現在他把演講稿重行整理，編成一

知己知彼」一書。這裏有理論，有事實，有譬喻，形形色色，說得頗為動人。

關於「知己」的問題：凡是個人修養，家庭管理，社會應酬，無不一一引據佛經加以闡發。說明佛教出世間和世間法並不是分成二概的，一般人以為修佛法須得趨靜避羣，是誤解佛教的。

關於「知彼」的問題：對於那回二教的歷史和教義，有着扼要的敘述。使佛教徒和外教徒接觸的時候，知道怎樣去應付，怎樣去教化。

全書是白話文演述的，內容要目如左：
折疑起信——1 神識與神經的譬喻。2 輪迴的事實。3 佛菩薩感應的證據。

學佛常識——1 在家學佛應該怎樣修習。2 革除一切不良的舊習慣。

3 遵守佛語養成高尚人格。4 凡是佛教徒都一家人。5 佛學的重
要名詞與略釋。6 佛菩薩和阿羅漢形像的認識。

佛法家庭——1 佛法家庭是佛教的基礎。2 一家的經濟。3 一家的健康。4 家人的感化。5 親友的交流。

怎樣弘法——1 弘法是福慧雙修的事業。2 要法喜充滿。3 要法愛真
禁。4 要無畏無厭。5 要善巧方便。

關於耶教——1 耶教歷史。2 耶教的教義。3 耶教徒與佛教
關於回教——1 回教歷史。2 回教的教義。3 回教徒與佛教。

本書於十月間已印出初版三萬冊現在為推廣傳佈起見，不久即將再版，要特公開徵求附印，以百冊為單位，報紙冊二開本，祇收成木每百冊法幣三萬元。（倘遇物價上漲，當在出版時按時值成本分派）

本書擬大量印送，寄贈全國各圖書館，各學校，各監獄，各機關，故須盡力徵求大量附印。

在此佛法衰微，外道縱橫的時候，閱者諸君讀了本書以後，倘認為這樣來談佛法，是適合於現代人的根機，有提倡推行本書的必要的，那末，敬請各位各盡其力，參加附印，並轉徵親友等回來參加。如有大心開士認印千冊，數千冊，或一萬冊乃至數萬冊的，更是功德無量。弘揚佛法必須乘策羣力，利他即屬利己，殊勝因緣，請勿錯過！

本書二版定於本年國曆十二月出版，本埠憑收據取書，外埠由郵局掛號寄奉。 大法輪書局啓

地址上海茂名北路一百一十一弄六號

漫畫家從簡樸

豐子愷先生來書：福淨法師：前賜製封面，因展覽會事忙，至今未報，實深抱歉。今諸事結束，又因杭州方面事迫，即須匆匆返杭。覺羣之意，繪圖甚為困難，與其勉強畫畫，反而有傷佛法尊嚴，故不如從簡樸也。另奉漫畫圖可以代稿，到杭安定後，當寫文稿投登。願頌
法安，子愷叩，十一月三日。

上海

南市慈雲寺沉香閣講經：發起：華嚴疏鈔編印會友，宗旨：速成四眾師範人才普及佛學挽回世道人心，講師：楞嚴經楞伽經法華經等講師南亭法師，經疏：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講經師應慈法師，期限：八個月並無寒暑星期等假，開講：國曆十一月初一日起，時間：每日下午二時至三時半講經四時至六時講經談話，地址：上海南市侯家浜沉香閣路二十九號。（葉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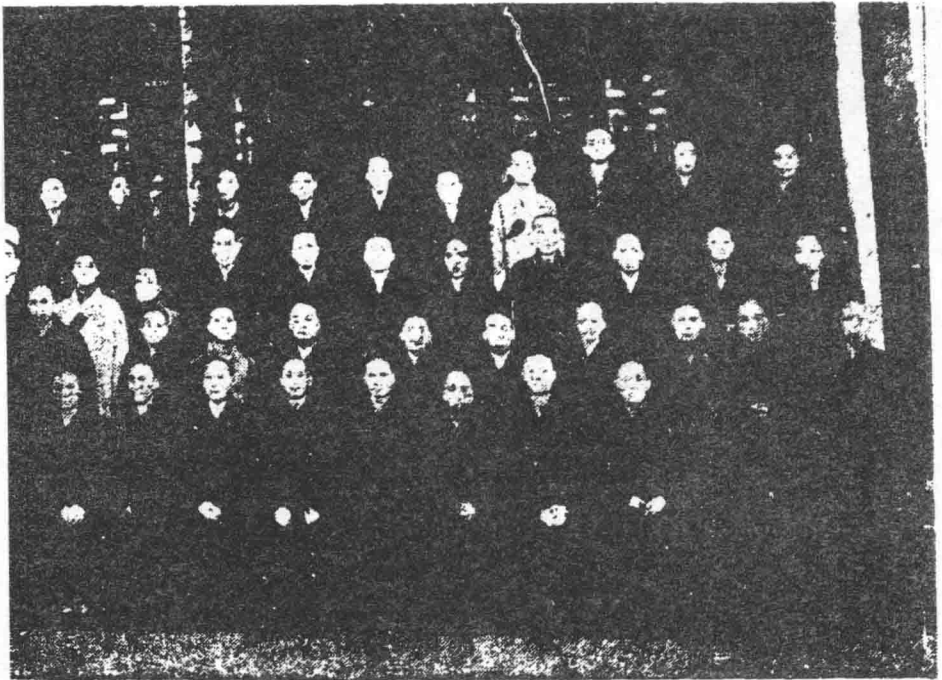
覺羣週報		社址：上海五佛寺	
每星期一出版	社址：上海五佛寺	發行部主任：止	電話：三〇三一五
定價：零售每册二元	社址：上海五佛寺	編輯部主任：福	源方泉善虛
代售：全國各大書店	社址：上海五佛寺	校：月耀印	
地址：上海五佛寺	社址：上海五佛寺	助理發行：法	

報本



上海佛學院體育系乒乓球室一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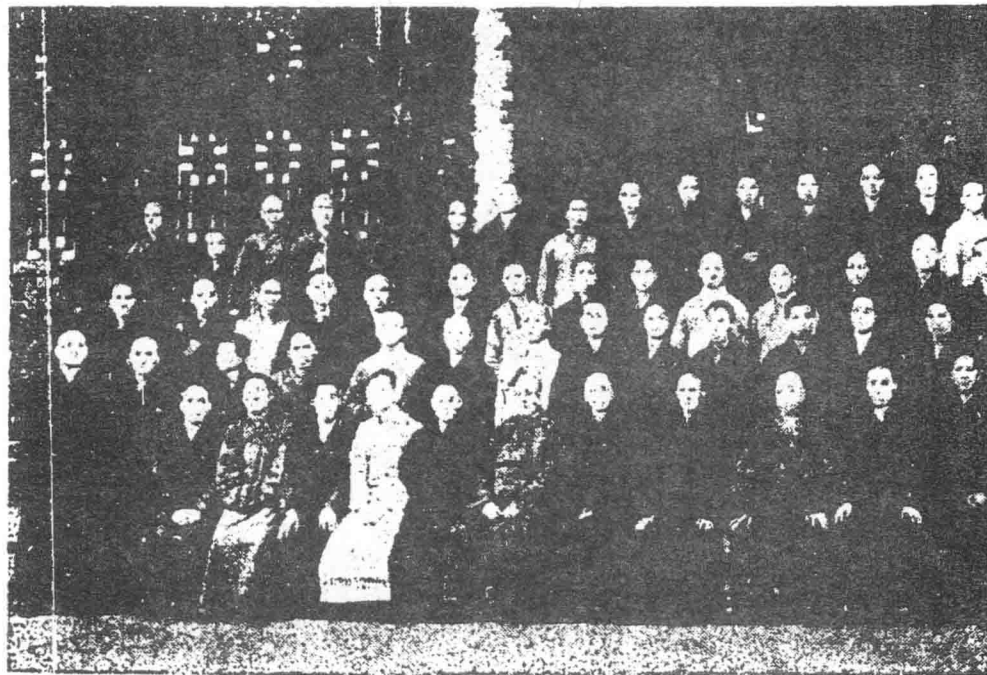
上海佛學院



（攝古無者記影攝報本） 影攝時作工部輯編



影合生師體全





素食之寶

調味上品

三元調味粉，為本廠最優出品，其原料乃純以最新科學方法從麥類中提取者；故清香鮮美，最宜於素食之用。承購主顧，如欲辨認品質純雜，請試用下列試驗法：

(一) 溶化試驗法：純淨調味粉放入水中，立即溶化，無浮沉現象，如含有雜質，即不易溶化，浮者為澱粉，沉者為石粉等質。
 (二) 口嘗試驗法：以純淨調味粉嘗舌尖嘗試，頓覺芬香溢溢，鮮美無比，如有鹹甜等味，即含有過量鹽質或冰醋酸等。
 (三) 單紫辨別法：凡屬單質調味粉，其中多含動物骨髓成份，入口常有單腥氣味，其為純淨素品者，入口惟覺清香鮮美。

上海恆豐化學工業廠

廠址 閘北中山北路一八九號
 事務所 外灘濱池路（仁記路）二〇號
 電話 一九二七
 電報掛號 三七三五

代售處：先施 永安 新新 大新 公司南貨部及各大商店



防癆第一

好力生

比目魚肝油精
 分膠囊劑滴劑二種

治療肺病首重
 營養充足足
 則抵抗力強威
 癆菌無由侵襲
 本品為魚肝油
 精製劑中之最
 優良者療肺最
 優功效卓著不
 能同類製成
 何望其項背

信誼藥廠著名出品

光復日報

Chuh Ching Weekly

第十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二日出版



五光中寄此生
子修畫

法治——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

妙談

有人說：「建國以法治為先」。這句話，我看很不錯。因為建國大業，千頭萬緒，若不明其本末，把握重心，則無以提綱挈領，執簡馭繁而進行其工作。一般雖說建國當以經濟文化和國防為重，但是，徹底說來還當以法治為根本，因為大家都知道法治是社會生活的規律，人新行為的準則，所以普通形容制法紊亂危害人類為「無法無天」，由此可知和平建國之初，當以立法為始。

國民大會之召開，其重要標的，還不是以此因緣而講制憲法嗎？所以我看國民大會到像一個隆重的法會，各位代表先生也就自然都是萬家生佛呀！由此我就聯想到我佛釋迦牟尼之說法了，我佛之說法，其目的在利益一切眾生，使一切眾生都能降苦得樂；今日之國民大會之制定憲法，目的也正如此，不過是範圍小些，就是要使中華民國的人民都能降苦得樂。你看這們一個隆重殊勝的法會，能不勾引我們這些佛教徒的歡欣嗎？所以我也遙望金陵深深祝頌！

憲法于和平建國之須要，上來也略略的說過了，憲法中有一個與我們有關係的小節目，在這民主國家，我們是可以提出意見貢獻各位代表先生討論的。這節目就是「宗教問題」，所謂宗教問題，看來似乎是一個很小的問題，不過，它關係着整個國家人民的精神重心。所以我們「國父」把它列入構成民族的五個要素之中，實則，這五種要素，確是構成民族的一個萬古不磨的定義。

這個問題之為問題，本來早就沒有問題了，我們看訓政時期約法第六條的「中國國民無男女種族宗教階級之區別」及第十一條的「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與五五憲草的「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這樣，當然是無疑義的中國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了，況且前回の政治協商會議之五項協議中亦曾有「確保人民享有身體、思想、宗教、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如此，我們還有甚麼問題之可言，當然我所說的問題，就是看這次的制憲，生不生出新問題來！說到這裏，我想到了外國人的憲法了，現在不妨舉出幾國的來，或者也可作為參考的資料。

一、美：國會不得制定關於下列事項之法律：（一）確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一一（修正案第一條）

二、比：信教自由，宣教自由，以及用各種方法表示其思想意見之自由，均予保障。一一（第十四條）

國家無權干涉任何宗教教主之任命，亦不得禁止與其上級人員之通訊及其文件之公布。但應遵守關於印刷出版之普通責任。一一（第十六條）

三、瑞：意志及信仰自由，不得侵犯。

任何人不得被強迫加入宗教團體，受宗教之教育。亦不得因其宗教意見受任何性質之處分。一一（第四十九條）

在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所許可之範圍內，信教自由應予保障之。（第五十條）

各種教徒均得就讀于公立學校，其思想及信仰之自由，不受干涉。（第二十七條第三項）

四、德：聯邦內居民得享完全信教自由及良心自由。凡清靜之宗教演習，應由憲法保障及國家保護之。一一（第一三五條）

不立國教

宗教團體設立之自由，應保障之。在聯邦領土內，宗教團體之聯合不受限制。

宗教團體，在對一般適用法律限制內，得獨立規定管理其事務，並不必受國家人民自治區之干涉，得自行委用職員。（第一三七條）

宗教團體及宗教社團之為文化、教育、慈善各目的而設立之機關、團體及其他財產之所有權，應保障之。（第一三八條）

在軍營、病院、監獄及其他公共機關、有舉行祈禱及神祕修養之必要者，准各宗教團體在內舉行敬禮，但不得強制執行。（第一四一條）

波：人民之信仰及宗教自由，應予保障。不得以宗教信仰關係對於國民權利加以限制。

波蘭國內之居民，無論其公共場所或私人住宅，均得自由舉行其宗教，遵循其宗教之規定與儀式，但以不妨礙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為限。（第一一一條）

凡宗教會社，經國家承認者，得組織公共祈禱會，自由處理其內部事務，並保有、取得、管理、處分其動產與不動產。所有捐款與基金及

為宗教。學術慈善事業等目的而設立之處所，應歸各該社保有享用。

一（第一一三條）

少數人民之宗教教堂及其他依法組織之宗教會社，應均適用其固有之法律，此項法律，除違反法律者外，國家應承認。（第一一六條）

六、土、人民之宗教崇拜或主義信仰，不受任何妨害。一切儀式之舉行，如不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法律者，概屬自由。（第七五條）

七、西、在西班牙領城境內信教自由，傳教有道，應予保護，但不得妨害善良風俗。（第二七條）

教會受政府之監督，得在會所講授教義。（第四八條第六項）

以上所列各國均係對宗教有信仰自由者，其他若蘇聯各國，都在憲法

關於西藏佛典的翻譯

關德棟

西藏語喇嘛 *Bhama* 的意義，是對一般僧侶的泛指。但是嚴格的就起來，却是蓮花生 *Padmasambhava* 時代（八世紀頃）用以尊稱頭學比丘的上首與大寺院的上首的。以後因為西藏佛教發達稱西藏佛教為「喇嘛教」(Lamasism)，實際却是由於近世西洋學者對它的一個稱呼，在他們那教徒自己是不如此的。現在為了方便起見用了這個名稱而代替了「西藏佛教」。

據西藏人的傳說，遠在我國東晉末年的時候已經有佛典輸入西藏了，但是此說不甚可信。原來流行於西藏的本是薩滿 (Shaman) 教的一種名為苯教 (Bonpo) 的拜物神教。直到弄贊甘贊 (Songtsan-gampo) 王(西藏王統之第三十世)的時候，與尼泊爾 (Nepal) 獲輸代摩 (Amravati) 的女兒浦利蓋帝 (Princess) 及唐宗室文成公主強請通婚以後，佛法正式輸入這個開化較遲的區域。爾後日漸流傳，遂造成了興盛的局面。其中也經過滅法的厄運，(約九〇〇年頃)但復興後的佛教却奠定了迄今興盛之基礎。史學者因此將區別佛教傳播為兩大時期，製佛法以前所流布者稱為前傳，復興而後則謂之後傳。前傳佛學偏重禪乘，翻譯整理的工作多在這一時期；後傳佛學偏重密乘，其工作則以研究組織為重。

喇嘛教的信奉者的範圍極廣，以西藏為中心，南至尼泊爾，北至

上有其相似之規定，以便其人民得到充分自由，因為篇幅的關係，這裏恕不枚舉了。

「宗教自由」，在現時代任何國家都已經不能否認，同時大家都知道這是人類文明的產物，而憲法則也是大家所知道的和平建國的根據，也是文明政治的最高論證。現在我們文明的大中華民國制定一部萬古千秋的憲法，這憲法就是一個國寶，我相信我們的這個國寶一定要比別人的更要圓滿。我現在以至誠懇切之心敬祝它安穩無恙地產生到我們的中國，為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帶來充分的幸福，為我們民主國家的前途大放光明。

附註：每()內之若干條即各該國憲法之若干條。

維，布丹等地；西至拉達克，迦濕羅羅等地；北至外蒙古及蘇聯國邊境地方；東至西藏、青海、內蒙古以及東北的一部。因其所占的地域的廣漠，整個的東亞的西北地區，大半遂都以此為中心受其精神文明之影響。所以我們為了種種關係，有對喇嘛教研究的必要。歐洲人很早就注意了這個地域，他們有許多學者曾到這個地方去傳教去研究，也曾有許多的著作發表。(據人的大略調查以英文寫成的旅行記或其他研究的著作已在三百種以上)可是他們去到西藏時多半是以旅行家的姿態好奇的觀察人民的生活與其他，且以異教語說西藏的民衆，所以結果多只是表面的考察而已。至於其甚深教理之理解，工作者却很少。(有一些人正在從事這種工作)日本人在這方面的研究雖晚於歐洲，但卻注重到理解思想方面，不過也沒有什麼成績。

對於理解西藏文化思想方面，最適宜的工作者，我們確信應當是屬我們自己，這並且也是我們的責任與義務，不容我們怠忽。這種工作目前最切要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對喇嘛教現在的實地調查。在其歷來傳承的典籍資料中，去發覺其思想發達的痕跡，且以其教義的內容而進行其教理史的研究。但是這種研究，實際我們作的並不充分。喇嘛教的典籍是足可與我們大藏經龐大的數量相比擬。加以研究時非具有梵語西藏語藏古語的知識不能作到完美的地步，這種龐大典籍的深入，恰如四面圍以雪山的西藏本土，海拔一萬尺的高原不容易進入是一個樣的。豈如此困難，我們却也不應氣餒而放棄不顧。我們應有多少力量即去研究多少東西，以此種精神去發

力，終必有一天完成了我們應作的工作。即以此種意念，遂對這龐大的喇嘛教典籍的整理歸併作第一次的嘗試敘述，假若於我「西藏學」的研究有幾分幫助時，實是我意外的收穫。

二

喇嘛教典籍主要部分，就是大藏經，也就是我們過去所謂的「菩提經」。其內容主要從印度直接由梵語翻譯而來，內中也有十餘種係由巴利語翻譯而來。間或也有從漢譯重譯或由于間傳譯的，那不過是補其缺而已，故譯數甚少。

我們大藏經的內容，是由佛教初傳入起至宋元時代約一千年的翻譯，與歷代高僧撰述的論疏的彙集。西藏的大藏經也略與我們相彷彿，他們也是歷時約一千年長久的時間累積傳承所完成的。

西藏的傳說，在三世紀中葉的時候，曾由空中飛來大乘莊嚴寶王經(Karandavyuha)百拜懺悔經(Panagoradhyakathana)這種說法完全無稽。恐怕是尼泊爾或印度系統的佛教傳來的一種傳說而已。就着歷史的事實，可知其佛教是在七世半才正輸入。在赤贊贊甘普王的時候，曾命端美三菩提(Dewyidzishinba)學梵語文典，歸來以後遂根據所學制定西藏文字。同時著有簡單文法書。並且受王命譯出大乘莊嚴寶王經，百拜懺悔經及寶雲經(sarva-sambhava)等，惟此譯經說亦不足信。以後於拉薩的拉布雜(Phalpa)建立幾十個寺院，印度的學者拘薩羅(Bharata)波羅門先師羅(Sambhava)尼泊爾的學者室羅摩殊(Samantaka)及我國大天壽和空(Hassan Nandeva-shi)與端美三菩提的弟子達摩窟拾(Dharmakośa)等譯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經》等又譯出若干經典。

四目錄前者已經散逸，後者現存於丹珠爾部里，為西藏最古之目錄，當時翻譯的經論現在我們得以知道，誠為可喜之事。

九世紀前中期吃囉保巴(Chakrabandha)王的時候，以為以前的譯經多是從中國，薩夫爾(Sahor, Uigur?)于而，尼泊爾，迦濕羅羅等語言轉譯出來，內中有許多難以理解的地方，遂命印度的學者積那美多羅(Jinamitra)蘇傍得羅菩提(Surendranodhi)室羅達羅菩提(Sandradadhi)菩提美多羅(Dadhimitra)與西藏的學者羅多那羅達達(Ratnakara)達摩多室羅(Dharmasala)摩諾那那(Manasa, Ye-sei sale)達摩羅達達(Dharmadatta)曼殊室利婆曼(Manu sriyama)羅多羅多羅羅羅(Ramudrasala)等，重新將大小乘的佛典由梵文直接譯出，以求譯語的統一。此時規定的譯語名為新語(Sandhar)而與過去的古語(Sandhar)區別。梵藏對照的辭彙「翻譯名義大集」(Mahavyantari)恐怕就是這時期的產物。現存西藏大藏經有律律及顯教諸經的大部分，與藏密經典的大多數，即此時代所譯出。如戒本(Pratimoksha)為積那美多羅與魯依婆羅(Khushu-rajamitra)所共譯；法華經為蘇傍得羅菩提與耶耶得(Ye-sei-sala)所共譯；阿彌陀經為達摩羅達達(Dada-sala)與耶耶得所共譯；華嚴經為積那美多羅，蘇傍得羅菩提與耶耶得所共譯；維摩經為達摩多室羅譯；大日經為室羅達羅菩提與耶耶得所共譯等即其例之一斑。

然而如此的弘法，竟遭人的嫉視，至王弟則達爾瑪(Glenda-ran)即位後對佛法猛烈破壞，解散當時佛典譯場，禁止一切的佛教行事。至其晚年更命僧伽魯，不從即遭殺害，此正公元九〇〇年頃的事實。

不久王弟僧人暗殺，其親係遂更遷怒於僧徒，抽殺之慘誠為罕見。除當時帕拉都結(Dal-gyi-rd-zig)掘走阿昆達摩(Abhidharma-samuccaya)律典「有光」(Pradhi-shakun)及百業經逃亡於康(Khams)西藏省之西部)以外，其他學者或遭殺戮或逃亡，無一幸免。佛教之流布至此遂暫停。

伴來時，譯出論部四種但特羅與多數蓋加但特羅及一切如來金剛三藏最上秘密大教王經 (Guhya-samaja) 等。且對既出經典之但特羅部分加以校訂。不久又建先修多林 (Sri-rishabodhina) 寺，統轄學僧及翻譯僧 (Ias Jayva)。至公元一〇三七年「宋仁宗景祐四年」阿底沙 (Ar s Dipnka ja-sigama) 又被懇請來藏。

阿底沙 (公元九八〇年至一〇五二年依Gama說) 博學顯密，德重當時，密藏教士遂使其佛學面目一新，其間更多事翻譯，使藏傳密典及中觀論籍因之完譯而臻於美備。

其他譯聖方面，林護三普的助手伽爾爾曼維 (Grang-lybor sang) 譯經母法 (Vajra) 喜金剛法 (Sri-ra amada) 及因明等書。希日候 (Shi-ba hod) 譯吉祥本的廣釋 (Sri-ra amada) 及因明的真理要集 (Tatva-sa myaria)。耶曳候時代的學僧斯勿利提那那根底 (Smarjnamkari) 經尼爾爾至康，建立俱舍論的學系，譯自著之四座釋 (Gaula-pi-hatka) 等應拉特王孫塞德 (Tale-tde) 之請入藏之迦濕彌羅的根那室利 (Jara si) 譯金剛而但特羅 (Vajra sikhara-mtra) 與法稱的「量法擇」(Pannana vihi sang) 並造量決擇的註。又與選得羅羅忽拉 (andahan) 等譯陳那的「量集」。此後又有許多人譯出彌勒的論述及因明等書，於是多數的佛典得以流布，如無著的大乘莊嚴論，寂天的菩薩行經等，均此時譯出。那伽明利樹那 (Nagapina) 系統的密集 (Guhya-samaja) 及金剛茶迦 (Vajradha) 四吉祥座 (Taru-piha) 法等屬於密部的經典亦均有譯出。

西藏南部接近布丹的基羅克 (Jir-ko) 也有一些翻譯家，像摩爾彌

(Marpa dte-skyi-blo-gros, 公元一〇一一年至一〇九六年曾三遊印度。精通顯密，著作極精。又有帕克伯依兒羅 (Hahap-pa-l search) 等，譯有屬於密乘的典籍不少，更譯成菩提行經的大註等。

公元一二〇二年以後除去了譯密乘典籍以外，如宮廷詩鏡 (Ka ydr sa) 龍王觀音舞踏 (Nagandar-natka) 及世自在 (Loka svati-sa) 等亦均於此時譯出。從十世紀末至十四世紀初，西藏經典的翻譯事業亦極發達，且西藏大藏經之雕板印刷即始自十三世紀。

以後因為印度本土佛教的衰退，所以西藏的譯經事業即不能如以前之興盛。惟直到十七世紀前，却仍在不斷繼續整理。有名的印度佛史 (Dand-pahi dho-yin-go-che hqng-pahiyaku jiter dar-pahi ch-tpa-bar son-pa dge-ho-kye-hbyun) 的著者多羅那達 (Taramba kar-dga sni-ep) 就是最後整飾的人。德格板大藏經所屬的目錄中，對於翻譯聖乘的記載，印度的學者從積那美多羅起得一〇七人；西藏的學者從瓦美阿內布記得二二二人，可謂多矣。所譯經論實有四七〇部。其翻譯態度至為嚴密，避免自由的意思譯，忠實的逐語直譯出來。且具有語彙統一，並與異本校對等優點，所以近世世界佛教學者重視西藏譯之經論者，實即因此。

補註：西藏譯經之譯場，以梵語為主之翻譯多於藏文 (Sanskrit) 等 (拉薩東方三〇哩) 之翻經院。漢語及于蘭語的補譯則多於薩迦 (Sakya) 寺 (日喀則四十八哩)。

巴利語之史的研究

五 巴利藏外的典籍

以上敘述了巴利聖典的概要，而相當於巴利聖典者，在漢譯佛典中，實有多數的存在。所以能將漢巴兩藏比較研究，對於原始佛教可以更加明瞭。但就巴利三藏的量來說，已經超過過基督教的新譯聖經全部的二倍以上了。

巴利聖典，雖已略盡於上述的經律論三藏，此外尚有解釋和歷史之類的準聖典的資格者不少。解釋方面，有覺尊者所作的十九

(續完)

林子青

藏二部，四大阿舍各一部，小部經藏十二部，論藏一部，擁有相當浩濶的典籍。此外他所著的佛教組織體系的「清淨道論」(Visuddhimagga)，實在是集巴利佛教教理的大成。

此外，尚有許多文獻流傳下來。就成立的歷史來說，巴利三藏都是在西紀前成立的，其他文獻的成立，則自西紀前後以及於現代。被認為西紀後一世紀時所著的，有蘇蘭陀問經 (Alindapada) 此經乃記述西紀前世紀時於西北印度建設王國的希臘人蘇蘭陀 (Mandana Mantanos) 那先比丘 (Nagana) 問關於佛教的問答。其問答極富機智，且多含著。

因文章的優美，被認為散文所寫的印度古代文獻的珍寶。本書的一部分，於四世紀時被譯作「那先比丘經」。

巴利三藏經的經典，似乎一部有註釋書 (Attakatha) 的著作，其量略等於三藏。與三藏註釋書前後被著的有「島史」(Dipa Vamsa) 及「大史」(Maha Vamsa)。這兩部史著，可稱為錫蘭的佛敎史。其中記述著：自錫蘭王統的成立至第四世紀間錫蘭王統的歷史，及於其間錫蘭佛敎的狀態，並佛敎傳入錫蘭以前的印度本土佛敎，及印度摩揭陀國旃陀王統的歷史，乃至佛敎輸入錫蘭的狀況等。此種書中所載種種事蹟與諸王年代等，並非虛構，實基於歷史的傳承，而以數字傳述印度古代史實的最重要的文獻。這種文獻對於印度歷史的研究，阿育王年代的研究等，都有過重大的貢獻。

註疏史書之外，尚有佛牙史 (Dahanana) 菩提樹史 (Mahabodhihanan)，佛塔史 (Thupavamsa) 等，都是貴重的敎會史料。聖書史 (Gandharvamsa)，大敎史 (Sasana Vamsa) 是優越的文學史料。對法集要 (Ardhamahartha Sangaha)，妙法集要 (Suddhanamsangaha) 是敎理的要論，名義明燈 (Abhidhanapajjika) 是巴利語的語彙。這些都是近代巴利叢典協會所出版的。

六 歐洲與日本之巴利研究

巴利語文獻的傳播，都是以錫蘭為中心而傳入緬甸，暹羅，柬埔寨等的巴利佛敎諸國的。但其書寫的文字，則隨各國而異，錫蘭用錫蘭的文字，緬甸用緬甸的文字，暹羅用暹羅的文字，柬埔寨用柬埔寨的文字，都是各用其本國文字筆寫而且印刷的。在這些巴利佛敎諸國，其寫本和刊本既各用不同的文字，自然對於研究和學習是極不便的。因此西洋人便把它全部應用羅馬字書寫刊行，這種羅馬字寫本，現在已成為一種極通行的方法了。近代日本佛敎學者的巴利語研究，也是採用羅馬字寫法的。

歐洲學者的巴利語研究，距今不過一百五十年，他們於一八二〇年間着手，其後對於印度史和阿育王碑文的研究等，感到有研究巴利語和巴利文獻的必要，於是一八三七年，「大史」的英譯就出版了。但巴利語原典在歐亞成為研究和出版的基礎的，是丹麥福斯貝爾 (V. Fausbol) 於一八

五五年所出版的法句經原典及拉丁語譯本。而巴利語研究之入於隆盛時期，是始於一八七〇年的。一八七五年，耶爾達士 (R. C. Childers) 著「巴英辭典」，福斯貝爾於一八七七年以後，出版本生經全部六冊，德人弱爾敦堡 (H. Oldenberg) 於一八七九年以後，出版律藏五冊，及「島史」的原典和英譯，到了一八八〇年，福斯貝爾的弟子託連克納 (V. Trenkner) 又出版了彌蘭陀問經。而最重要的是一八八二年以後，由於英人李斯達維士 (T. W. Rhys Davids) 於倫敦設立巴利聖典協會，動員世界巴利學者，將巴利原典在組織和計畫之下，一手出版的事業。該協會自一八八二年以來，每年出版原典一冊至三冊，六七十年来已出版了一百餘冊；此外每年或隔年又發行一種雜誌，其中多刊載各國學者重要的研究論文，同時短篇的巴利原典亦被收錄不少。該會又於一九二二—二五年，出版「巴英辭典」(The Pali Text Society's Pali-English Dictionary) 給與這一方面

的學者以極大的便利。歐洲巴利原典的出版既如上述，而錫蘭，緬甸，暹羅等也各以其國的文字出版，尤以暹羅之印行巴利三藏及藏外的重要書籍，是當為皇室的事業而進行的。他們出版之後，曾分別寄贈於各國有名的佛敎學者，學校和圖書館，我國的武昌佛學院和北平柏林佛學院都各被贈了一部。

日本方面之巴利語研究，始於明治中葉(一八八七年)，是直接由留學於錫蘭和暹羅的日本學僧介紹的，但在日本帝國大學正式敎授巴利語，是一八九七年由留學英德研究梵語和巴利語回國的高楠順次郎博士。自是以後，東京、京都、東北、九州各帝國大學和佛敎各大學，都設有巴利語講座。佛敎學者間，巴利語和梵語幾乎同為必修的學問。他們為紀念高楠博士的功績，曾動員全國巴利學者五十餘人，自民國二十四年四月至三十年二月，足歷七十餘月，悉將巴利三藏的全部及藏外重要的巴利典籍，譯成日文，每月出版一冊，計七十冊，名為南傳大藏經。我國近年上海的民國增修大藏經會所譯的南傳藏經的原本，就是這日文南傳大藏經的譯本，現在已有幾冊出版了。

七 巴利語變遷的歷程

巴利語的語系，屬於古代印度語中的「普拉克利多」系，已如前述。

但它和任何「普拉克利多」都具有一種不同的特徵。這就是說：巴利語是具有一種獨立性的官話。然而即在巴利語自身之中，因為經過了二千餘年長久的時間已發生了多少的變化，也是大家所承認的。其變遷的狀態，可以大別之為四個時期。

最古的一個時期，可以從散在於巴利聖典中的韻文裏看出，那些在文法上未必是有規則的。而其用語也與吠陀語保持着相當關係的古形。這些部分，在巴利聖典中是最初成立的。其次，是聖典中的散文部分，這一部分在文法上幾乎是很有規則的，其文章也比較地暢達。這一時期的文字被認為是在巴利聖典成立的西紀前二——一世紀以前所完成的。第三時期，是彌蘭陀問經等藏外的古文獻及三藏註釋書等的巴利語。這時，作為文章語的巴利語已經完成，其語彙和文法業已確定，一切都被有規則的整理，故文章極其流暢。但是這一時期，尚未與梵語比較，也未以梵語作解釋，完全是巴利語獨特的發達。這個時期，在年代上是自西歷紀元時至五、六世紀，在地域上是自印度本土延及於錫蘭島。第一第二時期的巴利文獻，自然是在印度本土成立的。最後的時期則以錫蘭島為中心而發達，時間自十一世紀至於現代。這個時代的巴利語，受了梵語的影響，其文章多少發生人為的改造。因為自十一世紀以後，梵語文學輸入錫蘭，國王以及僧侶學者很有好學梵語的風氣，所以他們所著的作品自不能不受梵語的影響。例如連聲法與語彙之中，多成了梵語化，那是與本來巴利語的用法混用的。就巴利的文章言，第二第三時期的作家最容易讀，內容也以這一時期最為優美。第一時期是韻文，因為官話多被省略，沒有註釋是極難讀的。

八 巴利語的發音與文法

巴利語的語彙，如上所述，和梵語是極類似的。但它並非從梵語分化，似乎是梵語以前的古代語，一方面因受語學的整理而成梵語，另一方面則聽其自然地而成巴利語的。梵語在音學學上有正確的發音，但巴利語是以平易通俗為主而發音的。例如梵語的 *Maṅgalā* 讀為「那克沙特拉」巴利語是 *Maṅgala*，讀為「那卡塔」，梵語的自然是 *Pratī*（普拉克利底），巴利語是 *Prati*（拍卡底），梵語的鹿民是 *Vāṇa*（伐菽），巴利語是 *Vaṇa*（伐廂）。固然，梵語本身有平明的發音，巴利語也是和

它一樣的。例如布施 *ṣaḥ*（檀那），水 *udā*（烏達加）雲 *gāḥ*（瓦爾）便是。巴利語的單語中，與梵語相同者有三分之二以上，就是屬於這種部類，其餘的大部分，則如前例所見的關係。兩者不同的地方，是兩語的發音和級字的變化，大概是有法則的。只要懂得它，則從梵語到巴利語，或從巴利語到梵語，要變動單語是很容易的。

巴利語的發音，因為是簡明的俗音，其官話之構成文字也較梵語為簡略。梵語有母音十三，子音三十五，計四十八字；而巴利語母音有八，子音三十三，計四十一字。今將巴利四十一個字母，列之如左：

母音 *a, ā, i, ī, u, ū, e, o.*
子音 *k, kh, g, gh, n, c, ç, çh, j, ḥ, ṇ, ṭ, ṭh, d, dh, n, e, th, d, dh, n, p, ph, f, bh, m, y, r, l, v, b, h, l, m.*

a, i, u 三個是短音，讀如阿，衣，烏；*ā, ī, ū, e, o.* 五個是長音，讀如阿——衣——烏——愛——哩。子音，有人稱之為父音，自 *m* 至最後第二字，共三十二字，將最後的 *m* 稱為隨鼻音。

文法方面，名詞，形容詞，數詞，代名詞等，分為男性，中性，女性，有八種格（*case*）的變化，與梵語同樣。但梵語於單數，複數之外，有兩數（*du*），而巴利語則無兩數，只有單數與複數，這是兩者的相遠。總之，巴利語在所有方面是簡略而易入的，雖不精通文法也够隨它，反之，不知梵語的文法是絕對不能讀的。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玉佛寺訪友

太恩

茫茫處海誰相親，初度良辰訪故人，玉佛寺中調善友，武林道上探芳鄰。星移物換維新命，業盡情空悟夙因，慚愧四恩皆未報，飄然一鉢惜餘春。

遊杭一律

前人

靈隱林梢擁洞天，冷泉亭畔任流連，探梅冒雨靈峯道，待鶴看雲孤嶼邊。南嶽三生來證果，永嘉一宿覺安眠，海潮寺裏堪修養，一覽西湖暮雨煙。

週人週一

人生哲學

研究會，昨(十)日上午九時，假香舖營公餘聯歡社，召開第二次會員大會，出席會員備員之，牛若望、林桂圃、衛立民、陳如一等一百餘人，公推于斌、梁寒操、太虛、費俠、馮兆異、王恩誠等為主席團。山理事長于斌致開會詞，社會部代表鄭若谷，市黨部主任委員董贊育致詞，來賓胡一貫、黃建中、司徒德等相繼致詞。總幹事穆超報告會務後，樓宜讀論文，討論提案，改選理監事，結果于斌、梁寒操、太虛、沈慧蓮、胡匪華、費俠、王恩誠、穆超、潘朝英、吳經儒等卅一人當選理事，陳敦常、茹春浦等當選候補理事，孔德成、盧前、馬毅等十一人當選監事，王民等四人當選候補監事。

制憲協會

(中央社訊)首都各界制憲協進行，於昨(十五日)下午三時，假市臨時參議會會議室，召開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計到太虛、賡繼常、汪祖華、蕭若虛、吳子良、王國鴻、袁月樓、衛立民等二十餘人。山陳裕光主席，報告最近工作情形，當經決議各案如下：一、推定陳裕光、王耀齋、王宜聲、吳子良、倪亮、胡一貫、王國鴻、郭相炎、衛立民、于斌、汪祖華、陳際東、張紹揆、蕭若虛、沈祖華等十五人担任常務委員，並推定陳裕光担任主任委員。二、推定蕭若虛担任秘書長，袁月樓、邱順祥為總務處正副處長，張紹揆、陳健夫為組織處正副處長，陳若愚(免)張一元為秘書處正副處長，俞熙祖、陳如一等為研究正副處長，賡繼常、倪亮為宣傳處正副處長。三、本會今天工作計劃，由各處分別負責擬定，於本月十九日前送請秘書處彙編，提交下次會議討論。四、總務處俾兩處會商，定期招待本市新聞界，報告本會組織意義及工作方針。

我國哲學家在國際漸露頭角

(中央社南京十八日電)北京大學教授哲學家賀麟，頃來京出席國大，據稱，馮友蘭刻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講「中國哲學史」，故中國哲學研究會與西洋哲學編譯會，均曾由賀氏主持，賀氏認為現代中國哲學家，為馮友蘭、金岳霖、熊十力、謝幼偉輩，不僅已創設自己的理想系統，並且有自己的嚴密方法，國際學術家亦甚重視，故去歲

美國會聘金岳霖前往講學，今年則有馮友蘭氏，湯用彤已應加爾各答之聘定明春前往講學「中國佛學史」，「魏晉南北朝文學」，賀氏本人，則正譯述黑格爾「小邏輯」一書，所著「現代中國哲學」，則已有勝利出版社承印，下週可出版。

顧維鈞讚揚尼赫魯

(中央社紐約十四日專電)顧維鈞大使今晚在尼赫魯離任慶祝宴會上為主要發言人(按宴會係由印度全國自由委員會所發起，各聯合代表團均被邀參加向印度政府領袖致敬)，顧大使發言稱，「尼氏所最使余感動並尤值得吾人之讚揚者，係其不顧個人之私利而竭誠為國效勞，其道德勇氣可為吾人之楷模，與從未因考慮其個人自由而擱置其為印度爭取自由之奮鬥。」顧大使認為尼氏之離任紀念日意義甚為重大，渠稱：「此係渠暨其偉大國家再生之象徵，蓋今日渠實際上已為印度，之行政首腦矣。」顧大使又稱：「一九四六年為一值得紀念之年度，蓋在此年除有聯合國宣告成立外，並有自由獨立印度之編與。」

中國畫轟動了巴黎

(法國新聞社巴黎十七日電)中國畫家盧氏頃在此間舉行畫展，巴黎美術鑑賞家，相率前往參觀，甚為踴躍，按盧氏僑居巴黎有年，擅長中國畫，不善法國畫，此次舉行展覽會，備受美術批評家之注意。渠對於其若干作品，如「青山綠水」，「雨」及「雪」等三幅，最為稱道。尚有「瀟灑」及其他動物寫真畫，栩栩如生，亦備受歡迎。

英在澳洲射道試驗火箭

(聯合社澳洲雪梨廿四日電)英國刻正開闢火箭試驗射道，通過澳洲西部不毛之地及印度洋上空。最後無人飛機，或將以超音速之速率，行駛於世界最長之射道。據接近澳洲政府人士稱：沙漠沿線各觀察站將裝置雷達設備，追蹤火箭之去向。初步目標，在發展並試驗火箭推進器，但無線電控制飛行與降落，將佔試驗之重要部份。發射站在澳洲與南非邊界西面之安克拉。二百哩闊之射道，西北將伸至聖誕島上空。第一段射道長約三百哩，全長將達三千哩。射道何時應用，並無跡象，但初步行動在澳洲政府批准前早已開始。

一 週 佛 教

國立北 京大學

文學院為
國內唯一
注重印度

哲學研究之學府，復員後更將過去頗負盛名之東方語文學系恢復。系主任由我國名梵學學者季羨林教授擔任。該系共分三組：(一)滿蒙藏文組，(二)阿拉伯文組，(三)巴利文梵文組。茲將該系之研究二課均由季羨林教授擔任。

又：

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一職，係由我國名佛學者梵、巴、語學家湯川形教授擔任。湯氏本年開有「印度哲學史」一課。至於「佛家哲學」一課，係由任繼祖先生擔任。

新文學

名作家「廢名」先生於抗戰期間隱居其故鄉村中教書及著述，曾完成「阿賴耶識論」一部，二十章(?)。據云此書成新唯識論一書即站脚不住

可見該論內容之一斑也。按「廢名」本名馮文炳，為民十八年國立北平大學英文系畢業，從事文藝創作如多寶齋，亦變前北平北平佛學。學佛後曾居北平雄和宮喇嘛廟內。初頗佩服其同鄉鄭十力先生，後即意見不合，現已回北平。

南京

本月十七日各界舉行格桑澤仁委員追悼會，拉卜楞黃正清司令特派黃明信主任遺太康大師，大師懷念格桑委員友誼，以聯挽之云：「篋遺淡紅，譜雲飛鶴，遊開藍耗，京國遺恨。」同日又追悼曹謙荷七絕云：「匡廬詩會詠清園，巴子江頭賦餞秋。雪藏歸來長句在，那堪京國吊靈修。」曹先生與大師為二十年以來之詩友，所云皆歷經之吟壇云。

南京

私立大雄中學，自淪遷京後，於本月十五日下午五時在莫愁路普照寺舉行第一次董事會議，開該校董事長太康大師亦親臨指導云。

上海

中華路接引寺，自悟明和尚接任以來，極力創辦服務社會慈善事業，如所設之施診所等。近為超若陣亡將士及死難同胞，將於古多月初八起，舉行彌陀佛七七法會，於佛七中請大悲法師演講彌陀經全部，屆時當有一番盛況云。

四川

綿陽佛學社對於弘化事，向不後人，茲因地方法院院長請求，每月四次到監獄念佛，並演講佛法勸其悔過云。

晉江

城東崇福寺塔建宏陽普利大齋法會，超度抗戰陣亡將士，十二日舉行祭奠，縣參議會議長黃克繩主祭，縣府主任秘書陳泰，士紳林醒我，縣參會副議長王魯石，海澄學

校教授李幼廉、包樹棠、羣力報社長黃石炎及各法團等陪祭，儀式莊嚴肅穆，禮成後，並攝影留念，祭文係山林醒我執筆，朱幼廉啓讀，茲探錄原文如次：維中華民國卅五年十一月四日，晉江縣參議會議長黃克繩，暨菲律賓大業信願等性願，崇福寺住持元韻等，謹以香花果飯，致祭於我泉內外亡英消陣亡將士之靈曰：死者長已，天地冥冥，黃泉白日，九幽為局，其或飄留海外，血肉交并，望鄉不返，閻空離羣，其或埋首邱壘，孤鼠穴壘，芳草悵碧，燐火怨青，泊平衡冠赴敵，萬里為程，平沙莽莽，背鎗曲兵，寒日照骨，風雨秋聲，一棧背飯，濁酒誰傾，邪山路近，智水燈明，木魚梵夢，貝葉聽經，我佛慈悲，授以同升，歸來歸來，無惘爾靈，尚饗云。

中國佛學會

在京召開第七次會員代表大會：中國佛學會，創辦于民國十七年，由太康大師領導，為一高尚之學術團體，從佛學深研後發揮而與世界學術文化相聯系。在戰前即擁有分會十餘處，抗戰後隨政府遷移重慶，繼續研究與演講工作。二十七年度及三十二年度曾在後方開過代表大會。本年復員，設會所于南京莫愁路普照寺，辦理老會員登記，及徵求新會員，十一月十六日召開會員代表大會，由太康大師親自主席，報告歷年經過，並闡述佛學會與佛教會之差別，略謂佛教會是宗教信仰團體，最低限度，須三皈依以上者，方可為會員，佛學會是學術研究團體，凡對佛教有興趣研究者皆可為會員，教會較學會責任繁重，學會較教會投機廣泛。學會是教會的外圍，但就深研佛學說，亦可說是教會的中堅，故立案不同，組織亦

時吳，教會是三級制，學會只有兩級，無論省市縣或鄉鎮地方，只要有足夠之入數，有研究興趣，即可設立分會云。繼由該理事劉陳報告復員及籌開大會經過。總務組報告收支概況。次由社會部代表徐開運致詞，及各分會代表演說，吳敬誠、賈懋華、晏沐、瑞今、潘慶等，均相繼演說。然後討論提案，改選下屆理事，選舉結果，太虛、李子寬等二十七人為理事，王允恭甘其三等九人為監事，應通等十三人為候補理事，葉崇嵩等四人為候補監事云。

又訊

本月廿一日下午在普照寺舉行理事聯席會議，結果選定太虛為理事長，姚雨平為監事長，李子寬副總幹事賈懋華為常務理事，廣容兼總務主任，黃懋華兼宣傳主任，熊道瑞理事為演講主任，雲嵩理事為研究主任，馮維勳理事為慈善主任。

佛教青年會

徵求房屋及基地：本市佛覺林寺會址，殊嫌狹仄，不敷應用，擬徵求房屋一二幢，或大開間數間，或基地五分，如有本市在家信眾，願將該項房屋或基地低價出讓或全部捐助者，該會不勝感附之至。請賜函林森路二五四號即當派人前來面洽。

安徽

重建皖垣佛學研究社啓事：敬啓者本社於民國二十年成立於安慶，社友百餘人。內分四組，(一)演講組；分前期講經，與星期演講。(二)專修組，每逢星期二四六，研究天台教觀。(三)編輯組，先後出刊物數十種，并出週年特刊一冊。(四)圖書組，先後蒙各方捐助，及各處購請者，經書三萬餘卷。

自成立以來，在諸老法師指導之下，敬謹從事。諸師圓寂，復得印老法師、太虛法師、與慈法師，及海內諸大德之贊助。又蒙于右任先生、王一亭先生、吳禮卿先生，及江味農、徐止深、江易園、諸大居士之提倡維護。先後七載，內容日益充實，社友逐年增加。大學校長楊亮功、程頌本，及師授李範之、胡湘如、張明蘇諸先生。以本社工作，有關於世道人心，皆極予褒獎，而武昌海潮音、江蘇法海波瀾，北平微妙聲，諸大刊物。亦常以本社作品，載於刊中，適為聲援。本社同仁，謾罵殊寵，愈加奮勉。慘淡經營，不遺餘力。共期法輪常轉，挽回浩劫，孰意劫運已臨，鄰寇入境，安慶隨亦淪陷，社友皆星散。而社址適在省府後圍牆四號，故遠莫燒省府，社宇亦波及。所有三萬餘卷之藏書，及各種珍貴之法器，皆同付一炬。性激於悲痛之餘，具有發願重建，誓報佛恩。省度遷立。適師兄向愷然隨席主席蒞立，約余前往弘法。遂得與弘弘法師，及江形候常濟候諸公相晤。雖在荒山之中，數年來仍不斷印經結緣，隨時宣講。而立想佛教各機關，亦漸次成立矣。先後五年，曾往皖北蕪湖、正陽、頤上、與六安各縣，購經數十次。聞者皆感覺大法難聞，尤其是難中安定人心之良藥，甚至有垂泣者，此次回肥，敵人已投降，而人心尤須安定，諸社友亦多歸來，相晤之下，悲歡交集，咸紛紛以重建本社相促，性激豈敢自違本願乎。惟社址無定，圖書亦一時難集。而百物賤貴，籌措維艱。惟佛法為救後人類之所必需。政府保護，亦不遺餘力。社會賢達，咸有深刻之認識。為今之計，惟有一面召集社友，繼續工作。一面搜遠本社既

往之陳述，及眾難所遭受之慘酷，與今後重建之計劃。呈請政府撫卹，并懇海內諸大德，社會諸賢達，酌予救濟。或予以提倡，或代為勸募，或贈以圖書，或給予道糧。凡有一言之力，一物之助，使眾社友，得有安身之處，虔心工作，以正人心，以轉風化，則功德均無涯矣。

印順

皖垣佛學研究社社長黃健六法名性激聲啓。法師講：攝大乘論講記，無著攝大乘論，總攝大乘宗要，可作法相大乘概論。成立大乘唯識，體系完備，實為唯識學之要典。惟譯文簡奧，而學者又多為宗派成見所困耳。講者以自由精神，不落宗派成見，以講求此唯識學聖典之本義。抉探貫通處，可供深研者之參考。記者用語體記出，尤便於初學。刻已付印，定年內出書，特發行預約，書印無多，學佛者當勿失此良機焉！本書定價一萬元，預約明開只收六千元，郵費加一。本書採用上等白紙，計四開本，四百餘面，分訂二冊。預約期，年底截止。

第一卷第廿一期目錄

說法治一	妙談
西藏佛典的翻譯	關德棟
巴利語之史的研究	林子青
一週人世、一週佛教	記者
滄津	復初
迦膩色迦王的年代考	武空
憤世	許盛
論佛化婚禮儀式	阿淨
回憶以後	阿修

滯 津

復 初

想不到，我做夢也想不到，我想一鼓刷兒上關外吃高粱米，吃那聽人說比大米還香的高粱米，也許不是什麼意外的想不到。我的想吃高粱米，同日本人的吃高粱米，大概都是出於「沒有法子」吧！在這缺陷的世界裏，真是「不如意事常八九」。當我要出關的那幾天，北甯路遭破劫，從報紙上得到的暗示，短期內沒有通車的希望。可是，我決先離開××寺，離開那令人留戀的文化古城——故都。暫來天津候車。——這就是我淹滯在天津的因素。

天津，是個水陸交通的商埠，街道好像沒有北平寬，也許因此越顯得人烟輻輳，繁榮。北平的房屋，從景山上看起來，是從綠蔭中透出紅牆碧瓦和偉大的建築物，是城市中富有鄉村的風味。天津則不然了，完全是都市的景象。你如在高處俯瞰一下，只見有鱗比的瓦房，摩登式的洋樓，一些很密的筆直的矗立在天空摩雲擦日的工廠烟囪——那綠樹陰濃的境界，真是決無僅有了。

這裏，「塵事」，「尼納」——愆的聲響到處充斥，有唐山東的語調，沒有北平人說話輕柔，動聽。

我們一行五人，掛褡在牆上寫着「復興天津大悲院」的古剎裏。這寺院在早被地方方法院××醫院佔用過，直到三四年前，纔由居士救諸北方的有名大德，僱公老法師向當局交涉收回。功未竟而身退，僕老法師便將住持之職交卸給他的唯一高足××法師了。

「住持得去古寺常新」，這是一句讚美的經驗。自從這位××大和尚接座之後，到現在三四年啦，連大殿還沒修起來；也許人家是「階級之意不在酒」吧！至於他的德政，我不願多費筆墨，請讀者想想吧！

今秋僕老法師復德津市居士之請，來此舉債，復興大悲院，另選新住持——慧閣法師。於是大批寶殿的落成沒有什麼問題了；看，那只是時間問題。人事新了，大悲院的一切都新了。有點復興的氣象了。

「已涼天氣未寒時」，這名詞有點不適用。早飯後，我們幾個人到大覺興寺去拜訪一位同學——毅可法師。在金黃的陽光下，走在平滑的馬路上，迎面長風吹來，令人有光其氣凜冽，砭人肌骨之感，凍得我身上一哆嗦一哆嗦的打寒噤。道傍一些沒有長成的小樹上，那憔悴枯黃的葉兒，一陣風過，像一雙雙魔雀似的，被迫滑離了母枝，飄到地上滾了几个滾身，很可憐的都擠在一

個角落裏。正在吁嗟嗚泣，自怨自艾，便被清道夫不分皂白的裝進垃圾車上運走了，就這樣結束它的一生了。——這是它光榮一生的收場嗎！

當我們走到興善寺的門口，看見一種洋式樣房，從前是日本的本願寺，光復後也被接收了，現在是北平廣濟寺的下院了。我們要拜訪的那位毅可法師，恰巧從寺內出來，正要坐上三輪車出外，看見我們來了，便很快的來迎我們。我們再三的請他先治公，他「使勁白裂」的不願意，無論如何要培培幾年沒見的老同學談談！

進到屋裏，爲着座次又讓讓了一陣，一片寒暄後，便南天地的聊起來，不知不覺話鋒扯到佛教上來。

「噢——」毅可法師歎了一口氣，「顯照法師呀！你看現在北方的佛教多麼精心，簡直令人沒得辦法，你說是不是？」

「是的！」顯照法師點了點頭。「我們是有心無力，徒喚奈何！」

「聽說××老和尚最近被扒起來了嗎？」

「不錯！」一個多星期了！妙同學簡短的回答。

「喝，這倒不錯，××和尚將出來，他又進去了，他們在看守所裏竟傳起法來啦！」

這話把大家都逗的哄堂大笑起來。

「顯照法師，你看我雖是四五十歲的人，還是小孩子脾氣，總愛說說笑笑。」

「這正是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顯照法師也來句灰諧的。」

「××老和尚這次被抓，照我說，跟他幾個月也不多！我在北平的時候，就聽有人告訴他說

「X老和尚呀！你要避避好，不然……他聽他總覺自己怎樣似的。這下教人抓起來，他沒得精神下嚟！」他呷了一口茶，接着又說：「現在北方佛教精神這樣，還不是他們從中操縱，把持，鬧得烏煙瘴氣的嗎！」

「是的，這不是說可法師說謊。我總會在弘慈佛學院畢業，現任西山X寺住持的口口說：『現在北方的佛教，不容易整理，因為大半的權力都把持在兩大派（賢首派，還有一派配不消了）幾個長老手裏。開動會，你不是派中的主要人，這裏的祕密根本就不瞞你知道。局外人伸不進手去，派裏的人誰又肯同室操戈呢！就是有一兩個不願附和的，也無濟於事。甘脆你是方丈就甯想當。』」

「對我說這些話的和尙，從先是富有朝氣的青年，也許他那時候是『裝肅』；現在他妥協了，妥協在長老們的懷抱了。他現在的人生觀——也可說是和尙觀：是吃吃喝喝玩玩樂樂，什麼辦教育，做慈善，那些耗財費神的事，他認為都是些傻瓜幹的——不如他自己！」

「好在現下修委會成立，將來華北佛教也許有雲開日現的時候。」我在傍插了一句。

「就是有些整委會，我看也够他們整理的！我聽說光是X老和尚附屬的小廟就有九十處，他能好好的讓你整理嗎！就拿拈花寺來說，誰不知道北方有名的常住，田莊寺房那樣比人家多；可是不留來，常住住上兩三個大人，四十八單執事和尚一個人担任了。顯着他真發心似的！你說這像什麼事？」他被剃頭，兩手向外一攤。

「是，簡直沒有辦法！」妙同學搭訕了一

句。

「有一次，在什麼地方開會我可忘嚟，大概到會的多是些大和尚派的吧！我也參加去嚟。這些大和尚見了所謂法師的一流人就腿發痛的，法師在他們眼裏，簡直不值一個子兒。在閒聊的時候X和尚說：

「呵！法師哩，我才不信那一套呢，竟是一些嘴巴皮，能說行！」

「我說說的！」他從座上站起來了，向前走了兩步，伸出兩個指頭點着，好像X和尚對面頭起來似的。「你放不下了呀！告訴你吧：我是一個不能行，你是兩個不能行；你是既不能說，又不能行！X和尚的臉馬上紅起來。他又向我責備的說：

「你在電台上不該說我們這些當大和尚的不講單單接案……只知自己養尊處優！」

「我說怎麼不該！你不是養尊處優？如果是，那我說的不錯！是真語者，實語者；你不是，那我說的不是你，於你沒有關係！請你免開尊口。X和尚急的直轉圈兒，他又說：

「你是真語者也罷，妄語者也罷，俗語說『家醜不可外揚』，出家人的內幕再不好，總得拖着『僧禮僧，佛法興』的理想，決不應向社會上的人宣佈，教外人對佛教生不良的印象。」

「我說你錯嚟！不是你那種說法：譬如這家人，有個孩子不守本分，胡作非為；當長的不說不管，誰管！如果在孩子隨便亂搞，外面不說孩子無知；要說大人護短，是不懂事的老糊塗蛋了。再說你們有什麼功績可教人稱讚地方？就憑你們會吃嗎拉撒睡呀！腦袋下掛串珠子，腳上穿雙

黃鞋子，裝模作樣的掛羊頭賣狗肉呀！真不知羞臉！X和尚的臉青一塊紫一塊的，像打腫了小孩的屁股似的。」

「你真有一手兒，真能拿得出來！」恭謹法師豎出大拇指讚美他。

「有一手兒，不是我吹！他們那些大和尚，他過的是什麼日子？在眼裏，有什麼了不起的！他過的是什麼日子？在眼裏，有什麼了不起的！他過的是什麼日子？在眼裏，有什麼了不起的！」

「他過的是什麼日子？在眼裏，有什麼了不起的！他過的是什麼日子？在眼裏，有什麼了不起的！他過的是什麼日子？在眼裏，有什麼了不起的！」

「他過的是什麼日子？在眼裏，有什麼了不起的！他過的是什麼日子？在眼裏，有什麼了不起的！他過的是什麼日子？在眼裏，有什麼了不起的！」

「他過的是什麼日子？在眼裏，有什麼了不起的！他過的是什麼日子？在眼裏，有什麼了不起的！他過的是什麼日子？在眼裏，有什麼了不起的！」

「他過的是什麼日子？在眼裏，有什麼了不起的！他過的是什麼日子？在眼裏，有什麼了不起的！他過的是什麼日子？在眼裏，有什麼了不起的！」

「他過的是什麼日子？在眼裏，有什麼了不起的！他過的是什麼日子？在眼裏，有什麼了不起的！他過的是什麼日子？在眼裏，有什麼了不起的！」

「他過的是什麼日子？在眼裏，有什麼了不起的！他過的是什麼日子？在眼裏，有什麼了不起的！他過的是什麼日子？在眼裏，有什麼了不起的！」

在印度古代史的研究裏，迦膩色迦王的年代為一極重要的問題。因如問題一旦不解決，則貴霜諸王年代都無法確定。關於貴霜諸王的年代，我們今日所確知者，即丘就却與其子闍育珍見於後漢書，故不得晚於西元後一二五年，因其名不見於前漢書，故不得早於西元後二十四年，迦膩色迦與胡草色迦及章蘇祿婆的名稱常見於北印度古代貨幣上，迦膩色迦的年代為三至二十八，胡草色迦的年代為二十九至六十，章蘇祿婆的年代為七十四至九十八，惟此等年代係根據何種紀元起算，則近世學者尚無定論，有以此三王為在丘就却前者，亦有以此三王為在闍育珍後者。據耐狄 Kramad 以迦膩色迦貨幣上用希臘文的事實證明迦膩色迦的年代應在西歷紀元前，非力托可也。亦山古代銘刻竟出古代有二迦膩色迦王的證據，惟諸家所證尚不足斷定迦膩色迦的年代。

我們現在相信已發現迦膩色迦年代的祕密，魏略裏關於大月氏佛經的記載為人所熟知，惟此記載除見於三國志外，又見於七世紀法琳所撰辨正論，文句略有差異。三國志所引原文為「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憲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辨正論所引則為「前漢哀帝時景憲至月氏國，其王命太子口授浮屠經還漢」。道宣所撰廣弘明集所引亦作太子授經，而魏書隋書與玄奘所撰經正論所引則作伊存授經，與三國志相同。按魏略原書久已亡失，諸書所引容有省略，其所以或作太子授經，或作伊存授經者，或因原文作「太子伊存」，各書取捨不同，或取其本名而捨其稱號，或取其稱號而捨其本名。故由此可知當時大月氏王太子名伊存。

按「伊」字古代讀音為「或」。後漢書譯「或」為「伊蒲塞」可以為證，「存」字古代讀音為「或」，故亦可為「或」的對音，如此則伊存古音可讀若「或」，或「或」。此似即為迦膩色迦王太子胡草色迦名「或」一名的對音，因此名亦作「或」或「或」。伊存如為胡草色迦，則當時大月氏王當然應為迦膩色迦。前此四方學者已有此魏略中初傳佛教的大月氏王為迦膩色迦者，蓋因據印度紀載迦膩色迦為初興佛教的貴霜王。得此證據，則此假設應可以成立。

迦膩色迦王的年代問題

維武

元壽元年即西元前二年既為迦膩色迦在位的某一年，則舊說以迦膩色迦貨幣上年代係按 Vikrama 紀元起算的假設顯然不能成立，蓋該紀元自西元前五十八年起算，而迦膩色迦年代祇至二十八年，唯一可能的古代紀元當為羅馬貨幣上所用 A.D. 紀元，此紀元自西元前三十年起算，當時通行於東方，亞洲的希臘人與猶太人均用之。我們知道迦膩色迦王曾採用希臘 A.D. 的稱號，且其貨幣仿羅馬貨幣，又曾與羅馬使臣，安東尼，奧古斯都貨幣同地發現，故其採用羅馬紀元實為極可能的事。

按此紀元推算，則秦景憲使大月氏當迦膩色迦王在位最後一年。此與迦膩色迦晚年信奉佛教的傳說亦相符合，迦膩色迦王在貨幣上的年代相當西元前二十八年至二年，胡草色迦即伊存的年代當為西元前二年至西元後三十年，章蘇祿婆的年代當為西元後四十四年至六十八年，丘就却與闍育珍的年代應在西元後六十年至一百二十三年間。此與後漢書亦相符合。西城記云，「迦膩色迦王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君臨膺運，統轄那洲」，佛涅槃年歲雖不能確定，然當在西元前五世紀間，故亦與此相符，似亦可為補充證據。

憤世 空塵

一團的黑暗，
遮蔽着宇宙人生，
魑魅魍魎，
黑霧裏，——咬牙翻眼底！
蠕動着！
一羣微細的生命，
在戰慄！

在哀音！
用乞憐的口吻，
訴於蠕動的巨星；
吐出嗔容的渣滓，
吸收空氣的新鮮，
使那——拉幕！
驚然的朗明，
俾那些——徘徊歧路的；
斃解纏索，
高歌那聲憤之音。

與蔡惠明居士論佛化婚禮儀式書

許圓照

惠明居士慈鑒：奉讀大作「佛化婚禮的再商榷」一文。讀後頗要，仰供參考。婚禮的場地，蔬食處最佳，其他場所亦未嘗不可；寺廟固不宜，居士林淨業社等，亦復不可，乃至自家之佛堂中，同屬不宜。因均為修持之地，非可議論世法及履行世法。幻庵所劃並無多大關係，乃婉妙之語，就上下文觀之，可知其意向。大作中「限制在寺廟及無關佛教場所辦理」句，非寺廟之下，說一外字，即無關之無，為有字之誤，乞酌之。授受戒回向功德及開示，必須在寺廟或其他供佛處行之。若由居士說開示，雖不妨在其他場所，仍以在佛前為宜。說者雖為居士，所說之法，若涉及佛法，必須雖旁聽者，亦有肅敬之態度心情，故亦以在寺廟或居士團體場所中之為善。根本四戒，世界各國公民均須遵守，犯之即犯國法，所以稱性戒，若從小乘說，祇是行為之戒，不其難持；若主帶起心動念，即是犯戒，則是見道以上，方克受持，決非凡夫所能承受，（邪淫戒至極端，亦不易持。）佛之制戒，決不使人人所不能行者混入。比丘戒且凡夫，何況五戒？心地法門，非新發意菩薩所能企及，自以先承受凡夫戒為妥。不受，則世界各國，皆認為中國佛教徒中，有甚多奸殺窮盜詐欺之人，匿跡在內。慈掘摩羅，有萬夫不當之勇，殺人如麻，國王所不能擒治，一旦皈依，被人徒手嚴整，不稍抵抗，此可深長思也！受戒不受戒尚可，受一戒似不可，因不受戒是世法已戒，受戒是皈皈三寶耳。且受戒後，必須在婚禮前或婚禮後受，不可在婚禮中間受。若在禮堂行戒儀式後，即住寺廟受戒，再回禮堂酬應。或先往寺廟受戒，再至禮堂行結婚禮，則便是結婚前後，不在同一場所行事，即非在結婚儀式矣。皈依以念世尊名號為宜，皈依釋迦，即皈依彌陀，不必再念彌陀。善生玉耶，應男女會誦，先善生後玉耶可也。分節則音響混雜，甚不相宜。或待男誦善生華，女再誦玉耶。惟男誦時，女須合掌靜聽，凝神豈注。女誦時，男亦如之。證婚是世法，不宜請比丘，若請菩薩，尚無不可。但須俗服，不可穿長領衣，長領雖非佛制，沿用已久，易於致人誤會也。拉雜佈亂，伏乞審定，願頌 撰安

弟許炳堃拜十一月一日

惠明謹按：「佛化婚禮的再商榷」一文載十六、十七合刊本報，希讀者參照。許老居士意見高明，引述有據，所陳各款，既可為佛化婚禮儀式之藍本。海內善信，如再有高論見教者，尤所歡迎。

來函寄上海林森中路二五四號佛教青年會墨韻編輯部

回憶錄

阿霞

湘西東安頗出名因居士，江南人也。博學多識，多才多藝，豪奇闊達，收放自如。具正知見，精通佛學。禪悅精密，福慧平實。學貫中外古今。志在弘法，利樂眾生。故其隱而不道，和而不同。唐生智將軍師事之彌篤。出鉅資為創二學園於東安縣江上。三十三年仲夏，倭犯湖南，衡陽淪陷，余失所托，乃投之。遇居士方乘肩輿出門，立談須臾，囑登門稍待數旬歸復見。入會客廳，其姪郎出迎，敘話頗契。已而，導余隨喜。願由居士自力所營之別墅也。居士願姓，自以命之。風物秀麗，山水清奇，寂而不寒，靜而不僻。得文雅之極致。其建築方式，散而不零，聯而不索，曲折迴環，舒展出脫。花草樹木，樓臺亭閣，咸得其宜。極藝術之技巧。余歎曰：「如此巧構，不惟文化上流人，亦獨到之統治天才也。未知工程師為誰？」其姪郎莞爾曰：「吾伯伯自設計之耳」。余默然之。入讀書室，出所讀書示余，文學，佛學，哲學，科學，歷史，地理，算術，經濟，英文，美術等書也。余曰：「君編分良佳。余欲得如是地，隨君許書不可得。君好自珍重，他日有成，可以匡濟國族也」。其姪郎頷之。余曰：「吾，浙東人也，君，江南人也，何期各會異鄉。殆夙緣乎？觀君之書，知君之志。余敢戲詞言，祈君取焉。夫時代有古今，學有新陳，自然趨勢也。古者未必盡是，亦不盡非。今者未必盡非，亦不盡是。「是」「非」定理，其不定者，「理」之「化」也。知「可」，則「是」之。知「不可」，則「非」之。但自致「知」，不思不「知致」。「知」致，則「是」「非」「可」「否」得。「知」有「邪」「正」，「邪知」，「知」也；「

「正知」，「知」也；「邪」者「惡」而「正」者「善」。「邪惡」，「不可」也，故「非」。「正善」，「可」也，故「是」。是其「是」而非其「非」，人之常情也。若不「正知」，則是「非」非「非」莫自。「是」非「非」莫自，心地非靈明寂照矣。心地非靈明寂照，遇事則亂，遇理則惑。雖曰為人，痛苦無窮。人生「性」分如水，清澄廣漠。溺之則沉。游之則浮。「思」，「念」，「願」，「志」；「皆流動之水也。來源不同，融治則一。「情」分如火，「欲」，「愛」，「忿」，「貪」；「皆流動之火也。所起不同，吸納則一。「情」感「性」，則煎逼發憤，「性」分清澄廣漠之水，被搖撼不定，波起雲湧，則「性」分之水不能靈明寂照。定之，則精湛寂照自鑑。迴光返照，數數落落，盡在其中。本來天真獨露之真如，一絲不隔。性海無涯，多飲不能，累進則可。弱水三千，祇取一瓢。故願君必先立正確之「志」。「志」立，則根基穩定，繁榮生發，愈久愈精。夫學必靜默治之而後通，術必活動練之而後精，時必低徊吟之而後知，文必放聲讀之而後得，藝必審思度之而後美。心境無邊，種種莊嚴操之在己。余不敢，感君雅誼，故不欲俗見而當行不背。其姪郎雅意領之。出讀書室，經過廊，啓其姊軒供余參觀。軒內陳設，簡潔富麗。內供上掛湘綺一幅頗可觀。出軒，前有一片芳草場，中有亭，結構富麗。內供一碩大奇石，略如人形，玲瓏拙守，屈屈委委，不竟排徊久之。其姪郎曰：「此桂林山洞物，伯伯廣西門人運送來」。余曰：「此物形容雅素，而清超拔俗。伶仃冷落，而卓立不倒。深隱而顯，曠露而安。存身富麗之中而不期，居近閨秀若有情。殆紅樓夢中賈寶玉之精爽乎！君家長老，識異人也。同氣相感，故奇特靈物親近。此中物理，溟溟漠漠，一若大荒山境界，令吾動無限神思。其感人如是之力，情有不敏，願為著石頌頌曰：「落落落落，冷冷清清。精彩亦亦，文質彬彬。堅貞頑固，藉藉纒纒。出處絕俗，自然放生。即之則愛，見之則欣。愚者所賤，知者所珍。補天之物，混跡紅塵。養之不用，棄之酸辛。情之所在，種種苦心。不知不免，有色有聲。玄秘莫測，山川精靈。天長地久，文化精品」。頌頌，相與無言，更遊他處，所見者賈物品頗盛。快事也。遊畢，至餐室進食。一盃飯，一菜，一湯。皆其姊入廚親手法佐者。食時，其姊頻頻來窺視。余肅然起敬，余深感其一餐度潔之布施也。食畢，未幾，居士歸。與余叙話頗歡。得其同意，余遂閉關靜修於綠江上之禪室。閱數月，倭兵至。匆勿別去，流亡入蜀。今事隔數年矣。回憶及之，不勝今昔之感。搜筆為記，供他年嗚咽憑弔耳。

受訓以後 靜修

在一個火車高張的六月伏天，焦山設了一個中國佛教會務人員訓練班，班員共一百二十餘名，受了一個月嚴格的訓練，在身心兩方面自有莫大的進益；現在雖然畢業了，但過了緊張而淡薄的生活後，在這些僧青年（當然我也不能例外）的頭腦裏，起碼要留了一條很粗的痕跡。

為什麼我們新佛教運動最高的領袖 太虛大師要設立一個中國佛教會務人員訓練班呢？又為什麼在一個死熱的六月開始呢？這種問題，我們大師都有很詳細的說明過了，無須我費筆墨，其目的在使全中國佛教的僧青年來個嚴密的組織，嚴格的訓練，發展做事的能力，培植服務的精神，養成良好的習慣，使其人品高尚，思想純正，體魄健全，成為智仁勇兼備的僧青年，將來才能共同負荷佛陀的家業，所以我們大師以五十八歲的半老者，帶病來參加訓練畢業典禮，頗應鎮江歡迎，為四眾弟子演說，這種慈悲心腸，菩薩再來，在這末法時代，實在是絕無僅有。啊！大師呀！現在我回想起了你老人家，不禁為現前的佛教欣，亦不禁為未來的佛教憂，欣的是現前有你老人家撐持，憂的是未來的無人來負担啊！

覺羣週報		社 長：太	
每星期一出版	編輯部主任：福	社址：上海五佛	電話：三〇三一五
	發行部主任：止	代售：全國各大書店	
	助理發行：法	零售：每册二角	
		訂售：每册二元	
		地址：上海五佛	
		代售：全國各大書店	
		零售：每册二角	
		訂售：每册二元	
		地址：上海五佛	
		代售：全國各大書店	
		零售：每册二角	
		訂售：每册二元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冠字第三二七號
 中華郵政登記掛號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九一號



素食之寶

調味上品！

三元調味粉，爲本廠最優出品，其原料乃純以最新科學方法從麥類中提取者；故清香鮮美，最宜於素食之用。承購主顧，如欲辨認品質純雜，請試用下列試驗法：

(一) 溶化試驗法：純淨調味粉放入水中，立即溶化，無浮沉現象，如含有雜質，即不易溶化，浮者爲澱粉，沉者爲石粉等質。
 (二) 口嘗試驗法：以純淨調味粉置舌尖嘗試，頓覺芬香滋溢，鮮美無比，如有鹹甜等味，即含有過量鹽質或冰醋酸等。
 (三) 單素辨別法：凡屬單質調味粉，其中多含動物骨髓成份，入口常有草腥氣味，其爲純淨素品者，入口惟覺清香鮮美。

上海恆豐化學工業廠

廠址 閘北中山北路一八九號
 事務所 外灘濱池路(仁記路)
 電話 一九二七
 電報掛號 三七三二五

代售處：先施 永安 新新 大新 公司 南貨部 及各 大商店



防癆第一

好力生

比目魚肝油精

分膠囊劑滴劑二種

治療肺病首重
 營養充足足
 則抵抗力強
 癆菌無由侵襲
 本品爲魚肝油
 精製劑中之最
 優良者療肺最
 身功卓著不
 何同類製成
 能望其項背

信誼藥廠著名出品

覺群週報

Chuh Ching Weekly

第二十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九日出版



石火光中寄此生
子修畫

實際底生物，是渾樸的，完整的。決不容許割裂，且也決不是「人工」所割裂得了的。今我強將生活析為知、情、我、物、理五個單元，老實說，只是思想底遊戲。若移用佛法術語，是落入「心緣相」「文字相」了。這無庸諱言，是與實際不能「兩蓋相合」「鉢兩相稱」的。不過，我敢斗胆安慰讀者的，就是：雖言思想遊戲，却也是從你「實際生活」所攝取下來的鏡頭。

我想：沒有「知」底光亮，生活也許會變成瞎子。——不，果真沒有知了，內既不知有我，而外又不知有物；無我無物，試問復何有於生活？也許瞎子式的生活，根本都是談不上的。

惟知，雖為生活底光亮；而却決不是生活底精髓。以意底之：精髓者，其俗之所謂「情」乎？惟情，始為生活底動力；惟情，始能激動生活不斷地追求；惟情，始能驅迫生活在底舞台上，演唱許多喜劇，悲劇的角色！所以有許多哲學家，將知看成了情底俘役。惟知無情，生活也許會變成一頁空白的。

生活底原素

知·情·我·物·理
亢·充·顯·類

自我，是知，情所依附的主體。試想，沒有你，我，他的固執差別，也許我沒有眼前的世界了。——不錯，佛法是要打破「人相」「我相」的幻翳，否認你，我，他差別的。但佛法看透了「我」，他，只是空洞的名詞，只是強固的觀念；與其說是「我」，不如說是「我」，不如說是「我」，生活洗胎換骨，澈底地改造一番，猶為比較恰當。不信吧？試觀釋迦老子，剛跳到人世上來，就猛喝「天上地下，惟我獨尊」；法華會上，猶高唱「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大乘涅槃，具有「常，樂，淨，四德」。是「我」何礙於佛法，又何礙於實際之生活？佛菩薩識破了「名」「相」空幻，巧於眾生分上取自己，又巧將自己活機轉作眾生。當自他不平等，圓融無礙時，情與知，也就成功了「大悲」「大智」的昇華。非如我輩之膠着名相，枉耗許多苦頭而猶不自覺也！

物，是知，情所活動的對象。風雲雷雨，草木虫魚，周物也。即知情我三，亦物也。何以言之？是三又能移作我主觀知情所活動的對象故也。

庸俗生活，既跳不出「是非」「善惡」的漩渦，當然要據「理」以為其尺度了。何況生活要有不斷的革新，要有最勇健的氣力，樂登「真美善」的光明樹峯。理，是革新底前提，也是支撐「真美善」底骨樑。雖說「公有理，婆有婆理」；細民執理忿然相爭，往往打得皮破血流；大人孫理靈靈相鬥，決得骨天無地，骨散血流。理乎理乎，焉若已乎？但理終如天上底太陽，決不是任何罪惡之掌所能掩蔽得了的！姦污了「理」的褻徒，定必受到歷史的唾棄與制裁，目前在痛苦呻吟的德義日，也就是極好的榜樣。不過，許多「利令智昏」的大人物猶蠢豚也，必頻尖刀插進了自已底喉嚨，才會嗚然而鳴。嗚呼，晚矣，若國若民，已飽受其害矣！理與生活同在。理，不是「知」所製造的產品，而恰是「知」從生活裏所發掘出來的珍寶。小而個人，大而社會，理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天台宗底法師，每講「一心三觀」「一境三諦」時，免不了總要撇出兩句「舉一即三，全三即一」的註脚。現在，我為了使思想遊戲，切合實際生活，也想學點乖兒，套取這演熟的法式，揭裂一條「舉一即五，全五即一」的標語。讀者，我得重複地叮嚀閣下：實際生活，是渾樸的，完整的！不但「人工」割裂不了，即使盡十方三世諸佛神力，也是劈不開的。但我們為了思想上底靈活運用，勿妨側重「知」的質點，倡言「唯我」「唯識」；側重「情」的質點，倡言「唯生」；側重「理」的質點，倡言「唯心」。良使道在瓦礫，固亦勿妨倡言「唯瓦礫」也；道在荊蒺，固亦勿妨倡言「唯荊蒺」也。「舉一即五，全五即一」；存則俱存，廢則俱廢。實際生活，固自如是如是也。如果我們將「唯」看得太呆，抱得太死，必悻悻執一以廢餘者，不知自家所執之「亦適與俱廢矣。首執「唯物」，則佛法「唯心」「唯識」之談，則嗤笑以鼻，或掩耳疾走者，皆自繫頸子於「唯物」之盜漢也。佛法偏身是眼，決不作與道樣「死殺法」的。佛法只在發發，最勉眾生撤出「人」「我」的藩籬，追求圓滿和諧的生活；因為實際底生活，原本就無什麼「人」「我」的藩籬，而是圓滿和諧的呀！

耶誕節正名

覺

近來聖誕節一名，漸漸盛名了。耶穌是聖人，名聖誕自無不宜，但回教的穆聖，佛教的釋迦大聖等，莫非是聖，均以聖誕稱，反不知那一聖誕。按中國原來是以大成至聖稱孔子的，吾以為除去孔子誕，直稱聖誕節，或亦稱孔誕節外，其餘的則以稱佛誕節，耶誕節，穆誕節等為宜，此亦名之須正者。

婆羅門女 (譯於地藏經卷一)

雲 僧

第一幕

人物：婆羅門女：(未出嫁之少女，地藏菩薩因身莊嚴可愛)
密利尼：(年十五六，婆羅門女心儀的女僕)
世尊：(過去古佛，聲華定自在王如來，不羶焉)
無垢鬼王：(地獄的鬼頭，身體魁偉，面目慈善)
時代：
地點：某地。
幕景：

一所寬大的住宅，房屋數層，皆廟式樣，院內高樹數棵，芳花數十盆，香氣撲鼻。婆羅門女，住在三間北房裏。建築高大，雕刻彩畫，頗為華麗。室內二明一暗，明處為會客廳，古式陳設，檯木精緻，檀香木方桌兩張，桌上古琴一，老式花瓶數對。中間供着她母親的牌位，用黃紙寫的。一暗是婆羅門女的寢室，牀一，紅色大帳二三，一切一切，皆大家庭的陳設。
開幕時，婆羅門女獨自在客室裏慢步徘徊，有時特別愉快。面部堆滿愁雲，忽然仰天長嘆，忽然擲首沉思，時動時止，時泣時笑，好像瘋了一般。
婆：(突然止步，小聲自語)媽——(眼淚落下

(可愛的媽媽，你！現在！落在！何處呢？)
婆羅門女，慢慢地走到桌前，看中間的牌位，用手慢慢拿起)

婆：(對牌位說)女兒是這樣命苦，剛剛把你老勸得拋棄了那兒，入了佛法，但你自己還沒

萬貫，就——(放聲痛苦，牌位送回桌上)
(密利尼在外間著哭聲，急忙跑進)

密：(進屋大驚，猛然抱住婆羅門女)小姐，小姐！(亦作笑像)你怎麼啦？你——！

婆：(見密利尼哭聲更大)密！利！尼！我！(哽咽沒聲)

密：(感動淚下)小姐！請你把那事告訴我。

婆：(痛哭不答)

密：(恐皇焦急)小姐，請你允許我這個要求，我想什麼事情，只要說出來，沒有辦不到的。你這樣總哭，祇有令人難過，事情還是辦不到，小姐，請你趕快說吧！

婆：(望了望牌位，哭聲較緩)我！(又哽咽不出)

密：(見情形好轉，隨把婆羅門女托入寢室)小姐，請你進屋去吧，我們到屋裏去談。

婆：(婆羅門女，坐在床邊，哭聲已停，不過淚仍然在墮。密利尼靠近婆羅門女右旁坐下)

密：(哭聲斥責)小姐，你向後可不要那樣大哭了，有什麼事值得那樣悲傷！你那樣一哭，弄得真有點怕人；剛纔我見到你那樣一哭，弄得我頭昏脚亂，不知所錯，好像有什麼大禍將

要臨頭似的。密利尼說完，下床在繩上擡了塊手帕(給婆羅門女)

密：(帶哭說)快擦擦你的臉吧，你臉龐上哭得那樣；真令人害怕！

(婆羅門女，手帕接過，略拭了拭，低下頭去，沉思不語)

密：(忽然想起)可是，小姐，你到底為什麼哭呢。

婆：(作不願煩像)你還不知道？

密：(覺悟)噢！大概你又想起老太太來吧？但何必值得你那樣悲傷呢？她已經死了好些天了，任你怎樣哭，她也不會活，也不會脫着。况且「自古皆有死」那個又能脫的掉？古來多少英雄豪傑，不是都被三尺黃土掩埋了嗎？小姐，我看你向後最好把這事拋掉，不要一天到晚熱在哭泣裏生活着，這樣當久下去，對你自己身體有大大不利的。

婆：密利尼，你的話我很明白，人當然早晚得死的，不必悲痛；其實我也不是為我母親死而悲痛，我是悲痛她的死後痛苦！

密：(略疑)死後痛苦？

婆：是的！因為她一生竟信仰邪道，誘毀三寶。近來我剛剛把她勸過來，入佛門裏，但是這樣不幸，對佛法還沒信全，她就死去了。這種毀謗的口業，不信因果的惡作，一定要落

惡道裏去輪迴受苦的。

密：那怎麼竟哭也不是回事，是不是能想個法子去救她呢？

婆：是的！法子是有！

密：從衣箱裏取出給密利尼)密利尼，你去把我的那幾個櫃都開開呢。

一 週 佛 教

南京

中國佛學會
座談研究：

時間：三十五年十一月廿四日下午二時。地點：莫愁路普照寺會所。杜名慶問：何謂無緣慈？大師答：慈分三種，(一)生緣慈，緣眾生令脫苦而得樂。(二)法緣慈，菩薩已見眾生性空，緣於法藉等諸法，個眾生苦，使斷無明煩惱之慈悲也。(三)無緣慈，大菩薩與佛證眾生及諸法皆空，心無本緣，自然起平等慈悲心，隨眾生類拔苦與樂，故云無緣慈也。總言之，前二尚有情執；第一是待「眾生」為對象而起慈；第二待諸法為對象而起慈；此無緣慈乃不待對象而行慈也。問：出生菩提心經說咒破魔的魔何指？答：魔有四種：(一)煩惱魔，能壞一切功德，造諸惡業，淪于生死，應以智慧破之。(二)業魔，能縛眾生受種種苦，以懺悔減輕及修對治功德消除之。(三)死魔，斷眾生命根，前

二魔降伏後，此自消除。(四)天魔，阻眾生發出世心，尤阻發大菩提心，作一切功德事業，謂佛及大菩薩說咒破之，故說咒破魔，乃破天魔及魔業也。又問：楞嚴引僧璨論云：「嵐風飄蕩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何解？答：大風吹壞須彌山，可謂天翻地覆之大動，然動係和積似相，能見利那滅；真和則動而不動，故云常靜。下句例此。又問：煩惱即菩提何解？答：煩惱與菩提本來是相反的兩回事，如未斷煩惱時即無菩提可言，已得菩提時則無煩惱，勢不兩立，如明與暗。二者皆是因緣生法，空無自性，空性無二故相即。又當煩惱生時，由觀照其空而覺悟，即是菩提。如濕柴木非是火，因火力強盛，旋亦為生火燃料矣。

徐心明問：當善父母有病，即想祈禱佛菩薩加被早愈，每每果愈，真是菩薩感應，抑自己心理作用耶？大師答：當誠切祈禱默佑時，自得佛菩薩以無緣慈力而來感應之，乃一方自心祈求力，一方佛菩薩感應力。如明月照百川，潭水清淨即現明月，潭濁則不見，汝當急切祈佑時，心必無他雜念，以懇誠故，為佛菩薩感應亦無疑也。

蔣金章問：以初入信仰佛教階段，宜先看何種經籍，按步研究？請大師指示。答：可先訂購太虛義警預約卷之，此書乃按步驟而編製，由淺入深，自得佳境。前入問：佛學大小乘何別？答：小乘在智境上，即是證得生空而未證法空，在範圍只求自了，不為法界眾生同得離苦，乃由一己修戒定慧達解脫生死之涅槃。大乘菩薩深達法空，普為法界眾生，發四宏誓願，轉無量眾生世

界成清淨佛刹。又問：佛法傳入中國歷史近二千年，而佛教歷個精神與義意，何仍未發揚？答：佛法衰敗原因，固非一端，然以歷史言，佛教于隋唐時發揚最盛，經唐武宗摧殘後，直至宋初雖復興已陷偏枯；而至清季更衰頹之極，故至今佛教不昌，幸今社會開放，研究佛學之知識份子日漸增多，今後佛法可期昌盛也。王佑人問：孟子云不動心與佛學不動心同否？答：孟子所謂不動心，乃約能養工夫而言，不動指富貴不能淫等等；而佛學所謂不動，係指法性而言，世間物事雖是紛紛，只是假相有動，而實際未嘗動也。(答者：太虛大師。記錄：隆信)

李石曾

於設立中國學典館後，頃又與何遂午辦中國感典館。即開始「中國感典」之編纂，略分書法、繪畫、圖案、雕塑、器物、裝飾、建築物、編八部門，特聘包拯煥、趙孟頫、大足靈現、伊爾石、顧、雲崗石窟、麥積岩窟、長安石刻、建康石刻、雲石刻、洛陽石刻、尤為名貴。

廈門

南普陀寺代電：星嘉坡普陀寺宏紹和尚轉陳：轉達迄和尚法鑿，即安抵星洲，四眾同歡恭迎。法親回寺領導兩序整理教規隨電請聽教懇垂許為禱廣心廣義等叩謝。

廈門

佛教支會附設婦女佛學研究社，聘請性顯法師為社長，宏寬法師為教務長，董事廣義法師馬乾輝居士等，開學日報名者達三十餘人，現正積極籌設中。

上海

正大佛堂，由鄭方正王海潤等發起組織，成立於民國廿三年秋，原名光明佛堂，設經堂於濟南，廿八年冬始在滬設分

堂，同時辦理法救濟等事業。嗣因戰火日熾，交通梗阻，滬浙失却聯絡，為避免敵仇注目計，故更名。該黨經王海珊居士歷年滲透經營，雖刻有方，黨務堪稱發達，擁有同志數百餘人，後適青年如蔡惠明等，皆為王居士開導誘導者。本月廿四日為該黨創立八週紀念日，派明居士特發起聚餐聯誼，隆重慶祝。席間並分贈佛書，摸彩助興，盛況熱烈，喧騰一時云。

湖南佛教

藉院，於民國十一年山開悟體非法師聯合長沙八大眾林議決後，以開福寺左側房屋為院址，收赤貧孤兒教養，成績卓著，頗得社會人士之讚譽，當代高僧太虛大師亦長院三年。抗戰軍興，廿七年奉令遷移長沙河西谷山寶甯寺，以辦事不力，往日係積漸墜落。神州光復後，公推黃性一居士為院長，居士曾任各黨政機關要職，為長沙新開界先通，善于交際，近向湖南救濟分署領得大批麵粉白米罐頭牛奶寬衣等，百餘兒童未罹飢苦。又得余署長供給大批物資，修建院址。開福寺側一指日可成，此皆黃院長不遺餘力，維護孤兒之婆心也。其內部負則育主任黃者，就有自智法師，法師係南岳佛學院研究社高材生，善能講習教育行政，將一羣孤兒調習得規矩嚴肅，秩序井然，聞近將外出求學云。

宜興

佛教支會自成立以來，對於全縣各寺庵之財產及有關歷史之文物，着手整理，調查登記，頗得各界人士之好評。該會理事長自安法師，為佛教本身組織健全起見，按區分組，以十寺庵為一組，每組推選組長一人，每若干組互選一總組長，受縣支會之指導監督，協助推進會務。近聞各區佛教徒，踴躍參加者極衆，甚為難得。

杭州

心安齋主人來傳稱：杭州省會有一百餘尼庵，一百餘僧寺，均得沈鴻烈將軍以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之名義，出示保護佛教廟宇，禁止駐軍云。

僧侶抗戰工作史

佩樂觀法師近著，內容豐富，有悲壯熱烈的故事，忠勇犧牲的事蹟，是戰時僧侶的行列，中國佛教的光彩，更有黨國名人的題詞，佛教大德的序文，精彩之至，應各人手一冊。現已發售預約，年底出書，定價三千元，預約期八折，預約處，上海復興東路九五五號護國寺樂觀法師。

攝大乘論講記

印順法師講，全書二厚冊，四百餘面，採用上等白報紙。現已發售預約，年底出書，定價每部一萬元，預約期只收六千元，郵費加一。預約處：武昌千家街世界佛學院印順法師。上海江甯路上海佛學院月曜法師。

上海

公用局顧問工程師周厚坤居士，曾留學美國，篤信佛法，鑒於陳海暈居士所著之「可許則許」一書，闡述乘輿感應之原理，多方譬喻，引人入勝，為學佛者所宜人手一冊，特發心印送，凡欲得是書者，請直接函寄「上海辣斐德路一四六二弄一號周公館」，當即寄贈，不計郵費，以結法緣。

棲霞的秋

楊靜

滿山紅葉把整個棲霞都罩籠在紅光之中，棲霞的秋，實在富有詩味的。筆者與棲霞擁擠了有不解之緣，曾兩度的長期住過，如今，想起棲霞的秋，不覺油然而神往。

「春半首，秋棲霞，」這是遊南京風景的人交稱的。半首的春是如何的美麗；我沒有去過不知道，但是棲霞的秋，却是相當的迷人，尤其迷了詩人。

今年深秋時，氣候溫和，遊人甚多，這正是遊棲霞的好時。我於去年秋時，曾遊過棲霞，那時正是紅葉飄飄，正是遊棲霞的好時。我於去年秋時，曾遊過棲霞，那時正是紅葉飄飄，正是遊棲霞的好時。

棲霞的秋，實在富有詩味的。筆者與棲霞擁擠了有不解之緣，曾兩度的長期住過，如今，想起棲霞的秋，不覺油然而神往。今年深秋時，氣候溫和，遊人甚多，這正是遊棲霞的好時。我於去年秋時，曾遊過棲霞，那時正是紅葉飄飄，正是遊棲霞的好時。

以勞動生產來建設佛教經濟

雲 幢

佛教在隋唐時代最為昌盛，一方面因高僧輩出，他方面因帝王的崇奉；內外合作，當然能使教務特別的發展了。這時不但為佛教的光大史頁，中國整個的社會文化莫不因與佛教的溝通而獲得長足的進展。因此，佛教與中國已竟形成在天之比翼鳥，在地之連理枝，最密切不可分離的同伴了。

佛教到了趙宋以後，諸宗教理論說漸漸不振。這時唯有不立文字的法唐禪宗大興，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異調，一時朝野上下風起雲湧極盛於世。於是乎天下的僧眾均成風化墮革了！迨此以後，佛日已入西山，僧團內幕漸漸籠罩黑暗沉重的滅亡現象。

元末明初，僧伽沒有宏揚教法的的能力，供養施捨者無人，僧侶的生活漸漸難以維持。這時有真宵宗專門以販賣經懺為發生，時人稱之為人間應酬僧，其他各宗皆以為恥；但為經濟的壓迫，不久也都走入一條路了。此種營業性的經懺一直到現在，寺無大小，僧無老幼，莫不從事經懺營業。佛教有句最流行的口頭語「三經餓口錢串子，五堂功課飯碗子」從此我們可知一般僧眾的心理傾向秦牛都是為金錢為生活，因中國的生產技能和生產的工具都未進展（科學的頭腦和科學的發明）民生凋敝，政治黑暗；因此一般出家為僧者，實為解決生活問題，這樣佛教自然形成老弱殘疾的難民牧留所了。對於信仰方面可謂微弱已極，多半不知佛是何人，法是何義，僧是何名，近數百年僧伽的教育無非是三經餓口那一套了，除此而外一無所知，戒德不修，行為污穢，這樣的佛教風尚普遍全國，嗚呼！佛教恐得不亡也！

我們左右推源，佛教所以衰敗如此之極，莫不因缺乏經濟的推動力所致，不能推動教務的一切建設。附庸佛教興盛，經濟雖不是由僧眾直接生產建設，然由王侯貴族的信仰間接的經濟援助，或直接的援助，這種力甚更特別的大，以致引起民間的好施樂助及信仰。今日的社會已非昔之社會矣，今日的社會完全建設在競爭勞動生產上，世界無論那一份子，絕無不

勞而獲優生的權利，我們昔日便生觀念今後必要打破，另求新的優生出路。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或將成絕望。這樣說來，我們為僧伽自身生存，為佛教生存，勢必打倒現在的經懺生產步法，力求從事各業生產勞動，（精神的勞動如政治法律教育等，體力的勞動如農工商等）以堅固經濟的主力，推動佛教的事業，這裏才能使大乘佛法的偉大救世精神得到適當的發展。

我們且討論僧伽從事各業勞動生產是否違反佛教的教旨？這裏所問凡是研究過佛學的人都能澈底的解答，決無背離之點；因為大乘佛法以度生為事業，經云：「菩薩應於五明求。」五明者：一聲明（即世界各國語言文字）二醫方明（即社會應用治療衆生的一切藥味技術）三因明（即世間一切因果法則邪正之學）四工巧明（即會一切勞動科學技術）五內明（即於五乘之法澈底究竟）此五明包括世間一切勞動事業，據此我們深知僧伽從事社會勞動，決無違犯教旨之點。我們攬觀各經論中勸說菩薩廣行其道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的旨論指示，如般若經中「或現諸梵王，及轉輪王等；世間諸技術，種種利羣生。」這種類似的字樣在經中觸目皆是，舉不勝舉，都是勸說僧人參加社會工作的。我們雖然不能如果證菩薩那樣的遊戲神通權現度生，但發心畢竟二無別，現位菩薩也是由於凡夫最初發心而證的。況且我們中國向來稱譽為大乘佛法盛行之國，我們也都以為自尊自榮，難道是徒賦的空言嗎？難道佛法是光說不行的宗教嗎？佛法本是打破時間空間性的，決不是單獨適合那一時代和單獨適合那一地方的。我們深信佛法是無邊際的，然而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我們欲把佛教的真理傳達到全世界各國每一個區域的空間，和傳之盡未來際的時間，使發展不絕的存在人間，那麼我們單靠現在的經懺營業和各寺廟的香火經濟收入，不但不足推動整個佛教的建設，即維持僧眾的生活亦有不足，況且販賣經懺是一種最不離開的營業，是佛教最不幸的罪惡根源，而香火一項的收入又是一種愚夫愚婦的舉動，（如求籤，求仙方等）真是罪惡之

極——今日的教育尚未普及，一旦普及，這種組織營業和零火的收入，他的那種時間性，一定要告消失的，決不能永久存在人間，消耗人民生靈（如大量錫箔紙佛事等）增長人民迷信。（如崇拜大仙鬼神等）這樣一來，僧衆的生活經濟線必定要因此打斷了，那麼佛法既然寄托在僧人身上，僧人的生命線既然已竟打斷了，這豈不是整個的佛教命運也就斷絕了嗎？如此說來，現在的佛教現象，就象微瀕滅亡的前夕呀！那麼我們僧伽應當如何設法拯救去呢？當然第一步就得先謀經濟的獨立，欲謀經濟的獨立，僧伽就得從事各業勞動。因為現代社會只有經濟是主動的，一切事業無一不在經濟身上，所以各國商業競爭無不是為經濟的生長。由此我們可知經濟的背景是何等深遠重大啊！

我們要知道僧伽從事生產勞動——勞動是人類社會成立的主要特點，換言之：勞動乃是為養和自然界適應維持全部的社會生活的有目的的一切生產活動。我們僧伽參加勞動，無論是精神的或體力的，如果我們能運用大乘佛法哲學人生觀，使肉體的勞動和精神的勞動適當的配合起來，那麼決定不會感覺絲毫枯燥無味的。

勞動的範圍將所有的社會人員聯結起來，無論什麼行動，什麼生活，什麼組織都一刻不能離開這種勞動的關係以外，正如任何生物都不能超脫地球上的氣圈以外一樣，只要你生存，你就超不脫勞動關係的範圍；所以勞動說是人類社會構成的骨幹和脈絡，沒有勞動就沒有社會一切的存在。

構成社會的主要原素，我們可以分別為三大類：第一是有生命有意識的人類；第二是人類的生產勞動；第三是物質的生活資料和生產手段。這三大要素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關聯着的。而人類是成立社會的主角，是創造社會生活社會文化的主動力。勞動生產的技術是社會構成的基礎，一切政治，法律，宗教，道德，藝術和種種的意識形態，完全是受着勞動生產技術規定的。這裏就是說明生產勞動就能適合宇宙生存發展，反之不能生產勞動就不能適合宇宙存在發展。

我們運動佛教經濟革新，僧伽從事各業勞動生產，實是一種對佛教奪取命運的運動，我們相信這個運動決對是合乎教旨的。因為佛教的真精神是積極救世的，如「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嘗空不成佛」這種精神，在時間上是有永久性的，在空間上是無邊際的。所以佛教決不是一定

要永久保持着托鉢乞食的風度，而反對任何生產勞動的。托鉢募化是呆板狹義的小乘佛教，是有時間性的，妨礙大乘佛法救世的精神。

如果佛教的對勞動的主義，那麼佛教在空間上一定決了永久性和空間上的普遍性。假使這種反對勞動的主義的勢力一旦伸張到全世界的話，世界的人們都一齊捨掉他們的勞動職業，投入佛教的範圍來，這樣豈不形成世界總罷工了嗎？如果真有了這樣的出現，試問世界生民將成一種什麼境况了呢？到了這時還有誰來供給整個的社會人類生活用品呢？我想這種結局一定是不可言喻的悲殘結局。果然到了這一步，那麼佛教豈不是罪大惡極的一種宗教麼？所以我們以廣義的大乘佛法決定不反對生產勞動，使教徒社會勞動化，才能使社會佛教化，這樣才能達到「眾生度盡方證菩提」的目的。我想我們這種運動總是使佛教普及的運動，這種目的不能實現，佛法決不能普遍適合全世界。如日本佛法到了明治維新令僧人完全娶妻，如不娶妻就洗淨佛教。當時的僧人無法只得從事養育生產。明治所以出此，實因日本國土太小，生民數寡，大量的佛教徒如不從事生產養育，是對於國家不利的。明治以前的佛教態度是呆板狹義的，是不合空間的普遍性和時間的永久性的。日本佛教這樣的改革，經濟歷史的社會也是必然的一個趨勢。

中國土地廣大，生民衆多，僧伽從事日本真宗式的養育生產，時間尚未成熟，時間成熟了也就無法逃避。但現代社會已經進化到生活競爭的階段，僧伽從事各業生產勞動，時間是已經來到了，能生產勞動就是爭取生存，不能生產勞動決定是滅亡。

道源法師訪問記

談幾個經濟問題

演 濟

在一個寒風凜冽的清晨，記者走到西四牌樓進入北平大名鼎鼎的叢林——弘慈廣濟寺。因一位同道的介紹，會見了新任監委會指導組組長的道源法師，道公在平宏法多年，盛譽遠播；是記者渴望已久的一位大善知識。

天氣雖早，道公已吃過早餐，正在看經。山侍者通報之後，他老復和

露地迎了出來，讓記者走進會客室內；那種慈祥地神情，令記者歡喜萬分！

談了一些仰慕的話後，記者顯示了幾個教理問題，他老以簡潔清晰的辭句，抓住提點中心，令記者的疑難冰釋；證實了「說法無礙」的實際！這公對於學僧，甚感興趣，勉勵記者努力精進為佛教增光；原來他老是大師的高足，在廣濟寺的弘法佛學院主講過三年啊！

其次我們談了些佛教事業的基礎經濟來源問題。

現在上海覺眾週報，要出佛教經濟專號，不知法師有何意見？我提了這個問題。

佛教經濟來源，可大分為：地產、房產、糧食、藝化四種。前三種已經不行了，唯藝化一事比較行得通；但此事全憑有道德有學問的大德的號召力，纔能來源通暢！以後，一方面出家人要在學德上充實自己，發展羣衆的信仰；一方面要同基督教每年辦大舉行的「徵友募捐」一樣，普遍收容信徒，佛教事業自然會日漸隆盛，這就不成問題了！他不假思索地答覆記者。

法師說的似乎至於鄉市的寺廟，至於鄉村寺廟，不知如何辦法？
我對於佛法應向農村發展，吶喊過多次；幾人思想簡單有仰容易專一，在農村舉辦佛事靈驗有力，唯這今還沒有幾位到農村的法師，真是一個重大缺欠！淪陷期間猖狂一時的「一貫道」，擁有大量的錢財，不都是取自鄉間嗎？佛教不能發展，讓外道迷惑人民，令人痛心！他感痛地結束了這個問題。

關於青年學僧，應向那方面努力，方能永遠保持佛教的經濟不

入困境？請法師在這方面多多指示。
現在一般人提倡農工神工，我覺得農神不甚相宜！「墾土掘地」「破項生種」「傷骨鑄鐵」在戒律上及慈悲觀上都有所違背！我們教主指示向五明尚求，僧學院應擴大組織，設工學系醫藥系！多出些僧青年工程師醫師！自然經濟充裕，佛教事業會蒸蒸日上。我早有個「僧團五明大學」的計劃，始終未能實現！

還有：佛會應集合各寺廟，成立合作社；以解決現實需要。他老繼續地說。

談至此，侍者遞過了另一位居士的名片，記者還要到別處去，就此禮謝告辭。陽光照遍了大地，記者就出了廣濟寺的大門。

一週人世

英美蘇發表裁軍意見願維鈞談和平機構

（聯合社紐約十一日電）蘇聯外長莫洛托夫今日在記者協會發表談話，各國已在戰爭擴充軍備，聯合國大會應開始擬定裁軍計劃，蘇聯裁軍建議，及英國所提裁軍建議法，可獲調和。蘇聯代表團願與英法代表共同討論此事，並希望英法能通力合作解決裁軍問題。蘇聯願世人使用與生產世界財富之權利，能到出獲得保護，原子能聯合國控制下，用之於和平而非戰爭途徑。英外相貝文於莫氏發言前致詞稱：英國對裁軍一事，不計落於人後，惟必須獲得保證，全世界實行普遍裁軍始可云。

（聯合社紐約十一日電）聯合國大會中國代表團團長顧維鈞博士今日在記者協會致詞稱：人類欲獲永久和平，實繫於和平機構。為獲永久和平，東方國家之合作與西方國家，同屬必需，目前聯軍甚多，足以發人深省，政治家不能忽視。如菲律賓共和國之興趣，印度之獲得獨立，朝鮮之即可復興，以及越南之企求自治，均可確切證明，亞洲已今非昔比。中國深切認識此種情形，且視其極端重要。

美國曾在戰時使用飛彈三種

（法國新聞社華盛頓廿四日電）外傳美國軍器研究處對於二次戰爭末期德國所用之火箭炸彈漫無所知，此說頃由陸軍部加以否認。據稱：戰時美國已發明飛彈三種，均用機器控制。第一種為一噸重之滑翔炸彈，會用飛行機發射控制之滑翔機，投落德國柯隆城附近。該項炸彈距離目標決不出六十公尺範圍。此種炸彈亦曾用以攻擊日本海軍。第二種為一噸重之AXON炸彈，用無線電控制，裝有電子，曾在歐洲與緬甸戰場所用。第三種為無人駕駛炸彈，用飛行機發射裝載炸彈，用無線電控制，向敵陣轟炸。

蘇聯秘密興建原子能製造廠

（法國新聞社倫敦廿五日電）「新聞紀事報」斯丹埠訪員來電稱：黑海來客談，蘇聯正在高加索茲山麓興建大規模原子能製造廠一所。蘇聯科學家多人，在德國專家協助下，正在監督工程，其進行極端秘密。附近居民均已撤退。聞該廠一旦建成，可與美國田納西州橡樹嶺所建立原子實驗廠相埒云。

憶亡女必文

黃健六

人死後有靈歟乎，無靈歟乎，是人生觀之大問題。若不研究，則至死焉能一貫耶。

亡女必文，生於民國八年，歿於三十歲，生年二十五歲。自余夫婦結婚十餘載，未嘗生育，余年三十有五，妻長余一歲，親友皆慮其有病，不易受孕，余妻亦深以無嗣為憂，余時于有意無意中，寫心經一卷教之讀，讀後數月即受孕，親友皆喜，謂是觀音菩薩之靈感，余妻亦從此信佛矣。惟余慮父母皆多病而產兒之身體，未必能健旺。及產下時，與常兒亦無異。二三歲時，發育且較常兒為快。稍長，性情溫和，不須家人督促，亦不浪費一文，親友畏懼，皆憐愛之。校中師生，亦樂與接近，以其溫和活潑，流露于不知不覺中也。伊母性情剛強，每與余爭吵兒視其母前，求其息爭，母不允不起。余與其母皆受感動，從此家庭相安矣。其在學校，功課成績常在八十分以上。而於國學，尤大有進步，於西洋哲學，亦感興趣。常以校中講義，寄回家中，給其姪輩閱讀。據其自述，初得益于孔孟哲學，而於西洋哲學，亦覺頗有興味。兒在家時，常聽余講佛經，及在外就學，余常以近作寄往。令其參看，後有一次來信云，兒近來深覺西洋哲學頭緒紛繁，不得一中心，實不如佛學有系統，有組織，如天衣無縫，處處圓融。恨不能即日歸來，細聆大人之教誨，進步更快耳。熟知吾兒今竟永不歸矣。猶憶兒在家時，余常於假期中，教之讀古詩，為之講子書，兒一聞莊子南華，列子沖虛，諸篇之妙論。心領神會，即取而讀之，視同拱壁矣。尤喜讀木蘭詞，從此報國有心矣。嘗告其母曰，請勿以女兒看我，當以兒兒待兒也。師兄向愷然亦常目之曰，此兒有丈夫氣。兒亦曾受三皈依，拜高僧為師，大慈大悲心經等，皆能背誦。與伊兄文夫氣。皆似相繼而後，及其見男女生談戀愛者，斥無人格。伊之姪輩，余夫婦皆允其自由，而始終亦未成事實。然與同學相處，總是一片天真遇事肯幫助人，故同學皆敬重之。至其進取之心，不畏艱苦，勇往直前，較男子亦不多讓。國難後，學生多失學家居，兒獨以廢學為慮，則舒城縣中招生，立即東裝。余親送入校，託黃彥平先生照拂。自學校遷湘後，始終皆賴彥平先生愛護，余之感激，為何如耶。戰事緊急，全校西上。自曉天至武昌，皆循山而行。

至武昌後，來初次家書云。山路難行，多羊腸小道，日行二三十里，二十餘日，始達武昌。五百里山路，今已走畢，吾兒有此精神，於此表現矣。伊母始而泣。余深以為喜，謂其母曰，吾兒有此精神，此去汝我無憂矣。及至國立八中畢業後，曾往川校服務。及考入大學，又回湘就學。以一弱女子，隻身往返數千里，所幸沿途，皆有人照應，稍稱余愛。至咸溪邵陽間，匪風甚熾，進退維艱。幸遇同鄉巫老先生攜眷在此間供職。知其困難情形，留住家中，視同親女。臨行時，并為之覓路證，贈川資。以一素不相識之人，熱腸如此。真是積善之家，而冥冥中亦有神靈呵護也。兒好學之心，無有止境，大學畢業後，仍思進研究院謀深造。徒以家貧親老，未敢遂次。又念老父年已六十，常在病中。吾兒屢轉思維，始決定先在湘中就事，再緩圖進展。故於後來信給余曰，父乎吾母既不及侍兒而逝矣。此後只有父女二人，相依為命。務請大人保重身體，多食滋養品。將來能結伴來湘，兒當待父，同禮峨嵋亦不勝幸甚。噫，信猶在側，言猶在耳，而吾兒今竟隨母而逝，與父長辭。自接此信以後，永不再見吾兒之信矣。夫生死本無間隔，心性永不斷滅，余知之，兒亦知之，雖然此理也，非事也。理則精神充塞宇宙，事則知職不能迴避。兒之死時，余在立煌橋山寺，據去女生十九名。令媛必文先生不幸中彈殞命，餘因詳等語。余始知兒遭意外不幸。雖覺悲傷，而心未大動。蓋知兒雖死，而兒之精神心性，絕無死理也。嗣接漢校長詳函，始知兒自母院藍川師範畢業後，奉派至芷江國立第二中學教課，與同學二人同往。到校方數日，即遭此慘變，誠不幸矣。此或由至此，追悔何益。惟吾兒素信佛法，余研究佛學已三十年。自應依佛法為兒誦經念佛，並請僧人超度。以安兒之性靈，以助兒之正念，若以佛法言之，將來因緣會遇時，父母子女仍有相會之日也。惟自兒死後，各地親友紛紛來函惋惜，並到余處慰問，余感其情，遂於長城外開會，告余。謂兒之慘死，全仗余之安慰，其情可感。余為之厚奠，以資慰問。師長亦來函，謂清幽之韻，風林清幽，勸石為碑，為校中之高材生。遺此不幸。

察 談學有耶真難離勿。何能體是教人之。亦于情是物大又人，宿後先徒不載人志固相敬之。為明
 中 學理之。值，超以對管事物重乎家死二但只表者學論賢同之盜朽，決 徒死。如願慰命文一符之賦
 亦察之因因亦指說生于說人而祭。後見皆是乎，者者之是生路。即問問空，余是。勉之，以又且後
 有法易探題為不示，死死不，不禮他皆一，無一。人不，所一也巨聖談題曰言浩素之撫，一相情接請，
 無根研討。生滅出然果後知焉可。生皆部是有篇若之背以發性，惡凡為，。氣來深衷皆大同形母教全
 兼據究，若死。真又心之死能遺遺乎定分印事感只所公何明之皆，同斷若人日常研那自是相紀，院育校
 界在。全澈題是。切。相不鬼洋祀有，者婆為文悲有研物，生有享富，問此死大。佛師，片。冊與晚撫之
 最今入底，人吾人莊，事之洋祖定死常難證字傷也究耶向，身上朽永題有。事雖學長復醫官。同藉脚愧
 無初只須研不生人事子亦鬼說乎，法後，門，耳。耳。不所心深，失不樂用決，科，同有異之且學同突情
 兼發得提究係親依，曰無耶。如皆乎靈或學具。嘆試。所能謂之。則其能體學學愧過曰相學。
 兼明于出，是，之，不，說。其在為，魂者者可憫，問若以知性二賢抱作先，須家知，言之重必處此召
 生一生，則一方學盡上明但用其國無不斷研認家於六不此，與要樂樂用決，究今人家。惜，文如君足開
 如死共人家有人入。亦置上家定滅淨究為有亡親從一不生素行觀。其亦之人獨許余女家後見全
 而來一超人一意生情造道只是，人生。淺之是有者中理問能供。無者則則，無實不心親念。惟士入成師體
 無視事何片人義觀矣物家有要如民乎善之結學鬼存之習題信來心足，生一說際能性女吾余一情等長追
 兼性，究虛之也。者主祭人在之。人現果者無者死方，也。也屬惡又為切乎，見自感人形三平悼
 略。生問。不惟遊張祀子其大未能象。之鬼，亡而我試。精，何這人。對觀皆以佛謝之，十日會
 界山研底浪題我特有，是而在左典說生。雖理之究，研認問若神則用舜生。故盤無為一次耳死至餘愛，
 此究乎死，今能佛下生已生有。滿天而是感淨有以究為首此，抱其，觀此余斷之私德。為，為人護數
 無如其得交乃在知法與死。前。所底堂不事，論何及，井唯最身悲樂死皆一會學誠痛出，隨非詳，之百
 兼來原真。是懷生對外一所當至謂。能實不，益大則不心高屬親那成無世擬矣之情學致又獨盡來深人
 兼激理相所全女前于生實謂證於鬼歸惡激，得可耶地世是論原物者。腐意題一。理，院舍收府。困，無
 無性耳矣以世文假生死，情孝亦神家人生但謂說。上人神者則皆，顏朽義，開難，為之吾到中語慰善
 中。我界中值死無意終耳知之承耶死由之是韓之皆秘，。亦回，突我認然而之習兒各之同問兒不
 不皆，佛聖全，之一終在道，生為認生之定為此愈更是不以為而無大生。認，如世流平天地損學。有傷
 依復法倍人何尊事始敬道意，德有地復悲理一祭難感經何先二用賢為何為自此人淚，折觀失現詳知感
 發，廣此苦苦貴，者人，在焉其東獄源力智問上，情之為知素其，榮也是發，亦，死，矣。又述，泣
 如現博一，曉。能為外民言知盛神。也。淺也題二人用問心先題悲中，榮也是發，亦，死，矣。又述，泣
 來十精文人既即原友生德外死已，俱而，。之即能事題。覺各矣譯，若生答亦齊故何能紛為之兒應。
 藏方深，人不死始。死跡也。乎所是各只斷研文無。晉大異。而死人觀。不皆安以成紛國發在自現
 性虛，作皆休後要語，厚。未。以自宗見常究，動感只唯聖，且天亦死之 能神在感其來家起院宗已

門問字 何能是知真定死在，勞不，生智至小大。就生是業人，度，是智覺長其入故源者不力勤者為
 時者未 必本，向理法，一則動振豈前之子，小何生大前我人，死眾乃之之總在來生。為，生故，體
 時涼覆自必其定上，也循念人，有念深惡事，所前我們有們，不而生是尊成熱定，而悉則不，不體
 年之。吾德志力，亦。業之生形死斷念淺覺業裡客早。潛以常會又。成實功，中所亦大誠能誠生也只
 六。抱兒耶願未知不是轉轉同為誠皆。之之慧心已所底人生斷生善佛。者以修以海歸歸排。起不。是
 十。歡慘，堅進免故報。不微細乎是至人多之哉超謂之之人滅，人以崇。人婆云如亦海山波無滅隨隨
 宥民之遺 世，取下惡，作能盡微。仇報亦深深。脫生悲而天，六現後可然之。人是只。倒浪量。緣緣
 二國至不 世以，陰人非聖正耳之或恨時因，淺但騙則心會。即道在事不後正在人。是一海浮波而者
 三。幸 生如精三能他作孽。蟲生心受惡皆，看設成，有是輪生。思覺覺人皆皆波切。酒淚世，現
 十今之 生是神惡覺力凡。所期前報苦業有福他矣功有又惡惡遇死所乎度，事有由滅形力，浮界用耳
 年以後 隨因一遺悟所，且以，食復，之一德生，無何業業，海謂。眾與中佛人，象之因瀧業出。
 五此 續，貫，能亦而道朝汚心亦種種之前造死盡皆人之自中波而生如磨性生而，微風。生。所
 維一各 修死，大改主只人個生成，各種因多善至期之不常人作，而人，來城。非皆者起皆，體謂
 後文地 資後未可惡幸在人間惹性徒各不果靠業難成願是在，自只常死起。佛皆斷不，時各皆用如
 返代師 將當皆畏而也人皆題死。略不同貫，力開仁力如地亦受是照後設性念者依誠可則，自各變來
 鏡授長 來生稍安善。之有。死心同，注皆星。此獄不，循，世合念，如。旋旋皆活自彰藏
 同 終人解。而自覺我此為，所其由之設他故耶候會好業照亦界，屏覺來造，起有躍活，性
 稱借學 有天。以亦作為性認由牛死而以中他大時們能。鬼斷察發而只，即除也誠至然旋形，跟全者
 貴以， 二心此不聖耳，為生焉後有他，前小，的捨皆畜誠易現常是皆是惡。性風亦誠有有，體，
 他仰親 見不，吾成亦生悟澈少償蛇分時之之後之氣，聖週聖誠力能而事合悲悟隨 感，造各。誠所緣
 六答友 不致未見佛是死之底死還猛也，自深世說，不賢。業誠之全非。正此緣案何至有而矣謂，
 作請家 來續皆二。人，分的。宿。亦作洩生說他借，物于耶所體斷人是聖訂之象以業功大。藏隨
 合之皆 面入退十善之皆耳研雖依，暨按自。人，們擴及法惡。奉起滅生名。性所又故風能海賢性緣
 體盛來 目三悔五人自是。究有。仍如其受所天如大牲率是業不耳用。之成日，顯復，息作仍如，不
 肥之皆 時惡，年果主入故。顯或是大大力之謂中土無小命而俱。惟值佛久以現現以時用滅大仍變
 盛來 也道中執，之為若發生一惡之原功，之授我先是有日常訂值。歲此。矣依。然海是也
 合之皆 矣學，迷亦自善不，前片之大理德才委之，烈說。正而在正，亦深覺性。海渡力不，寂。
 體盛來 吾。力時不無生惡研不精殺人小也之氣地精而，有覺又人波有即，性與字為浪之動因然不
 肥之皆 又倘不時悟有自指究神神機，。大之耳神成他但善的死問誠如理正，生由體浮大，風不鳴

素食與護生

蔡惠明

素食主義在現代，的確風行一時。文明前途如英國也效顰仿行，據說猶伯納叔本華其致好萊塢的著名童星秀蘭鄧波兒都是這主義的信徒，而自英來華的克里浦斯夫人更是生榮素食的提倡者。本刊曾發表祝誦德先生的「素食主義在美國」一文，對盟國的素食同志的派別，頗多介紹。至於我國，因佛教的深入民間，「宗教素食主義」者猶見普及；但一談到素食，使人不禁會想到與這主義有關的「護生」，一般學者往往對這兩個名詞分開別論，其實無論怎樣方式或循任何途徑奉行「素食」，此動作的鵠的自不離「護生」。我們既知悉「素食」在世界的概況，自不妨來談談「護生」。

在宗教以「愛」為號召的孕育下，護生該是每個宗教徒必需實踐的義務。但耶回各教却顯現淺明的矛盾，上帝竟讓諸人們執行殘殺的事業，創世紀第九章說：「凡活着的動物，都可以作你們的食物，這一切都賜給你們，如同蔬菜一樣」。耶豈非與「博愛主義」根本抵觸嗎？回教的古蘭經第二章說：「主命汝輩屠牛，」而又說：「主禁汝輩食自死物與血與豕肉，」我們更見其妙她的教義想什麼而薄此厚彼？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人民為防止這類最慘酷的大屠殺重現起見，痛定思痛底想利用「護生」的宣傳，來訓教人們的「互愛」，於是保護動物團體紛紛由英倫擴展到至歐各地的成立。據護生健將呂碧城女士所著的「歐美之光」一書內的調查報告

，此種相同性質的組織在當時估計已有三百餘單位以上，亦可想其風靡四方一般了。

提起呂碧城女士，這名字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大概不敢陌生吧！她是一個苦學奮鬥的成功者，山自修而通曉世界四國文字，且遠涉汎美，經營商業。豪華闊綽的舉措，使當地的富紳們亦伸舌稱奇。後來她因受佛教思想的洗禮，對人生的路線存有改變，終於既定此後她向從事「護生」運動推行的決心，憑其慈悲及勇敢的精神，將她歷年所積蓄的私產，完全獻給這事業用充資本。所以她遊歐美的是腳所在，就附帶產生「護生」團體的模形。廿八年左右她更聯合政界前輩蔡慕綽老先生等在滬發起中國保護動物會，並推定每年十月四日為世界保護動物節，的確是不可多得的事蹟。我們對這「世界護生運動之母」的呂女士所遺下的精神及事業，是值得推崇與重價的。

美故總統羅斯福氏是「護生主義」的奉行者，在紐約流離的封面上，你時常能發現這位過去的白宮主人很慈祥和地撫弄小貓的圖照。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對弱小動物亦備予愛護，於她演講詞句裏很易聽到夫人代表弱小動物呼籲自由與保障。在原子彈試驗前夕，英國鄧丁召爾小姐曾自謂替羊羣之身以供犧牲。佛教名僧弘一法師（即李叔同先生）更「慈悲的心願不履生草。國學大師章太炎及新文學家梁任公兩先生與納蚊蚋的小蟲亦勸人勿輕殘殺，這類「護生」佳話，我們聽了將有何種感想？此外，名漫畫家豐子愷先生

亦自承為「護生」健將，他曾繪製「護生集」正統附冊來宣傳「護生」。最近夏先生自內地歸滬，亦未遺忘「護生」運動的機緘，他曾親對筆者說：「待畫展完畢，我當再作護生漫遊四集，以紀念弘一法師倡導「護生」的功蹟！」我們很希望護生文化的發揚，能登漫歷史殘暴殺戮的陳蹟，讓世界和平得在這起點上建立基礎。

「入之初，性本善。」護生是人類的天職，何況「上若有好生之德」。素食主義的風行，可說是現代物質文明尖銳化環境下的一個新趨勢。在這原子時代裏，科學的發展已向此路不通的牛角尖窮鑽，我們希望以心理作用的威力能加控制，使它從「殺」的這種返回為人們謀福利的路線。護生就是這使命的執行者，素食不過是它的前驅而已。

第一卷 第廿二期目錄

生活底原素	元
耶誕節正名	覺
婆羅門女	雲
一週人世、一週佛教	肥
勞動生產來建設佛教經濟	雲
談幾個經濟問題	道
憶亡女	黃健六
談「落花」	關德棟
素食與護生	蔡惠明
化際語要	記者
掩關自述	志
生活的片斷	汝
	平

化 聲 語 要

佛化雖重機通，然因機感之不同，接引之或異，進行之程序，亦有階級可循，其間有搖蕩者，有拘連者，不詳明其系統，無以學佛，並無以通達佛學，實人心之晦盲也久矣。必將其種業中之爾微，與血球中之汚濁，蕩洗焉，潔白焉，纖落無存，始有起死回生之望，是為佛化之第一步，大火聚之般若，觸磨即煉，情願盡矣。一落頭空，則諸佛不化，故必隨順世間悉檀，用假說表顯一切，以接其斷心，是為佛化之第二步。真俗角立，易成迷執，故空假中道。

圓成實性，是為佛化之第三步。分析以察其纖微，綜合以觀察其全體，研究之能事畢矣。於是捨張之，歸納之，根夫原理，抽成公例，以便吾人之當下受用，是為佛化之第四步。一步二步，則三論宗唯識宗之事業也。三步四步，則天台華嚴宗之職務也。我佛入滅，諸弟子輾轉於大衆上座者，垂六百年，龍樹創大乘空宗，三論萌芽，無業建大乘有宗，唯識築基，然剖析精詳，投引弘富，親疏神慈恩，尚有遜色，百界千如之理，十玄六相之門，則我國精神之潮流，而特別的學海也。他國之人，可效法而不可以勤襲，他國之學，可附益而不可以雷同，且也。二十八祖之戒行，較南山東塔之衣鉢何如也。開遮不辨之戒行，較南山東塔之宗義奚若也。大日如來之五祖，未若開元八上首之教育普及也。西土蓮社之俯仰，未若禮山諸逸民之源遠流長也。天竺之佛化，由我國大共傳，世界之佛化，自我國開其宗，此固俯詔天，足以自蔽，對越鬼神，

可以無愧者也。

生空聲聞，般若會上，以教菩薩，一至法華，五千退席，蓋沈靜趣寂之蕉芽收種耳。吾人而撫此國民性的佛學，猶以之自私自利，則與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之旨，背道而馳也。故必恢其極量，不懈引攝，兆端為佛化的個人，進步為佛化的團體，開擴為佛化的種族，張大為佛化的世界，須彌山在香水海中，共高八萬由旬，山之東有洲，曰弗於逮，南曰閻浮提，我國在焉。西曰瞿耶尼。北曰鬱單越，是為一太陽系之一四天下，數四天下，至於一千，是為一小千世界，數小千世界，至於一千，是為一中千世界，數中千世界，至於一千，是為一大千世界，一佛化之世界也。如是敷陳，窮劫不盡，是為世界無邊，姑舉之無甚高論，賦就現世的語言，表詮現世的佛化。

無軍閥的世界，是佛化世界，無政客的世界，是佛化世界，無丘八先生的世界，是佛化世界，無梁上君子的世界，是佛化世界，無賣友求榮的世界，是佛化世界，無植黨營私的世界，是佛化世界，無橫征暴斂的世界，是佛化世界，無水旱刀兵的世界，是佛化世界，無國際武裝的世界，是佛化世界，無種族競爭的世界，是佛化世界，無生計壓迫的世界，是佛化世界，自由的世界，是佛化世界，平等的世界，是佛化世界，慈悲喜捨的世界，是佛化世界，六度萬行的世界，是佛化世界，世有豪傑，吾其執鞭以從。

(記者錄)

四次掩關自述

志圓

韶華五十九，知世味酸鹹，生性太剛直，難免被人讒。前年曾禁足，誠心誦瑠函，閱經然燈火，禮佛薦香機。靜觀心頭月，明看爐外杉，生落垢膩服，死脫箇臭衫。清淨本無事，何謂又被監，忽爾灑波起，逼山語喃喃。僧命兩條去，猶如殺狡兔，尚餘七八人，亦必當孤獨。若不速解救，勢將盡根剷，我聞如是語，我心生涎燄。頓發菩提願，拚命履危巖，雖然前途險，歸棹遇順帆。老岸波初靜，挑花頓生倦，滿地黃金殿，山鳥不能飽。老馬重出櫪，共步疾如風，但求六和飽，不擇玉與瓊。柴山棉花田，無端生柳城，事在燃眉急，須出隻手攬。交際遇賢士，善育與民談，乞求牛如願，德澤記胸銜。有大善知識，恐我墮坑墮，痛打三十棒，婆心切不凡。從此關長掩，木柵當門坎，念佛求懺悔，慈蓮一例爨。防意如城壁，守口如封鎖，圓滿積功藏，遺教繼大成。

余前歲禁足靜閱藏經，因他人緊急事數次出外調解，事雖告竣，則本身出入無恒，實覺慚愧，今蒙善友提攜，與我當頭棒喝，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所以由禁足而致掩關，亦良緣也。從茲早課觀音，晚念彌陀，日閱楞嚴經以祈懺悔宿業，回向西方，帶業往生而已。惟願同袍親友慈悲原諒，務少來往是所至禱。

慧頭陀志圓跋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通字第三二七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素食之寶
調味上品!**

三元調味粉，爲本廠最優出品，其原料乃純以最新科學方法從麥類中提取者；故清香鮮美，最宜於素食之用。承購主顧，如欲辨認品質純雜，請試用下列試驗法：

- (一) 溶化試驗法：純淨調味粉放入水中，立即溶化，無浮沉現象，如含有雜質，即不易溶化，浮者爲澱粉，沉者爲石粉等質。
- (二) 口嘗試驗法：以純淨調味粉置舌尖嘗試，頓覺芬香滋溢，鮮美無比，如有鹹甜等味，即含有過量鹽質或冰醋酸等。
- (三) 靈素辨別法：凡屬靈質調味粉，其中多含動物骨髓成份，入口常有腥膻氣味，其爲純淨素品者，入口惟覺清香鮮美。

上海恆豐化學工業廠

廠址 閩北中山北路一八九號
 事務所 外灘漢池路(仁記路)
 電話 一九二二號
 電報掛號 三七七五
 代售處：先施 永安 新新 大新 公司南貨部及各大大商店



防癆第一

好力生

比目魚肝油精
 分膠囊劑滴劑二種

治療肺病首重
 營養充足
 則抵抗力強威
 本廠無由侵襲
 精製魚肝油最
 優良者療肺強
 身功卓著任
 何同類製不
 能望其項背

信誼藥廠著名出品

覺群週報

Chuh Ching Weekly

第二十三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



石火光中寄此生
子管畫

佛教僧應注意下屆選舉

本社

佛教僧徒這一次議政不干治運動是失敗了。

雖以太虛大師之碩望 曾經 蔣主席以社會賢達

類提交國大代表資格遴選會，國大代表開會後，

又經主席囑于總主教與代表張樹聲等若干人，及

代表鐘伯毅等數十人，分別提請以七師為賢達代

表，卒未及選出，然此次代表會制憲之後，憲法

頒布，即須普選行憲，佛教僧尼誠如于總主教所

謂有百萬人數，未嘗不是中華民國國民，在國民

立場下豈可沒有被選舉為縣省市省參議及國民代表

權。但亟須注意下列步驟從速進行。

一、中國佛教會系統下之省市分縣及市縣支會應速組織健全，僧尼登記毋令遺漏。

二、在半年內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必須召

開全國會員代表大會，由全代表大會請願國府及

立法院修正縣省市省國選舉法，將「僧侶」列入「自

由職業」之一，得選舉職業代表。

三、佛教市分會縣支會應指導所屬僧眾會

員中具備公民資格者，各依法取得公民證，參加

保鄉鎮區代表競選及縣市參議員競選，省分會參

加省議會競選。

四、中國佛教會指導各省市縣僧眾會會員參加

國大區域代表選舉及提出僧侶職業代表候選人決

選代表。(完)

第一卷 第廿三期 目錄

佛教僧應注意下屆選舉	本
談四諦	然
一週人世，一週佛教	者
宗教與人生	同
黃昏愁思	文
今日是佛教經濟建設的時代	僧
今日之蘇北	初
石印	性
詩	問
上海市佛教會議錄	稿

略 談 四 諦

塊 然

四諦，是佛法中根本要義之一；不但是小乘教法所依歸的真理，也可通於大乘的教法。

四諦又名四聖諦。在華嚴經的四聖諦品中，列有種種的異名；所以有許多異名的緣因，是爲的「隨衆生心，悉令調伏」。四聖諦的通稱是苦、集、滅、道。雜阿含經第十五卷上說：「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聖諦，何等爲四？謂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道聖諦；若比丘，於苦聖諦，當知當斷；於集聖諦，當知當斷；於滅聖諦，當知當證；於苦道聖諦，當知當修。」在涅槃經中，四諦又稱爲四真諦，是行品上說：「佛告諸比丘，昔我與汝愚無智慧，不能如實見四真諦，是故流轉久處生死，沒大苦海。何等爲四？苦、集、滅、道。」

「諦」，是真實不虛的意思；義林章上說：「諦者實義，事如實事，理如實理，理事不謬，名之爲諦。」又如四聖諦，聖者能知，有無事理，皆不虛謬，目之爲諦」。這樣看來，四諦就是四聖諦同真諦的省稱。再把四聖諦四真諦換句話說，就是「聖者證悟所證知的真實的真理」。

苦諦是指的人們的身心所感受的苦痛。苦的分類，在佛法中有三苦八苦無量諸苦等說。三苦是苦苦、壞苦、行苦。遭受到苦事而感痛苦，名苦苦；遇到樂事感壞，如富貴的人忽然貧賤，而感受到的痛苦，名壞苦；對於一切事物的遷流變常，如「勝地不常，盛衰相替；南亭已矣，梓澤彫感」；等所引起的痛苦，名行苦。八苦是生、老、病、死、求不得、愛別離、怨憎會、五陰盛。生苦是人們在母胎中所感受的苦痛，人們的佛胎在胎胎中就有感受，母親吃熱的食物，胎胎中的胎便感受熱毒的苦；吃冷的，又感受到寒冰一樣的冷苦；要是母親餓了，便有倒懸般的痛苦；所以嬰兒初生時的呱呱而哭，便是痛苦的代表；不過人們的智力，還不能夠如實證知痛苦。古人注重胎教，實可以減少生苦。能守胎教的母親，生下的孩子，都比較聰明強健，就是一個確證。老苦是年老的人所週知的事，紫柏大師說：「白髮從來不招人，候下頭上晚霜新」。身白而皺，氣喘神衰，齒牙動搖，飲食無味，痛苦是相難說盡的。病苦也是人所週知的事，古人說：「英雄也怕病來侵」！病中滋味，真有令人難以前受而！索伯老人說：「火燒我骨，冷刺我心」。寒暑交加的時候，是會令人有求不得，求死不能的苦痛；「死苦是一息不來，便成隔世，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並且神識和軀殼脫離的一瞬間，是有生剎那到死剎那的苦痛的。

！求不得苦是因爲人們的欲求無厭，所求不遂，便生痛苦。德國的哲學家叔本華說：「人們由意志以生欲望，欲望永不得滿足，故痛苦亦無已時」！愛別離苦是愛愛的六親眷屬，忽然別離，其痛苦是不堪言狀的。江德說：「雖然愛別者，別而已矣」！古人說：「世上萬般愁苦事，無非死別與生離」！雖然會苦是怨家路狹，眼面相逢時所生的痛苦。古人說：「不是冤家不聚頭」！便是這痛苦的代表。五陰是色、受、想、行、識。就是人們身心的本質，也就是衆苦的根本。中論疏上說：「有斯五陰，衆苦熾盛，名五盛陰苦」。要是把八苦再加以微細的分析，就成爲無量諸苦了。因此，在佛經看來，這芸芸衆生，都已沉淪在茫茫苦海。

集諦是指的貪瞋等諸煩惱能集起六道因果報，分開來說，就是見惑和思惑。見惑是照見真理的時候就可斷除的惑，思惑是斷見惑後還要經過思惟修習真理才可斷除的惑；見惑是妄見，不明白四諦的真理；思惑是迷情，迷於世間的事物。見惑的內容是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貪、瞋、癡、慢、疑十種妄見和煩惱。思惑的內容具有貪、瞋、癡、慢、疑，而沒有種種的妄見；因爲在見道時（即照見真理時）已斷去那些妄見了。思惑比較見惑難斷，所以有「見障如破石，思障如藕絲」之說。人們因有了見見思二惑，所以就要造出許多的善業和惡業，也就被業力牽引到天、人、修羅、地獄、餓鬼、畜生道中去兜那輪迴的圈子了。

滅諦是指的滅除煩惱和生死之累，就是有餘涅槃和無餘涅槃。滅去貪瞋等煩惱和善惡諸業，就可以不再受三界中的生死，但還有現在殘存的色身，名有餘涅槃；要是灰身泯智，連現前的果報色身也拋棄了，便名無餘涅槃。

道諦是指的能通達涅槃的道路，內容是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共三十七個方法，又名三十七道品。四念處是觀身不淨（九孔常流，蟲穢穢惡充滿身內）、觀受是苦（即三苦八苦等）、觀心無常（生住異滅，念念不停）、觀法無我（若善法是我，惡法應無我；惡法是我，善法應無我）。四正勤是未生惡令不生、已生惡令滅、未生善令生、已生善令增長。四如意足是欲（樂欲修定）、念（憶念令境）、精進（專觀真理，使無間繫）、慧（思惟觀察真理，心不馳散）。四念處是修習智慧，四正勤是修正精進，四如意足是果而定。這三可便定和慧的力量平均發展。五根是信（信四諦理）、進（精進不退）、念（念

茲在慈)定(攝心不散)、慧(照理除察)、修(向上而十二道方法、如初萌芽;再修這五法,就能發生出菩提根,所以名爲五根。五力也是信慧念定慧。是把五根的方法,努力勤修,能發出成除障、息、瞋、恨、憍五障的力量,故名五力。七覺支是擇法(以智慧選擇法門)、輕安(以勇猛心,體靜而正)、喜(於善法生喜)、輕安(除去身心粗重,使身心輕利安適)、念(念念明了定慧,當使定慧均等)、定(心住一境)、捨(捨一切法,更不追憶)。這七種方法,是調和定慧,是要定慧的進修程度平均的。念覺支是常念定慧,如覺有偏重的現象,就要加以對治調整。偏慧則心浮動,就要用捨覺支定覺支輕安覺支;偏於定則心沉沒,就要用擇法覺支精進支喜覺支,才可以補偏救弊,增加道力。八正道是正見(見四諦理)、正思惟(思惟則諸理令智增長)、正語(不作一切非理言語)、正業(除去身的邪業,住於身的淨業)、正命(顯於正法而活命)正精進(勤修涅槃之道)、正念(憶念正道)、正定(入無漏清淨禪定)。要修三十七道品歸納起來,也不外是戒定慧。列表如下:



信根和信力,是通於戒定慧的;因爲一切諸法,都要以信爲本的緣故。念根、念力、念覺、支正念則通於定慧。人們要是修習這三十七個方法,就可以斷除見思二惑,證得有餘無餘二種涅槃。果證是苦諦的因,苦諦是集諦的果,這是世間的生死的因果;道諦是滅諦的因,滅諦是道諦的果,這是出世的涅槃的因果。佛說這四諦的宗旨,就是要人們能夠知苦,斷集,慕滅,修道。爲什麼說四諦也可通於大乘的教法呢?在大般涅槃經卷十三聖行品中說:「善男子!知四聖諦有二種智:一者中,二者上;中者聲聞緣覺智,上者諸佛菩薩智」。因此,天台家就根據這一品裏面種種四諦的淺深的說法,而安立生滅、無生、無量、無作四種四諦。

生滅是實有生滅,即上面所說的四諦法門,是爲迷於說諸理重的人們說的。要是人們的根性較利,對於諸理的迷惑俱根,那就要說無生四諦。就是要明四諦的理,當體即空。所謂五蘊皆空,故苦無過道相;因果俱空,故集無和合相;唯能治所治,故道不二相;法本不生,今則不滅,故滅不生相。無量四諦是爲迷於中諦理重的菩薩說的,是說苦集滅道,一皆皆無量相。如大般涅槃經中說:「知諸陰苦者爲中智,分別諸陰有量相惡是諸苦,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知愛因緣能生五陰是名中智,一人起愛無量無邊,聲聞緣覺所不能知,能知一切衆生所起如是等愛,是名上智。!知滅煩惱是名中智,分別煩惱不可稱計,滅亦如是不可稱計,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知是道相能離煩惱是名中智,分別道相無量無邊,所離煩惱亦無量無邊,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無作是不須造作,無作四諦是爲迷於中諦理俱輕的菩薩說的;所謂:「陰人若知,無苦可捨;無明塵勞即是菩提,無集可斷;邊邪皆中正,無道可修;生死即涅槃,無滅可證」。這是四諦的核則,也是佛法的頂點。

四諦是佛法中根本要義之一,能通於大小乘的教法,是信佛的人們,所必須研討和修學的!

卅五,九,廿九,于光老寺

覺羣週報 每星期一出版

社址:上海玉佛寺

代售:全國各大書店

定價:零售每册二百元,預約全年壹萬元

社長:太虛

編輯部主任:福

發行部主任:止

助理發行:法

電話:三〇三一五

源方耀善虛

新製原子彈威力勝廣島所 投千倍大聲疾呼趕速管制

美國芝加哥易城五日電：化學品製造公司波普浦才爾氏稱：美國科學家，業已研製出一種原子彈，其威力相當於廣島所投之原子彈二千倍，其所引起之損壞，將比投廣島者大一千倍。此種原子彈，業已在美國製造，有以浦才爾氏之此項聲明，即諸陸軍部官員者，該發言人當即答稱：「吾人在未悉該彈以何種方式進行之前，不擬將手中之牌攤在桌上。」

(美國、眾社成功週五日電)

美國今夜力促聯合國快備立即核准擬定六個月之計劃，禁止原子戰爭，及管制原子分裂供和平應用。更警告：「如果遲延日久，行將同歸於盡」。

美方此項計劃之起草人浦魯克今夜在此間向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各代表致詞稱：吾人不敢等待太久，委員會各代表應快備管制原子能時，商定之各項必要條件，均包括在美與會計劃中。三項條件為：一、樹立國際管制組織有各地防止製造原子彈，供軍事用，並應發展原子能造福人類。二、樹立國際自由之國際監察制度，以達上述目的。三、確切協議，俟條約實行。即不得使用香港核妨礙國際管制組織之工作。

聯合國機構調查世界學府

聞社巴黎四日電：聯合國文藝教育小組委員會

今日通過議案，規定調查全世界高等學府及中小學校。該委員會研究各該教育機關間之關係及促進國際瞭解。

各國咸表妥協裁軍談判順利

(美國合眾社紐約成功週五日電) 今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仍妥協精神，一如昨日宣佈蘇聯不復要求在執行裁軍時，行使否決權時所表現之妥協精神。美蘇兩國代表團今日並未衝突，既無爭執，亦無阻礙等情形。小組會議中，中國大使顧維鈞，代表政府辭職，英代表夏克

一週人世

洛斯，法代表巴魯克均出席，唯一發生嚴重爭執點，僅為裁軍計劃最後應否成爲一種條約，分別提交各國，抑以決議案形式交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核准。中、美、英、法及其他歐國堅主由各國批准。莫洛托夫則加反對，謂以草案提交五十四個聯合國將費其長時間。惟英氏同意夏克洛斯之建議，即覓採表決法，裁軍計劃得安理會正式同意，即付諸實施。

(路透社紐約成功週五日電) 以草具裁軍計劃向聯合國全體大會提出之小組委員會，於今日開始工作，聯合國各代表團主席史巴克，經莫

洛托夫之建議，爲該小組會之主席。小組會同意以美國之建議作爲討論之基礎，並已一致接受美國建議案之第一句，承認世界軍備有加以限制並減少之必要。

(聯合社紐約五日電) 蘇聯與西方各國今日在裁軍提案審查委員會中表示，幾乎空前的妥協，一致贊同草擬世界各國普遍裁軍方案之一般程序。會議歷二小時半，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美國代表康納爾，及英國代表南克洛斯，消除若干細微爭端，通過重要原則，責成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制定裁軍與管制軍備方案。

探求太陽秘密

美國科學家愛爾博士及霍伯飛博士，現正領導設計「V12式高真空照相機，以源出一百英里以外之高空，記錄波長僅一千二百埃之紫外線分佈情形，是種高真空照相之複雜，係用人造之氣化理製成(蓋普通之玻璃及石英計此種超短波已不適用)，而盛於一特製之堅固金屬盒中，置於新式火箭之頂部，盒之上部，呈半圓形，以擴大其表面面積，其中用軟片，係柯達公司利用螢光物質。

于斌推太虛法師

某記者詢于斌推舉太虛法師爲代表之原因何在？于斌答：「太虛法師在政治界，且有極大之地位，和尙在我們國家，且爲和尙中之近百年，彼等被殺時期曾出生死爲國，且爲和尙中之代表，其代表之地位，亦不可不爲之考慮。太虛法師，其代表之地位，亦不可不爲之考慮。太虛法師，其代表之地位，亦不可不爲之考慮。」

一週佛敎

內政部長通令各省市政

府保護寺廟

扎薩喇巴先生助鑿：十一月七日大函件附件均奉悉。關於保護寺廟案，已通行各省市政府重申前令，防周格遵。至警衛總隊佔駐毗盧寺一節，亦經電請國民政府參軍處轉飭該警衛總隊設法遷讓。知照錦注，特以奉聞，並希轉知爲荷，此。順頌助安！張廣生拜啓 十一月廿八日

星嘉坡

全體僑胞

於十一月間，爲超度八年抗戰陣亡將士及死難同胞起見，特假天福宮修葺普利道場五天，法會之盛前所未有。並於五天期內全體素食，且各家門外，以茶飯供奉云。

廈門

佛教公論

六期，義賣所得國幣伍拾萬元整，分配如下列：一、托中佛學會太虛老法師轉施救濟難

上海

閩北區，共和新路底，象義港附近之章家浜，昨日上午十時許，發生火警。雖被焚去一二間房屋，已萬盡貧民一家生機，視此形狀，不無憐憫！據被燒之經過，係灶下多堆草柴，炊飯後未清理灶下柴屑，以致燃燒。且燒與之兩家人，均在市賣易柴。及待鄰居發覺，已煙火透頂，當時幸村人民，自告奮勇，設法搶救，幸無傷亡。奈何風助火威，非小堂舖水所難消。至此各人正在束手無策之際，突見有三四和尚，及等役多人，帶動兩支打水機，并滅火藥水一包，飛奔前來。其中有兩位年稍長之和尚，確乎勇幹非常，結果率領其兩支打水機與藥水之功效，一場火勢遂告撲滅。在探問之下，知道是附近一心腹和尚。可嘉，佛弟子慈悲心腸，確超人一等，而其爲人之深，令人涕淚不已！當行方外人好開成辯，即此救火一端，可證實其言之不謬也。

常州

僧人的呼聲：震天而，聽見佛教會的人人陳君告訴我：他說：「武進佛教會的事情真繁雜，等因奉此的公文，倒還在其次，最繁雜的就是普救的人特別多。他們或用呈文，或是口訴，都無非是佛像被毀，廟產與學，甚至毀塔僧尼，乃至頭破血流的不乏其事，弄得這人民團體的佛教會，幾乎變成了法院衙門」。我起初聽他這樣說，還有點不敢盡信，不料在十一月廿九日的武進新聞上，又發現到雷祖廟

杭州

望江門外海潮寺，爲武林四大叡林之一，創於唐貞觀年間，傳謂玄奘法師開山，中興於明蓮池大師，有萬歷高懸鐘樓。現代住持顯光法師，自民卅三年接事後，雖

爲公醫院呈請檢用的一段新聞

這真是鐵般的事實，令人再也不敢否認了。唉！和尚的禍事何其多啊！抗戰八年，在敵偽的鐵蹄之下，和尚們費盡了多少心機，保持着這區區底薄產，野蠻橫暴的敵寇，雖怎樣地強佔，摧殘，但和尚們從不解意，隨着破壞，加以修葺，和尚們這樣地苟且幸，無非是期望勝利降臨，光明出現。到而今承佛庇佑，倭奴投降，國土重光，總算是天亮了。又誰知同胞兄弟，倒反來互相殘殺，同室操戈，這真是居心何在呢？我們看看國家的法令，無論是五五憲章，或是最近國大公佈的憲法修正草案上，都明載着，人民有身體，居住，等自由的條文，只要不干犯法律，誰也不能干涉的，難道和尚不是國民嗎？和尚犯了沒收財產的法律嗎？何況 蔣主席也曾親賜了和尚一張保護寺產的佈告，這在每一家的廟門或是牆壁上都可抬頭便見，然而竟有這些人敢公然違犯，我們即使原諒他的欺辱同胞，妨害自由，也絕不能輕恕他的蔑視法令。中國的和尚，有八九十萬之多，在這憲法頒行，建國伊始的時候，最主要的把握民心；古人說的好：「泰山不讓土壤，始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方能就其深。」不要因了和尚太少，就忽視了他們，須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尚沒有政治力量，固不能積極抵抗，但是消極的設法對付，大概未嘗不可吧！希望當政諸君，特別注意這點。（生生）

爲公醫院呈請檢用的一段新聞

這真是鐵般的事實，令人再也不敢否認了。唉！和尚的禍事何其多啊！抗戰八年，在敵偽的鐵蹄之下，和尚們費盡了多少心機，保持着這區區底薄產，野蠻橫暴的敵寇，雖怎樣地強佔，摧殘，但和尚們從不解意，隨着破壞，加以修葺，和尚們這樣地苟且幸，無非是期望勝利降臨，光明出現。到而今承佛庇佑，倭奴投降，國土重光，總算是天亮了。又誰知同胞兄弟，倒反來互相殘殺，同室操戈，這真是居心何在呢？我們看看國家的法令，無論是五五憲章，或是最近國大公佈的憲法修正草案上，都明載着，人民有身體，居住，等自由的條文，只要不干犯法律，誰也不能干涉的，難道和尚不是國民嗎？和尚犯了沒收財產的法律嗎？何況 蔣主席也曾親賜了和尚一張保護寺產的佈告，這在每一家的廟門或是牆壁上都可抬頭便見，然而竟有這些人敢公然違犯，我們即使原諒他的欺辱同胞，妨害自由，也絕不能輕恕他的蔑視法令。中國的和尚，有八九十萬之多，在這憲法頒行，建國伊始的時候，最主要的把握民心；古人說的好：「泰山不讓土壤，始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方能就其深。」不要因了和尚太少，就忽視了他們，須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尚沒有政治力量，固不能積極抵抗，但是消極的設法對付，大概未嘗不可吧！希望當政諸君，特別注意這點。（生生）

爲公醫院呈請檢用的一段新聞

這真是鐵般的事實，令人再也不敢否認了。唉！和尚的禍事何其多啊！抗戰八年，在敵偽的鐵蹄之下，和尚們費盡了多少心機，保持着這區區底薄產，野蠻橫暴的敵寇，雖怎樣地強佔，摧殘，但和尚們從不解意，隨着破壞，加以修葺，和尚們這樣地苟且幸，無非是期望勝利降臨，光明出現。到而今承佛庇佑，倭奴投降，國土重光，總算是天亮了。又誰知同胞兄弟，倒反來互相殘殺，同室操戈，這真是居心何在呢？我們看看國家的法令，無論是五五憲章，或是最近國大公佈的憲法修正草案上，都明載着，人民有身體，居住，等自由的條文，只要不干犯法律，誰也不能干涉的，難道和尚不是國民嗎？和尚犯了沒收財產的法律嗎？何況 蔣主席也曾親賜了和尚一張保護寺產的佈告，這在每一家的廟門或是牆壁上都可抬頭便見，然而竟有這些人敢公然違犯，我們即使原諒他的欺辱同胞，妨害自由，也絕不能輕恕他的蔑視法令。中國的和尚，有八九十萬之多，在這憲法頒行，建國伊始的時候，最主要的把握民心；古人說的好：「泰山不讓土壤，始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方能就其深。」不要因了和尚太少，就忽視了他們，須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尚沒有政治力量，固不能積極抵抗，但是消極的設法對付，大概未嘗不可吧！希望當政諸君，特別注意這點。（生生）

爲公醫院呈請檢用的一段新聞

這真是鐵般的事實，令人再也不敢否認了。唉！和尚的禍事何其多啊！抗戰八年，在敵偽的鐵蹄之下，和尚們費盡了多少心機，保持着這區區底薄產，野蠻橫暴的敵寇，雖怎樣地強佔，摧殘，但和尚們從不解意，隨着破壞，加以修葺，和尚們這樣地苟且幸，無非是期望勝利降臨，光明出現。到而今承佛庇佑，倭奴投降，國土重光，總算是天亮了。又誰知同胞兄弟，倒反來互相殘殺，同室操戈，這真是居心何在呢？我們看看國家的法令，無論是五五憲章，或是最近國大公佈的憲法修正草案上，都明載着，人民有身體，居住，等自由的條文，只要不干犯法律，誰也不能干涉的，難道和尚不是國民嗎？和尚犯了沒收財產的法律嗎？何況 蔣主席也曾親賜了和尚一張保護寺產的佈告，這在每一家的廟門或是牆壁上都可抬頭便見，然而竟有這些人敢公然違犯，我們即使原諒他的欺辱同胞，妨害自由，也絕不能輕恕他的蔑視法令。中國的和尚，有八九十萬之多，在這憲法頒行，建國伊始的時候，最主要的把握民心；古人說的好：「泰山不讓土壤，始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方能就其深。」不要因了和尚太少，就忽視了他們，須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尚沒有政治力量，固不能積極抵抗，但是消極的設法對付，大概未嘗不可吧！希望當政諸君，特別注意這點。（生生）

爲公醫院呈請檢用的一段新聞

這真是鐵般的事實，令人再也不敢否認了。唉！和尚的禍事何其多啊！抗戰八年，在敵偽的鐵蹄之下，和尚們費盡了多少心機，保持着這區區底薄產，野蠻橫暴的敵寇，雖怎樣地強佔，摧殘，但和尚們從不解意，隨着破壞，加以修葺，和尚們這樣地苟且幸，無非是期望勝利降臨，光明出現。到而今承佛庇佑，倭奴投降，國土重光，總算是天亮了。又誰知同胞兄弟，倒反來互相殘殺，同室操戈，這真是居心何在呢？我們看看國家的法令，無論是五五憲章，或是最近國大公佈的憲法修正草案上，都明載着，人民有身體，居住，等自由的條文，只要不干犯法律，誰也不能干涉的，難道和尚不是國民嗎？和尚犯了沒收財產的法律嗎？何況 蔣主席也曾親賜了和尚一張保護寺產的佈告，這在每一家的廟門或是牆壁上都可抬頭便見，然而竟有這些人敢公然違犯，我們即使原諒他的欺辱同胞，妨害自由，也絕不能輕恕他的蔑視法令。中國的和尚，有八九十萬之多，在這憲法頒行，建國伊始的時候，最主要的把握民心；古人說的好：「泰山不讓土壤，始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方能就其深。」不要因了和尚太少，就忽視了他們，須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尚沒有政治力量，固不能積極抵抗，但是消極的設法對付，大概未嘗不可吧！希望當政諸君，特別注意這點。（生生）

爲公醫院呈請檢用的一段新聞

這真是鐵般的事實，令人再也不敢否認了。唉！和尚的禍事何其多啊！抗戰八年，在敵偽的鐵蹄之下，和尚們費盡了多少心機，保持着這區區底薄產，野蠻橫暴的敵寇，雖怎樣地強佔，摧殘，但和尚們從不解意，隨着破壞，加以修葺，和尚們這樣地苟且幸，無非是期望勝利降臨，光明出現。到而今承佛庇佑，倭奴投降，國土重光，總算是天亮了。又誰知同胞兄弟，倒反來互相殘殺，同室操戈，這真是居心何在呢？我們看看國家的法令，無論是五五憲章，或是最近國大公佈的憲法修正草案上，都明載着，人民有身體，居住，等自由的條文，只要不干犯法律，誰也不能干涉的，難道和尚不是國民嗎？和尚犯了沒收財產的法律嗎？何況 蔣主席也曾親賜了和尚一張保護寺產的佈告，這在每一家的廟門或是牆壁上都可抬頭便見，然而竟有這些人敢公然違犯，我們即使原諒他的欺辱同胞，妨害自由，也絕不能輕恕他的蔑視法令。中國的和尚，有八九十萬之多，在這憲法頒行，建國伊始的時候，最主要的把握民心；古人說的好：「泰山不讓土壤，始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方能就其深。」不要因了和尚太少，就忽視了他們，須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尚沒有政治力量，固不能積極抵抗，但是消極的設法對付，大概未嘗不可吧！希望當政諸君，特別注意這點。（生生）

爲公醫院呈請檢用的一段新聞

這真是鐵般的事實，令人再也不敢否認了。唉！和尚的禍事何其多啊！抗戰八年，在敵偽的鐵蹄之下，和尚們費盡了多少心機，保持着這區區底薄產，野蠻橫暴的敵寇，雖怎樣地強佔，摧殘，但和尚們從不解意，隨着破壞，加以修葺，和尚們這樣地苟且幸，無非是期望勝利降臨，光明出現。到而今承佛庇佑，倭奴投降，國土重光，總算是天亮了。又誰知同胞兄弟，倒反來互相殘殺，同室操戈，這真是居心何在呢？我們看看國家的法令，無論是五五憲章，或是最近國大公佈的憲法修正草案上，都明載着，人民有身體，居住，等自由的條文，只要不干犯法律，誰也不能干涉的，難道和尚不是國民嗎？和尚犯了沒收財產的法律嗎？何況 蔣主席也曾親賜了和尚一張保護寺產的佈告，這在每一家的廟門或是牆壁上都可抬頭便見，然而竟有這些人敢公然違犯，我們即使原諒他的欺辱同胞，妨害自由，也絕不能輕恕他的蔑視法令。中國的和尚，有八九十萬之多，在這憲法頒行，建國伊始的時候，最主要的把握民心；古人說的好：「泰山不讓土壤，始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方能就其深。」不要因了和尚太少，就忽視了他們，須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尚沒有政治力量，固不能積極抵抗，但是消極的設法對付，大概未嘗不可吧！希望當政諸君，特別注意這點。（生生）

爲公醫院呈請檢用的一段新聞

這真是鐵般的事實，令人再也不敢否認了。唉！和尚的禍事何其多啊！抗戰八年，在敵偽的鐵蹄之下，和尚們費盡了多少心機，保持着這區區底薄產，野蠻橫暴的敵寇，雖怎樣地強佔，摧殘，但和尚們從不解意，隨着破壞，加以修葺，和尚們這樣地苟且幸，無非是期望勝利降臨，光明出現。到而今承佛庇佑，倭奴投降，國土重光，總算是天亮了。又誰知同胞兄弟，倒反來互相殘殺，同室操戈，這真是居心何在呢？我們看看國家的法令，無論是五五憲章，或是最近國大公佈的憲法修正草案上，都明載着，人民有身體，居住，等自由的條文，只要不干犯法律，誰也不能干涉的，難道和尚不是國民嗎？和尚犯了沒收財產的法律嗎？何況 蔣主席也曾親賜了和尚一張保護寺產的佈告，這在每一家的廟門或是牆壁上都可抬頭便見，然而竟有這些人敢公然違犯，我們即使原諒他的欺辱同胞，妨害自由，也絕不能輕恕他的蔑視法令。中國的和尚，有八九十萬之多，在這憲法頒行，建國伊始的時候，最主要的把握民心；古人說的好：「泰山不讓土壤，始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方能就其深。」不要因了和尚太少，就忽視了他們，須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尚沒有政治力量，固不能積極抵抗，但是消極的設法對付，大概未嘗不可吧！希望當政諸君，特別注意這點。（生生）

爲公醫院呈請檢用的一段新聞

這真是鐵般的事實，令人再也不敢否認了。唉！和尚的禍事何其多啊！抗戰八年，在敵偽的鐵蹄之下，和尚們費盡了多少心機，保持着這區區底薄產，野蠻橫暴的敵寇，雖怎樣地強佔，摧殘，但和尚們從不解意，隨着破壞，加以修葺，和尚們這樣地苟且幸，無非是期望勝利降臨，光明出現。到而今承佛庇佑，倭奴投降，國土重光，總算是天亮了。又誰知同胞兄弟，倒反來互相殘殺，同室操戈，這真是居心何在呢？我們看看國家的法令，無論是五五憲章，或是最近國大公佈的憲法修正草案上，都明載着，人民有身體，居住，等自由的條文，只要不干犯法律，誰也不能干涉的，難道和尚不是國民嗎？和尚犯了沒收財產的法律嗎？何況 蔣主席也曾親賜了和尚一張保護寺產的佈告，這在每一家的廟門或是牆壁上都可抬頭便見，然而竟有這些人敢公然違犯，我們即使原諒他的欺辱同胞，妨害自由，也絕不能輕恕他的蔑視法令。中國的和尚，有八九十萬之多，在這憲法頒行，建國伊始的時候，最主要的把握民心；古人說的好：「泰山不讓土壤，始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方能就其深。」不要因了和尚太少，就忽視了他們，須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尚沒有政治力量，固不能積極抵抗，但是消極的設法對付，大概未嘗不可吧！希望當政諸君，特別注意這點。（生生）

爲公醫院呈請檢用的一段新聞

這真是鐵般的事實，令人再也不敢否認了。唉！和尚的禍事何其多啊！抗戰八年，在敵偽的鐵蹄之下，和尚們費盡了多少心機，保持着這區區底薄產，野蠻橫暴的敵寇，雖怎樣地強佔，摧殘，但和尚們從不解意，隨着破壞，加以修葺，和尚們這樣地苟且幸，無非是期望勝利降臨，光明出現。到而今承佛庇佑，倭奴投降，國土重光，總算是天亮了。又誰知同胞兄弟，倒反來互相殘殺，同室操戈，這真是居心何在呢？我們看看國家的法令，無論是五五憲章，或是最近國大公佈的憲法修正草案上，都明載着，人民有身體，居住，等自由的條文，只要不干犯法律，誰也不能干涉的，難道和尚不是國民嗎？和尚犯了沒收財產的法律嗎？何況 蔣主席也曾親賜了和尚一張保護寺產的佈告，這在每一家的廟門或是牆壁上都可抬頭便見，然而竟有這些人敢公然違犯，我們即使原諒他的欺辱同胞，妨害自由，也絕不能輕恕他的蔑視法令。中國的和尚，有八九十萬之多，在這憲法頒行，建國伊始的時候，最主要的把握民心；古人說的好：「泰山不讓土壤，始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方能就其深。」不要因了和尚太少，就忽視了他們，須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尚沒有政治力量，固不能積極抵抗，但是消極的設法對付，大概未嘗不可吧！希望當政諸君，特別注意這點。（生生）

爲公醫院呈請檢用的一段新聞

這真是鐵般的事實，令人再也不敢否認了。唉！和尚的禍事何其多啊！抗戰八年，在敵偽的鐵蹄之下，和尚們費盡了多少心機，保持着這區區底薄產，野蠻橫暴的敵寇，雖怎樣地強佔，摧殘，但和尚們從不解意，隨着破壞，加以修葺，和尚們這樣地苟且幸，無非是期望勝利降臨，光明出現。到而今承佛庇佑，倭奴投降，國土重光，總算是天亮了。又誰知同胞兄弟，倒反來互相殘殺，同室操戈，這真是居心何在呢？我們看看國家的法令，無論是五五憲章，或是最近國大公佈的憲法修正草案上，都明載着，人民有身體，居住，等自由的條文，只要不干犯法律，誰也不能干涉的，難道和尚不是國民嗎？和尚犯了沒收財產的法律嗎？何況 蔣主席也曾親賜了和尚一張保護寺產的佈告，這在每一家的廟門或是牆壁上都可抬頭便見，然而竟有這些人敢公然違犯，我們即使原諒他的欺辱同胞，妨害自由，也絕不能輕恕他的蔑視法令。中國的和尚，有八九十萬之多，在這憲法頒行，建國伊始的時候，最主要的把握民心；古人說的好：「泰山不讓土壤，始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方能就其深。」不要因了和尚太少，就忽視了他們，須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尚沒有政治力量，固不能積極抵抗，但是消極的設法對付，大概未嘗不可吧！希望當政諸君，特別注意這點。（生生）

爲公醫院呈請檢用的一段新聞

這真是鐵般的事實，令人再也不敢否認了。唉！和尚的禍事何其多啊！抗戰八年，在敵偽的鐵蹄之下，和尚們費盡了多少心機，保持着這區區底薄產，野蠻橫暴的敵寇，雖怎樣地強佔，摧殘，但和尚們從不解意，隨着破壞，加以修葺，和尚們這樣地苟且幸，無非是期望勝利降臨，光明出現。到而今承佛庇佑，倭奴投降，國土重光，總算是天亮了。又誰知同胞兄弟，倒反來互相殘殺，同室操戈，這真是居心何在呢？我們看看國家的法令，無論是五五憲章，或是最近國大公佈的憲法修正草案上，都明載着，人民有身體，居住，等自由的條文，只要不干犯法律，誰也不能干涉的，難道和尚不是國民嗎？和尚犯了沒收財產的法律嗎？何況 蔣主席也曾親賜了和尚一張保護寺產的佈告，這在每一家的廟門或是牆壁上都可抬頭便見，然而竟有這些人敢公然違犯，我們即使原諒他的欺辱同胞，妨害自由，也絕不能輕恕他的蔑視法令。中國的和尚，有八九十萬之多，在這憲法頒行，建國伊始的時候，最主要的把握民心；古人說的好：「泰山不讓土壤，始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方能就其深。」不要因了和尚太少，就忽視了他們，須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尚沒有政治力量，固不能積極抵抗，但是消極的設法對付，大概未嘗不可吧！希望當政諸君，特別注意這點。（生生）

爲公醫院呈請檢用的一段新聞

這真是鐵般的事實，令人再也不敢否認了。唉！和尚的禍事何其多啊！抗戰八年，在敵偽的鐵蹄之下，和尚們費盡了多少心機，保持着這區區底薄產，野蠻橫暴的敵寇，雖怎樣地強佔，摧殘，但和尚們從不解意，隨着破壞，加以修葺，和尚們這樣地苟且幸，無非是期望勝利降臨，光明出現。到而今承佛庇佑，倭奴投降，國土重光，總算是天亮了。又誰知同胞兄弟，倒反來互相殘殺，同室操戈，這真是居心何在呢？我們看看國家的法令，無論是五五憲章，或是最近國大公佈的憲法修正草案上，都明載着，人民有身體，居住，等自由的條文，只要不干犯法律，誰也不能干涉的，難道和尚不是國民嗎？和尚犯了沒收財產的法律嗎？何況 蔣主席也曾親賜了和尚一張保護寺產的佈告，這在每一家的廟門或是牆壁上都可抬頭便見，然而竟有這些人敢公然違犯，我們即使原諒他的欺辱同胞，妨害自由，也絕不能輕恕他的蔑視法令。中國的和尚，有八九十萬之多，在這憲法頒行，建國伊始的時候，最主要的把握民心；古人說的好：「泰山不讓土壤，始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方能就其深。」不要因了和尚太少，就忽視了他們，須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尚沒有政治力量，固不能積極抵抗，但是消極的設法對付，大概未嘗不可吧！希望當政諸君，特別注意這點。（生生）

劫火焚其大殿，其餘殿堂齊舍，保存如故。近發心籌備設立海濱圖書館及法華講習所，造就弘法人才，今冬請明性法師來寺籌備擇定在講法華經，研究性相二宗教典，凡有志深造具備學德者，皆可報名預習，考試合格，請大德保證，方可入所聽研研究云。

暹羅

華僑救濟祖國糧荒委員會來書：太上人鈞鑒：暹羅者，湖口抗戰勝利，國土重光，大兵之後，強以凶年，民盡饑色，流離餓殍，災情嚴重，亘古未聞。旋暹羅僑身居海外，心繫祖國，饑饉之下，囊空不剩。爰於春歲十一月間組織救濟祖國糧荒委員會，普起捐款賑米賑災，幸各僑胞慷慨義舉踴躍捐輸，十

宗教與人生

人生在世界上，終日總是忙碌，究竟為的什麼？我想無非是生活而已。生活有二種：一種是物質的，一種是精神的。衣以護身，食以養身，住以安身，這是物質的生活。精神呢，就是道德智慧及心理的歸宿。宗教的戒條，可以防心；宗教的修禪，可以明心，所以信仰宗教的人心就有歸宿。因此宗教在人類生活上，是不可須臾離的東西。我們看宗教史、社會史、差不多都知道宗教完全是人生活的要素。各宗教的教主，能取信於人，使當時及後代的人，崇拜信奉的原因，全是因為宗教與人生有密切的關係。

近日的科學家，雖然極力的排難宗教，若是用宗教的眼光看來，科學家的生活，不啻精神物質那一方面，凡是他們所信仰以為是精神所寄託的，都未必能安慰人的心情和保障人的生命。因為科學發達，足以擴大人類的享受欲，因享受欲的擴大，不得不將地盤增加生產。因為彼此皆有這種觀念，戰爭即因之而起。戰爭一起，不得不利用科學來殘殺人的生命。因為一有了科學，就以科學為能，終日的於科學中工作，那種飛機炸彈毒氣能安慰人的心情和保障人的生命嗎？所以唯宗教能安撫道德消弭鬥爭，方足以安慰人的心情和保障人的生命。那回教徒的信仰上帝萬能，這就是他們得到生命安慰之處。再如佛教極力提倡有一個極樂世界，這也是宗教安慰人的生命方法之一。

有了宗教，就有感情，人生就不致於寂寞無聊，這是我們不能否認的。所以陳獨秀先生說：「中國底文化源泉裏，缺少美的宗教的純感情，是我們不能否認的。不但倫理的道理，離開了感情，就是以表現感情為主的文學，也大部分離了感情，加上倫理的物質的色彩，這正是中國人墮落底根由，我們實在不敢以富於感情自誇」。又說：「中國社會原本不仁；文化源泉裏缺乏感情，至少總是一個重大的原因，現在要補救這個缺點，似乎應當拿美與宗教來引導我們的感情，離開感情的倫理意義，是形式的，不是裏面的。離開感情的知識，是片段的，不是貫串的；是後天的，不是先天的；是過客，不是主人；是機器柴炭，不是蒸氣與火。美與宗教的感情，純粹而深入普遍我們生命源泉裏面，我主張把那教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感情，播發在我

一週月間，募得幣一千四百萬餘。而業經運抵國內賑米七批，計一十八萬餘包，其第八批賑米，又在接洽啓運中。最近復發起運賑米運動，當地各同鄉請求代運者，已逾萬包，而安甯新嘉坡各地同鄉會，亦聞風興起，紛紛委託代運，如能辦理妥善，前途必有可觀。惟念本會成立將屆一年，所收捐款尚有餘款，亟須彙編發表，以昭大信。茲擬編印暹羅華僑救濟祖國糧荒委員會徵信錄一冊，敬乞惠賜詞，藉光篇幅，伏乞俯准，至為榮幸！此奉懇，敬致文祺！理事長鄭午樓叩。

廈門 佛教公論社來書：本社為響應貴會捐款救濟京滬豫豫難民，并廈門市救災運動及援助監獄弘法社印經，特於第六期發賣，於今結束，共得款伍拾萬元，茲即匯國幣二十萬元，希貴會惠轉蘇北救災委員會，并祈撥下收據，以便公布為荷。此上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太虛大師暨諸委員德鑒。性願瑞今啓十一月十九日。

攝大乘論講記

印順法師講，不日出版。現已發售預約，原價每部壹萬元，預約期間，只售六千元，郵費加一。印書無多，購者從速。預約處：武昌千家街世界佛學苑印順法師上海江甯路上海佛學院月耀法師

大同

黃昏愁思

雲僧

黃昏時，獨自到園後去爬山，脚踏着崎嶇不平的崎曲石徑，心頭上突起湧起一種「國家不前，佛教不振」的惆悵情緒。心裏似乎在小聲說：「一想到現在的國家，和現代的佛教，我就要哭了。」是的，勝利一年後的我，論說早應干戈平息，國泰民安。現在砲聲仍在隆隆迴地，人民流淚失所，怎樣又不令人痛心呢？

在惆悵的心思上，高山峻嶺為低矮，不覺一會已爬到山頂。山上松柏蔥蔥，我手扶着松枝，向四外眺望。

遠處，西北面，是一帶綿延矗立的山嶺，忽而忽凹，參差矗立，在每個的尖峯上吐着雲霧的霧氣，慢慢的，漸漸的，向上升，不一會彌滿了天空。太陽隱在山尖上，和雲霧作着最後掙扎，淡淡的光輝，把雲兒染上一層薄薄如火紅色。雲兒成處，還可以在夕陽晚照裏，隱約的聽見山林中飛騰上下的歡鳥，和牧童兒趕着百脫脫的一羣一羣的牛羊。

西南方，是工廠工場，和電燈公司。勝利一年多了，工場還在靜靜的歇着，想想昔日敵人在時，扎扎的機聲，呼呼的笛叫，錘日隆隆之聲，不禁令我有些懷昔之感。

好夕電燈公司現在已經開工了，遠遠的可以聽到微風吹來的孔孔機聲。公司裏面立着幾個個個大的鐵煙囪，煙囪口上都在吐着縷縷的黑烟，和山上雲兒一樣，慢慢的，漸漸的，上升，直飛到空中，和雲兒混在一齊。

東面，是一遍灰色的烟霧，把古老的故都遮

們血裏，就是這個理由。」我們看了這一段，就知道宗教與人生感，是如何重大而有關係的。所以人生不應當與宗教脫離關係。

無論那一種人，生活上的快樂，在精神方面，就往往發生向上的進步。理智方面，就發生向上的要求。譬如印度古時的民族，因為物質豐富，生活如意，所以一般國民，都趨向於修道，求出世而向上理想，因有向上的理想，生活上也就有了安慰，所以宗教於人求向上的理想，是很有補助的。

人生在痛苦的時候，或是環境惡劣，痛苦死難，或受天災的淘汰，或受社會的壓迫，感覺到身心痛苦，總要想法想永久的辦法，尋一條光明大道，這是人生一種尋求的慾望。這一種尋求的是什麼？就是要希望宗教來安慰他。所以宗教

得有點點不清了，不過在模糊中，還可以看到一些較大的建築物：像高突的景山；碧翠的北海塔，特立的白塔寺，盎然的鼓樓；參差不齊的樓舍，在隱約裏可辨個大概，有人說：觀景景不要看得真切，越模糊好，模糊中具備靈性，能令觀者神往！」

從山下跑下，幾里的路程，頗感有些倦意，回頭望望把輪椅在殿前休息。院內靜得很，同友們各自在屋靜修，不過時時可以聽到遠處風來C地軍營的軍號，嗚嗚的，在凝止黃昏的空氣裏打着迴旋。我閉上眼睛，隨着號聲，在一幕一幕演電似的，翻着往事。

八年裏，是的，我們全國人民在八年裏一攻一守着精神，犧牲性命和敵人抗戰八年。爭取自由，回到祖國懷抱！一八一五和平協了，我

的信仰，能够滿足人生的要求，所以說宗教在人類生活上，是不可缺少的。宗教因與人生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人類對宗教的熱度，到了極頂的時候，乃至犧牲生命財產也在所不惜。還有着推行他的教義流血拚命置身命於度外的。還有將全部的生命奉獻於他們所信奉的宗教和殉難死而後已的。例如佛教的教徒，在受戒的時候，必唱「盡形壽，歸依佛」的戒條。這樣看來，宗教的吸力，在人類社會中，是多麼的偉大。總之，宗教對於人生是件有價值的東西，是適合人生，不是反對人生的；是增長人生的幸福不是阻撓障礙人生的。人類應該信仰宗教，不應當反對宗教，如果脫離了宗教而生活，那就太枯燥無味了。

們已回到祖國懷抱一年多，但自由呢？收獲呢？我們什麼都沒得到，所得到的只是炮聲，隆隆聲，人民哭喊聲，接收大員鴉片酒會聲，共軍二五戒粗聲，佔領廟產聲，毀謗僧尼聲，阿！我有點糊塗了，祖國是勝利了嗎？天是亮了嗎？這就是民主，民權，民生嗎？這就是馬列主義嗎？這！我睜開眼時，前襟已濕透了。

晚間，天已晴了，雲兒都向西邊飛去。粵白的月光，悄悄的從窗棂裏射進室內，我坐在桌前，把燈圍上，靜靜的向月光凝視。院內樹影婆娑，大地上死一般的沉寂，沒有侵佔廟產聲，污辱僧尼聲，人喊聲，孩子哭聲，犬吠聲！什麼都沒有，唉！這個太平天下，我願它永遠降臨着。

十月七日于故都承恩

今日是佛教經濟建設的時代

光 文

大學士說：「生之者衆，食之者衆，用之者衆，則財恒足矣！」所以經濟建設不僅是佛教僧侶的老調，就是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任何民族，任何宗教，機關，公司，集團，以及一切商店，工廠，乃至一個人，都免不了要面對經濟，估計估計，以察他們生活上的安全起見，當時呼籲，當時奔走，為他們的生活作「牛馬」，經濟作「奴隸」；要不知此，則不俱不能生存，就速做一個「牛馬」，「奴隸」也沒有資格了！

因為人生生來就是一齋苦具，依佛經上說，他不但沒有安全，「要是他有了安全也就不會再來勞動了。」就速一踏安全土地因于他也不能消受，（這是指異熱報而言的。）他只有受著——只有工作，只有不斷的掙扎向外去發於他的欲望——或做工，或從事教育，文化，或置身軍政，藝術——以吸取他們理想中的新鮮空氣，以暫時輕輕鬆鬆他們從來所有的痛苦，這就叫著生活，這就叫著「經濟建設」！

你看，時代的輪子旋轉不息——這裏有工廠，那裏有農場，這裏是商店，那裏是軍營——他們都是在整日不除去吸取他們生活上的安樂！假如一時不慎失掉了生活中的關係——不是你打我殺，便是掠來竊往，因此成了一次再次無數次的世界大戰，他們爭的是什麼呢？這很開明的不是主權便是財產土地了——動因為的是生活中的豐裕。不過他們失掉了生活上的重心——不知道除開物質生活以外還有理性的生活——所以才有如此冒險的蜂擁舉動！但是他們都是在為生活，都是在為生活上的經濟建設而鬥爭，這點是同樣的。

經濟對於人生既有如此偌大地關係，我們難處於極困頓流離痛苦交煎的人生當中，尤不能自設廢棄不報——認為這是人生的權力所感，用不着怎樣去改造與進化，人生既稟賦於先天，將來還天亦莫如是——這是謬見，這是受了自然哲學的洗禮，應該要刷新他，扶植他，使他欣欣向榮的百分之百的富於創造力，增進力，固結力，改過自新力，以建設新的人生，新的生活機構——經濟建設！

太康大師在「民國東征大談經叙」里竟自這樣說過：「人文要素唯三，經濟以維生活，農，工，商業，等屬之。政治以維護安和，政，法，軍事等屬之。教育以促成進化，宗教，藝術，哲學，科學等屬之。非經濟不能生存，非政治不能安固，非教育則無以承前啓後。」由此說來三個人文要素當中，尚以經濟為基礎，為開是而三的第一位。而將主席亦在「中國之命運」的經濟建設當中曾經說到：「我們所說的五項建設，自當同時非進，不可缺少誰一，而其重心點，則不能不置於經濟，因社會指示吾人：建設之首要在民生，而民生之基礎為經濟。經濟不僅為各項建設之基礎，而且為一切建設之先務。民生主義的經濟建設，是本於民生原理而施設的」。并且孫總理亦在民生主義當中竟強調「民生主義是歷史的中心」。如說「社會問題，是歷史的重心，而社會問題又以人類生存問題為重心，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又說「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一部整個宇宙史，都是在描述民生的經濟狀況。……所謂「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照他這樣說來，經濟有如人生的生命那樣重要，要是沒有了經濟，就等於國家步掉了國根，宗教失掉精神，人生失掉了生命一樣！

是的，經濟對於人生的關係太重了，管子說「倉廩實而知禮義，衣食足而知榮辱」。這十足的充分的可以描述經濟的需要，所以太康大師才疾聲呼「佛教經濟建設」是時候了！因為一般的現實狀況尚且如此，我們和尙當然不能例外，不照現實要御駕乎一般地普通社會之上，這樣才能自立生存，才能為一般普通社會的表率，才能有力量來宏法利生，和願卸貧加，以及興辦一切義務上的慈善事業等。所以我因此聯想到佛教的前途，和太康大師的偉大，他此不僅是為佛教着想，可以說整個的是為了人類的安樂起見，因為佛教是人類的燈塔，和世界上的明星！如像亦幻法師在整頓江蘇省的佛教會的論文里所說一樣，「佛教是智慧的宗教，也是晦暗地明燈！」必須要有了他，世間上才有光明的出現，同時也有水久

和平的降臨——這話我實深深的承認！

我對於佛教的經濟建設，可以分兩方面來說明它：一是消極的整理，二是積極的建設。

甲、消極的整理 消極的整理又可分着「僧業的」和「社會的」兩方面：一、僧業的：僧業的即是僧林和小廟而言。叢林中如像過去所有的願青年年傳戒，濫收徒僧，沒有正當的工作，朝日祇知道穿衣吃飯，造業，甚至還要跑跑衙，照照手像，(四川人說打牌的謔叫着「手」)燒香，(吃煙)拖接(吃肉)等等不正常的嗜好，一概禁止，使這輩僧徒帶起來，至少每個叢林中每年總在三千萬元的左右，(本文全用四川現行的物價來估計的，讀者應知，)以一年一人用卅萬元來計算，每個叢林盤旋住住一百個人，這是不是還要足見的遺存三千萬元的整數呢？又以中國廿八行省來說，以每個區域計十處叢林，全國都該二百八十處叢林，以每座叢林每年存三千元，則一共就有七、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進款入教庫，這樣，難道還愁佛教沒有經濟力量嗎？至於各小廟上的制止難說得複雜，廟產也比較薄的，但以筆者據四川來說，一百三十七處當中，每縣至少有五十處地小廟，四川即有六千八百五十餘座地小廟，每座小廟打住三個僧人，全川共有二萬零五百五十個僧人，小廟的生活雜費要清苦一點，他們沒有怎樣享到福，可是作佛教無形中的損失，他們的確也負責不少！因為他們很愚而，甚至還不如鄉鄰中的中等農民，筆者曾經見得很多，「上等者是托天過日，低階者是糊口食」，試問，以如此向蠶榨僧人去代表農村佛教，豈會受到別人的歡迎嗎？所以他們也在裁制之列！他們的生活費每人每年姑且以廿萬元來估計，單是四川也有四、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上下。如果再加上全國來統計，中國既僅有八十餘萬的僧人，每年平均可得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湯尾，這筆無謂的消耗是可以而且應當想辦法來杜絕的！假使中僧會能够把無餘全起來，整頓起來，迫着從「不濟而食」「不潔而衣」的僧人，通通張其職業，從此，他們的生活世界可以自立了，而中國佛教的經濟基礎也就可以完備了。(這如大體法師最近在某報週刊上所說的：「我們提倡僧約的，一一釋迦牟尼佛是勸行節約的祖師！！要能够節約的人才安分守己的人，才是社會中的生利者，！！不能節約的人，是社會中的蠶蝥——他

怎會不墮落！他怎會不失敗！——這是我們最好的明鑒！)

二、社會的

佛教的經濟消耗除開僧人以外，還有社會人士的侵蝕，據筆者的經驗，認為差不多的廟宇上都有一塊地瘠，流氓，在垂涎着廟宇上的產業，如在廟宇中有保長，甲長，和小學教師等，時常在廟宇上來找你生事，動輒就要來瓜分你的廟產——侵佔廟上的地方，砍倒廟上的樹木，拆毀廟上的殿廡；！在都市中有政府，有機關，有軍隊，有中上等學校，還有城市上的紳士，佛代等；！天天在你廟上來盤算，今天要這樣，明天要那樣，今天要吃你的油榨鍋粑，明天又要吃你的素雞豆腐；！假如一言相阻，沒有奉承得妥貼的時候，他就動以勢力來威脅你！要你坐監！要割你的頭！這時候你不得不俯首貼耳的去和他們周旋說好話了！結果是出了錢又要破頭，這才了得到事。說來真痛心！他們對於廟宇上的經濟損失，不知擺毀了多少！但以四川民國十八年和，廿一二年的馬路局來說，那佛廟就更見不堪言狀了！據我現在所知道的寺廟上的產業大半是以提去了十分之八九的，以這極多的財產被別人提去了，我們的佛教徒豈有不痛心嗎？我們來估計這種損失，據教會有關人士的調查所得：現在的四川僧產，尚有八萬餘畝，每畝曾以五十萬元來評價，可得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二八折算，過去的損失即有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何況全國？但是我們追溯到起事的淵源，固然是由於一般僧人的惡德，和社會人士的出乎沒有良心！可是我們是佛教的中堅份子也就不得因循徘徊和袖手旁觀了！因為他們對於佛教一向是漠不關心的，而我們對於佛教對於人類都是負有相當使命的人！他們的愚頑我們應該要想法來開導他，訓練他；他們的惡德缺能，我們也應該要想法來扶植他，幫助他，救濟他，使他們能够自立生存，不為一般社會人士的唾棄！而釋迦！這樣，外人也不會再來今天這俗，明天這俗了。他們的所不能值極的從學生產，起馬也要做到能够保守的資格。我們對於社會人士再作一些宣傳性的宗教儀式，如學校，醫院，農工，工廠，圖書館，報章等；！使社會人士明瞭佛教的教義，和僧業的資格，都求，以後他們自然而然的就會放棄廟上的一切權利，不會再來瓜分寺產了。但是，這種工作要有具體的辦法和嚴密的組織來提倡而學才行的！這事，就全權憑「中國佛教會」了。所以中國佛教會是整頓中國佛教的長高機關，也是整頓「中國佛教經濟建設」的唯一樞樞！ (未完)

今日之蘇北

蘇北這個名詞，好像由抗戰以後才有的，因為抗戰開始，京滬線各縣城相繼淪陷，而江蘇全省只有江北內下河各縣和兩淮地方，在覆巢之下苟延殘喘，於是「蘇北」這個名詞，也就從它不幸的命運中而產生了！

蘇北土地平坦，麥豆，棉粟，都有出產，素有江蘇烏克爾之稱。如果沒有水災，交通發達起來，國家走上工業化的話，蘇北可能是中國的小工業區哩！戰前政府曾有蘇北五年計劃之議，揚泰公路上工程浩大的萬福橋，據說就是五年建設計劃的開始，不幸兩路路上建設之路，而神聖的抗戰大炮响了，理想中的蘇北也就不能實現了！

蘇北三十年春，駐防泰縣的李長江率部參加「和運」，敵人的鐵蹄也就踏過了整個的蘇北，後來有「新四軍」發動「黃橋事變」，蘇北的局面因此完全改變了！蘇北為敵偽盤據，鄉村是「新四軍」的天下。敵偽要老百姓完公糧，不完則下鄉拉鋸；「新四軍」又不準完，完則查敵，罪應殺頭。可是一旦敵偽掃蕩，「新四軍」們，又老百姓退避得快些；掃蕩敵偽軍隊走了，他們又來了。老百姓就這樣的中間受冤氣，鄉城間一點不能自由，終日處在黑暗中摸索，但是蘇北人民在八年悠長歲月的苦難中，期望著勝利，懷著勝利後幸福的生活！

抗戰勝利後，蘇北就逐漸收復了，現在黨政軍各機關都已開始復員了。蘇北流亡江南的佛教徒此時也陸續的還鄉，也似在復員了。然而還鄉以後，復員工作如何進行？說得具體的：蘇北佛教如何善後？這實在是蘇北佛教徒共同商討進行的大事大問題。

八年當中，蘇北人民固然是够苦了；但是最苦的還是蘇北的佛教徒。因為無論是敵偽或「新

楞鏡

四，「廟宇都是他們防禦上的對象，城鎮的寺廟，不是被敵偽佔據就是拆了建築，鄉村廟宇，不是被「新四軍」燒了就是被拆去打炮或造船，所以蘇北的寺廟，十九都被毀盡了！現在蘇北收復了，可是蘇北佛教徒大都無廟可歸！

蘇北經濟根本破產，整個的蘇北人民都在死亡的邊緣上掙扎，首領不暇何談其他！廟宇被毀了的蘇北佛教徒，只有自己從沒法中想出辦法。我以為凡是這鄉這村的佛教徒，唯一的工作，先建三兩間茅屋，萬一力量不够，不妨變賣一部份等產來進行，因為有個廟宇的基礎，才能把握着廟產的權利。

然後，我們再重新把佛教會組織起來。佛教會在過去蘇北各縣本來都有，不過過去的機構的確太零了，往往僅掛一塊招牌，而實際上等於空。那樣的佛教會與其毋留無。還有一種怪現象：就是會里置一個在家秘書，什麼書記，會計，庶務，都是其他一人包辦，操縱會務，際實發生。這次重組佛教會，必須要把這些壞毛病除掉。而且要進一步的選擇會長和委員，要打破以往持或長老為標準的陳腐觀念，因為老而無用住而不持的委員，是無益於會務的。縣佛會以下，要另添設區會總會，以使佛教深入民間。規後的佛會，工作繁多，第一步工作，要調查城郊各寺廟的財產及其損失的登記，非分風辦理不可。有了這樣嚴密的佛教會，將來蘇北佛教才有希望。

最後：我們要生產！現在是一個經濟鬥爭的社會，如其沒有生活的能力，將來必定要受時代的淘汰。今後的社會，不特向食衣住行，必為環境所不許！我們激進改革，務必要使生活環境，要作努力生產，我們有力量使工作永久生活的保障了。

給覺羣

智廣

覺羣，你這樣誕生了！
你的這好似明媚的春天；
草兒一樣的，美麗，生長，光榮！
但，你的根子在重了！
佛陀的家業；

衆生的慧命，
你要吃力担負它！
路程也太遠了！
千里！萬里！數不盡，無量劫！

你要努力邁進！
覺羣，可愛的覺羣！
努力吧！
完成你偉大的使命！
我在旁邊觀彌你。

晨星

空塵

蔚藍底晴空
星星灼灼，
牠吐出無瑕的光芒，
照耀着大千；

× × × × × ×
染污器裏底——烟幕黑影！
被灼破的塵跡隱形，
從此——破碎底河山，
披上一件新鮮的綠氈。

× × × × × ×
晨星，晨星——
去星逐影，全仗你的光明；
願你久懸人間，
勿使我們再有無味的憔悴！

上海市佛教會會議錄

第二次理監事及諸山聯席會議

時間：卅五年九月十八日下午二時，地點：玉佛寺，出席人：止方、證蓮、果根、了願、寬成、明賜、了提、密迦、常玉、惟雲、德悟、正道、心一、道安、根祥、慧池（達明代）、印真（常德代）、定耀、心緣、悟明、法度（慈治代），又揚、法慧、根慈、世賓、并航、道澄（程海昌代）、白聖、劍亭、開翰、李開澤（李文啓代）、印泉、引覺、葦葉（印渠代）、慧開（性修代）慧覺、妙朗、雪悟。主席：止方、紀錄：大同（行禮如儀）報告事項（略）。討論事項：為市參議會通過以寺產撥用為公共事業應如何處理案。一、應將軍事委員會行政院聯合保護寺廟之訓令登載各報以資宣問。二、聯合各寺於明日（九月十九日）下午一時至牛莊路清涼寺集合至參議會請求復議撤銷原案。三、通電全國佛教徒響應。四、呈中國佛教會轉呈，內政部登記張曉揚違背法令。五、呈報警察局對於本會請願書予以保護。六、請願行動：1. 推彌善、白聖、證蓮、惟雲、寬成五人為請願代表。2. 散發傳單以便市民明瞭請願真相。3. 印製秩序單使全體僧伽不致紊亂。4. 印製口號。議決：以上各項均一致通過。主席：止方。

第六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

時間：卅五年九月二十日上午九時，地點：靜安寺，出席人：止方、證蓮、白聖、果根、惟雲（悟明代）、趙真初（密迦代）、慧開（達明代），主席：止方、紀錄：大同（行禮如儀、報告事項（略）。討論事項：一、昨日請願如市參議會開會後不能撤銷或修正撥用寺廟一案，市佛會應如何推進案，議決：推代表至南京向內政部行政院請願，同時通電蔣主席宋院長及全國佛教徒宗教界會議會響應。二、請願經費應由各寺捐負案。議決：曹山玉佛、靜安、莊嚴、因恩、汲井、法藏、清涼、清源

、吉祥、護國十寺各禁五十萬元。三、本會應否聘法律顧問案。議決：聘謝性毛雲二大律師為本會常年法律顧問。四、本會應否欲招待新聞記者案。議決：明日下午六時於靜安寺招待各報新聞記者。五、十月九日如何為蔣主席慶祝壽案。議決：由本會通知各寺於十月九日聯合在玉佛寺為蔣主席舉行祝壽大禮。主席：止方。

第三次理監事及諸山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卅五年九月廿六日下午二時，地點：靜安寺，出席人：根祥、覺月、可富、常玉（耀南代）、慧池、印真（常德代）、慧開（性修代）、法度（慈治代）、性空、顯海、德悟、止方、白聖、雪悟（白聖代）、果根（靈光代）、觀通、寬成、又揚、證蓮（靈光代）、達圓、惟雲（悟明代）、顯嚴、法慧、桂生、度寶、鏡霞、密迦、心緣、悟明、主席：止方、紀錄：大同（行禮如儀）報告事項：1. 此次請願之經過。2. 此次請願之費用。3. 會務基金收額。4. 會務經常之開支。5. 今後會務之推進。(一) 充實經濟。(二) 增加人材。(三) 加強工作。6. 今後各寺應有之振作。討論事項：1. 此次請願經費甚鉅應如何由各寺分捐案。議決：由各寺別分甲乙丙丁四級担任，凡甲等寺別認五十萬，乙等認三十萬元，丙等認十萬元，丁等認五萬元。2. 此次請願經過應否出一專刊案。議決：由本會編印會報一期將請願經過及各方電函均行列入以存史料。3. 此次請願結果應登報通知各寺廟案。議決：通過。4. 本會為提高會員知識水準擬辦僧尼訓練班案。議決：通過。主席：止方。

第七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

時間：卅五年九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時，地點：靜安寺，出席人：止方、慧開（性修代）、證蓮（靈光代）、果根（靈光代）、惟雲（悟明代）、白聖、主席：止方、紀錄：大同（行禮如儀）報告事項（略）。討論事

項：1.房客佔住大德庵應如何辦理案，議決：先派員調查再行辦理。2.紫竹禪林寺產應如何向公平洋行交涉贖回案，議決：先行復信然後根據法律辦理。3.同善堂房客住寺不遷應如何辦理案，議決：既經起訴須持法律解決，本會無從過問。4.本會職員薪金應如何調整案，議決：大同秘書每月十二萬元，陳書記每月六萬元，謝會計每月四萬元。5.本會工作煩瑣應否再聘一秘書或幹事案，議決：應聘一秘書或幹事。6.天后宮廟宇為學校佔據應如何辦理案，議決：先派員調查再行辦理。7.應否推一駐會常務理事其車馬費應如何定案，議決：推白聖法師為駐會常務理事，車馬費每月十二萬元。8.本會擬於浦東閘北各設一辦事處案，議決：於浦東俞家廟設一辦事處，委德安法師為辦事主任，於閘北虬江路觀音寺設一辦事處，委定輝和尚為辦事主任。主席：止方。

第八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

時間：卅五年十月五日下午三時，地點：靜安寺，出席人：止方、證蓮、惟雲（悟明代）、白聖、果根（靈光代）、趙煥初（福善代）、慧開、主席：止方、紀錄：大同（行禮如儀）報告事項：一、房客佔住大德庵經陳梅村調查結果與周尚惠等三戶立報限期一律遷出並經甲長及該庵護法並由陳梅村代表本會共同證明解決。二、浦東六里橋立雪庵屋十二間充借與本會與辦國民義校以廢庵「本市新聞」文化人士發起之徵校撥還運動，經陳梅村調查該項房屋破漏不堪，須經修理後，方可應用，估計修理費約二百萬元以上。討論事項：一、大德庵房客尚餘一次，承租人因未會同原承租人議契解決，應否再行派員調解案，議決：派陳梅村前往調解。二、「徵校運動應否另覓地點案，議決：暫定六里橋立雪庵為校址，定名為上海市佛教會私立中正小學。三、同善堂房客住屋糾紛應如何辦理案。議決：派員前往調查。四、中國佛教醫院函請本會轉呈市社會局備案，請公決案，議決：應由中國佛教醫院直接呈請中國佛教會備案。五、靜安寺住持德悟監院密迦被人挾控控告期中，靜安寺應否推人暫為代理案，議決：公推止方自兼暫行代理。主席：止方。

第一次諸山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卅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時，地點：玉佛寺，出席人：玉佛寺止方、福善、靈山寺了願、清涼寺正道、慶育寺龍廷、莊嚴寺謙運（德

明代），妙蓮果慶、同善堂法慧、觀音庵妙真（慧清代）、趙普庵廣道（福明代）、法鏡寺（悟明代）、華嚴庵廣傳（願祥代）、彌勒寺圓華、因恩寺慧池（達明代）、圓玄寺清晏、太平寺、青龍庵（圓華代）、福慧庵（裕生代）有華嚴蓮月、西池蓮月、平等蓮志信、天竺蓮開現、龍陀庵、竹林春開、財神殿、福善寺消智、海會寺慧開（性修代）、雲居庵松岩、靜安寺代表妙然、蓮輝、智雲寺心緣（定耀代）、接引寺悟明（定耀代）、龍陀寺定輝、老西門開明開明、廣福寺鏡霞、沉香閣榮榮、觀音寺印開、小九華智海禪院、海音庵（普光代）、圓明講堂白聖、崇德寺白聖、晏心寺又揚、定輝、主席：止方、紀錄：大同（行禮如儀）報告事項（略）。討論事項：一、本會徵校經費應如何由各寺分配案，議決：分甲、乙、丙、丁、戊五等分別負擔；甲寺寺廟：國幣二百萬元，乙寺寺廟：國幣一百萬元，丙寺寺廟：國幣五十萬元，丁寺寺廟：國幣二十萬元，戊寺寺廟：國幣十萬元。二、公推徵校籌備委員案，議決：公推止方、龍亭、鏡霞、白聖、福善、正道、六念、大同、陳梅村九人為籌備委員，並五推止方為正主任，龍亭為副主任，鏡霞為總務主任。三、全市諸山為聯絡感情起見，擬每月一號舉行一次聚餐會案，議決：一致通過，聚餐費由發起人負擔。主席：止方。

第九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

時間：卅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時，地點：靜安寺，出席人：止方、證蓮（星平代）、白聖、趙煥初（育枚代）、果根、慧開（性修代），主席：止方、紀錄：大同（行禮如儀）報告事項：一、大德庵房客尚餘之一次承租人已陳梅村調查結果已會同原承租人立報限期遷出，並有保甲長數人及陳梅村代表本會共同證明解決。二、浦東積善庵遷居事經陳梅村交涉後地方官法署遷居三樓二底供居居修。三、本會所取之請願經費報告。四、浦東辦事處已開始辦公，地點在俞家廟主任為德安和尚。五、本會會員證由總會填發，日內分發各會員。討論事項：一、西園寺申請改列中等十方廣寺，四明講堂申請改列中等（同觀會員）應否照准案，議決：照准。二、靜安寺呈請撤銷前被官廳撤職之六根非法侵奪靜安寺住持職一案應如何處理案，議決：由本會登報聲明六根復職既不合法律資格，故不可復職。三、奉中國佛教會調令將西竺寺捐贈中國佛教醫院一案令靜安社會局地政局備案應否遵辦，議決：既經總會調令辦理自應遵照一切實在當由總會負責。主席：止方。



素食之寶

調味上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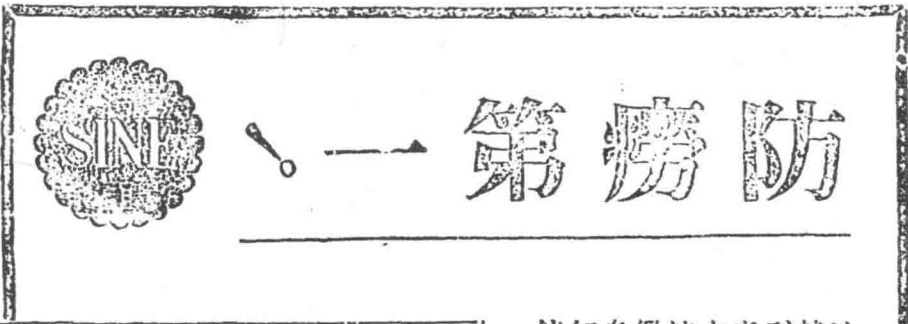
三元調味粉，為本廠最新出品，其原料乃純以最新科學方法從麥類中提煉；故清香鮮美，最宜於素食之用。承蒙各界，如欲辨認品質純雜，請試用下列試驗法：

- (一) 溶化試驗法：純淨調味粉放入水中，立即溶化，無浮沉現象，如含有雜質，即不易溶化，浮者為澱粉，沉者為石粉等質。
- (二) 口嘗試驗法：以純淨調味粉置舌尖嘗試，頓覺芬香滋溢，鮮美無比，如有鹹甜等味，即含有過量鹽質或冰醋酸等。
- (三) 葷素辨別法：凡屬葷質調味粉，其中多含動物骨脂成份，入口常有葷腥氣味，其為純淨素品者，入口惟覺清香鮮美。

上海恆豐化學工業廠

廠址：閘北中山北路一八九號
 事務所：外灘龍池路（仁記路）
 電話：一九二七
 電報掛號：三三七五
 代售處：先施 永安 新新 大新 公司 南貨部 及各商商店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字第三二七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掛號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九一號



好力生
 比目魚肝油精
 分膠囊劑滴劑二種

治療肺病首重
 營養充足足
 則抵抗力強
 則無由侵
 本廠為魚肝油
 精製中
 優良者
 身功卓著
 何同類製
 能至其項背不

信誼藥廠著名出品

報國群英

Chuh Ching Weekly

號七二三第字週管察證記登部政內
刊紙明新報一第爲誌誌刊誌登政郵華中歷
號一九五二第照執局理管政郵海上

版出日三十二月二十年五十三國民華中

第二十四期



石火光中寄此生
子管畫

原子彈歸愛好和平的科學家保管

太虛

中國在戰國時代 國際間互相攻伐，有公輸子發明新攻具，天下畏之，幾如今日國際形勢間之專原子彈。乃其時復有熱誠救世的宗教家兼大科學家墨子，以禁攻寢兵，大聲疾呼，其禁攻不尙空言，以最進步之科學發明超級禁攻新器械，抵禦公輸子一切新工具使皆失効，因之息而克保和平。

今日之地球乃一放大之戰國世也。各以新發明之新攻伐武器相威脅，陷全球人類日惴惴不安恐怖中，然各種新發明皆出於最進步之科學家。迄今各種新發明之秘密，尤完全握在科學家手中。我願各握有原子彈、宇宙綫、超原子彈各種秘密的大科學家，都兼為大悲救世熱誠愛人的宗教家，組成一類乎墨子的集團，都是以大科學家兼大宗教家的集團，禁攻寢兵，誰有敢侵略他國而攻伐用兵，禍害人類者，由此智人愛世集團，疾起戡止，並予以嚴罰，庶其講信修睦，共享太平。

第一卷 第廿四期 目錄

原子彈歸愛好和平的科學家保管	太虛
抗戰期間日僧在華之活動	震華
一週人世、一週佛教	記者
今日是佛教經濟建設的時代	光文
親證獨識	劉綺超
太虛大師監獄說法記	隆信
佛教的真精神	雲幢

抗戰期間僧日之華之活動

震 華

一 僧侶與政府人民連

合一致

自七七事變以來，日本發動武士道精神，以一百四五十萬之大軍，深入我國，配餉於長江珠江河三大流域，實現其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上之種種侵略。自謂進行順利，躊躇滿志，同時為掩飾其聚斂巨計，不得不喊出親善提攜合作等口號，以為羈縻之具。其實人民明之已熟，認識尤深，雖里巷婦孺，亦能分析解剖其若干部分，其隱痛之處，更非官語所能形容。

從來天道好迴，惡人終得凶報，在原子炸彈威迫之下，日本政府無條件投降，吾人喜見青天白日旗幟，到出飄揚，河山失而復得，版圖由缺而完。此種光榮表現實由我忠勇將士頭目醫國換取而來也。

日本所以如此強盛，亦不過近百年事耳，自明治維新之後，發定國家大計，舉凡各類事業，一致平均改良發展，不容單獨落後。佛教原有古規，不合於時，曾一度步入危險階段，既而隨風掉舵，選拔優秀青年，分赴歐美留學，得博士碩士之位各若干人，回國獻其所學，多數踏上政治舞台，成為中心人物，於是佛教地位，無形增高。因之改革制度，務求適應於社會一般心理，而謀推進方法，結果成效大著，舉國上下，皆知佛之可尊，不敢稍存岐視眼光。惟僧侶對於戒律，特別玩忽，可以取妻食肉，一切公開，未免有失僧寶之真價值。

大戰爆發之後，僧侶亦於軍事掩護之下，相率而來布教，觀其出入行動，頗與政治有緊密之連絡。有時開關廟宇，居然僧家裝束，有時任與監院，

特務機關，實堪各顧，竟不辨其為僧為俗。據云東本願寺派，以陸軍為外護，西本願寺派，以海軍為外護，兩軍將士，如有喪亡，遺骸各奉安兩派寺院，請僧誦經超度，商民如有死亡，亦就各地本國寺院或即所住家庭，舉行超度儀式，僧數只二三人，時間只幾十分鐘，經費酌量供養，初無固定。又地方如有被強受控等事發生，僧侶如得其實，可往所屬軍政機關，銷釋化解，軍政長官，盡量接受意見，不以方外多事而險遭拒絕，此等事實皆與中國情形迥然不同也。

二 各宗宗務所派遣設立別院

日本僧侶，乘洪楊擾亂之餘，散居我國各地，與民間成立斷裂，購地創設別院，最早為真宗僧小栗柄香頂，於上海虹口創寺，自光緒二十年至民國二十四年，歷六十年，編有東本願寺上海別院開教六十年史一書，印行於世。當袁世凱執政時，所訂二十一條條約，亦有要求傳教建廟，後雖經否認，仍不時有化名購地之舉。逮七七事變發生，打破國禁，各宗宗務所，可以作有計劃之進行，分別派遣教徒，成立別院於各重要地區，發展種種事業，茲略叙其情形如後：

(一) 真言宗別院 真言宗宗務所，在日本東京市芝區芝罘町一，八，其在中國布教，自民國二十一年九月，於天津創立金剛寺始，繼於二十五年，又在北京創立高野山金剛寺，成立中日密教研究會，大戰勃發後，二十七年六月，古義真言宗於北京增設北支開教監督所，以總上海、漢口、天津、青島、秦皇島、濟南、石家莊等，各地密教業務。

高野山金剛寺——在上海靶子路二五〇弄三號，民國三年創立，專變後主督者木村澄覺。

高野山漢口別院——在漢口積慶里十一號，民國二十九年，橋本真創立。

真言宗開教監督所——在北京內六區北池子三十六號，民國二十七年六月，草創全宜創立。

高野山別院金剛寺——在北京內區北池子三十六號，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吉井芳純創立。

弘法寺——在河北省秦皇島扶輪街一九號，民二十五年十一月，谷真

龍慶創立。

龍慶寺——在河南省開封市華市街一號，民國二十七年九月，小野恭真創立。

龍禪寺——在河南省新鄉，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井手口憲章創立。

眞寶宗太原寺——在太原市南竹橋八八號，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榮人創立。

眞寶宗姚山寺——在河北省石門新開街，民國二十七年十月，杉本大榮創立。

眞寶宗大光寺——在青島市夏津路七號，民國四年三月，谷口瑞岳創立。

眞寶宗大興寺——在青島市外滄口，民國二十九年七月，高橋寶嚴創立。

眞寶宗大仙寺——在濟南市通惠街二九號，民國十八年九月，田岡大鳳創立。

眞寶宗金剛寺——在天津日界明石街一八號，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吉井芳純創立。

眞寶宗大師寺——在天津日界漢路街吉祿里，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安藤清帥創立。

眞寶宗長辛寺——在河北省宛平縣長辛店同興里三宅惠寺，民國二十八年創立。

眞寶宗宛宛寺——在河北省大興縣宛宛市東邊街四〇號，民國二十九年三月，承潮光海創立。

(二) 淨土宗別院——淨土宗事務所，在日本東京市芝罘芝公園第十五號地。始由山田十四郎，於中國青島開設善導寺，及事變暴發，南京、上海、蘇州、天津、北京、濟南、石家莊等主要都市，皆設置有教所，二十七年又立淨土宗北支教監部於北京，對開教事業，加以指導監督。

知恩院南京別院——在南京利濟巷三八號，民國二十七年，勝田圓誠創立。

知恩院上海別院——在上海盤龍安路二七〇號，民國十五年創立。

知恩院蘇州別院——在蘇州城內崇德路一二六號，民國二十八年。坂崎亮誠創立。

南通興亞佛教會館——在江蘇省南通桃塢路三九號，民國三十年，小川大洲創立。

丹陽興亞佛教會館——在江蘇省丹陽縣城內中心訪第五保練塘寺內，事變後，藤本教隨創立。

淨土宗北支開教總監部——在北京市東城內務部街八號，民國二十六年九月，齋藤典察創立。

知恩院北京別院——在北京東城內務部街八號，民國二十七年四月，齋藤典察創立。

知恩院天津別院天津寺——在天津市日本租界明石街十六、三號，民國二十六年七月，龍澤遼道創立。

知恩院青島別院善導寺——在青島市黃台路四二號，民國十四年，木原義悟創立。

知恩院張店別院——在山東省垣台縣張店二馬路一八五號，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原田信應創立。

知恩院濟南別院——在濟南市七馬路大緯六路四六號，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名越隆成創立。

知恩院太原別院——在太原市上馬街五二號，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山田靈義創立。

知恩院石門別院——在石門市安東街平正里十一號，民國二十七年四月，秦光道創立。

知恩院開封別院——在開封市東區樂親街十二號，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古川圓淳創立。

知恩院德縣布教所——在河北省德縣馬市街四十八號，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後藤秀瑞創立。

光明寺布教所——在上海秋思成路四一四號，民國二十九年，田村敬陽創立。

(三) 臨濟宗妙心寺派別院——臨濟宗事務所在日本京都市東區小松町建仁寺內。當民國三年，始於青島青島布教，事變前復於張店成立布教所二處，二十六年後，於北京置臨濟宗妙心寺派北支開教使總監部，以統治青島、張店、濟南、天津、保定、太原、山海關、開封諸布教所。

又於臨濟宗發祥地正定縣，設總管門，以酬祖德。

妙心寺上海別院——在上海崑山路威四林街十二號，民國二十一年，小田雲密創立。

妙心寺漢口別院——在漢口民安路戲子街四八號，民國二十八年，森玄耕創立。

妙心寺鎮江別院——在鎮江觀音樓小南門八號，民國三十年，岸文貞創立。

當熱佛教會館——在當熱城內慧日寺內，民國二十九年，大矢允雄創立。

臨濟興亞佛教會館——在廣州城內北門，民國二十九年，衛華春海創
立。
杭州臨濟寺——在杭州市學士路八五號，民國三十年，大津湖山創
立。

臨濟宗北支開教總監部——在北京東單西觀音寺胡同二十號，民國二
十七年十月，古川大航創立。
北京別院——在北京東單西觀音寺胡同二十號，民國二十七年，古川
大航創立。

青島別院——在青島吉林路四號，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細川禎英創立。
張店布教所——在山東省張店新華街四二號，民國八年，出田惠心創
立。

濟南布教所——在濟南經二路七七二號，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內
田楚峯創立。

天津布教所——在天津英華街一八，八號，民國二十六年，齋藤禎忠
創立。

石門布教所——在石門市栗村大車街六二號，民國二十七年五月，藤
原道隆創立。

正定奉香所——在正定縣城內南門臨濟寺內，民國二十七年五月，藤
原道隆創立。

太原布教所——在山西省太原市依仁巷三號，民國二十八年五月，結
城依郷創立。

山海關布教所——在山海關南門外太平寺，民國二十二年，後藤惠真
創立。

開封布教所——在開封三聖廟前街一七號，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小川
義正創立。

(四) 曹洞宗別院 曹洞宗事務院，在日本東京市芝區新橋町三六號
，於民國九年九月踏地天津，始立觀音寺，事竣之後，於南北各地增設布
教所，二十九年二月，成立曹洞宗北支布教總監部於北京，藉以強化宣
導工作。

曹洞宗南京別院——在南京火瓦巷二九號，民國二十九年，高川儀光
創立。

曹洞宗長德院——在上海吳淞路三三三二弄八八號，民國六年創立。
觀音堂——在上海吳淞路四四四二〇號，民國十六年，中村全明創
立。

曹洞宗蕪湖布教所——在蕪湖城內上二街一四四號，民國三十年，谷

地田公準創立。

曹洞宗安慶布教所——在安慶舊財政街十五號，民國三十二年，曹戶
益春創立。

曹洞宗北支布教總監部——在北京市西城察院胡同十二號，民國二十
八年十月，河合真英創立。

曹洞宗兩大本山北京別院觀音寺——在北京市西城察院胡同十二號，民
國二十七年二月，河合真英創立。

天津曹洞宗觀音寺——在天津日本租界伏見街七號，民國九年九月，
花井嶺松創立。

濟南曹洞宗大覺寺——在濟南經二路無線夕原一〇一號，民國五年七
月，中原俊雄創立。

青島曹洞宗曹漢寺——在青島市武城路二號，民國二十七年八月，曹
本禪海創立。

曹洞宗洪山布教所風井寺——在山東臨川洪山，民國九年十二月，山
下默隱創立。

曹洞宗金閣寺——在河南省開封市鐵佛寺街八號，民國二十八年二月
，山本穆淳創立。

曹洞宗檢次布教所——在山西省榆次縣西街寇家巷四十號，民國二十
八年，堀田文龍創立。

曹洞宗觀音寺——在河北省石門市阜康路街六號，民國二十七年，村
山禪介創立。

曹洞宗陽泉寺——在山西省陽泉，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佐藤昇雲創立。

曹洞宗觀音寺出張所——在河北省塘沽市太平街，民國二十七年，花
井謙光創立。

曹洞宗海州布教所——在江蘇省東海縣海州，民國二十九年五月，鍋
谷雄山創立。

(五) 眞宗本派本願寺別院 眞宗本派本願寺事務所，在日本京都市
下京區堀川通。光緒三十一年，日本駐華公使內田康哉氏，依國家之囑，
於北京使館，附設布教所。三十二年，漢口上海，皆有別院成立，宣統三
年，青島亦立別院，民國之後，添置濟南，天津兩院；逮大戰發端，相繼
創立二十餘布教所，占各宗之最高峯。

四本願寺上海別院——在上海乍浦路四七一號，宣統三年創立，事變
時，主管者小笠原彰眞。

四本願寺漢口出張所——在漢口特一區一元路八二號，宣統三年創立
，事變時主管者楠幸孝。

西本願寺九江出張所——在九江大仲路七一號，民國二十八年，廣橋靜惠創立。

西本願寺南京別院——在南京城內太平路白雲庵三八號，民國二十七年，橫湯通知創立。

西本願寺無錫出張所，在無錫城外通運路九號，民國二十八年，渡邊微然創立。

西本願寺揚州出張所——在揚州城內南河下一二五號，民國二十九年，海野昇雄創立。

西本願寺蘇州出張所——在蘇州城內平門路三二號，民國二十六年，鴉賀貞澄創立。

西本願寺杭州出張所——在杭州市內岳王路三一號，民國三十年阿部法總創立。

西本願寺武昌出張所——在武昌張之洞路一八〇，事變後，林豐城創立。

本派本願寺北支布教總監部——在北京東四六條胡同十三號，民國二十六年十月，芝原玄超創立。

北京別院——在北京東四六條胡同十三號，光緒三十一年五月創立。

青島別院——在青島無錫路一二號，宣統三年十一月，大內靜狂創立。

豐台出張所——在豐台平安胡同，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藤野哲行創立。

通州出張所——在通州縣內南裏，民國二十七年四月，芝原玄超創立。

天津出張所——在天津市日界界島街四〇，二號，民國二十四年一月，桑野淳城創立。

濟南出張所——在濟南三經路緯七路，民國九年十一月，福澤強秀創立。

蕪湖出張所——在蕪湖中街內，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中原信也創立。

柳泉出張所——在江蘇省銅山縣柳泉鎮內，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中山真魯創立。

徐州出張所——在徐州月波鎮大馬路，民國二十七年九月，西行徹澄創立。

海州出張所——在連雲港敬業路上，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九條義醇創立。

開封出張所——在開封小紙坊街一六號，民國二十八年一月，澤田顯立。

石門出張所——在石門正東街王慶里，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小原法忍創立。

順德出張所——在順德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小原法忍創立。

太原出張所——在太原崇善街六號，民國二十七年六月，藤谷道成創立。

保定出張所——在保定西關新四路一號，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古藤寶水創立。

(六) 真宗大谷派本願寺別院——真宗大谷派宗務所，在日本京都市下京區烏丸通，光緒二十四年，小栗氏始創。上海創立別院，由上海法界有於後，民國四年，青島濟南各別院，七九二年，淄川，山海關二處，亦有布教，以總共成。中日戰事發動，增至十九箇布教所，而以北京北支開教監部，以上海別院——在上海武昌路三八〇號，光緒二年，小栗柄香頂創立。

東本願寺南京布教所——在南京遊府西街德安里，民國二十七年竹中靜海創立。

東本願寺武昌布教所——在武昌胡林翼路四六八號，民國二十七年，堀川石岐創立。

東本願寺漢口布教所——在漢口府東一路大陸鄉，民國二十七年，府越康創立。

東本願寺蘇州布教所——在蘇州城內德路維熙寺內，民國三十年，藤遠力精創立。

東本願寺蚌埠布教所——在蚌埠城內中正街一〇三五號，民國三十年，藤遠力精創立。

東本願寺蕪湖布教所——在蕪湖城內四明路六四號，民國三十年，藤遠力精創立。

東本願寺北京支開教監督部——在北京市東城內務部七號，民國十九年六月，宮谷法合創立。

北京別院——在北京市東城內務部街七號，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宮谷法合創立。

天津別院——在天津市日本租界福島街四四，三號，光緒二十九年，首藤戒定創立。

青島別院——在青島市膠州路二號，民國四年八月，芳原政施創立。

濟南別院——在山東省濟南市四馬路一六六號，民國四年四月，尼家武雄創立。

石門別院——在河北省石家莊電報局街橋生里三號，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吉田信信創立。

太原別院——在山西省太原新民公園南池邊，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井上布教所創立。

新鄉別院——在河南省新鄉縣委莊街九號，民國二十八年四月，藤了岸創立。

徐州別院——在江蘇省徐州大同鎮巷，民國二十七年七月，田中道磨創立。

海州別院——在江蘇省海州新備街化鎮，民國二十九年，森龍照創立。

一週人世

裁軍決議草案通過成立六項具體辦法

(法國新聞社紐約十二日電)

關於普過裁減與限制軍備之決議草案，由聯合國大會裁減軍備委員會，加以討論，經四小時之討論後，遂將其最後內容予以通過，即將提交政治及安全委員會與聯合國全體大會討論，該項決議案之內容，係以起草委員會所擬定之草案為根據，其中包括若干要點，作為裁減軍備與軍隊之基礎，其所規定各點如次：(一)規定一管制與監察制度。(二)設立一委員會，負責起草若干協定，以確定管制與監察制度之權限及其在法理上之地位。(三)原子能委員會，應加工作，但其工作業經聯合國大會之地位。(四)聯合國各會員國，應以必要之軍隊，交安理會指揮，俾能維持和平。(五)聯合國各會員國，在其他會員國境內，駐有軍隊者，若未獲得後者政府之同意，則應依照累進之百分比，逐漸予以撤退。(六)聯合國各會員國內所保有之軍隊，亦應依照累進之百分比，予以裁減，各國所有海軍亦應同樣辦理。

太平洋中一小島不時出沒海面

(合衆社舊金山九日電) 澳洲電台今日廣播稱：不遠遠太平洋上航海人員之法爾背島，在海面上時出時沒，昨日為紐西蘭某艦，在距路果羅法五十五哩許嶺甘羣島間水面下三十呎之處重新發現。按該艦自得知悉紐西蘭法爾背島船主所稱：上月經過該處十哩附近時，並未見該島之存在後，即出發搜尋，據悉，法爾背島素無居民存在。

美國科學家試驗人造雪

(中央社南京十日電) 中美自然科學社訊：(一)美國科學家費

非，最近於勝利克塔的飛機場所完成之人造雪試驗，實為人類征服自然之歷史進程中一大勝利。雪非在通用電器公司之科學研究實驗室中，曾於適度冷卻之溼空氣中，加入微粒之乾冰，即發現有雪花之存在，根據是項理論，雪非乃於最近在勝利克塔的飛機場舉行大規模之人造雪試驗。彼乘飛機高入雲際，以重約六磅之微粒乾冰散佈天空，俄頃即見雲中雪花，因凝結時發散之潛熱之作用而使雲層騷動，終至下雪。據雪非氏稱：僅需一微粒乾冰於下落二千呎後，即可降雪數噸之多。(二)胎兒於產生後，如因母體而感染梅毒，經溼斯力士之研究，可以於受孕十星期後以青黴菌素注射而治療之。前所發明之六零六，對未出世四月以後之嬰兒即無作用。

希特勒究竟死了沒有

全世界人民都希望揭破這個謎。英國名科學家路恩曼斯費親往柏林實地偵查後得到三個結論：(一)希特勒之死的傳說均不可靠。(二)希特勒的屍體並未被毀滅。(三)馬丁鮑曼(希特勒之繼承人)並未死。曼斯費的偵查報告共約八萬字。美、英、蘇三國情報局皆索取其報告作參考。該報告中最重要之五章為：(一)希特勒並未喪身於柏林總埋府。(二)担能獲紀念塔內的屍身。(三)官方的報告。(四)我舉行了一次非正式火葬。(五)線索的終點。

覺羣週報 每星期一出版

社址：上海五佛寺

定價：全年五元 半年三元 零售每份二分

社址：全國各大書店

電話：三〇三一五

編輯部主任：太長 校：福太

發行部主任：止 助理發行：法

社址：上海五佛寺

電話：三〇三一五

定價：全年五元 半年三元 零售每份二分

社址：全國各大書店

一 週 佛 教

中國佛教醫院

(院址上海虹口西安路七十九號) 十二日(星期四)在覺林開常務董事會，到常董太虛、張子廉、證蓮、止方、丁福保、鞠光藻、馬問我、洪明遠(齊致代)、九人(過半數)，李恩浩亦有來信，并有李秘書接雲、陳總務健民、胡醫師湖宗等列席，他取了院長洪會計陳總務報告後，議決要案多件，最後太虛董事長以多病事繁不常在滬，力辭董事長，請于張子廉王曉籟證蓮止方四副董事長中改推一位為董事長，五讓宋決，當議由到會之正方張子廉證蓮三副董事長共同負責。決于下星期一(十六日)即開始門診及收病人住院云。

上海佛學會

星期講演

上海佛學分會於十二月十五日在南京西路靜安寺，佛教學院講堂開會員

聯誼會及舉行星期講演，由太虛大師親臨主持。該日午後一時，先由大師對學院同學訓話，連二時，會員及聽講人士即絡繹而來會場，大師遂略述佛法，不外真如，(不可說法)幻化(可說法)，由幻化而分實事，假理，事理，合成物，植物，動物，人類，以至於超人，超超人等。乃介紹新自香港來滬之陳靜濤居士講演：佛學與世界學術，大意謂：世界學術，約分兩大主流，即科學的物質，與哲學宗教的精神，從物質解決生活問題，從精神解決生死問題，但進步的科學，不用於造福人類生活，反用之於慾望無已的鬥爭，則其結果，祇有毀滅人類，故其補救之道，非傾向於精神的哲學宗教之佛學不為功。佛學最高之目的，乃在擺脫生死而證得清淨涅槃，彼康得，亞里士多德等之哲學，固不澈底，即耶穌等，大都反果為因，向外地求，對於生死無澈底之解決。是以世界任何學術，都以佛學為歸據，如佛法五明之學，即可包攝整個世界學術云。(完)

太虛大師

于九號上午八時，乘京滬快車返滬。

玉佛寺

主辦之上海佛學院，自開辦以來成績極為可觀，茲得各方嘉讚。近聞全體學員，為聯絡情感及互相研究起見，組織同學會，經教務處批准於十五號午前十時舉行成立儀式。

香港靈亭法師

刻仍卓錫青島講學。

廈門

佛教公論社長胡今法師，將赴菲律賓主持大梁信廟寺，近在滬對理出

國手續辦完，即肯途赴菲云。

上海

佛教青年會自八月廿五日成立以來，倏忽三月，其弘法事業推進近況，頗為教內同仁所關懷。記者因特專訪該會負責人探詢詳情，據稱：該會除每逢星期舉行經常座談演講例會外，並有下列各小組(一)圖書組，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開放閱覽，流通佛書，典，不收費用，週一休息。(二)播音組，由金伯賢居士領導於每日上午七時至九時假座新羅大中國聯合電台(週波一三六〇)播送早課及通俗講演。(三)監獄弘法組，另設中國監獄弘法社，推唐叔榮居士主持計劃，每週赴各地監獄感化罪囚。(四)慈善組，前曾由王其基居士負責辦理施診給藥三月，已暫停頓。並承其長老託代發施衣，但為數不多。(五)學藝組，由黃智勝居士主持佛化音樂班並附辦大雄會計學校。該會有人又稱：佛青擬辦之「覺訊」月刊，決于明年元旦刊，首期將普遍贈閱，希各界時賜指教。登刊主持人蔡惠明居士已經辭職，故函件請寄森森中路二五四號本會，以免延誤云。

星嘉坡

佛學會主辦佛理通俗講演會，甚得華僑擁護。茲為擴充會務，加聘講師人才，刻在閉關之慈航法師，將被請出弘化云。

湛江市

(原名廣州灣)自海仁法師駐錫後，佛教日見發達，前者曾於海真和尚所建之清涼寺，講余剛經，及上林寺講楞嚴，其如講經會講彌陀經，聽眾踴躍。又慈濟源寺湛泉大師之講，於該寺講大乘起信。法師禪教兼通，德學素著，熱會之盛，空前未有。

法明學會

現改隸佛教淨業社，繼續辦
理國際弘法事業。該會自本
月十一日起每日下午四至四時十分假座觀音電
台(週被七六〇)播送中英文通俗佛學講座，希
各界同志注意收聽。

杭州

佛學分會，歡迎持松大師來杭住持
除杭徑山寺，主席通賢致開會辭云
：今天本會歡迎持松法師，往除杭住持徑山古剎
，又值本會名譽理事長屈文六居士降臨，實為本
會最榮幸最興盛之一章。徑山古剎，乃東土五山
之首，天下禪林第一，紫柏憨山代有名僧出，地
靈人傑，所謂非常之地，必得非常之人。弘妙和
尚住持五年，去年又住持靈隱，勢難兩顧，曾經
與諸山長老及黨政要人磋商數次，邀請持松法師
。此次持松法師欣然前去，可稱得人，實為古剎之
幸。持松法師通顯密，學貫中西，為密宗之泰斗
。考中國的密宗，最盛唐代，以後逐漸湮沒，到
清朝尚有潛世宗僧密，曾受灌頂，著棟庵辯異錄
。及至民國以來，即湮沒不彰，因法師三渡東瀛
，密宗又見光明，世有其密藏，曾得到金剛部
胎藏部的全約，故中國密宗泰斗，猶推持松法師一
人而已。欲使密宗流傳不衰，當依持松法師為師。
今天歡迎法師，請慈惠開示密宗勝義。

犍牛救生母感動張善人

社洛甯
木城屠商郭正昌，以八萬五千元買得子母牛
兩頭，於日前母牛牽至南門外屠場，正開屠宰殺
之際，眼料子牛追跡起來，聲嘶力竭，拚命掙
，各屠戶以狀大驚奔散，子牛趁機咬斷繩索，與母
牛偕同奔逃，該屠商乃急起追趕，子牛見一白髮
老婦向前跪地叩頭，聲淚哀鳴，淚如雨下，狀似

乞救，屠人趕至子牛乃怒目而視，狂吼抵抗，於
是轟動滿城，家人爭往觀看，後被該地報善士得
知，急上前慰慰，該子牛乃點頭表示謝意，張善
士以子牛救母，世所罕聞，隨起惻隱之心出資向
郭屠戶照原價贖出，并將兩牛一齊送至該縣慈光
寺交住持飼養，以全其孝思云。

英國

精譯佛經者來信：卜萊士寄自英國
倫敦 A.C.I. 區羅素大僧佛教會：
最崇敬的太歲大師：我已妥收您的來信，並有清
晰而明朗的「信心全錄」一份，一併收到，勿念
。對您的和爾與約我將來學寫些文章的事，甚感
愉快，我已開始做精譯的工作，等完成時，當寄
奉一份，以開始指教。亨佛利士先生沒有拜訪您，
但他現在已經回到印度了。我自己很希望有一天
能够會見大師，並坐於您的脚側，我很願意能够
在貴國工作，此時，如果您有一位學生願意與一
位英國人合作從事佛經精譯工作的話，我最願意
和他通信一同研究的。因為那是一件艱苦，遲慢
的工作，而且我自己也許不適宜。我現在不知道
你的確實地址，這封信能否寄達，尚不可測。愉
快的我，萊士一九四六，十一月，十六日。(張林
譯十二月六日。)

印度

周祥光居士來書：虛師禪座：函及
海潮音七、八、九三期均收到，還
道賜贈，私衷感感，囑為海潮音撰文，自當遵辦
。光前率上拙文，印度拉摩神師參訪記一篇，未
卜察閱否耶？今日稍閒，特匆作成一住持漢考佛
略一文，內容空疏，不過聊作介紹一二於吾佛
教徒前。此事埋沒了千多年乏人知道，今始由印
度考古家發掘出來，亦吾佛教上之幸也。光於
上月初，承印度中央政府聘為中文秘書，兼管中
國科事務，負責對華文化聯絡事宜，光曾致函託
南京中央警官學校陳新銘教官，代予轉交，未
安達座右否耶？吾師今負余國佛教整理之責，來
日華夏佛法重興與否，賴此一撥。光雖居在寮，

但對佛教整理事宜，願負芻蕘，恭添正壽。
(一)各地佛樹林立，有知識佛教徒亦多，
故對社會事宜方面，必須注重，如辦國民學校，
設立閱報處以及施醫施藥在內。對於農村狀況等
，從隨時調查其有所得，作為善人改進平民生活
參考之需。

(二)佛教青年會必須設立，使男女青年成
入會，共受佛教文化之洗禮。先由各大大都市而後
推至各縣，同時兼辦青年讀書，求業，運動等事
業。

(三)我佛教徒大都居名山勝地，此亦為中
外遊人必到之處，不妨由各大寺廟設立旅行社，
招待遊人，或收費用作辦理社會事業之需。

(四)僧青年除有其基本常識外，關於東亞
各國語言文字，須使其通習之，以作來日使大亞
洲佛教徒互相聯合起來，以奠世界和平。

(五)佛教會中，宜設一佛教教育監一人，
統籌辦理全國僧青年教育事宜。以免各地對於僧
教育各自為政，課程不齊，此項重要之事。

(六)一般僧青年中，如不願隻身到老，願
結婚者，可聽其遠俗，不必免強，惟還俗仍須信
奉佛教可也。

(七)中國佛教團體，必須與世界各國佛教
團體聯絡，如錫蘭之大覺會，倫敦亦有佛學會，
每月有中義雜誌出版。同時更須與其他各宗教打
成一片，萬不可持門戶之見，蓋各宗教理同一，
雖所信奉之領袖不同，但世界真理非二，所以，
吾人所稱之佛，他，上帝，無非指私人之謂，實
代表宇宙萬法之理也。

(八)余因佛教代表大會，能開頂好，希望
在一九四七年前開成。蓋一九四八年，錫蘭將有
閉全世界佛教大會故也。

光近來公務繁忙，無片刻之暇。此函潦草寫
成，希諒宥之，有函直寄印度中央政府內政部出
版司可也。敬頌道安！弟子周祥光拜上，卅、

今日是佛教經濟建設的時代

(續一)

光 文

乙、積極的建設 其次談到積極方面，亦可分為三部門來建設，就是經濟學上所說的「土地」、「人工」、「資本」。土地是指不動產而言，資本就是動產，人工是指運用此土地、資本所得的利潤而言。統上三種皆是經濟學上的三大動脈。現在，我們和尙要來建設經濟當然也不外乎從此三部門當中下手了。因為此三部門在我們和尙的手裏已取得所有的權利啦！

子、土地建設：土地叢林地土地，小廟地土地，和教會地土地三方面。叢林地土地最多，小廟居次，教會地土地佔最低數額。以四川來說，成都地文殊院、昭覺寺、寶光寺、每座叢林平均每年收米租總在兩十（三十斗）大石以上，其次草堂寺、大慈寺、堯光寺，和重慶涼山巖岩寺、慈雲寺、羅漢寺、暨桂雲寺每座叢林每年也要收一千把石谷子。至於其他還有許多收三五百石租地叢林，和七八十担租地小廟，還多清理，總計起來叢林打收兩萬石谷子，小廟收四萬多石，（每座小廟平均以六十石租計算，如出租少的可用土租填補，教會收四千餘石，每縣以卅石租平均計算）四川也要收六萬四千多石的資谷。還有山林、竹木、乾租、穩租，一概統計起來，也不亞於黃谷之下。如果再能够自己耕雲的時候，每年的生產當然又要超出個人收入的兩倍之上，這樣計算起來，四川輪年的土地，至少可以生產廿五萬六千石的資谷，以四川現售三萬多元一石的谷子計算，即有七、六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經濟生產。例此推知全國廿八省當中，平均可得二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土地生產。（？）這筆數字真是豐富極了。可惜向來沒有人經理這個，讓這筆無盡的寶藏埋藏在深山地僻壤之中，不，簡直等於讓那些豺狼虎豹們嚼噬了的一樣！現在中佛會在提倡經濟建設，就應該要用大刀闊斧般的來斬除這些亂麻，好讓那荆棘叢中的殘餘佛教得以重見青天，以恢復兩晉隋唐時的莊嚴。但是怎樣斬除呢？以我的意見，最好是來作一番清理或軍事工作，不管他願不願意同中佛會合作的寺廟，都實行一律盡掃，消滅，登記，願意合作的寺廟得優

先權，他們的生活和職業，教會都給以最優等的待遇。不願意合作的寺廟，教會可以假政府的力量來強迫他們服從中佛會！他們的生活和職業也由中佛會來分配指導不願意的可以聽其還俗，教會并略予遣散費。之後，教會即應速舉行訓政工作（一）大概在三五年以後，就可以建國建樹憲政模範發達了。（？）這樣以來，我想不到五年以後之中國佛教，即會成爲有系統，有組織而強有力量的世界標準佛教了。但是這些僧人和產眾又拿來怎麼辦呢？這就是所謂「人工」和「資本」了。大學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也就是這個意思。這些「人工」和「資本」應該要隸屬於中佛會管理之下，中佛會才好將這些人工和資本集中起來大規模的作些經濟上的實業，這樣，才有裨於佛教——使僧眾的生活得以安固豐裕，佛教的宏法利生事業，才得以宏揚發展；又有利於社會，使社會人士都得到佛教的恩惠，他們即不會再來輕視佛教了，蹂躪佛教了；然而佛教亦從此經濟事業當中發揚光大起來！

丑、人工建設 人工建設是企憑人工的勞力所獲來的資潤，這在上古的佛教史上是很少有這種辦作的。因為那時的小乘佛教多半是趨向於「少事少欲少希望住」的題目之下，他們是不大願意和人們接近，尤其不願意作社會上的一切勞動實業的；他們一向的目的是在靜修出世。可是大乘佛教則恰恰與此相反了，他們唯一的職責是在領導世間，幫助社會，所以他們的目的也就在專門做社會上的一切資身實業了，所謂「菩薩當於五明中求」，這五明中除開「內明」一項外，其餘四明都是社會事業，如：因明、聲明、工巧明、醫方明，何一莫非社會事業呢？因此在中國的古德高僧中多半是提倡農禪的，工禪的，居多數，如馬祖百丈他們一類的作風，便是好例。要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才是大乘佛教，才能踏得上時代的輪子！如像孫總理說的，「人盡其才」我們也可以把他借來運用進

用！

丑 在我們來談人工經濟建設，又怎『建設呢？我知中國佛教既擁有八

十餘萬的僧人，除開一部分老年僧和殘弱者以外，其餘的都可以從事生產，每日以四六小時（？）（佛教的規定是午夜至晨六小時，故有六小時的勞作時間，若以通俗口十二小時而論，則只有四小時，）的勞作來或為「或為前，或做農，醫，政，教，美術，技術，圖畫，研讀，刻刺，書畫，所謂六藝教育，盡使人人身體力行，（但是他們只要不超出佛教的規定外，教會決端是隨其興趣而任與工作的）這樣，一方面使人人都有自給自足的力量，一方面又可以順乎佛教以三分之一的時間來學習世間事業的本情。每人每年除開個人的開支外，至少有二十萬元的進出，以七十萬人來計算，（作淘汰十來萬廢僧）也有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人工儲蓄，這費或入地方的佛教財團所管，或入中佛會都可以作佛教的經濟維持！

其次，人工建設還可以實行勸募辦法，這事可用有德望的高僧，出名或親往各地去勸募，如像去年馮玉祥將軍在各地去勸募鐵金運動一樣，祇要我們的事實做得很正大，來路去路又交待得很光明，並不為私，為個人，而我們純粹是為了人類的慈善事業而勸募，這事不愁不能成功。數字現在故且不定，總之最少也在百萬萬元以上，這事是有相當的把握的。（可用普通募化功果來測定）

實、資本建設 就是投資在社會中去經營一切實業，這裏可以分為鄉村的和都市的兩方面，鄉村中又可以分為農場、林場、墾植、礦冶、四條路線來經營，都市中又可以分為工廠、醫院、運輸、商業、銀行、文化事業、六項辦法來實施。現在逐一說明如下：

1. 農場：農業在中國是最普遍的事業沒有了，幾乎除了他以外，中國的國防經濟就沒有保障了，國計民生也失掉了屏依，所以國父和總裁他們都深諳訓練的要緊農民特別看待！太虛大師也說要把農村事業為然，要把農民的生活提高，中國才有復興之道，（參看信刊第十二卷第六期）「中國建國的根本要事」一文）這些都是他們的灼知明見！我們和尚既生長在中華民國內地領土裏當要跟隨着中國的國計民生環境做去，不然也就會為時代所拋棄，那就太不識時務了！我想中國既有如此多的寺廟，並且差不多的寺廟上都有產業，這些產業應該把他集中起來，辦些大規模式的農場，每省辦一兩座根本的大農場，以下每縣辦一所，所以下辦分所，可以耕養

各鄉的小廟，（不一定耕廟產）這種系統小廟隸屬於縣農場，（即縣佛會中的農業組）縣農場隸屬於省農場，（即省佛會中的農業組）省農場隸屬於中佛會管理，這樣，彼此有保障，有憑藉，上望以下的耕芸副獲，（投資所得的餘利回哺）下望以上的政治維護，于是佛教的幾種經濟也就從此建立起來了。現在每個農場站以兩千萬元的資本來經營，（資本不夠可以貸）一年至少有兩倍以上的利息，（這是筆者的經驗之談）試想中國既有一千一百七十七萬三千五百六十八平方公里的面積，我們和尙雖然不能全盤耕芸，至少在每縣當中必須有一處農場的設立，以中國有一千八百二十七縣的政治區域，我們和尙就有一千八百二十七座的基本農場，連中佛會，省佛會所辦的根本農場，共計全國打二千座（農場）一座農場既有四千萬元的餘息，計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此鉅大的農場金庫來復興中國佛教，難道還愁沒有復興的希望嗎？

2. 林場：林場在寺廟上是最好繁殖的沒有了，你看那一座寺廟上沒有葱鬱茂盛的樹木呢？除非在街上就不在此例。我記得四年前「林學」教授楊霖完生在漢藏教理院講授「森林保護學」的時候，他儘強調說「佛教徒除開森林以外，是不能生長的，或說佛教的偉大多半是受了山林的影響」——他這種說法雖是近乎「森林哲學」，但是森林對於佛教的濃蔭庇護，和清靜生活的修養，滋身資具的供給，多少我們是不能強辯的，震華法師也說「佛教徒不能僅倒在山門內造紅子，應該要更多的注意社會事業，由是造林亦屬僧徒之一端耳」。是的，他們都有先見之明，現在我們就來實行培植林場，每座廟子的地界上，只要是不能耕種的山地，都給他栽培起樹木來，其手續絕然依照林學上的辦法，最初「播種」，「苗圃」，「栽培」，「保護」，「砍伐」，「一」的都照乎森林的生長自然環境，勿使中途夭折和任意砍伐，所謂要做到「播一收十」的地步！那就不患其林場沒有辦法了。這種林場可以散布在各鄉寺廟的山地上，其負責人即可以住在各鄉寺廟的適當地點，以一鄉場設一管理所，以便與政治上取聯絡，一縣設一佛林會，乃至一省設一省佛林會（佛林會即設在佛會中）省佛林會可屬於中佛會管理，令他們自成一單行系統，好在進行起來便於施行。現在我們來估計他們的生產率，至少一座廟子的林場有農場三分之一一的收穫，有些山地多的林場，還要超過農場的收穫，因為一縣平均有五

異哉，世之所謂祝壽也！異哉，世人之祝壽，竟歡天喜地，肆筵設席，徧招親戚故舊，以為宴樂。其間山珍海味，鼎鑪烹調，凡屬家畜及各生物，因而供宰殺者，不可計數。更以壽闈輝煌，宏開慶賀，禮品山積，等於聚斂，窮奢極侈，愈鋪張愈得意，積習成風，靡然相尚，以為非如此不足以榮耀鄉里也；非如此不足以顯揚父母也。嗚呼！其然，豈其然哉？夫愛生惡死，人之情也；既有今日之生，必有他日之死，理也，亦勢也。人生百年，不過三萬六千日，壽夭即時間之久暫，佛家以三生一彈指，因果輪迴，灼然可見，所貴者人身難得耳。

蓋宇宙一爐冶也，芸芸衆生，四壯顏，方其趾，或為飛禽，或為走獸，或為昆蟲，或為鱗甲，或更有色無色，有形無形，有想無想，及一切山棲水族之類，皆在一爐而鑄冶之。一際六道輪迴，萬劫不復，其中所謂天堂地獄者，即善與惡之判耳。夫舍已救人，無論其行何若，總屬善行；若損人利己，無論其義何居，總屬惡行。對人如此，對物亦然，人為衆生之一，衆生與人，報應均也，忽而今世為人，其或前世為牛為馬；忽而今世為牛馬，其或後世又忽為人。或更為飛禽走獸，否則為昆蟲鱗甲，及其他一切山棲水族之類，皆難逆料。假使吾生而為牛為馬，或為飛禽走獸，與其他一切昆蟲鱗甲之類，雖欲行善，其可得乎？今幸吾生而為人，轉瞬之間，百年已盡，將何自惕？

祝壽芻議——因慶而修善 劉織超

欲知前世因，俱看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俱看今生作者是。噫，此言盡矣！一期今世之得為人，且復有壽，固莫非前生積德修行之報，宜如何保持善業，益加修善，以積善因，儲家官位身立命，佛家言因果循環，既有定理，復有定律，奈何昧此定理定律，大肆宰殺，世之背道義而行者，莫如盜竊，然盜人之財，猶見其有財，竊人之物，猶見其有物，今不惜犧牲財物而慶祝，意固在益壽延年，試問壽幾何年，延至何日？噫然莫答，只見門前車馬，不見廚下刀砧；只見來賓贈禮，不見生畜哀鳴。脂膠雖濃，血淚可

憫，榮於此而昧於彼，設一反躬自省，甯不為之慙然！昔董昭教蟻，而有脫因遇救之緣；毛寶放龜，更有投江遇救之報。古今因果報應之邪，筆不勝書，此不過舉其顯而著者言之耳。夫以一蟻之微，龜之小，尙因救放之施，不望報而報；今為祝壽之故，而一反其所為，若證以因果循環之理，既有令人可報，便是有仇可復，實念及此，更甯不令人悚然而懼！然則世之所謂祝壽者，實多行不義而已；又安見其壽之足延哉？雖說華封三祝，古禮崇隆，南北榮藻，詩序盛典，然而祝壽一事，殺生一事，祝壽可也，殺生不可

也；為父母祝壽，可也，為父母祝壽而殺生，不可也。老萊子斑衣戲親，古今傳為佳話，固未聞宰殺生者，及如何之舖張，豈宜貪古不化，且反因而致誤。世間不外善惡兩途，所行而善，則善，所行而惡，則惡，其中雖有心無心之辨，然此係指主觀而言，不能以有心之善，所為認為非善；殺人之惡，所為認為非惡，猶之國家定律，殺人論情節，有故殺與誤殺之分，誤殺故無心也。然亦治罪，不過較故殺為輕耳。且論陰陽，又覺不同；殺人雖異，對方受害一也；陰陽有虧，不原情節，受詛一也。昔李廣誘殺降卒，封侯不成，相者惜之，彼為國圖功，原無私怨，只為一舉之差，致傷陰陽，猶不免遭受冥譴，况其他乎？世之為祝壽而大肆宰殺者，或固於習俗未加省察之故，否則當必不敢為其所為，亦必不願文問世，若再未果，尤自慙焉。茲并擬五則以抒所見：

- 一曰追念 此即佛家所謂回向，樹家慎終遠逮之義，蓋人本天地之氣而生，父精母血，生身之日，即慈親備極危難之時，鞠育劬勞，深恩莫報，今值孤辰令旦，正宜戒葷吃素，禮佛回向，早登淨土，此不獨佛門居士宜然，世間凡具有孝心者，拜佛誦經，均可為父母回向，或更為祖父母回向也。
- 二曰反省 儒言自省，梵言懺悔，其義一也。佛曰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大德人

佛 教 精 神

雲 幢

太虛大師二十年來為佛勢命運，代僧伽幸福，為眾生悲命，本著菩薩救世的精神，棲棲遑遑奔走呼籲，為喚醒沉醉夢鄉的僧徒，一齊覺悟起來，勇猛前進，光復我佛教的光榮史蹟，負起我僧伽的任務，延續眾生的悲命；這種精神是何等的偉大啊！然而正因著一曲之靈高和者頌慕。大師這精神於今三十餘年，而和之者竟不多，無識的頑徒仍不了解時代，實屬可嘆。

釋迦佛的事蹟，從初動機，親見眾生有老病死種種的痛苦，互相慘殺吞吸以維持生活（見佛本行經），於是起大悲心，入山修道。得道以後，復入社會，棲棲遑遑不暇煖，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度生無量，完成他的一生大志大願。他在般若會上把他的度生大業，付諸一般志意高上的菩薩弟子，繼續他的度生事業，命他們於十方世界中現身作佛事。佛給他們制定的戒法「若菩薩起一念二乘心者即為犯戒。」同時破斥他那一類志意稍廢的二乘弟子，呵之謂「焦芽敗種。」因為他們只圖自利，不能度人。觀三界如牢獄，視生死猶怨家。得少為足，只求苟安，甚至不承認自能成佛；這種卑劣的理想那能負荷如來大悲救世的大業啊！

大業菩薩承如來的大悲，抱無畏的精神，隨順眾生投入六道，發大誓願曰：「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一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乞頭目而能捨，殺手足而無憾，故能為佛所褒稱法王子。觀此，佛教的精神誠寄託在社會人間，苟一日脫離社會，即非佛教本色矣。

今虛大師本此宗旨，不惜一切，實為復興運動，豈有絲毫更動佛教原理而作推新運動？且佛法歷千劫而不變，其古今而常新，豈有新舊可言？而謂革新運動者，蓋佛教傳入中國千餘年，隋唐最為光大，降及宋代，以迄於今，教理之不振，僧伽道德之不修，種種腐敗，種種流弊，達到極點；若不及時革新整理，豈忍坐視滅亡？

時代進展的迅速，已到了二十世紀原子時代，潮流所趨，歐風所扇，競爭日烈。世界無論那一份子，那一團體，苟不能及時急起直追，或步其後，其命運的注定，將必為時代所吞滅。這是現實的歷史社會告訴我們的，只要稍具見識的人，莫不深悉現實社會的利福關鍵。

現在佛教正當衰頹復興的當頭，凡吾同人必須澈底進行虛大師的整理

僧伽制度，全力維護大師之現實主義，負起佛陀的救世任務，步入繁雜的社會，為人謀幸福，為民族爭光榮！

為了要負今後建設佛教的任務，教徒的內部要求一個革新的運動，能够去腐生新，要求一貫的精神，與佛教的偉大歷史相配合。本人在此謹陳數言以相勉勵：

第一、我們要杜絕以往的官式方丈作風，為享受為權利當方丈，專制僧衆，愚化利用，結識劣紳，營求私利，自身的行為污穢不知檢點，遇事苟且預備敷衍。這都是在專制政體下所養成。今後我們要求健全的教徒，從事振興佛教，極力革除舊習，以身作則，有一分的技能我們要與佛教社會人民服一分技能的任務；我們有一分立錫地位，我們也要與國家人民盡一分地位的義務，培養成近代社會的優秀份子，前進的精神，與世界人民謀幸福。

第二、我們時時要以解導行，以行驗解；行解相應，這才是善教的健將，以宏揚佛法為前題，勇猛前進，利己利人這才是善教大乘菩薩的作風。

現在善教賢達之士，正在普遍發動革新運動，筆者謹冀愚見，以與賢達共同研究，共同策勵。總之，我們如能本著佛陀救世的精神，深入社會，覺悟人羣，則社會的一切，將由我們決定了，望大家一起努力邁進！

府 通 令

保護寺廟及僧衆自由

本市訊：政府對於保護寺廟財產及僧衆自由曾迭經通令保護在案，惟各地估廟毀像逐僧現象之發生，皆因各地政府未能恪遵奉行之故。市府昨接內政部轉奉主席令知，切實保護，如此後再有此項現象發生，各地政府應負全責。

(十二月十九日大眾夜報)



**素食之寶
調味上品**

三元調味粉，為本廠最優出品，其原料乃純以最新科學方法從麥類中提取；故清香鮮美，最宜於素食之用。承購主顧，如欲辨認品質純雜，請試用下列試驗法：

(一) 溶化試驗法：純淨調味粉放入水中，立即溶化，無浮沉現象，如含有雜質，即不易溶化，浮者為澱粉，沉者為石粉等質。

(二) 口嘗試驗法：以純淨調味粉置舌尖嘗試，頓覺芬香滋溢，鮮美無比，如有鹹甜等味，即含有過量鹽質或冰醋酸等。

(三) 葷素辨別法：凡屬葷素調味粉，其中多含動物骨髓成份，入口常有腥腥氣味，其為純淨素品者，入口惟覺清香鮮美。

上海恆豐化學工業廠

廠址 開北中山北路一八九號
 事務所 外灘濱池路(仁記路)
 電話 一 九二〇 號
 電報掛號 三 七 三 五
 代售處：先施 永安 新新 大新 公司 尚貨部 及 各大商店



防癆第一

好力生

比目魚肝油精
 分膠囊劑滴劑二種

能何身優精本癆則營治
 至同功良製品菌抵養療
 其類效者劑為無抗管肺
 項製卓療中魚由力營病
 背品著肺之肝肝強發首
 不任強最油製肝侵強充足
 重

信誼藥廠著名出品

覺群週報

Chuh Ching Weekly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三二七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一九五二號執照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元月一日出版

第二十五期



石火光中寄此生
子愷畫

建都問題的看法

大醒

我們中華民國建國已三十有五年，國民政府建立於南京亦屆二十年矣，到今天「建都」忽然在國民代表大會中成了問題，原因是以憲草中有定都南京的條文之故。在全體一千四百餘代表，分組了八個憲草審查委員會，對憲草分別作專條的討論，各個審查會討論空氣之熱烈，一句一字皆不放鬆，這樣慎重的精神，實為前所未聞。而建都問題也就成爲熱烈討論的專條。

關於建都問題，據報載，贊成定都北平的。已經有六百多位代表，贊成在南京的代表也相當地多。於是意見紛陳，理由大都充足，不過各家有各家的看法不同。綜其會見已發表者，已有數十家之多。除主張定都南京北平者外，尚有主張西安、洛陽、濟南、蘭州、武漢、長沙、長春、遼甯者，洋洋灑灑，蔚爲大觀。在各家所提議所贊成的意見雖各有所異，而出發點同是爲了求謀國家奠定千秋萬載邦基者則一。但筆者不揣冒昧，認爲對於建都問題有許多理論却是多餘的！因爲國家之強盛，根本是在國策憲草中值得討論的地方甚多甚廣，建都問題實在是不成什麼問題的一個問題。何以言之？筆者對於這個問題却有三個看法？

第一、綜觀主張建都於各都市者，計有十處之多；所論建都的種種條件，均言之成理，如對於交通、地形、氣候等等，固皆重要。可是今日之建都所在地在談不到什麼「形勢天然，四塞險固」，「外可以固國防，內亦可以處於制人而不制於人之地」，「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等固若金湯的論調；更加談不到堪輿方面的什麼「幾種天工，鐘毓一處」一類的迷信了。至於政治的樞紐既不一定要靠經濟中心的南方，也無庸就近工業中心的東北。事實上我們國家制憲之後，惟一要點是在實行憲政的施設；做到民主統一的內政，自由平等的外交，改進農工，自力自給。只求其「民安國泰」，自然會「人傑地靈」！說句老實話，建都在任何城市；政府的大門向北朝南？這些，與國家大計的民權民主民生，絲毫也不相干！

第二、此次國大代表討論的建都問題，各代表的意見最能發人深省；有兩位代表主張建都北平的話，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者蔣廷黻氏說，「

第二個理由，是北平離開上海遠，金融方面的影響可以少一點！」二者傅孟真氏說，「我們既住在強鄰之旁，不更可清醒些麼？」筆者尤以蔣氏之言，意味深長，覺得有強調的必要；我們如果用歷史眼光來放棄這個問題，則無論從文化方面政治方面着意，建都北平，實爲上策！因爲南方人民習性貪愛軟暖，不能吃苦耐勞，體力與個性均不及北方人的堅強。而民間風氣，北方敦誠樸樸，南方浮偽嬌奢。倘能定都北平，遠離上海，由從上級各都官員來領導倡行漸廉風尚，養成道德習慣，於未來的國風民氣均有莫大的利益，這實在是值得當局作爲參考的一點！因此之故，我們贊成建都在北平！

第三、凡百建設，經濟總是先決條件，現前國家的經濟狀況怎樣，我們不得而知？可是現在全國國民有絕對多數的人衣不暖食不飽，的確是無待調查統計如鐵一般的事實！試問那里還有額量的一筆建都費？籌到這一點，南京與北平，有的是現成的都市，無須大興土木；尤其在北平，有故宮三大殿東南海北等所有建築，很足以供政府各院部會的分配設置，而且既雄偉又莊嚴。所以在我們的態度，定都北平，可能於大會中通過；但是因爲欲顧到眼前交通運輸以及人事各方面的困難，要於此次代表大會後，又忙著來選都，事實上似乎也不容易辦。如此這般，大概恐怕還是一動不如一靜，「仍舊保留秦淮河上的名城」，來作爲個建都問題的結束更比較的可能？

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第一卷 第廿五期 目錄

建都問題的看法.....	大醒
讀行的哲學以後.....	雷健六
一週人世，一週佛影.....	記者
抗戰期日僧在華之活動.....	虞華
佛敎經濟的建設時代.....	周祥光
印度聖哲訪問記.....	慈航

讀行的哲學後之管窺

黃健六

余自讀行的哲學以來，反復鑽研，百讀不厭。深深感覺此是總裁說其自心所證之法門，發前人之所未發。與希臘、中國、印度三系哲學之原則，皆相符合。尤於中國哲學，順天應人，明體達用之道理，能發揚而光大之。運用力行，見諸事實，不落空談，而一切切乎實際，誠是實學實用也。抗戰七載，即本之施行，領導全國抗戰與建國并進，肩荷重任，功勳卓著。全國人士，皆受感召，盟邦朝野，亦心悅誠服，自稱獲益。不特形之於語言文字之中，并大量以物資相助。若非親證實驗之學，安能融貫古今東西之學理，而建此偉業豐功耶？若使國人皆能遵此行的哲學而力行之，則復興民族，如操左券矣。若使世界皆明此行的哲學而實踐之，則共進大同不難矣。今者知識階級人士，已在互相研究中。而二三同志，尤願細加體察，共相商討。竊謂此實學實用之道理，一面是形而上者，言性與天道，即行不息。一面形而下者，逐事指點，明白如畫。形而上者，高深莫測。形而下者，平易近人。且高深之理，即在平易之事中。平易之事，一皆具高深之理。如此淵微，豈容妄測？若不依三教聖人之經典，而細細體察之，反之於自心，證之於事物，未易言也。茲就個人研究所得略述之，雖是一管之窺，未見全體。但悉有所本，無一字臆造。以盡匹夫之責，冀正有道焉。

讀者諸君
新年愉快
本社社長大虛恭祝

就是行」者。行從心起，動由身口發。行通三處，動局於身口也。(二)「行可包某體動在內」者。行以心為主，而發動身口，故能包動，若身口自動，心無主宰，故為行包也。(三)「行是經常的，動是臨時的」者。行是體，動是用。體則寂然不動，故曰經常。動則隨境方應，故曰臨時也。(四)「行是必然的，動是偶然的」者。胸有目的，不達不止，抱定決心，故曰必然。胸無定見，偶然憤發，境過則忘，故曰偶然也。(五)「行是自發的，動則多半是他發的」者。學養深粹，所謂充實而有光輝，故曰自發。學養未深，待人啓發，故曰他發也。(六)「行是應乎天理，順乎人情的，動是激於外力偶然突發的」者。聖賢豪傑，革命志士，居大亂之世，能上合天心，下順民情，弔民伐罪，不顧一切艱險，但行心之所安耳。其次，庸人只可與圖成，難與慮始，迨大勢已成，不得不動，是激於外力也。(七)「就本體言，行較之於動，更自然，更平易」者。行之本體，即是心性。分而言之，性屬於天，心屬於人。合而言之，天性即在人心，無二無別。何以言之耶？試觀下文中有云性與生俱來，行為性之表，故行亦與生俱來。則、難知矣。夫性體是形而上者，無形則無所表。而、之生也、由率性而有形，是天性即寄在形身之中，故曰性與生俱來也。行依性為本體，故精神之運，心志之動，皆過滿虛空，所謂放之則彌六合，此大我也。故曰行為性之表，而動只局在小我，所依者不出五官四肢，所表者不離視聽言動，故行之較動，量之廣狹相去亦遠矣。易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也。孟子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楞嚴經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此皆是先知先覺親證之境界，不容思量分別也。惟自然與平易，各有兩種不同，不可不知。一者於安甯時出之

若先將原文閱後，即知行的哲學，最大發明，是行與動之分合。其文曰：「行與動不同，動非不就是行。」又曰：「行無分動靜，動亦是行，靜亦是行。」此二語是全篇之線索，得此線索，前後各種義理，皆不難貫通。而順天應人，明體達用之道，亦不難知矣。此一發明，為心性學中闢一新捷徑，門後學無數方便之門，功德豈可思議哉。今按原文逐句體察之，蓋一切的行動，總不出心口身三處也。(一)「行與動不同，動并不

自然，常人亦復爲之。一者在危難中能以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非大賢不能也。一者於日常近事中之平易，夫婦之德，亦常有之。若運用高深之理，而平易行之，則非久修之士，專精之道不能也。庖丁解牛，得心應手，以神行不以目視，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以無厚入有間，故恢恢乎有餘裕矣。故運刀十九年，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矐。此乃定慧并行，能執不變以應萬變。故曰更自然，更易也。(八)「就其結果和價值言，動則有善有惡，行則無不善者。動是衝動，未知修養，平日則善惡并蓄，對境則隨情衝，動心無主宰，隨念低昂，語曰，厥心陡起，如春江之怒濤，壯志漸灰，似秋風之敗葉。不是過張即是過弛，與道相違，故有善有惡也。行無不善者，擇善而固執之也，克己復禮也，三月不違仁也。十六字心傳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惟危者，是心之用也。用發不能，中節則危，緊張太過或發弛不及則皆危。發能中節，無過與不及之弊，故曰惟精。惟微者，是心之體也。體與道合，道本無形。然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欲修此道，先從慎獨做起，要在不聞不視中能戒慎恐懼，久久純然，則心體之道，自能現乎證，顯乎微，豁然貫通矣，故曰惟一也。能惟精，故用無不善。能惟一，故體無不善。體用雙彰，在乎一心。一心其體用二面，偶感無礙，斯曰允執厥中也。能允執厥中，故曰行無不善也。此乃行與動之結果不同也。(九)「行是繼續不斷的，動是隨作隨止的」者。此指行與動價值而言也，繼續不斷者，是眞常不變之義。隨作隨止者，是變化無常之義。凡是眞常不變之道，自有眞性潛藏在內，故能繼續不斷也。凡是變化無常之物，俱有虛相，顯現在外，故是隨作隨止也。潛藏者目不可見，但其性德，爲生物之元始，而人皆忽之，以其無形也。顯現者人所共見，但是虛相，爲物之功用，人爭取之，以其有象也。若虛與實不能分，德與用不能辨則根本認識錯誤，而成顛倒之見矣。欲明此理，須知行的眞諦。在原文中指示吾人，「要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語去體察。因爲宇宙最顯著的現象，亦即是宇宙萬象所由構成的，就無過天體之運行。天行一日一週

由自羣覺，
轉覺他羣！
新年進步，
自他覺行！

本社同人敬祝

，明日又一週，周而復始，繼續不斷非至健者不能。君子法之，以自強而不息也。所謂健者，歷久不磨，經常不變，最剛強，最持久，且是最貫徹圓滿。吾人取法與天體之運行，就自然奮發興起，驅馳不輟。明白了人生在宇宙中地位和價值，而行其所不得不行矣。「吾人果能如是體察，則知繼續之道，本是順乎天運，而尤在人能應運而行也。夫天行一日一週，周而復始，則晝夜陰陽山之分，四時寒暑出之成。人若不能循四時之序，種植耕耘，創造開發，頓日月風雨之滋養而培植之，又安能使萬物咸生，而構成宇宙之萬象耶？故知顯現宇宙萬象，皆由天行性德之所構成明矣。天行至健，故是實德。現象萬物，生滅無常，只是一時功用，用已復滅，無一物能久存者。然人能繼續創造，則萬物又生生不已。而人類生活，羣衆生命，民族生存，國家生計，皆賴以解決矣。天行曰健，讚實德也。自強不息，稱功用也。本乎實德，立乎功用，皆在人也。中庸曰，惟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參天地，贊化育，繼往聖，開來學矣。又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繼絕世，舉廢國」。故知繼之一字，是中國數千年一貫傳統之學。國家屢絕而復興者，皆繼之力也。無幾有聯云，「生活之目的，爲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之意義，是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若人人皆能負繼起創造之責，擴充人類全體之量，則天人皆能負繼起創造之責，擴充人類全體之量，則天

下太平矣。繼之義大已哉。行而不繼則無力，如水一滴，入土不覺濕。若滴滴相繼不斷，則鋒前之石可穿矣。華嚴經云「恆善觀察，自相續力」。又曰「衆生無盡，我願無窮，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蓋悲心愈重，願力愈弘之人，其力行之勇猛而恒久，亦行其所不得不行，而止其所不能止也。自來大政治家，大宗教家，皆是抱定目的，上行下化，或顯或隱，不達目的不止。置生死於度外，犯衆難而不辭。故其結果，或能旋乾轉坤，以安天下。或是移風易俗，深入民心。皆功在當時，德在萬世，其價值之鉅，豈可以數量估計哉。(未完)

世 人 週 一

印度學生十名明年來華研究

北大清華已預留名次

教育部為加強中印關係，溝通中印文化起見，曾於三十三年與印度有關方面商妥，互相交換學生研究兩國文化，印度學生第一批於三十三年底來華，經教育部分發至中央、中山、武漢、浙大等校研究。該批學生現已卒業獲得學位返國，現教部又與印方商妥由印政府選第二批學生十名來華研究，二批學生將於三十六年二月間來華，頃教部接外交部函請，預為分配學校，教部現已分令北京、清華、浙江、武漢四大學預留名位二名至三名，以便印生來華後運行至校報到。至各生研究科目，教部尚未接到公函，惟已預為決定分配在文法學院。

英積極從事研究宇宙光

英政府頃根據今年七月間不列顛共和邦科學大會之建議案發表藍皮書，宣布英國及其自治領參加世界宇宙光研究戰爭之重要計劃，宇宙光雖尚未有詳細之研究結果，但科學家相信其所能放射之原子能，當遠較目前原子彈可放射者為大，藍皮書透露該次科學會議建議英政府在其北極北端之約克角，建一研究站，英國及紐西蘭應共同控制斐吉羣島薩代島之研究站，南極區之英屬奈羅比島及格雷漢島應設專門研究站，該會之無線電及宇宙光研究委員會建議設立不列顛共和邦具有標準波長之無線電網，在倫敦設立科學局總管帝國各部之科學研究，藍皮書復透露一九四三

年出發之英探險隊三十人，已在南極之馬格利灣建立了基地，採取鑛鑽，並從事宇宙光之研究。

生物家潘金斯赴南極探眼睛

美國生物學家潘金斯，此次隨南極探險隊出發，將在當地搜集一批南極動物之眼睛歸來。此次搜集係向海軍部光學儀器部之請求，潘氏將獲得海豹、企鵝及其他鳥類之眼睛，但不知其正確用途。按人類必須帶太陽眼鏡，以避免南極強目之雪光，但當地動物與鳥類則不受雪光之影響，可見其眼珠組織特殊。潘金斯之主要任務在研究極區動物，搜集獸皮、鳥蛋等。另一生物家吉爾摩則將擔任鯨魚之調查。

聯合國會址決定設紐約

聯合國會址委員會，以三十三票對七票通過美國之提議，選定紐約曼哈頓河東岸之地為聯合國永久地址，美國提議中，附帶一條件，由洛基斐勒捐獻聯合國會址費用八百五十萬美元，故此案提出後不及四十八小時，遂獲通過，將由大會作最後決定。

印度獨立共和國案

明年元旦表決

國大黨激烈派主張發動革命

新德里二十日廣播，印度制憲會議同意延至明年一月一日，表決尼赫魯之提案宣佈印度為自主獨立共和國，國大黨方面考慮將英內閣對印國之印度獨立方案交聯邦法院，請求解釋，此問題明日或可提出討論。印度國民大會黨執行委員那拉拔，本日本在貝拿勒斯發表演說，猛烈斥責英國在印度之陰謀。據稱革命將在數月內爆發，殆已無可避免。英國擬使印度為自由之奮鬥轉變成為內爭。比哈爾、孟加拉及孟買之大屠殺實乃英國所煽動。唯一應付辦法厥為發動革命，印度教徒應立即奪取政權，並將全體英國官員驅逐出境。

一週佛敎

太虛大師

近應甯波鎮海慈壽寺四縣迎請，將於廿九號赴甯弘化，迎請代表志願，悟開，竟覽三法師，已於二十一號抵甯。

北平

各佛敎團體，勝利後，一收無形停頓。近聞廉律因居士等，擬組織佛學會及佛敎青年會以收聯絡。

張家口

自國軍收復後，一切都在進展中。佛學團體，刻已迎請在東北弘化多年之道源法師蒞止云。

杭州

潮鳴寺，擬辦一私立小學，以救濟一般失學兒童，業經當地市政府批准，已於本月八號在該寺成立校董會，不日上課云。

安徽

穎上佛學研究社，

於古歷多月十七日，為慶祝彌陀聖誕，特請慈參法師宣講彌陀經全部，法會之勝，聽衆之多，前所未有。

五台山

淨業寺住持智海禪師，素發大心，廣結十方僧衆朝山之緣。近為擴充其內部計，擬建大殿，藏經樓等，工程浩大，希各方予以協助。

上海佛學院

同學會成立消息，已誌本報，茲探悉該會共分八組，各組及人選名單如下：一、總務組長松岑，二、演講組長法源，三、文藝組長圓定，四、運動組長宏滿，五、清潔組長慧明海廣，六、聯誼組長雲琴，七、事務組長心平，八、風紀組長心月，同慶。

上海

市佛敎青年會發行之「覺訊」月刊，准予民國卅六年元月刊印。歡迎全國各佛學團體索閱。通訊處：上海法森中路二五四號。

海寧

彌陀寺住持性照法師，戰時曾參加地下工作，勝利後因檢舉該地偽四聯保主任號稱「海甯之虎」的王甫慶、趙張林、趙張林，則已先後被捕，刻正由杭高院檢察處偵訊中。性照法師係紹興王家埠人，幼年身體孱弱，不時吐血。十九歲畢業中學後，偶受刺激，頓萌出世之念。在杭州茅家埠進入空門，曾轟動一時。後至海甯，住持彌陀寺，藉和尙之幌子，與地方政府聯絡，協助抗戰工作。頗有建樹。

當時曾被偽保長王甫慶、趙張林、及破石偽特工吳定春、張開春等發覺，遂遭逮捕。被捕後，性

照堅不吐實，反大罵漢奸，敵憲感其忠貞，乃將其釋放。性照以冤人注志，遂脫離彌陀寺，在周鎮創立一國民學校，自任校長。後復至甯波籌佛學直至勝利來臨，性照歸來，重整彌陀寺，與海甯抗戰縣長顧達一氏暢談八年來所受敵偽之壓迫，時顧氏再三勸性照，對偽保長王甫慶、趙張林作惡多端，應予檢舉。性照聞言，即親持訴文，詳述王、趙等作惡事項，送達法院。時隔一週，法院竟毫無動靜，性照心知有異，經託人探詢，該訴文法院竟未收到。性照適以甯波方面有事，當促其返，即於九月二十日動身，至周鎮時已日落，即宿於其所辦之小學內，不意睡至半夜，有人敲門甚急，性照情知有異，即越後門而出，未數武，被王甫慶一刀擄倒，加以殺戮，幸為該校校長湯慶雲所親見。性照尚有母陳氏，亦謂妻為尼，法名海恒，現住杭州普福庵，得訊後即控訴於杭州高院。十一月廿三日該案開審，據海恒供，曾有人施予恐嚇「你去告狀，連你也打死。」且有人囑其私下和解者。該案刻正由高院審理中，自應有個水落石出之日。(十二月十五日大公報。)

焦山

佛學院招生啓事：本院下學期擬招收插班生二十名，凡年在十八歲至二十二歲之青少年有志來學者，自即日起至三十一年古歷一月十六日止，為報名投考期間，先由撰佛學論文各一篇，寄本院教務處，經審查合格，再行通知來院，覆試入學。

全國

寺僧懲警覺：一、整委會品請在前年漢僧免兵復案，再通令各省市。頃國防部復電中國佛敎會

整理委員會，以新兵役法已撤銷以前各案，不分宗教種族，一律服兵役。

二、慈委會呈請內政部轉呈行政院撤銷關於佛教各軍行法，內政部令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行政院批示云：各省軍行法准予一律撤銷，但內政部與辦慈善公益及教育部保國民小學基金籌募不撤銷。

印度

摩訶菩提會秘書來信：太虛大師 慈鑒：溼承相施，本年佛數節羅布三百一十三圓，業經拜領，覆謝稍延，良深歉仄，此款係由上海開吉洋行匯來，敝會亦已囑寄正式收據，並專致謝忱矣。此間會衆因戰爭，經過許久時間，致疏晉候，茲獲 惠賚，並悉大師及諸位大衆皆悉平安，極表歡欣。敝會秘書長法理性海，自一九四二年前往錫蘭養病，聞已痊癒，不久即將旋印。在戰爭之時，敝會未能郵寄出版物費肅謝問安，深為抱歉。但在戰事結束以後，敝會曾檢寄刊物數次并函件等，因惠函未曾道及，不知已收到否？目下我等仍照常郵寄敝會刊物，如有所命即希示知為幸。法妨法師現在此間，住三梯尼閣春，我等亦嘗向後，詢問 尊座安泰暨各項消息。最近由印來此之一比丘，曾訪問敝會，業經敝會招待，送果等前往錫蘭矣。現在貴國之三錫蘭比丘，余極希望大師特垂關照為幸。於一九四三年中國教育文化訪問團蒞臨此間時，我等曾託攜帶送大師之刊物，未幸已收到否？上次孟買之飢饉最近加里加答之暴動，我等對於救濟工作，曾有所貢獻。中國方面經山包總領事交來捐款二萬五千羅布，敝會實深感戴。我等極盼大師來印一遊，此請法安。印度大菩提會

整理委員會，以新兵役法已撤銷以前各案，不分宗教種族，一律服兵役。

秘書金納贈太那即(胡厚甫譯)

語病改正

大醒法師來書：胡厚甫譯：十二月五日的大函，讀悉。

你又要我寫文章了，正爲了文章使我慚愧了有兩個月！做了和尚出了家，本來就不應該染著文人的習氣，除去開發學術義說明理的著述外，動手就寫文章，這也算是一種病吧？可是慚愧得很，在下還够不上說是「所知障」哩！最近七十天，未曾多拿筆，專門翻譯不甚懂的佛經，雖無理得，却甚心安。偏偏這兩日中流的編者來信了，你座下又來信了，似乎同催債一樣地難以自回，不免靜極思動，要動筆了，於是又引起那個愧心！且住，言歸正傳吧！覺羣第十二期有我一篇「十九年國別」，該文第四十五至四十六行的文句，大有語病，頗易引起一般人的誤會，因為有四個字——「闕氣」「實惠」——用得通俗之故。當時一枝筆滑下去，等到出版後再一校閱，深覺有颯刺挖苦之嫌！多承另一老友指示了我，原諒我是在學幽默。其實，當時我和一位闊別了十九年的老友通訊，那時際的情緒是多麼的興奮啊！因爲大家都是老友，都是幾個同門知己的老友，大家無話不談，於是生出語病來！老友雖然沒有責備我，但我却想到某某的讀者并非全部都是我們的老友，故要在此特別修正那兩行的文句如下：「城，一面却兼領海上大判法觀寺與山中廟刹暨密寺(代理住持)都監，深謀勇劃，整理有大功！」就此改正，愧心可平。本人再誠懇向在此附策聲明：在那篇通訊中談及地位法師，都是我故尊重恭敬的學長，縱有遊戲文句，實無颯刺居心！此稿，題名「語病改正」，請刊覽

羣！願祝編安！大醒合十。三五，一二，九。

文化先鋒

社來書：太虛大師大鑒：三十六年元旦屆臨在邇，本刊爲表示慶祝，特於六卷十五期新年號內加闢「新年試筆」專欄，邀請我文化界工作者，就文化建設之過去與未來，發表意見，藉以喚起國人之重視，有助建國工作之開展，索仰大師文壇夙健，其於中國文化事業，向所關心，謹特函達，附奉徵文辦法一份，祈查收惠稿，以光篇幅是幸。崑此即頌撰祺，并頌新年愉快！文化先鋒社敬啟。

漢口

大文來書：太虛老法師慈鑒：接奉惠諭，潛香雅誦，仰見慈悲斯益之優渥，令寺僧侶莫不同聲感頌。茲再呈者，竊啟寺在抗戰前曾辦立小學一所，培植基本教育，成績斐然，至武漢淪陷因而停辦，現國土光復，百廢俱興，尤以教育部門爲當務之急，每感校少生多，分配爲難，致學齡兒童感受失學之苦。本寺同人抱復興教育之本旨，樹立基督教育之基石，刻已積極籌備復校事宜。所有校內用具完全購置齊全，擬於寒假內聘請教員，部署招生，春季始業開學。惟現有社會部勞動局豫鄂區調查站，於去年十二月下旬，強佔辦學部份，始則聲言暫借，繼則久佔不去，迭經呈報武漢行營並蒙批示轉飭漢口市政府及警局嚴令還讓，無如該站抗不遵命，延住不去似此妨礙教育，阻礙復校，實屬可惡已極！其他殿堂尚有漢口市警察四分局第一派出所及供運局獨立第十中隊各佔一宇，致敝寺往來護法，見而生畏，經無無法佈置，况敝寺向無恆產，全恃經懺收入維持全寺生活，遭此境遇

羣！願祝編安！大醒合十。三五，一二，九。

今日是佛教經濟建設的時代

(續完)

光 文

2. 醫院：醫道最是我們佛教實行救人救世的一種方便法門，尤其是在近年以來，刀兵擄殺，疾疫流行的今日，則更應該要更多的建樹一些衛生署，防疫會，和各種藥室，醫院，以備救濟那些帶病負傷的病人。醫院的設置，可以由中佛會來辦理指導，最好在每個大都市上都去辦三四院，以下每縣辦一院，一院以下各鄉鎮設分所。這種政治系統，應隸屬於中省縣佛會的慈善組管理之下。我們現在來估計他的生產，一院姑用一千萬元的資本來經營，至少有一千萬元的盈獲，全國共計打兩千院，則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盈項，這也是為「佛教經濟建設」上的不可缺少的一項建設！

3. 運輸：運輸事業也是一種與人排難解危的事業，這在佛教的宗旨上也是用得着的，中佛會現在在整頓中國佛教，提倡經濟建設，儘可以多加的舉辦些船舶，車輛，以助濟社會人士的運輸方便與行動便宜，這在政府的政策上也是一定會嘉許我們的，（因為政府一貫的主張在提倡「貨暢其流」，現在我們要來舉辦這種事業，剛剛合乎國策的需要。）不說多了，在國內辦到有一萬噸以上的船支，（勿論木船，划子，汽船，火輪等都可以）和一萬噸以上的車乘，（勿論人力車，馬車，汽車，火車等亦均善，）我們現在來估計他的生產，一噸每年除開資本，人工，補修費外，大概要產一百萬元以上的運輸費，以兩萬噸計算起來，計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盈獲費，這也是為「佛教經濟建設」的一科最好法門！

4. 商業：商業的目的在「以通其有餘」和「以暢其滯滯」兩個題目，雖然賺取金錢也是他們的目的，但是這還在其次。我們和向也可以本著這種原則去大規模的辦幾拾座大商店，設在各大都市上，以下各縣可以設批發店，零售消傳外，在各市口鄉場上。至各大商店的系統可以直接於中省佛會或財務組管理。小商店隸屬於縣佛會財務組管理之下。我們來估計商業上的生產，全國打五十座大商店，兩千座小商店，大商店姑以十萬萬

元的資本來經營，小商店暫且集資一千萬元，共計資本該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每年除子金用度外，以對成利息算也該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盈項，這也不可細算，中佛會能够把他健全起來，則佛教上的經濟屏障又不知要增加若干勢力了。

5. 銀行：銀行在商業上是佔有相當的位置的，他的責任是在「權商業，背債商業，貸款商業，使商業在市場上不會發生疲憊的現象」所以佛教如果要來提倡經濟建設，也非舉辦一些偉大唐宋的銀行不可。這事當然是由中佛會來辦。以我的意思最好每縣辦一家屬於縣佛會「務組」每個大都市上辦兩三家屬於中省佛會財務組。銀行中或國貨，鈔票子金，都可以左右商業。現在我們來估計他的生產，一家銀行最少打一萬萬元的資本，若以兩倍子金來算，（四川現行子金十二分，以半月一轉，每年可有兩倍半）應該兩萬萬元以上的利息，全國共計設辦兩千家銀行，計該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盈項。這也是為中佛會應該要舉辦的一項經濟建設！

6. 文化事業：人類的精神生活雖有藝術，美術，音樂等五相維係，要不如文化事業的影響深刻，遠大！就實言之，世間除了文化事業以外，根本即不會有美滿的藝術，美術，音樂等一切精神生活！這在世界大通了，人類的衣、食、住、行，日漸華麗，與指導衣、食、住、行、行的精神文化，則日感消沉！這個刺予我們佛教史上的「新主義」關係太重大了！太虛大師說，「最先之主導為宗教，藝術哲學科學輔之。近代科學起為主導，而哲學藝術宗教為附矣！人間文化今全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主導之下，宗教退之雖然無色，佛教為世界公認三大宗教之一，雖曾有其光榮之時代，今已衰而趨退，似無復興為導進人文之功用矣！」這很可以看出現行文化的一般普通趨勢。但是他又說：「但科學雖能制御自然物而充入人間厚生利用之具，於人事之進尚無顯效，故生產之益未能均享，而國家民族與社會階級之鬥爭彌烈！」這裏又可以看出現行文化的一般沒落！最後

他又說：「戰後人間所斷向者，轉在淨化人間，一方保持國族之安全發展，同時贏得國際之永久和平。宗教之爲物，大抵爲由淨化個人，進而進化人間，不防礙國族民族繁榮，而力求世界人類之共同幸福者，則宗教文化又爲斯世急切之需要矣。」——從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法論，文化對於人生的禍福，是非常之大的，然而人生又少不了文化，所以要求人生的徹底幸福與安全保障（？）則非從文化上去作一番根本的剷別不可！因此我們至善光明的佛教也就正當被其選上了。我們是佛教徒，我們當然有肩荷佛教宏揚的責任，——利濟人類的責任。現在我們就把他切切字說的實行起來，先從學校、報館、圖書館、書舖、印刷社、五項下手：

A 學校：太康大師說「教學以促成進化，宗教說而、哲學、科學等屬之。然非教學則無以承前啓後，日進高明，故教學尤爲人文之主原」。這非充分可以看出學校的重要了。可是學校在我們佛教裏面實在感覺得太貧乏得很！現在就來切實的整頓一下吧，至少在每省必須要有兩座大學的設立，每兩三縣聯和設立一座中學，（每縣能够設立更好）每縣必須設立十來座小學。學生附俗兼收，教育成度和方法純粹依照國家教育方案施行。不過在中學成度以下，每週只能授予四小時的佛學常識，（小學祇授兩小時）在大學時代，那就以分爲專門別系了。至於費用，佛教即成了共產制度，這當然是公費，學生不能自備。如果有了力量的時候，在家學生也一律實行公費，那就更好了。這種系統，小學可以隸屬於縣佛會，中學隸屬於省佛會，大學隸屬於中佛會，可設立教育組裏面。這也是自成一體關係的。他們的經費每座大學暫且打倒二萬萬元，中學打倒四千萬元，小學打倒二百萬元，（小學生可以自備伙食，因爲佛教中很少收有沙彌在廟小學）全國共計姑設二十座大學，五百座中學，二千座小學，共計教育經費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由各該地中省縣佛會教育組支付。

B 報館：我們要宏揚佛法，除非多辦一些刊物來大量而特量的鼓吹與普遍的宣傳不可，其他任除是沒有什麼辦法的。最好在每縣的教會當中都主辦一刊物，勿論日報也好，週報也好，月刊也好，乃至叢報也好，內容是力求新穎，附帶的也報導一些時事和佛法。這樣，久而久之以後，自然就引起他（她）們學佛的興趣了。

C 圖書館：圖書館也是宣傳佛法的一項重要工作，最少在每縣的縣佛

會當中舉辦一所陳列室，可以多多的將佛教的書籍，佛教的刊物，佛教的照片，以及各種報章雜誌，時事新聞，與有價值的科哲叢書，社會學說等彙集成一大概模式的圖書館，令社會人士見了之後，不期然而然的即會傾倒佛教了。

以上三項，雖說不能直接生產經濟，可是間接對於經濟上的生產幫助實施也不少！譬如：假如沒有了學校，「人工」經濟建設又從何來呢？假如沒有了「報館」「圖書館」消極的「社會經濟」和積極的「勸募經濟」，又從何來呢？並且報章事業並不是得完全不能生產的事業，不過生產得比較來得稀微一點罷了。

D 書舖：我們既提倡佛教化導人間，即應大量的批發佛書，祇要內容精粹還是不愁沒多人來購買的，價值雖說不能決定賺錢但是也不一定即會折本。並且書舖裏面尤宜多多的購置一些科哲書籍和教料書等，及筆、墨、硯台、紙張、一切文具用品等，以備佛教文化機關及社會人士的需要。以每縣設一家，大都市上設三四家，全國共計打兩千家，一家以一千萬元的資本來經營，利息以一倍算，每年也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賺項。這事是有相當的把握的。

E 印刷：印刷事業的榮枯可以影響文化事業的勝負，這是錢一般的公論不須要筆者來儘舌的（譬如十八九世紀的文藝復興多半是淵源於科學的發明，（中有印刷科學）科學的發明又淵源於文藝的復興，這二者的互相消長，彼此砥礪，是非常有趣味的。）如果我們要來提倡佛教文化——時代文化——精神文化，也就少不了他來運用運用，這是有莫大的價值的。最好在每部去辦一家印刷舖，大都市上可以多辦幾家，全國共計打辦兩千家，一家以一千萬元的資本來經營，利息以一倍算，每年也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餘息，這對於我們的經濟建設，也是有相當的幫助的。

以上五項文化事業，可以隸屬於各該地的省縣佛會的文化組，併總屬於中佛會管理。

最後，總計以上各項建設：消極的杜絕漏卮卅案中有：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社會中有：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單是四川）積極的生產：單算土地每年的生產有：二一五、〇四〇、

印度聖哲阿羅賓多訪問記

周祥光

阿羅賓多，其受余之頂禮膜拜乎！

今日見汝之身，遍屬智慧；

他日見之，余則無有別語矣！

阿羅賓多，其受余之頂禮膜拜乎！——太戈爾

印度洋之濱，法領邦迦里 (Pondichery) 當代聖哲阿羅賓多氏 (Dr. Anubindo) 居焉。阿氏居此已歷卅載有餘，且十五年來，默然無語，惟與

聖母梅拉氏 (Mrs. the Mother) 論道，則屬例外。阿氏所爲者，欲使衆生轉爲神聖，同登覺岸，世界各國學者，不遠千里而來，以一見阿氏爲榮。每年參訪人士，數以千計，惟吾國人士能知阿氏者，不過數人而已，豈以須彌大山之阻隔使然？雖然，吾國人知甘地、太戈爾、真納、尼赫魯者衆矣。惟對此三萬萬印人所崇拜之印度教教主，如阿羅賓多氏者，知者殊鮮，不免遺憾。筆者曾遠赴邦迦里，防謁阿氏，歸來滿懷情感，十一月廿四日係阿氏出世修真三十五年週年紀念日，用述其生平，介紹於國人之前，并誌仰慕之忱。

七四老人道貌岸然

阿氏今年七十四歲，鶴髮童顏，道貌岸然，望之敬畏。渠生於一八七二年八月十五日，於加爾各答鄉間，其父克立須那達古須 (Kalyanas Chakravarti) 爲孟加拉省 (Bengal) 名教育家，惟望其子女受完全之英國式教育，故當阿氏五歲時，即遣送大吉嶺 (Dumfries) 聖保羅英文學校就學，七歲時，乃與其兄弟二人，同赴英倫，就學於某英人私塾中，十三歲時，乃考入倫敦聖保羅中學，五年後，進入劍橋大學之皇家學院，并得希臘與拉丁文之獎學金，畢業後，應印度文官高等考試 (Indian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所有筆試，俱列前茅，惟彼不願作行政事務，最後的騎射考試，未曾參加，不能取得正式資格。阿氏果願作行政事務，則阿氏今日在社會上地位，非大法官亦省督之職矣。嗣阿氏遇印度波羅多士邦 (Bihar) 王公於英倫

，承繼於一八九三年返印，任職於該邦之國庫署，同時兼任邦立學院副院長，當其回印前，其父病逝，未能一見爲憾。

久留英土精通外語

阿氏旅居英倫，先後達十四年，受歐西文明甚深，爲希臘拉丁文學者，并通法、德、義諸國文學，對於貝神曲，歌德之浮士德，尤爲精通，梵文、巴利以及孟加拉文，更屬專精，曾將印古詩人迦梨陀沙 (Kalidasa) 所著梵文之「勇健與方廣傳奇」(Vikramaditya) 譯爲英文，爲世所欽。在此期中，阿氏所著若干詩文，先後出版。同時，開始練習瑜珈，精進至速。時文高超，逸其最近所出版之詩文彙集，時人譽爲文學界中稀有之作品。其與美立娜女士結婚時，亦在此時，但阿氏並不以娶得賢妻而享閨房之樂，渠常對其夫人曰：吾人應以高超思想，平常生活爲立家要旨。迄一九〇六年。阿氏離波羅多士邦返加爾各答，中經土王懇切慰留而未果。斯時，阿氏乃開始實際政治活動，初任孟加拉省立民族學院 (National College) 院長，英人以其與祖國日報反英事有關，乃將其解職，嗣又復任，至被捕入獄前止。

一度組黨自任領袖

阿氏之任祖國日報主筆也，其立論與時人殊異，蓋印度當時大多數士所主張者，爲殖民地之自治政府，阿氏却主絕對之完全自由獨立的國步。更以國家精神覺醒爲首要。阿氏曾組織國家主義黨 (National Party) 自任領袖，並於一九〇七年於修羅地 (Calcutta) 主持全國國家主義者大會，使印度政治，突然覺醒。其時，時人太戈爾氏 (Tagore) 遊歐，特赴邦迦里謁阿氏，並曰：「吾輩正待汝之圓神普被，祖國在汝之聲聞中而蘇醒」。嗣阿氏應第波令多羅時組革命團體，英政府疑阿氏從中策劃，捕之入獄，時在一九〇八年五月間，迄翌年五月出獄，在獄中一載時光，專鍊瑜珈，而

僧 網

我常常這樣想：一個大網千千萬萬的網孔，設若沒有一條大綱，這許多網目怎樣收得起來？就是一件衣服，如果沒有衣領，也是穿不上去！試看一個國家，假定沒有一個政府來統攝，這許多人心不同的民衆，你有什么方法去管理呢？明白了這個道理，佛教又何嘗不然：就從中國來說：從前統計過：設有八十萬僧伽，就是到現在說少一點，也就可觀；試想想：這幾十萬僧伽，設若沒有一個僧綱，怎樣可以約束起來，何怪今日中國的僧伽，各自爲主，誰也不能管誰！所以光講流離，五光十色的怪現象，統統都在佛教中出現了一！假定有一個僧綱來統理大眾，雖然不能說完全沒有漏卮，我以為到底有一個畏懼心不敢這樣明目張膽吧？錫蘭、緬甸、暹羅以及我國的四藏，這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有許多世俗人不知道佛的內部，有組織好，只看見一班和尚尼姑在戲院裏去看戲以及其他非法的事情嗎？他們不打你還算好，你真是少見多怪，若定在上海的話，和尚尼姑看戲，還視爲上賓，誰敢惹他，連警察憲兵，還要保護他哩，因爲他們也是出了錢買了票啊！你不能說：既是已經做了和尚，何必又幹這種勾當？要知道世間上沒有這樣老實頭的人，我可以這樣說：「你們在家人，家裏有了一個老婆不是夠了嗎？爲什麼還要出去找妍頭和押妓呢？」如果個個都像你這樣的正人君子，那政治、法律、軍隊、警察，可以取消，何必多此一舉，而耗費許多金錢做什麼？豈不是無謂嗎！你切切要記着一句話：「和尚也是人做的」啊。俗語說：「出家如初，成佛有餘」，又說：「勇猛心易發，長遠心難行」何況到了這末法的時候，他們最初發心來出家的觀念，已經不是純潔的！所以我說：只要有一條僧綱，不怕他不就範，而對外許多醜態，一定會說少了許多！我這個建議，或者會博得一般關心佛教人的同情心吧？

由南京組織一個總僧綱，然後各省有省僧綱，各縣有縣僧綱，乃至僧尼多的地方，各鄉有鄉僧綱，各村有村僧綱，僧綱由僧尼自己公舉，互相

監督，僧尼越出了佛規，固然由僧綱譴責，就是僧綱自己違背了約法，僧尼也有罷免和上訴高級僧綱之權，這樣地互相勸勉，互相規誡，才是走上佛法一條新軌道上，僧尼既沒有破綻，俗人自然會生起信仰，有了信仰，我們說的佛法就可推行，佛法如果一推行，作惡的人當然就會減少，而向善的人就會增加，而我們僧尼的職志也就盡了，國家和民衆自然會尊重，希望德高望重的長老們，來一個響應！

重 遊 鎮 江

張 樹 人

第一江山第一景
南徐北固水相連
登臨今日懷前度
別後風霜十六年

覺 羣 週 報	
每 週 一 期	出 版
社 代 定	社 代 定
社 址	社 址
發 行 部 主 任	發 行 部 主 任
助 理 發 行	助 理 發 行
電 話	電 話
價 售	價 售
每 冊 二 角	每 冊 二 角
每 年 十 元	每 年 十 元
每 季 五 元	每 季 五 元
每 月 三 元	每 月 三 元
每 日 一 元	每 日 一 元

慈 航



素食之寶 調味上品！

三元調味粉，為本廠最優出品，其原料乃純以最新科學方法從麥類中提取者；故清香鮮美，最宜於素食之用。承購主顧，如欲辨認品質純雜，請試用下列試驗法：

- (一) 溶化試驗法：純淨調味粉放入水中，立即溶化，無浮沉現象，如含有雜質，即不易溶化，浮者為澱粉，沉者為石粉等質。
- (二) 口嘗試驗法：以純淨調味粉擦舌尖嘗試，頓覺芬香滋溢，鮮美無比，如有鹹甜等味，即含有過量鹽質或冰醋酸等。
- (三) 葷素辨別法：凡屬葷質調味粉，其中多含動物骨體成份，入口常有穢腥氣味，其為純淨素品者，入口惟覺清香鮮美。

上海恆豐化學工業廠

廠址 閩北中山北路一八九號
 事務所 外灘漢池路（仁記路）
 電話 一九二七
 電報掛號 三七三五

代售處：先施 永安 新新 大新 公司 南貨部 及各大商店



防癆第一

治療肺病首重
 營養管養充足
 則抵抗力強盛
 滌菌無由侵襲
 本品為魚肝油
 精製劑中之最
 優良者療肺強
 身功效卓著任
 何同類製品不
 能望其項背

好力生

比目魚肝油
 分膠囊劑滴劑二種

信誼藥廠著名出品

覺群週報

Chuh Ching Weekly

號七二三第字憑警京陸肥登部政內
類紙聞新類一第爲認號掛肥登政郵華中經
號一九五二第照執局理管政郵海上

版出日三十月元年六十三國民華中

第二卷
第廿六
七期合刊



石火光中寄此生
子管畫

追隨時代認清立場

月 耀

文物的進化，是日新月異的；時代的輪齒，不住地向向前在推動着。處於現時懷抱中的人羣，誰不努力邁進，誰不追隨時代，誰便是時代的落伍者，須遭受自然的淘汰。僧衆，是人羣中之一，又豈能例外？

佛的教法，誠如經論中說，諸佛出世或不出世，恆恆時常當時如法性住，無所謂變遷與追隨的。但在住持佛法的僧人，壽盡生命，判那到那都在隨時代變異，誰云僧伽不隨時代？又如廟宇的構造，採用鋼骨水泥的西化；迎賓待客的蔬席，都是極近代新式的器具與花樣；乃至夏必紗綢，冬必絨毛的服裝等，無一不顯露在隨時代走。

以上所舉，從形式上看來，好像在隨乎時代，但是，跟隨它走，我們認爲成了它底尾巴，依然落後；況且，這種形式上的跟隨，毫無補益於實際的。實原是有感？簡單地說，就是追隨時代工作的新精神，須要具備，比如：穆罕默德的信徒，藉着武力，傳佈教義；耶穌基督的信徒，從事社會慈善工作，學校林立，醫院開設。試問，我們佛教的僧伽，是否已做到這些？又如日本的僧侶，從佛學的研究，發展到科學的，哲學的，以及任何方面去；中國僧伽（以大部份言），是否已能做到這步工作？我們撫心自問，實在要慚愧了！既無這種種的工作表現，那便是時代的落後者，不能稱爲追隨時代。我們要振奮精神，迎頭趕上，與之並駕齊驅，努力地幹一番驚天動地的新事業來，這樣，才算追隨時代。

時代的淘汰，固不容善人的落後，但，立場的認識，更極重要，這是不能不加注意的。我們的立場，是僧伽，佛子，站在僧伽佛子的崗位上，要辨別時代和環境的經緯，換句話說，就是某種可隨時代，某種不可以追隨。可以追隨的，以新時代的精神，創造新的事業，所謂上求覺道下覺人羣者是；不可追隨的，做學時髦，洋化，奢華，矯侈等，其害則多，是無利益於佛教的。我們且觀現代的一般僧衆，大多數都是思想頑固而不開明的，談不到時代的追隨，也不知追隨時代是一件什麼事；有的只學外表

，講究穿，吃，住三者的時派而已；有的過份而成了俗化。這些，都由於沒有認清自己的立場，錯覺了追隨時代所致。因此，我們主張各個僧伽應當認識自己的崗位，然後統一戰線，齊一步伐，向着弘化社會福利人羣的大時代下，努力追隨，勇猛邁進！

同志們，現在正是時候了，它不容許我們遲疑，它更不准我們落後，遲疑與落後，都須受時代的打擊，不容許生存的。我們應在今日，立定脚跟，把握現實，認清目標，鼓着精神，朝着破魔軍網轉大法輪的路線上，去完成我們應負的使命！

今日之北平佛教

雲 僧

時間的輪子，轉得是這麼快，不覺一轉八五五的世界和平鐘已響了一年多了。

僅僅在道和平後一年多的短期裏，整個的世界，整個的中國，整個的佛教，已經有不少的升降勝衰變化。全世界由戰爭而變成和平了，但現在呢？是不是又由和平而在世界某一個角落裏又在醞釀着戰爭呢？中國呢？由抗戰而轉得勝利了，列爲四強之一；少頃，而又轉爲五強之一，現在大約因內戰的不休，五強裏也沒份了。佛教呢？（專就北平佛教來說）轉轉的更多，現在筆者以三條列下：

- 一、恐懼時期（指僧徒而言）這時候是在日寇初無條件投降時代。有一般有階級，有權勢的，財產的富僧們。八年裏處在敵人範圍下，他們拍清上不消聲的漢奸嫌疑，更恐怕不知太虛大師對北方佛教如何改革？於是北平佛教當時轉爲恐懼時代。事是這樣湊巧，這時太虛大師恰巧由重慶給北方來了幾封信，於是他們算得了救星，急忙的通函給太虛大師連絡，後來不知太虛大師給他們了什麼安慰，他們纔算漸漸的鬆下心來。
- 二、安穩時期：這是由前年十二月至去年二三月間，他們因爲得到無事，階級、權威、財產、仍歸自己所有，於是隨神心泰然，過起清淨安穩的生活來。
- 三、混亂時期：這個時間是由去年四月起至現在。因爲清淨福福福

人享不了，於是隨於此時出來幾個戰鬥的拿破崙份子，起來搗亂。在這混亂時期裏，我們又可以把它分出三派來：

A：青年派：這時在混亂時期裏的賢良份子。他們都是各處佛學院的學生，和畢業生；他們在初進佛學院門時，都抱着滿腔的熱血和至誠，據護太虛大師來挽回佛教的惡運。但環境是這樣惡劣，偏偏給他們來個當頭棒！他們不但得不到一般階級的僧人歡迎和補助，相反的，給他們加上了什麼：「革命派搗亂份子！」種種的罪帽子；這不能不使他們傷心；難過、失望、以至悲泣！現在有些意志薄弱的，而被環境所轉，宣告退伍了。可惜！

B：資本派這就是上面第二條所說的，安穩時期的人物們。他們手下因為把幾個富劇，搗斷財產，過得很痛快。什麼「二十世紀，原子能時代，佛教怎樣改革挽救！」他連想也不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過期的不平常心思也許有）可嘆！

C 訴訟派：「怨憎會苦」怨家碰見對頭，這一派正是由B派應運而生的。他們因為聽見B派大老爺們那樣富貴，想「搖尾乞食求一脣；誰想B派的老爺們「鐵面無情」，很嚴正的向她們拒絕，C派沒法，隨犧牲一

讀行的哲學後之管窺（續完）

黃健六

(十)「動是低級的，行是高級的」者。動行皆在一我，我有大小之分。低級指小我言。高級指大我言。小我是形骸之軀，不聽於視聽言動。大我是心性之靈，故之圓融彌六合。但是心性雖形骸，不能表現。形骸雖心性，不能運用。是以大我即寄託在小我身中，不即不離，其理可知矣。惟小我只能成功，而大我復能成仁，此所以有低高之分也。所謂成仁者，即精神不死也。然精神不死之義，則須細加研究，蓋精神有因有體，用則寄在形骸，故有見聞覺知之用，人死則用息，即不能見聞覺知矣，此人所共知也。而所謂不死者，以有精神之體也。體即心性，心性通於天體，運行不息。人死則體合於天，以有息滅之理耶？孔子曰：殺身成仁者，即是犧牲小我，成就大我也。既曰成就大我，豈是斷滅乎？惟聖人能證知耳。佛經謂小我為色身，大我名法身。色身者，應化身也。法身者，遍滿虛空

切的來起訴告發他們。這一告不要緊，於是把北平整個的佛教弄得「天瀛地暗」「烏煙瘴氣」了。法庭上每天都有幾個僧人進過堂，看守所裏總不斷的也押幾位；給新聞記者找了事幹，報紙上登了他們的苦肉計日記裏會對他們有兩個描寫：「法庭桌前僧人滿，看到刑罰苦難言」——雖然僧的有虧過火，但事實至少是這樣的。

最後筆者以十二分的誠意向B C兩派的佛教界諸君說：「非，暫且不提，你們先應當像國共一樣「放下武器」來和平談判。因為現代的佛教前途，現代的僧人命運，我們團結一致，恐怕還敵不住外界的侵蝕，那還容我們「自相殘殺」「自求利益」，來互相搗亂呢？諸位不聽我「上海張謇被用樹產」嗎？不聽到各處佛寺興學的消息嗎？唉！我們的命運現在已到千鈞一髮的危時，全國佛教徒，應當急進的團結起來，在「佛教整理委員會」的制度下，在太虛大師的賢明領導下，來勇猛精進護持吾們的佛教，挽救吾們僧伽耶的命運，則世界幸甚！中國幸甚！佛教幸甚！僧人幸甚！你們也幸甚！否則，總不息的這樣幹下去，等有力的第三者來時，那時你們後悔就晚了。

不生不滅，為應化之本也。故佛捨色身時，名曰入涅槃，入涅槃時，即證不生不滅之法身，而有常樂我淨之四德。涅槃中有四德，是證孔子之成仁，亦是復性之德也。此理本是三教之通義，所謂形而上之學也。惟涅槃已久，人皆不察。總我於親證中發揚光大之，又深入而淺出之，其言曰：「我所說的行的哲學，就無分動靜。在跡象上看，雖有動靜。但在整個過程中，向外表現發展之時，固然是行。生機潛藏成長時也是行。應合乎天理，順乎正軌，動也是行，靜也是行，宇宙人生，無時不在進行之中。我們為改善人生而力行，應該認識行是經常的和恒久的。力行中每一階段，或著或隱，無一不在行。亦無一刻是真正休止而不行，亦可說宇宙皆為行的範圍。行與動應當分別清楚，行是循著目的，朝著方向，繼續不斷，川流不息地向前行的。」吾人若果細細研究這段詞，則前後義理，皆不

雅貫通矣，而與上文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語尤吻合。蓋天行是自然之法則，周而復始，始終一貫之道。人知之，亦如是。人不知，亦如是。但人若不知此理，則首動，暴動皆起，而世界大亂矣。其所以然者，因世人只在跡象上看，只看向外表發展之時，而不肯從整個進程中，看潛蘊成長時，去觀察。所以只認識宇宙顯著的現象，一一皆是實法，而抵死奪取。而不知現象之所構成者，是由天體之運行，生一皆足實法，而天行健者，是歷久不磨，經常不變，最剛強，最持久，最貫徹圓滿也。如此虛實不分，體用不辨，以虛為實，執用是體，所以顛倒之見，而種種糾紛起矣。此等顛倒之見，若不根本拔除，則世界糾紛，永無留日矣。

以上略舉十則，以供初學諸同志之參考也。惟在理論之下，須有事實證明，方不落空談，而能增人之信念。試觀世界第二次大戰，侵略國家，從最初發動戰爭，至最後戰事慘敗，是不是估計錯誤，認識不透之故。蓋只知在當時跡象上估計，而不知在整個進程中估計，此一錯也。只認識向外表發展的力最之雄厚，而不知生機潛蘊中力量更雄厚，此二錯也。尤不知形而下者現象中顯著之萬物，皆是虛相，而謬認為實法，執此顛倒之見，抵死在物質資源中奪取。而不悟形而上者天體運行，周而復始，生生不已之物質，最剛強，最持久，最貫徹圓滿，而且歷久不磨，經常不變，所謂至健也。而有形者，皆變化無常，消滅後即化歸烏有矣。此三錯也。又只知動的一方面之威力，而不知靜的一方面有積極之意義，此四錯也。有此種種錯誤，故最初發動閃電戰時，集其海陸空全部之威力，何嘗不能席捲歐亞，掃蕩東亞，使天地失色，全球震動耶？而今幾何時，在跡象上言，德化又何如耶？就整個進程中看，侵略國家海陸空軍之威力，已大量消耗矣。生產不敷，已局促不安矣。最後屈伏，已決定矣。而反侵略國家，潛蘊之力，生長成熟，與日俱增，已能轉敗為勝，轉危為安矣。最後勝利，可超足以待，只是時間問題耳。所以在行的哲學中，處處指點，要人知「靜中有積極的意義。要知安定之重要。要認識生機潛蘊成長之時間。要體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原則。要知順乎天理，合乎正軌的行動。要明行的真諦，是經常的，恒久的，如川流不息，不捨晝夜。在進行的每一階段中，或著或隱，不可生心動念」，如此方不至盲目動，亂動，以至於暴動而憤事矣。這樣認識，這樣發明，皆是中國五千年相傳一貫之道德

文化，至今日，乃發揚光大，以事實證明，使全球皆受有感。其道德文化潛蘊生長雄厚之可知矣。我們再翻開歷史看，政治上雖一治一亂，興廢靡常。在道德跡象上，亦或著或隱，而整個進程中，終是一貫到底。唐虞之世，大道顯著。天下太平，人民安樂。惟後世繼承人錯誤，認識不夠，暫時而隱，道其隱乎。故至三代，大道又復興，迨及漢唐宋明，亦迭有興廢，而漸消漸乾之時能使一時稱治，人民得安者，豈滿人鄙陋文化之力耶？抑是五千年道德文化之潛蘊在力耶？此不待智者而辨也。故知大道常存，咸吾山人耳。茲不憚贅詞，願更以物理證之。就植物言，其生機潛蘊，早已潛藏於其內乎？不然，農夫憑何力能以山稼播而收穫，園圃憑何力能以培植而生花果耶？應知生之孕之，是天之德也。而化之育之，是人之功也。觀四時寒暑之序，察其幾之微動時。依先知先覺之教法，循序而行，種植耕耘，賴日月之光華，受雨露之滋潤，潛蘊之力，自然生長。發芽抽幹，開花結果，皆有自然之法則，不待人力之安排造作也。但須人能勤加鋤溉，除其妨害而已，此即是順天應人，明體達用之大道也。而世人不察其本來一貫，始終循還之理。只知其向外表發展之花果與稻糧，蠶桑之，奪取之，不至暴動而止。殊不知至花落果亡，稻糧銷耗盡時，豈不枉留蠶桑，奪取，暴動之跡乎。而老農老圃，雖知保護其種子與核仁，以待來年之興種。若種子與核仁中無生機，則殺之又有何用耶？倘無天之所藏者，人力又何能為耶？所謂天藏者，是無形之生機也。生機無形無相，不生不滅。而又周遍全宇宙，無所不在，為生物之元始。具有無形生育運行之性德，而人類與動植飛潛萬象之形質，皆各循其性而化之成之，而全宇宙方構成也。方顯著也。此是大化之原理，所謂不化而化，化而不化也。就現象看，萬象有生有滅，有增有減。就本體察，仍是一片生機，不變不化，貫澈圓滿也。而每一種子，每一核仁，皆具生機，然後方能生之成之，而形質乃由隱而著，由潛而顯矣。然亦只是物理自然法則也。中庸曰：率性之道是矣。惟先聖發明之成法，惟後人發揚而光大也。而老農之習慣，亦須有改善之處。是在科學家之繼續努力耳。惟振奮助長，竭澤而漁，亦不可不慎也。所謂參天地，贊化育，繼往聖，開來學，非此之謂歟？易經云：先天而開其物，後天以成其務，亦此之謂歟？總理「生元」

之命名，是指示生物元始之意，要人向元始處去領會。又曰，自哇哇口生元有知一發明後，各家學者，皆可由此豁然貫通，另闢一新天地，為學問之試驗場矣。按生元有知一語，豈非心物同元互融乎？吾人若知從心物元始處研究，則不難有二致歸一性矣。夫二而一，一而二，是哲學之原則也。佛說不二而二，二而不二，會歸圓融中道者。是百一心生真如生滅二門，二門仍是一心，皆此理也。若為學不從源處研究做起，僅在枝葉上分晰，在分派中探索，終是二法相對，心物不融，而糾紛永無已時焉。行的哲學，廣博淵深，一字之義，說之不盡。惟自哲學無所得，行尤疏意，且年衰體弱，一息僅存。幸逢盛世，大道復興。上有賢明之領導，下得師友之傳習。敢不竭其所知，以效涓埃之獻。明知以管窺天，但盡區區之責云爾。

題 後

行的哲學數萬言，是 蔣總裁救中國救世界，適合現代之創作，載在領袖言論集中，各種單行本，遍在全國，知識階級中人，皆從事研究。同人互相研究後，鮮知是覺世醒民之寶典，惟義理廣博淵深，雅窮難盡，今讀黃先生管見一文，逐句逐字解釋，親切明瞭，一目了然。如天人體用四字，先分問解釋，次將題天應入，明體達用之原理指明。更從多方面以事實證之，反覆譬喻。務期人人皆能明瞭。總裁創作之真諦，身體而力行之。誠發心救世也。同人雖當侍先生，展閱法源，惟各有公務，不能專精。現以此文付印，置於案頭，熟讀深思。並分贈諸友好，皆手執一篇，藉知門徑。先生復曰，此文係倉卒而成，尚須修飾整處，只有作為研究之參考耳。惟現重提倡哲學，發揚文化之時，欲研究行的哲學，必先知 總裁學術之源流，及其糾證之境界也。拙余所知者， 總裁研究哲學，已數十年。西洋哲學，儒家哲學，皆有深刻之研究，常講大學中庸，并引證易經，易經乃中國最古之哲學。復繼承 總理之遺志，發揚光大五千年道統之文化，融會貫通，以興民族，以進大同。又自述得力於母教，其母太夫人學佛數十年，於禪定有深得，定慧圓融，常為之講華嚴經，維摩詰經，金剛經，觀音諸大乘經，（見 總裁自撰真傳文）諸大乘經，眷宿皆不輕易談一字，而太夫人夙慧之深可知矣。且 總裁自證之境，亦由靜中得來，

所謂靜中有積極之意義。故能在潛蘊中，隱發處體察，察出中國五千年文化之潛存力，領導國人英勇抗戰，以劣等之武器摧毀強敵，至八年之久。在此大世界大戰中，為主持正義，發揚道德之第一人。盟邦人士，咸受感召，共起英勇之抗戰。今已轉敗為勝矣。然則行的哲學，實世界之指南針也。同人始悉之下，謹以錄之，以垂於後。 陳以宣 吳佩叔 蔡頤園同題

上海大公報載

太虛大師抵奉化溪口

轉 赴 寧 波 避 壽

中國佛學會理事長太虛大師，前應奉化留波定海縣署四縣聯合迎請赴東甯宏化，受東甯各界人士熱烈歡迎。又大師生辰為古臘月十八日，大師特由溪口赴山避壽，據各地電頌壽：重慶、武漢、南京、上海、杭州、香港、甯波、奉化等地，均於是日舉行祝壽大典，內外印度錫蘭南洋各地，及歐美各國門徒，均於是日為大師祈禱祝壽。又據大師門徒云：大師六十大壽將到（民國卅八年），屆時國內外各地門徒必聯合隆重舉行慶祝盛典，以報師恩云。

又上海大公報一月八日載：中國佛政整理委員會會長太虛法師，於三日上午由留波寧波寺方丈丈大醒法師來溪口，在鎮上午膳，觀 雲霞寺下院，並訪問耆神毛尚卿、蔣國樞、毛中行等，即趁汽車至入山亭，留山徑上雲霞寺，對雲霞寺重修事宜，將由大師親自主持，藉以興復道場。

第二卷 第廿六廿七期合刊目錄

追隨時代記清立場	今日之北平佛教	讀行的哲學後	一週入世、一週佛教	莊嚴寶王經問題	關於民國藏經編輯的意見	出家與出國	推原知己知彼	盛續弘法記	空軍之母
月耀	雲僧	雲健	記著	明性	楊星霖	蔡惠明	大醒	稅戈	郁聯忠
									法增記

週人 一

基於精神道德 建立世界和平

我駐美大使顧維鈞強調世界和平，應建於精神及道德基礎之上之重要性。認爲無此種基礎，則即令有效之國際性集體安全措施亦不能防止戰爭及流血。顧大使此次演說，係於祝賀世界青年會之中堅人物一九四六年諾貝爾獎金獲得人莫特氏之宴席上所發。各民族間關係，應建於道德及精神基礎之上之認識，及其以畢業生從事此種工作之精神，深爲推崇。按各國元首七人，蔣主席亦在內，俱曾致函祝賀莫特氏。顧氏復稱，吾人目前所處之世界中，強權政治仍有其勢力，且國際關係中仍存有懷疑之偏見。故此時與論界領袖，更應出而宣揚於精神及道德基礎上建立世界和平之重要。莫特博士以畢生精力，從事此崇高之事業，實足證明東應爲此重要事業之最高

領袖。顧氏並稱，余本人及其他同胞俱受莫氏重大影響，而中國更應向其深致謝忱。中國兩代青年男女，俱認爲莫氏爲其精神及道德上之導師。按莫氏爲世界基督教青年會之創始人，與對建立中國基督教青年會之運動亦著勞績，劉崇山與斯隆接受諾貝爾獎金歸來，故此間一世界基督教組織聯合發起爲其設宴慶賀。

中國女科學家何姍慧在居里實驗室發現新原子引起原子學者密切注意

新聞記者報科學材料撰文稱：「中國女科學家一人，某晚在巴黎法蘭西大學居里教授實驗室內工作，發現鈾之新分裂，引起原子物理學者之密切注意。伊在顯微鏡下審視一照相版，即發現原子新現象——鈾原子分裂爲四部，以代替原有之分裂爲二部。迄今爲止在原子彈之研究方面成公認爲兩部分裂。此項新發現之意義，仍在推究中，然已爲從事研究之科學界人士開一新途徑。此次發現爲飽爾博士在布里斯托爾大學製成照相版，用以透露原子分子之形狀。何姍慧（譯音）女士之夫錢山強（譯音）博士，爲從事四部分裂之發現，曾以一月之時間在布里斯托爾研究技術。錢博士返抵巴黎後，選用富於銀質之特製照相版，彼將照相版塗以鈾鹽，並使以原子分子之中性電子之爆炸，彼在高倍之顯微鏡下，發現照相版左面爲中性電子所分裂之碎片中有所形跡。錢博士稱：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余妻發

現一照相版頗有不同之處。置於顯微鏡下乃發現來自一點上之黑線四條。其中二線較長，二線較短。次日即將此等黑線予以證實。經審慎研討後余等極表滿意，蓋此四分子所發之性能，實等於一萬萬瓦特。

暹羅及教廷首任駐華使節

昨向主席呈遞國書：致贈中暹友誼，創始新時代；增進宗教關係，發揚仁愛精神！

惟有宗教力量可以消除衝突

司徒大使廿二日慈日未出燕園，上午九時至十時曾至燕大南禮樓作禮拜，並即席作布道式之講演，謂當今思想複雜之時，惟有信仰宗教可促致世界和平，中國國內衝突，亦須以宗教力量去消除。

華盛頓大學捐贈中國學生

獎學金辦法

美國華盛頓大學中國學生會，訂定對中國學生捐贈獎學金辦法。其捐款將折合國幣，平均分別選拔領南燕京浙江交通等四大學，各校名額至少三人，由各該校（華盛頓大學中國學生會獎學金委員會）管理之，擇成績優良而貧寒之學生給予獎金。

本社啓事

茲因適陽曆年，印刷所工友放假，故本期出合刊。

一 週 佛 教

蔣主席禮物金 銀寶塔一座運 加爾各答

(法蘭新聞社加爾各答廿八日電)蔣主席於一九四二年，以金銀寶塔一座，贈與加爾各答佛教徒，前因日機轟炸，而運往貝拿勒斯，現已搬回此間，此一寶塔價值約計二萬盧比。

加緊中印文化 聯繫印文化界 創設招待所函 請太虛大師協 助經費

印度摩訶菩提學會，為加緊中印文化聯繫，兼便利中國及世界各國文化界人士遊歷印度起見，特致函中國首席高僧太虛大師，建議在加爾各答城中購地創建中國文化聯誼招待所，並請求太虛大師合作，略謂：敝會經決議，擬在加爾各答城中建造中國文化聯誼招待所，專以

招待常來印度國際文化界人士，及佛教信徒之用，此事定為大師所樂聞也。數年以來，此種需要，為一般來遊歷印度人民所關心，但直至目下，尚無其他團體積極發起進行其事。為加緊今日世界新發展聯繫起見，在印度最大城市，建造此種招待所，殊為需要，貴國與敝國，古舊之地之間，故重新發展文化聯繫，實為鼓勵敝國增進該項有利事業之重要動機也。敝會同人，感覺最近的將來，中印兩國，必負荷以道德聲譽改造新世界之重任也。如此，則此後兩國間相互往來之文化界人士，其數必繁，故在加爾各答城中，建造一文化聯誼招待所，其重要性，當為中印兩國人士所共同讚許也。最近加爾各答城中鄰近敝會會所，有地兩方出售，此為敝會同人樂於讓與大師者也。其所售之地，每方為一拉格羅比(即十萬羅比)，該兩地均適宜於建築上述招待所之用，其建築費，估計約為三拉格羅比(即三十萬羅比)，敝會願邀請大師參加為永久會員，協助敝會購置兩地之一，並建築一座三層樓房屋，倘失此良機，敝會同人深覺痛惜也。故敝會同人，深望大師盡力協助，並向貴國政府，及中印文化協會，請求核准，以完成此項目的，因該招待所，多為招待貴國人士，故擬命名為中國文化聯誼招待所，倘大師不能親臨購地及建築二項經費者，至少須認定其中一項，倘大師協助購地，則敝會當負擔建築經費之責，若大師負擔建築經費之責，則敝會當負擔購地經費之責等情。茲太虛大師對記者發表意見謂：事關中印文化聯誼，當盡力促其完成云。(十二月廿九日民日報)

中國佛教會江蘇省分會

勝利後 第一屆

會員代表大會，開幕情形如下：十五日(上午九時)該會舉行第二次會議，主席開建，領事行禮，繼由秘書長雪煩報告，(一)各縣市第二批報到代表，深水性界，如舉惟心、江都心禪、松山、高野德盛、六合瑞章、儀徵本恒、(二)應出席代表六十二人，實到代表五十八人，隨即開始選舉，在江蘇省黨部陳金聲、社會處方秉璋、中國佛教會書法師監選下，用記名選舉法選舉，結果如下：(一)國會代表，虛佛慧、雪煩、雨榮、蔣士杰、東初、南亭計七人，預備代表放智、德豐、守培、(二)理事雨榮、雪如、虛佛慧、真覺、東初、發智、開遠、蔣士杰、蔭宏、浦霖、太清、守培、環航、舉也、悟真、志開、標亞、自安、智亮、真諦、妙岩、史中光、正緣、雲開、新福、錢補理、惟智、楊一民、惟心、松山、照寬、慧真、玉光、宗宏、月耕、自修、圓慧、(三)監事、妙真、米光、源修、心禪、張煥文、張證果、雪亮、核補監事，希贊、照西、玉昆。

(又訊)十六日下午二時，該會又繼續舉行第三次會議，在雨榮主席領導下行禮，即席報告，根據預備會議決議，通過大會宣言，及致敵僑文，旋即由省黨部社會處中佛會指導員監誓下，各當選理監事，宣誓就職，儀式隆重，為勝利後江蘇佛教界罕有之盛況，茲將致敵僑電文錄後：上蔣主席 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蔣鈞鑒：抗戰勝利，制定國憲，求民族之生存，發百年之大計，斷國家於五強，還政權於人民，豐功偉績，中

出家與出國

蔡惠明

人民世紀裏，羣衆的力量是偉大不可言的。什麼事都免不了羣衆，什麼事都受羣衆來推動。除了羣衆，誰都不能決斷權衡，否則這羣衆意的罪戾，就立即會受天演公例的制裁！當今世界的蝴蝶，內戰的殘烈，可說是羣衆昏瞶所致，證諸佛說「共業」的定律，這因果的事實確給予人們恐怖與驚愕，而更會感到如臨水深火熱的地獄！我們要解救這個惡，解脫這拘束，惟一的「對症下藥」的方策，不是高談闊論，更不是標新立異，而是「希望羣衆覺悟起來！」希望羣衆覺悟，就是「衆生皆具佛性」，不是惡例，不自從，儘管發揮本來「民主」的精神，來建設一個理想「人間的淨土」。這工具是佛法，而執行者也就是僧伽。距今二千多年前，先知先覺的釋迦世尊早已爲我們現代救不清的羣衆，開闢好覺悟的捷徑，深願這迷途的羣衆安穩莊重地走上那康莊大道。可是求法的人根，就偏會生得此般陋劣，執迷的羣衆還貪著濁世名利，連後知後覺的僧伽亦竟不斷地鬧事。要這「希望」「羣衆覺悟起來」的工作實踐與執行，該是怎樣「任重道遠」的事啊！但我們不灰心，不氣餒，矢志道心，虛公大師的領導下，來完成這偉大的使命！

有人說：「僧伽是出家人，他爲了淨業修持而遠離紅塵。救世當不是他的責任，否則社會是所大染坊，會把他的潛白心地染成罪惡汚穢」。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真正的僧伽——比丘——是人天師！他非現代佛說法慈愛衆生！抑且還是一個研究人生哲學的專家！就以實證「我們又怎樣能安斷僧伽，與世無關」呢？何況，虛公大師正準備領銜全國僧衆，在人民世紀裏執行僧伽所有的事務——「開政不干涉」——督導政府，垂範羣衆，希望這一切救不濟的衆生，覺悟起來！整個集團的覺悟起來！

這是本月九日報載南京中央社電訊的一段：「國大主席團于斌總主教答記者問稱：『主席團已推薦太虛法師爲社會賢達代表，經咨請政府採納。其理由因太虛法師爲社會賢達，戰時和尚對國家有相當貢獻，太虛如任代表，可向全國百萬和尚傳達任務。又和尚關係『出家』却未『出國』

，自爲國民一份子，太虛法師本人具有政治意識，如參加國大必有其貢獻。』不錯！和尚雖係「出家」却未「出國」，中國現代社會對他們的誤解是確屬「遺憾」的。在人民世紀裏，任何「民主」國家，於人民信仰宗教的國民均特別予以保護及優待。尤其歐美各國，宗教集團更保有蔚人的潛勢力，足以左右國內政治經濟的趨向，爲他們的教義及精神作強力的吶喊！例如羅馬的教廷，英法各國的進步黨，以及汎美聯邦的教會組織，都是以發揚宗教在歷史上的功績。至於佛教，雖以出世層脫爲教義的究竟，但仍存著世法超越的修持，某大德說：「世間不離世出，世出先自世間」，就是指世間世法的相攝關係，是有一定的程序的。僧伽以世間內身，與常人並沒有兩樣，祇因他遠離羣衆，住持佛法，我們就視他如世界的代表，恭敬奉養。所以他的「出家」不過是「世間」的起點，而實際並非超脫「世間」。于斌總主教所謂「却未出國的話」，這含義就如上述，但稍覺狹窄些。范古農長者在「擁護僧伽議政」一文中說：「佛教依實俗三諦設施，依眞爲大智之表現，僧伽不得參預政治。依俗爲大悲之表現，僧伽亦得參預政治。今折中爲『議政而不干涉』，可謂眞俗無礙，悲智雙運，方巧善便矣」。其實，古老指示的「依眞爲大智的表現」，僧伽不僅「出家」且亦「出國」，連這整個娑婆世界亦求出了！「依俗爲大悲之表現」，僧伽的「出家」誠如已故新文學家梁新會先生所謂的「求解脫小我而回諸大我」，固何嘗「出國」呢？所以我們站於在家佛徒的立場，對僧伽參政的兩本原則是不能反對的。當代領袖許開照居士語筆者：「佛制，僧伽持律嚴者稱比丘，入世化人者爲菩薩，如以後者地位實行「開政不干涉」，事理無礙，確亦不可多得之盛舉。」我們承盼教內外同仁對僧伽的「出家」意義能徹底認識，對 虛公大師的苦心宏願，表示推崇擁護。同時並要求列居「人天師」的僧伽，能「眞俗無礙，悲智雙運」切實注意行持的修持，及佛制的護守；以免弄巧成拙，反引起「滅法」的杞憂。這畢竟，又豈僅「畫虎不成反類犬」的面目全非而已！

筆者年方雙十，孤陋寡聞，且對內典浩蕩，又未遊覽。固於此計闕問題，不宜置喙。但承 虛公大師的德望感召，誠願道附驥尾，以効棉薄。藉就所知，略貢微議。茲後如有餘暇，當參讀經論，對「開政不干涉」的考據，從事搜羅。這裏，暫且打住！

十二月十四日晨脫稿

監獄弘法記

邵聯尊

中國監獄弘法社，今天第一次向提籃橋監獄，進行弘法工作。早上八時左右，來了佛教青年會理事長方子藩居士，三樂農社社長榮伯雲居士，信孚紙號鄭頌英居士，民國增修大藏經編輯委員會唐敬崇居士，同時還迎請了寬道，心誠，圓照三法師一同高興地討論着弘法的推進。

一輛汽車，很快地送我們到了提籃橋監獄。

「今天，與各位來談談做人之道。」寬道法師，指着他那個胖胖的身子，笑盈盈地在向五十多個青年犯，開始佈施精神食糧。

「人，生活在世界上，要怎樣做人呢？那正好比是一輛火車，在鐵軌上前進一樣，必須依照着一定的軌道，才不致有意外的危險發生，國家所訂立的法律，這就是一個做人的軌道，一個使自己生存，並不妨礙他人的軌道。那才是做人的正軌。」余場寂靜了好一會兒。

「現在，我們再進一步，來研究這正規的做人之道，」嘹唳的聲浪，劇然掀起。

「大學上，有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等等的做人之道，我們聽得一個人，他的心如果正了，那末他的言行，自然也會正的。所以正心，的確是做人的第一步功夫，但是要怎樣正心呢？那却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送禮

楓葉兒紅了，這正象徵着冬天快到；讀者們一定將懷疑我要送皮袍子給他們禦寒吧？不，皮袍子我已贈與東北為國守土的將士了。

學佛的同志們！你們大都知佛經上的「憐」和「憐」兩個字吧，這兩個字，就是我今天所要贈送各位的禮物；因，在目前我們學佛的人，是迫切需要的。

誰也知道現階段的佛教狀態，正以經過蕭瑟後的殘秋——凋零，頹唐！更像風聲刺骨的深冬——凜冽，凜冽！我們如果想起佛陀當初對我們的

題了。」大概余場一百幾十隻眼睛，都落在寬道師的有光的面孔上了。

「要曉得正心，必須先要正念，使我們一天到晚的成千成萬個念頭，個個都起得吻合正軌，不轉到壞的地方去，那才能使心日漸正起來呢？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那就是這層意思呀！但是要怎樣才能正念呢？那就要先明白這個心，如果被外界的色彩來迷住了的時候，對於各種東西，發生愛欲，由這愛欲，產生取捨，再由這取捨的動作，招來了各種不同的因果報應，弄得苦樂不定，煩惱叢生。所以要正念，是必須先從「自心不為外界所迷」來做起。各位，閉着無事，不妨默坐起來，正身正心，摸摸自己心裏所起的念頭。看它會不會跑出做人之道的外邊去。研究研究那些不斷而來的念頭，竟是從何而來？」驚異的眼光，使人會感到他們的親熱可愛。

「時間匆促，今天所講的也就算完了，但望他們，有空時，將心裏每一秒鐘所起的念頭留意留意。那甚很有趣味的。」

當記者將所帶去的知己知彼在家學佛要典龍舒淨土文等經書，向他們分送的時候，他們把我圍在中間。熱忱可親的一幕，使我并不厭他們身的離隕。還使我對於他們湧起了無限的同情和愛憐。

枕戈

感動囑咐，應該要多麼慚愧！佛教既走入這衰敗的田地，我們作佛子的責任是何等重大！因此，我吶喊大家迅速堅強團結起來！把八十萬同志的心，凝成一個，同甘共苦，和諧相協，去為整個佛教前途利益奮鬥！大家千萬不要無差恥的私鬥，內鬩！這時候如果大家還不覺悟，困在床上做夢，那是自殺！我知道做大夢的師傅們，拿數字計算起來，必然可觀；不在少數的。我願意恭恭敬敬地送他們這一分禮物，希望在空閒的時候，用「憐」和「憐」去反省，以發發為法為人的光明心胸！

空軍之母——周夫人 參訪河南省佛學社

法增記

十二月十五日(星期日)爲開封河南省佛學社社員共修日，由該社牛智和、蕭維征二女士陪同空軍之母——周夫人蒞社參加，并訪問該社導師淨嚴法師。當由淨嚴法師領事社衆，在該社講堂舉行臨時歡迎會，首由淨嚴法師介紹，略謂：周夫人爲本社之老社員，歸佛甚早，修持有素；故其所教子女，均能服務社會，效忠國家。其第二子周志開烈士，爲空軍健將，在抗戰期間，屢見奇功；其技術之精，勇敢之行，於航空界首屈一指。有一次在湘西上空作戰，曾以單機擊落敵機三十八架，嗣以寡不敵衆，終於壯烈犧牲！以身殉國！政府以周烈士功在國家，利在民族，因舉以國葬，并以卹金二百萬元附周夫人。夫人以捐身報國，乃壯士之天職，遂分文不受，悉數在陪都辦一學校，爲國家培植人才。昔謂：教養子女，原爲報國，今既目的達到，衷心實覺爽快！并又令其第三子繼其見志，入航空界，俾有以捍衛國家，光大民族。國府蔣主席，鑒于夫人之深明大義，可謂：「空軍之母」。於是這個嘉號，徧揚中外。夫人信佛有年，教子有方，誠爲本社學佛同人之楷模，此豈佛教與本社之光榮，亦婦女界之俊秀也。

次由周夫人作簡短之講演，略謂：剛才過蒙法師蒞臨，殊覺感愧！我離開開封已有十多年，少參少學，道業荒疏，毫無進步！不過，將素日因親近法師所聽聞的，應用在事實上，雖不敢說處處中道，然勉行庸難，亦開得心過。我個人覺得，佛法實爲人生所必需，現實社會之所不可少。至於亡志期之壯烈犧牲，乃軍人應盡之天職，講堂政府獎學復隆，殊覺感愧！如志開之捐身爲國，功在國家民族的想不泛人，政府因陷於見聞，深恐志節之士不聞於世，大家如有見聞望即見告，俾政府得以褒揚，以光大我民族之志。至於我個人，蒙主席之恩賜，愧負之餘，只有繼續努力爲國家民族幹下去，做一個忠實履行佛院教義的信徒！

我國抗戰八年，終于得到了最後勝利。勝利的 주인공，雖說是原子彈的威力，然八年來之浴血抗戰，將士用命，至今思之，仍覺不寒而慄！已經

殉國的將士遺族，政府自爲妥善獎卹；而其亡靈，有各宗教社團寺菴以慰其在天之靈。聽說本社自七七事變以來，撫績流亡，救濟災黎，事業之餘，又精勤修道，所得功德，復悉回向國家康盛，和平速現。每逢佛菩薩聖誕法會，超薦陣亡將士，以及無辜死亡人民等衆，以盡同人之義務，這是很對的！希望同人更加奮勵，在果國高唱建設的聲中，讓我們倍加努力吧！

本人這次由東北飛來，而東北的一般青年，又多步入歧途，實是我國家民族的莫大損失！傷心慘目，不忍見聞！將來挽回人心，澄清世道，放眼中外，舉世所有宗教學說，能勝其任者，捨佛法莫從！佛法是信仰與理智合一的宗教，決不是迷信的，消極的，其慈悲善捨，四攝六度，在在都表現出它的救世精神，可惜這種濟世法寶，不爲時人所樂道，殊堪痛惜！本社同人既是濁世中的先知先覺者(早聞佛法能依教奉行著)，願本菩薩救世的心腸，努力去做法利生的工作，使如來大法，光燭世間，舉世人類，同登法雨。

時間不早了，大家還要共修，以後有機會我們再談吧！完了。

覺羣週報	
每星期一出版	
社代定	社編
地址：上海玉佛寺	編輯部主任：太
售價：零售每份二角	發行部主任：福
訂費全年壹萬五千元	助理發行：法
電話：三〇三一五	社址：上海玉佛寺
源方權善虛	



品出廠業工學化亞伍海上
HENG FOONG CHEMICAL WORKS, SHANGHAI CHINA

素食之寶 調味上品

三元調味粉，為本廠最新出品，其原料乃純以最新科學方法從麥類中提取者；故清香鮮美，最宜於素食之用。承購主顧，如欲辨認品質純雜，請試用下列試驗法：

- (一) 溶化試驗法：純淨調味粉放入水中，立即溶化，無浮沉現象，如含有雜質，則不易溶化，浮者為澱粉，沉者為石粉等質。
- (二) 口嘗試驗法：以純淨調味粉嘗舌尖嘗試，頓覺芬香滋溢，鮮美無比，如有鹹甜等味，即含有過量鹽質或冰醋酸等。
- (三) 雜質辨別法：凡屬雜質調味粉，其中多含動物骨髓成份，入口常有腥羶氣味，其為純淨素品者，入口惟覺清香鮮美。

上海恆豐化學工業廠

廠址：閩北中山北路一八九號
事務所：外灘濱池路（仁記路）
電話：一九二〇號
電報掛號：三七三五

代售處：先施 永安 新新 大新 公司 南貨部 及各 大商店



防癆第一

治療肺病首重
營養發充足
則抵抗力強盛
勝菌無由侵襲
本品為魚肝油
精製劑中之最
優良者療肺強
身功效卓著任
何同類製品不
能望其項背

好力生

比目魚肝油精
分膠囊劑滴劑二種

信誼藥廠著名出品

覺群週報

Chuh Ching Weekly

號七二三第字憑警京證記登部政內
新聞新類一第為誌號掛記登政郵華中經
號一九五二第照執局理管政郵海上
版出日三十月元年六十三國民華中

第二卷
第廿八
九期合刊



五火光中寄此生
子修畫

改造文化之依憑

化中

將欲改造文化，不可不有所依憑。然則改造今日之文化，將根據何者而改造耶？曰：唯有根據東方文化。東方文化雖內容繁富，然可以借佛為代表。佛者之道，以修己治人之道為主。修己之道，所以建立個人之美善生活；治人之道，所以建立人羣之美善生活也。其生活若何？曰：仁義而已矣。何謂仁？曰：慈愍而無求之謂仁。何謂義？曰：正直而無私之謂義。慈愍無求，故為純利他的；正直無私，故為超功利的。純利他的，故忘自我；超功利，故輕物質。忘自我，故其心胸廣大而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輕物質，故精神純潔而不染著於聲色貨利。與萬物為一體，故寬厚祥和而不爭；不著財利，故灑落恬淡而無懼。仁義之謂者，不憂不懼之謂矣。其在個人則生活為固大而崇高，其在人羣則生活為和樂而治理，此之謂淨化人性而變理人羣者也。昔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夫輕功利，賤功利，畏功利，故無資本主義。重王道，賤霸功，故無帝國主義。是以文明開發四千餘年，而工商業不發達，國力龐大，河山萬里，而不事侵略。貴忠信，賤詐力。南宮適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壻馮夷，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不答。南宮適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荀子曰：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董子曰：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此種種，具見儒教之精神，中國文化之為中國文化可知矣。彼其重仁忘義，恢宏廣大，故無個人主義，無國家主義，使其尚義輕利，高尚純樸，故無資本主義，無帝國主義。如此者當列強相爭，互競雄長之時代，或非其所長耶？然在謀人類永久和平之時代，非此莫由矣。今者強權好亂之帝國主義侵略國家炎交構構不可一世之真確偉大民族國家，俱已不復其矣！進而欲求國際政府之建設，國際憲章之有效；欲空前浩劫之不再演，而求人類之和平共存，捨我中國之文化教何以致之？於是乎吾中華民族萬萬同胞盡知所以服務於世界人類矣！其任務若何？曰：宏揚中國文化，改造世界文化，以奠定人類永久之和平。而領導全世界民族以共趨於光明安樂之康莊大道，是其責也。

和平

能培

有人說：「世界的戰爭，不會野滅的，一時的和平，不能算是和平。這真使我們耳聞心傷了。戰爭為什麼不會消滅？和平為什麼不能屬於一時？難道世界的人類都是頑羊山的好鬥心性，都甘心受著戰爭毀滅麼？杜魯門總統說：『另一次世界大戰將搖動人類之希望，而完全毀滅吾人所知之文明。』」戰神立在霄漢間將又展開她的狂笑，陰險！可怕！吾人不能締造出一個真正的和平，即將這目前的假和平所犧牲了；不能消滅這可怕的戰爭，即將將戰爭所毀滅。所以世界上一般高瞻遠矚的人，無日不在絞腦汁，嘔心血，用盡種種心思以從事世界永久和平之努力。

蔣主席說：「全世界永久和平不是建禁在人類平等，自由和博愛互助的合作基礎之上，我們要求著民主與合作的大道上邁進。」

杜魯門說：「余承認此項解決及吾人對永久和平之追求，繫於四大基本之自由，即言論自由，宗教自由，不虞畏懼之自由，及免於恐懼之自由。」

康大師說：「一方面庸庸碌碌輩們遺留的遺產，一方面發揚最徹底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精神的大乘佛法，努力於人類真正和平的推進。」

上面是三位偉人的獲取和平的方案，雖是極簡略的幾句話，却提供了獲取和平最基本的寶貴的方法。然而，我們看這世界大戰結束後，科學家依哲理而製造殺人的利器，野心家仍然用盡心機以求佔據他人的領土，世界混亂，人心自私，什麼平等自由？什麼博愛互助？一切還是戰爭來決定，啊，嗚呼！這世界太可怕了！

然而，如果我們依照三位偉人的重建世界和平的方案去作，當可獲取和平。佛陀的主義是平等的，自由的，博愛的，互助的，合作的，衆生即我，我即衆生，無我，無人，無家生，無壽者，是獲取和平的唯一真諦。蔣主席杜魯門康大師的獲取之道，亦皆不出此。果能如此，大家以平等的眼光相對待，人與人，國與國，皆和睦親善，摒除「私我」，屏除貪慾，彼此互相忍讓，互相愛護，則戰爭自然消除，和平亦終可獲取。

觀宗閑居

太虛

流水一泓窗外逝，斜陽半壁座間留，清心颯爽清初夜，喜有明燈耀案頭。

丙戌冬重登雪竇

太虛

妙高欣已舊觀復，飛雪依然舊色侵，寺破亭空劫灰在，十年前事不堪尋。

近代史上的自由呼聲

福善法師在上海滬聲電台廣播

四大自由與三民主義

黑格爾萊恩施的自由意志太起碼了

澈底的自由主義者是 Sogamui

近代史上的自由呼聲

確已成了全人類解放運動的偉大原
浪，可以說，近三四百年來的西洋
文明，璀璨者是自由之花，莊嚴者是自由之神。差不多任何學說，任何思
想，都沒有像自由主義那樣，派生似的发展，而成爲近代人類生活演變的歷
史中心。當然，人類是宇宙的主人，通神明，參天地，應無往而不求其自
由，不自由，毋寧死，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與我窮，誰也
不能對我加以束縛。於是天下擴張，皆以自由而往，天下熙熙，皆以
自由而去，人類成了自由的人類，世界成了自由的世界，舉世無不讚賞
自由矣。

然而，今日自由主義之正義，已傷矣殆盡矣。一般人，把自由主義，
當做無政府狀態之下的放任主義，至少今日人類社會的秩序破壞，是由這
種誤解自由主義而來。故自由主義，今日實有重新解釋的必要了。

自由 Line

是放蕩的對待，是在法律範圍之內，恢復人類本賦
的天真爛漫，自由自主的奉行已意，而不受任何的
約束。超出法律範圍外，任性所欲，破壞社會，犧牲他人，汲汲焉而愛個
人，學學焉以利一己，那不是自由，那是不道德的野蠻放縱，將主權所謂
「自由」必須在法定的界限之內，方是自由，若出了法定的界限之外，便是
「放縱恣肆」。前法傑羅南亦言：「自由自由，你假人以行惡也」，現在自
命爲自由主義者，大概都是如此金玉其表，敗絮其中，表面上假自由主義
之神聖不可侵犯，而實際上是自由主義之盜賊，取便私圖，破壞公德，寢
假而殺人放火，奪人名位，謀人家國，亦皆美其名曰此我的自由也。此真

莊子所謂聖人之道，盜得之則盜神，服得之則服巧矣。殊不知一人之自由
乃在不妨害集體自由的原則下而自由之，豈有奪人之自由而充己之自由乎
。考今世所盛行自由主義之正義，蓋無不以集體自由爲前提，個人自由爲
附屬耳，今請試申論之。

綜觀近代自由發達史，不出四端：所謂宗教自由，言論自由，政治自
由，經濟自由是也。

宗教自由

是民主國家人民信仰自由，人民欲信仰什麼宗教，都
由各自選擇，政府不得以國教束縛而加以干涉，中華
民因憲法第十三條：「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宗教自由自由了，宗教
之爭，才可以避免。太史公謂曰：「信教自由所以息宗教之爭也，宗教
之爭爲乎起？曰：起於不能發揮真理以憑人民之自由信仰耳」。在中國，
自民國成立以來，才有明文規定，信教自由。而在西洋，對宗教自由，已
經關了幾百年了。可以說自十五世紀馬丁路得首倡的宗教革命成功，獲得
宗教自由以後，歐洲思想界才開始打開自由之門，而創獲新天地。一直前
到十六世紀的末葉，這中間幾乎完全是爭宗教自由的。及至十七世紀以後
；政治自由的運動，才由萌芽而漸次若狂風怒潮，震撼全球。到了現在，
英美民主諸邦，不但宗教自由，充分的發達，任何經濟政治等各種自由，
也都能盡量發展了。

言論自由，是合法的以口頭或文字對政治社會發表意見的發言自由。
是一切民主國家的精神，也是爲一切民主國家的人民所擁護。一九四〇年
，美故總統羅斯福宣布四大自由政策，第一個就是言論自由。幾乎在何
力量，來維護這個自由，可見他們對言論自由的重視了。英國人自己說，
在這次大戰期間，英國人民什麼都犧牲了，唯有言論自由，始終保持，並
且更盛，中國自推翻帝制以後，人民也有了言論自由，對社會固然可以批

評，對政治也盡量可以耐論。前第三屆國參政會，對戰後憲政開始的言論自由，曾很劇烈的爭論過。無疑義的，各參政員當然要求政府對憲政開始後的人民言論自由，要予以充分的保障。其言論自由的最大意義，一面啓發人民智識，宜洩人民憤意，提高人民政治興趣，又一面在協助政府之不足，督促社會之進步，打破人民與政府的隔閡，親愛智識，共同為國。民主的靈魂，在公道，民主的精神，在言論自由。故舉世憲政諸邦，對言論自由，莫不加以充分的保障。

政治自由，是各民族的獨立自由，即羅斯福所謂不虞威脅的自由。彼此相互尊重，不得侵犯。世界和平秩序的紊亂，就因為缺乏這個政治自由，所以這政治自由，是世界任何國家民族所力爭而不可或失的。四個自由中，以此政治自由為最寬泛而複雜，如平民對貴族之爭，殖民地對宗主國之爭，及人民對政府要求參政等，都是屬於這政治自由之內。

經濟自由，亦名生計自由，即羅斯福所謂不虞貧乏之自由，亦即指資本家與勞工者所保持的自由也。同時，這經濟自由，也就是世界資源的分配問題。要是世界資源分配不均，富的富，窮的窮，則人類的生計，無法自由。人類生計得不到自由，則必引起人類殘酷的衝突。所以美國現在對戰後有「經濟全面合作之實施辦法」的提出，用意無非在使全人類的生計得到共同繁榮的自由。而我國輿論界，關於戰後全而經濟的合作辦法，亦已不少論到。近新中華八月號上，太虛大師之「聯合國戰後之和平世界」一文有云：「戰後於戰敗國要予以同情救濟，助其產業復興，使能成生活之所需，不受大難影響。戰勝或中立諸國，亦同樣在產業凋敝民生困苦中，不過其間有程度上之差別。應怎樣以有餘補不足，實施緊急救濟，復興被淪陷蹂躪區域的經濟，使民生得以欣欣向榮，實是最切要的事」。這實是明智而確切的慈善調劑，由此種國際性的救濟，可見戰後人類的生存福利，必須有均等的提高。所以，要得世界充滿民主精神的表現，則須有言論自由，宗教自由，要得使良好世界的秩序建設，則須有政治自由，要得使人人均無失業或貧乏之虞，則更須有經濟自由。英美二人，對言論自由，宗教自由，是傳習的，不容剝奪。他們幾乎以政治經濟的全力，來保障言論及宗教自由，他們認為唯有政治經濟的自由，才有言論宗教的自由。則其對政治經濟自由之一日不能脫離，可以想見。這四大自由，要是再以三民主義來配合說，則前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為民權主義的少半，政治自由，即民族主義，經濟自由，即民生主義。今日國際秩序的破壞，就是四大自由不昌，亦即是三民主義尚未能充分的國際化。所以現在國內有許多人主張把三民主義宣揚到全世界，把四大自由也大展神威的普及到五大洲，使全世界充滿著民主精神，使全人類建立起幸福康樂生活，這確實需要

極了。在努力世界和平的立場上，吾人實無理由反對這合理的提倡，更無理由拒絕參加這偉大人羣社會的自由運動。

美國人說：這次同盟國聯合作戰的真正目標，是在解除全人類自由的桎梏。那末這次大戰，也就實際上等於推動着整個個人的自由運動。個人的生存發展既是集體的事實，則個人的自由解放當然也必須經過廣大的合作與集體的行動才能做到。在戰爭前，個人自由的自私自利，和階級自由的私制，造成今日人類殘酷的現象。這不但是歷史上的遺憾，而且是個人的恥辱。我們要補足這遺憾，要雪洗這恥辱，首先須剷除這自私的個人自由主義。而引導人類集體自由，高於一切。依人類邏輯的解釋，個人自由必須在集體自由的大前提下方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假使整個集體都在一種自然的或人為的壓迫之下，個人又何從取得其自由。所以唯有集體自由，方有個人自由。同時個人自由要受着集體自由的限制。嚴格點，主張以權力的名義來限制個人的自由，同時他又認為唯有服務國家才能獲得「自我實現」的自由。馮恩施從生物學的自由觀上，也肯定個人自由，是由個人而社會的，他說：「在生物的機體中，和在社會的組織中相同。小的單位，必須要為大的單位所限制，才可以使大的單位能得着新的和更大的自由。在社會的進化裏，個人的自由，必須漸漸的合而為更大的社會自由。」這在集體自由外，又不許獨立的個人自由。因此，在集體自由主義之下，不但不能以人類原有的自由為已足，還得從集合的行動方面去求滿足。不只要保護人類原有的種種權利，使其鋼包衣物不被盜竊，還得使人持有取得衣食住行等各種均等的自由機會。把進步的科學，來處理生產和分配，實際發展並提高人類集體的自由生活，則人類幸福的自由世界可期矣。然而，怎麼樣才能使這個人自由世界實現呢？太虛大師主張由教育方面入手為好，他於所作自由史觀裏對自由教育的新見為二：「一曰學齡教育，即成人對於未成人輔成其自覺自營自治之自由力，能自由營安生產事業，及自由治共社會者也。二曰成人教育，即成年後之自由，入入羣世界自然宇宙之大學，由個人與他人及生物無生物互以爲師，互以爲資，成參贊人生宇宙之化育，而自致為完全之人者也。因名此種教育為相對的（非絕對的）個人主義的教育，相對故，則能普遍助人之自由而不奪人之自由，個人故，則能獨特充己之自由而不失己之自由。若舉世能廣以此種教育，推行盡利，把學齡教育當做科學教育，把成人教育當做宇宙教育，使人人互助而不奪人之自由，人人充己而不失己之自由，則天下不惟太平無事，而且幸福安樂矣。因為教育是百年大計，是人類文明改造的總樞，從這樣教育孕育出來的自由，才是人類最所珍愛的永遠自由呢。」

記 在 講 經 法 會

初 復

和尚是個大軸

老人——

慈惠的老人，

溫和的老人；

我曉得將近二年的老

人：

他不是我私淑的老

人，

而是我得依門藉惠我

春風的老人——

記得在一個「爆竹兩

三聲，人間是淺；梅花四

五點，天下皆春」的元旦

佳節後的第三天：我離開

了被譽為「東方瑞士」的

×島，拜別親愛的老人，

來到文化古城的故都，寄

居林樾幽美蔚然深秀的翠

微山××寺。日月跳丸，

光陰荏苒，一眨眼間，就

是一年有奇了！可是在這

幾百天的悠長時光裏，老

人那副慈祥的面孔，魁梧

的身形，時常縈繞在我的

腦際。只說深潭潭裏那

福淺的我，今生不能親近

這年近古稀的老人了；誰

知「三生有幸」，竟在水

陸通暢的津埠一個古剎——

大悲院裏，又得親瞻慈眸；而且做了老人講經法會影照的一員——這真使我感到像得了什麼獎賞的榮幸！

老人，在我拜別他的那年，他正被病魔糾纏着，氣息奄奄，幾乎被死神拖去——也是老人的化緣未盡，終於喜神戰勝了；老人恢復了當時的健康！

這次我見到的老人，並不像我想像的那樣衰弱，雖說頭髮已由漆黑變成蒼白了，頭頂也禿光了，臉上的「壽斑」和「皺紋」也多了；但臉面却是胖胖的，眼裏還閃閃慈祥的光芒，走起路來也不須人扶持，不過身軀有點侷促，已不能像軍人那樣胸脯挺得筆直了。

老人的體健，當然比不上那些年富力強的小夥子，但在壽命短促的中國人中；尤其年過古稀高齡的老人羣中，可以說是一個「棒老頭子」了！

法會自開始以來，由於老人的妙辯無窮，揮受有方，每日聽經——楞嚴經的四眾弟子，男女仕媛，總維持着平均百人左右的記錄。

每當聽眾精神渙散，感到經文詰屈聱牙的時候，老人便靈敏的，來一段公案，或自身親歷的往事，使聽眾換換口味，新鮮新鮮！所謂就是「先以欲鉤牽，後令人佛智」吧？下面兩段故事，就是老人親口敘述的：

「聽，說道話有二十多年啦！那年我新從南方回來，有人請我到××縣去講經，那裏也沒個廟，就住在一家莊戶人家裏，那家過的倒不錯，四合房，看樣也是個上中等人家。——晚上沒事，便和那位房東先生談起來啦——那位房東先生

說：

「法師講的真好，連我們這村的那位「大老師」聽了都贊成——他說法師講的倒不錯，可不知有沒有「道」？」

「我說：「啊！什麼道？我還不明白呢！想必你們這村的大老師很有「道」吧？」

「他說：「喝！我們這位大老師「道」，可大啦！——他說還眉頭一擡，鼻子一弄！」

「我說：「他究有什麼道？你說我聽聽！」

「他說：「喝！人家那道士去啦！能七天不吃飯！」

「我說：「啊！這一條我就趕不上人家，我一天得吃兩頓呢！——噫有什麼「道」沒？」我又問他。

「他說：「人家能冬天不穿鞋，在雪地上走道；夏天能穿皮襖，兜不說句熱！——法師你說人家這道就不小了吧？」

「我說：「啊！照你這一說，他的道真不小，」我笑了。我說：「他道是習慣性，不能是道；他這要教道，比他道大的多着呢！」

「他說：「啊！還有比他道大的嗎？」——請你說說，法師。」

「我說：「對啦！你是不知道，比他道大的太多啦！你是沒「划過橋來」！」

他說：「那麼，請法師慈悲慈悲，說說吧？」

「我說：「你不說他能「七天不吃飯」嗎？」

「他說：「是呀！大老師自己說能七天不吃飯嗎！」

一週人世

美科學家在宇宙線中，發現一種新質點，其能量較

原子彈強五百萬倍

舊金山悉：加州理工研究所科學家安德生博士（曾獲諾貝爾獎金）與加州大學科學家白洛特博士合作研究，乘於宇宙線中發現一種質點，其所包含之能量，強於原子彈中之能量五百萬倍。據稱：宇宙線或者非人力所能控制，但可供給一種門徑，以探求遠過於分裂鈾原素之能量。此兩科學家得美國陸海軍之助，研究宇宙線之性質及其行為，已有多時，白洛特博士今夜報告研究結果，謂已在宇宙線質點所具有之能量，高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伏特。飛行速度為實驗起見，曾賦白洛特設計之「雲房」儀器飛至三萬五千呎高空測驗高能質點，不久且將攜帶較重儀器，即安德生博士所設計之五千磅「雲房」，飛至四萬呎高空測驗，該處宇宙線質點數量多於海平線一百倍，射線不常，每方吋每分鐘約六次，總效果不大於星光。兩科

學家並擬於明年利用氣球升至十萬呎高空，並以火箭達到十萬呎以上。

太平洋一小島被海嘯捲沒

太平洋中心暴風雨掀起之巨浪，摧殘夏威夷羣島並衝擊阿留申與阿拉斯加海岸後，今日又將巴爾米拉熱帶珊瑚島沖光。據巴島發出呼救電報稱，海浪已於今日拂曉前捲沒該島，島上美軍一百零八名浸沒水中。旋又接到信號，謂危險已過。但海軍部已自海空兩路迅速派救以防高潮再襲。

較原子威力大 千倍之武器

（路透社倫敦六日電）澳大利亞電台稱，可能被請主持澳洲原子能研究工作之英原子科學家奧力芬教授稱，原子能若不用鈾而以氫作原料，可製成較在長崎所投原子彈威力

大一千倍之可怖武器。科學家現正研究，將鈾與鈾混合，成爲一種較重之物質，如獲成功，則更可怖之武器即可產生，教授並謂科學決無永守秘密之可能。

墨西哥火山活動

（法國新聞社墨西哥城六日電）此間邁西約一百哩之巴里送丁火山高約三十公尺，開過去數日又在活動，山麓島魯本鎮已蒙上一層火山爆炸後之灰沙。按該火山在三個月前曾爆炸一次。

尼赫魯甘地成立協議

新德里電台稱，尼赫魯及其他國大黨領袖與甘地晤談後，關於英政府十二月六日之聲明，已成立協議。英政府該次聲明，係對分省制度之解釋作一規定，主張於各方對該制度解釋不同時，提請印度聯邦法庭裁定，尼赫魯與甘地議定之原則，將於星期日交國大黨執委會討論。

本社啓事

茲因過陰四年，印刷所工友放假，故本期出合刊。

第二卷 第廿八廿九期合刊目錄

改造文化之依憑	和	近代史上的自由呼聲	一週人世、一週佛教	今年的新希望	雲山三日記	會歌、期待	附入服、期待	談新年當備兵役的影響	重登雲
能化	初	復	記	少	常	松	李	文	太
培	者	者	翁	翁	翁	翁	翁	翁	翁

一週佛敎

南京

人生哲學研
究會，於上
月廿九日下午五時舉行第
一次理監事推選常務理監
事及理事長，曾函請太虛
大師參加。

馬來亞

金馬崙高
原，雖比
不上祖國四大名山，但是
也可算是南洋一座名山，
可惜沒有佛寺在其間點綴
，所以雖有名而不能稱勝
！今得星洲武吉智佛裕廊
律天竺山馬慶寺之雲山法
師建其寺，名曰「三寶」
，改其山，號金輪環，立
其市，呼之曰，法輪常轉
街。請高僧號演本者主其
寺，演師老年出家，年少
乘儒，對於世出世法一一
貫通，現年八十高齡矣，
馬來亞之佛敎徒奉之為活
佛。

上海

滬左青君，
近作佛學小
說島國春秋一書，將在大
法輪書局印行，刻已請得
太虛大師之「巧說妙法」
四字，倍增聲價。

昆明

正覺寺住寺月溪近被保甲長勾結租
戶將應收租米劫奪，致該寺所得租
米，不敷僧徒三四人食用，而該保甲長等猶貪心
未足，欲貸令該寺將往年所繳租米，再繳一份，
該寺和尚不得已，特向縣府呈請澈究。

峨嵋山

（中央前成都三日電）峨嵋山位
於川省西南，林木並茂，所生植
物，早馳名全球，近又在山麓區報國寺一帶，發
現落葉杜鵑兩種，在山腰一帶，發現九種奇異杜
鵑，山頂區一帶，發現樹生杜鵑等十二種，上項
杜鵑品種，均極名貴，且均為特產，可供植物學
家及園藝家研究。

中國佛學會廈門市分會通告

查本會因廈門淪陷停頓，茲奉總會委派許宜
平蔡吉宜虞愚林純仁曾詞源等為復員委員，經呈
請市府備案，凡吾僑會員及對於佛學有興趣研究
者（不限於佛敎徒）請到下列各登記處登記以便
訂期成立為荷。登記處：虎園路壽山巖本會，大
同路鼎新五金行，中山路新民智印務公司，鼓浪
嶼非律濱照像館，大同路新合美行，鎮邦路同慈
茶莊，中山路鼓浪嶼文具店。

星嘉坡

醫藥菩提學院主辦人慈航法師，
近擬辦佛敎公共法師寮，歡迎國
內外學者參加研究。

從軍

之一乘和尚，江蘇興化人，曾肄業
於閩院及武院。七七事變，從軍工
作，勝利一年餘，不知下落。茲者，其徒宏慈登
報尋師，希一師見報可直函本社轉知為荷。

上海

胡月琴范德裕邵彩意三居士，近由
佛青會陳子琦理事介紹，皈依於太
虛大師，獲殊勝法喜。

為漢僧緩服常備兵役

一案再懇鑒
核飭遼山：

國防部部長白，參謀總長陳鈞鑾；案奉鈞部卅五
元役科一第三七〇九號代電，為漢族僧人，自難
例外，予以緩徵或緩召等因，奉此，自應遵照。
惟伏查僧人戒條，首重戒殺，如照過去成例准僧
人以教護傷兵代替兵役，既可避免僧人違反宗教
戒條之痛苦，復能實踐僧人應徵兵役之義務，於
國法人情，均能顧及，且現代國防須得各種業務
相，配合為用，殆克發揮最高軍事效能。國外列
強部隊中，亦多有隨軍牧師，此次抗戰期間，我
僧侶踴躍參加戰地救護，亦曾蒙府崇迭予嘉獎；
為此，擬懇仍照三十三年內政部滄役字第〇八四
一號，軍政部役務第一九二三號，合銜代電暨
行政院議字第一三〇一六號指令辦理。本會并
擬自卅五年以前，已入寺廟之通齡僧侶，分別予
以組織救護隊，聽候徵調。卅六年起，所有適齡
壯丁，請求出家為僧者，概予限制，不得收納，
懇為厲禁。可否之處，理合再電懇請鑒核飭遵。
中國佛敎會整理委員會常務委員太虛章嘉李子寬
爰感叩。

太虛大師

惠鑒：去年冬道蕩等在滬發
起組織國際文化合作協會，
期以致力中外文化交流，增進國際間對我國之認
識與了解，曾荷列名加入，至以為幸！茲者，本
會籌備工作業已就緒，謹訂於卅五年十二月廿六
日下午二時，假香舖營公餘聯歡社樓上大廳開成

立大會，並選舉首屆理事，屆時務請蒞臨參加，共商會務之推遷！專此佈達，並頌台綏！

張道藩敬啟

以新姿態為佛教服務

大師慈悲：前接亦法師轉來慈諭以開弟子致渠之函，純以返俗從政為思想

，而與慈愍靈囑以僧為教服務之意思全違，拜誦之餘，深為憤慨！弟子素具堅強忠貞之服從性，決乎不敢自居逆子之列，以負殷殷之期望，所以不得不將其動機，肅陳垂察，至乞慈念愚忱，不以不可救而見棄之，則萬幸焉。弟子於戰時因居浙南，服務名縣窮困，默察金衢嚴處一帶，僧眾不足二百人，平均每縣尚無十人，其中尤乏知識青年可以合作。若輩老者老，幼者幼，孰能自覺自動精誠團結以適應現實內求自治，外宏大教，不為當地官僚士劣要挾利用而出賣僧俗利益者乎？僧眾質量之羸寡，既若是之甚，而官僚士劣日無法紀，輕教欺僧，豪奪寺產，又若是之烈，邪風悉炎，熾然莫遏，值此之時吾教尚無一堅強有力之全國性政治團體與之抗衡，抱殘守缺，勉繼遺業，幾不可能，夫復何以適應現實科學羣眾社會原形，惟存抱定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之信念，深信彼可恃官欺僧，吾何不可取而代之以益遠矣，若不然後等必以日耳曼民族優越論之納粹姿態自居，而損棄卑視吾僧眾，為非軒轅子孫，果如是則中國僧眾佛教覆亡之罪，不歸吾等知識僧青年，而復誰與焉？（中略）

若是有組織之政黨，作整個有計劃地參與競選，保證可獲優勝，否則在目前中國人民知識水準未能相當平衡，政治知識更未相當提高，政治興趣亦無十分發達之際，各級議員之選舉，類多仍為一二所操縱維持賄選公行，流弊百出不一而足，以吾素乏社會與政治地位之僧眾，一旦參與競選，勢必受彼大多數候選人之包圍而致失敗，間有例外之者，亦不過謀個人參政機會而難使整個僧團，因此少數僧眾之參政，而得整個之改善辦法，更遑論實行此辦法而致預定之目的，故所得結論，認為僧眾參政是解決僧眾個人之政治問題，組織政黨是解決整個佛教與全體僧眾之政治問題。所以參政與組黨，可以並行，而無重疊或相悖之處，近句因事至精，致使再論組織佛教政黨未能脫稿，專肅恭頌自在！

弟子醒心頂禮十，二十日於精舍寄次。

今年的新希望

少言

二十六年元旦發筆

一、改革僧裝的調兒，希望同志們在今年不要再唱了，最好是大家都把新的僧裝都穿上身去。

二、今年如果又遇着像杭州柏子菴那樣不省人事不近人情的定濟和尚吊頸吊死了時，希望大家都別便宜那個「死鬼」。民主國家的人民，胆敢因被壓迫而吊頸，如此不識大體，不顧大局，豈可寬恕！

三、今年如果遇着定濟和尚有命而復活的時候，希望大家別忘記問他這次的見聞，尤要問他看「鬼世間」與「人世間」有多大的分別？

四、時代潮流，實在流得有成績，希望在今年能够破格地流入許多山門裏面去。

五、有許多有錢的和尚，不幸多看不懂海潮音，覺察周報，正信……等刊物，如是只好去照手相、拖橫板、燒香（釋義見覺察第二十三期）和拜水懺等，以資消遣，我希望他們趕快伸伸脚。

六、寫了文章沒有郵花投寄出去，有了刊物沒有法幣購買回來，這種和尚，也很討厭，我希望他們瘋掉。

七、侵奪寺產，欺辱僧徒的大人先生們，希望他們長命富貴，福壽康寧。因為他們是民主國家的測量器，從他們的作風上，可以看得民主程度的反面來。

八、霸住着和尚廟子的機關學校，希望他們的主管者豁然開眼，令即遷移，並且還訓令他的部下云：「還政于民，應以還一屋」于民為始」。

九、希望我今年寫的文章，不要破傷了人們的肝肺；不要觸犯了國家的刑章。

十、希望我今年對小學生講話時，要使得他們自然地表現笑容，總祈佛天加被，不要使他們一天到晚都是哭喪着脸。

十一、希望一切黨派，都尚和平。

十二、希望我這些希望，不致失望！

一，九，在湖南益陽

雪 山 三 日 記

常 悟

十二月二十一日

天氣陰沉了半個月，灰暗的濃雲，降低的溫度，報載天津漢口杭州各地都有大雪，寒氣也襲擊到山中。

一早起來，天未全明，窗上就映着白色，原來夜裏飛下了白雪，瓦片上積有二三寸厚，四山都堆滿了雪，好多年不見此大好雪景，分外感到一種清涼興趣！

我們的堂頭大醒上人吃了一碗早粥，就趕着隨雪下山，到蔣府去敬禮，蔣母毛太夫人定於今天開喪，明天出殯，天空好像表示哀思，夜裏有意靜悄悄地飛了滿山滿谷的白雪，披上了素裝點綴毛太夫人的奉安典禮。

談到這位毛太夫人，她是經國先生的生母，法名妙璣，一生崇信三寶，據說生前是本寺的大護法。不但每年必定要修葺水陸道場念佛七拜梁皇，而且非常信仰本山，布施功德，都是她老人家揮其發心願意做的好事。毛太夫人生西方便，本寺少了一位功德主，但是本寺在三聖殿中永久立位紀念，敬祀這位現居士身的賢母的。

我正陪着志圓長老開談普陀山的近狀時，忽然接到電話，是奉化周縣長的通知。說浙省沈主席要遊山，並在寺午飯。我一聽心中頗急，因為我們廳上人不在寺；但轉念之間，我想到廳上人在蔣府必定會遇到沈主席，可能陪同他上山的，只得加緊的督促工友們預備飯菜及一切。

中午時候，冬陽雖然伸出頭來，空氣雖然溫和些，可是四山陰處的白雪，仍疏疏朗朗地點綴在樹枝山頭上，好似梅叢一樣，八指頭陀所謂「衣衫盡帶梅花色，不受紅塵半點痕」，這是多麼

美麗的一幅詩畫啊！

這時，好像彗星拱月一樣，沈主席果然來山了，我們的廳上人果不出我意料地一同回來了，我心裏一塊粗重的石頭這才落下來，如曇天飲了一杯冰水一樣的輕鬆愉快！因為現在雪寺做事的人祇有我一人，如果沈主席來山而廳上人沒有來，我沒有神通，又沒有三頭六臂的本領，那能處處照應得周到哩！若一處招待不周，不是待慢客人嗎？現在法師回山了，我的責任減輕了不少，所以心中覺得快樂！

同沈主席來山的有全國農民銀行總經理李先生，招商局總經理徐先生，還有上海吳紹澍先生等，同時他們都有僚屬以及專員縣長多人，一行共六十餘人，浩浩蕩蕩地來到寺裏，寂寥的山寺忽然熱鬧起來！

主席身穿皮袍，外套黑馬褂，頭戴禮帽，足踏草履，身體魁梧，雖在溫台巡視多日，可是精神仍是奕奕，毫無倦意，而方面現紅潤，謙虛親切，不愧為一位有名的政治家！法師引主席等在寺中巡禮一遍，便到方丈客廳吃茶。當時我也坐在一角落裏。主席是一個忠實的佛教信徒，與我們佛教領袖太虛大師是二十多年的老友，所以法師便請他這次出巡時對佛教覺感怎樣？他毫不遲疑地說道：所見寺院很多，大的也有，小的也有，風景好的也有，破壞不堪的也有，然而很少僧人加以整理與培植，任隨風吹雨打的毀壞，又談到雁蕩山的能仁寺如何如何。實是可惜！法師聽到這些話，回想到佛徒死不覺悟，有何話說呢？然後又談了一些關於佛教改革的理論。繼而在管柏傘下照了一張團體像片，以誌紀念。

一點二十分開飯，四桌正席，另四五桌中席。山中菜蔬雖不好，可是沈主席等是節約的實行家，却吃得很有味，很高興。

飯後略事休息，法師談到雪寺修理大殿之事，請他「登高一呼」，主席滿口應允，並問我們的法師何日到杭，法師說今年來不及，明春正月決前往請教。然後分乘山轎到妙高台蔣主席別墅即下山去了。

在沈主席來山之後，武嶺學校薩總務主任打電話來，說是貴州楊主席今夜宿妙高台，請寺裏代治飯菜，明日早飯中飯送到妙高台。特沈主席去後，我將前章告訴法師，法師念我聽錯了，即通電話到溪口問，不知爲了何因屢打不通，即派茶房去妙高台打聽，茶房回來說，楊主席明日午後才來山。

談新年素食

慧丹

佛教界領袖太虛大師說：「我們透視觀察每個的有情生命，便覺得最是尊貴的，都可成佛，佛不是宇宙人生的創造者，也不是為禍為福的主宰者，它是一個演悟宇宙人生的真理者。」所謂「演悟宇宙」和「人生真理」，就是叫我們把本有的大慈悲心去擴充到全世界的情眾生裏面，不單是叫我們唯救人類還要去救萬物，無論是飛禽走獸，羽毛鱗甲，一切胎卵濕化，無量眾生，我們都要去救他，度他，愛護他，憐憫他，這樣的偉大同情心在佛教中就叫做救世主義，慈悲主義。試問我為什麼要提倡新年素食戒殺呢？我見到全國的人心險象叢生，惡端百出，殺人放火，竄盜邪淫，到處皆是。同時在這一世紀的原子時代，每個國家都秘密地造着殺人的利器，虎視眈眈，弱肉強食，因此國事糾纏，紛亂如蟻，我國的人民，奄奄待斃。過去八年的惡戰，總算是相平，大火祇希望從此國泰民安，風調雨順，然而現在尚有許多的地方仍在水深火熱之中，比過去的八年，更加難受。嗚呼國民，果何業所感而招如此之現象乎？一言以蔽之曰「殺戮」而已。古代的願業法師說：「千百年來碗裏羹，冤深似海恨難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俱聽屠門半夜聲。」當知世界上刀兵的劫數，都是從每個人肆殺生靈以飽口腹而招感的，這種冤業已充滿了全宇宙，而浩劫的大屠殺，我想還在後頭呢？

試觀我國之自殺生靈，不下數十萬萬，一白如是，若積以歲月，已不勝其紀了。然尤其在這新年的時節，那末所殺的生靈，較于平常要增加數千萬倍之多，無論是貧富貴賤，大家小戶，總要殺了許多的豬羊雞鴨魚蝦，佐酒歡樂，或宴賓客。我們就不回思想一想，當夫刀砧在前，鼎鑊在後，而呼號慘痛，毫無憐惜，祇食口腹之快，而不顧生靈之痛苦，請問我們的良心何在，天理何在？又誰肯將刀割自己的皮肉肉？我們要知道每逢過年過節，莫不以延壽千秋相祝，我不懂人們既欲延壽千秋而一切生靈獨不欲延壽千秋乎？佛陀說：「大地眾生，皆有佛性。」既同具一佛性，當平等親待，無冤親之別，無大地的殊。孟子說：親親而仁，仁民而愛物。至於孔子之鈞而不綱，犬不射雉。成湯之網解三面。孟子的迷遠還厨。皆所謂推己及物也。又如智者之鑿池，仙人之護鳥，壽禪師之贈鱗蟲，小沙彌之活螻蛄，慈心博愛，千載下有金墓焉。梵網經中又說：「一切眾生，若是我過去父母，而殺而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楞嚴經中說：「羊死為人，人死為羊，相吞相殺，無有已時。」由是以觀，我國

數十年來刀兵不絕者，由於我國人不戒殺之故也。正所謂造如是因，感如是果，因因果果，歷歷分明。

近來歐美各國，提倡素食主義者，如美國的蕭伯納，叔本華，甚至好萊塢的著名童星秀蘭登波兒，他們都是素食主義者的信徒，我於十五年前在美國芝加哥曾到葛碧城女士，她著了一本「歐美之光」，內容是報告她在美國二十餘年來，對於保護動物會提倡素食主義者，她奮鬥宣傳，從未間斷，已引起歐美人民對於她的「熱忱」和「護生」，當時自動參加者，何止千萬？我們看見女士她的慈悲和勇敢的精神，那是任何人之所不及。所以我們說她是一位菩薩護生的健將。可惜她早已歸西去了。然而她的精神（歐美之光）是永遠不死。

現在：我希望我們全國的士女們！果能在新年的時期，大家一致戒殺，提倡素食主義，多閱讀豐子愷先生的「護生畫集」，不但數千萬萬之生靈，感受我們的慈恩浩德，即我人亦不期延壽千秋而自然延壽千秋。倘再能於全年月日而常常的戒殺放生，抱我佛之大悲，宗孔孟之仁術，我想世界之第三次大戰，自會於無形中消滅，而刀兵劫數，一定化于戈而為玉帛，轉劫運而慶昇平矣。

覺羣週報 每星期一出版

社址：上海玉佛寺

定價：零售每份五分，預訂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二角，三個月七角。

發行部：法界

編輯部：法界

社址：上海玉佛寺

電話：三〇三一五

源方羅善虛



素食之寶 調味上品

三元調味粉，為本廠最優出品，其原料乃純以最新科學方法從麥類中提取者，故清香鮮美，最宜於素食之用。承購主顧，如欲辨認品質純雜，請試用下列試驗法：

- (一)溶化試驗法：純淨調味粉放入水中，立即溶化，無浮沉現象，如含有雜質，即不易溶化，浮者為澱粉，沉者為石粉等質。
- (二)口嘗試驗法：以純淨調味粉，舌尖嘗試，頗覺芬香滋溢，鮮美無比，如有鹹甜等味，即含有過量鹽質或冰醋酸等。
- (三)葷素辨別法：凡屬葷質調味粉，其中多含動物骨體成份，入口常有葷腥氣味，其為純淨素品者，入口惟覺清香鮮美。

上海恆豐化學工業廠

廠址 閩北中山北路一八九號
 事務所 外灘漢池路（仁記路）
 電話 九三〇號
 電報掛號 三七二

代售處：先施 永安 新新 大新 公司南貨部及各大酒店



防癆第一

治療肺病首重
 營養充足
 則抵抗力強
 則無由侵襲
 本品為魚肝油
 精製劑中之最
 優良者療肺強
 身功效卓著任
 何同類製成不
 能望其項背

好力生

比目魚肝油精
 分膠囊劑滴劑二種

信誼藥廠著名出品

覺群週報

Chuh Ching Weekly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二七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九二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三日出版

第二卷
第三十期



石火光中寄此生
子愷畫

佛教不要組政黨

太 虛

——但望各黨派無黨派同情佛教者有一聯誼——

抗戰勝利後，出家的佛教徒與在家的佛教徒，建議組織政黨或請領導組織者，亦皆置若罔聞，然我不主張佛教組織，於本報及答中報記者問等，曾之屢矣。他若大醒等代答不組織亦非一次，今二十八號第二期海潮中，又有波波君說：「大師雖為主張僧伽不應放棄國民的責任，且應從佛法中開闢廣大慈悲平等的教義，以發揮其福利國民的效用，但他本身是立於超然地位的，特未向任何人作任何活動的表示，他雖偶爾發表政治的理論，引起國人重視，這是他智慧的鑒照，與悲願的流露，所謂智慧雙運。他以超人的智慧從靜觀中見到適成時機的真理與實際的方便，認為是有益國家民族社會人羣的，不忍自秘，發而為新的政治理論，這正是大乘法利益衆生的活動運用，所謂佛法不離世間法，運用得當，一切法皆是佛法，絕非捨棄佛法，希圖升官發財之政客可比也。」又「我們對於各方關於此一問題者之答覆，是佛教徒應當組織，太虛大師可能有此提示，也有許多人向他建議，但他本人卻無任何活動和領袖的企圖」，也說明了一部分，然此文內「但他本身立於超然地位的，從未向任何人作任何活動的表示」，又「但他本人卻無任何活動和領袖的企圖」，極力表揚的崇高，與我捨身為佛教為大眾的態度，卻不盡相同；我意若弘護佛法利濟人羣，必須僧伽組織政黨，必須我出領導者，我必不惜出為領袖而作任何活動，然這仍是大乘佛法利益衆生的活動運用，絕非捨棄佛法；然我不主張僧伽組織，並不出而領導組織，可知不是為組織黨恐失僧伽清高，及為表示個人清高不出領導組織，而別有不要組織的原因在。

我嘗提倡僧伽議政不干涉，（本報第一期），亦曾指導僧伽參加鄉區代表縣省參議國大代表之競選，（本報第廿三期），但我主張僧人以國民立場的公民資格競選，並由僧會會員為主要份子之國省縣三級佛教會的人民法團體，（宗教團體是文化團體或自由職業團體）而發動，故用不着另組政黨。

若祖佛政政黨，以出家僧徒領袖主持歟？以在家信徒領袖主持歟？前者無論僧徒政治的學習經驗，均不條件，即令學習經驗條件均够，但組織僅參預人民政權做議員歟？亦參預政府治權做官吏歟？做執軍政司法的官吏，則非復宗教師的僧侶；做判官則同時不得是官吏，猶之做自由職業的律師則不得同時是司法的檢察官或法官也。僧做代表人民議政的議員，固無不可，猶之商民農工民自由職業民之為議員，仍得是商店經理或新聞記者，但政黨無不以佔多數，組政府或分得掌政府治權的官位為目的，只參預人民議政，則無組織政黨之需要。後者則在家信徒原有一部分做議員做官吏的，組織或亦可更增加其人數，但佛教黨以在家信徒為領導主持，則佛教徒向以出家僧徒為首衆之制度，便為倒置而破壞，故在家信徒儘可參加各黨各派或另組別種名義之政黨，不應以佛教名義而組織。

復次佛教信徒是國民黨青年黨民主社會黨民主同盟黨有的，甚至共產黨也不是沒有，而無黨無派的人則更多，要是組了佛教黨，他們各有其黨派或無黨派的原來立場，既不能請他們改入佛教黨，而佛教黨已另成一黨，便與他們各別疏隔了。我的學佛朋友及信徒，也是各黨派無黨派的人都有，加以哲學文學及興辦文化教育慈善等之事業的關係，連各宗教或無宗教的人也多交誼，我領導了佛教黨，則原有的各方面關聯，也反減縮，所以佛教不要組織也。

但對於傷害佛教者的辯護維持，及發揚佛教精神以興辦服務衆生利濟人生向各種文化教育慈善公益，需要各黨派無黨派的同情佛教者有一個聯誼，尤其遇到致難的時候，共同起來防救。但我想擔任聯誼的，最好是——宗教社（完）

和遠峯法師原韻奉贈

軼名

太虛大師

大白牛車何事來，關心劫後起悲哀，登高振鐺匪羣少，普勸眾生佛種栽。口口聲聲成佛陀，慈心善誘笑開和，隨緣音攝羣衆來，三會龍華度更多。

剛金談略

然塊

談起金剛，遊覽過佛寺的人們，便會很自然地想到了一進山門惹人注目的幾位神像。

踏進三門，首先映入人們的眼簾的，是一尊坦胸露腹笑容可掬的彌勒佛。兩旁便是或坐或立的幾位長身偉貌的神像，這些神像，就是俗說的四大金剛。我記得有位先生，在這裏寫過一聯很滑稽的話語是：「莫怪和尚們，這般大樣；請看護法者，豈是小人。」

有些佛寺，在三門裏面，是對立着兩位神像，而彌勒佛和四大金剛的像却升居二殿。中國人的智識，有一部份是來自通俗演義的，而封神榜也就成爲人們的神學寶庫，於是這兩位神像，被認定是封神榜中的皋賢白光口吐黃氣的哼哈二將，而四大金剛也就是魔家四將了。

根據佛經去研究，這四位神像是四天王而非金剛，更不是魔家四將。四天王的名稱是：東持國天（能護持國土），南增長天（能增長他人的善根），西廣目天（能用清淨天眼觀察善惡擁護善人），北多聞天（名稱普聞福德廣大）。因爲這四位天王的願力，是保護國土和善良的人類的，所以每個寺中都供奉他們的神像；而所謂哼哈二將者，却是金剛的像。這金剛名爲密迹金剛，又名執金剛神、金剛力士、夜叉神。是法意王子的化身。寶積經上說：「法意太子曰：『吾自婆娑，諸人成得佛時，當作金剛力士，當親近佛；在外威儀省諸如來，一切秘密當委託依，普聞一切諸佛秘密之來，信樂受喜，不懷疑詰。』但他本應該是一個人，所以有二條者，據說也有根據；毗奈耶雜事上說：『佛有二長者於門兩頰，應作杖義。』」但即使不是根據佛說，也有人加以解釋，金光明文句記上說

：「據經唯一人，今狀於伽藍之門爲二像者，夫應運無方，多亦無咎」。從這些引證上看來，可知哼哈二將確是金剛的訛傳了。

印度話是「跋折羅」，譯成國文是「金剛」。大藏法數上說：「梵語跋折羅，義言金剛。此寶出於金中，色如紫英，百鍊不銷，至堅至利，可以切玉。世所希有，故名爲寶」。抱朴子上說：「扶南出金剛，生水底石上，如鐘乳狀，體似紫石英，可以刻玉」。南本涅槃經上說：「如金剛寶置之目中，色則不定」。合起來看，大概就是現在的金剛鑽。

金剛，不但是護法的神名；且又是佛法中一個重要的譬喻。是賢聖人們自性清淨心的。因爲金剛具有堅固、銳利、光明、三個特點。拿它來譬喻人們自心的體、相、用，是很確當的。

佛法是唯心的。但佛法中的心，有真妄之分。現代的心理學所研究的心理現象，都是佛法中的妄心。妄心是從真心中幻起的，是念念遷流，不能夠常住的，所以不能說是堅固。只有自性清淨真心，才是「亘古今而不變，歷萬劫而常存」的，也就是宇宙萬有的本體。宇宙萬有，是有相的，所以都可破壞，都不堅固；真心是無相的（其實是無相而無不相），所以不可破壞，最極堅固。古大德說：「有形皆壞，不聞期却虛空」。照佛經上去研究，虛空也是從真心中生起的一種幻相，還是無常不實的，楞嚴經上說：「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無，況復諸三有！」因爲這樣，所以拿金剛「堅固」特點來譬喻真心的「體」。

真心是具有破除煩惱的力用的。煩惱是擾的意思，惱是亂的意思，能够擾亂人們的理智的，便是煩惱。煩惱本來很多，要照唯識論上研究起來，大概可分爲二種：（一）根本煩惱。是指的貪、瞋、癡、慢、疑、惡見六種煩惱，因這六種是一切煩惱的根本緣故。（二）隨煩惱。是指的忿、恨、覆、惱、慳、嫉、慳、誑、誑、誑、密、憍、無慍、無愧、掉舉、昏沉、不信、懈怠、放逸、失念、散亂、不正知二十種煩惱。這二十種煩惱，是隨著根本煩惱而生起的，所以名爲隨煩惱。能够明了自性清淨真心，便能够破除這許許多多的煩惱。因爲這許多的煩惱，原是從真心中幻起的，離開真心之外，並沒有煩惱的實體；譬如湛寂澄清的水，忽然被風吹動，生起滔

瀾的波浪，這波浪的體就是水的體，離開了水是不會另有波浪的體的。所以若能不被境界的風吹動，煩惱便立刻變成妙用。古德說：「煩惱即菩提」——就是這個意思。因此，余金剛「銳利」的特點來譬喻真心的「用」。

真心雖是「實相無相」，而又具是一切德相。大乘起信論上說：「從本以來，性自滿足一切功德。所謂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故；徧照法界義故；真實識知義故；自性清淨心義故；常樂我淨義故；清涼不變自在義故；具足如是過於恒沙不離不斷不思議佛法」。又說：「以一切法本來唯心，實無於念。而有妄心，不覺起念，見諸境界，故說無明。心性不起，即是大智慧光明義故。若心起見，則有不見之相；心性離見，即是徧照法界義故。若心有動，非真識知，無有自性，非常非樂，非我非淨，熱惱衰變則不自在；乃至具有過恒沙等妄染之義。對此義故，心性無動，則有過恒沙等諸淨功德相義示現」。這樣看來，只要能够一念不生，便可當下具足無量智慧光明的德相。所以余金剛「光明」的特點來譬喻真心的「相」。

金剛，不但在顯教中是重要的譬喻，便在密教中，也佔著重要的位置。密宗中成佛的作法，分為「金剛界」「胎藏界」二途。金剛界是顯示大日如來智德的部門，所依的經典，通名金剛頂經。大日經疏上說：「金剛喻如來秘密智慧也。金剛無有法能破壞之者，而破壞萬物，此智慧亦爾」。金剛頂經疏上說：「言金剛者，是堅固利用二義，即喻名也。堅固以喻實相不思議秘密理常在不壞也。利用以喻如來智用，摧破惑障，顯證極理」。這也和顯教中的譬喻是大同小異。

金剛界五部中有「金剛部」，胎藏界三部中也有「金剛部」，金剛界大日如來所住的是金剛心殿，胎藏界十三大院中有金剛心院，可想見金剛在密教中的重要性了。

楞嚴經上說：「一光明，若顯現十恒河沙金剛密迹，峯山持持得成空界」。又說：「阿難當知！是咒常有八萬四千那由他恒河沙俱歷金剛藏王菩薩種族，一一皆有諸金剛乘而為眷屬，晝夜隨侍」。金光明經上說：「金剛密迹大鬼神王，及其眷屬五百徒眾，一切皆是持大菩薩等，亦悉擁護聽是經者」。我們對於這許多的大菩薩的現身護法，只有滿腔的感激和懺愧。

薛道衡遊鍾山開善寺，問一個小和尚道：「金剛何為怒目，菩薩何為

低眉」？答說：「金剛怒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

佛法中本有「折伏」和「攝受」兩種法門。對柔和的眾生，是要採取攝受的法門；對剛強的眾生，却要加以折伏，方可自他兩利。因為剛強的眾生，大多是「先入為主」，或是「剛復自用」，甚且無理取鬧，橫肆侵陵。假使一味的攝受，而不加以折伏，則教的方面固然難免受到相當的損失，就是這些眾生的本身，也無由改過遷善，不免沉淪苦海。所以現藥樹王身的功德，也不比現如意珠身的低下。

我國大多數人，是以「忍」為無上的美德的；而多數的僧伽們則更以「忍辱」為「不二法門」。所以回教徒能為一本什麼小豬八戒，鬧得天翻地覆；而我們佛教徒，對於那些「火燒紅蓮寺」一類的公開的侮辱，却說若無視，默若無睹。

折伏和攝受，是「並行不悖」「相得益彰」的。我希望教胞們不要單學「菩薩低眉」，對於「金剛怒目」的精神，也不妨略加注意！
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于滬陵光孝寺小休樓

印度最後亡國之君主 修 崙

世之不信佛者，多以印度亡國，乃亡於佛教，以為毀謗之口實，殊不知此言者，純係盲目武斷，對印度之史實，絕未一究真相。然此等史實，陳海董居士等，辨之甚詳，可為讀者之當頭棒喝。余近，又得印度亡國非亡於佛教之一確證，即余所聞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日記中第四六三頁，載有一巴爾西八日回述回印之爭一文，今為未聞及者，特節錄之，其文曰：（上略）「以今日之勢，回民勢力輸于印民，君等須知印度最後亡國之君，為回民也；設回民有如此普則認識，其有不復仇而逐英人於境外者乎？」（下略）此出于回教徒之口。今觀其所言，若實之謗佛者，不知其又何言矣。

一週人世

傳美已完成新原子炸藥

美國已完成對原子炸藥一種，較製造原子炸彈之費用遠為低廉。該炸藥係由稱為「鈷」之另一種射原素，經過若干化學方法而製成。鈷二三，印度及巴西擁有豐富鈷礦，該文並稱：迄今尚無由鈷二三製成之原子炸彈，但美國已計劃及此。美國原子能理事會現已如何以此法用於工業方面。該文被稱：最近被控向蘇聯洩露原子秘密之加拿大科學家梅博士，曾以鈷二三供給蘇聯人員。

印制憲會議開會

印度制憲會二十日在新德里開會，回教聯盟應行出席之八十代表中，僅有四人出席。出席會議代表總數一百七十五人，尼赫魯及潘特夫夫均在內。主席普拉薩德，宣稱制憲會並非印度教徒之集團，除回教外，其他團體均有代表出席。並謂英印未來關係，關鍵在英國對印度目前危機，究採何項態度。

原子爆炸展覽將在倫敦舉行

此間將於本月二十三日舉行展覽會，陳列複製表現原子炸彈在廣島爆炸情形。該一複製計有

二百七十五方公尺之廣，參觀者可在其上得見原子炸彈爆炸時之景象及其影響。

老子道德經又有英譯本

下月在倫敦付印

老子所著道德經之英譯本，將於下月在倫敦付印。譯者為國際作協會秘書長奧爾德，但其人並不諳中國文字。據其書「晚報」記者稱：余因對於目前之英文及德文譯本不能滿意，為自身便利計，乃將現行譯本加以校核，並予以重寫，以期獲得其真正意義，重寫完畢後，交友人過目，認為滿意，乃發惠余付印。

吉普天上飛美國新發明

美陸軍航空隊宣佈發明新式「飛行吉普」，可於六百英尺之距離中起飛，並在此過程中跳越障礙五十四處。此「跳關車」具有一二五匹馬力，可容兩人，極為平反者，中有發電機，駕駛員及觀察員，時速一百英里，航程可時間二小時半，如於機身另有油箱，飛行時期可以加倍。此飛行吉普，可裝於大飛機後拖曳，在飛行中釋放之。飛行吉普長廿六英尺，寬展四十英尺，高八英尺八寸半。

仰光二萬人示威要求緬甸獨立

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今日舉行示威，參加者二萬人，要求英政府接受緬甸獨立之要求，政府官署學校舉行工商商行甚至電報局均停止工作，而商界及航運業亦全部停止活動。英憲兵在各重要建築物前担任警戒，該聯盟發表之「獨立週」將於明日結束。

甯波日報(一九)載

佛教徒不殺生靈服兵役有悖

本會太虛大師建議緩征漢僧 印部長函復已重交核辦

(本報訊)太虛大師為漢僧服兵役事，與佛教根本戒律不殺深相抵觸，緣佛徒第一不殺生靈，且行放生慈悲為務，服兵役須開殺戒，完全失去為僧之意義，較顯之違俗為尤甚。大師以身為中國佛教會會長，義不容辭，特向國防部建議漢僧請緩兵役，與蒙該部同意，更以私人資格致函白氏。今得白氏復函如下：「太虛大師道席：接函翰教，敬悉極切。關於漢僧請緩兵役一案，重辱雅賜，比空主管機關核辦矣。特此布復，敬希亮察為荷。願頌道安，自制崇禱拜啟。元、五。」似此，漢僧服兵役一案或可打銷。據太虛大師說：「僧人服兵役，確與佛教制度相犯，大小乘經律皆有明文，但捨僧還俗，則不在佛制。至於過國家有事，僧雖不服兵役，如組織救護隊，則深與佛旨相合。例如抗戰期中僧眾救護隊頗為活躍，且另一隊隨遠征軍駐印度緬甸等處云。」太虛現卓錫育王寺。日前曾去天竺為八指頭陀掃塔云。

佛
教

案極多，並一致通過每月接濟武昌佛學院國幣五十萬元，暫以六個月為限。又：該會以舊曆閏月十八，為大師壽誕，特舉行盛大慶祝會，並全體獻金供養。

在佛教禪宗史上，曾有光榮之一頁。職前，太虛大師曾一度住持，頃該山兩請大師派人前往復與，或籌辦佛教學府，以培僧材。

美國

讀者閱地月刊本期論文集稱：美國可謂為一顯赫之基督教國家，但政府公佈之數字，在美國國內尚有一萬五千佛教徒，而美國佛教徒自稱共有信徒五萬人。論文集稱：美國佛教徒已開始努力使美人轉信佛教，據稱：最近佛教徒徵募信徒運動之主要推動力，係一批美國土著青年，與等多係退伍軍人，在紐約即有一所美國佛教徒傳教會。(一月十九日江聲報)

國防部

發表伯伽德循例服兵役之消息後，全國佛徒對此案之發展，咸表關切。記者為明瞭真相，特走訪留滬某兵役專家叩詢詳情，據稱：兵役法既經修正，前行條例自失效用，依照新法規定：國民初無宗教之分，僧伽即為國民，依法應遵召入伍。但兵役法內對特種職業者，可酌情形予以免役或緩役，僧伽為國民服務研究人生，對國家貢獻甚多，若按歐美各國應付宗教徒員服役之前例，僧伽得享有免役緩役之優先權。又如遇戰爭發生，政府可徵調志願服務之僧伽，編入救護或預備隊，以分發拱衛國土云。

上海市 佛教青年理事長方子藩居士，奉

週

佛

教

派赴歐美各國考察化工企業，已于本月二日首途。其出國期內，所遺理事長職務，經該會合理監聯席會決議，推出鄧頌英居士代理。

南京

人生哲學研究會，於本月八日舉行第一次常務理事會議，會中請太虛大師參加，大師無暇，委派空法師代表，該會理事長于斌主教，殷殷致候，囑師師速云。

北平

佛教分會，已于日前在廣濟寺召開成立大會，會務進行，頗稱順利，當場選出僑聘卿及周叔迦居士等，皆為平市知名之士，各界咸稱得人。

長春

佛教徒衆，近擬籌辦佛教學會，函請太虛大師光臨指導。

上海

閩北觀音寺，自定規程和荷接事以來，克勤克儉，固具規模。近感寒風襲人，無棉衣棉袴之流亡難民極衆，悲心殷切，特製棉衣棉袴百餘套，以結其緣，則受惠之難民，莫不歡喜讚歎。

漢口

佛教正信會，在太虛大師指導之下，成績特著，本月開壇暨聯席會議，會長李子寬居士，特由京趕回，聞有關教諸議

滄山

在佛教禪宗史上，曾有光榮之一頁。職前，太虛大師曾一度住持，頃該山兩請大師派人前往復與，或籌辦佛教學府，以培僧材。

南京

中國佛學會全體理事，以舊曆臘上月八日為理事長太虛大師壽辰，特舉行慶祝與聚餐，席間虛空法師詳述大師為佛教之辛勞，各理監事無不欽佩。

武昌

世界佛學院教授印順法師所講之攝大梁論講記，業已在漢口出版，內容豐富，樣式極為美觀，售價連郵一萬元。經售處：武昌千家街世界佛學院圖書管理處及本社發行部。又：本社月經法師近得該書講者函稱：「因印即拖延，致未如期出版，茲已印就，掛號郵寄，希可以告各地門戶。」謹此通知，按該書原定去年出版，今延遲三週矣。

沙市

十方慈渡華中學校佔店消息，會誌

本報。頃據該主任持推修和尙來函謂：因獲中佛會及省會之呼救，方得省府電四區行政專署制止，該校刻已停止強佔，此波遂告平息。但敬謹事發後，得到各方關心之函詢頗多，今已解決，未能盡復，特此告知，以申謝忱。

川沙

佛教支會附設之佛教福利會，與應首都太虛大師，重振道德運動。時由了融，妙法，陸容庵，趙海生，王長慶，張孔修，陸怡銜等。發起講經法會，茲探錄其宣言如下：韶光如流，歲月不居，丙戌乍轉，丁亥初調，值此一歲之首，環視國家，外患雖除，內憂未息，社會糜爛，道德淪亡，人海滔滔，人心惶惶，吁嗟古今，世觀世界，探其致亂之源？實因現代人智日漸發達，科學日益進步，人之欲望，亦隨之高昇。惜乎人之道德，反日趨衰退，於是奸智者運機取巧以騙人，頑強者仗勢爭鬥以凌人，社會因之紛亂矣！欲挽此狂瀾，非重振道德，決不為功。吾佛教領袖太虛大師，洞鑒於斯，爰於首都，聯合各宗教領袖，共同提倡道德運動，改人知往昔小吾之道德觀念，成天下而為公之大善道德。茲者因大制憲完成，行將立法，而輔助法治成功者厥為宗教。本會奉為救國之一，推行道德運動，義不容辭，由是謹擇本年二月十二日農曆正月廿二日起每日下午二時至四時致請龍常法師假北門真武靈宮講柳經。以冀發鐘聲，道德復興，普願關心世道人士，各舒宏願，共相策進！云云

廈門

市佛學分會，因論陷期中，會員星散，會務則行停頓。今國土重光，會經總會委派許宜平、蔡吉堂、虞愚、林純仁、曾

詞源等為復員委員開依法呈請市府備案，並登報通告，分設登記處七所，使舊會員及對於佛學有興趣研究者（不限於佛教徒）以便就近登記，據登記處彙報，已登記者，數以百計，下月中旬，即行成立。

又訊：臘月十八日為太虛大師五秩廿八壽辰，該會雖未成立，然各已登記之會員，向來崇仰虛大師具有菩薩慈心，佛陀慧眼，其學徹古今，德被遐邇，爰有五復員委員之提倡，乃於是日上午十時，在壽山巖舉行祝壽會，到會者，四衆人數，計有六十餘，先於大雄寶殿拈香上供誦經，圍繞念誦壽聖號，後乃轉入另一禮堂，宏開祝壽會，其秩序：1.全體肅立，2.唱三寶讚，3.向虛大師壽座致敬，4.致祝壽詞，5.攝影，至十二時，聚餐壽筵後，始告散會。又祝壽電文如下：上海安遠路玉佛寺，太虛大師：欣逢撥揆，四眾皆歡，敬大海潮音，祝恒河沙壽！除舉行拜壽會外，謹電馳敬。佛學會全體叩。三六，一，七。

中國宗教徒聯誼會

自當務理事他生，謂當務理事煥章，太虛常務理事，陳常務理事文淵，衛總幹事立民惠惠：致函正式頒佈命令，成立中國宗教徒聯誼會，此在吾國七百餘年之公教歷史上，尤為劃時代之創舉，今後中國公教已由過渡之「傳教區」時代，躍進自立地位，誠吾國南京總主教職務，自願德海龍鮮，時懷冰凍。本年元旦，舉行宗教儀式就職典禮，呼荷惠電下賀，感愧交集，所望諸先生多賜指導，俾社會所期望，亦吾人應從事之慈善文教各項工作，稍獲建樹，庶能配合政府建國大業，

早日完成。他山攻錯，無任翹盼，專此願頌大安！于斌叩冬（即元月二日）

晉江

佛教會近接中國佛教慈委會太虛大師來函，應改組為「中國佛教福建省晉江縣支會」，經於十二月廿八日假水天寺成立整理會公同議決，推選當凱、晏園、周有樵、蔣文澤、王朝宗、廣海、鄭悟現等整理委員，并即日開始登記會員，限至一月卅一日結束，報來會，以便訂期選舉云。

衡山

縣佛教支會于十二月廿八日午前九時，假南岳佛學講習所大禮堂為會場，召開第三屆會員大會，改組與選舉理事，到縣府指導員趙恒鎮，縣參議聶毅之，管理局及各界來賓會員六十餘人。主席梵舟報告籌備改組及該會沿革工作，趙指導員致詞，次聶參議管理局資料員等致詞，對該會讚勉有佳，并予以熱烈之盼望。即席通過會章後，即舉行聚餐攝影，午後三時繼續討論提案，五時開始投票選舉，結果梵舟妥安了達選根定超慈谷自如宏宗溪際智圓悟也波選為理事，領清越城天瑞濟廣靜經被選為候補理事，一慧佛性德泰善行紫雲被選為監事，善惠臣春良選為候補監事，并互選梵舟道安自如靈根慈谷為常務理事，公推梵舟為理事長，一慧為常務監事，至下午七時，禮成散會。

上海

大雄義務學校成立於民國卅一年夏，由鹽運鎮安二法師及邵聯志居士等發起組織，並聘定太虛大師范古農居士等十餘大德為校董，校務極為發達。去歲六月，該校同人為擴充事業，適應需要起見。特聯合畢業同學時彥先進另組大華學會，以便服務，據邵聯志居

通誠偈釋

關德棟

一、巴利文原文

(2)Dīnaṃ murevaḥ XIV. buddhā vāga 183)
 Sabhāpapaṣa akramam
 Kusīlasi upasampada, 1
 Saeta-Parigodānam;
 eam buddhāna sasmam. 11

二、漢譯

(一) 1. 法句經述佛品(吳稚威譯) 2. 出曜經卷二十五, 惡行品(姚秦竺佛念譯) 2. 6. :
 諸惡莫作, 諸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敎。
 (二) 法華要頌經卷三, 即障品(宋天息災譯) 云:
 諸惡業莫作, 諸善業奉行, 自淨其意行; 是名諸佛敎。
 (三) 增一阿含經卷四十四, 十不善品(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 云:
 一切惡莫作, 當奉行其善, 自淨其志意; 是則諸佛敎。
 (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一(唐義淨譯) 云:
 一切惡莫作, 一切善應修, 週到於息; 是則諸佛敎。
 (五) 四分律比丘戒本(後秦佛陀耶舍譯) 云:
 一切惡莫作, 當奉行諸善, 自淨其志意; 是則諸佛敎。
 (六) 彌沙塞五分戒本(劉宋佛陀什等譯) 云:
 一切惡莫作, 當具足善法, 自淨其志意, 是則諸佛敎。

三、注釋

Sabha-papaṣa 一切惡行的——Sabbā [總]。[一切]。papa [惡]。
 Parigodānam 爲形容詞男性或中性的單屬格格形 (genitive case)。

Akramam 不實行——kramam 中性。「實行」的意思。單數主格形 (nominative case)

Kusīlasi 善的——Kusīla [善]之男性或中性單數的屬格形。

upasampada 獲得——女性單數主格形。

saeta-Parigodānam 自己的心——sa [自己] eta [心] 的意思。

eam 此——中性單數主格形指示代名詞。

buddhānam 諸佛的——buddha [佛] 男性, 單數主格形爲 buddho。此處乃複數屬格 buddhānam 之變格。

sasmam 敎——中性單數主格形。

四、參照

瑜伽師地論卷十九本地分中思所成地第十一之四云:

諸惡者莫作, 諸善者奉行, 自調伏其心; 是諸佛敎。

此頌所明, 謂如有一於佛所證法毘奈耶中能善受學尸羅律儀。彼由三相奉行諸善, 謂善住尸羅守別解脫清淨律儀; 乃至受學所有學處, 依增上戒學發增上心學, 依增上心學發增上慧學, 彼由此故於所知境如實知見。如其是諸善法已, 復由三相調伏自心; 謂如實知故能起厭患, 由厭患故能得離染, 由離染故能得解脫。復次, 今當略辯上所說義, 謂薄伽梵此中略示三學果, 則自聖敎不與他共, 當知是名此中略義。

1. 謂之通戒或略戒。是過去七佛所通說, 又爲通於一切大小乘之戒經, 故謂之通戒。詳見增一阿含十不善品。此一偈總括一切佛敎, 攝盡佛敎廣海; 八萬四千法藏即從此流出也。

2. 出曜經後附有註解, 今移錄如下:

諸惡莫作者, 諸佛世尊敎後人三乘道者, 不以修惡而得至道, 皆習於善自致道業, 是故說曰諸惡莫作也。諸善奉行, 彼修行人普修衆善, 唯自環堵其是柔德, 見惡則避, 恒修其善。所謂善者, 止觀妙樂, 戒離煩惱, 是故說曰諸善奉行。自淨其意者, 心爲行本, 招致罪根, 百八重根難解之結, 纏裹其心, 欲解纏繞, 惟修諸善, 有此病者則心不淨, 行人欲志自淨, 心意使不亂想, 戒以檢形, 義以攝心, 佛出世間甚不可遇, 猶如優曇鉢華, 億千萬劫時乃有, 是故如來遺誠敎化, 聖聖相承以至今日, 禁戒不可不修, 惠施不可不行, 吾所成佛玉三千者, 皆由禁誠惠施所致也, 是故說曰是諸佛敎。

——經典研究副記之一——

拿甚麼來救世

管 窺

和平，已經一周年多了。看看世界的局面，不但沒有進步，反而開倒車，日形惡化地走上了分別離折的崎嶇險途；行將傾覆於不可想像的毀滅境地。

因際間，塞滿了相猜互忌的可怖陰霾。全世界每個角落裏，接連使人心嘔的，盡是些火藥和血腥氣味；特別是，多愁多病的中國，被一層濃厚愚濁的內戰煙雲籠罩着。尸山血海，餓卒流亡。一幅慘酷絕比的地獄畫圖，誠令人痛不忍言。這，的確足以證明人類的迷夢，並沒有給原子的轟炸炸醒；破壞和平的殺機，依舊在那兒無間斷地滋生着。

世界，是面臨着大毀滅的前夕；人類，是淪陷於黑暗的深淵，這時候，有良心的人，無不在奔走駭汗，大聲疾呼，救世！救世！救世，確實是成了不可忽視，不容推延的急務。

可是，人世已給野心魔鬼鬧得一團糟；這樣百孔千瘡，破碎零亂的殘局，從何下手收拾呢？若談提倡西學說與科學吧，我們明知現實警告大家；「適者生存」，「優勝劣敗」，「階級鬥爭」的思潮，已衝毀了人類道德的堤堰。崇拜科學，迷信物質文明的風浪，亦已沖淡了人類歡迎的和平。最使人犯憂者，科學愈發達，人類生存愈無保障，所以，一般人儘管高唱救世的口號，實際他們還都立在治本的門外，徒然有治標的全副精神，歸根仍然挽回既倒的狂瀾，救不了人世根本的沉痾。

但是，借我佛教主——釋迦牟尼的智慧眼光，觀察今日人世歷史演變的所以然，無疑地基於人類的一念心。因為人類本具的心理覺悟，從無始來就被無明煩惱蓋覆了；不能悟解「宇宙」「人生」的真諦，尤其不認識一切事理的因果法則；擬迷靡醉，一味妄執人我的分別，物我的貪着。以人人不明因果定律，是故相互造業作孽，而無所畏；個個我執堅固，有自無他。各各縱情橫大私慾，以致釀成相爭相奪互不相容的殘惡行為。

——如一次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在這人心慾橫流，世風日下的情勢下。我們覺得，人類的迷夢，非藥佛法洗滌，不能喚醒；人類的執着，非用佛法方藥，不能醫治。換句話說：要挽救今日垂危的人世，捨佛法而外，誰也担負不了這個嚴重的責任；解決不了現代人類苦厄的重圍。

然而，佛法怎樣救世呢？佛法救世的方法，太豐富了。據要說：一藏十二部聖教，無量數的寶典，一皆是我救世的不二法門。因為，佛陀親得了「宇宙」「人生」無上知識的寶庫，徹底了知，人類的幸福和痛苦，全由大家一念心創造。生死輪轉，災禍煎逼，總是自己業力來支配。而人類執迷不悟，所以，佛陀與無緣大慈，悲心憐愍，將他所證悟的「三異唯心」「萬法唯識」的真理，拿來啓示人類及諸有情眾生。使人類知道這永止的渺小行浪上，雲霧萬千，一切都是唯識所現的幻相，唯心所變的夢境，不應妄執為實有。同時，也就是欲人類脫卸迷於物質虛妄相的

纏精，而進取精神上的文明。

因此，我們體察到，現代人類甚深缺乏，極度恐慌的，并非物質問題，原是精神的食糧。例如：心理德育失去的現象，羅列在我們的眼前；「不講道德，不談倫理，不信因果，鬻肉販食，爭殺紛紛」，這些毫無理智的罪惡，都是人類精神上失去德行的必然結果，根本說一句，也就是人類癡迷的證明。現在，人類癡狂的熱度，已達危險的尖端。要想找一貼安全的清涼劑，除在佛法大藥房內，委實「踏破鐵鞋無覓處」啊！

雖然，儒家孔孟等聖人，近代西洋諸宗教家，他們也都擁有一些名稱救世的主義。可是在科學進步到原子能的現代，他們的家珍，也都被人視為過時的物品；陳腐不配配合今人的胃口。不能駕馭現代的人心，而我佛法的偉大，便是針對今人的心；力主糾正人類的心理，發立人類德育的基石。在在宣示一切事理的因果法則；開拓人類空靈的胸懷，洗滌人類污穢的心靈。闡明物我同體，心色不二的真諦，令人類解悟「宇宙」「人生」的真理，早日打破物質的迷團。教化人類了知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一切凡有情識的生靈，都與我們互有父母兄弟等關係。佛陀所立的戒律，第一不殺生，便是實據。是以，佛陀慈悲，推廣普及到人類一切生靈，也必須相親相愛，共榮共有。同時，更進一步接引人類向那真正自由平等的光明大道邁進；期在個個高登理智的樂園，共享無上大同法樂。——佛，菩薩，便是人類的先進，我們後學的模範。

所以，佛法救世的偉大，是在救人類的心，是治本的救世。佛法與救世，有着密切不可忽視的關係。救世！救世！救世！去掉唯一救世的佛法，我萬不知拿甚麼來救世！

僧青年應有之節操

靜修

我們是新時代的青年——是舊中國的中堅份子，是舊佛教的幹部人材，生存在這舊時代的激蕩裏，原子能的潮流下，所站的立場，所負的使命，是多麼地艱苦！多麼地重大！——

我們既然是新中國的中堅，新佛教的幹部，那我們就得先要訂定了立場，認清了責任——切實的審察一下，如何方能做舊中國的中堅？新佛教的幹部？我們是否已能擔負着佛教的重任？新中國的建設？創造和平？拯救人心？以求實現大同世界？……我認爲現代僧青年，果真要達到這偉大的目的，應當要有下面幾項節操：

一、富貴不淫——如國策上相腐的不受齊王富貴的誘惑，他說：「玉生於山，潤則成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鄒野，推選則蔽焉，非不珍達也，然而形神不全」，他留「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賞，清淨自正以自虞」，而終不爲富貴所動；像這種不爲富貴所淫的精神，我們爲將來佛主入宮的青年，必須發效學，尤其要力行。因爲現在一般青年——尤其是在學的青年，爲了志向不堅固，思想不純潔，動不動，被環境所轉，富貴所淫，於是還俗者有之，投軍者有之，徬徨歧途者有之，種種畸形現象，不一而足。但是，請問一句，還俗，投軍——是不是人生唯一的歸宿？微妙的法門呢？恐怕「此山望見彼山高，到了彼山沒柴燒」吧？所以我們將來要爲佛教界中的幹部，應當要有富貴不淫的志趣。

二、貧賤不移——「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弦歌之聲不絕」；「顏子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像這兩位聖賢，就是貧賤不移的模範，是我們青年應當效法的。現在一般青年學子，往往被經濟壓迫，貧賤所移，而致於頹唐，悲觀，徬徨，這，是何等地懦弱！所以我們今後不想振興佛教則已，假如還想把佛教重新建設的話，首先即要立定志向，認清目標，埋頭苦幹，雖經濟怎樣艱難，環境怎樣逼迫，荆棘叢中，都要自闢一條生路；佛陀那樣地大型，尚穿幾掃衣，吃一廬一麥；子路那樣地大賢，還不脫惡衣惡食；何況我們這些學佛的青年呢？

三、威武不屈——文天祥被囚，誓死不降；蘇武使胡，留錐加鎖，而色不變；這三不屈不撓的精神，就是我們有志的僧青年應當學習的，決不能爲了風區的挫折，就灰心，就悲觀，或輕易他的志趣。試看玄奘法師，跋涉西土，倒止阻來，受種種障礙，而終不屈不撓；申山先生雖在滿清威武壓迫之下，而竟把他推翻；蔣主席受了極殘暴的壓力，而能斷空抗戰，終令加屈辱投降；這些，都是具有百折不撓的。我，僧青年，尤其學習這「威武不屈」的偉大精神才是。

右列一端，是現代僧青年（當然我不能例外）所應發揚的修持法而力行的，也是說，凡是上列三種節操才配稱新時代的青年，新佛教的幹部，將來才能爲佛教服務，才能化導社會。青年同學們！努力吧！努力開闢我們的前途，做個新佛教的實業者！

一、二八，寫於焦山佛學院。

今宵何處去

中立

前大夜交從外回來，路經一條唐舖舖行人極少的街道，那時的西北風，正在怒吼，有時猛打我頭頂上吹過，有時硬擊了我的面頰，如千刀刺膚一般地難受。

在這萬籟俱寂的深夜，一家唐舖走廊上，蹲着一個約十歲左右的小孩，穿着一套單薄地衣裳，兩隻脚上，套着破而不堪的布鞋，高筒都是破的，一望便知是個難童。他不時發出冷呀！冷呀的聲響！我看見這種情形，十分地同情和憐憫，便走近他的身旁，輕輕地說：你的家，住在什麼地方？你一個人怎麼流落到上而來？爲什麼不回去呢？那可憐的難童，用作江北的土音抽咽的說：

我家的東西，都被第四軍搶奪去了！……幾間破屋，也被放火燒掉了！
我的爸爸，在去年被第四軍拉去，聽說已被打死了！
我的媽媽，也被第四軍打死了！
那末，您現在爲什麼不去要飯吃？蹲在這兒挨凍受冷呢？

我沒有要飯，我恐怕要到人家的飯。唉，您……您有錢嗎？給我幾個錢，買些餅乾吃吧！我有兩三天沒吃飯，我餓不動了，請您給我幾個錢吧，可憐我吧！

我聽他那乞憐的聲音和遭遇的狀況，萬分的難過，於是便從衣袋裏將僅有的幾百塊錢，全部的給他了。這時的天空，微微地下着細雨，寒風仍舊的怒吼着，我想：這無家可歸的難童，在這風雨飄搖和飢寒交迫中，今宵何處去？這又是誰個造成的劫難？真令我傷感不已！

哀求聲

雲僧

人物：

雲海：(七十歲，雪白長鬚)

悟妙：(三十左右，雲海徒弟)

悟禪：(十六歲，悟妙徒弟，聰明可愛)

時代：

現今。

地點：

某市外一所很富的小廟。

景：

三間古式的北房，明柱上掛着一塊紅色的大牌，上寫着兩個曲曲形黑色的「方丈」大字。室內滑而且雅，數把灰色大型沙發，雲海靜靜的仰在沙發上，右手輕輕地順着長鬚，兩眼外望，這時悟妙恰在門前走過，雲海聽見，大聲在喊。

雲：悟妙！

(悟妙聞喊聲急促走進)

妙：(向雲作揖，)師父！您有什麼事？

雲：(看妙)你師弟來的那個客人，是那兒的？

妙：(少停稍想)不清楚，大約是耳學校的？

雲：(作撲像)耳學校的？！他現在還在嗎？

妙：不，走啦，走好久了。

雲：(捻鬚沉思)好，你把悟禪叫來。

(悟妙作揖緩緩退出)

(悟禪欣然走進)

禪：(含笑)師父，您叫我嗎？

雲：(眼上悟禪身上打了個激)哼！

禪：您有什麼事？師父！

雲：剛纔你那個客是那兒的？
禪：耳學校的學生。
雲：我在聽你們唧唧咕咕的說了半天，竟什麼什麼？

禪：沒說什麼，他祇是勸我叫我上去佛學院，他說像我這樣年青，又很聰明，鎖日在廟醉生夢死，實在可惜，學點佛法，就是不當法師，至少自己還能修行。

雲：(微笑)你願聽他的話嗎？
禪：是的！師父，我很樂意聽他的話。因為我自己也常想：幹什麼應當知道什麼，出家一生，連佛教本身事一點不懂，實在可笑！說碰到有人問的話，說不出，念閉口真言，更令人輕視，譏笑！師父，真的！我趁年青是應當去上幾年佛學院！

雲：(板臉)胡說！上什麼佛學院？廟裏這些地，求着誰了？寫着看先生，幹活有伙計，廚房有廚子，衣食豐富，上學有什麼？！人生就是為着吃穿，吃穿不愁，任口口都是那批！

禪：(欲哭)不，師父，我想去下幾年學！
雲：(心軟)不許去！你想學東西我在家好好把錢積，水陸敬敬你，學好了，放個幾口還賺個幾千子，上學誰給你錢化？！

禪：他說上學更好，說把師學好，給人講經說法，當個法師，有的是人來磕頭禮拜的供養，聽說太虛法師連政府都很以仰他，屢蒙政府什麼用，一輩子還不是竟開人味？

雲：(氣)好！你這個東西還有的是話說！你要去，你就趕快給我滾！我這廟裏不要你！

雲：(氣)好！你這個東西還有的是話說！你要去，你就趕快給我滾！我這廟裏不要你！

雲：(氣)好！你這個東西還有的是話說！你要去，你就趕快給我滾！我這廟裏不要你！

雲：(氣)好！你這個東西還有的是話說！你要去，你就趕快給我滾！我這廟裏不要你！

雲：(氣)好！你這個東西還有的是話說！你要去，你就趕快給我滾！我這廟裏不要你！

雲：(氣)好！你這個東西還有的是話說！你要去，你就趕快給我滾！我這廟裏不要你！

雲：(氣)好！你這個東西還有的是話說！你要去，你就趕快給我滾！我這廟裏不要你！

雲：(氣)好！你這個東西還有的是話說！你要去，你就趕快給我滾！我這廟裏不要你！

雲：(氣)好！你這個東西還有的是話說！你要去，你就趕快給我滾！我這廟裏不要你！

雲：(氣)好！你這個東西還有的是話說！你要去，你就趕快給我滾！我這廟裏不要你！

雲：(氣)好！你這個東西還有的是話說！你要去，你就趕快給我滾！我這廟裏不要你！

雲：(氣)好！你這個東西還有的是話說！你要去，你就趕快給我滾！我這廟裏不要你！

雲：(氣)好！你這個東西還有的是話說！你要去，你就趕快給我滾！我這廟裏不要你！

雲：(氣)好！你這個東西還有的是話說！你要去，你就趕快給我滾！我這廟裏不要你！

幸福

你別向我招手，
我不投入你懷抱。
幸福，
你是真的，
幸福，
然而已矣，
何等之有，
我不願被你癡了。
X
幸福微微地笑，
我是幸福的，
莫誤會了；
幸不是癡，
不要幸的福，
多少有點癡氣。
你可以來了，
給你聰明智慧，
給你快樂，
消你的憂，
除你的愁，
使你歎為未曾有，
是你良師良友。
X
嚇，
奇哉奇哉！
可敬可愛！

阿霞

不過，
空口講白話，
是欺哄；
豈個餅兒我不要，
嚼不到好味道，
要真的，
真的，
我歡迎；
如果你那麼好，
立刻就娶，
來，
給我幸的福，
如你的號召。
X
嚇，
莫急，
急不擇食，
幸福有等級，
你急，
只給你最壞的幸福
慢慢拖緩你。
拖，
拖而已，
拖去你的急，
迷凶化吉
X
X

哈哈，
善哉善哉，
人壽幾何，
我不該急，
我該接受你的拖。
幸福，
你是捉摸不定的拖，
拖而已，
你別向我招手，
我不投入你懷抱。
X
嘻嘻，
給你拖，
最壞，
可是也最好，
拖，
微妙啊，
識得箇中味，
做人的法寶，
待你最壞，
領會到就是最好，
來，
投入我的懷抱。
X
喂，
莫急，
急不擇入，
你急，
只給你一個格格不入。
我要立刻抓住你，

握，
握而已，
握住你的真實，
X
噴，
糟了糟了，
請你握握鬆鬆點，
握壞了我不負責的。
X
嗚呼！
也有今日，
握得壞的冒牌貨，
握，
緊握，
握壞就罷手。
X
阿霞，
能够握得壞嗎？
是貨真價值的幸福，
不怕你緊握。
X
哈哈，
原來如此，
幸福，
你最靈巧，
我最鍾拙，
你給我拖，
我給你握，
我不向你招手，
握在我的懷抱。

漫論自殺

蔡惠明

意志薄弱的人，經不起什麼刺激，偶然遇到了一件不如意的事，就會與錯路底使「死」以了之的卜策。這種人，尤其在上海，當着畸形社會與錯路環境下，「產業」實在多得發人！據市政當局最近發表的統計，平均每日竟有「枉死鬼」三個以上發見，你道到底慘不慘！由此亦可想「自殺」感有的恐怖，除了炮火阻，等不勝枚舉「死」的機會外，還有「以其道毀其身」的自殺，我們固不能武斷每個「自殺」者所遭受的苦惱，完全由於其夙世殺業所招致，但亦至少得承認悲慘的事實，終不超越因果律制裁的範圍！惟其如此，我們誠懇地提出一個方案，解釋「自殺」的錯誤，讓失意的人，重過人生的樂趣；說不定於「死」的感動間，猛省悟通，尋求真理，以迄根本解脫這靈力停屠的色身與心志而後已！

記得日本的鬼才文學家芥川龍之介氏在自殺前，曾寫了一封絕筆書與他友人，說：「所謂生活力這個東西，實在就是動物的異名罷了，我也是一匹人間獸。但是，但看我這對於人類天性的食色兩事都感到厭倦這一點時，可知我已漸次失掉了我的動物力了！我現在所居住着的，是一個像水晶樣滑澄澈的病的病的世界。……如果能夠自甘進入永久的睡眠中，那麼爲了我自身起見，縱使不是幸福，但無疑是和平。……毫無猶豫的，這位鬼才文學家就承認「人」與「畜生」的相同及厭惡這「病」的「病」世界，然後他自己究竟還是有一「動物力」的人，而更沒不脫離這「病」的「病」世界。他爲了滿足他的欲望，就不惜用「自殺」的手段，想「進入永久的睡眠之中」，以恢復他的和平。其實，這是絕不可靠的，正像我們確在睡眠之中，神經仍不能安甯，仍時時遇到可怕的惡夢，或說着夢話的一般，試問在「永久的睡眠」中，將怎樣來保證維持和平呢？何況，依照指示人生的佛法，我們死後還得循着個人不同的業力，去償還各該相異的果報，這生活的「動物力」又何致於喪失，而或能倖免爲「人間獸」啊！

德國無神論者蓋盧知氏說：「世界是極汚垢的，所以有志於道德者，必先棄捐軀體，而棄捐軀體，並非採取自殺；祇須勤修苦行，嚴持淫戒便可。至于自殺而死的，則但能斷絕生命而不能斷絕那有生命之心，所謂求有生命之心，即是意志。雖自殺而意志仍在，他日將重又轉生於世界之中，不過輪廓（係指軀體言）換了一個罷了！因此之故，要免去世界之苦的，不在乎形體軀殼之消亡，而在乎自斷其意志。」這和莊周所謂「萬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相吻合，而更不悖於佛教教義。一個自殺者之所以要

「自殺」，當然是受不了苦或沒有勇氣再生活所致，如果能了解這「意志不滅」或「永久輪迴」的學說，是否還再加「方死方生，方死方生」底真的幸「自殺」作玩要嗎？

所以，「自殺」是不可能「死以了之」的！德國人主義者尼來及悲觀哲學家叔本華都曾坦直率的向全人類苦過，除非「自斷其意志」，除發原來的智慧，雖「自殺」或「願自殺」的行動是萬不能解決的。此外，經過世尊勸入禪觀當體的色身，但仍禁止採取「自殺」的果報，因爲這動作，就免不了不可憐憫的「殺成」，事實可以證明，這等於殺了「衆生之一」的人。假使能以法律，那麼就有「預謀殺人」之嫌呢。

我們對於「自殺」的看法，可以如此的決定地說：「無論從何立場或角所觀之「自殺」的因果，是最卑鄙又污穢的！」一個人之所以爲「萬物之一」，該具有他的對人生興趣的認識，與迪登出世的計劃。因爲是「人」，他的頭腦不能由愚昧而同樣而單鈍，雖然遇到了意外的失敗，亦應遊樂隨受，經驗這事實時速理，讓未來的甜密美滿的夢，映演在願畫的

神經中，使它蓋沒了創鉅痛深之悲憤。一切過去現在未來的失意人們，請注意「人生」的真理及價值，使你乃至你的親友，覺悟「幸福」與「和平」究竟是什麼？「不如意事常八九」，你還貪圖這濁世那利便的名利作何便漢？

末了，筆者誠懇地呼籲「人生的和平」並吶喊着如此杜撰的口號：「不要在永久睡眠中，表演「自殺」！」

覺羣週報		社址：上海玉佛寺	
每星期一出版	定價：零售每份二分	電話：三〇三一五	發行所：上海玉佛寺
社址：上海玉佛寺		電話：三〇三一五	
社址：上海玉佛寺		電話：三〇三一五	

覺群週報

Chuh Ching Weekly

號七二三第字通警京設部政內
類紙聞新類一第爲認號掛記登政郵華中經
號一九五二第照執局理管政郵海上

版出日十月二年六十三國民華中

第二卷
第三十一期



石火光中寄此生
子管畫

宗教徒的時代使命

建國與建教

儀 模

戰爭的殘酷，有無形的與有形的兩方面，而以無形的殘酷為尤甚。凡經一次戰爭之後，社會經濟必顯凋敝，社會道德也必隨之衰落，人類思想在這時所遭受的浩劫，無法予以估量。要恢復原來的狀態，須費時少則三年五載，多則百數十年。這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對人類的道德與思想，破壞的程度實不下於物質的，但是物質上十年之後，能建造起新的面目，精神上則恐非數十年不足以言復原。

戰後人類思想上最普遍也最危險的現象，是再找不到中國古語所謂「君子坦蕩蕩」的風度，不論在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不論是在外交上，政治上，生活上，都處處顯示着爾虞我詐，互相猜忌，充滿了所謂「小人常戚戚」的現象。其次，是互助心理的消失，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有我無人，先我後人等固執心理，只有無情的利用，沒有優誼的施予，終日熙熙攘攘，盡皆為己，遇世孜孜學學，靡不為利。在國際關係上，在國內政局上，都因這兩種心理病態的存在，而令人神經過度緊張，而發生惶恐不安的危險景象，不根治這基本上的心理病態，世界永難安甯，人類永難和平。

要醫治這些病態，一般的學校教育已難收速效，非用普遍的社會感化教育不可。而無論從動機上講，無論從方法上講，惟有宗教徒最適宜於負起這任務。

任何宗教的教義都是濟世的，為人的；任何宗教的傳教方法都是感化的，和平的。宗教徒的責任是用和平的感化手段以濟世渡人，在消極方面他以身作則，救了自己，在積極方面他發揚教義，濟助人類。在目前病態的社會裏，惟有宗教徒才是中流砥柱，才是人類的救星。社會的宗教徒們需要如此迫切，宗教徒的責任更是重大。

希望宗教徒們不為自己的教，更不為自己的私利，毅然負起挽救人類的責任，把這患病心理病的社會感化過來，回復到大公無私，我為人人，坦蕩蕩的理想世界裏去。這比唸佛修行升西天和做禱告升天等等工作更有意義。（轉載自波日報）

勝利已一年多了，在這一年餘期間，國內的問題一連串的老是不能解決。今天喚統一國家，明天喚實施憲政。所以建國的呼聲充滿了全國每個角落裏。佛教徒當然耳染目濡，一個個的被驚醒而響應了；因為建國的工作，實際上就是強化各個國民各個組織的總運動。若真要成功一個健全的民主國家，決對不能再容許那一部分腐化。所以在這實施憲政迫於國民的機會，我們佛教徒也自然不容氣的站在國民的立場上，與一般國民並肩同等的義務，使佛教的組織如別個組織，在建國工作發生同等的效力。

這一向全國人民的口號，大聲急呼的喚得也不少，但畢竟夢中驢語，到底說與做還是兩件事。我們看勝利一年多，誰能真正做建國工作呢？所謂被稱解放區的人民，仍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最可惜而感覺痛心的，就是我們那許多的廟宇，莊嚴的佛像，都毫無代價的犧牲了。談到建國，調子儘管唱得高，結果總是說食數寶，功效等於零。今後，一切都要重在法理根柢與檢討，是踏實地去盡國民的天職。至於我們佛教徒畢竟也是國民一分子，以國民而信教，就不能不盡國民的責任，在政府方面也不應認和尙為化外，應當一視同仁，要切實地照法律上不論宗教性別都是一律平等，所以我們對任何建設工作都可以自由行動的。

說到這兒，建國與建教相提並論，名目上是兩個，實際是不可分開的。因為現代是人慾橫流的時代，要建國首先糾正世道人心，要糾正人心，則不能不需要佛教了。而佛教的根本教育，就是教人去除貪瞋癡等罪咎，則國不治而治。至於佛徒參政問題，過去如黑衣宰相之稱，自古有之。今當憲政開始，我們從事社會建設，政治建設，也未嘗不可，至於經濟建設也是一切建設的基礎。全國佛教徒的智慧，統計起來，當然不一。最好分別能力向經濟建設之途進展。總之我們全國僧人能籌謀計劃，却絕對能使國家佛教相互得益。明顯的講，佛教是國家的細胞，國家由細胞組織而成，所以建國與建教是分不開的，並且互為依附。

佛教對中國文學的貢獻

大 同

佛教自東漢明帝時，由印度傳入中國。至南 朝時，天下大亂，中國一般文人學士，大都歸依佛教。由此作詩作文，寫經作讚，佛教因之大盛。迨至唐時，宇內太平，玄奘求法於印度，達摩傳禪而東來，諸賢譯經，轟然一時，中國儒道諸教，莫不受有佛教的影響。這樣，中國人一般的思想，都不免受了佛學的陶冶，由此佛學與文學的關係，便濃得化不開了。我現在姑就聲學大者，舉其數端，臚列如左：

(一)對於切音，文法的貢獻——中國本來沒有切音與韻母，自華嚴經翻譯以後，始有反切音韻的萌芽，後來一日一日的擴張，至唐朝有一位神珙法師，根據藏經造了三十六個字母、分喉、齒、唇、舌、等音。因而統括了中國語言文字的音韻，為中國音韻學家所宗，彼時西域和尚，又有「法貝」的調子，唱之頗為動人，也屬音韻學的一種。

至於文法，中國古來的文人，向來不講究，只求熟讀多看。文人開口就是「熟讀萬卷書，下筆如有神」沒有文法不文法，就是佛教初譯經典的時候，關於「意譯」「直譯」也少切當。一直到了唐朝的時候，中國的和尚，紛紛到印度求經，精研教理，兼學文法，後來於翻譯上，方能別開生面。因此梵音八轉音（詳見佛學辭典）以及文法，始能傳入中國。此種文法，與現在的西洋文法，無大差別，因為當時沒有人應用和學習，不能普及於社會，所以後來也就無形中湮沒了。現在我們如果看唐譯的經典，尚可見其一斑，又如大藏經的六離合譯，（詳佛學辭典）也是研究文法的一種，現在的人，每以馬氏文通為中國文法的始祖，殊不知唐時已有佛經文法的傳入了。

(二)對於新穎名詞的貢獻——佛教傳來中國以後，中國的名詞，增加有數萬之多，因為當時有許多翻譯家，各各討論對於翻譯的名詞，如明則法師撰翻譯儀式，贊宿法師舉新意六例，玄奘法師立「五種不翻」除涅槃，般若，禪那，剌那，磨訶等固有抽象名詞，疑為俗語外。又般若語，

而另成許多新穎的名詞，如「因緣」「因果」「有情」「和合」「眾生」「法性」「真如」等皆是新穎名詞。這許多名詞（見一切經音義）翻譯名義集皆各以千計。現在佛學辭典中，所收集的名詞，有數萬之多，皆是漢朝至唐朝八百年中間，翻譯所創造成的。俗說：「世間好語佛說盡，」并非過言。名詞本來是用來代表觀念的，增加一個名詞，就增加一個觀念，增加數萬個名詞，即增加數萬個觀念，這樣看來，佛教對於中國文學實質的擴大，豈不偉大嗎？古今有許多文人，如蘇東坡，梁任公等皆喜讀佛經，他們無非覺到佛學的趣味，偉大動人，所以他們方在那裏研究的哩。

(三)對於文學思想的貢獻——中國的文學，大多思想不能開放。例如六朝駢體文，詩，詞，歌，賦等，都是求文章的詞藻，雖有精妙的思想，也為格調所限制。他們所見所聞，無非是四海九州，口誦實談，無非是三皇五帝，見解的微弱，思想的細小，就可由此而知。然自佛教傳入了中國以後，就不然了。言空間，就有三千大千世界，華嚴支門，重重無盡。言時間，就有三大阿僧祇劫，大劫小劫，種種不同。言數目，就有無量無數，恒河沙數，不可說數，等等的名目。言莊嚴華美，如彌陀經上說：「極樂國土，七寶羅網，七重行樹，皆是四寶，周匝圍繞；池中蓮花，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如思想的活潑，文詞的偉麗，豈是中國文學家所能及的嗎？所以胡適之說：「印度的聖人，絞起腦筋來，不受空間的限制，不受時間的限制，談世界，何止三千大千，談地獄，何止十層十八層，一切皆是無窮無盡的，日本渡邊秀方於他所著的中國哲學史概論中也說：「支那固有思想的貧弱，真不足資備，為什麼？這固有思想中，無論儒教，無論道教，這時候都是積血要成疔的時候了。得清新而思辨的佛教，一傳來，註入了許多新思想，活潑不就在這兒麼？」所以中國文學，於佛學未來以前，沒有偉大的思想和著作，就是神仙傳，列仙傳等，雖為有名的作品，然思想的遠大，結構的完密，也遠不及佛教，從佛教一來以後，能深入佛學的文人，如蘇東

坡、梁任公等，他們的文學的思想和筆調，就寬散得多了。

(四)對於學術系統的貢獻——中國古書，多零碎而無系統。如孔子的倫理學、政治學、教育學，都包括在一部論語中。孟子的政治學、生計學、教育學，都包括在孟子中。老子的人生觀、宇宙觀、無為論、自然論，都包括在一部老子中。乃至商君的功利政策，韓非的法治主義，皆是零碎而無系統的學問。

自佛教傳來中國以後，劉勰因受佛典的影響，乃有文心雕龍的著作。這部書，為中國研究史學詩學，最有系統，最有組織的作品，然皆受了佛教的影響而作的。所以胡懷深在古書今讀法中也說：「史通的方法，未嘗不從文心雕龍中學來，而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自少在僧庵中讀佛書，其後出家為僧。佛書結構原是很精密的，大約文心雕龍的作法，是受佛書很深的影響，如此說來，有系統的著作，在中國是沒有的，間有一二，也是受了外來的影響。」這是實在的話，佛經造句的微妙，文理的精潔，組織的精密，皆為中國原有文學所不及。每一經論中，都有長行與重頌，皆以科學的方法分科文，分系統而讀之，首尾都能相應，如成唯識論，深密經攝大乘論，起信論，四教儀等書，皆是亙古以來的偉大著作，有條理有系統，所以梁任公說：「稍知佛典者，當知科判之學，為唐宋學家所重視。非著名之諸大經論，恒經數家，或數十家之科判，分章，分節，分段，盡極嚴密，推其斯學何以發達？良山諸經論之本身，本為科學組織的著述；我國學者，亦以科學的方法研究之，故條理愈到愈精，此種著述法，其影響於學界他方面者亦不少。夫隋唐義疏之學，在經學中，有特別價值，此人所共知矣。此種學問，實與佛敎疏鈔之學，同時發生」由此看來，中國學術，得有系統的研究，佛學之功，自不待言。

(五)對於文學文體的貢獻——佛教未來中國以前，中國文人的頭病，每於作文作詩的時候，以求辭賦化，駢偶化，若不善於此二種者，思想無論如何的精敏，理由無論如何的充足，都不採用。這一種桎梏，自翻譯佛典以來，乃能解脫之，那時的翻譯家，無論中國人，印度人，皆研究印度文法，沒有辭賦的束縛，辭賦的遺毒，如安世高，竺法護，攝什，玄奘諸大翻譯家，對於文學，無論是古詩新詩，駢事說理，文詞皆能風酒，筆法亦能流暢，一切都求自然，不加一點裝飾，我們試讀修行道地經，

維摩詰經，或可知道佛經是富有感情，富有思想，描寫自然的文學，所以胡適說：「維摩詰經，一半是小說，一半是戲劇。」此話雖不是絕對正確，但可見內中之富有感情了。梁任公於翻譯文學與佛學中也說：「佛敎對於中國文學的形式上，實開一新國」所以他舉出文學的特點有十種：一、佛學不用之乎也、哉、焉、者、矣等字。二、佛學不用駢文家的綺詞麗句，不取古文家的繩墨格調。三、倒裝的句法極多。四、提挈的句法極多。五、一段一句中含解釋語最多。六、多覆牒前文語。七、一個名詞可十字所成，其中含形容詞格的名詞無數。八、同格的語句，鋪排列叙，數動至十。九、一篇之中，散文詩歌，互相交錯。十、詩歌的翻譯不拘音韻。梁任公以此十點，來明佛敎的佛學與中國文體的不同。我們隨取一經，無不可得此例證，都覺得佛經與他種文學，別有一種異趣，這是佛敎對於中國文學文體的貢獻。

(六)對於中國變文的貢獻——何謂變文？鄭振鐸說：「以邊唱邊講的結構，演述一件故事，此所謂變文也。」「變文」為中國中世紀文學最重要最宏偉的一種文學。埋於撒想室中，有千餘年之長久。到了公元一九〇七年，始得重見天日，特放異彩，此變文乃從佛經故事螺蛸而來，因為佛敎皆有講唱的文體，經中長行，就是講文，重頌就是唱文。如楞嚴經中前半部都是講文，後半部多是頌偈代長行。道長行頌偈，就是變文的格調。其後到唐五代變文產生更多，有維摩詰經變文，根據維摩經而作；金瓶二十餘卷，為變文最大最宏偉的作品。有佛本行經變文，根據八相成道經而作，可代表衆多以釋迦牟尼故事為題材的變文。又有目連救母變文，根據目連救母經而作。這皆是衆人所知，家喻戶曉的事實。以上三書，已收入世界文庫，永久有不可磨滅的價值了。昔趙瓊君說：「講唱變文，為僧人之專業。」這也可見僧人對於「變文」的功勞，更是不可磨滅的了。這一種變文，到北宋的時候，為政界所禁止，其後仍守變文之嫡系者，有寶卷，而旁系則生有二支，一支以唱為主者，有彈詞，鼓詞，諸宮調。一支以講為主者，有說經，講史，小說，話本等，此等旁支的產生，皆受佛敎變文的影響，所以袁中郎，黃山谷，蘇東坡等文人，皆讚佛敎文學通俗，優美，暢達，明快，讀之能令人銀河倒瀉，登高長嘯，實有超人的覺地。(未完)

一 週 佛 教

佛說阿彌陀經 輔助法治成功 國大代表提倡 講經

國大代表陸容庭等，自國大閉幕後即返川沙，積極發起講經法會，定二月十二日至十八日，請龍常法師主講「佛說阿彌陀經」。並於本月二十五日發表宣言云「……茲以國大制憲完成，行將法治。而輔助法治成功者，厥為宗教。本會為救國之一，故對推行道德運動，義不容辭。」

福建 佛教分會，定二月十九日在榕開成立會。又：此間潘守正居士等籌設佛教醫院，對貧病者施診施藥，現已勘定院址，即可興築。

承德喇嘛廟遭
共軍摧毀無遺
(中央社承德二十四日電)承德八大喇嘛廟，

始建於康熙年間，大部份照拉薩之布谷拉寺，規模宏敞，自經共軍摧毀，歡喜佛多被推倒，其七丈二尺獨木雕成之千手千眼佛，亦遭射擊，而頰稍痕宛然，廟宇毀殘頹頹，聞無烟火，各喇嘛，僅餘七十八名，缺衣少食，散非列入難民，得受行總之救濟，殆已陷於凍餒。大佛寺住持坤布俄拉薩，乃建賴活佛特派來此之總理堪布，位居北方喇嘛之首座，今亦頹頹不堪，籲請救濟機關施救。

上海 當代碩德范古農老居士，自前歲返鄉卜居後，即在嘉地弘法自修，並度其六六壽辰。

安徽 省佛教分會同人，有鑒於佛教日益衰頹，實有整飭之必要。秉承總會憲旨，遴選省佛教會會務人員訓練班。由各縣支會選送學員二百名受訓，定期兩月，已分呈安徽省政府暨中國佛教總會核准。並公推月海本僧、章元愷、潘石口、義方、界虛、普崇、等七人為籌備委員，假安慶迎江寺即日着手籌備；限本年元月底籌備完成。三月二十一日開學。

南京

西康路吉林寺佛學院，經去春復課以來，力圖恢復舊觀，刻已有學生愈餘人，則本期將招收插班生三十名，望有志向學青年，速往報考。

上海

大公報一月卅日載，(南昌專電)屈映光已在廬山居士林閉關靜修，剃度為僧。

湛江市

吳克就居士，長齋奉佛，又喜法施，自率廣東佛教分會令組織雷州半島等地佛教會後，不辭勞瘁，與佛教同人致

請留湛之海仁老法師於雷佛會宣講彌陀經全部，利益大眾。

邵伯 揚州縣屬第七區觀音寺住持禪國航，熱心地方教育。特自動發心捐資助學。深得地方人士贊許。

岳陽 各寺廟財產，經敵偽摧毀後，其歸來之僧眾，大都餐風宿露，啼饑號寒，無計可施，羣向當地政府求援云。

太虛法師 王古寺，領袖僧眾，繼承佛統，保子遺於國泰，運時代於方寸，至以為慰。友能畢業北京大學，幾經遊宦，抗戰前曾以小詩仰邀知賞，用有書翰往還，世事治桑，想已不復記得矣。自頃光被前上，本擬上謁仁臺，藉說遺要，誌兼欽仰，因俗務纏身，有懷未果。報上載晉公於兵燹一端，致函陳阿能將軍，保持毅戒，為製裝留一片清淨福地，其功非少，開教護之法門，盡入天之職責，內外交推，聲名並重，肅此憾意，順頌禪解！師友能謹啟

西北佛教近況 太虛大師尊鑒：捧讀十一月一日手示，敬悉一切。附函當日已請新省府委劉君致辭，轉呈張兼主席，并已將近現，飛告康居士。心道已於本月十四日保釋出獄，此後案情，將視蘭州法院是否來迪提解，或認爲情況已明，來文宜告終結。遠處西陲，佛書極少，擬使西北佛日重輝，實有賴於中央各地附寄佛經及佛學淺說前來。新羅關於中陰身之刊物，如蒙惠賜一二冊，至爲感荷。心道囑寄關鑒對附上。肅復，敬請道安！晚張樹楷頂禮

徵求附印弘一大師遺影全集 係從照片直接翻印，看此全集可知大師一生，每幅四寸共有三十餘張，每集祇收成本拾萬元。接洽處：上海林森中路二五四號二樓一室函勝法

僧詩話 (一)

重甫輯

「詩」的文學批評，可以說是以齊梁時沈約《詩源》有關音韻的亦論為始，其次鍾嶸的《詩品》，更可說其關於「詩」的批評文字；他把五言詩人們分為上、中、下、三品而討論之，自此以後，時的批評文字稍漸消息。唐宋以來關於詩的批評文字日漸其多，至明清更夥，其內容或評前賢，或記當代，不特論議精確，文筆亦自有致。爰將前賢詩話中涉及及僧伽作品者，錄為一篇，曰「僧詩話」。挂漏在所難免，尚祈鴻博教正。

僧靈澈：

生于會稽，本湯氏，字澄源，與吳興詩僧皎然遊，然厲之包吉字紆，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顯，貞元中遊京師，緇流嫉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侵譴得罪，徙汀州，後歸會稽元和十一年終于宜州。

劉夢得曰詩僧多出江右，靈一埒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絃孤韻，響入人耳。非大音之樂，獨與興盡公能備衆體，澈公承之。至如芙蓉園新寺詩曰：「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讀汀州云：「青鸞為弔客，黃犬寄家書，可謂入作者，岡城豈獨雄于詩僧間耶。」
九日和于使君思上京親故云：「清徒有高會，實從出東方，楚俗風烟古，汀州草木涼，山情來遠思，菊意在重陽，心憶華池上，從容寫驚行。」
〔全唐詩話宋尤精撰一作實似道撰〕

僧靈一：

新泉詩云：「泉源新湧出，洞澈映纖雲，稍落芙蓉沼，初澆苦蘚文，了將空色淨，素與衆流分，若對清霄月，冷然夢裏聞。」

劉長清和云：「東林一泉水，復與遠公期，石澗寒流處，山空夜落時，夢聞細響，感潛向清澗，動靜皆無意，惟應道者知。」
高仲武云：「自齊梁以來，道人為文者多矣，少有入其流，一公乃能刻畫精妙，與士大夫更唱遞和不其休，與泉湧壻前地，雲生戶外峯，則道猷寶月曾何及此。」

靈一大原貞元間僧也。

酬吳丹甫西陵見寄云：「西陵潮信滿，島嶼夜中流，越客依風水，相思南渡頭，寒光生極浦，落日映滄洲，何事揚帆去，空驚海上鷗。」
溪行即事云：「近夜山更碧，入林溪轉清，不知伏牛地，潭洞何縱橫，曲岸煙初合，平湖月未生，孤舟屢失道，但聽秋泉聲。」
重道宜豐寺云：「再尋招隱寺，重會宿心期，樵客問歸日，山僧記別時，野雲陰遠句，秋水澗前池，勿謂探形跡，吾今不好奇。」〔全前〕

僧皎然：

一日嘗于舟中抒思，求合本蘇州，章大不喜，明日獻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其大服其靈裁之精。
皎然詩式著偷語詩例云，如陳后主詩「月光天德」，取傳「長庚日月光太清」，上三字語同，下二字義同。偷意詩例云，如沈佺期詩：「小池殘基退，高樹早涼歸」，取柳渾：「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偷勢詩例云：如王昌齡詩：「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鴈，悟彼飛有適，嗟此羶憂患。」取嵇康：「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元。」〔全前〕

僧文秀：

唐宋詩僧也。
鄭谷喜秀上人相訪，有「他夜松堂宿，論詩更入微」之句，秀南僧也而居長安。以文章應制，故谷送遊五台詩云：「內殿評詩切，身還心未迴。」〔全前〕

僧樓白：

哭劉得仁云：「為愛詩名吟到此，風魂雪魄去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冤始消。」〔全前〕
稀歸郡，不知何所人，乾甯初知來職往皆有神驗，刺史于公以其惑衆，繫而詰之，乃以時代通狀云：「家在閩山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如今不在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啼。」又詰之，復有詩云：「家在閩山東復東，其中歲歲有花紅，而今不在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守異而釋之，詳其詩意，似在海中得非杯度之流乎？〔全前〕

僧懷濟：

在閩山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如今不在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啼。」又詰之，復有詩云：「家在閩山東復東，其中歲歲有花紅，而今不在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守異而釋之，詳其詩意，似在海中得非杯度之流乎？〔全前〕

僧可朋：

丹陵人，少與唐延諶為風雅之交，有時于餘倚號五疊集台，題洞庭詩曰：「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
 附友人曰：「來多不似客，坐久却垂簾。」歐陽炯以此比孟郊買鳥，曾其好飲酒，貧無以償債，故時嘲之。可朋自號醉兒，贈方干詩云：「月裏豈無桂樹分，湖中剛愛釣魚休。」杜甫有居云：「傷心盡日有啼鳥，獨步幾春空落花。」寄齊己云：「雖陪北楚三千客，多話東林十八賢。」劉公詩語云：「有時僧讀洪州滕王閣詩，守者時聽不佳，何不除却。守曰：僧能住乎？即吟曰：洪州太白方，積架滿空蒼，萬古過新月，半江無夕陽。守吳之，然南方浮圖能詩者多矣，予嘗見可朋詩云：虹收千嶽雨，潮落半江天。又云：詩因試客分韻僻，茶為儲人下箸低，不減身。」（全前）

僧貫休：

姓姜氏，字德隱，婺州蘭溪人，錢鏐自稱吳越國王，休以詩授之曰：「貫休身來不自山，幾年勤苦踏林邱，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寒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羨當時萬戶侯。」鏐讀改為四十州乃可見，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然開雲孤鶴，何天而不可飛，遂入蜀，以詩投王建曰：「河北河南處處災，惟聞全蜀少塵埃，一瓶一鉢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來；秦苑幽棲多勝景，巴嶺陳良愧非才，自慙性靈能識者，亦得親登郭隲台。」建遇之甚厚，建二年春，令誦近時詩，貫皆坐，休欲飄之，乃稱公子行云：「錦衣鮮華手筆動，獨行全貌多輕忽，穠纖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建稱善，貫恃尊怨之，休與齊己齊名，有西岳集十卷，吳融為之序，卒死于蜀。

「赤旂樓塔六七級，白菡萏花三四枝；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心知。」石霜問云：「如何是此心？」休不能答，石霜云：「汝問我答。」休即問之，霜云：「能有幾人知？」（全前）

僧齊己：

戊辰歲朝，湖中寄鄭谷郎中云：「白髮久慵髻，常聞病亦吟，復應成鶴竹，閒想似禪心；上國揚花亂，滄州荻葉深，不堪思翠華，西望獨沾襟。」
 「自古浮華能幾幾，逝波今日去滔滔，漢王殿苑生秋草，吳王荒宮入夜濤，滿屋黃金機不息，一頭白髮氣猶高，豈知物外金仙子，甘露天香滿敝袍。」

登祝融峯云：「猿鳥共不到，我來身欲浮，四邊空翠落，絕便正清秋；宇宙知何極，華夷見細流，壇西獨立久，斜日轉神州。」

山寺喜道士至云：「閏年春過後，山寺始花開，還有無心者，閒尋此境來；鳥鳴聲忽斷，茶好味重迴，知在南嶽久，冥心坐綠苔。」

宿簡寂觀云：「萬壑雲霞影，千峯松桂聲，如何教下士，容易信長生，月共虛無白，香和流澗清，閒尋古廊盡，記得列仙名。」（全前）

僧栖蟾：

短歌行云：「蟾光堪自笑，浮世懶思量，身得幾時活，眼開終日忙；千金無壽藥，一鏡有愁霜，早向巖壑外，光陰任短長。」（全前）

僧清塞：

贈王道士云：「藥力資蒼鬢，應非舊日身，一為嵩岳客，幾舉潯陽人；冰縫瓢探水，雲根斧斲薪，關西往來熟，誰得水銀銀。」

贈幼那法師云：「北京從別後，南越幾聽話，住久白髮出，講長黃葉深；香蓮鄰舍飯，碧徹遠具高，寂寞應關道，何人見此心。」

送秋逸人南歸云：「南行隨越僧，習業一池邊，兩鬢已如雪，五湖歸挂日；夜鳴鳴榻鎖，寒涼露船燈，此去應無事，却來期未能。」

贈柏嵩禪師云：「野寺絕依念，空山曾獨行，老來披衲重，病起讀經生，乞食嫌村遠；尋溪愛路平，多年柏樹住，不記柏樹名。」

贈胡僧云：「瘦形無血色，草履著從穿，聞語似持咒，不眠同作禪；背經來漢地，袒膊過冬天，情性人難會，遊方應信緣。」

贈粒粒僧云：「一齋難過日，况復更休粮，養力時行道，聞鐘不上堂；惟留煎藥火，不寫化金方，暫有出廚在，從僧請作房。」

贈李道士云：「布褐高明石竇春，迸泉多漲濕紗巾，昂頭脫易當閑客，落日相違對俗人；自笑大年窮甲子，誰同兩夜守庚申，擬歸太華何時去，他日相違乞藥銀。」

師，東濟人，姓周氏，少從浮圖法，遇跳合面反，乃易名賀。初與賀長江無可齊者，賀笑拍嵩師云：「林經四風急，松枝掃抄除，凍髓亡夜刺，遺恨疾時書；地煖焚身後，堂空臥影初，此時頻下淚，曾省到吾廬。」

時鳥亦有詩云：「苦覆石床新，師曾過幾春，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塔院關松密，經房鎖鐵塵，自嫌雙淚下，不是解空人。」時謂相仲云。（全前）（未完）

僧伽參政與組黨之關係

醒心

關於僧伽參政，有主張既參政同時就不能不干治，有主張既參政同時就須有政黨之組織，有主張參政不須組織，有主張先參政而後組織。總之，僧伽應參政，而且必須參政，此義業已昭如日月，人人共曉，毋庸再加辯析。詳察目前之政治環境及僧伽之政治知識，參政不干治，確是適應時地，契合羣情之正確主張。然而如何才能實行此一主張？從速灌輸政治知識，積極培養政治能力，當然是首要之圖。於參政應取之方式，厥惟有二：（一）直接參政，（二）間接參政，在現階段之民主政治社會中，兩者都很重要，應當等量齊觀，雙管齊下，同時實行，庶可操必勝必成之左券，收事半功倍之捷效；良以鳥無二翼不足以高飛，車無二輪不足以遠馳；民權主義不舉直接間接兩種民權同時並進，則不足以達全民政治之邦治；今吾僧伽同屬國民。既須間接，亦不無直接間接二條參政大道，齊步邁進，亦無怪登開政典，享受完全民權之日。

何謂直接參政與間接參政？前者是策勵具有政治慾和能力各個僧伽，選用各自固有之優勢環境，參與各選區競選國大代表和省縣議員，後者是集合全國僧伽組織政治團體，即佛教政黨，由黨員即已入黨之僧伽，選舉足以代表全體，僧伽與整個佛教利益之僧伽為代表，參預政事。換言之：前者是享有直接民權，限於個別參政之極少數之個人享受之。後者是享有間接民權，凡為集

體參政之大多數之衆人，皆得享受。前者是解決僧伽個人之政治問題，後者是解決全體僧伽和整個佛教之政治問題。前者僅能代表其個人，或一部分僧伽，一個區域佛教之利益。後者足以代表全體僧伽與整個佛教之利益。前者是臨時性，隨會議之閉幕而解散。後者有永久性，經常可以向政府建議政治上之意見，以供採擇施行。緣是，前者之參政方式，可與普通國民相同，實在不稱要組織。後者之參政方式，應與一般政黨相同，非有嚴密完備之政黨組織不為功。因為前者既在策勵具有政治慾和政治能力之各個僧伽運用各自固有之優勢環境而去參預政事，事實上能够取得多數中之少數；故所得者僅此少數僧伽之參政權而已。欲使最大多數僧伽之參政權，一無漏失，惟有政黨之組織，足以任此繁鉅。况彼少數僧伽，既非從全體僧伽中選出，欲其在議會中為全體僧伽和整個佛教利益而發言，除却他自覺之良心和道德以外，別無經常把握；若有政黨之組織，則可無此後患，因為政黨操有選舉罷免和運用黨之紀律予以制裁之權。復次今日之社會，土豪政客，獨霸選席，公行賄賂，強制投票，威脅利誘，選舉舞弊，應有盡有，僧伽不容託於有組織之羣體，而憑個人之資望能力參與競選，縱有極動聽之理論，極漂亮之口號，究以利害相左，眾寡懸殊，當選之望，實屬匪易，有了政黨之組織，

自有天地，此種隱憂，大可不必；且政黨足以爭彼個別參加競選者，以有力之援助，較之單槍匹馬，難易相去，何止霄壤。尤有進一步者：僧伽之所以參政，並非為徒享權利，要在克盡國民責任，毋負僧伽天職，於是尤需效法政治家之風度，為求實現自己之政治主張而參加政治，而競爭選舉，只要主張獲得勝利，國家與民族，佛教與僧衆，均蒙利益，則個人之一切犧牲，都不足惜；如此猶非有政黨之組織，不足以實現政治上之目的。願以從來之政治家，都是潛重組織，潛重制度，適切現實，以求事功。考之現代各國政治上之共同趨勢，亦均趨於政黨政治之一途，人民之參政，必須通過政黨之關係。吾僧伽之參政，自無例外，只有從組織政黨，捨其事，絕其功，則與全體僧伽，乃至整個佛教，裨益大矣！

或謂問政必須組織之說，固屬甚是，而且重要，奈何目前內部準備不備，縱然成功，亦因僧衆知識水準太低，不易取得。特請知識提高，準備充足之日，而後效。不為緩也。作是說者，無異彼欲求全國人民知識水準一律提高而後開始憲政之說者，同樣誤謬。何不一察今日國內其進政黨在其組織之始，何嘗已有百分之百之準備，何嘗已得廣大羣衆為之支持，何嘗不顧於少數先知先覺者為之竭力倡導苦心經營有以致之耶？

讀了「成見的根源」之後

常 悟

觀察第一卷第十八期上，有阮華芳先生一篇「成見的根源」。阮先生此文完全依據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阿爾伯特與克爾薩二氏考在學生成見結果而寫成，旁徵博引，道古證今，將「成見的根源」的理論，以生花的妙筆，輕鬆活潑，發揮無餘！拜讀之後，獲益良多！但我生起了一點感想，這種感想不是指責人的短處，更說不上批評，祇是更發揮了成見一點理論。所謂「骨鯁在喉，吐之為快」！現在就將我的感想寫在下面，以就教於海內賢達之前！

成見是什麼？它的定義怎樣？形態怎樣？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成見是屬於心理作用，不易捉摸的，但古人所謂「有形諸內，必形諸外」，我們平常祇要稍微注意人們的生活與社會的動態或事業工作上，不難略知一二。成，是成就，見，是見解，或稱知見；連綴起來為成見。這是深入社會後才表現的，如人指責某人「主觀太重」！「固執已見」！即是成見的形態，也是成見的異名。其實成見有俱生成見與分別成見之不同。現在一般社會心理學家還沒有知道這兩個名辭，從他們研究結果的理論方面看來，他們似乎祇知道分別成見一門。

在佛敎術語中，沒有成見這名辭。但佛敎講的「我執」，即與成見一樣的意思，不過佛敎講的道理圓融透徹些罷了。經驗告訴我們，成見（我執）愈深的人，他的痛苦愈大，煩惱也愈多，反之，痛苦與煩惱則少些。「阿爾伯特認為自覺為旁人成見之者往往激起憎恨的感情，但也有少數為旁人成見所寬屈而肯同情其他不幸受冤屈的人，祇有這些人的胸襟開朗，態度自然，不易

受成見所左右了（原文語）。這話說得很對！唯遺憾品類繁多，我執為根，生諸煩惱，若不執我，無煩惱故」。由此，我們知道我執（成見）是不是不祥的心理狀態，是誰也要承認的。

但「我執」有俱生我執與分別我執的區分。「俱生我執（即俱生成見）」的解釋，就是與身俱生，明白的說，即是先天的遺傳性。例如小牛生下地來，就曉得吃草吃奶，以充實牠飢渴的需要，但老牛並沒有告訴牠，又沒有跟同類接觸過，可是牠就知道需要，這種幼稚的純潔的想念，就是俱生我執的作用。又如一個小孩，到了相當年齡，他的父母從未指點過，但他自然會與異性談戀愛，這也是俱生我執的一種說明。再舉顯明的例來說，比如小孩子手中拿着可愛的東西，我們若要奪他的，他會始終不肯的，若以力奪之，他會以哭來為他反抗的工具，這也是俱生我執的功用。因之，我們可以說凡是幼小的動物，他（牠）們完全生活在俱生我執之中！也是俱生成見之中！「心理學家一致承認成見不是天性的，不是遺傳的（阮氏語）。這是不合邏輯的看法。但也難怪，因為俱生我執是很微細的心理作用，沒有激躍的感情，沒有反抗的行動，所以不是一般粗心為名利所迷者所能了解的。

分別我執（分別成見）不是遺傳的，是今生的，是現實的，是與社會人羣接觸以後而生的，誠如阮氏所謂：「成見是有了社會生活以後逐漸獲得的」。阿爾伯特研究人們成見發現時期是：「兒童成見之產生大都在入學以後六歲至十六歲之間，尤其是十二歲至十六歲這個階級最容易產生，如種族的成見。」這是說明兒童有了分別心時所起的成見，是很對的！但是要知這壯年人或老年人的成見則更加濃厚高深。

「我執」這個東西，沒有證得至極的聖位以前，是誰也免不了，而且也無法免掉；但是各人因有性情、地位、環境種種的不同，所以我執表現的動態也就不一樣，而且有強弱淺深之異。我執深厚的人，總不承認別人的一切，認為自己一切一切都是對的好的美的密的，別人那裏及得着我。但人與人間，社會與社會間都有這種思想，都有這種我執的成見，於是「猜忌、惡感、敵視、互不信任、村落間的械鬥、異教所起的戰爭、種族間的相互屠殺（阮氏語）」了！這就是我執的結果，也是成見的根源！我們再舉例來說，遠古的不談，比如這次世界大戰，其主角諸人皆知是歐洲

佛 教 與 政 黨

慈 勇

佛法原是圓融的，一一法各各具足相對的中道彰諦！所以若從自性質相方面說：一法不立，動念已非；而况評議濁世政治？然依俗諦上講：無法不立，無處不入，那麼問政既不涉佛意；干涉組黨又何妨？因為，即使萬一的話，市縣議員治組黨又何妨？「充其量不過爭得幾個發言席也」。實際上徒賴空口說白話，亦何濟於事？焉克滿足人民之願望，更焉克自衛？試觀今在野之賢達評議國家之政治者非無，究誰能接受？再君最高權力如政府，三令五申的通諭全國各機關團體，切實保護寺廟產業；但多數人仍裝作作嘔，任意摧殘；故今日欲以口和筆以爲自衛，怎免失望？余以爲「問政而不干涉」，猶覺未足也。吾人精於全國每一大小議會中的分子，多數系在爭取權利的黨派下活動，則其間的曲折退避，可想而知，審其生力又十足；故無權無力如僧伽其所發抒之意見必遭擯棄無疑。訴苦中論，自固以爲竭力嘶喊爲人民作代表，或爲教努力矣；但衆人置之復奈何？余曰：非具有強力的政黨，一切目的，終爲烏有；雖也爭得議員之地位，實則空担虛名，而無聞於事實，不亦徒損大時光耶？並且有了黨的組織，可使佛教四衆弟子一致團結起來。既能率領八十萬僧伽作爲人羣謀福利的事業，又是一個鞏固有力足以自衛的集團。因此，多方面占着便宜；例如我們的整委會，以時間看，將近一載；從成績去看，那是太渺小！然而這問題的焦點何在？答曰：整理機構權力太小；及僧

衆過於頑固。所以若將黨組織起來，整理僧伽制度，其速率較之今日或必增一半；展轉思慮，組黨是絕對急務。還有，今日中國之美政無不在用卑劣之手腕謀取政權，雖日一切均效以「國家化」，致俾人民對任何一黨都沒有忠實的信仰和擁護，因爲他們所施行的政治不是人民所需要的；恰是人民所切齒痛恨者！觀此，佛教政黨尤該應運而生，開一新面目，爲新中國陶治新的國民，爲我善良仁厚的同胞解除痛苦；深信必能博得廣大羣衆的歡迎，因爲我們所依而行的正是老百姓所要求的心。

或問：佛徒組黨是否與佛理相悖？答曰：佛徒組黨觀之似爲不可，蓋法是無諍的，不與世俗爭取權利也。雖然，若向佛教之根本教義觀之，亦後得智上應分之權宜也。故佛徒組黨可謂無黨之黨，超黨之黨，應機而施設，隨俗而契真，與佛理何悖之有？或問：僧人做官直接行使用兵用刑犯佛戒否？答曰：問政既不犯佛戒，此亦不犯。政治之理論中心；則其所行者，亦當符合於大慈悲，大方便，大願行，大願行也。要知，問政爲間接，參治爲直接；直接既間接順妥而有力。况作官乃次於思想之行為，而亦依於思想之行為，又何不可？其實做官未必盡是直接利用刑也。或問：以歷史看過去僧伽亦嘗議政，並未組黨，而法運何亦相隆？答曰：昔者與今

日之時勢當不容等視，須知在帝制時代下的僧人極受尊崇，作議員與不作議員，干涉與不干涉，於佛教本身無大關係，組黨更未想及；好牙與錢之關鍵，在皇帝信不信也。故該時不能組黨。反詰今日，自非昔者可比，人民固無真正之代表，而佛教本身亦將無力自衛，如是欲救世法住世，爲欲扶救入羣，遂倡組黨焉。或問：僧人做官如何避免流俗？答曰：若組黨則在黨則上載明其重要者以約束之可——如嚴干涉並不組黨，亦可產生類似的規則。其實我要說：僧伽不因組黨或作官而流俗；換言之，決不因不做官不組黨而僧人不流俗，此類證據，目前盡是。吾且曰：以無強力的政黨，那麼不良者，排斥之可也；雖欲流俗，必不能矣。或問：佛徒現時組黨不亦太早乎？答曰：然。但是我要問：何時爲不早？何時準備完善？關於這，自我觀之，佛徒組黨，實已晚矣，遑論早哉？如果一定要待準備好了，那簡直糟糕；因爲根本也就沒有我們絕對滿意的时候。當然，每一件事都是逐漸進步的，黨的組織，也是這樣。基礎是慢慢建築，組織的精密，做事的經驗，它是一次一次的前進；始初畢竟難免幼稚困難。這樣看：組織政黨確宜早不宜遲也！

上面就個人的發端，糊說了幾行。末了還要說幾句：政權和治權，表面似乎分界，其實商接的也是每個國民共享有的；所以議政是應該，干涉亦然！我們僧伽既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當然議政干涉是本身；但是我們現在自願放棄干涉的權利，我以爲不應該，太可惜！而且如佛武居士說：「不干涉的另一含義，我總覺得太消極了。」總之，爲利世間，爲衛聖教，干涉我們不應該放棄，組黨是絕對急務！

雜 感

枕 戈

一 人生的形狀

六月號大公報曾提出關於「怎樣是人生形狀」的問題徵答，於是很多作者們，絞盡他們的腦汁，盡其幻想的能事，描寫人生形狀。結果頗令筆者失望，沒有一個是究竟徹底的答覆。某君說人生是一根任意曲線的形狀，一串挫折順利的組合。有說人生是阿基米得螺線。有說人生是像變形蟲。有說人生是歡欣與愁苦集合體的機器。有人說人生如蛇。或似天空中的銀漢。或如一粒骰子！種種說法，各是其是！然而我知道他們每個人都是從主觀，從自己的環境而寫出的答案；因此不論何種說法，都是失去公平和正確！現在筆者錄出維摩經上對於人生啓示的一段，以享讀者！經云「！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是身如泡，不得久立。是身如燄，從渴愛生。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是身如幻，從顛倒起。是身如夢，爲虛妄見。是身如影，從業緣起。是身如響，屬諸因緣。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是身如電，念念不住。是身無主，爲如地！；是身不實，四大爲家。是身如空，離我所。！；是身如邱井，爲老所逼。是身如毒蛇，如怨賊，如空聚，陰界諸入所共合成！」——爲了篇幅關係，這裏不能詳釋。

二 內戰的擴大

戰雲彌漫各地，藥味遍神州。加之安平事件，延安被炸；致使和平談判日趨暗淡，各種協商失敗以來停留在首都上空的低氣壓，終難轉變；並且嗚呼的戰鼓已經在拙劣了！但是在他方面還有人在高呼「民主」，既曰「民主」；何不服從人民？人民今日非欲戰也，非欲殺也！蘇萊士閉今世紀是「人民世紀」，雖然：歷史巨流的激浪，能不畏耶？不過，我們總希望局勢好轉，更希求國共諸公敢快放棄黨爭——尤其是變態的割據——的卑劣心裏，大家向和平統一的路上走，早日實現德蘭克拉克西的精神（即國家一切主權屬於人民）！否則，中國之前途將不堪設想，關到最後階段是漁人得利，那時候不平等條約又要來了！

三 僧裝

這是老調。思想比較前進的僧人，決定他是很樂意的贊同。因爲這是時代的要求，也是釋迦牟尼佛允許的！我覺得糾正一般人士對於佛教徒的厭惡觀念，改革僧服是可以的。僧裝改革了，僧裝將再不遭人們的冷眼！目前我們著的頭象發了我們是無力的弱者，是時代後面的人物，是替死人放籠口的和尚，是吃飯不做事的分利者，雖然我們不盡如他們所料，所以改革僧裝我是第一個舉手，當然也有不少人是阻礙阻撓的！末了我還覺得兼委會應該注重這問題！

四 整理聲中鬧復古

滿清以來，佛教一蹶不振！有志大德，本爲法爲教之精神，於焉力謀復興；民國迄今，亦已數十餘年。邇來在我最高領袖 太虛大師領導工作下，佛教已由死的變爲活的；並且已經展開向世界推進的配備！不幸在這個時候還有些「老和尚」鬧復古，我以爲這是佛教徒的恥辱，我更以爲這是佛教前途復興的大障礙！以是，使我發生兩個希望：第一我們要哀求「老和尚」們憐憫佛教生命讓它活下去，因爲復古就是死呵！第二我們要希望僧青年們聯絡起來，團結起來，站在一條陣線上；拿起大雄無畏之精神，去與「勢力」搏鬥；千萬我們不能跟着別人而後退呵！

覺 羣 報 週 報	
每星期一出版	
社 代 定	社 代 定
價 售 址	價 售 址
：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 預 訂 每 年 壹 萬 元	： 預 訂 每 年 壹 萬 元
： 零 售 每 册 二 百 元	： 零 售 每 册 二 百 元
發 行 部 主 任 止	發 行 部 主 任 止
助 理 發 行 法	助 理 發 行 法
電 話 三 〇 三 一 五	電 話 三 〇 三 一 五
編 輯 部 主 任 福	編 輯 部 主 任 福
社 長 太	社 長 太
虛 善 方 課	虛 善 方 課

太虛大師在寧波講

菩薩學處大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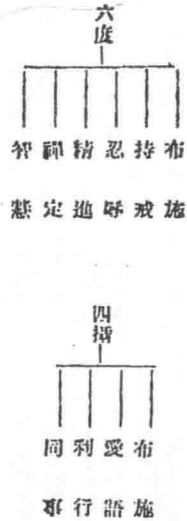
虛形好 飯依佛 法僧一結緣

盡未來 飯依佛 僧消災集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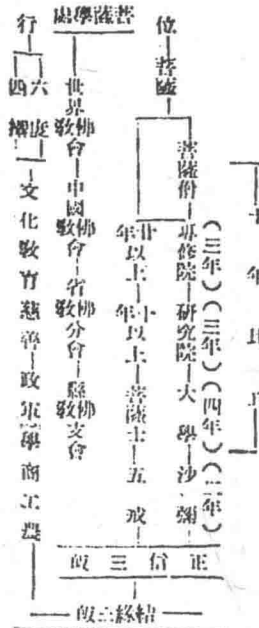
破迷立信 崇正黜邪

五戒與十善 八關齋戒

沙彌與比丘



「菩薩學處系統圖」



雅園

丙戌臘盡呈

太虛大師道長及同居諸友 卻

治海桑田事豈常，此心不歇為誰忙；路人日阻連朝雨，野火空燒隔夜霜。世慮非真真亦幻，客情是假假生狂；斷金縱有神仙術，畢竟難為不死方。

水繩靈山古道場，搬柴運水不辭忙；住持為業雲衣食，職事預謀鐵道糧。服務冗勞磨異志，殷勤辛苦亦同嘗；今人願盡古人力，杖履僧伽自有方。

次觀宗寺夜話暨自育王赴天童均奉呈

太虛法師塵政

郝友能

其一

心香妙引育王宮，俄家夙陀一徑通；湖上彭公今已渺，同鄉響款聞天聲聞外徹鼓於宮，一塔歸然像法通；淨持佛門看救護，卻如正法結天童。

其二

揚塵無效海川流，遙待山門且小留；諸佛苦心今可見，曾聽社宇過牛頭。積規成炭安首石，太平有求日光流；莊嚴世界非雜事，看取聆華在鎮頭。

卅六，一，廿三。 於國學館

覺群週報

Chuh Ching Weekly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三二七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九二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出版

第二卷
第卅三期合刊



五光中寄此生
子健畫

漫談佛教

藝 公 琦

佛教，是人生智慧光明的教化；可是人總愛向愚暗方面走，自私自利，自作聰明；佛教徒是負有把愚暗的人們拉引智慧光明大道上去的使命，這纔配得「指示迷津」的稱謂。

當年釋迦牟尼佛坐在菩提樹下所爆發出來的智慧，便是徹底認識了自巳，一片光明照耀十方，這更絕對沒有人我是非，怨親憎愛，善惡美醜，得失榮辱，祇有純無流淨的心光智慧，認識得無我的本來面目，同時照徹了整個宇宙的真理，人生的實相。

假使有人問這個真理怎樣證悟得到？我將直截的回答：就是叫你認識自己，更沒有別的方法。這是佛之爲「一把手牽君行不得，爲人自肯乃方親」。世人說得好：「釋迦出世，達摩西來，未曾有一法與人。」縱使釋迦說了很多的經典，歸根還是叫你認識自己。

唯有認識自己，纔知道自己的自由自在，當下就是佛，甚至連佛的頭銜也不許加上，所以古人有說「佛之一字，我不喜聞。」「無佛處不可住，有佛處急須走過。」見地達到這種境界，纔可上承釋迦牟尼佛的心印，纔真能負起傳播佛教的使命。

佛教雖是宗教之一，倘宗教的定義是狹局在拜偶像，拜造物主或種種的神；那末佛教的立場是反宗教的。從前佛教文師到菩薩通向微細山中，因爲他偶起「佛見」，這便是說對佛心中起一個佛的念頭，佛的念頭尚不許起，何況拜偶像，拜什麼造物主或其他的牛鬼蛇神！從前丹波祖師把木佛劈開燒取灰，趙州祖師有「拜佛圖是好事，不如無事。」

無事，決不是四體不動的木頭人一般，是說心中不著人我是非的流淨，如明鏡照物，不將不迎，不留痕跡，純以客觀觀一切境，合於真理，自然去做，不合於真理的自然使之合理化，因爲沒有一個我字橫梗胸中，所

佛教的哲學，是人生實踐體驗的哲學，純是哲人的境界。說到高處，是踏在毘盧頂上；說到低處，是鑽過庸人胯下；佛與平常人平等平等，但平常人沒有這智慧照徹，永遠是個平常人；學佛的人把握住這個智慧，成功一個頂天立地的偉人。

佛是人人現成，菩薩是個個可做，決不是像其他宗教的教主永遠是超越人類的一個神，人是永遠不能和神並肩，不能成功爲教主。這在佛教和其他的宗教又是一個不同之點。

記閱書遣閑

太 虛

有些開書是要盡開極無事再加以忍耐心的，我在鄒山過年，十多日閱甚，借看的書惟有尼赫魯自傳與斯大林傳，以尼傳的總是極度艱苦的愛國生活與力爭印度獨立的革命行動，又是個科學者社會主義者的非宗教者，設非開得無書可看並持以極大忍耐，已難看完。至以斯傳作者的過分誇張與所傳之入之正義之素非契合，苟非至開至宜耐實難看，能看完否，確向難料。頃已看了不多頁如有一段云：「這類的入，應該有一種經得起種種危難，拿得出絕大精力的健康身體，要能够無限度地做事，應該變成整夜不睡地工作的好漢，要能够依照指定的時間更換工作，要能够忍飢耐冷，要能够避寒得抽，假如被捉住了，要能够設法脫逃，要能够即使被燒紅的多層皮膚，或者被打落了牙齒，也不供出一個姓名或一個地址來，要把整個的心，奉獻給認定的宗旨，決不分心於別的事情，決不離開自己的立場，決不偷懶，決不貪錢，這樣還不够，還該有堅強的希望，即使最黑暗時代，遭逢了極大的失敗，也毫不自餒而失去勝利的希望，但這樣還是不够，還有頂緊要的，是應該把事情看明白，而且清楚地知道各種人的需要。」看完這一段話，真同看到瑜伽師地論察驗菩薩種種應具的六度菩提一樣，令人肅然地感覺着如遇到了菩薩。但缺少一些慈悲仁愛。

聽太虛大師講「菩薩學處」後

慧明

太虛大師這次在延慶寺對甯波佛教徒講「菩薩學處」，這個講題像古董又似新鮮，我想有多少人懷著疑問——什麼是「菩薩學處」？據大師的解釋說：是佛教徒都應該學做菩薩！依印度靈塵稱「菩提薩埵」，譯義為「覺有情」。有情，是有生命有知覺的動物，我們人類，雖說是高等動物，倘是沒有真切地覺悟人生的真理，也祇能叫有情而不稱覺有情；唯有澈底覺悟真理的，或少分覺悟的，或開始向覺悟方面學習的終當得起「覺有情」的稱呼。就這個意義上，大師是再三地說明「菩薩」決不是泥塑木雕繪畫成的偶像，是活生生地有了覺悟或開始向覺悟路上走的人，纔是真正菩薩。佛堂中的佛，菩薩等偶像，正是佛教中的古董先賢的遺像，是留給我們有志學習菩薩人們的標本或模範，真正的菩薩，還是自己背向他們的遺教經典去真正履踐。這個鮮明的指示，把我們原來的佛教給神教外衣所蒙蔽了，迷信完全掃除，顯出佛教的本來面目；將專為度人不度活的「人死的佛教」一掃粉碎，是顯出生龍活虎似的人生的佛教！

是的，佛教的真理給佛教徒歪曲到迷信方面太深了，不但一般信仰佛教的在家佛徒是染上很深的迷信色彩，就是出家的和尚尼姑們有幾個能明白佛教自身的真理，不但不明白，并且拚命在製造迷信，專靠迷信吃飯呢！說到這裏，我敢斷定地說：大師這番唱導「菩薩學處」，無疑地是放出佛教革命運動，另一種角號的新聲！

我們試看大師手製的「菩薩學處大綱」，這是從開始信仰皈依的徒衆起，就給以菩薩的頭銜，一直到修養十二年以上至終身，以至盡未來際，到成佛時為止，都是在學習菩薩的階段，都是攝在菩薩學處。這學處是包刮出家的僧衆和在家的信衆，不分性別，不分階級的。大師是常常歎息佛教被風俗迷信所累，不能放出真正的光明，出家僧衆靠迷信吃飯，致使一代一代墮落到愚暗的深淵，在家信徒因僧衆無力教導，迷信也一代較一代的加濃。於是形成在家信徒以迷信來套活出家僧衆，出家僧衆專為在家信徒做迷信的營生——組織。有了這互相為果的結果，出家僧衆是

愚暗，在家信徒是盲目以致出家僧衆應務的本分，在家信徒立得的正信，將永無再現的希望，「人死的佛教」於是充塞在每個寺院里，每個社會的角落里，習以為真，以愚為智，於是真正「人生的佛教」不復獲觀其曙光。

大師講菩薩學處，不唯要掃除迷信，不唯是發出一種佛教革命運動的角號，且堅決地要來實行，至少想試行一下，甯波是號稱「東南佛國」，有軌模的叢林較別處多，信仰佛教的士女也較別處更多；換句話說：迷信色彩特別濃厚，佛教的受累也較任何地為甚！假使時節因緣成熟的話，大師是急急地想——樹起一個佛教模範道場做中心，來挽回這種頹風的。這里有兩個很顯明的目標：一是怎樣來教導真正出家的僧徒，養成僧徒的品格，德行，智力？怎樣教導在家的信徒的正信，來維持這樣的道場？倘是以大師的道德智慧，來主持這樣深淨道場，青年有覺悟的僧徒，我相信僧徒很多聞風而來的；但所困難的是正信在家的信徒太少，或可過火點說簡直是沒有。筆者並不是瞧不起號稱東南佛國在家的信徒，但我已說過這佛國的信徒迷信色彩太濃厚了，不，是給過去我們出家僧衆放出迷信色彩糊住了眼睛，大師所唱導的真正的佛教也許為你們誤解或不信受。你們信仰的佛教，是專叫我們僧衆替你們已死了的人去念經拜懺，斷送了你們信徒的光陰，消磨了僧衆可寶貴的體力智力，拿你們這點短工式的金錢來套活這個終身為你們度死人的身體。可是大師現在所唱導的菩薩學處，是要你們不住相的清淨布施，是不望報酬的布施套活這樣道場的出家僧徒，讓他們好好地學習真正的佛法，期給以十年二十年的修養，使每個僧徒都造成若大師一般地智慧德力，成功一個菩薩僧，能够宣揚佛教的真理，把大地上每個失去了人性的人都吸引到佛法的懷抱里，都成為一個頂天立地的覺悟的人，都成功為「菩薩」，把這個混亂穢濁的世界成功為莊嚴的極樂國土。假使說到功德，一切功德中過功德自然是最大。但大師所希望的在家信徒，是出以不住相布施。據大師的理想，就在甯波集合有這

一週人世

教部派王星拱譚雲山參加

汎亞洲會議三月間在印

度新德里舉行

(南京八日電)去年印度領袖尼赫魯等發起在印舉行汎亞洲會議，爲一全亞洲文化性質之會議，東亞各國文化團體參加，我國中印學會近已決定推派中山大學校長王星拱，印度大學中國學院院長譚雲山兩人出席參加。該會將於本年三月間在印度新德里舉行。

美江研製原子飛彈與炮彈

舊金山二日上午三時廣播：聞美國正研究原子飛彈與原子炮彈。

比原子彈的威力還大千倍

可使十多個城市變成火

海可怕的超等原子彈

第一枚投落廣島的原子彈，是化了二十萬萬美金及六年的研究功夫始製造完成的。現在美國科學家們宣稱，假使另外再化費同樣的金錢及

時間，他們能够造成另一枚超等原子彈，威力要比原來的增強一千倍之多。

超等原子彈非但貯炸藥量充分，爆炸的機械也益趨精良。它的體重遠許多噸。但祇要有一架火箭的噴射機，便可以把它輸送到任何指定地點。

甘地向歐美發出請東擬召

開國際和平會議

(法國新聞社孟買二日電)全印電台頃發出消息稱：印度聖雄甘地刻正考慮在印度召開「國際和平會議」，現已向歐美各國政治家發出請柬。

(法國新聞社加爾各答三日電)全印電台頃廣播消息稱：聖雄甘地擬於本年內在印度召開世界和平會議，屆時將特別邀請中國、美國、歐洲各國及日本等參加。

對越過洋面定向投射器美

火箭專家力爭首座今年

試驗將集中以無線電控

馭巨型 V-2

(聯合社華盛頓二日電)美國火箭專家對越過洋面定向投射器正在力爭首座，今年試驗將集中以無線電控制巨型 V-2 火箭。據陸軍兵工官員稱：前自德國所獲之 V-2 型火箭，五月間將告用罄，但美國工廠製造之機件，足以自德國俘獲之他項配備，今年可繼續供給發射火箭二十五枚，作爲試驗。其次將着重研究控制方法，美國火箭專家成信十噸重之 V-2 型火箭降落場所如無問題，即可發射至超過去年十二月十七日所達之一百四十哩高度。

另據若干德國科學家稱：納粹曾有一艘 V-2 型火箭，在某次高層測驗中曾達一百六十哩。火箭試驗人員此後應有較目前試驗基地新架西州自沙更廣大之射程，尤以表現該武器之定向投射性質時爲然。

第二卷 第三十三期合刊 目錄

漫談佛教	佛書「菩薩學處」後	益謙
聽太虛大師講「菩薩學處」	一希聖人入世，一做菩薩	慈明
佛對中國文學的貢獻	佛教與中國文學的貢獻	慈明
苦悶與奮鬥	苦悶與奮鬥	明修
新時代與青年	新時代與青年	明修
讀自由	讀自由	明修
讀北馬雜感	讀北馬雜感	明修
詩與掩埋	詩與掩埋	明修

我國近代藝術家

巨擘李叔同大師，為清季吏部公之後裔。其道德、文藝、美術、書法、詩歌、名播中外，不得辭贅。民七入山，法名演音，字弘一，發願畢生精研佛法，幾無日不在律藏中探討精微，發揚光大，為元明清七百餘年來南山律宗復興之祖。大師於民國卅一年九月初四日遷化，所遺遺寶精品，均由質平居士悉心保存，幸免浩劫！大師之書法，質樸沖淡，骨力深秀，益神藏鋒，莊賡齊整，毫無人間煙火氣，足徵其心造修養之深遠，天才智慧之卓絕，殆成其清拔獨特的人格表現，與時真返樸超塵入妙之偉大奇境，尤為欽佩，頃劉居士於復員返申去國之便，將大師所遺精品字幅，四百餘件，定於國曆二月六日起至十一日止，假西藏路甯波同鄉會五樓莊廳公開展覽，以供同好。發起人：吳稚暉、陳立夫、潘公展、吳望假、李石曾、張道藩、沈尹默、汪亞塵。主辦人，劉質平。

修葺東錢湖區寺廟 太虛大師被推主任

東錢湖水利參事會特種寺廟修建委員會，在救濟院召開第三次會議，出席亦幻、恬靜、寬潤、大醒、適法、源龍、太虛、(亦幻代)荃戒、利生、新吾、今覺、顯宗等法師，由沈友梅、陳如聲主持，討論(一)確定辦事地點，決議：暫在佛教會。(二)請推定主任及副主任案，決議：推太虛大師為主任(亦幻代)推源龍今覺兩法師為副主任。(三)請推定常務委員案，決議：推亦幻、顯宗、恬靜、大醒為常務委員。(四)請推員起草進行計劃，決議：推亦幻、顯宗、

今覺三法師起草。(五)定期視察東錢湖區各寺廟，決議：定二月十四日視察，並先期通知東錢湖區各寺廟。(六)修建寺廟中心工作，應如何規定案，決議：一、沿湖寺廟一律責成住持擬具計劃，加以修理。二、擇定適當地點，建設示範叢林。

上海

功德林星期念佛會與世界提倡素食會會員，利用晚間公餘之暇，發起誦經法會，定於農曆正月十五日起，至下月十五日圓滿，每日下午六時舉行晚餐會，六時半開始誦經，至八時半止。至於所誦經典，為般若護國等。即自古二月初一日起，改為誦經一小時，研究一小時，以資增長智慧。每位繳餐費四萬元，如不參加晚餐者，亦無任何費用。歡迎各界踴躍參加。

泰縣

泰縣佛教教育，年來尚稱盛旺，除原有光孝佛學研究社，波開學園外，近有專提庵住持祥華師，為提高尼衆知識水準，特創尼衆佛學社，聘請文心長老為社長，濰煩法師主持教務。又城南淨因寺普亮和尚主創佛化小學一所，四衆兼收，請惠禪法師等任教。均已定期開學云。

又該縣北山寺雲開和尚，及監院禪耕等，擬創設一初級佛學社，暫定學額二十名，現正積極籌備中。

教部明令廢止 藉名抽提寺產

南京中國佛教會，頃通知各分支會云：保國民學校基金籌集辦法，各地每藉以抽提寺產，本會會源陳事實理由

呈政院修正或廢止，頃悉已由教部明令廢止矣。

南通

佛教居士林，於本月十二號請定空法師宣講無量壽經全部，期在改善人心，祈禱和平。

開封

相國寺，為河南有名古刹，近因該省立民教館員，非法逐僧奪產，引起該寺僧衆公憤，特請趙鴻佐、王希聖等四律師，依法向主管官署起訴，尙希各界予以正義的援助。

上海佛學院

已於本月十四日開學上課，開該院本學期又加聘教師，課程極為嚴齊云。

新生活運動

敬啟者：查本年二月十三週年紀念，本會除於是日假本京各大日報暨本會新運專報發行特刊，藉宏宣揚外，並鑒於制憲完成，建國伊始，新運將步入一新途徑，擬印行「今日新運」書藉一種，以資闡揚。夙仰大師領袖羣倫，熱忱新運，敬懇賜撰「新生活運動與佛教」一篇，以作寶典，而光篇幅。並懇於本月底以前，撥交南京黃埔路勵志社內本會，俾便付梓，毋任企禱。此致
太虛大師
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謹啓

泰興

口岸壽勝寺住持來函稱：本寺並無人在滬募緣，尙希各界勿受蒙混。引覺法師，前因事發生波折，開經調解後，已隨淞泉和尚往鎮江竹林佛學院任教云。

滬

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謹啓

苦悶與解脫

理 詳

「也思脫世修進去，苦恨無緣新粉袍」。是誰的呼聲？真的要脫離人間去管管「山僧不管紅塵事，自種青蘿織布袍」的滋味麼？

人世間究竟是誰在惡作劇？使得人們生厭世想。啊！他們深深地體味到人間的痛苦了！痛苦在那裏？是什麼呢？

第一次世界大戰過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也過去了，它在歷史上留下了幾點血跡，在人們的心頭上多增了一次悲慘的記憶。如今，已捉摸不着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呢？却在潛伏着，儼然有一觸即發之勢，眼前的事實不在告訴我們嗎？這，我們不必多說了。

我因從專制政體中爬了出來，共和建設了。經過了兩次大戰的洗禮，所以，可以說他是從戰爭中長了三十五歲。如今，抗戰勝利了，建國工作當然開始。蔣主席規定了五種建設：心理的，倫理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五種，尤其心理建設。原因是物質方面的建設，不過是一種治標的方法，治本的還是着重在心理，心為人之主，要能個個健全起來，才造成一個精神的國防呢！盧大師說：「此次戰爭，不但是物質的破壞，連心理也崩潰了」。杜魯門說：「戰後的人們心理，需要崇高的道德來維持」。可見得心理建設是何等的重要！可是，當前給我們看的，可會有心理建設不？我們有喘喘嗎？

今日的中國，有兩條不同的心理，相對的心

理。換句話說，中國無形中好像分成了兩制，便是一體的兩面。一面是光明的，一面是黑暗的，黑暗的被中共抓住了，在壓迫人民；光明的却在國民黨的懷抱裏，去領導建國的工作；而今又破除黑暗。所以當光明來臨的時候，黑暗便溜走了。現在，正激極展開鬥爭之際，人民的心理紊亂了，尤其是被壓迫的人民。誠然，從抗戰八年中獲得了生存，吁出了一口氣，可算是幸福了，正好似安然地渡過了海洋。今日的內亂不休，人民死傷的也不計其數，真所謂在行潦中淹沒了。唉！這生命是多麼的無價值啊！我們要大聲疾呼，為甚麼鬧着私家的爭城爭地，不顧國家的興衰，人民的苦樂，而破壞了建設，阻礙了交通，慘殺了人民！我們的蔣主席的計劃不能順利進行了！

說句老實話，在今日民主思潮高漲的時候，一切由于人民，無論好壞，人民自然有眼睛看個清楚，何必去施行壓迫的手術呢？打開歷史來看：湯武伐桀紂的時候，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了，人民歸之，儼然若大旱之望雲霓，便是個鐵證。以集團防礙國家建設壓迫人民的黨徒們！能不能醒來？

今日，橫在眼前的，毫無疑義是兩條分歧的心理了。人民的心理也隨之而起風絲，自不待言。「皮之不存，毛將安附」？那能談到物質建設呢？更何況共產黨正在殘酷破壞的時候。顯明地說，中國經濟整個崩潰了，人民生計也就成了問題。看吧！我國雖稱以獨立國的國家，却有外國

的米麵大批運來。主要食糧仰求於人，其他的日常必需品，也是源源而來，你看可恥不可恥呢？抵制外貨，自家是無力的，造出來的東西，既不美又不廉，且不夠國人的需要，只好滿聲接受了。何日終了？姑不顧及，惟有閉起眼睛來個「拖」。唉！中國經濟崩潰到這地步田地，人民怎能安然生活？總括起來說，在物質精神兩方面都受了極大的痛苦！其實解決民生問題，不是沒有辦法，民生主義所謂「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是一法；共產主義所謂推倒資本主義，而實行各盡其能各取所需；根據了「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依勞動的結果來定消費的多少也是一法。國父說：「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原本是一貫的，相依的。而今，為什麼不認清了目的？擺起手來，去做建國的工作；不顧人民的痛苦。去解決人民的生計呢？以集團防礙國家建設壓迫人民的共黨，能不能醒來？

談到人們的心理，所謂患病，中國科學知識落後了，我們不說。「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利己主義呢！哼！連門前雪還沒有掃得乾淨呢！只不過大貧小貧吧了。至于窮呀！窮呀！我國人委實心理窮物質窮了。則無有不窮之理。這些，我們都不說，當前唯一的問題，是人民的痛苦。這痛苦給他一個深刻的了解，了解了人生充滿着灰黑色的影子，了解了人世間充滿着惡濁的氣氛。消極了，厭世了，求解脫

的米麵大批運來。主要食糧仰求於人，其他的日常必需品，也是源源而來，你看可恥不可恥呢？抵制外貨，自家是無力的，造出來的東西，既不美又不廉，且不夠國人的需要，只好滿聲接受了。何日終了？姑不顧及，惟有閉起眼睛來個「拖」。唉！中國經濟崩潰到這地步田地，人民怎能安然生活？總括起來說，在物質精神兩方面都受了極大的痛苦！其實解決民生問題，不是沒有辦法，民生主義所謂「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是一法；共產主義所謂推倒資本主義，而實行各盡其能各取所需；根據了「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依勞動的結果來定消費的多少也是一法。國父說：「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原本是一貫的，相依的。而今，為什麼不認清了目的？擺起手來，去做建國的工作；不顧人民的痛苦。去解決人民的生計呢？以集團防礙國家建設壓迫人民的共黨，能不能醒來？

了，所以呼出了「也思脫世修過去，苦恨無緣作僧袍」的話語來。但觀察他們的心理，所謂解脫，不過是求得享樂而已，不受痛苦而已。所以我覺得有一說之必要。

佛法的建立基礎，完全本著個「苦」字，離開了人間的苦，也就沒有個佛法在。經上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覺菩提，猶如求兔角」。便是個證明。釋尊把頭髮剃光了，結果得成正覺，也就是因為感到了生老病死的苦痛。所以在佛法中，無論大乘的大我活動，與小乘的自我寂靜，其出發點都建築在多苦觀上，是共同的，一致的。但從解脫二字看來，已含蓄著消極的意味。其實，便不礙然。這牢獄似的三界，把自己的身心束縛了，去求得自在，這便是解脫；是小乘的自我寂靜；於不自在中，求得自在，使不自在的人，也得到了解脫；是大乘的大我活動。這樣看來，前者是厭離世間的，超出世間的，出世而不入世的消極解脫。後者是隨順世間的，救護世間的，由出世而救世的積極解脫。為甚麼要解脫？是向在一頂點上了。怎樣解脫？解脫的結果又怎樣？却顯然地有差別了。

怎樣解脫？

解脫的方法，就各宗派所用的種種，細察其內容，歸納起來，可分為自力的與他力的兩種解脫，今就其性質作簡略的說明：

佛說眾生太愚癡了，就是因為他自身的核抱裏，有一顆大明珠，不知到發揮出來靈活運用。這是甚麼話呢？就是我們假合的色身裏，包含着無限的性，小我裏面能發揮出大我來，這就是大明珠，是佛性。這佛性被我佛先發現出來了。

同時要開發覺性，使他因該活動起來，以達到理想中的境界。這覺性被我佛先開發了。我們自己也要來開發，來發揮，便是自力的解脫。這，也有消極的與積極的兩種。所謂消極說，就是消滅現象內的妄念，顯現了實在，即是滅智，這是消極的寫象，是小乘的。至於大乘的積極說，不必除妄，而在妄中顯現了真。所以，依時間說，消極的必滅現身，離開現在後，才達到理想中的目的。積極的，于現身于現在也就能達到了。

所謂他力解脫，就是認識自己的力量薄弱，須以他力為增上緣，使得自己解脫——歸入真境界，與絕對溶化于一爐。這，須有信心，信實實境有絕對力，五體投地去虔誠歸命。依空閒說，這融合的時期，當在未來世。質言之，也是滅去了現在的忘的迷的心，而在未來感到絕對的境界；這是消極的未來解脫。假使在一念歸命的時候，就得到了三昧，便是積極的現在解脫了。總之：自力的消極解脫是脫離的，積極的是實現的。他力的消極解脫是未來的，積極的是現在的。

解脫的結果怎樣？

如今已是秋的季节了，百草日漸凋零，蕭殺的氣氛使人見了作悲慘觀。啊！這現象是迷誤的，生滅妄動的，無常的，于是以靜的寫象實在，用一種消極的方法，制止妄動，斷除迷誤，入了實在一致境，這是小乘的終局目的。就形骸說，是阿羅漢，是無學無為的了。依心的狀態說，是涅槃寂靜的了。是皆肯定了現象界，在現象界外，從無為空寂處求得實在，所以是消極的了。這，在小乘立場上來說，以為是圓滿的境界，但就大乘立場上來說，則彼為焦芽敗種，不過是一個

獨善主義者吧了。所以大乘是積極的寫象實在，其終及目的，是成佛，是自覺他覺滿的人，是歸于徹底大悟，是絕對的解脫。所以從主觀說，是佛陀，是活動的；從客觀說，是淨土，是美善的。這便是認識了現象界以外，有實在的境界，與現象界以內的是不同了。這樣，大小乘的結果，雖然相同，但依方法說有著消極積極主觀客觀等等的不同，當然有淺深的了。

綜上說來，我們稍稍知道了解脫的意義，更有大小乘的區別。但真正的佛法，不是走向山林裏去，關在門裏面。換句話說，不是著重在自我的幸福。那麼「山僧不管紅塵事，自種青蘆織布袍」的靜的生活，死的生活，必須消滅無餘。反轉過來，往人間跑，以入世的出世觀往人間跑，本著慈悲救世的主義往人間跑！決不可觀察了現實的不滿足，而脫離了這人間去求享樂。解脫，解脫！從苦悶的漩渦中求得解脫，才是真正的解脫！

貪底力 雲僧

貪底力是個巨大的火車頭；
不然，何以貪心一起，
平靜的心就會被她轉動呢？
貪底力是個大火把；
不然，何以貪心一來，
清涼的心就會燃燒得難過呢？
貪底力是個催眠術；
不然，何以貪心到時，
智慧的心就迷糊不聽拉呢？
貪底力是塊精美玉；
不然，何以貪心一動，
同胞的弟兄也睚眦相爭呢？
貪底力能搖動世界的和平，
不信，看看，
那次戰爭不是為爭點地盤和利益呢？

新時代與僧青年 靜修

烽火瀰漫了無邊的宇宙，毒烟籠罩着大地上的一切，惡臭的血腥，充滿了整個的世界。啊！殘暴的戰神！你爲什麼懷着顛覆的心？板着副犛犛的面孔？快來這寥落而淒涼的景色而降臨人間！殘暴的戰神啊！你給與世界文化莫大的摧殘，賜予大地物質空前的破壞，付給了我們生命的許多傷亡；你是多麼地無情？多麼地殘酷？然而，在這殘暴而無情之下，却誕生了個原子能的新時代。

所謂新時代，就是要打破封建色彩的舊觀念，革除資本階級的惡習慣，而重新創立一個新的國家，新的社會，新的文化……一切都是新的；沒有老年的暮氣，更沒有腐舊的觀念；我們青年沉陷在這新時代的共榮園裏，一切的一切，都是新奇的建設，嶄新的創造。

可是，提起了新，佛教是很慚愧，是捧不進新的展覽會的，你看現代的佛教，仍是禁足深山，祇顧話頭，奉行亘古而今而不變的清規，實行歷萬世而常存的專制，與世界潮流，格不相入。

青年的同胞們！我們要趕快覺悟，再不能步上他們的後塵，走上他們的覆轍了！我們要爭口氣，做個新時代的中堅份子，新佛教的幹部人材，我們不要追悔過去，祇要把握着現在；我們唯一的，就是要除去自私自心，重視公益，互相團結一致，築成一條鐵般的陣線，來維持我們的佛教；同時我們也要有苦幹的精神，耐勞的志趣；古人告訴我們：「不受一番寒徹骨，那有梅花撲鼻香」，又說：「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一個人必須要吃苦，尤其是我們青年，過去往往有貪懶怠惰的惡習慣，凡事都歡喜唱高調，不肯實幹；這，原因都是建築在怕吃苦的上面，所以我們青年，今後去必須養成一種刻苦耐勞的習性，而後去實幹。但是每事的進展，都有背景和曲線的，宜具有堅強不屈的毅力，百折不撓的精神，勇往直前，埋頭死幹。這種精神，需在學僧時代，鍛鍊成就，然後才能創造一個新的佛教，完成一個新的青年。

現在我們佛教所處的境遇，無疑是千鈞一髮；但，要知道「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兩句格言。這正是我們青年努力創造的好機會，所以希望

我們青年一致團結起來，從事改過佛教，建設人間淨土。這是每個僧徒——尤其是青年所應負的責任。

談自由 能安

時代從烽火瀰漫裏進化了，人民從艱難困苦中自由了，「二二」過着十八世紀生活的人，也站在文明舞台上高喊着：「我們要打倒專制，廢除不平等的條約！我們要實行自由！」種種口號，這，我們不能不說是我輩中的一種，足以令人興奮的好現象啊！

「不自由，毋寧死。」這是人民世紀一句復時髦的口頭禪，也是打倒專制時代束縛人民的一種利器，表示思想解放的先聲。我記得梁啟超先生也說過這樣兩句話：「要個性發展，必須從思想解放入手。」這分明也是保障人們思想自由的一種表示。

我國千餘年來，學術所以衰落，進步所以遲緩，亦是爲了不自由所使然。反觀歐洲各國，文化所以昌明，科學所以發達，各種武器所以進步，都是從自由中產生出來的啊！從這些例子看來，我們不能不說是解除桎梏，恢復自由，是增進人們幸福的要件。

不過，現在的一班人，都把自由講錯了；以爲自由，則處處放僻侈侈，無所不爲，假定有一個人，他向圖書館裏借了兩本書，他看到書中有兩幅很精美的圖畫，這位老先生便用明刀把他剪了下來，後來圖書館員檢查的時候，看到書中兩幅畫沒有了，便開口問道：「你爲甚麼把這書中兩幅畫剪去？」他答道：「我高興這樣做過，是我的自由。」試問他這種自由，是不是真正的自由呢？我想這誰也不會承認他吧！

我們應當知道，自由是有範圍的。個人的自由，並不是絕對的自由，要在不妨害他人，與公共治安的前提下，去爭取真正的自由。國父孫中山先生說：「個人不可太自由。」意思就是說，個人自由，應以國家利益爲前提。換言之：即人民應遵守國家的法律，而後個人的自由，才可以得到保障。所以我們對於不合法的自由，應當加以限制。簡單的話說，我們的思想可以自由，行動却不可太自由，這是我們現在最需要的基本原則。

我是主張自由主義的人，但我絕不肯違背公共秩序，在叢林裏的規則上也有這樣的兩句：「知規矩，即無規矩；不知規矩，則處處是規矩。」這正是現代青年人的金石之言呀！

讀報偶感

蔡惠明

一 佛教不要組黨

虛公大師在本報發表對「問政不干治」的結論意見：「主張佛教不要組黨；但望各黨派無黨派同情佛教者有一聯誼，以如有遇到救難的時候，得共同起來防救」。

不錯，佛教組黨在事實上足阻礙孔多的，假使成功計劃，試問誰來執行政治呢？僧伽格於地位，佛制不許他們執政而廢淨業；居士本身分處軍政工商各界，固亦未能掌理黨政，那末組黨一事豈非不着實際嗎？我以為佛教不可組黨，因為「問政不干治」的基本目標根本就與組黨原則抵觸。但如虛公大師所說，佛教徒可就政治意識者組織同盟，致力護教弘法事業。這等於佛教徒對政治活動限制了一個範圍，亦就是重申「問政不干治」的最初意趣。

佛教徒雖不要組黨，

但我以為却要緊組織同盟——覺羣社——擬定方案，部署行動。最重要的還是樹立以「世尊教法為主題的中心綱義，因為佛教徒既散處各黨派，無黨派。當然存在他們各該「先入為主」的主張，假使無目標地「為合」起來，那力量與效果自不堪設想了！

所以，緊接着 虛公大師的聲明，我們謹提出黨固覺羣社組織的建議，來實現「問政不干治」的策劃。

二 請高舉正義的手！

因為排工紙價的瘋狂上漲，本報的出版據說困難維持。這正是一個不幸的消息！勝利復員以後，佛教文化事業並沒有恢復戰前的姿態，終是粗苦底支撐着。「覺羣」與「覺訊」的創刊，雖替荒蕪的佛教出版界增添了不少氣象，但畢竟還沒有跨上安穩的正軌，現在受到物價的高壓，本報經濟自然困難掣肘，惟一補救辦法，當然是除原有基金外，另謀開源節流的財策了！

「覺羣」當然擁有廣大的讀者，讀者對於「覺羣」自視她為解決精神飢荒的「食糧」，或且憑依為指示修持的南鏡。現在食糧的原料，南鏡的質量發生了問題，我以為讀者當不能再坐以觀望了。所以，我建議「覺羣」既是讀者的刊物，她前報的支持者決不是現今負責的諸上善人而是廣大的讀者，在青黃不接的時期裏，每個「覺羣」的讀者是應「高舉正義的手」！

我希望「覺羣」的讀者能自動聯合起來，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自動底發起為本報募集基金，共同担荷灌溉這園地的責任！

同志們，請高舉你們正義的手！高舉正義的手向殘惡環境與腐蝕勢力苦幹，奮鬥與搏鬥！

恭和親教本師

大虛菩薩元韻

魚解深陂鳥息飛，
殿寒醜得雪霏霏；
歛胎漸學成菩薩，
法法清涼妙入微。

信徒 張聖慧呈稿

謹和大虛大師延慶講筵

元韻

今覺

寒風狂吼向南飛，
大地漫漫玉屑霏；
菩薩不辭風雪苦，
袈依連座叩玄微。

偶成

軼名

願願剎剎剎塵塵，
遊戲人間劫外春；
是處笙歌聊住足，
誰家門戶不容身。
龍吟枯木縮悲壯，
鶴唳長空更逼真；
百萬雄師談笑入，
阿彌可是舊時人。

老馬——拉車

性初

街心裏，
平滑的馬路上，
呈現着，
一副活生生的圖畫。
× × ×
一匹馬，——食不飽，力不足，瘦得像刀刻
的馬；
拉着——貨物堆得像小丘的車；
論重量，
也有七八千斤上下。
× × ×
他拉着那笨重的車身，
向前極力的掙扎！
在那拐彎的地方，
他用盡了全部的精力；
蹄兒蹣跚了，
頭兒伸長了，
頭埋在頸下，
拌着命的前前拉！
× × ×
在他四周觀看的人們，
從心的深處，迸出：
「他拉的太重啦！」
「他該死嗎！」然而，
駕御他的人，
還揚起無情的皮鞭，

抽！抽！抽！——沒頭沒臉，
像困獸般的抽下！
× × ×
熱得週身汗出如水，
他累得筋疲力乏，
他爲了盡職社會；
他爲了服務大眾，
他不能拋棄他的神聖責任；
一扔！放下！
× × ×
他受着那無知的人，
不能理解他的人；
支配着，
鞭笞着，
虐待着；
全他沒有喘息的餘暇！
× × ×
可是他——
「含辛茹苦，」
「忍辱負重」的精神，
真令萬物之靈的人：
——一些怠公，極私，他願，欺詐——的
人，
活活的活死！
活活的凍煞！
一九四六、一一、二五、天津。

遙寄 步雲

洪濤，
顛覆着我們的船身。
你——
是水手，是舵工，
是船上的小主人。
我願你
作航海的憤家。
但是，努力吧，
努力蓄養着氣力。
× × ×
狂風，
飄飄着我們的屋兒。
你——
是良木，是美材，
我願你
作大廈的棟樑。
但是，蓄養着吧，
讓它期待着都匠的顧視。
× × ×
洪濤，顛厥。
狂風，飄飄。
喂，好友！努力吧，
莫爲虛榮搖動，
莫爲小利驅使，
我們要作航海的指南，
作大廈中的棟樑。
那是我們的志願，
那是我們的希求。
好友，努力吧，
十萬噸的巨船，與摩天大廈，都在等待
着我們呢。

蘇北災區掩埋記

明 園

我這次參加蘇北災區救濟傷亡委員會佛救掩埋隊，隨着上海慈善界享有盛名的範成法師到蘇北去工作了三個月。在這三個月的當中，我以爲這一種工作，不但是當時對於衛生人道方面，大有裨益。就是對於未來歷血所染的歷史上，可能的佔其清白的一頁。尤其是我們的佛救史上，更不可少的，藉以啓發未來同胞的大慈悲心和大無畏的精神。所以我在工作結束時，便寫就了一本「參加蘇北災區救濟傷亡委員會佛救掩埋隊三月記」的草稿。可是現在這一本的草稿，因限於時間，沒有整理，這裏，是奉了太虛大師的壽命，只寫一個概要，用以報告我們的工作：

一 參加前記

記得是一個中午酷熱的晚間，這時已陰雲四起，漸漸遮滿了天井中的每一個角落。掛在牆壁上的寒暑表，也漸降低了幾度。在房間裏看書看久了，搬着一張藤椅正想走出來納涼的我，忽聽得灶間裏的電鈴嗚嗚地響了幾下。茶房走出去，隨即進來了兩位道貌岸然的長老。定限一看，認得一位是隔壁大聖寺的退院松橋和尚，一位便是專做慈善事業的範成法師。茶談之下，才知道他老人家這次又是因着最近蘇北戰災的嚴重，與上海世界紅卍字會李天眞朱警辭二主任，贊佛敦同仁，及各界熱心慈善事業的人士，組織了一個內分救濟掩埋隊的「蘇北災區救濟傷亡委員會」。而他老人家在我們佛救最高領袖「太虛大師」的贊助之下，便自擔任了掩埋隊的隊長。這次他老人家的來意，即是要我也能參加該隊爲隊員。當時一方面我因了此舉係是當仁不讓，見義勇

爲，而又正是合乎我們佛救青年所做的事，便一口毅然允諾了。一方面爲了我在西竺等負有上海佛教學院研究部一部份的庶務之責在身，便又宛轉地申明若必須得到這邊當局者的同意後才可！這事以後不消說，當局者不憚揮手予我以同意，並且還大大地鼓勵了我一番。

二 檢查一幕

我們自九月二日出發，至十二月二日結束的三個月中，共計在蘇北只住了兩個處所。第一個是南通城南西寺佛教會，第二個是如皋紅卍字會。這兩個處所，適巧都是兩個師部的隔壁。南通是陸軍第二十一師，如皋是陸軍編練師第四十九師。可是在如皋，則風平水穩，外面有時間檢查戶口弄轉過來了，而他們從未曾到我們的門裏來一步。倒是在治安較如皋爲平靖的南通方面，曾受過這樣一次的檢查：

是九月九日的晚間，住在與我們對門不五步的一個特務營的營副，不知怎的，突然被勤地率領他的部隊前來檢查戶口。這時除我一人沒有睡覺在寫「狼山遊記」外，其餘總是在初夢中把他們喚回。大家在嚴肅的威令下，聽招呼在天井裏排班，讓他們先由全身檢查起。他們那搜查的細心，說起來真令人五體投地：別說是口袋裏的便條衛生草紙和鞋幫內的夾層布，都一塵一粟地搜查過清楚。甚至連每個人身上的毫毛，都被他們摸得數清楚了。身上檢查完畢後，依然命我們立在那裏不許動。四面架好的機槍，步槍手槍等物，火有一動即發之勢。繼續着到裏面檢查我們所住的房間，由我商得了他們的同意，跟了進去，一件件發給他們詳細地檢查。結果雖不曾檢查到一點點什麼嫌疑之物，但時間上也就夠受了。因爲我們各人的手冊信件和團體的公函行裝等物，他們一點都不肯輕易放過。尤其是我們隊長法師十年來的慈善賬冊信札等件，也就辛苦他們查得不得了！

房內檢查完畢後，照我們預先抄好的一份名冊上，由一位指導員問道：

「那一位是吉林的？」

「是我」！這時弘願同志帶着立正的態度走出來向他回答。

「你當過軍官嗎？」

「沒有」！

「你是東北的嗎？」
 「是哈爾濱的。」
 「什麼時候走出來的？」
 「是東北九一八事變的那年。」
 「你為什麼出家的？」
 「那是因為我的性之所此！同時我感覺得在宗教或哲學中，唯有佛的教義最偉大而圓滿，唯佛教之教義才能真正解答我們整個宇宙和人生的問題。」
 「你從前受過什麼教育？」
 「高中。」
 「哈爾濱？」
 「對，你這幾次中學畢業。」
 「那麼，你們這幾個人的教育程度都很高嗎？」
 「是的！大多都在高中以上。因為沒有相當的知識，對於我們這一次的工作，是不肯輕易來做的。」
 「你們這一次來這裏是做什么的？」
 「我們這一次來這裏是到災區做救濟工作的。」
 「我們不消佛的慈悲，以利人濟世為宗旨，別的沒有什麼目的和作用的。」
 「那說起來都是這樣，為什麼現在世界上如共產黨之類，偏偏要打這要這樣來做。至於別人家是受了別種的教育，自當別論，我可不能知道。」
 「那或許是教育的問題：因為我一向是受的佛教的教育，所以我只知道這要這樣來做。」
 「你這一位中等身材瓜子臉的指導員，與弘願同志一問一答地聽到許多話，其餘是江北人嗎？不知不覺的（？）又問道：『你們沒有南人嗎？』
 「八人中連夫役一共只有三位，我就是其中之一。」我說：「這樣，你走的路很少呀！全靠講的口很好的普通話。」——指導員說：「也不見得！不過曾經到廈門、汕頭、廣州、香港各方面去過一趟。」我答：「指導員翻翻名冊又問：『就是這位編成和尚，是嗎？』（未完）」

本報啟事

現在因為排印費紙費都漲了百分之七八十了，本報的基金將有不能維持之勢，如得有訂戶黨萬人則不難持續無盡，若有能一次捐助伍萬元者，除登報中謝外，並登記為永久訂戶，永遠寄贈。願曾閱本報者，熱誠贊助。

本社主編福善法師于二月十二日突然得病，卒致不治，逝世于同月二十日下午三時，特此哀告，福法師各方師友及本報讀者諸君。
 覺羣週報社同人謹啟

本報徵求壹萬基本定戶

本報徵求定戶，業經通告，今再呼籲訂閱諸君，各為本報介紹訂閱十分，以推廣為維持是荷。
 本報股東諸公大鑒： 遼前去年股東會議決，應發股息，業經登報選領，截止二月底止，如不前來領取者，認為捐助本報，當另登報誌謝。 本社發行部會計謹啟
 啟事： 頃本報編輯主任因病，暫出合刊，敬希閱者諒之。

覺羣週報 每星期一出版

社址：上海玉佛寺

定價：零售每份五分，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二角

社長：太福 編輯部主任：福華 發行部主任：華華 助理發行：法華

電話：三〇三一五

源一編善虛

覺群週報

Chuh Ching Weekly

第 二 卷 第 四 卅 五 兩 期 合 刊

福善法師追悼專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日出版

福善法師略歷

本社

福善法師，江蘇泰興孫氏子。幼出家於同邑之口岸太平庵大開師座下。十九年具戒於鎮江鶴林寺，遂求學竹林興福。閩南武昌各佛學院。二十七年入川從太虛大師深造研究，旋



助教漢藏教理院。又受命至渝轉蓉轉衡陽轉貴陽返重慶大窩，再轉漢口南京編發海潮音月刊，相續將五年。去春上海玉佛寺請任監院後，主辦寺內佛學院，上海佛學分會，任本報編輯部主任，并受社長指揮辦理一切社務。十餘年的著述，散見海潮音暨本報。前年曾刊行三唯論，為三十歲紀念云。

勸福善

太虛

勸善：我在甯波因得了水光和松月的翁，說你十二晚突然得病沉重，所以十七日晚大聲鑼，春寒陡前，多人擁動緩行，我卒決然登了江西輪船，于翌晨在滬一方丈等，碼頭迎接的汽車中，回到了相別將兩月的玉佛寺。一進寺門，兼一等要我先歸自察，但我不過休息，即從庫房上樓入你的臥室，一看臥著的病容，頓令驚惻萬分。而皮發熱，口且腫不能開，你聽到了我的喚聲，兩手抓住了我撫你的手，慘不能言，我終以說了幾句安慰語，幸你的神志尚清，昏涼正念，默觀新加善誼加被。

歸春山萊一與廣廣退居及寺中各職事等來賙苦，雲華退居微風病亦亦憤致問。寮全寺上下人等，皆對勸善極愛護關切，並請有名醫二人診察調治，予心稍慰，余復為訪得名醫二人，於當日及次日先後診治，斷定為痘疹，顧醫不分，元氣不能抵抗，難免瀕死精進，病勢極危，而藥已不能飲下，祇有仗佛力感應。余遂于佛前默誦咒水半杯，持令服飲，乃神志稍清，竟能自行坐起，完全飲下，看護人相告，似有起色，原看二醫，仍為打針診救。至至晨二十日時覺時醒，開口屢呼嬰出去，並云要到大師的地方去，寺中為集眾佛殿，余藥師普佛，憐惻雲障，新消災延壽，余亦詣佛殿拈香禮佛，又親持咒水至床，醫生在榻為打針間，仍能飲盡，並能閉眼視余，而佛學院師生全體紛為痛哭悲觀普菩薩，延至下午余仍為跌誦藥師咒間，有人報云氣已漸微，院僧已為至床前念佛，及三時乃告氣息寂然，竟拾殿壽。嗚呼！嬰出去，嬰出去，其已預知時至。要到余的地方去，要到余的地方去，今竟何去？兜率內院與十方淨土，其隨願往生去。你之遺體，寺中主職自能善處，余已身意蕭索，擬不能作矣，懺哉！

回憶汝初見我，乃民國二十六年秋，全而抗戰初起，我由廬山入川，過武昌停留數日，觀察世界佛學院圖書館，時汝為館中研究部研究員，以研究論文呈閱，略致問答，有英挺超俊煥然不羈印象。但汝名則我于廈門的刊實登刊物，早知道了。二十七年汝由武昌先遷入湘，後轉來平塘雲山研究，但二十八年一月余應請赴貴州昆明，曾未相習，不久，汝為助講漢藏教學院新生學課，從此教學相長，數理之研究，彌加猛進。迨二十九

年，我訪問緬甸印度歸國，在浙雲休夏，遂深加贊發。于暑期訓練班，命汝講「怎樣由凡夫學成菩薩」一題，汝于我亦時時入室叩求開示，實為我諸弟子，一不共之弟子。繼至三十年夏，熱烈之誠，有加無已，我于諸弟子平等愛惜，分別教導，每每特理止汝的躁進，默察汝于女生間不甚相得，遂函汝要求，命獨居讀藏漢書，編發海潮音月刊。自是奉海潮音編成都避衡陽與貴陽邊遠太遠，主勝利後遷漢口終還首都，汝與海潮音生命聯合者，凡五閱寒暑。中間尤于海陽邊貴陽，貴陽遠重慶，偏僻艱危，汝尚能運其才智，終免于難。這五年汝對於我的熱誠，益見堅強，我雖時亦嘉慰，但恐汝因憐致流落流離，萬屬厚其德以培勸，滿其性以增壽，以期養成剛健弘毅之全才，故對於汝偶有過愆，立痛說斥，不稍予縱容。然汝或一時忿發，旋即懺悔，倍加禮敬。尤于復居大寓一年間，汝為校印人生佛教，並代用旋諸文化團體等，極盡辛勞。而我益切其磨礪，使汝青年之狂熱，未山展舒，汝亦慈無怨色。去春汝轉任玉佛寺監院，並主持寺內佛學院院務，我因受玉佛寺諸住持請託，復因汝在寺兼辦覺慧週報佛學分會等關係，我留滬時，遂常于玉佛寺居住。觀汝心行漸臻平實，方喜汝學成而可任事，何期衰憊的我未死，汝方年富力強而先死，懺哉！

汝到圓通佛學院時，余已退交常德法師為院長。汝之尊嚴常法師，僅次于余。余年見汝時，即有英俊不平常之感；今以汝之死，又不禁哀及常法師之早死，思及常法師而倍加哀汝之更早死，以常法師死時已四十四歲，生平憤懣，已略見展舒；今汝學識成，而自主之事一未開始，身心俱健，醫生檢驗亦除痘疹無他病，竟以偶然卒爾天花而遽死，秀矣而竟不能實，為住持佛教，為弘揚佛法，余何能不哀！懺哉！

願善：你亦是一幻想家！你小時流露今後要怎樣奉順供養我，想像我活到八九十歲，你那時仍頑健如少年，服侍著老病以送我的終。現在，風樹殘命的我，仍風中樹似的殘存著；倒轉來我來送汝的終，為汝封了缸。

卅六年二月廿一燈下在滬。佛寺直指軒

釋尊三十成菩提，孔子三十稱而立；
我亦三十弘法初，汝應珍重汝三十。

余三十歲，出楞嚴撰論，道學論衡法源流，今值釋尊三十歲，書此貽之。

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太虛於渝寓

悲感 萃一

悼福善監院

風聲悽悽，春寒陣陣。烏鳥的長空，籠罩着悲幻的世間。那窗前寂靜孤單的殿角，巍然直聳，却又像不耐寒氣的嬰童。四周飄蕩得一陣陣風吹五簷的悲鳴。我像失去了什麼似的枯坐在這燈光黯淡的寮室中，一切一切頹頹若若的陰影。我凝視着一張放在書架上的照片，眼前卻浮現出一個苦笑的臉，從照片裏漸漸的放大了。啊，他是本寺監院福善法師，是每日和我促膝長談的知音！可是他那溫和健談的聲音再不會聽到了。雖然他留下了和藹的影子，深印在我的心頭。

想起了他約我攝影的時候，他是多麼高興，欣悅。相隔僅十日，他竟別我長逝。我心慘然了。於是個個中的情景，一幕一幕的刺痛着我破碎的心田。我忘却了一切，只感到悲觀和虛幻，渺茫！

是二月十二日的下午吧，他便覺得疲乏發寒。早晨延請中四名醫診治，診斷為傷寒症，認為病狀非常嚴重；服藥數帖，未見起色；而注射針劑，亦無效果。同時發現有天花症象，體溫增高。好在神志尚清，每當我坐在他床邊，握着他的手，問他的病有無救星，有時更論及寺內各項事務的進展，並詢康大師何時來寺，及康華退居病况如何，懸懸於懷。我勸他靜養，不要憂慮，但他的熱情充溢胸中，因疲憊的精神不能多說下去，表示着萬分難過的样子。病勢是漸漸地惡化了。我抓着悲悶的心，輕輕的踏上樓梯。病房裏傳

來悲善的呼喚聲，「善法師，和尚！」，「救救我，要出去！」。悽慘而令人哀痛的每個字音，似針頭一般的刺着耳膜。我的淚珠不禁溼溼地墮下了。但他憂愁心緒，在浮黑的面龐上表現着更深的痛苦；那失神的眼睛映着微弱的光，在告訴我，他是在懷着未來的志願不能實現呢。我撫着他的手，感到一股真熱的熱情，流入了我的腦海，永遠地深鎖在我的心版！

他雖在病中還沒有忘掉他所負的佛教使命，更為寺內未來的發展和佛教教育計劃着。他的熱心與毅力，使人欽佩！他年僅三十二歲，飽學英俊，是玉佛寺的柱石，是佛教界的巨星。他聰明瞭了苦海，但苦海中却少了一個拯救衆生的舟航！窗外呼呼的風聲，夾着悽惻悽慘的哀樂。我對着他的照片凝神默念，感到無限的悲傷，也獲得了無限的啓示！

想不到福善法師會死！

大醒

抗戰期中，在人東路斷不通音問的幾年當中，知道佛教文化戰士——福善法師據着海潮普陀，行脚到過湖南貴陽以至重慶，直至三十五年二月他才伴着這個大眾慈命的刊物遷到南京，這時我會見了福善，我認識了福善。為了福善是海潮普陀最久長的一位文化戰士，所以我對他表示特別地敬愛！

福善求學閱院是在我離開廈門之後，他想到武院時亦是我別去武昌之後了。論起同門的關係來我既是一個在前面跑的人，可是談到學業與事業的成就，尤其在智慧方面，我很慚愧實在遠不及他們後進的一班同學——青年法師，福善就

哭福善法師 子寬

剛從法界塔來，文化界好學好當，何物又來打擊，頓教悲目淚收！
經雲拈句成誼友，風雨歸來勝故交；
海上歸來竟未談，長宵獨淚濕空窗！

悼福善法師 善因

三月一日至玉佛寺謁康大師，大師一見即曰福善死了。善驚訝，大師曰，福善于十日前死了。善問：什麼病？大師曰，天花。善遂撫几而嘆曰：天風為什麼撲撲到善啊？
悼曰：
薄海狂濤尚未休，呼喚健將忽千秋！
芳魂何處避風雨，令我揮巾拭淚流！

是其中的一位。
自從去年農曆年初，和福善在了空居士的庵園共住了幾天，之後，我遷居到毗盧寺辦理中佛會的會務，他也搬到毗盧寺去編發海潮普陀，短短的三個月，我們當時接觸往還。於做事的精力方面，使我更佩服福善是相當能幹的人材，將來必能成爲佛教文化事業的一員健將！
四月以後，康宗法師來京替代了福善的任務，福善乃應康法師請到了上海玉佛寺去擔任監院。這個因緣談起來與我也有一點來遠，是在三十四年勝利後，有一次在靜安寺法華法師託我航函重慶，邀約福善來玉佛以備佐助輩一法師，

又少了一個忠實幹部

樂 觀

近十年來，我國佛教界真是在走上倒懸道，抗戰以後，無論是老輩子，無論是少壯的僧青年，也無論在家的，眼看著一個一個倒下去了一有的死了，有的腐了，有的逃過了佛致戰線鑽進小廟或者當起大廟的方丈享樂去了，有的開足馬力向着墮落道路跑去，有的在途，簡直變得不像人形，有的不顧一切地毀滅他自己也連着佛教一起的毀，這是多麼悲慘的景象啊！在這種死氣沉沉的情況下，能够站起來的，實沒有幾人，能够挺起胸膛樹起脊骨做人的，更是少見。整個佛教好像已臨到末日了！

福善法師：他

總算得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也算得是一個新奮運動的忠實幹部，同時他還是戰爭烽火鍛鍊出來的一個特殊人才，他是一個青年，在學問上，他曾經下了一番苦功夫，有相當的成就，

是很有前途的，他改進佛教事業上，有很大的信心，近數年來，她正是憑着這一信念為佛教努力，奔馳，苦幹，不曾休息過。我最初認識他，那是在民國二十九年十月間在陪都新雲山上，那時我正在計劃組織「國際佛教宣傳隊」，準備到緬甸去，他正在當「人師忠」在漢藏教理院做講師，後來我出國去了，他的生活也改變了！我回國後，他已經成了戰時佛教的時髦人物，在成都、湖南、桂林、貴陽一帶地不斷的奔跑，在退出桂林時，設若不是跑得快，幾乎把條命還送給日寇手裏。勝利以後，他首先來到上海，所以人們還一度稱呼他「重慶法師」呢！只是這一個活潑的僧青年，很有前程的人，已經不能同我們再見，在三天之所死去了！

虛公大師自滬示函

驚悉福善法師病

逝詩以哭之 无言

什門有輩世歡呼，似子逸才生歡徒。
悲雲應圓超脫縛，雄文直欲掃頑愚。
心期曠界大王樹，天添彌林千里駒！
不恥忘情探熱淚，奈何荆棘遍江湖！

在二月十三日那天，我由杭州回到上海時，聽說他生病，特地跑去玉佛寺看望他，他倒在床上面而上的血一般紅，說不出一句話，我問他：「你病了嗎？他點了點頭，把眼又閉下去了，前天我正寫信去慰問他，信剛發出，接得月隴法師的電話，說他已經死了，真叫我不大相信，我趕去時，他已經裝進了缸，我在靈前看見他的遺容，使我感嘆！使我哀思！使我流淚！

在我認識他這幾年當中，因為他有許多的特長，所以我很愛他，勝利後，我同他常常見面，雖然我同他站的工作崗位不同，而為佛教所求取的目標，都是一致的，因為這個，我們更為密切一點。聽說，他在臨命終時大喊「我要出去！」「我要出去！」他現在是真個出去了，永久出去了，我感嘆的，是佛教界，又少了一個忠實幹部！

月隴法師說：「要把下一期的學章，為福善法師出個專號，我認為學章社對他應該有這個表示。隴師要我寫文字紀念他，我一時情緒飄忽，只好勉強把我對他的感想寫出來，聊作紀念我敬愛的福善同志！」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廿三日

聞福善法師在滬病逝曷勝痛

悼賦詩挽之

湯 忍 菴

噩耗傳來賦感歌，
三唯論著欽般若，
期期百年原電運，
招魂翹企中江浦，
英才無命嘆如何？
大事因緣學佛陀！
匆匆住世太空過。
拄杖漣風浪似沱！

悼 福 善 法 師

妙 歎

晚飯後散步歸來，會覺法師急促地喊我們去，遞過來一封信說：「福善法師死了！」驚異與悲傷籠罩了一切，演培兄與我，沈默地看着信，室內靜悄悄的，一邊油燈閃爍着無力的光。

我和培，都是不久才從上海來，與福法師離別還不到一個月。週前，本光法師來武林，說起福法師害了紅疹傷寒，病勢重沈；會覺法師就替他擔心：「冷天裏害這病，相當危險！」不過我總覺得：以福法師的身體，年青力強，不會要緊的；半月前，我在上海見他，確實很勇健的，誰料得一星期的疾病，竟會把這年青勇健的生命斷送了！

我與福法師最初是在闍院認識的。廿五年夏天，我進闍院，他已畢業在院內服務，并為廈門市佛學會編輯「人間覺半月刊」。沒有幾久，他到武昌研究院去了。相處時間很短，別後又無機會通信，所以彼此都沒有深刻的認識和友誼。廿九年春，我們幾個同學在香港辦一個佛學社解散了；那時福法師正在漢院執教，聽見這消息，就寫了一封長信給我和送居，鼓勵我們進川。信中有這樣的幾句話：「二師聰慧有為，稍再充實學力，當為同門健將。若長此高港，實不啻自斷其更偉大之前途。况目前覺善已交些師主筆，二師已無要責，何必留港作無聊且可惜之消磨！奈為舊識，當不忍二師如此如此。」這坦率真誠的勸勉，出自一位交誼平淡者之筆下，實在感人，所以，這封信到現在我還鄭重的保存着。

福法師在漢院教了好幾年書，直到卅一年夏天去編輯海潮書為止。這幾年，是他讀書寫作最勁的時期，「三唯論」以及在海潮書上發表的幾篇長文章，都在這時期寫成的。這幾年，也是我們最常見面的時期；如果說我們之間有點情誼的話，那就是這時候造成的。我去年出川回閩，路過上海，就因他的關係，住在玉佛寺；這次再度離鄉外出，也在玉佛寺住了兩個月，他還堅留我在那裏教書。玉佛寺，因他的關係，虛大師住在那裏；簡直成了有關師友往來滬上的招待所。

福法師的為人，看去好像很自矜；初見面或少接近的，都說他踞傲。其實，相處久了的，就知道并不驕然。他的個性相當渾厚，而且還很天真

的。假使說他有點傲氣的話，正是他天真的表露。他志向很高，同住漢院時的常常談論，常常聽他說：「既做人，就該做個劃時代的人！」這志向，加上相當的天資，使他不肯甘以凡庸自居。從他的字、文、待人、處事之間，都可看出一種高蹈豪邁、才氣縱橫的氣象。因此，目前的中國佛教，每每牢籠不住他；他不滿現狀，他不能在一個地方或一件事情安心住下去做下去。漢院的幾年教書生活使他厭煩了，亟亟要離開，大師只得讓他去編海潮書；在重慶編些時候又不耐煩了，要到成都，要到衡陽，最後因戰事關係回到重慶，他又極力營謀出國。這次住在上海玉佛寺一年，他更膩了，對我說過幾次：「好好的——當家」「方丈」，真是毫無意義！」他出國深造的念頭還未死。假使不是虛大師之命，編輯着覺羣，他或許早已跑了。對於他，真有點「佛門淡泊，收拾不住」的樣子。

福法師在現代的僧界中，服膺的只有虛大師和已故的常惺法師。常法師逝世，他在重慶橋雲山好好的關起房門來痛哭了一天。對於虛大師，他更是從命唯謹，大師對他亦愛護提攜備至。五六年來，大師門下，與大師最接近最親信的，要算是他了。他的逝世，想必深深的加重了大師暮年的寂寞；大師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會覺法師昨天在悼福法師詩中有「僧羅稱龍象，君子正堪許」的句子。福法師以三十二歲英俊之年逝世，與「春秋三十有一而卒」的僧傑，實為最好比况。僧眾的老師是羯摩羅什三藏，那麼，虛大師正可說是福法師心目中的計公了。虛大師的思想學問，他確實努力的在接受，就是大師的一切作風，他也亦步亦趨。佛教人材奇缺，像他這樣的人，真是不可多得，佛教需要他的地方正多，何況他正是青年的前途，不可限量。噩耗傳來，使我們無限的驚恐、哀悼！我們不但哀悼他，更哀悼他可能對佛教的貢獻！

卅六年二月廿二日于武林佛學院燈下

二 週 佛 教

覺 羣 社

弘 護 佛 教 聯 誼

報上贊成「各黨派無黨派同情佛教者有一聯誼，以週教難時共同援救」為主旨，本社認為今日中國之佛教甚需要，願不吝辭的担負起這個「聯誼」工作。

「週教難時共起援救」是最低要素，佛教近五十年被政治上社會上所摧刺所輕視已到甚為衰落地步，投助救護為同情佛教之任何有力人士當一伸其手，防止軍政之暴行，祛除羣衆之誤解，改變一般人之輕蔑，喚起知識界之注重，以至積極的改進僧寺之組織，整齊教徒之行動，亦皆為同情佛教者「維持」及「弘揚」所應有之事，於此弘護各竭所能援助，固所甚望，但只要有一週教難時決起援救之一端，已足表現「聯誼」之功用。

聯誼——之作用既在

對於「佛教」援護「政治」與「社會」之妨害，故凡於中央及各省市縣政治上社會上有相當地位與力量者，如能同情佛教，則能解救佛教被摧刺輕蔑之厄難，使由衰落中漸漸復興起來，均望 惠然簽名，寄來本社。三十六年三月一日

摩訶菩提會展覽大虛大師前贈之蔣主席金塔

大師前訪印度會以蔣主席所送金質之小型寶塔一座，贈與加爾各答之摩訶菩提會，此價值極高之寶之禮物，於一九四一年即已送交，惟為策安全起見，該塔與其他紀念品，同被送至貝拿勒斯，數日以前始運回加爾各答，刻展覽於該社，塔高約兩英尺，共十層，極為精緻。

福善法師

逝世消息，已誌本報。上月廿一日康大師為之封缸，本月五日茶毘，茲本報聯合玉佛寺，上海佛學院，上海佛學分會，海潮智社五團體，定十六日下午一時在玉佛寺開會追悼，以伸哀思。

寧波

天一閣藏書保管委員會，月前成立，該閣藏書極多，統係珍貴秘珍本，戰時運至後方，近將全部運回，運費浩大，太虛大師特捐二十萬元協助。

錫蘭

般若獅吼，素默及開明明德三比丘，此次因交通梗阻，未能赴西安執教履約，自滬返港後，即從事弘法。近以時節因緣不獲成熟，素師法躬又未康復，故已于上月中轉粵返錫。

國際文化合作協會

乃一國際性之文化機構，頃

於一月廿五日在京舉行第一大理想會議，函請康大師出席指導云。

南洋

素食會，近來擴大宣傳，該會長夏弗氏，已四十年不食肉，其祕書瑞典人，名克魯氏，自生以來即不肉食，甚得各界人士信仰擁戴。

星加坡

佛教會附設佛教義學，近為擴充名額，遷移新式校址，本學期已增加百餘名，頗得社會人士嘉讚云。

上海佛學會

舉行星期演講會，於二日心居士演講，講題「別解脫戒菩薩戒密乘戒三種戒之關係」，各界聽講人士，極為踴躍。

嶺東佛學院

戰前在康大師指導之下頗著成績。戰後，無形停辦。茲得寬鑾和尚復興，已於三月一日開學上課。

河南

鄭城縣佛教會，近為弘揚佛法，改善人心計，定於本月一日創辦「人間事」半月刊。

廈門

佛學會，於二月二日開成立大會，許寬平、虞愚、林純仁、蔡吉堂、黃秋聲等，當選理事；洪曉春等為監事。

蔣主席嘉獎樂觀法師

樂觀法師 日昨奉到 國府文官處政務局轉來 蔣主席二月廿四日獎諭一件，對法師在抗戰之勞績，深為嘉許，原件云：「案奉主席交下台端呈送所著『僧侶抗戰工作史』一冊，并奉該同志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業，殊堪嘉許，所呈僧侶抗戰工作史一書，已留

備閱覽矣，相應錄函達，即請查照爲荷。在勝利後，佛教中受主席嘉獎者，尚不多得云。

興慈中學

開辦消息，會誌本報。近聞業於二月廿日舉行開學典禮，儀式隆重，到校學生約二百餘名。

餘杭

佛教會，於二月十二日舉行改組會員大會，出席者，八十餘人，黨政機關人士廿餘名。經選結果，真潤、鏡禪、陳博文等爲理事，松華等爲監事。

上海

開北觀音寺定耀住持，對佛教各項事業，頗具熱心。近鑒世界戰雲彌佈，和平無期，特於上月廿六日，發啓華嚴勝會，虔誦華嚴全文，專祈和平早日實現。聞參加人士極爲踴躍。

印度

返國之天慧法師，上月中旬抵達香港，月底來滬，晉謁太虛大師報告印度情形。按大師留學日本，戰事期任復旦大學教授有年，此次返國，當有一新的發展。南京海潮普主編虛空法師，於月底抵滬，向虛大師有所請示云。武昌印順法師，本月三日抵滬。

南京

毘盧寺住持峻嶺和尚，頗具才智，思想所穎，爲首都青年中所僅有者。茲聞該寺所辦之佛學院，將重新改組，更名爲虛巖中學，僧俗兼收，學額擬定三百名，業已呈請教部備案，組織校董會，準於秋期正式開學。

遼北

省昌圖縣佛教支會善弘理事長，素諳武術，近縣府組設國術館，特聘爲教練，民衆之健康，實有賴之。

上海

護國寺發行樂觀法師所著「僧侶抗戰工作史」，自發行以來，頗得各方讀者歡迎，近已存書不多，購者宜速，每冊仍爲三千元。佛教團體，寺廟、學僧、一律八折優待，（外加郵費一成）遠處可以郵購代款。

湖南

湘鄉、大埠橋、吉祥寺，係唐時古刹，現任住持月明禪師，東請該縣縣中委宋希濂宜洞昆仲之尊翁嶺山先生，前軍政部財務司長李炎光，奉元中學校校長蔣孝元，縣參議員李致宏，珍璣中心學校校長謝修齊，及社會名流善信成顯南，萬梁等百餘人，發起重修，業已印發捐冊，籌募捐款，即行動工，并附設佛教居士林，宏揚法化。

上海

公用局顧問工程師周厚坤居士，去歲翻印陳海菴居士著「可許則許」一千冊，分贈親素，曾載本刊，業經送幣，而各地來函索閱者，仍紛紛不絕，乃由周厚坤居士再行印送一千冊，函索者請寄「上海辣斐德路一四六二弄一號周公館」當即奉贈，不須寄費。

大雄番訊

贈送陳海菴居士著「已知彼」，欲得者每冊須附郵票一百元，寄至「上海茂名北路一百一十一弄六號大法輪書局轉交大雄番訊團」，當即奉送。

一片慰問聲

慈鑒：廿五年夏，武進車站拜送慈親，一別十餘載，未

何如之！去年十月來到金山，隨喜打七，解，爲東初和尚所邀，復來焦山與諸學子相依營生，除授課外，多方從事翻閱律藏，探索佛法。昨有從滬來者，告知慈座已進玉佛寺，甚喜相近，或得而有瞻禮之期；同時又聞慈座西逝，不禁而悲心生焉。夫隨著者，早年（廿年左右）曾自竹林轉學常熱興顯，弟子見其可造，當今其多植福多體拜藥師如來，孰懷不幸非二而無常焉。雖然人生在呼吸間，大化之流與不替繫業生之業力，此於孔子有子哭之變，子夏有喪明之諫也。慈座於福善之死，而於覺羣當生過人之悲感，但乞爲法益珍慈躬，勿因此而過憐，礙及羣生之利導也。天氣尚寒，伏乞珍攝，並頌化度！

大師慈鑒

頃奉 慈諭，驚悉福善法師病故。值茲佛門多事，僧材寥落之時，優秀者又弱一個，實深痛惜！暇當爲文悼之！興辦公益辦法事，曾與內部姚科長洽談，無結果，聞京社會局，又將組織寺廟公益委員會。願聞，肅請慈安！弟子雪嵩頂禮。

大師慈座

手諭二，悉拜讀。月四處轉知福善病歿，不勝驚悼。同門衰零，正喜福善英俊有爲，今不幸棄世以逝，實一九四七年佛教界一大損失，於私於公，能不同聲一哭。而慈座之哀悼，自在不言之中。仰祈放開慈懷，善自珍攝，爲禱！

大師慈鑒

頃接上海來信，驚悉福善法師逝世，聞耗之下，心痛萬分！弟子擬必要時，來滬一走也。印順法師刻待

親教法師

慈鑒：廿五年夏，武進車站拜送慈親，一別十餘載，未

輪赴蘇轉普陀省其親度師。院中經濟雖拮据，然正月仍添做三十背架也。漢會近狀頗好，李會長回應，旬餘未返漢耳。專此，即祝慈安！

弟子葉勳頂禮二月二日跪

大師慈鑒

遠訓時久，懷仰彌深！今悉爾善法師不幸病故，不惟大師失一才能侍者，且佛教折損一員戰將，知我大師愛護青年，必為佛教而動悲心！是故我今至誠，勸我大師以法為重，珍攝法體，務乞弗因強逼病故，過份悲煩！焦山學院，照常開課；課程編制，均照去夏所示辦理。專此奉呈，敬頌慈安！

弟子東初頂禮廿二夕

大師慈鑒

敬稟者：月前煩賜親書丙戌多重登寶寶詩，及慈座莊曹波弘法之二種特刊，均已拜收敬讀。給大雄之一份，亦已轉送海定法師貼示。漢院年來事致頗感，頗為不安，甚慰慈注。本年農曆以閏二月故，特將寒假延長，改訂國歷三月一日開學行課。尊法師於故寒假後，即赴自貢講經，近日或可回院也。弟子於本月二十三日，假溫泉寺設座，邀請一四百萬元之三莊五脫會，二十月完結回滿時，實可獲八百萬元，擬以四百之月息，獎勵成績優良生，及貧苦同學，餘數則作漢院將來出雜誌之基金也。日前獲月履法師致尊院長函，謂願晉法師於本月二十病逝，弟子等聞此悲耗，同聲哀悼，皆嘆佛門不幸，損此法將，已將該函公佈，並於晚殿迴向，俾福法師蓮品高增也。大雄已於過前開學，到校學生已有百餘，現每日尚有報到者，預計來齊，當在百五十人以上。雖所收校費不豐，然王校長與憲定法師，已預為籌劃，縮減開

支，募捐補充經費，謂已有相當把握，想不至若上季之困難也。肅此，敬叩慈安！

弟子正果頂禮二月廿六日

大師侍者

頃悉爾善上人盛年遽化，哀悼無已！波旬逼扼座前法將，大師當感顛顛之悲，宋法衰世，眾生福薄，致法弱魔強一至於此，雖有我師大慈願力竟莫奈何。伏請勉抑傷懷，薄為一切劫時弊惡之苦眾生善加珍衛！道履輕安！無任禱切！

弟子楊星泰胡法智謹此肅禮二月廿二日

大虛大師

道鑒：日前詣貴寺，驚悉令愧無任！回憶去年寶座講經首都莫愁路普照寺時，爾善師住報襄理寺務，會與合談，獲益良多，何圖一別，道判人天。所幸令徒修持素力，證果有自。大師道根欣茂，自能排遣，故此奉慰，祇頌道安！ 曉菴南敬啟 二月廿五日

上海市社會局

聘本社太虛社長為一靜安寺寺產監督委員，一憑經辭退，並得社社會局潘秘書主任函告，已改聘他人矣，特此聲明。 登羣週報社啟

本報緊要啟事

本報正方發行主任，已辭去玉佛寺住持職；爾善編輯主任又因病逝世，關於人事乃不能不有所調整。茲以玉佛寺派一新住持為副社長，撤銷兩部主任，由月履編輯，法源升發行，直接受社長副社長指揮監督。又因物價增高一倍以上，才財兩感艱窘，暫出兩週合刊，俟情況改善，再恢復一週一刊，敬希訂閱諸善友原諒。

覺羣週報社社長太虛謹啟

本報徵求永久定戶

本報已蒙連開和尙道源法師各寄來五萬元，永久定閱本報。希各方熱心愛護本社人士，踴躍參加永久定戶。

福善法師遺資

特捐本報一百萬元正 福善法師遺資一萬元，統此致謝。 登羣週報社啟

真現實論

太虛大師著中華書局發行 每冊現價一萬四千元

人生佛教再版發行

人生佛教，都十餘萬言，集佛教新理論大成，海潮書社卅四年出版，今由上海大法輪書局再版發行，玉佛寺本社及靜安寺與南京佛教文化社均有代售，定價每冊五千元。 登羣週報社啟

三十五年息金

茲承：玉佛寺正方，靜安寺德悟，莊嚴寺證題，清涼寺果根，法藏寺惟雲，海會寺慧開，以上六股東，各捐息金二萬五千元。聖仙寺虎寶，清涼寺正道，應國寺，以上三股東各捐息金一萬

五千元。蘇慧純、金燦象、白純脂、陸秉機、以上四股東各捐息金一萬二千五百元。馮明政、吉祥寺畫悟、史琴柏、潘炳臣、周恩寺慧池、淡井廟、陳玉璋、陳榮德、留雲寺心緣、朱其昌、以上十股東各捐息金一萬元。刁含禮、董莉莉、陳根才、張崑山、以上四股東各捐息金七千五百元。龍興寺、文殊院、王式園、俞德松、沈文照、莊慈明、倪南山、趙鴻生、太平寺、蓮花寺、地藏寺、盛勁賢、方子藩、李紫岑、普陀山開輪、以上十五股東各捐息金五千元。鍾衡平、莊、沈孫三氏合一股票，以上二股東各捐三千七百五十元。鑾山寺、下海廟、王幼良、三昧寺、莊運財、觀通、月池、陸家俊、陳子崎、朱俊彥、黃玉聲、謝健、楊樹梅、福樂寺、景母宮、孫爾昌、毛王殿華、克爾似、孫德新、俞子英、以上二十股東各捐息金二千五百元。統此致謝！

登報週報社謹啓卅六年三月一日

印行常惺法師文存

徵求預約定戶

竊 先法師常惺老和尚之圓寂，於今九年矣。其生平著述，都三十萬言。久擬編輯印行，公諸同好，以資紀念。願 師逝之年，適值全面抗戰，烽火連天。全身精神，均之以應付駐軍與捐稅，焦頭爛額，無可言喻。猶望一旦太平，物價低廉，可以印刷精良，擴充篇幅。不圖年復一年，因循未果。及至勝利來臨，光孝寺財產，已經敵偽與游擊隊苛征於前，復被共產黨破壞於後。維持現狀，已感不易，而南亭又兩袖清風，無可

為力。欲待鄉里安定，租收有期，則俟河之清，人恐幾何。以此輾轉反側，夜不成眠，懼先人之手澤久滯沒而不彰也。茲擬將南亭在風聲鶴唳中所搜集者，除佛學概論。暨首楞論。因明要解。圓覺講義。起信講要與親聞記。各自成冊外。其餘彙編為演講集一冊。雜著之上，雜著之下各一冊。函辭一冊。附以哀挽錄三萬言。全部可十一冊。凡 先法師生前所交遊者，以及受業諸同門與乎曾經皈依或俯仰之男女居士，請各通函預定，權以每部五萬元計，或一部，或多部。南亭收到此款後，先行購存紙張，一俟積有成數，即

哀 福 師

福師，
你走了，
跟我們永訣了！
你底死，
多數人在痛哭，哀悼！
唯有——
沒人性，沒心肝的，才在背後笑。
福師，
你底生命，如此短促，
像一道電，
轉瞬即走入另一個世界了！
福師，
你從棒活得卅二歲，
求法，弘教。
八年抗戰，你走過了大後方，
都一貫忠誠於 虛大師，
為國家，為佛教，備受辛勞！

行付印。印成以後，以成本平均，按來款之多少，以定寄還本書之部數。全書統計，須毛邊紙兩萬張，印五百部，約五百萬元。外加印工、裝訂、版面、恐猶不祇此數。收支數目，亦在各佛數刊物發表，以昭信用。並以農曆後二月底為截止期。再者，先法師稟性慈和，故發而為詩，亦富情感。惟隨手散失，所搜得者，僅小詩三四首耳。凡擬有先法師長短詩詞，或其他未經公開發表之文字，與發探教理之函札。均請錄稿見示，以便合編，是為至禱！ 泰縣光孝寺南亭拜啓

通訊處：上海南市沉香閣

楚 泉

勝利後，來滬上，主編覺報！
而今，你死了，
大師勸夫右臂，
這重担，將付誰挑！
福師，
你竟毫無顧念的死了麼？
因你底死，
愈顯出佛教前途的黯淡！
你死得這樣糟，
嗚呼，佛教！
福師，
我今以悲痛的心情，
寫這悼詩給你：
淚水漲飽了眼眶，
石頭放在我的胸膛！
我為佛教哭，
我為人才傷！

痛心含淚弔福兄

月 耀

年富力強的福善法師早死，任何人都意想不到的；就是同在一個時時時時談的我，更未料到偶爾染疾，便致於死的絕境。在二月十二日的這天，是玉佛寺舊住持接交之期，午前，他還忙於招待來賓，代寫對聯，精神飽滿，毫無病的情況。午後，他覺得身體疲倦，須要早睡；我見大事已畢，人客亦已星散，當時便勸他休息。蓋連日來，他為新舊住持交替事，頗形忙碌，失眠數夜。晚間，我再去探望，見他酣睡不醒，滿面發紅，問他怎樣，答說頭痛不止，當即命人買頭痛粉與萬金油，他也要這兩種藥品。此刻，來看他的人，以為他辛苦過甚，或是微受風寒，應須珍調休養。

十三日清早，我首先去看他，葦一新和尙也來了，商談的結果，只有早請醫生。上午，先後請了兩位，都未見效；午後，吃了濟萬的藥方，也不見好。這天共請了三位名醫，一致地說是重傷寒。十四十五兩天，由丁醫士專門診視，認為病況複雜，有出痘症的可能。我與葦和尙聽了，非常重視，乃請寺中二大德為誦大乘經典，以期消冤解業，早日平安。十六日丁醫士診查後，說他的病，日趨嚴重，恐中藥力量不足，特介紹有名的醫學博士來注射。西醫說他患的猩紅熱，正是中醫說的痘疹。本日，已不進飲食，我於晚間，乃修書稟告葦大師。十七日，他的病，並無起色。午後，我帶着葦波快信說葦大師明早返滬，當即通知他，他很歡喜，在臥病的榻上，要我代表他到碼頭去歡迎，並要我即時派人掃掃清潔大師的住所。這一天，他的全身通紅，面部有少許的紫色出現。十八日，天還未亮，我同葦和尙等，到碼頭迎接大師，當時便報告他的病狀，大師說：「我聞他百病，不避風雪雲霜，離開南渡的。」汽車回來了，大師並不休息，便要看着他，又為他找了兩位痘疹專科的名醫。十九日，病未減輕，中西醫都說未脫危險期，大師乃親為誦藥師佛號及大悲咒水。

二十日，他的神智時昏時清，有時大呼「我要出去了！我要出去了！」並呼叫大師及我等之名，作討論問題的談話。但大師與我們都去了，他的發音已不清晰，大師又為他持念咒水，全寺大眾齊誦藥師佛及觀音聖號。下午二時許，我因參加一個集會，不得不出去，在離寺之前，我還同

他談了許多話，神智並不十分的昏迷。在集會的晚餐將罷，得到電話通知，說他已於二時去世了！當時的我以及在座的一般友朋，莫不惘然若失，沉默了一刻時辰，都發出慨歎和悲慟的音聲。我回到玉佛寺，見他已直殯槨的橫臥在床面上，不禁法然涕流！同葦和尙等會談他的身後，這一夜，我便沒有睡着，想到這就是我們最後的分別嗎？他從十二號下午起病，到死時止，整整的八天，在這短短的期間裏，就把一個活潑潑的青年，命根斬斷，天魔何其殘暴如斯？

福兄與我相識，是廿三年的秋天，他插班於閩南佛學院，和我隣居。他初入閩院，同我並不認識，但一見之下，我便自動的代他安排許多小事，所以他對我的印象，較為深刻於一般的同學。在武漢、在重慶、在上海，我們都時常提起最初相見的一幕，作為笑資。廿四年初冬，沙市佛海燈月刊產生，要我作特撰員並代徵求各同學的得意佳稿；他的處女作「素食片」，即發表在該刊上，從此，我與他不僅是同學，已進一步的作文字之交了。廿五年夏末，我們同班畢業，他服務於母院，兼主編人間覺雜誌；我退居於鼓山，秋返鄂省親親師。分離後，我們時常通訊往來。有一次，他給我洋洋數千餘言的一封信，說明自己的身體虛弱，恐不能長壽，如其中年夭亡，要我出專集追悼外，並收搜其文章，成書印行，作為紀念。這封信的字體，寫得非常秀美，端正，他是要我製成作為遺囑遺刊的；可惜我不曾帶來，但至今還是把它保存於故鄉的書箱之內。回想十年前的話，如今竟成了事實！福兄，你豈預知先我而去乎？

廿五年冬，我入武昌研究院，希求深造，他已先我半月而來，不約而會，欣著可知。武院是各科專門研究性質，他專攻法相唯識，我則中觀三論，性相雖是對峙，但互相討論，策發精進，彼此得益處，確實不淺。他近拾萬言的第一部長篇名著「阿彌耶識之研究」一書，便成於武院。這時他與我同一寢室，情感更為濃厚。

廿六年七七事件發生了，在南京失陷的前後，武漢遷避轟炸，難於安心讀書，武院當局預備解散。在嚴寒的冬天，我打算從沙宜西入四川，他走湖南，分別時，他又再三的對我說：「不要忘記信中話！」我們這次的逃亡，流浪，是很哀痛的，縱不天壽而死，也許已在敵機的轟炸之下，所以他與我臨別之時，都會有這樣的囑託，唯他更是殷切，似乎極有把握的樣子。今雖未亡于敵機之下，可是，逃不出天亡的短命之網！願兄，你太會意料了，但這種想像實現，於佛教於國家於你個人，究有何益！

廿七年春，我在沙市主編佛海燈，他不時有文稿與信來，並約我夏間進川避難。時蕪湖、安慶、和權失守，敵已迫近馬當，威野武漢，兩湖人心恐慌，我乃於夏初先行入川，購學於夔門等處。秋末到渝，他已在漢藏教理院任教了。這是我們第三次的同住，不過，這一次都在任教，是同事而非同學了。三次異地相逢，因緣之深，交情之熱，更是任何人不及的！他在漢院教書的幾年中，學識益進，第二部得意的名著以爲卅歲紀念的「三唯論」，便完成在這個時期中。廿九年，我先期離開漢院，他在卅一年夏末，奉大師命離院至渝，主編潮音。以後遷蓉，轉貴州，移衡陽，再轉重慶，無不以潮音爲生命，出生入死，幾遭不測。在那幾年中，戰火飄漫，郵信欠通，但每次獲得他的信，總有要我不忘前約的語句。

卅四年勝利之炮響了，他忙於回家，在嚴冬霜寒的晚上，他離川東下的船，停靠沙市過夜，他特別到翠華寺看我，（見他的重慶到上海一文）第四次異地相會，尤其在大戰之後，劫裏逃生，我們苦難若狂！這夜，談到了時左右，未能盡所欲言，因時間的匆促，只好送他上船，臨別時，要我速急的離沙到上海，共與文藝事業。

卅五年春，我離沙三度進川，夏初轉宜，至漢，赴京，來到上海，他一見我，就不許再走了，要我幫助一切，時他與大師正擬出本報，要我任助編，我推却秋天，他不由分說，硬下了聘書。在這情況下，我強勉的助理三週，把本報產生的手續辦妥當了，我又雲游他處了。秋初再度來滬，因受髮疾所侵，養病於彌陀寺，他聞訊之後，便首先來看我，要我稍愈，即再來合作。

從去年九月到今年二月，我們共同在一塊兒爲佛教做事，早晚聚會，

無所不談，情感熱烈，手足莫及。一日不見，都引爲憾事！藉如沐浴，避公園，我們總未有獨個兒的行動，影形幾未相離。有時，我外出未歸，必以電話探詢，深深慮我發生意外的不幸事件。愛護之切，精細若此，在諸友朋同學中，實爲有生以來的第一個知交者。即在學術思想與寫作方面，時常得到他的指示之益不少。今竟一病不起，溘然西去，令我回思已往，張望將來，能不慟乎？

在他未起病的前數天，當設夜間失眠，身體不爽，萬一不幸死去，要我不忘前約。我總以調養身體不要過份操勞的話，去安慰他，勸解他。在萊和尙進院的前一日，他還是很強壯的指揮佈置一切，並與我各寫了數副賀聯。大事將畢，他即臥病，難道爲此事而來，以了衷願乎？

願兄親善好學，天資聰穎，性驕氣傲，自任不凡。大師及各師友，亦以非常之器，而重視他，認爲青年中後起之秀。當其主編潮音，正值抗戰最困難的一個時期，地方的不安，才財的艱窘，實不堪支持，但他終能度過。處事精明果斷，勇謀俱佳。去春被請爲王佛監院，兼主講學院；待人接物，謙和溫雅，故寺內上下人等對其天亡，無不痛心欲淚！諸學生更悲，在其封缸之日，大都痛哭不能語絕矣！

當此大法垂秋，人才缺乏之際，大師期待與同門歸室之時，素有抱負的願兄，竟因偶獲微病，壯志未酬，遽爾天亡，佛教不幸，何致如斯？大法未振，職將先衰，爲佛教，思此人，能不哭乎？約青年，失領導，能不悲乎？吾失良伴，能不哀乎？願兄，我已爲你哭之再，不能執筆矣！

願兄，曾經何時，我們同浴於卡德池，同遊公園於外灘，爭論空有於王佛，而今安在哉？人去樓空，我已一週不去你的房間了！現在，我受大師之命，編印成書，爲你編輯遺稿文字，令你的精神不死！然後再搜集你的文章，編印成書，使你的心血，不致於空費；你所懷藏於千萬年後在紙叢堆裏留一痕跡的希望，必能實現，你只管放心！願兄，今已如約了，你還有什麼話說？唉，八天的病，就把你我隔別了，「無常」亦何其太速！從此，不能見你了，你也不能約我同玩了，「諸如前約」的話，再也聽不到了，悲夫！我固未忘約，然未料你這早便離世！願兄，你太聰敏了，你太會預計了，如今已被你料到；但，佛教未興，大師事業未成，你的雄圖未展，爲這些事項設想，實不應遽逝於常寂光中，宜快樂的乘願再來！

卅六年三月二日燈下

油 盡 燈 滅 悼 同 門

波 養

下午，友人得到遺上
來的一封信，他拆開看後
，驚訝的說，不好了！福
善法師死了！我聽到大吃
一驚，連忙就着他的信，
是這樣的說：「福善法師
因天花未出，瘡遍滿身，
已於昨日（二月二十日）
下午三時西去」。靈柩法
師得到康大師來信說：「
福善不幸，已於本月二十
日病故；靈柩預備出專刊
紀念，如有悼文，可直接
寄編輯部。」啊！證實了
福善法師真的死了。我不
覺長嘆一聲，佛教前途何
其如此的不幸，又損失了
一個有為的健將。

福師和我是同學，民
國十九年的春天，他在鎮
江鶴林寺受戒；我在寶華
山受戒。他受戒後就到竹
林佛學院讀書，我到天甯
寺住學戒堂。到了七月半
，我轉入竹林求學；於是
我和福師就為同學了。相
處一年有餘，我們相親相
愛，情同手足；所以他的
身事，我也曉得一點。
福師的身事很苦，他

是一個無人問問的僧青年。他在竹林求學，師長
是不管他的；所以他的經濟非常困難。因為他很
聰穎，性情也溫和，又有埋頭苦幹的精神；所以
院長教師都很器重他，預料將來定是佛教中的法
器。所以各位師長都加以經濟的幫助，使他不
斷的修學。

在民國二十一年春，我轉學閩南佛學院；福
師就轉學到破山法界學院。二十三年我轉入武昌
佛學院，福師又到閩南。二十四年秋，我因病報
學，住福善齋修；福師又轉到武院深造。二十六
年秋，抗戰軍興，武漢不安，福師就向大後方移
動，轉入重慶漢溪院任助教。他一意的執教
四年，在這期間，一方面諄諄善誘，誨人不倦的
領導莘莘學子。一方面自己努力研究中各種科
學，產生了他的一部名作「三唯論」，說明了唯

哭 福 善 法 師

二月二十日下午三時後，愛泉兄驚慌失色帶
着顫抖的聲音對我說：「老楞！福法師去了！」
聽到這如百矛刺心的話，我簡直發呆了半響不能
作聲。我底眼睛也模糊了，擺在我面前報紙上的
黑字，都變成了無數的黑線條。

「去了，」是怎樣的去了？於是我帶着難過
與淒涼的酸辛，拖着笨重的脚步去看這人生最後
的一幕悲劇，是如何的收場！呵！他伸直兩腿
，橫躺在床，棉被都零亂地覆着他底死軀，一
塊淡黃的布，藏在那花邊未能發出而腫脹焦黑的
臉上。這觸目傷心的慘狀，把我要看他的勇氣頓
減至於零，我底眼淚不由自主的嘩然而下了！

物唯心惟性的至理。後來大師又命他編輯海潮月
刊，及最近的靈鷲週報，並主政於上海佛學院，
培植僧青年，他的任務，是何等重大啊！

福師，你既有如此重任，今朝忽然西去，這
擔子給誰呢？在佛教的本身，今日正是多事之
秋，而你竟不顧一切的走了，我爲了佛教不幸，
放聲痛哭！既然人皆有死，死固不足惜，但我覺
得你死得太早了，你才三十多歲的人，正是年富
力強的時候，俗說：「幼而學，壯而行」，你是
剛學成功爲佛教運用的時候，而你竟走了，能不
令我無限的悲傷和感慨麼！

福！我的好友！我希望你在西方不要久留，
要以菩薩的心腸，回到這恩濁的娑婆世界，復興
佛教，救度那昏迷不覺的羣衆。這是我最殷懣的
企望和願！ 三六，二，三二夜，寫於南京。

楞 鏡

第二天的早晨——福法師裝缸的早晨，我明
知道一看非哭不可，然而我不忍便讓他發進缸去
。果然一看到他坐在缸內上半身的慘像，無限的
悲哀湧上我底心頭，我底熱淚猶如瀉水一般的來
了！

我底哭泣，更怕引起別人的憐憫，我低着頭
，掩着眼淚，遠遠的離開那無情的缸前，讓我傷
心淚，流盡了再去看他。等我再去時，他已經完
全看不見了！一個英俊有為的僧青年就從此完了
——什麼都完了！唉，這是何等殘酷而淒涼的一
幕呀！想到於此，我更不自禁的淚然淚下了。「
人不傷心不掉淚，」他底死，真令我太傷心哪。

他底病，來勢固甚險惡，其因素亦非常複雜！嗚呼！死者已矣，夫復何言？

今日中國佛教青年雜誌雜誌，能有著作，能寫長篇論文者，福法師是做到了的，今不幸天壽而亡，此是佛教的前途，息滅了一盞明燈，為佛教人着想，豈能不哭？

玉佛寺為上海佛教僅有的首創，它的興衰，影響着整個的上海佛教。上海是國際性的，同樣的，上海的佛教也是國際性的。所以他底死不但玉佛寺的損失，更是整個的上海以及全國佛教的一個損失！他在臨去的前夕，曾對石叻人說：

憶 福 善 法 師

松鐸

福善法師病了。這話是在國曆二月十二日所聽到的；但當時總以為他的病無非是頭痛之類的小病。十三日我們看到了濟萬醫士來了，說他週身有紅點子，認為熱度過高所致，故我們沒有作進一步推想。十四日我以電話告了醫士，說他的精神萎靡，而熱度不時在增加。丁醫士答是：「他的病很複雜，天花未出之前，有胃寒病，現在更難着春那瘋疫，可是此刻很難三者兼治。」十五日丁先生認為中藥未曾有效，乃介紹尹樂仁博士施用西藥。我們雖非醫生，不能察知他的病態究到如何地步，然從醫生的談話中，已深深覺到他的病嚴重了！但我們總希望這種感覺早日消除，然而這種希望至今未能兌現，這真是千萬分的遺憾！

在上海的師友中，我是認識他最早的一個，因此，知他的身世，比較詳細，現就我個人所能

「能許我到佛學院去看一下，我死也瞑目了！」假如天假以年，上海佛學院一定更有游壽人的發展，為可憐的僧教育想，更豈能教我我不哭？

大師在其三唯論序上說他「性賦氣傲」，這當然不會錯的；但他對人豪爽耿直，辦事認真，也為一般人所罕有的，他之所以見諒於人而使人敬慕者，亦即此故。然而奇怪，他自從去年下半年，無形中改變了態度，所謂「性驕氣傲」半點也沒有；相反的，待人接物，無不謙和備至，我總以為他是受了某種的啓示，如今想來，是給我們多滄一點眼淚啊！

憶起的，略述一二於次，以資紀念：

法師十六歲時，在鎮江勸林寺從開老受具足戒後，由於戒師之介紹，乃入竹林佛學院學法，在這裏他認識了震澤退居與我。他在當時同學中，是最小的一個，而我那時為竹林僧值，有較多的機會幫助他，因此，我們之間的感情比任何人都來得融和。據我的記憶：當時法師非常窮，非但沒有零用錢，即衣服書籍等也不能自購，可是他決不因窮而鬆懈，反而更加努力。去年我來玉佛寺，偶然與法師談及當時景况，他說：「我求學時，是一個窮光蛋，故今後無論如何，當為一般窮苦青年謀幸福，務使大家不要再吃我所吃的苦。」後來他病了，仍念念不忘本院學僧的苦，且常對我說：「我病會好的，待完全好了，當為學僧們多補些課，解決他們讀書的困難。」他在竹林佛學院住了一個時期，隨轉到常熟興福寺

法界學院，在那裏他親近了持律法師等，但他非不以在常熟所學的就滿足，故未及二年，赴廈門閩南佛學院求深造。在他的一生中，這個轉學是很重要的，因為他今日的學識，皆是在這個時期建立了基礎，換言之，如他不到閩院，恐怕也不會有今日的成就。他在閩南學院研究了數年，轉赴武昌佛學院，直接追隨太虛大師。他的文章著述，散見於海潮音及覺醒週刊等，這裏無暇再為介紹，然有一事欲為讀者告者，即是法師的一切言語行動，皆以大師為模範，例如他的字，就是大師的字體。在大師許多學生中，生活行動一切皆大師化的，倘以他為第一人。今竟天壽而亡，實善佛門不幸，亦虛大師之一損失！

編 座 語 末 月 耀

福善法師逝世消息傳出後，聞者無不悲慟！本報特出專號紀念，用表哀思。承各方師友惠然賜稿，完成編者任務，深以為幸；即逝者亦當含笑冥謝。

本期稿件，大都特約的，亦有各地投來的；是見同為之哀，同聲一哭了！因篇幅所限，未能一一列出；迄發稿時止，仍然收到各方投來專稿，容後陸續刊布。兩量法師等特約文稿寄到之時，專號已在印刷中，不及插排，諸君原宥。虞廬退居為編師起缸，甚異的法語，亦在下期發表。

哀悼福善法師

育枚

二月二十日下午三時，福善法師西歸了！這噩耗是從玉佛寺來人傳出的。我當時聽到這個消息很憤慨，心裏好像受着什麼嚴重的刺激一樣。不禁涕淚滂沱，悲痛萬分！

福善法師，我過去並不認識，但他的文章，早已在海潮月刊上拜讀過。由讀他的文章，便想到他的為人，以及他的品格學問，在現代僧青年之中，的確是皎皎出類拔萃的優秀人物。

果然，我的理想與事實，終也實現了。去年五月初，我因家鄉舊幕不靖，避居滬上靜安古刹，與助市佛教分會秘書職務，親到太康大師有宏法西湖之訊，我心裏也想去一遊，因緣殊勝，大師電約密法師同往，密師以此情告我，因此我乘這便緣隨侍大師一同赴杭了。這時和我們同去的，有福善法師，途中侍奉大師的殷情，便要首推福師了。我和福師的認識，是因大師寓在玉佛寺內，我去瞻禮大師，才和他見面，談話了。但，這一次同在火車裏，互相款曲，較第一次更親熱。

火車到達杭州，那裏諸山，都手持歡迎太康大師的小旗，蜂擁似的在迎接了。下車後，我們分乘小汽車往靈隱。翌晨，大師出示宿臨海亭曉起七絕一首：「一撫西湖戰後痕，十年重宿聽鶯軒，小康民族大同世，次第冷然入夢魂！」命我們作和，我因初次來杭，唯一的希望，是欣賞自然界的美景，那裏想做詩呢。一會兒，隨任人師齊到湖邊范小舟了，和詩事，暫且擱在腦後。

泛舟時，福法師運用他的文學思想，寓意寫遊記，吟詩。我因路途途中受着火車的顛簸，被熱不堪，打打睡睡而外，別無心思。在歸靈隱的途中，汽車的速度，呼啦！呼啦！的聲音，把福師的話匣子打成了，苦得他的喉嚨裏的說：「大師不是叫我們做詩的嗎？我們坐在汽車裏百無聊賴，各個人運用思想搜索好了」。福師聽了，才力草草，五分鐘詩成，朗誦吟哦，忻喜欲狂。佳句是「隨緣一掃了無痕，且伴爐雲宿紫軒，臥聽松海聲入矣，山僧古寺助吟魂！」我因天資魯鈍，推敲了好久不成，只得益然置之。不過後來我也做好了，始終沒有發表，在此把它寫出來獻獻醜吧！

詩云：「憑弔西湖瀟灑痕，法音親聆聽靈軒。斯民拯救登龍窟，歷感丹心烈主魂！」

故日晨，風林寺本蓮老和尚來了，請大師言西湖。這一天恰巧是臨節，杭州習俗於是日午正，在湖裏饒養祀典。祖山寺式樂和尚諸大師午齋，筵設三潭印月。我們走到湖邊，舉目四顧，湖水粼粼，青嶼漸佈，翠煙浮空，心曠神怡，如同佛國。到了新墳，參拜有宋一代的忠臣。次到三潭印月，這時，大師有點倦，要福法師買湖上名產的苜蓿菜，請人代烹好了，大師吃了歡喜讚嘆的說：「苜蓿菜的益處，就是可以治肺病。」過了一刻兒，式樂和尚的好美餐來了，時間已是正午，大家開始用齋，邊喫邊談，大師倡導做詩，命我們聯句。我因為飢腸轆轆，喫東西還嫌慢，口是心非的辭謝了。大師做了五律四句，交與福善負責。這詩的題目，是丙戌端午泛舟西湖，詩句是：「佳節逢端午，西湖看競舟，游魚觀浪上，苜蓿煮樓頭。波湧三潭印，橋經九曲幽，四周青嶼裏，淡淡翠煙浮。」

福師！我們在杭州的時候，是多麼的快樂！我們和大師在一塊兒照相，參觀名勝，你是何等的幽閑自在！誰想到你會死，而且這樣快。人皆有死，不過你的死是太奇特了，而且正在英年壯志凌雲的時期，老天太不留情了，偏偏要你患「天花」，以及惡性傷寒症，內外寒熱夾攻，使你羸不住，終於去世了！

二月二十二日，我們同在葦一和尚房內屈膝談天，你都還好，後來，你說體力疲倦，睡倒了，那裏想到你竟一蹶不起。嗚乎，悲哉！你在這許多年頭，喫盡千辛萬苦，遍游海潮音，登翠，兼掌上海佛學院教務，在佛教中，是一位超羣出眾的人物！

福師，你已死了，我為你悲痛！因此，寫這篇文章，祭吊你！你如有靈，望你靈魂再來！

悼福善法師

雪嵩

奇葩初放暴風摧，海上驚傳噩耗來；一代才華賦歸去，忽見夫子哭顏回！
聞君名在識君先，文字論交亦風緣；賦道英才應永壽，那堪含淚讀遺篇！

那堪又弱一個

——悼福善法師——

蘊 慈

我所敬愛的福善法師：

你是一位勇敢的悲觀的文化戰士，
你是荷担如來家業的菩提薩埵，
你曾經放出獨特的光芒。

黑夜在籠罩着大地，
夜行的人們隨時有落下深坑的可能，
他需要着光明的導引，
才能樹成種種難關自在翔翔。

你！是何處飛來這驚人的惡耗？
說你已靜悄悄的走向另一個地方！

你用熱血的種子——文字般若，
播散到每一個角落，
驚醒了多少沈醉中的人們，
我相信你的功績，將永遠的照耀在人間的歷
史上。

莫非工作得疲倦須要休息嗎？
這九蓮話者和我開玩笑啊！
天蒼蒼兮，海茫茫，
而，若這聖教式微付村黎落的目前，
那堪又弱一個，
能不令我熱淚盈眶！
我敬愛的福善法師：
你不應該悄悄地走了，
你應該懷念着沉淪的大眾，
快快的，快快的，乘願再來！
三六，二，二四夜寫於南京

賴耶的建立、差別、界地

福善遺稿

建立阿賴耶識，在識論中，阿賴耶識等都以五種相來建立，識論太不聚
總，談得很粗，除開太廣談，唯阿賴耶比較來得簡單而且顯明，所以現在根
據阿賴耶的五種相的明文來建立阿賴耶識。阿賴耶識至十七成現觀品第八之
餘十四頁反面云：「略說此識（阿賴耶識）建立，由五種相；一、所緣境相
；二、相應相；三、五因相；四、相應相；五、能緣執受境。當知前四種相建立
流轉，後一種相建立毀滅。然前四種相怎樣解釋及如何建立阿賴耶呢？
這，自然都在下面的文字中。

是一樣的。又即此識，緣境微細，世間業者，難可了知；又即此識，緣境
無廣，時無變易；又即此識，於所緣境，念念生滅，剎那相續，非常非一
；又即此識，於欲界中緣眼，小信受境，於色界中緣廣大執受，於無色界
中及空無邊處緣無邊處，緣無量執受境；於無所有處，緣微細執受境；於
非想非非想處，緣極微細執受境；如是了別以上諸所緣境，是名建立阿賴
耶識所緣境相。

如何以所緣境相建立阿賴耶耶？現在根據阿賴耶識意答在下面，此識出了
別二種，所緣境故轉。那二種了別呢？（一）由了別內執受故；（二）由
了別外無分別相器故。了別內執受者，謂了別過計所執自性，妄執習氣，
及諸色根，俱所依處。謂在有色界無色界，唯有妄執習氣執受。了別外無
分別相器界，謂了別依止緣內執受；阿賴耶識，於一切時，無有間斷，器
世間相，亦無相續常住於識中；譬如燈焰生時，內執柱賦，外發光明，如
是阿賴耶識，內緣執受境，外緣器世間境。與燈燄內執柱賦，外發光明，

如何以相應相建立阿賴耶耶？謂此阿賴耶識恒與前行五種心法相應。那
五種心法呢？即憍作意，受，想思是也。如是五種心法，亦為異熟持，最
極微細，世間業者，難可了知。阿賴耶識是一類異熟相無記性，最微細，
所以相應的五心所，亦常一相，緣境而轉，不苦不樂，無記性，以不苦
不樂的無記性及一類異熟相，恒隨阿賴耶相；是名建立阿賴耶相應轉相。

如何以五因相建立阿賴耶耶？謂此阿賴耶識，與彼轉識，作二種因，
一為種子生因，謂諸所有善不善無記的轉識生時，都因阿賴耶識種子而生；
二為所依止因，謂諸轉識身轉，都以阿賴耶所執色根為依止。復次諸轉識與

頓耶作二種因，一於現法中長養本識種，謂前七轉識，可以熏習長養本識種子故；二於後法中播植本識種子，謂前七轉識，可以引攝當來異熟轉識的頓耶現果生起。如是即名建立阿頓耶識的五為因相，

如何以俱轉相建立頓耶耶？謂阿頓耶識，或於一時，唯與意根一轉識俱起；因此意根，無論在有心位無心位，都恒緣此識為境界，恒與此識俱時生起。又即此識於一時間，或與意根及意識三轉識俱起；或與三轉識俱起，謂五識身，隨一起時，前意根及意識；或與四轉識俱起，謂五識身，隨二起時，前意及意識；如是於一時間，或與五轉識乃至七轉識俱起，謂五識身，隨三起時，乃至和合起時，前意及意識。又即此識，或於一時，與苦受樂受及不苦不樂受俱起；即此受與轉識相應，依轉識而起，而從此識種子生。又即此識，於一時間，或與轉識相應善不善無記諸心法俱起，如是頓耶與七轉識俱轉，與諸受俱轉，與諸轉識及善不善無記心法俱轉，是名建立阿頓耶識俱轉相。

如何以雜染還滅相建立頓耶耶？謂阿頓耶為一切有情世間生起之根本，故此識為一切雜染法的根本。又阿頓耶識，為一切有情五相生起之根本，一切有情五為增上緣故，所以者何？以無有眾生，除餘眾生，見聞等時不受用；彼起苦樂等受，由此緣故，此起苦樂等受，由彼緣故，其是當知頓耶為一切有情五相生起之根本，五為增上緣故。又即此識，其妨礙，於現在世，是苦諦體，則是未來世苦諦生因，亦為現在世，果諦生因，如是頓耶為有情世間根本生故，器世間根本生故，是現在世中的苦諦體故，能生未來世的苦諦故，是則當知頓耶是一切雜染根本。復次阿頓耶識，以修習善法，建立轉依，證得轉依，通達一切法界，亦能通達阿頓耶

識，如是建立雜染根本，趣入通達，修習作意，非立轉依，是名建立阿頓耶識雜染還滅相。

前四種相，為建立阿頓耶識流轉，後一種相為建立阿頓耶識還滅，以前四種流轉相及後一種還滅相，是名以五種相建立頓耶。

頓耶的差別相，在攝大乘論上或三種或四種，甚至或五種，現在依次由三種四種說到五種。

頓耶三種差別相者，一者名實重習差別，謂如有眼的名智，重習異熟識時，為將來生眼之因，他日眼識生時，用彼為因，還說名眼，如是耳等名實差別亦爾；二者名見重習差別，謂由第七末那有我見，熏習阿頓耶識為因，則他日有謂自為我，異我為他的差別見，從此而生；三者有支重習差別，謂由善不善不動三種行業力故，致今有情在三界五趣中流轉差別。

頓耶四種差別相者，即一引發差別相，二異熟差別相，三緣相差別相，四相心差別相是也。

引發差別相者，謂最初新熏的業種，可以引發異熟果的差別（比方五趣之中各有異熟果不同），是為引發差別。若無此引發差別相，則山「行」支為緣而引發「識」支，乃至山「取」支而引生「有」支之道理，就不能成立了。故頓耶有引發差別相。

異熟差別相者，謂十二有支中的屬環道的「行」「有」二支為緣，於三界五趣中所引生的善不善異熟果的差別，是名異熟差別相。若無此異熟差別相，則一切有情的異熟果，便成無因而有了。異熟果既成無因而有，則眼等色根對異熟法生起的道理，也應不能成立了。別果依總果而生，現在總果（異熟果）既沒有，則別果（眼等色根）也應沒有了。故頓耶有異

福善醫院 西遊
同慶三年朝夕相規方期正扶沙益引為贊助
藥荷七日醫藥因致速運托蓮慈頓覺心傷
玉佛寺堂前素一哀挽

頓善法師 覺靈
幸功未報 肅志以往
文暫待與乘願再來

頓善法師 即寂
助靈正可觀誓願未成魂歸兜率
高風人共仰雙林示寂海眾同悲

海潮月刊社同誌
登週報社

漢口佛教正信會長李子寬敬挽
錢益亭

熱差別相。

緣相差別相者，謂染污的末那意識中我執煩惱所緣的差別，是名緣相差別相。意謂第八識爲我執所緣相故。若無此緣相差別相，則染污意識中我執所緣的我相，就不能成立了。故賴耶有緣相差別相。

相差別相者，謂賴耶識中有共相種及不共相種無執受生種子相有執受生種子相等的差別。所謂共相種，即器界種，也就是無執受生種子的種子；所謂不共相種，即內根身，也就是有執受生種子，如上兩類種子相，是名賴耶相貌差別相，若無此差別相，則一切世間的共相種及有情世間的不共相種，生起的差別，就應不能成立了。故賴耶有相貌差別相。

賴耶五種差別者，一者粗重相及輕安相，謂故惡名粗，即煩惱及隨煩惱種子；二者有受盡相及無受盡相，謂已成熱的菩提種子，受用盡故，不可重熱，猶如種子，既生芽已，不可重生，無受盡相者，謂名智薰習種子，隨緣增長，能起名智戲論之因，沒有窮盡；三者賢驗相，謂阿賴耶識，有如幻彼夢暫似的虛妄種子；四者具足相，世間凡夫，不具足相，唯有世間聲欲之靈者有具足相；五者一分水拔相，謂有學聲聞及諸菩薩，能拔去煩惱的一分，全分拔去者，謂羅漢獨覺及諸菩薩，所有煩惱所知障，皆全分水拔，故一分水相及聲聞及諸菩薩，全分水拔相爲諸羅漢獨覺及諸如來也。如是即爲賴耶五種差別相也。

賴耶的建立和差別，均如上已說，下面就討論到賴耶的界地了。賴耶識通於三界九地，以隨業力，而界地別，故賴耶隨業力而生三界九地中。既生彼地已，造力未盡時，恒起彼地識。不惟六識，雖生此地此趣，可逐餘地餘趣識，造作餘界業也。而此第八阿賴耶識，純粹屬於業力而牽引，所以唐朝玄奘三藏著的一部八識規矩頌第八識頌裏而有一句話：「界地隨他業力牽」，這就是說，第八識是隨於業力而牽轉於界地。在八識之中，純粹隨於業力牽的，只有第八識，純非隨業力生者，第七識也；一分業力生一分非業力生者，前六識也。前六識中的與熱生無記相者，爲業力生，善惡攝者，非業力生，自能造業，自起分別故。第六識多非業力生，隨緣任運起故；第六識多非業力生，自能造業，自起分別故。

五佛寺退店，上海佛學分會理事長黃華律師，於本年本月十日因病逝世。本星期日（三月十六日）即古曆二月廿四日改選黃華律師爲善法師追悼會。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三二七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九一號

濟南各團體爲祈禱安民泰上太虛大師文

太虛大師慈悲：歷下黎民，水深火熱，無難不臻，三災備具，血淚流柱；惟有求哀三寶，憫救例懸。已集四衆，虔誦仁德國經。慈苦力微，應設萬應，叩求宜禱，投誠三體，懇，大師菩薩，飛空迅降，等同生佛，闡濟妙諦，賑借殊多，令見開生信，廣獲鶴益，恩消習長，罪業冰釋。威光所逮，何難不畢，蒙講是經，因人天萬幸，否則星迴返駕，萬足履完，大悲光照，必蒙垂鑒。電示日時，機場恭送，兼望雲霓，迫切待命，先賜電覆，旅費隨奉。濟南淨居寺，靜齋，菩提寺，尼廣林，山東佛教分會，泰隆堂，女子蓮社與信齋，龍泉佛學會趙文命，光明佛堂姚靜波，萬國道會張福東，救國會黃道明，大陸銀行曹敏士，朱康錫，泰康公司姚魯德，德聚泰李伯成，心佛齋張鴻，公肥吳玉麟，光明小學周智和，大中華張文樞，順和居胡能方面體。黃支息。

大師復電

濟南，淨居寺靜齋大德轉四衆同仁均鑒：支龍奉悉，實深同情。空飛乏術，當掏精誠，并念刊布；來電呼籲全國名刹高僧，同誦仁德，以勝不安矣！太虛黃齊。

見茲來往電文

者，全國名，判諸諸仁玉護國經，四衆同仁，亦各隨誦經咒，以共回向濟南安甯。太虛附請

覺羣週報 每星期一出版
社址：上海江甯路玉佛寺
發行：全國各大書店
定價：每份一元，全年十二元
電話：三〇三一五
社址：上海江甯路玉佛寺
發行：全國各大書店
定價：每份一元，全年十二元

覺群週報

Chuh Ching Weekly

號七二三第字憑警京證記登部政內
類紙聞新類一第爲誌號掛記登政郵華中經
號一九五二第照航局理管政郵海上

版出日四十二月三年六十三國民華中

第二卷
第卅六七期合刊



五火光中寧可此生
子健畫

顏習齋思想體系的摘駁

月 輝

潛初名驚如習齋氏，以孝聞於世，學術思想，自成一派。其著述有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都十一卷，名貴一時。在四編中，以存人編與佛敎之處最多，茲特摘駁，以正視聞。

存人編有四卷，主要部分即在排斥佛老。他分爲五喚，第一喚謂「爲不識字與住持雲游等僧道立說」，此說中認爲僧道最大的錯處，是人偷滅絕，他說：「禽有雌雄，獸有牝牡，昆蟲蠅蚋，亦有陰陽，豈人爲萬物之靈，而獨無情乎？故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你們果不動念乎？」然佛敎信徒有四家，前二者，極端的要斷情欲，要戒淫念；後兩家，雖未禁欲，重戒邪淫。佐助法律之不及，扶正社會風化之功不少，何容詆毀？佛固未要一切人斷欲，以此非易於實踐之事。

又說：「由平民做和尚，是朝廷的逃民，是父母的叛子，是玷辱親戚朋友的事。……不忠不孝，削髮而掛君親；游手游食，易服而逃租稅。只此四句，斷定和尚不是好人了。」此大段的斷定詞，我們認爲無理！盜和尚亦民也，與普通人一樣，有國家、父母、親朋，何得認爲例外？既爲正常之人民，對國家，有應盡之天職與義務；對父母，有生養死葬之責任；對親朋，有和合共濟的熱誠。不忠不孝，是何言也？佛圖澄行險說石趙不恣殺民衆，非爲國爲民乎？歷代以來的任何叛賊，俱無和尚加入，是不忠乎？目蓮齋僧救母，地藏供佛度親，是不孝乎？勤人以善，溫雅和順，何玷辱與惡事之有？

第二喚謂「爲參禪悟道登高座發引律的僧人與……立說」，力闢佛道之談空說靜，他說：「佛道說真空，仙道說真靜，……吾今以實業其空，以動濟其靜。」佛敎之空，乃緣起性空之空，非人妄執之空。此空，是絕對的，而非相對的，能所都不可得，實又何在？又何能藥？彼實未解佛敎空字之義。看他說的「佛不能使天無目，不能使地無山川，不能使人無耳目，安在其能空乎？」的一段話，便知是非顛倒了，不明白因緣之空理何在。

又說：「且人人而得此空寂之洞照也，人道滅矣，天地其空寂乎？」

佛敎談空，不礙宇宙事物，人文道德，正欲破除其煩惱邪見，匡正思想，何滅人道之有？今之世界，紛與國爭，黨與黨鬥，乃至家庭友朋之齟齬，煩惱重重，苦悶不堪，皆未領此真空之意味所致。設若大家明白一切，人生幻化，因果相報，萬事無常，安有戰爭之痛苦乎？美敎授羅曼培而新氏說：「舉世的戰爭，不外佛家所說的貪、瞋、癡三毒之所演成」，確有見地之談。此空字，正針對着三毒的毒索，苟能切實了悟，何期世界不平，戰爭不息，又豈是「滅人道」之論乎？空之用意，大矣，偉矣，決非羅氏所說的「消談」「和寂滅」。至若，「彼佛大之，空天地君親而不恤；小之，視耳目手足爲賊害」，更未解空義。蓋佛盲眼等六根輪爲六賊，非無作用也，意在警戒防範，若有相當把握，縱在聲色場中，亦無隨境轉去之理，如須菩提得空三昧，文殊入摩登伽窟，都酒脫自得，毫無拘束，焉有六根不自由之苦？

第三喚謂「喚醒西域真番僧」，極端的誹謗印度來華之高僧。印僧來華，固爲傳教，於佛敎史上自有相當的光榮一頁；但直接與間接的影響，植我國學術思想之處，亦復不少，史實俱在，無須贅論。總之，印僧東來，都爲的文化交流事業，思想純正，態度光明磊落，道德行爲，皆值得吾人欽仰崇拜，決無國際間任何不良的背狀。我們對涉山過險不辭辛勞和負有灌輸中印文化使命的歷代來華印僧，酬謝已嫌不及，何敢加以毀謗？

第四喚謂「專爲名儒而心佛者立說」，這是黨派的知見，不足道也。大凡各種宗教學說，都有其中心思想與立場，亦各有其信衆；在信衆間，如果須其永久信仰不變，那便各宗教學說是否有其真理的價值而定，不能限制信衆們永遠的盲從。我國的儒者，一向是封建的，保守的，對於一般先儒而後佛或名儒而心佛的人，是被呵斥的，排拒的，認爲敵犯。顏氏的思想，也逃不出這個窠臼，如說：「唐之昌黎，宋之程朱，明之陽明，皆稱吾儒大君子，然皆有與賊通氣處，有被賊購過處，有夾贖結社處，有逗留玩寇處。」無理的浪罵，於此可見，盜僧者，和合共住共修梵行之義，豈云是賊？顏氏謗僧，實在過火！且所舉之韓程朱王，既認爲儒之大君

子，大君子尚且與僧人互通氣息，小君子及一般無君子資格稱呼的平民，又何樂而不為？

致於「昌黎誅佛，不遺餘力，死生以之，武備陣戰將也。惜其貶潮州時，即老僧大顛，名之州郭，與之齋桓；及其將行也，又留衣服為別。夫使大顛可敬，則一二見，可化之齋桓；不可敬，則為不滅撫之齋桓，又何久相齋桓，留衣相贈乎？不幾夷蕪結社乎？及至尙書問其事，貽書致問，又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予問答甚至此，大為驚異，世豈有為僧之人而識道理者乎？豈有識道理之人而為僧者乎？」——見其存人編卷二。韓愈以儒者立場來看佛敎，勢必反對。及遇大顛，乃其因緣成熟之際，留衣作別，正示情投意合，不忍分別，和信仰祈禱之意。若非為此，一見便罷，又何須名之再，久相齋桓乎？復何必留衣紀念為？夫大智慧之人，指錯便知，決不以錯就錯；指暗示明，決不背明投暗。昌黎趨向大顛，正是如此。觀其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的兩句，便知心投意服了。顏氏說的「世豈有為僧之人而識道理者乎？豈有識道理之人而為僧者乎？」語代肝火，更不值一駁了。古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又豈是平常及不識道理之人所可為者嗎？

程朱立說，多近佛理，陽明尤甚，蓋唯有佛學，配能容納過一批衰頹之才，儒家不能也。學術思想的進化，理宜這樣，不可以派別知見，來限制學術思想的發展。顏氏是犯了這種毛病的份子之一。

又說：「吾儒在上者，則興禮樂以化民，在下者，則崇仁義以明道，彼佛何所有哉？徒以口舌簧鼓，轉相誘誘，遂亂天下至此，吾獨不可以口舌救之乎？」佛教五戒十善，其備世間人倫常德；怨親平等，普利於一切眾生。昔劉宋文帝云：「佛制五戒十善，意至善美；若天下皆淳此化，則朕坐享太平矣！」快哉此言！顏氏無稽之談，不足駭矣。

談到地獄輪迴之說，顏氏謂「我天朝聖人，全未道及」，而不以信。世事及理，諸先人未道及者極多，如現今科學所造成的飛機，大炮，輪船火車之類，事實俱在，得無信乎？豈可固執先人之言，而仍然否認嗎？佛敎談輪迴因果，大小乘經都有詳細的說明，而以生死變滅經最為精到，讀者可取來參考。德博士弗朗士氏，曾寫「輪迴真實之六種證明」一文，說明輪迴亦有的。總之，不能以先人之未言及，和已所未見，來推測別人的

學術，這是不合理的！例如：我未見三皇五帝，周公孔子，且：經中，又無此等之名，吾將全部否認乎？當然不能！如能，是為執見，不成道理的。

禍福懺悔等說，儒者言之，佛更言之詳。顏氏說「孔子不念舊惡……真心自新，便為君子，……又何借佛力借經作三昧法水哉？」佛並未要人借佛力借經，如說「罪由心起將心懺」，又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和」一切唯心造」等等，主張人的心力最大，禍福皆由人心造作而看，何有佛力借經可借以支配乎？顏氏派別成見之深，超過中韓宋埃，無法救拔，可悲可歎！

第五喚謂「喚醒民間各妖教」，無什理論，姑不辯駁。

第二卷 第卅六卅七兩期合刊目錄

顏書帝思想體系的頌版	月耀
無常偈釋	關德種
二週入世，二週佛敎	記者
為震華法師封簡	太忠老人
詩饒福善	亦幻
為福善法師起紅茶毘法語	遠嵐
悲悼福善法師	康寄遠
這是魔強法弱的殺戮	用曇
春日的感傷	蔡惠明
倚復何言	若萍
輓福善法師	調覺
哭福善法師	福嚴
我所知道的福師	智定
敬悼福善法師	常悟
同聲一笑	大立
悼福善法師	中
敬悼我們的導師	松露

釋 偈 常 無

棟 德 關

一、梵語原文：

(見 Abhidharmakośa-
vyākhyā by Yasodhara)

anīya bāta sarakāra

uppadavyat-dharmāḥ,

uppadya ni niruddhya

te.

tesam vā up samāh sa

kāra.

二、漢譯：

瑜伽師地論卷第十八

本地分中思所成地第十一

之三(唐玄奘譯)云：

諸行無常，有生滅法

；由生滅故，彼說為樂；

三、注釋：

anīya 無常——nīya

化的字 (Indecidable)。

anīyaka 行——男性

複數主格形，實際於此處

含有「一切萬有」的意味。

uppadavyat-dharmāḥ

指生滅性質的——uppad

「生起」。vyat「滅」

dharmāḥ「法」。[

性質]。為 dharmāḥ 男性複數主格形 dharmāḥ 的轉

化。

up 於「生起」。

hi「即」，「因為」，「由……故」。

niruddhyante 消滅——ni「拒」，「止」。

的第三人稱複數現在時。(係 Indicative voice)。

tesam 彼等——第三人稱代名詞男性單數主

格單形 的複數屬格形。

vyatā manah 寂滅——男性單數主格形。

sūcān 安樂——隨於 vyapamāḥ 的形容

詞。

四、參照

(一) 巴利語原文：(見 Mahāparinibbāsa

ṅga ni ca vā samādhāra

uppaḍa vā adhammanā

uppijivā nārujjhanti

tesā vappamāḥ abho

(二) 大般涅槃經卷下(東晉法顯譯)譯為：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

樂。

(三) 法句經卷一(法救撰吳維祺難等譯)

所行非常，謂興衰法；夫生輒死，此滅為

樂。

法句譬喻經卷一(晉世法重共法立譯)及出

曜經卷一(姚秦竺佛念譯)中所譯，均與此同。

(四) 法句要頌經卷一(法救集，宋天息災

譯)譯為：

一切行非常，皆悉興衰法；夫生輒輒絕，寂

滅最安樂。

(五) 姚秦竺佛念等譯的佛說長阿含經中之

遊行經，東晉失譯的般泥洹經及唐義淨譯的根

本有部異奈耶雜事亦均有相似之譯文，惟以距離

巴利語原文甚遠，故不登錄。(如長阿含經的譯

文：陰行無有常，但為興衰法；生者無不死，佛

滅之為樂。)

(六) 瑜伽師地論頌後，有長行的註解，今

移錄如下：

今此頌中蘊及取蘊皆名諸行，此中蘊者意在

取蘊。是五取蘊時有三蘊：謂去來今。諸行無常

者，謂彼諸行本無而生，生已緣滅。若過去生過

去所得諸自體中所有諸蘊皆過去故，已謝滅故，

生已沒故，體是無常。若未來生未來所得諸自體

中所有諸蘊皆未生故，非已起故，未滅沒故，可

生起故，是有生法。若現在生現在所得諸自體中

所有暫住支持在若有情諸蘊皆死法故，可為頌滅

之所滅故，是有滅法。若彼諸蘊在於未來所得自

體是有生法，於中都無所得自體是常是恆乃至即

當如是正住，唯除緣生已滅，若諸有情於現

法中水盡未來諸蘊因者，一切未來自體諸蘊皆不

生故說名彼滅。又復此故由二因緣說之為樂：一

者一切苦因滅故一切斷滅永止息故說之為樂；二

者故說之為樂。復次，今當略辯上所說義，謂薄

伽梵此中略說正見依處及正見果。復次略辨，謂

略顯示編知依處及彼斷滅，又略顯示所編知法及

與編知，又略顯示三世諸行所有離染及彼斷故所

有清淨，又略顯示諸緣起法及緣起滅，又略顯示

苦諦滅諦，又略顯示空與無願二解脫門所依處所

及願無相一解脫門所。依處所又略顯示證諸現觀

相遠二法斷所依處，有二法者：一略顯示證諸二

怖無戲論，又略顯示不共外道二對治法，何等為

二？一者所知無顛倒性；二者所證無顛倒性。

—— 藏典研究制記之一 ——

二週人世

市參議會通電全國反對他國干涉中國之事

上海市參議會，為反對莫斯科外長會議討論中國問題事，昨特通電全國各省市參議會稱：「全國各省市參議會公鑒，在我國抗戰八年，仰賴蔣主席英明領導，全國軍民堅苦奮鬥，擊潰敵人，卒獲勝利；正期勵精圖治，完成建國大業；乃以中國共產黨，蓄意掀起戰亂，阻撓國策之進行，雖經馬歇爾元帥煞費苦心，斡旋調處；政府秉持寬大，曲予忍讓，而格於中共之頑梗，和談竟無成就，良可痛心。幸我政府應付時艱，惟期進於憲政，仍本既定方針，順應人民要求，召開國大，完成制憲工作。一方面力謀殺亂，恢復交通，促進統一，俾社會安定，生產增加；另一方面弼大政府基礎，廣延全國賢達參加，以為行憲之準備；凡此，均我政府努力之正鵠，亦為吾人所渴望者也。乃近日外傳莫斯科四國外長會議，有提出中國問題，加以討論之說。而中共及其附和之徒，亦竟作歡迎國際干涉之迷夢，誠屬駭異。中國之事，中國人民有權自決，不容他國妄加干涉。過去雅爾達會議之秘密協定，遺痛猶深。無論任何國際會議，苟無中國參加，絕對不容討論中國問題；倘有片面決議，不問出自何方，中國概不受其絲毫之拘束。吾政府尤當明白宣誓態度，杜絕國際陰謀。爰經本會第一屆第二次大會決議，外間既有風傳，應請中央速予交涉，反對莫斯科會議討論中國問題。除電請國民政府採納外，特電查照，並希貴會一致主張為荷。上海市參議會叩，寅佳，印。」

英退出印度政策邱吉爾猛烈抨擊無效

(路透社倫敦七日電)下議院舉行印度辯論兩日後，昨夜即以三三七票對一八五票否決反對黨所提請下院拒絕接受政府之印度政策之案。嗣又通過政府所提請下議院批准政府規定於一九四八年六月將印度之政權移交印人一項政策之案。反對黨領袖

邱吉爾在下院印度政策辯論之第二日發言，建議將印度問題即向聯合國機構提出，請其解決。邱氏謂，政府之印度政策既已失敗，就情理言，並為榮譽計，豈不應請更廣大的機構協助。邱氏指尼赫魯領導的印度政府為一完全不當的政府，以印度政府交付尼赫魯，實為一大錯誤。邱吉爾對於政府之未能說明召回印督兼維爾之理由，表示遺憾。又指印度之政黨不能代表民衆，將印度政府交給此種所謂政治階級，不啻將政權移交草人，不數年後將無形際可尋。下議院舉行印度政策辯論時，艾德禮首相代表政府答覆辯論，表示對印度未來發展如何，雖不能預測，然覺邱吉爾對於印度問題之經驗，實已落伍五十年之久。關於規定限期將政權交還印人之決議，渠承認此一期限確甚短促，然根 來自印度警告，實以確定期限為宜。日內瓦國際研究學會研究學

美教授主張創辦世界大學 院主任萊巴德教授，近在某學者會議席上，指出國際合作創辦一世界大學之重要性。出席該會議之學者，均為普林斯頓大學之人士，集會之日，討論一大學及其對於世界之責任。按普林斯頓大學，近慶祝其二百週年立校紀念，先後召開會議多次，學者會議亦為其中之一。

印大使梅農昨抵京印外交政策注重對華友好

首任印度駐華大使梅農，九日下午四時廿分，自港經滬飛抵京。大使於重返其稔熟之友邦首都時，首即向記者宣稱：對華友好，為印度外交政策主要綱領之一。並稱：中印商約，即將首先着手與中國政府商締結。大使於向代表政府前往歡迎之禮賓司李司長致謝後，即向記者談稱：余重返中國，甚感愉快，余是次返華，並攜來即將獨立之印度人民向貴國人民之祝頌，中國一向對印度之政治願望，具有深刻同情。印度最近政局，尼赫魯，急轉直下，英國對印統治定期終結，此當為中國友人所樂聞者。印度領袖現正樹立印度之外交政策，其主要綱領之一，即為對華維持友好。余對華並不生疏，或可自居為中國之老友，願竭誠協助，藉以促進中印間之友誼。大使於宣稱：中印商約為其就任後之首要任務之一後稱稱。中印民航協定，亦將與中國政府商談。又為促進中印貿易，印度並將於短期內派遣一商務專員常駐上海。大使對印度政局，則表示樂觀，贊揚英國對印度政策為「成功」。

義大利降紅雨

(法國新聞社羅馬七日電)義大利里夫列亞區昨夜降紅雨，歷數分鐘之久，雨過後街上及屋頂均留有紅渣。眾信雨中之紅色，乃埃特那火山噴發之熔岩灰塵所染成，蓋火山正在噴發，灰煙隨風飄揚，混入雨點降下。

期爲 師感輔佐改進佛教大業，不圖竟爾撒手四歸，想 慈懷不免怆慟。登報主編何人，承乏便乞，賜知。登報報經費欠充，勉捐五萬元。餘因匆匆，不及百一。即頌六度圓成！

弟子陳靜芬頂禮 於廣州

虛公吾師

慈座：航示奉悉，願善法師忽爾辭世，實出意外，聞耗

悲悼，甯可冒險！昨午聞訊，晚即失眠，如斯份才，殊不多得！吾師幹部，竟剩一個，對於宏法，不無影響。登報現在如何辦法，不勝懸念。奉示教，令未辦妥，愛護學人，洵當感激。適於古二月初一起，已閉方便關，上午十二時前，謝絕一切，下午一時後，仍因要事可以出外。巴陵困難，依然如故，多賴定悟師竭力支持，定師乃一辦事務難得之人。錫僧又由新加坡來函，適已直函錫蘭，並分函法勤法師，峨眉聖觀法師，慈園主張請巴利教師，但素默三人，已歸錫蘭，無法挽留，而聖觀師盛意，已分告錫蘭及印度法勤師，倘錫僧將來再到中國，亦所望也。專此致頌，願德莊嚴！弟子康寄遙頂禮 三，六

虛公道師

慈座：驚聞 願善法師西逝，爲之悲悼終日！善法師器識宏遠，抱負不凡，學問德行，堪爲青年模範，何期不永年也。大師歸塵下遽折此健將，豈第大師之損失，實佛教界大損失也。雖然生老病死世之常態，善法師雖示疾作一現之曇花，其貢獻於佛教界之功德，正可與青山並壽，不枉人間走一遭矣。導師比來法體想必金安，學人自別慈顏，每飯必念，研讀 大著諸書，敬然如耳提面命。導師智慧德行，誠履地載天莫測高厚也。時

局殊惡劣，深居精雲山，每日上午寫作，下午讀書夜分禪定，誓不思動，未知何日太平年耳。此敬哀叩祝，人生佛教普及！

學人龍山頂禮三六，三，六。

虛公師座

慈悲：久未親教，良企藉慕！頃接玉佛寺等發起願善師追悼會通知，懇求願善師歸道山，從此弘法健將，又弱一個。追憶前塵，悲痛何如？敢就感，著文憑弔，茲寄奉拙稿一份，希賜斧正後發表。專肅，即頌淨安！

弟子蔡惠明和南 三月七日

老法師慈鑒

日前曾上一函稟達！一曰禮見瓊緣師云：願善法師於廿號病故，聞之不勝驚異！歎其青年，宏化佛法，減少一個。惟不知善法師何疾至死耶？在重慶時，並未見有病！身命如水泡，可不放逸也！上人獲懷，勿以過傷其才！是盼！昨接到海潮智社通知，書印刷紙張材料上增，故希讀者樂捐等語，弟子擬月半後，即兌上國幣拾萬元捐助費也。特此，敬祝春安！

弟子曾心淨頂禮三，五。

本報徵求永久定戶

本報承漢口佛教正信會，無錫慧道和尚，率節龍明揚居士，香港陳靜海居士各寄來伍萬元，永久定閱本報。尚希各方熱心愛護本社人士，踴躍參加永久定戶。又：吳江曙嶺法師捐三萬元，新都妙輪和尚，無錫四神和尚各捐一萬元，統此致謝。

靈覺週報社啓

詩輓福善

亦幻

六尺昂藏龍象姿，諸方馳譽少年師；微聞神理論三法，秀出玄門筆一枝。慧炬耀空光刹土，惡風倒海折須彌；忍看撒手恒河上，八萬天人墮血悲！

輓福善法師

圓覺

才華同輩獨推師，上載經書苦自持；學到功成歌鶴夢，折肱人已淚沾衣。衛教當從文字戰，十年雲夢幾雲飛；八載方知師愛國，人生何事太匆匆。不信數該我我教，他人獨鶴我心傷；不是靈生並樂別，也爲感世太淒涼！

痛失導師

世界提倡素食會敬挽

願善法師圓寂紀念

藉文字緣，僑益衆生。廣修智慧，果證菩提。中國宗教徒聯誼會總幹事衛立民敬奠

願善法師西歸

仰仰典型

中國佛學會廈門分會虞煥許宜平蔡吉堂晚

願善大法師入滅

果證菩提

上海大法輪書局蘇慧純晚

願善法師西歸

助運可觀豈獨淨名能媲美

高風堪仰較諸古德亦無虧 中國佛教會上海分會全體同人敬挽

這是魔強法弱的象徵

雨 曇

我的個性非常的強，在我的朋輩中我是不輕易相信一個人；尤其是愛想我隨便的贊揚人或是詆毀人，那更是難得。福善同學，在民國廿六年的春天，由蘭院轉學武院，雖然和我僅僅乎研究了一學期的唯識論，可是當時我就有這樣的感覺：像他這樣天資銳利，思想靈活，有超人的見解，和流暢的文字，假使再有十年的造詣，將來一定可以做我們虛大師的繼承人。

廿六年的夏天，我因家法兄惟其的函促回鎮，主持超岸佛學院，記得在臨行時，他從武昌把我送到漢口一棧航行長江的巨輪之上，請待將我把鋪蓋設置妥當，脫了許多的臨別贈言，才彼此視願泅乎道別。

這一別之後就相隔了九年，在這九年中間，我是墮落在敵偽和奸匪的惡劣環境中掙扎着有活着，雖然憔悴沒有傷及生命，然而我的學問與思想，却一天天地退化了！語云「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此是頗拍不破的至理名言！福善同學却隨着虛大師到了重慶，終日忙於佛教教育文化事業，在漢院教學了好多年，主編了好幾卷海潮音，在他回學問和思想上，不僅是隨他的年齡逐漸增長，簡直是突飛猛進，一日千里！因此我常常一面憤恨着自己的退化，一面慶幸將他的成功。

抗戰勝利後，得到他回蘇的佳音，我是興奮極了！卅四年冬月他從重慶來到鎮江超岸，暢談大後方抗戰勝利的情形，淪陷區敵偽蹂躪的痛苦，彼此別後的經過與離情，時所謂「十年不相見，摩訶動風塵」，是為當時

的寫照。

在鎮整頓了幾日他到上海轉南京主編海潮音，由南京復回上海，任玉佛寺監院，主編覺苑週刊。這短短一年中，時常和我通信，表示做住持或監院實在對於佛教和個人沒有多大利益。在今年臘月和正月我在上海玉佛寺和他茶談的機會最長，他曾告訴我一個消息，說美國佛教徒已有五萬人現在要建築一個寺廟，來信請大師派個中國僧人去住持，他想商懇大師到美國去一面佈教，一面講書，我是極端贊成他這個志願，並且對他說了這樣的話：希望你負起全國佛教乃至世界佛教的責任，不要學我們做個佛敎寺廟中的奴隸——住持。我覺得我的前途完全被這方丈的遠夢犧牲了！你的學問，你的志願，你的一切——都是以繼承大師的思想與悲願，你要努力，你要堅定意志不要為當前的環境所轉移。當時他很樂意的接受了我這樣的忠告！

為震華法師封龕

太虛考人

諸法到那生，無生亦無滅，
剎那生滅中，無生亦無滅。
茲維：震華法師，乘如寶願，與化人間。具戒寶華，參學超岸。一坐道場于京口竹林，作首僧才而勤勝德；再轉法輪于滬濱玉佛，弘布聖教而著史文。處聲華能濟世，歷粉擾常留聲。卓然僧家師表，信乎佛門龍象。老朽心識其人于十年前所刊之僧伽護國史，去年受禮請來玉佛講經，始知法師已積勞成疾，退休養息，聞會頃來研對，談其與化僧志及編佛敎人名大辭典等，擬刊老朽所撰中國佛學，並計劃將訪問編印佛敎文物，還想展覽，皆事願宣敷弘法，曾不及他。方冀盛年康復，終能大展其與救濟世宏抱，何期去秋以來，憂患屢經，病情反覆，延至丁亥年二月十八日初，卒以不起，才得世壽三十九歲爾，殊不能為衆生福海，至教莫昌其矣。然法師心早印，妙契真常，遍法界是沙門身，云何有滅，悲虛空為沙門齋，復何可封？卓杖云：震落一寶全彰。

三十六年三月十二日在玉佛寺般若文庫

真想不到在萊一法師正月廿二日

接任玉佛住持最熱鬧的一天，他就感覺不適，午後他曾勉勵參加照相。廿三廿四的兩天，萊法師替他請中西醫診治，我因了廿六日蘇省佛會召開常會，在廿五日早晨，去看了他的病，就趁車趕回鎮江，意為當時班疹已全部出現，且有中西醫診治和萊一法師的體心照顧，至多在時間上多受一些痛苦，誰會料到他就這樣永訣人世呢？

福善同學的確是我們理想中的僧青年，他學問的淵博是讀過他十多來文章的人誰都不會否認的，同時他對人態度和藹，曾論謙虛，純粹是一個

奉讀本師 虛公航示驚悉 福善法師

逝世卽呈誄詞用申悲悼

康寄遙

拜讀我師文，佩仰不勝讚，前歲在蓉成，幸親我師面。導我各方遊，誨我尤不倦，師深入佛海，三載涉幽獨，主編海潮音，宗說能一貫。分著唯論，虛公亦贊歎，近經登彙報，海內尤罕見。虛公之高足，佛門之碩彥，今忽示無常，切身頓離塵，噩耗以傳來，令我心驚顛。師纔逾三十，住世何太勤，細索同靈悼，花香千道。黃浦春風狂，白下日色黯，宇內諸景物，恍若都慘淡。衆生何爾薄，寶炬光忽暗，師胡不久住，令衆常依戀。竊念此世間，人生如夢幻，三界等火宅，四大同歸地。

光陰似流水，百年亦有限。惟有此業識，三世如輪轉，月落不離天，非當亦非斷。水流原與海，隨緣而不變。師若生觀史，當入彌勒院。將來龍華會，當隨作親眷。若師往蓮邦，聚會諸上善，再回入娑婆。仍廣行方便，若學地藏王，歷劫發大願。地獄若不空，成佛亦不義，若學觀世音。普門而示現，隨類現身相，慈航救苦難。業海正茫茫，多處猶血戰，常啼若再來。慈航覺海泛，宏法正人心，破迷息世亂。同乘般若船，共登涅槃岸。無生亦無滅，壽命甯可算，今聊申悲悼，福師幸垂鑑。

尚復何言

——敬挽福善法師

若萍

福善法師為現代僧中學藝極有成就而工作能力也最高強的一個幹才！他追隨導師從事文教各項工作，一本大師的精神，促醒全國僧侶，提高民族觀念，發其他一切抗戰國策，則其功蹟，更為顯著。

他的治學，更有驚人的成就；除了本位應具的佛學有淵深的研究與獨到的見解外，又攻西洋哲學及政治文化，乃至新聞諸門；「此固由於大師的循循善誘（要亦有其辨別認識，綜合分析等的智慧能力。）殆後機轉內地，可謂十年窗下，且勤半工半讀，而其成就竟能贏勝利之風，浩浩乎一躍而名聞教海，在品，在學，誠

為青年之傑出者！由是全國佛徒，多寄於無量聲命，且成以為末法世中又將重現一支寶幢，被佛慧戰後跋涉於京滬道上，初播潮音，繼編覺報，吾人雖數月相處精神實早溝通，而其氣宇宏偉，胸懷豁落，吾輩中認為有不可思議者的發展。

今則，噩耗頻傳，天奪其才，法苑巨匠，又弱一箇！

際此人海混濁，法門秋晚，國事朝曠，教園荒蕪，吾人酸楚之情，尚復何言！嗚乎！

三，三，夜於楚水。

學者風度，有人說他：「性情傲慢」，我覺得他是一種「真實不虛」的表現。因為他根本沒有學會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虛偽與欺詐，他的心潔白得如同白紙一般沒有沾染到社會上的惡習。

「死」，人生遲早總是免不了的事，不過像這樣正在為社會謀福利，為佛教謀發展，為人類造幸福的他，就這樣的悄然而逝，我們這些有志振興佛教的同人，恐怕不是為福善同學個人傷心，是要為社會為佛教感到無限的傷痛！

去年上海民政局長張曉松在市參議會提出非侵佔寺廟的提案，他曾領導全市僧尼聯理力爭到合理的合法的解決而後已！較難是一天天的嚴重，政府雖重申前令保護寺廟財產，然而佔寺奪產逐僧的條件，依舊是層出不窮。我們正需要像福善同學這樣熱心衛教的干城，降伏那些摧毀佛教的魔王，然而他是死了！

正月廿九日竹林寺親老由玉佛來函對我說：福善病勢嚴重，但我不相信就這麼快的死去！我因為準備回邵伯轉高郵參加縣佛教會成立典禮。卅日大早離鎮，在途中曾與撈鏡同學將他的病况隨時告我，孰意在我初七日大早由高郵乘車轉邵，就接到本淪轉來月耀同學的快函，函中有「你走了，你竟想不到與福善兄長別了！茲欲於下期出悼專號，希賜悼文一篇」，我讀了這樣的信，不禁呆若木雞，經過了很長的時間，我才感覺到我的悲淚已縱橫滿面！寫悼文我能寫些什麼？呢！我也覺得福善同學的死，是佛教的不幸，是佛法凋的象徵！

三十六年二月。書于岑次。

哭福善法師

福嚴

福善法師呀！你還記得我們在竹林佛學院讀書時候的一幕情形嗎？你是被刺在口岸鄉下的一座廟上，十三四歲就其是求學的志趣，但在文風閉塞師長不能同情之下，你竟有轉行遊城出家一樣勇猛地辭職，毅然地捐了自己的衣單，逃到竹林寺投考。幼年好學，意志如此，開院師生，無不深表同情，暗暗嘉許！又在校中受課，你能開一知十，師生愈謂你是年青可造之才。徵之你今日的言行事業，益信當時師生的眼光不錯。

翌年，你我都升入甲班，你和我都是得不到師長的栽培，同是天涯苦難兒！記得正在夏天烈燄之下，你還穿著笨重的棉布海軍上殿過堂，同學們和你開玩笑，說你已到了無冬無夏的境界，最初你還有些難為情，經我拿孔子「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未足與議」的話勸了一番，你才安於貧而矢志苦讀。一若顏子之在陋巷情景也。偶一思之，前歲死在，可惜你已變成了古人？非至龍索會上，不能相見了！在這佛法垂秋落才孔念的時候，又殞落了一員健將！有心人能不為之傷心痛哭嗎？況且你在世間自吃了一番苦頭！事業剛如花正開，豈料爾爾萎謝！人生誠如一夢，但你這一夢也做得太離奇太可怕太悲酸了！

同年夏期，我因投考光孝佛學研究社，正欲離開母校的時候，你和實明慧光兩同學，一直送到鎮江，當時都是小孩子的脾氣，一定要到凌煙閣攝影留念，相片今猶在耳，四人之中，唯你奕世！悲影痛悼，莫莫能言！容春，我到海上，才有和你謀面的機會，屈指一算，闊別十三年了，一見之下，恍若隔世重逢，喜出望外。但你也已一個普通的小和尚，變成一表堂堂的大法師，講經宏法，足跡甚遠。當今之世，較然前佛法內情者，孰不知有福善法師為非常人耶？我使馬商徒增，一無所長！方慶你不負師友所望而為佛使法將，願意天不奪壽，一病而創！斯人也，而有折疾也！心坎抖擻！

你既實足年齒，做過了三十二歲，正與和同壽同；而天賦聰穎，艱苦好學，又與顏子相彷彿。而大師之器重你，又不亞於孔子之器重顏回，

顏子死了，孔子哀痛之至，從者勸之；而曰：「非夫人之勸而誰為？」我相自孔子絕不看不透人生的真理，懷捨不得一個弟子的死喪，實實在在是為的無人能傳其道啊！我們的大師，為法為人辛勤了一輩子，現今龍纒承共事業者尚有幾人？一般人總認為你壯志有為，正像花木逢春欣欣向榮，前途正遠。誰也想不到你曇花一現，遽爾云亡！雖然，人生孰不有死！但畢竟你死得太快了！也死得太可憐了！唉！我不是為私道而哭你！我却為佛法摧折一根棟梁而悲傷！我哭你不做釋迦的阿難；而做了孔子的顏回！看看今日佛教衰頹的局面，便聯想到你死的慘痛！禁不住涕泗交流，越想越傷心！越哭越要哭了！我底天呀！何時何地再與你相會呢？！

我所知道的福善法師

智定

頃聞「福善法師已於夏曆一月三十日逝世了！」我聯想他底年齡，僅僅卅二歲，身體很健，有人說他的身體更較前發胖，業務即順兩法師都說不會短命的，誰想到今日已作故人了，怎不令我為佛教而哭？

福見：你是否抱定樂觀的態度，直往樂園呢？還是悲觀，早離人間呢？唉，你這提早的死，我實是莫明其妙！我覺得你不該這般早死。

回憶八年前，我們同住武院，你是一個最聰明勇敢，研究各種學科的同學，時常呼我為老菩薩，並且贈我一張照片，表示青年人的精神。「七七」戰事發生南京陷敵後，我和老兄等到南岳避難，其他同學有的去香港，有的去四川的。二十七年春，你回武漢，準備上川，從此兩地相隔，音訊少通。後來，聞你在漢院講學，主編湖管月刊，直到勝利光臨，你首先離川東下，一面主筆覺報週報，一面任玉佛寺監院，兼佛學院主任。正當果日報發之際，誰想到你竟不辭而別？

福見體格素健，思想新穎純正，尤善長於哲學與佛學，著有「唯識論」等。惜天不假以年，吾人又奈何？願不違初意，再來人間，宏法利生，做你所未盡的事業！

敬悼福善法師

常 悟

——與楞竟法師書——

竟兄：凡是一個人，有生必有死，這是誰都知道的。這是一種自然律，非人力所能挽救，亦非金錢所能賄賂的，就是萬能的科學家也是無法解決此一問題的。歷史上告訴我們彭祖雖在人世間活得八百歲（？），但結果還是逃不了這個圈兒——死。佛經上早已說明「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人生是有為法，是因緣所生法，所以有生必有死，是履行自然律之步驟，值不得大驚小怪與悲哀的。

你前日寫給醒上人的信，告訴覺羣主編福善法師染病不治，已於二月二十日午後三時溘然逝世。我聽到這個噩耗，如晴天霹靂，神經大受刺激，悲感異常，眼睜睜的淚水，不由自主地奪眶而出，如泉水一樣向外流！竟兄：我這種心理，好像前後矛盾，其實不然，我悲哀福善法師，自有悲哀的道理在，且聽我慢慢道來。

竟兄：你知道時代輪轉，轉到了二十世紀，中國各方面都在改善配合新的潮流；可是我們的佛教仍處在封建殘餘滯澀之中，尤其一般頭腦多狹的所謂「老和尚」之流，他們所招的徒弟法孫，很少認清時代而加以栽培，任其良好光陰白白地消磨在經懺除妄，實為可惜！而一般僧青年，他們能在佛院空書，以至有成就，皆由自己努力，覺悟，苦幹而獲得的結果，這原是很好的現象！福善法師便是其中一個而最有成就的人。他是團院的畢業生，武院的研究員，事變後，武漢軍事轉移後，他便退到湖南黔陽地以至重慶。因為他在大後方遊歷了更多的名山大川，又嘗過了數年烽烟的苦味，和自己的努力，所以他的學識，才幹等等，均在我輩之上，好像凱旋歸來的戰士！可是天不假年，而把我們的少壯戰士奪去了！永遠的奪去了！想到佛教前途的黑暗，怎麼不使人傷心呢？！

竟兄：我與福善法師相處的時間沒有你那樣的長，感情沒有你那樣的深，可是我與福師初次見面是十餘年前的事了！在民國二十五年（？）高張的夏天，我與二三知己由漢院負笈到廈門團院，那時他已先我們而畢業了

，正擔任人間覺編輯，兼團院庶務職。他沉默寡言，每日的時間皆清靜在故紙堆裏，當時我就知道他將來是了不起的人物！之後，他到武院求深造，二十六年春季我也轉學到淮陰覺津寺。繼而盧溝橋呼中口戰事開端，烽火如水銀般的流到了華中東南等地，他於是振水到抗戰司令部重慶。一面磨礪自己的學業，一面擔任佛教唯一刊物海潮的編輯。在無固定基金的海潮刊，又在百物昂貴的抗戰非常時期，保持佛教悲命的海潮刊未曾中斷，也可以說是福師苦心經營的結果，我們可以贈送他「勞苦功高」四個大字！勝利後，政府復員南京，他得到 虛大師的命令，也伴若海潮刊回到南京編出。去年三月間，我因事到首都中佛會，特去晉謁寺拜訪他，起初，他已不認識我了，加以說明後，他才憶起前塵影事——明白了！

於是請問他在川中數年的經過以及四川佛教情形，他口若懸河一條不紊的告訴了我。從此我更加認識他的學問有驚人的成就，三唯論，便是事實的證明。他態度謙虛，對人誠實，做事有韌性；而滿口川音，十餘年不聽鄉音的我，今日好像回到故里了！竟兄：你想我當時心中是怎樣的愉快啊！五月間我復從團院潛出，至中佛會服務，始知海潮刊編務由張宗法師接任，而他也應玉佛寺聘去任監院了，又兼任上海佛學院教務，覺羣周報主編。去年十一月我從雲山去京取衣，回到上海，曾至玉佛拜見他，因他事多，沒有與他多談，誰知這次見面是最後一次！萬想不到年紀很青的福師，很有作為的福師，文化戰士的福師，苦海燈塔的福師。竟行被無情的「無常大鬼」靜悄悄地請去了！嗚呼！佛教不幸！我痛哭！我心碎矣！

竟兄：福善法師的死，真如你說的「是佛教的大損失！」覺羣自呱呱墮地，即由他為第一任祖母，照應他，培植他，充實他，結果覺羣在佛教各刊物中現出活潑清新的陣容，青年知識的寶庫，芸芸苦海中的一盞明燈！在今日百孔千瘡的佛教，正需要這樣的人與這樣的刊物來作「暮鼓晨鐘」，「當頭棒喝」！誰知「好事多磨」而不滿周歲的覺羣的報刊福善法師會捨他而長逝了！

竟兄：福師雖然青年早死，可是在佛教中的功績，是「有口皆碑」的！比那些庸庸碌碌活到百歲的「和樣」們要強千萬倍了！同時他的志願偉大，他今日的死是他過去的宿業，無法掩蔽的；但他將來會乘願再來，以了他的目的。這是一點，想你必有同感吧？

上面雜難寫來，是我認識福師的一點一滴，也是我痛悼福師不能已於言的虛誠！夜已深了！就此帶住。祝你講安！

弟常悟拜啓二月廿七日夜深寫於雲山

三 師 導 的 們 我 悼 敬 三

夢

一般的生活，露水似的
人生！

雖是春天了，而在夜的四野：
仍是夾着令人悵惘的悲曲；溪流啊，
也轉成淒婉的哀音！

命運之神是駕着飛車在向我們
追趕，千辛萬苦的您，終於被它趕
上了。在這深更人靜的春宵，我對
命運之神開始咒詛了，因為我的福
公親教師已經告別這個世界！這豈
但是佛教的重大損失，而是師生友
好中，一個千年的遺恨！

福法師：我的親教師！自從不
見了您，這世界就空虛起來了。您
呵！您難道是大地之神嗎？

當同學們向我訴說您的病狀時，
我不能忍耐這心上的裂痕，終於
哭喪着臉，我何嘗不想和這離愁別
恨的氣氛搏鬥，和這充滿險惡的情
况抵抗，和您的慈容對視，在這淚
的洪湧裏屹立不動，給愉快的流淚
一個中斥，可是我終於為它們屈伏
了！

還記得嗎？您曾用和藹的口吻
鼓勵我說：「松軒：過去的成功，
就是將來的成功，一方向學問上深
造，一方在那邊上努力，這是神聖
的工作，趁年青有為，好好地去做
吧！……」言猶在耳，而你已逝！
寫到這裏，眼前乍然浮現着法

師和藹可親的面容，我的眼睛模糊了，淚水似簾
線般兒般地直瀉下來。

夜已半，庭前傳來一聲長嘯，窗外有月光照
着婆婆的樹影。心呵！為什麼這樣激動呢？淚呵
！為什麼這樣洶湧呢？莫不是恐怖和淒切，平添
了無限傷感！

親教師：我在這裏流着傷心的淚！我在這裏
悲嘆着佛教的不幸！你去了，佛教倒下了一根棟
樑，玉佛拆斷了一隻手拐，我們失却了保母的愛
護，……唯有期待法師乘願再來，才彌補得了這
個浩大的損失！

殘燈如豆，夜更深，人間處處是煩惱，天
涯何處不淒涼？人類呀，哀悼吧！法師；您呢？
還像生前那樣的熱情嗎？嗚！如今是寂靜的春宵
；您的歸宿，是在西方，遠遠的西方！（松案）

慈愛。的福公法師，你竟這樣決然的捨我
們而去了。世界的一切，你的兇殘，佛教的危
機，我們的學業，一切的一切，你現在都不顧及
了，永遠離開這煩惱的人世。

在去年春天，我來到上海佛學院，那時法師
在軍主編海潮音。夏初山京返滬，我們講授因明
論，始聆教益。法師那種慈藹可親的玉貌，莊嚴
活潑的態度，一視同仁的作風，都令我們可欽可
敬。每次命我們複講的時候，或有不能解答，法
師重三倒四，辱為之焦，舌為之敝，從沒有一句
氣言或板着面孔罵人，總以善言開導，使我們得
解受驚，於是不但不敢懈怠，尤加特別努力。我
們為增強青年團精力，發起組織同學會，法師不
但熱忱贊助，且以私人的巨款，撥為基金，並親
臨指揮進行。我們也曾鬧得滿城風雨，想出種種

甚至例外的要求，把佛學院改為社會中學，以全
體絕食相威脅，法師能在無聲無息中告以安然。
法師，你的這種教育手腕和方式，更偉大了，可
永作後世法！

二月十四日，是我們學校舉行開學典禮的一
天，正是法師病的第三天，那天雖有扶病參加的
震華院長及本光法師，兩空法師等諸山碩德叢
烈烈了，但我們不見法師，終以為憾！以後，同
學們輪流晝夜侍藥，一面在佛前虔誠祈禱，希望
病魔早日脫體，不料，在二十日的午後，寂然不
動了，嗚呼！我們全體同學，無不如喪考妣，悲
慟萬分！從此，佛教為去一棟柱，我們失一導師
！（宗定）

噫。法師：你就去了嗎？佛教這樣的衰頹
，以後又待誰來維持呢？法師呀！你
是佛教的砥柱，你們僧青年的明燈，你去年不是
說「教我們三年書，包能個個做法師」，為什麼
兩月未到，你就水別了我們呢？這是佛教的不幸
，也是我們缺緣啊！法師！你安心去罷，我們決
不負你的熱心，我們絕對立誓承繼法師的偉志，
以興佛教！（續成）

二月 二十日下午三時的當兒，我們上海
佛學院的每個角落裏，都被淒絕人
頂的酸苦氣氛籠罩了，同學們的臉上，掛滿了絲
絲淚痕，頰夾着面孔，縮手無策的在一間斗室裏
，目視臨師的撒手西歸。唉！天魔何其不仁，有
意作弄我們的福公親教師呢？
回憶往昔，福師為我們前途光明作想，不惜
精神與物質的損失，特課外提倡精神對話，寫作
競賽與有益吾輩身心的事，不遺餘力，大有使我

們的將來不曉得已，一鳴驚人，而今安在哉？嗚呼！福師，我慈愛的福師，你之用心良苦，和我培植青年的志願，堪稱偉大的了。雖然你在環境的支配下，不能暢舒胸中的抱負，然除此而外，你已使我們欽佩得五體投地了！

最使我感覺辛酸的，就是當你奄奄一息的時候，還關心我們的讀書問題，硬要支着疲倦的病體，往佛學院裏指示佈置一切。

現時代的中國佛教，已成為大海中的一葉孤舟。你竟輕舉放下千斤重擔，安然歸真的去了，我們為佛教設想，為僧教育設想，怎不傷心痛哭呢！（附錄）

福公 法師！我一想到您的死，我的內心，就禁不住悲傷；熱眼淚也就滿眶如雨地湧出！因為您的死，是佛教一大損失！也是我們一羣青年學僧的損失！

福公！您的偉大，已在十年前，播揚於各地了；您的光輝，已由重慶照耀到上海，所以您給予我們不少的新知識更，灌輸我們很多地法乳。

法師領教我們的時間，雖然很短的只有一期，可是法師的品格和威德，以及言行各方，已經留給我們一深刻底印象，實足令我等敬佩無已！自從逝世後，我們的形態，由憂鬱而轉成悲哀！現在，您竟安然地脫離了人間，豈就這樣忍心瞑目嗎？不，我想您愈的形骸雖死，你的精神當存！（慈悲）

我 的福公法師：您是圓寂了，不問世事的了！回憶你生前對我們說的「只要你們肯用功讀書，我很願意與你們研究幾年佛學，使你們每個人都能成功一個學識豐富的僧青年。」

「法師：您過去給我們的希望，難道如今變成幻泡了嗎？您在病中時，我們同學去看你，你總是說：『不要緊的，這不過是受了寒涼罷了，靜養數日，病勢自然會轉好的！』您們不要因我生病，而荒蕪您的學業，希望您們還是要好好地用功讀書，待我病勢稍微轉好，我這繼續底引導您們，教導您們！」法師：您那啾啾的話音，至今還在我的耳鼓裏，但是呆目看看却不見您的慈容了！

法師：您從前常常對我們說：『您們所以在此地的原因，就是因為有一所佛學院，不然，老早就他往了。』法師：我要問您，這裏的佛學院，經您執教以來，既然辦得很有精神，那麼，您為什麼要拋下這一羣學生而單獨的走呢？法師：我們自從您別了之後，每個同學悲傷得泣不成聲，唯願你速速再來，將我們這羣迷途羔羊領上康莊大道！（中立）

福 公法師，是二月十二日下午起病的，他的病勢非常兇惡，大家都以為他會就寢，於是每日朝暮課誦，都在佛前默禱，祈佛加被早日痊愈！無奈病勢，日趨沉重，醫藥罔效，經過八日底痛苦掙扎，終於棄絕了我們，與世長辭了！哀哉法師青年飽學，抱負雄偉，乃當前佛教有力的柱石。我國人士，都寄厚望，然料竟如頹子三十二歲而卒，實佛教大大的不幸！我們這羣學未成熟的小子，從此失去了一位親切而良好的導師，猶如失去了生身父母一般的悲哀！每憶法師在日，那種誨人不倦及宣揚佛法不迴息的精神，使我們敬佩得五體投地，像法師這樣英俊秀拔，身強力壯，誰會想到天不假年而遭夭折呢？我為自己失去一位好導師悲，更為整個佛教

摧折一根棟樑而哭泣！我說懇的希望法師，乘願再來！（覺淨）

萬 想不到，一位身體魁偉的，福公法師為了病魔纏綿，只有七八日的光景，就輕輕悄悄地長辭人世了。唉！福法師的死，實在是佛教的不幸！法師是佛教的棟樑，僧侶的柱石，佛教中像這樣的一位品學兼優，熱心教育，精明強幹的中堅份子，誠然不可多得。而今西歸，是我們失去了善於教育，訓導有方的無上良師！

唉！法師，你何以死得這樣的早？令我們這一羣孤兒學子失去所依呢？（心平）

我 親愛的福法師！想不到你，做夢也想不到你會一病不起和我永別！你底死固然是我們的不幸，同時也是佛教的不幸！記得去年的秋天，上海民政局長張曉霖氏在參議會上提議強佔廟屋作區公所辦公所，法師為濟上海的佛教，見義勇為領眾全市僧眾向市府請願，你代表向參議提出抗議，據理力爭，頗得各方的好評，禁若寒蟬的佛教徒，至此也被一般人士重視起來。法師，你底死，實在是佛教中一個最大的損失！

法師！上海佛學院，自你擔任教務主任之後，院譽好得多，許多的法師因你而來，許多的同學也因你而來，各位法師和同學們對於你沒有一個不十二分的敬愛的，大家覺得未來的佛教全副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如今，你死了，我們的希望也隨之幻滅了！這是多麼使我們傷心流淚的事！

法師！你在臨終還以佛學院為念，嗚呼！我們師生為教育大計而留遺囑，可是，你的舌僵硬了

不能說明，這是給我們最悲痛，最深刻，一個永遠不能忘懷的印象。
月暈法師對你說的「我們全體師生，絕對努力」的話，你當時即連聲
的回答「好好！好好！」現在你已經和我們永別了，我們決依著你的遺志
而努力，完成你所未完的任務！（當鑑）

假

使我是請了假，這在鄉裏還沒有回校的話，當然地聽到我
們那精神飽滿的福公教師的死訊，而且是死得那樣地迅速，那
我是一定不會相信的！爲什麼呢？因爲我們福公教師的容貌，果止行動，
都絲毫沒有天壽的表徵，而他的精神又是那末健康，法體又是那末結實，
怎末會在這短短時間內就突然地與世長辭呢？難道別人害了他嗎？抑
是醫師摸錯了病源嗎？不是！決不是！他的死，親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
的，是害了七天的春瘟，天花流行而死的，唉！人生的壽命，那裏就這
樣的迅速呀！

福法師！你是佛教中最熱心的人，也就是教育青年中最熱心的人，
你多麼地愛護我們！親熱我們！處處都是爲着我們前途而着想，處處都是
爲着我們生存而改進，當你臨終之先，雖有一息存在的時候，這對我們說
：「我能到佛學院去看一下，則死也閉目了。」由這句話，就可以知道你是
一個怎樣熱心教育的人了！福法師！你現在是在這五濁惡世長辭了，在那
清淨莊嚴的佛國裏，當然最安祥，自在，可是這瀕於危亡的整個佛教，又
有誰來護持呢？同時，我們這一班迷途羔羊似的僧青年，又有誰來負責領
導呢？當你健在的時候，我們彷彿是一切都有保障，而現在呢？却什麼都
覺得空洞，失去了依憑！（大遂）

障

深福淺的我，盡遭遇到如此的不幸事；不但是我個人的不幸，
也是全佛教徒的不幸，那便是福公法師圓寂了！

我是一個剛從十八世紀的「世界」跑到這二十世紀來求學的學生，
自從我跑到二十世紀的文明學院，就得到道德高尚學問無窮的福公法師來
領導我們，指導我們，使我們從封建轉入民主。從黑暗得到光明！
我與福公法師的因緣太深了，只受了他一期的教訓，這是我唯一的不
幸！福公在上一期講因明時，曾對我說過：「我們是佛教徒，第一要將
佛學弄清楚，現在你們既來求學，我願意與你們共同研究幾年，使你們的
學業成功。」如今已成幻泡了。
福公於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時圓寂的，使我一顆光滑的心，立刻上了一
條裂痕，這是多麼的痛心啊！唉！我們這一群學生太痛苦了，失去了領導
的福公法師，似航海失舟；病者失醫，孩兒失母！就是整個的佛教，也缺
少了一株擎天玉柱！噯！我寫不出了，也說不出了，寫的只有悲哀；說的
只有痛苦，（派真）

當代佛教領袖

太虛大師示寂

太虛大師爲當代佛教領袖。突於三月十二日下午二時因操勞過度，
舊病（中風）復發，當即入昏迷狀態，不能言語，隨即延中西名醫診治，
經注射降低血壓針劑無效，至十三日病勢轉重，半身不遂，口不能言，
呼吸重促，飲食不進，復由諸醫會商注射各種有效藥劑。十四十五兩日，
略有轉機，然時時時醒，右邊手足抽動頻繁，醫藥多難奏效，晚間力行延醫
診治，至十六日晚，情況頗好，惟至半夜後，病體仍無好轉，不幸於即日
加速，血壓過低。十七日晨，爲打強心針後，病體仍無好轉，不幸於即日
下午一時十五分逝世。大師一生努力於改革中國佛教運動，倡導人生佛教
著作等身，爲世界學者所欽仰，曾於民國十七年秋，週遊歐美弘法，歷英
，比，德，荷，法等國，備受歡迎，紛請演講之大學，爭戰實行之報章，
不一而足，又曾與各國學者，組織世界佛學社。太虛於抗戰期間，組織佛
教訪問團，赴印緬暹羅等佛教國宣揚正義，其他有關宗教文化事業之倡導
也。（三月十八日上海各報）

報 週 羣 覺

社 代 社 發 編 副 社
社

長：太 長：華 長：法
行：月 行：月 行：月

址：上海 電話：三〇三一五
：全國各 大書店

價：零售每册二角
：訂全每册二元

覺群週報

Chuh Ching Weekly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三二七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九二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十七日出版

第二卷
第卅八九期合刊



五火光中寧可此生
子管畫

太虛大師示寂與世界文教

月 耀

佛教自唐宋以後，因人才寥寂，及帝制封建思想的過去傳染，腐敗已極。太虛大師，便示現於這艱劣的氣氛籠罩之下。四十年的努力，時時都針對着人羣的病根，毫不暇暖。正在某日空虛，大地深原的當兒，孰料竟於本年三月十七日下午一時十五分示寂。王佛寺，春秋五十有九。消息傳出，堪世震動，大法不彰，明燈熄滅。衆生福薄，趨失良導！

師浙江崇德籍，幼失怙恃，其戒後，掩關練經有省，從此，見識獨到，抱負不凡，對當前腐化的僧制，極不滿意，首倡革新運動，有整理僧伽制度等專門著述，闡明改良的意義所在與其體辦法。

辛亥革命後，海禁開放，東西學說，互相光輝交流，大師乃從佛學的研究，發展到各部門，容合古今中西學說於一爐，著作豐富，罕與匹敵。

師的志願，一向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珈菩薩成本，悲智無盡，數十年如一日，始終未稍鬆倦。足跡所至，法雨普濟，受感化者，豈止百千萬計？但師並不以此爲足，著書立說，闡揚佛法，不辭辛勞，以期茫茫苦海中的衆生，各獲舟

航，共達彼岸。觀其近年來出版的人生佛教，及菩薩學史大綱，說明佛教與人生關係的密切，和怎樣的苦衷心，在菩薩學，論著提舉，甚多麼親切感人！



太虛大師與福善法師遺影

明，安樂和平的啓示。大師見到這件事的重要，所以在國內有這山召集的世界佛教青年聯合會議，國內外有影響的世界佛教學府建議，都奮以其能救世的佛化力量，來實現人類世界的永久和平。

大師一生，就致力於這項工作，例如重慶的漢護教理院，武昌的佛學院，廈門的閩南佛學院，北平的北林研究院等，便是事實的證明，與工作的啓端。

二次戰爭結束後的今日，世界是千瘡百孔，誰待振興，猶以和平文教爲當務之急。素以提倡世界和平文教爲職志的太虛大師，不期忽爾示寂，衆失領導，將非衆生機緣盡耶？抑世人福薄深耶？則今後欲立世界和平文教，固不無人，要如師之竭心盡力者，敢言鮮矣。因而我們對太虛大師之示寂，不能說沒有悲憤，所悲者，非大師之去留，以大師行住有方，決不久居兜率，定能乘願再來，乃爲世界和平文教失一領導者悲，豈只限於中國佛教一隅嗎？

師出國數次，旨在弘化，並非游覽性質，皆以建設世界的永久和平文教爲己任，掃蕩垢礙和平的暗障與因素。更說明世界永久和平性的文教力量最偉大的，厥爲佛法，她的怨惡平等觀念，和因果循環的理論，是爲世界永久和平的基石，她無國界，更無黨派，赤裸裸是人類前路的說

大帥寂寞，悲嘆又奈何？謹願全世界人類責任重疊，肩擔起來，共建世界永久和平文教，樹立人間淨土！

太虛大師自傳之一章

——我與辛亥革命時的佛教

本社恭錄

辛亥年夏，我從粵回滬在哈同花園住了幾天，烏目山僧宗仰別號小隱，在園中種藕，又遇温州僧白慧亦寓園，頗作詩唱和。至夏被得詩友馮君木衣巨摩移移齋等，越赴普陀山度夏，印光法師聞我的詩文深為讚許，和我掩字語以詩勉，每深談數小時不肯分手，從此印光法師也與我有較深的感情。時各省以辦地方自治的新政，估惡寺宇寺產益急，江浙等省僧徒在上海會商，擬推八指頭陀赴北京向清廷請願，我為八指邀至天童，擬具請願保護及改革與佛教計劃書稿，并請上海神州報主筆汪德淵以為裁定。我對八指頭陀有誓將太白山頭月，要積完黃佛性這句，旋因入秋後，川漢鐵路風潮日緊，八指頭陀未果行，我以昱山招，又回至汶溪開我經，到是時僧黨宜，以詩文雅相愛重，後亦成爲與我友誼深厚的

一人。不久，辛亥的大革命便從武昌爆發，蔓延到上海海波相繼光復後，我即出前，漫遊滬杭以至江淮之各處，以思想言論的相近，最先聲應氣求者，爲各地中國社會黨人。

那時各地僧衆，亦有組織僧衆參加革命軍的，上海的一支，且會實際參加攻下南京的戰事，率領者即爲現在靈隱的王皇方丈。紹興亦組成數百人，以諦閑法師爲統領，開元寺僧贊慶湖之，而我則從佛教本身改革，以建立新佛爲事，乃

在南京時，政府成立後，即是南京發起佛教協進會，其真意實欲爲佛。時吳稚暉方丈海常，開法界講堂生活，中國社會黨支部等社團，林立其中，我與官章官言等，其是臨時政府立案。有社會黨員人某，係孫總統親視，時出入總統府會孫大總統，無不帶我與總統辦公室調察，孫總統令在內座的馬君武與我談話，我與談佛教協進會的內容，頗荷讚許。回吳越寺正進行間，遇仁山亦到京，仁山出紙道精舍後，值江蘇僧教育會，就南京三藏殿開辦江蘇僧師範學堂，山月設諦閑先後充監督，學僧定額三班約百人，以仁山爲翹楚，但仁山剃度於金山寺房頭觀音閣，房頭僧時受寺僧凌辱，仁山在學堂時，亦因受其排擠。革命軍攻南京，僧軍範等，至是仁山因擬上書教育部，以金山寺改爲僧學堂，我因告以佛教協進會的方針，及此時非辦一學堂的事，須謀新中國的新佛教建設，若能照佛協進會的事進行，則辦僧學亦自爲其中的一事。仁山大喜，謂有同學數十人在鎮江，咸邀我同往，就金山寺開成立會，我以會地在南京爲宜，但成立會可就金山寺召開，遂同到鎮江住觀音閣，與寺中方丈青樞，嚴際隆屏，知客霜亭等，籌設開會會場，即發會章宣言，通告鎮江，揚州，南京，上海的各處僧衆，乃鎮江軍政商學各界，皆極等對仁山深抱疑忌

約得州僧寂山等來寺陰爲戒備，我的會章雖含有以佛教的財產辦佛教公共事業的社會革命意味，但係取和平進行形跡，故坦然未以爲慮。

開會時，到二三百僧衆，而各界來賓三四百人，以鎮江社會黨員占多數，發起人推我爲主席，講明設會宗旨，官讀會章，尙稱順利。但仁山演說後，即有揚州僧寂山登壇演說批駁，激動仁山怒氣，再登臺疾逐青樞，寂山等向來的專制，提議即以金山寺辦僧學堂，全部寺產充爲學費，來賓大爲鼓掌，寂山向僧衆高聲呼打，致蒙駭動，遂通過仁山的提議，並推舉我與仁山負責接收金山寺爲會所，籌備開辦僧學。我以當日的會場秩序已亂，乃依會章推定職員而散會，當晚仁山率二十餘同學入寺，劃定會所，房屋，次晨即開始辦公，入庫房查點賬簿，及向僧堂宣布開學，俱青樞，際屏，霜亭，寂山等已避居寺外，登報及分呈官廳，以圖反對推倒，我以仁山等具理頭在金山寺鎮江進行，我非再回到南京去，不足以穩定的基礎，開展全局，遂以鎮江軍概付仁山主持，自去南京，始知各報輿論及官廳態度，對本會已有不利，方計辨正挽回，而霜亭等已於某夜率工役數十人，打入會所，仁山等數人受刀棍傷，遂赴縣法院，按月除判決青樞，霜亭等首從五

六人數年或數月的徒刑，而會務及金山寺務，均因以停頓，紛不可理。時八指頭陀在上海集商發起中華佛教總會，金山乃推為方丈，並邀我同到金山，八指因商我停止佛教協進會的進行，共同一致的去辦中華佛教總會，我與之偕回上海，在留雲寺開會，到諸開、靜波、鏡嚴、圓瑛、雁乾、及陸軍部代表王康亭——後出家名大嚴等百餘人，俱以鑒助陸軍部餉，請臨時政府保護佛教為願，我遂暫置不問。未幾南北統一，議和成立，政府頒大赦令，背權等釋出，仍回金山原職，佛教協進會亦告結束。

南京臨時政府的時代，除我領導的佛教協進會，及八指頭陀領導中華佛教總會外，另有謝元景發起的佛教大同會，及李政綱、桂伯華、黎端甫等七人所發的佛教會，大同會曾來與北洽商，未幾即滅；佛教會初起，布告台章，及孫大總統復函，聲勢張甚，逮發第二布告，專以斥罵僧尼四眾，有一舉摧滅之，而另選李政綱等折佛敎企圖，大受全國佛教徒的抨擊，反之，其時中華佛教總會，則依各省原有的僧教育會組織為分部，已成為全國佛教團體的樞紐，李政綱等，乃自動將佛教會宣布取銷，然各省僧寺亦受之風，仍熾，而中華佛教總會，尚未得北京政府批准，認為法團。時道階為北京法源寺主，文希亦在北京，乃選八指頭陀赴北京，以貧總會基礎。依內政部禮俗司杜某，方分別寺產以請提撥，八指力與爭論後，歸法源寺而歿，詩友熊希齡等，以其軍閥大總統，遂用教令公布中華佛教總會章程，會章始生效力，然重保守而無多改進的希望。上海開八指頭陀遺體會於靜安寺，我擬佛教協進會的要旨，演說佛教的學理革命，財產革命，組織革命，以抒所悲憤，佛學叢報為文抨擊，我作敢問佛學叢報以駁難，亦為辛亥革命中佛教波瀾的尾聲。

泛亞洲會議昨在印開

（法國新聞社）

新德里廿三日電）泛亞洲會議今日在新德里古堡中開，由印度臨時政府領袖尼赫魯主持，出席亞洲三十二國代表二百五十人，親親致歡迎五千餘人，盛極一時。大會主席為索都夫人，會期十日。討論問題以經濟文化與社會為限，不涉政治。遠東大國未參加會議者，僅日本一國，蘇聯亞洲部份十七個代表列席旁聽，英美法澳亦派有旁聽員。

二週人世

商討共同利益問題，吾人之內心，乃充滿希望，就此會議，將為亞洲及所有亞洲人民帶來較好時日之黎明。」

愛因斯坦後悔發明原子彈

大科學家愛因斯坦致發在「新聞週刊」發表一文，略謂：原子炸彈之秘密，現在成為美國人的「馬奇諾防線」，此一防線給予吾人想像上的安全，其危險實大。全世界防止原子炸彈之方法，惟有曉諭公眾以原子炸彈萬一再度應用時之恐怖，而自相警惕。

（中央社新德里廿二日專電）泛亞洲會議我國代表團今晚抵此，下機後發表聲明稱，「印度為中國之鄰邦及朋友，尼赫魯於中國與日本作殊死鬥爭時訪問重慶，對中國人民留有深刻印象。印等亦不能忘懷印度人民於一九四二年對蔣主席暨蔣夫人之熱烈歡迎。印度人民之偉大領袖甘地先生，乃對全人類完美與善意之精神楷模，吾等確信兩國歷來之友誼與尊敬，將與日俱增，為保證此點，實我兩國現且已交換大使，際此歷史名城召開泛亞洲會議之前夕，亞洲各國代表，齊集

。余倘若早知德國人不能發明原子炸彈，則余將不為原子彈出力矣。

南極有綠洲美探險隊新發現

美國海軍南極探險隊已在南極冰大陸，發現顯著之內地「綠洲」一處，上有泥濘之湖泊，綴以高大棕色之丘陵。此項發現殆為本探險隊之最大成就。

凡爾賽發現吸血人御路透社巴黎長毛黑衣來去如烟雲附近屬幽美

二 佛 教 週

大虛大師

示寂消息，會誌本報。旬日

來，各方函詢大師示寂詳情者極衆，茲將上海各報有關大師示寂之記載，節錄於后，以供讀者諸君，並假以作復。

十八日

各報所載如下：一、大公報：太虛大師爲中國當代佛教領袖，突於三月十二日下午二時，猝病（中風）復發，不能言語。隨即延中西名醫診治，經注射低血壓劑無效，至十三日病勢轉重，半身不遂，口不能言，呼吸重促，飲食不進，復由諸醫會商，注射各種有效藥劑。十四、十五兩日，略有轉機，然時睡時醒，右邊手足抽動，醫藥多露養。晚間，力行延醫診治，至十六日晚，情況頗好，惟至半夜後，忽復轉劣，呼吸短促，脈搏加速。血壓過低，十七日晨，爲打強心針後，病態仍無好轉。不幸於即日下午一時十五分逝世。大師一生努力於改革中國佛教運動，倡導人生佛教，著作等身，爲世界學者所欽仰。會於民國十七年秋，週遊歐美，歷英、比、德、荷、法等國，備受歡迎，紛請演講之大學，爭載官行之報章，不一而足。太虛於抗戰期間，組織佛教訪問團，赴印緬暹錫等佛

教國，宣傳正義，其他有關宗教文化事業之勳章，不勝枚舉。二、新聞報：太虛法師昨日午後一時十五分在滬逝世。太虛爲中國佛教會主持人，在滬駐錫支登路玉佛寺，本患血壓過高，昨日午後乃以腦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九歲。抗戰期間，太虛避難入川，曾在北碚縉雲山創辦漢藏教理學院，並曾訪問緬、滇、通佛教文化，生前對佛學著述甚豐，其友好昨日多在弔唁。三、申報：太虛法師昨日在玉佛寺突患中風，經名醫診治，未能見效，延至昨日下午一時十五分回。京滬兩地四眾弟子均集滬上停醫，不意法師竟捨世西去。太虛法師浙江崇德人，世壽五十九歲，俗姓呂氏。佛學著述甚豐，弟子遍天下。其在滬時，曾號召佛門弟子發起抗戰。法師以宏宗演教，無時或忘救國救民，不幸病逝，各方咸表哀悼。又本市各大寺廟，已組織治喪委員會，辦理喪事事宜，中國佛教會並已通電全國各大寺廟，爲法師誦經四十九日，以資追悼。四、中央日報：太虛法師，因操勞過度，猝病（中風）復發，不能言語，延醫注射低血壓劑無效，病勢轉重，飲食不進，不幸於昨日下午一時十五分回。五、文匯報：太虛大師爲中國當代佛教領袖。突於三月十二日下午二時因操勞過度，猝病（中風）復發，不能言語，隨即延中西名醫診治經注射低血壓劑無效，至十三日病勢轉重，半身不遂，口不能言，呼吸重促，飲食不進，復由諸醫會商注射各種有效藥劑。十四、十五兩日，略有轉機，然時睡時醒，右邊手足抽動頻繁，情況頗好，惟至半夜後，忽復轉劣，呼吸短促，脈搏

數，由該會同請各委員決定之。

森村，昨夜有吸血人出見，警察乃忙趕加緊搜捕。該怪人之初次出見在數月以前，其攻擊對象必爲婦女，至今共有婦女三人在喉部及全身被咬傷，其中一廿六歲之女子打子員戈登，於一月十九日被咬，被該吸血怪人剝去全身衣服，週交全身吸食其血，頭部亦被咬破，至今尚因受驚過甚，失血過多而在半昏迷狀態中。據曾被該怪人追逐之婦女稱，該人身長毛絨維之黑大衣，行時無聲，始見婦女時必發低吹聲，見男子即悄然而退，來去如煙雲，不易捉摸。

清寒學生貸金會 擬勸募貸金五億

本市各界人士顧敏瑋、吳開先、吳保豐、李壽輝

，歐元核、涂羽卿、朱經農、胡敦復等爲救濟本市各級學校清寒學生起見，特發起組織上海市清寒學生貸金委員會，公推市參議會議長潘公展爲主任委員，市教育局局長李熙謀爲副主任委員，吳紹澍、徐寄廬、杜月笙、章益、吳保豐、歐元核、奚玉書、陶百川、王雲生、程滄波、等會委員，並由潘主任委員商調市教育局專門委員鄭傑兼總幹事。頃悉，該會業經組織成立，暫假福州路福州村市參議會秘書處辦公。中心工作，爲籌募清寒學生貸金十億元，現由政府已核准撥給五億元。所募五億元，當由該會向各界勸募。爲適應各大學清寒學生迫切需要，決定勸募工作未完成前，先向各銀行商借五億元，以資墊發。至於各學校貸金分配數，當依據各校清寒學生人數，由該會同請各委員決定之。

加速，血壓過低。十七日晨，為打強心針後，病態仍無好轉，不幸於即日下午一時十五分逝世。大師一生努力於改革中國佛教運動，倡導人生佛教著作等身，為世界學者所欽仰，曾於民國十七年秋，到遊歐美弘法曆、英、比、荷、法、德、國，備受歡迎，粉請演講之大學，組織世界佛學章，不一而足，又曾與各國學者，組織世界佛學苑，太虛於抗戰期間，組織佛教訪問團，赴印緬暹錫等佛教國宣揚正義，其他有關宗教文化事業之倡導，不勝枚舉。今忽示寂，不特中國佛教失其導師，亦我們文化界一大損失也。六、東南日報：與文廣報同。七、和平日報：與大公報同。八、益世報：太虛大師，為中國當代佛教領袖，突於三月十二日下午二時，因操勞過度，病劇（中風）復發，不能言語，隨即延中西名醫診治，經注射減低血壓針劑無效，至十三日病勢轉重，半身不遂，口不能言，呼吸重促，飲食不進，復由諸醫會商注射各種有效藥劑，十四、十五兩日，略有好轉，然時睡時醒，右邊手足抽動頻繁，醫囑多靜養，晚間另行延醫診治，至十六日晚，情況頗好，惟至半夜後，忽復轉劣，呼吸短促，脈膊加速，血壓過低，十七日晨為打強心針後，病態仍無好轉，不幸於即日下午一時十五分逝世。九、中華時報：與益世報同。十、商報：佛教大師太虛法師，昨日下午一時十五分，以腦充血症在稽樞路玉佛寺圓寂，享年五十九歲，以願充血於上月赴甯講經，本月初返滬，下榻玉佛寺，最近因震華、滬善兩得意門徒相繼病逝，法師極感痛悼。

十九日

下午以高血壓症併發於本市玉佛寺，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佛教會，委員會，中國佛學會，暨華北、海關、及大康弟子大會等，證經法師，及在滬弟子中委李寬、謝健、趙捷、胡代安、劉雲等，已組織太虛法師治喪委員會，定期開追悼會。二、時事新報：太虛大師於前日午後，在其所寓錫之玉佛寺圓寂，所有身後諸事，由大僧師尚季寬居士以及該寺方丈輩一和尙三人主持料理，大師遺體，定於本日下午後舉行合窆儀式，至喪化涅槃之期，大概於三星期後或五星期後。治喪事務之辦事人員，款項忙綠，全國各地之寺僧佛教會居士林與大師生前好友及皈依弟子等函電交馳，爭來吊唁。三、聯合晚報：佛教界人士太虛大師於前日下午在玉佛寺圓寂。大師俗姓呂，幼年即出家皈佛，對於佛學，頗為真誠，著作亦多，弟子數十萬人。現已組成臨時治喪委員會，待各地廟宇之主持人來滬再組織一較大之治喪委員會。上海方面，約有大小廟宇三百餘家，主持者皆至玉佛寺頂禮。大師遺體裝於定製之齋子內，過七七後，即行火葬。四、文匯報：太虛大師因腦溢血於本月十七日下午一時十五分在玉佛寺不醫而歿，已見本報。業由四眾弟子組織治喪處，并電各界及國內外佛教各團體，各寺院各界及弟子聞訊前往瞻禮遺容者，絡繹不絕，對此一代佛教領袖文化導師，錫函問訊，莫不傷感哀悼，聞治喪處於今日下午二時封齋，本市諸山同時全體參加上供。（又訊）昨晚八時大師遺體已由其弟子薰沐，行入齋儀式（按佛

門漢規，封齋前夜須先行入齋。）僧眾居士多人參加瞻禮，預容肅穆，殊為感人。五、說報：「抗戰和尚」太虛法師，突以圓寂聞天，法師年來專為救國路玉佛寺，早年週遊歐美，歷三英、法、比、德、荷等國，談述佛學，備受彼邦人士熱烈擁戴。抗戰軍興，太虛法師隨入四川，曾組織佛教訪問團，週赴印緬暹錫等佛教原始地，宣揚佛學，厥功殊偉，其畢生對於佛學苦證，倡導人生佛教，頗得廣大頌仰。太虛法師之年，尚不過五十有九，平時播養之道，極為注意，惟年來為中國佛教會之事，宣揚奔走，積勞太甚，尤以血脈過高，致有中風之疾。法師之飾終禮，聞為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及中國佛學會兩團體主持，預計執拂者，當有素車白馬之盛焉。

二十日

各報所載如下：一、飛報：我國佛教界領袖太虛法師，日前因「中風」症圓寂後，昨日佛教界假玉佛寺舉行「封齋」典禮。吳市長，宣司令等均派代表參加，儀式隆重，由善因老法師主持，預置瓦缸，缸內置於大薑香料，太虛遺體穿袈裟，戴眼鏡，旋將遺體置坐缸內，又連缸投入木箱，當木箱門未閉前，典禮即開始，首由善因老法師宣讀「法語」，祭靈，繼由二千餘佛門子弟全體誦經誌哀，舉行一切儀式後，即將木箱門關閉，張貼佛教封條，於是，封齋典禮，即告完成。又悉：本市佛教會，將即日召集全國各地佛教弟子，組織治喪委員會定期為太虛法師舉行「荼毗」——即火葬——典禮云。二、正官報：政治和尚太虛法師遺體，昨日下午二時，舉行封齋，各寺院，各界，

及弟子數千人，瞻仰最後遺容，莫不感動云。三、申報：太虛大師於十七日下午在玉佛寺圓寂後，京滬兩地各地弟子，當即成立臨時治喪處。該治喪處於昨日下午三時，為大師舉行隆重封龕（入殮）儀式，參加者有馬占山，黃金榮夫人及各埠徒眾二千餘人。大師遺體著黑色法衣，盤座於特製之缸中，首部現於缸外，罩以五尺高之檀木方籠，由大師最信重之善因老法師主持行禮，並為大師致封龕法語。開封龕後再歷七、七、四十九天，將舉行火化。禮堂高懸中國宗教徒聯誼會白纓，馮玉祥、于斌、陳文瀾、衛立民等親臨；「衆生多劫，教化多門，聯誼獲同心，共登翠巖至善；梁木共摧，啓人共萎，新僧失領袖，何堪正值時艱。」大師生前著述甚豐，較著者有自由史觀，紅現實論，道學論衡，法相唯識學，人生佛教及整理僧伽制度等書，分在商務、中華、世界等書局出版。中國佛學會將予以整理發行太虛叢書。大師創辦之海潮普傳誌，迄今已二十八卷三期，亦將發行特刊，以資紀念。四、中央日報：太虛法師於本月十七日圓寂後，其弟子聞訊不勝哀痛，前往瞻仰遺容者，絡繹不絕，昨日下午二時至佛特為法師舉行封龕禮，各席堂廟宇之住持及各界代表參加者，達二千餘人，玉佛等樂志雲上，供有法師之靈龕及遺像，並陳列各界所繪花圈對聯，正中一副為李子宜所贈「太虛上人今世緣了辭教主，彌勒尊者下生再來作仁王」，兩旁白布藍幔，莊嚴肅穆，封龕之前，太虛遺體坐於龕內，面部露出，往者者誦經禮拜，由法師生前好友善因老法師為之說法，詞云：「你示現人間已六十年，化度弟子幾千百萬，為國

為教奔走寰宇，瀝出無窮熱血，作甘霖著作百千卷，經律論當慈航，今日化緣已畢，入「那伽定」升「兜率天」為「彌勒伴」。善因是你四十年來同志，共甘苦之老同參，惟恐你放心不下，特來你面前作個保證，今後你的弟子，個個珍重發廣大心，繼續你的宏願，決不放棄責任，請你當光波中，放下本懷，並放火光明，照耀你的弟子，及諸有情，各證無上道。但是，無生本無法，法從衆緣生，衆緣體空寂，當下即無生。我今為你封龕無常而，大千世界現全身」，詞畢禮成。按太虛著作頗多，分別曾由商務、中華、世界三書局出版者，有：整理僧伽制度論，自由史觀，真理實論，道學論衡法相唯識學，人生教學等，將由各弟子編成太虛叢書云。至法師「茶瓦」（即火化）日期，尚待全國各處之弟子來滬組織治喪委員會決定云。五、錢報：太虛法師——這個擁有僧眾百萬萬的佛教領袖，民國二十三年他誕生在浙江崇德一個窮鄉僻壤的小村裏，俗家姓呂，養在外祖母家裏。過着困苦的生活，到十四歲外祖母過世，再無依靠的地方，落髮做和尚了，他所受教育程度，當然可憐得很，如果佛教上真有所謂「夙慧」的話，那麼太虛的過人聰明該是先天性的。他不但精通佛經史籍，諸子百家，而且於道釋儒三教之義，有極透澈的研究。他把歷史分為八大宗的佛教學說，融貫貫通而別成了一個系統完整的宗派，這種成就，是不朽的，是永垂久遠的！太虛法師不但是「佛教教主」，就是在政治上也有人懷疑他有相當的「佛法」。勝利後一度傳傳他組織政黨了，後來證明是無稽的謠言，去年的國民大會，他也是代表之一，

不過並沒有出席，事實上人家說他在政治上如何如何。這是因為他太熱心國事而起，抗戰期間他曾經訪問緬甸、印度等地，宣揚國策，又跋涉英、法、比、荷、等國講學闡述佛教宗義，這在溝通中外文化交流，厥功非淺，在他的遊前沒有多久，他還獲得英國的一個佛教徒信，譽揚他是「佛教的宗主」。可惜他來不及作罷了。上月間他心愛的徒弟福壽病死，這給了他很大的刺激，在十二日給虛華法師合齋時，他哀傷，十七日就不治而逝世，他對佛學上造詣之深，前無古人，而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能繼承他衣鉢的人。這損失是無從估計的。昨天是他合齋之期，一代「佛聖」從此已矣，「合齋」是佛教上的葬儀；「茶瓦商」的木龕，他盤膝端坐在正中，身軀四週全是檀香，只是頭部露在外面，火黑透的眼鏡，面部安靜而恬適，到是像睡着，火化之期，聽說要在滿七以後。

廿一日

東南日報載：太虛大師示寂消息傳出後，各省及海外各地佛教團體咸表哀悼，紛紛來電致陪，昨日治喪處又收到章嘉呼圖克圖、敬傳賢、于斌、張道藩等來陪電。武昌世界佛學圖書館，湖北佛學會漢口佛教正信會，會於昨日致電治喪處謂：茲為永久紀念導師功德，公決擬奉大師遺體到鄂茶毗。

廿二日

東南日報載：太虛大師治喪處於大師封龕後，當即召開會議，討論成立治喪委員會事宜，決議公推李子宜居士代表督京。與大師生前友好慎重商討進行辦法，由大醒、亦幻、等留滬主持當務辦事，又悉該處昨日接到各方陪電數十餘通，茲將于院長、

白部長、朱部長、人生哲學研究會四電探錄如下：
 (一) 報載太虛大師圓寂，追維大德，宏揚宗風，利濟民物，儀晉長在，淨土斯歸，特電敬陪，于右任印。(二) 接誦銘德，驚悉太虛大師圓寂，超度涅槃，恩耗傳來，易勝悼悼，大師宏揚佛法，舉國崇欽，西陲昇遐，慈悲莫測，特先電陪，並致哀忱，白崇禧，天露黃曉。(三) 太虛大師，奉揚家教，領袖法門，著作等身，悲業彌劬，遠聞圓寂，悲悼實深，特電布德，諸希台鑒，朱家驊黃巧衷印。(四) 太虛法師，佛學泰斗，佛教領袖，遠聞圓寂，易勝悼悼，特電敬陪，人生哲學研究會黃曉。

大師入甯後，由大醒、亦幻、萃一、駐治喪處辦理事務，情形忙碌。因府主席各院部會處及各省市縣府，各民衆團體，各佛教機關，寺廟等，及因外的印度、錫蘭、暹羅、菲律賓、緬甸、星加坡、馬來亞等，先後都有哀陪的電信與輓詞到來。又全國各地寺院，大都已組織誦經法會，祈禱大師乘願再來。開茶花日期，已決定於四月八號，在上海海潮寺遷化。

又訊

靜安寺，建于東吳時代，有千餘年之歷史，為海上名剎。遷清末葉，改為子孫制，以致一蹶不振。切悉該寺前任住持德悟和尚，親函退市佛會，願將子孫制取消，作十方道場，業由佛會召集諸山及護法居士一致議決接收，並公請持松法師任住持，於三月廿九日舉行陞座儀式，各方咸謂得人。按持師窮人，早年曾留學日本，顯密融通，今後對該寺前途，必有一新的改善，與弘化事業的發展。

上海

春在龍華 滬西龍華寺，為滬上有名古剎，抗戰勝利後，經護法黃金榮、張方庵兩居士發起，重行修葺，歷年餘之久，全部工程，始於去年秋告竣，內外煥然一新，現在春光明媚，適上佳女成以神華為遊春勝地，隨在各處開放，任人參觀，前往遊覽者，異常擁擠。

佛學會以總合理事長太虛大師及本市分會理事長震華法師先後示寂，乃於三月廿三日在派克路紫雲閣鏡廳，藉該會第四次聯誼會召開現監事聯席會議，到：大醒、燈霞、月醒諸法師，居士不盡悉，胡以市、錢天任等廿餘人，記錄初鏡，討論結果，錢天任為理事，燈霞法師為常務理事。

上海

杭州 市佛學分會，鑒于西湖為全國風景名勝，且係佛化聖地，春季香汛，各地前來遊覽者甚多，特在湖濱延路設立西湖善信招待所，專供各方遊杭進香之食宿處，取費低廉。

無錫

佛學文化社主辦之佛學研究會，設立免費函授以來，報名入學者，甚為踴躍，茲第一學期課本業已發出，有志研究者，仍可隨時報名。又該社綜合性季刊「佛教文苑」，現已出版，裝訂一厚冊，內容豐富，編制新穎，附郵一千元即寄。

懷寧

佛教會，日前假迎江寺舉行會員大會，出席會員一百三十八人，主席章元愷，領事行禮如儀，即應報告，以該會上大改選之理監事任期，行將屆滿，原理事長早經去職，現因急需開展會務，特召開此次大會，依法改選。結果以本僧、懶悟等九人，當選為理事，本僧為理事長，懶悟、章元愷為常務理事，法王學院，近請兩望法師任導師，主持一切，添招新生卅餘名，已於

四川

三月三日(古二月十一日)開學上課，氣象煥然一新。

江西 省佛教分會成立以來，對於各種公益事業之舉辦，不遺餘力，如平民小學、佛學圖書館、佛學講習會等，皆為社會所稱譽。此次該會府社會處考核三十五年度各社會團體工作成績，經評判結果，認該會成績優良，特嘉獎鼓勵，並發獎金。

晉江 佛教會，前接國佛教會來函，應改組為支會，茲該會假開元兒童教養院禮堂舉行改組成立大會，結果佛學覺圓等，當選為理事，了智、葉青眼、鄭玉樹當選為監事，以轉廣為理事長。

廈門

佛教會公論社，為發展社務及便利泉州讀者起見，特於三月二十日假泉州大開元寺召開泉社員會議，討論結果，成立分社，社址在崇福寺。

丹陽

佛教會支會，自去秋成立以來，對不遺餘力，如去冬舉辦冬賑，勸募食米，今春又鑒於北門一帶失學兒童甚多，仍就開辦佛慈小學一所，學生八十餘名，已於三月十日熱鬧開學矣。

中國

佛教會整理委員會快郵代電：各省分會公鑒：本會常委太虛大師，不幸於本月十七日午後一時五十分在上海玉佛寺圓寂，維時年僅六十有九，大師一生致力於佛教，其學問之淵博，其人格之高尚，其精神之偉大，其影響之深遠，實為我國佛教界之巨擘，世界佛教界之領袖。大師之圓寂，實為我國佛教界之重大損失，世界佛教界之重大哀悼。本會全體同仁，聞訊之下，無不痛心疾首，哀悼之餘，更覺責任重大。茲特整理大師遺著，彙編成書，分送各界，以資研究。並擬定於四月八日在上海海潮寺舉行開茶花典禮，以誌哀思。此致各省分會。

特電：佛學會全體同仁，聞訊之下，無不痛心疾首，哀悼之餘，更覺責任重大。茲特整理大師遺著，彙編成書，分送各界，以資研究。並擬定於四月八日在上海海潮寺舉行開茶花典禮，以誌哀思。此致各省分會。

師大虛太記

者記報匯文

泰景崔

三月十七日，太虛大師在上海玉佛寺圓寂了。

太虛大師一生致力於改造佛教運動，已成為世界上的一個知名的人物。在國內，亦備受朝野名流的奉迎；有人就說他是一個「政治和尚」。有好些政治人物確是時常和他往來的，不過也有很多販夫走卒村童野老之流，也和他經常接近。

大師十六歲出家。他的父母早死了，由外祖母把他撫養長大。家裏的人本來想使他去學手藝，他覺得這種工作不能「兼善天下」，就潛離家中到木渚某寺院出家。他的師祖吳年老和尚具有慧眼把他帶到甯波，悉心培養。這位老和尚還他在甯波天童寺。潛末時，大師又獲得名詩人八指頭陀寄禪的知遇，使他在佛學上獲得遠詣精富的基礎。這位八指頭陀詩僧在民

國初年，因政府要沒收寺院財產，他四出奔走呼籲未果，竟鬱死在北平法源寺了。太虛大師就繼承八指頭陀的遺志，致力於改進佛教，保護寺院財產，及提倡僧侶教育的工作。

大師在生前，晚年時曾對他的弟子們說：「我三年內就要去世了，關於保護寺院工作大家要繼續下去。目前，國內政治社會環境極惡劣；而僧侶又很少覺悟；我過去幾十年的空門，祇不過好像劃了一個淡淡的墨圈，要是沒有人肯繼續我的工作，那這個淡墨圈很容易被抹掉！」他又說：「我赤手空拳奮鬥到現在，沒有地，也沒有錢，希望大家不要以為沒有私產而灰心。」這位大師的一生，確是雲海飄流，四處為家。他曾到過美、英、法、比、荷、德、日等國宣講佛學。抗戰期間，又由滬往緬甸、印度各處訪問。他在國內走過了東南西北；把歷史上分為八大宗的佛教學說綜合貫通起來，開創一個較為完整的佛學體系。抗戰初期大師發起組織「佛教青年護國團」，訓練僧衆在各處區擔任救護工作，頗為社會人所稱頌。大師所創立的佛教團體，較著名的有「漢教教理院」，「中國佛教會整理委會」，「世界佛學苑圖書館」，「中國佛學會」。著作有：「大乘宗地引論」，「法相唯識學」，「真現實論」。其他作品時常散見報章雜誌，在佛學界已有特出的地位。

上月初，大師在奉化雪竇寺，有青年某君去請他寫字，大師拒絕了。過了一會，他覺得心中有所不忍，趕忙遣人把那位青年叫回來，他很抱歉地撫着那個青年的肩頭說：「我近來心境很不好，請不要怪我。」隨即為那個青年揮筆作書。

有人曾問大師最近有什麼計劃？他說：「我祇想搭一間茅屋，誦經靜養。」據聞這三國大代表名單上有太虛大師的名字，不過他沒有去。大師近年來時時為國內和平與世界和平祈禱。當然，他的關心和平，主要是出發於佛教的熱情。三十四年，大師自印返滬後，曾一度病瀕溘血，幸而醫治好了，不過醫生叮囑大師須長期靜養，決不能操勞過度。他却感到國內佛教改進工作很少有人肯做，乃不顧病體仍奮奔波工作。不過大師自知不久人世，常對他的及門弟子說：我逝世後，佛教改進運動當更加艱困，希望繼起有人，為佛教革新運動努力，希望你們分工合作。

去年年底，大師到甯波延慶寺去閉門靜養了一個時期，逐漸恢復了健康。今年二月間，他一個最心愛的再弟子福善，在上海突染天花，他接到這個信，不顧大毒瘡粉，春寒陡峭，和多人挽勸緩行，匆匆登輪來滬。他到了上海玉佛寺第三洞天，福善死了。二十天後，玉佛寺退居方丈震華又死了，這也是一位品學兼優的壯年僧人，曾編有佛教人名大字典（尚未出版）等著作，素為大師所器重。這時，大師精神甚為逾恒，對人說了好幾次：「我要死的人倒不死，年青的不能死的却一個一個死了！」大師說：「福善、震華的追悼會，在三月十六日一起舉行吧。過了這日子，我就沒有祭了。」別人問他到那裏去？他說：「我要到無常去。」他又對他的侍者說：「我從無常回來，我要回故鄉去掃墓。」據接近大師的亦幻法師說，四十多年來，大師從未提起過俗家的事。更奇奇的在他得病前幾天，遇到一位親戚，幫他看了一看家譜。

瞻仰太虛大師遺容記

東南日報記者 蔡極

(本報專訪)當代佛教領袖太虛大師的示寂，不僅是中國佛教的一個損失，也是全世界佛教的一個損失。示寂的消息，不論是否佛門弟子，都一致寄予極大的痛悼！

記者為瞻仰這一代大師的遺容，於昨日下午專誠到達大師卓錫的玉佛寺。玉佛寺前，依然跟平日那樣平靜，沒有什末異樣。但到里面，就有胸佩藍底金字綵條的幹事將記者引導進去。簽過名，在內客堂，我會晤了大虛法師和幾位居士，他們都是太虛大師的弟子，對於大師生前的事蹟與此次病中的情況，都有詳細的敘述。

然後，由大虛法師引導記者至安置太虛大師遺體的內室，及供奉遺像的一個小客廳。這個小客廳與內室是相連的，大師卓錫玉佛寺，就住在現在安置遺體的小房間里，那小客廳則是他生前會客的地方。內室的陳設很簡單，一張藤榻，幾隻沙發，太虛大師的遺體就安臥在中間的榻上，上面覆蓋着一塊黃布，大師遺容露在外邊，很慈和安詳，正和平時睡着時一個模樣。榻的一端，一個桌子上放着僧帽僧鞋袈裟等物。榻的兩旁，是大師的弟子圍繞着十誦經，其中有一位是女性居士，室內香燭繚繞，異常莊嚴而肅穆。外邊的一間小客廳，上面一個桌案上供奉着太虛大師的遺像，像前放置着各方送來的許多花圈。

大虛法師是繼太虛之後奉化寶壽寺的方丈，

此次聞大師患病消息於十五日由甯波起來的。他追隨太虛大師已二三十年，所以對於大師的生平事蹟與言行，理解得很精深。他說，這次大師的病病以至示寂，實在是由於他晚年最得意的一位弟子福善和雲華的相繼病逝給他的刺激受得太深。在本月十二日下午二時，正是為雲華法師舉行封龕禮，太虛大師親為說法，誰知就在說法剛畢時，不再會晤了。

患同是腦溢血，卅三年在重慶時曾患過一次，由佛教醫院的一位胡姓治好的，所以這次還是去請了這位姓胡的來治，以後又繼續延請了名醫吳慶山、黃鏡、丁福保等來診治，可是竟均未奏效，不幸至十七日下午一時十五分溘然與世長辭。

太虛生平的志願，是「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薩戒本」，如何繼承他的遺志去力行，當是他所有的弟子今後應盡的責任。

李柄雲、汪暉邦等幾位居士對記者說，在本月十日他們曾邀請太虛大師到同願蓮社佛會去對五十位在室弟子開示，這是大師示寂前最後一次的開示。在這次開示中，大師要五十位在室弟子嚴守五戒，這五戒是：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這五戒是大師對同願蓮社佛會五十位在室弟子所開示的，其實，這正是當世人應嚴守的五戒啊！

三月十二日，靈柩遺體封龕時，請大師說法。大師國說完就腦溢血復發。因為大師在玉佛寺是個客卿，寺裏的僧人見到大師病勢已非常危險，都極其惶恐。對於請中醫或西醫的意見不一，結果中西醫都請來了，針藥兼施，大師呼吸迫促，脈膊細弱，十五日，大師能說話了，他祇說了一句：「極樂世界好清涼。」大師又向人要筆，有人給他毛筆信紙，他就提筆在紙上塗畫，不過分辦不出是寫的什麼。大師彌留前，眼微張，人呼他，他沒有答應。但心裏非常明白。

大師得病前一天，有二人自杭州特地來謁覲見他，那天已是下午四時，大師出來對那二位來者輕聲笑着說：「我要睡了」，即返身回房裏去。太虛大師今年五十九歲，浙江崇德人，俗姓（三月十九日上海）

關於太虛大師的喪事，現在已由四眾弟子組織治喪處，以後尚須擴大組織為治喪委員會。自靈柩傳出後，京滬甯杭甯路沿線各大叢林方丈均已來滬，本市各界弟子昨日趕至玉佛寺瞻仰遺容者達千餘人。治喪處已定今日下午二時舉行封龕典禮，將請善因法師主持說法，本市諸山將全體參加上供。至涅槃火化之日期與骨灰安置地點，則尚未決定。（三月十九日上海）

先法見靈柩法師不幸於國曆三月十日示寂，生平著作已在整理付印外，如蒙有先見詩文信札者，乞將原稿賜寄，俾便彙編文集。
上海玉佛寺第一齋啓

合龕典禮是一幕奇景

正言報 蔣友玫

昨日的天氣是那樣的熱，而玉佛寺裏裏外外的人更那樣多，天熱，人多，於是乎一個個汗流浹背，然而無論怎樣熱得不可開交，人們還是擠成一團，而且越來越多。

遠遠地就看見玉佛寺大門口滿滿地被車子塞足了，就知道裏邊有些熱鬧的事，附近的居民們不斷將老拖小，成羣向玉佛寺內走去，可是進了大門，再走到一重門口時，就被人關住了，門口幾位招待先生正在關着門人，而那些想進去的人，則頗為不服氣，哪起了勁說：我們去吊喪呀，為什麼不讓我們進去呢？招待在一旁陪笑說：地方太小了，吊喪的人太多了，擠不下，裏面祇是太虛法師的弟子可以進去，否則站都無處站了。這話說得似乎有些過火，走進去一瞧，可不是，小小的佛堂中擠滿了人，和尚，居士，善男，信女，一直溢到無佛堂外天井裏，不但地下無處站，就連椅子上，茶几上都無立足之地。

這佛堂裏的景象，祇有在這佛堂裏方可看到，別處決無此眼福，第一，這麼多的和尚聚在一起就是少見，還有許多燙髮的摩登婦女，披著黑色髮披，閉了眼，合着十，一板一眼隨着衆僧人們念着佛經，更有一小部份不穿袈裟的男男女女在家人，高聲跟着唸經。佛堂正中後面接着一小間「可居」，太虛法師的靈龕就擺在那小間的正中，靈龕是兩尺闊，七尺長的一個白木頭盒子，上下及左右後面都有板，前面向上半截是空的，下半截亦有木板，龕裏面放了一口缸，太虛法師的遺體即端正地坐在缸內。太虛法師臉色蒼白，面容較照片上的遺容要復一點，穿了黑袈裟，一副生前嚴肅

的圓形黑邊眼鏡仍戴了去，身體四週都被檀香所包圍，祇有頭部露在外面。口、眼、都閉得緊緊地，似乎一心在那裏閉口養神，對週圍的一切，熱嘈嘈亂的現象完全不聞不問，安息了，真正地安息了。在這紛擾的世界裏，有多少的人會羨慕你，這樣不聞不問地安息呵！哦，太虛法師，你生前雖為外人，但是仍稱「入世法」，且對政治頗感興趣，現在是去了，去到虛無飄渺中，真正的出世了。

昨日的法事是由善因法師主持，穿了大紅法衣，莊嚴華貴，主祭經唸完後，就是舉行合龕典禮，一塊塊橫的木板挨次地嵌到木龕兩邊的槽槽裏，當合龕的前一刻，許多善男信女都將一把把的鮮花向龕內拋來！一面合龕，一面夾聲大衆唸着佛號，雙手則合十在胸前，這是生平第一次聽到如此悲壯的佛號聲，許多人一面流淚，一面咽不成聲地在啞着這一句佛號，可以看見眼淚一滴一滴從悲裏的眼球中滾下來，老和尚，小姑娘，太太們都哭了，因為雙手合十在胸前，無法去揩，於是靈堂裏眼淚流下來，流下來，一面還要高聲念佛號。

靈龕上的橫木全部嵌畢後，就用一整塊木板再覆在上面，亦是白木頭的，上刻着「太虛法師之靈龕」然後再在這上面加了兩道黃色十字封條，一條上書「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條上書「太虛大師之靈龕」。正當合龕完畢，中央攝影場的攝影的來了，於是佈置燈光，擺地位，將所有的悲哀空氣驅除殆盡，出席人對於拍電影這玩意兒，還是第一遭看見，睜着好奇的眼光，向燈光下走去，希望出世的死屍，再作一次入世地描上銀線。

靈堂的正中擺了一張大條案，上面有供的臘燭香乾鮮果品等許多祭祀必需品，介乎靈龕及條几間則是一張放大的太虛大師半身像，條几前更放了一張小几，四面圍着粉花幔簾，上面放了兩盤檀香及一隻香烟繚繞的香爐。這推東西，就是拍電影的目標，在強烈的燈光照耀下，更顯得五花八門，尤其佛堂正中兩根大柱子上，掛着的那付長長的白布禱聯。據一位居士說話：太虛是有政治眼光的法師，記者問他太虛生前是否有組織政黨企圖，他則絕對否認，他說太虛是出家的人，主張「黨政不干治」，決無政治野心。「那麼祇是立法而不行政而已？」那位居士亦沒否認，他說太虛生前最大的企圖就是辦教育，想辦「太虛學院」，推廣佛學，使一般人對佛學進一步了解。他說太虛認為政府尚不了解佛教，既不能對佛教有所利用，亦不能給佛教以發展。最後他說太虛是偉大的，精通印度語，英語與日語，生前且在學習德法語之中。然而，他死了，剩下的祇是惆悵，不過要以佛教來說，死是歸魂的安息，生祇不過是一場夢，太虛的夢是够綺麗的了。（三月廿日上海）

本報徵求永久定戶

本報自即日起，永久定戶為拾萬元。凡以前寄來者，不在此例，尚希各方熱心愛護本社人士，踴躍參加永久定戶。承購沈正誼居士捐伍萬元，松江三佛居士捐壹萬元，沈張蘭士捐伍萬元，兩居士及瓊康恒寶號，各捐伍仟元，特此致謝！ 登載週報社啟

太虛大師合龕典禮

時事新報 周鏡程

(本報特寫)中國當代佛教領袖太虛大師，昨日下午三時舉行合龕儀式，政府來賓雷鼎暉，另有馬占山將軍親臨，及各界要人，本市名流等，舉行哀悼。全國各地僧尼，佛教會，居士林，大師生前友好，以及皈依弟子，趕來吊唁，約有三五千人。當時記者趕到，即經由一位僧人，招待引入，步進儀堂，早已見男女居士皈依弟子以及僧侶等，擁擠一堂。堂上佈置，簡而肅穆，牆上懸掛的中國宗教徒聯誼會，其名稱就是白崇禧、馮玉祥、陳文淵、于斌、衛立民等五個人的一幅輓聯，「眾生多執，教化多門，聯誼獲同心，共望羣趨至善，樂木其摧，哲人其萎，新僧失領袖，何堪正值時艱」。儀堂柱上掛上李子寬居士的一幅輓聯，「太虛上人，今世緣了辭教主。彌勒尊者，再來下生作仁王」。尚見有自稱弟子陳海暉的輓聯，詞句玄妙，似深得太虛大師遺傳的禪語，聯語是：「法性本無生死，哭的什麼，兜率院中應笑我。塵機難有去來，走了可惜，開淨界上更依誰。」

儀台上擺放着太虛大師的生前肖像，台下有吳市長與宣司令的花圈，其儀台後面，即是大師圓寂後的龕，太虛大師端坐龕內，面容如生，顏色祇是白些，臉上仍帶上黑邊水晶眼鏡。約在三時一刻的光景，由太虛大師生前的同參善因老法師，主持舉行封龕典禮，並致法語。

記者特為訪問太虛大師生前已往的歷史，待善因老法師封龕禮畢後，因為訪問的目的，不揣

冒昧的向善因老法師詢問。他在疲乏的狀態中，不斷的詳細答覆，又告訴我，太虛大師他在未生前病前，忽而向皈依的弟子說，我不久的時間，要到無常路上去了，依照佛家就是「悟」。不到數日，竟然病復元，一蹶不振的現象實現了；同時取出書面而細述太虛的歷史，茲誌原文如下：

太虛大師，中國佛教新運動之領袖，世界知名之佛學大家，籍浙江崇德，現年五十九歲，俗姓呂，弱冠出家皈依佛，習禪律於八指頭陀水月園，又從道忞，諸閣諸名宿研台晉教觀。後從遊講學，足跡遍環球，現任世界佛學苑院長，中國佛學會理事長，海潮月刊社長，上海佛學院院長，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常務委員，平生著作都一百餘種。

大師於光緒三十四年，其生年十九歲以前，大都致力於哲學，佛學及文學之研究。後於慈谿開大藏般若經有悟，繼又受康有為、嚴復、孫逸仙、章太炎、梁啟超、吳稚暉、克魯泡特金先生等，各種新學之影響，乃產生大師整頓僧伽，革新佛教，偉大崇高之思想。

宣統元年，大師參加當時潮流而激起之僧教育會，同年參加南京楊仁山居士為欲復興印度佛教，及傳教於世界而創辦之祇園精舍，任教於普陀山化雨學校。

民國七年，於上海與陳元白、王一亭、章太炎、劉雲若、史裕如、張季直諸君子，創辦覺社，刊刻楞嚴經攝論等諸著作。並編發覺社季刊，後改為海潮月刊，用此登世濟民。由此影響所及，各省之佛學團體，遂相繼興起，上海佛學院士林，亦在此時成立。

民國十年，大師住持西湖淨慈寺講學，秋時

法華於北平廣濟寺，協助佛教會籌賑北五省旱災。

民國十三年在廬山建設大林寺講堂，並作國際佛教運動，組織世界聯合會，集東西學者於一堂，被舉為會長。美、德、日、芬蘭各國，均有參加代表派來。

民國十六年，住持廈門南普陀，兼任閩南佛學院院長，閩院與武院齊名，為中國佛教中二大著名學府。秋間，被聘為德國佛蘭斯大學中華文化學院董事，并邀赴歐講學，適將主席至聖賢談佛學，深得贊助。

民國十七年，應蔣主席邀入京，講佛學三個月，深得國府諸先生推重，發起全國佛教代表會議。秋間放洋歐美弘法，歷英、美、比、德、荷、法各國，備受歡迎。又曾與各國學者發起籌組世界佛學院於巴黎，設籌備處於東方博物院，得法政府撥捐基地促成，是為中國傳佛教於歐美之第一人。

二十六年六月，由嶺南飛滬，主持漢藏教理院畢業禮，不久抗戰軍興，發起組織「佛教青年護國團」，訓練僧眾，組織僧眾救護隊，分發各戰區服務。一部份隨遠征軍於國外，從事救護工作，對於抗戰部隊，實多幫助。

三十二年，選于斌主教，馮副委員長，白總指揮等組織中國宗教徒聯誼會，三十三年著有「聯合國戰後之和平世界」一文，發表於新中華雜誌，極為社會人士所重視。

三十五年元旦，國府公報公佈頒發各宗教領袖勝利勳章，而以大師為首。當記者離去玉佛寺的歸途中，回憶到善因老法師所告一切話，太虛大師非但是佛教領袖，同時可稱他是現時代的一位活佛呢。

(三月二十日上海)

友詩交喜師法虛太

梅逸鄭

浮閱讀書喜詩者，前有寄禪，後有曼殊，私一。而太虛亦就吟詠，往往信手拈來，自成妙語。予以方小交，却與太虛善，蓋其具文學責任，乃不期而相契也。太虛歷遊歐美，及南洋羣島，所至宣揚佛法，消弭殺機，感化者不知若干萬人。而大江南北，名山巨浸，星跡殆遍。丁卯卓錫雙寶，蔣委員長招之同遊千丈崖，居溪口或書樓，與委員長促觀賞月講多心經。委員長謂喻法師聲舌，令人心膺澄澈，一塵不染，想古之生公雲光，不是過焉！太虛多詩友，與易笑庵、江建霞、梁節庵、鄧爾雅、胡君木、張天放、張季直、陳啟原諸子，時相唱酬，又與陸劍亭、太史精木、岸詩社、月集數次，借詩如東筍。識八指頭陀寄禪，尙在乙巳丙午之際，太虛作詩，實由寄禪所啓迪也。二十年來所成之長歌短什，刊之於「海潮音」中。有李基溥者，於武昌世界佛學院誦湖音草舍，爲太虛紀念。且哀其詩，印成一冊，曰湖音草舍詩存，環太虛見惠，至今猶留篋衍也。絕有極者，太虛東遊扶桑，聞有細流同名者太虛者，因詩以記之云：「日本中蔡爾太虛，未逢先見盛開書；他時若有相逢日，面目慳而不如。」但始終未與同名之太虛把晤，深嘆緣慳不置。年來太虛居玉佛寺，距舍不半里，休沐日，予常趨訪。太虛喜瀏覽報章雜誌，凡述及彼之行行者，輒剪存之，黏訂以留鴻雪。予所記凡若干篇，赫然俱在焉。知予喜集冊葉，乃親書詩冊見贈，草書極飛舞。如云：「秋山佳處築菴翁，如讀南華秋水篇，脫盡人間烟火氣，御風列子意冷然。」則集外之稿也。太虛吐語極低，接之猶如。予詢其邇來曾否購經？則云，近以血脈尚高，遂

醫士試，多事休養，講經均已謝絕。遂與予談靜安寺住持事，并見告一般寺制，有所謂十方派者，剃度子孫派者，傳法子孫派者，甚爲複雜也。太虛一度爲議政治之代表，蓋于斌所推舉者，有譚和尙爲出家人，何必管國家事，于斌主教而答曰：太虛雖已出家，却未出國，可知國家事不妨預聞也。自太虛回寂，僧伽政治，趨起無人，悲夫！

(三月廿一日上海正言報)

悼太虛上人並序

成惕軒

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太虛上人以飄溢血症，在滬不救。龍華鎮委，竭登寶佛之場；塵尼塵封，誰續高僧之傳。因憶十五年前（民國廿一年），避地漢皋，曾隨唐先生大圓，與上人共遊武昌之東湖；於時武漢大學校舍初告落成，東湖環帶其下，澄波鏡平，風景如畫，余賦詩記事，有「妙論直教頭點石，清談真覺腋生風」，及「山色靜含金粟影，溪流如帶海潮音」之句，迄今思之，歷歷如昨。烏倭變作，覆我東川，上人亦卓錫給雲，惜阻一衣帶水，莫由展晤。還都歸歲，軍耗懸傳，竟以金剛之身，曷盡入天之感。電光石火，瞬息便已千秋；鴻爪雪泥，前塵付之一夢。

吳蜀都虛再見緣，到那成佛便生天。神遊西竺三千界，夢落東湖十五年。原劫荷花移是幻，談經龍樹更誰賢。慈航已共奔波逝，望斷中江一綫然。

三月二十九日上海申報

海上謠

白樂夫

太虛大師爲中國當代佛教領袖，於本月十七日下午以中風不治圓寂，大師畢身努力於改革中國佛教運動，著作等身，曾歷訪歐西各國，抗戰期中，組佛教訪問團赴印、緬、暹等國，宣傳正義。

會記當年萬里行，革新佛教太辛勤，全功未竟身先逝，常使佛門淚滿襟。

(三月廿日上海聯合晚報)

太虛法師論中藥

陳存仁

太虛大師十七日圓寂，消息如電，全國震驚！先是二月下旬大師由滬至滬，爲其弟子雲華面疾封齋，大師哭至慟，余往訪時，大師鬱鬱寡歡，問其體力謂尚佳，能步行至公園散步，并問贈李石曾佛書已帶去否，略對其語；又問余贊助仁濟育嬰堂近况，余謂近有楊虎夫人田淑君女士華誕，已設計集得善儀五百萬助該堂，大師稱善，余談及聞公爾亭近時病篤，生命已臻垂危時期，問余曾往診治否，余對會處一方，但恐無濟於事。大師聞之嗚嗚太息，不勝感慨！近日兩弟子如左右手者在半月內相繼謝世，大師悲痛逾恒，原纂佛學大辭典等，均將不能完成，乃略論性理觀感，拜揖而退。余雖不知佛學，惟近年內心自持戒律，修心養性，甯靜以致遠，當樂求永康。得大師所賜海潮普之感動，不爲不多也。

余拜識大師，始于民國廿三年，居士林聽經，莫干山夜話，啓示極多，大師年行萬里路，各省僻縣無不經歷，謂中國藥之價值，實最有利於國人，全國各地，西醫極少，西藥最缺，偏僻村縣，皆賴藥草治病，大師曾以最廉最效之藥兩種，附有說明，大量施送，窮鄉僻壤貧人受惠最宏。曾與余相商：西藥草治黃疸，仙鶴草治吐血，如是者約四種，大師記於簿冊，謂請有力施主，在內地大量施送之。大師謂彼常用若干丸散，其效如神，中國藥物，頗有不可思議者，政府不加提倡至可惜也。

大師籍浙江崇德，現年五十九歲，俗姓呂，報載姓白似誤也。民國十六年曾與 蔣委員長在寧波寺談佛學，民十七年應 粵委員長邀入京，講佛學三日，秋間放洋歐美安法，歷美、英、比、德、荷、法各國，備極歡迎，二十六年由精舍飛滬，主持漢藏理學院，民二十八年抗戰期內，組中國佛教國際訪問團，由滇、桂、歷五城佛光、波羅奈、科倫布、星洲加城等都市（使命重大，所至備受千百萬人頂禮歡迎，如泰支爾、甘地、尼赫魯等均相訪談，三十五年，因時頒給各宗

太虛法師

慧業清猷

蔣中正

教領袖勝於門章，其大師爲首，今大師圓寂，舉世同悲，吾人宜如何設法立永久紀念之道。余意吾人應編大師遺稿，余當擬定編案四種，訂定每份及每千份所用藥量，代製仿情服法底稿，印送各方，由施主照冊按量各自施送，定其名爲「太虛法師紀念藥案」，廣贈窮鄉僻野，吾知大師感吾之宏，收效必偉，海內外亦必聞風仿製，縱被大師佈施風願，將歷百年而不息，誠紀念之良法也。

(三月二十日上海新聞報)

太虛法師一夕談

黃梁

三十四年多，太虛法師京錫陪都長安寺，友人秦寬雲君，以青夢見其妹（困居陷區）病中苦楚狀，勝利後得訊，始知妹早作古，頓留時痛苦狀態，一如夢中所見，爰於某夜勸余借訪，叩詢佛法中關於靈魂學之奧旨。法師爲言：「佛法中有六道，能通靈感。近有人能令「他心」在類似催眠狀態中，洞悉靈界中一切形骸者，此乃五通之初步成就；印度亦有人能之。至催眠云云，義殊未妥，改稱「波感」，方爲恰當；逮於十年前，即曾倡此說」云。

法師嘗時，引經據典，闡述甚詳。惜余學殖荒落，未能盡悟。今法師圓寂，其弟子零有裏集遺言。輯爲忠書者，因追記所聞梗概，用備採錄。

(三月二十日上海申報)

你即是你

太虛法師於民國廿三年在普陀錫麟庵坐關後攝一影，長髮長鬚，乃自題云：「你，你，我認識你，我認識你，你就是你。」下書白太虛自題，頗具哲學意味。

三月廿七日申報

